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六册目次

弗告堂集二十六卷

〔明〕于若瀛撰

明萬曆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弗告堂集序

詩與文雖同出于性靈然其派旣分其源亦別文之道實而詩之道虛實者主于植事陳辭明白曉暢讀之使人快心爽目而自得其意于言之中虛者必其沉思極[illegible][illegible]絕清遠讀之使人旁皇恍惚而深求其旨于言之外自詩教湮而世之以文爲詩者多矣吾友于文若于文無所不工而不以文爲詩其詩冷然超然不襲世人半語而情景宛至非跡象可尋凡所爲述懷喩志惜別傷離登山臨水弔古懷人或然或愉或寫或寄無不匠心盡態若遠若近若露若藏若在筆端若不在筆端益真得風人之神而近世詩人所苦心力索而不能得者文若直從容出之此何可於塵壒烟火中論其才品也文若自郎曹觀察入列九卿遂引疾歸里居五六歲乃復召起尚璽陪京江左人士望文若下風不啻三謝菁華二陸文藻而薦紳大夫覩采若庶幾紫芝眉宇名利都盡文若亦蕭然物外若忘其身之尚羈纓冕而蹤跡之尚在風塵其人如此宜其有此詩矣始文若南來時登金焦遊虎丘直抵錢塘窮西湖天竺諸勝逗休乎白門以次留覽下朝[illegible]遺跡故集中詩較他時差多而膾炙人尤甚茫茫宇宙同此山川而文若善妝之以爲助同此宦遊而文若善借之以爲遺故是超絕未與文若同官白門文若所登臨皆未習遊顧無一言之贊于文若人之才情豈不相遠故因兹詩行書數語以志愧詩稱弗告堂則文若所爲考槃意也夫文若之獨樂而不以告人者乃不在于詩而

詩足以觀矣

年弟福唐葉向高拜書

弗告堂集題辭

千文若先生刻其弗告堂集成一日謂王子盍為我評而叙之不佞於此道染指甚淺夫安足辱公命雖然隋珠和璧見者珍之何於具眼盖不佞於公神交有年而其得承謦欬則自今日始往從交游中獲公片牘輙用什襲然流支耳而其得睹全海汪洋浩淼令人神揺而目不瞬也亦自今

日始公聰頴超詣雅善名理雖紆組綰綬宰官相然時有濠濮間想鍵户焚香於法得大自在又貫其餘力流覽百代墳索而降以逮漢魏晋唐諸名家罔不截其雋而咀其華以故溢而為文率能發其心之所欲然而應其機之所不得不然如天際流雲舒卷自得斯不亦稱文陣之雄師修蓺林之瓌寶乎扒公著作甚富文尚秘不

傳姑評其詩樂府情猶逼古選體固枚叔匹也顏謝而下可置弗道歌行雄渾宕逸高常侍岑嘉州之流乎近體清曠秀倩出入開元大曆之間絕句神境符合語語會心非李青蓮王少伯未易輕擬也今天下治詞賦者輒比能詩自命然望猶則合稽情則離功劣於效顰而致乏於遂響以公詩方之胥淵懸矣公為人爽朗英邁具經世材茲官南符臺幾十年所矣符臺局故閒公夷猶其間益得指點江山以竟不朽之業無怪乎藻思隹句若斯之驚人也嗟乎以公不朽之業不使之彪於朝宁而藏於名山世當有任其責者不佞弟取公名山之藏梓與湯誦之若此

西京王圖則之甫撰行書

弗告堂集序

齊魯於文學固其天性然言詩杏壇曾非比肩獨賜也以琢磨悟商也以繪悟茲得見解焉要乎化境尚隔一塵蓋甚覺若斯之難也夫詩自三百篇而後四聲出矣擬議變化作者辟易不謂當吾世而得之素若于公也公抗心希古虛恬朗潤自癸未成進士輒請急養其母謝太安人時時戲綵衣婆娑乎丘壑魚鳥間不知有人間世者十年所矣比出而為司馬郎尋衡文閩中秉憲中州轍迹所經凡名山勝水公無不恣覽載筆焉翩翩乎大雅君子哉先是歲乙未余從濟上覲公駐貲二酉中拾琅玕不欲去既而辛丑再遇公白下侍芳遊且久而余乃有以窺公之深也公衷瑩如璞情淨鏡舉如飛霞居如凝水日作天際

真人想以故蜉蝣宇宙於性靡所不適而其稱詩也似之大都陶鑄彭澤而復棣王孟諸門之勝以為佐讀之則白鷺浴濤青鳳振藻何曠逸也聽之則哀玉送聲鸞笙棲嚮何清越也按之則江擺洗兩澗竹飄雲何淹遠也極之則游龍千狀尼珠五色儵乎忽乎又何繽紛靡際也譬之六通開士隨物徵心因聲成籟幻無為有妝華返真而玄致備矣其剪紅刻翠彫章繪句家未嘗不自矜色澤倘索西子于靚粧探玄珠于罔象公直以此奴隸之耳夫詩道性情原本大素而詣極于化公素心快語自悟中得之篇章方富而縣解若是日新變化殆不可為倪假從尼父而言詩超乘絕塵諸子瞠乎後矣余不知詩而嘗漫為詩公業兩題之令以片語報公命亦聊以寓清風

朗月之懷而非所以盡公詩也且公負蓋代才亦自不以詩盡也生平不焚和不伐枚淵愉自得夫弗以告人然而名起日月之際排雲御風可以五色文為石精天者異日文章功業當與彙霽光昂峙天壤世毋以閒鷗野鶴堇堇求公於象之內也

萬曆癸卯歲在昭陽單閼之次浙東鄭汝璧邦章甫譔

弗告堂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温柔敦厚為教不通于徵不底于温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彔詩者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嫻文學而周孔之風教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夫李伯承馮汝言李于麟輩先後鵲起家有其書以古若彼以今若此其烜奕也以觀念東

公詎不信然公英名楙寔為士品規跡其廻翔中外餘二十年淹抑之歎略無于其麆者顧日與白足赤髭之侶牢騷歷落之士提唱宗風揚搉雅道經史之外茗椀罏熏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覩雲林海岳之風蓋公標格令上天宇清真雍容謙和聲華自遠故其詩不激而高不纇而亡氣永藏于温醇纖穠寓之雅澹

所稱治世之音者非耶昔李白有詩人之材而無其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其度故言非世法動迂于時輓近世家相淩轢斌斌盛矣乃多粺以畔經詰曲而寡達者往往有之公刮抉浮華獨妙閒曠其原本山川極命艸木者既與邊李諸公相爲行而升歌廟堂和情理俗无足與奚斯史克相終始然則少昊之墟蒙羽之野終不素

於邱鄘曹衛者非必繇重公公誠足重象也已余負痾屏跡綜門靚丈知公所諸無進大雅輙録若干首用藉矜式夫世有心賞之士知言之皆所中和節度流鏡者則於是在其必讚歎愉悅翕然自解又何於余言

萬曆癸卯夏友弟焦竑敍書

于文若先生弗告堂集序

昔陸恭仲負人倫鑒因作較論品格篇當時以許郭推之旨亦其題士之不可無品也夫何鍾記室作詩品而不較其人遂使蕙茅襍糅鏞瓦同宣惜矣余今讀于文若先生詩始知先生詩品亦益未讀先生詩而灼知先生士品矣先生海岱間人古有以清士稱者惜無詩也近世有以詩雄白

雪者人亦有品則俱稜且棘耳文若先生詩諸體各具遠不盡泥古近不必泥今而自出新裁然皆有獨造之語又皆有超然之致如以其品可謂高矣可謂逸矣先生風儀容觀清清泠泠翛在霞外登籍幾二十年甫得尚璽留都其門如水其心如寄常自稱龍山烟客而題其堂曰弗告身雖紆紱簪纓而漱石枕流夢魂故在此其品又當何如固知先生詩品原本于此則真海岱清士何媿于考槃詩人耶先生于吾黨士靡不交而不浮不濫此亦非徒品詩而甚欽品人也先生工書有晉人法工畫有元人手神頗用以自娛耳不輕為人作也王逸少工書乃掩其經濟而徒以書名諸葛孔明工畫乃以畫瘁王業終而掩其畫五柳先生浣花老叟工于詩矣而英雄

之氣民社之思時一露焉先生得無類是耶蓋必知先生士品而方可品先生詩矣

萬曆癸卯初夏歙邑謝陛撰

弗告堂集卷一

古樂府

四言古詩

弗告堂集卷二

五言律詩

杜孝卿以遊王屋山記示余且書中侈其遊勝賦此訊之孝卿與余有遊天壇之約余至濟源則孝卿入晉十日矣讀壁間記悵然有作

遊王屋不果四首

龝杪同程居左蕭漢穎呂渭陽遊松泉王孫北園遂別

既別松泉北園阻風不得渡河悵然有懷三丈

周環溪先生往從萬兩溪司馬游于濟余出門下別去二十年矣茲不遠二千里來訪金鄰郡相見惘然于其歸也賦此送之

既遊金山於望江樓舍舟步至北固

燕子磯四首

寄王石松

曾三省曩訪余白門俄以病死今再過廣陵已二年矣感述一首

惠山寺

惠山絕頂望太湖

自靈隱達韜光書所見

弗告堂集卷三

五言古詩

追憶宋鶯池四首

濮上縱酒

嶧山謝客

海頭湖遊

燕市邀遊

嶧山

檮雨三應篇有序

病中汪敬仲過訪投我以詩即別去賦贈

竹堂寺逢皐上人

龝日同徐維嶽張元平徐賓夫游攝山聽元平彈琴二首

喜賀知忍見訪

鍾山

十廟

早登冶城景陽閣

青溪五首

泊龍江關

莫愁湖

舟泊石城暮投神樂觀曉謁　孝陵入朝陽門作

臺城

憑虛閣

再遊燕子磯

弘濟寺

達摩洞是折蘆渡江處

秋日登清涼臺

石城橋

遊一線天因過梅花水

游牛首四首

再游牛首

魏國東園

周處臺

弗告堂集卷四

杜鵑　寶珠山茶

清品五種

玉蘭　繡毬

茉莉　梔子

素馨

夏日過彭城登雲龍山　懷顏所建二首

寄謝鄒縣梁明府　答石四如郡伯

王雲𣲖園賞菊

寄謝劉印臺郡丞 以上金陵花品詠

弗告堂集卷五

七言古詩

古意　孤鴈篇

靳將軍歌　滁伯符草書歌

哭王季孺歌　送人至金陵

黄金臺送黄元釆扶母柩歸滕

華清宮歌　蓮花池 池在少華山下

黄華山瀑布歌 即廬山　百泉夜泛

靳大有光禄雲中宴虜王歌

信陵亭懐古　艮嶽

新安豪士歌　吊銅雀臺歌

涉縣道中逢張靖宸　莫愁湖

送何無咎之合肥兼寄劉海日

爲李道父寫辣林對語圖兼題此詩

姑蘇臺　觀潮歌

龍井茶歌　金山

上元前一日龔毅所觀察邀同陸澹源水部登太白樓是日雪霽

高將軍歌　薤露行

上元雪霽遊龍井烟霞石屋晩返南屏入湧金門觀燈作

弗告堂集卷六

七言古詩

弗告堂集卷七

五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八

五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九

弗告堂集卷十

七言律詩

會盟臺　郭園
蕭讀書處遂題其壁　上方寺浮圖絕頂
送王育明藩恭之關西二首
宿龍興寺
余理黃河八月無日不懷百泉四月十九日游馬書吳羅
　兩司理至得星字園字二首
河內道中立秋憶杜孝卿孝卿曾分藩於此今在晉
晉無扃駕部典試中州遺我新詩賦答
送常誠所大行冊封益藩還　闕
甘露寺中秋對月　送楊暉吉儀部考滿北上

送周岱屏職方考滿北上　咏物十首
竹粉　松濤
花影　烟柳
香塵　燭淚
鴈字　膳蝶
冰花　遊絲
魏園閒集　臥病上書待報
登寶應閣　積雨湖上四首
虎跑泉次蘇長公韵
虞長孺餉我湖干以新詩見贈依韵留別

寄焦山　贈楊後山總河四首
秋興八首
梅岡翁八十受封為陳豫華郡守賦
楊都督來復生子

弗告堂集卷十一

七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十二

七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十三

七言律

七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十五

五言排律

五言長篇

弗告堂集卷十六

七言排律

七言長篇

弗告堂集卷十七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弗告堂集卷十九

六言

弗告堂集卷二十

序

序

序

題辭

弗告堂集卷二十三

記

碑

弗告堂集卷二十四

銘

行狀

墓碑

弗告堂集卷二十五

弗告堂集卷二十六

祭文

弗告堂集卷一

古樂府

子夜四時歌十二首

春露綴林英繡帶沾芳潤共催寧其華只恐華落盡

羅綺艷春叢春叢蕩遊冶為乖同心郎玉釵隨其下

碧紗纖月流初花爛頹色逢春們無情于此閨中織

炎雲四天起輕衣苦不涼何時過九夏日日觀紅妝

憶昔別郎時遺我合懽扇揮之清風發彷彿與郎面

輕汗染黃額盛暑番紅袖薄帷為誰展孤枕不能歡

熠燿中夜流白露結如玉酌酒郎未歸調絃不成曲

獨夕坐空帷星河低入戶知郎怯峭寒東燭理白素

共懽弄春華一別難復接不意綴條英忍見辭條葉

三冬苦別離歲莫還復爾我意如堅冰君情似流水

素雪積廣路衝寒恐躓覓不畏路上雪寧慮雪中跡

願郎結同心無媿松與柏冬林已盡脫蒼蒼幾曾易

烏生 擬古

烏生八九子交坐秦氏桂樹巔唶我秦氏有輕薄少年手撚金僕姑仰面笑鳴絃出入烏東西唶我一發即飲羽烏身烏死魂魄飛上青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高巖窮谷間唶我人民安知烏乳處長林豐艸中安從通文犀乃在遐陬蒙裝中羅者尚復得魚刻之唶我蛟龍居神泉極深淵勇士尚復得屠殛之翡翠乃知恐隨高巢中後宮尚得取以飾其翰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計脩短

雉子斑

黃鵠笑雉子爾飛不踰丈壠而止我一翥能千里摩天之雲吾銜爾雉子語黃鵠天衢豈不遙我適在山麓母以千里飛嗤我麥壠宿

善哉行

來日未遇聚散何如今日相樂對酒當歌百歲之期疾如欻轉短歌淒清哀絃難續翱陽既匿朗月繼之飛羽無方及我

歡時從膝交懽破顏為笑獨醒伊誰悲涼可悼慊慊自約嗟以遺之王喬八公卓哉我師

秋胡行

好醜靡恒達者易為聲好醜靡恒達者易為聲鍾離雖賢悅色者喤齊瑟徒工好竽者輕響美鑑惡醜屬于盲歌以言之達者易為聲

滄溟可涉宦海未易航滄溟可涉宦海未易航火花達光炎而見傷山雞舞鏡疲而自亡周周之微銜羽智瘢歌以言之宦海未易航

蕭艾摧霜松柏不易榮蕭艾摧霜松柏不易榮一馬一牛勞

櫻胡纓一極一巳敎俗自矜寵祿相遇鄙爾逢迎歌以言之
松栢不易榮
塵坱可捐百歲未爲長塵坱可捐百歲未爲長道逢偓佺寸
毛飛行手持松子貢小而香遺之不服自貽伊傷歌以言之
百歲未爲長
猛虎行
亮節不易人梟守禮必趨曲木曲木亦有陰志士固貞獨夙
鶩儕紛雜理箕杭迸蹋恥放隨風脩長吟振涭谷朝桉野雀
巢巢鷂巢[illegible]虎窟嗟我時日邁白首一何速人生有恨飢胡爲
[illegible]
[illegible]
古樂府 三
[illegible]十女年年兩相詡誰家女兒蕩向人單衫
[illegible]梢黃錦襦翠袖欄干光女兒年幾
[illegible]者[illegible]東風入林花落多紅顏可憐奈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夜起杕聲切切陰森響斷[illegible]寒雲
[illegible]燒薄遠城頹苦思歸夕何時罷遠征
折楊柳
依依河畔柳攀折及春晴舊度江陵曲新裁洛下聲落花擾

飛鶯容葉隱啼鶯不盡幽閨思無聊蕩子情
梅花落
寒砌梅紛落飄零不可留春花拂轉袖悵望生離憂逐溜光
縈岸因風香入樓爲惜寒芳歇垂簾不上鉤
紫騮馬
假騎一何雄長嘶朔漠風骨寒秋水立汗濕桃花紅淚落傷
千里塵飛腊九嵕橫行殊未已羞羈槽櫪中
關山月
朝望白登道夜臨青海頭相思幾萬里新月曲如鉤低浸長
河冷凄含桂影幽此夕閨中婦偏悲鴻鴈秋
書言堂集卷一 古樂府 四
胡姬年十五
花滿鬱金堂含嬌翡翠牀鬟雲裁髻綠匀麝染塗黃挾瑟衣
生態當壚氣吐香何因停翠蓋價重爲年芳
四言古詩
十一月十二日寧夏獻俘百官行慶賀禮三章
於赫聖神天篤有靈小醜構亂七德靡傾群帥贊威執俘于
庭愷樂胥暢持而不盈
敵逆勦痺　帝心翼翼武功既赫大豫協曲昌雲四垂凝旒
端玉爰媚先靈　王言宣告
狀禁舍爵燕喜斯豐邦祁在列惟夔惟龍雍雍上容肅肅下

風氷貫西維　皇軏攸同

嘉禾詩

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匪德求軏然且未能况嘉

我江夏劉公守兗郡踰年仁化孚洽境以内生嘉禾一莖

五穗農人歌之公不自居也余惟食其德不思詠其化風

斯漓矣乃屬吳生文仲繪圖綴以四言庸紀其瑞俾觀風

者采焉

元日祈穀啓蟄召耕得時之中嘉禾吐英匪德至地靡格帝

庭異畝同穎協穗殊莖歸禾論語周郊魏京寢廟薦嘗簡竹

書禎踰千百年秖識嘉名徛與郡伯仁暘政清和氣致祥野

艸變萌維象之墟五穗敷榮詎天之篤實化之成延光百本

晉武三生祥斯符矣異禖同靈

弗告堂集卷一終

弗告堂集卷二

五言古詩

雜詩十四首

皎月薄晨星歷歷西北顧低回思遠道秋風塗白露鴟梟何
嘈嘈鄰躅當道路浮雲蔽前旌為別一何遽攬衣而孤征脉
脉當誰訴

富貴世所趨翩翾性難搏嗟彼原上烏紛紛市腐璞有時樓
牛領相嚇叱其猱黃鵠乘厚風垂天恣悠邈迴飈蕩胸臆萬
里旬跣踔

芙蓉生九夏碧規冒清沉蘭莖結幽芳不識九標李紅粉有

佳色白日無留晷秋霜一夜折枯落不成子

勁栢不受霜兼金不畏冶脩短各一軀貴賤寧相假時順愚
者利勢達智斯下磬折繞指柔絜楹不為寡悠悠嶮巇途吾
道自堪把

椎鷗處高林椎雌愛其子毛羽未及成為巢已三徙何慮挽
人目殺身在弓矢裁羽飾耳璫或以雜檲纛昔恐高巢墮三
徙安足恃營營自貽患嗟嘆何能已

遙望百尺樓迢迢當路遠暮作管絃場朝被風雨移紛紛夸
毗士卑屈此追隨窺鼓孫與雄相詐無已時榮華安可藉忽
忽與世辭鵂鶹棲一睫青鳥巢三危物性自有適行矣其采

芝

聖主愛精民推心置胸臆上者坐無為下者忘知識誣朕成
尊根愛戴化反側濡衣三千人胥渠報明德所以一杯羹亦
能淪其國

青青樅栝林蒙葑鬱且繁下以蔭黃路上以翳朝暾綏綏玄
丘尉樱與宅其門深繁以為固起集旦復昏虞人為營域一
炬赤平原置羅既以施灌莽亦以燔騶瞿顧失歸窟穴培荒
播爪攫郡樓跡華表唳高言越棘不逮張矯矯雲中翻

奇股從適風章亥亦飛跨逆風蝶其趾脩能安所假伶舞轉
翠曾尹御盡秋駕翾飛紛廣庭走坂迅流瀉所晷能自持固

入豈不化

扶南有乾翠嚶嚶吐佳言可憐自矜衆旦暮語高軒善惡罔
避匿便便恃主恩棄置僮僕手感激成禍冤何如不斷舌漲
海自孤騫

芊溝非良鷄三歲能為株異鷄無敢應應之無完膚寧須塗
貍膏假以異頭顱必貍而自雄豈不忘故吾

蒙茸披裘公遺金不復顧垢氛恥遷身曠達囊世務群雄裂
土疆醯酸競蚋聚五月不知炎浮名安足慕嗟我皮相士相
追不及悟

吾愛齊涓子餌术戢其其天人秘元化符隱何淪冥三才非

臆識九偲鏡圓靈古之淂內學女牝取其精世塵開妙感杳
杳幽巖寫琴心曠千載音響誰與聆
林居併紛雜哩哩觀物理排然競群動逐逐焉行己久花溺
夜膏玄駒集還胏翟雉怯泥甲翛然惜其尾終日不能下高
栖多餓死

幷州兒

遼海曠行役蕭蕭晨風吹哀哀海上吟云是并州兒昔我少
年時結客蕩遊嬉仰面落歸鴻俯躬搏游騏白日報私讎赤
丸弄中逵當之快所憤驍然如析枝遵海三千里避役此邊
陲每當胡馬入奮身不敢私殺人如亂麻膏被秋艸滋身輕

十餘戰風霜時切肌翔陽漸西靠遼水向東馳蕭條歲云晏
白首以為期

靈巖

紆遲轉透迤峻石爽嵐翠松枝隨古香艸細露滋媚虛隧咽
寒流荅崖起涼吹漸與塵坱違悠然開福地稂殿敞諸天孤
[illegible][illegible]靈異甘露歡玉屑鐵衣冷金貫天花零坐蓬清磬度邀
致投心句物外虛境事夙志肆貪奇興孜反危靡憚至邃僧
[illegible][illegible]紀洞縱動清思攜石坐竹裏焚蘭散巖際坐久入無生
固窺靜者意

詠物六首

白鷳

幽鳥備純質棲托遠人境耿介困馴狎倚厓雲門靜奏拙枯
戛蕙琪樹自溪屏無復取人憐淺碧領沛影

鸜鵒

寒皐未足羨言語娛人心羽翼乖虞羅踈跡三山岑竟日附
世意嬰嬰弄好音寧復逆盜者濯殺不可任惜哉五日舌悠
悠辭故林

玄鹿

皓質千年後黝然毛色殊形留二女鏡角列七星符野性不
可畜雲泉自怡愉騰倚豈跼促仙駕游天衢

蒼鼠

精魄肖人立跿跔何輕佼應氣紛絮集憑神以騰躍晝伏乃
其常而穴於寢廟國門厥咎彰燻灌罔能效嗟茲五伎窮袪
身踈實窖大厭既以捐神丘不可到鴟鳶競其餘耗為鵷鶵
笑

衰柳

托根當遠路白日臨杲杲旦暮風雨移柔條半枯槁戀戀西
山曦衰颯長安道宵露葉交垂歲月不可保嚴飆一夕析法
然傷[illegible][illegible]

秀松

蒙變青林色亭亭巖下松客葉紛翡翠條幹偃虬龍茫昇歆
清響烟雨相溟濛悲涼貫時序森森振長風燕莫萎夏條穠
季敗春叢微茲傲霜枝誰與秀寒冬

張見衙授漢中推官除目下十日客死於燕邸以詩哭之

人生本如夢泡影寄浮生嗟爾何大促奄忽歸無形追憶十
日前除書下彤廷向我難途苦未語涕縱横一子繞九歲病
母憂焊悍雲棧五千里決㳽安可行詎意此心累展轉即幽
溟蕭條返素輌黯慘蔽丹旌白日薄崦嵫誰榭倚閭情

慶都見蝗

涉歷竟都狂塵赤廣路酷日燬禾黍蒿旻湯稚颫介蟲蔽
蔽雪蟆蝝徧甚負根節殄茅茨寧止失爪餘三府驅何之輿
啓不可呼豈其刑法謬應是而天兩小黄遊不集廣陵化為
鮒鄮矣河南守鳳食多繆誤

別麻如水之輝縣道中書所見

朝發邶鄘城莫遵太行巔連巘冒微嵐側徑夾脩木丹柿燒
遠林霜葎挺茅屋激泉開水田活活連隈隩斷徑析派駛分
羽浴群鶩舍馬步環洲景落返巖昱共城瞑烟歌瞻睎眷彌
篤所惜同心遠停筴思罷罷

晚出輝縣西郭步至蘇門遂泛百泉

步出共城門遥騰共山嶠蒼翠撲衣鳥霜林絢晚燒久馳厭
途苦幽與便吟眺窮委徑森沈芷萩蔭翳巖突水氣漸近林派
響激幽篎遵渚達芳池曠瓩谿嶔抱石枳吐靈液圓紫散瑤
寂理舟蕩清漪俯身試垂釣鳧鷺狎近人翩翩拂短棹寒破
宿潭雲斷山銜返照謖謖林莽振萬壑起悲調㝠然落淡碧
疑是幽人嘯

嘯臺

拂衣躡崇岡平臺抗脩嶢俛視百泉池池靜天在水雲物鮮
晴睇追憶穴居子鸞音振林末一絃極叢几既栺肥遯名亦
枉隱淪士三載叩其端火光貫終始烟瞑萬山靜疇析此默
理

晚投淇縣逢魏生抱琴至與坐達曙輒馬言別

落景銜道峰派雲逆商吹俛首遵衛源于也胡而至追憶別
清源忽忽已時異相看恨易夕情淵忘寢寐為我揮七絃絃
絃動秋思瀰瀰淇水淡潭潭楓林瘁攸愛重睽離分乖摻途
次愴于抱清音逢人勿輕試

驛馬嘆

栢鄉道中有馬疲死訊之驛馬也為之惜然傷馬作驛馬
嘆

孟冬苦行役殺氣飄烈颭派雲蔽栢鄉息轡循山隅霜雪結
袤艸有馬僵踣衢骨立毛更長蹄穿筋已鶩血從前髆下漉

地交濂污間之道傍兒未語長嘆吁云是驛卒馬逝老不任
驅朝走邢州道夕走趙州途日中盡其力繩索罔能逾一旦
斃艸野蚊蠅嘬其膚春風十二闌露床障蔚裯不識川谷險
寧復筋骨枯束帛贖羈畜解紵衣汗駒哀我仁者心投筴佇
踟躕

赴河上初發濟

客久被緇塵矯迹經故丘盛陽飭徒旅復爲達行遊踟躕別
朋好徂雨喧鳴鷄永嘆適何梁決潏火雲流雰漿濡裳衣僕
夫行逗遛室廬邈以夐還思結南樓軀微但慷慨渦浪亘天
浮息采望故鄉道路徒懷憂

自濟至河途潦橫溢半車半舟越六日始達

戚戚辭郡郭首路竭躅躅振策睠梁宋秣馬公齊皋滛霖敗
禾稼煉石亦何補晶晶迷平川前掛無適所野航滯和拽輪
濡不可舉徑荒昧曲直村墟但埤塢艮怯飛罷窟重爲炎蒸
苦側身望所居湖光蕩西濆胡爲乎孫征橫潦歎脩阻

曉渡河

盛暑恣行邁凌晨孫棹發漸開南岸烟遙汶西嶽月連天漲
新昔鱗瀨立嵷嵲泓泓曲流駛炎飈亂短髮崩飛梁疆域摧
蕩宋城闕壁焉安所投歌裂郄子決精氐困築役岸沙忽出
沒稠物眩心目掀蓬益忡凝何以濟狂瀾濟川慚薄劣

題王肯明雲耕館

出處佳匪易卜築無遐邇結綬馳林莽腰鎌混朝市昔子趨
青瑣鴻名孫芳軌傲睨厭緇塵幽意欲逢累創基倚岑峭開
窓俯脩擬谷寶曉轍稀地偏侈碨磊疇知禾稼隅在白雲裏
積風披吟嘯序[illegible]試耘耔予情寄泼弄賜寓寧徒爾予亦離
群性愛彼巢雲子淬夜醉繁臺盱衡陰泥滓鮮日動芊綿長
風起豐芑終附雲水緣與子抗高趾

哭劉邦彥

潸潸東逝波日下如轉轂日下能再旦波逝安可復尊中酒
不虛鳴琴在華屋白髮垂堂上即幽一何達握手固情結牽

衣眷彌篤皇皇徂大梁軫軫回遠目嗟茲路已岐新坟忽故
恭孫兔啼夕陰哀風號墓大桼酬挂劍心徒痛迴轅哭遊魂
不可招悲徂濁河曲

杜孝卿以遊王屋山記示余且書中侈其遊勝賦此訊之

君胡獨既拙而爲抱拙子飄飄躡崇巘探奇王屋裏坐弄鶴
臺雲俯瞰金蓮水真人伏毒龍幾許印遺趾謖謖軒轅松盤
結復何以神輿運夜半星冠者誰氏靡靡侈茲遊蓄足欲偕
爾往憩陽臺宮丹竈叩玄音林莽鬱嶄碧盈眺亂峰紫何日
振衣上高蹈抗塵軌

孝卿與余有遊天壇之約余至濟源則孝卿入晉十日矣

讀壁間記惆然有作

曠我棄世務緬邈幽遐期鬱壹懷仙岑約彼西巖陲于也欣有遇嘉命諧在鉉校筴飲玉川文轂漸来追天壇障遠目烟霧杳天涯興言眷佳人日下林巻寀黯淡誦貽言聊以慰所思

遊王屋不果四首

束髮欽幽宅攬籍斬一遇冉冉仙壇雲結念在朝暮空基杳何許馬蹄紛廣路憮馬發永歎析花傷延佇

延佇復夷猶跡踈不可留自我来梁園日日濁河頭靈境信有緣願阻屢難周想像紫微宮芙蓉空翠流

空翠亘天起絳闕聚群仙青松映磵壑白石響巖泉接心勝罔致入睫情愈牽亂烟淡孫岫山竟悵周旋

周旋美莫即理筴動往𠑷簿書苦相仍短髮促頹積山靈阻神賞旅遊尚徘徊西風度濟水寄我白雲来

秋杪同程居左蕭漢賴呂渭陽遊松泉王孫北園遂別

離合本相雜佳會難常爾郊園結駟游迎眺秋林紫脩竹夾委徑長煙引寒水峭柏梃方池菌閣杭隆坻絲管度廣庭飛羽溢芳醴越幽選佳蔭還坐藉林几歡暢宴有終頹陽匿西地執手願莫從平臺悵高軏踟蹰松門下迟商起脩筵

既別松泉北園阻風不得渡河悵然有懷三丈

狂飈一夜發淒淒變園姿攬衣向北征一尊難重持弭棹檥黃流嶠濤奔群機岸沙崩濁灘陂岡鬱㕘差急雨阻梁園咫尺杳天涯孤蓬擁終夕美人不可期忡憿永悵結何以慰所思

周環溪先生往從萬兩溪司馬游于濟余出門下別去廿年矣鉉不遠三千里来訪余鄴郡相見惘然于其歸也賦此送之

素絲附来藍入師信難遭質疑圖緯嘖然公素驕授受發精義豈在近與遇道術大江西待問竭空窾我既欣有遇執經愧家悩傾耳一高言如饑得大牢一別異鄉縣廿年思鬱陶

我寄漳水湄師来自江皐執手數脩阻感往重勞怪兮皇挈離觴匹馬一何遼薄郝義所黜情淵在久要慷慨歎此篇湯路魂已銷

既遊金山于望江樓舍舟步至北固

白日下江皐滔滔亂波卷片帆鼓長風江樓已在眼稅舟校溪塢洲曲岸紆轉長松夾脩竹飛甍嵌銀巘逶迤躋巖石迢遰陟峻峴遠矚雜囂喧入郛一何緬貫舶塞京口市肆亦洪沕川梁幾跌徑豁然一徑顯旅蒲綠城隅汚溪蚑清淺峭峰擁孤刹攀搴乃忘倦枕江壓奔濤俯郭曠平衍秋風赤溪林設松葉展坐溪瞑烟歇禪關一燈掩漸于塵鞅遣逝塵豈在

遠

燕子磯四首

結念在江皐夙駕出北門湖光蕩鍾阜關岫吐朝暾長林相
蔽虧徑迂昧前邨首夏氣尚清獵獵麥浪翻去爾邁平衍脩
嶺亘重垣孤峽抑江壖洪濤齧石根振策尋曾梯空澗敞高
軒精有同悰客俯流開芳尊

芳尊攬江色帆影紛輕橈雜花燒迂照夕響振巖條含磯入
招提駢几破宜置空香墮石閣歸危匝山椒纖纖轉江月颯
颯生谷颷叢燈明深港雜艇動迴潮遥覩燕磯石微茫倚浛
冥

泬寥寂幽寺月移客亦散與僧躋危石森茫矚江面究究證
詮理忽忽入夜半夜半氣沈岫秉燭就古殿入枕歷濤聲颯
沓雜清梵巖卧滌塵慮東林已及旦

及旦攬衣出江艇亂晨吹辭山意若滯泛水良足怡輕颸運
片席岸轉磯欲移顛仰既坎覩昏旦亦異時鼓枻凌深波長
歌蕩離奇漸暴石城烟欲下浦口曦磯違不復識賈舶聚寒
差駢几已陳迹今曩徒愉悲

寄王石松

祖兩大河曲歸軫升其堂衷言暢歡晏華燈焰方張忽忽別
易序轂轉迅流光豈不重友愛大江阻湯湯高樓倚石城孤
鴻迴南翔薄言托毫素千里徒懷望

曾三省曩訪余白門俄以病歿今再過廣陵已二年矣感
述一首

峨峨廣陵樹泯泯廣陵潮纍纍郭外墓颯颯墓上飈昔予來
白門握手何陶陶一別難與偕永逝如飛縹維舟咽迴洋展
墓臨江皐白楊激夕響悵望心煩勞音輝一以寂英魂誰與
招

惠山寺

躋嶮尋幽寺拂繡關山門苔徑入逶迤谿谿敞曾軒泉臬松
影合冉冉春英繁池上映空青園紫散石根析流夾脩竹繫

竇通名園芳辰值嘉明遊人雜置宜青林覆瑶席選地開金
尊泉活澈自冽塙虛響易奔夕暉不可淹孤景通迴輪選榮
慮已淡妙善詎能言

惠山絶頂望大湖

睇遠及鮮霽登危歷块隔躋石開我襟入眼湖光白羣峰插
清漢空響疑崩濤沒景銜遠岑輕霏潤衣㠀舒卷大澤雲顥
晦忽變易松杉起哀音歸路已陳迹

自靈隱達韜光書所見

日下入招提杖策陟高峰磴深忽啼鳥巖空但響松泥乃値
春晴萬綠洗山容曾旁蔭疎木豁然開南窓頫覩依幹韮仰

聽飛檐淙百道引竹溜千仞暝靈封峋嶁有遺塚頹棲亘石矼數折及危基仙闕標穹叢杞此澹羣慮興逖遐難降命酒暢幽獨庯以紀孤蹤

弗告堂集卷二終

弗告堂集卷三

五言古詩

追憶宋鶩池四首

嶧山謝客

嶧岫富幽陰嶕嶢鎖空霧執志寄栖息獨往謝俗衆香風響
鷲谷夕霏晦狗洞出入無市車往來有求仲鑿牖開嶄㟴日
與白雲共繡苔侵短榻孫岑杳清夢

濮上縱酒

濮陽有任俠浮名絕好醜相逢李伯承結為忘年友日上清
平閣開尊共杯酒散髮亂濤飈繩床坐虛牖飛羽無停觴

螯持在手相看時一笑天地爾何有

燕市遨遊

結宇托窮巖腰鐮入都城未聞巢與由買山始逃名才傑捐
時尚翫世而達生門環七貴轍盤厭五侯鯖傲睨橫今古懶
散屣逢迎浪跡雖易見誰尋理相形

海頭潮逝

參差海門樹嗚咽海門潮雄風立回洋俠色凌崇濤羨君富
清狂浮鹽等鴻毛慷慨太鄉縣骯髒老江皋白雲忽為蔽游
魂不可招惟餘弔湘淚悲歌傷所遭

禱雨三應篇 有序

夫五政惟脩春霖乃需四時正制靈澍斯來雲臺占封戶
于輿居樹間勸微風于少女感應之理信匪誣矣至歷移
縣于巫焚暴厍亢陽銷六禱積愠回再雩閫中之祈應靈
星徐州之澤隨行部孰謂高遠不可乎實我屬者祝融焰
扇羲和轡警二儀自順數或積而愆五日周常氣不交而
庚中田之嘉穎就萎井谷之涼泉告涸周民興雲漢之歌
齊鳥儛商年之舞野無生類室有其咨江夏劉公來守茲
郡剡躬自祭潔齊致虔復亡脩洫論孫散罪乃三禱三應
甎既足既霑倏降方中迄於亘夜高埕聆晨鶴之呼亦云
神矣天隅候宵畢之月豈其偶然且施不越境潤不破塊

轉亡歲為有歲獲均休而日休感有同心誦不容口爰成
時雨之篇以代啇人之詠寬其未罄揚烈取其足備采風
云爾

皇仁何彌曠壽育此羣生傾棄罹枯瘁培養成數榮物運動
成乖倏蟜乘陽精流焦薄末塗發秋詎有成二儀無羸勝昭
於在乎誠惟侯蒞茲土訟簡而刑清潔齊祓衍禱積反虔祇
靈谷發龍由招調燮實有程為犧亮涊念自訟捐人牲寸膚
翳驕陽長雷周廣庭一禱俾滂沱再禱如注傾三禱旣浸滋
秀穎平疇盈欣彼立中叟負耒紛縱橫手手苦遊民間陶樂
耦耕小大各自足疇知帝澤平命等為侯盡廣以發歡鳴

嶧山

生平眷蹤遐欽兹嵬嶧奇春和結幽念神與白雲隨稅鞅躡
基峭探險入壑罙仄徑苦窮陟邅谷忽過夷稀桐梃古幹玉
井瀉方池弛筴椶手葺解裾弄泉滿白日澹廣野紅英點林
麓覽物既欣暢撫化尋歡戲笠惟寂情慮亦因謝塵達精猗
寡朋侶覺與崇溪宜永言激孫爾須附棲者期

病中汪敬仲過訪投我以詩即別去賦贈

移疾感歲新中心恒剌剌策杖罔能出揮杯鮮欣擇春英綴
芳林容霰洒涸澤開戶來汪生驅蹇自京國投我陽春詞翻
翩動古色西京不可繫孫蹤復南適飛雲攬離悰白日過短

勑滅戍阻江夢勞勞悵所夕

竹堂寺逢阜上人

竹堂曠而幽徑辽人跡睽野朓冐敝雪棱之僧侶疑颯沓開
清梵雜以林樾吹偶逢阜上人揮塵納冬曦時鼓石湖棹同
歷西山奇滙聚嗟靡恒楊舲復南之得喪安足論塵勞良可
嘆

秋日同徐雅徽張元平徐賓夫游攝山聽元平彈琴二首

秋澗澹靈境沖情去塵聚空界留自昔躡步入曠宇松栝澀
委路棕櫚被長廡嵐氣沈檐陰雨色瞑巖敞仄磴廻危陟欹
檻脉探取澗流咽白鹿龕燈守蒼廊焚香坐晚鐘洒然依淨
土

淨土自無垢兹山林木鮮窗旭上中峰萬壑浮輕烟導余人
外侶雲房闢洞天趺坐擘江色颸影馳杯前況有同心友泠
泠揮七絃繁聲答松響逝我調入玄申章寄危嶂無歎比周
旋

喜賀知忍見訪

憶昔自門前逢君谿羨庱睽離軫適期七年欣再適淒風澹
江嶼橋落石城樹握手壿湛思劇歉各傷故落葉愴又別悵
望丹陽渡三山摩絳雲高蹤寄仙步

于若瀛曰金陵自昔佳麗六朝往千秋來烏衣之巷空

存白門之柳非故二水爭下漠漠散牛渚之煙九層漸
夷芊芊莫鳳臺之草慨選勝探奇千古高蹤已滅而數
賤棲管一時綺舌猶新斯知地藉人靈勝因詞播過者
鍾山之王氣晨鬱夕霏青溪之游人鳴榔逗勒靈谷棲
霞之境燕磯牛首之區結構益工峙流如畫其他名園
芳館梵宇琳宮附巖谷者入茂林而競麗雜市塵者通
委巷而轉幽即一拳一泓皆可枕可漱斯稱山川之複
結匪獨帝王之都會矣余自尚符璽以及恭納言先後
在留京者五年每值佳辰不廢游與風朝衆山響孫往
騁懷景多群物青對妖肆喜戲長派則濯足豈擇坐花

塢則展萬欲秀垂林紅塵乍減問一至而輒淹隔巖白
日覺溪即屢過而不厭但觸于目遂摘爲篇共得詩四
十餘首敢曰答山靈而比往哲實惟紀勝跡而寫遊情
云爾

鍾山

圓輪鏡王氣岹嶢帝城東空犄上縣崖陰宿晦長松朝及夕
萬變草與林紛葺峰薮玄湖月巘枝靈谷風谽谺自絕巘曠
覽天宇通雲霧時吞吐氣脉護幽宮萬年　聖人宅不獨山
勢雄

十廟

皇祖既開天創基自神京誅茅表巘嶼立宇祀群靈丹甍遮
處省綺繡錯檐楹翠木拄聯廡參差翳巖形嗚呼二百年廟
貌儼新成落鑰祇覽歷過位欽翼生

早登治城景陽閣

琳宮跨崇阜阿閣開治城瑤窻籠繡幌翠木森雕楹階下曉
霧潔林杪輕吹清象闕送暉曜鍾阜氣屢更岌岌萬族居方
箱盈街平晨炊晦劍氣感慨憑欄生

青溪五首

游冶恣春泛選勝簇雕盤垂楊維畫舸曲閣停金鞍月上滯
游枻中流簫鼓寒

虹飲文德橋鷗狎秦淮水朱檻圍青樓夾岸鬧羅綺落景動
淺波搖蕩鍾山紫

朱樓壓平津畫鷁紛鳴榔憑闌與蕩槳盈盈多粉粧十里烟
花暮飄殘脂水香

窈窕桃葉渡遙穿聚寶門旭升麗閣影潮來沒岸痕擊鐘日
開晏半是舊王孫

自昔肴行樂今人亦鮮遊三山開麗壤六代擅風流滔滔一
灣水銷盡古今愁

泊龍江關

春帆度牛渚薄暮向龍江沙淨結錦纜雨澀穿濤瀧臨流森

茂柳暎水鏡綺窻淮泗貫舶上荊湘下艀艘趨來此泊聚雄
圖控帝邦

莫愁湖

平湖溜欲滿杜若香春蘺離離細沙靜藹藹綠陰肆危岫吐
三山江連二水紆帆檣石城動照景鍾雲孤薄游泛輕撓中
川鶩飛鳧鸕心與春興陶然付一壺

舟泊石城慕技神樂觀侵曉謁　孝陵入朝陽門作

結纜石城橋榜影落迢照理策遵城闉郎瞑天壇造仙觀隱
長松松聲起悲調孤楓一燈靜空堦然熠燿四更霜月上碧
空淨於埽躧步入輦路恭謁　孝陵廟鍾阜氣鬱葱孤殿倚

雲嶠禮覺迈東城徑樹昏稠巘烏啼漸啓曙海霞吐靈曜

臺城

荒堞高崔嵬亂石相撐拄下有施食臺肇築自梁武遺址越
時代頹垣嵌琳宇湖水自吞呷夜半鬼嘯雨踟躕愴矚目頫
仰悵今古

憑虛閣

梵刹冒巖際臺城亘環抱鑿翠置飛閣結構奪天巧攀援上
級石盤紆出松杪綺陌闢駢麗宮闕錯相烏憑虛御天風開
襟坐清曉

再遊燕子磯

巨石壓奔濤合沓峙砐硪日夜走江聲千秋沈鐵鎖燕子於
何之留名表江左孰息陟其巔天風吹豪亭敞遠洲蘋千
帆滅逝舸含磯聊鼓枻因之就磊砢疊浪撼削壁仰睇勢欲
墮聯盼壯心耳輕舠任蕩皷

弘濟寺

太磯轉西岑逶迤石徑複數折及香臺絳闕嵌山麓古木蔭
廣殿傑閣府瀾湞滔滔東逝波曜靈無停轂百代陳往還千
里傷遠矚

達磨洞是折蘆渡江處

清旦訪靈跡放舟達石室空曠冠江壖修荻隔滲滴邂逅絕
閩見樵蘇鮮歷踪至人一葦航愚者但馱騎面壁何容言江
流逝湜湜

秋日登清涼臺

市遠曠佛宇霜林絢如繡孫阜憑風迴突出香臺後危亭冒
其巔面勢巧爲構巉巖鐘岫近睥睨江光透樵壓白羽麗峻
掩金川秀落木響空簷瓢嵐潤衣袖薄暮未肯下遠燈剔出
宿

石城橋

石城倚削壁鐵鎖沈江空詩代既以異衰草沒吳宮雄都昔
閩創王舳巨津通迎潮[illegible]月蝃不飲長虹北控江關遠南

鎖三山雄纜截錦花爛末往紛艨艟

游一線天因過梅花水

出郭訪幽屋雲楹嵌靈洞嶄岩紛縈抱林障沓葱蒨數折磴
盤空地牖仰窺面戢壁倚峭薄曦光開一線俯躬畏石墮轉
嶠驚目眩回互徑逾仄尋源到梅院活活吐石根方塘淨於
練不知織城市喧豗忽異盼

游牛首四首

晨出都城門霜林響山曙鬱茀轉岡阜旭陽晦積霧逶迤轉
王山舍馬散餘步西風卷野草破烟識遙路遙觀獻花巖溪
林徑回互攀援陟層軒脩篁依檻聚晴嵐閑遠岫松隙天闢

吐東轉大江流離離濇洲樹
洲樹減遠浦靄靄来天風叢菓天闕近蒼翠積琳宫覽雲巘
變化探洞分豐茸脩嶺一徑轉隱隱傳風鍾楓色蔽祖堂鶯
颸吟霜紅松間一僧出竹下流泉通倚壁結精廬金光照林
叢及兹應覺濇徙倚山樓空
樓空絕囂喧闃闃但山鳥夕曛街遠岫去堂一徑小陟嶺道
西澗林景散空杳頫仰休目寓下上蔭足矯群樹轉樵路紺
宇出木表層梯挂白雲漸躋松杉杪佛燈動暮色青白暗縈
綠塔影妝返照簷鐸驚鸛繞溪室蔽林樾微茫曖遠眺禪榻
入夜静商飈徹昏曉

昏曉既改候昨遊已陳迹凌晨風轉厲欲撼開士宅振衣躡
峰頂長松吼削壁合嚮下危岑尋徑返游策違山意覺滯歸
途違亂石雨氣忽通林淒清暗峰碧綠綠瀧土澗潺潺助泉
脉蕭瑟遞哀聽依稀昧曠覯回顧牛頭峰茫茫入雲白

再遊牛首

客秋訪天闕丹林展平楚都城暮言旋西風送山雨今晨理
柴車繁英應春序峰翠漸漸近風鈴振塔古攀躋白雲梯長
煙引廊廡深室佛床静逢僧一對塵焚蘭散幰際輕寒日遠
午不及叩祖堂鐘聲隔芳渚

魏國東園

誅茅闢勝地依水爲假山山水雜蓊鬱水禽爭浴躍雕窗嵌
飛閣曲檻通松閣暇日約朋好過從娱心顏扣枻起鷗聚俯
躬弄潺湲主人無恒至蕪徑繡蘚斑夕陽斂清吹蒼烟匝遊
溪

周處臺

暇日魏國集連鑣金馬来向夕客俱散還登周處臺荐深薜
城隅危檣睥睨闕還顧象闕迴遠眺川光回踟躕不能下砧
聲急暮哀

夏日早步太平堤望玄武湖

湖上氣早清夏仲屏煩熱柳風蕩淡碧飛鳧逝森樾堵影落

平漪崔嵬倒貝闕紅蓮淨露香晨炊忽升滅輕舠入芰深中
流時鼓枻波隨曲岸委烟還鍾雲浹極望信超遠浩然塵慮
絕

薄暮入太平門望玄武湖

薄暮堤漸瞑平湖淨於練入郛轉頻勒趍城競昏旬皎潔山
月吐憺忽雲峰變鳧鶩雜喧呼荷叢暗樸西

登鳳凰臺因通光宅寺劇飲竹下

一徑達平街城隅峙古臺鳳去不復返灌木雜蒿萊四顧但
廢塢欹獻重徘徊西曦曜梵宇窈窕竹林隈翠幄蔭雕檻選
石坐深苔不知城市近轉見雲霞開愉悲感今古陶然縱酒

杯

游攝山

朝歷蔣山徑暮憩攝山趾澄潭響古木日月不可紀空香飄
複殿群桜相錯峙東嶺削峭壁金光鑿大士白鹿吐靈液澗
咽石齒齒曠哉此淨境幽尋阻纖滓一燈澹萬慮永言税塵
軌

再游攝山二首

秋深澹靈境冲淸去塵累空界留自昔躧步入曠宇松栝深
委路棕櫚蔽長廡嵐氣沉擒陰雨色暝巖敷仄磴迴危陜欹
檻脉探取澗流響白鹿龕燈寺蒼虎焚香坐晚鐘洒然依淨

土

淨土自無垢兹山林木鮮窓旭上中峰萬壑浮輕烟巢余入
外侶雲房闢洞天趺坐擘江色帆影馳杯前況有同心友泠
泠揮七絃絃聲答松響遐哉調入玄申章寄危嶂叙數此周
旋

三游攝山

孤剎枕山足入徑松陰稠塔宇自六代規模壯而幽巉嵲嶺
嵌閣鑑鉤鐘隱樓斷余羈纓組五載三過游川波逝東駛剎
陽向西道永懷依淨侶澄江杯度流

靈谷寺

靈境棘跡睽市邀竹曠宇入門幽籟靜夾徑萬松古肇幹欲
摩漢霜皮時溜雨香積景陰翳入功水吞吐蒙蒙雲房深穆
閴一燈敷誰謂區中緣逢兹塵外侶共躡浮圖頂相對恣揮
塵合沓俯近郊寥廓低遠嶼勝槩不可窮日暮忘歸去

梅花塢

遠塢隔松林老幹綻香片綴枝映朝皓一望紛如霰銜杯賞
落英拂舉更撲面雜沓競迓嚮板脩未能先

桃花塢

郊南二三月塢花爛如錦長千人似玉日日理游軫我亦惜
花者兹彼花間飲頹然醉花下仍復花下寢明日遠復來只

恐花落盡

秋登木末亭

孤亭冒崇巘群木柱其下謖謖鳴虛檐繁霜葉半赭隔林峙
曾臺崔嵬吐蘭若向夕寺鐘度浮雲蔽郊野塔燈斂闤市暝
烟歸簇惹

報恩寺浮圖

帝京開麗苑梵宇接都城還從長千里遙見起危甍盤承天
際露簷聳風中鈴情飄驚度鳥栱錯礙雲行星輝夜燈爛光
因舍利生非比苑槊益神靈擬鄗京頒禮表輪相永指六塵
情

登雨花臺遂過高座寺

高臺雨城起下連石子岡地靈標勝異説法昔登壇金蓮沈寶氣天花尚遺香楠木四顧望都市鎮棠芒遂造一徑轉淨土谿長廊悠然開曾軒拂檻森叢篁幽飈薄峻磴陰翳谷自涼

天界寺

南都饒勝區靜邃此山門宇深抗基峭樹欝嚴雲根回曠衆庵錯虛籟生衹園紆直琪路廻紛糾松影繁杖策無窮歷去應復留軒忽作無生觀但宜靜者言恍然入深谷詎適城市喧

華嚴寺

城南華嚴寺寺僧皆種花每當花開時霏芳爛若霞散步叩禪關脩篁一徑斜入門美花朵歆檻紛奇葩石樓夾古木竹屋漱新茶惜花倦歸軫繞林棲暮鴉

白門

雀嵬鷄籠山蜒蜿亘城垣西折入市肆洪泓雜囂喧不識白門柳白門名尚存川梁廣森邃蕭然謝公墩荒烟西日沒歷舉詎能言

弗告堂集卷三終

五言古

宿唐洞寺

野寺大道旁短垣倚雲嶠含策叩禪關平蕪恣延眺暝色還荒徑明滅寒原燒篝燈坐幽室皎月來相照未稅塵鞅勞已窺靜者妙夜半風鳴條不滅蘇門嘯

唐洞寺夜風

野寺枕荒山鳴條響林樾入室寂清磬盆增淒皎月袛裯擁深夜忽忽野風發月晦屋宛震寒燈驟撲滅徹夜攪人眠氣凜天欲雪厥明向官道狂吹亂短髮

三河道中山寺

拔地起孤巒巒峭滴空翠塵目忽為開日晡行而至樹杪落鍾聲風細散香氣小徑劣阻車怪石亦妨騎圭竇歘墜渠陡磴轉林邃浮圖冒其顛仄足探靈異古幹激清響野殿起寒吹於中逢老衲龐眉坐若眛叩之不我應嗒然世已棄

白王田之寶坻書所見四首

晨征北風厲雲垂雪色布時維冬仲交氷筌正寒沍遠遠陳徑睽川渠悵凝涸六花忽飄墮浥塵委輕素

輕素紛廣野寺磬孤林西僕夫困颷凜弛轡憩招提避濡託層房煥然飽行煃投此暫足遣顧望雖旅稽止通忽遇異寒

原唱午鷄

午鷄板扉白輕烟谿逕囑聲寂知條靜雲開出林屋晡追白龍港水蹋馬蹄縮北睇盤峰連依稀見山足

山足歛殘晦輕翠撲我車西日照行幰沙淨清塵裾陰由積淺皓陽枝稀濡初孤鶩掠飛霞雙翰逝城隅陰陽判異候忡懺復躊躇

夜投保定縣

霜飈落日輕返照楓林絢蜿蜒一徑轉循堤踐委岈途折妨騁逐燈光冷荒店氣凜星芒動隱隱孤城見入郛人語稀漾柝擊小縣雖覆不可衛晶晶層氷占馮車問土風無由覓郊

句

馬對

冬曦澹廣野沙飛昧崇岡驅循荒谿氷結川無梁落日阻三河野老僵路傍問之槃何人皺面髮且黃云是牧馬者十室九逃亡我茲不及壯頹然不我將君從禮州來不見五馬房房中日鳴鍾一笑傾千觴渠馬隨錦袍而我橐無糧災沴苦頻仍蔽天來飛蝗猥云鳳凰食詎止瓜瓠傷一日不再饋弱秣安所望語既動長悲涕下霑衣裳我亦司馬者寧忍去綱張邊將新出關選騎赴沙場嚮知養馬家頹垣秋草長何日罷防邊歸彼華山陽

雲來

雲來月色昏雲去月還朗空庭對明月坐看雲來往

周刺史約遊盤山不果

薄暮脂征輪沙起知天風茲來限于役倉皇玄州東林端立危嶂蒼翠刺霜空杳靄不可即須臾瞑雲重況有同年友守茲芳譽叢殷勤約我遊未及愬微躬徒為山靈笑躑躅歲將窮寄言探奇者幽興終與同

金陵花品詠

官金陵者皆有衙宇惟尚寶假寓軼官之署或借民居余先後五年凡七遷寓舍然官閒得美花樹為娛而又乏買花之錢乃㨿其值暫買之鬻花者或乞諸友人一種閱盡即持去更易一種歲以為常最後寓所與花圃鄰其高出垣表與登樓可窺者皆得假玩四時皆有花皆非我有也皆非我有而我得縱觀之又無收藏之勞惟金陵為然庸雖不入品者不詠詠其入品者如左謬為次第焉東海于若瀛識

仙品二種

水仙

水仙四葉一莖花集莖端垂垂若裁氷鏤雪心作淺黃色芬冽逼人江南處處有之惟吳中嘉定種為最花簇葉上他種則隱葉內耳蓄種者以沙縣於梁間風之未播先以敝草屨寸斷雜溲浮淺透俟有生意方入土以入土早晚為花先後金陵即善植若十叢不一二花余每歲向友人乞三四莖置齋頭香可十月茲十日者縱非風雨亦不易出齋頭也

氷花靣弱蔕嫋嫋綠雲輕自足壓群卉誰云梅是兄

桂

皐塗貪罵之美不可見比地間有以盆植至者華一年即枯矣蓋風土殊也寓舍樓前二株高不盈七尺每月上寫影婆娑晨起則金粟滿地拾來入茗盌芳冽沁齒牙間客有曰比猶小耳更南有合抱者始足奇余曰桂林一枝誰曰無香又何必浮折峰旁冊白之可為舟也

天台自森挺小山亦叢生風霜未為苦歲暮安知零時當三五夕渾如月裏馨

逸品四種

蘭

建蘭價高而一莖數花或曰蕙也非蘭也金陵有山蘭一莖一花徧巖谷皆產花時小兒掘來以水瓦盆持鬻於市其值甚賤而香不㨿建種每置數叢幽閒清芬悠來品亦不下

紫苑開春曜葳蕤不競色入室自芬芳何用當門植

梅

長干之南七里許曰華嚴寺寺僧蒔花爲業而梅尤富白與紅値相若惟緑蕚玉叠者値倍之率以絲縛虬枝盤曲可愛桃本者三四年輒膠矣不善縛則抽條萬引不如不縛爲佳以故收藏難每歲開時但取一二本浴後則歸之又靈谷之左偏曰梅花塢約五十餘株萬松在西香雪滿林最爲奇絶第遊人雜飲其下芬僅敵穢五年才一至耳

邃塢飛殘雪盆開亦自妍春光爾獨占桃李未爲先

華嚴寺探梅

春色動長干春叢偏郊寺同心二三友探梅時一至映門夾脩竹輕煙散蒼翠未及達梅徑已白有香氣翻光逗雪姿落片舞風吹芳林日欲下踟躕倦返騎

梅花塢觀梅

落落萬松東霏霏氷雪姿春容發芳甸清香綴故枝條垂低可折樹密遂難窺壺觴列其下墮素糯瓔巵坐久氣漸微城角街半規紛輪馬蹄散冷香猶復隨

蓮

小甕栽蓮碧規高五尺許花至數頭不知用何法王雲池家歲栽過百甕都城内外好事者爭往賞之歲費白墮亦不下十甕余間分一二甕置以朱欄每遇盛開恍若置我於華墩陂也

澤之植小甕日上蓋陰圓底事濯玄瀨香風十里傳

菊

楚詞曰夕餐秋菊之落英余適園歲蒔黄菊數百本取以充藥囊故題其館曰餐英既出山小草則三徑荒矣甘谷老人得無飲上流驕秣陵客而秣陵諸王孫知余雅愛菊乃於重九前後多投余煌煌異色不獨黄矣然未及擷其英第雨朝霜夕採摘盈把與群兒共斟王弘所送物大足愉快耳

輕翠因風裊疎黄湛露開未甘酈谷飲足泛野人杯

妙品五種

垂絲海棠

樓前兩桂之旁有兩株枝柔絲細嬌朶弱垂微風忽飄因雨成詠

淺色壓時粧亭亭相對立不禁風雨妬委地臙脂濕

紫薇

紫薇迎秋即放秋盡尚花俗呼爲百日紅蓋開可百日也有淺紅深紅二種又聞有白者未及見花攢枝杪若

剪輕穀盛開時爛熳如火幹無皮愈大愈光瑩枝葉亦
柔媚可愛卽合抱者以指搔其根枝梢輙動丙申寓所
有小圃方塘之側三株約可拱把繁英照水與朱魚數
十頭相錯不可為狀真妙品也

輕颸裊秋幹繁朶落清淰金鱗吹絳叢共作方塘錦

夜合

夜合生宛朐及荊山花俯垂有姿態鬚端紫點手拈之
卽脫才破萼香氣襲人金陵盆植者無根而花花後不
堪留卽留亦無能再花矣

一莖兩三花低垂泫朝露開簾美幽色時有香風度

秋海棠

秋海棠喜陰生又宜卑濕莖岐處作淺絳色綠葉文以
朱絲婉媚可人不獨花也

淺碧裊秋叢殷紅上階級迎風翠欲飄泫露嬌疑立

夾竹桃

花五瓣類桃脩葉類竹故曰夾竹桃一叢開罷一叢復生
自春及秋皆有花嫵媚堪憐余最愛之金陵蓄二本僅
三尺許何元答云溫台有叢生者一本二百餘幹晨起
掃落花可盈斗最為奇品恨未及見耳

疎紅點嫩條經年開未絕似綻武陵春疑分湘浦埒曉來不
堪掃青苔紛絳雪

艷品六種

牡丹

諸花畏寒牡丹獨不畏寒亳最盛敝地曹單間次之有
種至三四畝者以子種則色異於母日新月盛遂不可
窮畱都客臺二株舊矣歲有賞廷尤任去任及攝者咸
與焉癸卯余以攝脩故事於時二卿闕去任及曾攝者
無一人在惟與博士滇南趙君共耳既悵廷前落落而
花止兩三頭品亦下不日下而罷惟私寓樓後一方約
百餘本主人扃後門鑰俾不過隙時獲登樓縱觀之淺

黃深紫參錯如錦衾覆地凝眄則鍾阜峙東北嵐翠欲
滴若繡幕護雕欄遠近鬬妍不遑應接眞奇絕也夫客
臺有賞之名無賞實私寓有賞實無賞名嗚呼世之徇名
者獨花也乎哉且凭欄勝於花下又何必花屬我有
而又何計鑰之扃不扃也

江南春可憐名花競芬放客臺朶較稀縱賞罕歡暢孰如樓
下叢紅紫非一狀暗苞卷多態增樂失花相錦阜翠雖
欄列屏障雲高望不足天香散春醸

芍藥

芍藥一名可離生山谷及中岳朶盛者特亞於牡丹然

貴大瓣不貴細碎金陵蜀葡者一盆數頭細蕊攢挺燁燁
奪目既萎仍歸其根盖欲還諸土以蘄來歲再蜀葡值亦
不厚索

妖容當首夏繁朶暫移肴歲歲供吟賞何須護藥欄

薔薇

癸卯寓北川橋北庭前二架與垣齊穠綠殷紅望之若
錦屏焉每晨興落片點苔徑陸離錯繡經旬不忍施帚

攢紫習危架霏紅欲過墻風來輕委砌猶自上堦香

絳桃

亦在寓園方塘之側深紅千葉密處不復見枝孔紹安

詩云結葉還臨影飛香欲徧空曲盡此株之態遂用十
字作起語共成五十字

結根碧沼傍葉細蕊舒光還愁黛色淺臨水照春粧影搖霞
彩動飛片惹方塘香若分千笑欲飄還自芳徧地紛紅雨空
令人斷腸

杜鵑

杜鵑一名映山紅余戊戌清明遊武林正值盛開徧山
若野燒焉曰映山紅匪虛也金陵移一本植盆內花時
無葉密朶封條最為繁麗

昔見開巖谷今移植瓦盆孤根紅不減映日朶仍繁豈是啼
鵑夜輕綃染淚痕

寶珠山茶

寶珠千葉含包歷幾月而放殷紅若丹砂最可愛聞滇
南有高二三丈者開至千朶大於牡丹皆下垂斯稱絕
艷矣

丹砂點雕蕊經月獨含苞既足風前態還宜雪裏嬌

清品五種

玉蘭

托根辛夷幹與辛夷相肖第辛夷色紫玉蘭瑩然如削瓊
亭亭素質惜其少香劉園兩株登樓可望偶爾枝動墻

影參差遂成詠焉

冰花逈出墻疑是封條雪忽驚卷影亂應有美人折

繡毬

丙申寓西華門之南偏寓後孤亭一株斜倚開至百餘
頭每銜杯其下甚暢一夕風雨驟至盡委於地為之悵
然賦此

天色遙匿延虛亭裊烟霧綠萼間瓔珞朶團團低入戶一宿迺折
繁枝凌風雨[illegible]錯落水晶毬苔痕雜委露凌晨發永歎踟
躕傷延佇

茉莉

茉莉自夏首至秋杪皆花開必[illegible]
次晨則香藏霜後猶生朶但漸小耳經大寒無不萎者
即金陵亦然向余得一本根下有鐵少許蓋蜀者利其
必萎彼鑽核者又何足異余去其鐵易土而植之澆以
腥汁開甚盛遇大寒藏之煖室歷三歲猶花但幹老花
疎總之風氣不宜也金陵易得每歲購二三本霜後輙
棄之不復藏矣

細白喧蜂少晚葩能作香曉來摘欲盡不與競時粧

梔子

重瓣者葉圓而大單瓣者葉細而長其香一也梁簡文

詩云日斜光隱見風還影合離可為梔子傳神

樓石山中樹擒素獨含芳既類葉承雪還疑蕊帶霜忽思照
水綠俄占望氣黃何必華林裏移來五株香

素馨

細瓣淺黃枝柔葉纖不架不克自樹雨中嫵態亦自媚
人

小架婆娑影輕盈美淺黃臨下半的的偏在雨中香

夏日過彭城登雲龍山

避暑苦行役探奇慰塵鞅躧步躡幽徑仄磴便屨綳縱欄蔽
古殿清磬出巖響絕巘冒孤亭群椒點虛敞東轉大河流黃
濤捲沉澣大風久不歇王氣尚佔碭薰颷散夜炊破烟旭日
上平湖淨於席天開一鑑朗六月失炎蒸猶覺葛衣爽放鶴
去何之巢松歲月長營營萬慮澹咲候倦南往

懷顧所建二首

廣陵有佳士横詞寡所和落筆千人廢讀書萬卷破脩翰倦
横風滄浪但高臥昔日携小艇訪我白門過展轉錯芳尊嬿
婉情靡惰流光疾於駛空憶宵分坐

自予適京邑念子遺我書歲晏阻歡覯開緘長嗟吁北鶩方
自慚南轅復道迷税鞅甫夏半忽忽秋仲初感逝意不淺道
以欲沾襦殷勤託尺素同心悵離居

寄謝鄒縣梁明府

昔余發鄒邑暮抵嶧山麓美人促綢繆府宴閤華屋乍慰同
心蘭披懷見衷曲厥明向官道白雲匝山足首夏田南軫時
易如轉轂病軀阻携玩何由聆眉玉聊以裁短韻響往寄赤
牘

答石四如郡伯

驅車歷邾城遺我瑤華音回首雲陽道宛轉軫同心返轡值
夏孟隨風不可任苟祿愧遠志一病卧空林君子枉前綏五
馬何駸駸歡賞阻芳期伏枕鬱煩襟仁風但竊拂輝容企坐
今殷勤託毫素薄遞寄所欽

弗告堂集卷五

七言古詩

古意

金井梧桐露光白流螢幾點燐寒夕綺窗女兒愁脈脈素手空垂關雙碧蛺蝶栩栩石榴裙倦理流黃向夜分織就鴛衾為誰許問之無言淚如雨

孤鴈篇

一天涼氣秋如水皎月射入羅幃裏度樓孤鴈一聲哀嘈嘈響向愁人耳憐爾春秋常作客秋去瀟湘春砂磧砂磧朝衝塞霧黃瀟湘夜宿蘆花白夜宿朝衝底事忙蘆花塞霧伴翱

翔聲急亂砧何太苦征隨孤月不成行豈是中道失其侶呼之不見迷深渚跡比別鶴與離鸞悲同曠夫與怨女露溼瓊宇燦銀河霜滿金機停玉梭愁見孤飛垂素手乍聞哀唳顰青蛾別有征夫戍邊境別有深閨思夜永征夫枕戈金鐵寒閨婦裁衣剪刀冷忍聽長空咽孤鳴忍見隔河流隻影我忽聞之百感集披衣啓戶堦前立鴈聲夫斷經淚霧滿地寒光露華濕

斬將軍歌

將軍之軀七尺強虬髯虎頭氣縱橫恥夫七寸毛錐子笑樵僕姑多慷慨早謝諸生走行伍策射天閣勢吞虎三關城外縛賢王疋馬目中無強虜昔年送爾守黃州夜劍昔清江漢流錦袍綠鬢照秋水白日清風激壯遊分飛羽從軍容整淙千里三江靜營外春雲結陣彤帳前明月懸弓影將軍盡日清且閒爭看小隊射鵰還芳尊醉臥堂中雪赤壁艘搖江上烟蕭蕭邊聲夜鬼哭冀北重關思頗牧嘶風萬馬動中原落日雙旌來上谷我今復送將軍行尊酒仍前意氣生大將軍中歌出塞天驕口外敢橫行醜虜叩關款金關胡笳秋靜狼烟歇纖塵不動青天高只恐虛負封侯骨吁嗟乎虜性猾几几一望秋艸肥將軍此行慎毋忽

羅伯符艸書歌

墩煌索靖古有名艸聖無如張伯英一臺二子從來少前有崔杜臻玆妙于時亦復稱羅暉伯符筆法爭光輝毋乃伯符是其系胡為筆筆死相契呼盧放歌氣逾豪譜浪白眼蒼天高淋漓不律落素楮淒淒滿座來風雨施媚如珠光陸離逸游脈響驚鸞飛須臾一掃千張徧烟雲四起生高檻羅生羅生何太奇陽都之產胡爾為

哭王季孺歌

季孺文章天下奇季孺豪爽天下知宣室子淵差足擬鄴中豈讓黃鬚兒擊筑征歌燕市東匹馬橫行氣逾偉落筆夜從萬鬼哭當筵矯矯千人靡去年桂席向南州痛飲任城舊酒

樓白眼放歌振林木高檻無人風雨愁落日樓前孤棹發我
留東魯君於越把臂攜分濟水雲相期共醉燕京月濟水燕
京思杳然江南江北各風烟我今醉倚金臺下日望江南季
孺船豈知生死不可測泡影空華忽飄匿水咽天津吁塞鴻
魂依孤艇來鄰笛雕龍躍馬總茫然流水高山絕斷絃白日
慘淡黑雲冷為君何處問青天

送人之金陵

任城柳嫋嫋拂地長秋風乍起交橫塘送君掛席南池下殷
勤把袂高天蒼人生離合那能定相逢且自傾千觴傾千觴
且復夜今日任城明日白下鶯聲春滿雨花臺長干買醉好

懷開請看燕子磯頭水渡盡遊人逝不回

黃金臺送黃元采扶母柩歸滕

黃金臺高崔嵬北風吹雪漫天來素車白馬令人哀流光蕩
前慈母何所厝路孤征疇知爾苦短歌為送君淒裂千行雲
徙倚高臺不能語歌罷佳人泣如雨

華清宮歌

秋風昨夜入華清颯葉泉聲相應鳴露白艸寒斷行雁秦陵
荊棘紛縱橫我尋遺趾驪山下嵐作炊烟散原野蕭蕭松栢
陰巖石石根汩汩溫湯瀉昔日明皇輦道開離宮樓榭高崔
嵬紅英皴折三春雨綠閣車駐十月雷綠閣紅英亂如霰十
月一九閣婉孌翠袖翻流阜英分羅襦小隊前爭殿美人夜
試宜春湯玉環雪泛鵝絲飛轉羽移宮按歌欲行春遊過打
毬場望京塵起日復暮巧笑輕顰不可駐九殿朝停綉嶺寒
千門夜暗新豐樹惆悵西風千古苔無人更上集雲臺獨憐
一片窺林月夜夜靈泉觀裏來

蓮花池 池在少華山下

西山返照池欲紅蓮英歷亂西北風少華倒影動輕碧鷺起
池邊雙塞鴻去日看花花如綺今日歸來半枯死綠房露冷
不成子切切吟蛩戰寒水惆悵烟荒武帝祠穠華寂寂凋芳
衣花開花落霜生感翠黛紅顏轉眼非女伴回首清淚揮吁

嗟對花不飲酒明日杯酒能在手

黃華山瀑布歌 即隆慮山

隆慮峰頭雙結寺撐雲柱霧人罕至黃華老人耽未足片石
尚留百餘字我今探幽凌層山山層水曲嵐風寒捫蘿冒險
躋危石石林青青翠欲滴一衲遲客開巖扉趺鐙遊度嶺雲
白王母之池封綠苔上有巑岏挂鏡臺兩峽中斷通一線秀
水孤峻何崔嵬峽轉徑仄猿狖語拂衣颯颯驚風雨瀑布挂
壁垂亂絲于中小構石亭古脫巾獨就孤崖坐仰瞰青天王
龍隱憑崖欲上萬仞峰狂歌踏碎青芙蓉芙蓉黯淡日欲暮
思欲得食崖不可住渦旋澗黑窈莫測輕車不識來時路林溪

一徑轉空寞燈火熒熒出縣城滄茫回首杳何許猶聽淒淒
飛瀑聲

百泉夜泛

中原造化開勝區泉源呑吐群靈趨東南漕米幾千艘銜尾
神京資灌輸平鋪渙瀰亂珠湧中架玲瓏傑閣孤幾樹枯楊
爭下鸛一聲蕩槳驚棲鳧峰巒日沒月東上鏗訇疑有蛟龍
呼岈上石榴開飛許水邊沙荇藻芳渚衛伯祠前奏管絃涌
金亭上開尊俎究轉歌沈更放舟垂楊高結水南樓荷風吹面
捐揮扇梧月穿窗照舉颸我白五龍山上主懶散逢迎壓簪
組八極常期結伴遊一官無奈縛人苦今朝偶泛百泉來纔

坐扁舟懷抱開山靈莫妬孫登侶散髮還來上嘯臺

靳大有光祿雲中安蠻王歌

錦韉金勒紫騮馬春風蹀躞紅真下遣使光祿出雲中親受
長纓三使者款塞單于二十年年年內府發金錢胡兒款段
穿穹廬漢罰羅綸紛出邊款段貔貅不可計共言授朔方稱
銜雖萬崖前戰將稀烏程若下賢王齊此行不獨飲天驕欲
書迹形於漢朝如意指揮肅萬騎僕姑出入插雙鞲胡琴羌
笛休呼使者雄風能彈壓磧裏行廚石窟泉雲中息燧雷
公咳唾關天險設居廝豈意和戎反墮戎知爾籌邊應有策
回朝好奏大明宮

信陵亭懷古

信陵亭前風雨哀魏王城闕盡蒿萊驅馬蒼茫不可問寒烟
落日迷荒臺臺高池曲誇豪貴碧瓦珠簾花照地彈鋏翩翩
賓客歡開尊置醉歌鍾沸夷門監者世所忽屠肆曾聞皷刀
未虛左爲嬴衆客笑秃髮老翁胡足畏兵壓邯鄲殺氣中分
符望出魏城門逡巡不赴平原急慷慨能酬國士恩濺血臨
風報公子存趙更能存魏祠晉鄙之客間復行高樓大道徒
飲耳任俠千秋氣骨雄時不再來門客空卅邑凄迷朱亥里
楊花飛入魏王宮孤亭此日不知處塵起漫漫大梁路夾道
荒涼十二衢繁華淒斷三千戶黯淡川原悵夕曛連山波浪

卷黃雲揚州門外秋風起一曲樵歌誰忍聞（信陵亭在揚州門外）

艮嶽

登古城望古丘隱隱隆隆汴水頭蘆荻起秋風紛紛雪苍苍
問之汴城人云是宋家嶽昔日東京全盛時誅茅鑿石貫通
池凌空樓閣闢戶牖蒼石移來何太奇蒼石樓閣崱雄麗歌
管流雲發嘈嘈海外珍禽羅翠苹宮中艷色飄長袿君與臣
日相逐一嶽成行家哭胡塵蔽天來往飈卷黃屋卷黃屋擁
雕檻二帝幽囚五國城五國城重回首茲嶽芳龍豈長久一
代復一代桑田變滄海滔滔汴水向東流綺構朱甍今何在
蒼石散入萬人家破瓦荒蓁如亂麻夕陽惆悵大堤口獵獵

剛風動地吼遊客淒迷嶽頂雲行人折徧堤邊柳堤邊柳年
年發舊柯長條不似舊時多荒城對嶽聊悲歌青天不動黃
河轉徒使後人增淒斷

新安豪士歌

潘景升豪爽有儁才別余之江夏二年矣袁玉蟠過磁談
其蹤跡甚奇壯而作歌

潘生翩翩多俠色夜飈流霏寄京國踟躕旅室愁燈倡燕市
相逢于司馬司馬亦是好奇者袖中各出一詩刻明月輝輝
人鮮識金臺暮春雲凝不流寒炮片片散高樓大盤膾鯉甕醲
黍客來總是高陽侶無人不道扶風豪有時自按伊州譜人

生聚散安可同蹤跡真如轉斷蓬君自飄零滯楚甸我亦逡
巡向鄴中鄴中楚甸三千里黃河遙隔一江水江水黃河瀰
漫不可駕安得緘書到江夏憶昔握手長安時吳歌楚舞放
浪任所之躍鞭紅膜華燭短琥珀光照瓊卮淺今來河朔旦
復暮一年六走朝歌路馬蕭蕭車轔轔眼底何曾逢故人偶
見公安袁太史片言傾蓋成知己新安潘生頗同調問之欲
言拍手還大笑客寄湖湘已二年無日不向酒家眠袁李子
丘長孺三人結交欣一遇登高選勝同作賦倉韻颯颯生椎
颶耻向高門謁貧人唯于大道倡樓往狂來一醉擲知吝飄
泊天涯不憶家十月江頭少衣食飛揚豪氣仍淩誇聽此言

胸次轉跌宕手中匜羅莫空放門前車馬皆北向一輪月沒
漳河上男兒何必囊金還故鄉但恐人間不留俠骨香

吊銅雀臺歌

寒飈哀颯東陽道倉皇問渡殊艸艸東望有高臺臺邊風起
卷沙拂面來蒼蒼日過午登臨傷延佇命子寔俯大荒狂瀾
浩浩彌天黃銅雀已逐東流去惟有冰井金鳳突兀漳水傍
憶昔雄圖分鼎日層臺增構高崒嵂上有重霤蜺覺之累棟
下有藏冰貯墨之深室深室累棟浮太清中天華觀連西城
日籠兮綺寮雲垣立兮丹青丹青綺寮通霄霧矯首雲甍
輝金羽閣道盤迴最上頭于中更起五層樓五層樓九華殿

歌梁舞榭寒烟歛朝脯淒迷繐帳開西望美人淚如霰千載
英雄又一時連綿艸色綠參差空留遺冢七十二後人耕徧
西陵地恰得臺邊一片瓦隱隱猶存建安字鄴宮何處令人
愁年年有人臺上遊臺上遊日將晚蒼茫目極行雲斷按劍歌歌未
終荒原漠漠來悲風漳水嗚咽向東注四顧歔欷不能去

涉縣道中逢張靖宸

朔風吹沙漳水北驅馬入山山無色靈澤祠前響聲濤古栢
森森滿巖黑有客翩翩縮五馬紅纓寶玦朝天者𦒘毛停策
蹲亂石把臂落日山門下長安二月柳如絲與君走馬同一
時浮雲飈散各分首相逢不及相違久君去太行西我向漳

河口去歳都城莫春別今年邂逅三冬後兩馬踟蹰皆不鳴
荒祠漠漠寒烟生握手欷歔各傷故別我又復燕京去日薄
西山不見君刮地長風吼巖樹

莫愁湖

石頭城外莫愁湖莫愁湖上秋雲孤九月霜淨蘆花老萬頃
波澄蓮葉枯磯頭白鳥迎人立湖上蒼烟暎空綠地僻那聞
車馬喧徑迂不斷青苔濕孤亭皐霧湖中流縱目還登湖上
樓須臾波面狂風駛石城欲動翻湖水浦口秋深大江白金
陵返照鍾山紫盧家少婦呼不起徙倚闌干天暮矣君不見
湖邊屋亦非昨魏國千今起樓閣

送何充吾之合肥兼寄劉海日

三月江南楊柳青石頭城邊開早鶯鶯嬌柳暗鬪春色嘶馬
出門重相憶何生立身俠且貧低頭不肯干時人吟來片片
飛白雪孤雲高望空江津去歳相逢菊未老別時江岸深春
艸今日還開北海尊明朝已逐西江道握手踟躕生暮雲風
塵蹤跡歎離群廬江應遇劉公幹白下詩名誰似君

為李道父寫疎林對語圖兼題此詩

鍾陵信美非吾土留滯相逢李道父道父翩翩俠骨奇風期
耻與時人伍意氣相傾動山嶽提壺選勝迭為主有時並馬
三三五五閑心寫意恣揮麈長干見者相顧笑笑此兩人胡
謅我今濡墨作此圖圖中之意何所取不必繪出真江山但
繪兩人相對語綠蘿低覆小堂開四壁颯颯生風雨

姑蘇臺

積雨青苔掃不開攬衣獨上姑蘇臺春水春烟澹孤嶼江雲
江鴈相徘徊館娃芳骨已塵土金虎吳鈎亦不回我今行歌
古臺下颯颯悲風淚盈把吳越千今豈獨麋鹿郡門廓目胡為
者龍精飛去憶吳鈎邦笑當年玉起樓白虹一躍芙蓉斷青
艸千秋麋鹿遊茸茸紫蔓滯迴漿再過此臺不堪上西望太
湖深復深烟波江上愁人心

觀潮歌

三月十七雨如注觀潮冒雨江頭去崔嵬小閣倚春城縹緲
白雲暗江樹遠山近山杳莫識千艇萬艇喧號呼忽捲洪濤
噴雪來銀山排蕩轟奔雷頃刻但愁天宇漲倉卒還憂地軸
摧舟人俱起潮頭向觀者紛紛色沮喪鯨吞鼇吸海勢翻騰
息不及登樓望須臾潮平雨亦止墖艸青青夕洲起江面俄
開遠岫雲沙頭忽落錢塘水遊人納屨返城闉稚子鼓針釣江
鯉遠樹參差隔岸橫布帆無恙中流行雪濤嘶滅鳴東馬燐
骨烟銷勾踐營潮來潮去英雄老千古漁歌一葉輕

龍井茶歌

西湖之西開龍井烟霞近接南峰嶺飛流溶汨寫幽壑石磴

紆曲片雲冷拄杖尋源到上方松枝半落澄潭靜銅瓶試取
烹新茶濤起龍團沸穀芽中頂無須憂獸跡湖州豈憚涸金
沙譲道白茅雙井嫩未必紅泥方印嘉世人品茶未嘗見但
說天池與陽羨豈知新名者新泉團黃分冽浮甌面二槍浪
自附三篇一弗應輸錢五萬

金山

四月八日天氣清放舟遂遊金山寺遊子孤踪逭南北兩歲
茲山吾兩至檜影翻空疎樹幽寺門環抱大江流遠颯的歷
飛高檻叠浪隱轟撼石樓開窓積翠來北固紅雨微茫京口
樹盡日尋山不厭山探奇或恐山靈妒歸潮催艇亂江聲江
勞來趨帶寒城闕況頃失曾遊處落日登臨無限情

上元前一日龔毅所觀察邀同陸湛源水部登太白樓是
日雪霽

任城正月風光別柳變鶯遷競春帖向夕登樓景更奇憑闌
處處皆春雪絡幕迴紹散復粘酒歡春宵夜厭厭晶瑩委絮
浮文棋霏霏霖霖堆塩動繡簾繡簾文棋迷瑣几委絮堆塩瞬萬
蓋前王寒生晃嘐雲爛銀光滿西湖水晃嘐西湖雪乍晴千
門萬戶最分明五花開偏宜春樹[illegible]淡來不夜城高樓落
日連雲上天井南池亦相向絕[illegible]宋東鄰回
錦帳錦幃笙歌散夜同東鄰武算騰春風況逢此夕元宵近

火樹金燈夾岍紅觀察使者愛晴雪歡我登高宴芳節倚欄
同妝樓外春卷簾共待天邊月琥珀光摇酒滿卮天河狂擊
北斗垂詩成授簡慚枚叟賦就當筵有陸機短燭燒殘月欲
吐紫烟藏畫停歌舞樓外水聲日東下樓上謫仙去何所如
此良夜不盡歡明日登樓風雨寒

高將軍歌

將軍曹人也慷慨有勇畧往倭寇屬國時嘗上書直陳利
害當　上意方欲以東事寄之尋以病歸與余別數年
矣已亥來濟寓鐵塔寺與談時事激烈憤惋令人髮欲
指惜其用不究才而以病廢也輙為此歌

將軍年方五十強雙眸炯炯如電光揚麾色擁飛霞赤拔劍
氣吐高大蒼鬼奴妖焰薄東海出救朝鮮猶七載將士東征
不奏勳稚穀謂有將軍在將軍一蹴叫天閽保保危言動
至尊部下橫行五百士爭能角技何桓桓　天子臨軒求大
將將軍白頭不多讓于時厲士東出關誓不滅賊不西向望
料稚心一病銷五百之士氣沮喪歸來數畝之耕芸捿老南
華一片雲羊祜輕裘難蔽膝孔明羽扇不禁涼偶來蕭寺寓
古殿數載分攜今始面相逢乍喜還乍悲可憐肝膽誰能見
憂國憂時意氣同談天之舌捲雄風執手相看不忍去挑燈
忽已星河曙嗟我壯志安足酬從來李廣未封侯

畫梅行

錢君手出畫梅卷愛風點雪寒芳斂老幹橫生色如鐵空山月挂孤根遠古今誰得傳梅神開卷瓊英爽逼人謾誇范至能為譜長老花光差得真一幅一枝不為少逐毫亂落奪天巧影滅香銷破碧虛合颸出露何綿邈逋翁湖山詩思清楊州東閣最含情瘦老數點風難謝不受江關笛裏聲

上元雪霽遊龍井烟霞石屋晚返南屏入湧金門觀燈作

風吹一夜西湖雪湖上桃花鬱不發蜒蜿六橋玉作堤參差三竺銀為闕新晴破霧不可狀千峰萬峰列屏障空青倒浸湖水闊石徑斜盤龍井上龍井流泉汩汩鳴歌蓓怪石片雲生雪裏探奇探不足還過烟霞與石屋穴空返照西巘紫林深烟暝南屏綠黃昏擊柝生暮寒何處吹簫度新曲六出九枝光鬭妍千門萬戶火熏天複閣平鋪白玉丸孤城乍湧黃金盤複閣孤城何巘嵲白玉黃金爭皎潔踈星離離芒欲垂急管嘈嘈悲乍咽如花少女嬌輕盈映雪王孫鞍蹀躞少女王孫綵袖聯壚頭陌上兩相憐壚頭俠客遺金彈陌上妖姬落翠鈿西出錢塘送明月舞雪迴風聲漸歇近水人家盡掩扉極浦漁燈半明滅朝遊龍井暮虎林扶桑月吐日西沉宋家陵闕衰艸深岳墳風木號怒陰乍喧乍寂不可尋問君底事勞奔走逢時無如開笑口人生百歲真可哀百歲觀燈能

鈸面

弗告堂集卷五終

弗告堂集卷六

七言古詩

乙未中秋宿北固之甘露寺次日憇焦山郭五游樓今七年矣復泊京口悵然有作

往歲曾過京口宿獨步尋幽大江曲風聲徹夜攪人眠北固中秋剪紅燭豈料今年此泊舟大江依舊向東流潮聲雪色人難渡腸斷焦山處士樓

枝隱庵歌

吳文仲才情既富點染更工結庵秦淮之涘曰枝隱蓋取鷦鷯一枝意也丙申中秋滑告還里曾索余詩時病未能也比再尚符璽入留京已爲壬寅春過庵中與語非復昔日文仲頓悟空華栖心白業手圖阿羅漢五十軸施棲霞寺不獨奇形怪狀怵心奪目而筆端工巧精入恩芒此足不朽矣遂賦長歌贈之

武𢘿有奇士清狂文仲子昂藏骨欲飛吞吐舌如綺眼前之人誰足語枝隱之庵托棲止庵前插入群木青几上排來亂山紫數年一舫蹤從金陵接雞蘇黔何凌競酒邊曠達嵇山散書裏稀音王右丞我入山中已六載金陵尚爾留君在我今小艸出東山與君握手秦淮灣秦淮灣長千里無人不知文仲子眾口爭傳枝隱詞一時價貴長安紙聞君邇來精繪事不圖山水圖大士大士圖成五十幅陸離光滿棲霞寺鉛華洗盡奪天真生前頭陀毋乃是石火千秋有盡時誰知芥子納須彌從今雙樹巢孤鶴豈是鷦鷯托一枝

送丁敬宇廷尉考滿北上時有辟礦稅釋獄繫之詔

君才磊落誰可肩攜李掖開十七年江湖青髩蒼生望廊廟丹心白日懸一朝召起爲廷尉正人爲君一吐氣于時肺石稱無冤直者滑意曲者畏江城二月風色妍三年奏最北朝天綵茸紫驄滯行槳急管繁絃催去船憶君到時春正暮天街蹀躞錦鷫度金殿晴熏絳闕雲玉溝香暗紅芳樹聞道君王新命須春回谷律徧人間黔黎處處欣開網骨鯁人人

喜賜環如君乎友不多見正值朝廷訪直諫願繪窮民冤苦圖好對　至尊臨便殿

贈殳生

殳生行年踰半百面骨崚嶒頭未白吳下爭高任俠名南中坐満文章伯一壓正對秦淮灣簫鼓中流時往還日射小樓無所事閑窓滴露點春山

題文太史雲山

米家山水不易畫房山墨氣衍真派太史秃筆奪天巧淋漓一幅煩奇怪俗眼觀之畫不難捉管濡墨眉始攢有濃有淡不盡意一筆一態生毫端嶙峋孤峰斷宿霧參差灌木拄危

棟欲飛不飛積白雲白雲載山山欲動微茫[illegible]白
雲青嶂雨悠悠不須術訪佳山水終日懸之當卧游

徐文江貺我雨前茶惠泉水賦謝

去年浪遊惠山下山下瀸瀸泉亂瀉汲之漱玉齒病瘳恨無
新茶香點甌今入白門已云久一滴何曾入吾口望斷新春
穀雨芽况我無緣惠泉酒君今惠茶兼惠泉茶香撲鼻泉冷
然銅瓶乍響蟹涎沸碧片俄舒雀舌鮮三月不見脣吻燥一
啜纔傾消渴捐

送麟喻兒還鄉五首

旅夜煌煌秉殘燭游子歸家自結束明日孤蹤江浦宿登石

頭望行舟怦怦為爾增離憂
慈母日日望爾歸爾歸慰母嬉舞衣荒山匹馬嘶落暉衝瀉
日歎脩阻南北牽情憐爾苦
吾爾南游彌七月爾去我留心彰結蕭然一官如嚼蠟行路
難且盤桓今宵酌爾爾加餐
爾為丈夫負奇骨懸弧至今年十八二十無名豈豪傑隙過
駒改頭顱為龍為蛇在爾圖
大江東轉黃河流揚州北望是徐州家在白雲天際頭日沉
閣歸鴻落日一音不為數

壽小塘張先生八十

淮海之東列十州鼉龘為梁蜃為樓世人張帆不可到參差
貝闕三山頭三山仙人小塘翁龐眉黃髮雙瞳蹁躚戲踏
綵雲下縹緲遥凌香霧通水色燈光照天酒月明花氣吹瓊
宮一年一度添籌算八十春秋開壽宴門外雕輪鞚錦韉堦
前玉版揺金釧儀郎跽進九霞觴酡顏笑聚桃花片洪厓醉
拍樂陶陶淮水笙歌入絳霄聞道青鸞王母使年年寄到白
雲謠

贈吳海峰

吳海峰浙蘭谿之善相人者往往奇中辛丑冬曾一見於
吳昌范東生家于時不佞角巾野服即許為仕籍中人

及不佞入白門復過訪出卷索詩遂走筆長歌贈之

石湖冰凍小舠結金虎吳昌雲釀雪范生留客入夜半艸堂
一鐙光代月意氣開尊四海同肝腸傾盡千秋俠閣梅香淺
雪逗風坐中那復知吳翁兩目炯炯電光射塵埃敢許識英
雄我非英雄人雅志在丘壑死去誰圖閣上麟生來元類雲
間鶴一入金陵春復夏官倚如水客亦寡君從吳門來訪我
白門下如君睥睨閱人多我豈希意公卿者吁嗟乎誰通顯
兮誰轗軻汝知之乎吾喪我無論富貴不須問縱使長年亦
石火我家西湖入牖平湖魚歲歲錦鱗生早晚拂衣釣烟水
愼爾從前善相名

中秋前二日雨霽同張鳳梧鄭岷巖徐文江徐檢吾集徐

玉宇山池

徐君好客兼好文秦淮市隱空秋旻三山二水閒[illegible]雅
不有先元勳數年知君今始面意氣翩翩不多見參差石閣
引丹霞窈窕雕闌開小宴城中連日雨翻盆池上俄升月一
片六載躬耕湖上田一官白下耦群賢群賢意合憐片語揮
盃同醉中秋前狂客驛燈坐白露妖童度曲停朱絃我本東
海縱吞吐偶爾作吏羈簪組年年誰謂不飛揚便肯低眉向
人語相看同是客天涯聲鼓吹蕭興白賒松梢月墮人影散
撲面天風落桂花

巨源王孫群鷗閣

秦淮十里生蒼烟處處樓臺奏管絃聚實門西微孤閣不與
城市爭喧闐云是王孫著書處卷簾但與鷗相聚斜穿落照
動淺波乍上朝暉破宿霧朝暮凭闌俱可人城居不染帝京
塵群鷗狎主機先盡揮塵幽人語乍新毋起茶烟日多暇花
搖窗影枝相亞宛轉陂塘横釣植參差圖畫連芝榭我仍青
瑣點朝班羨君已悟利名關安得朝昏坐君閣飛來飛去看
鷗閒

送鄭岷巖撫延綏

中丞之才具文武遺澤至今在東土古來名高難見忌豈料
一麾竟南補年來典祀在容臺暇日高齋傍竹開談天有舌
向誰吐選勝探奇但舉杯十年不上榆林道邊烽疾風閉關
早塞外猶傳上谷吟江左爭刊白下州于今銜命重出邊破
虜威名在昔年父老壺漿迎大纛馬支黯慘聚陰山龍堆開
府胡天霽虎帳張筵月輪細白日應傾節俠心黃雲偏壯英
雄氣殷勤酌酒石城闉繽紛諸旗驕早春君到榆關鴈南向
好寄瑤華慰故人

送謝印麓還里

潮落霜痕燕子磯白門蕭蕭黃葉飛紫蟹正肥橘堪剖門前
忽枉謝玄暉天印之麓君故里手騶白雲吊烟水美酒入脣

莫厭多故人千里吾與爾大江一望總傷神匹馬蒼山客路
新明秋桂殿寒三色英雄寧久困風塵

滋陽令武東懿考績受封詩效柏梁體

符分東土及清時為令治鄆仍治滋兼貢再遷如偃師絃歌
兩地聲繼諧三異騶蝗禾稼綏嘉穀纍纍五穗垂任人者佚
臥而治晉衛諸侯匹者誰　璽書新下慶踵馳龍文五色光
陸離紫綸絲被黃壤輝北堂介壽紛舞衣湯湯汶水黍釀卮
九霞照採句髮嬉玄化洽矣侯望歸特軸東鈞待來茲惟以
作頌貽音徽

仲冬十一日大風發檀州滑威不磷書時不磷客河北歲

暮還金昌吳丈筆答寄

捲地狂飈吹劍門枯楊亂吼白日昏氊水氷結馬蹄縮不敢出手手生栗長空鴈隣來尺書開緘沙暗錦模糊遥憶去時榴正發書到邊城已飛雪回首流光秋復冬人生底事輕離別聞君歲暮返東吳孤帆一片落姑蘇應知到日青梅向撲鼻梅香滿石湖

羅山夜行與餉軍問答 此係紀遊詩

牛欄山前多白艸一夜剛風吹盡倒垂天雲霧星斗昏驅車夜走羅山道羅山之旁人語悲河氷膠舟舟不移橐粮無計向邊地陰風獵獵向人吹問君歎息胡為者欲言未言淚盈

把咫尺懷州不得前朝昏兀坐羅山下憶昔離家逢早春驚蒼千里送行人繞到天津浪歡喜誰知秋後多霪霖河流夜漲驚浪簸浮天大木如山墮哭聲震地何處逃千舟逢之九舟破(是年河漲皇木盡漂餉艘觸之無不碎者)我今九死餘一生牽舟日日望邊城邊城可望不可到君亦胡為向此行驟聞此言淚如注白馬踟躕不能去我因選騎向漁陽爾為輸糧困官渡輸糧選騎總防邊官渡漁陽各慘然誰復庭中對妻子誰能在外不經年秋風胡馬紛南向遼左年年催轉餉爾曹挽機誠為勞將軍枵腹安兵障勸君且莫問歸程歸時須待柳條青門前繞滸維回舸又恐楊舲向北征

將之金陵書扇別兩峰兄

白髮毿毿老弟兄天涯何事別離輕南池幾折堤邊柳去住牽情各分首春來謔浪杯酒酣夜夜篝燈縱手談赤日狂塵驅廣路蕭蕭匹馬向江南云過秋年來白下菊艷寒叢淨官舍一尊期對秦淮灣謾說丹楓醉清夜

尼峰兄來燕市不果詩寄見懷 以上七言係起閒草

玉河橋邊轉午鶯聞兄獨馬來燕京雲霄金臺開淑氣枝枝柳眼為君清詎意剖魚但書至開緘雙淚平安字長安三月苍正飛濟水一灣牽夢思縕塵被面人未歸水聲東遊西日徹當窓兀坐渾無賴秋絕雲中鴈影稀

弗告堂集卷六終

五言律詩

宿靈巖寺

地以僧寮勝門無客騎稀孤燈懸畫壁叢篠發清機谷靜鈴風逗林寒法雨飛夜深攬衣坐轉覺欲皈依

張允征園賞牡丹

歡敞西郊宴芳園雨乍滋春深林欲合簷靜鳥猶窺艷吐嬌風柔香氣泣露枝花前應盡醉同調復相隨

哭許仁父

憐君幽逝早短翮失雄雄一代風流盡千秋夢寐朗鬼錄明月冷心折白煙遲有母仍機杼黃昏泣鬢絲

夏過普照寺與諸比丘談禪二首

火宅炎蒸極無消此日長偶來依梵宇時復禮空王貝葉翻床靜曇花拂座香雪山趣大海坐慈增雲涼

石上趺跏坐香臺啜茗餘共持無上咒回向未來初院宵疑靈鷲山空響木魚洞虛何所見不見即如如

朱太復過適園夜坐

孤亭夏木森客坐豁幽襟沼靜潛鱗出爐香夜漏深炊烟重淪茗就月竟論心底事明朝去星光散晚林

功德寺

廢寺西湖上朱門逐水開草齊溥白露樹古上蒼苔鳥爲妨人舉風因啓戶來相逢一老衲指點舊香臺

玉泉亭子

花外一亭轉臨流坐釣磯湖蜂移小艇樹影落人衣斜日碧荷卷中流清吹微晚來雲霧入昏黑總堪依

碧雲寺

遲日淡山容門低萬壑松廊空疑閉鴿潭靜有眠龍叢篠剩人翠飛嵐入暝濃明朝又朝市誰憶白雲峰

過法藏寺尋愚上人同詣摩訶庵聽無絃彈琴

斜照下疎林禪關此日尋雲來生黯淡僧轉入幽深竹屋出

新茗石床響古琴戞然高韻在暝樹起層陰

聞鴈

遠客聞寒鴈孤城復異鄉入雲聲斷續逗浦影迴翔閣寒驚秋盡家園阻夢長今宵檢短鬢因爾半爲霜

曉登天津閣

高閣依城市風窓啓畫圖低簷千堞迴欺檻兩河趨日捧扶桑外鵬盤大海隅三山不可躡霞彩鬱靈區

送何克齋侍御謫楚

漢水微茫外輕帆一葉舟清霜凝白簡離雨濕征裘官道荊榛滿方城橘柚稠莫下悲湘淚長沙不久畱

鞦韆五首

同賦者甬東屠田叔新安潘景升禹杭虞長孺僧孺

鞦韆逐戲新況復可憐春影亂青林色驚翻紫燕身芳容發
桂酒微喘怨花茵一笑開嬌靨重來不厭頻

深閨慵獨繡游冶蕩春纏花外千嬌轉香飄一道分斜牽紛
罥索倒挂亂檣裙只恐陽臺下隨風散楚雲

薄理雲鬟就輕從羅帶揚絲繩牽已倦畫板蹴猶狂宛轉疑
憑霧翩翻欲過墻釵橫鬟自墜微汗濕題黃

可憐二三月将戲逐芳年乍起分羅襪低迴落翠鈿窣花雙
博亂弱柳一絲縣不是齊容舞香風十里傳

二八分窈窕輕雲額角齊朱絲花處亂翠袖柳邊迷忽兩翔
么鳳嫣然啓鏉犀春光容易盡月上未還閨

送劉定甫兵備衡州

柳綠春明外鶯啼忽送君旌移江上駐袂自酒邊分帆帶洞
庭雨天開衡嶽雲峰前見迴雁能不惜離羣

暑日與楊志尹黃式彥集龍廟三首

龍殿通幽徑陂唐十里風乍消三伏暑忽與兩君同睥睨銜
峰紫芙蕖散渚紅短簫何處發縹緲白雲中

柳密陰餘静堂開地自偏雲來松影亂日上藕花妍冷翠輕
歸袂流香故拂筵同游懷不淺意適總忘旋

不識松林路聊遵水岸游濤聲驅萬馬沙色動羣鷗晏暑欲
投樹尋源屢問舟為窮千里目更上北城樓

過屠田叔南繕部

繕部新銜命天涯此暫淹官漕邀晚渡候館肖晨嵐于鹰關
中變時有劉李之亂君停江上驂心隨星節遠無計共投南

送鄭孚如還雲夢二首

輕軺發 帝里官擁瞻都門季子與同遠長沙聲自吞折心
仍魏闕拂袖即江園駐望投南翮孤飛易斷魂

豈不身先隱其如 主尚知許身翻避世去翅恥隨時雲水
洞庭闊風霜秦谷滋寧忘目送日便殿有恩私

送裴理庵老師丁內艱歸蜀

驪駒紛落木關塞倍蕭森慷慨忠臣淚劬勞孝子心 恩綸
榮白髮錫葬有黃金莫抱終天痛君恩亦自深

封少司徒灤川王公恭藩賢竹有平蠻晉秩功以勞歿贈
貳冏卿越四十年土人祠祀之如一日也感而賦此二
首

賢竹分藩日雕編襟宇年箐陰開白日花暖散蠻烟轉木穿
危峽銷兵闢窄田可憐心力盡勞瘁瘴江邊

既掃昇蠻窟能收 帝闕材八舟千里靜三殿五雲開赤木
青燈暗烏江白雨來祠前多苦竹遺像轉堪哀

渡漳河
大陸巻黄埃愁雲黯不開九華人已去萬里鴈還來沙漬靈
泉觀烟荒銅雀臺濁漳流不盡落日轉堪哀
盟津
秋漲盟津渡天風吹白袍搏沙摧草樹飛雨作洪濤夾岸千
帆疾征雲一鴈高回瞻太行色青翠落輕舠
晚度函關
澗流寒出谷停笑楼危岑不識崤函險其如風雨侵山容青
落水關氣欲生陰入夜聞難度徒傷懐古心
棘内中秋

省閣掄多士清宵羅倚闌傾來桑落酒欵我恵文冠月桂流
雲細霜鴻度影寒烏何處笛秋色滿長安
長安秋望二首
高閣三秦暮清尊九月開山睛樊水盡風雨灞陵來落日洗
蘭沼吹寒上柏臺坐收楓色晚衰颯使人哀
首山埋劒璽悵望渭城新緑壓青原色紅殘獻闕春龍蟠還
二華虎戰罷三秦一夜五陵雨蕭蕭愁殺人
李侍御邀同淼考功飲　秦藩山池二首
異國同尊酒名園片石幽林深霜乍隕興遠意俱投几動臺
驄色光分水鑑秋瞑烟還破燭巻幔澗雲流

圍依城自曲臺古石爲山人語潛魚逝天高過鴈閒閒尊臨
水面趺坐入林關故有烟霞癖更深未擬還
集崇仁寺
緋殿千林合香臺卧佛孤天清蟲語徧霜老菊叢枯層敬來
宵月鍾昏起夜烏斗城雲霧裏燈火亂歸途
峽石驛
古驛萬山深霜高氣自森丹巳流泉草玄兎照孤吟夜靜木
喧澗峽明燒隔林通宵不成寐衰響散清砧
晚登百泉書院樓
登樓聊縱目楓色老蘇門烏亂栽蒼樹人喧極浦村危闌留

白日別島易黄昏颯沓秋聲起靈源自吐吞
滎河阻風
曠野孤帆宿沙飛四望連水翻渡口月燈暗海門烟老樹危
崩岸狂濤怒柏船長川寂寞夜痛飲不成眠
梨園村大風
飄飄野風發落木亂紛紛波撼魚龍窟沙搏鷗鷺群梨園昏
木月秋子蕩秋雲入夜心難已悲涼一鴈聞
秋日河上四首
搔首宋渠游孤吟一葉舟天空雲近水沙白月移樓千古豪
華盡三花秋鬢秋雞鳴望伊闕腸斷濁河頭

秋深夜不寐朔鴈落奚聲宋𥨊迷衰草梁臺失暮雲艇虛沙
曷動月小樹難分木葉淸霜下蕭蕭不可聞
細雨蓮花口秋風郁子官開帆靑雀上卷幔白雲中沙嘴喧
高浪長隄走斷蓬不堪瞻望苦慷慨有漁翁
官樹催楓落秋霖多野航峭傾廬舍盡田沒黍禾傷遮道千
家哭浮天一水黃不須陳困苦言決已沾裳

九日登高懷杜孝卿

同宦不同遊參商況屬秋雲連寒色廻鴈引客心愁梁苑千
家夕單懷一水流忍將菊花酒獨上汴城樓

望太行生雲

游雲輕出岫裊裊匝巖高變幻元無定縱橫疑有靈因風成
鵠彩帶雨作龍腥底事紛多態常遮翡翠屏

胙城縣

樹動野風至兜轉百愁生莽莽茅爲屋荒荒沙抱城幾家聊
夜織何處問春耕幸有天邊詔殷勤爲緩征

新鄉道中夜雨投山寺

驅車衛源北荒徑隔新鄉村雨迎人急山飈入夜征雲深孤
嶺沒樹遠一燈藏問宿林中寺空看靜佛林

漳河初月

一片漳河月清陰曳渡頭匀霜上銅雀流影度銀鉤寒兔窺

雲細初輪落水幽烏烏何處笛哀颯鄴宮秋

鎭口雨泊

鎭口舟紛集蒼蒼野色凝靑天秋雨暗黃水夜雲蒸旅思愁
雙鬢孤吟枕曲肱輕帆投極浦明滅見漁燈

曉投淸江浦

淮水吞江浦孤帆曉復開樹移沙岸轉波遇海潮廻人語迎
村雜漁燈拂棹來繫舟猶未穩寒漏已頻催

高郵湖

高郵初桂席波起蕩湖村遠水浮天白孤城過雨昏柳條依
岸斷鷗鳥向人翻破屋稀烟火滔滔鎖客魂

晚渡江

東風吹暮色候柁渡江烟濤泝樊山上雲迷鍾阜前爲投隔
岸火更遇夜行船漁子頻相問維舟何處邊

靳大杜參戎歸自南山口結廬城東有終焉之志寄贈六
首

自甘幽獨處薄俗怪還嗔未老三江志能抽百戰身苦吟耽
嘯詠高枕厭勞薪不忍投深谷名園總避塵參戎先公有避塵園
結舌談邊事逃名洗水源短垣交苦竹長日倒芳尊酬土黃
金盡還鄉寶劒存衡門迂世路豈是負　君恩
上谷辭開府中原乍拂衣青山歸興足白眼宦情微象暑酒三

春老湖魚五月肥浮雲繞失意鷗鳥已忘機
南山仗抓劍東海濯塵纓丘壑䟽交態林泉豈世情繞園三
水白低户兩城明自謂漁磯穩含光蘇氣生
大樹名還在高齋情自怡柴荆饒古意水竹澹幽姿慷慨惟
詩草英雄付酒巵沉冥天地意遂集總無期
歸來君已賦浪跡我仍官官轍迂蹤拙時名久自殘夏雲濟
水闊秋月石城寒昨夜尋君夢江湖路渺漫
九日同孟淑孔祝無功集武隱君山樓二首
勝地竹林間凭闌更對山涼風驅雨至幽鳥掠雲還歌吹長
下暮參差小閣閒坐忘緣音遠相對菊花斑

開筵一臺起雜樹澹秋姿幽蘋過簷響林鳥入檻窺同勝構
地異織月過樓危羨彼逃名者長生託酒巵
棲霞寺
與劇入林廻豁然福地寬松承崖石墮巖綴殿楓丹清梵妝
殘靄空山對夕餐登吟不知放風野寺雲寒
天開巖
孤峰開削壁巧鑿若天工送響欹松古盤空仄徑通汀蘆入
眼白楓葉點秋紅絕頂趺跏坐閒看度嶺鴻
白乳泉
玉乳吐靈竇叢珠瀉澗流山空清響澈竹密綠陰稠落沼萬

峰碧涵空一鏡秋山風吹石閣閒寂晚仍幽
立春日同徐章甫陳公衡集何仲雅侍御足園二首
泯泯蛟冰斷江城逢立春名園循積雪好鳥欲窺人地僻叢
塵遠天涯兄弟親隔年鶯已變遊莫送盃頻
春事歸園早良宵共話長池平魚出戲閣小梅生香倚檻雲
低户開尊月近床相看不知夜天地此行藏
送陳公衡駕部考滿如　闕
送于當閣歲長川下夕暉排徊今日別慷慨古人稀城雪縈
帆影江梅照舸微懸知五雲裏香氣染羅衣
清涼寺閣雨坐

春城坐幽寺孤閣敞清涼臺廻眼能放山深樹自蒼僧徒依
淨室風雨暗空廊向夕銜泥出鍾聲度嶺長
再過清涼寺
再入清涼寺高臺覽舊都金陵徵王氣石壁自雄圖密樹依
城合澄江入雨無六朝人事改矓眺徊踟蹰
齊王孫慕亭邀同孟淑孔集瓦官寺閣
一徑入城隅千林層閣扶閑關人市隔出殿鳳臺孤竹色擬
空翠林香乍有無相依清梵末日下暝歸途
種竹
小齋雨初歇斸地種新篁綠颭東墻色陰生北牖涼蟄龍根

可結宿風葉能香董司焚訪坐悠悠風韻長

雨後衙中西園漫興二首

繾綣西園興踈花過雨餘塲頭紛麈鳥池面忽跳魚啟牖延
青嶂呼兒決濁渠敢云吾玩世水竹且成居

矮屋臨芳沼堪為抱膝吟浮雲鍾阜散片雨石城陰生樹黃
鸝濕垂藤翠竹森眼前郎大隱何待訪深林

哭曾三省二首

三省者石塘公孫也公撫山東時延先大夫為其子淳師
予與曾送有通家之誼公勞于邊以權相譖　賜死後
寃白　詔贈其官錄其後而淳已死戍所遂　恩及三

省萬曆丙申檪一舟涉江訪余白下把臂叙舊甚驩亡
何病送之歸歸且死矣訃至不勝人琴俱亡之感賦此
哭之

死歸誰獨免生寄我無聊疾病今方逆英雄氣頓消黃昏梅
嶺月嗚咽廣陵潮二十四橋夜遊魂何處招

先世寃能雪　天朝恩自殊故人今宿草吾淚洒江湖繐幔
山花冷書香墓草蕪可憐歌舞地風色暗江都

弗告堂集卷七終

弗告堂集卷八

五言律詩

風雨夜泊

向夕泥雲黑隨堤聚野航人烟天外疎林火雨中蘋水立龍爭鬪沙寒鴈乍翔迢迢孤枕夜或恐是瀟湘

寒食

偶爾即澄霽孤蓬獨擁辰未沽寒食酒且泛桃花津樹密鶯穿穩沙明鷗下頻江南春事早處處柳條新

湖泛二首

久說西湖勝令方繼舸游孤山開小霽簫吹雜中流綠荇牽沙細紅桃夾岸稠稍南舟暫艤云是藕花洲

縱淺湖山興其如風日何傍舟鷗自狎入寺酒同過嵐氣分晴翠波光益晚和回橈待明月處處起笙歌

李峒嶁山居遇古松和尚

地僻不常到幽盟此日尋入門多隱意聊以息塵心近澗小堂濕然燈曲閣深閑關有閑士一塵對雙林

法相寺 寺有長耳定光禪肉身在

孤刹留龍藏雙林會法筵萬松清梵末千嶂佛燈前定裏金人寂空中石闌偏晚風篁高竹暝色下諸天

丙申除夕劉公雨朱長卿張忠甫過訪聽槐若愚彈琴分

得朝字

結社情初洽辭田興正饒相看留此夕淹坐忽分宵湖海絲桐在壺觴日月消不須辭盡醉況復近春朝

新春劉公雨朱長卿張忠甫集小齋賦雨水分得賓字

何意三之日陵陰屑玉塵窗虛疑積雪壺照總成璘片片豈負暑栽不礙春未須占稔歡厨倚且留賓

賦得銅雀臺送劉公雨之鄴郡

荒臺臨落宇遲日曬雕楹望陵對卷酒舞帳杳歌聲水咽清漳樹沙明舊鄴城一乖惜春仲應同離別情

送黃鳴泉歸吳興 鳴泉善琴

風塵湖海外相憶忽逢君思繞江南月寒生薊北雲青山留處足流水調中聞此夕仍憐別清譚向夜分

壽余古仙八十

古仙何矍鑠八十尚遨遊綠酒酡丹頰青山老白頭淋漓筆自古潦倒興逾遒揮手烟霞外丹砂定可求

贈三玄上人

煙岑最深處一榻寄蕭然播影槎虛壁鐘聲寂澗泉月中呈一切水觀悟三玄請看無生處依然草木鮮

夏日村居四首

養寂就幽獨深林五月初官餘生計拙懶久世情疎頗茂陶

潛柳因親郭槖書無言卜築遠村落自成居
雜樹上餘秀平疇夏不炎微風時薄砌返照故燻簾草地鋪
常坐瓦杯乾自添倦來欹枕臥斜月掛纖纖
風來萬木響雨過野池平水映雲花白林驅暑氣清羣兒爭
決溜獨樹坐啼鸎不盡蒙騰飲鈎簾待月明
暑雨端陽近晴雲麗遠空林鷗同野性濁酒自山翁麥秀千
村綠榴開一徑紅終朝渾是暇懶去到城中

訊張玉華時以膠州守被謫歸里

天涯秋又盡新句近如何官業名難滅人言毀易訛膠東碑
不滅海上水仍波莫謂無知己雄心付薜蘿

向張君乞菊

聞道名園菊離離弄晚姿被岡溥露馥吐穎冒霜垂旨酒靈
芽泛華林駿足馳分香如不惜但乞兩三枝

壽劉初陽郡丞

閶宴迎新爽嵗逢初度辰星精元突兀鶴骨自嶙峋能避長
河水桃開度索春召新應上賞王命重來句

題將軍東園二首

玄圃依城曲開簾放野風低簷千樹暗繞戶一溪通匝闌干
將劒門開青海驄時時約朋好笑射往來鴻
將軍不遇主自適野情多世事如棊局雄心付薜蘿每因騎
馬至閒看剌船過狂態誰能識空聲醉後歌

哭朱長卿二首

昨夜西鄰集猶然譚浪歡銷魂憐死易見兩此生難彩翮垂
天墮同雲匝地寒黃昏齊淚下遺恨水漫漫
君自雲霄侶生平饒轗軻誰堪名世者無柰數奇何氣以英
雄短情鍾我輩多惟餘風雨夜衰颯動悲歌

適園八首

讓爾名千載還吾適一區竹深留客坐苔濕藉兒扶雨歇帶
鳩婦風晴縱鼠姑雕闌白日下堪老託江湖
逢迎吾所倦日日便幽潛過沼石橋窄穿林竹徑尖兔絲罥

灰架蝶粉上鈎簾信是田園樂身輕意自恬
禮法非吾設疎狂任世猜池幽巖玉壺堂小鬱金開時看羣
兒戲或邀鄰叟來宛然在深谷隨意步莓苔
心為辭官逸交因臥病疎舞堦調稚鶴放水狎游魚懶著登
樓賦閒看種樹書短垣交茂木渾是野人居
依堂新架閣意興總悠然睥睨銜窗出帆檣繞郭連倚闌歌
白石卷幔看青天最喜穠陰合松林淨晚烟
策杖訪靈嶽依然世上行無如闤闠裏自遠水雲情身以衆
花倦腸緣食菜清官休名自毀何必遠逃名
[illegible]侯婿紅破紫荊霞病後知風勁閒餘到日斜園丁鋤

徑草稚子弄盆花可怪東陵隱猶傳五色瓜
解組官雖棄縣車身始安辞蘿聊製服采蕨自供餐鶯老槐陰深春深花事殘乾坤容我老底事爬皮冠

同周兆通登北固眺酌三山閣二首

拄杖攀崇巘虛簷倚梵宮浮天寒水白薄嶺夕陽紅鐵甕虛無裏金焦指顧中何緣戀落日疎磬晚山空
遠樹銜江闊危巒枕碧灣蒼烟開萬井鋒闕俯三山木落吟風細波澄壺釣閒㬋逌兆乗興趂踏白雲還

招隱寺

寺在京口南是宋處士戴顒隱處有虎跑鹿跑二泉

宛轉躡招提高人曾寄栖澄江入檻白翠木□巖低泉響落

雙澗鳥幽時一啼徘徊不忍去趺坐日流西

訪張幼于曲水園

偶過竹堂北來尋曲水園孤松依古石叢篠蔽高軒官況吾元薄時名爾獨尊細談燒短燭難與世人言

幼于自敘

自敘吾曾讀清狂與自孤齊容聊假面率性見真吾既結松筠侶何妨牛馬呼時聞開白眼日日醉當壚

雪後集劉文學蕉園觀劉伯起幼于各有詩依體次韻二首

委巷寒林靜芳尊玄圃移清歌諧雅俗同調有塤篪徑折臨塘石庭低帶雪枝夜深還秉燭朗月印方池　次伯起
地主羨劉楨風流獨擅名同觴歡雅集別調度新聲豔舞輕飛燕嬌喉韻囀鶯江南春事近去住各含情　次幼于

辛丑除夕将麟喻兒過戚不磷宅坐中有歌曲吹簫者

佳夕開芳宴明燈晚色和主人能為客推于亦同過松大然長夜簫聲韻短歌叩剣肴岐路寒風龍陞陀

留謝澹然和尚

寺留彌廿日更上武林船江上縈晴雪松關隔暮烟空香飄象外浪迹寄春前遥憶清談處寒燈竟夕然

龍井

曠宇依湖曲名巖隔世氛闍衙青嶂色露濕紫苔文龍去井泉冷僧歸竹徑分亭前一片石冉冉欲生雲

包園 園在飛來峯靈隱寺西

柴門饒古意繞砌植菖蒲池水通幽澗松陰覆石床飛來嵐翠入靈隱梵音長欣賞無人共留連下夕陽

夜達京口

颷迅逗衆輕帆陽向晩征疎星入水動殘雪隔窓明海燕來還滞沙鷗睡忽驚夜深泊来體人語識潮生

風雪龍潭驛

風攪千巖雪濤翻萬頃雷入依銀嶠住龍去碧潭開漸瞑山中路愁登江上臺客行春已半不見鴈書來

春日懷適園四首

骨病江城夜寬銷故國天白雲看世變青鏡感流年體瘁自知倦官閒豈望還園樂超閒月此夕最堪憐

記得南來候寒林凋碧梧好花忽胥蝶密葉已藏烏旅思春應減愁心興轉孤誰云勳業在憔悴老頭顱

南國鶯遷年嚶嚶向客啼繁英交砌豔羣綠隔江齊雨滴鄉心折途迂客夢迷一聲長唳鶴疑是小樓西

我自生平懶胡為去故廬江聲東下疾鴈影西來疎已是隔

年客纔傳一紙書新詩寫誰索閒筆獨躊躇

秀上人刺血寫經詩

壬寅正月客吳閶秀公棹一舴艋訪余石湖興談竟夜公投我七言近體駸駸有貫休皎然風心竊下之而猶未知其捨身苦行也比及三月復訪余金陵乃出刺指所書華嚴等經百二十卷讀之血跡淋漓欲飛公自云十年茹淡七年刺指刺血盈盂日書二十字指旋刺孔旋合初不覺其痛楚也者迄今損血不知幾斗而指不加瘠色不減朕不亦大奇怪哉王太史辰王為之建幢匣經於內勒以偈余輒賦五言一章紀其事竊自比於讚

頌焉

自悟無生忍欣然鉢契針莊嚴藉借手苦行漸忘心血點琅函赤畫侵貝葉深法幢收卷帙寶色動雙林

春日積雨無聊厚顧所建通訪生中勃勃有南遊之興贈二首

秣陵春水漲人自廣陵來春盡桃花馬同傾竹葉杯風軒昏積靄雨砌冷深苔不是君還訪何緣懷抱開

白下情方洽南游興轉濃烟霞偏放眼丘壑素羅胸一水祗攜艇千山不春重安舡同爾去滅跡最高峰

張忠父書至寄懷四首

落日下鍾阜輕烟鎖直廬銜杯一兒共攬鏡二毛疎未覺冠

裳贅但憐名譽虛綿綿此離緒雙鯉託緘書

魂夢江關隔懷君安可親殷勤託毫素究轉軫心神歲月寧寬我勳猷終讓人毵毵湖上柳堪老百年身

客秋同社會小閣坐通宵苦被一官縛遂羈十里遙青燈懷故舊白髮愧漁樵追憶歸來賦原非為折腰

書札金春至云來白下游如何已四月不見棹孤舟桃葉渡頭櫓雨花臺畔樓肯來拚一醉為我破離憂

題畫贈王雲池

雲池王君秣陵高士也令安義一載即歸田隱居長干之

西蒔藥畜魚杜門自適葢不知有都城宦游人而都城
宦游人亦鮮知有王君者余偶約祝無功王爾祝呂玉
繩過訪相對竟日甚歡時好風入林栟舒花婿二三奚
童吹笙度曲發歎塘水無功曰玆會不可無圖卽以栟
塘春水藥圃晚烟爲題余遂足而成篇幷繪圖贈之時
萬曆壬寅夏仲廿三日也
隱跡長干里名園背郭城栟塘春水漲藥圃晚烟時五斗腰
慵折三山杖自輕兒童歌吹夜相對意縱横
夏日同耿叔臺徐文江徐檢吾過鄭奉常峴巖衙齋二首

知時時多暇無妨客叩門開軒消永日捉麈但清言署靜知
宦逸身輕亦 主恩印堦修竹冷疑是仲長園
來今何夕鮮飈激短襟齋虛宜上月輕濕點流螢燭破於
疏紫烟消竹色青九賓傳盛會滕下況明經
丁以舒白嶽讀書
嶽壇東南勝盧依洞壑分青藜然夜色丹嶂鎖晴氛天井垂
虹度雷壇下虎羣山霧應姤爾賦就欲干雲
弗告堂集卷八終

弗告堂集卷九

萬曆丁未冬十一月十三日

陛辭出都城暮止順州晨與閔馬及來仍行三十里宿牛欄
山是夕朔風獵獵陰霾晦星月四鼓戒途踰潮河經羅山
下聞道旁愁歎聲訊之乃河氷膠餉艑不得達檀州苦聲
甚悲此地距檀州二十餘里數數瞻東方白竟不白已入
城漏下纔四鼓假寐久之始曙乃知向之四鼓誑也誑余
中而圖安枕亦狡矣十六日趨制臺寒師召與袁孝廉小
修一交臂語不甚暢而別十七日制臺復肆祖筵南城樓
上卯登風大作撼樓欃欲動黃沙四翳薊門諸山盡失驗

午就道十步之外一無睹見及酉風小定投唐洞寺寺卑
監繚以土垣僅及肩一僧出迎龐眉而朴吶無生不鮮少
頃月上滿地皎若塗霜凄冷不可睹立勉而酌余素不善
酌酌三四酘輒醉遂擁被就睡甫夜半有聲從西北來忽
衆山皆響屋瓦欲飛轂昨日風更烈及旦披裘升車納手
於袖猶慄慄起栗也南行距三河之半曰馬房蓋貂璫司
之而興營兩衛之屯地錯雜其間有司不能制且為逋負
窟一入輙不可問余馬對所謂房中日鳴鐘一笑傾千觴
卽此曹也向夕駐三河縣三河令闞荊州守與平谷令已
先期至十九日視馬及酉而盡三鼓發三河東去一舍為

邦均堡是薊丘南境盤山雄峙西北往丙午歲卽不克賁
餘閒一着登山之屐猶得於鞭際挹山色蒼翠撲衣帶間
乃鼓啓明未高已達別山別山去邦均堡又一舍向瞻盤
山不見但渺渺白雲耳申初次玉田縣舊例遵化[illegible]
邑皆得調三令畢集燒燭讙土風及秋霖敗禾稼語良
疾苦入二鼓始散次辰風靜日煥三邑馬比它邑稍多然
雪錦爛如匝兩日始放發不為疲二十三日甫出郭有單
騎馳至薊大安口守備王君攺予邀余游湯泉者也余謝
曰余過佳山水與復不淺實無如王事何兩遵盤山趾無
暇一造與峰乃暇迂而東為湯泉游勢不遠矣遂祈簡報

以詩馬皆既西四野雲垂六花小墜阜午飯林西寺憶丙
午至此雪渡白龍港漸沒馬蹄入寶坻則盈尺矣今景色
殊嚮昔而風寒小過之比及白龍港俄齊雪寶坻里許
雲俱瘕迓照衢睥睨一鳥掠城而北極有致既入署則
以狂寶坻為畿輔上邑近憮惶災又盧兩為崇賦多積逋
其舊矣二十五日出西郊塗氷斷徑迂馳一鼓始及永
雉堞圮四門皆不可扃民舍傾欹有僅存敗垣者強留
一日卒馬務二十七日卯發氷及南門之趾投東南二十
里方析而南復折而西日將申至河西務時風驟作乳堤
枯楊如雷河氷縱堅然滑甚又狂飈吹人欲倒凜凜切

骨與人栗不能步牽掖之而寸移比登岸覺四體如水卽
擁衾白不啻衣踈苧矣忩抵野寺索火煠之屬監督使老
以肴酒餽受酒一甌四五酌五內始溫是夕宿武淸武淸
距文安百里而強耳旦發暮至而今不然矣與人曰昔之
南層氷峨峨往來斷行跡未敢肩而往也脫誤跌其溺矣
濡不可舉將誰咎然必緣堤迂而西經保定縣然後迂而
南入文安縣其途雖視昔倍然蜿蜒僅通一線之陸不迂
不達矣二十九日發武清晡及霸北升堤則日已薄崦嵫
水齧堤缺者十之三四下上僻願二鼓盡抵保定次辰宿
一日之力抵文安文安當九河之委堤不任障水匝城漫

三板令卽小退惟西郛斥地受輿馬出入耳村塢蕩析人
戶亡匿者不可以指數父老叩馬訴所疾苦淚涔淫不能
收余亦不覺沾裳矣乃賦弔災一章初二日馬事苟完仍
由西門出大迂而西復向南始東入大城大城之水卽小
弱於文安然閭巷蕭條之狀亦復不減四日寅初刻發行
十里及河岸天漸曙水闊三里寒色朝凝凜冽稍次於河
西行望許日出丹霞千縷射氷面車騎歷亂如在纓絲瑪
瑙盤中陸離焜燿亦一奇也巳末抵青縣青令與靜海令
巳列騶而待烙畢仍由大城文安保定趨霸郡余自順州
徂青多宵征而實低西南又多氷以故為寒所中遂病矣

時霸兵使者梁惺田亦病乃不見起召而別七日宿固安
八日五鼓雪行十里至渾河風急不能然火雪昧屐跡信
足亂踏仆者數四始達於岸斯役也渡氷河者三河西采
大城有朝景而渾河則甚危耳甫午宵止申初抵天寧寺
大與令伺余於城東不意自南迂也向夕馬始集張令亦
余飯脫粟既飽獨步庭堦時新月掛西廊松影印地僧徒
梵唄與擔鈴相韻悠然有物外之致厥明於事而竣入都
城揭來二十六日其中經大風者四絞氷敵野去歲所無
而雪則寶坻之什一爾共得詩十八首次於左

五言律詩

晚投牛欄山

向夕寒雲合荒山匹馬遲近村人語雜匝樹鳥枝移雪壓河
氷白風喧古木悲勞勞苦行役無奈鬢毛衰

制臺蹇師召飲署中賠衷老廉小修二首

制府霜威重延閒日日瞻同心機自息折節誼彌敦春此荊
南客懷深薊北思誰云臺歌劇揮麈日玄言
庭栢交文館迎氷湛玉壺忽逢容易醉款洽不辭晡雪撤看
調鶴風枝乍集烏合離同此日握手獨踟躕

宿邦均 杜見田藩使析簡相邀不見起答寄

一從瀛海別不見十年餘旅館王程促寒燈客夢虛亂烟驚

谷杳古木斷門蹊空負平原約臨岐歎索居

早發邦均堡別斷門諸山

匹馬出荒城疎星落只明寒林延海曙野店隔柴荊塵起渾
無賴山隨似有情王田何處是一望曉雲平

王攷予守戎邀遊湯泉不克赴詩以謝之

嚴冬落木赭匹馬王田亂曉霧將垂雪寒氷已結流湯泉空
負約朔吹迥生愁豈少山陰興能孤訪戴遊

天寧寺雪霽曉坐

向夕禪堂寂寒燈弄夜輝雪收人獨生松靜鳥屢依塔鈴
風細空廊掛月微誰知城市裏車馬逐塵飛

甲辰元日試筆是日雪二首

新莽梅邊淺餘寒賦裏豪同雲淹臘色宿雪灑春袍荏苒歲
年換婆娑兒女高趣時欣物賞椒酒自酕醄

萬事渾如夢行年五十三圍爐欣命舉攬鏡欲抽簪雨雪欺
雙鬢行藏寄一龕畏途傷老馬底是又江南

詠物六首

魚戲藻

澄波凡空翠涵泳集游鱗聚吹星彩動潜避月鉤新爾行欣
穿恐亦爽流樂契人蓮香儻可戲底用縱通津

蟬鳴柳

白露晞高柳鳴條咽遠天穿枝知響促競噪覺聲綿餙附危
冠影韻被焦尾絃但飲玄天露身輕亦易捐

鵲啄苔

登春巢林杪雨霽下深苔一啄一回顧既飛還復來力已填
河倦心仍祇王猜聞關梯毛羽日暮尚徘徊

鶴警露

露下秋宇淨清夜響胎禽乍驚聞六翼竊唳耿孤心綿邈芝
田阻寂寞春皐深寧為耳目玩終栖滄海潯

螢照帙

迈照秋窗畫入簾螢乍飛練囊添箇箇縹帙故依依聚處光
恒爛斜來影覺微反畏然燈焫翻能帶雨輝

鷰銜泥

玄鳥應候至呼侶集香閨掠棟營新壘尋巢傍舊泥伺辰王
宇靜飛引畫簷低留爪勿須惲相賀喜雙栖

種竹成林

綠筍半含籜新梢綠作林色連梧井近根入槿籬深雅有凌
寒操能虛應世心拂雲不須待常對小庭陰

閣下雙松

欝欝兩株對森森小閣傍竹鄰君子秀枝拂大夫長夜月疎
陰靜空堦落子香賴君堅晚節柯葉獨凌霜

榴徑

有美塗林樹徑開入夏妍新條疑翠剪夜火類燔然西域根移遠扶南酒釀鮮千房同一蔕潘賦至今傳

萍

穀雨水華出餘回陰氣温渡江曾有實浮水總無根巧逐微風散輕隨細浪翻漂摿錐未定任適復何言

苔

研上碧於染鬟影滿緑錢根微踏未斷緑細勢相聯毎向重陰合偏逢雨過鮮綿綿緣閣上漠漠没階前滋石隨潮長浮查逐脉織江滄曾有賦無用總堪憐

雲

一片碧虚起上天飛蓋重輕飈吹未斷蔽日影偏濃縈嶺猶含水崎嶇欲作峰朝昏多變態豈是為從龍

雨

明月宵離畢濕雲晨望屯迴涓地維決傾瀾逐雷奔原樹添新碧芳塘没舊痕江鄉昏積潦漠漠掩柴門

風

順逆未可識去來庸詎知起波紛泛滌動葉影參差香以翻衫度襟因當户披孤鶯時拂照蟬鬢動絲絲

雪

同雲垂四野霢霂下璇𥻂搖裔因風攪方圓逐勢移氷花依幹綴玉溜傍檐垂不解嚴陰積寧回黍谷吹

霧

日高不可見窮黯匝平蕪五里城闕豁三晨遠隱無南山曾隱豹新椰更藏烏詎意洛川上伫流始見圖

樓上

和包虚中美人三上三下再賡六首

入雲高綺構初日照粧紅倚檻開輕幙含愁望遠空乍歌隔妙響自舞落香風疑是陽臺上微茫雲雨通

橋上

妖冶出房櫳飄飄上砌同拂衣香度水移步彩成虹顧影翻桃浪憑欄受柳風非遊淇水曲定擬洛川中

馬上

寶勒黄金轡偏趍薄羅衣拂鞍敲響釧揚鞭勢欲暈回奪桃花色嘶驕束素圍紅塵生紫陌一片彩雲飛

花下

粧窓樹影細褰繡戲芳叢枝罥遺輕翠衫舒受落紅風來香不辨日照綺輸工究轉柔條下惟憐春色空

月下

二八人似玉三五月如霜清輝紛步影夜色淡容光暗吐蘭

裾氣疑分桂屜香依稀開玉匣明鏡理宵粧

燈下

夕宇閑輪側綺疏孤焰輝獨親吐夜蕊未下卸光帷約朧粧

雙情含嬌爛九微幾回拂翠袖為惜火花飛

朝粧

朝旭開窗曙春閨散早香嬌羞未肯出攬照試晨粧轉朧粧

裾亂寫類匀新黃但恐白日下憔悴減容光

晝睡

雕檐日未斜都梁篆龠馡香汗潤羅襦薄帷下錦目雪膚生

簟紋脫簪冒綺帶欹犀啓夢笑嫣然迷下蔡

穿鍼

夜窗上綺障迎寒理白素縈縷貫玄鍼映月雙蛾聚凝眸側

輪暗絲動知風度代馬胡不歸秋宵亂愁緒

對鏡

寶匣啓清光瓊臺靜與對臨餙獨憐影看花時轉背畏過新

妝黃描面遠山黛霾氣忽為昏疑隔巫峯靉

採蓮

蕩槳溪采房微風生委漁為歌涉江曲因之理桂櫂不畏彩

袖溼憐翠葉妙深入亂繁朵但開開口笑

照水

粧旣臨芳渚流盼媚鉛暉花隨鬟髮影逐水紋輝忽然見

魚躍輕濺濕羅衣徘徊池上影已去旋復歸

送李星垣署諸城教諭

萬道東行大斯文北學先夷靡三疊□蹀蹀萬金前突兀高

雙觀汪洋陋百川從來齊傳重風教有真傳

詠鏡中燈

魏臺新啓鑑孤焰忽然心瑩徹九微色輝生百鍊金拂塵光

盆韻霾氣影俄沉三五青天上金星犯太陰

適園聞鶯

閒寂庭除靜交交弄好音逐飛穿密葉呼侶坐重陰風喜裁

槐影雨愁交竹森此中無彈射寧有上林心

贈吳令夏元答考滿

仙令楚材都時名近代無千花明曉郭雙舄見飛鳧帶蔽春

陰匣琴堂夜月孤知君能奏最遺愛滿巢湖

同周兆通吳文仲叢修之攜兩兒集然藜菴之松風閣一

首

高閣倚松風西林迥照紅千巖塵市隔一徑帝城通香積雲

中靜天花天外空瓊鑣歸去晚石磴轉冥濛

同張拙之王季輔在蘄大有宅餞別韓山人入蜀

良夜促飛觴親梅帶雪香一尊滑水上千里棧雲傍歲盡饒

霜嚴天寒嘶驌驦留歡因惜別珍重在殊方

雨中胡松亭招飲新第夜話

款我鳳城東連迤一徑連君能敦雅道誰許暢玄風雨過幽
花媚雲連賜第雄篝燈入夜半清話幾人同

水中樓影

累思紛綺構倒影入平津瀲灧開圖畫參差映具輪風生波
乍蹙萍散影逾真可望不可即愁絕倚欄人

水中燈影

丹焰落清漪熒熒漾九枝陸離隨浪破明滅逐舟移龍睡疑
珠墮鮫飛掠水窺自銷應不悔蘋末畏風吹

壽方禾山九十一

春秋九十一勝日夜猶筵北斗瓊輝樹南薰錦拂絃綵雲停
妙曲白髮並齊肩宇宙勳名赫長生擬列仙

送楊梧月之郴州

燕市秋鶯早修途木葉稀如何客自去不共鴈同飛家遇邪
溝便帆枝楚水微風流饒佐郡莫恨帝城違

寄懷張樹之

君方浴魯水吾尚習虞羅故國蓴鱸美中原豺虎多緇塵蒙
斂骨白首愧鳴珂遲憶高齋月娟娟掛薜蘿

寄梅大庚二首

波友舊京客獨吟遙思催夢依白鷺渚愁倚黃金臺三月石
城別孤鴻江上來懸知行樂處寂歷早梅開

啓事囊中草篇章近若何適情應中酒對客且狂歌世態紛
難定人言毀易訛升沉渾似局冷眼看鳴珂

輓楊霽寰中丞乃翁詩四首

重泉埋劍馬嶺薛大峨傍靈涕人千載風流盡一方錦雲開
詔爛汀芷薦盤香東逝無情水聲吞巫峽長

浮雲生極北白日下川東目以招魂斷裳因灑淚紅三巴風
雨暗一代典刑空化鶴終為幻何由見羽翀

有子江州彥雄圖鎮粵西勳猷今代迥舉望古人齊旌節承
恩迈斑襴罷舞依椿逝何處是淒切峽猿啼

生世無他好珍收翰墨多青箱遺滿架白石向誰歌泣墮岷
峨雨愁添灩澦波登龍竟已矣仰止奈吾何

人日立春

臘盡辰逢馬春歸日是人五絲鏤勝麗十菜簇盤辛鳥動知
陽轉人欣卜歲新相逢問農事遮莫酒杯頻

康母節壽詩二首代 以上五言律係趙閣草

令母推鄒孟賢侯擬晉康丸熊心獨苦銜鳳譽流香澤徧梛
湖郡春生萱草堂栢舟堪繼響千載有輝光

七十今連一崇名誰更先里中傳梱範天上應星纏筵啟蓬

仙集笙吹野鶴旋舞班稱壽虞藝彩映蒲縣

弗告堂集卷九終

弗告堂集卷十

七言律詩

登岱

石磴劉天御帳通白雲一片起封中踊躚鶴控元君馭繚繞鸞飛嶽帝宮坐向高旻邀絳節望餘匹練失青楓誰呼七十二君起松壑冥冥嘯晚風

青山逢廖伯登宿法雲寺得幽字

老檜陰陰古寺幽亂峰門掩薜蘿秋千函藏蝕雲沉壁一榻燈懸雨近樓谷靜鐘聲收暮靄澗香石實瀉寒流逢君同是風塵侶空界無妨一夜留

郭雨峰憲副邀飲魚山別業坐中出　聖節詩有作

梵魚騎馬入深村獨卧雲岑遠市喧堂敞松風濤卷坐窗含巖色翠當門懷君更上南山頌款客常開北海尊斜照一簾林轉靜還將燈火破黃昏

九日自酌

落木蕭蕭風雨來邪深九日懶登臺暮砧聲急催林響夜燭花寒破月開短髮百年愁攬鏡長歌此夕獨銜杯雄心寂寞驚時序何處孤鴻唳轉哀

病極喜雨彈琴

暑氣煩蒸病欲狂驕陽忽破夕雲長薄雷隱隱輕喧檻細雨凄凄飄近牀臥藉簟紋清瘦骨吸將簷溜洗枯腸援琴自理清商曲唧唧堦蟲生晚涼

送汪生

渺渺烟波各愴神一尊相對濟河濱孤帆湖海青天遠亂水蒹葭白露新俠色百年憐自放詩名千古更誰珍飄零莫恁王孫草倘折梅花寄早春

送廖伯登以嘉祥諭擢興濟令

送君千里易沾襟九十九峰生暮陰慶水樓船青嶂外臨流官舍白雲深芹香不斷橋門思調雅應高單父音定以新詩消簿領無妨清夢訪泉林

立秋日出郊晚步

步郊斜日下平蕪田雀林鴉各自呼郤暑壠香禾熟實迎秋原迥葛疑纖逐時踈朵花交放應節深杯酒漫沽歸徑羊腸雙屐隱隔溪漁艇一燈孤

夏日陳思俞郡丞張仲白刺史過訪適園喜雨

細雨輕烟鎖暮陰閑闌寂樹下幽禽風廻曲閣林光膩雲歷方塘水氣沉逃暑深杯能晏酌銜泥高鷰喜雙臨亦知浮世難逢醉笑折花枝共賞心

得臧介夫書

荊叢冷豔散清芬忽憶攜尊吐日上分故園花殘秋暮雨帝鄉

人遠悵秋雲新符寒北分循吏舊聲兩關起　聖君（介夫曩知湿州今補朔州時尚在京邸）　潦倒年來惜離索殷勤尺素夢中聞

舟中聞警二首

幾年烽火靜金微聞道臨洮已被圍風卷黃榆胡騎入月昏青海塞鴻飛瘡痍雨墮新秋淚組練霜凝舊鐵衣文綺黃金真浪喜人烟開外近來稀

芙蓉秋老大河濆獨擁孤蓬悵夕曛拂棹汀鷗臨白水樽空朔鴈咽黃雲燕臺此日收龍種榆塞何年散馬群回首風沙三輔暗幾時露布九重聞

旅懷三首

水泊天津寒柝哀蕭蕭落木走黃埃逐聞濁浪雙崖闢虹散青天一岫開上國風雲閒鼓枻異鄉心緒懶登臺欲搴秋色娛晴日惟有逃名濁酒杯

曾為轉餉趨遼左古戍黃塵賦遠征客館寒雲孤夜嘯邊城疎雨散秋聲愁聞吹笛荒村暮望斷行人古墓平銅斗一聲歌轉裂不堪回首涕縱橫

古驛雲開動使星明燈孤舫燦青萍西來衛水城陰轉東滙天津海氣冥誤採白蘋悲遠道自應黃髮老凝扃歸帆去棹元無定滿地山光入眼青

虞山雜咏四首送嚴道徹還常熟

天潭

小結菴茨積翠間斷橋低架繞清灣偶過古殿心偏遠纔坐澄潭意已閒花塢有風春點徑松坪遲月夜開關知從靜裏皈三寶豈向山中煉九還

洮源

桃花深處豆清幽瀑水飛來最上頭紅雪三川嬌落照青山數點蕩春流泉邊石徑鶴巢樹竹繞長汀人倚樓便欲隨君操一笠源頭長共采芝游

五丈石

峻嶒五丈削平雲日日支筇不厭看雲暝千林晴亦雨風生

萬籟夏猶寒迎門海色翻危壑卷幔松濤起翠瀾靜對片雲堪了悟況君意興在蒲團

大石

岩嶢怪壁俯茅廬君性偏憐水竹居丹葉流雲千嶂外青尊過雨一琴餘聊為倚石看調鶴豈必深茅學坐漁最愛春烟暝巖壑松風謖謖月生初

春日憶湖上

湖邊垂柳媚芳春柳外鶯聲恰恰新孤起樓臺晴暎郭交飛鷗鷺坐宜人幾年羈旅頭先白千里還家夢未真春色漸移思小艇出雲歸岫愧吾身

送楊志尹奉送　潞王之國
親王承寵正芳年侍從均推使者賢苍梛一川開邸第旌旗
千乘迓樓船當帆忽墮青山色應教爭傳白雲篇為念　至
尊勞遠望釆風還奏聖人前
送丁國雲兵備潁上二首
欄墁如苍豸繡紋憲臺節控潁川雲天高王氣蒙城外地劃
中州泗水分行部早傳司馬檄匡時爭羨李鵶軍壯遊此日
推高第慷慨何人浔似君
赫連城外陣雲高鴨綠江邊推戰舠吳會中分連島嶼泰山
西去鎮神皐中原薄伐無休息上計持籌豈憚勞穎水重關

需鎖鑰豸冠不必賤征袍
送周司訓赴遼陽二首
華表山前秋欲動益州東望秀亭開修途高柳亂蟬響遼海
孤城獨馬來蔽眼風沙吹短髮開顏首蓿有深杯景遷堂下
多喬木知爾能收大厦材
青氈坐擁首山傍海日蒸雲冉冉黃無復尊前歌骯髒直于
窮處見文章一輪夜色輝經閣三鱣晨興報講堂莫向諸生
諱軍旅華奴今已近遼陽
發靈寶縣
弘水西來曲抱城新秋雨色望偏清馬頭青嶂千尋起樹裏
黃河一片明入部星光催漢使近關人語半秦聲岧嶢二華
知何處遙見氤氳紫氣生
雨宿潼關
明燈虛館淒清夜細雨蕭蕭亂客腸秋入關門悲鼓角年來
驛路老星霜家臨濟水孤廬白壠接南山黍穀黃千里故園
愁阻絕夢還京國亦他鄉 時寄家京師
登明遠樓
日白雲黃獨上樓卷簾寒色望中收遠浮碧樹秦川暮近壓
高城古堞秋短髮漸隨霜葉脫長歌無奈客心愁終南咫尺
多風雨何處雲林杜曲幽

晚投華陰望嶽
平舒秋盡凜征鞍突兀三峰秀可餐度雨笛殘聲自若驚飇
鴈響客生寒雄關四塞樓臺迴靈脉千秋洞壑蟠峰頂白雲
休自合明朝還向馬頭看
西嶽廟樓
高閣崚嶒秋氣清登臨不盡古今情攢空嶽色當窗起迴影
楓林入望平星斗晝寒荊谷水烽烟夜照灞陵城可憐西北
多戎馬落日浮雲滿地生
登鎮河樓
危樓百尺敞秋空九曲河流入檻黃嶽勢西趨吞渭水關門

東控鐵咸陽椎風劒羅吹高樹落日尊前轉太行渺渺逝波
沉霸氣居人猶自道金湯

會盟臺

城角秋陰慘不開蕭條獨馬共愁來盟秦客散浮雲盡擊缶
臺空暮雨哀沙岸有風吹斷雁荒原流月冷深苔惠貽久矣
俱塵土澠水潺潺首重回

郭園

百泉之南有園一區跨水而樓其上是郭孝廉讀書處遂
題其壁

小結衡茅近水濱樓空木落見天真澄潭秋盡魚龍冷委徑
開生薜荔新雲暝千山天漠漠泉分一沼石粼粼開尊不減
南池色采采芙蓉薦媚人

上方寺浮圖絕頂

孤[illegible]崚嶒挂夕陽[illegible]遊對[illegible]鬢[illegible]蒼坐尚臺殺雲霞盡望入
[illegible]搖返照平疇[illegible]下欲清霜他年若訪
登臨地勝蹟荷塘各渺茫

送王育明[illegible]之關西二首

君[illegible]三輔[illegible]新秋向紫微海內故人心欲折世閒
岐[illegible]雲開[illegible]壯大隨黃河葉漸稀洛水秦川
[illegible]已逐馬蹄飛

颯子秋風慄別觴濁流落日莽蒼蒼旗亭客散吾先醉微省
名孤爾自狂縹緲三峰高紫氣參差二室尚輝光浮雲不阻
西來雁尺素能無寄八行

宿龍興寺

龍興寺古轍跡稀寺前見山山雲飛獨槐最裊松門靜亂水
潺潺觸石微入室僧定寂清磬盤空鶴交莫夕譚坐深烟欲
萬山暝松火幾家開竹扉

余理黃河八月無日不懷百泉四月十九日游焉喜吳羅
兩司理至得星字圓字二首

八月無天濁浪腥何如一日涌金亭隔林書磬分狐峻洛水
蒼烟合杳冥飛鳥浴凫元自得穿花坐竹忍俱醒魚龍遮莫
吹波面閣夜熒熒聚法星
修楊夾岸風常顫照眼榴花似火然屏列千尋雲壁靜鏡分
百首水紋圓颭廻改席徐開閣月上留人還放船此地有誰
更尊酒他年君輩是登仙

河內道中立秋憶杜孝卿孝卿曾分藩於此今在晉

官渡盈盈沁水深古陽堤柳綠沉沉火雲屢繞前旌色落葉
俄干旅鬢侵稍樂幾家分濁水擣衣何處急清砧太行不斷
浮天翠極目并州思不禁

賈無偽駕部典試中州遺我新詩賦答

兩年尺素滯燕臺苦憶南宮罷舉杯框府借籌還鳳著中原
收骨盡龍媒尊開河朔吾疎放烽靜遼陽爾獨才讀罷新詩
成悵別西山涼月二漳來

送常誠所大行冊封益藩還　闕

二漳霜淨肅秋容使者還車別思濃五夜星光來[illegible]部[illegible]
桐葉剪周封君休上國仍堪醉我滯中原豈易逢風雨芙蓉
孤劒氣紫宸清切杳難從

甘露寺中秋對月

紺宇飛甍背郭開清秋此夜一登臺行從嶺上穿雲入坐向
天邊好月來京口潮生千艇動巖前風激萬松哀浩歌興與
滄州遠遮莫天鷄海上催

送楊暉吉儀部考滿北上

萬里朝霞麗石城大江東轉度行旌奏成清省新流譽賦就
長楊舊有聲艤棹晝遊三水閣褰帷春近五雲輕南中此日
推高第異數誰堪寵漢京

送周岱屛職方考滿北上

石城春盡莽蒼蒼楊柳毿毿拂地長無那東風催去棹暫依
江渚醉離觴周官自昔隆邦政昭代于今重職方計日五雲
生魏闕朝天應擬奏千襄

詠物十首

竹粉

新抽翠篠碧千粧膩質輝渾抱節長操幹未須逢越女解苞
疑是試何郎痕銷乍染三湘淚素積猶疑五月霜僕射盤中
勞記事未栽斑管已含光

松濤

偃蓋翻空動泬寥千林萬壑轉蕭蕭石門驕壓排清漢南隱
游龍振翠條迷鳥鷄雌驚夜宿送聲留影散輕飇閒憑弘景
樓頭望疑是錢塘八月潮

花影

倚欄印砌兩三枝嫋娜含嬌不自持乍顯乍藏雲際日時離
時合月中吹窺窗有迹渾無色入戶無香別有姿只恐陽臺
雲雨夜風神寂寞杳難追

烟柳

九層持色積難收漠漠千條萬縷柔翠失雲和終可愛津迷
灞水自成幽未分馳道藏烏處秪見脩衢落絮稠此際同心
惜離別不須攀折已關愁

香塵

高樓芳起屧為飛細細因風故惹衣乍動湘裙生膩輭忽霑
羅襪逗雰霏豈容施嫮方能却但使凌波步欲微不是石家
沉水跡輕盈何以辨腰圍

燭淚

綺疏灼爍焰方殷脂溢含風一道分丹溜垂時猶細細紅冰結處轉浛浛非緣啼憶同人意合是煎膏痛自焚猶有幽閨思遠婦薄帷相伴泣從軍

鴈字

霜清嘹嚦何紛紛運翮翩翩羽陣分雲際凌風次第故相逐遵弋縱橫還一群霞明麗空飛自寫霧濛遮去行未分有時棲翼映平渚上下天光雙錦文

睡蝶

拂水穿林氣力微春園栩栩倦方歸風枝乍動驚雙翅露蘂初停濕翠衣圖入滕王醒未醒夢同莊子是還非須知依艸憐徐賦眠覺從來也自飛

冰花

萬樹千林一夜開玄冥特地領春回梁園曉霽紛疑雪庾嶺朝霏幷是梅綠萼鬪陽終自剪瓊英倍蕾豈須栽玉壺虛帶寒梢冷蝶使蜂媒未易猜

遊絲

一經一緯白裊裊罥花攬絮縈芳辰漫空無力輕自蕩隨颺有時牽近人亂綸越女不受織獨繭詹何難爲綸天孫豈其倦機杼斷之風落吹紛輪

覲圃閣集

夏日長林啓閣開連錢並馬臨高臺曲欄俯塘躍魚出假山積翠流鶯迴階香氣攬花細向夕天風吹客來名園芳館半烟歇眼前無惜傾金罍

卧病上書待報

小堂卑濕兼逢夏病劇思鄉獨奈何北闕上書情自切東山歸棹興偏多酒斟兒女歌難醉夢繞家園髩易皤寄語離邊三徑菊待予心賞莫閒過

登寶應閣

湖上冥冥宿雨收雙林高閣入雲愁千家烟歇青楓满一欄燈縣白日幽樹杪帆檣分遠近鏡中魚鳥日沉浮憑闌轉切憂時念薄暮孤蓬況獨游

積雨湖上四首

晨起湖中特爲花春殘花盡轉堪嗟抱恨斤斤沾泥淺向客枝枝入舸斜風雨一尊聊放浪澄波千頃自年華頻過此地亦可惜零落長堤萬樹霞

江南春雨何連綿終日雨泛西湖船高閣迥開翠微色孤城低媚桃花天沙頭來往浴群鷺竹裏潺湲鳴亂泉閒看向夕不忍去淒迷九里松林烟

連朝雨立湖心亭面面湖光蕩遠汀欲暝疎鐘落天竺一倦游

客騎投南屏勝地自應雙放舸好春何忍獨為醒無論天地
不開齊勝有群峰刺眼青
春艸如烟綠正齊少明數點白鷗栖經添積潦湖仍淺穿入
平橋路轉迷臨水樓臺銜遠色傍船竹樹足新題誰云風雨
浮游阻日日無妨醉似泥

虎跑泉次蘇長公韵

竦林一兩徑苍香苍氣淒含水氣涼究轉遙分雙澗落潺湲
並繞萬松長如龍常為蟠深壑有虎移來自上方獨坐孤亭
敲石火旋烹春茗試新嘗

虞長孺餉我湖干以新詩見贈依韵留別

水鏡空懸塵不到新悉卷下菜見天真每依禪誦勞清夢淨見
高標更愴神六里長松迷谷口三天孤磬落湖濱相逢底事
仍相別渺渺江關愁殺人

寄焦山

渡江兩上江心寺忽憶焦山昔日遊數里無緣攜艇至孤峰
何處便人愁蒼苔空鎖焦君洞風雨誰登郭氏樓遙望白雲
半明滅江聲清夢兩悠悠

贈楊後山總河四首

建節登壇海岱間秋高北斗霽龍顏長淮近指滄波潤　陵
闕遙瞻王氣閒靈艸孤洲恬四瀆桃花九曲匯三山春流從
此應無恙歌謝高城彩鷁還
仙查八月泗雲孤百折安瀾下海隅五色　詔裁春自爛千
艘餉轉灌金輸黃河波靜水仙操玄武功收括象圖不是流
言難動　主老臣知遇古今無
陵宮千古長蔭天刊木隨山濬大川豈望玄圭榮特錫無論
白馬練空懸中原水土平成日上國軍儲仰給年永賴膚公
膺懋賞如綸誰謂　主恩偏
萬里龍渠節鎮雄中丞兼領大司空按圖不轉分黃議決策
能成注海功清夜　宸居憂自釋明時制府眷方隆千秋麟
閣應圖畫八座誰先曳履風

秋興八首集唐句

靜對芳齋一炷香(羅鄴)海天秋思正茫茫(柳宗元)黃牛峽靜灘聲
轉(杜甫)丹鳳城南秋夜長(沈佺期)高館更容塵外客(戴叔倫)珠簾不
卷夜來霜(王昌齡)閒居寥落坐高興(韋應物)遠目非春亦自傷(李益)
誰家玉笛暗飛聲(李白)皎亮樓中對月明(崔峒)赤葉黃苍隨野岸
(李端)淡雲疎雨過高城(杜牧)佳期笑把齋中酒(韓翃)醉後為知世上
情(蔡希寂)青鏡流年看髮變(張說)不將蘿薜易簪纓(司空曙)
久辭榮祿遂初衣(李白)欲向東山掩舊扉(清江)客子入門月皎皎
(杜甫)野艇倚欄雲依依(張志和)孤猿學定前山夕(楊巨源)九澤雲間
獨鶴飛(王維)自笑馮唐衰且拙(錢起)由來那敢議輕肥(秦系)

碧空雲淨火星流陳羽 背日丹楓萬木稠杜甫 紅葉下山寒寂寂崔曙 白雲千載空悠悠崔顥 酒邊舊侶真何遜唐松 南國佳人字莫愁韋莊 曉露風燈易零落曹唐 幾人相憶在江樓杜荀鶴

漢主東封報太平陳陶 馮高一望九秋輕趙嘏 不知玉塞沙中路張仲素 更奪蓬婆雨外城杜甫 水流亂起石潭響張南史 山倚秋空劍戟明韓愈 官拙自悲頭白盡岑參 論功還欲請長纓祖詠

夕陽清露濕烟條清江 扶病呼兒斸翠苕陸龜蒙 世事浮雲何足問王維 江城日暮好相邀韓翃 但將酩酊酬佳節杜牧 未有涓埃答聖朝杜甫 回首漢宮樓閣暮張泌 誰能伴鳳上雲霄樂府

長河暫落曉星沉李義山 微月生簷夜夜心趙嘏 香稻啄餘鸚鵡粒杜甫 笙簫聲逐鳳凰吟盧子諒 疎松影落空壇靜韓翃 搖琴調高尊酒深羅鄴 自是客星辭帝座李白 惟餘玄度得相尋李頎

露洗松陰滿院清李山甫 五湖煙景有誰爭崔塗 疎簷看織蠨蛸網盧綸 古木推多鳥雀聲李頻 獨有淺才甘未達司空曙 須知明主待持衡岑參 賈誼上書憂漢室劉長卿 君王深在九重城崔峒

梅岡翁八十受封為陳豫華郡守賦

迎使東行儀若仙　真人應奏太丘賢　岡梅春綻生盧色　海屋晴開泰岱天　丹鳳銜書來此日　非熊入夢正當年　漢庭元自優循吏　豈是恩于刺史偏

楊都督來復生子

俄抽百戩計君身　入夜長星燦濟濱　繡綾五雲新髮角　紫衣一品舊藏珍都督東封曾賜一品服　燕山此後應叢桂　漢閣將來定畫麒麟　早識封侯多異骨　嶙峋未露已驚人

弗告堂集卷十終

弗告堂集卷十一

七言律詩

劉初陽以運河丞攝守兗郡

河渠千里湛氷壺三楚才名望自孤春雨棠陰新領郡秋風鄖子舊分符百年禮樂周長勺一代衣冠漢大夫浣筆池頭泉水活可能清比使君無

題虞壇星檜卷

輪囷千載列山陽何物移來入畫圖碧潤摩雲排七宿玄宮積翠柱三吳蟠根坼地金為石老幹經霜半欲枯變化恐隨風雨去精靈夜夜作龍呼

送朱斗垣祭戎海上

繽紛節鉞擁征軺濟水湯湯思鬱陶細柳晴開蓬島日扶桑遙控海門潮風恬遠嶼應歸馬霜老平原但射鵰東顧不須憂屬國漢家今有霍嫖姚

送錢五卿歸常熟

佐郡風流今譽存籌燈此夕暫開尊高談久入吳江夢遺愛偏銷曾客魂坐對高城低岸舸與隨卷泛到江園無須更買溪山隱拂水巖前已避喧

將之金陵貞白王孫以詩見贈依韻留別一首

九日新詩喜唱酬門開三徑引羊求君高似岳嶙峋色我忽

鍾陵汗漫遊二水頻年憐命酌五湖何日共登舟襆子卿有叢中艸明月逢人莫浪投

廣陵夜泊

年去年來咽暮濤斷腸明月下江皐雲連淮海迷鄉樹霜滿邗溝凍客舠藍曲歌殘銀燭短迷樓香散冷雲高凭闌多少吹簫侶江上愁人思轉勞

至廣陵訪李道父已去泗州矣悵然有作

舟繫維揚費濁醪問君泗上駐旌旄秪緣路濶人難遇翻令思深意轉勞風動孤鴻迷極浦夜涼片月墮輕舠開帆自阻山陰興回首瓜洲雪浪高

訪張伯起留贈

恭壙園林此索居閒尊底事獨憐予歌翻郢調瑕争似賦就吳都錦不如黄屋幾期來夢卜白頭久耻上公車他年高士如增傳放跡閒吟俱可書

壬寅春正三日錢五卿同秀上人冒雪訪余吳門各贈以詩次韻為別

金閶忽枉木蘭舟沙雁汀鷗各自求雪色壓城疑上月江聲入夜似驚秋棹船不淺王猷興卓錫還同惠遠游信宿莫辭歸去晚疎燈密霰下長洲

雪霽湖邊探梅

湖上新晴帶曉霞淺沙獨步探梅花水邊覓句驚春早雪裏
尋香覺路賒含凍不分疎影瘦隔墻忽吐一枝斜江南春事
還依舊寂寞孤山處士家

憶戚不磷

肯送孤舟京口來荒涼旅夜即春臺聯床不厭宵分語把臂
能傾醉後杯岸艸已迎春漲綠雪花猶妒早梅開青椿虛館
勞相憶夢繞江流夜夜回

喜黃開先書至答寄

憶昔扁舟別廣陵憐君俠骨勢崚嶒白門再入春當暮赤牘
遙傳喜倍增桃葉炯消猶可渡花臺晴望儘堪登不知叔度

來還未小閣闌干盡日凭

寄劉初陽郡伯

五馬榮分魯國符千雲聲價楚材孤四郊喜散甘棠滿一郡
歡同父老呼聞道荒年勞撫字更過窮巷問妻孥亦知門外
清如水許逹南中尺素無

辛丑冬由廣陵入京口不及赴鞞吉泰州之約比逹白門
忽已春半率爾椷訊併寄此詩

長淮客度可憐宵喜有殷勤折簡邀十日平原虛命笑三冬
雪夜漫回橈霜清響墜邪溝葉月上寒生北固潮潦倒石城
春已半片鴻飛盡水迢迢

寄陽閣春興二首

檻外鍾雲冉冉生隔墻獨樹野禽鳴憂時短髮甘先白報國
貞心苦自明入口酒漿供舊侶上階花朵美新晴壯懷往再
今渾暮滿眼塵氛愧濯纓

小閣逶迤近水涯蕭條不謀野人居惟將藥裹供多病不為
花飛憶散廬懶散江邊清夢穩交游天上故人疎亦知衰晚
甘淪棄由事浮雲任卷舒

辛丑冬寓姑蘇竹堂寺寺稍南周兆通精廬在焉朝夕過
談甚懽入春復共舟為虎林遊寄謝一首

究轉清溪繞徑深故人卜築傍禪林風前坐語孤燈夕雪裏

堂交萬竹陰高館深杯頻命酌輕裘短棹共登臨憐予白是
丘中侶擬向煙霞伴老素心

兆通病嗽經年頃書至云已全愈且欲渡江見訪喜答一
首

殘冬忽剖故人書知爾年來肺病除陽歲梅花愁裏盡迎秋
鴻雁望中疎有時騎馬尋幽寺終日聽鶯臥直廬冷署儘堪
容嘯傲不妨江上命柴車

懷道父

憶昔白門同吏隱朝游午首暮酒寧一時握手情何切兩地
銷魂兮已華處府霜清搖柳色春城雪盡問梅花相思夢繞

江鴻落膓斷風烟天一涯
秀上人自海虞過訪
磯頭燕子逗江春飛錫重來問故人蘿薜自紉開士服風塵
真愧宰官身閒過古寺籌燈夜却憶方舟棹雪辰何日趺跏
虞海畔共衣拂水對嶙峋上人庵在拂水巖下
張元平母八十二以考功郎受封詩以賀之
母年八十又踰二慶索桃開佐舉觴膝下鳳毛雙美彩考功弟亦
為諭夫令故云雲間鬢宿倍生光山公啓事華南國　聖主覃恩貴
北堂歲歲開筵娛白髮壽星常照潁川傍
送何仲雅侍御赴　闕侍補

足園數載任相羊萬頃烟霞興未央乍別青山猶繫夢争看
白簡爛生光城烏影拂西臺月庭柏寒飛北闕霜今日回天
須直氣無勞託諷賦長楊
送范長白之部考滿北上
官署依城小閣虛馮陵彩筆復誰如時名自奏司空最古賦
兼傳史籀書曾為予楷書羽獵賦入洛秋雲雙闕迥渡江寒雨片帆餘
知君此去聲逾峻帝里爭看使者車
送徐維徽京兆考滿北上便道還吳一首
片帆清夢杳難從遠水輕舠別思濃我自一官仍尚壘君行
雙闕早聞鐘雁來江上堪傳信人散天涯豈易逢珍重清朝

期報主莫言蹤跡在吳峰時欲上書請告
七夕送曹能始奉使還閩
壬寅春初余遊武林始識能始于法相寺僧樓今同官白
下將行先別我以詩賦此奉贈
憐君奏最入皇州又挂輕帆畫錦遊酒對青楓當七夕詩投
白雪足千秋雲開鍾阜峰孤峻江過毘陵水亂流君到西湖
維畫舸可能重上水邊樓
蹇理庵老師再起薊遼總督志喜三首
春明門外別蒼茫魂夢遙通劍閣長遼左雄名懸日月川東
高卧老星霜　楓宸五色新綸重絶徼千秋舊譽香海上年

來多羽檄琱弓早晚挂扶桑
寵命遙傳自帝京薊門威望走先聲老臣此日紆籌策驕虜
當年避姓名千里建牙開制府萬家簞食遲行旌異才總為
蒼生出豈是終軍浪請纓
上相行邊節鎮雄長城遙控帝城東旌旗曉下三巴水駝馬
驚嘶五國風偏將帳前開射虎鯫生門下愧雕蟲么麼每欲
酬知己白首籌邊苦未工

弗告堂集卷十一終

萬曆丙午余承乏冏少例得巡視苍馬諸郡縣冬仲六日出都城門渡潞河涉𤁋水出黍谷踰綠阿覆種玉之田憩白龍之涘至於瀛海返乎燕市揭來八百餘里閱五日不匝月其中聞捷起舞登陴與嘈囋搖織月影踐清霜馬首蕭蕭髯林鞭際紫烟横岫沙飛則巖裂忽昏風勁則孤白為薄或投止蘭若或問俗荒村扶杂生絳纊理櫛聽慶關之雞崦嵫銜半規停策數下浦之鴈探奇懷古感往傷離藉短韻繫逝鴻走長歌報來鯉偶訪龍藏而叩僧定緣訊馬卒而軫蝗災雪中選騎則桃苍色瀾冰花陌上驅車則

銀樹光搖銀海懷友則思銜河朔之杯弔亡則欲掛延陵之劍旅逢初度犬馬之齒驚添欲憶同官雪月之尊難共以至空庭坐樹野館看雲但觸於懷輒裁為韻各體共得詩二十四首略我無章取其寫抱曷敢曰唱聊以紀遊云

[illegible]海于若瀛識

[illegible]退志書

[illegible]虛堂獨坐一銜杯吟風木葉紛俱下背日梅苍苦不開雲意未成寒入膜月痕初墜漏相催喜聞戰騎漁陽歸遼海新收鼓角哀

制臺寇師邀登檀州城樓

樓壓孤城俯大荒憑闌指點說金湯天寒鴈度河冰白風起沙飛塞霧黃壁水遠從南嶺落驪門遥透控海天長欣同制府閑芳讌薄暮登臨興未央

三河縣

夕陽西下肅山容待雪丹楓嘯晚冬城上[illegible]酒滿與還濃行人心折關河鴈少婦魂驚遼海烽[illegible]空有約白雲愁絕嶺頭封

甲午秋與賈無扁飲淦水上甚歡別去十年餘矣兹過遵化境不及過訪寄懷一首

河朔一尊曾與共十年不見想音徽薊門白雪孤吟遠燕市

黃金異骨稀戲彩老萊生計薄憂時賈誼壯心違焚魚結綬皆黃土世路悠悠誰是非

玉田縣憶盤山

泉石生平頗有興廣川東去思紛紛山程窈窕風霜外小縣蕭條虎豹群搖落關河詩總廢支離懷抱酒能醺曲肱此夜歲將暮何處天開盤谷雲

憩白龍江

玉田城西白龍渡野艇鼓棹衝飈開裋褐畏濕忽冰雪枯楊敧岍喧風雨滿地草莽滯遊騎黃天雲霧昏酒杯行行我豈利名者却笑汀鷗猶見猜

晩投寶城遇雪

同雲四垂西日微雪花如掌拂面飛黃草沒腰委蕤霏青山皓首生光輝結陣唳空鴈南去入村尋徑人暮歸饑烏繞樹不能下明滅燈火通柴扉

武清吊許靜峰

靜峰往與不佞同官駕部稱莫逆別十三年矣至武清訊之已作古人為之泫然傷焉

欲向心知解佩刀何期俠骨萎林皐才名落落誰千載衰晩悠悠感二毛回首當年成往事驚心隔世愧同曹鳳臺遺恨空流水隴樹烏啼霜月高

雪行憶同寺詩丈

馬蹄終日歷荒村雪裏人家盡掩門牛帶晩烟眠斷隴烏棲老樹噪平原孤城立馬寒雲破旅館聞雞片月昏遙憶同寅二三友圍爐相對倒芳尊

初度自酌

馬首迢迢雪色深寒雲南逝日西沉烏啼野樹客方住風起空林天欲陰紫綬自慚砂未煉白頭初度酒重斟翻然忽憶西園艇行役勞勞非我心

夜發三河望盤山不見

去年望山山色蒼今年夜行天雨霜飈卷飛沙暗巖樹天垂昏霧寒星芒陰陽明晦鳥雙逝今昔行藏人獨傷別山向余美朝色回首盤峰空渺茫

初度

年年初度向漁陽渺渺關河道路長苦思豈能擢杜甫風塵容易老馮唐天涯候館愁看劍旅夜寒燈自擧觴堪笑浮生空躑躅荒凉釣艇在滄浪

武清道中

歲當丁未武清道獨馬寒原霸郡東淺渡合氷聞雪舸谿雲流幹冷霜楓孤城乍隱垂天霧群起愁看去塞鴻此日畿南對河嶽不堪回首暮烟中

弗告堂集卷十二 終

七言律

一東

不關深紅與淺紅名園次第賭芳叢乍隨絮逐仍依草忽向西飛又轉東嫩碧朝添眉自恨流黃夜罷錦成空年年一度開還落始信隋家剪未工

二冬

繞飛一片減春容萬點那堪積漸重未必先零緣弄鳥已經盡墮尚留蜂攪空欲趁丹霞舉鋪地疑將碧蘚封不是澗流呈絳片武陵何處覓仙蹤

三江

特為春歸閉曉窗愁看香瓣灑春江俄爭麗藻縈新荇更逐輕飄點客艘尋殺狂蜂迷箇箇銜來乳鷰坐雙雙一年春事真堪惜勝有香風撲玉缸

四支

柔條弱蒂總難持減盡春光在此時香杳無心縈蝶夢舞輕隨意罥蛛絲現鋪羅綺風前恨腸斷芳菲雨後思自是愁人傷易慕況逢遊子客天涯

五微

綠肥紅瘦送春歸應是風饕雨妬稀綺席忽飄香冉冉繡窗巧傍色依依閒愁有託清尊共芳信無憑故苑違自合夜游頻秉燭莫教春盡倦開扉

六魚

一片何來度綺疏誰知林際竟無餘少陵縱酒愁春減武仲閉門畏掃除鶯坐殘枝聲恰恰蝶藏膩粉夢蘧蘧浮榮須信無堅好莫使芳尊歲月虛

七虞

隨地輕盈誰與扶依依猶自戀根株雨滋風妬成恩怨逝水驚心乍有無千載遊人追豔冶一時孱子在泥塗劉郎重到玄都觀不及開時興轉孤

八齊

春草如烟綠已齊紅芳亂下夕陽低偏攔廣陌紛成霰逐馬隨車并作泥為惜繁英兼豔朵懶過李徑與桃蹊縱教青帝長為主無奈流鶯盡日啼

九佳

老卻年光與不佳浮華頓盡掩高齋紅樓白日憐珠墜青塚黃昏痛玉埋全落苑邊頹錦帳漸凋墀後遜黃階遊蜂戲蝶枝頭轉惆悵空懸玉篆牌

十灰

有意東風日夜催紛紛藉藉點蒼苔鬪纖巧拉歡塵起勸飲

輕翻舞扇回治客漸稀閒錦勒美人衔恨倚章臺縱今宣詔
催芳信候曉何能使再開

十一　貞

自合追歡及早春免教春去轉傷神千條陌上眠青眼百媚
風前脫絳巾不忍重追香國魄那堪輕委洛陽塵無端歲歲
縈芳思憔悴春閨多少人

十二　文

霽徹瀲灔蕩更繽紛眼底風流減十分拂檻似憐翠幌沾泥
尚欲妬榴裙難拋自昔惟春綺易散由來屬彩雲相禅榮枯
何足問春來依舊綻奇芬

十三　元

雨歇烟荒處處村條風拂拂樂遊原吹來片片真堪拾飄盡
枝枝合斷魂匝樹已無蹤朵附長條猶有暗香存從來不淺
尋芳興燕懶鶯慵只閉門

十四　寒

猶思昨日啓鈴看點點輕紅色可餐詎意餘聲憎杜宇遂令
遺蕊委雕欄河陽一縣朝華盡宛洛千林夕秀殘最苦微陰
難護惜幾人愁絕倚闌干

十五　刪

不向滋宮倚故山摧殘底事妬紅顏飄零色奪臙脂冷逐馬

光分汗血斑缺岸聚釆嬌轉媚迅波潆處逝仍還可憐謝軟
猶堪賞何況含英詎忍攀

十六　先

千紅萬紫鬭春妍弱緩條枝苦不堅落盡樹頭依樹底飄来
非霧亦非煙人於樂處偏生悵憶到闌時實可憐衰歇欲損
心轉折無如飛羽對繁絃

十七　蕭

雕欄十二護春條吹盡紅英倍寂寥點砌渾如鋪貝錦落波
疑似浣鮫綃行雲忽隔陽臺夢集鳳俄摧弄玉簫愁殺滿天
風雨夜芳魂一斷有誰招

十八　肴

回首香塵暗樂郊逢春詎忍復輕拋漫山雜綺吹紅粉映沼
餘芳汰紫苞一自飄零辭禁苑遂難扶藉上林梢背飛不顧
渾無賴辜負蘭樽與蕙肴

十九　豪

南枝低王北枝高不耐風聲五夜號萬片日瞳紛綺陌數莖
陰護綴林皐有情春恨憐香苑無主芳心付酒豪遮莫晚英
能殿豔簫疎空使夢魂勞

二十　歌

朝朝暮暮乱蘼柯忽忽霏霏柰爾何掩淚的翻陳國宋顰眉

色妬漢宮娥穠纖表萓今朝歇宛轉芳堤昨夜歌不獨林香
容易散人間佳事總無多

二十一麻

縱使殷勤翠幙遮不禁紅雨絢朝霞遊絲忽惹初飛下嬌鳥
羣穿乱落斜世事榮枯如幻泡人情反復怨年華色空悟徹
渾無別苓孬從来等蠱奢

二十二陽

斑姬辭寵謝新粧浮治成虛總斷腸十日游鑣追故蠱千頭繁
朶孬餘芳春江月夜空成咏金谷豪華罷舉觴天上已收花
鳥使人間安得返魂香

二十三庚

幾樹紅踈緑漸盈沾萍滞草似多情入筵餘態偏宜罩掠閣
纖狂半阻楹既定復移嬌燕蹴乍沉忽泛躍鱗驚拾来片片
難捎棄閣筆舒綃憶寫生

二十四青

殘香斷粉忽飄零悔不移来貯膽缾林静已晉捐故朶蜂喧
猶自競遺馨攀條有子心成碧繞樹何人眼更青穠李夭桃
皆是根綫歇何處不堪聽

二十五蒸

嬝娜倡條力不勝朝夕零落自凌兢乱飄野澗香仍滞細灑
江干態轉增看盡全枝推勝蒂無須夜半自移燈不愁易返尋
春騎只恨難長繫日繩

二十六尤

一經搖落恨難收廻雪流霞不少留轉袖入懷芳鈿卸閗妝
拂鏡火星流香填溝壑入争惜粉墜蘩䕘蝶也愁惟待明年
二二月携尊重賞最高樓

二十七侵

名園日日試追尋脆質因風苦不任辭葉抱根成孬孬消紅
忝碧轉溪溪數聲啼鳥催春老一夜篝燈負賞心縱使折来
零落盡幾回對鏡不堪簪

二十八覃

相過水北與原南不似春前鼓興探凄雨凌晨應悄重狂飈
薄暮更難堪陣枝沙颗紛璢玖落浴波澄映蔚藍謾道遊人
傷朶麗由来春意付苞含

二十九鹽

盈盈弱蒂倚風穠繞謝柔條巧入簾新草漸舒雲影復遺馨
尚裊露華纖開時強半已雌雄落處齊萎不可拈若比未開
仍孬寞惟應華底夢江淹

三十咸

尋春[illegible]衙[illegible]吠[illegible]微規半衛已今凄凉伏綿榻何由

爛熳照輕衫無勞泡沃悲靈運且自酕醄學阮咸九十春光題不盡臨風持詠幾抽函

弗告堂集卷十三終

那告堂集卷十四

七言律詩

秋夜聞笛

銀河耿耿桂輪香短笛悠悠韻正長乍憶一聲來別館何人三弄據胡牀吹沉邊月寒生暈哀助江鴻夜度霜不是愁人亦愁絶況逢征戍憶遼陽

秋夜聞雁

淡秋旅館夜將分天際鳴鴻不可聞爲怖邊烽離絶徼偶隨塞角起層雲銜蘆振喚因呼侶避弋驚飛欲亂群憐爾夜深何處宿月斜風急轉紛紛

宮人入道

偶於方外訪仙蹤一洗從前粉黛容子夜歌停塵寶瑟步虛聲度冷雲松長門不鎖星前恨瑤島終期月下逢紙帳梅花清夢淺無須晨候未央鐘

愛妾換馬

任俠翩翩氣吐霓輕拋紅粉易霜蹄五花驕奪傾城色雙黛愁顰下坂嘶逸足自矜追疾電阿嬌無復貯金閨踟躕山路蘼蕪晚寶劍寧隨錦障泥

送閩鳳樓北部齎捧至日表文便道歸隴州

幾年不復見儀形南國同遊眼乍青秋色漸疎臨浦樹美人忽上隔江舲禁闈至日開天仗候館中宵度法星暫向隴西歸晝錦三峰晴擁翠雲屛

送顧霖清守廣信

飛花春漲接天流送別孤帆白露洲父老九江應候望使君五馬是奇遊山當龍虎門椎郡棲比鸞凰舊鄰侯卧閣知君多暇豫褰帷遥對萬峰秋

霖寰李公以平播功晉少保兵部尚書賜白金蟒衣蔭子世襲錦衣指揮使贈四首

遼陽開府擁中丞威振川東萬馬騰露布星馳金闕曉烟消瘴檄錦江澄凱旋六月猶爲綫師克三年漫自矜沃野近來

疲戰伐瘡痍從此樂溝塍

名劍由來是特恩爭看寶劍下天門巴渝水靜紅腥洗灩澦雲開白日昏井邑已分秦世郡先零底事漢家毛旄傳帶礪嵩呼千載自合天顔霽九閽

大酺還停出帝畿尚衣小保主恩稀黄金乍出朱提爛宮錦仍分內蔚衣緹騎兩階綿世澤榮名獨茂攬光輝拳情自有酬勳典莫恨終天子顔違

開展膺功近代無黑頭勳業重公孤平蠻貌繪麒麟閣治水功收括象圖非加河功新成爵邁遐侯階自峻秩三宮保望元殊當年擒縱誰能繼先後威名並蜀都

立春日雨中桃花

彩毫初試辰春朝幾朵輝輝應節嬌乍見芳菲欲鬧色何期風雨妬春條臙脂着濕鬢仍剗弱蒂因風粉欲飄獨立桃叢被花惱晴陽暖氣望中宵

梁孟華自海州贈雙鶴翅摧志頹憐而賦之

客從海上饋仙禽藻質雙雙辭故林六翮已摧憐矯逸幾聲空唳響秋陰四翔豈破雷門鼓別怨俄悲子牧琴何日翩翩同刷羽共依滄海奏清音

送蕭鶴侶侍御九年考滿北上

亭亭列柏尚留霜攬轡遙瞻帝座傍錦纜城邊閒畫舸繡

衣江上促離觴九年績奏南臺最十月恩霑北闕光此日朝端須直氣寧無諫草報君王

乙巳冬馬訒菴蔡知命其子天馭過訪兼惠詩翁愴今憶昔情見乎詞依體步韻寄懷二首

當年傾蓋濟城樓悵別春明已十秋泗水尺鱗迷遠夢吳門匹練動羈愁尋山不淺春前興返棹真同雪夜遊（辛丑冬寓吳門者廿日欲操舟過訪漢凍不果故云）坐隱知君忘過訪瀟邊閒殺木蘭舟

短髮如霜兩鬢侵仙郎何意遠相尋雙魚錦字情何切小閣寒燈念轉深滇海孤忠成貝錦吳江清望重南金數年不見空回首歲暮聊為白下吟

送鉅野令姜幼棠擢民部北上

濟郡城邊柳似烟一枝贈作繞朝鞭七年為令花開縣千里朝天舄是仙雞舌擬含清署馥繭絲積逋大倉錢看君凱繪流民苦近水蒼生最可憐（時苦河工之役）

葉少宰同劉朱兩司成遊牛首以詩見示不及從遊次韻

二首

嵯峨天闕枕江關遙望琳宮積翠間寺裏僧高孤榻靜峰頭客至坐雲閒吟風落木千林響細路垂楊百折彎恨朱隨君理雙屐獻花巖畔看秋山

白雲梯迴入禪關遙憶當年到此間纔去遊時真是幻但尋

幽處即為閒幾年不止峰千仞此夕空憐月一彎何似詞林聲價重爭留詩句滿名山

葉少宰同劉朱兩司成遊攝山阻雨不果以詩見示索和

二首

聞君選勝結幽盟乘興聯鑣出帝城湖水印空寒有態山靈生妬雨無情白門宦況元多暇初地登臨更待晴剩水殘山題欲徧由來詞客在陪京

攝山高處紫岩封秋畫無由一寄蹤丹燒千巖垂橘柚白雲萬壑冷芙蓉馬頭風雨愁多阻天外林巒隔幾重此後尋山如有約願期同上妙高峰

凌伯叔過訪遂別

蕭蕭落木下江濤一字嘈嘈塞雁高時事過驚心更壯故人握手興偏豪論交燕市情何洽憶別吳門首重搔未遂平原十日飲憐君又復上輕舠

月伯慶同笪孝廉過敝署小飲投我以詩次謝

霜染楓林度塞鴻幾人尊酒共南中風流六代成千古豪興三山見兩公眼底黃花開欲盡歌來白雪調逾工清尊此夕休辭醉泯泯江流日向東

甲辰晤羅伯倫於燕市乙巳訪予金陵病中不克款數良晤遂返淮上矣賦贈一首

予寄金陵初授衣官閒體病倦開扉白門古寺客應到黃菊寒叢朵尚稀憶昔燕京成悵別何期淮海又言歸亦知相望吟多苦愁絕孤帆帶雨飛

秋日劉司成邀同葉宋兩公飲冶城之景陽閣次韻二首

虛閣淩空接混茫俯看人世幾滄桑平蕪秋色偏宜雨遠嶼寒林盡帶霜烟竈沉沉開萬井江流泯泯自三湘群公多暇堪乘興日日相過亦不妨

策杖尋山日勝遊誰知城市有蓬丘故宮縹緲鍾雲護紺殿參差劍氣浮珠樹鶴來巢絕壑丹楓鴻度唳溪秋憑欄不盡興亡感何處中分白鷺洲

真州別金陵友人即席賦得寒字

扁舟臨發值春殘渺渺烟波悵別難雲暝鍾山銜霽色月明瓜步送潮寒江村夜雨聯床話堤柳晨吹倚棹看此去天涯重回首顧君緩帶一加餐

送張肺山孝廉還句曲

出門送客孤帆開城頭酒樓空崔嵬堤陰樹雜雨朝細江靜月殘潮夜東突兀茅峰望猶峻航艤白門誰更才明年挾策獻天子遲爾逸足黃金臺

過東阿于穀峰宗伯以南溪釣艇詩書扇索圖並爾賦贈

老臣聲望滿京華底事南溪理釣槎選日邀賓同載酒有時鼓枻獨臨花千章夏木亭嵐翠十里汀莎印月斜海內於今正多事未容高枕卧烟霞

焦鴻臚五十舉子

九曲河流繞第來弘農佳氣鬱葱哉年當半百蘭初夢澤衍千年業自開珍毓明珠多老蚌駒騰渥水必龍媒西讌讌集饒詞客愧我原非作賦才

送連少嵩撫宣府

天閑收骨盡龍媒大正于今獨擅才已有威名傳玉塞況銜寵命下金臺碧油高揭軍容壯白羽晴搖憲府開憶昔埋輪曾此地歡聲重送後車來

壽沈華松七十時子中書君奉使歸
孤城高隱稅乘軒槳圃蓬池儼在門恥向畏途重結綬却因
令子喜聞尊越江椿樹侵庭碧沅水棠陰遍野繁七十古稀
神蓋王兄逢使節過家園

送張誠宇撫楚
碧水蒼烟帝座傍共將秋色付離腸每逢對奕酣燕市忽漢
揚舲下武昌雲擁旌旗過二室風生斧鉞肅三湘年來荊楚
愁多事綏靜應知策自長

衷簡田孝廉下第寓燕邸兒輩從講授我三詩依體步韻
答贈

方城西望楚江分藻思何人得似君駿骨未收金埒地蛾眉
偏妒石榴裙風塵我輩元難合兄弟君家總屬文多少問奇
頻載酒近城車馬日紛紛
自愧浮名縻一官喜依紺宇共盤桓絃中流水頗同調畫裏
青山豈耐看孝廉何余乞畫故云暫向虛堂賒月色未須深谷訪煙巒
投來新句明珠似郢曲從來欲和難
一自論交把臂初頻過不較禮文疎門高北海人爭歎業受
東陵詔不虛一勺類分雲夢澗群椒敢謂岱宗餘如君腹笥
應難測始信衷菘有異書

送蕭吾一守肇高

金臺秋盡木全疎爭看褰帷萬里餘父老關中元望切聲華
天際果誰如新符西徼分虎舊剌東吳毋鱮魚極目隴雲
秋草盡可令望斷塞鴻書

楊峴源感兄之變疏請將母歸養寄懷二首
使君名譽滿南州瀟水俄傳送客舟自是王陽難叱馭誰憐
令伯苦依劉清尊應載草玄宅紫氣當浮太白樓十里湖光
孤艇在何時烟水續同遊
北望任城雁影稀寸心日日戀庭闈帆飛江上情何切春滿
堂前願不違入室漫揮荊樹淚開尊且戲老萊衣緇塵滿眼
長安道老大慚予尚未歸

送徐賓夫左遷兩浙運判二首
橫浦思君佐郡初西華山下樂樵漁存棠自足留遺詠盈篋
寧知有傍書可惜明珠訛薏苡誰憐和璧藉吹噓才高自昔
多積妒不是 君恩獨爾疎
朋好長安此盡替白門猶憶舊論心爭看健翮無雌伏誰道
明時有陸沉清夜銜杯愁畏路西湖放舸足知音秉黃豈困
埋車者莫向江潭續楚吟

送楊勝宇計部奉使暫歸河內二首
十年郎署異香含鴻寶終朝枕上探去國每終憂國決無生
翻自衛生貪彩雲王屋停旌斾紫氣章懷繞尉藍莫道 主

思君倘得投閒直欲向終南（公十年在謫去求休欲挽終南訪道故云）
燕臺飛雪點征袍暫向都亭醉濁醪自許丹心生計拙誰憐
白首度支勞偶緣落日催行騎便欲臨風解佩刀回首漢庭
多舊識寧無重憶白雲曹

弗告堂集卷十四　終

弗告堂集卷十五

五言排律

華嶽十韻

西[illegible]錦且倚層巔鍚谷收靈氣金天鬱紫烟椎圖拹七聖巨擘歷三川神戶明星共天門箭栝連陰崖懸白日高掌迸紅泉雪噀靈湫結霞蒸繡壁鮮冒巖蒼檜老復磴古藤懸秀削五千仞形鍾百二全飧英毛女入呼博叔卿傳窮窕通仙窟翳舒絕世緣雲臺集妙會石峽秘真筌不盡狂歌意凌風坐嶽蓮

秦藩宴鹿鳴遇雨

三輔填飛蓋徵垣勝會同筵花[illegible]帶雨庭葉落迴風卉兕文光合雲雷太乙通[illegible]飛什濟[illegible]文旌[illegible]陸周典盛儀陋漢官[illegible]空入彀須人桀掄材匪國工策戎校五劍[illegible]三終雜遝河臺下爭題鴈塔中進賢寀上賞[illegible]首愧曾公

宿達城壽聖寺

落日萬山暝沙頭人語喧嶺烟微出寺野水亂鳴軒稚子柴門聚高僧貝葉翻寒燈然向客新廠煮供飧壯志看雙劍良[illegible]洲一尊[illegible]下積白髮銳[illegible]惝怳漳河夜潺潺欲斷

首夏坐葛玄湖竹護軒八韵

地勝元因主林疎況屬晴幽懷多雅集時處寡經營閒寂稀人語繽[illegible]忽鳥聲繁陰當戶合新籜委堦平几曲低依砌門迂近接城呼童疏細笋款客點山櫻乍坐心偏遠泓談思轉清丹砂化泥竈誰識稚川情

桃花逐浪

可惜紅芳歇翻憐逐水流點濤紛似錦落片聚如漚逝興圖波迅紆依缺岸稠蕩銷芳綬艷飄入武陵幽忽散驚魚吹斜粘為荇留縱然多浪跡照耀總無儔

九日同黃尚含集貞白王孫赤霞館分韻得裁字

名園交雜樹委徑積莓苔共訂千秋社同銜九日杯館霞飛綺席籬菊點金罍雲物心偏爽風流眼乍開篇章分雅什藩邸隱真材白雪歌成日何人許更裁

名宦鄉賢詩二首

名宦祀於閩者邵武丞鄭以和先生也先生孫曰雙峰處士又祀於縉雲之鄉賢祠邵武有異政矣居十年不調退而處巖穴者三十年鄉之少年笑其拙夫其一夕平賦猾胥不及上下其手而冤雪詿誤者百餘人拙者能乎况丞也處士天性孝友急人之難著者如繪孝思圖收弟明遠骨贖母族朱氏故盧解族人兄弟相吳者

署田廣學宮以至庁言析里人爭則又奚其為為政哉親近世不賢顯不祀茲不令而丕而蕭然布衣與鄉之薦紳耦祀焉又誰謂斯民無直道若鄭之兩先生者可傳已各賦詩一章章十二韻

靈區鍾越嶠神物類高騫嗟彼應龍翼甘同斥鷃飛起家非至穀佐邑況辭尊上壓七閩背中丁五嶺繁計平獲獻賦明燭獲盈突豈弟群爭戴徛違恥自奔十年不得調再考竟誰援卧轍遮三老柚簪駕一楗嶽居嶹巧拙尸祝走朝昏自足信臣節應無負主恩恢恢天道大籍籍口碑存更有傳芳者爭看五世孫

門高適德里抗志恥爭妍孤跡縉雲迴雙峰皎日縣氣熏人自醉俗薄獲逾堅忿釋闔墻化圖成孝思傳豪門歸故宅旅骨播重泉里謗無官府（以云事經十五可無官府處士行十五故云）宮崇賴鄭田鄉評時論合質行古人前佑啓中丞後光承邵武先螺螄藏吉壤（螺螄山是處士幽宅）祖豆耦高賢一壑收靈氣千秋仰茂阡身名齊蜕脫孫子映蟬聯不受生前爵司農愧鄭玄

過訪陳訒所留酌百尺樓家僮呈歌吹之伎賦謝

逃名陳太丘偷卧小堂幽窈窕千岺檻迢遥百尺樓棋枰堪送暑茗盌足消憂過訪官多暇留權意本投縯紛疑步幄窕轉放歌喉玑世誰知爾長年託酒甌

墨花二十韻為程幼博賦

客鄉推千墨揆藻擅詞場漸染依毛穎覩摩友石鄉漆膠甘漯守杵臼結鄰芳寒燠調宜適春秋候始良非煙浮黝黑入水識堅剛截紙鋒全利塗金韻反戕六朝工朗鶚五季衍潘常書帛輝魚袋遺丸龍豹囊鄘延然石燭氷井貯清漳易水源何盛新都派更長藏膠嵩子過點漆始君房注冷金壺汁雲凝玉簡光品高年九錫色古動三蒼車輔芬殘瀋簿號燠典章肖形森苑囿法象擬圭璋型範分鈎曲丹青盡直方玄工標簡帙雅式殿緗黃天質超奚祖人官陋晋唐一螺不忍試千古紀能藏豈曰隃麋細靡傳異代香

焦翁侯謝墩別墅次顧太史十韻

迤邐巖徑仄窈窕石城旁墩迴標今古人文歷晋梁孤亭交竹樹勝地華冠裳歌石承修幹分花綴短墻城低江氣出林抱寺烟藏問字生徒聚攤書日月長清言或拂塵靜坐但焚香德望今誰邁明時看爾翔黃扉應畫閣綠野暫開堂毋着東山屐蒼生未可忘

賦得衡嶽十六韻壽李本寧

南服標名勝靈臺稟列真楚天擅巘嶂嶽夢澤映嶙峋瘠寐開金簡仙几隔石囷飛流接天景挾巘壓通津位鎮炎方重虞脩歲事禋蒼肩環秀壁實洞宅明神盤石書呈玉丹丘覓獻

珍島遺蹟字字鶴下舞振振岣嶁元仙瑑芙蓉絶點塵朱陵
承曉露紫蓋切高旻巨壑鍾靈氣名區産至人館閣會幸舜
嶽降再生申九向群爭睹三湘譽獨新孤標刑後進蒼水或
前身序值朱明候星輝初度辰顛將喬嶽祝仰止並千春

昔

硏上碧於染髮鬖滿綠錢根微路未斷絲細勢相聯每向重
陰合偏因過雨鮮綿綿緣階上漠漠没階前滋石隨潮長浮
查逐脉織江淹曾有賦無用總堪憐

聞于相國訃有感十韻

北闕銜恩命東山起舊臣老成群望繫枚卜寵綸新士類方

推轂調和待秉鈞風雲騰氣象邂逅洽朝紳未展匡時畧俄
摧報　主身黃扉虛揆席紫氣失高旻慽集長沙鵩悲同西
狩麟長空紛雨雪戊夜隕星辰左右惟三老哀恫動　一人
可憐遺望闕遺疏託空陳

朱密前侍御請告待　命舟次雨中同葉少宰徐京兆移
尊過訪因過一拂先生祠旋賫十韻

積霧昏沙界寒雲四望垂故人江上臥尊酒雨中移下榻扁
舟共聯鑣石徑滋入城疑出郭隔寺忽臨祠脩蓛環堂寂長
松夾户歌春秋修祠典今古動遐思遺繪千年鑑流風一拂
隨懷賢欽往哲同調洽良時漸暝雲收墅新晴月掛枝無言

歸去晚翻恨到來遲

五言長篇

壽制臺蹇師三十韻

巘嵲大峩秀淼茫萘市長西南開勝壤山水域名疆川溯錦
江邀形依劍閣傍地靈蟠大足間氣萃榮昌嶽降生山甫時
平佐帝唐文章稱繡虎武畧殪天狼譽起梁園令儀司畫省
郎帷褰晉浦坡帳擁寮靈光節建三吳水旌凝九塞霜匡時
畢管樂紓策陋平良胸次韜龍豹威名懾犬羊浮雲消訕誹
皎日鑒肝腸峻望齊岷嶽　恩綸下建章為乘遼海障再契
璧山陽志以酬　君畢身難畏俗藏十年心獨苦六袤鬢猶

蒼制府開雄鎮高天柱大荒奇勲銘可勒世廕寵殊常月届
中秋白雲連上谷黃棘門氣正淑初度宴方張筆吸黍差管
杯傳沆瀣漿盤珍呈度索鑪篆藝都梁冉冉仙俱下翩翩鶴
並翔琨浮琥珀色光照斗牛䆐骨鍊長生訣童還邦老方壽
添瀛海屋欲雜杜獻堂賤千情何切賓筵樂未央南山什欲
和擅水爵相望歲微三秋識時傾九醞觴飱參未為幻應見
幾滄桑

貞女篇

羅靜誓不貳感憤為父死以脛膏白刃翟素氣不靡二媛未
反嫁後先抗香跬豈不輝簡牘且以標女軌猶云夫死父奮

激成令美衰亂不遑辱慷慨或易兩執如貴貞女托茂蘿
㮣未践李氏庭𢾭為李氏夫三年如一日屢奪屢不執𧧻𧧻
梢芭糜陽以順親指寘塗結幽念艶窕日就底實玥合璧永
與夫逝同㝝寧巽二媛節千載振芳趾聊以賦短篇褒旌佳
良史

弗告堂集卷十六

七言排律

旌節詩十二韻為怡太孺人賦孺人子愉為懷慶司理是遺腹子

從來西土多名閥令子清標更象賢胎抱遺珠輝異色掌橫明月燭氷天筲經竹素開先業機杼流黃付後傳慷慨何難酬一死殷勤誰與繼三遷熊丸白雨淒清夜駿骨黃金蹀躞年上瑞嶽神元不偶中興家運豈難旋蹁躚宮錦雲霞細璀璨 旌書雨露偏孝行老萊芳可匹慈儀孫叔美無前歌傳黃鵠千秋烈 詔下青鸞五色宣堂上梧楼趨燕喜人間竹

帛映蟬聯泰山豈惜為郎遠濟水能開壽母筵何處瑤池分部樂護花賞英共嬋娟

聽倪三郎吳歌

倪郎聲價滿江城一曲吳歈最有情栟葉低櫂橫黛嫵郗屏微啓覺春生初疑落葉迴風細再聽歌山負水輕設慳豈緣方士幻步玄不謝上元清塵隨響動飛俱下雲為衆深遏不行欲析故遲聲轉妙乍連忽斷調逾精淒清似倚夫人瑟悲咽疑聞子晉笙梁繞餘音定難歇韓娥未許擅歌名

徐大夫素履詩為其子玄仗吏部賦

衛州月旦有鄉評濟美爭高構李名游泮芹香浮藻麗趨庭竹素繼聲壇虎叶奏聯秋薦橋梓聯天待漏行車入蠶叢迎竹馬兵陳魚麗靖山鯨威宣五月寒瀘水材轉三巴壯帝莞化蜀談經開絳帳防池移壘控青要策符貢趾棲鵬海榮就觀光射鳳城膝下七襄工製錦堂前五馬羨歸榮畫思刺史隆三錫啓事山公重兩京海屋頻來青鳥駕蒼巒齊吸紫鸞笙縹緗遺業堪垂世十酒承懽足解酲更喜庭前蘭桂馥英蕤泉露繞堦生

雪中視馬遂成長律十六句

驅役那堪滯一城雪中數馬吏堂清紛紛寶絡羣依隊片片氷花巧入楹霜鬣亂着颷粘復落銀杯逐足缺還盈長嘶響雜

寒風壯細灑光添汗血明六出撒鹽迷繡勒五花散玉散瑤英偶緣形西畫驛樓分踟躕歲晚悲戎馬遼海滄桑未忍聞

上元夜同張樹之靳大有集李行吾遊戎署中分得元字

春融夜色照千門歌吹喧闐慶上元虎帳宵開錦瑟鳳笙聲細列芳尊香塵月色侵皆軟絲障雲屏入夜繁佛火百輪輝瓦架神燈七寶綴高軒羽飛香篆雕盤鶴微變塵隨畫棟翻忽散玉毫光乍燄為親寶炬氣逾溫客歌既醉思停阮主賦無歸不送晃門外驊騮猶未散城頭烏鵲已爭喧

蒲鶴侶侍御乃翁八十三詩以壽之

高堂白髮尊藍髮柱史承顏奉老萊一自閒書夾冀北遂違

迎發溜迴風沃若欲侵庭文章成味能為酒朽腐經年更[illegible]
勞驗彌芳郁香冉冉望来河畔欝青青漸苞雜葉[illegible]
落殘叢失舊馨十步傳香連蒨蔚一枝懐蔓哭幽[illegible]
海占多節置戶常山叱百靈映日漫山枯更發隨風[illegible]
還荣王孫底事遊難迈南浦凄凄遲去軿

詠禁中紅樹

舊內鳳城西偏冊楓數株每一經霜爛焉如火余以尚
寶得旦暮入直絢日驚風不可為狀聊成七言八韻

禁城玉露漸秋深楓色凄凄滿上林萬片作霞延日麗幾株
含霧若霜吟斜連雙闕輝青瑣倒影平津映碧潯岐葉着飈

聲瑟瑟殷紅過雨色沉沉雜黃間綠紛成錦委砌飄檐埒作
金向夕轉深嬌落照因風散響怖栖禽城頭廻接青岑遠殿
角寒生繡幄陰幾度朝昏勞悵望徘徊故苑倍蕭森

七言長篇

趙氏兩夫人節孝詩為心堂大司寇賦效栢梁體 有序

古傳記所載女德多矣如貞姜守約貞義截髮豈不烜
赫簡冊流闡梱光然或毋賢而孤不令又不萃於一門
此婦順之恒耳張夫人孀幃食貧終其身足跡不踰閾
已自稱奇節而其婦孫夫人又耦貞義之行至截髮以
養姑竟瘵於孝以死三復三太史傳序兩夫人烈節純
孝誠冬氷夫其堅秋霜遜其潔矣尚書公復為國名臣
能以極品贈榮兩夫人於幽隧斯不稱奇偉執灋不揣
謭陋勉為一章以紀其勝匪云句足闡幽或取其頌不
溢行云爾

貞姜守約不違符貞義截髮共儒餔古今婦行洵且都一門
節孝世所無而况立孤稱貴膴趙家姑婦雙璠璵姑節婦孝
承令譽履逆罔支甘茹荼髡髮養姑兼撫孤一絲獨立三丈
夫既昌且榮紆紫朱為國之幹棟宸居徵毋嘒其開令圖徵
永光不逮幽樞一開一逮光里閭千秋褒管輝簡書婉德獨
行標婦趨媿死丈夫空垂鬚於戲媿死丈夫空垂鬚

辛丑冬晤戚不礴於金昌癸卯夏不礴復送余於滁州今
別三年矣以書見訊且贈我詩走歌答寄

憶昔除夕滯金昌松火笙簫坐夜長更操舴艋冒嚴雪武林
醉踏西湖月別来春仲啼早鶯白門楊柳垂新青故人訪我
石城下紅燭星河低官金亡何入燕各分首殷勤相送意何
厚別君屈指已三年濟水吴江各渺然微雨疎林楓色暮雙
魚忽剖来尺素扇頭點染秋山圖更吐新詩明月珠字字究
予情無極令人感歎重增憶何時鼓棹到江關與爾買醉秦
淮灣人生離合不可定願君勿阻山陰興

戲贈歌者常榮

壬富見子纔七齡銷魂巧出饒娛樂當筵顧盼已多態何須
紅粉會傾城今年十歲更能舞宛轉歌喉香氣吐鄰犀下啓
營春生紅牙自按伊州譜有時急管雜繁絃捲袖飛揚還擊
鼓千人愛之如掌珎朝朝為爾開尊俎崔九堂前屢得聞風
景江南更誰主撫節淒淒雲欲停舉謳豈必窮秦青疑子前
身司供奉常榮武是米嘉榮

琵琶行送戚不磷之內黃

榴火然枝低入戶蒼烟夜捲月當午刑鷄膾鯉賓客歡金昌
戚生更豪舉戚生名譽重江南足跡曾未經齊魯與余同上
金陵舟一帆共掛長河雨到來約醉清水傍白眼仰瞰高天

蒼有客坐中理新曲調絃落指神飛揚悽靡何悽切輕飈流
細月下疑神女游群靈超絳闕忽然擊節響鏗鏘千群萬隊
陣雲橫沙昏日落腸應斷珠迸雲停怨未平玉輪下沉水綻
俄寂堂上戚獨揩前退勒牽衣汶陽之南回首鴻溝之北君
去湯水渦我向黃金臺美君獨擅雕龍技愧我原非相馬才
從此新秋期候鴈天邊凝望素書来

金陵別李行吾恭戎一年矣從閩海寄書柱問答以詩

將軍甲帳臨濟水春草城邊陣雲起開来彎弓五石強湖邊
射鴻不虛矢銜命遠視閩海師身衝瘴毒揮熊羆東土遺黎
開鼓角炎方號令開旌旗憶昔逢君過江上石城風惡喧高

浪駛獅分首各南北三山帆影空凝望我向燕臺值晚秋白
雲紅樹兩悠悠故人不見杳天末尺素飛來瀚海頭塞上烽
煙散平陸　天子臨軒思頗牧羨君骨有封侯奇乘時早勒
燕然碑

愁雨篇

天雨夏日逢甲子占者皆言舟入市今年閏月甲子雨蕭蕭
浹月愁人耳豈期連日雨翻盆恍惚若有蛟龍奔中宵如注
不暫歇窗風撲燈燈為昏地軸摧陷天逾黑長安一夜成水
國室廬半塌哭聲吞沉竈鳴蛙安得食鬼神一怒不肯休七
月六日雨益急震及撼屋屋更響樸燈照堦堦水長平明啟

戶不能出都城內外皆茹糵今春望雨雨偏無旱魃獵獵麥
苗枯何意望雨雨作祟田園頃刻為江湖晦明反覆古難有
九閽日隔向誰呼

盧將軍歌

將軍亂髭雙眼碧兩臂能彎弓五石破葉不虛金僕姑噓氣
成霓日為白相逢憶昔在金陵把臂翩翩意氣增投筆漫誇
班定遠憐才今見鄭中丞中丞脂轂向榆塞龍江津頭紛小
隊南國論心者更誰眼前惟有將軍在將軍奉詔入燕京我
亦承乏貳冏卿桃花豈識周王駿細柳時逢漢將營玉河橋
畔東風早昭王臺上月輪皎春城三五醉琵琶天閑子二嘶

驍裹旌旗不動青天高日日城邊但射鵰榆關星落中丞死
誰人更識霍嫖姚　天子臨軒思頗牧莫嗟髀裹能生肉黃
金肘後自應縣一片燕然銘可續

弗告堂集卷十六終

五言絶句

畫梅四首

孤山雪霽

長條白似玉老幹黑於鐵恥作壽陽妝甘埋孤嶺雪

庾嶺蟾明

幽花綴雪枝踈影横氷骨何處斷腸聲吹墮稍頭月

淡烟籠玉

輕烟鎖寒玉隱隱自融瑜北風不受吹底事衰豐慎

朔吹飄瓊

墨香落毫素妙處不可即恍疑幽澗裏零亂羅浮色

泰山二首

呉觀

封中片雲起望斷姑蘇臺坐失青天色那看白馬来

無字碑

驅石人已遠有字亦何必試看磨崖碑半為風雨蝕

鄭圃雜咏

淨土

誅茅委琪路寂寂絶紛競不涉世間趣心與土俱淨

半偈庵

以無所得心而得証三摩無心亦無法半偈總為多

芙蓉亭

日上芙蓉亭俯此芙蓉池朱房逗水面時作香風吹

来風亭

清樾雜幽篁綠雲紛靄靄輕飈忽入林明月影零碎

烟霞坊

徑委清陰合林香未辨花竹堂何處是片片駐烟霞

藤架

古藤梟秋幹小架結為屏月上印方臺婆娑散清影

鶴柵

獨夜出其柵空堦自偶影摩空六翼開警露孤心耿

舟中雜興十首

兩岸山相似舟移曲不妨回首京口望猶照下丹陽

三月雨聲細櫻花疑杏花溪轉間難変臨流見浣沙

星曙鳥聲起舟人理行槳纖纖一鉤月斜挂踈林上

支河到處流那箇毘陵道岸折燈火紅堞樓已艤棹

錫峰歸遇雨風起水生紋欲蓬望游處惟見滿山雲

朝發慧山麓暮泊閶門里夜半寒山鐘遥落吳江水

日落青林廻霞光蕩虎丘無人談越絶来往畫船游

芳邨昏渡口江散派難分一夜驅雷雨知為震澤雲

九里一危橋臨橋水流急爭渡舟語喧夕陽人獨立

長橋斷太湖是處分吳越桃塢閒桑疇落霞半明滅

壺山園詩十四首為吳文仲賦

采虹橋

藤古結為梁蜿蜒憑雲霧步之時動搖疑駕采虹度

巢鶴軒

亂枝掛層軒孤鶴巢其上警露一聲長天風散哀響

碧蘚齋

顆顆碧玉垂齋頭日當午魏文若能嘗石蜜自應吐

春水船

片石冐孤亭盈盈春水平不涉橫江險何虞風浪生

歸雲洞

怪石橫洞口洞口白雲迷無心倦出岫日日護幽棲

黃花里

冷豔吐金英疎香入玉笋但宜處士居不種朱門下

寶幢墩

色古上蘚痕雙樹引幢表深夜讀靈文熒熒佛燈小

月印池

方池清且淺可以數毛髮鏡沈水底石影落天邊月

長嘯臺

阮籍與孫登千秋振逸響依稀見古人日踞高臺上

狎鷗汀

時乎汀鷗来時乎汀鷗去忘機自去来何必汀前住

修竹灣

清溪繞一灣種竹只數箇朝来風籜踈落水青萍破

芙蓉港

入港采芙蓉芙蓉動淵淰游魚聚絳房吹作波心錦

據梧館

據梧日沈閣湖山幽且采自足寄吟放誰云學惠施

睥睨閣

拔地起孤閣睥睨萬木杪睡起一凭闌壺山青未了

愚谷八景

鳩峰入雲

芙蓉削蒼玉插入白雲迴時聞飛瀑聲不見孤峰頂

好溪漾月

天水水空闊一輪印溪上清波皎夜色千里自閒餉

愚公古洞

洞古鑿靈壑而公胡為愚一片白雲閒無心自卷舒

雲谷心臺

谷口雜山雲一臺敞孤峭松風激蘿月時發孫登嘯

渾尊鳥跡

一尊對山靈題詩滿巖石淋漓蒼鮮破陸離亂鳥跡

曲水蘭觴

流觴潆曲水不減山陰亭砥柱可廻瀾無勞問醉醒

仙巖鍾梵

美人坐仙巖薜荔挂山紫隱隱一聲鍾吹落萬松裏

山郭晴嵐

群峰抱城郭晨炊泉烟細晴風時一吹散作山嵐翠

庭樹

庭樹風妝雪寒燈暈吐花清宵聊濁酒白首愧烏紗

新月

側光俄出雲孤魄未及望豈其甘自晦是以能三讓

題畫四首

春色動林皐低簷杏花發日暮寂江聲輕帆杳天際

茶煙接晴嵐潭影靜虛閣隔江横笛吹響向滄浪落

一雨净楓林妝綺坐孤艇不涉世間趨嗒然對濱滓

梅雪點空江開窓日閣筆小徑無人来清香時入室

露

下空詎可状着物始成濡荷擎風欲動疑是走盤珠

弗告堂集卷十七終

弗告堂集卷十八

七言絶句

送郭道士還南嶽

携手西風落葉紛衡山極目腤峰紋洞門深鎖知何處唯句
南天禮白雲

薊門犒士三首

東出長安秋卄多胡塵風起暗琱戈愁看馬上蕭條色黃葉
隨風渡潞河
長河北渡曉雲屯極目漁陽白日昏向夕嘈嘈聞去鴈燕山
回首腤銷魂

淒淒雪色滿邊關驕虜營空戰馬還十萬征人歌挾纊春風
一夜過天山

春日西山集杜句十二首

一生襟抱向誰開二月已破三月来欵荅春光知有處須成
一醉習池回
莫厭傷多酒入脣天涯風俗自相親樽當霞綺輕如散花底
山蜂遠趁人
石門斜日到林丘獨立縹緲之飛樓諸天合在藤蘿外許坐
層軒數散愁
水晶春殿轉霏微回首風塵甘息機此日此時人共得暫時
相賞莫相違
日短江湖白髮前百花高樓更可憐未聞細柳散金甲觸忤
愁人到酒邊
點注桃花舒小紅江湖滿地一漁翁珠簾繡柱圍黃鵠漢主
山河錦繡中
騎馬出郊時極目千家山郭靜朝暉桃花氣暖眼自醉黃鳥
時兼白鳥飛
麗藻初逢休上人病從深酌道吾眞明年此會知誰健何用
浮名絆此身
朱棋浮雲細細輕花枝照眼句還成欲填溝壑唯疎放肯信

吾兼吏隱名
歸雲擁樹失山村西嶽崚嶒聳處尊飛閣卷簾圖畫裏松高
擬對阮生論
漏泄春光有柳條冥冥氛祲未全消吏情更覺滄洲遠未有
涓埃答聖朝
竹裏行厨洗玉盤匣琴流水自須彈謝安不倦登臨費百通
相過意未闌

集唐句二首送尹將軍時年七十

府中年少不如君燈爾常穿虎豹群嚐昔豪雄如夢裏猶堪
一戰樹功勳

越裳翡翠無消息大將龍旗掣海雲白馬翩翩春草綠戒嚴應笑棘門軍

東征歌

正月八日復平壤城喜而作歌

黃雲菴菴貴陽山露布遥傳鴨綠灣十萬軍中齊力戰片帆海上幾人還

風月樓前白骨高城邊流血漲江濤元戎帳下論功日箇箇腥紅帶寶刀

安東一炬鬼奴焚閃閃旌旗雜海雲靈龍孰如聖天子英雄爭說李將軍

九日潘臬諸丈邀登永寧門樓遇雨

斗城寒雨鬱蒼蒼美酒茱萸引興長此日逢君須盡醉不堪秋色滿咸陽

永寧門外曲江灣雙塔崚嶒未擬攀鴻鴈滿天風雨暮不知何處是南山

臨潼夜雨

潼水潺潺繞夢長孤城柳色已全霜一聲夜笛千山雨不是遊人也斷腸

華嶽五首

臥臚巘

洞裏空香隔世氛古藤閒挂石床雲風雪滿巖呼不醒一灣流水夢中聞

希夷峽

峽口白雲凝不飛峽前瀑水濺人衣凄凄萬壑秋聲起疑是仙人馭鶴歸

娑羅坪

千峰萬峰鬪奇絶石液冷冷半明滅狂來醉看巖下松踏遍娑羅一坪雪

三峰

三峰突兀倚青霄長嘯仙人不可招欲跨峰雲松頂上坐邀

玉女聽吹簫

玉女洗頭盆

萬玉參差入漢斜雪消洗出石蓮花三峰倒映青天日玉女盆中亂紫霞

古陽隄同杜孝卿望太行二首

水南門外風雨愁借慈亭前沁水流箇箇沙禽眠渡口見人飛過亂山頭

覃懷城北古陽隄楊柳毿毿手重攜極目一川秋色暮不堪落日太行西

清泉寺二首

此葉首圖配補

滿谷西風椒葉稀穿林片片凍雲飛荒原車馬應無數開殺
高僧在翠微
參差石磴桂香臺風到禪床掃綠苔清磬一聲山欲暝悠然
雲盡數峰開

金陵春四絶句

晴雲曉壓石城孤江樹江烟澹欲無梅雪未殘靈谷寺東風
已綠莫愁湖
廿二天街月正饒翩翩裘馬狎春宵遲明絃管聲逾急不道
風流減六朝
秦淮柳色藉於絲十里烟花澹蕩時明月一灣閑水閣何人

吹徹五參差
桃花塢裏花爭開日日尋春載酒來向夕長干望歸騎無人
不是看花回

華嚴寺

透僧窕窕着袈裟小閣焚香日易斜市遠不知春已暮滿山
開遍石楠花

西湖雜興五首

青山白水一閒身花鹽鶯嬌最可人閒門處處傳芳竹濁酒
他鄉總是春
湖邊柳媚千絲雨塘上花無一日晴偶見雲開臨水面翻嫌
山色大分明
行行覓句吟成苦日日攜壺醉不休藕花居前好風色綵鷁
金鞍遊莫狩
萬松嶺上松雲涼月上一回石徑長落照畫船歸極浦烟花
三月滿錢塘
久雨難晴游不稀衝泥湖畔女郎歸桃花短岸枝低舸楊柳
平橋絮點衣

送何无咎之楚

白下風流說永嘉吟成五色絢朝霞春江桂席忽南去開殺
秦淮十里花

勞歌一曲白雲長楚水吳江各淼茫顧爾此行多載酒直收
春色滿瀟湘

灌塚晴烟

一自雍丘許漢皇英秦促項老星霜可憐百戰俱塵土千載
寒烟鎖夕陽

何墳古木

何氏墳孤濟水濱墳前古木長龍鱗凄清夜照西湖月影落
烟波愁殺人

吳江道中阻雪逢范東生東生自吳興移居長洲與余偕
有西山探梅之約

吳江風高生夕寒不盡傳舟把臂歡君去吳江何日返江天
一望雪漫漫

君暫還家鼓櫂行我仍尚墨望留京從今夢寐春宵會楚
幽居新結成

曾約西山探早梅梅花未放爾先回相逢此地仍相別辜負
花前濁酒杯

金陵春夕

樓月穿窗響簿帷悼山沈水篆烟微長江不阻遊人夢一夜
家鄉幾度歸

濤麓原去青縣十年矣青人思之有感賦此

青縣城邊風日嘉繞城楊柳凍晴沙土人猶自思潘令惆悵
河陽千樹花

大風

昏昏亂木響文安驅馬衝飈破曉寒可笑壯心自無賴龍鐔
彈向雪中看

晚趨都門望西山霽雪

鳳城遙望五雲封落照晴熏萬木容昨夜天風吹積雪西山
露出兩三峰

送三上人遊南海四詩

歇者三人久客濟吳飲絶唱一日来見則皆祝髮為僧矣

信心精進勇不可當賦此贈之

茫茫人世幾滄桑日日塵勞總戲場線索自提還自歇等閒
回首是西方

枝枝葉葉日追尋七處徵來未有心不是禮緇方見佛繞梁
原是海潮音

勇猛誰參不二門癡沉徒自禮晨昏豈知渾穢娑婆界明月
輝輝照故園

澄江一水載三舟悵別分携古渡頭無分東魯與南海總是
舟流水不流

題畫雜卉二首

群英的歷點蒼苔朵朵芙蓉並蒂開只恐西風易零落餘芳
故寫嶺頭梅

萱花唇蔔亞枝柔真艷奇嬌取次妝麗朵旁開金谷障冷香
亂墮水晶毬

題畫

漠漠山光翠欲飄疎林十里淡平橋幽人自愛秋山靜閒坐
西窗倚泬寥

題仙山樓閣圖壽沈西橋八十

絳闕重重聚列仙千山突兀倚遙天蟠溪自有垂綸叟正是
非熊入夢年

題菊四首

五柳先生三徑荒何緣種菊在殊方盆開數朶幽香靜坐對
寒英野興長

輝輝斜月穿疏枝溥露裏風前幽花元是幽人侶夜色
偏可憐

花應不種朱門自合移根老瓦盆露委烟斜看不足呼兒
夜到芳尊

一圃種兩足供餐秋到園林盡日看誰謂南中苦毒熱却教
花朶送霜寒

平播凱歌十首

錦江飛檄到長安纛府遥登漢將壇八道爭先重險破三軍
奏凱萬人歡

賜來寶劍燦青萍盡掃妖氛萬里腥巴蜀喜看新秉鉞遼陽
曾識舊犁庭

自誓王師壓錦濤旌旗十萬擁千艘雷驅電掃金戈利月郎
風清玉壘高

鴟張虎踞負幽深詎意從天飛將臨但道元戎能破敵誰知
帷幄獨勞心

樓船飛渡下綦江破膽先聲已受降符檻纍纍元自異勳標
銅柱更無雙

坐嘯軍前細柳風揮戈一鼓夜郎空西南從此無征戰不負
蒼生望謝公

親栽露布九重開不減當年諭蜀文荒箐宇開新井邑廟堂
俘獻大明君

綸巾羽扇氣從容爭道南陽起卧龍瀚海已看三箭定重關
何用一丸封

劍閣崢嶸日月高纔兵戰勝氣遥豪將軍破壘收金甲天子
臨軒賜錦袍

姓名早已覆金甌猶謂酬勳典未優自是赤心專報主丈夫
元不為封侯

弗告堂集卷十八終

六言

長安冬夜詞六首

滿地寒飈蕭瑟彌天密霰連翩沉沉鳳閣初鎖鐙飲炊火已堅金屋翳梁激響玉樓迷迭長然遲頭絲管遊息不稱恭辰費錢

六出街衢飄墜五陵來馬爭趨詎起青海紫塞識賭黃金三珠翦北暫休驟裊河西未解瑚孤署中講武宵羅匝裏移文夜呼

自昔岩堯上京朝朝車馬縱橫千山夢越鄉國一枕寒生客情樓外塞鴻悲切窗前叢篠淒清沉吟永夜不寐濁酒無人自傾

帝城宮柳烟暝小閣官梅馥殊一室青燈獨爍九衢沉醉爭扶可憐易水人俠莫慢高陽酒徒明日其能駈馬今宵且自呼盧

星落既暝復曙人生百歲何道偶然失禮隕外空負黃花杖秋覽照清霜點鏡傾壺綠蟻盈甌迢遞良夜不飲笑殺雲溪醉侯

縉雲漠漠生寒時把龍鐔一彈祿薄亦能守拙形衰輒欲辭官爽靡短笛何所慷慨長歌自寬日日休衙無事悠悠几復

長安

題楊將軍譚經處

水國曾過日本春城乍返星軺風塵曾已辟定茅屋棲身故饒鄉蜀居龍誰在沉寘提塵相招汝今倦已收翮我亦慵為折腰露淨光翻貝葉月寒塵暗弓攜試看有相何殊聽說無生自起杭手同歸淨土恒沙許導非遙

宿青柯坪二首

毛女峰頭日暝仙人掌上雲封一枕夢清塵外風濤亂捲寒松

凍流深谷飛響密雪寒燈自然夜半抱衣起坐星河低落窗前

四時遊樂詞

橫岫蒼烟一抹臨流茅屋幾家鶯語喚醒客醉馬蹄踏碎落花

綠樹重陰密布小橋流水斜分科頭于此永日閒看青山白雲

丹葉蒼鳴野岸黃花亂點疎籬遊人不解蕭瑟爛醉臨流賦詩

踏雪驢蹄自蹇衝飈酒力偏微幽香忽來何處風逗梅花亂飛

次趙柱野中丞松竹遠還青韻五首為沖含柱史題還青亭

百畝清陰覆屋亭亭翠栢蒼松朝陽此日鳴鳳高枕當年臥龍

繡堦燁燁芳蘭倚檻涓涓蒼竹宛如龐氏鹿門不數石家金谷

輕颸三徑馥飄斜日一簾春晚庭除手澤猶存前輩風流未遠

繞籬一灣流水排闥幾點青山嵐翠乍明乍滅文禽飛去飛還

皖水浪花閑白西臺列柏凝青人間誰見玄圃海內爭傳此亭

弗告堂集卷十九終

序

陝西鄉試錄後序

臣若瀛嘗讀棫樸兎罝之什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曰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喟然曰美哉粟粟乎不獨左右辟王有人即
兎罝之夫可膺相何盛也降及秦雅音絕士多易[illegible]者曰
古今不相及也自周而秦而漢愈降愈衰川嶽且無[illegible]今
世寧獨不周矣嘗毋謂秦無人亦無慮不周也作之周[illegible]周
非靈獨於周而周士自致川嶽靈也有其萃之有其散之[illegible]
有萃散無古今注意士則萃於士注意一切瑰異詼蕩之務
則散於一切瑰異詼蕩一萃一散人才盛衰因之未易言也

臣又讀卷阿崧高之什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
閑且馳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彼胡歌
車馬賦嶽降哉蓋舍一切瑰異詼蕩之務而注意士車馬閑
庶足以待之斯嶽靈吐符詵詵衆賢為周翰耳秦自孝公而
後惠文武昭因蒙故業延敵九國無遑作士至政坑儒燔百
家言銷鋒鏑鑄為金人十二建阿房作麗山東西南北千二
百里離宮七百餘宮人不移樂不改縣車行酒騎行炙無旦
暮矣是惟注意一切瑰異詼蕩之務宇內蕭然而川嶽之靈
為之一散於時斯高贊雲侯盧獻方儒士竄跡願者爭馳鶩

於峻刻士遂哀楚矣一炬川嶽收靈漢承其統自高迄武周
[illegible]萃之厥尚彌侈未央騰光之偉壯昆明影娥之潦滴五柞
四寶之複結鴻羽麟毫之帳敲珍枝桂柱之錯列罽賓氍毹
之規地遊閒任俠之締構角觝[illegible]之嬉戲復注意一切瑰
異詼蕩之務宇內蕭然而川嶽之靈又為之一散於時士趨
虛誕玄蒐元理郭璞黃安丁緩之徒各以奇巧幻術售士益
衰歷六朝而唐而宋忽萃忽散以至胡元入主靈散極矣
高皇帝殲除勝國挺起而收之鞶靡振敝還於樸茂與天下
更始　列聖相承守而勿失　主上遠法　皇祖近紹　列
聖惓惓崇節儉揚雅設庠一注意於士於今二百餘年所矣

易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散而萃其斯時乎頃臣箴
臣溶乘傳入關也巖陀巍[illegible]嶇而蒼翠刺目者有太
華終南馬末能捕秋而登[illegible]瀾浩渺
而縈轉如帶者有洪河涇渭[illegible]而迴繚可睹
矣巒峭濤湧相錯如繡其靈無藏古[illegible]其所謂鑄金也
阿房麗山也七百餘宮也未央騰光也昆明影娥也五柞四
寶也鴻羽麟毫珍枝桂柱罽賓氍毹與夫遊閒任俠角觝貫
螭之遺也即土之人罔能應問應而跋其跡亦蕪蕪烟堙耳
乃不勝惻怛比入棘校士之文辭率臤結三墳禽驅百氏跳
汰學士之累惑而歸於雅訓世之鉤棘華言若曾未遇之於

日即𥪡𥪡少文乎而先進之遺風居然可想焉乃又不能無
喟焉蓋信士無古今一也夫其無一切現異鼓蕩之觀而以斌
之靈還周之舊茲久矣士寧處不周也且　上新𢡟才於斯
既庶焉既聞多士中豈無嵩嶽之降而峨峨奏公者多士亞
借計吏上公車臣洛觀之詳矣臣不佞無所復賜多上顧之
士考秦之先周之所以盛秦以後之所以衆川嶽之靈之所
以萃而散散而萃眼　高皇　列聖之謨訓創主上揚摧設
庠之求以無負遇而聚之特俾棫樸兔罝卷阿崧高之音繼
周而響則兩鄉之光而臣之幸矣有如不然入將謂秦無人
而終谷川嶽之無靈臣且為覆言也而易勗矣　上御極之十

九年八月錄成臣例得序末簡為序之如此

兩城先生全集序

吾郡有少宰兩城公者少與先大夫同筆研其弟太樸公復
與先大夫稱同年友又締聯姻然用是知公深公為諸生即
厭薄時義力追古文辭于時士競浮靡執鮮風雅詩聲故宋
之韻言文仍前元之舊貫敝久公矜秦槐漢纂晉軼唐抉勝
嘔秉剔癥滌垢微思輒逵奇徵吐吐必駭衆馳騁縱橫逞
辯一世世羣詫訝之為怪誕而公自信益力嘉靖甲午舉省
試第一人乙未成進士歷官滿臬以及少宰著述甚富其梓
者曰冊存集曰兩城集曰荒穢曰圃志僅僅十之二三焉於

秦鍾海岱之秀生人多偽才往代毋論已　明興以來
於中則有邊廷實嘉隆間則有李于鱗攀龍謝茂秦榛
李伯承先芳敵近夫雲霄其餘工一執扶一長吹吹爭鳴未
多枚舉夫謝以蕭然布衣鼓其俠色雄視一時邊李輩以仕
之覆縱其豪吟傲睨千古闒藻樹義霞蔚雲蒸天非挺拔派
獨羿前脩者我公乃掘起東皋嗣響廷實而雁行于鱗
西子海內騷客墨卿咸想見其人願為執鞭弭顧邊李諸
書集傳已久公傳者僅僅十之二三碎之藻井狎獵未構
黎錯落未成重器且櫨栭之材匿于山琬琰之珍藏
尚多也乃謀所為盡拾其遺而公之于齋雷雯手抄

茯詩冊八卷二十示余讀竟如觀明堂而雙枝重桴磊砢
畢具如陳重器而木難火齊焜燿畫呈居然自劃一疆決決
大國矣然而囂于力不付剞劂氏者又數年已而仲子雷以
武進士守上谷將鍥謂余不得無言余曰士君子之處世孰
不欲樹鴻名垂不朽我但吐葩者工雕鏤之技而責以佐雍
則齟齬而若藥勵者務震世之業而授以纓綦則驕騃而遯
無長者勝肝衡之氣而丁以齮齕則靳旬而恚若是則偏公
之文出入先秦兩漢而詩渢渢乎大曆而上不假重羽可辨
乃其宦轍所歷輒著鈇聲終始一節疇然無議又屢盛而不
有祿名而恐後沒之日　天子柎髀而蒼生扼腕誦其言詞

直與遼季諸君子跳足無前而公且擅擅而不炫所謂才德至懋非耶余竊謂公之人品不獨以叢集重也余生也晩又至底然而不比特敍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論定

養心回文序

養心回文者何新昌俞君所著俾學人嘿誦以養心者也五句一易韻韻四合之句二十字八十回如數頁為韻六反復十三回又各字一韻韻六句合之句四百八字一千九百二十反復一回表位字先生校刻之以一帙寄余余受而卒讀已而嘿誦數回始而強攝時存時亡口與心為兩已而恒操漸調漸適口與心為一既而無攝無操内之不見一掬外之不

見六合空空洞洞且不知口之誦心之維乃喟然嘆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況心乎孟軻氏曰存其心又曰盡其心夫存則求不放而盡則滿其量矣然未有不始於養者至佛之所謂覺亦覺此也苟非養則妄心不屛真心不呈不呈不覺或曰文而以韻者何又回也反復十三而且字為觧也不費辭乎余曰至人之文無字非心學人之覺無心非字而始入者每從耳根得一切攝之韻俾聞者無逆而誦者有味也又反復回轉優而游之吟而咏之不弛不猛不疾不徐如火候然斯稱養也此文傳而學人之執妄為真者庶幾免矣然猶懼學人之執文為養也語言文字因始

學設存與盡則無藉此也悟存與盡之無藉語言文字而後可以誦養心回文矣

省餘董公實政錄序

余兒時嘗聞先夫夫曰吾黨董公者蓋稱其才云時舉於鄉矣未第也余既冠公竟弗第也而謁選得六合令矣令六合亡幾則聲籍籍矣聲亡幾且報罷矣罷亡幾復捧檄待調矣既出甫調輒又旋歸矣余詫訝曰嗜公為六合作何狀能聲聲矣胡報罷捧檄之謂何輒歸也已而陸生察持所為公去思碑文自六合來余得卒讀之始悉公行能並所以罷故與其待調而旋歸者則其去就蓋庶幾古達道求志之遺歟方

公之初令六合也鋤強植善一洗積年門户之弊而又刻氷鏤雪不染民間一介即米鹽之細咸取足於家至減濫供甚力縱權貴閽厭其求夫其約己也已汙譏之而復以約人始有於公甘心焉者矣會大察得調公勉持一檄徙蘖庶乎直道一伸而觸提入耳皆阿比態乃惝然曰吾能不六合乎吾不能不六合而欲人不六合吾也無之矣孰與歸既歸閉閻杖屨十餘年所以疾終終之明年其子正方正永正階持公六合政蹟並慶吊之言示余曰將付之剞劂願子一言弁諸首余讀公實政曰都哉肫肫乎愛民猶子也其聲也其然乎其罷也其必至乎讀贈言曰廣哉蕩蕩乎盛德之所感也而能好

也讀去思之什曰思深哉遠而不攜民心之有神而入深矣讀吊莫之章曰悲哉怪悍乎悼詰人之萎而痛典刑之遠也余讀既乃復喟然曰嗟世之取上第偶時好鱗次而登貴顯豈少哉乃其剝民自肥承指取寵其視民也如犬豕而民之視之也如豺虎讐思之者如公者即黯一第而六合之[illegible]不以罷而泯而至今民思之猶歔欷涕下即不貴顯[illegible]吾故曰公蓋庶幾古達道來志之遺也而玆集也可以風矣

詞林雅集序

詞林雅集者集金陵諸詞客相唱和詩也客不皆金陵或以官至或以深兩花獻花之勝至一時偶萃金陵者也與集者三十二人焉始於雞籠山望玄武湖以迄江東城樓送梅子馬集凡十共得二百餘首懷古則有臺城篇宴別則集沈吳兩水亭節序則賦天末涼風起七夕諸什限韻則太平堤採荷賦句則送能始于馬其中坐花臨水感往傷離各宣性靈紛如組繡直與三山二水爭雄鬬麗讀之無不錚錚然中金石響也梓成感謂不佞縱不與玆集能遂無言不佞作而曰六朝往千秋來人文淵藪孰不首金陵也者而人文之盛又孰如今日也者人不必金陵而萃金陵則金陵勝竊有感於上林金谷馬雕楹綺寮非不炫燿人目今履其故墟特依稀斷莽落照至餘耳之於司馬太僕觭古如新益信地匪自勝以人文勝也雞籠清涼臺城玄武舊矣沈吳兩水亭一經集咏便與雞籠諸勝同不朽又何幸哉三十二人曰祝給諫無功張考功元平臧博士晉叔曹廷尉能始陳廷尉德遠談參軍無文徐參軍賓夫殷臺郎與可魏江寧丞頡起程寧鄉簡于馬顧勲衛所建秀才謝少連梅季豹陳延之國千生汪肇卲葉循父釋孤松若枷陳父王太古程彥之胡仲脩吳嗣仙吳非熊程仲權程孺文羅于昭吳元翰洪仲韋姚園客陳唯春王曰常張子明則布衣之雄皆一時博雅君子云

揚州府志序

揚故志僅什一之存耳即什一之存于作者之義亡當也揚驛吉守揚政通民和慮文獻靡徵後將焉術乃以載筆之役屬司理公而省其成既竣以一帙授余徵序余方以視鹺之役走　闕下未皇也比還留都是為甲辰始卒業玆帙而為之序曰郡乘史之流也人言史筆難玆豈獨易沈休文豈不[illegible]文才其書出評者曰條流沮舉採綴未周而况在休文[illegible]乎果如其評耶舉周矣遂稱良史耶今海內郡縣亡小大皆有志自康武功書出人人爭艷說之靡不竊其膚似而亦自附於作者之義乃所謂條流採綴者豈非建置沿革耶城池宮署耶山川橋梁耶都圖亭鄣耶宮觀梵剎耶人物產聚耶典夫選舉之梓楔學士之詠撰耶允若玆則夫人而能

為舉夫人而能為周也然其事往往不稱書亦不稱法故夫人而能為志則夫人而不能為志也夫人而不能為志而為志以故於作者之義益亡當以予觀於揚志其庶乎揚水國也北吞淮泗西連滁濠南浮金焦東滙海壖豈非江北一大都會哉聚四方之民新都最鬧以西山右次之大都土較沮洳五之一田畯較賈十之一土著較游寓二十之一梁棠較魚鹽陶罷三十之一隋唐間蔚為上國益州天府亦且巽之鮑明遠賦與杜樊薇所游風物逴絕於世無兩今雖小弱於昔而青油列戟紅粉吹簫競奢鬪華不可謂不盛也瞿吉為守一意綏靖閭閻之間不啻德之令觀其志徵往於典徵今

於令典與令所不載則徵之人情人與情所難憑則衡之理律於作者之義例靡所不合其條流舉而舉者未嘗紊也其採繳周而周者未嘗穢也古稱良史筆司理公其近之而非瞿吉又孰與成之今　上注意海內厚為國計榷法之行夫豈鹿人十金之璡是為而法行之弊不無過擾揚尤厚蒙之黃河橫決清口屢告泗東南萬艘能效免集烏飛灘然銜尾止都下乎　世宗朝海寇颷至淮揚登陴而國課倚辦鹽筴不愳諸胥今稍稍失算矣瞿吉超然遠慮恐榷困商鹽困竈而漕運海防騷騷亡旦莫亡論作者之義例而循良之績槪可睹矣黃次公魏弱翁先後剌揚州為良二千石後皆為覽相瞿吉千載接踵芳政他日文苑傳循吏當并紀之是編也鑒揚政之一班哉君家子雲之箴不云乎堯崇者儉舜盛欽明而不虞稅璫之若斯擾也余請以瞿吉榷困商鹽困竈兩言作續揚州箴

季漢書序

萬曆癸卯夏余有祝釐之役出石頭城友人謝少連手一冊示余曰此改陳壽三國志為季漢書立後世[illegible]為禪之防且季漢輔臣贊戲先之陛未敢創也此冊唯[illegible]論答問凡例目錄他未及梓屬王太史則之送余江干出與商榷則之歎曰余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何物諸生能先舉此不必

睹全書睹其序論答問凡例已足誅奸雄于既死而立人臣之的吾兩人者異日願為玄晏侯成將具疏以聞布之學宮於全史中黜陳進謝俾余竊有志而未舉者舉於少連與余舉同也余既渡江則之與少連相得甚懽比甲辰三月余還白下則之已先數日入侍　東宮請矣少連全書成向余徵序展卷則葉王陳祝諸言爛然冊首談季漢事不啻詳矣余何言雖然首賞識者余與則之共者也又烏能辭序曰史官操是是非非之權一予一奪所關係世道人心從來矣然有聖史有賢史有良史有文人史有寬吏史有嚴史夫有私史聖史則一言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知我罪我

弗皇恤焉夫于春秋是也賢史或先經以首事或披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丘明左傳是也良史其事核其文肆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是也文人史事拾猥雜詞組玄黃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之未振范曄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李百藥李延壽令狐德棻諸史是也寬史史弢于代邪展于取善嚴吏史弢于取善展于代邪涑水考亭二書是也乃若憤悱於諸葛譏旨于典午剪卯金氏而歸當塗高遂芑千古以篡為禪之孕孰有私心如壽者乎自晉至宋得祚諸君皆藉禪為名而陰脩其弒奪之惡壽之志實開之其罪于是乎不可解矣嗚呼尼父左丘明遐哉

邈矣班馬而下姑置勿論寬吏縱以故嘗苟氏並及曹氏嚴吏刻以故誅曹氏並及苟氏反復此書用考亭法誅曹而以涑水法嘗苟蓋嚴與寬之間焉且于當塗之季表王經諸人之節洗毋丘三叛之冤抑又為魏討晉其用意深遠矣余不序其他特取前代諸史以折衷少連並發壽之私總之立後世以篡為禪之防耳

泉河史序

泉河史者志泉河也河始於引汶入濟通泗以至於引汶絕濟通漳蓋數易云　明興定鼎於燕歲需漕米四百餘萬石宋尚書禮淪山以東諸泉為漕灌輸遏全文出南旺析之又灑水為湖視漕盈涸瀦洩焉河既成特設一行河使者專督之蓋其重哉夫泉涓涓耳集之為漕又南北析注餉艘萬二千有奇銜尾穿天井過也匪竭力疏排之不足以潤自永樂戊戌迄今行河使者歷九十餘人矣未有志者何也才者足不能涉諸泉之境則任耳勤者目不能集掌故之實則鑿空任耳鑿空以信令傳後能乎伯玉來濟南二載足跡幾徧齊魯又日與偃僂胼胝之泉委身於橇樏畚鍤間且賈其餘力為史爰稽職制條之故乘已見獨裁不遺巨細二百餘年所闕者一旦大備燗然成一家言孰謂馬遷之後無史乎嘻余手讀茲編伯玉蓋有隱憂焉漕南北僅七百里而強滾汩分

下匪極力疏排之猶不足以潤須黃堌決徐呂間可褰裳涉也說者謂黃堌不杜勢且易黃而漕藉令漕也涓涓之泉能潤千里之外乎而萬二千有奇之艘安能及期飛渡也以斯知伯玉有隱憂矣史成俾後來疏排者按籍可考寧獨以其文重哉史以泉河名特序其泉河如此如所謂獨贍三長立功立言並垂不朽則吳太史詳言之矣

南鴻臚寺重刻儀注條節序

禮曰毋不敬留京二百年臚臣不廢直曰留哉而敬替乎余署寺兩月一與祀　孝陵再與進賀儀則彬彬乎實有之矣其它若羣祀若秝災若拜讀　詔勅即未及與故知二百年

恪共若一日者第曰留焉未免忽睇之而儀章舛錯所從來矣司儀丞石君取前沈君所輯條節斟酌時宜重訂之洪纖具備既鍥謂余宜申一言簡端余惟禮嚴於敬敗於忽斜則敬否則忽不人情乎　天顏只尺已不勝凛凛而間一絁其失弗嚴弗克矣留京二百年遇大禮不知其幾未嘗見一發其失者豈非各懐留之念而敬替乎尼父惜告朔之羊而曰我愛其禮天下未有名亡而實存亦未有僅留其名而望實存者近臚臣入寺止於各屬一揖頫仰外無事事不誠然留其名乎幾於端木賜之欲去矣余代庖者耳借言告嗣至者各恪共其實一主於敬庶石君重輯之意在此毋第曰留焉存其羊而已

白下草序

白下草者縉雲鄭公為南奉常時時也刻成謂余宜一言余豈知詩者哉余參人也公曾撫齊魯被治化深又以尚賓之役日升公堂誦公詩或可以臆言耳嘗謂詩與境迭為勝徵境則情亡以寄徵詩則景亡以呈一寄一呈詩與境合合斯勝白下環大江鐘阜鎮之靦錡浛濼相錯如繡勝矣蔑以加矣亡論六朝詞客咀英漱潤綺舌尚新我　皇祖化行首鋳兹上育為人文超軼往代凡澗毛汀色谷霧谿雲足以蒐瓌据而紉幽佩者皆以組文腸而雕匠心發為聲歌抑何彬彬哉騷者騷客如雲動以詩自命顧逐景者捐中情剿襲者拾糞唾薄俚就麗厭靡希高轉麗轉俚轉高轉靡吹竽競天籟施朱敵國色境與詩兩相離矣將誰欺故曰詩言志即情而觸景與設景而失情則離合之分而勝不勝縣矣公蘊藉既厚鉛華盡洗格規選黙其肖象聲依唐饒其氣骨其雄渾也如二水柏空三山鎖霧其奇峻也如燕磯咽浪牛首刺天其幽曠也如靈谷蔭松花臺合鮮其秀倩也如莫愁過雨桃葉落照讀其詩金陵佳麗如在目前而金陵佳麗有古人所不能盡呈者惱寫如畫孰謂公之詩與境不迭為勝哉嘻公在容臺久又自撫齊魯遷也誰不惜公也才而間桉之公乃退焉若不自知其間也者凛凛如不勝譚時事憂治危明之色輙見於面故齋宿感賦云裸將定肅皇祇禮章甫誰儇小相才望　祖陵云獨憐湯沐徵求急父老歌豐異昔時至入賀則云袖裏治安慚未上席前宣室許誰陳公之忠眷至矣是寧獨逐景捐情而以韻言相高者乎讀公詩者又毋但謂兹草與境爭勝也

咼湖草序

奉常鄭公曹典祀之餘為白下草于子已序之矣永嘉何尧咎自金昌來復校刻咼湖草草曰咼湖者以公家咼湖也公草故多此但收其數年家居者耳于子復為之序曰咼湖自

龍髯下垂世人望之莖不翅仙闕云其間曾巒複岫吐茹煙
霞石室貝宮潛通寥廓所產多磊落瓌瑋之夫不獨功業烜
赫人代即命詞造意率空宕奇灑與山川爭奇公生其鄉自
弱冠登仕籍歇歷垂三十餘年其品藻在銓衡其偉伐在邊
陲其撫綏在齊魯士類餘口之余不論獨經公肩鉅則解繁
劇若解牛栖山則脫冠冕如脫屣丁糾纏倉卒神有餘閒遇
靡麗紛華輙翛然動濠濮閒想客有叩則應如谷答響淵穆
之衆汪汪千頃莫可窺其涯涘蓋其數年林居澹愉玄照有
餘用故忽予忽奪奪無足以撓其度與宜其為詩沈雄奇逸
字字作青霞色一破拳恍乎泛好谿之水而遊仙都焉噫余

讀禹湖草益信禹湖不翅仙闕也不獨以龍髯垂也公廿年
官為社稷重數年家為禹湖重以如是才乃僅為禹湖重以
著作寄名山則禹湖之幸而齊衆之不幸也茲社稷方倚重
公而白下篇章行且充棟乃知二草出豈直令一時紙貴而
一出一處天下安危繫之矣

俞羨長河賦序

羨長三吳偉人也於書無所不讀其為詩超中晚而上嘗取
唐李吏等編著書類為函海內備辭之士靡不驚識羨長既
識羨長即潛使人化如入芝蘭之室顧厄於數奇不及為世
庸而稍稍露其才於詞鋒以付為世庸者采則不庸之庸也

生平好遊五嶽幾徧一日囊圖書西出關渡盟津導砥柱以
及金城積石忽陸忽河尋八年之偉烈考宣防之故蹟察趙
海之廢派溉委流之汎濱者為賦誦河之德陰以佐河之議
纚纚三千餘言其錯鏽結綺爛焉奪目如河之濤其鑄古鎔
今雕瓊肖玉如河之生殖無物不有其奔騰澎湃一瀉千里
之勢如河之流沫下龍門其委宛漫衍轉極轉工如河之九
曲其意態橫生變幻莫可捉摸如河之決其洸洋浩渺雄渾
博大如河之放海富矣麗矣窮河之變矣至於咎泥古者拘
舊跡鄙守經者安小利鱗不揆之訏謨非河伯之為宗則又
稽古不易之論匪獨以其字為麗句為工也所謂稍稍露其

才於詞鋒以付為世庸者采乎羨長之用意深遠矣乙巳秋
九月羨長拉二三詞友過訪不佞談河甚詳舌端若綺不佞
亦間出臆說以應輙與羨長合羨長曰子非中州行河使者
乎乃袖出此賦索序不佞曰羨長胸中有全河矣以故說河
不詭不佞臬中州時所治河特九折之一耳問之源源不知
也問之委委不知也特千百載之一時耳前乎此或滄也後
乎此或桑也安敢說河羨長此賦出可必長安紙貴無俟不
佞言若欲口必然之畫極溺佐河議請更問之知河者羨長
笑而不答

鳴皋錄序

武公令鄴甫及期鄴治屬滋令闕主爵者謂公何有鄴也滋之繁劇奚翅十鄴弍而又附郡也丁子午衝也悍宗猷三尺而摧瑠儀錙銖也頃罷楊令若承蜩然繼之不以才是楊之續耳才何如鄴令與其易而局其[illegible]孰若[illegible]而盡其才遂調滋既調則何有滋猶之何有鄴初入[illegible]也[illegible]治先後三載所謂議因革損益靡非裕上而便下害所在[illegible]歸於已也不以勢避之利所在爲歸於民也不以勢專之以致和氣蒸而為祥穀五穗中丞直指謂畧二十七郡邑亡如滋難治二十七郡邑亡如滋易於是次第其行能疏留之 上嘉公兩邑治最 錫之命并爵其親邑之士紳與其王孫能

文者各以其詞宣揚休美於都我于于方滯留京不能酌一觴進公爲太孺人壽而程將軍相如者自暑如廣右過白門橐中出所梓慶壽若干首曰鳴臯錄蓋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之意于于受而卒讀作而曰公之政盡是乎政不盡是所以紀其政以華來世則寄是也昔虞詡爲朝歌長故舊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象恭滇民以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夫非古循吏我公難不避易不從於兩邑優爲之至和氣蒸而爲祥穀五穗則螟不入在下矣公異日者將宰天下 皇晝夜嘉如川之至而海內士紳歌咏昭德聲不知其幾獨鄴與滋也與我茲錄焉足爲公重第紀兩邑之政與公之所以得民心俾徒之傳循吏者有所稽爾

随在集序

随在集者鄒滿茂昆所著詩也鄒去余濟三舍茂昆出境入興登作者之壇獨朧就余往往策駟過濟揚推千秋之業以其才藻讀中秘書陳詩清廟豈不黼黻皇猷顧僅釋褐爲令令矣脫入爲 天子耳目之臣其採時之草豈不足補 上闕失又僅去令爲比部尚書郎以故用不償才每游軺所歷輒橋爲韻言言出無不膾炙人口居恒賦嘐嘐桐與山莊里飲等什曰在鄒集訟庭如水縣蒲卧閣瀛海長河之濤飛入

毛穎曰在青集持平列棘休沐肺石則寓目上林登皆金臺以及西苑南城之麗香山碧雲之幽悉供龔資曰在燕集出讞大獄踰太行蒲坂吊河汾之舊蹟發爲慷慨悲歌曰在晉集庚午之年遊韶南征或停轂訪故或繫纜觀風曰在道集出守[illegible]曰不辯長攜寨帷金庭緗綌之域若颶動雲流而惜性寄之曰在[illegible]集集中體裁雖言言殊而神化所就寧創乎鉞乃其沖爽之氣孤削之調道上之音悉吐諸繡腸曾未拾離遑之唾而郭[illegible]夕秀尤其剩技向所與揚推千秋業者庶幾乎前茅矣世靡不艷羨茂昆詩茂昆獨不以詩厭薄治行至今三晉間誦茂昆洗冤若神明而廬父老子弟惟恐一[illegible]

云茂昆則茂昆直工韻言以風雅自命者漢史稱大夫作賦
者不列循良傳列者殊不嫻於詞賦說者且謂文人空言無
所用之有如茂昆以律令為竹素勤王事不廢詩歌而所在
著能聲有復敢訕笑文人者乎以斯知茂昆烜赫時代不獨
茲集而又何必讀書中秘籌比部尚書郎為也

重刻陝西辛卯同年齒錄序

萬曆辛卯不佞副麻者功典關以西試拔士得六十五人籍
其文以　獻既歌鹿鳴乃集雁塔題名復循往事聯畢姓兄
弟之好錄序年齒及其家世不佞第申勿欺之說各實書其
齒刻甫成不佞出關以故未遑附一辭簡末而督學使者姜

仲文有序謂異日藍稱媿笑榮辱可畏末及金蘭藥石之語
所為懋勉諸士至厚矣踰十六年為丁未不佞濫竽冏少於
時諸士上春官及入覲者交集　闕下不佞復蓬日洗觴為
會坐中譚甚驩已而有升沈存亡之感遂謀翻舊錄更次其
家世官爵南思受蒯信卿王子開實董厥事由受信卿相繼
銜
命出都門子開梓成謂不佞有一日之雅不得無言錄中成
進士者十四人為京朝官者九人外吏自臬副二千石以至
郡佐邑令三十四人署邑傳四人丁艱五人蹶疾回籍一人
致政五人物故者八人於是不勝惻怛夫其聯畢姓兄弟之
好敘年齒及其家世詎非合異為同斬異日榮名耀代無點
茲籍六十五人一志也而今不同矣鄉甲異途中外異秩黜
陟異遇存亡異世慶感昌替異遭又安得強同之嗚呼遂時
通遷勢也脩短顯晦異衰數也用舍人也其必變者也嚮然
好脩始終不二此信之在我匪勢可移數可拘人可操志之
不變者也諸士中儀執士林節標閭黨十夫而九然亦有稍
稍詿吏議者矣彼錚錚獨行觸忌忤時即掛袖栖林晦加於
顯倘行符人言余影自怍俾人按錄而竊訾之辱其身并辱
及家世以貽終南二華羞初志之謂何此仲文所以虞媿笑
豫為諸士畏也十六年淶躬相砥毋遽曰不變來日尚多願

努力景光自愛終其身無詭於初志不至為人按錄竊訾不
第諸士身與家世之榮不佞亦與有榮焉此重刻意也幸毋
謂不佞之言為過計哉

張階泰韞真草序

嘉靖中先大夫所稱畏友西野公者文章吏治靡不登峰造
極而用不償才蓋韞而有待焉階泰其曾孫也甫垂髫即崢
嶸露頭角每試輒傾其作者癸卯就學使者試獨不售不佞
向郡大夫曰若不入棘則魁東省者為誰而郡大夫亦雅識
階泰乃力從臾學使者獲入棘是歲果中省試濟博士弟子
始羣然信不佞言匪誕而階泰益韜晦不自炫顧所習舉子

素日精進有宗者輒秘不示人踰四年為丁未竟取上第其房師邵給諫選所為文若干首授梓而陳大行中怡題曰韞玉草夫不韞不真小有得而輒炫悉偽偽於文未有不偽於官者也階泰不拾籬邊之唾直闡性靈不逞奇而奇不務深而深真矣韞久矣以故一發輒驚主司不觀玉之在璞乎與石等也雕而琢之爛然稱明堂重器而一切偽售者只足抵鵲耳於戲寧獨階泰西野公文章吏治靡不登峰造極而用不償才韞更深矣至階泰始宣洩其光是雕而琢之之時也

弗告堂集卷二十終

序

杜日章露布拜防秋檄序

不佞自登仕籍為郎駕部即耳熟鳳林大將軍盍居然古名將云印凡五掛梳鐵邊塞積有歲年其視縛左賢不啻縛鷄而世之揮戈躍馬摧鋭陷堅之士號勇冠者遇將軍不堪受目一瞬鞭披靡一日出朔方塞斬首近千級醜虜宵遁聚哭陰山下不復敢南向牧馬此二百年來希有首功及讀所為露布與守安邊防秋檄纚纚千餘言其高華若陳武庫甲兵組練焜燿光彩眩目其嚴整若牽毛細柳行伍森密棱棱不

敢仰視其婉折若九曲繞塞而其步驟若八駿下坂至於一段吞胡之氣直使日月為昏山川失色乃睠睠而歎曰於都哉武功赫赫文采翩翩大將軍作何狀爾爾而初不知其出于日章手也已知其出日章手矣而不知其年十九時作也于是益歎詫以為奇歲丁未不佞承乏同少日章介不佞同年友方中涵屬序不佞自惟力不克運樸及操二寸管復不能吐椎詞如露布檄文其才其藝視日章父子什不敵一又何庸不佞序為嗚呼不佞嘗讀玉舉丝草其中有詞林咸知詩盡海內知名之彥又聞日章構四樂丝於止弋堂後其一樂欲友天下士豈其謂不佞亦天下士中一士也欲友之乎則知己之序又惡乎無言日章十九齡其胸中不啻富矣邇來斧藻篇章益雲蒸而進其貌雖裒然若儒生而上馬擊賊又赳赳有鳳林將軍風異日者斗大黃金縣肘後父子後先彪炳著蓋世勲流耀簡冊則茲刻特文豹之一斑耳胡足為日章多而不佞言又胡足為日章重也

贈白吉軒兵備沂州序

公為阿五年其大有造于阿總總善政不可以指數著若持條鞭議即貳言沮之不撓已為御史咢咢多讜吞吠若思齮齕之而倡為説曰法垂二百年施之百姓安則安之更何為者遂用浮議謫高郵倅然而阿之民便去公十餘年矣歌咏

不已貌而祠之每思及猶簌簌淚下也知公者達于　上曰法無必革亦無必因施之便則更之以若議法寧獨阿即徧山以東以及天下可矣　上嘉之陞比部主事尋為職方員外郎且　詔天下郡邑便者如阿政是始用為御史既謫為州倅已復召為兩部尚書郎皆以阿故則靡不嘖然謂阿之致爲神令復用　廷舉耀山東臬僉同官例有贈言而以屬瀛滸不文得無詞瀛公之緇民也又鄰阿悉阿治而欲俟言之我阿彖巖邑當水陸衝即其賦不足以供國家一饗士而民無縣郡野無與草乃往往輸者苦於佃役者賠於疲貧者已無所藉食而富者一涉番歲之役即立抵於貧公得其故

不在田而在法乃力行條鞭計畝而稅民之輸役之食與一切帑藏之司咸在官貧者無田不賦富者賦外無複法行市阿之竟恬以嬉鄰郡邑之民喁喁曰阿何以有公即不能得公而以得公法足矣相率而詞校御史大夫李公李公韙其議甚善矧民所曹好鮮其不濟檄諸郡邑如阿行行罔不便又市暑之竟恬以嬉乃相率而慶曰即不能得公今而竟得公法矣余心口歎詫以為公之得民胡神而決議于貳言之沮胡力也比同曹視事七月見其委躬任怨觀究排怵可賦衆所共非是之否則衆所共是非之至抵掌而談邊事亡論戎馬利害言中窾即邊臣婚虜狀與夫諸將之所為朘軍而自肥納權而賈禍一一垢擧不少避忌余謂不甚脛脛哉公搖首曰蘧篨而令俛戚施而令仰必不爾矣而以其脛脛繞指能乎余復心口歎詫以為公之得民何有而又何有於貳言之際頃西寧多故詔六卿臺省諸臣擧才者號三上皆及公僉謂公熟於邊故當在山以西　命下則在山以東嘻豈美釜而鉏夷斤欘之耶不然公此去居沂沂古琅琊地重岡複嶺南接徐兗兗幾百里為盜藪不殊一甌脫施舍茂穡輕關易道蓋甚難之茲以公往得無音乎公出其所為治阿者以字暑而賈其所為抵掌而談之緒餘以戢其斷斷者何有瀛不佞罔能侈言華公行第舉市暑之竟必相率而慶曰

畢不能得公僅能得公法乃今而竟得公矣

送王謙齋歸單父序

余於謙齋之歸也益重有感云夫執世之人語曰爾官且超而晉也蒙之者得無欣然喜乎亡論妻孥色澤即里閈之人有不喧然相慶者否矣執世之人語曰爾官且罷而去也蒙之者得無怫然怒乎亡論妻孥色愠即里閈之人有不嗒然相吊者否矣惟喜怒異感色澤色愠異情相慶相吊異趣士始易進難退匪獨易且競矣匪獨難且忘矣間有引退者則駭俗而博名高度異日者之剡薦豫為貴膴階也是以退為進也非真退也不者仕久婁仆婁興力倦於勤而為世所厭薄度異日者必不達不得已退而中且熱也是不遇而退也非真退也又不者齒逼桑榆後無承者去若墜驥就如噉蟻以無所託而返是以無味退也非真退也又不者纖跡將彰虞人彈我而重罰在前無如先去苟完身名不勝其畏而逃也是以智退也非真退也微是寧進矣誰退者謙齋之歸也有一於此乎其官貳秦州爾即奉其身退也安所徇名而異日剡薦者誰也且居秦踰朞前途綽然裕矣又齒壯錚錚有聲二千石儁才方待擧進有餘地退無內顧夫誰尼之頃天子計羣吏考上上非有考類自著虞人彈且罰也遂超然棄官如脫屣擧所謂喜怒色澤色愠相慶相吊一無足以猾

其衷是不謂難哉拂衣之辰吾鄉若而人攜觴送之春明門外屬余言余喟然曰夫夫也靡世繫矣而又言累之如去志何第述世之難退與謙齋之真退校之槖中以愧彼競進而忘返者

贈陳芝田膺恩命序

汝南芝田陳公守寧羌三年厥績既懋御史大夫直指君屢數其行能以上 天子嘉豫如例錫 制晋階奉直大夫贈父如公銜毋余趙俱為太宜人封其配黎為宜人肆功惟懋後先式光矣居亡何漕塞兖丞員闕司銓者謂不得才孰與任時寧羌之署篆蒸起遂疏公貳吾兖公既貳吾兖甫踰期

漕通乃於治水之職奉其 制鍥而成帙題曰恩綸寶錄出以示濟之人邑邑不自得曰不穀生也晚不得早膺一命榮所親而虚稱之已復沾沾喜即不得生榮幸猶然虚稱也濟之人咸謂公生忭而學博蘇君等率諸庠生往慶公乃走訖問言于生于生曰嘻是烏足為公侈也且不知公治寧羌作何狀安所得命竊嘗見公理漕矣又見公署邑矣漕丁南北要津江以南數千餉艘穿天井過而神京億萬之士嗷嗷以待亡漕是亡餉斯不稱鉅任哉又壓以御史大夫直指監司都水君一因草靡得自裁匪獨鉅又難也公至即以一身委之河其稍便於河與民即上所屢議沿之其稍不便於河與民即上所悍草跋鉢而更鼓之六七之漕治沿河之黎靡不戴公者御史大夫直指監司都水君不爍其專輙數數書勞之又檄公視嘉祥鄆城篆嘉祥篆邑一彈丸崙民疲甚鄆城土稍腴又二三豪姓作梗往往齮齕長吏三尺無所用之爾值亡歲流離者踵相接也公至一切苛刻獻朴不事專務以德化之視二邑皆不越月而疲者蘇豪者格誦聲騰晋矣夫守令親民則民易得然必積民而後成化公於濟則河臣倫於二邑猶未越月也乃得民如是則其所以治寧羌可鏡已宜著芳聲而來 寵命也吾因是而有感於漢宣之世焉君吏廓武昭之遺蒼鷹頻號棘下不剿東溼薪矣獨潁川治行終

長者帝賜車蓋特高一丈又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人爭襲其香如公治行長者不居然潁川乎異日者上將用漢宣故事賜黃金車蓋又不然晋為列侯 恩綸游被且不勝其鍥矣是足為公侈也乎哉蘇君輩騳然曰甚善是非衿韋之卮言宜書以授公

送兖郡守宋公入覲序

兖故魯地其疆防尼雲陽坤靈挺脩詺屏列秀拱而洙泗雩沂汶濟繚焉如帶其渾厚硑磕之氣毓而為人好學尚禮儀重廉耻秦漢以還政里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迨西晋末戟馬蹂躪之餘傷夷經甚自當內平一駛騬乎復近古風

郵而過者民疲於賦役如蹈湯火上馬復操若束濕薪以故
斷斷向薄而其風非魯之舊矣然則曩昔所謂好學重禮義
尚廉恥而政里混同馬者寧獨山川渾厚砰磕之氣致然哉
蓋周孔教化之遺也今　上御極十有一載聿新吏治而尤
加意郡守謂郡守古二千石擁專城寄百萬之命責至重也
數數下　詔申飭海內尋吏靡不淬勵自淑求稱　上意矣
于時兗郡守員闕司銓者謂魯之民疲於賦役者久安所得
自置身湯火中又自以其身為濕薪而束之也者以往還魯
舊詢于衆謂公往治三大郡有聲遂號名上　制曰可公奉
命來兗甫下車即問民間所疾苦先教化後誅罰民有罪

皇皇咨上失其道曲諭之郡多積逋日候理候輸者以千百
計公視之若無有益十日如歸市期月如爪再摘未半禳縣
三尺吏民之上而郡治所沿革即毅然身任之至終日廢
食不困勢利阻之不撓而勞與怨弗恤焉是自置身湯火以
為民去湯火束其身於濕薪而俾民不為濕薪境以內防尼
雲陽坤靈洙泗雩洸汶濟依然流且峙也若將增而勝焉者
彼漢甘露元始中所傳循吏能有此不耶即周孔教化可企
而及矣明年春公當循入覲例自列其治狀報　天子有如
天子臨軒問宋兗州安所治魯俾魯治為天下最公對則
何夫公長者必應聲曰兗故好學尚禮義重廉恥臣以魯治

魯又　陛下申飭神聖恩德所變化也　上將擬漢制召為
九卿吾魯恐不復久藉衮衣矣公車將脂鄉士紳相與祖之
郊屬余言贈余不文第述吾魯與衮之繇拜公之所以復吾
魯者授之左驂俾采風者知周孔教化至公而績且為傳循
良地耳

贈郡侯宋次岡臺獎序

萬曆十一年冬次岡宋公來守吾濟越明年御史具公報
命謂公賢不及期不得為行獎焉其寅王公陶公隙公姬公
謀所為贈公問言於余余曰嘻公之福吾濟夥矣一獎詎足
重公而不佞言烏足為公重毋謂不文文當升髦之矣然竊
聞公為鄭時則以興介使吏治善鄭為均時則以興介使吏

治善均彼司銓者謂公何有鄭移均又謂公何有均移濟首
資格晉秩益才公也公業守濟則過不佞語曰曩吾令鄭若
瀕京畿信衝直彈丸黑子爾盡日公門可羅雀焉即數送迎
之費餘朝易理朓供億不支亦亮鄭貧不厚望吾而不吾恚
洎守均均民雖疲僻在一隅游軺鮮至閒一陟太和可指屈
而數計爾以故得悉力於視事而事治夫鄭之難難衝均之
難難疲乃今則兼之矣濟當南北孔道輿者轂接舟者楫續
益以監司一部使者一貳部伯一歲內督漕屯馬鹽法御史
各一至是衝視鄭倍往矣內外官毋得濫駁驛遞郵亭供億

以蘇習閭遏者　例漸睩澗而臧者不復又一二攝守恢實
私橐刮民間財盡空外爲猶然稱大郡而其中實憊極不可
爲狀是疲視均倍吾將便於民任其去來者固持之不以應
則蒙下戴而上者嫌將苦於民而隆其應於去未者則實上
譽而下者病子其胡以案我不佞曰嘻濟難公我惠無才爾
才則無難小者必無難大也即以鄰與均治治之民靡靡應
矣公曰善視事三日諭諸曹吏守舍毋恣情爲所欲爲不則
重困汝諭隸卒毋得涸吾鄉民民能自來諭百姓租內如期
毋佚鞭汝毋羨諭賫稅者報毋匿匿則罪毋昝肆其餘方爲
飭賫舍起公廨禮賢下士恤煢撫夷出其稅之半以應去來

者而無苦於民不下堂寄三尺吏民之上而州大治以若治
具即古循良傳所記或未臻此易難濟者一獎能足重公而
不佞言烏足爲公重哉四公試以茲言告公公如諸所諭治
濟不渝司銓者又將謂公何有濟而驟召公矣公之弁髦與
否所不計也

贈郡侯宋次岡臺薦序 [illegible]

冀公之自均而守吾濟也甫下車問民所疾苦一切寐皆於
州故所施行狀輙布告所中擘畫姑仍之所不中擘畫悉改
絃而更鼓之未幾盡剔幽爬圯飭罷辟封以內翕如耆懸[illegible]
蒸然變也監使者入復於　天子核其日月例不得以驟[illegible]

聞乃撒獎之而其寮肯齋王公葦曾屬余書侈其事余罔敢
緞吏作浮語第撮公所以諏余與余所以規公者次第之公
且亟然之矣居亡何擘畫定靡所事劍蠹爬幽飭圯辟罷封
以內煥如秩續融融然治也監使者入復於　天子核其月
月例得以號名聞乃章薦之而其寮麟岡馮公葦復屬余書
侈其事且抱所號而薦之者之辭示余余卒讀其辭啞爾曰
嘻是足盡公邪公不虐所諏而實用余規州治余吏何言僕
公然竊嘗榜往籍兩漢聲吏治者穎川南陽渤海而外寥寥
矣其流光燁赫非若輓近世提抱鼓恣復驚爲也以種樹以
灌田以治盜斑斑可攷夫是三者其去今聲名吏以耳目相

高所馳驟遐若燕與粵而當時天子數爲賜璽書旌其能千
載下風流遐響詰人碩士爭襲其香且也尸祝而俎豆之何
也以其慈愛之仁平易之政默運於耳目相高所馳驟之外
而浹肌淪骨者深也公往所剔所爬所飭所辟迹比馳驟而
耳目相高而其不中擘畫固其所耳乃今政通民和改絃更
鼓靡所庸之而日以慈愛之仁平易之政淪浹民肌骨余雖
不知其種樹灌田治盜如古人風俗殊異勢難彊同但聞郡
父老子弟謳詠讙呼萬夫一口焉嘻是非穎川南陽渤海之
遺于當今　聖天子申飭吏治賢良者漸陟崇膴其一切苛
剗朴擊吏悉繩以法而公顧以慈愛平易稱　上意指尋且

超遷上大夫躋次公卿又不然猶漢故事賜之璽書可手而指者又不然于載下尸祝而俎豆之問其所表循良狀于今治州行特十之一爾即如監使者所章奏治州行亦特十之一爾而足為公侈也乎哉然而余乃為是曉曉焉者總罔敢継吏作浮語第為他日傳循良者地也或曰善於是乎書以枚公

贈肖公陳者公祖六載考最序

萬曆甲辰秋肖平陳公以參政六年滿考御史大夫黃公直指嚴公交疏列治狀以上被　顯命矣兖郡守石公及其寮屬梢幣屬余言以贈豈非以不佞從暑父老子弟後食公

之賜誼不克辭而不知不佞承乏河北臬僉時公以副憲整飭大名壤相接也濬與淇犬牙相錯數數移牒往來公之敞得耳熟焉其練衆儲精養民作士之懿竊心下之亦潛師之不獨從暑父老子弟後食公之賜而後知公深即不文又何辭則謂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則出其真心以施于有政怛然入乎民之深愈久而愈不懈吾暑郡縣二十有七其才賦總之以藩長而析之以分守凡宗藩縣官之所需與百執事六軍靡不仰給而以一參知董之則甚重近且樣之以礦稅紛耗之以河工移檄旁午耶辨於一參知而其權又得兼理訟獄經緯文武則其繁且御史大夫直指臨制之罔敢專也

諸郡縣奉吏默伺之罔敢爲也則又甚難然其始置之兖郡已更置寧陽以復更置壽張難其職復難其地蓋後先任者不無賢豪長者而余深知無如公其觶然無議卓績著于人耳目以為良而余心所慕服者亦無如公公晋人也晋士高多矜激自喜而公始至吏民聽之溫然有君子之容益以員心大度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衆方核名實公即不去激揚乎務思布樂易衆方重贏積公即不舍催科乎務思重國本衆用耳耳為修聲衆用目目不為治色廉稅璫不惡而嚴調河事如指諸掌即之溫然者可說而說之不以道拂然不悅賤于下士有所陳告必聽雖勢貴倨不能以一語輕加公若

公者豈非以怛然入乎民之深者予聞漢吏以最聞者則天子賜璽書黃金表為列卿公椎者屢矣屢不得　旨今且滿六載考最　聖天子加意暑謂暑分守非公不可也特留之以造暑乎撫溪其報最也超拜為列卿乎不佞不測　上意第知公怛然入乎民之深愈久而愈不可解居暑一日為暑父老子弟一日私慶而已

贈徐鍾嶽權督糧參政序

鍾岳徐公之督學齊暑也實權自登州守萬曆甲辰春督糧參政闕主爵者數數疏公名上至九月始得　命公凡三任晋東省云既任歷城傅士馬君師道及其僚友諸生走使以

言問不佞焉者舊與不佞同筆研又最且不佞子弟被公教
有深寧敢以不文辭則憶丙申之歲不佞尚羈留京公亦在
南觀部一時風流文雅執牛耳于三山二水閒數從諸縉紳
長者後望見顏色一日得於碧峰愚公房分衡而食奉麈談驩
若平生退心口私語曰安所得藉衮衣我齊魯已而權守登
州矣登瀕海實齊魯東屏流風善政詎不竊被然而猶偏一
郡也已而權督學副憲矣齊魯全省遂得均被教化公一切
文章經術皆宋先秦兩漢以來閎深典雅之旨[illegible]學士士
風翕然為之一變其人色和而中莊即之溫良若可說說之
不以道拒弗受賢士大夫樂與之遊且上下也今復擢督撫

大祭矣夫以向之心口私語以撒滄溟泰岱之靈或萬一藉
衮衣我齊魯及獲竊被而均被而再被豈非厚幸哉不佞自
束髮時聞梅浣溪先生督學吾鄉範俗作士百年來無兩一
時所選俊等多齊魯名流負絕人代茲四十年後復有公文
章功業炳烺相映又皆宣城人不亦異乎第浣溪先生遷去
公復留東省是東省士庶於公較浣溪先生更有緣而公之
造吾東省又未可量也矧今大司農告匱吾土非乾即溢困
于征輸遇者漫之以礦稅紛之以河工當事重撫字則帑藏
虛重贏貯則催[illegible]科之夫不勝其苦是其職比之衡文取
士更難稱閭閻之衆待治者更多不止于學宮諸士而已主

爵者不他遷去而留東省得無意乎顧公加意窮民俾異日
者與衡文取士之政並流先簡牘詎不休與又不第如四十
年前浣溪先生僅永範俗作士思也

弗告堂集卷二十一終

序

贈李霖寰詩冊序

萬曆乙巳春霖寰李公扶太夫人柩歸長垣門人陳大行伯友亦讀禮里中與舊及門者若而人各為詩若干首彙而成冊贈公行屬不佞言弁諸首葢公嘗督學齊魯云其文章經術悉取先秦兩漢雅馴者軌多士以故齊魯士風翕然為之一變嗣是入為清卿尋節鉞遼左有破虜勳　錫命加秩世蔭矣公生平多偉伐所最著者則無如督蜀當播酋未授首時公丁外艱　上謂公去嘖與繼者不捷不得歸竟捷矣如

鮮戎襄事今來治河河甫成又丁內艱　上曰非向以外艱墨衰治戎者乎可以外艱奪而蜀猶不可以內艱奪而河天官數數請代者不下公辭之力會泇河已告成功　制曰可下代者乃以平播功加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襲錦衣指揮使　賜蟒衣白金　恩至渥矣行之時慶與吊參焉于若瀛曰公平播功掀揭宇宙千載傳為美談然殄酋惡盈魚游一釜殲之易易爾河葢難以人力爭者南妨　陵北病漕不南不北勢不得東注則瀦豐沛為單閘民其魚矣是河事較戎事更難而公開泇導黃之功較平播之功更偉也　上於播事斬馘封拜意者其待敍河乎公行矣異日掀揭宇宙事業不獨始播與治河將奏析常將不勝紀茲冊又烏足以頌公

贈來熙菴考績加陞按察使序

參知來公六年滿考總河大臣暨御史大夫直指交疏列其異績以上又謂山以東不可一日去公議留晉秩為按察使　制曰可　命下之日兗屬同知李君率其僚與二十七郡邑長吏走幣徵余言余惟公與余癸未同年進者也先是覽黃梅斷地得片石曰若得黃梅安殊非來蕭山孚跡怪異不知何所從來而公謁選果得黃梅令矣甫及期有異政一時爭艷說之以為神已而調合肥合肥之政不減黃梅黃梅之

人去思曰天以來蕭山惠我黃梅者合肥何奪我也自是朝野日星公作何狀爾爾已丑余守職方公亦來守武選同署四年篇章相唱和甚歡顧和而介即洽罔敢涉一私語余嘗心口私謂曰山以東安所得公已而公出為藩臬乃在江以西已復入川會播變公持議與當事者稍不合跡論之始攺山以東公雖攺而悉播者靡不謂公持議確也脫若公之議行播變早定行且歸次公御山以東安所得公豈非天以來蕭山惠我齊魯乎齊魯丁乎午道車者轂相播舟者尾相銜也又秔稻之使絡繹不絕郵吏卒不堪其荼公一志核裁即霅埽甚張遇公而沮南届滕陽北届安得第藁公安救之還

未少嘗橫索之苦于事公日來璫使者詆擊萃張炎起主錄者謂公當遷乃晉黍知分巡兗西事公縱謝驛傳符而兗東水陸兩途公得無轄之以故舊令不更郵吏卒終不嘗橫索之苦公察吏精嚴每見必造膝語唯恐賢不踰己墨者面叱之不少貸嚴保甲禁誣詐不捕盜而盜息巨猾蠹精民方洋洋自得意聞公來不寒而栗至有竄入他境不敢歸者至於洞民隱若觀火即素厚貌巧為無情見公輒吐其真亦不自知其何故吐矣公在兗西六年其兵河守巡諸道罔弗攝也其襲慶郕兗汶陽鳧繹郈城陶丘諸疆罔弗歷也其兵農錢穀禮教刑獄以及河工畚插之役罔弗任也其積蠹閭閻馮

社作奸但稍稍為民所疾苦者罔弗鋤也土之毛水之族闢蕪積糗但足生殖亡小亡大罔弗興也公之法行矣始而畏中而守終而忘矣不善者惟知有公而善者不知有公矣楚片石十字詎非神哉然而黃梅一邑也又亡何調合肥孰知我山以東被公澤若是久且深乎囊余心口私謂但得公足矣安望有今日茲總河大臣暨御史大夫直指交疏留公加秩久任其所為大造我山以東未艾也以斯知天以來蕭山惠我齊魯也者不百倍楚乎於戲寧獨此哉亡何又將晉為御史大夫保障我齊魯矣

賀鉅野令姜公擢戶部主政序

始姜公來令鉅野鉅野之民喜且懼喜者鉅野彈丸之邑主爵者以楚名進士惠我邑邑有賴又先太翁紫泉公撫我東土拊循之澤歷四十餘年口碑如新今復得侯民何幸懼者公以名進士腕厚視吾邑不小邑小治而一切苛刻束溼以寔疲尫羸之餘眾之能堪乎公至不知其大也亦不知其小也一以寬和務德化縣三尺吏民之上不以民嘗刑以刑輔治諭隸卒毋下鄉民能自來獄疑者屬片言立剖曰去毋溷獄吏為吏局舍受爰書罔得上下其手諭賦毋負毋羨即蠹之黠者輸恐後不督不逋里役訑訑步入邑聽約束即諭法無病爾農往鉅野之土多瘠民緣事不奪於公獲畢力溝塍

而瘠者轉而腴矣胥吏率華裳盛氣鄉人望之不寒而栗今衣縣鶉無所呈其氣矣以閒與諸生讐經校秇又傾橐中俸繕脩黌舍鑿池起樓洋洋有冠帶環橋之風焉甫及期百廢悉舉四境內恬以熙公不知有宜治之民民不知有治我之侯上下悶悶始而懼已而喜終而懼喜兩忘三年報政考上上六年復考上上御史大夫直指先後薦剡不下廿疏茲亡卒矣遷計部尚書郎去脂車之日其寮寀及鄉之士大夫皆有贈言而邑簿衛君被公德尤深謂不佞附公編民又有世講之誼習公也介幣向不佞請曰願出一言華公行公有德於鉅野之士民宜遷第遷不於臺省而僅得計部尚書郎何

也不佞曰君薄視計部郎乎徃不佞在駕部時淨與冏寺出入馬價之役帑貯者四百萬有奇因而詢及太倉金錢倍冏寺今不及什之一矣又大工繁興九邊之餉歲不給三月大司農焦中萬目計無所出藉資馬價而冏寺又告匱矣是令之難者無踰度支郎而令之遠而不樂就者亦無踰度支郎秉銓者以畀公此其所屬於公深也今趙司農畢力開節其源流公所黍佐以臻紅朽之盛其効寧獨一邑而其職寧獨補 上一言一事之失已於姜公登車不佞從父老子弟卧轍遂次其言授衛君以贈

賀滕侯張孚槫令罷領鄉薦序

萬曆戊戌灤州張公以名進士來令滕居五年為癸卯其子某先生中式順天鄉試捷書至滕人交口而頌之滋陽武侯偕二三同寅裝軸以賀值不佞齎捧過里乃走使以言屬焉不佞濟之鄙人也未及識灤州公又安能悉其子而頌之言雖然吾州距滕百六十里而强耳甞竊聞張公之政矣滕彙上邑丁子午衝壤寬而畝不盡闢緜賦繁權金使者且含殘而魚肉之其人離徙接踵公殫心撫摩而軫卹之不翅慈母乳赤子又曲為節縮它用以寬其力徙者復居者即驅之不離徙矣項亡歲河伯為梗大司農以國計告匱下書督宿遭而行河大臣又急畚鍤之役公操舴艋或策小駟日夜履災畝以災白兩臺語語決供報即小輕於吾州而 恩賚不少救其民之就蘇也猶焦土濡甘澍焉若公者可不謂之仁人乎語曰仁者壽又曰仁者必有後夫木有本水有源本不培而斬扶蘇源不深而斬澎湃無之矣公所以仁滕者五年滕人罔報公斬嵒公之後於天天昌公之後以遂滕人之報烏滑不有其先生聞先生負不易才蚤稱詞林編虎云每一執出輒傾其作者玆舉也特發軔之始耳枝茂午雲流長至海詎可量與覲事迫矣 天子方加意吏治不輕晉一秩有[illegible]宴錫之典以待卓異者舍公奚以我明歲歲公受上賚時正先生金門射策時也捷聞知公無它訓惟曰為吏無異而翁

治滕而已於時滕人復交口而頌之倘有屬不佞言者亦無他頌惟曰公仁滕無倦而已所為殫心撫摩而軫卹之者無殊初令時是交相勗交相戍矣武侯其述之公 公毋曰未及識而遽言之深也

贈歷城令陳仰吾考績受 封序

歷城蓋東省首邑云 德藩世守焉又御史大夫直指及藩臬郡伯諸長吏壓於上素號難治往往主爵者多選海內賢豪長者往令二百餘年來豈其稱之顧行能尤著無媿古之循良則無如陳公公宋之夏邑人也初令臨邑矣主爵者謂臨邑不克盡公才選以調歷城豈不以十臨邑不敵一歷城

即才詎能以從容臨邑者從容歷城而公為歷城更有聲合之奏三載續御史大夫黃公與直指嚴公按令甲為請陟明之典 上嘉其賢 錫命旌之歷學博馬君介幣徵不佞言為賀馬君為不佞同筆研友而銜公之德甚於它博士以故條公善狀其略曰公之自臨邑來也甫下車即問民所疾苦不屑屑束溼而吏胥憚之若神明析獄片言俾無情者口禁以虛誕靡售也[illegible]亦息始而盈庭已而公門可羅雀矣即院司受詞徧歷民罔越訴者而銜冤之夫即旁郡邑亦願就公理理輒洗其冤有谷指揮者瘁於官其嫡出子涵應襲妾劉氏子長矣欲攘其爵為陰餉[illegible]海舅海舅合於賄也

反左袒劉幾成矣公一訊發其奸又有一人欲報[illegible]者踰垣而入警人之室已扃見旁室有幼女坐燈下懼其[illegible]刃之未及死厥明女之父訴於官捕役慮其人不可得乃紿女曰爾貧能久需時日獲刃爾者爾之鄰室不有一儒童乎誣之事可竣也獄將成公曰聞女子新遷來彼儒童者何遽孫也即造意徐圖之未晚何庸刃矣乃密廉之有鄰婦者曾於其夜潛窺刺人者持血刃歸執其人一訊而服而儒童竟得免人皆呼為神君云至於傾餘羨砌石街煮粥活萬命案牘不留清查倉帑諸善政更僕未易數數其最著者如此以公之治歷下不知視卓魯何若其去龔渤海當無幾夫能使慈愛徧及歷人者公也能以公行能達於 上者御史大夫直指也能闡三載之績俾觀風者采焉入循良傳者予也歷下不可失公公不可失予不佞瞿然曰敝邑距歷下三百里而強耳流風善政竊耳熟焉得馬君狀甚確方今 聖天子慎於授官項 俞銓議選寓內有司賢者赴 闕下以次補六曹尚書即前此未有也異日者 上幡然改絃思 朝廷闕耳目之臣躬以考功法遴選羣令有不首召公者吾不信也今之 寵命特報三年之最而已

送袁位宇擢中河郎中歸省序

位宇袁公關以西偉人也以名進士初仕為河內令河內土

雖腴亦不無瘠者即腴亦未盡丹之利來及講沁之利也沁穿太行而南折而東橫亘一山山南之田甚瘠公度其可鑿脫鑿而通也足潤幾千頃倡議鑿之土人謂公諱何容易前寧無人乎公亡難任謗議益決不徵民間一錢鑿數月而通山以北仍為閘啓閉宣洩之山以南治溝圩轉瘠為腴前售田者不滿五六鍰今且倍鍰贖矣民始稱公為神明於水口貌祀之亡何泉河使者員缺而公鑿山引水之譽方新主爵者謂公已試之才亡難鑿未有難濟者也題名以請 制曰可公至不為一切喜事惟行所無事余每見公輒戚形於面理泉將三年中河郎中復缺總河大臣曹公題薦之其略曰

漕南北六七百里而遙惟藉涓涓諸泉之水不濟不足以測
適年大熯漕不涸誰之力與是有治水才者中河非袁主事
不可部覆亦如曹公　命下余見公輒喜動於色余曰泉特
濟之耳黃河不可以人力爭頃橫決漂縣邑且懼審　陵寢
至糜幾百萬金錢不克還故道河臣未有不蹙額者公向乃
戚形於面而今反喜動於色何也公曰不佞二親春秋高矣
河事孔亟不克迎養以故戚茲量移以假歸省也暫得稱觴
為二親歡不大愉快與至奉身委之河以戮力王室臣之職
也又何憂焉余喟然曰若公者真孝與忠兩盡者也脂車之
日郡丞許公等暨二十七郡邑長吏劉公等徵言以贈余曰

公之色喜也寧獨以假歸省稱觴為二親歡乎蓋喜今而後
始得盡其才也不覩伶舞與良工乎舞者婆娑於大庭之上
靡不窮其態以折旋於曲房委巷則枝戾拙操斧斤於合抱
之材斯遊刃有餘地以之斵棘端則畏縮焉此何以故亡難
小者斯亡難大也患亡大受耳鑿山引水與濟泉潤漕是公
之曲房委巷棘端也黃河則大庭合抱也於曲房委巷棘端
具窮其態斵畏縮矣又何有於大庭之上合抱之材乎公行
矣二尊人春秋繼高福祿無窮稱觴之後其如河上俾河上
之餘臣出二尊人膝下與日日稱觴為歡同公水部也故特
舉公之治水者以贈至於公恬澹無欲一縕不染即之藹然
可親而持正處又凜然不可犯與諸種種行能即更僕未易
數茲不暇具論矣

董母七十壽序

萬曆辛卯董母登七十壽云壽者牢酏之謙相望濟郡南衆
衆矣于于方守職方弗與而縢于佐邦之政旁午即頌言莫
逮越明年始裝軸為壽母七十強矣徵其面若卻而五十餘
也者瑕踵懊懊與飲啗語笑又若卻而四十餘也者母自得
壽而于于胡頌母之事六合公自諸主及為令以至佛衣始
卒緋緋洗佐庶五十年一日與其青燈課業教授子孫人人
能口之母之賢自得壽而于于胡頌無能口者為閭閻鬐黛

所不能望景希跡而母自不有而母自不知則于于得竊聞
睹而頌可矣于于之妳實惟冢君婦母繼姑之冢君豪雋不
售去學而放至罔能晨興樹問所苦母潸然傷其不達遽其
婦不婦賒而女之婦即瀚廁褕能無舞紛亂何必代冢君乎胡
得姑爾爾此猶婦也婦不幸背姑矣遺其女呱呱耦影于白
撫之已而歸程生侈其嫁具程業儒不終又鮮百畝之奉母
計日授槳程納手于袖躬不勞而腹飽矣此猶婦之子也至
鮮簪珥為貧生歸其女有劉生贛于謁選者輒梢囊中鍰勸
其北征此非垂髭者所憐憐不肯舍而母損之若脫難望世
俗人口之矣或曰母之賢止此哉隱德懿行指不能盡屈留

有餘不盡以遺子孫子孫還所遺于母日精滿瀰晨興尉饋而母愉愉即百歲猶瑜是亦母之賢自得壽而于于復胡俟言頌于于嗒然靡所渼頌亦由人人之口乃望流雲而歆焉其辭曰濟之雲冉冉唯母壽偕以其俟濟之水源源唯母壽偕以其傳而俟而傳康樂自怡唯母嗣人甫永以綵嬉

關侍御母八十壽序

萬曆壬寅海豐關孝卿履南御史臺任于于獲以鄉曲之誼數數從同里諸君子會甚驩每與握手談時事侃侃危論縱裂髮指及詢于太孺人起居狀輒愯然動容曰不穀徹天之幸孝大同令滿得　封然非賴母教何以有今日母春秋高矣恃粥食飲無哀茲鎘鍾釜之餘以養實喜懼參焉于于又獲以是悉叩太孺人賢太孺人幼歸贈公時姑治家嚴能謹曲承姑得其懽心又默順贈公愛弟意及弟戊午海豐無歲捐積粟哺饑民全活者甚衆且勸贈公焚貸券次年生孝卿孝卿乙酉以春秋應來省壬辰登上第而贈公不及待也孝卿謂不及養贈公猶幸及養太孺人將挂蹟歸太孺人曰吾茹辛櫟杼旦暮課而讀幾有今日令第也欲依吾家豈其謂吾老不能依而官乎吾依而官矣孝卿乃奉板輿之大同大同負郭與驕虜隣近即款我乎而悍宗豪精民民習於惰鮮織紝太孺人令孝卿出贖鍰易綿教民織流黃咿喔與絃歌

聲相韻也積布千餘疋悉以衣貧無衣者丙申熯孝卿出倉穀草騎賑民者六日餓兩太孺人曰獄中囚繫將無類耕者乎熯而雨而繫之妨農矣孝卿唯唯查得數人悉釋之夫其事姑謹也默順贈公及身也婦可能也茹辛機杼旦莫課讀也母可能也乃若捐粟起饑焚貸券教織衣貧民以至遇雨釋獄繫即垂髯稱丈夫者猶或難之而況閨閣髻笄哉故吳鈞乃識巨冶辛矣撫圭璧始知剖璞精矣歌令治因以歌母德令之善母之善也太孺人非孝卿無以榮孝卿非太孺人亡以成以榮以成訓至矣養備矣癸卯正月值太孺人八十之辰孝卿服豸繡稱觴為壽同里人在留京者得與慶生之席乃次第舉爵致祝辭曰司馬祝岱曰封中出雲其源深矣崇朝滋液澍甘霖矣厥嗣之善惟母任矣王司寇祝海曰瀰漫而下為天下母吐納百川廣而能受無有終始以況眉壽李計部即祝喬松曰南山有喬蟠偃蓋兮亭亭冬榮歲寒邁兮秘祖神兮浥沆瀣兮歷千百年舒姚姚兮張計部即祝白鹿曰千齡而白亦云百祿慈顏丹渥珠翹翟華順豫以式裕爾戩穀焦東寧祝黃鵠曰負勁翮舉厚風翥千里游無窮織綵雲樂融融虹津宗侯祝度索之桃曰玉衡星散度索纍枝屈盤千圍青實磊磊阿母咲之頹齡緩而虹衢宗侯祝玉門之棗曰賜春西游者太真慶玉門之實纍纍如餅却老還

壽金母秦齡歌辭乃于于命曰太孺人載于今為賢令教子御史為名御史更有孫焉十二齡時吐驚人之句福祿益無極矣是太孺人能自壽吾七人者即祝以不祝也于益拴次之于于曰於都我言偉非誕事奇不詭將與雅并傳又奚詞焉乃洗爵酌向太孺人曰彖邦所嚮惟岱宗百川浩淼吞吐碓雲興澤滙元氣通南山之松偃虬龍垂天黃羽赤剛風百祿攸萃食千鍾茹桃喫棗滋丹容黃流在中福祉同輝煌爛彩青海東既壽且康遲思濃百千斯年樂無窮于十歌終孝御者曰是足以觴吾母矣遂書之以為太孺人壽

鄭于大六十有五壽序

于大姊丈少負奇氣咢結三增益濟不易才也濟世多悍之其王父雲山公與父望雲公皆以名進士為良二千石顯矣于大席其業期無墜其聲以其雋致身青雲之上不猶拾地芥易乎顧數奇試輒不利望雲公既捐館舍吾姊又中道租也乃以情鬱無聊之懷寄之於酒無復有功名念又是濟俗濶趨焰遂擯無可着眼遂結廬於郡北十里許因喚野老量晴較雨採節數時暇則携酒醪一盟逞歡入坐三二老友話舊盟蝎而返以為常人有惜之者以于所抱斷達也何有而甘自沮抑且屏跡於鄉達世耶遺世耶[illegible]世耶于大曰吾何敢吾數不達而斷達是欲逸於數之外也即達矣能達於兩二千石乎兩二千石厚勞於宦薄逸於家生平休不敵瘁而我才視南二千石與福視兩二千石什不一也乃欲自揣其可必之逸而強覬其不可必之勞自賊孰甚焉內弟于若瀛聞是言听然而笑曰惜之者以達為達也于大以不達為達也然於達矣兩二千石豈不赫然聲海內流鄭氏光顧厚勞薄逸休不敵瘁而于大則厚逸薄勞于焉休矣未見其瘁矣是所取於造物孰多寡耶于大兄弟凡八人望雲公棄養時孫夫人尚在也槖中裝毋論已土之腴者居之華者皆私其所出而于大取其瘠與陋者亡何腴者華者轉而之他人于大終自饒裕諸弟姪寒亡難解衣援之饑亡難

推食飽之不弟不憾其腴與華而其瘠與陋所產猶之無吝色且生平不負人一錢而人有負者竟不責償以是吾生前負若也此之胸次宜乎濟俗難着躭而今年春秋六十有五矣乃後嗣未立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如是乎嗚呼禍福譏虧盈益謙萬古不易之理也于大才可達也不斷達舍其腴與華者取其瘠與陋者而又曾不負人一錢也不責負也是推其有餘者而居其不足者謙至矣福與益可必矣時值懸弧之旦親友裝軸以賀遠問余言於金陵余不能為文誰之談如所謂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與蟠桃三千年一華實之語以謏于大特取謙之一言可必者必于大知其壽無

量且有後後有顯者矣

方夫人七十壽序

當嘉隆之交余方髫年從先大夫備兵饒南采山公亦分藩南昌云於時先大夫艷説海内賢豪長者輙首屈采山公一指而采山公亦雅推轂先大夫稱莫逆矣嗣後采山公開府建牙先大夫尋以黔藩長致政歸而采山公且晋爲亞卿聲烜赫重留都矣迨萬曆壬午余筱從所師識筱擧東省第二人又二十三年爲乙巳余叅議南通政師之子叔夏操一舴艋訪余白門乃請曰岳母方夫人黃者采山公配也惟冬十二月之十一日值設帨之辰三子棨巽晋觴焉願一言爲侑豈非以師門通家之誼屬不佞而未悉藩臬江右時巳夙講通家之好則不佞亦未悉夫人女即師子婦而一旦猥管屬壽言詎非幸哉雖婦德不外著亦不無稱説所爲繼襄公者何若矣則叔夏復爲述曰夫人歸采山公也益少公十九年而太夫人猶在闈旦暮精瀡瀡進一作一止無不中太夫人歡先夫人側者有蔣矣素驕亢不肯下夫人以身執之笫化驕爲馴巳復納戴舉以㠭撫之忘其非巳出也㠭既長亦忘其非夫人出也相公五十餘年不少拂間復拾公緒言訓諸子孫更發所未及每食必蔬初不以公貴也忘食貧公居官邸戴星出入夫人必親視食飲雖丙夜不先寢舉巽及晋悉自

乳生年不以顯自矜常與近屬洽比而時周其乏公有靈藥矣秘之非恒情乎夫人獨不恒情若每傾以施人全活甚衆荒歲進徐呂挽舟者半枵腸多僵於岸見則出稭飽之僵者起公每過里夫口不涉公事有負冤罔伸者夫人則趣公曰胃嫌與雪冤孰緩急矣脫出無辜於既死即胃衆人所欲避庸何傷公用夫人言昌言白之雪者不可以指數夫人有姊矣歸浮梁張叅知公無所出見夫人輙淚涔淫不收夫人慰之曰不有孤可撫乎撫之則子之故必自出也而以涕爲一日從公過小孤阻颶焚香籲天遂反逆爲順不忒王程又由陸昏夜失道乃默禱於心忽火城隱隱熗熗見前竟得康莊祇傳舍凡此皆梱懿最著者其它細行即更僕未易數也余喟然曰有是哉中太夫人歡孝而能也化驕爲馴貞而能也撫以㠭慈而能也相公不拂順而能也食必蔬儉而能也丙夜不寐勤而能也不以顯自矜謙而能也施藥活衆起僵者仁而能也八者婦德也至勸公胃嫌雪冤規張氏姊撫孤不作泚洟女子態則達矣焚香反颶默禱見火城則通於神明矣非婦德也即戴眉垂髯須者猶難之而況閨閣髻鬟哉若夫人者不獨備四德亦兼百行矣余踵不及新都聞歙有黃山即善濟勝者罔躋其巔時於草木蓊菁中見雲氣往來且隱隱聞天樂響巖際蓋神仙窟宅也以故生人多福多壽而米

山公春秋八十有九矣若卻而七十也者夫人亦若卻而五十也者其福與壽無量也豈黃山之靈獨鍾於公與夫人而公與夫人歛禧革祉若是備與余不敏不欲為謬悠之說以獻第述夫人之德可必得壽者次為篇以侑壽匪蓋祝以不祝也於戲今年祝夫人七十明年夫人又將率三子舞斑衣進采山公九十觴矣

題辭

蘄將軍擬譜詩餘題辭

蘄大壯詩餘如幽篠薄林清響散抄又如落英點砌芬媚襲篇蓋其寄懷寫兄已獨富乎財情命象鎔篇自胎合乎譜調

黎長吟變化無垠短韻音趣自足遇幽思閨情既爾溫柔至登覽吊古亦復開朗雖詞權橫槊身已致於青雲神散紆箋志未酬于白首使遊于關山陽之笛而淒其歸鴻聽河內之琴而哀咽矣爾其抽身百戰投老一壓家無膏腴之田匣有干將之劍翩翩俠色時時逼人頓椷口韜鈐刻心鉛槧哀集得百五十餘首無調不備無韻不諧語其蘊藉大略可睹雖未能身登玉堂述帝王之統會亦可謂詞振金聲入唐宋之廊廡者矣

馬沒叔落花詩題辭

益聞泉桃橘句驚雷采之將牧落梅賦詩感短蕭之復咽芳華衆亂王孫悲向隅之人閨思纔盈乎乾愴空林之妾散金法王嘆輕條之綠未全長葉細時惜薄陰之景漸下開寧待晦夜燭非長管若淹春中唐頭促無非傷春光易老悼花事早闌託之清歌以抒中蘊爾其雲馬沒未腸笥猶富識況無長敖歌霞樹變化莫窮短韻川停縈迴自止白門青溪之畔燕磯牛渚之間佳麗並收彩毫畢備爾其節戎之暇弄筆自娛見陌頭之穠綠畫阻三春睹溪上之飛英愁飄萬點遂賦落花三十首首各一韻寄懷擁慷既暢才情鑄格鎔篇亦追高雅乃其柚思入玄傳神如畫則李供奉之遊天姥未愉幻奇顧虎頭之益頰毛猶涉色象矣遂令留都一時紙貴至於

寸欺白雪身許南金不獨樹詞壇之幟亦且立士林之標則茲刻直文豹之一斑祥麟之一角耳又烏足以窮其絕執而窺其淵抱哉

蒼耳齋集題辭

新鄣方胥成貌癯而雅才秀而長秣陵燕市詞客景從塞上雲中遊屐偏貂裘且妝傲骨自高句謝月露之形語挾風霜之氣以故為詩如紅英照水嫵媚堪憐又如丹葉霜林蕭疎自遠與附五言古希蹤漢魏凌駕六朝近體絕句已升岑孟之堂七言歌行欲躡盧駱之室長篇雲湧若出谷垂天短調川停似波回響宗尚者無累關心矣業益富偶爾寓目聘

記

雨游泰山記

萬曆戊子余釋禫將之歷下欲藉斯役游岱嶠李山人德甫自清源來偕之往山人意弗懌先為臆譚其勝鼓之始從今月四日衝雨發途潦溢阻岱色乍明乍瞑以時日更獻狀於馬首躑躅陂陀間越三日達泰安州州守劉君為余設籃輿雨具甚備八日晨起大雨俄而止山人有難色余曰雨浹旬矣必晴難俟且雨趣何減晴趣乃拉山人謁岱廟出登封門細雨濛濛濃雲出階際十步外不識岱形第覺肩輿者杭前

趾余俯躬就之既至一天門雨暫歇始微有所矚捫天階而上踰高老橋澗東北小石亭泉聲汩潺漸遞于耳者石經峪也急欲陟絕頂姑舍是稍北曰水簾巨石壓豎水瀧濺纂石而下若垂珠焉折而東復折而北五里曰摩空閣閣內曰王皇殿殿北石壁峙三丈許覆綠厓曰歇馬厓其上即回馬嶺又五里曰黃現黃現再北復西折曰快活三蓋二十里歎崛仰猝鮮不疲薾是處稍平衍可坐憩故曰快活三北行二里西瞰絕澗深十丈澗中巨石若斧劈若劍鍔若虎若駝若牛馬者不勝數亂流觸硬礌間嘈嗞鍧砰作悲鳴甚壯踰澗北睇一朱門嵌山腰則二天門御幛也按志是宋永定陵東封

止宿處障內起一縷烟上接嵐翠乃劉君命庖人為余炊午飯將及門濤翻雪飛瀑布掛障左響振巖谷余與山人毋削坐良久雨至乃入障障外兩松即秦皇所封一虬忽秀挺一半枯較他松稍異然不敢謂漢以前物也飯罷北行里許又一松曰獨立大夫輪囷平結柯冢古踰此曰小龍峪峰勢巑巘若相嗤而上多蒼松濃陰冒之其下一門曰礪山帶河門內曰斗母殿殿北五里曰大龍峪峰勢益危峻遙覷穿中霄為南天門天門上下石級則十八盤也遊人躡鼓而登不啻羣蟻附壁折而東升曰新盤新盤視十八盤為徑顧極陡仄輿人曰久雨損磴道十八盤不可階而升矣須從此于是舍

輿而步一磴僅容半足足舉則勝及膺顱觸前人踵踵懸後人顱如是者三里始達碧霞元君祠祠宇不甚廣頎瑰麗既禮元君命一緇衣導而上觀摩崖碑唐隸徑可二寸而字畫奇古下半損蝕不可讀已竚秦碑前仰睇則青天如浣俯視雲四匝若白玉盤捧青螺一點而元君祠碧瓦朱甍掩映霏靄與西日相媚去泰碑折而東下上各百餘步有石室則漢武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前有宮曰挾仙又東為日觀峰極望齊紫不別邐邐緇衣云秋氣清望日出更豁朗然不霽不得少頃日將下雲忽作金色已而變為赭已南風吹雲北飛若洪濤亂捲山勢欹崩頃更雲海平蕪歷歷可指徂徠若衡几

灅滙諸水如帶聲椒財培塿而州堞直蕞畦耳已由檢步磴仙人橋迂窩舍天遂暝新月一鈎掛天漢大星百餘屋角閒可仰摘也緇衣云厥明可登日觀觀日出矣比過夜半大霤雨及晨小止仍欲拉山人坐挾仙宮顧上下混茫一色無可睹且寒不可往遂導新盤下泉壑爭流怒號之聲如奔萬馬石級錄泷翻飛珠沫濺衣履山人心怖色改與人習以為恒任其懼也一直肩山人先去余至二天門則飛瀑較昨更奇乃復踏石縱觀移時劉君走簡邀遊石經峪且稟山人候久矣乃趣水簾洞穿澗而東既至則已具壺觴于高山流水亭于時山人尚衣葛衆手而栗余曰怖耶寒耶劉君曰兼有之遂

一大笑亭左巨石盈畝遍刻諸佛經于上皆八分書大如斗大濤瀉流字上字隱隱匿水中甚奇絕第損于萬司馬暴經石三大字深可惜余坐水邊石出橐琴鼓思賢一操水聲鉉韻衆山皆響酒數行復小雨遂出嶽比及登封門回視則岱形復失矣

磁州脩城記

磁守劉君既分滏水為渠活活灌田盡水利矣則蒿目磁民已食之胡恃以防之於是請城曰是不幾南一重地我豫八郡鄴為北屏鄴七郡邑磁為北屏舉全豫惟磁障之又北接趙西鄰晉古今必爭之域　國家分潞州千戶所守禦其間慮深遠矣二百餘年所特土寨也守土者果何賴一日之役夫百世之險難者謂土寨二百餘年所矣豈其亡慮慮動衆徵役百姓耳劃特詘我不見南汝開歸流徙者子遺僅於漳江之涘踵相接也不此慮而慮不必然以防民棄命孰勢急矣守曰不然詘則詘矣能無徵役百姓亡久斂衆亡虛帑金籍繳繳者城籍起穀繳者不兩利我必曰勞民防民一隱一類營始有口誦德特迂而意沮過回因沿廢職鳥在其守郡為也此二百餘年所土寨之耳請益力御史大夫趙公與直指陳公曰守也才以度於茲議其必成也守嘗分滏水矣人難渠如難城也卒之閒威盡水利而民不知也於城何

有議既定余從河上調河朔首詢磁父老子弟曰請城於仍舊貫孰便磁父老子弟亦云亡難守以度於茲議其必成也守嘗開滏水利食我矣我食之不知所自出何難防我我先是城東西門守禦者盡夜嚴斥堠者樓櫓力不能也遂廢廢之不加小而東西鄰血脈不流貫盍恢復此兩門為完城塞唯監司與守之惠於是守遂營馬圖石於山圖灰於石依城為窯深隍為甎自七月末詢至十月初旬城成增兩門磁民大說計費七千六百四千五金動官帑僅六千有奇餘則取給條鞭米穀羨金曾未徵役百姓計工雖三月除風雨輟工寔七十有三日耳穀繳者日籍三十鐵糊口全活不可以指

數已於事而竣磁父老子弟謂余按察河北三郡及見之宜
有記余曰磁城二百餘年所土覆之耳涖茲土者不知其幾
竟亡請者惟一二畏事長吏憚於謀始不者慮大役難竟也
今亡徵役百姓亡久動衆亡虛帑金且以城起敉敉者而不
沮於口以成百世之險辛符御史大夫直指兩公言亡矣磁
父老子弟之望與分水建閘之議兩決兩利而百姓忽自有
之不知所自出則斯役也可以記已守名安仁雲南人

重建東昌府二堂記

東昌府堂二前曰忠愛後曰公惠其間連前後為穿堂曰和
衷益創自天順中迄今幾二百年守且不知幾易矣因循仍

其實亡論覺毀棟傾莫蔽風雨即卑樸郭礙胡由澄慮遊示
以飭內閫而崇外觀常熟蕭公來守一見嘆唶謂郡伯古二
千石儼然縣三尺於上以臨吏綏民不非重矣將使吏居其職居其
業而居吾身者直其寓耳余之何卑樸侖且圮敝莫支也詢
謀諸同寅改建之鳩工庀材移前堂而南八赤移後堂而北
八赤撤其中穿堂為隙地構涼軒仍於忠愛之後置睽軒一
間曰思補去公惠額以冀穿堂所為和衷額之後堂輪奐縣
雘凡幾閱月堂成佇忠愛而後顧則睽軒窈窅閒然一室入
和衷而前眺則涼軒爽塏恍然一屏郡士庶聚而觀之曰噫
審曰天順中以迨於今安敝襲陋至公始毅然改圖而今而
後庶幾乎內閫加飭而外觀益崇不居然為郡重邪工既亡
幾何公得　命擢浙閩憲副行矣車將脂矣以榮問記於余
余竊惟公之守東郡也居五年所時值亡歲亡慮將殍待哺
且將散而四方矣公極力撫喻捐金煮粥啖之全活者不知
幾千萬人竟以內用是不困又二三小醜潛謀不軌緩之閒
闔繹騷不知何狀公能以神明發發之不舍一矢而潛其渠
魁寘之法餘黨諭革其行遂大定夫兵荒兩者值一鮮不憊
矣剝邉及其他公廢之裕如若無有乎兵荒也者而又賈其
餘朝為堂且民不為堂擾是邉何道哉良以公忠愛素孚於
衆復能同寅和衷以故兵荒不為困興作不為擾而百廢振

舉也噫嗟世之凌厲同儕而絕來其民囂知忠愛和衷之義
者況自訟乎公不自謂亡連而猶然思補之則其所以造東
郡可知矣公戒塗壁朝則夕後來者顧名思義推公所未竟
之惠以惠東郡於是堂有深賴焉且也歷年久守屢更代至
公始發謀改建煥乎新一郡之觀而垂諸千百世之遠信乎
興廢有數而其人有待非偶然也愚又重有感焉因掇而為
之記

浮槎亭記

泗水泉故多歷卞橋東湧沸為林則陪尾泗源勝陪尾之南
脩木千章蒼翠落水上下一色其紅石礬水諸泉環繞而北

與泗源合則招提勝立橋東顧招提隱隱森木間丹壁枕流若飛霞及入門則寂不聞泉聲又頹然廢宮也其與陪尾最近者則水衡分注隊著之左收四源北注鉤簾而聽乍雨乍風櫓石而坐可漱可濯則有本亭最勝然勝矣曾未有跨水而亭者泉舍有本泉北疾於駛稍折而西經分署後流漸緩淵視源可三倍胡伯玉乃亘水施梁因梁為亭若浮槎然亭成遂名焉萬曆己亥春當行河之暇約余游酌余亭上凭闌則清流琴瑟可鑑毛髮遠眺則羣椒翠欲滴近睇則行人絡繹如在山陰道上少頃日將下四面風來吹酒欲醒余曰茲不較有本亭更勝乎伯玉槎手曰聊偷三春一日之間與乎

酌光景流連非黨黑者所敢貪也吁伯玉河臣曷嘗一日忘河哉每歲什一于署什九於河戴星衆露暫眷鍾之後無旦暮不浮槎水上也故借以名亭寔猶取其似也而以收泉勝耶余欽容記之以風後之君子味斯亭有深意焉知伯玉者非流連光景者伯玉崟字公公諱璣舉乙未進士以水部主事治泉至直隸桐城縣人

濟寧州重脩廟學記

粵稽古有虞氏始立太學云夏分東西序殷制左學右學立瞽宗周為東膠虞庠王太子以下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命鄉簡不帥教者甚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未聞郡縣有學宮也

郡縣學言自漢始學有孔子廟亦自漢始與周公[illegible]祀云唐去周公封孔子為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我　明與治大成至聖去王封尊崇極矣夫太學光孔子立也郡縣學亦傚太學立也孔子後生而廟於學者何益學以明道道在先聖非孔子無以傳道在後聖非孔子無以法先後非所拘也祀道耳道存則為中國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道亡則為夷狄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故為道不可一日無學校為學校不可一日無孔子我　太祖高皇帝驅夷狄而中國之首重斯文　列聖相承躬祀孔子惟崇教化隆洽于今為烈吾濟又近聖人之居去闕里僅三舍亡論發明聖道代

有其人即俊遠為弟子者多取上第二百年來彬彬盛矣邇學宮頹圮萬曆丙午郡侯劉公惕然興感曰此守事無難捐俸新之遂出金若干兩為倡郡士大夫及若庶博士弟子各有捐助以署學正張君應完董厥事訓導余石翊孟君周孫君茂蘭協贊之斷才陶甓更者塞外池依類而橋其上易坊為櫺星門外設屏因者曰雲路崇聖學育賢才三坊曰戟門曰傍大門中門曰大成殿曰啓聖大昌名宦鄉賢四祠曰尊經閣曰明倫堂曰二老堂曰敬一亭曰兩廡曰齋宿省牲所曰前後四齋曰郡博四衙夷卑禮垣撤坊加飭暈飛如霞煥乎一新矣張君等乃伐石徵予言以紀侯之績予曰於戲孔

子之道如日中天今　上崇文化流如河行地有如取日與河樸襄詞亡當也乃侯之績則有可述者今之有司誰不飭獄訟亟賦役以慱能聲而加意學宮作新士類寥寥矣侯種種善政更僕未易數而興學課士其首加意者昔者文翁化蜀光輝簡牘然惟在興學宮耳侯乃所化之鄉人也取文翁之化蜀者以化濟大有造於濟何遜文翁於戲侯之績不可忘也侯興學之意尤不可忘也口誦聖謨揚葉舉袂以自脩其學求無誨於孔子之道以厚報侯是又在濟之人矣侯名嗣傳甲辰進士蜀之漢州人

句容令吳君去思碑記

余谷議南通政時淂識句容笪孝廉柳之云孝廉一日偕句容士紳若而人入白門請於予曰不腆敝邑徼天之幸淂吳侯侯大有造於敝邑然不淂終有侯今且去敝邑而嘉定矣去之日民有謳士大夫有詩歌然而思未已也不勒石紀之五父之衢俾後之出者入者耳而目之則侯之政泯而亡傳而世何以風矣倘惠片言如司馬班范之傳循吏以永去後之思則不勝厚幸于予曰厚哉侯何德於句容句容德侯若是深也侯治句容何狀試口之不佞將籍以記之孝廉等曰敝邑去畿輔不百里有一利邑首及之有一害邑亦首嘗之令邑者賢則朝獻而夕達之畿矣否則朝譖而夕達之畿矣以故往往號難治而侯之來惟務以德化不為振刷未溼以慱赫赫之譽苟利於民若懼其不自已興也者苟害於民若懼其不自已除也者縣三尺吏民之上蹄其大要恤丁而丁不逋也築圩隄注絳絳可瀦也白冤冤雪也禁媢璫者璫不為梗也夫胡以不梗草場為牧地舊矣有謂牧可田者以動　上　勑巨璫履畝而賦之民能嘗其毒乎侯不尼其履畝第廉媢璫者繩以法俾不得通又力陳其害以白御史大夫曹公公疏上遂中止始廉首嘗之者曾未徼嘗之矣胡以白冤獄多疑類能片言立决至若某者枉戍三十年矣舉邑皆知其冤而事在直指往令以無如指直何也姑繫之爾侯

無難忤直指而罔敢易枉戍為詳次其枉狀以請直指即後先相比乎而無如法何則亦無如侯何矣胡以築堤邑水道不旁溢者以有絳瀬故脫不圩隄約之則絳不及受而溢侯因其故隄高廣焉而又建閘宣洩之澳則溉潦則注而絳亦不難受也盡水利矣胡以恤丁丁繇視糧數江以南皆然也邑之丁糧兩不相涉無尺地而立戶丁立見其逋前丁侯以賦之美抵繇無糧者丁既去矣逋如故侯力追丁政亦如其所抵民不廣單丁丁不廣重繇即督之逋不逋矣以至雩而尌也以糜起雪儀也易學舍空亡而鼎新也其它衰莸撫亡興學勸禮更僕未易數而此特據其最著者矣吾儕不能謳

侯所無而亦不能略侯所有于予曰厚哉斯言核而匪故矣
聖天子加意元元特重首令欲以漢法黜陟外吏三載一
舉之項用銓議俸深者陟兩京六部尚書郎間以淺者去簡
調繁當黜寓久任之法又得無以繁風才者而以簡愧不才
者乎余竊謂風之愧之在黜陟而其所以風之愧之在口碑
黜陟一時之榮辱也口碑千載之榮辱也余不敢以銓議第
按其可以風臺吏者綴為記俾異日傳循良者采焉余未讀
孝廉之前月客有自金昌來者述嘉定治狀已不啻其口益
信孝廉等之言匪諛侯諱道長萬曆辛丑進士江西星子縣
人

重脩鉅野縣儒學記

邇者郡邑有司誰不飭獄訟亟賦役以博能聲而加意學宫
作新士類什亡一也今君姜公來甫下車過廟釋菜與諸士
譬經校史已低回歎曰鉅簪上邑於文學其天性而未必人
人脩行誼且二百年來科第落落若晨星茫茫大野豈山川
故自佳而風厲學宫者或有間與有司之咎也屬靈壁學博
茶君精堪輿術應總河劉大司空之聘來濟姜公延之俾周
覽廟廡堂齋以及門屏稍有增益櫺星門外鑿池滙水巽方
起奎樓作文筆餘仍舊貫姜公如議傾橐中所貯俸若千金
創者鳩工庀材仍者奎丹塈黝復於門外池內建一坊巍然
改觀諸士歌且舞之矣已而詣不佞敝廬而請曰邑侯禎橐
中之俸廣飭學宫甚盛舉且丙辰後甲無人也甲午後鄉無
人也學甫脩邑人呂君者粲然登上第侯作士之效非淺尠
無一言以紀其事不佞曰姜公不以世之博能聲者自亟而
獨犂然脩飭黌舍其加惠後學績勤矣直一登第足慰其望
與人人脩行誼以自脩其學是公之意也尼父曰德之不脩
是吾憂也又曰脩身以道兹固大聖人所亹亹願與士共脩
者諸士日誦聖謨能揚褒舉袂脩德脩身庶無負公脩學意
直區區取山川之氣幬一第乎古人有寶含光飾以函一日
含光飛去徒寶其函學宫函也不有具脩脩函之謂何姜公

八年令鉅善政實多而此其重加意者文翁化蜀在興學宫
韓延壽首庋弁俎豆頫上之人貌礼之公大有造於鉅何遜
兩公余故申脩德脩身之說於諸士諸士人人脩行誼不獨
自脩其學是即所以厚報姜公矣姜公諱性字原渾萬曆壬
辰進士今陞戶部主事楚岳之巴陵縣人

白衣觀音堂記

白衣大士苦海之慈航補位之尊者聖果之證已明廣生之
願未滿悲愛等之阿耨功德將於須彌轉大法輪應人間世
凡有希者悉如願心濟當水衡之上游尤稱欲界之都會叩
靈祈嗣悲象教之未彰聚沙布金苦蔵閟之無址萬曆癸未

運河府丞澧州龔公來濟腹笥內典根利夙生雖混跡於行河每棲心於覺路謀於署之東南背城面衢起堂三程更於堂之東偏背衢面城為室五程一時破執者目為有漏利導者悟其無邊葉君九思等大發信心盡捐有我力荷其事以襄厥成遂開清淨法門塑莊嚴妙相使怖鴿侍鶩于雙棲靈鷲與雉堞並聳矣踰四年惟丁亥繼龔者為真陽陳公光照一方祇奉三寶守濟者為許州宋公將通八解以脩〻禪共發菩提心宣示大部衆新其門廡飾其輪奐謂不有住持誰為供養乃檄普照寺沙門海聰移居於內海聰篤志焚脩精心締構朝參莫唄積有資糧聚鉢鳩材公其末鉢庚寅歲於堂之後增殿三楹高廣與堂稱於是大小乘並來萃以繡素等悉爾皈依而海聰者不寧惟是復捐地若干畝為義塚並非更以所餘福還施諸有情者乎而今齒且八十餘加持閭延戒律益嚴乃向居士曰自鼎建迄今二十有三載矣歲月未紀法語猶湮僧之四大將殘後之司守無據盍藉如椽之筆以結見未之緣居士曰善哉是以像教者也像未設特一甌脫之區耳入獲其地能顯然生敬心不有如於像前生非僻想起種種惡趣頃刻蕩慾海為尼連是有像而無像也又有如於虛空作觀大士現前眼中出種種金莧光是無像而有像也又有如心無岐念口誦五印心陀羅尼經隨有希求必獲如意是不必有像而不必無像也有像而無像像壞無像而有像像在不必有像不必無像無壞無在即心即佛堂之有無廢與亦復如是

徐道人鑄水官像記

徐道人者清源善士也行脩百懿皈命三元致虔朝昏不怠心志發願鑄上元紫微帝君中元青靈帝君下元暘谷帝君三像上元中元像既成清源緣盡以下元像謀鑄於濟力欲從心勢須動衆乃濟人喬君繼先傅君烈等夙有善願特少機緣契合片言盡去慳吝畢力鳩銖佐成善果像成舟載以歸而喬君等向不佞曰清源非東土一大都會哉鑄三像何有舍而之濟濟有緣也徐之濟毋必於濟人先等獲與茲舉睹圓好像先等與徐更有緣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寧靳一言不佞竊惟三官之祀所從來遠矣按經始生皆出龍女云天官紫微宮中部三十六曹生賜福地官北都宮中部四十二曹主赦罪水官青華宮中部四十二曹主解厄人有誦經千遍者其應如響允若茲則三官於世真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胡可以弗祀也人能捐貲鑄像俾人人頂禮作善念亦大有功德矣徐道人非其人歟今在濟鑄者水官耳喬君等徵言紀事亦以水官故請毋論天地專言水水之德大矣生天一統行五出毋域滙于方河流惟九四大居一浩渺符坤用象

罹藉尤瑩舟楫賴以貿數興地脊以準平瀦則珠貝出涸則禾稼焦徙足徵廢竭可占亡見道者嘆其如斯窮源者取其有本融絡流潤昭化妙之本質顯穹灝之配審以故明紀其職為水部幽司其柄曰水官寔有二理哉今 國家定鼎于燕藉南北漕通灌輸而河為梗南之唯 陵寢北之蕩盧會水之厄莫此為甚矣神司水者也又主解厄寔厚民之饗而不為解乎立空像乎徐道人精誠孚於神神與天官地官耦祀焉其必默祐世之人而為之解水厄者故因喬君等之請厚望於神而謬為之說如此

重脩三官閣記

郡城南里許有三官閣者襟河跨衢所從來遠矣蓋古南門云成弘正隆間重脩者四其歲月姓氏皆有記可攷址隘漸就圮行者疾趨而過惟恐墮雖新嵩等稍稍旁築護之以亡歲不及於上因循數年閣勢益傾危里人王廷仁倡衆曰及今不盡撤其基更築之而徙脩其上址不能承脩猶弗脩也或曰亡難更築難於移三像下上剏嵩等輟於無歲而今荐饑脫工不繼址與閣兩脩兩輟委像亡所不當預計乎廷仁曰有護臺矣三像可受也亡所煩下上亟圖之磚石半可因俟其闕矣愈難圖矣獨不見普照寺藏經閣乎其工視此不啻三倍矣既夾誰望有今日而竟還其舊觀人有心施助何慨

歲曰兩脩兩輟慮過矣仁請肩之不蔵不弛襟溪黃君嘉遂仁志又好義樂施乃從旁從更協佐廷仁遂共謀鳩工庀材輸者如市址用石踰丈始用磚錮縫用鐵灌隙用糯廣高倍舊閣輪奐較昔加麗焉妥三象於中以其羨前為坊後為屏為火池為鐘鼓亭為兩廡左漕又漕稍北為兩室樊脩者時憩息焉又北為文昌祠為張仙祠一以右文一以廣生也經始於萬曆癸卯閏二月落成於乙巳二月偉然稱大觀矣黃君暨廷仁等問記於余余曰善哉聞諸濟父老曰正德中劉賊反所經之地靡不嘗其毒過濟知神靈異禱而籤三禱不許輙宵遯去然則所謂案徼賜福北都赦罪青華解厄詎不

信然歟四壞四脩迄今始一勞永奠神衛民陰庇乎人人信心報祀乎神皆不可亡述於是次第其廢興歲月而為之記

碑

總河曹公興學德政碑

濟當水衛高虞析流南北為漕距黃河二百餘里設總河大臣督理之嘉隆間或革或復今 上御極河漸多事近且廢總漕歸總河萬曆辛丑決蒙墻凡兩易總河大臣不浮治仍議分河與漕如舊俾專力於河甲辰李少保公至塞蒙墻黃由朱旺口而東流亡幾復決太行堤自飛雲橋穿夏鎮滙呂孟湖氾濫矣朱旺口復淤往釋胆壞者渀渀成巨浸悉可駕

余皇施罟豐沛魚棠當全溺靡所依閒地為廬皆亡去即濟
水衡高亦灌踰南陽漸及於鄆少保公丁內艱不及理於時
議代者非素深知河不克任乃疏公上益以公素為濟監司
治河者也　制曰可公曩為濟監司潔已繩屬敎冗剔蠹大
遺愛於濟皆呼為曹青天云濟父若子弟聞公來咸以手加
額北屋設曹青天位迓之歡聲若雷公既至乃慰父老子弟
曰若無虞水及鄆芻末蕢流之所以橫者吾為若築矣乃操
舴艋委其身於河窗地卑阜洞東旺口所以再讞再淤之故
計工八十萬金錢條疏以上　允其請更餒以便宜鳩工胼
胝不半載而河成黃既東曩所謂滂濟巨浸可駕余皇施罟

者復露為腴壤受播矣其靡所依閒地為廬亡去者還而營
家男即畝女即紅獄訟衰息而食所在有矣公乃去供億之不
式以恤無歲者又令有司緩徵毋過苦已而集諸生曰濟素
稱獻國往吾為監司時貢士多登額今稍稍遜昔日矣且學
宮傾圮將何以羣弟子而經義督策之於是捐金若干兩檄
劉侯脩學侯奉公德意亦捐俸倡衆庶民子來既落成諸生
咸感奮自脩礱石紀公嘉惠後學盛舉間言於余僉曰公河
臣也急在河則胼胝且亡暇而暇及學宮嘉靖中有梧崖王
公者捐俸葺廟學文移城之德勝樓於後與尊經閣翬飛相
映工未竣遷去梧岡陳公繼至詢其未竟者續之僉謂王經

始陳落成皆有功於廟學不可忘也乃於學傍得隙地鬮茅
為屋三楹貌祀之曰二老堂夫二老亦河臣也於時徐呂間
河流湯湯亡恙也亡動衆大役也帑藏充也暇也猶合兩公
共成之今視昔何若矣黃河之患南之齧　陵寢北之蕩城
郭東之於中不受則旁溢而餉艘每歲銜尾一至河不潤無
以達　京師又帑藏空靡所取給河臣且數易矣凡談及河
事咸輒吐舌不能妝以歸於必不得之數而公處之以暇豫
不半載而功成又捐俸興學不少後則嘉惠後學一念較王
陳兩公不更篤而其功不更偉與他日二老堂且參公而三
矣公諱時聘登辛未進士真定之獲鹿縣人集總河也潔已

繩屬裁冗剔蠹亦無異為濟監司時茲不具述述其所以興
學者如此而系之辭辭曰於維河宗應漢而東潛行分源淪
瀟入蒐盂門大溢疏為彭濆呂梁既發王氣攸鍾適卜為崇
匪梁崩壅惟公秉鉞壁馬罔庸郡汎旋陸水伯順恭於時之
隙以覆學宮緣膜撤圬毙宇聿豊奮彼羽籥俗敎化崇無德不
報有施且隆河行救數嚐歎其功千百斯年感奮攸同

12277

弗告堂集卷二十三終

墓誌銘行狀墓碑

郭太孺人墓誌銘

先大夫游郭牛山公門下故得聞太孺人余復從參政公耳
太孺人苦節狀故得悉太孺人太孺人者李公福女也生十
七年得牛山公公蚤有賈太孺人云以明經領鄉薦為世大
儒講易濟水上濟名士多從之游公權解好客問欲問遺贈
郭太孺人必從更賛賈亡惜其厚曰何難舍簪珥俾夫子賓
于義賈生子三津治法太孺人生參政公參政公六歲牛山
公謝賓交有謡詠太孺人于賈曰若三十而強耳能確意桃

蘿而茹漭廡而炊守呱呱兒以老乎亡難奪也太孺人聞之
潛縊園中賈度其縊潛偵之絕其縣曰婦直一死謝先君子
所貴守呱呱兒以老即爾奪乎不爾奪矣嗣是諸子析著太
孺人以田一壥撫參政公參政公年十三就外傅受大戴禮
每夜歸父事太孺人呻佔時參常從太孺人流黃喔咿中出
辛未參政公成進士除任丘令太孺人就養則謂令祿視既
稟諸生何若復橐中斯計以歛下佚上所學謂何而何以不
失家世我參政公唯唯仍父事太孺人服官三年太孺人必
聞其政以莫不頌曰廉吏　詔下贈牛山公文林郎賈與李
皆得為太孺人又三年丁丑　召參政公為御史會　兩宮
上號覃恩贈贈公如其官賈與李例不得更封參政公按宣
雲太孺人泣送曰吾不難而去願而去余若依余所為服官
依余時吏力也公念兹太孺人恥絜楹遂出為江西憲僉已
陞陝西行御憲副尋以邊勲晉今官歷四任皆迎太孺人宦
邸終始若太孺人訓太孺人不憚皺瘃亦曾不殊撫呱呱呻
佔流黃喔咿時也亡何太孺人病參政公請乞身將母歸太
孺人曰吾猶啖粥耳兒周旋惟四方何淂以我為觧而以我
去而家也參政公曰兒三品横金紫矣非母教胡以有今日
母燹種種六千里依兒任兒獨戀戀一官罔依母家則胡以
兒為且家有田一壥足供甘膬亡如歸太孺人肯肯之乃淂

奉返與東既歸五年太孺人卒卒之日是惟萬曆癸巳十二
月十九日距生弘治甲子閏四月十三日春秋九十于一汝
即參政公女一適李源孫男二一樞一機孫女三一適楊以
析一適楊聲遠一適胡從化曾孫女一一樞出許聘李鈺上
甲午三月二十五日啓牛山公壙祔葬焉先一月參政公自
為狀屬誌于予予曰嗚呼太孺人常謠詠自縊矣縊不死
難死我以一壥育六歲孤魚菽罔給居常戚領機杼中孤又
季子乃卒明經大戴禮為時名臣是牛山公不死于膝下而
成于領下五十餘年不藉夫子遺而俾子令逮奐子光不令
母事母而父事母皆奐于後是婦而夫母而父者也非其道

孤六歲又魚菽罔給胡以有今日又不者豈其姽嫿備紱德
而賈不敝孤不令以嘔㡳于既縊而被翟服于凍梨也能乎
是宜銘銘曰以其夫于旅其子以其子光其夫于不毋其子
而父於夫于則胡以死茔兹壙之比以永安只

故庠生張子臣墓誌銘

張子臣諱維鄴都御史龍洲公季子也公之女妻余是惟子
臣姊公于四二先羅恭人出二後羅恭人出兩恭人兄弟也
子臣襁褓弱不好弄動止殊其癯亦殊以故公鍾愛之隆慶
己巳公如榆林余偕子臣送之河干公手子臣手目余與若
兄曰兒維鄴癯而頎胡慮弗達而慮達遽弱弗任善占護語

既及扶於面涕涔湰下西山銜半規亡能舍去去亡幾何公
訃至豈其知是日訣也抑機閞也而墨墨自傷亡能舍去我
關西之訃來子臣方九歲哭若成人恭人遵公遺書四子析
箸恭人謂子臣幼令與叔子子忠合廬自偶影損箸珥課讀
又八年復與子忠析仍依恭人不謂癯弱弗任也急欲達答
藻追琢雲靡而進己卯冠諸士游庠序自是盱衡一郡目無
前良兩赴省試不售向子忠曰吁弟不虞福不達必達不虞
福不于必于日即於癯恭天困之而有其兆亡亨之日矣必
亡子則願徵承祖者繼蓋子忠子二長承祖云子忠曰惡是
何言也爾有幾此兩者數年不復癯不於今日而何懼戊子

恭人殁摧毀之餘益盯於癯屬余謁選不及恭人窆就子臣
別子臣已骨立不勝禮余曰而苦矣士死功名死孝皆過也
胡慮弗達而慮達遽弱弗任二十年言猶在耳而忘之耶而
自苦也子臣孰我于亡能別我別亡幾子臣訃至豈其亦知
是日訣也抑機閞也而墨墨自傷亡能舍我我沒之先一月
向子忠曰吁弟謂天困之兄曰爾有幾今且有異即令緩為
之亡奈何膏肓上下矣亡乎蔡繼我者死且不朽己丑七月朔
病深十八日殁其婦李十八復號呼向子忠曰曩兩言不化繼
則飲血作未亡人保孤為後不則何難一死從夫地下願一
言而決于忠乃告兩兄而集議父母之族僉曰善遂以承祖

繼納之符矣弗渝也邂生享年二十有八配愽野知縣李公
女承祖娶大名知府鄭公孫女將以某年月日塟於祖塋子
忠自為狀問余志余手狀三四讀哭不能聲矣時有關中典
文之役不能文其行志之如此系之銘曰翩然而嬰嬰胡鐵
而鍘也昂然而駉駉胡厥而征也纍纍佳城秘而精也無子
而有子以慰而幽扃存吾銘也

大中大夫陝西右參政西圃郭公墓誌銘

公諱汝字子稱別號西圃其先世淮之山陽　國初有陽四
者徙濟遂為濟人四世祖曰旺旺生敬敬生幹幹生鉞號斗
山即公父也治易領弘治甲子鄉薦濟以治易顯者半出其

門下娶於貫生子三人側李宜生公公生而穎警甫六齡半
山猾館舍諸兄既析著李張稱未亡人撫公奪於貧年十三
始就外傅受大戴禮既猾郡弟子即赫然有聲嘉靖甲子舉
於鄉隆慶辛未成進士時江陵相與玆試門人爭趨附之公
獨恬然自守不少阿江陵即視公與諸門人等矣竊心銜之
矣公初授得任丘令任丘丁南北孔道疲於里甲而又居滹
沱下流歲苦水公極力調劑俾閭閻不擾供億亦不絀又為
築堤障河患民得安土居焉偽有巨盜[illegible]三人逋矣公致
虔禱三日盜自首人皆神之公生平[illegible]皆奉為縣蓋約獨
繕學宮不惜費課士供給必豐為政雖寬然長者然於持法

不少撓[illegible]從廉廉奉三尺吏胥不寒而栗舉指相目曰畏日
真御史也居六年果去為御史父老子弟遮道追哭尼其車
幾不得行既履御史臺持論侃侃風采大振江陵氣焰益張
度公無附於昔或附於今而猶然昔也然亦無如公何比被
命按宣雲江陵子弟賀者盈門獨宣雲之使不來江陵始
於公甘心焉嗾主銓者以年例外遷江西臬僉臬僉亦風憲
豈難行其志難於屯田在直隸之池州多為豪右影射不可
稽公聞 命笑曰得無難我乎我亡難豪右才莅任即諳池
踵勳而丈之引豪右以禮不聽裁以法於是人人吐舌不能
牧悉以田歸軍罔敢匿者夫既不能以豪右難公矣遂擢陝

西行太僕寺少卿行卿駐靈州孤縣絕塞又兵燹之餘由荒
累歲難倍江右且以臬僉得行卿労轉也豈不謂能亡中於
臬僉貳亡能亡中於行卿乎公吏不為動至則一意撫綏發
粟賑饑令友側自安瀕年虜酋黃台吉要賞無厭公宣諭
上威德虜衆懾服歲省金錢較常五倍御史大夫疏 聞加
河東兵備到寧夏之年轄之河東故無兵使者自公始行邊
屬李獳人病公輒欲上書將獳人歸獳人曰吾偶病無足意
爾受封疆之寄奈何以我漫言音公不果上書亡何遷洮岷
邊備憲副洮岷在萬山中與番夷隣近復為丙兎所蹂躪自
公履任兩入犯兩不得意去秦州偪賊猖獗公擒剿之隴右

定督撫疏薦記錄尋以靈武敘功 賜白金加陝西布政司
右參政仍管洮岷邊備事有劉總兵者馭卒嚴急夜譟公正
色出諭曰爾等受 朝廷厚恩不思報効敢輒為亂軍甘不
赦之誅乎爾帥嚴分固應爾爾妄動异日悔晚矣衆軍帖然
惟是軍之譁也咎在帥亦以餉在內地未有以時給之爾公
洞其原預令徵給又較其技必賞必罰自此即撻之亡敢譁
者矣居岷五載岷人倚之為命蓋不啻鞏右長城而李獳人
又病矣公於是決意東歸凡四五請乃得 旨既奉板輿東
也日為綵嬉獳人膝下四年如一日及獳人病革則呼天慟
曰吾棄官為母而僅四年養也棄亦何晚乎三年讀禮醒酒

不入口每見輙有戚容客有言及孺人者公不覺淚涔淫下
也里人以孝聞督學使者及諸監司皆以母節子孝題區旌
其堂公謝曰不孝六歲背牛山府君吾母出九死一生不偕
府君同日歸窆也者則以撫不孝孤耳不孝儌天之倖有今
日母今又見背矣不以汝不孝而反以為名則吾豈敢服闋
始往來園中顏其室曰灌息蒔花種竹與二三老友彈碁賦
詩課雨于秋足跡不及公門絕口不談時事年七十四以壽
終生於嘉靖辛卯閏六月十九日卒於萬曆甲辰八月二十
二日配尚氏封孺人子二一樞州庠生娶王洧女繼孔朝卿
女一極府庠生娶張特欽女繼王邦立女女三一適儒士楊

以旂一適廩生楊聲遠一適庠生胡遵訓孫三燧爌樞出烜
機出孫女一適庠生李鈺樞出卜於乙巳葬大將橋之原亘
乾面巽公自擇兆也公六齡背嚴亡論鄉之人即三尺且小
視之而亢郭氏宗者則公也釋褐登仕籍遇災則附獨非人
情乎而竟恬然自守仕為令入為御史旋出為臬僉勠力邊
陲十餘年飄然將母歸存則綵嬉娛膝下歿則哀毀祔祭如
禮曰節曰忠曰孝葢三無愧矣且歷官二十年篋無厚積至
上大夫帷簿無姬媵不佞佛飯僧遇戚舊窘者不難倒囊金
贈之人有過未嘗面斥至論事可否斬然不首鼠兩端即古
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又何讓焉若公者真所謂鄉先生歿而
可祀於社者矣是宜銘銘曰不毀方為圓不以人濡天不以
爍灼化其剛堅其為吏也渭漠之全而事母也曾閔比肩是
陋世俗之行而追古人之賢者也蕭蕭白楊望之蔚然曰此
大中大夫郭公之新阡

故望雲鄭公配孫孺人墓誌銘

孺人孫者大名守望雲鄭公配也父曰鐸娶於趙生孺人端
靜內慧十六歲繼周孺人室公父雲山公二千石顯矣不有
厚遺公靡所習二千石業而家徒四壁立也孺人勤佐之即
不有所營乎菽水啖姑王恭人鄉往無不當意公獲以養母
於孺人寬其力於學孺人有子矣先戴孺人亦有子兩孺人

不私其子則已且互撫之至各忘其所出而子視兩孺人亦
各忘其所自出丁酉公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授太原推官恭
人憚於行乃留戴恭人偕孺人往孺人復儉佐之即不有
所苦乎以非命所當託不任享徒以損政若猶然嗛嗛自適
與佐諸生同也公獲釋捆內臺寬其力於官三年多乎反蒙
恩孫為孺人戴尋卒訃至孺人哭曰吾宦隨孰若若奉姑
苦苦且死也諸子亡難撫諸子亡難就撫而獨奈何姑我壬
午公主兵部武庫事陞職方協郎歷五年為丁巳出守南康
舟奉恭人往甫達官邸以疾歿孺人飲痛慰公脫簪珥庀歛
具公見於廉困復寬其力於粹服闋補大名亡幾何有所中

鄕鄰歸不十年捐館舍孺人白首一發撫諸子析一堰爲公
而不私一繼嗇二十餘辛澣故緋新調飴割腩卒無玫繼周
旹勤而且儉性自有之矣難者遇公之姊及其侄女恩禮不
替遺公二勝不啓其私藏又厚貽之終其身拮据茹荼不勝
其瘁以歿歿之年萬曆甲午距生正德丙子享年七十有八
子八孫男十重孫男三子道升等將以某年月日啓望雲公
兆合葬焉持狀問志于予以予姊爲孺人子婦悉孺人遂
按志銓次其行而系之銘曰彼淑其儀烜以赫執其夫之二
千石惟濟之北爲孺人幽宅

故鎭朔將軍趙公配任夫人墓誌銘

按狀任夫人者鎭朔將軍謚襄趙公配也父山海衛昭勇將
軍鶴年母李淑人鎭朔父白樓公掛大將軍印顯矣往游石
營與昭勇同官輒約爲昏昭勇亡難女去山海而心奇鎭朔
許之夫人旣歸趙白樓公解印還濟雅好客屬張太夫人病
疽夫人十七齡耳旣爲張嘗藥又精滫瀡給客當公意委躬
嘗勞以逸太夫人卒不困於客而脫於疽居數年白樓公暨
張相繼卒鎭朔始龔爵迨萬曆壬午爲驃騎將軍夫人封又
甲申　上閱山陵鎭朔病脾強往衛甫至卒於懷來　天子
憫焉錫塟　諭祭者四御史中丞蕭公慟鎭朔庶以勞沒於
邊又篤共事之誼捐金遣使占謀歸夫人以才然孤孀不有
後獲藉以抵塵埜如稚夫侃不有從父爲道同姓戚脾脫一塊
厚求橐中裝夫人無以應憾一寢不逮有諸已也辱言屢至
如是十年竟抑鬱卒卒以萬曆甲午八月十二日距生嘉靖
甲午正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一卜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啓鎭朔兆合葬焉誌曰夫人之佐鎭朔與所爲拮据鎭朔身
後不委曲周至哉卽甚賢者猶或難矣自爲昭勇女以及趙
婦然非世家寧食貧乎任操作乎乃甚肉藿纊而錦綺荊布
晏如也張病疽朝夕執饋數進惟恐至廁腧澣濯不藉婢手
[illegible]侍疾死矣先鎭朔沒止遺二女鎭朔所爲處斬其澤以騷
[illegible]從者從以大耳難於輒置妾而夫人輒置之生子一乳

哺若自己出者人亦不知其所出六歲夭夫人痛悼者數矣
更爲擇側室竟不嗣夫人旣不難於移木之卧斯鎭朔舍其
內顧而精意行間無兩心也不然者皆禁垣則令帀九閭
韡轂輕其清肅鎭宣雲則案邊裘之勝貞烈嚴乎邊隆乃驕
驕夙夜所爲心其捆內以存於吾身自效而裹革能乎夫人
與有謀也何如矣鎭朔刻冰鐵雪卽有官租例得公費者悉
以饗士不少濡指又好客不殊白樓公俸不給稱貸而益之
沒之前日恐負貸者悉以姓名授夫人不謂婦也夫人亦不
自謂婦也至損簪珥貸田宅以償亡難色兄之二女一適朱
一適韓韓寠夫人爲置宅一區衣食之終身不衰又厚遺鎭

朔二媵還其母十年一𤼵大而禮葬鎮朔周窮償貸以不負
所託小而褆躬惟謹笑言不逹梱外乃竟不任勞瘁以疽背
没也悲哉没之時語其女曰吾死即死耳第不能報蕭八
是又何慷慨不忘恩也女一適吏部左侍郎靳兩城公之[illegible]
先是夫人寄於同姓者辱至多依女居　是女不藉同姓者
鄭自厚其殮悲庸知趙之不有後乎而以女乎女之子余婿
也乃為銘銘曰令而淑者婦耶𤼵而貞者母耶不有其子而
大是倚惟鎮朔是述以伉儷此丘

故廣東憲副穆公行狀　代

萬曆十六年穆太公及陶安人卒其志其墓至十九年十二

月初三日憲副公卒具狐光衜復走使屬余狀狀必某何也
某之身穆父子全之知穆父子行亡如某不某屬而誰也謹
按書始卒侯作者采擇焉公諱文熙字敬甫别號少春魏東
人寔暨宗孫氏之裔故乘亡稽稽者高祖敬敬生山山生
鉞鉞業農不仕錦生陳實是為太公娶於陶生公太公習博
士業有聲矣已厭薄佔佔者棄去卒以公貴封禮部員外郎
而陶亦得為安人云公生機警八歲能屬文十六歲為邑諸
生輒傾其作者與其約文字交某心孫之公亦肝衡不來下
某先公第公下帷益苦竟不謂某第也下之至為文莊不蔑
舉襟而受不自知其下嘉靖辛酉領鄉薦壬戌成進士授行

人奉使蘇湖宮湖之間游轄日遠循章日富而造理日
益淵粹　命不辱其司副已為工部都水員外郎特陞兵戍
辰其以給事中言事忤　旨受杖　闕下以中有所[illegible]左
右左右將甘心焉諭門者毋以其從人入謂可死其血肉中
公不忍血肉中死其亡難闌入向緹騎朱程二帥曰給事以
直言忤中貴人中貴人欲藉杖死給事人有口何如不死給
事以愛直言者自愛二帥謝公授意杖者左右見不死血肉
中恚甚篝榜雜下公以身障𢷬之起囊出觀者吐舌曰若何
官敢闌入起人血肉中也壯哉其藉削矣公曰就都城外治
醫藥又盡傾橐中裝幾二百金謀借歸屬太公𫆀至傳有

東宮恩少需之當封公即急難丈人乎曉不顧沾一命以榮
所親太公曰吾不愛兒榮我而愛兒傾橐中裝以存友給事
父不布素乎五湖三畝以娛吾三人足矣公遂決策歸其白
骨吏肉也歷二十有五年而穆父子相繼舍我去奈何不嘗
血沾榮也公歸未幾補禮部員外郎已遷尚寶丞改吏部稽
勳考功即直能佐其長於人才奬進不避歸親有部御史私
要人不中公從中直鄙觸要人怒遂出為廣東憲副尋拂衣
笑曰吾今而後始逍遙物外矣構逍遙園奉太公陶安人於
中進觴醮為壽暇則著述海内士紳實公片言不翅縣黎矣
居嘗好交游數數擊鮮為文酒會賴太公善心計每從欵段

田間勸於田畯而閭安人儉佐之以故公交游屑然饒於財
丁亥魏饑民煮榆皮啖之死者枕藉道路公蒿目歎曰有吾
在奈何匕箸自飽而視邑人莩也太公亦有意乃按籍數之
得千金語有司曰饔餐之外頗有餘羨願輸活饑者計口而
授活萬人事聞　詔賜棹楔旌之辭不果明年益饑公曰尚
有餘財奈何為德不終令活者竟駢首委溝壑也太公復有
意乃按籍數之復得千金以賑於時御史大夫直指疏其事
請建坊　上曰可　命下辭又不果公謂吾不忍民之饑而
死也捐金起之而以徼　恩辭之不見而土木之役及於邑
入釣名累衆賑之謂何復出百金方式遂辛卯大水東新如

東桂公盡舍所積薪數萬束聽邑人取邑人無不賴以舉火
者又割地為學田備醫舍周貧生諸善狀不可以指數先後
薦章凡千上公堅意不出日趨園中蒔藥狎鷗鷺暢詠自娛
晚病消渴一意尋攝生之術嘗謂單豹養內虎食其外張毅
養外病攻其內猶牧羊不鞭其後欲兼內外養之卒為風溼
所中而死豈攝生之術尚出二者外邪汲之先致日盡焚所
藏書畫多不達其意公曰造化生物無而有有而無吾膠膠
擾擾以困於執已不識其苦之趣彼長物不重吾駢枝瘦疣
我公達矣公之才校以艱巨豈不足樹伐流竹帛光几五邊
皆不得竟其施而以直見黜亦足悲也然始去也以其欲罷

也以部皆篤於友誼又捐金賑饑動活萬人假令破觚為圓
躋於崇膴其所樹有此不也而且湮滅無述矣公著書數十
種行於世皆膾炙人口遡生嘉靖七年正月十一日享年六
十四配張氏封安人繼郭氏李氏子一光徹郭出國子生娶
丁氏李氏支氏孫二元騏丁出元驤李出

故南京大理寺卿竹陽王公行狀

公諱湘字大清別號竹陽其先萊之平度州人也　國初有
從軍濟寧衛者遂籍濟寧衛高祖榮傳寧寧傳宣宣傳信蓋
至宣信而以公贈皆湖廣左布政使宣娶唐信娶李李生漢
滄繼劉生公及江洎唐與劉皆得為夫人則公之祖母母也

誕公之夜唐夢日光覆屋稍長美風姿嗜學能文出入人咸
目屬之娶于姜勤儉佐公以故得肆力于學補博士弟子亡
幾丁外艱乙卯領鄉薦乙丑第進士為王吉士讀中秘書姜
乃奉母劉于京邸踰丁卯散館公亂于姜病不就試劉強之
既試得御史而姜以是日遡引例以送幼子請　旨俞還鄉
明年娶宋如　闕下巡視十庫公念庫獘考其急者五事上
之曰禁鋪墊曰置官吏曰革包歇曰定斛秤曰防盜竊　詔
曰可著為絜令已按黔黔古鬼方夷漢雜處將領往往貪功
邀變而群吏便于僻遠閫檢栝于度公至矯矯風裁將士不
寒而衆墨吏咸望風解印綬去屬劉夫人病公念劉夫人亦

病請告還里亡何劉卒而喪而祭如禮服闋過天津聞愁歎
之聲問之則餉艘沈海人溺者半又官舸鮮次假一繻橫索
夫廪即持真繻者倍索之不則笞箠雜至民不堪命多竄匿
矣于是疏議停海運禁冒濫皆報可尋按順天兩關兩關各
有御史巡視例也時江陵相裁兩關以順天按撫之公不謂
撫也持法益力諸將懽指曰裁兩關而柱後惠文冠自在也
罔敢縱恣者會武試公接得其人并錄其文武科舊無錄有
錄自公始復奉　命偕科臣查盤畿輔公故悉其弊更上重
稽覈節軍力嚴櫟守申關禁更將領五事　天子嘉之往獄
因追贓者必差滿始請贖鍰不及什一而淹斃者且什九公

先疏釋放七十九起所活不下三百人既掌河南道一意精
覈不撓勢不循枝其糾彈以否不以毀動輒忤江陵意指推
南督學不許得按江西甫至陞陝西副使有妖賊李一真等
剽刼守令噤不敢言捕勢張甚公奮然身戎行而旬試之馘
其魁餘散為農寇平陞浙江參政至則裁冗役革坊長禁擴
竊令下肅如也省兵譟衛卒聞風未有謀形而意動且徵于
色矣公畧不為意但宣威布惠陽析其氣而陰懾其心旋定
遂為本省按察使尋改陝西陞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時言事
者數江陵罪狀　上赫然震怒　詔籍沒財産而公實與其
事僉謂公西臺時直忤江陵致齮齕不啻擧于足矣且卜庸

人情不于是乎甘心焉以快私憤乎別曹恐也楚人人自危
矣公獨不人情若反占護之未嘗波及一無辜也楚人至今
德之楚役重而貴臣者無如採木各郡邑以直內司復出直
召買一內一出無論愆期商人困于道迂甚至一其木二其
直公議無內直但計木多寡度地遠近俾各郡邑召商自易
之便以故商脫于困而木完視它省獨先奉　旨紀錄賜金
八兩紙額歲解者三江浙爭以賄售公力禁之所裁浮金歲
以萬計滿三年考封三代尋陞南大僕寺卿至滁掛銷亡留
滯時不歲捐俸賑饑存活者甚衆陞南大理寺卿治獄情法
兩覈居半載偶以文移與兵垣不洽遂被論奉　旨回籍聽

用公歸杜門不復與時事誅茅闢東圃日召所厚故人雍容
飛羽為樂海內士大夫日冀公復起而公竟以脾病不受醫
而沒沒之日與親友訣別且曰人有生必有死此乃命也語
既目瞑　上聞之憫焉賜祭下有司為塋葬郭北新塋公為
人長者遇盈庭之議片言立決即之色溫而中耿介于官于
家罔敢以私干者其立朝風裁與諸藩臬政績甚偉隱者遭
父母喪哀毀柴瘠事兩兄甚恭即達未嘗不怡怡雁從也京
朝官三品貴矣況齒德尊乎而遇孺子與覿敵禮即田父屢
叟與語陰晴賈直纚纚不休于鄉黨寃抑時有排解調畫衛
軍月糧俾監司給散往冐空名乾沒于二三巨猾者至是實

有請已而腹恒飽也而不知其所自嗚呼公所謂鄉先生沒
而可祭于社者非耶又聞之長老云王故食貧追贈云信始饒
于財慷慨樂施與有太倉人以錢易金誤遺萬緡既去矣仍
追而歸之又共二人販麥二人者蕩船公卒錢且令共六比
歸公不問其于併舍其母又厚遣之可不謂難哉以斯[illegible]
之積德累行所從來矣公生以嘉靖戊子十一月初四日卒
以萬曆癸巳二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六配姜氏生以嘉
靖丙戌五月初八日卒以隆慶丁卯二月二十五日春秋四
十有二莅事公有女德繼宋氏于王用霖舉人先卒用極庠
生用渠用校女三孫女一用極泣血自釆公畧屬余狀

余念將母歸養特屬公以棘卿回籍數數從公東園中卮酒
竊習公以為庶幾哉時之名臣故不敢以不文辭至所以不
朽公地下有立言君子在特書其世系生卒如此

嘉議大夫應天府府尹雍野李公行狀

公諱堯民字晰堯別號雍野世為濟寧州人四世祖曰弘者
婿於鄆之張氏遂家鄆弘生玘玘生顒皆隱德弗耀顒生勤
即贈大理公娶於段無出納側室劉寔生公公生而聰穎日
記數千言甫垂髫即補博士弟子亡幾廩諸生屢就省試不
利下帷靡旦暮至於假寐猶手不釋卷然家徒四壁惟授經
供饘粥菽水恥千謁人里閈爭艷慕之而罕覩其面萬曆癸

酉以易舉省闈第六人甲戌成進士乙亥授長洲令長洲吳
郡首邑賦重役繁難治又風淫俗侈豪右弁髦三尺莫敢問
公執三尺不少貶徇即素有力能亂三尺者咸吐舌亡敢弁
髦而左右猾胥皆不寒而栗閭閻安堵初不疵[illegible]比入覲
歸仍去篡為寬或曰化淘侈為淳簡藉三尺不隱公十分存
而中弛也不難始政與公曰嚴斷令布布則已而一於信不
束溼乎不嚴不作不寬不濟兩相悖兩相成也左右稟悔又
不惟於寬後先禁姦汰冗勸學息訟指崇浚深庀渠繕堰次
第振舉悉中肯窾而邑大治戊寅丁外艱解維之日民號泣
尼舟幾不得發讀禮三年釋禫補永年永年古趙地有節俠

風動以智勇相角凡健訟公度悍者可以德柔之惟務德化
然嚴政或曰始治永年不猶始治長洲與而異施者何公曰
所繇節俠與淫侈異矣第端軌風之化難格也甫及期民易
悍為淳時權相當國檄天下大均田凡承望風指者多阿意
屑多其槩益均益詭而民恣擾公但知有永年不知有權相
詭辯者聾之重役者平之經界尺寸不爽軍與民恬以熙又
丁丑年衝星彗穀相擊公則不以敖慢加而一切供帳悉從
簡有相知者聞一遺書稍稍從厚公曰竭民膏脂以博貴膴
歡恥不為也卒之人人不恚其簡而聲益蒸蒸起踰一年為
壬午復丁內艱永年號泣戀公無殊公去長洲時乙酉服闋

請　闕下主爵者謂公兩令兩車異又歷俸深乃留選得浙
西道御史夫令即歷俸深起復補令詎非例與未有不補而
留選者不補而留選才之也公既為御史值　上營壽宮有
成議矣時有從旁阻撓者繪圖以獻希收功于進槭羣議公
抗疏力爭始定丙戌視鹺河東河東轄三省弊竇百出陳一
勞永逸者四事皆報可曰濬灘水以滋生結曰掣鹽料以利
商民曰別私販以通官鹽曰脩墻堰以圖永利悉鑿鑿石畫
至若花馬二池邊隅一隅稅匿多不報公覈之得數六萬九
千九百六十六石有奇定為額且激揚羣吏不任耳如運使
王以纁者廉靜不阿上官幾為人所齮齕公獨露章薦之云

有苦節而無甘言有剛腸而無柔指一時鹺吏為之吐氣差
滿報　命戊子按蘇松歲祲太湖水幾竭禾熯死民望獨賑
不翅熱中而思飲之水聞公按吳羣以手加額曰是大有造
於長洲於其去不克尼者今來矣吳民有更生之日矣公下
車屬　上俞廷議遣省臣往賑省臣賑不稱　上德意三吳
反困於供億撫吳者惟恐失省臣歡吏不問民所疾苦是以
熯益熯也民愈困惟公驛驛不道食寢竭力議蠲議賑餓莩
歷瘵不克起胔骼仍陸離於道公每見輒以袂蔽面痛哭不
已計無所出乃疏議改折漕糧大司農懼以為例有難色疏
凡三上始得覆　允以數百萬米活數百萬衆起歷瘵者封

胔骼陸離者逋者駱漠而歸幾萬戶己丑復熯公瞻睋嘆曰
戊年一熯民死者不知其幾歷瘵起者能堪此不而改折可
更議乎乃為文自咎請損年得雨禱雩而雨踵是歲大熟吳
賦重矣災後即蠲之猶無救於困而況羨也地少口東耕者
變為商商復定官值俾再困於逐來則勢有適耳公禁賦毋
羨毋陋襲官值仍勒諸石示永守焉他如懲惡令吞舟無脫
網而山人者流不假峻絕罔敢持刺輕干謁以故災民濡澤
郎祁寒未嘗不若曩燠日巨猾憚威郎盛暑未嘗不若負霜
雪也滿將代吳民周急等萬餘人叩　闕請曰急等微李御
史不克更生願留一年于時執政申王兩公暨其鄉之搢紳

在長安者合口議留既得　旨乃走書公曰吳儂誠不可一
日去公望勉從急等請以為吳造福吳儂不敢忘報公亦不
忍負吳顧拯災拮据不任病竟力請得代吳民不能留爭貌
祀之又三年壬辰復除浙江道御史會內察群吏公副華州
劉直指董計典一時咸稱其公平是年寧夏有劉哱之變後
獻俘　闕廷　旨下議封拜不決公曰戮定禍亂豈不稱偉
伐而封拜不太濫與議遂以公言而定久　兩宮災疏陳錯
略六事說郊廟宥言官停籍沒惜生命慎好尚發章奏言言
切直多拂　上意偶郭御史實劾宋經畧及閣谿公被譴公
反復申救郭列經畧等罪狀纚纚千餘言皆不報癸巳督學

北鐵北鐵多中貴人朝拜　命而夕請託者至矣稍不愜則
謗興公不絕所謂請託也者而亦不記所謂請託也者書至
不發函輒投諸水火試日約束嚴密令多士毋得耦語以故
績學而才者獲竟一日之長無不高等高等者無不中棘闈
多士服其明請託者卒不得撓其公試士之暇選諸名家劃
義業梓之曰皇明文選頒以式多士多士高等者選若干首
為鐵雋錄迄今習舉子業者爭求誦之悉膾炙人口運司故
無學宮有倡議建置者公曰此胃籍贅龍之階也無如罷之
便疏上　允其奏又東事前且結局將告　廟宜捷矣公極
言欺誤之罪大畧謂功可賞　廟不可告　上震怒將逮公

候　旨七日竟不下公曰吾不覺秩下幸爾能彈噹人後為
苟祿乎遂請告歸越三年為己亥復　詔起為大理丞時公
兩嗣絕矣且有鼓盆之戚具疏辭長安故舊咎尼之不得上復
遺公書曰向之請告也者非以言之不行之故與而茲　詔
起也是行其言之秋也且廷尉平反大獄非閒局無故而老
巖穴亦何奇之有而況以兒女子悲欲大行之會非夫也公
乃勉就棘寺三年滿考又一年擢本寺右少卿值　楚藩妖
書諸大獄　廷議紛輪罔敢以臆決公佐大廷尉片言而定
其他應允應駁但就公折衷無不情法兩至者四年與
推者十六皆不得　旨或曰公資望深重豈宜長于孫於棘

寺而守株以待什不一得也何靳一謁要津公聞而笑曰
而誠謁要津人也向不以刺要津忤　旨去矣何官不可丞
何官不可上而必開府建牙為也我髮種種矣病矣歸而消
首丘足矣草乞骸疏將上推南大京兆　命下僉謂公不宜
南而公輒色喜曰吾不喜大京兆喜籍是還里以畢吾豐草
長林之志耳既抵里乃上疏　予告在籍調理越二年為丙
午十二月初四日竟以疾不受醫而逝公自為令以至大京
兆其矯矯風裁與彪炳事業人得耳而目之者列如右其敦
倫睦族與恤衆善鄰諸隱德人不得耳而目之者吏僕未易
數矣述其大者公事叚孝晨昏趨問若忘其非叚出叚亦若

忘其非已出者甫為諸生叚見背哀毀鷄骨支床幾不起及
通仕籍每值忌辰慟不逮祿養輒竟日廢匕箸公有弟舜民
蚤世弟婦矛然一嫠撫一子一女甚幼公攜之官視之不啻
己之子若女及長析箸無難傾橐中裝贈之厚嫁其女先贈
公有田若干畝與豪貴人鄰豪貴人思吞之無計潛囑濟侯
曰夫有厚蓄而二子壯宜大役侯如囑坐是困於役不五年
田盡時公九齡耳已而入郡庠後巨惡張其詞誣舜民且辱
侮雜至公纓冠往救之張肆詈毆至裂其冠裳及公貴僉奪
公必報而豪貴家與張亦自奪不免公笑曰不有昔日無以
有今日有今日矣復報昔日則報何日已乎竊聞之韓魏公

矣於人欺已屢明足以愬之終不遺破不佞猶慚道破而泥
報哉是以將此三語嘗書之座右蓋謂此耳里中人皆服其
雅量又捐腴為義田以周族之不能昏喪者為文記之俾子
孫守無斁立義學聚族之子弟延師教之間自督其業族衆
咸感奮無祀義立義塚以掩貧骨之不能歸淺土者東郭門
外累累矣曩贈公被役困時田宅悉歸諸鄰比公登第諸鄰
謀持券歸公曰吾不幸遇豪貴人以歸若若舉而歸我是豪
貴我也我不豪貴居願倍原值與若歸故物足矣復有田與
公鄰者蘄售公曰得無謂鄰我耶脫售誰不可者而必我我
且不中撓若若毋虞我撓蘄益力始厚其值取之又一鄰被

回祿延及公樓一刻而燼鄰人慚懼公慰曰誰肯自燬其廬
者是不意也而延及我若咎爾則惑矣生平篤舊好不忘貧
賤交過過家子弟情文益殷懇有客死京邸者為助其殮具
及其子過鄴不能扶櫬歸仍厚賻之自筮仕以至拂衣雅其
淡泊尚氣節處閨梱房帷亦不苟言笑訓諸嗣嚴終日侍側
儼澟閭有情容御僕從小過必撻問有與里人爭者即直不
在里人亦撻以故僕從無恃主貴倨敢武斷者里於宴會從
簡一觴一咏未嘗不欣然命巾車若列綺設劇輒謝不赴於
餽遺尤屏絕門生故吏年朝紳歲時餽問却弗受戚黨以
干者正容謝曰吾不受人請託而復干人毋論自黙恕之謂

何里於大利害大因革關係一郡一邑民生休戚又未嘗不
毅然昌言之公工於詩不諱詩惟與田父野老相唱和其瀟
似陶元亮其雄博瑰奇似李杜但不欲以此得名耳曾構一
小樓曰快獨日吟咏其上書法宗右軍大令尤善章草文章
閎肆爾雅置之先秦兩漢間莫辨也於書無所不讀殁後啟
樓視之與籍充棟筆跡淋漓幾徧始知公文章功業行誼非
可屈第一指而用未究其才壽不償其德豈不痛哉迺生嘉
靖甲辰正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三配刁氏封孺人加贈宜
人先八年卒繼陳氏封宜人丈夫子三元淳鄴庠生娶庠生
魏大有女元雅鄴庠生娶乾州吏目樊士俊女俱先卒贊國

丁生娶不佞若瀛女女二一適肅寧縣教諭梁宗孔子德府
奉祀如京一適太醫院吏目楊經子國光俱刁出孫男二光
震聘丁未進士侯提封女元淳出光復聘行人司行人陳伯友女
孫女一未許聘俱瓚出將以其年月日遷刁宜人之柩合塟
於新塋而于瓚走使都下以狀屬不佞不佞與公同就試者
屢矣且言言相契公癸酉魁於鄉不佞落第食其遺靡比不
佞為郎駕部公已為名御史震灼海內矣後陋女過瓚公在
燕邸不佞在留都及量移問少入燕而公已在告告亡幾尋
且死嗚呼兒女昏姻之約所恒有也三十年心交自謂無兩
是知公深者無如不佞但毫未濡而心已折矣何能文惟術

其生平行誼之顯著者如此俟立言君子採擇焉

戶部主事劉邦彥墓碑

邦彥諱三英登萬曆丙戌進士授成安令成安不歲佁孫嗣疫饑莩靡瘵骨骼陸離於道邦彥蒿目歎曰夫非精民乎而忍出其土上屬吏為掩陸離者發粟煑粥起靡瘵者更力請蠲田租詩辭懇倍它邑而所予蠲亦倍於是起者萬數逋者歸旁邑之民來者且數千戶夏暵魃驕自咎願損已年滯雨禱雩而雨踵人爭呼為玄冥云既調元城元城附郛天雄繁耗成安十倍又巨猾骩法洋洋射羈自恣目不桂長吏邦彥復蒿目歎曰若而豪也不二柄參焉以期於理鮮矣乃推心

善良以尺箠盡巨猾日聽獄數十牒牒亡寃獄亡留繫自始而卒亡敢骩法者屬 上冊 介弟之國出元城先聲所嚮諸邑令且解印綬逸矣莫不曰庶幾其不得長吏以覍於民乎舳艫既至則民嘗其荼邦彥謂民嘗孰與我嘗餘受且實寬民也輒奮然出一切供具以倉卒辦曾不以小民徵嘗之卒悅 介弟而小民恃有神明令一切不鮮其所縣置若國在焉三年滿父一齋公 封如其官前母商母李皆為孺人尋入為計部尚書郎入亡幾聞封公病輒泣下數數向大司農丐歸省會遼左師饑朝鮮告急旁午例以一郎轉餉衆難之大司農司以俾劉則取其道歸又若謂胡以難之俾不即就封公邦彥卒應之亦謂胡以封公故難其勞以諉毅然單騎往已於事而竣則拜封公堂下見其癯也不勝怦怦遂病已封公瘓邦彥旁皇討亡從出亢憂鬱以死嗚呼斧弌死矣年閏十一月十日既葬明年封公不忍沒殯屬余碑其墓余與邦彥結髮同筆硯又締兒女姻不屬余而誰也嗚呼兩邑精物匪細繁而令也而饑莩靡瘵而骨骼陸離而暵天耶而射羈自恣人耶為掩為蠲為發粟雩而兩二柄參焉兩邑之政備矣即它邑逸者不綏嘗其荼而倉卒供具曾不以小民徵嘗之以取 介弟惟以尚書郎何加焉施竟矣可以死矣諸孝友狀與世系生卒有于宗伯志在不書書其著者如此

弗告堂集卷二十四終

策

問受命佐旌則需材品書契代繩則藉文詞斯二者於世
顧不重歟然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文章汚隆與時高下較
材譚藝蓋自昔難之矣於魏則散騎常侍劉卲作人物志
卷三篇十二於梁則通事舍人劉勰作文心雕龍卷十篇
四十九皆能纘述而藻陳之與夫其述性品之上下[illegible][illegible]
質之兼偏遡文源之自出要詞流之所歸縱橫今古各[illegible]
餘言可謂縣賢哲之鑑標墳典之的矣其意各有所主呆
安在也世有躬行君子乃椎魯少文亦有言炳丹青而禔

身制行踰閑弗顧則信乎品藻鑑賞各為用矣不識卲與
勰之說亦有相通者與今 上思致綦隆之治首在選臣
項慨於文敝 詔禮官亟正文體則不可謂不重矣昔尼
父患不知人而文則諸士童而習之者且靳售故不厭取
二子之書與諸士詳確之
世之以人物稱也謂其含元一之和應休昌之運以理國也
世之以文章顯也謂其洩萬有之精漱六埶之潤以華國也
抱寶懷琛極群材之富飛文染翰成一家之言皆有至理焉
且情險於山川而評惑於月旦技深於剞劂而吻亂於雌黃
乃欲懸鑑而照俾譎情無以濟盖操管而定使竊言無以亂
眞斯亦至難矣我古稱知人惟艱文章與時高下夫其知之
艱而時靡定也將遂容容乎隨衆上下漫無所品隲已乎亦
顧其識何如耳語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
晷度與晷至闇忽微渺矣且以尺表寸管審測之知人與文
我蓋天地以至靈之氣萃而為人人受天地至靈之氣宣而
為文以覩躬龕世則斧藻至德驅轂賢喆之高衢以摛詞垂
訓則雕績與釆肝衡篇章之長國總之斯人析之則二合之
則一皆以神理主之而可以神識之者也得其神則可通之
牝牡驪黃之外失其神則反遺之情味聲色之內得其神則
可悉之玄黃方圓之外失其神則反惑之緗帙縹囊之內是

未易言也古之人師師濟濟蓋比屋可封云雖隱鱗卜築蔵
器屠保其人無難識何也古之情眞眞則平淡易曉故可以
夢而卜象而求也已光嶽分士多異行畢畢者毋論已即好
脩者家希儁聲人圖清卲自謂聖風雲靡矣然貌厚中深計
以自文外之若檢括于閑而內之實馳鶩於度相者復擧肥
於是乎邪正分鑣而驅而人品淆矣魏散騎常侍劉卲者有
感於聖賢之美在聰明聰明之貴在知人依聖訓作人物志
三卷為十二篇曰九徵察色貌也曰體別審氣稟也曰流業
第習品也曰材理約異趨也曰材能準授任也曰利害陳法
術也曰接識取兼能也曰英雄重長世也曰八觀鏡通否也

曰七繆發情隱也曰效難惜分亂也曰釋爭褒純德也其中精
入玄慮粗及勝體隱究心志顯視形容詭反於滯劍體判於
烹難質無名歸於中庸理有失本於拘抗源分則漸參三材
相非則接雜六構較英雄區吞秦燉楚之才咎矜伐嘉難實
廢奔之識貴充之所允妙不可窮慨難知之難察不能僭嚴
累數萬言更僕未易數所為述性品等材質者亦詳且悉矣
而其意則一主於平淡曰中和之質平淡無味曰主德者聰
明平淡總達群材至語材能則曰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
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夫其味至淡也以和五味非無味
不可然則士不貴平淡哉孰是以觀人人品定矣古之文渾

渾噩噩惟依類象形云故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其文無難識
何也古之言真真則自然易達故可以易而繩書而竹也以
太朴斲辭多繁蕪磨磨者毋論已即立言者家寳駿雞人握
靈蛇自謂吐言如屑矣然字續句綺計以眩睫誦之若追琢
有章而味之實鑽閱無據評者復撥奇於是乎雅鄭分曹而
奏而文品淆矣梁通事舍人劉勰者有感於涓子琴心王孫
巧心取雕縟成體作文心雕龍十卷為四十九篇神理設教
原於道也睿哲惟宰徵乎訓也訓深稽古宗乎經也榮河溫
洛正乎緯也驚才卞志辨乎騷也明詩至書記分其體也神
思至鎔裁詳其格也聲律至練字悉其巧也隱秀指瑕判紕

疵也養氣附會和心聲也總術萬變共貫綸也特序物色感
情興也才略第降別性稟也知音妙鑒重深識也程器稱實
貴修潔也其中典稽玄聖訓述素王誦發四僞數窮八體望
謀卓絕擬於洪鐘伎數詭奇方之蟲葉底頌垂讚取其有爛
毖祀祝史貴於無慚語風則辭宗賦仙論骨則筆韜錢飄定
勢顛機發潤曲叶聲如振玉貫珠總萬途而同歸恨千載而
弗化纚纚數萬言更僕未易數所為遡文源要辭流亦核且
備矣而其意則一主於自然曰立言而文明自然之道曰通
乎爾雅則文意曉然首論原道則曰雲霞雕色草木賁華夫
豈外飾蓋自然耳失雲霞草木至文也無假於飾成於自然

然則文不貴自然哉孰是以論文文品定矣此析言之也然
世有發藻如林而琢磨令範者是人與文兩蔑也世有設險
如蜮而志怪不經者是文與人兩盭也世有結藉驅畧而行
詭道義之淵者是文浮於人也世有核俗秀世而枝拙墳素
之囿者是人浮於文也然合之未始不相通矣故未有游道
德之平林而不本於自然御言詞之芳駕而不根於平淡者
觀人譚藝寧有二術哉邵曰中庸之德文而不繢則因人而
知文矣汎濫之辭難與立約則因文而知人矣勰曰開學養
正睟明有融則有德者必有言矣人稟五材修短殊用則有
言者未必有德矣取平淡者譚藝則原道者進徵聖者收宗

經者錄而洸洋縹緲之說幽深怪誕之語與鉛槧詰屈者失
其巧矣取自然者觀人則中和者顯洋耀者庸坦禹者售而
傈巧險頗之夫突梯絜楹之侶與翻覆閃倏者失其情矣故
曰析之二合之一惟在會其神理耳二子又不云乎曰徵神
見貌曰物生有形形有精神曰神用象通曰文之思也其神
遠矣神易言哉不可目窮不可象求六[illegible]之際神與貌之間不
在點畫簡篇之際心有先覺而後有得也[illegible]孰而妙不
容口彼以神露我以神遇則噫嘻其可捨哉偏頗以不然者度
表裡骨指色摘理以一毛似驥一班類豹求之鮮無敗術矣
今　上急求真才布列在位而慨文之日趨于靡也　詔數

數正文體誠重之也邇來佐旌之序景鶩響臻華世之言雲
蒸川涌脩翦翎而抗塵容謝朝華而啓夕秀者彬彬盛矣說
者猶謂士鮮平淡文雅自然說者恐猶[illegible]上之珍操觚者
或拾餖飣之唾偎競其偏長矜激或一致而[illegible]鑑者遂難短
長非短長難也世以似售之我以似收之而覓以似失之彼
玄慮之夫獨照之匠其神未遇且含毫息篇終於白首而以
千載逆世有幾乎嗚呼內史過之洞晉侯受玉也闞伯比之覘
莫敖舉趾也臧文仲之善宋詞命也晏桓子之與歸父言樂
也華表之度茂先與雷煥之燭斑貍也皆所謂神識也微二
子之書可矣

問關以西比歲以虜策士矣大都因款貢久憪然豫怍也
今果踰盟內犯自老營假迎佛取道遺其孽子已有垂涎
甘鎮意須臾河逕[illegible]入其郛先是謀臣寧無虞及之而
竟[illegible]河也[illegible]坐是與水泉一
捷[illegible]從塞外屬者復丐鎮羌道
遁去不敢窺[illegible]於虜者豈其數年積弱之兵將
故無事簡練也亦可驅之使戰戰則勝與抑別有說也今
籌邊者不曰利出塞乎罷市賞乎夫其罷市出塞也不又
曰簡將練兵乎人人言之　詔下不啻詳矣迄今將無良
募兵無有應者則安所簡之練之也先臣崔銑曰　國家

有漢之全盛無其强無宋之苟安類其弱所以然者何故
兹欲轉弱為强俾之與撫兩利宜何如而可爾諸士抱近
鄰之憂久矣其以遠猶告毋徒勦簡將練兵之說對也
天下事防之未然者易制之已然者難處之暇豫者易應之
倉卒者難籌之強盛之時者易振之積弱之久者難圖難於
易使已然消倉卒定積弱振非改絃更鼓之而持以斷我有
濟者則今之虜情是已何也自俺酋之請封也而市成我無
弓服無矢蓋無日不言撫矣頃西陲闌入氾河先嘗之見以
為撫詒害罪撫者而非然也彼且為驕子而我誠許之也彼
且為要挾而我羈縻之也彼且不忘內地而我雜處之也至

假道開門也建寺西海也皆計之失也果何恃以麼之而論
姑從其請不知吾之考類實自關之不獨在撫矣比火苗之
跳梁也而盟背征不享謀不貢蓋無日不言戰矣頃捷音載
宣醜虜驍逝去見以為能席勝旌戰者而非然也彼水泉之
誤入也彼半渡而氷解也彼番之幡然我用也至畢辭巧賞
也青海盡徙也皆不可知也操何術以驅之而輒欲弛其防
不知　上之威德寔式靈之不獨在戰矣夫我不獨失於撫
而亟罷撫彼未嘗怵於戰而幾脩戰斯二者皆過也中國之
於夷狄強用戰弱用守彼有所資藉我度其機可以羈牢
之則用撫蓋從古而然矣非曰虜之市賞必不可罷也亦非

曰我之將士必不可戰也罷有罷之時戰有戰之具無其具
而奮於一戰是驅羊豕而入屠門也值其時而復主於撫是
取江河而寔漏卮也於　國家均病矣嘗反復漢宋事而咨
嗟歎焉漢之強莫武帝若彼力制匈奴致海內虛耗猶然賈
餘強下䍧牁夜郎不少挫宋則歲賂契丹棄銀夏困中國已
結女直結蒙古尋以亡漢豈輕覩武而宋以和故哉武席文
之富強宋惟恃和又武備弛耳　今於虜非宋於契丹比彼
以和吠以撫彼以中國事夷狄此以夷狄臣中國猶其弛武
備者也又耗極虜府庫富強內外督撫將帥其情相隔若九
閽於於棄既虛而士益偷是撫名也而弱寔也故先臣嘗云

曰　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言哉
欲奪便塲殆成横草功烏能常恃撫則無如急脩戰脩戰又
寧越簡將練兵為繆巧之說執事曰姑舍是從我[illegible]疏亟上
詔亟下問之將將猶故也問之兵兵猶故也而欲進之與憑
謂有不可戰者六而策之亦有六在簡與練[illegible]復之關
西四鎮兵單弱惟延綏稍強急在洮河則言洮河舊洮州衛
兵不滿七百河州參將營兵僅六百近增之不過千餘耳此
籍數也其中寧無逃乎逃則議勾勾至攝伍者漁其資縱之
不得已議召募募至復籍永之彼以罷戍尚計移藏矣疇其
甘者是謂無兵無兵不可以戰愚以為土著宜增矣晁錯言

遠方之人守塞一歲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人其
言鑿鑿可行也然必先為屋廬具器家室田作斯謂處之名
為募徙實復其家肅州孤縣沃野饒卮寧夏土地[illegible]
擇田為屯塞上庾常盈屬者官充其禀民田與屯[illegible]其
殺也藏其籍夫有名屯不有寔耕土著猶竄況客兵乎是謂
無食無食不可以戰愚以為邊屯宜清矣兵法云取敵一鍾
當二十鍾屯一石當二十石唐振武軍饑李絳請募人為十
五屯屯置百三十人種百頃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較輸
轉便而柰之何[illegible]土著[illegible]使令妨其
練習阿導之夫倍於柰隨[illegible]禁之役繫於荷戈居平已無望

其飽饕至難取盈於數是謂奪農奪業不可以戰愚以為私
占宜稽矣唐府兵一寓於農史稱其居處教養畜材持事各
有節未嘗役也今奪農妨役不飽不習月豺而更責以投石
超距能乎然特役耳例辦科索日朘月削至撲責虜自盡或
予其所親累級而爵之食脆策肥者笑而取印屠勝喋血者
泣而向隅以故被羽無人全軀有念聞金聲而先却陷主帥
而不援是謂心離心離不可以戰愚以為敘功宜審矣夫注
酒上流味不加啄而戰自五豪糧分食甘不踰嗌而戰自十
饕羊食而敗師樓介山而焚奴小人無良壯夫有志且前禁
勞後無誅鮮不後矣此其咎在上也三軍內無梟獍自然有

短垣既越法網難拘呼糧則脫巾競功則裂眦或閉隙[illegible]
嚮或聚徒而衛擊囊西寧之變欲於主帥撫臣甘心焉卒之
主帥移撫臣罷梟獍者自若也是謂兵驕兵驕不可以戰愚
以為將權宜重矣古之命將也曰社稷之命在將軍授斧鉞
推轂送之今有是乎才者不重不才者月輕之安所望彈壓
也且兵之勢一呼一吸為勝為負凌天振地風發河決有陰
用之策額隅示之西有形變之亡顧費卽之存有咨詢所弗
虜有駭異所不恤乃拘以文案繩以繩墨必欲事事中規人
人通曉偶飛語之中傷輒觀望而氣沮是謂牽制牽制不可
以戰愚以為便宜宜假矣昔楊素出戰簡留三百人人懼戰

多留素悉斬之更簡無留者士憚素嚴卒破突厥今設一令
法且遠而三百人矣疇俟其破賊成功者大都常才難效而
非常之才又以常形拘之度其不效有折支燔枯老耳以故
李龍等且叛而臣虜為吐言浚也斯六者識者屢策之而竟
關格不行何也則又有二說矣曰積習久也曰議論繁也積習
久則將士安於偷稍更張則怨人情狃於常稍破格則駭欲
假便宜則悍卒或免于淩上而復恐貪懦之帥易於剝下欲
隆將權則豪傑或得以輸籌而又虞險頗之儔易於專擅以
便而行以小不便而止日偷一日轉相因蒙矣議論繁則甲
是乙非而下之從違亂朝更夕改而上之令甲輕同一利也

喜更者方一議興之而樂沿者又一議尼之同一弊也灼知
者方一言釐之而寡識者又一言閙之畫定而舉以未及舉
而舍日復一日終為聚訟矣夫以習之莫挽益以言之莫決
也欲待六策以得將得兵且不可況簡練乎卽號百上　詔
百下無益矣今之首計無如祛二弊祛二弊無如　廟堂上持以獨
[illegible]之語馳域外之議事有小妨大便者寧於
於大也策有近害遠利者寧於遠也言有衆非獨是者寧於
獨也又寬以文綱假以歲月獄其後之擊其大效小敗不問
微功必錄俾英雄不至觖望人人樂於效死然後爵賞之恩
與其叩關誅剿之師問其犯順擾攘及宋之弱過漢之強

和于鹽梅臣乎敬臣時德之秉文才非作賦縲參　密勿叨
典秩宗幸四海之無虞值　一人之有慶與惟下勤清問即
累朝罕聞乃茲　內地同遊得親身而見誦陽春白雪式
舞且歌拜珍餌黃封既醉以飽感　宸居之三接雖古昔之
訪落臣下何以加焉至　燕對之兩忘則軼近之賜輦禁中
未為榮矣敢不忠傾葵藿曲效里巴綴質碔砆藉琳球而增
價希光螢爝依日月以生輝愧未閑六義之造端聊以備
乙夜之　省覽豈期　鴻製不棄蛩吟　命曰咏和彙而成
帙氣求聲應竊自附于龍虎之從小往大來喜交乎于地天
之遇伏願因時興利則壤安民　舍己從人無忘枇纁之直
慎終如始常思馭馬之危乘時播穀而嗣如穀之滋貽生
民以樂樂利利未雨徹桑而綢繆之固貫斯世于蕩蕩平
平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議

濬寧州均平地糧議

濬舊額地四千餘頃糧二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迨嘉靖二十
四年丈後地增三倍糧增千石額非其舊矣然法久愈弊那
重為輕者隱占累輕為重者包賠漸有不均之嘆焉則何以
故我蓋地有四鄉四等而四鄉中各有高下西北兩鄉相去
未遠東南兩鄉則遠甚矣東鄉最上糧從天然亦有低窪鹹
鹻不任犁耕者一槩以天徵糧則雖非包賠也而有包賠之
苦南鄉最下糧從地然亦有高阜膏腴可為蔬圃者一槩以
地徵糧則雖非隱占也而有隱占之實此而不均則那重為
輕者厚享其利累輕為重者獨罹其害奈之何不亟為計乎
大都人情恆于常亦適于變恆于常則嗒然如失其固有適
于變則灑然若熱中而飲之氷嗒然者不過二三豪猾隱占
者而灑然者衆矣此不可不權之也然又有說焉欲區分其
高下則足跡罔能徧而奸祇以肥為磽益開其弊實欲多定
其等第則頭項涉于繁而積書差貪胥富反藉為騙資茲無

恤嗒然者而稍蹟之灑然者無如一郡分四鄉每鄉分三等
除官地并開墾花絨地共三十八頃八畝一分五釐七毫該
糧三百三十一石三升五合二勺一抄四撮四圭花絨一百
七十四斤六兩五錢五分三釐二毫照舊派徵外將四鄉宅
基園場盡為上地其餘隨各鄉定上中下如某地高阜膏腴
者八分低窪鹹鹻者二分則為上某地低窪鹹鹻者八分高
阜膏腴者二分則為下某地高阜膏腴低窪鹹鹻者半則為
中大約東鄉以十分言則上四中四下二南鄉以十分言則
上二中三下五西北鄉以十分言則上三中四下三三等定
則隨各鄉高下而糧增減焉東鄉地額三千七百七十五頃

六十一畝四分四釐二毫糧額八千六百八十三石八斗八
升六勺一抄五撮六圭三分之上四分得地一千五百十頃
二十四畝五分七釐六毫八絲每畝攤糧二升四合該糧三
千五百二十四石五斗八升八合五勺有奇中四分得地如
上數每畝攤糧三合該糧三千四百七十三石五斗六升五
合有奇下二分得地七百五十五頃十二畝二分八釐八毫
四絲每畝攤糧一升一合該糧八百三十石七斗二升二合
有奇合之共地三千七百七十五頃六十一畝四分四釐二
毫不失原額共糧七千八百二十八石八斗七升有奇於原
額欠糧八百五十五石有奇南鄉地額五千一百八十三頃

九十二畝八釐八毫額糧四千九百五十七石六斗七升九
合四勺四抄三圭五粒三分之上二分得地一千三十六頃
七十八畝四分一釐七毫六絲每畝攤糧二升二合該糧二
千二百八十石九斗二升四合八勺有奇中三分得地一千
五百五十五頃十七畝六分二釐六毫四絲每畝攤糧一升
二合該糧一千八百六十六石二斗一升有奇下五分得地
二千五百九十一頃九十六畝四釐四毫每畝攤糧五合該
糧一千二百九十五石九斗八升有奇合之共地五千一百
八十三頃九十二畝八釐八毫不失原額共糧五千四百四
十三石一斗一升有奇於原額濟糧四百八十五石四斗三

升有奇西鄉地額二千二百頃六十三畝六分五釐一毫額
糧三千九百九十二石四升七合五勺八抄五撮一圭三分
之上三分得地六百六十頃十九畝八釐五毫三絲每畝攤
糧一升九合該糧一千二百五十四石一斗一升有奇中四
分得地八百八十頃二十五畝四分六釐四絲每畝攤糧一
升八合五勺該糧一千五百九十八石四斗六升五合有奇
下三分得地如上數每畝攤糧一升六合五勺該糧一千八
十九石三斗一升四合有奇合之共地二千二百頃六十三
畝六分五釐一毫不失原額共糧三千九百四十一石八斗
八升九合有奇於原額欠糧五十石一斗六升有奇北鄉地

額二千六百一頃十二畝五分二釐糧額四千七百五十石
五斗二合九勺八抄四撮三分之得地七百八十頃三十三
畝七分五釐六毫每畝攤糧一升九合二勺五抄該糧一千
五百一石八斗九升六勺有奇中四分得地一千四十頃四
十五畝八釐每畝攤糧一升八合六勺該糧一千九百三十
五石二斗三升七合有奇下三分得地如上數每畝攤糧一
升六合八勺該糧三百十石九斗二升八合有奇合之共地
二千六百一頃十二畝五分二釐不失原額共糧四千七百
四十八石五斗五升有奇於原額欠糧二石三斗四升有奇
東西北三鄉糧額共欠九百七石五斗有奇除補足南鄉溢

數尚欠四百二十二石有奇以防步弓短小丈出新地仍照
各鄉三等攤足不失原額則已如地浮則于東南鄉上中西
北鄉上中下量減如糧浮則仍攤入各鄉上地如是則肥者
不獨專其利磽者不獨受其害雖不能畝畝區分人人遂願
二三豪猾或暫折其奸欺而百年來備極厄羸之夫倘藉以
少瘳乎

啓

賀郭東野存問啓 代

伏以俯巖入夢曾懸恭默之思洛邑退休益峻公孤之望老
成惟舊寵遇聿新蓋非優禮無以重高年而必大賢足以備
顧問恭惟閣下中州碩德上國具瞻收異登奇銓衡賴之品
藻秉均經國槐位誦其含弘鎮靜立朝取象于五嶽明章贊
化無減于三光乃勇謝黃扉久投閒綠野尋盟泉石而重增
九列高標與嵩少俱崇馳舉巖廊而寵歷 三朝思波共伊
瀍並遠夷夏想見其半米士紳私淑其謀猷得祿得名大德
備人間之福祉在朝在野一身繫天下之安危此百辟之所
願執鞭而三公之所素推轂者也茲者壽登八袠 詔下九
重無數酬勳尋舉續食之典甫能就見特修存問之儀大君
之命煥然人臣之榮極矣玉曆五百載生賢聖更欽五福而
兼隆大椿八千歲為春秋自今八旬而伊始某才慚後進皆
景前規偶聞 命之自天恨賸顏之無地莫效涓埃之祝遥
稱上壽用以助歡敬裁咫尺之書聊布下悰因而許教倘不
惜其緒論而時俯惠乎德音庶仰藉其訏謨而永貽說于邦
政則田畝恒存不貳之老而國家陰受無疆之庇矣

疏

普照寺重建藏經閣募緣疏

伏以真人西出普演三世之音聖生東生爰闡一乘之教赤
烏建刹白馬開緣飛閣依城非北中官之宅崇臺接漢永奠
祀神之基法象中峨精藍下構靉雲霾睹表三地之叢林砌
玉阿蘭藏千函之妙典寶綸踰曆二百翰墨常新香光大士
十千莊嚴如舊俄四禪災起遂一旦火然含酒冥禪濡衣無
計星煙既散僅存甌脫之區水月還空鳥睹旃檀之相所賴
沙門某者夭課歌唄苦行加持將圖普化十方期以祇奉三
寶謂佛同薪盡而虛空煩惱無盡供養當有窮盡且人初發
心而世界趣生有心隨喜誰無信心況一一塵中寓極微數
佛所剎洋洋含衛無甚深會海圓母乃小智鈍根者相憍慢
致使身語意業邈羅袖屯斯共一心堅除五欲誓執塗香末
香諸種妙香行十願品用以華雲鬘雲如是等雲還一大觀
但獨力難成懼群材闕庀願余居士宜申庁言用告初地菩
薩同樹人天善果或捐石或輸材重構巍峩勝槩或布金或

施栗共成微妙色身固敢必以歲時寧復計其久寔從此始今生異結來生緣自能增無量福證無上道報隨施應功以善歸

義公長生田募緣疏

義公行超三葉精鍊五門托鉢隨身能為龍呪登場度衆不減鵬沓野鶴閒鷗自覺天空地濶殘山剩水無分江左關西以空悟空曾無常住之業因幻修幻不坐枯寂之禪遍者還自伏牛山遂住長干寺縱沙門如飛鳥惟隨緣結緣雖長者暫供餐難以日繼日莫道食鉢於空中自飛來且作福田向世上先種去毋論施多施寡但願無悋無恡試發心田為買

長生田未下穀種已播菩提種因匪為妄果有所歸

普照寺藏經閣鑄毘盧佛募緣疏

蓋聞諸佛覺世以心衆生信心在像世終日覺而未嘗覺是以有諸佛心有衆生心不知諸佛衆生一心忽起信而未嘗信是以因有像生因無像滅不知有像無像一見學者未能即破相析塵悟者必先在立標作觀此歸一之珙路不二之法門普照寺藏經閣既災毘盧佛亦毀晉川劉公修菩薩行現宰官身朗目大師以比丘僧作善知識合力矢謀一心擔荷頓崇新構克還舊觀但虗擔徒敞誰為閣內主人而群力並捐必藉郡中長者敬申片言以告檀施用鳩喜捨之財共成圓好之像則雖聚沙畫爪亦足大悲之心豈有琢玉範金尚歧菩提之路必信必果毋吝毋慳

小龍坡修橋募緣疏

蓋聞川惟設險揭厲罔通橋用濟人梁洪除道水搖文鵲歌曲岸于唐宗渡似牽牛詠飛梁於渭水浮黿紫比黿鼉亦云幻矣趨茂陵渡長樂豈不壯哉乃有病涉路上之車徒實惟潦阻田間之溝洫縱不勞於鞭石亦豈妨于應星爾其址郭之外南照之鄉水滙龍坡湖通馬踏舊無張侯呂母之址歲有褰裳濡軌之艱兹水涸當成況石沈可繫適有善人王思敬者精心輪體發願鳩工鄉民李尚綱等合力施財同謀鼓

衆爰屬居士申兹片言將放河厲而為溴梁用濟輪蹄而資利涉庸斬永賴善者檀施倘乘隙以繕俾不日而成庶無煩烏鵲之填而儼若長虹之飲幸堅初志無斁信心

跋

錦峰韻草跋

錦峰韻草沙門德祥書以易敎修性學指要者非集章草也章草千文自辰宿至典亦八十四字點畫結構殊不類德祥自識亦云草書當從漢史游張芝章而不及章又云此韻自漢至宋名書皆有之則非集章無容喙獨閒曠清虛自足實又不必章也兹冊是爲白巖家藏物今伯符有之十襲非過

矣

漕撫疏序跋

不佞自癸未通仕籍即從慕關西李道父與江右劉爾瞻蓋不啻慶雲景星云兩公官南曹時不佞已將母歸養不及見比自中州臬僉入為南少卿則道父亦為南右納言日上下今古如石投水而爾瞻以北部尚書郎先期請告歸矣未一交臂屬者道父總漕淮上聲稱震海內刻其疏若干言一時序者如林方愧無能一言附疏簡而程將軍自江右來出爾瞻序索書遂書之夫不及序為之書序不及見爾瞻代爾瞻書甚愉快至于道父爾瞻之文章功業氣節與將軍之任俠則海內士紳爭艷說之不佞不復置喙

書香公建庵募緣疏後

予過閱藏庵訪元上人並識香公因讀徐考功題冊知香公年八十閱藏之志不懈而考功舊為太湖長與香公相與敘甚詳欲價庵數楹善舉也香公心欲予言而不言予慕香公苦行遂書數語於考功題辭後金陵不乏長者剏閣閱經聲云云合徐公太湖即千叢林可建何有數楹

黃太史書丁峽歌跋

黃太史書骨肉停勻瀟散有態往往病其稍涉于放茲卷嚴整精審補蘇之逸加米之程覽者申幅之助乎蓋所謂興到不及神來矣至于詞之悲壯與峽爭奇誠足寶也時萬曆甲辰李于田治河濟上出卷縱觀為跋此

銘

程幻博墨三銘

金人圖

三緘其口而銘于後括囊無咎彼與我滋垢孰與嘿守嗜金人其陳玄之益友與

歸馬放牛圖

馬胡歸兮華山陽牛胡放兮桃林長偃武修文兮垂典章昭回雲漢兮麗三光子墨用世兮王道昌

掃象圖

有象耶無象耶而掃為最上耶象可有耶象可無耶而必掃以除耶有象無象之間其玄之又玄者耶

贊

吳明卿像贊

不佞髫年知黔督學使者為吳明卿先生于時癸酉先大夫亦為黔潘長與先生有倡和詩先大夫間謂不佞曰是七子之一也嘗竊慕之不及見已而讀先生飄飄洞稿益知先生鍾雲夢衡嶽之秀其宏詞雅抱足傾人代比不佞官留都先生已作古人矣其子臬倩自興國來出示先生小像儼然如

生先生自贊所謂皚然者是矣而氣猶然腴神猶然王風襟韻宇猶然磊落不羈者可想見已於戲慕先生不及識得請先生文並得覩先生像如見先生贊曰其顏豐而瑩其骨勁而清兩目朗朗若星腹笥之汪洋浩渺若洞庭是惟楚明卿先生

慕亭王孫像贊

慕亭精心師古忘貴好賢留都諸搢紳靡不想見其人一見輒契合一日出曾生繪像示不佞匪直肖其貌且能得其神而長松削壁則謝生道齡補圖也豈以慕亭志在丘壑也故置其身丘壑中耶贊曰風姿映人神情蕭散脩髯翩翩欲仙朗目炯炯如電自娛則白帢探奇結客則朱邸閒宴豈所稱河間之好古而東平之樂善者矣

題程孺文小像

曾波臣為程孺文寫小像成孺文索予題展示之真孺文也持以示人人無不曰真孺文也孺文貧而豪性耽詩托跡青溪之灣栩栩自適不知其貧也難乎狀矣波臣能狀面貌于筆端復得姿態于筆外使人望之幾欲與之語吁真孺文矣少設擬議便失孺文又烏用予言

受質父像贊

其心古其形瞿其衣布其冠籜亭亭類巖下松翩翩似雲間鶴蓋宜置之一丘一壑者耶

弗告堂集卷二十五終

祭文

祭少保鑑川王公文 代

於赫我公降命上重精鍾川嶽瑞應星躔行埒璠璵詞軼班馬唯唾之餘亦既風雅起家比部綰綬安寧刑稱平反懋著賢聲蒞南有倭惟北有虜時論推轂兩開憲府倭殲虜遁師旅振揚九五春茲假鉞荊方將士歸心材官秉義膽落天驕威宣重地固原宣大兩鎮孔囏繼總督之羽檄宵開威信所孚左賢輸款稽顙丐封其中既置固揆群喙疏凡十投互市告成厥惟運籌旋晉刑卿洎司邦政弼教飭戎一秉於正傾

朝出入卓乎典刑 九重自抑百辟是程敭歷中外垂四十載大節精忠始終不改時方 簡畀拂袖而歸丹衷伏岩白髮生蓮邊陲敉寧已歷三世百萬生靈繄誰之惠即不公庸社稷攸關 廟堂之望泉石之間 上念老成存問優禮異福穀來畀其不然胡天不慭遽奪我公訃奏 皇扉拊髀而恫矧乎某某廸門下士痛茲喆人寧不傷悴曩公開府備壓延寧忘其鉛䥫謬曰青萍刻薦於 朝俾游塞上關右陽和亡一善狀憐余母耄請告激衷公不我拂代疏悃誠匹馬故園斑衣舞試母子洽懽惟公之賜某既逢伏公旋內椎精神對越煙容漸違有分林皐詎萌徵邅靡蹴棄之猿其載振垂

翅復舉矩度是休比移中丞公已旋歸塞寒鵠賞功貳司馬烜赫前芳愧茲繼者公不我遺時勖德音勉圖共敍圖報於心倏忽講變云公已矣彼蒼者天我將安恃惟公元子朝夕相將前乎鏵胄後乎並翔匪獻見知實辱世好互內摧苦而復誰道公今雖已神氣英英不沒者功不朽者名愛生惡死下士所惑殤短彭脩同空一色愚非不知其痛愈殷悠悠世途知己何人疇昔青萬今朝斗酒生死殊域洋洋左右

祭塞太夫人文

於惟嫡彩之降瑞兮懿貽南平之鄉萃踰越之靈淑兮鍾玄龍以爲祥紛柔嘉之中懼兮賦婉孌而備藏託威鳳以雲翥

兮奄羽翩翩以縱橫既託諷於雞鳴兮又操作以內寨致湧泉績懋於炳烺兮揚清白而播馨香和德貽於沖漠兮斯以證之而無韁攝提貞於秋仲兮惟申甫以降撫壯而含遷兮雜揉之以衆芳廼龍見於田兮驟駕皇輅宣文武之爲憲兮祭九五之眷注謂業之前兮以迪之有素覃綸音之疊錫兮屢象服而未暮娛髙脂其若飴兮耦靈椿而裛露欣人生之惟艱兮介景福而彌固吾師忭對邑以煩紆兮日薄崦嵫之憂懸蓁觴之亡幾兮倉皇乎莿門之挍豈白首之易捐兮感簡命之渥促忽降心而痱然兮復攄垢而內羞胡彼蒼之不弔兮紫護俄祈儵忽去其恒幹兮駕象輿而超越慘沈陰

之彌淹兮遂脩夜而永訣師方晉柽乎戎樞兮翊衛乎天闕乞返服以奉板輿兮詎人壽之樸絕忽容容其安如兮班衍衍而景𢧐鳳侶孤唫而含憾兮泣蕭蕭之白髮兮含飢雁悰兮緶帽講結孤旅侘傺而累欷兮淚竭以血孩幾羈於鞍鞾兮受孫陽之一顧釋羈汗而蹀躞兮蔽茲殊遇既貽余以蕙纕兮又內之於矩度褰遺則之率厲兮因乘壺儀於煦嫗孰能施於無報兮獨韞忠而未得吐也睠川雲吸吸以湫戾兮不覺失聲而號呼也胡繩霜被兮自時數之固然何不少引而長兮逮於百年痛思罔極兮嗟辣人之欒欒莫能接揮容於杳冥兮心怫鬱而凄酸既悵脩途而懷憂兮又偭規矩而自

憐亂曰慈顏弗開兮靈存兮遺范在閨淑于孫兮千里憒紓汨南奔兮方山噪巘巴水沄兮酒將盡兮實汗樽兮無詞宣衷擬招魂兮精徹幽而哀聲吐兮哭不臨空此恨誰論兮

祭謝明泉母舅文

吁嗟乎悲哉阿舅胡遽罔耶履盛者祧其享處貴者嗇於年是造物之微權也阿舅懋德弗耀矣又魚魚野處不世俗靡麗[illegible]之長者也乃胡不厚長年僅僅六十有九春秋而溘焉長逝耶　嗟乎悲哉阿舅病疾歲惟丁丑我母亦感此症或曰此壽徵也有延二三十年者未幾我母能言能動履第不善飯阿舅強乞箸不杖不行詎意我母於客歲奄棄而阿舅亦尋以死耶豈其延二三十年者竟誣耶吁嗟乎悲哉我母自歸先大夫五十餘年於官則賴阿舅總家務於家則娲來聚樂未嘗經月離也既病則母不能往舅不能來惟旦暮兩地烏烏泣耳自惟兩門積德巽有起色孰意姊弟竟不一見而相繼以沒耶吁嗟乎悲哉頃余往候見體羸弱口內作噎聲自余津津淚數行下比時雖覺其有異猶謂病久亡足意即爾未必若是速也詎意此一晤也遂永訣耶吁嗟乎悲哉曩我母含斂時至戚靡不在側獨少阿舅耳我母不勝念念於今阿舅在疾疎問於亡不臨幽明路岐得母我念念乎而又何以為情耶吁嗟乎悲哉阿舅往矣不可復作矣

所幸者厥嗣成立足紹其志孫亦英英能句讀其日者亢謝之宗未可知也燀容莫覩我之肝腸碎矣薮酌濟水為奠語曰魂有託無不之也其尚飛鬚歆余如生平歡否耶嗚呼

祭楊太安人文

於鑠阿母婺耀熒熒含靈咄乳毓秀塗荆瑞飾明月之貝佩紉蘭茝之英既歸封公賓儀先協裘褐惟寧恭嘗孔饎晏介繁祉誕茲胤喆不倦三徙之煩手授一經之業揚彩翮以騫騰奮霜蹄而蹀躞佐邦政於中樞致華夷之震聾阿母嚴然稱太安人也亦可謂禧綿奕葉矣　天子且為之續廩番費以隆厥睨志尹亦時劉法醞珍飴以養阿母種德食報僭封

公於堂上其情既暢而其神亦甚王也則胡不百歲而奄忽
以喪豈造物之忌盈抑人情之不可量吁嗟乎人之寄世馳
驟驚電子之承親喜懼者半囊與志尹同守晋雲時每談及
二尊人則未嘗不怛焉動心軫然戚面今忽忽長逝矣乃以
王事病不與於嘗藥殁不視其含歛千里跳奔倚閭望斷將
無深憾哉吁嗟乎余與志尹為同年友又同官同心眄稱最
厚是余有子道而太安人則余之母也今捐今而古矣既不
及升堂為壽阿母之靈又西楚矣復不克執紼而送之闉阜
迦漾水之湯湯堅淮雲之畠畠聊寄悃於誄詞乃兄德於束
草阿母之靈如有知也其於冥冥中佑嗣人之聲華卓茂以

漸登於膴佑封公之逍遥扶優以歆福於老哉

祭王震宇孝廉犴妻楊節婦文

嗚呼濟水毓秀梁阜鍾靈士生其間矯矯俊英匪獸丈夫亦
多掴行賦性幽閒禔身貞靜君與厥配文華其斉寢矣人望
卓哉女師一時儒域一閨内則似竝雞衛如琴友瑟清宵誦
讀流黄夜動咿喔吞響徹於四鄰凛凛松標沾沾蘿附既幸
外託亦鮮内顧乙酉之秋君擢桂枝惟配值之若固有而丙
戌之春君蹶文戰惟配丁之坦焉無憾阿翁違難遺家於君
謂君志士何有青鞵楚獄甫至而君斃君既云亡厥配亦
疾寒燈明滅白而黄昏痛嘗又淋淚血聲吞百折不回一鏊

必死指槃盈篋遺形任穢竟酬其願不負其初寔一其終詎
名是圖嗟嗟孝廉修文地下雲鷄翼垂津龍躍化嗟嗟貞媛
克任綱常氷霜争潔日月磨光人之於世疇不有死惟君與
配可以已矣敬酌斗酒用弔明靈迴風與嗚江鼉交吽杳杳
雙魂胡慰幽獨行旌其廬以彰賢淑

祭黄太安人文

於乎恒言母顯以子子需母成鄁舍三徙以成以顯相須而
是惟母降淑莊格駐趾于歸贈公似衡和芷有閈必先誕生
國士嶷角甫露乃遭中否茶毒自茹形影自吊和熊晨課流
黄宵理倚伏不恒三異兆謡一經之授百体華祉元宗華國

奚名 帝里家徽若操拜表 丹陛 帝心用懌特旌懿美
韓韓司馬勞施光被翟茀斯煌稱觴燕喜子成母顯令聞未
已胡遘愍凶一疾不起白璧淵沈芳蘭霜萎名孰與耀年孰
與祺繐帷高張來於京邸哀哀蘇氣迢遥瀛與棘人同
哀誦事曰公退食如兄如弟交薄形骸情孚底裏大化一遷
故業雲湍與此屏伕爰述短誄遊者弗淹徽音難毀芳魂飛
翔鼎我樽罍

祭李陽麓文

嗚呼惟陽之麓涵璞渟金以有李君豁度奕襟蕤然國彦矯
首執林搦管吐葩罔不辟易夏敦商彝世鮮與識不識者人

古邑冏歷有楷耕集出雅入風沙鐵徙戀奮襟其終於葉良華而數則窮文戰旣驟清霜髮髮敵殘軒車其又何莫手闕名園於終之鄙匪以自適以娛高堂高堂厭奉相繼云亡君貌素癯乃益支床余往言君病已即攜執手清宵了了可說聯床數言遂成永訣而胥隕斗而嶽摧峰光沉良璧影斷津龍茫茫高漢欲顧何從昔來訪君款我東園敞榭開軒下上今古流連竟夕暢言露吐今來哭君空木在堂遺孤呱呱素幔飄颺我心匪石寧不盡傷刻乎千季世講敦穆四十餘年漆投蘭馥惟我與君姻婭復續我酌斗酒弔君之靈君之後人豐骨英英琴書有託色笑九京

祭馬太安人文 同鄉共

猗與阿母川靜恪恭德隨衍慶九馬氏宗亢之惟何子職方公公父剛倡母柔助和氣蒸蒸其實素善及職方矯首雲步鳴琴而治太平七年七年一日化雉烹鮮列績上之天子曰賢維爾能任俾爾司馬赫赫維關肅肅清野于外仁布於中喉持朝紳籍甚衆口一詞翳微阿母孰教成之母成子賢子貽母福子有珍饈貴有命服於馬百歲猶云其促胡為一疾倏爾云亡板輿不駕實蔌辭堂豈不壽終痛彼職方職方與游臭味蘭芷以子知母痛母以子告酹盈卮歸譚衷幾遠遠山川職方跳奔白雲不見夜館銷魂空木在帷此恨

誰論

祭張鳳梧鴻臚文 大小九卿共

於惟我公淮海發祥靈應辰緯麟擬麟鳳績學豐孰祿度汪洋奏賦彤墀分珪仕籍棠陰百里鳧飛三邑大行允副計郎載陟郎承　簡在出守金華五袴興歌三公命車於遙於泉厥績懋嘉徵京兆丞旋晉卿寺才擅列曹聲赫群吏咨臺推轂朝夕　命至物望方屬臚議告災語人云婁國紀是賴胡不亟疾遽即泉臺執生弗榮惟公令備歿弗哀惟公盡瘁流芳　詰褒酬功　論祭叢蘭挺馥奕葉貽謀以訓以承卓軼前修昭明高朗公復焉求時事多艱需才甚急某等協恭

賴公是式典刑乍違我心孔盡上傷國幹下慟私交爰述誄詞載薦牲肴明信寔存執紼江郊淮水湯湯湖流而返委體自然安靈輀惣完名全節夫復何憾

祭董六合年伯文

吁嗟我翁秀鍾洸清高謨振輪詞場奮騄驥首千古塏聯一世胡不偶特而艱上第吁嗟我翁視獧副正表表士楷炳炳時啟縉紳誰敎閣閣歌咏胡不崇膴而止一令茹冰嚼雪腎猾斂戢比壤竊賀賢詰孫名維邑亡歲用公為歲而食而粥內彫筋瘵肅乎羽儀溫乎玖瑛春年詒穀萬載是程慶比方殷含沙轍轅一青肆誣百懿莫救明月雙輪清風兩袖彰澤

綫解祟袪興偏執圖樂志酒社逃禪優游杖屨垂二十年矣曰
我翁與幾不死云胡一疾而遽不起翁所素交爲愚父子我
父與翁實道同齒埒而宦塗膠漆梓里翁尚亡恙我父已矣
予生也晚續好翁門不遺其沒而逮其存翁媳我姊我婿翁
孫締姻兩世義重情敦忽聞訃音方信而惑急走吊翁恍見
顏色爲明殊域寧靳慽惻嗟嗟下士惡死好生而公有四足
喨凡京口碑濩芳甘棠蔽芾名顯通候不爲不貴猶順趨來
潔身去就齡邁古稀不爲不壽襟度烟霞神情丘壑自壯而
老不爲不樂麟趾鳳毛蘭芬玉映子孫振振不爲不盛翁今
雖死不朽者名我酌絮酒謝翁之靈翁如有知歆茲悃誠從

風陟降鏘鏘鎗鎗

祭黃尚含觀察文

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卯觀察使黃尚含之柩還自
遼陽尚通政司參議于若瀛迎於河干哭之慟亡何將之留
都不得與於執紼之役謹擇是月廿一日甲午設羊豕楮帛
再拜致奠而爲之言曰嗚呼尚含胡爲乎去胡爲乎歸其去
也峨冠褒衣高才輕軺前有驅後有護宵邁月隨晨征雲度
關城逶迤旌旗東樂無艱轢其歸也素帷後圍丹旐前飛寮友
送者揮淚賓客吊者縞衣迓子靈舟之上哭子濟水之湄嗚
呼尚含三年遼左勳著窮邊陰明號奏方岳擬遷　恩綸將

下胡不少延委堂堂之健軀臥漠漠之重泉豈生死各有地
而脩短操自天乎嗚呼尚含其貌清古其骨豐勁其心坦夷
其履端正於性偏恬退於俗恥紛競一生無厚享襪躬謹細
行敘謂貴不償德必永其命胡倏然而病胡倏然而殞僅五
十三齡而以觀察竟耶嗚呼尚含方余養痾予則讀禮風晨
月夕閒露東陬淵懷相印衆非獨是三年一日逞恤其訾既
而余起家留京子官趨遼邸衡異日者歸來合盟洗水以樂
天年共抗塵軌胡容易分襟而子遂客死耶嗚呼尚含東遼
望孤白門目備嵗隔者三通書者四動輒千言淋漓盈剌或
宣隱衷或隲時事規浮於諫盡吐罔忌余羨子詩云白日應

傾節俠心黃雲偏壯英雄氣子和云全厭老驥櫪槽心剌有
元龍湖海氣是余兩人者於形雖睽於神則會尚期豐草結
茅深谷聯騎可以無負青山不愧初志而子則舍我先騄矣
悠悠世途誰爲心契而余髮種種從此益鮮意於人世也又
何所覬哉嗚呼尚含我有幼兒子有少女於聘未將子已我
許方圖介不腆之幣千里馳書乞諾茲舉而維春之仲子忽
赴冥所矣即子營營之魂不以幽阻而我徒以慟茹也抑何
以達此衷緒耶嗚呼尚含語曰歲龍蛇賢人嗟今值乙巳子
死天涯豈其數不可逃而其語竟無差耶嗚呼尚含遼關歷
斷濟水聲吞子之精英無東西南北鬼返魂存胥遡川流還

於故園濟濟昆弟根根子孫有逃於邸有俟於門且所修文如璵如璠子之生平若凝雪而子之後嗣若朝暾歿且無憾矣至於齒齒百歲之壽秩躋一品之尊也天何足論哉嗚呼尚含生歿長離幽明永訣淚眼欲枯繼之以血炙雞絮酒儀菲情切子魂誰招我心已折嗚呼

祭李雍野京兆文

嗚呼天之生豪傑也匪直世瑞將為國禎生而不究其用不如無生以為無意耶則胡產此俊英以為有意耶則未盡其生平天道將焉憑也古稱麒麟鳳凰鍾彼畀靈光顯炟灼照耀帝紘非偶然也公乃穴飛乍歛郊遊忽停使人徒槍泣西

狩之慟而追憶朝陽之鳴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使公速即于冥也嗚乎世固有千百不為多一二不為少若蜉蝣之朝生暮死蕭艾之春生秋槁倏變忽化泡滅電埽亦事之恒亡足道耳惟喪我公則天日為昏人心驚悼是公於斯世關繫非小也而今已矣宇宙雖大蠕動夭蟜然必不可少此人而天必奪之使之竟不可禱也豈不痛哉嗚呼公為人聰穎絕代束髮讀先王之書嚄氣為雲咳唾成珠射策 帝庭兩擢令衍入為御史直言敢諫不顧其鼎鑊斧所向使畢吏多解綬精民無向隅中外延頸無問識不識咸藉之以為楷模有不御李君者相語以為不齒於士人之徒嗚乎有人若此獨不可少留於世以慰四海蒼生之望備 九重緩急之需而必欲奪之茫茫九天天亦烏呼也嗚乎甲辰之歲吾以給由入燕市公已抱病閒府屢推屢不得 命乃以京兆暫移而南無不人人嗟咨以為用不償才猶冀將來秉國之柄乃公養痾一跳輒得請也請不決兩歲遂不起矣世道抑何不幸耶嗚乎數中死黃鵠拱把摧青松世亦有之如公者齒踰六袠享不為不壽矣官階三品遇不為不厚矣名動四海太阿已出匣八珍已登豆矣子若孫皆雋才待舉亦昌厥後矣予告而歸一絲九鼎人士仰而奔之不翅川之赴海雲之歸岫也又何咎耶所恨者挾風霜之氣而鍾兒女之情負經濟之才

而昧于尊生吾每以此規公公若不為意而井竭以甘蘭焚以馨公之聰穎絕代而不察此豈其命已定而不可以爭耶嗚呼公已矣吾何心于世上過里未交面氣絕未屬纊浮雲縱馳江河滸浪聲寂影滅余將安放剝兒女婚姻之情又糾結於衷而不勝淒愴者沉痛已極束辭南向公如有知其於山川雲霧之間憑而歆余如生平歟豈否耶嗚呼

祭靳孺人文

於乎謂賢而年長胡其算僅三十而強謂貴而多獻胡其身乃終年而病匪賢弗長獨丁其殃匪貴弗獻獨羅其慽且養棄垂白之姑儕胄五旬之夫撫遺九歲之雛遠焉而徂如窓

零珍草颷折瓊珠寧無憾乎斯三者而欣然赴幽塗耶於乎
事姑以孝匪惟其飲佐夫以儉能助其膺籌家務以勤而處
戚族以謙不希譽以暴而惟恪恭於潜且勸夫子廣置側室
以斬多男生平懿淑於婦道蓋無慚也而胡損鏡臺駕雲騄
耶於乎我女十歲而婿九齡含飯之際猶乎我女至前執手
涕零則有大不能忘情者而今倏然即冥矣異日我女將依
誰爲婣耶於乎秋蘭俄萎霄月乍沈飄颻素幭慘目痛心帷
夏之仲我將南遣素輀緩駕靰紼莫及爰酌絜酒預告芳魂
帷燈明滅此恨誰論於乎

弗告堂集卷二十六終

左忠毅公集五卷

〔明〕左光斗撰

清康熙刻本

左忠毅公文集序

嗚呼璫禍之烈也建寧開成而後孰有如我　明天啟者哉然明之禍逾於唐唐之禍逾於漢其擊璫者漢則以氣折之唐則參用以謀明則有

楊左楊以氣左以謀雖分用之事亦未盡濟蓋漢唐之禍止於璫而天啟之禍在附璫者也即附璫者猶知爲鄙夫耳迺有跡遠祠頌之間身居彪虎之外而黨邪害正者非眞小人而何哉甲子歲衆正盈廷自晥上謀入吏垣借援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設網張機預有成筭復使私人合糾公與魏公爲之端會楊公疏璫二十四大罪璫驚且恚

羣小以疏出公手陰中之又以叩馬獻策語爲公同鄉所發也嗣南樂謀入首輔公已草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疏將上而泄遂假會推盡逐公等爾時京貫勢合內之恨楊

過於左外之恨左過於楊明唆瘖喋相謂不殺楊不可也左不殺猶之不殺楊也越歲飛文於宮禁坐賄以封疆首逮公公竟誣伏死杖下矣迨

今

上御極諸奸倡先翻局淆亂是非繼有合箅之疏意主巧護逆寺口乃肆詠槩瑰用以鉅

聖聰并希自拚幸　乾綱燭炤

欽定爰書然後羣小殺公之本謀始大露將公之忠著而究伸也由今論之羣小必欲死公矣乃死公之名則在移宮一月以來鼎湖再泣不思奠安主上急於護庇宮人縱不旌以論功反欲詆以爲罪豈非主張定計者之誤歟至

受賍之誣知借爲追比地耳當時直道且謂熊公亦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矣況公與楊公乎甚矣忠賢之愚而羣小之拙也雖然公在今日其何憾矣乎歸身君父順受

其正不聞有逃亾復壁飲酖沉江之舉少委其嚴氣天下後世誰不究之旋荷

聖明之褒䘏優及四世且胥人奄豎不假外兵悉伏漢廷之大法雖生未能殺而死殺之公於致命遂志間可不謂隆焉是則吾君之威雄於宣武國家之祚熾於漢唐計公之爲忠亦必有快於二代諸賢者矣龍生也晚素仰公文章節義向讀屯學諸疏採入經世編中目公爲文士爲能臣項取全集楊擢之獨以忠從公之所由死耳嗟乎人臣之誼不顧爲忠卽載筆者亦詎願得忠臣而文之哉今取忠臣之不可願者而故願之故

文之將願爲于瞻之表敬輿乎曩日之志也抑願爲蔚宗之傳膺滂乎今日之志也

崇禎歲次癸未孟冬雲間後學

陳子龍拜書于山陰李署

左忠毅公奏議序

自古宦寺亂人之國其禍何可勝言哉然擅威福毒縉紳天下之人得以指其罪而討之其罪止於宦寺而已及至後世小人之殺君子也使宦寺受其名而已若不與其事或且引身去位無異君子之忤時而敎猱翼虎使人無跡可求

逮宦寺之將敗又復首發其惡先於君子至其黨之顯著者則亦不惜棄之以明公是公非然後君子之被害者始類於果可殺而不能以解免嗚呼不遇英主國是卒何以定哉天啟中逆奄用事吾邑左忠毅公與楊忠烈公同死詔獄人徒知公之死於奄而不

知公之死於羣小假奄以殺公也迄今遺民野老追尋往事從公子子厚先輩遊乃洞晰本末蓋有餘痛焉今讀公移宮前後疏有

不正冠肅容者乎當是時尊位方虛大臣憂恐不知所爲讜論一出而邪謀頓寢然後知國家開言路重臺諫之溴意其得人收效

至於此而後見也或謂公疏引武氏似涉太過嗟乎彼武氏之初一宮嬪耳使聽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之諫諍革命牝鷄無由而

見若然則金縮不動叩頭還笏姐已褒姒之言後世未必不以爲過夫一阿母幾階移祚議者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選侍之不垂

簾專政壞三百年之祖制誰之功歟公之奠安社稷在是而公之所以殺身在是葢移宮之名正未可以罪公故假借封疆坐以賄

賂既而定三案刊要典依附經術文致爰書嗚呼此豈刑餘之謀哉今公鄖典備至祠宇血食而昔之殺公者擔夫荼傭莫不知唾

罵直欲咀嚼之寃何益矣且殺公未已也挾佽修怨又復販君賣國遂令祖宗櫛風沐雨之廟社終亾於門戶鉤黨君子小人消長

進退其關於朝家如此寧獨爲忠臣一身痛斯可掛膺流涕者也公奏議凡二卷公子見遺因序而藏於家距公沒五十有三年矣

至公抗論東事諸奏具在其憂時敵愾危言苦語至引天寶青城警動人主公於封疆何如哉乃反以封疆誣悲夫丁巳正月晦日同里後學方中履拜書於汗青閣

万序　七

左忠毅公文集目錄

男國柱 孫之乾（早歿婦馬氏奉旨旌節） 曾孫曦 文韓

國棟 震 相 元 文貞

國林 之輪 之有 晟 文鐸

國材 馥 之稷 文亨 文誧

輝 正務 膳 文緯

之皋 之輿 文苑 文驗

泰 待 文槼 文京

文言 文嚮

文猷 文鑰

文利 文駱

文奇 文經

文騑 文圖

文園 文循

文高 文律

文幟 文鎔

文煜敬校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男國林子喬 國柱子砥 國棅子直 國材子厚 編輯

奏疏

宗社危在剝膚疏

題爲　宗社危在剝膚　天子未得見面謹呼號臣
工哀請　皇上刻日　御門蚤定大計以留將去之
天意以收未去之人心事臣至愚不肖蒙　皇上
拔授御史之職責之使言而又適當東師屢挫北關

新破之時是不但責臣使言而更汲汲皇皇欲開天
下安危之大計也臣齊不敢負此時負此官以負
陛下臣惟今日之事遂安則天下安遂危則天下危
皇上御朝則天下安不　御朝則天下危蚤　御
朝則救天下之全遲　御朝則救得天下之半若終
不　御朝則終無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無全力
也遴將用人徵兵徵餉救遼者非不多方也正如病
者在牀醫者在門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脉投温拔凉
治標治本總無當也善醫者則不然但請主人正襟
危坐察言觀色伸脊容身而病已霍然矣臣非不知
皇上靜攝日久厭聞　御朝二字而悅　社稷自
不得悅　皇上蓋至今日而天保靖康之禍已在眼
前　皇上即欲深居高拱而不可得臣即欲悅　皇
上以深居高拱而亦不可得矣　皇上若能及此時
而一　御門臣謂有十二善焉曆載在朋厭惟　天
子有爲子三十餘年不見其父者乎乘此　玉曆新
頒剝盡將復一出而　天怒可回非惟不怒而喜出
望外佑而助之當有加焉一善也　二祖八宗是憑

是依有爲子若孫三十餘年不見其　祖宗者乎乘
此　太廟特享躬親七鬯急觀求寵厭厭相許轉瞋
爲憐轉憐爲愛呵護亦當有加二善也　皇上天也
羣工則萬物也有萬物三十餘年不見天日者乎
皇上一出而陰霾解散陽氣發舒如久盲之復明如
長夜之忽旦三善也不但此也大蹇朋來睽孤乍合
皇上無所厭苦羣臣亦無所留難羣臣　皇上喜
神以開疑根以化四善也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
普天同仇漏舟同載風雨漂搖動色相戒恃心以破

權心以生五善也公憤盈朝私鬬自平　皇上曰予一人之罪羣臣曰諸大夫之罪如見女爭言見主人而自息如兄弟閱墻遇外侮而自消和氣以集厲氣以除六善也而后問兵馬於邊臣何以閫視叙功則在在飽騰欲調應援則處處单弱不但三韓九邊盡然不但九邊天下盡然破積習而討軍實莫大於此者七善也而后問糧餉於計臣何以兵既不足而餉不見有餘餉既不足而兵不見有餘由鄭之范推之而邊臣盡然由陳倫推之而邊帥盡然由杜逢春維

之而京師盡然誰爲外府誰爲內帑核而清之歲可省京儲數十萬籍而沒之歲可增邊儲數十萬愛金頤愛金錢計俱無出此者八善也又且問用人於銓臣夾袋預藏籓籬盡破毋以人嘗官毋以官嘗𨒪爲天下用一人毋礙一二人面皮而不用爲天下舍一人毋徇一二人意見而不舍論定取自　上裁不效罪坐舉主日月照臨功賞明白是謂天下之大智九善也又且付罪臣於法司如楊鎬李維翰等李如碩李如楨等雷電合章直窮到底毋令通神使鬼之奸別行媚奧媚竈之術是謂天下之大勇十善也又且申陳力就列之義於大臣能如于忠肅之人守出戰王忠毅之北討南征則請拜樞密否則奉身而退斬斷葛藤毋久妨賢路是謂天下之大斷十一善也臣更有寒心者自　皇上不見羣臣百姓以來人人都無固志援時度勢皆謂　皇上必將棄邊以棄天下以故討差日多趨朝日少富商大賈席捲南遁勳戚貴臣陰圖轉徙唯聽遼陽消息以爲進止長安一片地獨遺　陛下一孤注耳卒然有急二三宦豎掉

臂而去不惟二十四郡義士不可得即求南朝李侍郎一人不可得矣　皇上一出而羣情有所恃以無恐庶幾留者不去去者復來轉相告語效死勿去人心未去天意𢌿之是謂激發天下之大機十二善也有此十二善而又不過一舉步之勞片刻之暇何憚而久不爲此此必有物以祟之將在外廷耶在內廷耶在外廷則舉朝不應有此臣子在內廷則　皇上奈何甘受其祟羣臣亦奈何甘同其祟而不悟也哉是役也天地祖宗之靈實式臨之　皇上若能鑒臣

之愚不待諸臣之請即日 御門蚤自決策自家家
事何用人催臣之上願也萬一不然輔臣冢卿三日
內率文武百官肅伏堦前一請百請撼門痛哭期於
得請而後已書之史册萬曆四十八年須曆享廟之
日群臣懇請 御門荷蒙 俞允臣主俱泰豈不休
哉若曰 皇上方厭此請請未必出請而不出作何
究竟請而若出作何荅應此皆不忠於 皇上之大
者則惟有拱手聽宗社之亾而已矣孝子之操藥以
羞慈父也藥未必效而不敢不羞若逆料其不效而

聽其自已焉士大夫豈宜作此心術哉竊見日前叩
閽 主上顧亦動念而特之不堅請之太雜遂令
皇上視叩 閽爲兒戲以至虎豹當關扼門士紳
垂首喪氣誤不可再時不可失及此不圖再待遼東
警報而後一叩了事幸而及臣所謂僅救其半不幸
而不及不忍言矣此時群臣即欲入 宮門一步見
陛下陛下即欲出宮門一步見群臣豈可得乎昔
金哀宗時有男子衣麻衣於宮門前且笑且哭詰之
則曰我笑笑舉國無人我哭哭金國將亾[illegible]且然

堂堂 天朝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尊賢養士之報
豈遂無一人操當此事者臣竊恥之臣入告之初不
識忌諱惟 聖明留神省覽

國是本乎人心疏

題爲國是本乎人心公論國之元氣懇乞聖明
軫念時艱急論輔臣愛惜人材以爲社稷事近該六
月內奉有聖諭會推閣臣時有禮部侍郎何宗彥
未推士論惋惜鬱憤至今始一吐露是廷發舒擧
國之公心非特一人一家之私議也科臣張延登與
聞會推辨明當日原無成心而語氣之過幾成爭端
慮恐同官再有疏矣敢一平心剖之夫宗彥之才具
足以致時佐禮原無顯通擧朝之所共知也延登之

自有生平當日原無成心亦擧朝之所諒也今日之
事根源是在輔臣則收拾亦在輔臣何也輔臣雖不
與會推而薦賢爲國實大臣第一件事輔臣當日
若與銓臣商確力持必推之意如丁未年推李廷機
故事必不至有今日若始存必推之說仍高閣束之
如近日兼推外臣故事亦不至有今日而今已往矣
通國之人情不能不致憾於輔臣矣臣今爲策之
國家多事二三老成如敗屋同支如覆鼎共足當此
用拯馬壯之日能無將伯助予之呼則以通國之輿
情直告皇上用舍取自上裁既得有闢入告之
忠又得以人事君之體明明白白正正堂堂人誰
不諒之輔臣開誠布公相業此爲第一策之上也不
然寢如充耳漫不經心遺者既不能擧黜者亦不復
催幸將來之未進爲成功之不遑遂陽保過今冬揆
席再占來歲策之次也萬一不然當茲晨星之會更
登偃月之堂別有摭拾再動殺推未增一閣臣反去
一宗伯飄然去者自有餘榮而枝蔓轉多摧折不少
輔臣能晏然已乎策斯下矣輔臣必不爲此正恐時

勢所迫臣之下策或出輔臣上策川不可防火不可
鬱[illegible]朝端從此不靜矣倘更有如陳東其人者狂叫
上書撾壞登聞之鼓所傷國體已多而國祚
不隨之去乎嗟乎■禍在疆士禍在朝大臣之憂
當甚於臣等能甘心壞人家國也哉宋王旦薦寇準
爲相眞宗曰彼嘗談卿短旦曰臣爲相日久缺失必
多以此益見準忠直臣願輔臣之爲王旦歐陽修薦
范仲淹爲相仲淹以執政不可由諫官得堅辭不拜
臣願禮臣之爲仲淹李綱之罷也胡安國毅然不顧

繳還詞頭臣等則願爲安國矣臣區區之心實欲人
各還其本來事各還其情實存　朝廷有用之才養
國家和平之福不覺厚望輔臣之切如此然非
天語叮嚀　聖心屬轉責令輔臣一力擔荷輔臣亦
安所藉以從事而塞天下之望焉

復祖宗之舊制疏

題爲復　祖宗之舊制以光枚卜之盛典事臣惟事
相之職古無專用故周召皆以事樹出教唐裴度李
德裕皆以平章行邊宋韓琦范仲淹皆以參知經略
未有一入温樹占定揆路如兎之護窟必不肯容一
二窺足者其在本朝相業光明後偉代不乏人胡儼
以知縣入楊士奇以審理入袁宗皋以長史入張瑛
陳山俱以鄉舉教官入俞剛以生員入王文薛瑄以
御史入高穀黃淮楊一淸俱以中書舍人入許贊以
推官入李賢以吏部主事方獻夫以禮部主事入桂
萼張孚敬俱以刑部主事入金幼孜夏言俱以給事
中入此皆　皇祖近事無煩遠稽者乃是相業寖衰
上理不奏雖以　先帝之神明尚留此　聖朝之缺
事揆厥所由蓋緣張居正以權受禍而權之者遂守
模稜爲秘訣于是進退之權模手而聽之吏部票擬
之權屏息而奉之中官又慮防口不可塞耳不能於
是以　留中之術詭秘而託之　帝若以其身不見
不聞無所事事而收權取賚政在不見不聞無所事

事之中蓋自王家屏而后大節耿闇短轅時僨黠者
因緣爲奸利鄙者苟富貴而已胍胍相流心心相授
既使外廷不得預而守之爲家傳又使體而有可觀
而借之爲陪客得者既奄爲故物失者亦忘其從來
每一番會推一番故事黃蘖止啼盜鈴掩耳名實乖
舛情理錯謬莫此爲甚如其必不用何如勿推如其
應用又何爲是虛衍套數歟 陛下以欺天下哉茲
者幸逢 堯舜之王自有皐夔稷契之臣應運而興
况 陛下求賢若渴夙夜不遑釣渭耕巖皆當物色

而比肩之臣自設關隘峻籓籬孤 聖王無方之心
而縻先朝累行之典寧直四十八年之缺陷不完亦
聖宗二百餘年之盛美不暢也閣臣即敢於蔽賢
必不敢於負 皇上 皇上先將臣等合疏 勅下
吏部令詞林外廷一體兼用然后會推上 請祈
皇上一體 欽點如閣臣再有審揭進用私人仍以
虛文塗人耳目容臣等直疏糾叅是使也明明在上
穆穆布列少有邪曲人皆立見大約用詞林三言盡
之不受中官知不受閣臣知不受小臣知用外廷亦
三言盡之能爲中官重能爲閣臣重能爲小臣重如
薛文清三楊求一面不可得而中官之見嫉者亦皆
曰好官惟薛卿豈以明良交泰之會公道昭明之時
而天下遂無人應其求哉但以天下官用天下人以
天下第一等人居天下第一等官勿更叙資叙齒如
昨年故事爲詞林羞既用之後或出而領牧或間一
巡邊內外互爲用亦互爲更非直居其地者不敢以
身嘗而愛人者亦不敢以人嘗矣光萬年之曆服而
佐泰昌之景運莫先於此

外寇未除內患將作疏

題爲外寇未除內患將作懇乞　急論樞臣愼擧勤以保　宗社事自有東事以來樞臣黃嘉善誤　陛下非一事非一日矣而大臣顧惜體面莫肯明言昨見經臣熊廷弼一揭大約謂其以紙上虛數誑　君父以錢糧虛辭哄各邊撫各衙門以爭執之端開各地方實以觀望之路而至語以用李氏兄弟催三路出兵庇各處失陷之罪沉匿淸河開原勘案致監院屢催不發惟勘功則發之安覦經畧下　詔獄面竟

縱兩帥於私第不忍重言一聲其罪經臣身在事中言言實錄但以揭未以疏　陛下無由　省覽耳嘉善此時屛處城闕席藁待罪乞　陛下貸一死則已爲萬幸乃欲揚揚趨　朝常面視事豈以　陛下之太阿爲不利耶嘉善自有所恃以無恐獨不見丁汝夔之已事乎臨刑之日始大呼曰賊嵩誤我彼誤人者亦安足恃耶然猶曰驕揚之事也嘉善之智昏論短不辨圖以外也若乃腹心釀亂爲海內所痛心疾首者莫如徵民兵召外兵二事何以明其然也兵農之分久矣里中之法猶存餘意若使賢有司倣先臣尹耕鄉約之制父子兄弟人自團練即一邑可得勝兵數千人今之捍衞地方足矣嘉善倡爲每縣四十名之說閭井騷然里者之追呼吏胥之悉索九死一生幸而得脫然而破家鬻子不勾津貼之費至於行者頭目傷心投人於塗拐人於市婦人於室民之苦兵甚於苦■夫費公私數十萬金錢招此數萬離心難德之衆安所用之近通州又見告矣議者欲令出關一步輒攘袂而起何待有事而后知其不爲我用

乎豈惟不爲我用或反爲人用或自爲用昔有不忍言者是徵民兵之實害也募兵洶不賑多昨歲遣四司官今復議遣四科道兼以將材之開選各土兵之徵調可謂多方要以募者受　朝廷之豢養選者受　朝廷之告身即調者亦受　朝廷之約束如馬之有御勒而後過都歷塊惟所馳驟焉若使不受御勒即一馬踏殺天下有餘矣臣伏見去年八月內嘉善奏有條陳倣宋臣張浚之法招百人以上者准武進士授衞鎭撫招二百人以上者授把總招三百人以

上者授千總招五百人以上者授守備欲行各省直撫按衙門榜示各地方廢閑將領及會舉武舉並雜色人等但能自帶家丁自百以至數千人赴京聽會官試驗等語舊十二月再循故事復爲申請嗟嗟南渡偏安流離播遷偶一爲之　國家全盛何至若此此計果行是何進召外兵之故智也　國家何負於嘉善而爲此不祥之事哉自旱魃爲災江淮兗豫之間蠢蠢思動兼無爲白蓮之教萑苻綠林之豪實繁有徒此風一倡轉相嘯聚有司莫敢問羽翼既成聲

勢既重或覬望而不前或源源而不止或屯聚而不散黠者要挾漸生智者窺伺漸起加以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此時即　下詔止之不能解之不可是使奸雄飈驍於　闕下而豪傑峰起於山東也授亂臣賊子之柄而復被之以忠臣義士之名反速而禍大不在■■矣嘉善之肉其足食耶天祚　國家事未得

旨猶可及止臣敢不昧死早言之若夫募兵選將及邊塞廢閑復職之議自不妨舉行耳臣背謂　國家無兵有無兵之害有兵又有有兵之害民不知兵既有不知兵之害人盡知兵又有知兵之害言雖迂濶亦各有見民之蚩蚩毋生其心天下春春毋開其始行人司司副劉時俊每與臣談及此輒歔欷欲泣時俊遠識鴻猷能爲　國家當一面曩爲臣縣令吏民畏服如神明臣固知能辨此近見乞差西歸虛此有用之才臣甚惜之竊謂當留　輦轂下以備緩急之用即使署宜差或令之宣慰屬國察其情形圖上方略毋令異時欲遣而難其人也統惟　聖明留神採擇

枚卜既已不平疏

題爲枚卜既已不平王爵不宜再誤懇乞　聖明
勅下　廷臣以權衡還部院以是非還臺諫以威福
還　朝廷事自■■匪茹疆圉漸蹙輔臣日在醉夢
冢卿天不憖遺於時平章　軍國則思救時之朱璟
銓序流品則思清通之山濤非若平常無事之時可
用朝三暮四之術者乃禮臣何宗彥以不參攻南之
屬官失懽要地奪之揆路予之禮書已乃併其禮侍
而奪之弄之如嬰兒逐之如孤雛臣書勸輔臣爲王

旦升臣亦勸爲蕭何皆漠然不應去者不絜其名王
者莫執其咎然則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者耶今腹甲
旣解服丁巳除賀戰勝者在　廟堂矣可惜一番公
愼　明旨竟作一番　恩怨結局蹊田奪牛毋乃已
甚一不平也長諛佞之風短骯髒之氣二不平也褒
攻南之吏部則不問不參攻南之禮部則問之同事
異律同情異罪三不平也渡江河而遇風波中流而
失維楫四不平也李代桃僵形迹不白恐去者與後
去者各不相明各非其罪五不平也使其稍有悔心
之萌宜如何爲補過之圖乃作事已錯寃夢皆顚游
被人言方寸轉亂於是積感約之漸以鎭之而蕭毅
中幾不免矣賴　皇上寬仁大度不淺罪御史而徙
木立信棄灰示威從此各知廻避旣懸必殺之意又
威不殺之恩輔臣所謂導天地之心而迎一陽之復
者能已見於天下矣假令以此一片精神　請閣臣
請總憲　請冢宰　請考選庶幾一遇豈不亦履
長盧事情乎其誤則之也似非肅者所能辨也連日
以來　主上分論御史待罪中使絡繹傳宣罪帥公

然代揭　宮府一體文武同心得　君行政此其一
時似又非肅者所能辨也人言籍籍皆謂有所受之
姑爲打草驚蛇之謀徐爲下水拖人之計臣不敢謂
然但爲輔臣計自當守肅之本體愛朝臣者自當還
肅之本色從來末世奸雄剪除忠良位置私人壅蔽
聰明杜絕言路皆枚有所用之輔臣非其人也意欲
何爲哉目今揆應正虛不知其意又將位屬何人十
餘年來　皇上惟求舊多用老成而精已錯亡由
人提挈山林起家者灰今待燃覺黍谷之易煖地位

相近者熱中已甚覺蔑棄之易寒前有知已一人之感負心不可後有相倚爲命之意解腕不能在在一入其牢籠事事動遭其魔障遂至以百官之領袖爲胥吏之承行戲局一塲賣山徒手甚而盡喪其生平者有之矣臣竊痛之拜爵公　朝受　恩私室非所以愛大臣爾爵可糜吾嗣先棄非所以自愛失身之害甚於失官失心之害甚於失身毋可危哉所以爲此者不過保全時局耳嗟乎　金甌可保方論功名性命苟全方問富貴萬一遼陽不支大事將去此時

賢愚同盡恩佐乎等臣不知抱此不敗之局將安往耶亦可演長思矣今日之事銓司斷宜博訪僉謀卽侯　命散館諸臣歷查皆六七年亦當與闔末議毋令再貽後言倘更如枚卜故事碌碌因人暗中模索就襄機關臣等執白簡而隨其後矣臣無知交亦無鄉曲正詔年來　命旨甚艱廉恥道喪鄙者不去賢者不留　皇上不問其去留要人各得以其意自爲去留一留一去動須數年再去再推又須時日在輔臣不難爲數年之淹不知國[illegible]可能爲數月之待旣

誤　國事兼傷　國體不得不垂言之惟　聖明留意焉

捉獲假印疏

題爲捉獲假印假文的供假官假批事臣丝任中書六年御史侯　命七年皆在都門習聞奸胥之弊及拜　命後巡視城務臣出示曉諭於拜把拿訛及假印假官三致意焉期無故犯乃於前月有晉仁狀告王承恩張科打搶及審則原被絕不相認而仁爲其主鄒成所使欲以滅口者也遂得發李友芝郭希孟兩貢生空年之弊賴部臣同心發奸即日參送如律究擬未幾而書辦金鼎臣來告執照揑情甚大臣以

未經告理先討執照殊心疑之欲行質審而告鼎臣者踵至正在拘提陳圻報有慣做假印繆櫝臣隨行兵馬司王儀親至其家緝獲併搜其僞印文案一綑計八十九宗僞簿二扇而是日金鼎臣聞風匿矣又准陸培元報有假印魏成銓臣復行坊官汪從濂親緝併搜其家得僞文一扛計三百八十六宗僞簿一百零七扇臣當堂審得繆櫝一名繆八係刑部貴州司未遣軍犯魏成銓一名魏時用戶部山西司事例科書辦僞印僞文是的隨批行兵馬司會同東城童

司官齊至公所悉心細審要見各犯是何處人是何行頭如何作弊何人得假何人假印何審冠帶何時選官一一塡註明白速速報據審得魏成銓與繆櫝及脫逃吏部三考科吏金鼎臣即金七環又名金滌碗及不在官先爲三考科書辦後爲節愼庫書辦黃滅池即黃汝明等彼此串通作奸犯法過惡多端有貢生吳心舜石中玉等盡行倒提年月上卯收選隨行禮部及太倉銀庫査弊託及遼東監生李大夏以監生改作儒士大夏自首託又江榜賢拿衣等弊是

實繆櫝供稱原係三考科書辦三十七年爲與縢文祚僞造假印事覺被范主司參送刑部貴州司問軍未經發遣因告納贖保放在外不改前非仍行僞造騙人財物有黃廷宣陳期椿蔣應倫宋承祖等俱以假印做官又據審原告陸期等供稱未國蘊黎大觀何英道黃廷宣金化鯉等俱以假印假文做官得銀多寡不等當令繆櫝當堂描考功司文選司節愼庫等衙門僞印其三顆魏成銓亦描銀庫衙門關防一顆憑印二顆共三顆比對搜僞文印文相同臣隨將

供報名開送吏部文選司查驗隨據文選司回稱查得考功司三考科當該金鼎臣向以奸詭經該司革役不意其與軍犯繆槓戶書魏成銓表裏爲奸假印假官一至此也據供各欵殊爲髮指本部各有司存隨經移付各司查覆前來等因查得黃廷宣直隸保安州人四十四年二月准考功司付上糧從七品冠帶四十七年選河南彰德衛經歷查本吏單註實歷今封司回稱鈌薄無名明係假僞一查陳期椿浙江武康縣人四十二年八月准考功司付上糧正九品冠帶四十六年十二月選上海縣主簿今封司回稱本吏參萬全都司所屬倉矣安得又參都察院架閣庫典吏而以印信手本起送乎況功司撥辦簿無名功司二考簿無名明係假僞宋承祖鳳陽人四十七年十月題授冠帶然吏未有一身而兩役者也本吏文之投於功司者則萬全都司起送稱參兵儲倉攢典文之接獲於繆槓家者則保安州起送稱參宣德倉攢典旋又改延慶州長安堡攢典且兩地中文筆跡俱出一手其爲假僞無疑石中玉湖廣巴東縣人

以四十四年歲貢而咨稱四十三年夏季掛選四十七年六月考定州判未選明係高擡吳心舜江西安仁縣人四十六年掛選四十七年二月戶部咨開四十二年掛選官免一年銀四十兩四十七年四月考定府經歷四十七年十月選蘇州府經歷此其那移年分又較石中玉爲甚者也朱國藴據功司回稱江西永新人充延慶州赤城廣備倉攢典納上糧銀三十兩四十七年十二月冠帶二考付簿無名及封司鈌簿無名明係假僞一黎大成河南人准功司回稱文思院人充順天府新城馬房倉撥典四十一年十二月上糧正八品冠帶據工部咨加外府經歷銀二百七十兩已選南雄府經歷訖今查功司無起送原文亦無封司查回又准封司稱鈌簿辦簿俱無名即使加納果眞而一考二考之僞已難掩矣一何英道浙江人查本司冠帶簿無名據考功司回稱係四川道當該然二考付簿無名鈌簿無名明係假僞一金化鯉准功司回稱順天府通州人充延慶州赤城慶儲倉攢典四十一年四月題授上糧從九品冠帶四

十五年十一月加納典史四十七年六月選儀真縣
典史無原文亦無封司查回及查封司鈌簿辦簿俱
無名明係假僞等因到臣續據劉𡗝佐郎劉二告爲
讐殺滅口事稱係鼎臣家人事發懼洩送監通州意
圖絕食贪在旦夕等語臣隨行通州弔取面審口稱
鼎臣住周姓房屋往日搬房周家小四兒小招兒進
臥房打據親見磚地有隙藏有錫盒一箇內石印三
顆當時懼禍恐惹是非投在井內遠拘小四兒招兒
面審是的臣當行彭坊官至井打撈將井水淘盡入

泥沢許淘得石印二顆完好無缺其一顆已破碎止
存印影臣將一干人犯及僞印同送刑部訖又據繆
檟初審口報倒批截解之弊係伊通同庫書胡登道
沈應遠黃汝明等假印回文如揚州府寶應縣典史
帥國欽江都縣縣丞童思充兩項科匠銀兩皆經伊
手作弊又據祈成報稱江西解官潘雲鳳謝天寵山
西解官王觀太等各有情弊臣隨行文巡視科院及
監督主事知會據科院回稱納完年月銷號實收一
一有據若實收外另有別項銀兩如檟等供吐僞印

侵匿此必解官與該書胡登道等通同作弊批不掛
銷故冊籍皆所不載而查覈之無從也隨行各地方
弔取起解的數似難遁情併行原籍嚴提庫書胡登
道等盡法痛懲以清宿蠹等因監督主事回文大約
相同臣復拘繆檟研審問堅執帥國欽係伊徒弟徑
投伊家伊引見胡登道親做節愼庫假印回文先供
得銀伍兩後供得銀伍拾兩的的有據又親見督緒
底簿指出經手造冊錢宗樞質對復行弔取緒司底
簿緒簿與庫簿已不相封緒司之舊簿與新簿又不

相對一簿之總數與散數又不相對百孔千頭臣亦
安從而問之復行約同監督至寓面相商確猶恐三
司分收未行細覈續據監督回稱四司之收數與庫
收多不相封越數日又移文稱司收與庫收一一相
對而錢宗樞且執稱營緒之簿四十三年分內有四
葉非其親手筆跡則尺籍徒存已不可問矣又何怪
乎起解之數非其上納之數紙上之銀非其庫內之
銀而蠹以鉛藏和以銅錫將來兌發之銀又非今日
上納之銀也哉臣巡城者也據各犯口招鈌提重務

不得不往返質問其實厰庫自有專司非愚臣所得與聞如科院內外循環之法十年透查之法信能設誠致行自當風清弊絕但胡登道等以一備書之人而起家十餘萬或入九萬又皆懼禍先逃徑同原籍不一執訊獲醜盡法痛懲宿弊何由得清根株何由得拔逖視殆有先得同心者矣該臣看得魏成銓奸以入神巧乎有道當事倒進退之咽喉爲梟府出人之門戶刻印銷印走造化於毫端人謀鬼謀弄衣冠於掌上本已盡而蠹不休廩將傾而鼠不出天毒已

厚人理難容繆横禦魅游魂出柙亾命作奸漸老漸熟舞文愈出愈奇教化大行門徒斯盛總半生之現業計一夾以何究至若金鼎臣者一代竊吏兩世濟惡名爲狙吏實則猴冠既已貴人亦復自貴可以仕則仕可以速則速覆雨翻雲人有都又官之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改頭換而人有活閻王之稱兼以二犯表裏爲奸加之群兇首尾相應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豈容有力負之而趨所當立限嚴緝正罪者也節慎庫漏網書辦胡登道黃汝明沈應遂等何所

闖而來何所見而去雖然輿盡而返難云往事不追豁疑既盈惡害已而先去其籍冨貴已極欲滅影而早遁其形金穴難塡水衡何罪據稱上手下手非經一手其實前身後身總是一身若非行提在官何以直窮到底所當行彼處撫按嚴提解京究問者也臣復自推此弊沿習已數十年此輩盤踞已數十人經手各衙門亦數十員習久則難破人多則府怨經手多則招嫌而臣以爲不必避也此輩神通廣大非經告發雖聖智莫測其奸若既已發之又復縱之是作

奸自臣等始也除一面參送刑部一面將僞文移送吏部聽其細查已選未選作何處分已發覺未發覺作何清覈併前李友芝郭希孟應否知情併應移文撫按究問明白該部賢者爲　國剔蠹自有同心更乞　勅下各部諸臣盡法搜剔務令掃其窟穴但得仕路少清　國儲少濟臣卽任嫌怨敢有恤焉要以小懲大誡自今以後各保身家各全性命豈謂非小人之福哉

禮臣不能守禮疏

題爲禮臣不能守禮懇乞　聖明勅令速行改正以
重大禮以光　主德以尊　主權事臣聞見禮知政
差等百王故夾谷禮成齊人不敢加劫披髮野祭辛
有策其先亡即在兵戎之時未有不重祀事之典者
本朝禮制度越前代即　皇后喪禮不數見惟
高廟　成廟有之實錄亦不槩載近而最著者莫如
世廟臣按　大明會典內　孝烈皇后喪禮內一
欵一各　王府南京浙江等十三省布政司及直隸

府分禮部請　勅差官訃告臣又按　聖明詔令內
載　孝潔　孝烈皇后勅二道其一勅曰　皇帝勅
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于嘉靖七年十月初二日崩逝
遵奉　祖宗舊制一切喪祭禮儀爾部裏開具明白
在京文武衙門各遵行外便行與各王府及在外文
武衙門以聞喪之日爲始哭臨三日成服二十七日
而除俱免進香故諭欽此時嘉靖七年十月初四日
也又一勅曰　皇帝勅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于嘉靖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崩逝朕遵奉　祖宗舊制
一切喪禮禮儀你部裏開具明白在京文武衙門各
遵行外朕憶皇后言我去常典皇上聖躬爲重請勿
以我爲念茲朕思后語王府外司進香道塗擾民着
便行與各王府及在外文武衙門以聞喪日爲始哭
臨三日成服二十七日而除俱免進香以慰后意故
諭欽此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夫　會
典之載請　勅如此　詔令之載　勅書如彼且其
請　勅得　勅即在兩日之內煌煌　聖書炳如星
日非但臣子不敢干即　聖子神孫誰敢以意增減

者是以　大行皇后崩逝　皇上首諭禮部槩從優
厚以至諡議則令傳宣　玄宮則令預敞皆倣　高
皇帝　文皇帝　肅皇帝時舊章行之是　皇上之
守典禮與守　祖宗之家法尺寸未敢有踰也近日
訃告一事閣臣未見揆　勅禮臣未見請　勅遂趣
半月以後方始差官又顯創會典禮部請　勅之原
文爲請　勅本部之字樣有心無心皆不可知該部
纔一具催閣臣不開一揭候而服　知徑齋批文前
往訃告又遣下眞保二府及山西等處令科臣惠世

揚另行候　旨迷謬錯亂大駭聽聞諸臣中有已行
者有愛　皇上之禮而不肯行者臣若不早言則迷
謬轉滋錯亂轉甚請先言其不可而後及救正之者
天使傳宣百官開讀　龍亭之郊迎道旁之俯伏
以禮部之批文作　朝廷之　勅旨不可一等常差
遣皆奉　簡書皇皇　母后反不得等於　王府之
喪禮大臣之祭葬不可二傳之天下書之後世謂
皇上虛有優厚之名而反靳此常行之禮失大信而
損令名不可三有　勅爲遣無　勅爲委以　明廷

之侍從爲宗伯之委官不可四有差有不差有行有
不行以一使之車書成割裂之景象不可正座續屢
有　明旨　聖明原無成心桐封業已兩行刑工亦
蒙閒　俞將無據之揣摩卯中官之鼻息不可六禮
者上與下所共守也下以禮事其上上始以禮待其
下權宜一開在下爲題　知在上爲墨勅大臣防微
當嚴其漸不可七有此七不可禮臣何以自解焉及
今救正猶可爲不遠之復救之如何惟理會請　勅
二字而已矣撰勅閣臣之事請　勅禮臣之事閣臣

做　祖宗朝故典即日具勅以　聞詣宮門請　皇
上一是字得勅之後禮臣一面謄黃隨給未行各官
前去一面差人令已行者坌文暫需庶幾失禮之中
猶有存羊之意而光　主德尊　主權胥此矣若禮
臣孫如游或偶爾紕漏或别有意旨或賜　明諭切
責或令撿舉姑容臣等諒其生平不忍爲鷹鸇之逐
禮臣撰之清夜亦何辭於相鼠之譏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登極必用詔書疏

題爲竊惟　登極必用　詔書詔書必用明年年號今相距止一日矣扳髯之號一年再見古事不載本朝惟洪熙一年亦非本年之事查得唐德宗改元凡三建中四年興元一年貞元二十一年共二十六年德宗於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順宗即位是年改元永貞八月疾遜位太子明年爲憲宗元和元年然則史稱德宗二十六年蓋合永貞之一年而筭而永貞係以一年亦即借用貞元之二十一年而稱若舍

貞元之二十一年安得有永貞之元年乎父子共爲一年此其最較著者今日之議萬曆自應係以四十八年泰昌自應係以元年但史書自八月以前仍書萬曆自八月初一日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則書泰昌並存不悖古今通行其明年仍用　今上新號于理允協若漢殤冲質既不足數而宋之太宗不踰年改元史書薄之事亦不相類惟唐之德憲爲中興令主而當時大臣杜黃裳李絳裴垍韓愈等皆博極羣典有所考據非苟而已晉故敢採之以備　裁擇

年號議疏

題爲年號一事臣於初五日已具小揭旋奉　旨會議宜再有言以申前說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爲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之爲改崩而不忍斬削之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

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則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未改矣天啓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范無安頓於是追思　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　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天下之事情與理二者而已矣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中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附廟乎稱宗附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姪兄弟之事行於父子之間

乎以世以貺無一可者臣竊以為非理也泰昌之於萬曆猶天啓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於其親則削之是皆 皇上於不孝也即不忍於祖而忍於其父猶之不孝也急於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分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者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為一世之君沒不得享一日之號仰又不能得之於父俯又不能得之於乎則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己之有餘則萬曆在

天之靈亦必不安 皇祖 皇考之靈不安而謂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為非情矣查得綱目唐睿宗太極元年下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下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至晉武帝崩于四月不書太熙直大書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而資治通鑑於玄宗直書先天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於順宗直書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然由此觀之晉唐三君皆當年改元一四月兩八月不必正月而後改元明矣唐

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元者在者如此況崩者乎子之改其父者尚如此況子之存其父者乎夫千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加朱紫陽司馬溫公二人今之高議雲臺者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則獨存泰昌如紫陽議則存萬曆而併存泰昌綱目通鑑兩書具在一覽可得勿容聚訟為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元之非猶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 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貽 皇上踰年不改之非是在三事諸臣主持之

懇乞聖明愼守典禮疏

啓爲懇乞　聖明愼守典禮淸宮禁以安　宗社事
竊惟內廷之有　乾淸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
祖宗以來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
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
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　大
行皇帝　賓天選侍李氏旣非殿下嫡母又非殿下
生母儼然居　正宮而殿下乃居　慈慶不得守
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

氏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待殿下又無撫摩育
養之恩此其人豈可託以　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
六齡長矣內輔以忠實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
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　睿知方開正宜
不見可欲而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爲乎故在
先皇祖時屢請名封而不許卽　先皇貴妃之請亦
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　先皇則伉儷之名
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便者倘及
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

立見於今臣誠有不忍言者矣伏乞殿下收回　遺
命令仍守選侍之職或念　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
速令移置一號殿中殿下仍回　乾淸宮中守幾次
而成大禮庶幾宮禁淸而名位正　宗社之靈實式
憑之矣

懇乞聖明仁義兼盡疏

題爲懇乞　聖明仁義兼盡情法兩全事先是本月
初一日諸臣聞變倉卒趨朝人情洶洶朝不待夕維
時大臣從　乾清宮中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居
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几筵而避居别
殿跟蹌張皇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髮之
勢驚問其故愃傳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腹玉
奸璫布滿陰爲人腹心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於初二日隨公

疏後有愼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語甚微婉此時但
知定　宗廟安　社稷爲大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
震怒禍幾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隨
奉　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
部再酌議具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　旨
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　駕還乾清宮禁肅然
内外寧謐臣等舉手加額共幸　廟社有靈矣　皇
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
惟是自移宮以□□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大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帝在天之遺
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　侍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
相非小臣之所能意度若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非
但與　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魯襄公
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爲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
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想與歎服因取朱
熹入直此等處置自有情法至當不易之則爾錦衣
勘問諸璫時語連宮禁槩置不問深爲得體伏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　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

及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然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姚遜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狀
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寬政令
反側子自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政所以寢淮南之
謀而仁之至義之盡胥此矣臣區區之心始終知有
定　宗廟安　社稷而已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申明臣疏以祈聖鑒疏

題爲申明臣疏以祈　聖鑒事臣因初二日奏　請李選侍移宮以淸宮禁以安　宗社旣移宮以後懸想　聖度寬容自然　天覆地載乃外庭揣摩測度不無私憂過計臣隨有仁義兼盡情法兩全一疏求皇上少　寬恩於宮闈之內而但究治其盜寳之人此區區犬馬之一念也奉　聖旨這所奏如何不題李進忠等只言劉遜顯有情弊其餘已有旨了欽此　明旨森嚴臣不勝惶懼伏查原疏委有仍乞將

劉遜姚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寳罪狀與天下共見不使播弄脫罪就中多人不及一一盡列然曰等而李進忠已在其中矣目下雖在逃未獲然緝拿有錦衣問擬有刑部旦夕就縛典刑立正豈能久逋　天誅者臣發奸之人何敢別有情弊敢避愚悃仰祈　聖鑒特賜　寬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憤辱徒有空言疏

題爲憤辱徒有空言雪耻未見實事謹瀝愚衷　上聞敬請　皇上何故棄天下諸臣何故棄　皇上之天下事日來揣經略熊廷弼疏所傳逆■榜文搖亂我軍心鼓扇我將士中復有徽欽等語恥辱我　皇上伏祝　明旨■■招降橫肆詬侮朕心滋切憤懣中外當事諸臣當勵同仇之義協力齊心亟圖殄滅以雪國恥毋得仍前因循怠緩自甘僇辱欽此仰見我　皇上留心■■郎　聖體未安惓惓不忘與

言及此眞、九廟之靈　宗社之福也臣義憤所激更有說焉夫■■之辱甚矣喪師數十萬不辱喪地數百里不辱乃至今日而舉朝始知辱哉夢耶寤耶抑囈耶然使實實知辱實實圖所以去辱及今猶不爲晚無奈其實不知辱何也且　皇上亦知徽欽之所以辱乎自蔡京王黼秉高爲邪朋比固位童貫附之表裏爲奸排陷忠直壅蔽主聽濁亂海內馴至犬羊入室城下乞盟割地行成恬不知恥金師再入擧室北轅往返靑城求免不得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

父子自離青城頂青禮笠乘馬毋過一城輒掩面號
泣讀史至此真千載有餘辱不虞■■引此規則以
辱我 皇上也 皇上真知此辱則必如天之怒萬
物也有雷霆焉有風雨焉下諫 國之臣於理司下
哀痛之 詔於四方下犒賞之 詔於邀血下求言
之 詔極言闕失於中外旬日之間杳乎無聞只一
尋常銓印於 聖躬有何勞煩於 聖心有何籌度
而堅執不發若與臣下爭氣然者從此不行一事不
用一人不必人去 陛下而 陛下已自爲孤注矣

從來殷憂啓聖多難興邦舉動不宜若此即患難君
臣相倚爲命陷絕亦不宜至此經臣以久守封疆負
病告急瀝盡血隨師中三錫其 恩禮之薄亦不應
至此臣竊以爲 皇上未知辱也閣臣方從哲謂柴
無效覆餗堪羞造膝無言但效叩頭之閣老作事屢
錯入稱簡舉之相公甚至以吏部之印今日做人情
明日做體面今日許其揭明日許到宮止效婦寺之
忠不思 社稷之重是閣臣未知辱也樞臣黃嘉善
方寸已亂伎倆久竅聽勘之賊臣公然見 朝而不

問公然上疏而不問亂兵鼓噪於近郊逃兵行掠於
大路而不問撻伐之言徒美中樞之略無聞若今經
臣與疾入關請問何人出塞再若中原乘間盜起諸
問何法消彌矣如來如焚如棄如是樞臣未知辱也
新推閣臣史繼偕物議久騰彈文踵及枚卜一年不
下應 聖意之久疑銓印四票 留中想 宸衷之
積厭人言屢羈其身已亦不發其鼎郎使掌面覥顏
豈覆能張胆明目欲蓋前愆惟全晚節若誤認九州
四海之論但作一人一家之言暗地書空別藏機穀

設心如此謀 國可知是見在之閣臣不知辱而將
來之爲閣臣者仍不知辱也由斯以談 皇上不辱
則諸臣之精神振作不來諸臣不辱則滿朝之精神
亦提提不起悠悠忽忽口裏說過耳裏聽過眼裏溷
過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直到撒做世界而後已不知
皇上誤諸臣耶諸臣誤 皇上耶臣謂 皇上之
救遼東也當如 聖躬之求藥汲汲召秦越人切脈
審方既讀其元氣又壯其神氣而后遼東可保也是
壽國以壽身者也諸臣之愛 聖躬也當使安遼以

安天下既無虞於肩背又無虞於腹心而后　聖心
可悅　聖體可康也是壽國以壽　君者也所謂秦
越人者何先問冢卿次問平章次問樞密其餘參夲
以次佐使只在旬日間海內其有瘳乎若徒曰尚未
安曰俟少瘳云爾過此一番大家了事臣不知此數
旬票擬空言便能寒■■之膽而縶其足否耶夏之
攻宋也僅餘襄武一城不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
病塊　皇上若再不肯下冢宰不肯補三道是眞無
意於遼東何不及蚤棄去而使■■留此病塊爲哉

臣非不知　聖躬在調不忍瀆言二三老臣落落晨
星不欲盡言正惟盜賊在門主人有疾舁僕忠於主
人敢匿不以聞而舍此二三長年又無可責備者故
始終以恥辱二字共相勸勉期於有眞辱則必有眞
事豈其忍求多焉萬一不幸爲靖康之世則大冢不
免爲靖康之臣毋論青史凜然儋州之竄雍丘之戮
政恐當身不免耳與其死於誤　國寧死於匪躬若
臣罔言官死言者也

天意未嘗亡遼疏

題爲天意未嘗亡遼人心不可棄天懇乞　聖明罪
已諸臣各自罪以無獲罪於天以無獲罪於　祖宗
事臣觀今之策遼者皆曰徵兵兵逃徵糧糧盡徵馬
馬死徵牛牛死甚至百萬硝黃立刻而盡一言以蔽
之曰天意寔是皆不忠於　皇上之大者也臣嘗反
覆古今興亡理亂之數亂之終治之始天非惟無意
且有深意焉但看人主承受何如耳易曰蠱者事也
壞極而有事也蓋不極壞則人不肯事事或反以有

事者爲多事惟壞之極矣則君臣上下同在覆巢焚
棟之下震風凌雨之中於是醉夢不得不醒嬉笑不
得不涕手足不得不作肝腸不得不洗蒙蔽不得不
破格套不得不除猜忌不得不寬禁錮不得不開庶
幾一番破壞一番振頓是以漢世再興不階尺土唐
之靈武奉天皆以喪敗之餘成中興之烈宋之南渡
屢挫屢奮猶及百年若非奸黨相尋未必即至航海
故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賢也而今竟何如哉今
天下政壞不爲不極矣醞釀懷胎■有東方之事三

年以來不爲不久矣而側見　廟堂之上未見有爲
陛下分任一事如長途之爭負者未見有共任一
事如推車之必行者未見有巳見之事至此結局者
未見有將舉之事自此開頭者醉夢如昨嬉笑如昨
手足肝腸如昨蒙蔽格套如昨猜疑禁錮如昨或鼓
或罷或泣或歌如飲狂泉如遭書魘對而憂形於色
轉眼即忘開口情見乎詞到手即亂[illegible][illegible]之佹可忘
而必不可忘　中國異巳之人罪弁罪帥可赦而必
不可赦空谷廢棄之士屬國屬夷可用土司土兵可

用而必不可用考選臺省之人庸輔忍於誤　國而
不思頑樞敢於誤　國而不顧　眷留變爲切責切
責　宣諭未必盡出　聖意與否如其信然是　皇
上又忍於負　國而不忍於負誤　國之臣嗟乎皆
進者夜行懽罪者偷藍諸臣爲一身計猶可也　陛
下任　九廟之託奈何置安危於度外哉今日之事
先請自　皇上始而　皇上亦無多事事也但一
御朝廷見羣臣草一　詔遍告遼東將士告天下百
姓告海內義士忠臣即　聖躬偶爾違和亦當　宣

召二三大臣務面仰天抱頭痛哭商確大略萬一不
然羣臣亦當排闥直入頓首死罪求　皇上一央以
皇上之神武　九廟之神靈旬日之間定當士氣
改觀人心固結而後問國人皆曰賢者何人急　召
之以塞天下人之望問國人皆曰不可者何人急去
之以洩天下人之忿一面　召張鶴鳴佐樞密而兼
採　先皇帝左右四司馬之例以備分遼一面移祁
光宗於山海與文球相機調度而又倣　肅皇帝內
外四經畧之制以禦長驅一面責李長庚專司餉

又速推少司農一人專理屯田一面　下考選散館
諸臣用脊謀斷又速　召當年直言敢諫之士及使
節守義之人而最爽累者尤在用人之人周嘉謨風
負時望海內想見太平而干戈搶攘銓印虛封至若
百司之綱紀與百官之領袖並重一則有正而議者
一則有署而忘正此可盡諉之天意哉從來末季之
房俘皆是與王之命世堂堂　天朝豈患無才但以
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排天下難自有餘裕而
又於兵部遼東另爲夾袋樞司巡司爲遼道遼道必

可爲邊撫邊撫必可爲經畧用人者論而後官毋官而後論用於人者量而后入毋入而后量即如張鶴鳴一人而左右置棋不定薛國用一身如溝水東西不常徐光啟之腸徒熱而人尚作冷眼之觀李植等之血徒洒而人尚爲死灰之棄須之彦之才堪入面而佐褳臣似不如以職方兼京卿之銜李乃蘭之精白一心而吝賡寧似不如以近地收廉能之效其他願者必往往者必願總祈一官當一人之才一才當一方之用孰與夫條起條罷旋去旋來傳舍於關上

錯趾於夋閭而一無當於成敗之數哉如臣之言幸而遼陽能守腹裏無虞二三年間休養生聚再圖撻伐　社稷之靈也臣之幸也即不然而猶有後着有退步諸臣猶可不得罪於　皇上猶可不得罪於
祖宗若夫赤白囊至則踉蹌趨　朝塘報府停又帖然無事必至斷送遼陽斷送金甌而大家諉曰天意云爾眞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矣臣草疏已畢見經臣疏稱三帥分防連絡相持勿與輕戰賊至遼陽劉總兵督兵射打於城上本部院親督川土兵拒戰於城下臣甚壯之寡冠必於門庭經臣演得方畧但賊聲息重大或全兵壓雲而齊犯三營或鐵騎鳴鏑而直衝一處能久持乎能不與戰乎張疑撫順能必應乎分兵而應能無腹背受敵乎攻其必救能無誘而致乎事勢急遽而緩濟兵法主合而忌分機難遙度筴責萬全亦臣區區謀　闕之血誠也臣無任痛哭流涕之至

天步方艱疏

題爲天步方艱天心甚孳懇乞　聖明以憂危苦心
圖中興大業事臣待罪學政自三月初九日　陛辭
於役畿南適有遼陽之警又隨有　嘉禮之慶臣皆
未與交戟之下茲將按視京東瞻望　闕廷能無一
言臣惟　皇祖　皇考不以太平貽　陛下而以■
貽　子孫舉朝臣子不能以太平事　陛下而以■
貽　君父譬如人家其兄在疚官訟盜賊一時並至
何以能堪臣每誦杜甫獨使至尊憂社稷之句不覺

婁然攄膺愧恨欲死又庶民人家尋常婚禮杯酒相
勞皆有以自樂我　皇上嘉禮之成適與東警相會
雖鐘鼓之樂允協窈窕之求　陛下處此必愀然不
自娛然而不敢謂不幸也凡此天之所以仁愛　陛
下也何也人情遇安常則佚佚則怠心生遇患難則
思思則懼心生　皇祖　皇考之以■貽　陛下者
正以　中興貽　陛下也而其憂喜適相值者正天
之惟恐以佚樂怠　陛下而以患難懼　陛下也不
但懼　陛下且使　母后懼　兩宮皆懼庶幾鷄鳴

脫簪之警日進於前內以替清心寡慾之德外以贊
卧薪嘗膽之思而　中興大業實始基之萬一把柄
不定左右爲逢出而憂敵愉入而樂鐘鼓毋論　宗
廟　社稷之身倍宜保重而胷中一放寬則操心必
不危慮患必不深卽天有以窺之矣臣聞天之仁愛
人君也當災而懼天之憐之也倍至當災而佚天之
怒之也亦倍至今日者正天憐　陛下而不忍怒之
之時也伏惟　陛下穆然深思刻刻以■■在念時
時與大小臣工商確戰守方略及訪問民間疾苦速

斷在枏之困獸勿以窩堂爲走險之墟蚤除胎禍之
奸璫勿以　祖陵爲養虎之地天鑒　陛下必憐
陛下憐則必扶植而安全　陛下天之所扶誰能敗
之又何有於■■小醜也哉臣又聞大喜大怒皆能
干陰陽之事當此禍至無日患難相仍正君臣上下
抱頭痛哭之時非復頻加　震霆之日雖觸事憂時
小臣不無過激而殷憂多難舉動似不應太輕更惟
陛下渙然開霽盡宥后先言事諸臣將將　御殿
廷課功實而後議論大臣亦相與先功實而后毀譽

則議論自省功實者何人臣勾當得東事者便是第一個名臣相臣幹辦得東事者便是第一個名相誠能恢復遼陽躬致太平上臣事業人復何求若猶未也雖鞠天下之卩其誰服之　天子富於春秋不宜使之厭薄臣下平居且然何況多事願閣臣慎思之也臣嘗觀齊桓晉文越勾踐皆以小國諸侯其君臣含垢忍辱憂愁幽思卒能振起式微主盟定霸非但人事天意亦然況我　皇上躬有堯舜之資又有漢光武之畧豈遂無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爲　國家

了此東事也者臣實恥之日今樞貳盈　朝台星滿座宜大集於文華殿躬稟成於　皇上各任一事如云種不如蠢蠢不如泄者一一泣血受　命某衛社稷某捍牧圉不效則治某臣之罪分爲千臂合爲一身如此一年而東事不平臣請受妄言之戮若復悶悶捱官草草受事苟且其政億萬其心懷智不以相教懷能不以相御而且掣之且曳之天下事臣不忍言矣臣疏已畢又見以朁論遼事降處魏應嘉等諸臣風聞自誤心實無他仰窺　聖意不過借此懲前警後用以委任疆吏耳竊念勘使初回前此已蒙　寬恩矣後此若再執成心故與　國事爲難諸臣乃心匪躬之義臣固知其斷斷不然也且與其令諸臣警不若令諸臣悔與其令廷弼亟不若令廷弼安罪廷弼　陛見一疏首爲諸臣　請臣方服其豪傑作用絕無粘帶方新事業政未有量而不意未見　俞允仍乞　鑒廷弼赤意收回　成命令諸臣照舊供職或量加罰治將諸臣爭自媿悔而疆報益新廷弼愈加感奮而膚功立奏此亦不謝之　恩威而解

過之　雷雨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忠毅公集卷之一終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奏疏

急救遼東饑寒疏

題為急救遼東饑寒事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懿美不可殫述而首　注意東征將士　慨發帑金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周且渥也不知壯我師之氣目下之不敢跳梁肆刻

勁虜戒心　壯於此固知　聖算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參以往來傳聞遼陽赤地千里芻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籍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涌貴加以荒旱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三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之軍每名約為六兩於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二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況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捱過冬春不出數月遼必無民無民安能有兵無兵雖積金如山安所用之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為今之計急截漕二十萬石乘風帆之便運至後處令河西與河東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抑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穫再行區處昨巡餉之臣已議及之此今日救饑第一　也須歲徵調各兵皆以春夏起程夏

秋過都　蓋赤體瘡形大類病鶴匪惟無堅甲乃更無寸縷久戍客兵大率類是凉秋九月塞外草衰轉盼隆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　勅下戶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晝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騾趕車剝皮剝骨之役亦量加賑恤庶挾纊之惠遍當投水之期而裹革之忠節在蓋帷之内矣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臣聞[illegible]發極驕極近又饑極勢不得不决一戰我以飽

乃可以待饑我以煖乃可以待寒我以飽煖之仁乃
可以待驕且發此淮陰所謂反其道而用之者也閫
經略策奇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
鄉亦以速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旣溫且飽
矣而賊來不能一戰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
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勅
下戶部令截漕二十萬石多儲糧糗接濟啼饑　再
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用救號寒鼓人心而壯
烏燉在此　臣非不知　皇上已發百萬復爲此

無厭之求　然被之仁非出自　特恩無繇令將
士感泣故敢冒昧以　請致以終一百萬之　鴻恩
耳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買以利民生省徭開
屯以樂民業河東專主兵河西專主屯庶幾有救新
撫臣袁應泰自能辦此總在　明旨一申飭而已臣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遼士萬苦千辛疏

題爲進士萬苦千辛進學朝三暮四謹酌異同之論
爲畫一之圖以養士氣以廣　皇恩事臣惟三韓版
蕩萬姓流離塗膏之餘繼以鎖尾卽靑靑子衿如鳥
破巢如狗失來圖展轉於　祖宗三百年來尊賢養
士之恩忍死以歸　皇上　皇上旣　命寺院賑濟
之安插之又　命臣等作養之此致天意之不忘遼
而　皇上之所以不忘遼士也臣督理畿內學政者
也今春□□　將遼籍都察院准禮部咨文屬臣考

試遼東生□　雖病憊餘生敢辭勞苦因調取三輔
附近居住各州縣遼生量給路費前赴道州除在山
東者不准收考又查出僞生一百八十名不考外據
安插冊籍互相保結識認者共四百二十名嚴加考
試取一等卷四十名二等卷七十九名三四等有差
念其轉徙無依仰體　皇恩浩蕩姑免五六等以示
優恤新進儒童九名案既定宜講所以安置之者竊
惟今之安置遼士者饑亦多端矣或以隨處寄學爲
便禮部儀司關會手本是也或以另建一學爲便寺

臣董應舉屢次條上方略是也或以附寄天津屯學爲便因以屯畬納穀爲餼禮垣郭與言條奏學政是也臣請得析衷之夫隨便寄學是安插之別名也安插利於分各自爲居如行者之有家考試利於合總歸一處如邦畿之有止假令一人而考不成甲乙矣三五人而考不成黜陟矣將廩增於何分科舉於何定出貢於何序勢必合爲一處而后等第有高下先後有次序此斷斷不易之理也寺院議捐帑金千兩建學有廿 擇河西水間又擇楊村河東之間風

氣稍旺 生肄業有其地矣此自寺院慮始若心經久長策而必待部院題覆 明旨允行恐尚在歲月之後遠生歸依無所顧瞻不定不能爲旦暮之待而臣亦謝事不能待矣無已則請據寺院禮垣二說之中而變通之可乎屯學擬附天津卽衛學也天津軍民雜遝附以屯生又益以遠生四百未必欣然樂從臣反覆思維寺院駐劄武淸則武淸固遠士之丘隅也所委署學印之劉永茂見隨駐武淸莫若將遠士寄名色於武淸卽以永茂領諸生案冊無事則

隨便而居臨試則傳檄而至如今日之爲府學者考畢則散歸各縣臨考則歸倂本庠是也迨建有新學另爲區處其教官職業惟以幇補起復申請文移而止不得營情羔雉門兜追呼令諸生不安其性命之情臣謹斟酌於十五學之內四百二十人之中可當一中府定以一等四十名爲廩二等前四十名爲增補廩出貢一如府學例科舉百二十人編號仍用遼字制額除山東一名外約用三人待多士雲興仍補四名之額 一切舊廩舊增虛僞種種名色槩不

准理一以 爲主而或以年淺舊應將貢爲辭者毋論未必盡眞卽間有眞矣而間關千里出死入生得脫腥膻靺鞨之餘不失衣冠文物之舊已爲厚幸必欲人人廩人人貢又盡十五舉之人而皆如其廩與貢卽以三輔爲學宮江海爲泮池不能盡厭其欲況乎倉卒奔命應則來而附不來年淺近貢之廩來而年新貢遠之廩不來又豈情理之可盡信者乎安不可狃恩不可濫臣爲遼生籌之審矣至每學酌貢二人聽新院與寺臣酌議臣不敢與聞自前所急議

者有一等則有廪臣前疏所稱天津道申請屯童餘
穀尚存七百餘石合照禮科原題事例將一等四十
名每名暫支稻穀十石作天啓三年廪數其屯生尚
未送學衆入勤苦而耕之遼生安坐而食之亦未必
心輸其四年以後應如寺院議以生員魏廷芬所捐
之地入穀廩之禾爲倒庶鳥枝棲穩繞樹之身可安
鼠壞糧餘飲河之腹亦滿腹滿而後恢復之氣壯身
安而後忠義之志堅臣所爲酌議於三者之中而爲
遼生策者如此更廪自今以後　皇上毋忘遼士有

今日遼士毋忘昔日有遼東地方體　皇上之心勿
日以遼生爲贅癰臣體　皇上念遼士之心須日以
恢復爲事忠臣洒新亭之淚義士動故國之悲而后
遼可圖也至於劉永茂舊以臨城知縣被論同耕寺
院念其九死孤忠患難相收委署遼學取其與諸生
休戚相關真僞熟習惟是以不明不白之官行不真
不假之事終覺不便莫若聽吏部議妥除授禮部另
給關防庶政體官常俱妥而本官亦得安心營職其
俸薪輿馬亦聽寺院計處惟復別有定奪統惟　勅

下部院施行奉　聖旨這遼生附武清學併照新案
廪貢俱依議行餘着該部議覆

專設援遼事例疏

題爲專設援遼事例以濟急需事竊惟賣官鬻爵一塗原衰世苟且之政卽使鬻一官得一官之用而薄輸於公府厚償於民間　朝與吏市吏又與民市識者恥之其至於今則公然入市攫官全不用金錢矣議者以爲不如已之便而兵興多事不可已也間之則終不可間也括商算緡一切亂政又零細瑣屑而無濟也臣嘗與科臣官應宸臺臣房壯麗言莫如專立援遼事例便二臣先後各有條陳　上聞矣臣請

再申言之臣聞太倉目前外解不滿四萬言之寒心而兩年事例亦不滿二萬大司徒非不闢門以招也巡視監督非不萬目以求也而人莫有應者何也眞者反窮而僞者易售也彼見夫上納之後需次冠帶冠帶之後需次上卯上卯之後需次就選而前後顛倒負之而越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假塞歲月壯心已灰往返道途資斧行竭老死京華一官未得甚而憮心自悔眞不可爲者矣竄於眞不得不出於僞於是孔方之兄盡作黎丘之子雜而多端莫可窮詰實奸

敎藪由來已漸夫復何言爲今之計議設援遼事例名色聽其隨納隨選自中書光祿序班遞至府州縣首領佐貳每官應銀若干量減若干當堂驗兌巡視監督各收一簿公同親註一簿移送選司本月納銀次月隨卽上選送簿之名先行發抄選後名簿不對巡視得執而問之此極簡易極直截而人又惟忻鼓舞赴如流水莫有便於此者何也朝入貲而夕爲郞人無守候之苦家有轉貲之門便一阿堵在倉除目在堂吏無所舞文官無所摘發便二青雲有路暮夜

無攫不必乞監於當塗何須與援於中貴便三其有中書序班欲加寺副等項亦如前例隨加隨覆不必乞糧於鼠壤何勞市重於皇華便四市門既冷頂首自除往日麾之而不去此後招之而不來便五而又開出首之塗凡作僞未選者准其自首於本等應納外量加罰治還以本官亦一道也已選者及選而劣轉者通行清查五年以內於本等應納追補外仍分別究治又一道也其餘一切省直移咨移文種種名色盡附之一炬可耳或曰出欵之難也新舊之淆也

吏員實歷之無安頓也戶工二部之有牽制也臣竊以爲不然總計天下雜員僞者什九如銓疏所云一人之身前眞後假後眞前假設法清汰而缺不勝用即不出數月内而人不厭遲矣通查太倉實收捱序移咨一新一舊間用而不虞積滯矣眞正考中歷事不過數十餘人分大選急選二欵以清混冒而實歷不廢矣時勢急迫宜先戶部往見水衡事例盡係銅鐵不如歸併一處分銀不分例尤得實用是在兩部通融而不虞牽制矣此數策者洵然行之歲可得軍

儲百萬少亦不下七八十萬臣竊以爲可行也此非臣之臆說也臣去冬發僞官五十餘人其僞文付部者部臣苦心搜剔復獲六千餘人南京吏部一日而咨七百九十九人其人又皆光祿序班等官官職僉祟錢糧僉大該部必當移咨守催此九百餘人者追之可得軍儲四五十萬業已下部自有歸着臣於是不覺撫膺而痛心焉御史之職申冤理枉市民攫一物人皆冤之官司得而問之　朝廷明開官爵之市而不得一官一爵之鐵冤枉莫大焉而莫肯爲　皇上申理者罪在臣等故望疏塞源竊爲非專設事例不可臣又惟戶部之有督餉猶兵部之有經略也若使餉臣不得問餉猶經臣不得問兵亦何取於專設爲哉竊意尚書李汝華當專理九邊舊餉而遼東新餉一以委之李長庚仍遴擇廉能部臣如耿如杷其人者佐之而又重其事權外解不濟聽其會同戶科叅劾如附近邊兵應聽經略節制後期不至及挑選不精聽其會同兵科叅劾如是而一人之身飢飽自相知頭足自相顧省文移而破牽制莫善於此且也

有分勞無分權有分謗無分功度亦部臣之所樂從者此之不行而樞臣與經臣爭兵計臣與餉臣爭餉萬萬無不敗者矣　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　勅下戶部酌量具覆或該部據揭　題覆危疆急着未必不小裨焉

足餉無過屯田疏

題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懇乞　聖明申飭當事者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永賴事臣竊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候　命闕下間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耕當問農此其職已方今東事正興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來求內解之帑如雨而不能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

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運一脉而民力已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蚤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於及額而已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爲茂草窪者爲沮洳豈盡其地哉不

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於此使上之不爲魃而下之不爲魚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爲此謹循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　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近見莞蒲魚鱉蜃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

在北火耕水耨缺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泰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瓠子之嘆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憖興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

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因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籌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卽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爲

港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以畝一鍾卽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間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遞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卽如滏陽一河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

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啟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貲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樂種秔稻恐不驟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宜宜粱宜菽宜薏宜平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

溉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溉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瀦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做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於浚井但期築作如法可以注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

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寧爲農夫不欲爲農
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騖之情乘避徭如
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著爲律令永爲世業
不得一二年後卽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舉
鍤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
之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爲胥史
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
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得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
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於白鏹而鬻

靑衿者乎葢先師與后稷竝位勝與猗頓爭坐也則
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於宋泰定之時聽
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
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
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
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强防其兼倂不知富者樂
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勳戚
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從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
富開爵之當議也宋遣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若不便

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河欲天下盡與水
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
之銜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於有司多所不解但
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
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
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犒人成功
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
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卽
人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猶穀不如取葦者廢興由人

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
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
之附近關外得教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
儲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耰
鉏是不然近見出關殺賊之狀視關內如春臺壽域
若揀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
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
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
其必悦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於臣屬耳

由之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
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爲
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
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　朝皆言其可行
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　國家無
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既
廢於養兵而不耕兵又恥於爲農而不耕謂見效遲
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
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宋

末年東南有粳始思虞文靖之言做其意設海口萬
戶業已無及勝國末季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
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
貞明曾以尚實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
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
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
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憾無
已今時勢廹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　明天子
俯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

善任更新　勅下戶部酌議委妥轉行所司着實舉
行勿狃數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
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即異能高等亦註
考下下其有不習者擧擧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
單騎巡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擾民煩費無益民功
小有嫌怨臣等力爲張主迨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
著爲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
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
者愈易生聚漸頻和糴轉便即不必省東南之漕而

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少
見富足之效臣請受妄言之戮臣無任激切待　命
之至

奸璫茂 旨妄勳疏

題爲奸璫茂 旨妄動重擾百姓大累 皇仁懇乞
嚴諭禁戢併 速賜獨豁以蘇孑遺事臣閱邸報
見 御馬監管理右監丞程登一本爲嚴催牧地租
銀等事內稱武清等州縣拖欠牧地租銀上年按屯
兩院具疏題 請獨見未奉 明旨欲要差舍人魏
高前去薊州玉田三河許成前去武清東安勾陽前
去昌平寶坻守催等情臣查牧地草場額解戶部充
餉外其餘責令有司秋成另項徵收解赴該監屢經

題 請載在卷案萬曆三十二年奸民李英何大貴
提奏遺租此奉 皇上勅諭御馬監右監丞王昇會
同該撫按屯田御史秉公會查奏內事情果否虛實
若原係牧馬草場新近開墾未經報官起科地畝查
勘明實定立疆界照則徵糧以濟國用務使官民兩
便若有別情明白開爲會本奏請定奪欽此曰果否
虛實曰未經起科曰官民兩便曰秉公會查會奏煌
煌 聖語情見乎辭乃該監王昇不待會同勘明不
論有無遺地不論已起科未起科硬將玉田等處一

裂攤派銀一萬六千餘兩一地兩稅至今尚屬朦朧
先後按屯請臣或 請獨豁或 請停徵無非仰體
聖明已溺已饑之心爲 陛下救此一方民保此
一塊土耳該監若有人心直當 請獨請停內外一
體爲 皇上布德施恩惠此三輔以綏四方而今日
奏鄉宦霸占明日奏有司抗違流離滿目略不動心
甚至無疾呻吟勿作題 知之說徑行徵取豈惟無
人心併無 朝廷矣夫救焚拯溺爲民請命臣等之
職即再朦朧取 旨臣等竊謂 明王可與忠言猶

當期期不奉而況此悖 旨無 旨之事臣能緘而
不問哉自有東事來此 畿輔一方命一疏土派而
又派加而又加剝皮剝骨何負於 國而些須重疊
小稅 請獨請停不得且加擾焉將無謂 皇上實
棄我使 朝廷薄情於根本而百姓歛怨於 一人
主德 皇仁莫此爲甚萬一饑民饑軍相逼而爲
盜賊魏高等不足惜該監之悔豈有及耶臣按萬曆
會計錄該監馬房牧地原備公廨修理及兵部勇士
四衛芻糧該監久已停止安得有成造車銃名色即

成造自有工部有十庫何預該監事而指稱巡警巧借事端開內教場之漸啟黷武之階該監之罪又不止說謊而已　武宗時谷大用曾以牧地之名混占莊田侵欺子粒先臣林俊上言利歸私室恐及　朝廷欲追贓賑濟至今想　祖宗朝之英斷伏乞　皇上念　祖宗定制重地矜遺窮民將此曼稅　特賜蠲除免留餘孽再起事端仍　勅該監安守本分無復妄動擾害致有他虞他方幸甚臣愚幸甚

地方興化有機疏

題為地方興化有機人情鼓動已漸懇乞議開屯學儲材積粟以廣文教以訓武備事臣待罪屯牧因攷學差在屯言屯曾一試之而稍見其效在學言事則有典學而兼可以佐屯者臣終不敢忘敝梁敝笱之思而從　國家不得收可大可久之績項者　皇上特允閣臣請專設寺院董應學經營屯揷慨發帑金十萬兩聽其便宜仰見我　皇上留心稼穡邠風七月之咏無時少釋於懷事苟可行且不惜發帑為之

況乎不必發帑而有可以佐屯者乎據天津兵備副使王弘祖詳前事內稱天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蒙提督學政監察御史左光斗批據河間府屯田水利通判盧觀象呈前事內稱　國家之至不美者鬻爵納粟之途也而人爭為之不諱　國家之至美者力田文學之科也而人率迂而不為有道於此無鬻爵納粟之名而可兼力田文學之實則今日之屯學是也屯學之法先授以田百畝給以武生衣巾使之且耕且讀且射寄學之後文藝有長力田有加收之庠

業益進而不已士益闢而功多即就田之入饒之庠
從此而開貢從此而登科總以耕讀之令名成教養
之實事使業傳之無窮而利收於未艾作法日廣教
訓歲浹即不盡爲操弧射策之名儒久之必多馳驅
禦侮之材士矣謹列條規開陳如左等因具呈蒙批
本院習射以勸武開屯以勸農兩利並存無如設屯
學便查永平薊密諸道皆每歲有武生數十名況借
之以開屯乎聞地方生儒接踵于耜田天因地因人
似亦不容已者月前區畫經久規模及已盡未盡事

宜天津道一一確議以便具 題行繳隨該本道看
得該廳爲屯田而議開屯學其意甚善其論可行惟
有視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而已按詩有曰攸介攸止
烝我髦士朱紫陽曰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
曰農人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
者不足賴也所從來矣我 國家衛有學是軍之子
得爲士運司有學是商之子得爲士今不使木耕火
耨者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可乎本
道以爲屯學之設斷當視諸衛學運學署其名曰瀛

海屯田儒學請 欽頒學記一顆興事有歸者而人
知向往若夫作半眞半假之事慮若信若疑之間體
輕而不尊恐法立而難久有負本院作養之美意多
矣況乎美利之源既關於農人庠序之設何靳於髦
士今將該廳條議各欵逐一籌細參酌覆議外伏候
具題明文至日施行一願入屯學者試其文理稍通
更知騎射中本院收錄給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一
百畝使自耕之每畝收租稻一石惟本地人或不慣
水田暫令耕水田五十畝收租五十石仍種白田五

十畝隨年之豐儉官生兩分之歲以爲常前件本道
覆議得收錄之始一試其文再試其射果堪作養該
廳呈院以屯田寄學生名色准免本身雜泛差役有
司以禮相待耕田之數與納租之數俱如廳議該歲
入租百石而博一衣巾名色之榮亦未爲濫也一屯
學武生文藝優長遇考試之年欲送文試者免府縣
二試徑送本院卷面明書屯字號文理一視文童資
質可進者准與入學前件本道覆議得屯生願赴文
試者該聽造册徑送相應免其二試中有文理可進

者與充附學一屯學生員遇考試之期補廩補增一
如衛學其廩即以所種田收之入照文學例廩之前
件本道覆議得各生已充附者考居一等補廩考居
二等補增廩增之額廩照衛學立學之初廩數雖盈
出貢以食廩二十年為期俟其人文漸盛挨次出序
月撥給以本色每月稻穀二石即以田所入給之一
屯學諸生每生員十名准作科舉一名以勵其進其
應定中額是在上裁非職所敢議也前件本道覆議
得科舉應試斷應取其一二以示鼓舞數之多寡未

可懸定以至中額尤未可輕議一屯學武生道武科
之年俱俟職曆徵送本道免其府試既中之後如再
加墾水田聽屯院杏部給劄聽用前件本道覆議得
武舉之年願就武試者免其府中類試該廳送冊徑
送本道亦與文試相做相應准從中式後加墾水田
另議一南北遠方有非河間人而願入屯學占籍准
令收試入學附籍屯莊比照本地人或加種數畝以
免地方占籍之爭前件本道覆議得為屯田而開學
人之南北非所拘也加種以苦遠人斷斷不可人既

種田即為土著河間之人萬不得以冒籍啟爭也一
立屯學設官舍置人役一切經費俱屯官措辦不必
動官精尺寸天津文學原有兩教官即令一官攝理
亦不必更添教職前件本道覆議得一切經費不借
動于公帑則事無不舉目前刱立廟學所費不貲恐
難將詘而舉盈既借官師亦應暫借衛學俟十年後
建宮設官未為晚耳以上七款俱摘要可見諸施行
者倘諸生借此梯榮意氣漸驕逋負租額荒蕪田土
者除黜名外仍加究治勿謂今日不道及也等因到

臣臣惟寓教于養者帝王之所以易世寓兵于農者
地水之所以為師今　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士之
報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則兵
非而農亦非臣以為救目前之急而補存古人之遺
者莫如屯學便臣逡巡兩年未敢具　題嘗一試於
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於盧觀象而得其人矣又今
春出示曉諭入籍屯童俱赴天津開墾其各州縣舊
墾者俱不准算而人爭趨如流水時方春暮乘往者
十數家而臣又得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

天津踏看我疆我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伯畝今爲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爲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畢網風景依稀宛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穫穡自可觀此皆前屯臣張慎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於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人籍者所至遮訴且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雜主起目前士著之爭二恐有入無田開他日

冒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爲他人入籍者耶既爲清楚之田人亦爲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士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用蕪者黜負租者黜告改學者黜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子世世守其業　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鬻爵納粟如

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詐僞公行半釐顆粒未入大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莊六伯畝秋穫三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子種車梁廬舍工作顧覓爲貲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庚癸之呼既迫山海而咽喉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

矣其便五頃妖賊爲梗白糧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即不敢作　尚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耰鋤之衆即爲干城橫槊之儒即爲露布通人於所已倦而轉入於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敢濮言耳臣嘗過窮鄉小邑文學黯淺徒循故事不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今此遠來入籍者同以搦管儲　王國之楨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入而乃有

斬焉生者肉而既者鹿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單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爲士而使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益有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然亦憑文藝也學宮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宮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實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而增舉一名則增穀已數十萬石矣　國家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爲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心血兩番目擊實見有此七便合之道臣七議而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馬御史馬鳴起據實上　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晤寺院董應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剏始卒難就緒若使屯學興而屯臣拔亂徵臣收耕庶幾事半功倍相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即添設十寺院歲發帑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　皇上俯鑒愚誠非泛泛懸空條陳者比即賜　命允若今秋滌場之局而闕來春于躬之端屯政幸甚士子幸甚臣愚幸甚臣已題河間入籍子弟專俟進止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比例建立武學疏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據大名兵備按察使詹爾選詳前事內稱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據大名府知府趙琦詳前事內稱文武竝用經國之常況射爲六藝之一古人每於祀享陰習之卽國初令甲中試者亦試以騎射自承平久而重文輔武遂置弧矢於不講今三韓之士宇論棄黔蜀之黠驁鴟張亦非無事時矣與其求折衝於草澤而未有應訖若畜蘖儲於庠序而或得當今業本院蒿目憂

時加意作士以習射鼓舞諸生一時子衿咸能破的而畿輔間亦翕然向風矣然議者猶謂合不如分兼不如獨蓋以操觚而兼挽强者不患無馳取之路惟力能貫革巧可穿楊而修辭未工者棄之不無可惜如蓬蹟之翰墨之林則終非本色恐反爲浮薄者所議故不如分之便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豈非有用之材乃今武之不競政由弄柔翰以襲絓綬之風恥距躍而無馳矢之用故有不習孫吳而習風雅不諳韜略而犒聲悅者雖日敎說可爲將乎豈賦詩眞能退賊也故不如獨之便此大名習射童生彭鯤化等習射武生李嘉言等有創置武學之呈而鄉紳亦有廣置武生之議也本府讀鄉紳廣置武生議曰廣置者謂兩京雖有武學不過以敎紈綺胄子耳茲欲推之郡邑以盡收蹶踶之士而養之庠序之中以武經將畧爲專業以勇略騎射爲科條一如諸生課習之例其試也邑拔而上之郡郡拔而上之監司監司拔而上之臺使凡入彀者給衣巾復其身優者復其家如諸生進學之例憂使歲試之監司季試之郡邑月試

之每試必有差等量行賞罰如諸生考試之例遇鄉大比武郎於其中彙送應試如諸生科擧之例其殊技異能屢試優等者獎賞外仍得咨送委用其惰窳不振者時汰斥之如諸生優劣之例遇學臺按臨願改就儒試者准徑送院免其彙考如樂武生例而稍爲優之其肄業令各就敎塲射圃不必增舍其督訓屬在郡邑不必增官大率闢其登進之途使有所羣慕而思奮重其提調之權使有所詭竊而不敢又不爲一切束縛文具致妨其業而滋之擾法至便也行

之無敎將見决拾之傳與纓弁之倫齊驅並駕皆得以自樹於功名而武不爲紈矣人知有武則凡倜儻驍𢓜負俗使氣之輩不難俛首於上所磨厲以鳴劍登壇自喜以羅佁觸藩自愧而武不爲厲矣事平生聚敎訓可武可文事急有勇知方可戰可守騰騰于城屹屹保障武且不侯張皇而自備矣所謂率子弟以衛父兄實戶垣以固堂奧視彼驅役號召功敢相萬耳縉紳之議如是其言最悉而亦鑿鑿可行卽本府原籍滇中州縣亦有武生皆附於儒學其進退黜

陟皆略比於文士如議中言兒戲耐 神京外戶其人慨慷而矜勇古記之矣玆者憲臺以習射收試武童一時入彀者旣二十二人而挽强命中者咸思磨厲自見豈宜一行輒罷似當題著爲令以貯多材學不必另創卽庠序而是官不必另設卽師儒而是大都以能射爲主射而嫺習制義者收之射而能談方略者急收之卽不工辭章而技絕人勇出衆者亦間收之要必取之有額始不開濫觴之端試之必嚴始不啓徼倖之路待之有禮始足示風羅之權旌之以

文始足洗徼督之耻如是而干城腹心之士有不矜奮以期效用者未之聞也或者謂武科未必得人則今之詞章取士豈盡古豈遂法而名臣碩輔悉用以起家卽磨之郭汾陽亦孰非以武舉進也蓋上之所向下之所趨方今拊髀而歎乏人歌風而思猛士誠闢其途以招之豈無矯風而應者哉緣由鄙會到司呈詳本院蒙批據議設武學以儲材且有薊與永河諸例可倣急當舉行以厲輿情順廣二廢事體相同一併議妥以便具 題緣家此隨行據順德府呈爲

比例北郡請立武學以作人材以振神氣事額照經邦用文徵亂州武蓋綦重矣自古作士有薪槱之典于邁有烝徒之揖文武蓋不招離矣是以我 朝作養人材兩京設有儒學有武學學各有官以司敎授其近京保定河間永平三郡亦各有武學蓋以 畿輔乃居重馭輕之地武士不可弁髦學官爲將相發軔之初紘綱不可畸廢其毋歲學院發退武學作養者未易■指氣銜念順承保河固爲近水樓臺眞順廣大亦是股肱艮郡其拱衛 神京等重也其士之

歌處揚而舉於鄉等額也何以北有武學南郡獨無
北郡稍能引弓者皆得列衿裾易頭角南郡射能穿
楊破的者區區與齊民伍非所以示激勸崇武功也
况自[illegible]猖獗之後人人欲爲請纓其自中山以南
皆趙魏故地猶多悲歌感慨之士聞 國讐而奮臂
磨礪者隱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幸蒙本院按臨閱文
兼以閱武多士爭應操弓反勝操觚上焉者文茲七
襄射穿七札下焉者亦不至急風吹緩箭弱臂馭强
弓之鬬藉令與北郡武學諸生角能於甘蠅飛衛之

途未知誰當環樹而走顧乃北郡有學以收錄之培
育之南郡之士獨使之散處於草野混跡於卒伍容
易喪志而廢業上之人亦與有責焉昔寇恂爲河內
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今幸遇本院先爲加意士
之操弓而至者如雲無庸本府移書講肄喪維是武
學不設終是畿南一缺典伏望本道轉詳學院每府
創立武學即武學猝不能立姑以儒學兼其名以收
目前習射之士即有武學亦不必另設職官姑以儒
學代其官以省俸薪衙舍之費其與首善之人材

帝畿之神氣未必無少精焉又據廣平府呈爲請立
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竊照畿南數載不一歲
試即試亦不遇衡文尺幅寸晷程一日之工拙定六
等之賞罰止矣士生長其間且不識弓矢爲何物猶
云習也今蒙本院軫念時艱槩復古制於操觚之外
敎之以射於錄文之餘廣之以武一時詩書子弟議
上意指聞風而磨厲者且不難竭懸弧之力爲飲羽
之奏矣此而番括彼而决拾揚穿百步者將不乏人
而挽强命中者且肩相摩也平干壘子郡無能仰京

學涯渚乃今籍而紀之精七箭以上者二三十人善
騎射者又四五十人此數十人者向非弄柔翰而思
附青雲者耶遂棄之宮墻之外恐揚觶往之初心槩
混之章縫之側又啓僥倖之徒進惟是文不工七襄
而力能挽五石者上不難以武之名進之學能講六
韜而技又能動七札者上又不止以武之途開之無
事則範我舍矢可以觀德有事則鳴鏑控弦可以禦
侮如是無武學之名而有武學之實非儒士之臂而
有儒士之用誠一番之便計而千載之良規也合應

比照大名府議附武生於儒學而以教官董之朔
試歲有程一切優免禮待得比京武學諸生倒庶人
人奮吞■之志而　國家收登壇之實効矣各緣由
呈詳到道據此看得文武兩途古出於一而後乃分
矣文以俎豆擯軍旅武以長戟笑毛錐不相能也然
文以禮樂飾治平武以干戈戡禍亂有相濟也今天
下恬熙日久武備日弛與未室之聲容何以異三韓
弗靖竟莪顧而莫可誰何則國之需武孰有如今日
之甚者乃台臺慮周桑土戒切衣袽下車未衡文先

較射廣録武童若而人復其身且擬　上聞著為令
一時控弦矯矢者翕爾向風慨然有武學之請真壯
圖也第當此兵荒交窘內外交訌之秋而驟議創舉
寧惟時不暇及實亦力莫能支莫若以廣厲之心行
通融之法學附之文庠不必更設之學也官督以師
儒不必更設之官也演武之場肄射之圃藉為訓練
之區不必更立之所也其未入彀耶登進之階自邑
而郡而監司而臺使已入彀耶省試時勤優汰並用
鄉大比武即於中彙升以應至屢試優者仍得咨送

録用願就儒武者復准赴院類收總之畧文而右射
所為激厲而拔擢之者一如諸生例則待以國士有
不以國士報者豈人情哉或者曰天保治內采薇治
外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其途原分而學奚以合
是不然古者寓兵於農以內政寄軍令以教說司折
衡比比而是今獨不可以文庠當武序儒師作武傅
乎而況游武技於文壘之林左陶右淑日衛月摩有
飛揚之氣而無詭竊之習有輕發之風而無椎魯之
態咫尺自樹已有足觀又況優容拾級以登之得當

一而則讓如公孫仁如國華雖如武穆詎庸知不懽
輿於今日也哉則信乎附學一議所可布之功令以
壯　國衛者也等因到臣竊惟順天之設有武華督
以專官與文學等　祖制良有深意即薊密與永平
保定河間等處每歲中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
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惟真順廣大四府則
虛無人焉入郡之內偏枯著此殊不可解豈近邊重
武腹裡重文非　上靳而不與則士薄而不為耳今
時不為不及矣職待罪學政做合典及　欽約束

諭諸生習射兼使其子弟習之一時儒童彬彬家弧矢而人决拾除文理平通者璥收入庠序外其餘不勝收亦不忍棄且恐有終不能文者矣職之初心寔欲合有用之文爲有用之武而復棄有用之武轉趨無用之文殊甚惜之在北四府則有武生之名而無其實在南四府則有武生之實而靳其名此士紳所以不平而鳴道府所以比例而請也近據景州棗强武邑衡水報稱擒禦妖賊多係生童職已檄行分別獎賞外激發人心全在此舉合應比照順永保河事

例每遇考試職親試之儒童能中五矢以上者准收試七矢以上者准給武生衣巾復其身即附入儒學內學不必另設官不必另添其能文者徑送院試武科年分即就此中起送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者黜之其永平河間保定薊密等處武生容職於巡行時嚴加甄別務使文成其爲文武成其爲武庶幾名實各相副而彼此競相勸行之二三年安知無岳武穆會起於諸生郭子儀崛興於武舉也哉既經道臣查議前來理合具本題伏乞　聖明　俯賜俞允施行

去臣忠直當還疏

題爲去臣忠直當還微臣苟免宜去事臣以言官提督學政叨　恩拔授大理寺丞弼教明刑無一而可伏念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則官守言責臣更覺有不容苟免者臣去年三月曾隨科道惠世揚等後有奸相與兵內監典兵外戚典兵一疏來劾沈潅劉朝鄭養性等於特烈火投毛自分不免已而諸臣告者告假者假而熊德陽江秉謙遂謫矣雖微罪而去別借事端而推原本末總爲此一疏乃舊刑部尚書王

紀繼臣等公正發憤揚庭疾呼遂蒙　嚴譴侯震暘亦再疏再譴口銜手握霜露已成鼻捉首握道路爲戒蓋臣等不意有今日久矣幸而天牖　聖明未幾而潅敗朝以謀行邊敗養性以通妖敗今又以謀駐杭城敗諸臣之言不幸一一驗矣諸臣亦何負於　國哉假令孽戚不通妖不謀駐杭城罪瑠不謀行邊則潅之關通顯狀亦不大敗至此而紀等之言猶或爲私憂過計者疾惡太嚴者今而後乃始恨其憂之不遠疾之不嚴也然則紀等亦何負於　國哉紀以

大臣行言官之事而臣不能以言官同大臣之罰且不能以言官同言官之罰中夜循省寔疾厥心屈指言事諸臣止臣等一二人在臣若不言誰爲言者昔日者國之有是衆所惡今日者國之有是如日在天臣所以痛定思痛而願爲陛下一瀝血也不但此也先年一月之間遺弓再泣臣與楊漣力爭移宮恭親見皇上之孤危避宮之鴟鴞此時宗廟社稷爲爾臣等只知有皇上安問其他迨公私疏上觸怒宮闈謫臣單疏傳呼大臣垂簾處

分臣等同咨諸臣齧指出血爲臣營救無策蓋九月初三日事也賴皇上不往乾清宮取臣疏於慈慶宮睿覽因發閣票微臣始生臣於時寧爲褚遂良不爲許敬宗自分已決具在皇上屢諭中既以宮闈肅清仰求皇上恩禮選侍仁至義盡一疏見在御前實與賈繼春揭同日拜發臣當奉明旨詰責旋蒙恩宥而選侍恩禮日漸加隆卒如是止矣後繼春以借用者挑搆不休卒被嚴譴本一事而強分作兩題本一念而硬坐爲兩袒樹欲靜

而風不寧議欲括而機不可追漣去繼春亦去兩人相視不得於言併不得於心此時科道中所謂借繼春以攻漣因借繼春以攻繼春者是也至今兩次賜環禍爾退遣豈聖明之雨露有私抑人情之愛憎至變而爲繼春者苦矣昨年發疏之後貽臣一書忠孝盈篇令人不忍卒讀而痛切澆悔根自至誠臣甚服之有臣若此還之西臺必能較然不欺其本心而超然不逐人牙後至范濟世生平端謹不能借人亦不受人借祇緣錯認人言以爲已誤繼春因而剖

心自明以謝繼春是繼春方出於借外而濟世又不覺入於借中臣所爲惜繼春併惜濟世也伏乞陛下將王紀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賈繼春等同還原官資其忠直至臣先后同在事中而僥倖逃於罰外不與漣同去則媿漣不與繼春同去則媿繼春不與紀等同去則媿紀等凡此皆所謂苟免者也幸而免者皇上不測之恩而不欲爲苟免者則微臣立身之義倘以忝竊令官括囊含章無咎無譽不爲諸臣明白一言於容吝之福得矣不令曾連笑人乎至詞

臣文震孟鄭鄤傳經抗疏一代之節義增光 天子
門生元年之 國體大損寺臣滿朝薦科臣毛士龍
銓臣徐大相明知觸忌言必盡而知必言有意表忠
死者生而生不愧在微臣或未識其而而竊想其人
或未同其事而極高其義均之股肱之宜速解而撲
滅之當急還者也顏之推有言士君子立身要有餘
地臣每三復此言同事堯舜之君不宜自碍 賜環
之路則夫宣懷天下以太和而廣覆臣工以大義此
不特 皇上之事亦閣臣之事也奉 聖旨移宮事

情賅臣屢諭明白其各官爭辨俱已有旨是非自見
何必煩言以後不得瀆奏取究該部知道

平章樞密並急事疏

題爲平章樞密並急事項東師再潰舉 國震驚
皇上慨然 允廷臣請用孫承宗入閣矣又用解經
邦經略矣外而封疆收拾有人內而 密勿贊相有
人一時似覺可觀而中樞之地尚虛懸無屬在當國
者或自有說惟是以至危至急之勢而缺至緊至要
之官人心洶洶莫得其故查景太三年于謙爲本兵
兼用儀銘七年謙因病在告又用石璞往時兼用兩
人而今不得一焉偶爾有病且不能待況並其官而

無之者乎竊謂 朝廷既得救時之人當竟救時之
用若如 祖宗朝閣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淵出掌工
部故事 特命承宗掌本兵事庶幾授之以事假之
以權承宗必有以自効而一日在閣一日在部參贊
專決亦各不相妨救嚴關而揚我武莫有急如此者
乞 勅元輔審斷以定大計毋徒用其名而靳其實
也今惟 聖明裁斷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科臣挾逞私心倒翻國是疏

奏爲科臣挾逞私心倒翻國是懇乞　聖明處分以
保善類併乞　罷斥微臣以避賢路事臣惟君子之
別於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
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
異也然而鵩終不可以爲烏梟終不可以爲鶴其好
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此國是也臣子本月十九
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櫆爲邪臣比暱匪人把
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　立賜處分以銷

隱憂以葆太和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
疏外其云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
與清塗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仇似乎
科臣猶知有有道有清塗有善類也者而一篇之中
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是
身於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
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闗也臣於山人
墨客絕迹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
腹心臣有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於考功有鄒

維璉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於吏垣有魏大
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
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擠於一網維璉十八
年秖獨臣未爲之爲銓司亦常亟稱其才品國祥二
十年清冷臣曾隨同鄉諸臣後一繳訪單雖未書期
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疏臣
與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
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機
弄揑造者日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

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
許因求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
難矣願科臣之愼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
臣職掌人材進退例得與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
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寔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
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
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
臣又嘗冒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脈絡機鋒長
安呤覩久矣窟穴淺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

士龍故事比罷匪人者寘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
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顧科臣之愼持之也臣忝竊
非據久思避賢且見人心目下清正難容義憤塡胸
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從
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在
言路不能奬恬拔滯爲何掃除清流顚倒國是併乞
將臣罷斥以謝科臣另選才賢代茲重地奉　聖旨
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着照舊
供職該部知道

懇乞　天恩放還疏

奏爲親老身病懇乞　天恩放還以保餘生以安愚
分事前月科臣傳樾有疏論臣臣隨具疏乞罷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着
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以至愚極陋叨此〻知
遇感極涕零謹于私寓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〻恩
訖臣雖奉明旨寔未敢卽出供職方踟躕以圖再請
而臣病矣臣由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簽仕中書六年
行取選授浙江道御史候命七年差印馬屯田改授

北直隸提學先後黽勉五年歷授大理寺寺丞少鄉
歷俸又一年有餘蒙　恩改授今官臣之身已非臣
有矣併非臣之親得而有之矣顧臣必有身而后可
以致身臣必有身可致而后臣之父母得捐臣之身
以致之〻皇上緣臣奉職痴愚在屯差躬自攬轡巡
行隴畝雖無微勞而北方水利之興自臣始病亦自
此始在學差科考歲考俱屬一遇寒暑晝夜首尾三
載心血耗盡積有怔忡眩暈之症或道夕不寐或累
日廢飡自知非攝生之道久欲求歸而臣父母勉以

大義不敢遽爾陳情以傷臣親之心而臣親老矣父年今八十母年七十有六昨忽貽臣書云聞見新命甚喜未知此官尚能討差給假否臣驚問家人乃知臣母是病而父諱之臣父母皆病而家書中並諱之也臣不覺昏眩倒地移時始甦延醫診視皆欲却走臣所有者惟此身耳臣無此身何以報臣親臣無親所生之身何以報 陛下臣即欲不向 陛下乞身豈可得哉藥裹問又見傅櫆再疏大棄泛理君子小人前說汪文言一事閣臣屢疏屢揭已明鄒維璉

等諸事臺省公疏單疏已明傅繼教一事科臣自此自証甚明臣皆不必言臣所慮者科臣能已見於天下矣得意之所勿再往快心之事勿再試臣雖去國終顧科臣愼持之至 皇上初登寶極宮禁危疑臣勉循職分誓報 君父無罪爲幸何功可居科臣疏中猶知有功高夾日者乎此 宗社之福也敢不拜敎伏乞 皇上鑒臣親老身病苦情即允放歸或以罪過遂重削有處分亦惟 皇上之命臣再奉 明旨曰見任尚可 皇上曲體微臣自是知此乃臣懇循名實自見其未可敢披瀝悃誠惟 聖明垂鑒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左光斗向來忠直朕所鑒知昨論見任尚可正以不必控陳着遵旨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君命當遵臣誼難默疏

奏爲　君命當遵臣誼難嘿再陳决去之情以祈
允放事臣屢疏乞休覩老身病自有至情非爲傳櫆
之言也而櫆不知非於聞憂之後又復有言　聖旨
屢旨已明何乃又來瀆擾本內各官俱着遵　旨不
得奏辯該部知道欽此夫櫆所言臣之事即屢旨剴
明之事臣即欲有言無非求　皇上明白其事而
皇上業已爲臣明之矣臣復何言顧臣有不容嘿嘿
者櫆之不自反而尤人也臣自爲言路誓不許人於

陰亦誓不追人於險傳櫆敎之事臣不過聊一點綴
冀櫆醒悟終不敢盡言以辱士大夫而櫆必欲自揚
其穢以致舉　朝之訟言於臣何尤同爲臣子同此
建明人如投石櫆則投木甚至各部大臣所不能得
者櫆片語寄移種種如意以至絲綸夫職來閧臣之
執爭於臣何尤櫆既不慊於心益求勝於言今日一
疏如此明日一疏如彼以至屢疏更端重煩　明旨
之詰責又於臣乎何尤臣之立身自有本末自待罪
風紀以來以人事　君滋愧未能好是懿德秉彛固爾

若使引用非人受人賄賂當明白指參臣曾舉以罔
櫆櫆無以應今　明明在上穆穆布列一時耦用罔
非名碩櫆欲一槩抹殺何其薄覩舉　朝士大光登
櫆意中之事意中之人布置已定所謂火傳燈續頻
引朋呼者别有一番人敢汪文言三月假鍊兩次拷
掠牽臣等一事干涉無所得今。杖下游魂奄奄遠
竄來分人鬼尚未快於心敢須者　震霆屢下死傷
相踵忠義寒心道路雪涕櫆爲言官不爲　主上審
威巧爲中官迫怒臣竊不許也臣所自咎者櫆爲臣

一官展轉反覆以求必去至聞憂之後猶刻書草奏
使人復以綱常名節羅其後是臣視一官甚輕而櫆
視臣官甚重臣視櫆甚重而櫆自視則太輕　陛下
若蚤放臣歸必無此事臣惟有亟去以謝之而已伏
惟　陛下降勅施行奉　聖旨這奏內事情自明左
光斗既說君命當遵何又屢疏求去着即出供職該
部知道

聖恩愈厚臣命愈薄疏

奏爲　聖恩愈厚臣命愈薄懇　天憐憨蚤放生還
事臣以親老身病再疏乞歸字字至情非有矯飾奉
聖旨左光斗向來忠直朕所鑒知前論見任尚可
正以不必控陳着遵旨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
謬蒙　聖鑒又　錫嘉名捧誦再三且泣且愧自惟
生平痴懷有之何敢言忠任率有之何敢言直或
聖明聽懷往事謂徵臣曾犯司晨之鳴併射高墉之
梓而謬以忠直許之乎臣佩此　温論不敢再有控

陳亦復不忍煩聒勉就醫藥稍冀痊可便期扶疾入
朝卽不能少效論思亦欲藉此補過無奈炎上之
症兼以潤下溫凉雜投補瀉兩誤近腹脛大如脛腹
削如臂耳聽無爲有目親一爲三蓋未到始衰之年
而已有臣親老耋之徵矣臣親千里外聞之必倍增
懷感伏枕思維支離一身竊恐忠孝兩無所著尚復
能彈冠振衣從九列後以長事　陛下乎臣幸遇
陛下堯舜之君遭際特達不減夔龍之遇而陰陽之
患天寔爲之臣之不能畢忠直以長事　陛下也豈
得已哉臣所以自傷命薄也臣當奉教君子矣難進
易退四字臣每以勸人豈肯自官近見臺省中留臣
者多與元輔冢臣同類奬飾夫元輔冢臣身係安危
道關否泰自宜勉留臣非其人也人各有至情若使
人去亦去人留亦留臣之自處應不如是　皇上留
臣之身不若安臣之心全臣之官不若全臣之節臣
孤負　聖恩罪當萬死臣無任哀籲呼號廹切待命
之至　聖旨屢論已明左光斗著照舊供職不必再
陳

臣病難痊臣心愈苦疏

奏爲臣病難痊臣心愈苦懇　恩憐敢以保餘生以全微尚事臣以遵譏待罪之身兩次乞歸未蒙、顯斥反加淪滌　溫綸之及至再至三其於臺省各衙門章奏　批留者復不下數四　皇上之　鑒微臣者至矣盡矣臣亦具有心知敢不仰承　君父之命俯答同朝之私惟是臣積勞受傷已非旦夕呻吟伏枕自夏徂秋飲食失常形神枯削兼以八十歲之老親三千里外之懸望方寸已亂莫餌罔功初猶醫病

旣乃醫藥臣之餘生臣猶厭之而不棠　聖憐豈以臣留尚有所用耶臣自分審矣臣在言路久孤行一意不能苟同於人卽亮臣者多而不亮臣者亦復不少命在磨蝎欲以何尤惟有退而讀易庶幾無咎無譽宜去一也臣生平不敢妄自菲薄恒以古道待人而人心如面挑搆頻興將使　聖明之世有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之象携手同車猶以爲晚宜去二也聖朝多闕諫書未稀而臣竊西臺不能於乂國體士氣有所救正且使　聖明之世有善不可爲惡不能免之權宜去三也有此三宜去臣卽無病猶不能終日俟而况岌岌乎有性命之慮哉連日顧臣榻前者動以大義來相勸勉臣未始不服其言而不敢自得於心宋臣胡國安有言去就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能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臣今日支離困頓只求一去唯　皇上爲臣決之而已　聖旨屢旨諭明晰又於冢卿疏中諭令安心供職着遵旨卽出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科臣忙亂失常驚疑太甚疏

奏爲科臣忙亂失常驚疑太甚謹平心直剖以祈
聖鑒以質公論事臣前因鄒維璉調部一事胥人謀
搆陷根傳櫆硬指臣與魏大中薦用致疏論劾謀者
曰維璉有清望恐不足服人謊而托之汪文言其意
以爲非汪文言不足動魏忠賢之怒非忠賢之怒不
足以殺臣與大中益與傅維敎等審謀安排非一日
矣臣早覺之故於初疏便指出因璉致恨之原末點
傅繼敎一段冀動其良心稍畏名義而櫆改口不認

維璉而認繼敎其心良苦臣又於　請告疏再規以
得意之所勿再往快心之事勿再試以冀感悟而櫆
又不應其心愈若及櫆再疏嘵嘵臣求去之人一切
付之公論不復有言矣乃近日舉　朝請劍誅東廠
太監魏忠賢中皆指及交通舉　朝臣工不自疑而
櫆獨自疑已可異矣及御史房可壯明白指出而櫆
忙亂愈甚疏辯御史語復侵臣若深恨於臣之初疏
發傅繼敎之隱情者噫是何不自反而尤人也夫舉
朝臣工何以不疑他人而獨疑櫆也櫆當反而自

求其故矣何也傅繼敎者東廠之理刑也出身書役
營爲較尉忠賢喜其深藏黠猾善刺人陰事以理刑
屬之一亡賴棍徒累貲數十萬從何處家毋論江右
京師籍貫絕不相蒙即眞屬同胞而托身權璫不
當有司馬牛之憂乎科臣認爲宗兄以致繼敎外張
省館內借璫威闘提綠索代報恩讐小而商役大而
縉紳無不人人重足累憂亦憂象喜亦喜欲使人不
言不可得也繼敎又冒認傅應星爲兄弟應星者名
爲忠賢之甥寔爲忠賢之子兄以及兄弟以及弟而

應星之妻崔氏又與奉　聖客氏之子之妻爲兄弟
合門骨肉一姓通家急難在原借之禦侮欲使人不
言不可得也一疏而與　詔獄再疏而轉　絲綸倏
而虔劉倏而停壽莫不節節當機矢矢入彀脗服陰
符之經口稱顯明之道欲使人不言不可得也臣恭
繼敎舉　朝參傅應星等則難如拔山櫆論汪文言
則捷如應嚮同在交戟之下不蒙　一視之恩欲使
人不言不可得也寒心景監變色參乘此義誠不可
望於今日讀孔孟書親近臣以所主觀遠臣以所爲

王應自了然楹任忠賢之房見在笛子街不但亢宗有兄抑且居亭有主以殺姍爲房租以告密爲贊禮欲使人不言不可得也凡此數者明白顯著昭然耳目之前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譬如物在喉間必吐乃已臣豈能强之使言亦豈能禁之使不言哉且楹之言又誰使之也　朝臣之論忠賢也兒童走卒無不加額而楹以爲舉　國若任此言未可令士大夫聞也至汪文言者非奸細之傳養全非閣予之應星非閹私之繼教臣若與交何須夜聚曉散伊若能通

內何至朝發夕拏臣之立身自有本末臣與書何策招何權引用何邪人受何賄賂若有的據願明白指陳臣引頸就戮無悔即或假鍊文言搆興大獄臣坦腹受之不懼漢侯覽不殺李膺杜密明王振不殺劉球黃璘乎周內之下何求不得一任楹爲之塞乎善娟者必於寵善集者不於枯世固未有有其事而無其功者也臣不支呼吸霜露之氣忠賢不支豕唾生殺之傳繼教而支首領不保之汪文言臣愚不及楹遠矣且楹之言三四變矣始忝維遡繼而誦之始忝大中繼而救之始附忠賢繼而叛之　明旨所云屢疏更端或謂是欺㩳其言曰不幸與繼教支派相屬自是悔心之萌從此倒戈忠賢火攻繼教同心討賊大義滅親人當有亮之者似不必呶呶尤人爲也臣求去之人不願有言見楹再疏相煎不得不一言以備九卿科道之議終不敢盡言以辱士大夫也惟
聖明垂鑒焉

忠毅公文集卷之二終

先忠毅公文集跋

此先中丞殺身成仁禍同朝而延三族者也猶僞留焉見且刦走尚欲公之以遺天下後世過矣雖然劉氏安晁氏危未聞晁危而安劉大計竟不傳於當代且　聖天子華袞之陛翻嚴斧鉞而執政請　恩請劍不遺餘力焉非卽爲此數行諫書耶一片冤忠耿照今古雖仇者欲殺欲剖不忍藏諸名山投諸水火兄子若弟乎記曰有善而弗知是不明也知而不傳是不仁也不明不仁予罪滋大先是訟冤　闕下刻末數篇因資斧匱絕不倫不備臭味諸君子欲竟厥成從死之身猶在敢煩故人遲延數載今始授梓中有興兵三十二斬諸疏祿中丞單騎就道稿藏不肖將戒心瑞禍遂付祖龍免禍焚草草焚而禍不免傷哉力捜其遺稿如許耳蓋秦焰方熾劫燮僅存惟讀之者意逆焉

前浙江巡按御史不肖弟光先泣書

跋言

嗚呼　忠毅大人嬰膺瑞禍闖賊出都時以遲卒四布生平著作家人盡付祖龍卽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疏亦不復存傷哉餘可知已　侍御叔父冤轄諸稿初刻自閩署嗣緣冠亂頻移散失不孝輩再刻於金陵適遭鼎革之會泛宅浮家不能攜歸故土且又失之目今行世乃粤東所率就者合計三繙剞劂究未成一善本無論繕寫匪工格式失體兼以魯魚亥豕之訛翻害意義難乎免訾文獻矣不孝材痛茲手澤益增顏汗今敬加校訂重付鋟梨非敢有異前錄庶他時國史家乘採擇者或不誤焉爾

不孝季子國材泣識

桐城左光斗共之著

五言古

山居

隱者必以地巢許不買山隱者不以地巢許其類間
我愛大隱人十畝常閉々豈無風雲發不流水豐頹
有亭環灌木好鳥時綿蠻龍友紛相携鴻賓手親擷
擬仰帳松楸白雲相與還在陰托芝苓五色自斕斑
為樂貴及時逸駕杳難攀一朝委荊棘使予淚潺々

題金氏雙壽卷

我聞雲横山山高萬餘尺峰々宅仙靈玄熊守階戺
戴勝忘春秋斷苓長孫子欲往介金婺疑我金婺是

早秋讀書竹林自述

寂寞太仲子居卜愚公谷别築闢林陰曲徑盤修竹
湛々秋天長娟々秋氣穆日晏足高眠報道晨炊熟
想㶊數[illegible]天振衣理新沐楓葉落初黃菊茗烹嫩綠
谿聲[illegible]遺[illegible]琳琅一再讀激揚芳菲雅宛轉[illegible]枝與

儘教不為[illegible]得意隨手録貝葉時一繙跏坐禮[illegible]
無花平一[illegible]以有牘連茅屋倦即拂枕眠々後懸灾木
兒童押至前客子來不速送迎總在門往來皆大陸
非寂亦離喧雖雅頗近俗何當薄暮時澄天淨如浴
松聲咽管絃荷花臭馥郁聽色奔不停牛羊紛々逐
對景得新詩把盞傾蘗麴長歌誰與言息机吾也獨

壽孟芝軒太史尊人

中條有佳木云是古寔靈春秋不可問但聞千歲苓
有陰托鸞翮流潤皆龍形我欲往從之伯風為泠々

頌曾年伯七十壽有序

同年曾公東為其年伯乞七十壽言于素不
能作無情之語久未報命一日春雪霏々
索原狀架上得趨庭之訓曰寧孤行一意
毋寄徑它人之語撫案起曰壽翁者在是
矣然命童兒燒燈疾書之盡酒一升而就

我思古
人中行而獨復孟津八百多首陽兩人足
清時若無骨濁世苦無日無骨只依人無日喪其獨
肯[illegible]我叩[illegible]輕狗彼逐鹿當持豈不顧千秋仰芳躅

此識火不可聞之堪一哭世出世間法片言臨其軸
有于眞〻〻有如翁眞孤竹如何對梓蔭〻不令思喬木

題友人卷

我聞巫咸氏復聞歐絲野耕織罔所須衣食多優暇
旣巳無艱辛亦復無教化睿彼徐之翁詩書起躬稼
不寧開子孫永勸來者駕

其二

龍蛇在蟄時往往風雲護何况神明人而無天祐助
無趾尊足存塞翁眞不誤玉汝亦何勞行矣翔天路

其三

惡山有流膏着處結珠顆黃帝旣以饗君子以禦禍
積善貴積源眞脩戒無頗厭者亦非榮明者亦非火
美哉雙璧人取旁豈云左

其四

小盜盜如鼠大盜盜如虎鼠竊猶可防盜殘不可吐
嗟哉南海民賴翁得安堵翁去復使來茶苦十倍虜
螺蚌無〻泝波神無寧宇何當叩至尊人〻咏安合浦

與元〻道丈偈有序

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此
孺子聽之言惟蓋言不死則無生無生則
無用長生是則是矣予更有說焉不死如
何可學當有不死法尚在生死中如何了
生死且問生是作麼生死是作麼死截然
若兩般茫然無了處易有之曰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知此者可以知生死之故知生
死之故者可以長生可以長不死予爲作
晝夜說以貽元忠通丈且就政四方之有
道者

向曉便爲晝向夕便爲夜晝覺而夜寐與時爲代謝
晝夜無短長無喜亦無怕凡夫安所習悠悠與物化
若使夜不旦畏夜如畏禹若使昧不醒誰人肯寐寤
生死復如是千古旦暮也至人通知之是一不是二
日月自代明逝者長不舍眞則夢亦眞假則覺亦假
但要惺惺明誰信元不夜無斷更無續不欠自不借
此中但〻了一齊都放下若遇仙佛祖當先遭呵罵

咏懷詩示婁西谿宮諭

芳樹臨華池其下多芳草埃風吹歷亂嚴霜亦何早
芳草既已摧芳樹亦云老宮中有佳麗儀容多窈窕
封狐競妖冶蛾眉不自保青蠅點白璧棄擲何足道

其二

飛塵避白日天地失其明曾參不殺人慈母胡不驚
願廻若木光一察葵藿情牖鼠牀下語蝙蝠梁上鳴
黃鵠摩青天不與世相爭哀哉險側子用心何怦怦

其三

老狐戴髑髏夜拜北斗神綏綏曳長尾項刻化爲人

我有龍泉劍欲殺投水濱丈夫報國家鴻毛安足論
擊之一不中徒爲鼠雀嗔多彼寒蟬輩教我守沉淪

其四

玄鹿遊長林白鶴舞晴雪山中有神人避世修隱訣
呼吸通神明坐對忘寒熱出世君何長入世我何拙
煩師指病根迷途頓悟徹長路進雙履霜飛木東列

別同鄉赴　詔獄

班馬鳴蕭蕭長河水湍湍岐路一尊酒行者皆聲失
念我平生交執手如膠漆子弟各依依啼呼向落日
幼兒尚嬉遊不識六與七舊德無足存生還未可必
天王本聖明衆女善妬嫉臨風從此辭孤臣委溝壑
流離戴　君恩努力全臣節直道不可爲微勞易過
切安得浮雲開與子歸衡泌

七言古

題東谷先生山庄

予生之辰苦不早父老猶能說鄉老鄉老顋者鬱相
望德行無如東谷好東谷先生古隱淪結廬直與杜
陵鄰十里綺疆分地巧千年古木拂天勺乃翁拮据

復不小爲亭香靄更夭矯載陽春日鳥關關清夜月
明濤急急人言亭樹多瀟灑翁有餘悲托松檟血淚
頻添翠竹斑白雲時起龍鱗下龍鱗下有千秋苓千
秋魂魄歸斯亭少陵已沒杜陵改居人定復指環青
子不識翁識翁處識翁之孫名侍御善哉瞿所一畝
秋世同懷之不能去予之視翁不翅曾有女新尚翁
之仍琳瑯玉樹干霄漢亭樹區區安足憑

贈嘉州君

一自蠶叢入漢區鬱爾首蠻時內窺釋法匪法勳無

奇至今怨開西南夷西南夷開不足怨制馭徃往失
方便天子威信何曾數豎子邀功輕索戰一將功成
萬骨枯介子耶都終武夫貪天倖勝非長策不挙身
隨國與徂千秋僅見嘉州君先舜早奉千人軍匈奴
未死子卿節司馬啞傳諭蜀文一時星羅并雨泣不
遺一矢氛妖戢功成長肅不受名但醉燕然恥勒石
可憐播孽至今横西夷十載苦談兵南倭北■如沸
羹請兵請餉無寧程封侯進爵何崢嶸安得如君天
下平

八老歌

元氣混茫區宇劃人生電火紛廹窄昨日白骨今婆
娑曉日高歌夜寂寞所以竹林有七賢復聞飲中有
八仙左慈舊隸群仙籍王氏頡頏森嶺嶺人生不飲
亦何爲聽我長歌八老篇順翁鐵面聲琤琤抱甕茹
芝太古民脫身珪組徑逃秦白雪盈囊泣鬼神荆翁
四壁與七尺杖策支離閒對奕種樹就花差有癖頭
上進賢輕一擲成翁千頃度汪汪願除步兵侯醉鄉
多情多態薄東方有子三都球琳琅鶴翁鬚眉如戟

復如雪炙轂談天錯玉屑一嘯使人意自飛鳳毛往
往稱三絕畢翁緯有藍田風西園飛盖坐從容瑶池
會上少年雄傾貲百萬恥素封大伯英雄氣食虎神
理徒存失毛羽封胡羯末時起舞胸中磊塊貯今古
二伯胥育在右泉闘理綸錢種秫田堂下唔咿堂上
絃牙籌終不礙超然吾翁荏苒百花底半生生計藥
苗裹抱朴疑方稚仙是子孫還與郭公比歌罷颯颯
動齊風浮雲黯淡氣宾蒙白日自西月自東楊花自
碧蓼花紅請君爛醉拢新豐終朔控鶴上崆峒

報國寺看松同李懋明御史鄒匪石吏部

梵宇紛披松十圍龍鱗高掛鶴來歸擁護天闘心獨
苦涉歷氷霜勢欲飛寒柯苒放伸勁鐵皺皮細甕姿
態裂怒枝雲霄敵蛟龍老根連蜷蜷虹霓清風吹散
何蕭騷妙音衆樂生波濤碧雲秋影横偕擲金粉春
花點容豗我聞廬山之松參天起孤高挺秀吸江水
天桂龍山遥相望爾我貞心毋乃是長安遍地桃李
花笑他天冶擅繁華五侯七貴爭相看歲寒誰爲過
君家與君手挽長松辣向僧還索長松圖安得携松

置瓦罍遠避如今五大夫

哭萬元白工部

黃霧四塞遮劃北浮雲滿天蔽白日道上狐貍走入
宮壯士聞之聲慓慄西江篤公真人傑手攬斧柯伐
三蘖上疏直數中官罪一時羣小皆咋舌胡爲矯
旨杖獄中血肉淋漓聲音絕義士掩面各吞聲不覺
唾壺盡擊缺果然恭顯殺賢傳中朝之辜尚何說我
有白簡繼君何能已與君同遊杖下矣丹心留在天
壤間沒沒之生不如死

獄中同楊大洪魏廓園顧塵客周衡臺袁熙宇

夜話

噫嘻哀哉當今之辜不可問誰信慷慨回氣運長安
猛虎晝食人霧蔽燕雲十六郡我欲呼天天高不可
呼我欲告人人心毒如荼臯陶平生正直神獬香可
能悉其辜夜來牀頭生芝幹如鐵不在李膺之前則
在范滂之側英雄對此益增奇天地愁之失顏色噫
嘻吁嗟乎明月傾于天高山崩入淵如何長夜如長
年安得魂去飛翩翩上與　二祖列宗訴其緣肯教

鸞鳳獨死梟鏡乘權

五言律

九日懷親

故園秋每好三載滯歸車問節驚初度思親數歲華
場應升曉秣霜漸老寒花莫便登高望蒼茫思轉賒

壽伯兄五十

老大看余伯追隨似昔時衰從今日始非自幾年知
秋色驚加瘦黃花發故遲莫辭桑落酒原上正參差

小築

卜室龍山下蕭蕭只數椽客來頻石坐鶴唳欲飛天
花竹分鄰圃栽培問長年月明乘興返曳杖度前川

築成無花

避俗聊爲爾時花未可圖秋風嘗晚落黃菊好開無
拳石淒無色雕欄勢轉孤春光應爛熳佇想欲狂呼

九日遲赤城不赴有作賦答

似爾情眈放偏余禮不苛一觴遲老友隨意出新歌
山水樽前合風流醉後多東籬與北郭秋色定誰過

吳繩之有約不來詩以促之

客裏誰相召愁懷直到今狂歌驚駭雨瑤瑟待知音
一再占庭日慾然見汝心轉憐暝色好無計破孤岑

閏九日集方孝廉館 公以九日初度

令節重逢九撰辰閏亦稀秋深菊較盛霜重蟹全肥
醉客驚非昨登高願尚違坐貪梧上月露濕未言歸

題邢子冊

薄俗誰當近君真大隱人眼前俱鹿豕生事信風塵
醉敢辭同俗窮來有一身轉疑吾道拙卜宅就伊鄰

題唐于壽册卷

我亦爲人子憐君遠壽親明星縣寶婺佳氣鬱庭筠
未榦方升木無文旣隱身遥知歡舞綵滿座繞陽春

王化卿方玉成共游浮渡永夜有懷

秋入浮山好興言巳自饒詞人淸益往松月淨相招
色界空中靜窮愁醉裏消慙余雙屐齒咫尺一峰遥

與玉成言詩郤贈

雅道今歸爾詞壇見幾人自慙毛羽劣翻費齒牙頻
薄俗殊無賴交情此獨親典刑欣有託唱和一時新

飲吳客卿太史得遥字

大雅看如此相從幸不遥主人情好客侍子慧傳謠
帙散風爲展詩成蠟再燒黃花新釀近還得一傾匏

壽家君六十

生我今三十知年是六旬斑斕將野服祿仕本居貧
大藥扶身健諸孫繞膝馴寄情難一壑猶得戴皇仁

出烏石岡

漸喜塵囂遠旋驚野色明風山青欲送桐子鬱相迎
場圃牛羊下郊籬雞犬聲幾年還薜荔庭事愧浮名

出孔城

歸途曾滯此三載又重過郊巷還相識兒童拍手歌
片雲高岫出荒日古城多去住身何土驅車晚渡河

過浮山二首

五載浮山路經過彼此限芙蓉當面出嵐氣繞輿來
丘壑吾將老風塵爾故催最憐秋色遠行矣首重廻

其二

未卜吾廬處偏憐此壑宜好山爾四面曲水繞千池
奇隱僧時見源深客自疑不堪樵牧問應動向時悲

近家

故里經年夢遶家此日心旨寒茄往偕同道得辨青
俵月風郤壘勞與峽口深入門應共笑相對一抽簪

迓諸弟試音

夜來魂難定行吟再展文我疑皆失學人或擬空群
雁影寒江鉦雛花永夜紛幾時欣握手醉唱壯風雲

過玉峽山庄用五歌韻

山竿開何日追尋邂與過鄰涼忽到水池小欲合波
凭几松濤連卿杯將翠多尚期春柳灌把袖爲君歌

山居謝山人過飲

念爾山無色相逢圖市鬧添爐逕白雪出何見青山
春好遲通嚴樽愜界破顏同游惟我共不許厭晴搴

君飾玉成夜過分舒晴字

最親交情愜稱詩類主盟腸洛起唱和長夜得分明
雲岫連鑣好霜風入酒濤醉歌一曲簫西月送新晴

雪霽道中口號

出郭舒新望寥帷對夕曛濤雲留野樹晴雪照寒衣
原近梅爭放春生柳欲歸何如山父適高日掩柴扉

其二

已霽天猶雪離離樹欲低寒喧發壑異何肯一溪遲
凍犬迎人靜饑烏下食齊攜牛郤父老聯背近牆西

廿八日飲齊越石宅得晞字

春歸纔十日春色已輝輝風欲盈入而寒仍上客衣
花事茹先計年華景漸非言歸應盡醉莫問露晞晞

除日飄謝山人西寺二首

歎崗長年困前途路轉迷羇栖依病衲採作順荆妻
席影將無醉拂愁合有題平生關切意歲晚轉凄凄

其二

兄弟動相念君貧日更增計寧謀食卹道有回窮能
野外春陰寂街頭酒價騰倒囊無長物買醉共山僧

穀日飲鄰翁

入夜雨濛濛侵晨月漸融潤知春靄足占得歲時豐
糗食身何慮留歡酒不空鄰翁深命醉欣賞亦應同

其二

愛客鄰家叟儋然一古翁勸醉隨意到語笑化人通
述舊存亡半論時得失公肯呼頻共飲相隔只籬東

君佈畢嫁有作

歸女營曾覓啼兒淚不乾世多勞嫁娶君更屬艱難
項肩斷人而周旋稱婦嶽一嬌吾漸長先此欲肩偕

同中隱訪不貪伯懿繼至

聲氣相憐久風塵一面乖到門斷酒盞即席總吾儕
顏色催飛鞚佳人駐別懷臨岐重取醉勝集幾能偕

別化卿入硤玉峽讀書

破累長爲客歸山且避譁人畸依鹿豕道曲信龍蛇
結習文章苦淸音山水遐尋源吾路熟定不誤桃花

入山志感

棄世將何寄偕人百未能斷方沽忌蚳是物動嫌憎
名豈下瓿理空曾授老僧一團吾自分猶恐致青蠅

生事

生事長如此悠悠祗自嗟及門責負苦到耳婦言頻
掃徑心徒切緘門懶是真幾捻書籍賣留待送昏晨

送賀景崖還丹陽時大小藏繼殂

置爾非無地偏茲得大群艱危還伯仲氣色各風雲
漸覺晨星落重驚水國分眼前無籍在別酌不能醺

園游

丕之名游廬幽心極老塵稀花蒔野菜繞屋種長松
荷華吾廬似蕭疎爾輩從莫辭深酌酒那得數秋節

送友人

可惜春明道春光三月間故人何事別行色有餘閒
言上五臺去經游二寶山何如偕結侶獨往悵難還

病中七夕

徵巾灑庭柯涼風此夕過天如淸漢渚神亦愛凌波
巧婦深深乞鳴蟬夜夜多一病遂數載吾久愧星河

九日對月

亦自尋常月貪看轉覺新淸依雙白鶴照定一愁人
對面惠思嬌低頭愧覽辰年年當此夕小酌共雙親

同中隱訪化卿談禪

滑嶺來容易慈雲出不輕經秋纔一面索處可爲情
肥瘦驚相問存亡數屢更坐深聞妙義近得解無生

化卿別後復別藎卿

不堪搖落盡次第故人行老淚乾南岳柔腸斷赤城
伊威侵素榻鼯鼠上殘枰門外偏車馬將迎不稱情

九日懷方玉成

生事何爲擋深秋滯雨歸流離淹壽郢作客耐寒饑
命豈文人薄窮嗟世眼非故園又重九無意蟹魚肥

蒿墩嶺夜宿

薄酌寬能醉寒燈晃不明苦吟郁媪厭無箓旅魂清
蠲圄勤宵秣呼兒試早晴鬪鷄先撥浙客路少嚴更

酧星士祖餞麻山

積雪親知斷衝寒季主來到門欣問訊稱客有佳醅
大澤龍蛇動初春梅杏催窮通君自問一笑在燕臺

寶樹庵與松公

恰可攔初地千峰一室藏誅茆和雪蓋種栢與檐長
苦衲剛三衆玄經只數行便疑超器界不接問西方

其二

幽偏真此地冠蓋幾能登客到疑驚犬情忘好伴僧
三餐分半鉢一榻下枯藤咫尺松風下相從說未曾

閟楞嚴畢遂征車比上別松上人

本踏紅塵去翻爲白業留從公無碍舌還我旣狂頭
溟海同圓印青天接法流病猶防膈日妙藥好時投

其二

到比巖頭熟其如歸路生戀人偏侍子過我是浮名
一壑吾將老千秋雨共盟世途真可畏勿過虎溪行

雨宿

小雨疎林凈虛堂老衲閒夜深官燭短病後酒杯慳
起和壁閒咏行看窗外山一聲鐘磬寂明月滿陵間

入陵

小雨忽新晴今朝白眼明九陵青一槩萬壑鬱相迎
恍接風雲氣真從龍虎行飄飄忘所適回首失昌平

九龍池

削壁嵌山幽池平過雨收青天萬馬驟白日九龍游
湛影涵金鏡深源接御溝萬年芳澤在不獨共藏舟

長安口號

亦自稱中翰何曾博大官汗能淤馬背飽不足豬肝
衣破還須典冠疎且耐殘休猜作兩殿不是這般寒

其二

自不預人事門閑也自閑經旬一報謁長日是深山
貧病差相稱兒童不耐閒昨宵新謫放報失兩長班

其三

薄官卤年併長貪百口兼虛傳高位俸不養小臣窮
過兩煤錢長將炭水慣添可憐官嫌子博得自家嫌

其四

曼倩俳優慣京安卧且便偶傳百斛米戲得大官饞
要于丞相笑卤蘢府可全更問捐俸部不到小臣饞

其五

名色同稱省行頭掙一笋偶然呵道吏贏得守門官
世態真堪笑優游聊一觀焉知輦路下不作武英看

其六

不復候台安加餐字也難小青無一部兩腕不曾酸
祝筆連朝換新官盛報單胸中些子意眼見俸錢乾

其七

一日何曾醉清齋覓月儂家僮朗似鶴宦態冷如僧
世眼何嘗窄余心不可憑向來炎熱處今日盡爲氷

其八

閒殺雙鴻鵠盡閒與鳳凰何從一染翰原未侍君王
慶賀朝朝至朝儀個個似年來疎大禮典郡擒門[illegible]

西山十詠

何異龍眼路所豚未有樵野猫攀作先部落樹爲橋
向背溪流轉有無山色嬌天風吹向夕滿路發松潮

其二

望望碧雲峰崢嶸爲石封一筇通曲徑數里發深鐘
種杏深成巷栽松盡作龍池潭清絕處尚隔幾重重

其三

到眼雲岑疊經行寶樹深十年勞夢寐一日快登臨
瑞靄開金相清光入紫禁不須窮五岳只此是抽簪

其四

山市自成郭山家薄有垣花遮深繫馬柳外雜携尊
痛飲酧佳節游閒見主恩日斜何處宿高枕老松根

其五

恰可稱禪居清池混太虛洗盂連密藻施食出潜魚
煮茗分新汲尋源繞君除倘能分半榻不復愛吾廬

其六

卓錫香難覓行行不避騘花間賓主禮譜次姓名通
峭壁孤松掛頹垣細竹濛老僧供茗椀小摘野畦中

其七

礶削天全闢梯磴地轉宇一亭環積翠萬里見秋毫
白日入林複青天過鳥勞自從經御蹕直是五雲高

其八

地主何曾問相逢但酒杯依人憐薄宦戀我是香臺
婚嫁期難畢風塵眼暫開岱恒清咫尺極望思徘徊

其九

問佛何年臥祇今猶未醒世人爭一覺吾道本沉冥
栖子原無改娑羅依舊青山僧殊不解強自禮遺經

其十

又役悠々去翻憐草々週源迷疑不再鄰接竟如何
新句攜囊少清思入夢多墜懷奇絕處歸語舊鳴珂

憶親

賤貧奚不適何事急兒官老眼燕雲破鄉心楚塞團
屢書聞歲儉多病況秋寒欲擬雙輿養無端去住難

憶子

桂子今週歲書來數報奇岐嶷通語笑文弱稱追隨
旅夢驚相喚春歸近有期兒應啼向父先此擬令稀

憶二女

弱女倍兒憐提攜僅一雙逢人初試拜學刺半臨窗
親老偏伊慰愁多賴汝降至今孤館寂猶自笑聲嚨

憶內

貧家有拙婦質亦稱寒膽供客饒茶菽生兒足犬豚
別來身擁蓋歸笑室無褌何日提々至清尊與慰存

憶龍眠山居

卜築傍龍眠雲深一逕穿源窮纔見屋山盡忽開田
年果新栽得芻蕘任往爲笑余緣底事一別動經年

九日同友人閱武場二首余以是日覽揆

坐臥俱無著春秋總不知忽聞重九節乃是覽揆時
侍子當闕喚觀人立馬期便須強一出樽酒且追隨

其二

帝夢急非熊徵材萬閱同重臣親作鵠多士儼臨戎
霜氣侵驄馬風聲憇角弓勲猷公等在吾亦厭雕虫

送林如初歸

老識長安路歸餘京路塵夜驢風雨滯短劍雪霜屯
故園饒佳勝相逢足隱淪有兒俱令器應爾倦依人

秋日同陸仲陽方胥成集李于玄邸中分雲字

不謝喧闐裏清尊得共君相攜供氣類酹唱各風雲
秋淨明河迴天高候雁聞江南悵此際游屐日紛紛

送何盧白民郡督餉遼東

鄉思正無際君行更向東民眞寬杼軸劍已失雌雄
曉日寒單騎清霜濕遠鴻不勞頻悵望我輩素心同

其二

風雪暗旗旌笳聲過此一行地官應特簡天子壯長城
飛輓終無計屯田可勸耕會看方略上不獨慰呼庚

送劉燕及嶺南四首

把酒不能前問君何所遷橙方鬼是國炎徼火爲天
小吏誠何罪驕人不作緣到時檢譜籍曾亦有臨川

其二

自爾矜行危偏余好服奇高騶能不顧此道復何疑
偃蹇有今日艱難負夙期忍將新刻画倒置舞鬚眉

其三

哀哀昔兄弟如君獨此行羽分雙鳳翮心折五羊城
朔氣方如沸人情正好兵無就是絕域君或厭春明

其四

最是空人處偏空是廣州梅花萬嶺雪桂子四時秋
舟有西施盒門多能觀游從來仙作吏莫滅舊風流

姚汝芳儀部之南

漸與龍頻過仍將鷄舌含世情競逐北吾道合歸南
聲氣還同舍勲猷伏壹簪莫嫌無事事山水任情躭

送汪曉雲之粤

久客無歸緒飄飄又粤州過門能不入此世欲何求
白石終難煮丹砂未可謀從來歛客淚未免向人流

贈魏辟疆太學

西下多名士南來又魏生閱人雙眼白對爾一庭清
時事須高俊君家有弟兄莫因相識晚不與訂生平

王姊丈過書齋却贈

喜爾山中隱微余野外供山雲交自好竹雨與偏濃
寂尹司蒼虎新文泣老龍芙蓉美七尺行矣躡高蹤

與葵姪

爲石磨崖鬼青雲得妙才行文堪立馬作賦早登臺
劍氣天邊倚瓊花筆底開何堪夠謝後重見鳳毛才

飲友人

有與尋安道無金鑄子期一朝成雅集千里得傳奇
日耀波連濁風吹柳拂低夜分情不厭欹枕任如泥

其二

偏我情縱放期君禮不苛一樽清興足千載緒言多
絕澗藤蘿合危巒風雨過相看惟孔李不醉且如何

其三

大石君堪溆清尊我共浮十年懷往事三載紀同游
裘茗風生竈持杯月上鈎豪華京洛滿輸與醉鄉侯

其四

寂寞稱山居雲深欲染除鬧情惟種樹樂處好觀魚
鳥狎忘機外人眠一醉餘更多賢子弟揮麈聽吟書

其五

巳盡千朝酒尋過百尺樓狂來歌欲舞風入夏疑秋
燒燭平分月移花半拂樞逢君寬禮數山簡任風流

其六

好客憐居士操舟喜波入平沙棲白鷺淺水照游鱗
日落鴉歸急風高雁叫蘋漫言尊酒竟景色倍相親

遺瑺逐道中感懷

豈料陰初盛沉淪晝不開傷心惟枳棘觸目長蒿萊
爭說朋爲正難令鴆作媒呼天問濟齊直待有風雷

其二

幸未遭嚴譴居然許放還願難成粟里禍恐續椒山
空有安危計誰開語笑顏龍眠舊卜築長在泪羅間

其三

暇匕浮雲障冥匕妖祲繁疲驢衝道路破帽出都門
抗疏功全少埋輪志尚存君王如可悔幸有老臣言

別隻親赴詔獄

再別不能去中堂有老親著書成令子傳世學忠臣
逢難心猶烈居官家更貧白雲何可望回首盡烟塵

畿北道中士民攀檻車持金錢相酒詩以謝之

車指燕山道徘徊半故人相逢多下淚欲別且攀輪
風與畿南別情因難後真慇懃謝多士從此避囂塵

七言律

送齊重客從劉燕及至黃

迢遞霜帆動客星一時白社忍飄零祗緣神劍貪機
合翻令玄亭冷自扃結伴潯陽雙眼白勝遊匡[illegible]

峯青定知馬隊非君事爲滯春花共醉醒

雪日玉成君節過過因同野眺分得風字

平明理沐將過汝不諱衝寒展早通疏排偶然來逸士竹枝聊復命歌童直憐踏雪臨深壑更與登樓御大風却憶薊門同客日蕭天虛霰夜濛々

廿四日懷舊

風雨寒宵旅寺深濁醪清共老僧斟追歡強自隨燕俗悲別難禁動楚吟十載浮沉餘傲骨百年生死總關心殷勤後婦能謀酒一酌沉冥不可任

除夕與化卿中隱共酌

花庭曆盡夜猶長談笑依々尚爾行賈島苦吟淹古寺長卿多病滯他鄉無營轉覺家爲累得醉須知客不妨華髮明朝看又改莫因年落負春陽

除夕

華髮蹉跎逐歲添夜堂深寂燭花淹離親何異曾為客拂影共如數步攜語笑縣知兄弟藏悲吟真得婦兒嫌明朝驅馬城東去一顧春風舊酒帘

元日飲方君靜侍御

紛然拂曙縣爲軋析府乘陽發獻尊不謂書生叨綴席濫從彩氣混諸昆翼稱祺玉輝々動映雨庭華羌究繁競出鳳毛俱得歲可知春色編君門

正月二日對雨

金花彩勝競晴明滿目陰雲四野橫元日先愁無望日雨聲早已是春聲沛知弱柳行將動寒逗流鶯不肯鳴獻歲空齋無一事舊窗惟命侍兒擎

正月三日飲玉成宅得冬字

庭院深々樂事重雨餘滑展更相從屯雲漸樹依城濕著席寒梅照眼濃語燕流鶯聲漸逼遠山高閣望全封醉來忘却經三月談笑依稀似去冬

送賀長君侍太母還東

共君羈得飲屠蘇何事風帆便適吳餞禰戀深王母戀丹輿各得家孫扶江梅外帶官衙色君草青分府浦蘼通計回聽知不淺重來共醉酒家胡

同姚汝良夜集汝芳宅有懷以沖

清若近市對秋缸細雨芳尊靜夜窗帶濕雲鎖聲瀧瀧含陰風炬影幢々相將蹂勝咸爭媚競和陽春

不降白社弟兄俱在目獨君迢遞滯寒江

人日城望歸飲諸社兄

春陰寂寂眺登違斜日當樓一放暉宛轉垂楊新漲
漲喎啾語雀試飛飛粘天晴雪千峰駐繞堞寒烟萬
井圖鐘動歸遂詩卞就樽餘折葉忍教揮

元日夕學官宴集分齊字

競市花燈照眼迷何如高閣動青藜亂移星斗縣空
爛角舞魚龍掠殿低俊味總窮吳會勝麗游直與廣
陵齊將鐘欲撤淹歸去此夕誰人不醉泥

戴令徵詣至得化卿霍中書

兄弟當年意氣豳千令雙劍一時分招魂心向鵬南
動理玉情從書後惡塵市不堪重買駿窮交兄復歎
離群遺編好在爲珍重老泪休令盡北雲

赴葉君贊鄉庄途中作

荷盡新凉久注情幽興覺赴及秋晴盤堤萬柳高低
出亂眼千峰向背明稻熟天風晨自得路經卿國馬
全輕到來景色應適好不惜清尊百盞傾

喜化卿至什霍

新秋知厚雨中臨病起依依喜不禁乍對共憐存瘦
骨向來翻笑費愁吟幕山消息應無恙滑嶺栖遲可
重尋纈葉黃花風景遍且爲諸子破蕭森

中隱習靜慈雲蘭若寄懷奉答二首兼呈石公

上人

西山露下菊初黄獨樹當門隱上方揮麈幾年焦净
業拈花一日悟空王勞生奔走窮偏得閲世交游拈
不妨獨有故人能問訊將無譁笑下禪牀

其二

新著青州不耐寒梵鐘深處露華殘逢人強自呼居
士誤我將無是宰官縱酒清狂容惠遠多聞結習似
阿難聽來妙義深開示獨步階庭嶺月團

同化卿廣喜靈泉蓋卿許攜榼不至

無端秋思下平原有客邀歡共啟門倒屣急須呼勝
侶抱痾強欲盡深尊破雲月色分香桂送雨風聲應
野郁笑我空依梁上柱何人刻燭待王孫

秋日送化卿之霍山

天空一雁渡樓陰執手河滄送客心奔走爲憐高上

骨姓名兼郡重鷄林雲滿正值歸途背霜葉偏從去
路深莫謂桐雲渾不念故關還有白頭吟

同化卿君節以沖集載允爭樓宿余儀君北城

北郭東籬咫尺間風流宗日見慇勤登樓再值新秋
敘握手偏驚累月分鷄犬幾家仍户牖弟兄强半勝
風雲多君無濶能貽我一任沉冥到夕曛

中秋夜雨

高閣凝秋爽氣開擬逢今夕共徘徊無樓殘雨欣還
落不定鳴啤去復來蓋經世情强剪燭貯愁腸緒且

聊杯坐看滿目陰雲起風響高梧一夙哀

贈孫鏡吾 鏡吾氏余鄉文章宿伯也久滯禪那虜復召新紛逆北秋防詩以送之

華花落盡倒花鮮梧得塵緣卻淨緣憑取金剛百八
于更攜家乘十三篇烏藤玄塵汀戍戟漢月胡雲總
是禪不信防邊有尊宿新題抄偈在燕然

寄益藩西園

龍山孤峙擁仙居娛閣西開爽氣舒玉額金題深護
竹雲維霞笈靜函書秋風有客過叢桂授簡何才不
于虛盛事緒傳欽帝蕃定知松和在芙蕖

咏梅

千樹梅花雪不知開時正及雪飛初飄飄壽挾風燭
氣落落凝星斗疏潛塵春麗郢笛轉一天香散令
公餘相看未許憐調鼎總望蒼生渴未除

其二

占盡風情香瓣舒横枝疎影繞吾廬偶因狂客驚高
臥便與開尊共著書自是歲寒堪作侶何來耳熱意
全除漢庭故事春相赦莫遣羅浮出舊君

寒食道中即事

二月春風楊柳烟一庭花事杏菸然幾家舊恨斜陽
外無數新愁高塚邊寒俗耕驢似耕犢燕人乘馬不
乘船逢迎宦吏紛持牘開道門曹未肯前

謁陵

皇圖天保九陵雄宛轉滦蟠見壽宮王氣總纏窮塞
北雲封高接大江東珠襦雨地山河壯桑土千秋牖
户同鎖鑰只今誰可寄憂天空自壓孤忠

二

鬱濔鐘鳴發殿張漢儀周禮戴冠裳祠官帶引承匡

重列辟徵金荐爵帷雲護四毬常出沒月明獨鶴自
翺翔總然聆豈通呼照未必尊親似上皇 二

送王書歸館赤城

驚秋旅客動歸程之子蕭條更遠征客淚總翻霜葉
下馬蹄直逐塞鴻輕逢迎到處傾新釀欣黄同誰與
落英清夜赤城回首望鳳山秋老可爲情

燕邸送友人歸里

薊門九月雪霜深短褐臨岐淚不禁逐電孤騶迷去
影沒雲高雁失遺音到時黄菊尊仍滿别後青山夢

愁沉爲謝故人勞問訊風塵早晚急抽簪

詢三伯父時訪知白兄不值邸寄

秋氣蕭蕭萬木疎茂陵遥憶病相如北窗風好仍殘
夢南極星高不照廬伏枕懷人還骨肉杜門燒藥枉
圖書欲陳七發憐才少暫把金滕易子虚

辛丑夏再過舅家感賦

爭擁雕車喜欲狂經遊悲記五星霜樹深磨鹿歸遲
見藤暗山泉鋒裹藏風景疑分秦望氣威儀猶識漢
冠裳夜闌話罷升沉事白壁雙雙照洞陽

與進賢何四明文學

班生詞翰舊知名吳楚雄游迭主盟夢就五花疑彩
筆賦成雙鳳燁青城蒼茫大漠烟雲直慷烈秋陰劍
氣横閭送尉佗猶不靖使君早夜治長纓

七夕與友人

曉日雕車兆狹斜過來澤國舊人家乍藏山氣雲今
淨忽起霞枝月正華莽蕩世情歌一曲淋漓酒態鼓
三撾姮娥歡罷還應别却姤人間樂更奢

過馬晚公侍御古唐山莊

近郭園成景色新烟蘿繞徑可藏身隔籬風雨花迎
客傍水樓臺鳥伺人抗既傳經誠足慕買山游嶽總
成因與君試步大堤上霜滿青天月滿筠

飲吳體中觀察

舞惹佳氣散高筵尊酒相看雨後天五木祥開星欲
落萬家烟淨月初懸玉壺寒至侵河剃銀漢秋澄遍
酒泉漫飲平原過十日還期夜載雪中船

舟中同吳客卿何康侯二太史

鶩看紫氣滿平皋有客翩翩駕小舠天女機絲織茜

蒼波公擬英賺猶猷乍添景色風檣正怒壑飛波雨
氣高此會一時湖海與前何東閣臥將雛

贈鄰翁

風塵漂泊意初慵故舊相過野供慳自漢陰時抱
甕望高元禮兢登龍世情黯淡雲初散伏與逍遙月
下逢玉樹捫天行蔚起北窗欹枕好儲封

與青芝李廉見過

幽齋雅契足相娛客至偏疑楊子棲盡日浮雲堪閉
户滿林秋氣好蛇奇悟窮玄草名猶贊識破鬧嘲解

亦非深酌共君那惜醉來朝方問尚書期

藍菊泉方伯招飲郊贈

一帶溪水一篙船炎夏何當贈精筵君自浦團甘白
石我將酒德訪青蓮籠中道士原爲佛眉嶺先生夙
是禪此後彤門堪作具相逢但可煮清烟

與劉岳翁

當年意氣薄風雷退許寒儒射隼材自見青雲雄上
兩更將白雪做詞臺人情游蕩看秋雨世態飄颻醉
濁醪牧去成名翁自嫁丈夫端不患無財

與用和時自外兄弟虞部歸

倦游司馬少虓奇筆札依人雅自珍賦就于虚仍閉
户名成幾世獨哺醨虞衡官況拂如水澤網風波好
著棋爲笑驃騎輸第五已將生計看郭虞

有感

玄亭寂歷倚遙巡回首鍾陵秋思長綠筆何年堆錦
院彈冠此日傲松筠神龍已爲司空吐鷗鷺應隨海
客馴把酒呻吟懷往事霜風蕭颯亂青蘋

竹林漫興

別業初開竹樹幽輞川佳麗一樣收晴雲晝黑非關
雨爽日寒飈豈是秋鳥狎疎簾門半捲蝶穿虛牖夢
同浮醉中閒染霜毫色劍戟交橫窡語愁

送文湛持翰撰南還兼寄姚孟常太史周蓼洲
吏部時以狀頭頭蔡中官降謫

鵷露花深紫殿高宮袍新着氣凌霄承恩便欲詠常
侍初服相將報　聖朝阿閣誰能來數鳳大江歸去
舟鵰鶚中流若遇群陽侶如此風波不可招

贈方孩未侍御

才子名家賦早工丙臺一入想雄風乍聞鳴鳥啄虞
闕早見批鱗出漢宮梧鳳朝陽遵極北花驄嘶雨遍
闔東同鄉何幸迹同調吾道如今竟不窮

楊大洪歸里後感示悲元孺給諫二首

猶殺龍髯攀不及幃天毒霧滿朝危屬階流血君方
見叩閻排籐宮始移比關而風號　二祖西山霜雪
致三疑至今永夜傷心事空向乾清涕淚垂

二

孤危少主自堪憐姑息翻爲婦寺牽利口果能昏白

日杞人只恐墜皇天行吟無地終懷楚擊筑增悲竟
離燕一死一生原是幻肯同犂國飲狂泉

送孫愷陽閣部督師關東

一天殺氣戍秋色四面笳聲變羽聲忍見鯨鯢橫鴨
綠可無籌策返遼城衮衣急借周公出策服還勞方
叔行報國有心常似擊只將龍樹乞神兵

二

丞相胡爲遠鎮邊痛成兩表出師先封疆竟可酬恩
您懲風何能混鳥雀若過燕然應勒石倘平同未望

朝天干戈那及人心險只恐回車不肯前

酬趙儕鶴冢宰

東山鹿豕經年所詔秉銓衡正百官憂國可憐雙鬢
白焚香爲告寸心丹身留一劍霜花滿話到三朝夜
月寒自分駑駘無足道何緣得顧便交歡

送魏廓園出都門

征車遙指向荊扉分手長安木葉稀淚酒九關俱是
血烹無五斗且搴薇忍看毒霧黃河暗一任雄鳩白
晝飛我亦蹉跎從此去相期悲嘯採芳菲

寄萍台山相公

鼎鋼將興思乞歸如公當日號知幾江湖何必分清
濁牛李難明孰是非生計青門瓜正熟功名白髮願
同遊西行大祠猶能解莫戀灘頭舊釣磯

檻車至滄浪時楊大洪書至

荒郊一帶慘風烟緹騎徵車江楚聯含淚開書猶罵
賊同心共請祇呼天此生莫作無家別萬死惟知有
劍縣寄語故人須早發刑期面折　聖王前

五言排律

與嫏軒君士

拆落看君七風流想背賢忘機鄰野鳥息壟伴枯禪
性喜懸公谷情室大士蓮戶盈彭澤柳花滿辟疆園
卜宅纔三畝開池可一拳廚烟雲渺出山瀟石中穿
蝦綠紛初染嬌紅半欲然叢林陰拂拂疎竹媚娟娟
引鏡添華髮張鬚繞洌泉牛羊月夕下鷗鷺晚風旋
孤客狹頭酒遨遊杖底錢不知城市變那問谷陵遷
士崇題門外風高折屐前雙兒齊鳳起諸子後蟬聯
坐對河陽縣閒歌桂樹天縣壺寬日月搔首傲坤乾

楚語堪蠶鼓書聲雜管絃相皮猶湎俗揣骨已成仙
沒以三都賦聊成招隱篇

題龍眠三都館

館之設越二十年往家兄弟前後栖息其中余稍承雲起而子弟翩翩未艾也遊覽登嚴不可忘矧舊道場乎詩二十四韻紀之用識後勞忿

信是輞川處雅堪玄草堂地偏心自遠徑曲景翩長
白練當門瀉青山入鏡藏楊疎斜抱郭松老叫[illegible]墻

疊石遮風瀉編籬傷水央遮分大士座桃借武[illegible]
寶就吹方朔花瀉娟六郎風前棋劍戟雨後茁旗鎗
叢菊堪充釀芙蓉半集裳參差聯怪石指點坐幽篁
展卷蛾驚蝶開簾忽送香游魚翻藻出野鳥順風翔
鼠戲侵書帙花飛滿竹牀境豈稱花縣人疑是上皇
折葵堪飯客煮桂足謀粱時理峰頭屐閒乘澤國航
擷來資美錦縱去佐離觴日月難相計寒暄總莫傷
瓶成池上承種得手中璋把臂龍爲友抽毫字挾霜
芝蘭生石宅春草綠池塘一世蘧廬寄千秋授簡場

雄[illegible]那將纔後來復踏躡只此稱仙洞何須遠暑樓

五言絕句

新婦詞

朱簾圍繡戶錦帳復低垂亥波流難盡郎心竟何爲

其二

明月照來好浮雲特地開月欲雲中奩郎君試一猜

其三

夜久迴華燭天明下錦茵自憐臨鏡裏不是女兒身

其四

阿嫂嫁來時儂心竊自疑些兒腸斷事莫遣小[illegible]知

新郎詞

不學鴛鴦舞羞它燭上花請看北堂上阿娘憐阿爺

其二

入夜畏賓謔擁衾托寒疾若個便關心受他真憐惜

新公姑詞

昔日爲人婦今日爲人姑不省初來夜歡娛事有無

其二

鷄鳴天已曙公姑猶對眠傳湯先姆子不敢近牀前

七言絕句

旅懷

風塵不復問長安晴雪霏々動去鞍最是停雲多少恨荒村日落酒杯殘

其二

去年此際上公車此日霏々競佩裾總是不同風色在寒暄較昔定何如

代方君節室人送行之作

幾載公車壯對夫何嘗此別笑將離淚杯數[illegible]首

勸不復輕々喚老[illegible]

其二

錦障雕鞍指鳳樓一時名士讓風流漢宮舊道多如妾約予提攜到御溝

初從金山自然師訪其兄松和尚

已過金山尋寶樹更從無著問天親山晴一月猶看雪盡處山頭是上人

送倪吉旋年兄之上杭

却送襄陽又上杭翩々仙令競驪黃月明清夜頻回

首有客蕭條在帝鄉

其二

露華初散雪花寒簇擁旌旗夾道看不信明經有高弟漢庭仍昔重兒寬

送崑海年丈之西安便道歸省

畫堂春日靜聊々仙令初歸試舞衣爵罷霞觴重命盞輕寒次第說京畿

其二

遲々春日擁潘輿兒女牽攜鬭曳裾一曲驪歌[illegible]不

任風流漸與故園疎

其三

臍水金山天下奇仙郎標擧自相宜多情復鶴能遲客肯許黃華立馬窺

題友人卷

帝城慈譬五雲飛帝子垂衣事已非萬里將羅賢剌史珮聲空逐鳳池歸

其二

璽書纔見出遐荒又渡瀧章下未央不是綵綸君不愛爲君添入作青箱

其三

春風一夕動歸橈有子承恩入未央相罷不勞天語切起家原自是高陽

送何崑泉山人歸蜀

從今不必夢三峨大地山河在刹那四萬八千齊出現本然清淨竟如何

其二

西來東渡無消息苗匕聊趺齊面壁有蒔點頭[illegible]

人生公有法說不得

其三

平將桐子一塊鐵幻出眉山一片雪更有補天手一雙憑誰煉取石五色

其四

地關平偽總不妨就中真假與誰商它年黃石祠邊過孰是張來孰是黃

其五

名可得聞不可親其妻不識其友識天涯踏遍與誰言但指寒山一片石

三兄還貞質木彊少以理家務不若書帙吹珂且藍雲水堪娛請于弟翩匕會風雲起矣詩八首贈之

夜養蘼蕪畫作囊盤蔬自摘客來供郵塘汀落車騎散赤脚閒歸一老農

其二

鳥獸遲吾不亂群棠為薜荔蘿為帔雲為羅綺多豪貴身隱如今焉用文

其三

風雨淒清春可憐撑犁擁笠薄耕田種成秔米粗輸稅餘與中郎作杖錢

其四

翩々輕薄擁雕鞍叱御鳴騶帶笑看自是芒鞋生計穩行遲驄馬耀長安

其五

介推有坍終成隱接輿無妻幾破狂自是灌園原不悔辮纑喜得苦相將

其六

閉歌招隱笑含飴抑長門前松長壓不把蛾眉來世妬已將第五傲驃騎

其七

文章久已謝時名僻處非圖避世情用拙自知吾道樂鶴鵠原上聽嚶々

其八

露葵朝折麥初舒秫米新務欲醉餘話罷桑麻詢宦況弟兄幾個爲賢書

出塞曲

陣雲橫卷將星高纛々秋風動羽旄楊𣃘平明屯渭北卿枚薄暮度臨洮

其二

莽火燒雲塞草枯翩々鐵騎海西隅解鞍卧鼓平原上[illegible]馬千群不敢驅

入塞曲

大漠空高塵不飛新秋塞上草猶肥石榴紅綻葡萄紫博望遙馳宛馬歸

其二

玉勒雕鞍擁紫騮功名萬里一時收燕支奪後無顏色博得凝妝少婦愁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雜著

序劉無美文

余東發即能誦法無美文能聞于得聞無美里中朱長孺爲同門生無習聞無美文美人又六年始得從南宮稱同年弟且其所事司徒署中所僦居又武相接也以故聞得請無美文讀之惟無美亦謬以余知

文者將屬序聖俞生之後余惟今之號爲文者曰時耳時耳盡更置其真面目一惟世趨之遇高者如逐嬰兒嬉啼頑刻萬態縱極離成不離兒戲早者直如逐市門笑顰作者僞矣習者又僞焉始令人憫欲死耳幸一售而兩盲夜遇盛相美好彼此各不相知一不售而心卩文責耳目亂瞀既失僞妍又捐真醜不匍匐歸則惻笑返矣彼其面目之無有而又何時也故爲僞叔敖不如其爲真優孟也況其爲真叔敖者乎無美淵閎博與富有日新無所不備而一以真爲契言必傳情情必傳性不欲作題外勝語并不欲作題內剩情大都傳神寫照如人而止魍魎魑魅之是圖非曰能之人亦或以其不善圖世好也者遁相姸且媸乃無美弗是也益以再蹶而無美信益堅惟真故信惟信故卒能以信信天下余猶恨信無美者不及無美之自信什一面玄之不白亦聊用以解嘲矣令無美含真眞面目一惟世趨之逐或幸大售或竟不售皆不可知豈其以人之僞一信易吾之眞不信哉即不佞弟六年間守其眞優孟者未敢從業吾斯

未信實稱厥心得當無美或亦在是寧惟余與無美即長孺聖俞先後以文樹赤幟未必不操美于其也言成數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卒書爲序

序韓緒仲文

韓緒仲墨既出則都人士廹得窓藝賍之如渴菰既成又走都人士如狂焉緒仲乃手一編于司徒署中示予曰惟子知我其爲我序余戲調緒仲曰不有褒然舉首者乎何余之爲也君將懼以是爲舉首者詬厲也緒仲美應之曰文之必有元與魁也其然豈其

肰乎余十年爲元而不得一年爲魁而得之余爲元于十年以前殆北面而臣之爲元于十年以後殆押主而盟之余又安能以其可元可魁之身處于朝三暮四之間而聽功令之顛倒爲母亦惟是了手了口使讀者了肰于心目之間嬉笑怒罵盡成文章知者賞其論理不知者亦賞其色澤置元則元置魁則魁耳必欲介介盡彌而分也其肰覺其肰乎于則謂文有定品亦有小變緒仲所欲爲者必中之業也欲爲而未逮者必傳之業也方能爲之而姑舍是不必傳

亦不必中之業也此定品也若夫雖不必中而後可元惟不必傳而後可以元可以魁可以中而欲爲必中必傳焉者反失之此小變也而不失其大常奈何見荑稗之熟而謂世無五穀又惡五穀之熟而遂鹵莽而收乎等過矣嘗妄意十年以前元皆嫡派魁亦元宗十年以後非惟元派稍殊即支宗亦復不相及矣此無他功令不一而士輕徙業之故也今觀緒仲諸稿脉理氣骨追踪作者十年爲元效見于此今守此不徙業寧渠弁主齊盟即北面而事者何敢多讓

惟其悉于了手了口而且悉觀者了肰于心目之間此所以都人士如渴如狂而未免攖爲衆首者詬厲也緒仲受言而咲曰子言非知我者恭自道也命書爲序

緑雪軒制稿題辭

予不佞及雲卿未第時意中各相有已第復日枝塢毿挾竿牘趨輿臺後謁所不知何人益再閱月始一面相視而咲莫逆也肰終不能舉意中相有一語復五閱月儼舍且匯接乃始手一編舉問予予偶拈一

首讀未竟憮肰咯然頓謂雲卿曰汝嘗攻苦爲元磨穹碎心困功令而稍徙業者乎雲卿曰肰汝嘗嘐嘐道古進退作者自成一家恥爲一切鼻孔中語以博鞶者一噱乎雲卿曰肰汝又嘗桃山帶河幽軒別業孫舸飲空翬葱凊遠深胸次皆佐吾天機不知所以肰而肰者乎雲卿于是推几而起曰異哉子之知我也知文于筆墨之内易知文于筆墨之外難惟子知我游我自知矣且予必常以身一一爲之若有得焉而若是親切焉苦不肰何中之奇也吾與子之出視

而咲不得舉意中一語者類如此

賈汝後制義題辭

余所交廣陵友則張無始京元王聖俞納諫何許卿南金鄭仲顥茂華最著顧獨心向賈汝後汝後爲予言予與子舉同鄉又同成進士其爲人淸真濟宕同其所自爲言沉雄鷙至同序予文者宜莫若于于是左予受簡而言曰惟言之同余與子所以無不同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微之爲言亦復什伯異之不能爲同猶同之不能爲異也惟言之同予與汝後所以

無不同也予猶及汝後同爲兒子號嗄語舉子鄉一冉北進爲先進典刑語俱成進士先後利不利中多所自信淸真濟宕之致不少易非言之爲而誰爲平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之不同卽所稱同心者徒課虛無索影叩寂寞求昔有號咷畢世耳至乃强哭爲笑旋復不倫惟言之同予與汝後所以無不同也汝後又爲予言里中王君道新鄭君鑨瀛林君之翰王君應䍧孫君紹木及予同門生胡君光世朱君應逵皆錚錚負奇顧卒後

予輩第異同之數殆不可知予則謂政恐言不同耳言誠同何必以先後籍異哉卽予與汝後無始何必不異耶予猶似汝後草草一第不及見吾道之成無始諸君又皆幾成而失之成之是在後來者矣是乃予輩之所以同也

張憲明制義題辭

嘗竊疑孔門賢七十有二稱文學者止游夏兩人而予與賜號善說辭者顧不與焉他日曰文莫吾猶人又曰于辭命則不能也豈善爲說辭者不必能文而

質直篤信如游夏者文迺歸焉所稱彬彬君子者非耶蓋憲明之微言于不佞者曰生平自信孔訓而外別無文章夫知孔訓之外無文章也卽游夏真贊一詞矣其于文也至矣

方君節詩序

余嘗見李伯時十八高賢圖其弟元中傳之予心儀其人落落意不可一世及觀黃魯直爲龍眠摸三章賦元中而子瞻子由分賦龍眠二十勝以繼輞川疑今玉峽在焉君節所謂別業者也乃知諸李文章品

行俱在蘊黃謂非直以吏隱而已後四百[illegible]年君節
玉成首肯風雅于三峰三水之間眉山兄弟與龍眠
兄弟與一時遊者風流文藻皆極其致蓋慶曆之際
于斯為盛已而君節獨力追正始常自書其室曰莫
以人言輕龍筆肯因衆醉輙餔糟其自矢如此宜其
一往深情前無作者也君節將以唱和諸什付梓人
又復即玉峽而新之白雪紛披銀河倒寫一亭中央
吟聲與水聲互奪山川人物相待而顯亦一奇也說
者謂大雲隱隱當在龍眠間相待而顯亦相倚而重

蘇黃諸君所以至今者獨文章哉君節勉之矣予非
其人也

壽周太外母朱老孺人七袠序

內史氏曰予少也賤讀書能文章意嘗不可一世里
中兒目為狂癡莫有婚者獨外舅周翁有奇識一見
謂人曰是必大左氏之族且以亢吾門亟以愛女妻
之周固巨族舅氏又為其族之長者人咸以消之終
不分心也是時舅無子而女育于王母朱孺人孺人
之愛女也甚于子其愛館甥也甚于女嘗日撫女背
曰庶幾六珈象服以旌吾者予者矣猶及待也予果
以庚子登賢書孺人先走一使于南曰得售懸報我
蓋無奇兆而有奇識惟斯母乃生斯子云迨予得售
春宮而室人早世孺人哀之日焚香而籲曰余無孫
僅覩此女天不欲善吾老耶踰年而舅氏舉寧馨兒
孺人含飴弄孫稍稍加匕箸而孺人喜可知也又明
年而予以秩滿邀封綸榮及簪褎之蹟煌煌天語以
里巷微賤婦致勤至尊之優䘏慰勞覩六珈象服焜
燿生前者更為異數而孺人又喜可知也孺人今晉

七袠予以奉節省覲過里門因得稱觴曰惟所以壽
孺人者不過家人至情不能為文且又焉用文之也
夫舅氏多隱德能聚散千金鄉里口碑之皆孺人啟
之也幸邀天長子孫矣孫甫六齡能過目輙誦吐詞
成章遠近稱為奇童于相其姿度迥異嘗兒試以對
輙應答無問釋洎天授異才他年食舊德被恩命以
光寵孺人直揚瞬間耳六珈象服且身受之不直如
予婦故事者孺人行[illegible]需之矣

程年母奠章

維靈質稟坤元德成巽順名門來歸克勤克愼婦叢
聿修母儀咸正易贊嚴君懋哉庭訓希文帳墨仲郢
熊丸甄陶懲濕華華象賢五龍雄峙三鳳群盤秋風
桂早春信梅先賓惟太母木本水源迎養都邸板輿
般般萱庭桂砌履舞斑斕乃公賁志乃母竟之厥有
介福維母受之帝念柏梁將旌其貞錫類而子行及
其親翟服龍章是用駢蕃云胡疾灰方晝娥月驟奔
渣朕一疾而反其真迴馭瑤池蟬蛻浮塵嗚呼躬備
四德歷處三從篤生賢亂銘範始終克稱聖善赫朕

顯榮可以瞑目而罔時恫其等忝與令器南官奏捷
秋籠同儲程門並雪稔閒壼範昭哉休烈感思矜式
以紹芳徽條聞哀訃五內摧裂敬陳菲奠東芻瓣香
遐輸執紼還返故鄉繐幃慘澹旌帛飛揚神其依止
靈爽洋洋尚饗

孫太孺人奠章

令德惟貞淑愼爾止坤厚載之于湘之沚允秀于閨
式宜厥家匆愆爾歸母用孔嘉婦則維何厥惟御窮
賁矜操作于姑于翁厥耳勸學爰相其夫倘訇有夬

烈義諸孤君子偕老庭宇容輿君子遐棄柏梁愁余
翩翩者雛白玉青蒲惟母儀之而母不知六珈澤首
五釜澤口而母拮据云我何有人亦有言板輿般般
母云得所在解其官旣有芳蘭佩有辟芷身旣隱矣
不媿君子訓庭有嚴世祐是篤亦旣振孫受茲介福
帝念慶源伊誰毓之母氏聖善將用中之娥月遐奔
遼莫訊之拂上在疚帝用悼之嗚呼哀哉斗等忝與
令公舉同年官同館臂手足之一身儼晤依之匪遙
天不憗遺如奪我將逝者弗居德者孔艮金婺皇皇

百兩鏘鏘返而夢藏惟休無疆尚饗

祭勅封孺人李老師母文

惟靈柔嘉婉孌淑愼幽貞毓粹蘭閨賁執龍門懿斯
衆服至哉坤元十七于歸慈姑早背操作信誓御窮
靡悔厥相夫子正位內外方伯太師義重前賢曾子
有子琴不再絃京室有婦宗公惠焉惟師世德受茲
多祉前有太任後有太似徽音以嗣堂背再侍自古
賢媛首重內襄深山玄豹助成文章藉手舉首夙著
龍驤玉貢南金玦擒京觀鐵錦奪袍龍羨賜衣伊誰

佐之鷄鳴信旦副笄六珈天命用申有篤其雛壽天之雲參差玉樹于階于庭如何奄忽溘然無報變馭遐驂龍月促召吉至凶歸方慶忽吊于荆賦詩倚在文先安仁哭內悼亾名篇師憶內助更切孫潘二三世兄毋去子獨融融無從呱呱而哭受書偏母不忍讀蓼莪可痛者歸嗟靡期是懟是恫于沛于穎風雨其漂惟衛之婦人亦有言其盡百齡不朽令德不亾令名我躬不閱庇其本根家寘等幸出師門顧盼增價師等君親事三義大師母即母承諱驚詫茹悲飲

泣如摧如痛我亦斯另扶襯未能燕雲吳月覽今沒齊嗚呼尚饗

奠黃太夫人辛

嗚呼湜湜澄潔蘭芬有曉韡韡懿姿君子之匹維君子匹既閑且嫺坤儀作母安貞襲吉槩母嫮脩且體自狀稱詩賁道披圖用鍚含徽內瑩令慈外宣如彼𥿄紵親臟與旋奉褒夫子肅恭在道處麗韡給出處蘋藻贊執恪勤顯揚有皓佐蘭濟白奕世斯寶亦師泉服黼黻若彝祚盤集禮類亂飲宜于時濟美歷

門楣駿發者仲實維我師蔚起廟珍國瑞質行金相文章赤幟賢關之宗講幄之寄天子攸眷壹心罔貳思忠思孝念母藐殷帝誥綢繆冠帔綸綸謂母七十而德循勤孝榮維約含飴是欣明明昊天聽婺在宿俾爾純嘏宜篤之佑遐不遐止登彼上壽條爾告凶人事莫究嗚呼哀哉于皇敬德我師聿隆歷茲宗伯指日上公講斯恩斯太母攸崇褘翟且加如何弗粥嗚呼哀哉師維將母不遑戀戀力疏言歸育甘燕燕一日之養三公弗美云胡長辭俾我心顫嗚呼哀哉

戒涼在卯曉月且霜上章泣奏天子所傷素帷既遡道里則長縞維青穆如存如亾某等在門大化甄育夙仰壺教古今所淑百年匪遽訃青孔速但其何促爲此薇薇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赤石老師文

太僕少卿赤翁陳老師之逝也既三月柩且移之舟門人北直督學監察御史左光斗乃爲文以奠之縞絳古人參秀之引曰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不得已而託之聲歌蓋傷心之極也古今在三之義

同予之師非猶夫人之師也遂質立其彝且哭且泣
爲其生平論滋師文恍若有會與予分考師與焉共
竊私自喜入闈之日觀者如堵嘗某適患病不能出
願語同舍生曰但認涇縣陳予房師也已而果爲本
房第一聲氣相招奇矣奇矣既見師師凜不可犯予
乃知約其童心又盡去諸程贄世俗殺予乃知收其
世情願心殊自疑無乃說故不近人乃計偕入見旅
舍蕭然間無共人絕不似京朝官舉止益心竊危之
而人莫有知師者遂以涇縣移南工清望乃籍甚分

司蕪湖錢糧悉付所司僅自登掌而已人不知有鈔
關者予時謁之關而家窘甚竟不敢有所啟齒而還
時劉雲橋陳思岡先生以風節砥礪于南推師爲主
盟史改南兵詰戎振旅宿蠹一清而人不悉內官亦
榧于夙望不敢譁蓋有奸宦惟薛卿之意焉癸卯冬
以慶賀入不肖其與偕行逆旅二月僅遺一無所問
其旅舍蕭然一如入覲時也不肖共始得聞立朝大
意矣維時上饒楊少宰以清正主銓知師深遂督學
越中而師佐陳任瀾至今爲督學第一人朝議方仰

師如太山北斗而忌者惡師猶用方妍必且獨行其
見不能逐俗俛仰與世浮沉脩兵三吳之命下而師
賦歸去來矣一時爭者至于裂眦攘臂師志卒不可
奪已而道學之禁與而師里居創立書院教授生徒
講學不淡又夙有肺病時檢方書閒則與廬山僧往
還而已其既成進士爲中書舍人辛亥以差便謁師
于家跨佐廬度鄣湖既抵邑而尋通德之里披榛歷
磴問樵投宿三晝夜而後到蓋避秦之居非冠蓋之
墟也山芋一飯有餘芬焉而向之所謂童心世情與

夫說故不近人之疑且危者種種盡矣兩尊人皆九
十其年蒼顏鶴髮北于人瑞往時相隨文墨侍兒皆
驅犢牧草于山澤之間歌日夕之章而作爲魚爲旟
之夢非素心主人有是哉予留遂兩日不能去師歷
蓋深望益重屢登啟事以兩尊人故不肯出蓋予別
師者又十年外艱服闋諸君子牽復師乃晉符卿來
京都寺乍視頗似黃面瞿曇而神采奕奕行步如飛
斗窺嘆山林之能槁形不能槁神也乃東事孔棘師
時時以沖璽爲憂勞苦有加竟日夜忘寢食而肺病

毅矣再晋太僕病不能延謝師茲用焦勞斗于時湯藥且慰諭云再愈再復復輒劇而愈亦驟蓋愈時莊誦劇時囈語未嘗不在忠孝二字也三月朔日予以差事出而飲食起居儼如平時在差猶兩見手書不意其竟不及永訣也痛哉試事粗畢始撫棺一慟展奉遺書不忍卒讀其可得而言者商音也然而慕者也其不可得而言者和音也哀而不傷者也不傷之哀爲至哀吾師乎吾師乎抱此長哀何之乎師有愛弟令子能事太夫人餘年有賢孫長文足世其家又

何哀憶正月病劇時師夢于白鹿洞作偈曰人人各有寳與天無二理得寳方成佛莫作兒戲佛師生時信道如此證道可知此時固已位參上乘而神遊三昧矣又何哀惟俯瞰風塵之中目渺渺而愁予者重可哀耳生平不能以一絲一錢遺師非不能蓋不敢也今猶不敢累清德于没後覩予猶子余不得不猶父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太外母米老孺人文

嗟孺人之昭懿兮毓蘭和于令門鏡七誡而依四德兮欽内美之淑媛弱笄結褵于伯鸞兮允賓儀之翩纚竭無薮以奉舅姑兮又孔閑于蘋蘩禀玆顔之不豫兮克承歡于清溫凡藥餌之必先嘗兮帶弗解而忘餐業中葉之式微兮憤素封之未能爲勤蚕織而茹薑蘗兮佐夫子以惕厲奴計肰而逐捕揄兮咲牛衣之泣涕効耦耕之婉孌兮終鹿門之隱計爰焜燿夫先德兮實終溫兩且惠蓄和氣兮無違覲辭獻兮降劣豈冲漠兮寘寘乃先後兮瀕危轉盻兮嘆獨子之無蘇穀穀兮僅弱孫之難持號虎覰兮罥心起蘼

墻兮覊生欲奪我以蒸嘗兮而推于若敖之鬼夫孰砥柱其中兮而克爲趙氏之嬰母德則冉桑兮母威則稜母身則杜礎兮母澤則涑斗總角而辱門楣兮蕉蘭芝而飲醇醪悉母氏之聖善兮覩芳容之耆耄感祖孫之相倚爲命兮慶生人之可遭逐含飴而分甘兮累有婦而不愧乎魏操撫石麟而占亢宗兮拓結駟之門高建三榮以未央兮覩相答其劬勞胡天不吊兮發光栽奄遘疾兮蘭萎玉折悲彼人之號泣兮逝鸞鏡之永絶招青鸞于雲中兮乘白鳥之須頓

歠杯棬兮在室聆擻青兮未輟雲萋萋兮丹旗揚飈
颸颸兮蕙帷張青山著兮水泱泱余萬里兮曷徬徨
生芻束兮酹椒漿儼修雲兮其來嘗尚饗

答阮淸宇啟

恭惟門下人文領袖道德師模蘭枝與桂蕚齊芳不
數謝家玉樹德雖共極星並映詎誇楚國靈椿信哉
緜覯其旋所以自求多福若乃援手接士倒屣求賢
凡入兵厨之英盡借龍門之譽于今爲烈與古爲徒
斗泰與令孫臂連羽民賜符栗廣真附道家于奕世

遂吻青日于頻年凝會高風共搏迅翼何期鶱足偶
先千里之駒反辱琨箭載寵百朋之錫惟皖水魚書
甫至尊者賜而卻不恭乃廣川雁帛俶受巳倦而施
未酬何以報德强自拜嘉

答馬荊陽民部

恭惟台丈降神皖嶽分氣龍津弱冠蜚英不數應劉
屈宋兩時騰茂行將伊傅皐夔蓋闕觀願識儀容而
雞林亦珍姓字竊茲山斗光靄枌榆匪曰遐遺兼之
下逮勞魚將尺素匪徒下相憘而上加矜寔邇寵乃

雖其是戴不勝而遊兆京峰乘五老想玉人霞舉軒
軒月滿長于遲仙郎松風謖謖拜嘉夕借臨楮調饑
謹啟復

上閣撫某

伏以淸風披飾鉞雄關七閩之霜威惠日照旌旄光
借三湘之雲覆馬牛下走何幸執鞭蓦鶩榮行翌同
振羽敢將需宴薄展葵心恭惟老大人台下領袖斯
文規矩一世如華如蒨鍾水陵佳氣森森一虎一龍
望蓮峯高風謖謖遐者犇膺嚮在非皐陶不稱其咎

展矣允塞皐猷登于公儀爲高第雲開十二前曜耀
紫帽之峯文重五于巽彩發青牛之藏胡忠獻之相
器特許斯其選乎范如率之府事悉咨永足數矣何
期小吏得望前塵利見大人聊釋飲冰之懼奉教君
子非徒附驥之私形穢何知死全有幸戴高履厚每
蹈踏以難勝就日披雲嘉聰依之在邇微修芹酹薄
展蟻忱豸逸足于燕雲聊借黃金臺上導前塵于閩
海汀艤白鶴亭邊不勝順越企翹之至

答方青琳東婿

伏以祥雲開栢府雲芝之奕世嗣徽瑞月覊瓊枝月老前生鑄美真慚倚玉何幸攀蘿恭惟親家門下貂珥名家金鉉粹品德星應太史之卜久聯難弟難兄流風紹僕射之任許看拜前拜後乃猶于雲玉樹燕翼貽男逐電花驄龍文繩祖愛分著膝嗜竊含飴楚楚五花文共美將雛于池上昂昂千里足同誇侲駿于臺遐執爲冰清宜玆玉潤何期下體得當高門倒繡斧而逡遯巳覺風霜肅肅拜赤號而鄭重俄驚星日蟬聯何以稱之非其偶也惟是素附通家于孔李兼

叨合調于頤牙寶惟天緣竟聚人合願設帨之弱質咏風雪以何當偷夢彪之餘生庶藾蘩其可託既經大命之辱敢不承于以迎臨緘謁饑望風欲渴謹啟

復

候涇縣父母

恭惟老父母褒下乔雪才高鼎鉉望重偶于雞邑得借牛刀日倚鸞臺剸聯鳧舄甚仰流承沐者鱗集何況宇下之陽竊望風櫛採者花封非及社中之敬木青蒲虔瞻赤縣何緣伏念斗食舊德之者民望門牧之亾命見似人而喜雖忘舊國猶都如弱喪而歸猶切我瞻我枯南冠初束楚奏頻般北鳥羈棲越吟偷切爰裁鯉腹聊展雄心并附芹私用爲贄執倚垂青而有冀先人之廟貌具存爲胄胄其無誅百世之子孫將賴仰祈丙鑒曷勝貢恭謹啟

答某

伏以南國衡平化雨遐沾麂李茂楚天色澹秋風驟起蓼莪悲凡在帡幪悉深根仰恭惟老師閣下匡時柱石濟代舟航縱橫數萬言湘水羅浮傾筆下括囊

五千卷石渠東觀納胸中日近八磚呈玉堂之詔草雲翔五色依蘭省于蓬萊白匠石之明鑒高懸乃將櫟之微材不棄吳山應草竊沾蟠窟之秋香洞徹枯魚頓翶龍門之曉浪星迴漢闕爭看威鳳翔麟雪立程門豈得吟風弄月但知門下士之扇櫝得遂登期太老師之許閒俄傳葉落淵奕增怛切之秋思風高回馬驚咫尺之鴻鱗重違愛日之誠極抱終天之根萬乔等叨培化育備沐恩波誼屬關心知師藍之荒迷苦塊悲同陟屺恨纏帷之奠効收依緘魚素以陳

言侯龍光而暴悃道脩且卧貮冀台慈之鑒原罪不及哀敢忘寸衷之誠爫伏願節情順變移孝作忠勉力加餐紓聰榮覲台冉愛身爲國徐看調燮鈞衡萬㳟等臨啟不勝企結瞻馳之至

賀邊撫某

伏以三關重鎮特隆旄鉞之恩五部名王盡仰冠裳之化彈壓必資名碩經綸允藉長才恭惟臺下國器天成性樞神縱淵涵嶽峙武緯文經當在鳳池早膺鑽鑰之望遠司冰鑑益覘樽俎之猷輿論久歸帝心

特簡用詩書而謀帥錫弓矢以建侯七德臨戎霜威頓肅六條察吏風紀維新從此撫赤斤罕東聆寄諸番再封定遠因之屯墩煌酒泉張掖諸郡復拜營平屹肰萬里長城允矣三階泰曜是用拊髀聖主長西顧以紓懷兼令食肉鄙生得高枕以偷息顧款議雖定而犬羊之性匪茹尺籍徒存而熊羆之腹方枵慚無獲野可借前籌反辱遠存倍增夕惕對役附復不佞啓馳遡啟謝

賀某

伏以梓蔭千尋遐除休其不逸河流九里沾汪潤以非遙士歎新猷人食舊德恭惟老年丈台下盛世琮璜熙朝岳呂初仕爲令早蜚聲于赤縣神川恭月有成久躍鑒于黃扉白日益儒吏之鳥影常傍帝座以孤飛將尚書之履聲自徹宸聰而至止是以乙鴻遼渺欲番別其飛翔六翮相倚待權衡其輕重輿情其切簡在有歸望豈爲虛數匪云異如不佞弟朽腐之草無望蓮茹蘇下之乘詎堪千里觀我生而進退自知甚明隨世路以浮沉行迷漸遠乃蒙赤鯉重捐素

絲報緣未能㦸觀并集謹歸役附謝復

賀某

恭惟老先生台下中國樞衡北門鎖鑰軒軒霞舉不但增色于榆邊矯矯虎臣久矣分威于帳下是以忠信行蠻陌用城闕外之烽烟閑暇明政刑兼徹北中之桑土盛壯猷之方叔合寧遠之武侯經綸風定于胸中事業一措諸掌上豈徒吾斯未信于以好謀無成者哉以慶一人爲慮萬國信非偶者如某仕學兩非其優文質一無所底謬叨璽送盜忝清華未問佽

河□□期先刃飲氷之懼何當遽注涯之學存總其後
進依然□紵之思引之同升居歌王貢之義循省徒
慚報答莫稱敢因附謝并乞教言君將憐其新沐有
意振冠必且示之司南偕之大道甚不勝惓惓謹謝
復

賀某

恭惟老公祖台下一腔朗月兩袖清風花雨繽紛既
得支而兼得髓玉壺澄澈已如水而又如氷是以綮
杜多緣得並華風而高峙江城何幸遂聯涯潦以同

源淑露一天福星滿路信謳歌訟獄之有歸而尸祝
社稷之不朽者也其誼切于民功深覆載聚族而議
方擬扳轅當先爲逢敢言勸駕但二天何分于異地
而百里難久屈乎大賢若使當路倚重正人則是下
里再食舊德謹因役附復并謝大覬莫罄悃忱徒有
戀馳

賀某

卿月臨□□地盡河湟之域文星照乘天開鼎畢之墟
五□馳高二台望重恭惟老年丈台下一腔正氣八

面□□材保□釐剸劇之疲吽然如化國藩屏王庭之要
害屹若□城惠浹棠蔭居則愛去則思襦袴同聲而
尸祝威行榆塞賊而執服而含麵斐貼息于羈縻三
晉之枯恃方殷十乘之旅行將邁登云異數自有殊
知茲者愛切彈冠情深分紵溫訊將春陽偕至慈雲
與積雪交流何德以堪捫心有媿敬因旋役附布謝
忱千里風期□□深月色仰惟肯鑒仝此素衷

乞言行畧

斗不肖兄弟九皆周之自出周子桐爲望族先外王

父又周之元宗也予母生而家且落外王母至不欲
舉之曰是蛇虺者將益落吾家外王父強之始得舉
既長歸家君予家亦漸落母爲脫簪珥佐家君力學
操作紝緻事先大父母者備艱以阻歲置塾師二授
不肖子九及易與儀禮家君爲剖產畧盡饔飧之資
盡出母機杼不肖斗舉于鄉母益守其業不輟卒用
是致諸子彬彬成丈學爲家君貧而好急人難又好
成就於　弟及門子弟之賢者母先後曲稱之人競
扶□□以爲□不至有總其父母父母之者深也不肖斗

兄姪之有日實母之造家君幸及齊肩著孫及女孫可林　實母之造年六十神明尚強人子何敢邀以是壽其親惟是六珈象服天寵懼弗克荷而乞仁人一字以羨鮐則不敢以身隱不文爲謝矣

求度誓辭

來道弟子左光斗謹焚香誓辭于聖極度師案下伏念斗泥土陳人侏儒賤品既無道可以匡肯致主又無術可以媚世全生其在輦下之司曾以撩鬚觸諱暨居堂上之座屢以投鼠招尤媼相不容叢神爲甚

不了彼其之子尤爲眼中之丁雖倒秩還山君恩甚厚而除根剪草璫怒方殷殆將以我爲李膺豈肯容予爲范滂似茲人道之患何暇陰陽之憂上有八旬之雙親非予孰養下有五齡之弱子厞我誰成勇士不忘喪元聖人原無死地所幸聖師乞靈上清護持善類遂使下愚得草寶籙珍攝餘生從此山北山南我自忘人于世外即使否餘腹劍伊難弄我于術中敢謂七　之幺麼足煩百靈之呵護自天有命惟帝無總之福善而禍淫豈其庇邪而醜正斗誓願自

今後忠名節以立身正直忠厚以立己庶其仰承帝鑒　以上報師恩若其積惡殺身不義速斃是爲自作之孽豈曰神之有靈謹誓

頂禮聖極師誓狀

伏以生尸死尸迅速無常出機入機禍福必克故至人久視豈虛盜造化之陰陽上聖闡修正恐賊自家之性命斗年方五十鬢已雙殘蕭未秋而先零馬至崖而不返眼見婆娑世內心傳流浪海中有未孩而早亡或盛壯而溘死菌椿各自爲壽彭殤通而相喔

大都因色以亡身何異未幻而抑到豈無導師度引無奈自弄機鋒雖神瀉原非仙才益福轉正緣德薄命至死而後已可憐化者何知于道眼既爲大愚于世法亦爲不孝某父某年當八袠母周氏僅少四齡親在而身未敢許人況身存而乃自行喪我死期將至鬼域爲鄰忠孝一身形影自吊伏蒙聖師憐予沉苦慨發孫慈既指以呼吸雙納之全又授以夫婦造端之道　知人世大患惟我而我輩未免鍾情愚者以隕生入聖由此續命因津設筏對病劑豈知

竅八之玄微不離男女之大欲練精練神生練炁生
天生地　生身教外別傳得未曾有是以如癡如醉
若夢若狂懼無德以承當將何福以消受倘其知之
而罪業更重不如懺爲而懺悔猶懈頑都門之時曾
夢異人度我豈嚌昔之夜飛鳴相過是師遇匪今生
緣應夙世又伏患之自惟生來有使氣之病兼待人
有熱心之經茍或以太剛殺身抑或以道聽妄說負
心即是負道欺師即是欺天萬靠感臨百靈共照凡
雷霆水火盜賊鬼神皆足以碎我之頭粉我之骨靡

我之魄索我之魂何必付永劫于足明瞻杳冥于地
獄哉自今以往尊聞行知誰共盟之青天白日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尺牘

回陳赤石師

生不喜得一第喜藉手以報老師老師後不以一第重生而上進之古人期生轉厚報塞轉難矣千自惟生平富貴之緣染較淺功名之習氣較深纔一動念便[illegible]浮氣浮才佐之而出而其根皆伏於富貴迫欲

以[illegible]德劃除之而觭柄不在我又未免爲浮沉混俗之濫觴矣老師所謂眞心降心憂世救世揮変深変等語眞舉世藥石衣切中生膏肓者請事斯語敢辭不敏但書生而凡入未深而出亦易乍入樊籠絲染習氣自今方始不行不知其難不行不知其易吾斯未信客得力後更有以報老師也湯老及翁太老師皆推愛有加朱張兩門生亦各以所得一體者時與切劘附閱

與徐岐陽

別時不及握手爲悵計四月可抵宛溪矣同門兄弟如老年丈自可自信信人弟亦不必作慰勞獎進語惟破除俗緣稍圖淨業久久行之便覺得力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古人有言實獲我心願與年丈共勉之但弟與年丈錄情旣深檃緣自厚目非猛力未易破除寡之亦便得力矣拙卷二册寄覽輒有附寄般赤賓年丈煩覔便致之湯順幸有以教華

答周某

[illegible]教知仁兄愛弟甚厭亦芟棄之癖矣弟舊集多

洪[illegible]箚中存者亦先後寄回家弟大約生平無時文之嗜其肸寓目老惟十三科會狀而前則戊辰辛未丁丑後則巳丑壬辰乙未諸君尤醉心焉下場固好公安之蒼宛陵之峭白下博雅殆集其厭取裁之富非試錄不可厭不無蕪雜要以當科老稍一披剔得其菁華足矣若馮宗伯典楚典燕及辛丑會試三錄便可不朽古文正不欲作碎鎖之學自家丘明及子長昭明選莊藏外無雜者耿僅博一第亦後不須爾爾承問畧布其愚倘不匝鄙棄容以暇日摭座縱禪

之經書二刻未竣容呈教

寄阮淡宇

去歲公車時則聞甘心門下者口相屬也已抵閩則聞稱兗門下者又口相屬也迨竊第後稍稍得從薦紳遊因得習其議論則欲甘心於言殆怒髮裂眥唾咄而向者無已時惟言者亦實不能以身為衆射的尋復蚤夜悔竊嘆之甘心者轉欲見德矣彼實於門下無求多所求多者彼中弗丞耳詛呈門下不能避所以而予所惜嗟乎士誠有可愛即愛者無歷至矣

又以能扶必惜以往而以不周責子之術得當哉即甘心者自不能不轉惜為愛矣又何避焉替生倚毗正得之東山雅望側聞門下亦復不作深淵舉止蓋令甘心者愧欲死矣生與門下最晚出交淺不應深言要於夙昔扶植援濟者交亦不淺輒有厚望之私托之崖畧附劣卷呈教仝希炤督敝同年中州閻訒菴者念門下甚弁附此道意

與張望雲太守

斗幸與門下生聞望雅先後進不同朿同時親疎分不同以同氣類數者同矣又何不同焉惟是里中未彼數奉長者顏色迨通籍又不獲一字問居起似此風馬安取枌榆是斗所為私心悬奉教於君子者也況懸魚在壁援鹿倣輪與論孔歌正與鄉評合券此即千里百世猶冀若肩比若踵接而況同里同時同氣類如斗者乎是別忘其疎遠輒有崖畧惟長者之素肯目人於昔覺其接劍小子斗於今拜械以前神已馳五羊城畔矣

答方魯岳侍御

當此政極壞商民重困天子特簡明公於休沐中慁使前毋亦惟呈休沐中得靜觀天下利病一出而勝其任必不若隨世以就功名舉止允矣釐政之稱也釐稱而稱西北斛額之半省東南民力之半即長蘆以往將遵畫一焉是門下一舉而蘇商息民振國家之急於淪胥以敗之際者稱又不獨一釐政矣方今裂眥而爭者憂聞以言分計而籌者憂國以心等憂也而大小虛實辨矣況門下養之於不為而行之於無事者其為憂又倍萬於恒吳齊處其大且實者哉

斗列碣中行懸除計在冬仲卑官初舖不應侈口言
天下惟昔授與刑於門下者皆云忽之且以異來者
未聞以廣往也

與婁某

名公以明德爲旗而望天下之腹其於敝邑尤飽德
無量并飫生亦居在九里之潤焉何飲食人之無已
也感藉感藉苦旌節遠覊德教方遜不獲稱天子干
城爲嚶鳴友生恩是用怏怏耳覥顏拜覡聊附謝悰
淺芸前月同此棄清不一一

與林避而

君居西山南我居西山北登高順風可相及也不腆
酒資用助招呼之執亾妻荒壠託庇宇下其無不戒
於牧豎也臨發依依

與周聚九

悲哉之秋爲黯然之別兼去住異踪他鄉送客風雲
無色失意離人未免有情誰能遣此臨發輕定十一
矣詰朝過弟爲半刻之談何如

與張恂所

弟所邀德於君門者不可量亦不可報先是兒女之
約甫申而欲爲報之固終無期矣不報所以爲大德
耳鄭君清姿粹品蘊歉深心弟目中所見未有數數
而蒹葭之嗜亦若偶屬於不佞也殆不可知已生平
自信未入堂奧亦未入荆榛世趣之外別有自得得
當鄭君或亦在是狀學步於弟已卑矣所有劣卷朂
刻一二種固不敢不以獻也介旋勒此不盡

與戴玄升

去歲玆時則弟與兄胥疏山中也雖日拈一莖心案

爲巋而不彡不嚴日與村婦婆娑樹下且或以西隣
撲棗至動呵辱不問新月方出杯酒取適意所得當
自謂無人長安春色應屆指不分而翮羽之分翔南
北也令人邑邑無已將非眞以追隨之情生於習則
亦山河之異生於景矣別來生事窘束當亦甚有隨
緣無術命自士人自處而此物與吾輩亦復不招能
濁其神者神去之固不當以彼易此矣弟雖爲士貧
而苦爲吏貧而甘等貧耳甘苦皆從見生也誠以爲
吏之心爲士又何苦焉方葉諸兄可與刃斷奈何當

身而失惟年丈猛自惕也徐侯長者當知同袍情而弟且悉之其同籍三兄弟且一列名記存之矣當不至以凉德報而時事刻深之會大率以裁省不求人爲是耳

與胡玉銜

出都門之條等也未有切於吾兄者惟弟策驢故智接踵有兄不窮烏足爲我輩哉肰弟雙白在堂百口在㬋一不療饑之措大處於頫仰嗷嗷相向間重以時事刻深人情𦲷瑟開口告人爲難閭門辟穀未易

至此而言舊䝉爲雄徒虛語耳肰不𤼲奮而營營饑飽以自溷於朝夕是小夫之智而非丈夫所自處也弟意來春破累入城逰於方蕖諸君以卒業未必不賈裨焉而恐年丈之終難決矣

答方魯岳

再辱手書慰誨挻奬宛戀篤摯眞仁者之言也節遴偶爲名𥨊重負明德要以精白乃心靖共乃位何官不可致身豈必金馬纔堪托足哉且藉此虛名兔圉厚實又以不盡人之情著爲後享之地矣門下以爲然否前教職守性地稍不相宜鄙謂皆生於習耳性則何所不宜哉坡公有云一點圓明正在豬嘶狗嗥裏江河鑒物之性常在飛砂走石之中靜中搬來恒苦不見忽於鬧裏捉得些子吾儒所謂無入不得與經云實性不相違背似出一口政恐一向隨順無明全無欛柄以爲無入不得則其違背有不可言者矣門下所爲厭苦之意又烏可少哉不厭苦則不能照點自家此亦練習一淊也敬因明問及之不自知䇿之不逮甚矣彼中督學陳赤石老師有道氣可與商

確性命亦悉得海內素心人曾一悉門下虛懷矣風塵外交何可失此人乎

與范明阜孝廉

別來時覺縈惟及得手教韻語爲慰藉惟弟知兄未情重世情輕因以至情重世情此尊恙所自來也但能稍輕之而世情至情俱得矣倘亦弟勿藥之壕乎弟與兄不同藉同臭味又同落落於骨肉因又同關切敢抒一二粟語新令君慕兄才品劇非弟所敢任齒頰者

與李公如桂

力田如善兄而後鹵莽者收穫不可如如弟草草眞鹵莽矣吾道之厥是在仁丈弟與粤同籍者七背謬推箸契每會未嘗不歎仰仁丈幸仁丈益自愛弟即不與同籍又同聲氣矣是乃所爲眞同也彭君來勤此居起心之弗遐音其毋玉

與方本菴

飛習闊長者緒論茲如也及遠長者而若有風焉以斯知不遊煩濁之境不顯清冷之淵而門下之與趣

後學易而有親誠而能勸者可見於此矣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有鳴者必不和肰使鳴者有心索和而和者擬心以就鳴焉不成和矣斗壘之不知和也無心也今之若有和也亦無心也豈鳴之感者有不言之契耶今之鼛登壇者大率以有心之鳴索有心之和者耳又况以鸞鳳之音而強梟鷃之和者哉故不患不和而覩所以鳴惟門下裁教士不必生同時居同里千里百世皆在陰也願門下之時有以唱之

與金高二師

由求即才不應先夫子試政事也乃以政事付由求夫子若身有之矣况其爲朞月三年者方未艾耶惟是乍入畏途兼之今局隨世則變塞爲羞建明則出位爲罪日索米長安圖侏儒之飽苞苴爭牘學小夫之智而已居卑貧自有道願老師終教之家君想日其晤對諸所不逮勿恤匡扶

與吳靈麓孝廉

弟居恒謂有第而不盡才者矣未有才而竟不第者

也即有之或其橫溢格外敝浪爲高不則標貴意中但取獨解又不肰則其潦倒志衰輒苦從業而中廢爲未有才而及格又方新方鋭如仁兄而患不得當者也最患貧爲祟耳要以丈夫自處亦不盡肰同袍卿貧差強於諸生諸生不苦而同袍苦之乎凡此皆生於受草之習耳若能破除俗累一意攻苦如諸生時又何貧之祟焉草草如不佞弟淘不足數曾亦病兄之病故輙以所自信者信兄幸吾兄益自玉以見吾道之成也新令君向同倪姚兩兄力口之即兄不

以借顏色爲光肰持向娓娓舉子業固知已矣

與張懐卿

斗穫分趨庭之餘得有今日因以不負長者勤施還爲長者慰藉焉幸甚幸甚政恐猶子之歡不勝亾友之慟耳君家玉樹參差相望天勤明德固未有涯而吉人夜以其旋之履者之或益之來有逢且弗克者矣斗十月例得中翰職聞此中頗閒而冷閒則可藏拙冷則吾素也引分營職可幸無戾處卑貧自有道惟長者時教之介旋勤此與居并謝前雅凛秋寒劇伏惟自玉

與盛菊泉方伯

海內誦明公休問甚盛斗得以枌榆之末代父老之口亦自幸甚惟時事孔亟當宁髀拊不遑屬者玉龍竝起於田於潛而東山桃高北窻脚企殆非所以副簡在而答蒼生即斗一閒曹小吏竚望典刑有如饑渴竊謂巢許可棄唐虞尼父不可棄春秋明公以爲肰乎否也管窺不見天固好言天惟明公裁㫖

答吳觀我太史

相機如掌耳有門下及康侯安得復有不佞斗哉惟末流易波今且及溺以失易得各不相爲非激論也諸勿問不朽業三不盡係是政如大海一漚發耳認取幻身執迷虛貴又介介辨位置崇卑且攘臂而爭焉夌虛一塵羣蚋其摶以當慧眼可堪一噱果爾安得康侯之斂不得雄而門下之不可彈冠志快也惠教欲了塵相妙指妙音振我特甚竊謂了塵相易不離塵相證實相難不証必不能了厭離求了已不了矣門下於此久了了者自了了他作何終振之役旋勑此起居并謝佳貺凛秋寒切伏惟自玉

與齊羣玉

蓋世有至丈焉不知者不知之知者不深知之是可惟也若夫不知者不知之耳曷惟哉且士又烏肯以其所不知易其所知也世固終不乏深知者矣弟所偭名士無不首詢兄寃兄憐兄者弟謂有長技足信不受憐有大物足償不受寃即寃且憐者未嘗不心折弟語也許靈長悉得神君去去桐幾一衣帶耳歌秋風詞取太平路北裝有代東矣

與何虛白民部

人謂秘省閑就中料理自家事亦不閑乃半從馬箠杯酒間消之餘則所至乞差相逢稱貸而已閑局不貧官官乃大負此閑哉仁丈何以旦暮教之使不爲懸懸著績勿第以青瑣皂囊爲後來妄想也門下素心作入熱途閒情遠投勞局似職守性地稍不相宜弟謂不冷必不能熱不閑必不能勞若一向熱鬧勞擾者到此一味糊塗矣至如陟岵心勞正須强以王事賢勞解之耳未審管窺之幸有當否也新都潘生

極吳生郎禹者先後各有東方之事又皆與季君夙契鼪鼬之逕方喜似人于其叩閽或一使望塵爲德若云以門下爲息壤而弟從臾焉則舌有結矣不周風凜邊徼尤切多方自玉

與徐肩虞父母

斗不肯獲於厲行稱兄弟又得於宇下稱子民盤綠厚甚撫心幸甚鄉人來者徵榮任期又問逃初政不弟慶父兄子弟託庇二天卽桐之父兄子弟先後循良踵接若久遊光天化日之下而忘其陰晦焉則何以得此於天也令兄竟借重南陵南陵去相襟帶耳又姑熟孔道而姑熟主人則項爲老時得借直指君爲德星之招焉亦大快事令貴邑喬詡翁眞長者天若以此君代爲桐報之獨弟濫竽冷局漫無建明今日乞祭差明日乞葬差日伺在任在籍之大老耽耽焉殆學矢匠之術矣可爲一咲惟是引分營職就中亦自難報塞幸台臺有以終教之

與孫鏡宇

俚語書卷上請政政所見如此不自知其謬也幸直

教之別書純陽二詩扇頭以贈遠遊其云學道先學貧弟與仁兄頗近之矣附青錢三百丈少佐苾廧之需歸來分丹砂少許療我恒饑如何

回房公出麗

不佞斗生平佩服典型如臨師保暫遠德星便欲借重吳門而江右先得之至今猶懷悵悵水利一事不佞以一片癡腸持此腐議不謂省直畧見舉行而且先行于貴里不遠之則可借以夙從此三輔之民得脫枯肆皆老公祖明德之餘也不佞何功敢以爲謝

做差苦無多錢謹撤助伍拾金用藥厭成爲語西嶠
子弟世世習之勿忘也役旋附復不旣願吐

囘胡公 恩伸

天津屯田知久在台神且屢見批詳將旦暮見之行
事矣不佞東巡時復親往其地見平原沃壤一望數
百里且河渠溝塍疆理一一具在遂不禁神往議欲
復前人遺蹟以贊台臺新猷而不佞且代矣只得倉
卒具疏上聞且星馳請教就中加銜本道及改銜本
判權宜責成不得不如此諒台臺有同心也念此數

百頃者不過懷隆緒餘耳倘不以爲謬更得大疏一
言則事濟矣至盧判官單任重心力可嘉而嫌怨不
少全惟台臺噓植之方得一心營幹此事耳

囘董公 應舉

卜素仇殺重壓廟堂之憂知台臺處之定有勝算矣
夫羊爭骨未必非利但譏固桑土我自爲備不必問
之與衰可耳做差且竣將已倦飛敢再辱貴鄉
以爲大命羞乃飛帳則篆刻之矣

囘薛公 國用

台臺方抵遼而長安得飽眠甘食皆明德之餘也■
倩未衰勝算未得識者有隱慮焉閱來教及書稿遼
猷鴻略具見一紙中此真經臺之忠臣也第共事地
方忠告自不可少恐悠悠不諒以爲同里同舟或有
異意脫有從中費之而大事去矣不佞亦台臺之忠
臣也休戚實與共焉敢不忠告

與袁公 應泰

自台臺出關而廟堂安枕矣惟是■氛方惡我氣未
揚局內人思登壇局外人多掣肘有一于此足以敗

事而况兼之此今日之隱憂也伏讀大教犁庭之舉
尚難欲速台臺若已深握其肯綮者利害在身安危
在手是非在心在口如近日撫賊順收降■請用人
諸項似當據真見闡明白告之君父台之朋友不必
一一照管也台之見以爲何如諸不旣願吐

囘郭公 之琮

維陽循蹟巖塞壯猷如老年丈者當在龔黃韓范間
求之也邇自東方匪茹各邊蠢動者年丈扼西以撼
東攘外以安內其功尤不可及中聖新猷勞臣異數

方來未艾惟益爲國自愛是望

回沈公珦

撫匪盜藪無日不爲年兄苦今且去天末而依光日下矣淸慧數月卽當叱馭而前共事冲主以佐時艱母久假游里門也別諭矛盾者二讀之絕倒張少司馬自奇男子跡其在黔則苗伏去黔則猷擾此老一身係雪山輕重明矣按臣舊爲代天夜郎惡見漢大故鼠子敢爾乃其下馬羅拜居然張忠定遺意焉亦何疑于搖山岳也者而欲匿之諱之乎由斯以譚矛

盾不得一焉年兄得無謂弟善解嘲乎亦當爲一絕倒耳

回胡公 思伸

不佞居常感慨吏治厖殺身親稍得一當及至當境而察吏安民四字茲如也甚矣躬行之難也乃蒙台臺左提右挈免于大過爲幸已厚別諭屯事方開處判敘號中掣肘之處真已洞見肯綮處此時勢不得不爾總藉明台以責成之用至誠以感動之而仝仗台臺之威德以主持之庶幾其有濟耳錢糧苦無措手不佞勉爲設處三佰金以應急用不佞代矣能問一貲不能問九仞也

回袁公 應泰

讀台臺屢疏不覺喜而舞怒而號又感而欲泣也惟是城撫頓一節今日第一緊關事亦第一件難做事撫則必爭爭則必戰能拒之乎關外而後能磴之于城下能必戰以誘之來而後能不戰而驅之去廟堂爲此殊其難其愼想台臺慮之至熟矣似不妨明白聲說以聽聖裁也如何如何

回佘某

不肖斗惟系後進獨往台臺者垂三十年當癸丑之後斷梗孤根又出手自培植竟未一望末光可謂相與于無相與矣冲聖當陽政行流水一時結綬彈冠遭逢極盛翁臺丹心久著道望夙隆似當蚤爲一出以答主望以慰輿情匪直同鄉後進之私也某質直闇陋不善趨時信理信心期無于𩲡謬承大教字字格言敢不齋心獻之當宁

葉相公台山

今世所推社稷臣則背稱閣下而首犯時忌百計擢殘者亦惟閣下此忠臣所以爽心而義士所為髮指也斗恭天子耳目之官與聞當世是非之槩而坐見茶毒為茅蘭芷不芳中夜徬徨當食廢箸者不知其幾非為閣下為社稷也迫至輕犯狂鋒力首元惡頼諸君子俛勉同心復見天日而欃槍在前荊棘在後就中緣之搊之者千態萬狀又賴諸君子先事廓清臨期底定得有今日亦非為閣下為社稷也蓋至今日彎弓而射者日日為覆楚之謀矣閣下且有東山

之桃未可輕擲一語矣設局轉奇布著轉下至于君父安危漠然度外鼠子敢爾安問其他一時釁國男子正不乏人此又非為閣下為社稷也以天之道社稷之靈山鬼伎倆會有時盡只在仲春見清明而閣下之安車蒲輪此其時已方今主上幼沖中外多事一柱承天是在閣下惟閣下為社稷夙夜幸甚斗新進孤蹤生平未通左右辱手函先及慰誨勤勤感因羽便附布腹心忽其疏狂臨楮竦仄

回貴汝良師

先是從倪門生處奉老師手函獎借推許匪不肖所敢承然不敢負君以負師夙興夜寐是用凜凜耳居恒以匪躬蹇蹇之義入告君父出告朋友而物論難齊由來已遠兼以主上沖年宸斷未定喙喙之鳴誰與正之恐太平尚未有兆一時耆舊俱覺晨星老師應運而起以未報之先帝者報吾君之子而今不肖輩奉以周旋庶幾稍有回瀾之望焉公論大明得此番一爭而愈暢從此順風縱轡矣慰甚慰甚一役已遵而尊使適以恭慰至郭門生以為可附致也遂不

敢以淺淺者重為郵傳累悉楮懸切

又

頃者兩月之間遺弓再泣浹旬之內訪落重新雖幸社稷之有靈可謂國家之多故最憐先帝為太平令主老師為諸輔重臣若使少為歲月之留當立見二堂喜起之盛而求舊雖殷彌留不待豈惟某等無色于班行抑亦先皇不瞑于天上今皇奉志存繼述而朝議共切典刑覆厥在即俟駕未遑矣惟是綢人一二之藥菲遂致元老十五年之林壑既不能直排閶

闖又不克拔茅連茹僅得遴來部言因緣啟事似此
門入何當國士至若光斗受恩深重報稱尋常循省
浮生負堪媿死屬以趦歷方披擬通半篓而湯羽有
因將上一牘不腆芹私知在慈鑒

回劉父母 時俊

時事如此而名賢再蹶此其國係不在老父母一身
也爲丞桑鑠老父母有何不得只爲謳場有事憑起
異人于我肩天半將騎無及耳念之耿耿惟老父母
爲國自愛不佞趦歸抱疴幾無生理入春始脩手

教勉答數行諸不旣馳戀

回吳伯與

弟屯田數月耳而水利之行十三四此三四者何補
於國家亦聊以見西北自可水水利之事自可行留
不遠之則以破非常之僞是不佞弟之本懷也近亦
議通行秦晉間矣不佞弟喜其有而復慮行之不得
其人猶不行也而將來大行之路更無望矣翁臺以
爲何如台兄僨事家鳴日不絕聲可惜于秋後讀大
儒者正得哀而不傷之一種性情耳羽便附復不旣

寄王公 集佃

其在班行中辱老公祖知愛最深提誨亦最切乃兩
緣深厚再託宇下甚渥及三吳者老公祖明德之餘
而潤及不佞斗者則三吳之餘也欣佩欣佩先是報
命匆遽百節俱疎回首泰岱不勝仰止

回安陽縣李某

不佞知安陽非知門下也亦願門下知屯馬將知不
佞而已矣水利盛行世澤不朽即不佞知門下與門
下知不佞者毋出此若更以數苦之餘爲民間濡沫

之用是即不佞身受之也附復併璧謝不旣

回王公 復與

方今之世傳舍其官苟且其政但得無咎無譽于職
以內見矣安問其他若夫一心營俑一心營屯如台
下者舉世未數數也此不佞所以心服也小蔬何足
重台下而煩致謝且重名德以滋塊役旋附復併璧
謝諸不旣馳戀

回熊公 尚文

接手教知兩星指楚與還恩旌節所至疊叓望風若

黎荒日定有酒肽一新者惟是典刑漸遠無可就正當此賜履之辰預卜弄印之待惟台臺益爲國爲道自愛不宣

回解公 經邦

自重領得名臣而至尊無憂社稷矣慰仰慰仰惟是外訌內虛殊無長策未雨終日尚屬台神力破積習而整新猷非台臺其誰望焉遠勤惠問足徵注存附復不似馳結

回河北道吳公 瑞徵

門下澇獄駿烈小疏不足揄揚百一敢煩致謝至水利一事大河以北遂當中州三之二非門下苦心擘畫安得此但期實蹟實效百世而下尚有歌詠明德者況于身親見之者乎若夫相與于無相與毋更以捐俸爲明命辱

回晉州王公 綱

才品如年兄豈以不佞一言重年兄自爲重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惟深念之相與于無相與毋更以捐俸爲素心累

回濟南推官張公 應辰

門下非山東一人而天下一人也聲實茂矣司李之日淺而伏蒲之日長矣夙夜永譽以俟殊徵念之念之別既足仞高誼但相與于無相與願與賢者守此古道耳旋役附復併謝不既

回寶坻縣許公 都

門下清真挺勁卓冠一時小疏未足重門下門下自爲重耳疏渠一事爲地方除數百年大害而孝廉倡率更溢前報門下世澤不朽即不佞受賜不朽矣惟

是附近京師耳目難欺若其不資他時必有藉爲口實者惟門下念之昨府錢糧頃已具疏題明該縣以四十七年入冊充倫奉有明旨更不得紛垂涎矣附復不既

回兗州王公 陞德

方今薦剡之章數多聲過其實若稱之不盡當之不媿者惟年丈一人而已見新報山東卧轆江南騎竹去思來暮惟此一時不佞濱江之人也又不暇爲地方而爲故鄉矣別既用情甚厥素心之交何以有此

力挽時趨共敦古道願與年丈守之

復黃汝良師

春初一函附奏疏之便不肖隨有學政之役自季春出都仲秋始返意老師將已抵任乃奉大教似若不肯輕一出者方今聖政初新人惟求舊老師以救時名碩應側席虛揆暫借留都旋當大受似當爲冲聖爲危時勉焉一出所謂王明並福非荀門下私冀而已承教以屯田■奉誦再四豈但金城之方畧抑亦隆中之欵言而當事者不能行不力行今河西石米十二金人日食三錢不得一飽而猶日言進取言厥復言掃穴犁庭正老師所謂爭利倖倖未見其可者也前小疏中以便宜畧見舉行適當改差遂不克竟朕什一千伯尚存其遺異時老師秉揆而不肖以牛馬備驅擧或一用其所未足可耳

回中丞王公 象恒

奉手教知福星東指矣江南積懷有年緬想旌節所臨墨吏解綬穴鼠潛跡不但豐芑之幸而安中國以■四方其工·制平■患實首賴之而地方父老子弟

之荷戴又甘■綠矣某某待罪學政五閱月始完科場之役喜故■之有天復念典刑之漸遠舉目回首徒有膽馳

又

秋氣漸高■氛未殄臨風有懷對月無色所賴長劍倚天巨靈鎮世使秋色滿長安而桂香浮廣陌類朕一酌真不知身在異鄉爲異客也

回青州萊州府

門下循卓之績小疏不足盡百一乃煩致謝以重不德耶時事多艱兵荒交至此時爲二千石者勞來安集倍極苦心不佞無以佐官家急敢復以捐俸爲素心累旋役附復併謝謝不旣馳戀

回王公 國楨

不肖之四閱月而完場事也幾以身殉之雖死李無言而宮墻之下蹊深一尺矣老公祖獨念及勞人乎東事大可慮守與遂皆無成算事急必調通兵出關事緩謂通兵可已耳老公祖但料理現在之兵爲他日一臂之用一切人情緩急且置不問何如

回吳公光讓

東事決裂神京戒嚴天雖與以閑暇之時人尚無綢繆之策誤不可再幸不可徼宗社安危未知定局即弟等一腔熱血政不知灑向何地耳年兄夙抱壯猷政當出而爲至尊分憂而還朝之期似尚欲遲遲者抑何以慰將伯之望哉

回張公之厚

延鎮非無事之地也賴長鎮倚天遂得羈縻無恙以故廟堂之上得并力于東而不謂日偪日阜漸至突

國■亦鑫鑫動矣雖北虜元老屹然長城而此■蠢動于西則東方之■蓋不可問此舉直關廟社安危非關一鎮也輯衆固圉及今或尚可圖知台臺不遺餘力矣遠勤惠問倥傯中何復及此附復不一

回饒公景羅

人心釀爲世道世道結爲國運其在于今已矣夫復何言而與國爲仇者尤有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之意正人何計而得全國家安得而不亂哉言者來歷不可得知時局阻抑異己陰嫉或俱有之而京營一缺即有攘臂而奪者矣此時抱膝吟梁父未必非福而京營付非其人此又關國家之運耳言之耿耿清議自存禺望不損幸蓋爲宗社自重役旋附復不既

寄劉父母時俊

天生老父母以衛社稷乃人尼之于東而天成之于西西事成而仍以東事付之蓋不如是則豪傑之功名不顯愚人之耳目不信此天所以爲社稷也露布有期還朝指日不佞子民且賡壯猷之章以俟若但了西事而東賊轉昌恐貽明公之憂方大也念之耿

耿

回李公成名

台下在齊齊重在楚楚重行且以兩地卓異借重卿月矣望之望之舒泰老雅相慕緇衣篤好人有同心惟是時事多艱日甚一日西變未寧東師再潰泥丸難封烽火將徹台下心切震隣憂懸根本將出何策以匡時而且教夫迷陽者念之耿耿

回許公霞城

海內所稱真經濟真肝膽必首稱台下而局在維桑

此吳會光而宗社之禍也惟是東事孔殷西兵再楚
異時為明公之憂方大而吾浙既信好謀而成識者
已知隱隱大雲在寶婺間矣

回徐公 宏升

每讀台臺封事熱心苦口輙令人感憤淒惋不比於
尋常諫草也東西交訌宮府㢠雜洶如台諭近且倒
持大阿恣行予奪如近日奪廷推等事二正之季所
未有者儼然為之吾鄉倪王諸君子得去所矣惡不
可為善亦不免吾輩將奈何哉■騎將來廷議未定

不能掛冠神武但有抉目東門耳故人猶復以纍絲
相念乎

回馮公 從龍

淮陽非無事之地也有事則禍先受之讀老公祖奏
記為之稟然而國家方東驚西馳湯沐之地一切照
管不及此為明公之憂方大也奈何奈何往快壯志
扣工食之議原屬苟且權宜國家只當緣食以責兵
不當因兵以䘏食不佞曾屢向當事言之不自知其
有合于台慮也此東南之福也

回瀛方林侍御

夏初得手書知尊體大安為慰入秋晤鄧摩老詢起
居而後快可知也不佞弟慁遠受事晝夜為勞皮骨
僅存神理鄰盡惟是從放榜之後知得售者大約皆
伯樂顧盼之餘未嘗不沾沾自喜庶幾不失規隨之
義云爾久稽脩候想如胸春不腆一芹聊抒積素時
方嚴寒為國自愛不一

回易公 應昌

自老公祖照臨敝鄉斗適有科場之冗晝夜拮据卒

卒無須臾之閒通候左右惟是嚴霜甘雨日與父老
子弟忻戴而已方今東事孔殷西兵再變戰守既無
長策撫勦亦無成謀號滹窺鬪萬一蠢動長江一帶
必先受之恐老公祖之憂方大也目前不必更言東
援西還但團練鄉兵繕脩城池各保地方意外如近
日之守延安者便是憂著而又在有司善奉行德意
毋為百姓擾此則地方莫大之造耳

回陳公 璞

恭惟老公祖台下熙朝尚呂盛世琮璜道德経以文

章事功本之學術蘊在二東竊聆下風私心自念安
得借趨躡于湯沐重地以造此江漢之民其有瘳乎
乃竟如夙願殆有天幸非人力也接手書知福星儼
然照臨遷想穟帷所至草木皆吞萑符雨化惟是長
江亦漸多故矣楚據其上游而吳當其下流卒然有
變禍必中受之計詰戎振旅一破往日因循而新元
戎壁壘者老公祖已籌之豫巳地方幸甚不肖幸甚
別眡種種非子民所克頁荷謹登盛程以識明德若
罽之綈襦之外而以舊誼相遇是罪不肖也附復併

璧謝不宣

回楊公 述中

方今東事方殷西兵再衂而台臺以隻手扶日自今
之東溢西平天生一人以衛社稷豈偶然哉伏讀大
疏似巳盡得勦撫方畧而譚笑指顧有餘裕者敬服
敬服度此時賊外困于秦氏之重圍內迫于安氏之
搗穴兩無所歸必出而四掠而貴鄉無寧圄矣又安
氏大得志亦將有後憂此不可不厚明公慮者

回王公 祚昌

不佞往在屯槩未受謝同事郡縣可問也即甚知愛
如令郎亦未敢以異同取罪況道義素心之交如台
臺者乎夫橋梓之愛不佞與不佞之受愛識不在此
幸炤亮容而謝不一

回李公某

憶與翁兄同在中行時寒酸聲氣歎相得也乃翁兄
八閩南曹一麾西徼聲氣依然而閒問遂濶矣南中
疏至甚爲駭愕接大教乃知齮齕之故惟是時事多
艱西川更劇塞翁之馬未必非福翁臺品望日隆不

過稍需數月即補重地耳別揭謹心識之

回熊公 奮渭

方今循良卓異爲吏治第一人者唯台臺則他日杖
世救時爲臺省第一人者亦唯台臺世道之幸知巳
之光也慰藉慰藉輯玉巳近內召不遠貴鄉即號多
材如台臺者自應首屈指無疑幸益爲國家自玉

回韓公 初命

見門下於深州即爲國家慶得人方擬特疏上請而
經公過斷即以鴻才相屬遂蒙褒信而特開焉此宗

祉之靈也亦趣公之幸也門下試出裒倭策苗之緒餘度賊情若何敵守大畧若何聚米印泥必久有成晝在胸中幸便中一一示我毋以宾宾决事也干戈搶攘何復念及故人敬以佐軍中投醪萬一併心炤不旣

回高公某

以才品如翁臺仕而厄厄而病天幾不可問而竟以一七霍然也赤松佐漢白衣興唐豈偶然哉■事日棘舉國無人世自求明公明公豈求世但大疏不專云■而引白前謎銀台躊躇恐亦爲此惟是天欲太平舍翁臺其誰惟益爲國家自玉

回錢公 龍登

往在都門辱在投分而竊見白雲之司有廉而㳄靜而正如台下者實心向往之一麾出守邈焉河漢乃江右發如之風時時到耳私衷竊自慰豬黃金璽書將知已有徐寵焉

回吳公佾與

翁兄才名推倒一世亦遂受一世之顛倒推移數年

以求變態畧盡弟靜觀所最悉也近日江右缺出弟首舉翁兄對而疾足者至六七輩遂令王無置耳處大約時套爲地擇官每一缺出人先授意於地方之顯者因進得之而且以爲德而且以爲債主者受成而已翁兄落落於此米能也此所以終苦於疾足也惟是聲氣竊求地方自有額而唯恐弗得者翁兄亦試於其所竊求者一道意而不佞弟秉間從臾之開在茲之文而佐以當宁之化其有幸乎不一不一

回方公 學顏

昔在青徵今爲赤縣春風化雨隨在而沾溉也慰甚慰甚作令無他道拿定潔己愛民四字時時提醒自有美意良法相併而來其根源只是不離秀才寒酸氣便是不變塞真本體真作用惟門下思之遠勤惠問足仞高誼附璧不旣

回天津道某

天津屯事不佞初小試之耳遂小小見效纖毫皆門下造也胥射一事亦倘行之諸生鼓舞似亦有機遠方叅義幅輳而王開設屯學小之爲師典之濟大之

爲地水之師不佞于此有遠心焉往在屯不得問學今在學不得問屯雅屯學二事是不佞所得問也門下共商度一切可大可久以貽將來寧之無窮不佞願與門下共圖之

囘李公夢白

共泮門領大教後郎有啣士之役皮骨僅存心血都盡卒卒無須臾之閒一候左右每念台臺籌劃苦心經綸巨手海水可枯此勞不可泯至奉手教一身四易經畧三易督撫之語直能使無胸之人皆作有情

之感而況凡百在位者乎不肖斗半年不聞朝議入都聞將有虛席以待台臺之入者冲聖危疆恐非名碩高蹈時也屯政稍獲纖毫皆出台臺籌畫前見塩倅乃知之台臺可謂美利不言者矣敬服敬服

囘王公 國楨

方今東氛未殄西變再興戰守勦撫茲無成畫而中朝之上議論日煩成功日寡中旨頻頒大權漸落由此而無變計恐終非太平之象也老公祖竭力支撐勞苦功高而事事牽肘呼人不應而又以遠人之呼

急則需而緩則棄今之事大率爾爾可奈何承教附命矣

囘熊公 果鑑

楚蜀咽喉全在于荊賊即無大志西南之禍復繼東南而始深哉台下之爲慮也不佞二年前便謂此日以天下供■而不足他日以■臥天下而有餘殆不幸言而中矣此時勞來安集全賴明公苦心王文成與伍文定事業台下自優爲之不必仰望廟堂也遠承惠問足徵注存附復併謝時事多艱願言自愛

囘諸葛公 升

定遠甘棠遍野而樹者先受剪伐矣往事真令人撫膺徐太史數爲不佞言門下治蹟狀殊心嚮往之而不佞往治屯亦畧有效欲得一當以府門下而用人者悠悠泛泛難如轉石又不但寒地寡援窮途易擠而巳時方議大修屯如門下者自當首舉惟益爲國家自玉且晚當有量移也

與陳太守

不肖某微梓陰河潤亦既有年乃瑞蹟高厚缺焉趨

豈非敢忘之惟是代父老子弟吕致輿誦于輦上而聖明亦藉採風謡以為頸青之用則就日長安者致其依眷冕下者矣玆當較士之期氷鑑在懸人思得當乃斗更有獻于老公祖者二科舉之額太窄也儒童之限太嚴也桐即偏處江陬于海内為仕國者殆五百有奇而科舉不滿四十每一科試望貢院如登天望學院如登第憶庚子鄉闈八人而科舉之數纔四之何以鼓豪傑觀用之途開下士矜奮之路即不能比于蘇常之例亦宜倣休倣而增補之至五六十名所仰望于老公祖者一也桐之儒童五千有奇八府僅十之一入院則百之一入學則百不得一矣其有白首窮經不得望見提學者言之可為酸鼻夫上之人稍歷乙夜之覽而遂慰士子三年螢火之心了一生蠹魚之願何憚而必靳之臨之今即不能驟開非常之原亦宜額送三伯餘名而進學之數三取一為所仰望于老公祖者二也憶丙午之歲正學臺造桐之將力請于當事儒士科舉七名此皆近事又學臺所已試事也夫學臺即不以畏壘私桐乘李比桐

然抱璞而倖茹荼而苦者亦既身親之矣然非老公祖極力主張則孰與承宣德意而成千載之一時不揣欲老公祖秉多士之願開不朽之功令科舉取額若干儒童進額若干一請再請得請而後已不但勝鶚秋天乘景運而興者多多益善即前規後隨永著為例老公祖之樹人者當與天柱江漢之靈世世同其高深矣不寧惟是塗轍既寛奔兢自息才者緯然于進取之途而不才者安守其不為之分風俗教化又未必無小補焉借布狂愚惟老公祖留意裁謷幸甚臨楮主臣

寄孫相公愷陽

自鹿杜兩公入京而闕門事始在人耳目問然猶有不可盡信者而不肖乃得從鹿公朝暮咨諏不但抒鄙人之杞憂兼悉幄中之方畧蓋夢中起舞東望加額者不知其幾矣進取之圖庸議畢竟難之不肖固知易辨耳而不敢以為易者念斯事體大請而行則撓于目前便宜行則撓于事後成不成皆有撓詸將來之守不守又有撓詸閣下即欲一切聽之而有不

能也閣下不如乘此時一來面告足上併告舉劉六大夫直使不能任不肯任者一切委心縮口而後將帥三軍一號恢復隨做藩鎮之意如國家沐鎮守例而以一忠幹通侯永永守之閣下仍以汾陽入掌中書此則萬全之策而可爲明主言併可爲庸衆道者也不但此也武侯出師宮府一體三致意焉今南北可如水火而斟酌損益亦無有爲攸韓允之言者奉孤主爲守府而刈士命如刲羊忿毒已盈蕭墻慮廹此殆非閣下成功于外之時也王文成之平逆濠也

功成有戒心焉楊文襄之平安化歸也撫而兼之安矣不肖願閣下先入爲文襄而後爲文成管夷吾卑卑不足道猶未有合尊王而攘■者况其上焉者乎不肖歸矣即閣下未必見採且存書生此言以當爲嘆

與張公藐姑

易曰德薄位尊知小謀大力小任重若爲不佞說也寇之發也遲巳乎數云云深與治世肯綮而當事心膂大熱行之畧欠條理亦有匡救所不得者總之行

祖宗之制且不可況于變成法乎至于權閹亂政四年于茲士大夫不得志于清議者委身以從之初走險以求勝後乃畢智以効忠如近事見乎邸報者台下想爲寒心政本之間半是刑餘之氣所不受變者催蒲州一人耳然亦岌岌矣士生其世不爲陳蕃李膺則爲五鹿充宗乃知古人恥不與黨良非得已台下定識定力可以持世而轉世者幸益自愛宋之元祐諸君子終託於韓魏公也他日當思不佞此語

再寄孫相公愷陽

今天下有兩大患焉不佻■而佻禦■者不嫉璫而嫉不附璫者有一人焉力倡大義曰禦■者有功不附璫者無罪也則必群指爲不祥而佻且嫉之者更甚此不肖之禍所從來也緊閣下詰以盡言夫言未可盡盡言而得禍蓋深此中自有大主張者爲之但道陰而事醜發之大驟負不義之名于天下未免甕懾而不敢動而勢已成矣安得閣下入而主持之緬惟昔年故輔託身保臣流毒仕紳不恤等奮不顧身剪此大憝而閣下從中維護得不焦爛其首今日殆

有甚焉戀前趨後安得不令人思閣下也閣下早入一日則早貽善類一日之安不肯去一婦也何敢復問渠笱乎臨楮耿切耿切

司業閣下台山

知幾其神乎閣下之謂乎不肯勸諸君子力留閣下閣逆料其有今日而不亢如區區血心者天也數也命也至今日乃思閣下甚因思不肯之言然而無及矣乘時勢之極變用人情之極思閣下蕭輪之機動矣五陰之剝七日之復只爭閣下一身去就耳旬也

閣下之未去也已早見動之微天所以厚閣下之終閣下之既去也人復爲叢之敺天所以開閣下之始唯閣下自愛併爲元祐諸君子愛不肯罪重罰輕微聖恩已厚祖門補過唯日孜孜因思剝復古來恒事即大聖大賢更有什伯此者唯行法俟命順受其正而已遠書珍重且在鼓盆之餘罪纍餘生何以得此展誦迴環不覺欲絕匆匆拜復稍定驚魂尚容緒候兩公孫世希爲光致

與姚現聞太史

前接手教煩悶中讀之如沃我清冷也君求似庇入選弟不欲作諸老書者政謂敝邑有兩人耳乃于赤石師處時時爲之地矣嗟乎已矣此意亦不必令君求知也聞兄討差回當此蹙蹙靡騁歸亦無安枕處不若且過內討另作商量耳新春中此番較上春爲勝然物之不齊情也可奈何蒲州近疏殊非本色何以至此會奏是非不謬而喫緊處未拈出至處分大義未見稟然不知處一鴻臚遣一罪璫一筆可了何煩舉朝之鬨乎四月之會議而後定耶選侍之案全

在不欲封貴妃而封后又在抗留皇上不使出既出而追趕既到文華殿而猶傳諭云如何不逼李娘娘又私覽本章擅行處分此皆垂簾本謀實事公疏中但及李娘娘一語而已非全史也先帝賓天始以進女繼以泄藥又繼以紅丸部疏及紅丸矣而遺文升會奏及文升矣又遺進女不如高陽無形之斧斤數語爲實錄也手教云近日主上在講筵云垂簾事朕還記得公疏中何以不入此一段宜付史館宜莫如親承之天語不以此傳信而更誰傳乎弟已有字與

鄒老先生言及此事兄可往而實告之不但傳此一
言爲信史主上胸中·尚知此亦宗社之福也弟亦有
一疏差上無寫本人候到京請教面後上蓼州云兄
杜門有所著述想亦爲此待弟歸而上之期于成一
代不朽之典而已帖括勞人心血都盡安得同知己
慷慨一開口也

又

令坶舅竟大魁天下可喜三年一冉元不足喜喜此
官得此人耳侯掌科何以有此佳疏何以有此重處

然其名已重矣大宗伯入春明一疏足見乎節然求
見究竟結局近聞有將移宮始末具奏之旨此事在
京者少即在京閣曹未留心者聞見亦不的惟兄有
真見聞而又實實留心可將此一段公案明白告之
當事乎市上有泰昌日錄李本寧有典申紀事皆不
甚確然可參致也兄能以數日之閒彙成一書使弟
再加訂証可乎此非但爲目下亦將來信史也此一
事關係最重竊謂蒲州相公當有一專疏直述始末
蓋他以閣臣與聞定策事安得不言其矣則冢宰冢

宰多不能斬釘截鐵不如蒲州一疏便可作案耳新
呑下矣議論當有一新說中有骨力識見者幾人幸
示之館選想亦不遠齊君求似稱此選兄留意焉

又

別來神之栩栩日在左右從陛中老處得于書行府
多冗未及作荅而翰教再至知不罪我疎也年來世
道清明正人尚往似覺門而可覩而小人不得志于
清議者往往鋌而走險投身中瑺以求奇勝如南昌
景陵晉陵吉水長安蒲城益都婺源安邑瀘關皆以

中旨去共淤專用于內而以外合之近又兼用挑激
之淤使外之人離心異志詾詾訩訩千態萬狀乘間
而發而以內投之蓋隂陽押闔固已入神聖地位矣
如近日之閣部部院翰輔內輔無所不挑纏解一結
又一結生而兵部鄒匪石舊以濟正名弟聞于鄭玄
岳及周蓼老者甚悉曾一稱其選材其他薦爲璽丞
職方及提學者不一兩足太宰以譽言籍甚謝入銓
司而又兩奋請旨命下之日舉朝謹咨讚歎而挑之
者以爲不與閒鄉人硬以坐弟與魏廓老而一矢加

盜焉言在弟與魏而意不在事發于江右而根不在
弟去矣翩翩緍緍來矣雖勉撐于目前必大倡于日
後此台臺他日之慮也福清有見色之舉蕭州無根
抵之容高陽不得入卽入亦不見容合此三公皆另
是一番人而吾邑不足賴矣翁臺入而惡惡調劑之
或尚可爲安得文起出而主持可咄嗟定而無奈銅
之者甚堅何也權璫似巳貫盈媚竈者以巳無轉天
道人事恐亦不久翁兄見近報想知其槩只是天變
地異疊見層出待得此輩煙滅灰飛時而國祚隨之

矣奈何奈何蓼洲兄相聞爲弟致意匪石一事想亦
此公之所欲援劍斫地者就中發難之人卽昔年與
魏兄爲難而翁兄所共戒心者也存之勿輕言寧人
負我弟頗守得定只是其人頗能爲兩舌願諸君于
慎防之耳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illegible]
副都御史諡忠毅左公墓誌銘
今　皇帝御極殛逆璫得辠　熹宗皇帝[illegible]
優卹以忠死璫諸臣於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公
光斗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予葬
祭祀鄉賢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因念　熹宗
皇帝以堯舜聖資適中人作進蝕節內訌京貫外合
希進躁志介者遂爲爪牙諸君于方秉泰用壯而黨
類繁稱憂在廟社是時公以左僉都御史與左副都

御史楊公漣倆倆爲根本遠謀漣先疏璫忠賢二十
四大罪既上公復疏三十二斬將以十一月二日繼
之而其下泄之進者遂于十月三十日矯旨削奪去
當兩公倡議擊璫一時中外共緊之璫已錯愕待死
而朝無嘉猷迺悉節甫遂至削奪諸君子如振落而
敫辱攺面猝嗟反覆讀劇美之佞辭髮指舌噤嗛嗛
媼相矣自非　聖神首出天第殲滅將安漢於慶言
誰爲留唐於孽奄者迺知天篤　聖神生公忠以折
逆萌抑且驅其毒成此公忠遂留一綫綱常於世然

則公之功豈徒一死明其大而登仕十八年凡所傾
納正人以破沮豪說而孽牙即爲蚤計總成一爲朝
廷不顧身家之公忠嗟乎二公言而世尊二公死而
世暗然則公之言公之死竟何如當　光皇帝登遐
也　康妃居乾清　熹皇帝仍居慈慶蓋　唐妃固
光皇帝所托附東朝而登極命冊封貴妃於是中
人有垂簾之語廷臣憂之公贊公疏爲疏曰內庭有
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　皇上御天惟　皇后配天
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

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迺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
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
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
行於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儻及今
不蚤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禍將有不忍言
者乞　收回　遺命速移別宮庶幾宮幃清而名分
正於是　康妃奉　旨移仁壽　熹皇帝還乾清而
中人尚復諸抑公復疏曰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
自當移宮惟是移宮之後存大體捐小過此其特恩

在　聖衷詷諓在輔相疏與賈御史繼春及闕揭同
日止蚤防微捐過　朝廷忠諫而稗命踉蹌則中人
爲之初王奄安以正言標幟　帝側自附正人魏奄
忠賢乘閒殺安而收其犄安者一璫死一璫披猖不
稠褻頻恣慝而非其類亦覺欣合其所按盡憂國公
忠而稱詔誅剪數數至　今上所譴戮又盡三案附
忠賢者使諸君子盡如公不畏璫寧復有璫又使盡
如犄公者之畏璫寧復有天下善乎高總憲論三案
也寬與上嚴與下雅與公合可謂大臣矣公初削奪

而南逆輔廣微㤉璫翊裴以逮璫不聽已而策蹇就
道裴姝㚇㚇則又私日幸無搜旣公得以初服歸拜
堂下從母夫人移與馬費自分死矣苦無以對兩尊
人微以椒山西市及滂母暗解兩尊人而諸逆黨謀
逮益急徐大化劾楊左矯旨俟汪文言逮齊及鎮撫
司兩拷文言遂以文言連逮公是日一號殿災大風
折屋樹先一月公弟光先不敢試春官歸悉畏安諸
搆誅狀公自若適楊公漣來問震藥原羅且日勿懼
公復日死何恨但死不歸君父而先時擇便我輩怕

死矣日來裴候緹騎旣緹騎至公自若惟私語弟日
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已而日爲忠臣不能爲孝子
矣妻子環相泣不問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戒
而謂善不可爲比緊譆騎空忽雨如注讀竟雨止里
人數百里奔集哀號哉懇諸墳廟大張榜檄爲憤激
公曰速我死矣懇止之檻車行傾城數百里諸父老
子弟遮擁馬首哭聲動天地已乃頂香禱　北闕復
拜緹騎卽緹犄涕泗莫能仰視又嚮約數百人伏闕
上疏公以畏年遍慰之抵黃河迺返遍德州諸生復

感慨者越千里餽收簽簽泣道旁過河間司李某事
公如下生止白溝則客城孫孝廉奇逢選貢奇彥來
會公語日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璫聞而惜之
防更密下緹騎逮公者獄復矯旨構親屬公弟光明
以王茂民語先避得免旣下公詔獄遂以受金脫封
疆罪臣及妄議移宮受薦擬具詞上矯旨嚴追以五
日奏又矯旨照數嚴追勿縱故每比倍爲廣酷古酷
吏阿比爲姦無過者公唯呼天特客屬弟先日我苦
勿令二親知及比無完膚猶從荼淫中出絕命詞以

辱極污極痛極冤矣冤矣如二親何血與淚潰慟不
忍讀公弟明潛白溝傳舍張子度果中孫鍾元奇逢
殆漢兩裴瑜焉而以鹿太翁爲寧宇鹿大翁者度太
常善繼廼翁封公正也時上下忿恚而懇樂逮不敢
嚮邇翁獨以魏邵之護弱也而醵金先以魏忠節子
學洢持所醵百餘金往應比翁仍星行郡縣其父老
子弟各設部分募應太翁而公已斃杖下矣公途中
有衰髮孤孀之句又云欲托巫咸扣閶闔恐驚宸聽
轉徬皇其忠孝大義起念輒在君父當倉遽略不作

轉語予頗得之鳳陽黃生云黃生贍護不減瑜邵也
公時年五十有一　其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
大如斗三日出棧骸面貌尚如生草率具衣冠附艇
而南所過獨虞公大復爲奠聘呼人至記室慟哭董
公應舉以片幅出短章來祭時矯旨坐二萬金下撫
按追比伯子國柱就獄縣道掩淚行刑籍田應不滿
千餘併籍胞兄弟八人仍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
已及三族十族始滿二萬一時諸生在繫十餘人獨
三四人以料理傾納先繫甚以省視封大夫病併捕

下獄伯兄冤太夫人冤仍矯旨下追蔫謝封大夫聞
報暈且冤既蘇而瘵時偵邏四出以影撒忿其唆咋
途有辟餘輒羅網何益衆以心究而靡有胸鴟者楊
直指春茂抗疏惡破亾狀得免天下讀直指疏爲快
嘵乎時乃有直指乎無何李夔龍慫直指謂直指曲
庇公以璫遣中官搜南州地會遊王舟未達前而璫
敗時丁卯八月廿一日也公既冤其黨併議坐穆宮
通內當剖斬奴沒賴新恭■■■伯陸道長免焉
今上擊賊璫優䘏公忠之詔屢下公弟光先更以公

狀伏控廼定逆案先後䘏公如制封大夫猶及見之
里中士民合詞請祠祀公撫按以下各捐助有差按
狀公諱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更號浮丘生之辰月當
大斗故以名始誕有火光繞屋之與賁岐嶷以六歲
就塾過目數十行無留而措語成文纍纍不謬封大
夫心器之語其師曰吾祖難當公佐唐以王爵頗會
於涇長一公美鬚髯國初徙桐金活無筭大父母代
多隱德後有達者意在是兒但虞兒躍冶耳廼屬師
繩兒課九歲屬文詩賦輒口就歲饑盡室粥食作粥

賦鄉人至今爲談柄年十四漸有文名麥一幹三枝
草瑞麥賦性拓落好購奇書喜讀節俠傳記然試輒
不利封大夫爲延名師課讀業日就鄉副憲戴公遂
延以師諸子若孫業日精時年二十二未室丁酉始
娶母黨周夫人兄弟九而公爲中子故以兄弟居學
爲已任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率諸弟爲文章見其
各成一義便欣然忘寢督學陳公子貞廼錄入泮庚
子舉鄉試十一名再不第每自課以課諸弟無何周
夫人歿娶戴孫孀丁未成進士仍十一名兩魁萩天

下誦之後且以振都人士筮拜中翰兩奉使絕饋遺
不入兩遭大水稱貸賑三黨仍佐邑令爲賑或以爲
非所辦公慨然曰當居貧濟饑兩尊人毀弟兒女煢
色親屬待舉火者尚數十家豈一官而獨難之周岳
翁有妾娠而遣姤出五月生子贖之登譜矣周殁而
族人以半產啖公爲構公斥郤之尺寸悉歸是兒更
延師訓之癸丑選入西臺候命八年强半依膝下築
龍眠舊居課諸弟題曰此間有伏龍鳳雛每縱談今
古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爲錯又言李伯紀知爭

事不知爭人事之失一事人則無窮故百年之計樹
人廼吏兵用人之人更重苟嘗有策疏天下豪假王
名目爲脩交日精神在此又言宮府鉤連魍魎晝現
以宵小託歸寺以歸寺釀夷狄疑陰感召寢費收拾
而本症從一穢濁始故徵治以人徵品以清己未命
下卽糾大司馬三四糾新舊平章巡中城卽捕詿胥
搜假印假文卷假官各百數益加意用人之人其兼
攝西北城司城奉要人意當者繫無辜者二入絕其
倉公手批釋之得不戍領屯差念勝國初倚漕東南

漑要不可支祿北人不知水利遂不解力田疏三因
十四議請做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其富商大賈子
弟不得志於南者得從力田以導北人其風厲有司
則以屯田另爲舉劾又疏開屯學費一取給于屯剩
一一報可當　神皇帝不豫璫朝瑞忠賢矯令旨索
　世廟戚畹絕莊公封還不敢曰尺地盡　殿下有
但御史奉　命巡田安敢私以田授無何拉巨璫奪
子粒孟屯政特疏糾之十三場日課積逋廼重以人
逋而蕪賦逋愈積不可問公力請蠲逋民廼復徵收

廼饑每登陛勸相曾不劬勌風雨益天下大計在兵
餉惟屯典稍可佐田租戶錢故樂不爲疲是歲祖十
倍改理學政北學政之難難於高率卑狗故庸或謹
奇前或謹後詎難起衰抑虞濱溺公以高華泰斗羣
學盡屏情緣獨闢道詮每拔扼塞磊落之奇材於驚
人語有竟牘紅勒而片語見許其所拔多兩第高名
文進於式數進於額每日士一登場父師輒取爲券
予稔習之而忍忘之特疏開武學須經武淵源期得
兼資奇偉所至較諸生射須射藝錄刻兼材錄有古

門前社之遺其意特遠故士競射而贍識爲開又置
水田於涿贍貧生給入都鄉試卷者爲例兩巡不登
爲謝仰俸入盡付封大夫而又好急難故十八年棠
如彪逆黨仍以薦謝殺公凡公所爭惟大體在察吏
廉貪飭婚而登下之不樂苛細毛舉其蚤計有後然
而今不必然故世人初訝不然而竟以爲然當辛壬
東粉人思擁衛故人出典兵既不程力兼不忌嫌若
內賊宄闖內官公併疏糾之然好錄識諸負鈐略者
獨不輕爲剡薦其遠撫熊公初起輒疏爲規之既罷

再起時持疏救不快于熊者及遠失而憎熊者坐熊
通夷公獨曰有本辜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入
別意當無憾公介直不阿差兩巡不納朝客書不狥
中常侍若畢下貴入自其宿植而酌情揆務不漫不
徹好掩罪人小過而丞飾其紕謬下吏呈署錯第令
易之其私相訐揭多引焚之每言恩不可忘過可忘
予嘗言范忠宣別善勝汲長孺舍巳也公拜予言初
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是
時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司銓孫公瑋高公

攀龍楊公漣相大司憲吏科魏公大中河南道袁公
化中調考功鄒公維璉再調程公國祥佐外計諸君
子慨然澄清而璫且收天下無行義之尤者以抗諸
君子遂以推謝撫逐吏垣逐部院公已草疏發家戶
日無以孤兒寡婦累人而陳少宰于庭又擬喬允升
馮從吾爲尚書遂與公幷逐而璫益恣諸君子一網
盡矣痛哉公嫉惡如風特先剸刃於羣奸所藉跡其
手撲逆焰豈爭一事是非念當舉世歸璫之日獨公
一二人抗逆爲正人嚆矢試問一時逢璫何異漢新

郎有眞人出縣而不先有正人誰爲持此朝夕之世
令元憝低佪而不敢斃嗚呼外周内唐詎之擾英而
一日稱功四十人萬誰復爲精忠向者人指三案諸
君子奸魏當事以居功廼諸君子半死逆璫將無璫
之逆仍三案當事而死爲居功也且三案從璫者有
一不受璫推擢而同其死且流謫者幾人廼知事槩
宮幃要不得迂周防釀逆患至天下無一敢爲寢言
又無一敢不爲頌言昔唐人之論張許也守一城捍
天下以孤羸當强虜蔽遮沮遏天下不亾予以謫二

公而因以坐觀圖存愧附璫而未死者公之功大矣
公之先徙桐者爲長二公後生麒麒生彰爲公大父
自彰以下三世俱以公贈太子少保公父出潁初封
御史今封太子少保王母章氏俱贈夫人母周氏初
封孺人今贈夫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葉氏
封夫人丈夫子四長國桂己卯副舉考授浙江湖州
府武康縣知縣次國棟邑庠生次國林乙酉舉人次
國材邑庠生長次葉夫人出三四庶袁出女三孫十
三孫女十二以崇禎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新命塟

賜阡而以先先孝廉等行逮因鹿太常善繼乞銘銘
曰
嗚呼馭下錯貸防上姦窮上操下防益亂下竊上馭
伏戎嗚呼梃不可械也槊不可庸也移不可蓬也集
莚死逆集枯死忠逆之不死亦死其胸嗚呼春秋義
鈇蕭贈忞兒觸蜸不皐鄒座不功不耳不目不癰不
聰嗚呼誰以佐鬬誰以佐雠不有公死誰開太蒙嗚
呼誰鈇爾斧誰煩爾橦不有公死誰折狂鋒嗚呼
先皇帝未鍗六轡　今皇帝未御六龍不有公死誰

挈綱維而授天公
賜進士第大傅兵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孫承宗頓
首拜撰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特贈太子少保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諡忠毅左公墓表
當　萬曆丁未璉與桐城左公嗆嶼稱鴈行寤談之
聞璉如舊交　天啟同　朝公以擊璫忤世死　詔
獄已完人間取義成仁一大事而璉遠戍夜郎起南
閭授闑鉞落落有何成事是公之死也賢於生也而
璉之生也愧於死也嗚呼以公德業千古有史豈美
愚陋銚筆以重窀穸一片石哉顧公介弟孝廉嗣君
文學謂璉知公以狀請璉不敢負良友於幽冥而狀
强半出朝報傳邸抄絕不必諛則謹據實而表之按
狀中丞左公字共之別號浮丘以生之辰月當大斗
故命名光斗其先祖雖當公佐唐封王世廟食於涇
長二公美髯髯　國初徙桐保障一方家世多隱德
傳至中丞尊翁封大夫出頡公淵修力學以行誼高
鄉里生子有九中丞居五初誕岐嶷屢有火光遶屋
之祥人異之六歲就塾師開卷一目數十行九歲能
文好購書喜讀節俠傳十四作窓前瑞麥賦江右饒
公歲校邑宰黎公道昭拔冠軍才名益譟鄉副憲蕺

君延而賓之二十有三始娶周夫人以封大夫家益
落身任教育諸弟兼授徒以資筆屋或脫周夫人簪
珥以佐之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惟率諸弟作文見
其各成一義欣然忘寢矣是年受郡守趙公壽祖知
拔冠軍督學陳公子貞至遂入庠二十六庚子奉鄉
試十一名謁本房師浮梁陳公大綬勉之曰樹卻其
紅柬不受謂今日行事之儉即異日居官之清不就
此站定脚跟後雖措手中丞曰唯辛丑甲辰兩不弟
益與諸弟發憤下帷館穀衣履不問封大夫以兄而
兼父師之事未幾周夫人卒續娶戴夫人其賢淑與
周同丁未年三十三成進士仍魁十一名爲事公徧
昌房首兩榜墨稅脩貽人卩初官中書題其堂曰奉
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士有好學能文者賓禮之丞
卩至者不令知長子國楨初就試作書縣邑求勿前
置日稱子居老成先吾勿安且斷貧士向往路矣戊
申歲大水民饑甚以奉差益府進里門乃體封大夫
意稱貸買麥賑三黨老弱壯者給徵資更與邑宰畫
策拯救多顧保聚辛亥奉差祭葬奉新蔡大宰復大

木羅麥設法賑之如前或以官倉醸蘚爲言則毅然
日不記十六七年游饑乎吾父薦裘荒州母嘗指數
米薄粥强捱兒女菜色親屬待舉火者數十餘家死
爲具棺險無怠容豈吾有一官而難之周岳翁者家
饒而艱嗣晩娶有身反爲妬妻逼遣遣五月而子生
乃贖同登族譜族人有伺岳翁卽世垂涎興訟者微
以半產陷中丞中丞曰伐國不問仁入此言何爲入
吾耳哉力弭之當事寸土尺木悉入印册其夜夢周
夫人拜泣遙謝癸丑選入西臺候命人年强半依滕

下樂山水覓得龍城四十里古蕐嚴剎址以爲謝弟
書室手扁其外曰此處有伏龍鳳雛搆茅舍三間種
竹樹飯二僧從俗誦經以報劬勞每借諸弟徜徉其
間縱談古今人與事之失蕤事之失只一事失人則
禍無窮百年之計無如樹人兄吏兵二部用人之人
尤爲喫緊因於篋中取人才單一帙暗識圈點曰某
賢某穴其留夾袋如此又謂吾在　京久靜觀　宮
府鈎連魍魎畫現始以小人之與托於婦寺繼以婦
寺之禍醸爲夷狄痰陰感召寢貲收拾而本症從一

念穢濁始晉微品本清未有女子不可貞而可議四
德者也已未考選　命下是時　神宗靜攝久遼陽
反我師屢挫北關新破中丞疏請　皇上御朝早定
大計胼黃大司馬採入言許天下能募兵者卽自領
至京中丞以爲召外兵入京師恐蹈漢何進故智疏
止之又以枚卜疏糾新舊平章語大愷切及巡中城
首拿銓胥金鼎臣繆楨等送法司搜獲假印七十餘
顆僞印文卷一百零九扇候官百餘名銓實一清帶
管西北城有坊宫奉要入意繫二人獄絕食數日立

釋之領屯差以勝國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
張士誠總由北人不知水利而廢屯田耳乃疏三因
十四議上請屯田另行舉劾皆報可　王皇后升遐
舊制禮部請　勅差官計告乃閣臣未擬　勅禮臣
未請　勅差官徑齋批文代　勅旨中丞以爲非大
禮疏叅改正是時　神宗不豫逆璫魏忠賢劉朝等
竊　東宫令旨以索　世廟戚畹絕庄首項至私寓
脇以必從中丞封還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則
安敢私受授乎璫忿而去既又時疏叅旦璫陳登衿

民屯題蠲免十三場欠租民咸復業又念零星開墾
制不能久疏請開功名之途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
最使人自爲屯而國已收無窮之利其屯學博士弟
子員廩餼即取給屯糧制曰可天津一帶元年輸租
數千担季年倍之吉水鄒公還朝嘗曰吾十三年前
京中不知稻草何物有南來者寶如金今遍地草薦
水田之功也既又改理學政執法衡文權貴不敢干
以私嘗以文字道義訓多士特疏請開武學以教諸
生射又刻兼才錄與文並與人競起距白蓮妖起收

功者半出儒生其效也涿州置水田數百項贍貧生
並給八府鄉試卷禾爲例在例學屯差滿有謝薦陋
規槩麾不盼忌者御之先是　鼎湖再泣進藥進御
之間郭王二　皇親逢人泣訴人心危疑　鄭貴妃
李選侍皆請后封中丞即於大行初一日從諸大
臣叩　皇太子叩頭呼萬歲初二日隨上移宮停封
疏選侍怒急召中丞中丞不爲動曰　天子耳目官
非　天子宣不敢奉選侍愈怒乃從容與楊公漣訣
曰矢心無愧死自古有之特　熹宗登極定初六而

選侍猶居乾清宮楊公漣於初五日具疏力爭乃移
一號殿劉遜劉朝等以盜寶逮訃無從出廣路邪黨
流言選侍雉經　皇八妹入井以搖人心外議寖囂
中丞亦不知移宮後　上恩禮選侍已渥乃具仁義
兼盡疏與賈侍御閣揭同日拜發當奉　旨切責
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
年中丞曰　先帝一月堯舜何忍言削聖作物覩宗
社爲重以大行年月頒正朔妥否且今日之事天啟
之存泰昌非泰昌之更萬曆也特出一揭始斷以萬

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是時劉朝諸閹內操
威畹鄭時相沈皆典重兵中丞乃上內咸典兵奸相
典兵宦官典兵一疏言甚危峻熊公廷弼初撫遼時
才剛愎中丞疏規之熊不能平既去遼遼敗復起廷
臣交薦之欲處前攻熊者以謝中丞特疏救之熊愈
不能平中丞嘗對同鄉倪太僕曰其人才優而量不
逮前以之守遼則有餘今以之恢遼則不足其早見
類此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趙公南星爲冢宰衆正盈庭羣小錯愕乃借辭援

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先罷某宜後擊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羽翼已成楊公冐死疏發二十四大罪又淮楊巡按崔呈秀回道考察總憲高公攀龍疏其貪穢下部議時建為考功郎起草題覆以風憲犯贓從重擬遣於是邪黨益急借推晉撫謝公應祥以逐吏科魏公大中指為私門牆部院爭之趙公高公併勒致仕選司夏公嘉遇降調去建亦自請歸里時中丞已草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疏將發夫竟為家奴福生洩漏矯　旨削奪并楊公建與陳公于

庭一綱打盡中丞歸以初服拜堂下行李蕭然性不治家產自筮仕以至宦成一絲一文悉付封大夫而又慷慨好施急人難以故通籍十八年槖如洗一廬僅蔽風雨自分得忌權奸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小奴扮楊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每飲椒演賭解封大夫封大夫心知之勉以學問自解慰嘗為母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為强顏諸逆謀逮急乃借移宮逼選侍受廷弼賄誤封疆為罪端先逮汪文言百毒拷訊文言甘死不肯誣服則出袖中原單

矯　旨下逮緹騎至桐神氣晏如惟私語子弟曰父母老矣何以為別妻子環泣若罔聞勉子讀書勿以爾父為戒而謂善不可為里人聞者不遠數百里奔集哀號設醮謝廟揭竿强徵於四門示擊緹騎中丞曰是速我死懇止之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馬首哭聲動天頂香拜禱北闕後拜緹騎緹騎為涕泗且叉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中丞譬以利害至黃河始盡遣及過德州抵河間止白溝士大夫泣迎道旁者紛紛不絕若知士心歸中丞愈益戒嚴楊盈之刻

更倍於楊鎮撫考訊坐贓二萬廷弼亦出揭楊左向欲殺我何以我為通賄置勿省勒限很比體無完膚猶從桎中出絕命詞寄封大夫卒之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如大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是舉也長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賊黨日不追薦謝無以慰抑金之矯　旨下封大夫幾暈死弟光夫光明萬險幾死皆逃免謝生就繫者十二人赤族之訛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贓不歸千餘合親兄弟八人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無

一兇者囹圄塡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丁卯九
月　聖明登極誅璫及黨下　詔優恤忠魂備邺中
丞究初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予祭葬
祀鄉賢再特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里中士民合
請廟祀以風世嗣君以壬申年十二月十三日丑時
卜葬於桐城縣呂亭驛松鶴山之論堅艮山坤向維
璉爲之表曰余觀左公立　朝廷方敷奏明試其於
禮樂兵刑水土錢穀之政多躬厎績者大非書生空
談比也蓋其學問博氣魄雄使當樞衡奸邪無換當

必大有裨於治安惜乎不爲良臣而爲忠臣可悲哉
夫　宮闈封疆二案與公章疏絕不相蒙奸邪巧誣
有如病瘋而喪心忠良一網　社稷幾危向非　天
開　聖明手闢混沌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事尚忍言
哉至今陰陽剝復之間邪說未必不尚存正如彭公
澤之豚方正學曰後世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
餘生無乃非直筆乎於今日弑公邪說亦似之矣煌
煌　聖綸恩光屢錫公其可以長笑夜臺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

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擎奸議戍　賜還南京
通政司參議陞南太僕寺少卿吏部考功兵部職方
各清吏司郎中豫章同年友弟鄒維璉頓首拜撰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謚忠毅左公行狀
當天啟之世之稱楊左猶漢曰李杜也楊公左公相
倚爲義亦若麴蘖軀虛然矣　光皇帝彌留選侍李
希封后不得及　帝升遐　熹皇帝即位既六日而
選侍猶踞負乾清乾淸者　上及后所居宮選侍以
上幼沖欲矯　遺命正位垂簾母天下廷臣皆憂
之於時楊公爲給事中左公爲御史相與謀曰苟以
驪姬艮娣而攬雉曌之權禍豈止于歸胙竇被人彘

房州而已乎於是左公先上疏力清移宮大略云內
庭有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　皇上御天　皇后配
天乃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母儼居正
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啟哀凡筵顛倒乖舛不
可之大者也疏上楊公繼之于是有　旨移選侍仁
壽宮　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當此之特以前　光
皇帝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充庭盈位銓總佐則趙
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總憲相繼則鄒公元標
孫公瑋高公攀龍總垣則魏公大中鵜道正協則袁

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功贈鄒公總理程公國祥並稱
志澄清誓言必濟小人挾異議者大繼乃日環謁者
監之庭而請焉于是魏瑞忠賢怙寵用事而御史崔
呈秀憾高公攀龍給事中郭鞏憾周公宗建內閣魏
廣微憾魏公大中摯憾倚連摩厲須割其時楊公左
公並爲御史中丞兩公又相與謀今京貫連申指鹿
日甚天下事不可言於是楊公先上疏列忠賢二十
四罪左公繼之艸三十二斬疏未上而謀泄于是小
人爲忠賢謀矯　旨斥楊公左公並爲編氓既以逐

二公爲端于是謹斥正人無虛日其所盡小人又爲
忠賢謀置獄如宋同文別立私人爲緹帥長四出捕
騎首遺楊公左公及魏公大中等特左公居桐　詔
使至公如遇其素期者容詞閒緩兩桐數萬人哭且
謀聲言必格殺使者公急呼諭之乃止數萬人又袖
出瓣香禱于其里之神祠又數百人密齋糧欲從公
伏闕者至河公始知辭之不得至欲自引數百人乃
大協而返其特道路爲沸閧楊公之出應山也亦然
小人乃益忌且繼又爲忠賢謀必急殺兩公左公至

詔獄坐妄議移宮爲首奉吏又詰何以受　撫及屯
吏金公愕不得對旣而笑曰誠然獄上飛贓二萬厲
刑比追勒五日一具奏旣拷掠垂盡猶出絕命詞著
落器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子國枉等曰辱極汚極
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亘天里中星
隕如斗光爗爗然公旣死而外大吏承　旨徵贓愈
厲公家貧盡鬻田廬二十不得一併及昆季宗戚三
族十族之財俱爲公盡子姓繫累者數十人于長太
夫人與其伯兄相繼死弟孝廬不敢赴春宮危者數

矣封大夫且死而藉卒病瘦得禍之酷古未有也而
其時楊公同日暴屍廣衢吏籍其家不遺一椽太夫
人七十餘至寄居城樓其明年　今天子御籙殲璫
及其黨誅竄有差　詔褒遺忠贈左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祭葬祀鄉賢謚
忠毅恩數與楊公等云吏元璐曰璫亂戮士至漢建
寧明天啟而極然自其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
賢者亦安得比于曹節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
將爲叛以叛爲名掩而殺之其正也今之爲詞則以

三案三案者汪誠震嚳雪痛門湖卽如此何宜可罪
夫家駭而索贓親死而咎醫者其情也今日贓不可
索醫不當咎是爲有罪猶曰是嘗嚴治其家而孝于
其親爲可殺也凡此皆小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
讀書也且夫小人旣以異議取詘其勢固不得不報
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詘小人遠之而已而今之小
人所爲報東門之役者至于掩捕孥戮不已甚乎掩
捕孥戮小人之已甚其在君子則亦有幸也蓋以今
之小人倚璫猶不如宋之小人倚荆國耳故爲三案

之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銖黍之義一倚璫而盡
沒是故今之君子爲易辨也若夫篤學貞志正骨孤
情霜清電明霆決飈發卽漢唐宋未有能如楊公左
公者矣三案之立義始于梃擊中於紅丸終于移宮
此以楊公左公爲後勁三案之承禍始于移宮而梃
擊紅丸以類而來之此又以楊公左公爲權輿流覽
　三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樞建于楊公左公
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楊公別有傳左公名光
斗以生之辰月宿斗數以名字共之別號浮丘[illegible]

赤光滿屋九歲能屬文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公父
碧衢先生嘗語人曰吾祖雖當公以佐唐命封王爵
世祀于涇長二公自國初繇涇徙桐活桐人無算而
近則吾大父及吾父竝多隱德宜有顯者其在是兒
乎年二十六庚子奉于鄉又八年丁未舉進士兩舉
皆第十一人天下甚誦其文授官中書舍人久之擢
監察御史入臺蹇諤有聲尋奉　命視屯公以北人
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
衣來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稍無食乃力請屯田又

請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為殿最使人自為屯又
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糧制祿詔俱報可於
是屯功大興其年入穀數千鍾季年倍之鄒公南皋
道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尚有才天氣
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秸即猶
天上扶桑耳而今畝樓若此嗟乎當是時　神皇帝
不豫璫劉朝等矯　東宮旨索　世廟戚畹絕庄公
封還不敢曰尺地皆　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
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糾巨璫陳登奪

子粒為屯蠹當按一時咋舌曰眞御史眞御史云匹
何改督學政獎才絕欺倣古弓箭社遺意教士習射
士皆能挽强于是以爭移宮聲大著遷大理寺丞尋
晉少卿又晉左僉都御史履虎得咥以及于難云公
有淺識是其力所繇生也嘗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
人此為大錯又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事夫易被
入失難囘又言近見宮府鈎連魍魎晝現以宵小託
蹤寺以婦寺釀夷狄疑陰感召大亂日生原其本來
皆繇穢濁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清凡此數言悉徵學

問卯其擊奸琅琅非繇氣敵者矣公卒天啟乙丑年
七月二十四日距生萬曆乙亥年九月初九日享年
五十有一自公大父松坡公而下三世俱以公贈太
子少保公父碧衢先生諱出頌初封御史今封太子
少保王母章氏俱贈夫人母周氏初封孺人今贈夫
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戴氏封夫人子四畏
國枉己卯副舉考授浙江湖州府武康縣知縣配工
部方玉峡公女次國棣邑庠生配方伯何虛白公女
次國林邑庠生配孝廉姚夢弧公女次國材邑庠生

聘大司馬吳本如公女長丈戴夫人出三四庶袁出
女三孫十三人孫女十二人
賜進士第戸部尚書前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國子祭酒右春坊右庶子　經筵　日講官知
起居　制誥纂修　兩朝寔錄始寧後學倪元璐
頓首拜撰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特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傳

熹廟御寓之四年衆正盈廷高邑趙忠毅位冢宰卿貳以下登用民譽而一二雄行失志者欲害其成獨計諸君子營壘甚固無瑕可攻而魏璫怙寵有迹可收爲巳於長首攻璫僉左公吏科魏公且以諸公薦貸熊經略爲辭若謂假璫名受賕者引璫自捄則大獄典可一網盡也會總憲　廷推高忠憲公高公方廉得崔御史廸方不法欲辱誅以正臺綱崔始與魏

合自長黨禍勃興一如宋世同文之獄而左公禍最酷云左公字共之號滄嶼別號浮丘生辰月當大斗故名光斗祖難當公佐唐封王廟食於涇國初有爵公二者徙居桐保障一方桐人賴之世多隱德封女夫生子九人公居中九歲能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喜購異書中夜而讀倦欲卧則取古人節俠事朗吟一過率以爲常試輒冠軍名日益譟困亦日甚二十二始補諸生又一年始娶封大夫既多男又卓犖不治生公肩前挈後筆耕代養兼以資諸兄弟二十六

舉應天鄉試三十三成進士拜中書戊申辛亥大水
公先後乞封差過里設法賑濟癸丑選入西臺己未
命下公既遲迴數年往來中外陰寘人材錄一冊
某地有某人某相才某將畧某第一流某次雖性簡
酬接乎散已胸吞諸子矣立臺秉憲官處要津身如
寒素即謝薦故事無得至門蓋其雅望信於人也
高皇帝郡國列屯田不以養兵厲農法最善公之領
屯差也疏請以屯田別行舉勸又疏請開屯學倣古
孝弟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皆報可後鄉

公元標還朝過津門詫曰三十年前京都不知稻
草爲何物今稱地耶公力也逆璫魏忠賢劉朝等矯
東朝令旨索　世廟戚畹絕莊脊以必從公封進不
啟諸璫怏怏去復說巨璫陳登李屯子粒復疏參之
自是諸奸始側目公矣改視北學政河南南陽不可
問謝絕竿牘焚香自矢用古大司徒車甲之教請開
武學每所至較諸生射人競作氣職死者半出其中
亡何而移宮停封之議起公自以身受禍　命侃侃
益發舒專疏論列李選侍魏忠賢劉朝等附以前械

禍且不測同官相顧失色公從容出袖中鎖鑰付楊
公自分必死幸而得脫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會楊公二十四大罪擊璫之疏
上天不悔禍機關疾持羣飛刺天老成電掃而公削
奪矣是年封大夫八十公亦五十初衣拜堂下破涕
爲歡時時命奚奴歌楊忠愍赴義數曲前爲壽欲瞻
解二尊人心知必不免則又語諸兄弟曰爲忠臣不
能爲孝子矣善事高堂毋以我爲念神氣晏然數車
就道騎空忽雨里人奔送哭聲震天遂梗車不得行

緹騎亦爲欲泣逆璫偵知愈怒栲掠備至公語不及
亂但一再呼皇天從茗梲中出絕命辭曰辱極苦極
汚極痛極何緣得生何苦求生死矣死矣願以此報
皇上報二祖列宗血點泪痕與數行淚機依稀斷
絕而已獄吏許顯純輩曲意周內坐贓二萬勒限毒
比時公弟光明晝伏夜行陰爲異人左右公燕趙奸
義之士分部醵金代輸往屯與木利及視學簡拔多
知名士故士民德之呼而集然公已死杖下矣七
月二十四日事也得年五十一是夕是虹亘天里中

星隕弟光明扶櫬未及門追比二萬之檄如雨下矣
一門子姪曓纍纍獄斥賣田廬略盡不足則及見弟
之産又不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一免者長
兒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逆璫日未也不追謝爲無
以發却金之矯 旨下封大夫手其肩死久之始蘇
竟痿痺矣直指楊公春茂上其狀得免追 聖神御
極備悉公冤 先廷請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一
子入監予祭葬祀鄉賢復允徐公大相請特贈太子
少保予三代誥命封大夫猶及見之嗚呼碑碣元祐
嚼齒之恨方徂墓顯湯陰銷骨之奸安在雖易名有
待而正氣如生公不死矣太史公曰予友大金吾萬
邦孚頃爲予言甚異田爾耕子數盜事覺被擒忽一
日狂叫曰楊左二公提爾耕來矣詢狀二公威儀如
天神爾耕因垢血被面瘖不能發聲其子大怖啼欲
死如是者數四然流血竟死萬公有弟在獄親見其
事嗟乎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豈不論篤哉
賜進士第禮部尚書雲間友弟董其昌頓首拜撰并
書 今集不行世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諡忠毅左公神道碑

夫持危定傾之士併其心血與天地爭勝槩不能勝
天地而天地亦足不逢之昌敵之際 國家遘于大
阨 光宗臨御未逾月惠鮮被天下龍馭倖變中外
旁皇諸閣老竭力嘗恐不支左右顧重惟二臺省二
臺省者楊大洪公漣及左滄嶼公光斗也二公定危
疑植大義聲名相峙而左公又以屯田學政績特聞
方庚申八月紅丸既起楊公以與顧命每事商公公
與楊公造膝未嘗不慷慨流涕也諸老閣大龍以婦
寺名愛新王未宅宗而李選侍邇大封據乾清宮聲
言欲垂簾央事上居慈慶復乾清取本中外洸洸視
二臺省發揮楊公疏先上選侍不爲動及公疏入乃
益怒諸盜璫佐之中使橫馳索左公立墀下簡門鑰
付楊公曰斗命盡于此選侍不出乾清宮斗亦不立
墀頭之下蓋後二日始移居别殿而諸造逼脅陰射
者日益闖頹 上持聖母佹語未變也又數年乳媪
客氏竊用事羣小伏其門鈸魏忠賢與對食甚歡每

云外廷諸臣奈何欲知人內事必如前者當與之一
決公歎曰此疏成倍於它日矣於時廣微始柄諸老
先後罷去公爲僉院與總憲高忠憲掌吏科魏忠節
欲廣微偶失朝魏公纏之急而崔呈秀適回道公與
高公核其貪呈秀窘甚竄身於璫璫熖遂不可撲方
楊公暴魏璫二十四大罪時璫意欲創也羣小爲之
畫策曰去是數人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目者跡
盡削而公論廣微及魏璫三十二斬罪持不下居數
日有旨削奪公持襆被策蹇出國門羣小遣邏者露
索見公蕭然意阻也而移宮之疏於是并發葢羣小
爲魏璫謀責諸臣通內以移宮事本王安藉王安攻
魏氏無當而所坐律甚重乃先擴汪中翰以交通律
殺之矯旨逮諸臣以楊公及公爲首公引椒山及滄
毋事別二尊人從容告諸弟子曰幸讀書勉爲善勿
以我爲戒諸鄉呈倪髦奔走號慟或數百里外諸不
絕至黃河乃反既抵詔獄勒贓二萬勅所在繫家屬
比追太夫人驚逝而公與楊公諸賢已同斃鍛鍊之
下時乙丑七月也嗚呼天乎　太祖高皇帝手滌日

月有大功於天地其謨訓教高雖百世非婦寺所能
亂亂之不數載蹐躓然既二百五六十年天地假寐
　太祖以其靈爽驅策二公奮擲暑呼以寤天地有
寤天地者不借衮耀施之百世而公與楊公是矣公
之先有左難當者爲唐帥封王廟食於涇明典從於
柄世有隱德至公乃以丁未成進士起家中翰授西
臺巳未命乃下巡中城捕⺡詒銓胥假印貿官者城
社爲淸既領屯差上三因十四議以爲屯之廢在北
人不知力田不力田在不知水利不知水利在不知
勸相之方請以屯田另舉核又言募民墾田勢狹不
能久宜倣漢力田科使州郡賞田爲殿最且使人自
爲屯立屯學補屯博士弟子江南富商子弟願墾田
釋菜者擇便自効方是時諸璫有矯　東朝令旨索
嘉靖時絕庄頂價者公正辭拒之璫弭耳去既改視
學政北人視學猶視田食者不力公以興屯視興學
不力則不食之也凡閱卷自炳火徹夜或謂其巳瘨
公愀然曰吾嘗食報于此矣詎不以鹵莽芸人且使
吾子弟子此遇種也蓋自公理學政而北人之興學

猶南人之典田又以其暇日闢射圃親課射布經武
淵源於學宮故崇禎以來鄉會教射及小學盛行其
端皆自公發之鄒吉水公嘗言三十年前京輔細民
不辨稻藁比來藁秸布地左滄嶼之力也千嘗過京
東諸州縣問長吏及諸弟子二十年來督學誰能者
皆曰左公左公不受薦不受謝薦亦不薦受謝者左
公卒以是廉能死而羣小猶欲追謝薦之贓夫當漢
神爵甘露道稱極盛趙韓爲京兆去天子尺五治肯
當於人心一旦坐畫旛燃龍蛇訐丞相伏歐刀輦轂
之下無敢白者猶曰奢激使然左公謙約以氷蘗自
治輦轂之下尸而祝之卒不能以尸祝勝怨讟嗚呼
天乎公與諸賢歾未逾月而　聖主登極魏璫父子
夌遲死諸彪虎各伏誅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高忠
憲俱特祀與謚而公與周起元繆昌期周宗建李應
昇袁化中黃尊素顧大章等各贈邮侯昆命又十餘
年而公易名之議始定故天人貞勝之會雖聖人不
能自持也或與之挺央或與之還从天若睨睎之以
正其則羣天下偶傑無所則其智力故謂羣小能以

羅約挈人于光又曳人於後則亦與羣小之過也公
諱光斗字共之別號滄嶼世稱浮丘先生其事親孝
處昆弟友律身嚴教人以寬在鄉黨無間歾年五十
有一公既得祭葬進十載天下能言之彥多爲之銘
者公仲弟御史公又命予銘之爲之銘曰
干鏌貴斷代華貴蛟非爲德報亦植厥性析此交蛇
射彼隨兕匪爲命故不敢逃死子均之轉僑於對石
支不壞者其血豈碧膺滂紃後固喬艱步明特否傾
進與泰遇湛漢之波漑彼淵程日月飛湧以液睿廷
黃芝白爵隕星人昴匪獨關西鑄彼大鳥直道之宏
以甹以鏜子子臣臣錫類安窮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詹事府協理府事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經筵　日講官纂脩　實錄
玉牒纂書再膺　賜環　特旨起用進家侍生滁
海黃道周頓首敬譔

太子少保忠毅左公忠祠記

當　熹廟乙丑丙寅閒桐山左公死於閹禍今　皇帝御極贈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　子封蔭後如大淇楊公卽今天下所爲楊左者也邑父者博士弟子慕公大義哀公冤死共鳩工立祠記之額曰忠祠嗚呼是遂足以知公哉公之義以忠者而非以忠盡公之忠以冤死受哀而非以死增孔子論忠未遽言仁而　御詞云公忠孝之心聖賢自許嗚呼此以知公族論忠全公其仁矣哉夫世不乏忠臣而本原其衷或迫於見功或亟於殉名盛氣勃張或溢而忿戾少不自忍或流而懟怨此皆聖賢之學不足於其中仁道缺故處忠難也公起家中翰讀史至宋元祐以爲去亂法不去亂人李綱諫和議以爲知爭事不知爭人兩者均失故受使行四方卽記識某地某人某人足辦某事某爲寇某夾之曰人才錄方當出門所期君國已在萬里所謂忠矣旣授御史　光廟初卽位鄭貴妃李選侍交鬬請封公以鄭領國本久明爭之　上將不可以處骨肉李方怙寵稍邀事益烈秉可回此得大臣折其謀足矣於是冢宰教松周公語兩外家利害而封遂寢爭移宮安　熹廟也亦以安選侍安　光廟存泰昌年號君道也成　神廟之慈熹廟之孝父道子道兼得爲所謂忠矣楊公二十四大罪疏公寔聞之公固非祖熊者魏閹特誣熊贓逮公逮之日桐人數萬張檄欲擊緹騎公正色止之日是重吾不忠也今人求免患難苟可倖全無不爲也孫孝廉欲激公客氏公耻之弗許原忱震棄人諸釋便公以死生宜歸君父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絕命詞有曰願以此報　皇上報　二祖　列宗數行斷紙血痕漫滅死不忘君語不及亂所謂忠矣方公初衣拜堂下使奚奴歌楊椒山赴義諸詞以解慰封大夫心旣北繫字四子曰正直忠厚長國柱子正夫國棟子直國林子忠國材子厚今各玉立霞舉與魏子一學濂子闇學洙黃太沖宗羲皆冠冕東南人以左魏黃三先生能有後云公督學畿內故多髦俊而史少參道鄰旣能周旋公大難項保障上游賊不敢窺陪京　陵寢　天子前其功拔中丞使鎮撫之至今

賊望史家軍輒宵遁非夫世之避勍徂撫蒼冠欺君
為後世笑也公未死能以安封大夫者全　天子孝
治之道旣死能以子若門人留貽國家酬當日之志
所謂忠矣公之忠載在誌傳大端顯節事不勝述建
兵指之根乎仁推本乎聖賢者如是使世之攻忠臣
者要以少保為極功名之念脫而不有忿戾懟怨不
少芥蔕於懷必如是而後可言忠必如是而後可言
仁可言聖賢之學析金石章三光終始萬物桐父老
傳士弟子相與血食必不衰有以也其封大夫封夫
人别置宇宜併祀公祠後嗚呼此少保公父母也或
足媿當時之去其父母而父母闇者與此又桐之人
徵意與其他捐貲襄事姓氏與堂廡門寢廣袤之制
歲月日時土木金穀之數於碑陰記焉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署郎中事壬事
奉　旨為民眷年侄周鑣頓首拜撰

祭大中丞左忠毅公恩師文

維崇禎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　命整飭安
池監節江上悵望皖公知大中丞左恩師藏蛩于皖
山之麓松鶴書院因不勝嗚咽特卜于十二日以剛
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親於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
師生平著作獨取法於韓蘇報國孤忠嘗自方于陳
寶文章氣節蓋海內正人君子所共宗也天啟乙丑
倘仵權璫羣小朋搆而下緹騎之　詔法即為師涕
淚之無從矣迨纔桐封聞師之太翁哭師之孝師之
令弟叔氏哭師之弟師之嗣世哭師之慈門以內哭
師之義笠族戚獲哭師之仁以至族鬩姻婭哭師之
婣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恤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
莫不哭師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一時天地且為師
感泣山岳且為師崩頹風雲且為師變色而拜　旨
時駢肩塞巷者咸豎髮裂眦欲得閹宦而甘心焉曾
幾何時　九五當陽氷山銷毀　聖主昭其血碧畢
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册貞珉賁岩阿郎餘矣所振
循使危伏孤攉至今不敢鄰喝于氷霜之漸則師之

死賢千生遠矣更何憫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蓋師素擅文名更稱水鑑當其提衡冀北八郡舉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塌固寂如也師不以為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于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鰓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肯焉如此者乎且師之于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已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宦邸中每遇公餘即懸榻以朕相與抵掌時事務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懽猶憶逆璫陷師于

詔史一時長安揺手相戒無一往視者法不忍以遊簇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蹙蹙曰爾胡為乎來哉雖恐夏禍之藏禍相銷也瀕危若是而尚慮以相知見累師眞師而父母矣濡首涙恩每懷靡及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奉簡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卧松楸徒懸繐帳奉表之錫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謂一腳籠山鳳石而忽不禁血涙之盈盈也師之嗣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即飛黃騰達大忠貞之報挺

塤固無所事法即謀片石繪師忤璫之故白師忠烈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祉而稷之于文公朱邑之閭里之好義者當鏡為之又不待法之呶呶也鬱鬱此懷何以自遣惟有引清泉拊白石擗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矣嗚呼尚　饗

簡齋先生集詩選十一卷文選四卷

〔明〕劉榮嗣撰

清康熙元年劉佑刻本

序
余嘗觀明季人才消長
之故而不勝喟然嘆也
當其首奮乾斷獨誅權
璫天下翕然望見太平
顧十七年之間薰蕕雜
進而一二清流之士及
公忠任事之臣終不能

安於朝廷而稍施其翊
贊之用是豈君子之數
終不敵夫小人抑有天
焉主之而使邦國終於
殄瘁耶何用舍之倒置
也餘不具論而所深痛
者則曲周大司空劉公
簡齋云公品望識畧負

一時之選而絕不肯隨
俗爲俯仰中官亂政之
日雖素有聲譽者毋不
惜褰裳以就而公自持

斬斬如其與諸同志及先
文穆公往復書幽憂鄭
重具有宗社安危之大
慮迨受命治河河之難

治也久矣公以平臺召
對天語諄詳遂叱馭河
干躬親畚鍤念洳河瀰
漫板築難施必先挽黃

而後洳可治公豈不知
任事之難而羣輩之議
其後哉念陵寢民生之
至重是以置毀譽得失

於度外而不辭也乃費
省而工成工成而謗起
秉國者但知借端以快
一巳之私怨而不顧千

秋萬世之是非公顧巳
委之天而如彼讒人何
哉公没之後公之孫雲
麓克績前烈歷官州邑

皆有聲乃從兵火煨燼
之餘搜理殘篇得公文
若干篇以付諸梓予受
而讀之而恍然見公之

精神意氣尚不泯于人
間而當年隨刊之績則
又與日星昭而江河流
者使公得更展其才猷

爲國家效半臂之力太平之業未始不可望而卒擠公以至於死抑亦見天之將亾人國而特

生若輩以耗一時之人才然諸僉小雖得志片時而至今厮養牧豎聞其名無有不痛心切齒

而不顧與竝生天壤者公雖鬱鬱以沒而天下人士追遡風流莫不稱引簡齋先生以爲重而

雲麓宦轍所至咸相慶先生有孫以弗墜家學視彼讒人所得孰與多哉故公之人傳而公之

文自傳也而非雲麓則莫與傳公之所未傳也公爲先文穆公所得士故予不敢辭雲麓之請而敬述數語於簡端

康熙二一年癸卯孟秋天雄通家眷世弟成克鞏拜譔

簡齋先生文選目錄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序

論

記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祐纂耀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補蒿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仝較
海陵鄒漢儀孝威甫

疏

恭謝天恩疏

題爲恭謝天恩事該臣以樗品微才謬蒙簡用疏辭未允謹於八月二十六日陛辭仰目就道至九月之六日行次天津遂舍陸就舟一面閱視北河一面催儹回空以本月八日入德州境據淮海道副使周汝璣將前督臣朱光祚發收河道關防一顆符驗一道旗牌六面副并書吏文卷差委淮安衛指揮李天鱗齎送到臣隨經臣叩頭祇領接管受事矣臣至是而滋懼焉臣叨督七省自京灣歷北河中河南河之瓜洲儀真以達於江計程三千五百里而運爲漕遂經行之道設有歲修舊額而淮黃至清河口合流東經安東縣以入於海近年海口沙淤下流壅塞水無歸

宿遂決蘇家嘴及建義口淹沒興鹽等縣蕩爲大澤臣前承召對親稟天語若祖陵之關係運道之通塞責任重大深厪聖懷又奉勅書内諭臣殫心竭慮輸忠效勞臣實戰慄悚惕懼恐不稱　皇上任使又何敢諉卸以自速於戾臣一至濟寧當兼程恭謁二陵親歷決口築堤砌石濬淺撈沙拯下巢上窟之顛連挽排山倒海之泛溢衛陵通運臣不敢遺餘力也至若湖口河洪分脈閘座凡可往來經理先事綢繆者臣不敢憚胼胝也而河上之弊藪必清道欠必完河官必格供本職不得營求差印其司道有司亦須同心共濟有不職者臣不敢愛情面也蓋臣矢以一念忠信對君父格神明率屬吏以報主恩於萬分一而已謹將受代日期恭疏奏報並陳謝悃臣下情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恭謁二陵閱視河道疏

題爲微臣恭謁陵寢閱視河道謹陳所見仰祈聖裁事臣自陛辭以來日夕兢兢念祖陵之捍護運道之經由民生之休戚責重任艱何敢不竭蹶從事於九月二十二日抵濟寧八日內淸消積案十月初一日乘舟南下至桃源縣陸行趨謁 二陵伏見川岳環拱風氣種毓開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從古未有東在淮安府同總漕督臣勘閱建義決口口長三百七十餘丈俱以埽障之埽以柳爲骨以草爲附而束以大

繩每埽長五六丈不等橫置地上高一丈二三尺不等置水中慮其浮則以土壓之慮其衝徙則以江船大鐵貓置河中留之以杉木長三四丈者釘之截流而前與水爭勝此處爲淮黃合併東流入海之路奔濤駭浪駭目驚心今止餘十丈許水益急益深爲力益難每下一埽扯拽用數百人埽下水激迸先下者岌岌欲動使人神搖氣奪不敢易言河海中事臣非親歷其境亦不知此工之鉅且艱也自淮安至此已幾百里兩岸無堤水溢則由漂沒之患在所不免建

義其全河俱奪者耳此堤之廢不知自何時積漸以至於今今即議復亦恐非一朝一夕之力也次至駱馬湖湖淺而寬止東堤一線可循又添黃河之水急湍如箭重運從下而上無怪其費力多而行船遲也今開陳家溝於湖堤之東溝臨於湖由口處亦平於湖北口底岸皆土漸南爲礓石者六里許挑濬費力春夏間開而未成分渡重運剝船十之二三臣率司府各官督委河工佐貳等官加以賞犒作其勤勵本計仲冬之半可完庶幾運至無阻獨是各廳懈弛日

久違玩成習當此併功急修之日猶然提夫不到提工食不到臣心自急而郡縣漠然即 皇上震怒立逮前河臣朱光祚而郡縣仍復恬然今約至歲終方得竣事而水寒冰結事倍功半明年大修黃河官多役衆儻更泄泄如此其何功之能奏黃河決處臣已親履得其梗槩行令司道覆議容與高家堰閘壩事宜另行專請先以勘過地方會同總漕督臣楊一鵬淮揚按臣劉興秀據實具疏上塵御覽以覆治河事情著總河及該撫按確商具奏之旨併乞天語申飭

沿河大小官兵一以聖明之憂爲憂微臣之急爲急人人同心事事應手方克有濟如有仍前怠玩呼而不應者容臣不時參奏從重處分務大役倘遲工食倘恨其罪似小而水消水長止爭時刻過時失事後雖欲補莫可用力分爲諸臣之小過合爲河臣之失職矣臣於召對時面奏 皇上凡事料理早則易而遲則難今又爲敢嘿嘿自恨以恨河工耶

建義決工告成疏

題爲恭報淮安建義決工告成仰慰聖懷事本年十二月初六日據管理南河工部都水司郎中降二級管事徐標淮海兵備道副使周汝璣呈蒙臣及總漕部院憲牌照得建義決工奉旨禁嚴刻不容緩牌仰司道嚴督官夫上緊備做大要實役料要實用費毀工堅尅期竣報立等覆覈會題等因蒙此案查本年三月二十三日蒙前任河漕兩部院憲牌爲遵旨會勘估計淮安塞決工程錢糧事本月初四日准工部

咨會題前事奉聖旨工部知道部覆奉旨河工動支錢糧及督課省試事宜俱依議應用各官吏部速覆朝廷以慶運民生關繫重大故不惜多金冀垂永利若復玩惕遷延貽害不小一切節浮估覈實工定限期酌罰例等事郎著河漕督按官詳明條奏來行欽此咨院遵行去後原估挑引水河一工塞南決口一工塞北決口一工共銀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五兩零請淮庫不滿萬金原任總河朱部院於凡各省直應留應解應追應借銀兩悉心按查備細分項登簿行

令轉發淮安府知府推官及山陽縣知縣星速交好
速李循環簿報三院會仝原任總漕李部院督該府
縣官週有續解銀両當官分發淮南淮北各營
州縣協辦土産各料守催管工各官俱限二月初旬
盡赴工所然解銀地方遠近各一二千里二三千里
不等解料地方遠近各四五百里六七百里不等往
來解辦動費時日不可一月十五日接准本工會同
本道督率題委各官有料作埽無料築土俱以漸集
大以漸增經管引水河工廬州府通判陳國鑑二月

初九日到工募夫三千六百名分爲二十四工僱催
挑濬土方十七萬九千有奇五月二十七日開壩通
流黄淮淘濤藉力分潤矣經管南決工揚州府通判
楊之屏二月初八日到工每工用大馬頭埽每埽高
八九尺長五丈層累而二作一馬頭肚埽十半的量
增用計高一丈八尺濶五丈以次僱進築成堤工長
一百四十四丈六尺二十一日閉溜堅塞黄淮奔流
巳汛南徙矣經管北決工安東縣知縣何璲二月初
九日到工因水溜料少三月二十一日方進埽工做

土埽工七十餘丈推陞鄖任管河同知孔從先於四
月二十三日接管見北岸沙淤上漲先作南岸工程
水深至三丈二三尺前內外埽層累而上俱高四丈
中土槽如之五月間水長愈溜衝蕩愈深埽亦不能
到地埽亦不能到底土亦不能與埽木官一詳再詳
部院一批再批各官會議千萬其難本司隨同河決
大役竣役無期一疏本部覆議不行詳酌料理之旨
本司率孔從先風雨急湍中艘日測探於二十丈下
覓有淺水實地一路填作做河埽壩上流大壩乾作

礟背刺水北向轉闢故道築可施工工程臨宜經理
錢糧通融支辦嚴督鳩僝設法圖成題奉欽依堂劄
科杪孔嚴部院檄劄淤至本道督同知府汪心淵推
官王用予知縣王正志肆出催料接濟手口卒痞疾
如救焚本司躬督河官孔從先星火拮据兼日兼夜
兼雨兼風鞭策僱進土埽工程恐底通流又調題留
原任高郵州同知韓汪畜打井椿堅作月壩斷水多
方經畫嘔盡心血恭遇本部院與總漕部院乘傳式
臨畜授方畧賞罰信必人心鼓奮畜錚爭先十二月

二十八日共築完二百八十六丈附泓告竣一時華
水回瀾千村平土兩河順軌大溜朝宗東南半壁之
乾坤立見桑麻疆理之復舊矣是役也挽兩大溜横
流之衝作數百丈柱砥之堰有引水渠有順水埽有
利水磯有截河埽有接堤有斂堤有井椿月堤相天
時之寒燠酌水勢之緩急覈地形之堅瑕辨泥土之
真僞驗物料之臧否稽轉運之後先節人力之作息
撫夫工之勤惰嚴稽作之疏密覈金錢之度支夫亦
智盡能索心殫力疲矣囘思去七月間海嘯衝濼發

浪排山八九月間埽東水狹驚濤浴日十月間中泓
無幾衝深數丈兢兢守督如臨巨敵職等於此成數
利鈍未敢逆覩仰賴　皇上如傷一念默徹玄穹百
靈協應追美宣房本部院與前部院儀瀕縣已經畀
多方各官戮力急公因以底績而覩堯天司道焦思
承宣督率料理亦惟曰鞠躬盡瘁必而後已耳逞計
有他從來河工告成皆祭告賜名稱賀紀元以彰盛
事以洽神人茲淮東大溜漸漸退議相繼成功眞昭
代之偉造也伏乞速賜恭報馳慰聖懷至府廳縣等

官黃沙白浪之間亦日爲風之際胼胝苦漸致命驅
觔勞莫可状併乞甄敘以示鼓舞其支辦錢糧已催
廳縣官即行確查覈飭善後事宜已催廳縣官即行
確估覈報另詳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建義一工關係
民生命脈當其未告厥成上厪聖主之焦勞下苦閭
閻之昏溺臣自蒞任即行查催除南決一工亦挑引
水河一工業已完報惟北決一工工鉅任重尙未竣
役當行撥催挽復親行督促見中泓無幾衝深數丈
惴惴然變厥成之未易覩也與總河督臣楊一鵬宣

布　皇上憂民至意祭告河伯明功令以致率河官
昭恩威以鼓勵夫役而司道府廳印河各官職思匪
躬殫效盡瘁之義夫役亦感奮子來共矢趨事之勤
遂當橫流之衝奪全河之勢成砥柱之功此皆我
皇上威靈赫濯使百神效順臣民宣力之所致也除
用過錢糧容臣會同太銜善後事宜督行司道次第
料理有功員役査明另敘外謹將完工日期合先題
報

建義告成欽賞謝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崇禎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准工部咨爲恭報建義河工告成仰懇聖恩事該本部題覆前事等因奉聖旨建義河工告成諸臣着有勞績楊一鵬劉榮嗣各賞銀十兩劉與秀賞銀六兩徐標既陞任准復原級兗藏罪周汝璣量陞一級汪心淵王用予王正志韓汪各與紀錄陳冈鑑准復級堤名依議周士樸在內籌畫前陞一級准開復欽此欽遵移咨到臣時臣巡歷宿遷聞命自天不勝驚愈臨設香案望闕叩頭訖伏念臣性原駑拙見復叅窺河渠當極敝之時淮揚遭異常之浸謬蒙簡任竭蹶趨工仰賴聖神之功用遂使河伯之效靈在外宣勞同心力可念居中定議亦籌畫有成源被皇恩稱其負荷若臣未親吞鍤徒效馳驅不過因事於人何敢居功於已績輒賞重感極慨深且此逾涯之賜矢圖效於將來鑿此未盡之年恐難酬夫罔極臣曷任激切屏營之至

再報水發疏

題爲微臣躬閱河道再報水發情形陵寢奠安仰慰聖懷事臣於七月十七等日據管徐邳河道臣徐標等各呈報山水暴漲異常衝潰田廬堤岸各等因到臣已據實題報訖臣即自濟寧登舟南下遍歷河道詢諸發水之源皆係蒙陰諸山水發自北而南又兼黃水暴漲與山水併一望汪洋舟浮樹杪駭人心目土人謂從來洪水汎溢未有如斯者臣又恐暴水浸嚙歸堤爲陵寢患親率司道胡璉徐標等至堤周週查看堤之九堡以下水勢消落八堡以上雖有波濤縈廻亦無衝激之勢較今春臣會淮揚撫按勘議河道之時更覺微細此皆皇仁格天諸神呵護以妥祖宗之靈非人力所能爲也夫黃河關係陵運民生三事耳今河從徐州長山決口全河東注灌入運汪蛤蟆周柳黃墩諸湖門恨瀰漫由駱馬湖口歸黃正道可爲陵寢大慶而邳睢之民亦借以甦數年渰沒之若矣但山水驟發易落爲害猶輕黃水到處多沙爲害最重而王市迦河運道一段淤使舟楫防行黃水

退消之後淤墊在所不免將來新運之難恐更甚於
今歲也臣督令司道胡璉徐標等先詣邳徐上下熟
籌濬塞之法俟臣會同撫按司
道等官同勘大治工程研細確估另疏外謹將先勘
河形據實馳報
崇禎七年九月内奏
聖旨據奏歸仁堤水勢漸平陵運奠安仰道丁涉日
黄水多沙預防運道淤墊熟籌濬塞確估修治
劉榮嗣著作速料理工部知道

覆勘黄河疏

題爲遵旨覆勘黄河會議已定懇乞聖明速勅興舉
以救危急運道事本年七月初四日准工部咨爲遵
旨會勘黄河計估工費據實上請仰祈聖明勅部查
覆乘時興工以奠陵運民生事咨該臣等具題前事
等因奉聖旨這挽河事宜據奏估費至五十餘萬用
夫至六萬餘名如此浩大工程總河撫按道司未見
親行詳勘會議但據兩廳州縣各官册報是否確實
可必成功永賴無患著該部會同該科博諮覈議具

奏欽此又准工部咨同前事該本部題覆挽河估計
等因奉聖旨河工重大著總河官會同該撫按督率
道司親勘確估要見功必可成利必永賴聚衆無擾
費無糜經始何方竣役何日一一詳明具奏欽此
欽遵移咨到臣該臣一面檄行各該司道等官遵奉
明旨覆加勘議一面會同撫按仍督司道廳印河官
親詣河干周遭詳勘商度緩急集議已有成說隨據
管理中河工部員外郎胡璉管理夏鎮工部員外郎
趙士履淮徐兵備道右參議徐標呈稱蒙臣并撫按兩

院案劄該司道督押河各官追隨本部院會同總
按兩院身親閱勘酌河工關係之重首要發次運
道乃河患至今極矣事必尋源于先救急察查先年
糧船由淮即係黃河行運自徐州入大浮橋閘河
北大是黃河即運道也惟府因運重黃分防霸落難
有橫決旋加塞治自試開泇河與駱馬湖為運道河
防寢弛三十年來兩岸淤平沙高河塞中飽上潰天
啓七年至崇禎五年決露字鋪雲字鋪古字鋪城安
青墩等口南衝歸仁隄以逼祖陵駱口無水外兜陸

灣稽運六年六月間又決長山口前部院題請三十
萬金大治本司六年九月到任追隨本部院徧勘徐
邳三百里黃河積弊大壞不可收拾以新運緊急先
理運道今年三月內三院並集周家諏度共估銀五
十三萬餘兩運畢題請奉旨覆勘而伏水大發黃河
盡歸長山決口今復來驗即河官追隨三院自宿至
徐逐一沿勘則河勢視前勘又大變矣前正河平分
黃河尚可通行今僅深四五尺不等或流或停前泇
河止有五分黃水與清水相蕩而行未曾淤墊今全

河北下漫至南北山根梁城閘等處清水灌道丁二
里幸路潭逆于市以下運道淤塞二十餘里雖若通
陵寢安而河患今在運道矣若再不挽黃歸正無論
上決之禍無已目前泇河之淤塞難濟正河且漸涸
難行兩路俱梗為變方人從頭疏塞又則原估錢糧未
可議減但挽黃原限六個月完工仍有泇河行運耳
而今以黃河為運道何能久待不得不就中擇其隄
者急者併力借做為新運救急之圖該徐州同知姚
來珩署邳宿河務經歷韓汪勘明詳議自徐州以上

疏濬大浮橋舊運河三十里而寨夏鎮彭墉之水盡
使南出以待糧船入口下自蘇伯挑全淤故道五百
五十四丈接挑天地玄三鋪半淤故道二千三百七
十丈引水會樊店旋河之流併歷呂梁東下又自鯉
魚山下至邳州直河口挑全淤及半生地一萬一千
五百二十六丈南塞呂字決北築題頭灣馬路口窪
堤束水順下直河更照原估早辦料物在長山口上
築壩下埽逼水一半回東此河一通則上下貫徹糧
船抵宿一體牽挽而至徐轉從大浮橋聊尾北上共

挑河夫役合用五萬餘名或先調別屬之夫或發印官分募立刻勸于十二月完工儻黃河半歸故道運河水消或挑或閘尚可相機着力以濟兩路行運至堤工一時不能併舉移挑河完日之夫挨叙興工次第告竣大治事宜亦可條成該臣會同總督漕撫楊一鵬巡按淮揚御史劉與秀勘得挽河歸復故道原以奠陵利運道河勢又復變更自五月間勘估其道之後伏水驟漲長山決口黃水盡行淘河陵寢雖獲奠安而運道全受其害自梁城閘下壅淤十二里王

市口下壅淤三十里淘河已屬梗阻則急挑黃河以行新運誠不待再計並難刻緩者也但遽欲挑河築防塞決三工並舉使黃流盡歸正道時既無幾勢亦不能況遥襍等堤修築未堅儻水復侵漫不惟運事無濟其憂仍在陵寢今合謀僉同議先挑河暫挽黃流一半歸復故道少補殘堤緊要缺口使不夯流則既不侵陵又可行運併力一工可計日報完此目前之權宜亦治河之先務挑河完日接築堤岸盡塞決口以竣大役計其便矣況自宿遷至徐州大浮橋以

抵呂墻原係昔年運道自開泇河久未濬治今議暫始自大浮橋起至夏鎮呂墻止疏濬深通在黃河自蕭伯拔挑天地玄三鋪引水合焚店舊河之流併力呂梁東下又自鯉魚山挑在邳州直河口南塞呂家決北築堤頭灣馬路口窪堤束水順下直河更於長山口築壩下埽道水一半迴東則黃河上下流貫再開彭墻使水盡南出大浮橋則兩河內外通徹是黃河與漕運合併歸復故道也明春糧艘可自此而達通濟矣其計用夫五萬五千三百餘名除調徭夫八

千名外其餘派調山東河南南直廬鳳淮揚徐州各屬俱令印官召募土著土著則無逃亡譁譟又以佐領職官部押前來分工催儆統轄有人衆自不擾前疏議以六個月完工今糧運轉盼即至通限九十日完工放水行運工完之日即移其夫築堤塞決而次第鳩僝如此則於大治中但有先後而無增減雖有暫緩而非偏廢極臣之慮竭臣之力以冀成功至於一成永利則大河之性既難長保修疏之力又在後來臣惟有心可矢捐糜不惜以報　皇上而已至聚

夫數萬必須彈壓容臣等檄調淮徐濟營官兵鎮守以防不虞惟是設佐錢糧仍計五十三萬餘兩臣等本欲覆減緣工程浩大難以意例如有剩存仍歸河用恐尚不足另須酌請至臨工賞犒等項當移贓贖以示鼓舞可也萬祈聖鑒勅部速覆施行措濟行臣等遵奉施行

報回空過濟禁私載疏

題為恭報過濟回空船數仰慰聖懷并請申飭督糧諸臣預禁重船夾帶私貨以速新運事該臣今年自春徂夏料理河道催儹重運甫畢隨檄沿河司道印河等官逐程趕催回空不許攬載私貨星夜南下去後據管理南旺閘工部主事汪那柱呈稱據管理運河兗州府同知翟凌雲揭據濟寧州天井閘報自崇禎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打放過回空糧船頭幫龍江等衛指揮王環旗甲張承業等起至九月十四日打放過尾幫新安衛指揮李萬春旗甲李姜興等船八十六隻連前通共六千八百七十隻其後尚有赶幫船隻自是回空落後零星計亦不多等情報職轉揭到司呈報到臣據此理合具疏上聞仰慰聖懷為照漕與河兩相須兩相成者也漕糧北上內賴河道深通而領運官旗亦須一意奉公然後數百萬車𥹋乃可遄行無阻今歲重船回空幸得依期過濟矣然中間便阻艱難調停催挽不知費沿河官員大役幾許心力而後苟竣一年之局臣總總為將來之慮者在

載不可不禁也査漕運議單萬曆十二年題准一款
凡運軍土宜每船許帶六十石沿途過淺盤剝責令
旗軍自備脚價例外多帶者照數入官監兌糧儲等
官水次先行搜簡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査
又萬曆十三年題准一款運軍土宜每船除六十石
外若有多餘貨違禁仍載竹木沉重等物及沿途收
買貨物者將貨物盡數入官仍將運把運官指名叅
治如經管地方盤驗官員徇情賣法聽河道衙門叅
處開究之時糧儲加意簡査遵者亦同叅治煌煌令

甲誰敢奸之臣憶今春舟泊駱馬湖每見重艘停阻
竊疑新挑河身淺澁一面探治一面撥夫代挽適有
朽敝失風船隻盤糧起剝下視皆私貨也因訊各船
無船不有私貨凡私貨皆匿艙底而覆漕米於上喫
水嘗至四五尺六七尺一遇阻閘橫艇河心一船滯
則百船俱滯責令起卸則順目橫恣不可觸邇蓋此
輩惟以鬻賣獲利爲事貨一日不賣盡則船一日不
肯前多方延挨方催入口放稍中流行不數里復停
河畔嶧縣知縣催促其急便行聳毆幸漕臣適至鎮

責而解此其風爲可長哉始不過詞運弁之若不妨
少加矜恤耳豈知其敝一至於此今回空既南轉盼
重運即北此弊不除勢必年年揩悞或至決裂不可
收拾臣用是直陳伏祈　皇上敕部行直督糧并漕
儲道及押運府佐等官務於起兌之時申嚴査驗除
應兌漕糧例帶土宜外不得夾帶私貨如有徇縱聽
臣河道衙門叅處蓋既截則護之衆截則衆護之奔
之中途難爲割禁之始事易爲力但得船無留滯運
務早竣不惟河臣免於罪戾而所裨於國計不小也

臣草疏方畢接據漕儲道臣張鼎雖詳稱漕白二糧
議單悉用中船向來白糧悉遵何至今年駱湖阻滯
止緣奸狡船戶輒做官座分刻十三船底皆平濶入
水復深可容三千石又兜攬客貨反倍糧數昨如崇
德縣范泰之船以裝重客貨發漏沉溺長洲縣申吳
成之船以裝載回升艙重遇風焚劫乃若回空廣裝
客貨因而投託索詐驛官打搶民船此又本道目擊
相應禁革大艘以復中料伏乞批行本道關徵道府
禁諭等因到臣臣已批行白糧改用中船矣因思今

年漕糧如江廣浙省俱多大艘該道既會議準漕白悉用中船豈容聽其搭駕目艘多裝私貨合無申飭
天語申飭各該衙門行令省直道府一體遵照漕白二糧悉令中船如有裝載大艘遇漕之日聽漕儲道臣查驗參呈處治庶法令彰而弊實革矣

崇禎七年九月內奉
聖旨運船例帶土宜漕規甚明近來多裝私貨以致阻閣延挨誤漕不小今後著督糧漕儲押運等官於起兌申飭查驗如狗縱徇從違者指名參處

其漕白二糧悉用中船事宜該部知道

請協濟大挑錢糧疏

題爲河工繁興經費不繼懇乞聖明勑部承議協濟以襄厥成以圖永利事該臣奉旨覆勘河道隨經會
題卜吉於閏八月二十三日祭告分工募夫辦料興作間九月二十日接工部咨爲遵旨覆勘黃河會議巳定等事該本部題覆挽黃大治等因奉聖旨據奏挽黃濟運工難刻緩挑河築堤塞決三事次第興舉亦見區畫明悉既認限先竣挑工着督臣躬親詣河干責成司道官畫地督理其辦料募夫管押催價等

項州縣佐領衛所武職酌量委用印河經管各官如有稽悞侵冒等弊不時參處淮徐濟營官兵俱聽便宜調度彈壓應用錢糧先儘見貯河銀及所留遮飾動支應補登餉及省直拖欠著即勑限催解戶部協濟既有成例著於截留漕米照數取用外仍再議酌助共成漕輓大計以圖永賴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捧誦綸音敢不刻蹉料理急圖成功以副　皇上委任至意除已見駐河干督催鳩夫辦料星夜供做外惟是估計錢糧五十三萬餘兩見貯不過十萬有奇

其名屬借欠二十五萬雖徵催如山奈西江之水無
濟目前之涸非部覆內開自六年歲報河道錢糧
册以爲見存二十九萬有奇六年張義高堰曹單河
南諸工歲修銀兩業已支用但未經覈實未及奏銷
其實實在止十餘萬耳雖役見湯夫辦料將已罄
盡時下聚夫五萬餘名日費　千今江北頻年水
潦蝗蝻爲災米價騰貴二令不敷一令之用各夫皆
枵腹供役則目下需米尤急今有側大挑朱旺之役
估計七十餘萬戶部曾協濟漕糧輕齎漕折鹽課等

銀二十餘萬更益以馬價料銀然後大役始與向猶
止是治水使之安瀾耳今則重以運道梗阻所關尤
屬喫緊而協助不及十分之一若乃窮夫以無食而
散驟難復聚則患在運道不可救也萬一奸人以無
食而譟則驟難消弭患在地方更不忍言也用是不
辭煩聒仰籲聖明軫念河漕相關數萬人夫待食河
干敕該部查照大挑成例於全佔中協濟三分之
一再留漕米十五萬石仍撥漕折輕齎銀十萬兩以
濟目前急需庶幾河工速成其於陵運民生所裨不
小矣
崇禎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議留錢糧非已有旨這所請銀兩戶部看議具
奏

流寇逼近鳳陽疏

題為流寇焚刧重地陵寢可虞謹據報奏聞懇乞聖
明速賜遣將徵兵亟圖剿滅事本月二十一日據署
潁州道事淮徐道右叅議徐標宣報為緊急賊情事
禀稱抄蒙撫按兩院憲牌為印信事合委本道印將
潁道印務查明帶攝嚴督城守以宿州為駐劄之地
北援蕭碭南應潁亳仍遊巡逼近中州郡邑等因蒙
此本道才媿兼人又徐州重地河漕事急恐成兩誤
詳請改委未蒙批允至十六日據鳳陽府壽州差官
郭一驅賚送勅印至徐本道兼程抵宿十八日開印
視事擬即西往壽潁防禦適接壽州總練指揮趙良
弼馳報本月十二日早自正陽鎮來騎馬流寇千餘
沿路焚刧竟抵城下攻擊甚急職與營兵及軍民極
力固守幸保無虞仍用砲打死八賊拏獲上城一賊
至十三日又義勇陳世元等擒獲流賊一名號二天
王紅騾馬一匹審供賊衆數多當即梟示等因據此
中途又聞十五日流寇已至鳳陽焚刧逼近陵域職
不勝痛悼潁道原無中軍兵馬又各路兵將撫院檄
行徐州狼山兩副將調度節制職初至宿闕處皆
賊東西交訌本道并無一兵一餉一面嚴督城守料
理防禦一面請撫按兩院督催將領剿滅仍乞下部
院念根本重地不容戎馬橫行亟速題請大將提兵
剿捕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流賊猖獗非一日矣蹂躪
晉楚中州汝宿已成燎原之勢不意今且搶掠宿丘
正陽圍壽州潁遂至焚刧鳳陽夫鳳陽陵寢重地祖
宗衣冠在焉萬一賊志猖狂誠臣子所不忍言者潁
州道臣已推濟南道叅政謝肇玄除一面檄催赴任
料理外惟是賊勢鴟張倘南向則留都根本可慮東
犯則淮揚漕運可虞臣用是憂惶據報入告仰祈聖
明軫念祖宗陵園關係重大淮揚漕運咽喉勅下該
部速議簡擇大將仰於附近地方徵集大兵併措糧
餉會同撫道諸臣合力進剿宗社幸甚地方幸甚

崇禎八年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據奏流寇焚刧鳳陽逼近陵城殊深震惕該撫
按何無預備堵擊致兹猖獗着一面嚴督道將
會同豫撫殫力截殲如有疎悞定行重治蔡冀

明及楊御蕃兵俱着道官星馳迴風援勦不得
刻延其餘調發將士兵部通馬上撒催仍將到
彼月期馳奏

再報流賊攻劫疏

題為再報流寇攻劫地方懇乞聖明勅部速調大兵
堵勦事據濟寧道副使徐九章稟稱本月十七日忽
接曹縣報謂中州之流寇已攻破汜水滎陽等縣等
處去曹縣止二百里而近據此合行稟報等因又據
臣標下中軍副總兵官劉永龍稟稱正月十九日接
職家報稱流賊已抵中牟縣四鄉民日稱流賊攻開
滎陽等縣焚掠甚慘逼近大梁其勢洶洶臨濟之間
賊寇垂涎已久理合稟報等因又據徐州州同湯大
耆稟稱賊寇已至碭山去徐不遠該臣看得中牟縣
距曹止二百餘里碭山距徐止百餘里曹單係山左
門戶徐州則係漕運咽喉曹單沿河千里防兵寥寥
徐州向遭黃水內罕居民萬一寇至誰與為守懇乞
皇上亟勅該部調發官兵於扼要處所一面防禦仍
集大兵速剿勿使滋蔓抑臣更有進焉賊勢日甚一
日蓋因兵力不齊人各自為計耳以今之勢當自徐
州及曹單以至河北榮澤孟津等處沿河設兵立以
烽堠使賊不得北渡潼關為陝西要區必有大將統

兵鎮守使賊不敢越秦汝甯襄陽光化爲全楚淡用
通衢使名將提重兵彈壓賊始不敢窺楚又儀真金
陵沿江一帶則以操江之兵刻信防守使賊不敢南
向中州地方收集村落人民州縣各練鄉勇自爲固
守而以各鎮將之兵合力接剿接剿必用邊兵防守
則民亦可近來海不揚波即發兵可以西來幸而外
未窺邊雖保鎮可以南下剿則殲滅以救此腹心之
疾不然賊勢披猖飄忽不定到處有奸民勾引轉相
增益日下山陝河南湖廣徧地是賊近復殘及江北

地方而山左亦岌岌自救不暇萬一狂奔江南則財
賦盡窘或東阻運道則南北不通其爲國家慮尚可
言哉臣不勝杞憂激切上聞統祈聖鑒施行

請官兵剿禦流寇疏

題爲流寇之警日聞山東所在有伍可虞懇乞聖明
勅諭嚴防共圖撲滅事先是流寇南掠豚鳳北薄碭
山業已兩次具報本月初二日據兗西道僉事呂起
宗塘報正月三十日巳時據河南武界曹縣人邢頤
言報夏邑流賊甚多歸德守備戰[illegible][illegible]彭商今夰入
夏邑本月午時又接劉總鎮塘報稱本日一更時分
遥見虞城火光接天賊又復近黃河等情到道看得
單縣接壤碭山彼岸攻陷甚緊夏邑虞城與曹對面

巳見烽火相連單急而曹又急綢繆堵截萬不容緩
等情又據臣標下差官鄒學伊稟稱蒙差南直偵探
探得潁州十一日巳破其王莊地方民亂打搶甚多
十六日紅心驛搶劫銀鞘殺死解官馬副將今駐劄
裏林等情又據臣差官董家那稟稱蒙差河南探賊
探得流寇燒盡永城關廂今在夏邑劄營又據署邳
宿廳事經歷韓汪稟稱職在邳州督工二十三日來人
民驚慌大是亂離景象職抱印河干約束禁止不下
請兵彈壓等情各具報到臣臣惟歸德與曹縣止隔

一岸而碭山與單縣地界相連近賊焚掠河南官兵
追襲勢必急奔河北萬一闌入則山東河北地方爛
不忍言曹單一帶山東撫臣已發官兵聽兖西道僉
事呂起宗調度并臣檄行該縣各集鄉兵列營防守
又檄濟寧道臣徐九章督濟營官兵防衛魚臺等處
與兖西相為犄角兵勢既張可稱無隙矣第黃流易
禦順流難防曹單魚臺之守雖嚴倘賊自上流乘舟
東下何處不可登岸今濟寧要地已極空虛沿河固
圉之策惟有各府州縣亟集鄉兵自為防守計耳未

能扼賊之衝也邳州連年被水滅中止州衞官居住
無民可與共守睢寧並空城而無之四方饑民傚工
就食豈能為我防禦彈壓有兵猶不為亂幸矣而淮
徐俱已無兵可調非得名將速領大兵從豐沛徐州
兩會豫撫共圖剿滅恐賊或乘間而東並為漕運之
患查原任援剿總兵楊御蕃胸宿甲兵志存忠赤若
用以防漕剿賊可制拜命而夕受事除禦寇事宜臣
已移會北直河南山東江北撫道嚴緊設防外謹冒
人告懇乞聖明勅下該部速覆施行

責成河道理河護運疏

題為遵旨提兵防護祖陵責成河道督理河工防漕
儹運事臣自二月十四日督率濟營官兵前來徐邳
等州縣料理河工儹護糧運本月二十七日舟次邳
州接吏部咨奉旨暫帶總漕事務二十九日接邸報
奉旨提王佐才兵馬防護泗州祖陵漕運一帶該道
府州縣統率鄉兵據河防守臣即馬差官持令箭飛
提王佐才兵馬星夜赴泗及檄泗州守備整點官軍
多備器械火藥在陵防衛候臣到泗調度偵備臣查挑

黃大工挑河已完放水通行因磨莊舊河水溜積挑
直河避溜行運亦已工完另疏題報見催各幫官旗
從劉口入直河達邳徐北上其築兩岸長堤關係陵
運民生工鉅費鉄前疏控籲皇仁那處濟急未蒙俞
允各省直雖有積欠河銀然地方災荒兵火勢難亟
徵緩又不能濟事俟再具疏懇請紀將伏水將近畚
鍤刻不容緩遵照題估原疏派募徐邳海宿等州豐
沛蕭碭睢宿桃安贛沐靈五虹等縣各募夫二千名
責令該州縣親押赴工分工管做計土方給銀先儘

邳睢緊要之處參趣勒限報完役有堅收仰係該州縣之責其青墩城安牛戈由郭家樓毗滸雲係露呂等隄各舊決低窪之處恐水大霑溢先行該管知州郭郛知縣楊鉉各派官夫加意修防該管中河分司胡璉察處以錢糧未銷河工缺人尚當料理特委淮徐兵河道右參議徐標專駐宿口督同該司協力修防即護漕儹運又嚴飭沿河司道督率府州縣印河各官分布官兵鄉勇防護外為照漕與河國家兩大事平時猶恐難治而今寇逼之分治猶恐不足而臣

兼攝之即殺食河干應時催督未易勝任乃奉旨護陵則又躬詣泗州漕河諸務雖不敢諉卸於已不得不暫託於人催儹糧運幸巡漕御史倪于義纖盡有方丹衷為國沿河諸臣須趣各官奉令惟謹自足辦此搶險提工則委道司徐標等督諸印河官拮据爲備計日竣事至於帶攝總漕事務會此糧限尚有刑司分猷文移可以通理臣因防護祖陵已於三月初二日自騎馬漸起程馳赴泗州謹將督工儹運轉委緣由并起程日期具疏上聞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防護祖陵自應遵奉明旨萬分防備劉榮嗣久任總河濟參原屬本務必漕艘通行無阻方爲勉修職業不得但以分委道司等官卸責該部知道

護陵督漕疏

題爲護陵督漕有人治河催運難緩伏乞聖裁以便遵行事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爲確食流寇焚劫等事該總漕督臣楊一鵬題前事奉聖旨據奏皇陵享殿明樓門廡俱被焚毀朕心深切驚痛其遣官祭告恭慰及作速估計營葺併應修省事宜禮工二部即修奏來行根本重地楊一鵬全無預備致滋異變併吳振纓楊澤俱革了職錦衣衛拏解來京究問總漕事務著劉榮嗣暫代巡撫勦賊事務著朱大

典星速往代吏部一面具本來行田光宇范文英朱斐揚如桐陳圖徐士選俱著革了職該撫按提問究擬罪宗失散的著訪査下落具奏朱國相照例議䘏該衙門知道欽此二十九日又爲東南大兵漸集寇氛尖北宜防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奉聖旨流賊刻期掃除必須布置嚴密以杜奔馳窺遶陵漕重大東南根本尤宜力保撫處劉榮嗣馳赴泗州提王佐才兵防護朱大典馳赴鳳陽提馬爌兵防截漕運一帶該道府州縣官統率鄉兵據河防守該督府

仍遵照屢旨佐以銳師逐程備勦倪寵陳兵要害李懋芳堅扼臨淸賀世壽扼河間並州張其平捍長垣東明晉秦楚蜀文武將吏俱著奮銳剿防毋致瑕隙楚師厚集許成名正宜鼓厲前驅相機援勦何得畫疆退守若仍前玩怯縱賊麻黃東犯貽害安慶立正刑章其一切調度合勦事宜著洪承疇精料理務遵限蕩平慰朕除暴安民至意爾部通馳嚴飭張鳳翼署銜如何遺藏罪字面補正行欽此又爲祖陵關係等事三月初一日接邸報該刑科給事中鍾斗題

前事奉聖旨祖陵關係重大已有旨著劉榮嗣馳赴泗州提王佐才防護兵部卽差人馬上嚴催不得少延致多疎悞欽此欽遵到臣該臣將河務卽行淮徐道臣徐標淮海道臣劉若金分理臨一面調狼山營副總兵王佐才官兵一面調發濟寧營兵馬星赴泗州防護相度備禦情形俱已拜疏具題令狼山兵八百名已到暫令廟灣遊擊附近祥統領內撥三百名分防舊縣防護之計稍周又准漕撫督臣朱大典備將漕運勦防吏卷咨送前來又接邸報爲南討趨淮

屆期事該總督翁鴞程詳題前事奉聖旨俱照部擬原屬巡漕御史及漕道專責一應事宜着彈力料理不得稍悞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到臣爲照陵寢之於漕河皆國家重計當此黃河新挽之日運事正殷臣兩奉嚴旨責成料理而身在泗州去河六百餘里河工之事雖已題明責成兩道然事須商確者文移往返動經旬日今臣奉旨暫代漕務而漕撫朱大典今已履任巡漕御史倪于義新奉明旨漕務已有專責臣奉旨防護陵寢而按臣泉任學入境護陵亦復有

人臣止宿陵側未敢擅離或臣與按臣同駐泗州或容臣題駐河干督催運事其漕運關防仍當交還漕撫統乞聖明裁酌行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四月內奉

聖旨漕務仍着朱大典督理餘有旨了

微臣治河無能疏

題爲微臣治河無能荷蒙天恩並報之日修河借運情形仰慰聖懷事本年三月初七日准工部咨爲重運抵洪最早等事該總漕御史倪于義題前事奉聖旨據奏運河尚多淤積焦址水淺難行新挑月河又不如法劉榮嗣及道司各官所職何事通着戴罪料理星速踏驗排濬務令漕艘並濟如少有梗阻必不輕宥倪于義還着巡漕功罪一體一應行運工力事宜即着據實馳報毋得隱徇取咎該部知

道欽此十四日又准工部咨爲新河必不可行加河挑工已晚等事又該巡漕御史倪于義題前事奉聖旨據奏新河險溜難行加淺尚未疏治漕運何等關係敢於玩悞殊可痛恨劉璉韓汪俱革了任該撫按拏解來京究問劉榮嗣姑着降三級并于積郭郭王芳張應選魯良謨等都着先革了職帶罪星速料理剋期濟運另行奏奪如再延阻重典不宥中河分司該部即行遴補勒限到任其沿河防護事宜着撫按確遵屢旨萬分隄備不可少有疏虞倪于義一面嚴

行督飭仍將查閱情形不時馳奏該衙門知道欽此
欽遵移咨到臣捧誦綸音不勝悚慄以臣治河無狀
諸臣俱被嚴譴臣僅戴罪降職寬假隆恩如天罔極
臣所爲恐懼無地而又感激不勝也然而新河之淤
新河故淤也治淤之緩急黄乃緩也而流中時勢人
力兼有難齊敢不據實剖陳於　皇上之前自去秋
黄水横衝運道中斷臣與淮揚撫按徧歷徐邳睢宿
等處見四野波濤中流淤墊廣闊渺茫止有挽黄一
法分水可以行運乃挑河袤延三百餘里分工督理

派伍司道時當沍寒臣寢處河干督率諸臣賞勸懲
儆鼓舞興作三閱月而告成事隨委淮安府推官袁
彭年按工丈明正月十三日臣督各官躬親祭神犒
賞官夫開壩放水臣於二十日試河乘座船自宿遷
北上官民船艘一路通行臣乃有恭報挑黄挑工已
完之疏而猶慮黄流帶沙通來不時處處需人刻刻
需防臣又嚴檄司道即河各官率夫修治二十二日
忽報流賊披猖突至睢徐碭山逼近濟寧運道人心
驚慌臣馳還調率道將督兵備禦二月十四日寇氛

稍遠臣即親禦寇之兵兼程赴上護運與呂營崇
露字等堡岌岌欲潰而半戈山之攔水壩新河口之
匙頭灣以及青整張林舖等處橫衝四溢勢且奪河
臣親督募夫拮据十餘日開通直河立催揚州等幫
北上臣乃有再報開通直河工完避淤濟運之疏分
派工程稽工犒夫臣自時時親臨督視何敢一刻怠
緩及臣奉命護陵寢與漕臣調淮海道管理半戈山
等處淮徐道管理大浮橋樊店等處河南分司邳州
知州董理直河中河分司邳宿廳董理王市等處其

駱馬湖口則漕臣自行督理且微服親督運船之挨
延不進者立刻重懲而諸弁軍旗乃始踴躍競進日
過船多者百五六十隻臣所謂處處需人刻刻需防
者幸漕臣之有同心而臣所爲計焉而未及行變之
而未能豫者又幸漕臣之能共濟重運業已銜尾北
上猶可計日過洪不敢勞　皇上南顧也顧正月以
來地逼流寇驚逃按賑不敢更聚多夫於河上臣復
遠去孳心未免懈散文移未免稽延而洪限已迫何
哉乎漕臣之大聲疾呼也夫河臣不能以河衛運乃

至運到通河豈得無罪但念今日之河非尋常偶決
小疏之河今日之運道非前日倒溜小淺之運道今
日之治河非他處補偏救滯之治河人力有限勢重
難挽諸臣之中罪不一等獲罪之中或情有可原功
有可贖者容臣另分別入告臣實總理罪無可逃獨
蒙 皇上寬貸感激恐懼具疏陳謝伏乞聖明垂鑒
焉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日奉
聖旨昨倪于義疏稱漕船剝挽甚艱徐關沙淤可慮

何軏云已啣尾北上計日過洪孫屬支飾劉榮
嗣着嚴督各屬星速濬治利運不得再有延悞
該部知道

挽黃治泇躭延重運實陳疏

題爲敬明挽黃治泇之實併陳重運躭延之故仰祈
聖鑒事邇日天啓七年黃水驟漲南決吳呂等堡直
射歸仁堤其爲患在陵寢崇禎五六兩年黃流復漲
北決長山等處其爲患在運道然是時黃水浸入運
道者十分之三耳而泇河固在也六年秋臣恭逢召
對親承天語嚴諭及履任見河道潰壞如此河督空
匱如此乃急濬陳濤塞駱日催完七年運事而七年
秋水大發長山盡決黃流全奔泇河梁城泇口王市

三百餘里俱被衝淤運道斬然中斷臣率司道於泇
口一帶周遭探測挑挖審試一望瀰漫大半淤泥深
者丈餘淺者六七尺不等人夫不能著力又無兩岸
可作牽道而遷徙無恒通塞難料臣爲此懼廣詢博
訪止有挑濬故道徙黃行運一策蓋不塞長山之決
泇河必不可修不挑黃河故道長山必不可塞而塞
決不築堤祖陵之患更大又與撫按司道諸臣勘估
商確據司臣胡璉道臣徐標詳議挑河築堤塞決爲
三事先挽黃流三分之水行運其築堤塞決次第與

舉具題得旨九月開工分工爲伍三司兩道六廳四
州縣官分督六萬餘人晝夜力作臣亦食眠河上省
視鼓舞不敢少懈而潛臣初至疏請仍治泇河夫是
時泇果易治也河上諸臣豈俱夢寐罔覺抑豈好勞
喜危務此三十年來共避之禍患而汲汲挽黃乎挑
工以十二月告竣約費河銀一十五萬餘兩見今請
官覆覈裁銷正月十三日臣在呂堡祭告啟水見客
船滿載者往來通行竊幸新河甫成糧運可早即日
奏開不意磨莊一段地勢側有頑硬遂生跌溜臣相

會揚州等幫已遣三月二十八日奏聞臣隨奉旨在
泗州護陵漕臣復行司廳調集官夫治泇直河止船
不行者二十日司廳等官再奉嚴旨革職提問其治
泇也尚遺餘力哉而督浚王市之五百丈旋通旋淤
覓路別行船始再入直河已過五百餘隻臣自泗州
還抵直河七日內又過船六百餘隻是時進直河者
從邳呂達徐六七日而入大浮橋由王市者從宿陽
長山達徐二十餘日而始入大浮橋乃宿陽長山之
間淤阻不特臣又往閘泇口臣去而直河無船者又

二十餘日以致大浮橋既幫十月發運率役胥推私
是圖過囘溯蕩之中任意遷延無官司之催促無私
載之箇查所報漂流既無稽考即有賣盜亦無關防
故行王市者非國家之利而奸弁之利也至泇口復
淤漕儲道再截重運入直河臣亦隨至督催運官鮮
船又過一百三十餘隻漕儲道去而運船復止乃俱
停於徐塘勝王山之口徘徊觀望糧運稍進以此夫
豈河之咎乎而推論原本則仍歸咎於新河之不可
行乃今迴之新河過船先如揚州等幫後如滁州等

幫最從如溫州等幫皆從直口達徐如果不可行也
則此一千三百餘艘豈飛挾而過耶且大浮橋一帶
俱係漸河第一工今年從直河者固進大浮橋抵夏
鎮從長山者亦進大浮橋過船四千餘隻何以曰新
河不可行也若曰淺溜所以幾船所稍延幾日可覆
而按也乃糧船有剩米至三二百石者有米盡船膠
猶難移動者在沐塘諸處不在新河也仰副臣王錫
袞三舟敗一其明驗也設使直河之船源源而進不
致中斷四十餘日糧運之過濟不已久乎設使不挑

新河而專恃王市行運河臣之肉尚足食乎然則新
河非不可行運進非因河梗不待臣言之畢矣夫黃
河當治泇河亦當治但堤工未畢長山未塞雖糜金
錢費民力而治泇未易易也今而後知臣言非妄臣
始計非大謬也臣苦心未明剖陳欲悉不避冗長伏
乞聖明垂鑒一字涉虛甘伏欺罔之罪臣易任阻越
待命之至

挽黃已成堤工應築等疏

題爲挽黃挑河已成應築堤工未竟工大費繁請乞
之官漸去務飭恭請遣官勘數截銷以清錢糧以明
功罪事竊照去秋黃河東徙運道中斷臣奉旨會同
撫按司道等官集議勘確會估挑河築堤塞決三工
共銀五十三萬先舉挑河一工挽黃流三分濟運分
爲五工委五河道程督自去年九月開工十二月內
告完約費銀一十五萬隨委淮安府推官袁彭年逐
工丈明於八年正月十三日開壩放水紆因麻菲半

溜旋開直河漕臣又開王市故道兩路並行重運幸
已過濟挑河之後便當築堤無奈時入伏秋錢糧不
敷不能如原題之議上下三百里遙縷二堤一時並
修謹擇緊要舊決之處如呂雲等堡馬路堤頭等濬
酌量興工以防泛溢然黃河之性變遷不定潰決無
時恐日久漸非其故則數萬挑築之力十餘萬金錢
之費無從按工查覈且司驗等官漸次更替後來者
誰能問之水濱而當日在事諸官之功罪亦難懸坐
以服其心且以河臣言河事恐涉虛飾以晉錢糧者

算錢糧權有浮冒臣即萬萬不敢出此而亦何以自明故臣簡徑旗凡與大工例差部堂或科臣勘覈及今撫黃所挑之河長濶口底俱明所築之堤高厚根頂俱在乞 皇上俯念陵運重務特差一官詣工勘覈施行

謝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該據廊報兵部一本爲勛發倉勤流賊功次等事該本部題敘平剿寇諸臣內以臣曾轉餉資軍列名其間荷蒙聖恩賞臣銀二十兩欽此臣隨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司計籌兵臣子恪共之常職賞功勸績聖主鼓勵之大權乃臣何廝何堪懋賞蓋者剿賊跳梁荼毒三省 皇上赫然震怒下令督勦諸臣同心戮力滅此朝食爰奏蕩平之烈此實 皇上威靈遐播使文武將吏共效戡定之力若臣昔佐司農愧持籌之未能近肩治水尚操畚之罔效方切曠瘝之懼何當賞賚之隆撫膺悚息祇有勉竭悃誠永矢圖報而已謹具疏稱謝曷任感激屏營之至

簡齋先生文選卷之二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貴㝢甫編

毘陵惲于邁涵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仝校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書

答康念東

東師敗績中外震動十餘日憂公念私飲食寢處俱失其常則身在戰陣之間命判生死之際者又可知也丈失馳驛報主蕭毅忠莫當讓何人然死事易處事難此聖人所以致意於好謀而成者也項者諸將死則死矣其所以死賢於生死不如生者迄今未有成說眞贋情形與安危結局議者都如說夢凡不能得之道路之口者望翁臺詳示

與姚現聞太史

濟懷彝毅然丈夫哉死於王事議者猶或輕之何以訓邊疆之臣使忘其首領惟敵是求也弟與賈孔瀾求名公詩咏載厲以慰忠魂惟翁臺揮賜焉

與張恒山

乃更逛足下一科乎非亦不獨在戰也足下臨行發憤意氣沉刻両似知有今日然弟所慮於今日者一所慮於異日者二便羽翮開懈解之詞不與爲所謂發憤忘食忘憂憂之未忘其志不專其力先沮也足下於今日得無憂乎憂來徙亂人意是新敗之將與久敗之後俱無下手鬭勝之日也抑銅玉等器貴舊而賤新其認舊之法以蒼蝕不損爲妙寫字作書貴生而賤熟其論生之趣意態飛動蹤徑分明爲佳觸

嘗以文章譬古董今欲以古董譬文章文章在憂食可忘憂食在文章亦可忘勾踐不忘會稽夷吾不忘檻車弟且爲足下賀戰勝矣

答韓求仲修撰

共東髮讀書即聞海內有求仲先生誦其制義輙深嚮往自念足不越閭門安能交大賢之在數千里外者抑不文不學無當於聲氣將自慚也故向爲詩云平生結交心常恐賢者棄何期懸圃夫子謬說項斯台臺又誤聽夫子乎九天咪卡迺風飄落驚喜何可

言喻至於八股之業不偏規矩何當採擇暫如夜光
萬斛偶雜魚目一粒遂使探珠者生疑是可念也此
時事事苟且日甚子輿復生應爲此懼何日望見顏
色面陳鄙臆乎佳篇大筆種種奇妙使旋附謝不盡
惓惓

與袁滄孺

弟受事半年出入太倉與其計一百三十萬餘而淮
課居半是舉天下之方伯郡長大令所拮据自效於
國家者幾當台臺之半而其間色數之不足稽緩之

無期又百不逮焉諸邊委官坐待已久忽聞淮課至
如將雨降適遲久者至詞弟曰當今再有一滄孺先
生天下豈貧哉弟憂時有淚點金無術仰借明賜以
寬諸邊之切責受惠侈矣

答吳師海

徵獨弟有成言也諸邊緩急僚不經心亦何以司庫
爲矣貴鎮分餉與諸邊孰多此時翁兄當必知之不
俟弟言至裀剴者邊以供一隅一隅未必皆皆遑先
受其禍前小揭中言之已詳惜乎當事者之未肯省

察也今若有人權天下之財以處餉辦各邊之勢以
治兵不以冗兵耗餉不以冗費殃民使腹裏不驚於
招兵邊方不困於待哺然後吾國可因而治安有望
耳仁兄謂何

、答南二太

三月之內再承翰教下屏衣鉢上懷民社觀宮如觀
火憂時如憂溺今之卿士岳牧同此心也國事其有
濟乎乃皇上疑臣下與賤臣下輕臣下之心百舌不
解慎重臺省之予從來衿矣此將冢宰之命進至四

月合朝伏闕而請者凡六次始下其他守候之苦不
必言歲貢一途金壺衣飯有傭工者有醫子者竊歎
斯文之厄與國家養士之體至此極矣某雖未拜新
命祗守舊官庫役告竣叨濫在即石荷寵綸以報所
生即幸莫大矣

答張金銘

誠不意遂有此調此中風波易起翻不若戶曹得自
由也俟命七月竟自今上命之不暇自喜獨喜數年
積塵之考選一日疏通如喉間有物一咳吐出也修

政稱種快心唐虞三代便在目前獨恨帶事不能以請帑免加派使百姓少甦耳小損不足道乃鄒公疏誠大關係誰則聽之抑其人輕乎一字九鼎端望台丈遥伯敬有書來并致盛誼大作常在面前如對顏色小詩請政遥想命駕在邇西望雙旌頸長於鶴矣

答楊寨雲年丈

記在都中時時時過從年見乞畫竹至今懸之齋頭覺風來成韻雲過生姿恍然昔年兄顏色而聆磬欬也遥承翰教甚慰相思但竟紙不作一真切語豈年

兄已忘弟耶拜覢雖感讀啓則愧弟以台鹿調部日惟昏愚是懼年兄不果忘弟尚冀有以教之勿令傳心一札不及猶上數竿竹也

與呂渭陽少司農

于今國事之難不獨邊計民生之困不獨關中即謂募一節無處不擾無處不急亦無處不謀無處不進其大者顯者見之章奏而小者旋起旋息雖目前未至決裂然權不在上民不可使前若視上之誼不能望於今之世矣兼之廟堂之上處置未得其宜爭鬥戶報恩怨不肯一念從國家起見天下事尚忍言哉近日論議稍止頗猶未見快人取動其抱杞人之憂久矣緣平日傾服台臺因便一吐中懷意詩發之服畧抒挽回之討是大臣忠愛至情必不能已者也倘亦不厭鄙人之煩瀆而斥之乎

答王肖乾中丞

此中恃廣寧一片地不啻銅城鐵壁也台臺此身豈非宗廟社稷一人萬姓所共倚之身哉則凡台臺所須是即宗社君民之所共須竭力奉之惟恐不及况

敢有愛焉無奈日來之緩與錯將共成一悮也有議論無成功無成功愈有議論相激相持是今日極大病痛心嚴出京時人有懼心雖無善策却無傲志近日似乎其忘之又似乎其不欲成之徵兵括餉了無成說方在若可行若不可行之間高懸闊吾師乎今已議定從經畧出關刮監軍張同知亦極言於當時弟此事非敝衙門所得專容圖報命寸心如焚語多犯忌惟台臺秘之又劉渠之代大將想台臺定有精鑒而此中人多疑其未能辦敵何也便羽奉問乞并

淑察

答徐騰愚吏部

嘗論品以不圓融爲正論才以不苟且爲真此不佞某所以推轂老長官之意也流風波靡庶幾挽之頹若某泛泛悠悠又何足問恭承存注感切心脾向所文選唐稍勲胡文選周藴二考功頗有同心老長官試垂察焉當役共盐屑堂翁素有去志又被人言萬萬不可復留則國家又失一柱石可爲於邑人物日新舊本無用所以不敢奉瀆清覽長安書亂不當作

武有德音固所願聞也

與周敬松冢宰

自辭台臺而南途中冒雪遂爲寒氣所侵知台臺道出臨洺相隔百里而近不能俯伏道傍一瞻清光可勝悵結某雖身在里閈每念時事多艱獨以台臺在朝可恃無恐奈何讒邪之口結黨生風政府有權阿其黍倖狀同依北方以奉行中旨用人仰承中旨遠人先以附和中涓巧行逐賢之術又以附和中涓強作諸賢之案是非顛倒名實背謬莫此爲甚台臺行

亦易退之風足愧貪頑顧知國家何如斧生何哉[illegible]給諫之例推也何至台臺以此去位而司屬竟默默也一例推去一冢卿明日端揆堂上能陪台省例推平事後之言極知無益感憤不平奉塵清覽平日辱知特甚不能爲國士之報世道如斯自甘長伏草莽不敢再問天下事矣寒風積雪保愛爲上

答趙儕鶴冢宰

雖有聲者何傷於山斗冢有聲者何損於宮商人固不能廢台臺台臺亦未嘗廢也惟是新主嗣精時方

多事天欲平治台臺不得長有東山耳至其定曆崇西韓欲迂道奉謁而雪雨在途衆歡轉其悵然久之大君子出處有時某何人斯敢往推轂台雖言台臺入都不遠更深惟祚朝廷有人庸劣如某幸可安枕於長林豐草間矣

與張蓬玄撫臺

伏讀大疏安國庇民之烈直可日而奏彌邑人士相向而賀太平某不揣偶議廣寧武生拜蒙虛聽何幸荛之不遺也書生不諳大事見近日人情易動難戢

居恒三五同行提起東事便有喜談樂道之意勿若無人竊惟救時急務要在安民而招兵一事倍宜慎恐在招之人與所招之人一不得當從中生事技節更多總之人不親上則緩急俱無所倚將不知兵則寬嚴皆有所誤時誠難事誠重也幸吾師以舊日之恩威係衆人心志此亦千載一時而培養整頓之大機會已

與左滄嶼侍御

三藩何幸爾見行驄文起八代射洭參連老公祖之有造於燕趙士大矣哉其素辱特知久遠道範每思一晤教不可得乃洪駕經過敝邑以憲體嚴肅不敢請見敝府試事既竣小兒輩幸作公門桃李其方期謁謝而雙旌北發驄望役塵徒有慨嘆今以遷安教諭劉九成之任復有所請劉諭會試旋里寬限十月到任其家實有不得已至情又善病不能久居於外乞准借名一差以便來歸于其爲屋烏之愛于劉諭爲籠鶴之翔矣

與張誠宇冢宰

遐年因事紛而能定正人恃以無恐台臺力也綠野身遐不忘形廷主憂耶草莽小臣以此不忘企慕謹薰沐馳候若夫受知特深荷德無涯感銘心肺非言語所能陳謝懼勞裁諭抑又不敢斯備矣

與唐毅知公祖

每經入覲之年署印官視爲奇貨而百姓苦上司慮之禁接詞狀地方豪強乘此生事弱者無所控訴而百姓亦若今禾黍不登窮民易亂若無父母而神明者在位則憂更不止此矣九邑皆然敝縣爲甚乞老公祖留神選擇造此百里之命黍從童叟後借大庇爲實厚幸矣若敝縣吳丞豈弟君子可寄民社但敝縣之士也習非縣佐學博所能彈壓故願老公祖別注之而本官得荷培植則老公祖憐才盛心出之燼餘被之絃漆焦尾之名傳而中郎之鑒益奇矣

答康念東

遼陽之役任者實難言者太易又好摘其瑕以湊文字故曉曉不已今亦小飲郎中不復想何以不覆爲結局耳今畧名落孫山金臺築而失良驥何以九方

泉爲哉弟旋里有期握手在邇有恨不既容俟面悉

答周冲白光祿

伏讀吾師之詩曰世事總如飛絮轉好尋歸計臥煙霞則天下之故出處之道盡是矣人疏具在片語千秋公心直道自在一時行藏之外況古今無不變之局日月無常蝕之理東山洛社雖欲久淹吾師何可得哉某也迂拙違時已塊外序又遇時人以怨報直于是文部之司不復容某之跡矣然濫黍任大責重還客爲之上下俱半疑半笑展布更難措手而曹濮之間盜寇縱橫逆教蜂起既安戢之未能又妨賢者路乎計歲杪春初當斂身退耳

與李河臺

草寇就擒實惟台庇餘黨未盡反側未安夜望任城咫尺不能一覲台光兹月西還可勝懸結曹州營守備楊御蕃少年初任席未暇暖聞賊疾馳五百三十里轉鬭三十里斬賊二十活捉十五又以三騎追賊十五騎生獲賊首黃步雲別張加保前守其頓赴鬭勇決臨事整暇有大將風可爲兖西得人慶矣至碭

山爲王貽患匪細單縣亦稱碭山縣賊過河搶馬燒燬民房大擾公行人莫敢問乔乞台臺令彼處設法撲滅以絕盜根民生幸甚

與李河臺

劉公之意蓋欲以募東爲名譽言河中阻礙遲悞欽限以自脫其逃職之罪耳昨晚到大井閘從人向董南司頗出風言又遣中河亦被其侮言之短氣某揣其故或至上疏卸過於諸司則諸司不便而台臺之體似亦小妨不若台臺先具一疏直陳大挑小挑之法往來躭閣之故及兩兵部各道奉行雖急而勢不得不少需挑濬之工若今日妨工恐他日王船至此反多滯礙一併道破以三王之國爲題而寓漕運重務不可以一時一事之便妨其常法又隱隱爲銀船寬限之地劉公或可已也即使具題而諸司可無恐也

與白拳池銓部

依傍者受門戶之累獨立者得偏枘之名其在于今何適而可台臺龍德鳳羽在朝而天下治在野而梟

石光亦何適不可惟是高賢研于經濟何人不得不
爲世界短氣耳其浮沉曹濮間遂已而族不進不退
悞已悞人殊不若投閒息影可以游觀適志也

與趙少司馬

東昌府拽船夫役各縣自送一程其地方失悞各官
分任之兖州府則取闔屬之夫通集界上自入境接
縴直送出境而回若有失悞各官合任之原派各縣
以佐貳分督然道路既長佐貳不足故有以義官省
祭充數者彼見官窰口夜閘鎖拷之事殊懷恐懼之

心一聞船上聲色不佳即行逃避抑或有私折而放
之者又有隨路漸加船隻頗濫舊額者欽夫緣故不
一其說即按臺駐節曹縣其嘗在見尚留此未敢遽
去府縣各官豈敢漫不經心愛此跋涉之勞而稽王
事且各官戒備於一月之前而輕忽於日時之內自
非極鈍甚愚計不出此乞台臺俯念各官拮据心苦
時勢難周特賜矜宥免其參處至其職任經攝尤有
失悞罪先有司而一時諸道亦皆若無及股之鞭分
身之術亦何敢委過有司而置已事外也下情實難
統惟崇鑒

與山東撫臺

王船經過失夫之故前已畧節上聞能知縣得罪之
故即在官窰口隨王內使下船昨撫搜索居入驚散
該縣稟趙司馬鎖責數人而內使之恨遂不可解行
至藏家廟以後船未至催上有令趙司馬參究司馬
請寬不得而云上疏疏中不知云何其歸重該縣則
不問可知至於兖州夫役原集二十七州縣之人通
在官窰口上縴直送出境而止中間更無替換衛通

判陽谷壽張則點夫編號之官耳船行已至藏家廟
去官窰口九十里而遙其地則東平也其彼船部夫
之官則泗水寧陽等縣也而仍歸咎於陽谷可乎據
趙司馬原劄止船十四隻耳及撥夫添拽俄增至十
九隻矣其五隻則沿途私增之數也他不具論王分
司奉吳司空封帖載磚之船二百隻王過而化爲王
船者五十餘隻皆係添夫拽送之數誰敢復問乎其
打掄私折他亦不論黎爺將送王沿河押兵見昔中
臥一人腦後斧傷血流滿地則日拽船夫役被船上

人役因砍伐開之役人心悴如此恭横村夫逃散亦
必有之而皆坐罪陽谷耶乞台臺指黎失夫之委官
薄責黜夫編號之府縣陽谷稍可免於褫黜是亦再
造之鴻恩矣其船頭横虐貪害之狀或不妨顯然入
告惟台臺照覈地方之若重惜幸甚

與李河臺

生祠之役未可已乎十六七猶尚在網御之中也不
知可再進否各道還當到否內裏消息一緊亦開仰
新上登極例有恩詔赦詔即報中未之見也幷祈台

示

答郭墨千大司農

陳省公之言曰人才摧折於門戶能用衆者賢相也
兵餉耗損於軍典能用寡者良將也今理財而餉不
足者爲疾生衆不知何如用舒食寡則大有關焉自
非聖主躬行節儉破近來濫予之例酌貫一準先朝
兵將還復祖制未有能濟者也東邊全盛之日額餉
纔五十萬今地則全失餉反十倍撫復無將供億不
減即不改折不拖欠僅能百年常繼乎至於呼而不

應借而不還內外各有其若上下各有所爲目前藉
沒諸家得金七百餘萬若得滿充邊餉暫延一二年
之供億徐爲計算求一出入相準之數確持而力行
之或於國家有永圖乎目睹妄言伏惟諒宥

與撫臺

伏讀兩垣諫草糾駁魏監客氏義正詞嚴足褫奸雄
之膽魏監竊天大柄所欲與己者不知幾何人而竟
不能沮抑台臺未必不以兩疏直陳勁節奪其貪心
忠告動其畏志也狂生妄吠衆經處分亦可度外置

之矣

又

所獲五盜并係渠魁內李賢爲常濮一帶之總目其
面訊之姑立不跪曰我同應贅何跪爲出語人曰我
已稱王豈復跪人崔七科敎華榮剖腹剜心被獲尚
高歌自稱大言稱快與天生逆醜非常兇横論擒獲
之功董璵爲多但本官爲貴介公子舉動輕躁其捕
李承訓亦幾陷虎口欲乞假將息惟台臺慰勞而戒
諭之或留撫用另遣老成持重將官鎮守此地更爲

妥便

與成玆予老師

當局諸君子朋見不破持之益堅不到潰裂不可收拾決不放手天下果有一指障天之事元祐黨人盡老山林矣其殊不暇自計獨嘆慨諸臣負君負心當如有失耳吾師再奉明旨又有聖諭凡章奏下部十日內題覆且夕必有特召開誠布公扶陽抑陰庶見清寧世界乎其度三月可還不還則去定過師門一吐胸中鬱結今不能悉也

與成老師

開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毎有不足之意召對既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庶真可謂有君無臣竊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玄老師縱談他日致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笑也持局者視不勝猶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怪乎傾心吐膽於崔魏失身辱國而不知恥哉旭日既且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以亦不必久待也經筵啓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解翠鋒不振自落矣

與張蓬玄老師

時哉時哉桑田滄海孰知其似果從即報遲度以今視春夏之間變動屢矣崔魏欲遽以從諸君子廓清反正不遺餘力然似乎事柄未一元氣未充忠信智仁未盡感格於上而服懾群小之心大戒愼恐懼原是君子之中庸如之何授人以隙而益氣相爭乎天遺吾師數輩以輔佐新天子宜為天下所共仰聖明所篤眷乃王與名世會合之間微有可疑顧吾師深

念之大臣出處皆關世運今正若正人尚未登廟烏可又開高蹈之轍難進易退一語最易使陰長陽消國家受空虛之患且有君如此未可去也若某者一長莫効舊過新愆叢集難解日營自念雖有長林豊草可容疎拙之身俟太倉查勘事畢便可掛簪去耳

與劉幼孫侍御

項以坊字奉懇大筆蒞君恩不敢褻先世借此為榮也展玩法書古色照人氣韻生動真可前無往昔後無來茲矣且荷誨諭惓惓詢姓名必須顛末云龍久

蓄此意未敢啓口一衆既許吾躍欲往謀茁復上請
其欸議亦惟裁定
外敝齋有荷池半畝池之西作仿式欲題曰明月敞
池北一庭有窗無堂欲題曰聽芳室字可徑尺若賜
并乞書賜小詩錄扇頭與拙新詩笑此中有潤秀而
臨池者點畫蒼勁頗無脂粉氣亦一奇也佐小物上
記室伏惟照內

與呂豫石吏部

憶同含局旋相視莫逆如昨日也乾坤忽閉君子高
翔斗山深處遂作銜門泌水弟卽風塵潦倒匪影避
禍之餘神遊壺天之堂者屢矣居宄一年尋問台臺
經行往跡輙與嘆慨諸王孫尚有言之流涕者則台
臺之感人可知矣聖人既作有道則見名世事業豈
復讓人弟碌碌牛馬救過不暇坐㸚飾斂萬無此望
非推轂者鮮拔山之力貫蝨後者無渡海之具也伏
讀大疏鑿鑿纚纚救時不盡已見一斑若使立陛堂
卿盡斬藤葛爲國家進用賢心任事之人太平可翹
足待矣李他不詞翰雙妙意氣才致並佳乃竟不安

其位爲之扼腕然當何以處之耶作詩刻成幸示教
携歸泉石以當晤對

與濟南守

歷城諸生劉祥光爲小兒窗友祥光之兄孝廉化光
京補其弟婦守節而欲逼之者劣弁劉定邦也難無
蹤形伯仁由誰而死定邦當亦無辭況有假書確証
乎年兄審讞眞是鐵案雖有巡道駁批固知初招難
易乖關風化情迫生死如劣弁之成罰可矜烈婦之
投環獨不可哀乎伏與留神

與畢崧高侍御

方今天子聖明求言若渴愛民如子而言未必聽反
或疑之民不見德反若怨之則歸過有司有司不能
爲國安民何詞可解而考成之法絡於秋荼日日微
收日日追比亦不敢詞盡無私取而名則未嘗不公
也朝廷質與之名乃欲使民怨有司而德一人恐倍
兆有心不可欺矣頃餞軍鼓噪日聞諸邊服裏俱用
誰復敢言薄歛而要着先在淸兵淸兵之法要在宄
其從前罪過自今眞眞做起閩總河李老先生之在

西邊也與諸道將約前之員破一切勿問後之撊餉
守字着實及離任之日節省十五萬金在庫又買馬
若干火藥若干兵甲若干被謹將兵將攤留不得行
者彌月此亦清查之楞棖矣若使既禁將來復追既
往人方匿端掩罪之不暇誰肯洗心滌慮與我更始
哉今以工部清獘一疏而下巡視監督於獄且累及
往日在事諸臣諸邊聞之恐更無清楚之機矣邊不
清則餉不得減餉不得減則賦不得輕刑不得省雖
日責有司以愛民日提有司而重究於理亂之數何

益更可慮者今天下小加大賊妨貴少陵長兵驕弁
譁民告長司官之體貌權令不足以御下下之視上
也日輕藐忽不已傾陷無難雖有堯舜之君將誰與
治天下者夫宰執部堂臺諫皆重臣也一旦之誤一
事之失朝肺腑而夕囹圄卽與隸卜役皆將箭本官
爲不自保之人而本官之自處與所以任事報國何
道而可乎而又民窮盜起屈指四方無事之地纔三
分之一此三分之一亦離心藏怒懸機待發非樂善
戴上久安長治之數也第久抱杞憂不敢自明又長

號出位不敢達於貴人之前幸台臺忠心亮節大猷
遠識今當棨補必有入告之疏弟又蒙特達之知輒
敢妄吐胸臆伏候採擇

與李懋明總憲

從古中消之術先去異已摧折人才變化成法正人
去僉壬來天下之患乃至不可收拾台臺去位所謂
君子哉則可卷而懷之耳卽敵房師似亦不能久居
政府蓋政府自有久居之人也迂儒排吏入山且恐
不深況台臺道關氣運身係安危者乎惟有憂盛危

明之志不能恝然亦末如之何矣

答來咏白太守

東事敗壞關內洶洶遼瀋破後一月矣何曾調得一
將一兵出關朝廷無法大臣無計小臣無權議多則
阻撓亦多人多則推諉亦多不守外而守內已不可
其實并無守內之法不憤發而恐懼已可笑其實亦
無恐懼之心所恃近城多賢如老公祖忠與才合文
兼武用收集敢勇之上獎以人義京城以南可坐而
鎮斗

與方孩未直指

經臺撫臺未見其蹤言事者似開其隙隙則非社稷之福矣關係重不敢不言幸仁兄左右調護之操舵者曰左操篙者曰右左右各從其半而舟危仁兄視其當左當右而左右之斯舟可濟也夫仁兄身在舟中又視左右甚真豈得不肖弟言哉然不敢不言耳

答范質公銓部

弟請假奉旨擇十有八日出春明亦且作山中人尋訪仙家快活矣遠承垂念又荷指引從此度却金針

免向鄉耶枕中草索真假豈非大慈普救耶弟原擬李工部其紀相代今丁艱有欲講嘆搶而得之者弟未敢許以此尚未有屬不得已嘗嘿然擲去一任梅花自王張耳老長官以爲何如鹿乾獄兒得解爲之一快小書一幅州竹詩一章書扇頭請政亦畧見弟久於此之意事變日新擾擾未靜老長官與弟便作神仙恐終是愁科淚眼之日多也

答耿孟諸銓部

老長官尚未聞四川之變乎撫鎮諸人一時遇害使人髮豎肝裂莫知措手方今東西支撑不定那得更有氣力向西南半壁耶聞已取夔州燒僰道攻成都巴蜀之地已非國家有矣雲貴之路將從此斷吳楚之交便是邊幅而廟堂上尚未有戡定之計不令人食不下咽乎讀手教如承面談良慰相思趙乾老久已說項未嘗當事採內弟兒歸矣退間啓事遠想閩門雙目不極悠悠此心惟老長官鑒在

與姚現聞太史

從來朋友之交曰同心曰同道兩者同則公私俱不

可解矣弟於仁兄頗附斯義所慽者形迹稍疎耳世道人才望仁兄從中黙挽之此關在儆衙門更得力故望留神在以不曾吃得仁兄一席酒卿恨到今此亦形迹稍疎之故也老伯母詩不敢草草從事容歲杪寄上仁兄似亦少弟一首詩亦以爾時來討

與左滄嶼直指

幾欲不作書報老公祖不能已已搦筆又無可寫但憶古人遊養時嚮之義非無作用而崇之以騁聖賢苦心英雄妙手不猶在錚錚相向也病困淟常不及

其他若作孩未書爲致意

與鄒南臯總憲

不謂時勢至於斯也非元老在位正氣伏邪世變遂不可知矣難進易退非所施於此時尚厭可輕道德可藏國家不可棄所以須細商耳長安日遠山林夢寐區區之念實非有私惟垂鑒幸甚

與張蓬玄中丞

國亂民貧易動難安救時之着先須料理百姓而所以使知朝廷之法感父母之恩者責在有司雖有弗

循討必聞老師之風瞿然一變目前處置失宜舉動驚惶者莫如安插遼人與選練鄉兵人人知其有害無益迫於上司之行委曲應命某謂鄉兵皆無賴之徒無事猶可羈縻急則相率去之耳借爲廣置武生之議遼人申詞則敝縣越父母爲之并塵清覽如或有當可入條陳疏中乎百姓望老師眞如饑渴幸蚤涖任以安衆心

答徐聽愚

數有書上干得無厭乎中梢眞心實事當今絶少固宜老長官有特達之知閃損支吾是彼公本色可發一笑耳新經畧吾鄉人可能了得關事否弟意當此時無踰熊經畧者只不敢說向入前太宰當深知之亦不肯犯時人之忌爲國家力持此事此天下所以不可爲也新選君何如

與感岦子老師

知吾師道履清勝眷屬康和甚慰弟尼山咫尺末由瞻覲私懷耿耿非書問可解耳國事破敗遂至於此使人氣短皆裂憂憤不能寢食廟堂之上方阿私庇

黨不肯爲朝廷申一法斡一事萬一榆關非丸泥可塞將於何處安祖宗之靈置天子之足也聞本兵陛辭之日皇上詔曰爲朕用心淚隨語下本兵行六日方至薊州敵騎霍入自見之曰守關非吾事覩師不過意思而已新經畧未推之前曰山海關一席入能守之既推之後曰誰非臣子我當拚命又聞皇上在太廟大哭不能起內臣洶洶有南遷之議諸臣面面相覷都無一言看來此事必然只爭早晚耳吾鄉遂成戰場何術可以自處以今之法令人心恐不能如

唐宋之保全乘輿也目前諸人固未見李郭宗韓其人亦未見莽操懿卓其人有之當在草澤中去此一步流離患難俱不可知守又大非易事豎義旗而圖匡攘非其人不任要以此求得有名死即是上策每聞邸報則一二日不懌徐生謂郎是強人意想吾師早已知之附聞

與徐聽思

封疆多事腹裏變生若無翦滅之期益啓奸雄之志故此處看不得慈悲心腸也法寬民玩從亂若戲更待以不死其誰有忌憚耶幸老長官便中言於當事鄆滕之寇急須以重兵壓之可保徐淮臨德是爲上計省事處不肯者急只待救徐淮臨德而後不得不用兵也嗟何益矣嚴乃克濟敏則有功東邊已事可鑒也

與徐明衡

今日天下多事守令即是將帥佐貳即是偏裨故論官於昔當以守勝論官於今當以才勝非謂潔操不足取潔而無濟時之力量其弊還於寇至與養癰於潰決者無益於時均也如虛之庭父母自坐其肝腸青萍其作用民用怙恃一方保障賴之矣他或迫民於困若或縱寇於廢弛即在時封猶然患之爲時若此豈堪敗壞哉年兄事權到手留神淸汰一域得人即一域安枕有造於國家莫此爲甚

與戚老師

尚不知老師行即在九日也想此時東裝匆匆辭冗厭客已非登謁受教之日矣某竊安泉石嚮用無期即不爲明時所棄而在內在外俱不可知是以深恐不得一侍顏色爲慨積有私衷輒附陳上闕門任重詰戎事難遼東舊撫如袁如李豈非腹裏妙才乎即近日闕撫又非推相所謂可用者乎而俱不得其用則曲謹綜覈與夫大言無當者皆前車之當鑒矣熊恩老闊是邊材未睹其人李修老之用原以救急乃不在北而在南不在兵而在戶又何也含覩從永平來言該道張春才守雙絕又詰兵事借是鄉科耳高胤之議游肩生疏十得八九潘翔谷亦云便可差肩生往諭之不知衆議肯同否張撫臺刻意振刷實心

安撫六禦頓之郎京陵以爲推翰若使當關於關未必有當徒失我一好巡撫耳乞老師言留鎮武出公撫如山東事何如若撫臺妙選大理則張華東楊若水張憲松武揚紆太常則曹森玄南太侯胡慎南背其所確知也其有聞而未見者不敢槩及率爾冗奏不敢頻瀆裁答稍有所陳覓便再上

答蘇任鴻侍御

侯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禍弟久已甘之顧慮傾人者中以機觸所關於爵祿輕所關於名節大耳此輩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兔全之理乃今年兄行矣侯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而爲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天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長可以爲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膽君子何樂乎分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實簡之初見大作驚喜過望顧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不呈醜者於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於是矣

答盧德水戶部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漸愈乃弟尤願年兄以讀書却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即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真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

與魏廓園給諫

久缺修候迂疏之罪其何能解然恃年兄能諒弟耳每讀大疏舉手加額謂世道人心有所恃賴弟即伏在林莽得安枕臥也茲以做府應試諸公乞年兄至持凡在公揭之內俱是賢者而就中若張心老之孝如閔子卽擒王杲功猶人臣之常矣陳蓋老之清如叔敖卽不附權相猶君子之所輕矣張之孫爲念堂受知於年兄不淺陳之子孫微矣身爲司農而子孫欲入都投揭至阻於路費則當日之居官可知也又聞山東缺吏部司官敝縣父母趙芝庭淸敏敢大有大臣風敢以聞於年兄總與留神

與蘇任鴻侍御

方憂天下多事而生事不已使人憂外號憂寧有已

耶久不奉教聆侯木菴過敝齋縱談時務欵欵與年
兄語爲時藥石木菴熱腸明眼談言微中應爲世道
所賴然鳳凰池亦閒曹耳示將匡救庀言九鼎不得
不推年兄弟偃臥長林爲時已久虛耗歲月鬚鬢皆
改何益於今敢聞朝政但國家太平耕鑿皆樂土也
憂天雖過亦可以諒杞人矣詩在扇頭近況如此北
風有便瞻望德音

與王中虛金吾

聆以津門督餉少司農有行文派吾郡買米不知別

縣多少敝縣該買五千餘石每石價銀七錢今時價
每斗錢一百五十文值銀一錢七分計五千石該賠
銀五千兩不止無論銀無所出當此民窮倉匱之時
邪教惑人之日恐乘此訛言一起亂且不測弟已作
書達王勿菴年伯求免此役乞親家力言於吾鄉諸
老公書求免以安此一方百姓吾輩身家方得保全
關係不小萬勿以弟言爲迂也惟親家圖之

與賈孔瀾

久未奉候實無頃刻不承懷也年兄功在西陲名傳

北闕天下想望丰采此足以事親矣不在雞骨支牀
也今有幾孫繞膝讀禮之暇聊復作何消遣弟懶廢
與常暑中常是科頭跣足數日不着上衣若無快友
說笑孫子六歲教念三字經千字文小詩一二首每
發一笑則泉石間暢快事也四月內偶到西山漫成
一紀呈上博笑買山十畝開池種竹欲於八月徂居
九月而還閒中臨摹古帖性不耐煩手又拙不得便
佳略存其意而已亦呈一紙奉覽乞示近況慰弟相
思

與張恒山

聞足下坐堂理事喜而躍起庶幾無疾病矣乃堆案
文書譬如一部廿一史從何處說起爲足下攢眉者
數刻夫行雲流水青天白日此八字者有司箴也詎
惟有司雖宰天下可也弟所慮則足下惜多耳惜多
則不易化行雲流水四字願足下時時在目也嚴明
是爲政第一佳評磁州又刁又玩法宜從重是矣然
哀矜勿喜是千古慈悲大士超生度世經願足下時
時在心也官常政略云有贓人員不可輕加責罰錢

糧不可輕易那移親戚僕從不可常出入公署飲食衣物不可過享用精美享用是足下窮居不損焉者也今得無更甚乎至出入公署之人微覺太繁此二事願足下在念弟意而言之以當敘調

答劉虞亭刺史

讀手教悵然久之旣而思天災流行此方之民罹禍固慘乃受人牛羊立視其死亦獨何心即本州無官司府豈皆參罰撫按豈皆倚合不爲國家耕此一塊土收拾數萬人尚欲於荒徼不毛之地言屯種耶今雖部題及於親家出樹尋根自然有應罰之人但此方責事經理較難此亦天以親家惠此一方也盤根錯節乃可以別利器若是實實出力實實盡心如古人勸農桑教樹畜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不亦千古盛德大業繼甘棠而比峴碑哉他日循良傳中列一名姓勝於尋常碌碌之台省多矣弟非敢爲迂談明教處無可奈何之地尋出頭道路其實不得不然否則我輩讀書一場名實兩虧枉然可惜也勉旃自樹萬勿退委

與薛千仞

捧誦佳刻恍然面晤此業真足千秋矣仁兄更何憾於捕才未遇耶試看泛常紗帽一事無成身後所傳將在何物

與成茲予老師

某於前月廿日到藩司任廿五日到曹州任矣此中與吾鄉遂覺相懸之甚民悍而習鬭大盜縱橫劫傷捕役者十常五六捕役之害較吾鄉亦甚初謂是燬殘之後利與休息乃今料之以猛猶恐不振尤難處者東明開州之間接壤爲盜互相庇隱有則十八營盜之淵藪捕役入則必無出理官亦姑任之如此不變欲無亂得乎而創之未有法也吾師向以養兵爲訓豈先有見於此歟而曹固未嘗無兵矣騎者四百有奇步者一千一百有奇道將之差撥守門聽用皆取給焉將則遊擊將軍也薪水鋪陳紙張交際無之非是兵於是不堪其兵則以縉紳之家爲窩轉而孝家之家諸生之家縉紳僕役之家猾吏衙蠹之家皆窩矣窩兵多營兵少幾幾無兵兵之弊比於民壯則

餉不足也官欲按窩而出兵窩兵者吸兵而索餉即此開隙或予以激變之名或坐以生事之責皆窩兵之家倦爲之故詰戎之難於弭盜而者皆兵巡職掌舍此何以處於充酉之署哉乞吾師明教然後從事

與侯木菴年兄

于年兄久不通問矣交道中有一種眞相知不可一日不通問者乃可以久不通問其在於今長林豐草覘垂紳正笏正自天懷蕩平子被放弟已作書與言此意明眼人近睹昭然不俟弟言之畢也年兄寄弟

房刻硃卷讀之甚快每與兒輩談文取以爲鵠朗誦一篇下酒一杯嘆服侯仲兩匪中懸有秦鏡開人數年文心也弟強顏東去畏罪如蟄按至歲杪乞歸望救湖南不啻黃麻恩詔宦情可知矣新詩錄呈請政幸以近作示我一芹將傚此貧道之禮非弟酸也笑笑

與侯六眞年兄

年兄曾謂唐右文公祖曰劉半舫不處何以爲劉半舫是我兄弟命裏原帶一種不合時宜不可人意之

支子烏可逃也范質公曰于今做京官不如做外官做外官不如不做官讀書不如不讀書省事不如不省事弟猶輸年兄一着者做外官也兩年兄家居已勝又承膝下之歡人生樂事誰復踰此但諸年在讀書作文猶輸後不讀書者一着耳乞年兄爽常負待辭邦黍政後爲五嶽之遊武當過齋頭手談勿令弟笑吳下阿蒙也

與盧德水

近來出差之限頗嚴年兄不當北上耶宋布衣詩固

稱當行得年兄而名益著弟意中更有三人曰謝茂秦盧次楩自稱甫欲合刻之爲河北四布衣總借年兄爲重擇之序之此亦詞人千載一時也吳子遠在斂齋兄大刻評詩及文皆當千古弟則尚欲年兄於有韻之言更加磨礪蓋此道非可易造即使李杜假年必有竿頭之步在邇來作者不乏堪垂世者實少前人何嘗不自矜喜後之君子取而議之不少恕也故願與年兄共勉焉

答丁光三公祖

有盜不報及查則委之鄰境見盜不捕及此則駕言
隔省始猶捕役恐官淅至盜抗捕役教猱升木今將
莫可誰何矣細訪其中盜賊窩主衙役通同固結牢
不可破堂上方差一人發一票巳不脛而行百里內
外半日可到官之左右反爲賊之奸細此局不破其
何盜之能弭不得巳請發兵我輩卽與之發兵兵出
而騷擾我輩與有責焉盜賊暫避戍久而還地方之
患如故也且將以兵撤爲詞兵備道不幾爲州縣逃
譽乎弟實困頓此中不知所處幸老公祖惠臨天雄

州縣有委卸者弟乃敢移扎一相聞問非眞謂爲弟
之公祖父母者匿盜亦以查訪虛實要使徹扃不得
借口推委便於責成耳惟老公祖鑒原此意弟欲有
聞輒不時上報而老公祖行查又幸爲弟開避昇之
門不然弟且求恕宥於父母公祖之不暇又敢言地
方事乎

與岳霞標

老何害獨怕志氣灰沮意興闌索耳足下能奮然獨
在三鼓不竭乎老何害黍來得暇能一飯甪華東遊

嶧岱拜聖人之墓覌洙泗之瀾弟且掃逕以待

與耿樸公年兄

記我兩人相遇高唐之夕正是周蓼洲經過欲通一
問而不敢感慟嘆息莫知所措乍聞年兄破逮沉痛
傷心落淚不止妻孥對泣者數日巳而知年兄五行
有救稍解愁肴然不謂出脫如此之快也及讀大疏
又哭一塲賦詩云舉世無朋友何人係髮肩追思之
慟甚於當時天牖帝心特加簡任垂之萬世史冊有
光不必論從來多大官職多大事業矣虎若曰中舉

固其才宜爾亦天之報施善人佑申之道也公子章光初特作晉人馮婦文有虎若曰一段傳誦歎其奇絕故以爲戲

與侯六眞年兄

當此日月重朗天地清明之時猶有衆氣未消陰邪
未去豈不悶哉此非霹靂手一大振之人間曉夢不
醒正需年兄出收掃蕩之功耳弟雖外吏望此不啻
饑渴何日命駕應召道出壽張把臂十日縱談天下
事一瀉胸中鬱結也

與侯木菴年兄

年兄家居久矣溫凊之餘兄弟師友子姪皆謝庭寶樹其樂只且逆瑞正法陽生道長年兄又當應召而出經筵啓沃咸堯舜君民之業矣向所欣慕於詞林諸公者文起孟長二三君子耳邇讀倪鴻寶諸疏議論文章可配聖主中興之運天子有一德之臣年兄有協恭之友豈非千載一時哉入朝由曹縣而北郎東大路弟俟年兄於壽張連飲數日以消數年別緒亦大快也

與劉泰望給諫

陰晦之後離照當空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也羣小屛退君子茹連陽生道長千載一時哉年臺疏出乃並九尾之妖三窟之藏不復匿影深頭於光天化日之下功在社稷忠簡帝心國家得貞良之報師門依直諫之光名與中興並盛矣弟被斥而出三年於此雖亦硜硜守己大抵碌碌因人無一善狀可對知己遭逢講㬥之世界經由買貿之時局求陞乞薦口未開而汗流臉赧延袤足未前而心忭拙吏風情不一而足倆何司世道者道其大凡而已弟不才無足比

數小詩書扇請政近況可知

與瞿稼軒給諫

捧讀大疏去惡惟恐不盡進賢若將弗及忠臣極思天下瞻仰弟擯斥之餘幸有年兄爲吾道正盟眾首加額以賀社稷然反覆思之去惡去其甚者而已不必窮搜窮欲將攖近日衰高諸入機之已露者也莫如取衆望所歸斯道足恃者布滿朝廷匪類之往將不斥自遠已破之奸已墮之巢不必再煩白簡留有餘之地以待歸誠存不盡之力以防竊發衆人但見世界之寬平小人亦安法網之疏漏而吾道常處必伸之勢聖主亦鑒和衷之誼故善戰者勝於不戰者也昔王雅量之恭弟曰阿附揚右禍且不測故求外轉以避之王侃入而下石者不一而足天幸不爲諸君子之睹操心危慮患深矣惟年兄垂照焉

與李布宸銓部

杖下盛典忽出怪事至傷國體今想一巢傍閤又聞九人中御又共六所有惟敝房師及薛天谷何芝嶽兹得續衆此三公者當得帝簡于典㕍條皆[illegible]多怨

忌耿孟老已罰俸矣必無常少出門之理故非神退
天而望蓋世使鬼驅仙者流未易周旋當今之人情
也皇上疑根太重臣下又重之以疑内臣機關極巧
外庭又累重其機欲皇上不信内而信外烏可得哉
說者曰忠賢再世縉紳之禍不減楊左未必是狂夫
妄談也

答耿孟諸吏部

弟嘗歎天下君子少小人多君子疎小人密君子拙
小人巧君子易退難進小人必進不退君子爲其所
當爲而不能保其必得小人爲其所欲爲而百計求
其必勝君子即得猶以優容養和平小人一勝而所
以中傷君子者不遺餘力矣故太平常少粃政常多
豈陰陽之數固然歟唐宋以來雖極稱英主時號治
平而遺憾不少則遂以待小人之道並待君子曰道
固委蛇而去就之間不妨少爲權便以維持世運蓋
君子出處皆爲天下非出則爲世而處但爲己也翁
臺之轅詎可浩然而西乎且新春嚴旨遮留乞身跡
似怨望又未可不三思也北風正厲一陽始復更惟

保愛

與瞿稼軒給諫

咄咄怪事哉嘆捨之甚乃至御前此決非無故而發
難端必有陰爲之助者以處分快意姑斂手暫退抑
必有先爲之入者從微處着手乃一發輒中耳君子
待小人常疎小人伺君子常密今日之事見謂出於
意外其實醸於事前正人之氣方旺其倚年臺爲長
城忽攖逆鱗遂去青瑣朝廷失一名諫臣吾道厄一
大君子兇人拔一眼丁聖人多一過舉於年臺何損
哉聒汪洲晁年兄知台駕尚滯通州想俟明春開河
而後南耶或先寶眷發也來則幸使弟知必求片刻
晤對抒此間濶之情弟今欲點大參事結便向故山
歸如此世界着眼不得着脚不得也處閒之方惟有
濃醉

與姚孟長太史

奉別後刻刻有孟長先生在心在口也適瑞州事虐
焰横飛正人君子不但無行志之地並無置身之所
孟長一流人削籍爲幸門牖愚如弟何勞打算亦且

撫之外藩向誠欲去而不敢今豈敢去尚不欲乎太
倉查勘事畢即當歸去兆舜在上夔在列弟願北
於擊壤之民非敢過擬巢許也郎金一節眞揭日月
而行然在孟長尋常事耳君子之日用飲食世人因
已望而震焉賢者有益人國豈必共事某功哉十年
懷想三載孤憤一番抒爲珠璧未暢胸臆鑿其意
焉小刻博笑

與范質公

弟以太倉之役忝俸既微皇上使過之仁又免其臣
素餐之恥何幸如之但欲乞身歇者以爲非被罰之
官所宜安能使故山猿鶴久候於半年後也每誦新
詩使人羨且妒至謝浣花亦取惠山泉不畏犯造物
忌耶賴有佛印在夲操不俗耳弟新詩題曰釋吟去
官勝將附刻曹風之後台兄今且小暇可隨意書數
語弁之乎

與張念堂僉吾

恭喜仁兄補官公道大明任直各洲田家水山畢竟
何如哉回頭一看與擬齊令前間錦旋今有定期否

弟不知何日得離山左能與仁兄相聚慟哭酬笑從
頭說一部廿一史爲快也

與盧德水

見年兄請告疏爲之一快此木人子至情於今亦復
寥寥也如年兄手教種種疑竇皆今之養親者之所
托名而別有所圖者也嗚呼負微假而天下無忠臣
借閑爲而天下無孝子終南徑捷而天下無隱士鍾
期賞謬而天下無知己奈何更以萊子斑衣作殷浩
咄咄之書耶我弟用我法世人未可與深言也

與方孩未侍御

一場惡夢地覆天翻誠不意更有清明世界然於崩
雷疾霆之下烈焰怒濤之中獨留得仁兄與惠元孺
毛禹門二三吉人非皇天后土特加護持以佐聖天
子中興之治者乎又何久宜特簡而今尚杳無消耗
也弟官如雞肋作官如嚼蠟且脫歸去苟且偷安以
了餘日憶仁兄嘗弟書曰參政官不甲尚堪展布今
復於仁兄曰布政官不去必無結果小詩絲扇頭借
兄乎詞矣人傳仁兄作大功德建設關若招集難漢

爲出世事是無益於時者也弟以是不得志於時者也其然乎

與倪鴻寶太史

又是許久不通音問懸結之私與日俱積日者見三關先生講告心竊訝之台臺又轉南雍豈貴衙門倅序應爾乎木菴乎教則似别有機關也世道轉移多從大賢先見之弟不勝杞人之憂幸示明教以慰區區舟中多暇想楮墨間靈光積玉也若得慨賜卽將書木石重於九鼎矣小巫不揣錄鄙作呈覽情深引

亟不足置懷袖也

答蔣淡心

弟以十二日到任衙門無甚重大事只有放糧坐門係少卿職掌每進衙門要走二里許暇足未愈以此爲累耳皇上聖明臣下莫能窺其萬分之一有宵旰而無成功坐是故也諸臣似乎救過未遑尚無餘暇講求久安長治之道靖獻兩言亦覺有心無術安得親家入來仔細商求以關談當經濟乎昨於清源之油房晤漕臺爲弟言治河使者有兩君子其一尚非敵手惟有親家一人而已弟問其一爲誰曰徐檁亦自錚錚然實心實事定力定守差可雁行未堪齊也弟因嘆盡心職業之人自有知我政不必當風昊辟親家以爲何如齊釋秦笞之悲已發未發皆可寒心不知從何處做起亦未見有以做之也奈何

與禹海若漕臺

承教大揭治某亦將有言只待東省運開報而發摘有微嫌者河官合河而究甚恐動上疑耳乃荷祖臺奏聞賴黼弁之威懲商旗之弊其爲雷厲風行更快

也懷治漕者舍載而貫河則重運夾帶重而益重矣夫民間中船尚客千石而運船額載止限四百者正以河至山東千里皆由挑濬閘門啓閉借水如金稍不如法卽患涸阻烏足以供若輩往來不時之用哉更有懸者從重運起脚處履帶貨之令旗甲自有之物如例止許土宜四十石一應商賈附搭槩行禁止旣免重滯之牽挽又省交易之延挨未必非速運之便計也日日從河畔望仙舟而致歉臆不意雙旌忽從陸發借楮代申伏惟垂鑒河工則治其責也況辱

明誨諄諄乎即已頒行台青附謝指南

與成老師

某以吾師雲庇叨承上命總理河道官則邇涯多矣而力綿任重又值東西仟埜之餘皆撫賢之之日從前隄岸十缺六七大河衝潰散流無紀政使精明強固之人極力料理四五年後方可望安流如故也疎鈍如某日惟顛越是懼然揣已在有求逸不得乞吾師明示司事使不遂於所往或可以小康報皇上不至貽玷門牆當亦吾師所不靳也先承召對平臺嚴

文　卷之二　書　[illegible]

諭河工緊急又兩衆作速到任之旨不遑過家並不遑久停濟上乘舟南來五內如焚月餘始還舟次夏鎮庀役申儆淮上得晤長兄精神甚旺體貌展舒亦苦錢糧不足未免相對措刮耳楊崑老推吾師之分溯得甚懽不煩遠念附聞

與文洪持太史

久慕芳懿真如山斗昔年不肖北上仙舟南下交臂失之未能一見顔色至今耿耿長安每對孟長先生道及丰采未嘗不嘆御李識韓非俗吏緣也聞台駕過兖東望行光近在咫尺弗克就迎此非可勝悵然修具不腆表稿從者伏惟海納孟長今已在白下否近況如何並希示教以慰馳想

與何芝嶽相國

聞台旌入境不能負弩前驅伏蒙台臺俯諭諄切以獎拔為提海寓督責於激引某即慇惕不振敢不竭盡駑力期收寸鸎之功惟是河工久廢圖度實難不惟宸襟有所未及似乎稍下諸老亦猶未悉也盍自黃與運分河臣悉力治運黃已度外置之至今故道

文　卷之二　書　[illegible]

淤塞支流漫衍邳睢一帶彌望白沙茫無邊際舊日所謂縷提遙堤格堤堤上編號置鋪設失瞭望者南岸以千字文北岸以百家姓幾許糸土綢繆之計並歸烏有一旦興復豈細事乎且挑濬當從故道而沙深二丈長百餘里議者曰挑河一丈築提二丈謂所挑之土即為提用似矣然所挑者沙耳經水即散不可以為提也豈惟不可為堤當時原堤之上尚有丈許之沙沙上坐堤堤隨沙潰計必撿去浮沙方為堤址又從旁撿沙取土築之較尋常工力真相倍蓰無

賦矣而土地賦稅人民城郭皆撫按主之今方移鎮
巡歷未有到期其艤舟宿遷俟巳十日更可慮者流
寇蔓鄰猶日遠在中州而地方饑民思亂往往蠢動
百十爲羣放火殺人不分晝夜若聚集數萬饑民保
無他變乎某薄德鮮才値此多事之時欲效萬難之
力不知結局何日畏此簡書五內如灼而淮徐之官
視若陌路目下十存二三人率庸儒不堪驅策間有
才者輒言轉調河務豈一手一足所能辦乎幸台臺
憂國愛人吐哺虞盖敢不避煩瀆望賜矜察幸甚

與陳眉公

某待罪京兆時搜昔賢遺跡屬在郡內者表章之借
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鄒道元張茂先賈浪
仙四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某儕爲記而
孫伯觀書俱巳刻石道元茂先巳有作者但未脫稿
耳近邇與稱曙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子中去華第
一尚有一人紙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
折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操闔闢之權論著何
得獨後且當此時而求先臻用世與定力逈風者不
及此人即貞珉無色矣某心動忽聲曰得非張桓侯
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敬因
希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祈大筆書賜仰頌希伯
刻石明春攜以見貽某不足以也桓侯亦可謂古今
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垂不朽

與錢抑之撫帥

弟本菲材謬膺重任當三十年潰壞不治之黃河拮
据胼胝朞三冬之力開三百餘里新借行運自宿遷
而上由劉口直河達邳州呂梁㐀店抵徐州入閘轉

夏鎮是避黃河故道以其新挑也謂之新河自宿遷
而上由叅劉口猶見窩二郎廟王市泇口梁王城臺
庄抵夏鎮原係泇河運道是避黃河新衝以其舊由
也謂之舊河漕院之疏曰新河必不可行泇河修築
巳晚謂是也然而新河非不可行修泇尚非其時也
今年三月開通直河頭幇揚州等衛五百餘隻由此
八日而至夏鎮五月抵滂是初未嘗不可行也比因
鳳陽失守弟奉旨守泗漕院調司廳役修王市直運
不入直河者二十餘日弟自泗州還直河催令而路

並行又過六百餘船是中未嘗不可行也弟開泇口而諸幇不入直河者又二十餘日後因水發淤多舟行不利又催船入直河運貢鮮船行五十隻是終未嘗不可行也夫新河一河也自開挑王市從宿遷山轉西由汴塘泉河陳家樓長山入徐闢此第二河也王市之挑五百丈催行六日而淤汴塘泉河轉淤轉淺陳家樓一淤百餘船詗林王昆華座船三隻遂敗其一則反而問泇口牛泥牛水以剝以拽日行四五十隻宛轉而達梁王城此第三河也厥後泇口亦淤又轉而問二郎廟葛勝王山亦抵梁王城此第四河也棄可行之河而不行乃驅印河等官蝺蹶奔命喘息不遑以救淤徙而弗及則白簡從之是果河之罪也哉盖新河有岸之黃河也舊河即泇河無岸之黃河也有岸則水束而溜然可以人力勝也運卒憚縴挽之力而由者少無岸則水激而淤不可以力爭也運卒樂催儹之寬而由者衆豈惟催儹之寬販賣私貨焉而便盜賣漕糧焉而便假報漂流焉而亦便故由舊者奸卒之利非國家之利也至於運遲又漕河

之罪非弁卒之罪也惜乎漕院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所以墮其術中而不悟者漕院先曰不可行運卒即曰不可行漕院亦快其不可行之意而堅持其不可行之說於是周張遂謬愈久而不知返矣弟之罪案在此河上各官之罪案亦在此惟年臺垂照焉

答盧九台兵憲

敝鄉不幸而遇寇警幸而祖臺在上忘家以為國忘身以為百姓恒南邳北業家尸祝而人謳頌矣當時大拜猶恐如東人之賦歸衮也丁公祖內召不遂衣鉢相繼久有定論治其即遠在濟上乎當以尺書保任昔人甞屢苟梁尚三致意況祖臺忘身家以護持之山河赤子耶并州至詎知不待治其饒舌矣

與范質公大司馬

奉別拽南詣河上河水橫流故道幾不可復識濱河人家百不存一徐邳雎宿一望無秋使人日日慘痛欲哭而徵糧比欠方嚴酷不已民何所存濟而不死以盜賊耶官何所職掌而坐視死以聽許盜賊耶先生熱腸慈悲人聞此定是傷心不知作何處法河事

久敝頭緒紛更議論錯雜錢糧不敷新運已至淮安
黃河尚無成說可奈何先生何以爲弟謀之長跽受
教河上諸詩不能手錄幸恕而政之

與吳龍尾侍御

流寇之初不過饑民爲亂安輯撫除供易爲力圖之
不蚤遂至蔓延肆掠之慘遍秦晉趙衛之境而未已
渡河而南流毒益遠偵者但云在廬確間不知貴州
亦被兵何湛之遊而遇警因得自效亦是台臺仁威
義勸同舟得力爾爾每念殘破諸邑有城有民可憑

可使奈何賊至即墮如入無人之境耶庸吏誤事甚
於貪詐此亦可以得用人之大較矣初賊之渡河以
受撫愚我守者聞撫意弛賊遂伺隙彼言撫者不知
欲作何計較衆至十萬一旦納款微獨多心難一即
一矣扶我三日糧其能應乎不應而叛則撫之罪矣
仍復誅之則殺降之名矣其難更十倍於勦而易言
之易信之徼幸成功卒隨役計非賊愚我我自愚耳
台臺以爲何如

與路皓月侍御

扶忠斥佞直聲久著楓宸澂濁揚清術友新蒲剛海
老親翁眞不負獬豸冠矣宜與大矣湖州毒手不可
嚮邇大僚中可披衷相對者六眞湛虛耳石泓恐當
撫應天兗陽眞道學鉅脈有識有骨人或未必知也
張二酉有血性但虛爲銘古所染旋極似闇恃大教
啓發之沒要緊疏勿輕上恐他日者借題發憤也言
與默客不分出處明哲君子豈齷齪寒蟬哉

答王伊愚兵憲

弟嘗笑今人無知已則勢利中人深也纔着兩字親

厚刻薄都非本色知已並非意氣臭味之謂況勢利
乎弟之悅慕翁兄不知其然而然性情中帶有一種
膠漆不能舉似他人微獨他人並不能舉似翁兄也
長安每與愚白道及翁兄便極傾倒然終不盡本懷
乞隨便手書數行即閒語謔語家常語皆可弟欲集
相知手札爲卷作歸去相思譜耳或詩或畫更好朋
友二字別有解說紗帽戲場如何混得

與楊崑岑總漕

漏屋漏舟亦頗相當者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

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俯頸而被之捷報據門凱歌雷震豈巾幗傜慵之宦倜儻兢惕一醉無時笑啼不敢者可望萬一哉弟且俯伏河濱從梯人問水增半尺便喜慰非常向漁獵買三寸鯉鯽救饑口延不到地甫探頭遂露外仰涯泥灑面引襟袖拭污斑痕狼籍累累又何敢向高牙大纛侈言自在耶日俟戎車旋軫一登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覲河道於臨德等處從閘官承艤中作夜郎王耳孔丞似難行其令於衆而代者又若無人難行司道查報未

見報章當仍俟台臺面商也

與姚現聞太史

別久矣雖有相思無可寄將山林燕處絕勝閶闔待漏也弟嘗謂南都仕宦是紗帽神仙況詞林乎翁臺何尚躊躇未到也新舊兩揆特出帝簡是近日第一快心事孫掌科忽發難端豈無因而至徐玄老遂作古人揆地似當更易以其時致之當爲君了道長之機大慧眼人以爲何如同在長安時曾乞大筆作張茂先記已荷台諾不知今尚記憶否暇時幸揮示希

伯南旋倘作雙魚溪毛附貢知翁臺不肯鄙也弟至淮安覩築建義口驚心動魄然後知治河之難何以教我免於沉淪

與劉胤平太史

一出春明即同外吏回首長安知已真在天上河事自古稱難於今更甚又以綿弱承瞎之人當之益覺無措翁臺愛弟極深何以惠教惕於功令不敢寸縑中候徒有蘊結酈道元碑記脫稿乎乞書附去人謹磨石待之矣希伯尚及聯弟於淮安廿六日南旋臨

弟致聲於掌記

與楊崑岑漕撫

弟至邳睢看黃河挑築之役似當從故道做工夫費約二十五六萬金俟有成說再報地方之荒涼人民之困苦目不忍見口不盡言睢寧更甚蓋河之決者在睢寧尤多也意於奏工疏內悉告皇上再寫書與司農必求蠲緩不然如與睢兩縣難日易一官無用也建義之工前與翁臺親看時謂可五六日報竣乃至今日司道報決口愈急無可措手焚心如焚仍欲

復往視之蹤聞流賊從趙州東來已抵南宮南宮至臨清百里而近禍已剝膚即日回濟寧料理堵禦郎陳濤工不能久視又能南至建義乎可挪埽料大多伏乞翁臺就近提催並指授方畧速收垂成之功以報皇上因念此地千餘里無道無將前論補募事亦不容不汲汲也弟舟北矣南望黯然

與天津賀中泠巡撫

兩日夢翁臺執手言笑如在長安時感思往事悵惘不能已已遂接手教足明我兩人精神來應不但聲氣之間也大作清芬襲人不似人間煙火語勉成數語奉報眞是布鼓在雷門也河事之壞至今日極矣自漕入泇河三十年不治東衝西決橫流四散無隄可守無道可歸濱河一帶百姓廬舍田畝一望荒涼可矜可涕即運河兩岸作縴道者十存二三耳皇上所知與長安所聞者十之二也弟擬具疏入告而可以入疏者亦止十之三四耳可奈何

答薛千仞

承惠佳卷捧感詞愛賞安南之憐才而奪其寵猶有

丈夫氣蘊若蘭之茹而才亦非女子中可再得者事有相成令安甫不變其交織錦機中必無廻文之句即有傳者但知其茹而已子長不被宮刑必無史記當年漢廷豈少鬚眉男子竟與草木同腐而已誰知遷之腐刑乃遷之所以千古耶參乙大筆數行跋語爲才人吐氣抑爲遷作與傳乃以自寫其胸中不平如此題目正自少千仞跋不得耳

與湯參千學道

費縣故紳王左海諱雅量者原任光祿寺卿與弟同官今衆鄉賢其子甥生賓賢來告弟丐一函上年兒幸俞其請左海居鄉坦易能造福不能造禍禁約家人嚴教子弟遭妖之變費以左海得保鄉人賢之則誠賢者矣居官小心謹畏質朴不欺精力未衰而形貌不飾開言即退出處無將藩蔽苑名教無錯履愆度君子人也若所知不眞不敢以如許大事輕徇其孺子之請又從而爲之辭也

與丁光三巡撫

流寇披猖未有勦滅之期祖臺勞神勞力爲畿輔長

垢猶虎豕哭焉則此賊似易實難卉莽嘯聚亦非果有衆多醜類也患在我民樂爲之郛導喜爲之趨附耳昨聞樹旗招降稱以爲木也樹旗而不來則損威來矣何以待之人衆則養之難無地以處之又難禁之嚴將謀去我得激變之名殺之又殺降也究之不能保其不剝掠也惟有合力勦捕首惡旣殄餘賊自然解散矣度其不能爲害而姑置之勿問或可緒此局也賊令猶無器械火藥久而習之爲患日甚又聞衆議以祖臺爲總督專任出入剿勦之責此社稷

之功也顧非真正戰將十員勁兵萬餘未易從事惟祖臺早圖之

答周司李

日在黃河波蕩中漸成泥沙脾胃忽得佳茗稍修韻事然而丹中活火祇有勞薪俛他杯裏雲英難消渴吻雖感君誼好我更畏鴻漸笑人

答盛用叔

久别正在懸想道生來覩所藏諸明賢書無不蹴仁見者益相注念而使者至爲之一快所惠諸珍種種妙絶而尤以四扇爲冠若以扇作畫豈惟時賢即古人拜下風矣肅復不旣

與張湛虛大理

日者驚馬湖之役百餘日耳而目黎黑肌膚消瘦昔有怔忡之病今又發作服藥月餘未效大治黃河豈得已哉只爲擔在肩頭放不下欲不得耳不治則無運道猶可以人力疏通如今年趲道儌幸竣役萬一南決歸仁堤侵及皇陵河臣尚有死所哉而今日塞一口明日築一堤爲力豈不費用錢亦不多趣者要

者覆者俱不起眼數年來率用此法迄無寸土可恃約論費過金錢當亦不下四五十萬何益之有去年朱上虞發狠上疏請三十萬金實猶不足其用上已存乎見多今日在長安者傳東老曾與修河之事一問便知難易至於日後事體又難言之矣從古治河者惟有補偏救敝之法更無一勞永逸之理他不足論即九邊邊工亦無歲修錢糧惟河工歲修者正以河水遷徙無常時時刻刻難保也前總河潘晚江諱季馴者何等才品何等精力首尾二十四年無處不

親到無工不親見黃河兩岸有幾處遙堤格堤縷上
有舖有夫守河如守邊猶不免於衝潰任內兩次大
修皆用至百餘萬金朝廷未嘗惜也今以數十年不
治之河五十餘萬之費半年之間爲陵運兩利之計
尚煩旁觀者持短論長較多量寡乎弟自一拜總河
之命此身已付之驚風駭浪亦何足惜但以陵寢國
脈乞諸公俯垂清念耳他人前不敢盡言惟老親翁
知此苦衷便中擇可言者一言及之前所求於大司
農者借漕糧爲要亦度他事不能盡從得漕糧二十

萬石便感生成無已將來大司空盧所擬尚多以本
部不妨陸續及之耳

與盧德水

先生之於詩也願力甚大精進復勤但恨拙作不稱
耳老杜何人可以無學後輩妄附前哲乎此雖先生
提撕盛心而人當知所自處不敢承也拙刻中比擬
過情處欲一一刪去懶方先生之命未敢遽爾欸大
承教定爲備齋詩抄矣杜詩大凡當如教弟平日論
杜有之但多散失不有客暇將尋覓請政

答陳猶公

先生如景星慶雲海內所瞻仰正月與閣緒治虛中
問治況言貴邑之利病切膚之解救乎目下一瞻覽
老便致台旨自當奉教恐後而行人之言又不止一
邑受利也先是因希伯求大作見已脫稿獨汪嶽不
知遨遊何處至今未到使人悶悶丹中愧無以酬佳
惠拜此雙璧但有九首

答成老師

河道變遷日異而月不同今春所估已大半不可復

理尚言一勞永逸耶所幸祖陵之北名歸仁堤者根
露水落邪睢一帶十年渰沒之地遂成乾土是陵運
民生止留一事可以專力料理或不至窘急無措也
聞皇上決意用舊故至今湖州無元輔首揆之稱舊
則老師與南昌也南昌有故而去皇上未必釋然其
虛席待者必爲老師無疑蓬玄亦云

與王覺斯太史

老親翁曾許爲弟作張茂先記久不見賜豈覺斯先
生亦負諾責乎茂先順天人弟在京兆將表章先賢

得四君子劉去華黃貫浪仙島注水經之鄺道元識
劍氣之張茂先去華則玄宰記之浪仙記弟作數
行鄺與張則老親翁與鴻寶諸面志焉者也附懇記
室河工亟大誠如台教啟此至前惟有弟剡事已就
緒不能中止耳言所不悉惟有心亮

與陳肴公

前從夏鎭見金龍四大王碑記是姚現老筆序其義
不仕元及國初顯應事甚悉顧未知其爲晉太傅裔
也得大作爲之爽然今黃河改復故道度冬杪可以
完工俟工完日作廟請賜額而祀之記非大筆不可
幸文中詳其家世以詔來茲神喜而永安其流國計
民生胥拜台賜無極已

又

前托希伯乞大筆爲桓侯記幸得請聞之希伯著月
成文撥冗爲書自憐碌碌何以得此於先生讀而宏
章鉅筆霞蒸雲爛即當日桓將軍豐功駿烈祇足相
當抑其敬禮賢士獲此報於先生也戔戔之儀方愧
輸宗顧蒙佳惠與投桃報玖矣再聞之希伯令孫十

歲巳腹果古人之書廣座酬對觸機而發備道高人
其後必達家珍國寶公私俱慶矣于役河干小詩請
教併以荒芹統希莞內

與董玄宰宗伯

奉違如昨忽巳歲暮景光易邁緣曠難酬即今屹屹
河干與役夫同力作而經費無方金錢不繼未知結
局何日也台臺惠念後學何以爲之前張司空蓬玄
乞大章寵其尊人巳荷台諾且脫稿矣舟中濕熱未
及書憶昔曾代爲之請台毫以無箋辭又托希伯代
請暑不得報今司空復以書及儀屬其代上記室謹
呰一力同希伯使者將命以往望撥冗揮賜即爲書
鄭者生色多矣況孝子之爲親蝍感者哉

賀范質公總憲

人到眞極厚極不但通情之聲出不得口便是本等
功德亦覺不必指陳邇有快心好事只有惟欣欲舞
不能自禁而巳聞老親翁之簡總憲報日夜與希伯
痛飲狂呼忘其身在河干矣鄙俄爾頁所謂未能免
俗聊復爾爾諒不頓麾斥也弟欲乞雙旌出濟寧而

南以便圖一良晤若過此一番恐後會便不可知蓋弟久懷歸田之思而老親翁內召料亦不遠一入春明即數行問候不敢入見握手談心敢過望乎

與陳石泓司寇

弟自九月寄泊河干至今尚往來徐邳也同人過濟上不晤弟解維南下弟使人追於夏鎮亦至今未得一面無涯同弟羈棲旅邸前曾奉報豈未達記室耶今附一函候起居賸夫吟久未印河務旁午諸事廢閣風雅一道久不暹及矣泥土面目眷餔言詞翁臺陡然相遇恐亦不識別時敬仲耳自笑自憐何邊而可

答張念堂大金吾

人生如夢聚散如萍回首追懽番不可續祗增欸慨弟自九月治大河往來邳徐間日無暇晷衆役嗷嗷啼饑號寒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而又驅之水中迫之力作猶幸一冬無雪溫言撫慰庶幾此月下旬可報完工其中事變不常天人半之總借國運靈長不至大有梗礙耳河上小詩附呈一笑庸拙如弟無復遠志久矣明年運過斷然乞休器盈受溢必至傾欹漏盡不休必貽譏誚此番河上亦覺筋力不能勝任蒲柳之姿已當憔悴又益之霜霰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弟雖無功然而時則過矣因感台教附陳縷縷不一

與成老師

其也拮据徐邳閱兩月餘矣聚衆六萬挑河三百里目下工已八九完矣先是吾師教禱於神許從中行蓋王市在東蘇伯在西樊店在中司道欲開蘇伯而樊店淺處止一線未斷故難之忽大風一日夜自拓二十丈許深五尺餘豈非天哉又冬日晴暖方於仲春以此卜社稷之靈國家之福可幸成功不至梗運也知吾師垂念殷殷敬告記室

答魏仲雪年兄

多年不通音問得手教不啻天球拱璧也奔走河干勞悴日甚每至極不堪時展玩一番便覺灑然年兄高懷遠致尋常紗帽圓領豈詡足爲重輕但賢哲袖手廟堂驟驅不能不爲國家惜耳昨見姓名允愜事

開戶一笑公以爲蒼生慰望私以爲孔棘之時大家勞苦兒弟一番始忍耳文人有稚年姬自是寶樹鳳毛豚兒中人之材讀書不懶爲文未趄科第事未敢妄想然不作俗公子行徑差強人意小孫十有五歲文在通塞之間憨拙是其祖傳然不甚宦家氣以此自慰目前河事新開可望挽逆歸順胼胝憔悴所不敢辭借庇免於罪戾足矣度年兒掛念並及之

與戈莊樂

足下高眠霄漢俯視塵凡頗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畫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詰自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唐詩別調清虛冷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更覺鮮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鑒拔之權重矣

與聶濟心

河務不難其濟無才劣覩多日敗則有罪成亦無功是以難也今冬實實省覩件件清查撫摩衆役懲創

刁民法如是止矣度景程材挑淤測水既竭吾才而旁觀者不已以此灰心決策歸去所以欲親家出山者恐歸計未遂也不意此差爲神仙所棄凡人所爭雖當事許定主持尚未卜究竟如何耳向者弟題請一郵衙廳文司索價五千遂寢其事又何怪乎皇上之疑羣臣不解也且恐人疑舉者之非無因而至也天下事尚敢言哉附于一對未答前書河上雜詩以悉近況睞清儻徙是神仙根本豈其不然安望同親家飛昇也

與陳石泓少司寇

承台教清明花好深感於心不能已已豈必開落關情早晚動念哉即夏荷秋菊當其發舒瓣蕊逗漏清芬何嘗不意得志滿各極一時之盛無奈梅花偏在寒雪冷霧中枝柯凍裂形影相弔在本年冬盡獨傷其遲而來年春信反詫其早如弟之於挑河一役是也翁臺雖已在清明之後而牡丹富貴眼前欣賞所以殷紅春開緣夏者正自有時草木之幸不幸可同日語哉偶然書此一發大噱

與路皓月侍御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跡驅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嘗必得功名哉張赤涵發促為贊揚幅而促不損劉梧陽發赤涵私書而張以有足立雅豈非天哉觀翁又何過慮為漕撫乘于蕃主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蕃得免於潁州之難鳳陽守被劫且留侯代而賊至被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俟面當再報

與侯六與大司農

流賊充斥貴省無兵貴府諸縣所在告急不知新遣諸將今在何處山東沿河設防難民亦不得過而賊亦沿河焚掠濟寧曹單岌岌不免弟個顧駐劄所在並調兵守勦與朱未孩轎中相依倚而均苦無倚未孩請留本處新餉甚不得已極明年見苦於分應然地方或有他故豈特所留之物不為國家用而已乎從前養癰護病到今日毒發人發貴與性命相連弟嘗謂驕將為肺腑之癰流賊為肩背之患逆知有今日久矣目今邳宿一帶俱已逃竄糧艘何由北上無夫無民誰為牽挽西路不必言矣淮陽以北驛馬一空銀鞘誰為護送目前已屬中斷若此至三月不平山東之從賊者舊有數哉未孩不日北行其擔已卸只難為後來者耳弟亦適在此地不得不共急呼籲乞年兄與諸老計議山東再壞處在社稷不可不深長慮之發狠圖之也又諸將不肯殺賊非止今日為然而鄭玘為其標壹力又不足以制之督臣之設萬不可已而遠俟乎九真不啻望梅解渴矣

與濟南楊別駕

尊翁以鳳陽失事逮矣不日當趨兗州門下可速來相待失事在正月十五日不佞聞報在廿一日草疏未上傳尊翁有差役北去乃於二十三日拜發不知何故不佞差役反先到長安數日而長安相知遂以此橫生異端若云不佞有意先發者今日之事罔不關此鄙衷何能自安見時乞道此意數年好友忽遭此變慟心酸鼻不知所橫若反幸災樂禍天地不容誠鬼神且陰殛之矣想尊翁蓮觀亦能容鑒[illegible]

答陳幼白兵憲

鳳陽之變詳在兩臺疏中焚殺之慘不可言盡疏中百不及十也此自地方劫數而楊吳適當其會壁愁不測未知作何處分而楊也悉索甲士七千人驅鳳盧之寇而西吳也分得寇卒四百守泗州擒斬反側之首爾　方定不卜能少蓋前事否河南自省會以南無地無賊山左之曹單江北之蕭碭徐邳皆患剝膚幸防守得人未至失着洪督臺至中州賊已西奔入山楚地尚餘土寇然燎原之熖不難反滅矣是役

也北倚黃河南恃長江河上烽火照日江濱則聲勢驚心今地方尚爲無恙之備不佞弟猶有談虎之色也弟奉命防泗不敢不往假亦可保無煩聖慮中州兵將集者已衆若肯實實殺賊何至遷延爲陵寢憂聞其有殺良冒功者民故有寧被賊不被兵之謠以將帥日驕督撫無權兵事之敝將爲不救之症也鄂下川兵屬何督撫係陽之鹿必皆良馬尚須御者得人耳

與倪鴻寶宮詹

幸見標非治水才遠承汪念感激非淺念自去年除夕抵衙舍今年正月初八日兩來十三日奈河聞口廿三日以流寇報急暫返濟寧二月十五日又復南行廿日抵邳州廿五日駐濟臺調之智短能索拮据不效則可曰未嘗親在河工期月也今已河水深平無淺無溜而漕儲道阻船不許從新河行自二百餘隻過後十餘日尚無續者乃盡力於必不可挑之泇河轉盼伏水至重運阻斷有智者且奈何哉豈非弟命之不將嚴譴之應至耶欲其疏劑明反似闕巨若

得當事回心勉完國事即乞身去耳肅此奉謝畧及河上大意伏惟台照外鄒道元記想久已忘之若不惲搦管尚與揮示

與路晧月侍御

伏承大教一字一金前後兩札並刻五內新河今行舟矣前此亦何不可行哉止此一河禁不許行者半月待泇之成也泇不成而後行新河豈河臣悞運耶然漕臺初亦無他意後來方襲前言耳始悞於胡分司再悞於濱儲勉胡分司惡邳宿壓之形已而必欲

殺之中傷於漕臺其被黍與該總同促大也漕儲道不知水性猛然勘踏人目可行按念任之及不能成而恩轉漕臺不許始合而今誰矣況中事證曲折外人不得而知也數十年不治之黃河暢然中斷之運道弟冐危搭承三月而告成事僅有淺溜可徐圖也弟何負於河哉即不敢自以爲功庶幾免於罪戾不亦可乎雖有才智之士不審長山之決而能修泇河不挑河而能塞決不築堤而無爲祖陵之患即治弟以悞國之罪所甘心焉今也不問事之難易不講序

之先後一縣囈語便欲強口奪正而聽者亦復汶汶以此治國家何惑乎外侵内亂耶數日來憤悶欲絕僅一發明於老親翁之前非求勝求伸但明弟之不魯壞河失職而已弟今言遜行畢以求免禍小疏請政或亦不至觸彼公之怒而免於皇上之誅乎過洪即不如期亦不大遠遠不過半月耳過淮之期不已過半月乎又豈新河阻之耶言止此矣再不敢瀆以聽於命之自至感承教育謝不既

與侯六真大司空

洞原不阻但以新挑不免淺溜淺者挖之溜者挽之豈遂至於廢運言者借端耳又妄意泇河可修遂坐河道以莫大之罪泇河不能成矣乃始從新河行運而運固已行雖不能如過洪之期亦不大遠遠不過十餘日耳前以被寇之地皆留新餉卽不被寇之地亦多被兵民苦貧甚從盜如歸此大亂之始也故欲年兄求變計非致政可了中州無寧宇矣歸安適乎弟意非政府大卿慟哭皇上之前極言治亂之關得皇上停止一切内供錢糧多出内帑爲臣民倡以感

動天下卽罪己之詔日下天下未必應也悠悠忽忽教化不興綱維已解若無收拾人心之大舉動焉能反極重之勢而還登太平乎可嘆可嘆

與張恒山

弟治河無狀羇身徒苦方圓並嵩南北交馳人言曰至市有虎而母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半其人耽耽未已也懸馬豕逝作鷹犬誰謂宰相無權哉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卻治天下儘可稱才弟悔不三舍避之耳承注念詳以實對

與張見立漕道

泇口之開雖有頭緒尚是意中事開後通行方可謂行即如大浮橋初亦何嘗不可通行迺而塞塞而復通至今猶有屢憂泇口淤泥數段段段空通保無壅塞再費時日者乎大浮橋既通及此一時過一隻便是一隻何可舍已通之路姑待未開之渠耶弟借寓民房有樓數楹登而望之見宿羊山舟多停泊問之則曰待泇河也豈不誤哉前所慮者欲開彭𫊸入泇則大浮橋苦於無水今查有文河可濟彭𫊸免開則

泇通之後猶可兩路並行況泇尚未通乎又據報長山之船尚無奘店之多今停止直河一路尚為可惜總之運速則新舊河俱不必問運遲則新舊河俱無所逭乎心酌量以求速濟在老長官留意焉耳

與劉心盤大司空

治河之法先挑故道次築堤又次塞決又次復修泇河蓋不塞決則泇河修而復淤無益也不挑故道則水無所歸即挑而無堤則伏秋一漲必衝齧仁堤逼近祖陵可慮也故今年之計決意挑河分水行運併一春之力於堤工秋槐水落便可塞決又以今冬明春之力修泇河復故道不意今春有流寇之擾弟南護泗陵耽閣五十日又分力於泇河錢糧不得請不敢鳩集衆夫而堤工缺焉未衆為目下計擇最緊處修堤數段而塞決之事且俟明年矣承台教指項而請可以覆借極感至愛然弟病矣頭目眩暈肌膚日消兩足浮腫日上漸至於滕運事告竣即擬乞身不復敢圖後來事矣仍欲借重衙門一老驗勘工程錢糧而後可放心去也先此奉聞

答程芸閣倉場

河未嘗梗也人梗之耳今日走新河明日走舊河兩河並行矣又擇其孰勞孰逸貿易孰便催督疏減道陳口由王市有一月不出徐州者弟遣催之則藻譟而起漕院催之則毆其差役運卒驕悍日興而月不同正不知將來作何狀也船過洪已近七千報疏不日上矣具疏後弟與漕臺並力嚴催視去年之期不至懸絕命使遠來肅此馳慰凡弟疏揭書札俱無一字虛飾久當明白耳

與張見立漕道

昨聆道生知老長官往來未定勞矣泇口實不易通通當復塞費力正未有已各艘尚宜急進浮橋昨已奉聞並致漕臺矣漕與河原係一事功過同之濡滯即是險礙非有兩端若過洪期早漕臺之叙可消河臣之罪可減不然未有獨善之法也幸老長官公言之若止日用意忠厚似專爲弟求饒恐漕臺錯認定盤星耳如何如何

與范質公大司馬

以天下極迂鈍之人任古今極危難之事加以悖時編忌不知何道而可以自全今幸過洪疏上或可邀於聖恕以慰知己之懷翁臺拜司馬之命於搶攘之時此武侯出廬之始也弟喜而不寐而未嘗片帋申賀則奉手教中廿年前冷面語也向祭希伯相繼奉訃俱不敢作書今以小舟送寶券南附長公中候寇氛遠矣彩牲之任輒重清間之福未減下亂泥塗中人何以儕而教之

答呂初陽

一出春明了然外吏回首知已如在天上當昨受命而來猶不知河務艱壞至此極也堤塘潮岸十存二三其在黃河故道今失門者自沙淤無青草當年成蹟莫可尋問訪之故老退縮無敢應者即州縣印官求調求去不肯爲河工盡一策明[illegible]了畏罪思脫得營能啞不知人情偏逆又何以至此極也弟庸不昧識豈能一手一足結此大局幸台臺勿忘舊誼勿吝南車助予將伯不當之愛我今更誰望耶

與范質公大司馬

久鈌修候耿結徒勞弟治河無狀屢被人言雖荷覔典未敢詞陳恐知己謂弟貪不肯有慨國家耳妄言者吃緊曰新河必不可行乃頭背即自新河北上弟具疏奏聞疾趨泗州後即止不行弟自泗還再行千餘船弟往泇口又止不行及舊河一帶淤阻弟又催船行百餘隻而後來者不聽約束又止不行夫始而可行中而可行末又可行何見必不可行也其謂舊河可行者王市再淤沐塘終阻則開泇口泇口復塞轉通聖王山連新河凡四易焉一河而三次可行一

藏而罰次桃河河臣何負於漕耶今已過濟仍候奏
奪正不知結局何似所料料於知己之前者明無愧
而已溢官可休生可死只愧不可恣

與鹿乾嶽

弟之知武城久矣其見信服者則仁見之友也仰面
張蓬玄公祖亦以爲仁見之友也而推重之仁見自
不善官而善病以武城之官仰不病寧可免乎以仁
見之友仰欲善官寧可得乎弟仰偶至人官而歷推
其官無一善者也近以治河獲罪而不善官之本色

益驗差可自信曰仁見之友也以總河之權不能庇
屬令使蒙冤以去又不善官之一驗已方以此愧怍
無地而勞仁見爾讚耶如棋必諳爛柯經者善官者
也今有總河尚書專聽江村竹閣閒話又不善官之
二驗已別楮畧言河上事欲仁見知弟官則不善治
河非槃不善亦如武城官蝉左而井爲政之果不善
也

與劉同人

自別台臺今始歸濟寓覩衙齋如逆旅也勞苦發於
通身是病而不免於人言此拙人之效也援手數數
日不能答背病指木將成廢人半月稍可方能捫管
讀大刻典則犁然可備異時文獻但擱高在珠玉之
間自慚形穢耳不佞泓數年仰友家貧尸去不能一賠
抒寫滿懷抑鬱至今耿耿矣令之賢久已佩服開河
事既得其力何敢沒其善也至防守修築河廳爲政
必不以累賢者敬悉明教何時北來恐不俟乞身在
先不能俟諸水濱耳日之黯然

與路臨月侍御

近見聖上枚卜之法新奇簡要內外兼用之機始此
矣會推三人亦見卓識世道其一變乎迎邀弟將有
辨疏非敢辯也剖明實事而已漕院歷來章疏皆說
鬼說夢即新疏徐關之淤無影響也而二即廟之通
淮徐道導之也沒人之功而坐以莫須有之罪皆今
天嘖飯滿案矣別啓畧言其槩人約要辨疏亦只如
此惟親翁裁教而後敢發

與范質公大司馬

今之任者孔亟日始北窗一枕勝於南面百城惜孫

陵諸曹猶稱仙遊近以流寇之警不免戒嚴然長江天險江南未便馳突寇謀必不出此所慮者中在空虛淮揚富饒恐終非無事之地也翁臺受命留守決無遂初之理尊恙假亦不可便作歸計況重臣舉動人心係之尚祈慎重河事容具別紙翁臺一笑火之

與某公書

伏讀何若大怒二稿內有云顧陵寢而忘淮上則劉總河可鑑也是以棄委人也夫總河守陵固非常職而淮上之衆亦非河臣專管恐此書一出而讀者不

能明於職掌又增不佞一重罪案也仰皇陵之焚亦非顧漕艘而忘祖陵時方正月糧艘尚未抵淮而鳳陽乃皇陵泗州爲祖陵亦難假借混稱也

簡齋先生文選卷之三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吉麓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涵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仝較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序

保定巡撫遂玄張老師疏草序

昔夫子司李底平，具以諸生問字館，聞之與子言孝，與弟言弟，與長上言慈，與國人言忠愛，數年之內上下信之，去則思慕之，繼至復來撫我，而喜可知也。乃今之時勢則難於昔者百倍矣。遼陽失守，賦役繁多，畿輔之地百衙力首舉，則百弱，而人心亦百動搖。獨以昔之信夫子者信今日之必生全休息底定我也。故郡縣之變，喪鄰剿林，武邑景州之間揭竿鼓面，百姓無從亂之意，雖有蠢動，旋就底寧，亦信而後勞其民。以此知郡邑奠定，難井可以智術從事矣。今其疏倘具在，皆人言之言也，而皆生全休息底定之事也。嘗讀陳情表，想見李令伯之不養無餘力，韻亦乾

出師表，想見武侯之忠愛無遺。吸彼其傳流至今，猶能使人感動咨嗟，興起忠孝者，自有不滅潤恒之意，積於平時，貫於行事，斷不在區區言章之末也。今合讀請將兵儹緩徵災傷諸疏，而恤民衛國之誠可以想見；合讀科勍保留諸疏，而興利除害之略可以想見；合讀妖賊蕩平擒獲妖首諸疏，而迅雷之威、拔本之計可以想見；合讀辭加剛部與自陳諸疏，而泣罪之仁、匪躬之義可以想見。故畿輔之困居天下先，而畿輔之康不居天下後者，此疏之以也。蜀在漢末，其地獨小，而征籍無虛日，慮應敵之不暇，又何敢之敢求。武侯凡六出師向中原，而民不稱虐，徒以二表能信於民也。民信之矣，所以足食，所以足兵，長上言慈，國人言忠愛矣。遼左未平，有如合天下之力，獎帥三軍以撲除之，易於蜀漢者亦且百倍，故欲合刻諸疏以告天下。

送趙芝庭邑父母入覲序

歲乙丑當大計天下吏吏以甲子冬入京師公令曲周五年於茲矣賢愚受一日不容揜田父僕又當不復來小人惴惴如有所恐君子皇皇不知所致謂其口予知公之於邑必知公之於天下也其言衆人之所欲言與其所當言以要諸大夫其則何足以知公然近取譬天下皆邑也而今之治天下不如公之治邑也今天下財亦殫矣所求乎節而加存公則以其邑儉民亦疲矣所求乎息而不勞公則以其邑

廉賞不知勸何功之能成公則意之所是邑弗敢惰也罰不知懲何罪之能感公則色之所怒邑弗敢犯也導之弗行禁之弗止權輕不能使也公何令而邑不遵中戒格之外或目之惠窮不能需也公何施而邑不暨名若設而法廢人孰與守公之邑乃無弗伸之律文取具而實亡事孰與立公之邑乃無弗收之利士不得其養卽庠序皆虛公實以無斁成邑譽髦兵不得其訓卽行伍為虛公實以折衝當邑井牧夫方則已効藥皆對症用此于天下受病雖深知必有起色矣天子軫念民瘼求賢若渴竊以公為耳目臣使言宰職卿試得失以襄聖政其與諸君子謳歌太平之不暇又何言哉雖然將議與任事其事紛于與長君其處與朝與紛世又其言無益於任猶無言也紛亡易猜而輕信猜不可嘗信不可恃知將安從乎欲定紛于一言出而作之紛衆言雖多言又雖此天下與一邑不同度而期功也足故積誠要信自旌建標訂謀必成通權合變以類小至而集衆思其于朝廷今日耳目之臣乃度衆乎噫區寸之內用兵者幾

水旱者幾嘯聚寇犯朝揆蘇起大小臣工誠以杞人之憂雪長沙之涕棣患猶恐不及尚堪分門角戶插棘籬籬無已時耶岌乎殆哉惜無以此言正告之者顧他人不能告惟公能告之何也服人在行動衆在德公行高而人慕德立而衆感故知公之于邑卽知公之于天下也諸君子識之其言當驗不必其久矣是用宣諸祖帳以代廿棠之詠

王伆慕老師奏最序

今上綜核名實簡郡邑循良錫之休命公以癸丑成進士是歲仲秋分符來治我曲今年報政考最上綸綍新焉命下之日謳歌載道忭舞滿前曰公之能得君也能顯親也余從童叟之後樂觀盛事進而稱賀於庭退而更嘆公之能得民也蓋綰綬花封若若而臨者二年無過例得徼朝廷恩寵若循什也不足爲榮且滋之愧是循良不患不得褒嘉之典褒嘉之典乃患不得循良抑大君之命有時不足重臣子百姓

之口反足爲長吏之光也何哉名之出於上者虛政之被於民者實耳自公治曲以來土地林木若增茂美川流若增潤澤城益而壯池益而深閭何强之弗哉何柔之弗懷何滯之弗疏何劵之弗理未嘗有也文章儇巧爲世道憂惟此時爲然曲人士反淺而淳以公之教齊魯大饑盜賊充斥隣國震驚士大夫庶民恃公無恐旱蝗害稼重之以投大河而北猶然不知有生之樂我曲保有寧宇活於弱者十七活於藥者十二誰實賜之哉百姓不能忘情於公久矣但不知所以報公願借紫泥之書一快於生之意而今乃得遂其私矣乎故得此於君而民情迺得此於民卽國典榮焉抑聞公之大人篤行好學志在三代皇虞不獲大售以老長公以今歲登第捧檄聊城受命之日正當公報政之日聊城去我曲二百里而近花邑相映琴韻相聞前人之志此又其一大慰矣斯舉也民以君恩稱快於公君爲斯民隆報於親公以親志實究於民卽以君恩還報於親且貽謀於子子又將互效於君民父祖無窮期也不亦休乎噫爲政者欲

三代則三代欲皇虞則皇虞民戴君賞後先賴之又奚取乎肖也

大金吾張更生先生七十序

語有之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夫覘鍛錫而
察青黃區冶不能必劍聮齒吻形容伯樂不能必馬
若夫水擊鴻鵠陸斷兕虎投車就駕而覩其末塗則
觕獲不疑鈍利而駑良此所謂知有用之用者也彼
輪囷離奇以不材考夫天年此以危稱曰無用則可
耳無用奚用乎御秦人之銷金也無何而竿代之其
焚書也未幾而泆不馬上治也彼第任其材之自置
於廢去熏轑謚滅奄忽之鄉以爲無所用之而不知

其精氣之返而莫測所從犨龍無首而變化藏焉其
發也如稿振而用物也宏長而不能以控揣也故道
德之意居於退損而利器不可以示人其旨深且遠
嘗以是論功名及細大壽命之際益決者至衆焉矣
吾里有張更生先生者向世之所未能測者也張先
生以大金吾爲　天子掌宮殿掖門大夫郎謁者以
次相屬期門羽林屯衛士於周垣下署右禁門諸郎
吏一切無法者以代上治最號榮矣而望之惘惘若
處士就而庇之謖謖松下風如未嘗貴顯者今年春

秋登七十矣而貌若童子意氣雲蒸而波蔚焉余之
所不能測者何也先生既席其先大夫隆有所不屑
去而由武科起家倜儻好義任天下之事批郤導窾
多石畫而天資放而敦大不銷擬紆深亦弗顧以殊
尤絕跡纔人人便之矣依廟時既爲衛尉治兵會中
貴魏方獨擅縮事其勢傾人至諸士大夫通而折之
一一文致以誹謗抵罪諸吏民重足側目不寒而栗
而魏用事將軍某者同事僩所不當輒治其罪與逆
中貴等先生適以他事得罪於將軍某人謂先生公

以此無類矣以某將軍而螫公公其委肉而投餓虎
之蹊乎先生怡然赴詔獄中數嫩將治竟以先生前
時治兵舉白徒因漁少府金錢俺泆竄以成爰書章
不可得狀而坐疑案垂一年上龍飛魏服先生居然
歷仕抵今官也夫先生而容容默默以寵取一日之
福當是時蝶蝶貴幸是耳奚以幾不脫於虎口其不
脫於虎口又如髮非有沉深無可見端以示詗由之
隙與相掌距即摘觸而中之先生不肯之躬縣命在
天幸可若是其幾也哉先生固未嘗絕預夫智是算

條之府以雜其有用之用而所稱無用之用爲世人之所不能安而爲之若故者世人亦安能形似先生而測先生之所以爲也先生其亦以此而壽焉矣先生能文章及詩歌且好士及度曲分羽逋徵至細凡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抵之戲時時一寓迹焉令不以顯名當世所顯名當世以天子干城耳然則先生無用之用皆其所不用焉者也不用焉乃弗可量也矣余奉治河之命未能趨庭而壽先生又不文無能爲南山之詞以壽先生而述先生之所以能爲壽者泚筆而書之請以張壁以告同事之壽先生者

張太翁九十序 堂邑代之父老屬名春

余從單汝明霍衞有謁蓬玄先生道出堂邑見其村落保聚田壤場圃老幼悅安相與咏其大井儀俳之餘乎而無憔悴之色也及接其大夫則其直諒心見於目而肅然不可狎昵之意如對巖巖如行霜雪中如臨滄溟而挹皓月則又咲異治此近世之治人非近世之人也亟爲蓬玄先生道之且爲邑人賀賢父母先生目恐未足以盡大夫也他人請者多不能惠惠者多不能靖矯飭者多不能久大夫嚴關西之知高懸魚留犢之節邑中有饑若巳饑之至出其贅斑佐民孺袴襲飱之計生死而肉骨者數萬家民恐饑待哺路不拾遺即他邑有盜入堂邑之境無不立獲即他邑盜就堂邑首告而獲者數百十人邑之大猾相倚爲奸從來莫敢誰何大夫去之如農去莠農有不治之田大夫勸之治訓民勤儉孝友率以身爲倡三年於茲未嘗一語欺人一法假人一事寬人一錢一穀累人雖古循良傳中如大夫者幾人哉則[illegible]與大夫之果不可及也旋而更悟經決生平閱與爲

狀正學皆有定見定力日此重而删之過定者因由
許繩菴公所述仁壽續卷讀之則轉歎與夫作述之
道孝慈之相成遠哉昔大夫恭最其大人日爵如大
夫紀年九十有卅徵余三人詩爲大人壽汝明病有
使余告大夫日天道福善善人可以役使鬼神大夫
有成言矣人弟不欲爲耳欲黃虞則黃虞欲三代則
三代朝廷日取貪吏贓官而罰之不能禁人之貪贓
又安能禁人爲黃虞三代乎釋家武世動云因果修
得見在便知報應噫此可以想見大人之於天下與

太翁之食報於大夫大夫安得不股肱盛世太翁安
得不八千春秋也

少冏卿米仲詔先生配陸淑人節烈序

自昔文章之哲多不得年淑懿之媛罕雖偕老益進
物畏渡其秘人理忌擅其全自古及今而能兼並美
於一門者爲有也吾友米仲詔氏以旗鼓壇坫中雅
道於中興而又虛體傾素延納如流海內之趨鶩所
勝與夫見一斑嘗一技者雲蒸嚮應若盟於河水之
上而奉盤血以從慶賜後先之符於茲益盛雖吾道
有合文章有靈奏名太常以來凡三任爲令尹以及
計曹繕部稔知廉訪於江浙之間所至無不樹善政

著與聲然而顯晦升沉閱歷界盡文章九命固其宜
也晚以忤權璫幾罹不測避璫江左黯黯不能成懽
乃大道之行欲明而先晦聖明在御甫得來詔以旋
舊廬拜君爲二冏卿治事敷奏予貢有和衷聲氣之
義焉方將控神駿和鹽梅以馳驟調劑爲功乃神明
未衰圖史無恙而龍門畢願泫然不知涕泗之無從
矣其配陸淑人少嫻靈粹服膺道教方以宗伯巨源
事其夫子相與脫簪珥治絲枲爲丹鉛賓客之費凡
數十年如一日焉仲詔之逝也淑人哭之哀竟一慟

氣絕而不能起與哉蓋慷慨激烈神意都盡而有此耳男子勢有所至率倘逡巡難愛生而操不存緩死而行不立亦有抗節明義淑愼其身事與心違勉行而大貞境未有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淑人深居壼閫寧與河源日不見傳記之書日不聞今古之說固禀自海嶽毓自性真良由忠貞之感已深刑于之積有素以敕椅誠昭格可與天通默應神偕卽淑人亦不自知矣予玫之史氏得閩淑人上世事曰漢陸續仕郡戶曹以楚王英事波及詣洛陽詔獄掠拷無

完膚辭色慷慨自若得母遺餉悲泣不自勝使者白上得赦歸陸康爲太守李肅舉孝廉肅後坐事康爲營殯還其鄉世稱義烈出守多忠或後死壽春之難朝廷嘉其節拜子爲郎中若士衛臨終達言神色自若士雲同兄併命大風折木淑人於生死節義之際甘之如飴尚亦卓有祖風不但克明婦德已也聖王徵采令善激揚貞風蓋以振代法古之賢值比德齊年之配紫名各得上壽同歸予所致慨於待年並老者蓋難之矣易稱乾之保合坤之無舛皆久道也非

遊於文章道德忠貞義烈之門者其孰能當此乎

聶濬心詩序

濬心與余締交三十年矣當時社中友濬心最少毎上下古今人物世運以及經書奧義伏條析靡無不以濬心爲祭酒濬心先余舉者十五年謂余曰我輩功名有數者作不朽揚扢風雅以存吾儕期相與勉圖焉余漫應亦漫爲之會落寞海日益遠于斯道抑偶一拈弄寄興而已今年濬心差旋過里余亦家居社中二三兄弟尋盟詩酒故冬半驟不平之感間所著作幾何濬心出月支征還諸詩兼遊途中所見

乃極慨大醉而別遂趣付諸梓人濬心慷慨有勁骨獨行蕭蕭不肯一步隨人後又雅嗜好獨遊覽輿長未仕時嘗裹糧登嵩岱時時以不攜謝朓詩向華山高處搔首問青天爲恨今西行經遊歷時太華黃河外波光岑色盡貯奚囊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余故不論詩論其人天下有濬泊遠覽之士斯交之矣

吳于逵詩序

詩自漢魏六朝至唐人始極其盛然往往得之達官貴人而處士逸人之流孟襄陽而外不少槩見蓋其時以詩取士達官貴人之於詩如今經生家之於八比文字令淹而衆占焉宜其精也今經生自首帖括困頓八比中不遑其他一行作吏假取諸書期會之餘力寄興偶嘗其何能背間有高自許可勒成一家非其掛冠懸車試暮年欲盡之新則仕宦不得意而以其牢騷侘傺之况寄令宮嘲徵之餘者也故歷下

瑯琊諸君子外郎人矜和璧家詑隋珍或不足當中晚唐作者之一噓獨處士逸人屏棄一切以其耑精注神之致上下古今所謂唐人之令淹而衆占者也宜其來見神之通傳金石之聲而亦復有至有不至根器有雅俗結契有濃濟骨血勢利而強作清虛瀟脫之言痛心貧窶而驕語慷慨豪邁不屑屑之態有並雖在神者先去之矣則吾友于逵之卓有豎立以稱千秋不朽言無疑也于逵怨氣誼重然諾有古俠烈風學儒學劍轉而學醫學詩今其游東長沙河間

之長子與莫逆十餘年在依以爲命居恒嬉詠唱和
爲多郎不知於開元大曆諸方家何如予嘗以其人
意其所至的的乎風雅伎倆兩擲不朽無疑也鄭宗
伯嘗曰易不一之古未有兩而精者予嘗見于遠之
一也蓋醫者意也詩者思也俚齒之爲叔敖豈能舉
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夫意思所在可以存
於而生死必竊竊焉衣冠以爲準而言笑舉止之爲
模正如按成方試藥石未有不顛者欲絕者矣于遠
脩然塵壒即交游公卿間人自見其朱門我自見其

蓬戶不爽不惠泊如也所以播之聲調恬澹勁遒絕
去依傍餖飣之習而的的乎與其賢稱兩不朽無疑
也然則于遠可以自慰矣假令于遠儒而成爲達官
貴人將泥首折腰軋塵馬足之不暇暇醫乎暇詩乎
推少也賤乃得挾見垣一方之聰明以其照腹腸洞
肪髓者品精注神於斯道以生今處士逸人之色而
齊驅襄陽則吾有以信于遠也于遠者家世新安與
予傾蓋燕市以一時臭味之雅移其家以就之者也
將于遠亦有以信予也

王亦房詩序

余不知詩而喜讀詩讀他人詩或未喜而讀亦房詩
無不喜未識亦房時想見其人磊落爽多而篤信古
寡者也既見又喜其人余嘗曰詩莫貴於真人乃更
欲新夫身之所不經意之所不會安從言之今其身
之所經意之所會又究[illegible]言之言之而真人人[illegible]之
而亦然也作者之精神可以領悟者之意想而
之契若先出於余宗旨愛心于受用之處已索然詩
沮乃欲人人領之而可之則何以哉讀想之脫三百

篇而出入則謂新六朝唐宋諸人之迹相脫而出入
則謂新而余弟謂真也各寫其身之所經意之所會
而已所經與會有萬變則萬變而出之有歷年則歷
年而出之境一而人與人同而事與事類而情與各
篤其意各言其真尚有套襲拾抹可供人厭棄者乎
是真則未有不新者也人之喜亦房者謂新余亦謂
真也未交亦房者讀其詩而亦房見未識亦房[illegible]
賭其貌而詩亦見肝膽驍智盡在眉中[illegible]
如寫自己之照不曾益頰上一毛也[illegible]亦房

語余曰今人作詩文常似有一物在喉間格格不能出者已之已不了心人誰能以心了舌之曰三百篇漢魏以至於今世隔人遐誦其言輒躍然喜者彼惟了于心了于口耳是能自致其眞者也夫偽者無論眞矣而致與不致正相爲也夫非自致其眞安能以喉間格格之物遞漢唐以至于今不可埋滅也哉

南滁漫稿序

盧紫房年兄既刻杜詩省鈔又評余詩而敘之將付梓人其自爲詩凡三刻而削稿者再嘗曰風雅一道不敢多讓人近復寄數行於余曰世濩家世稱詩先曾祖太史公有集一帙晚歲焚之不刻行先祖仕至二守好講政事之學貫串經史不甚爲詩遊滁陽沒稿一冊乃廿三歲時作至先君子則純乎酒而天放詩絕少竟一生止得二首然醉中喜誦太白詩是雖不作詩而詩意自其亦盧家之風性然也若叔父則

詩有唐聲矣惜中年奪於應酬之文未盡其才今亦存得數首併先君子二首統附於祖稿之後欲序而刻之家塾傳示子孫以見世濩稱詩之源流予其勿辭余受而卒業絕無近時佻氣亦無[illegible][illegible]套語蓋天多而人少性情用而世習宗也於時爲春於日爲朝於爪爲聽清明滋長紫房不得不受其灌注而引長之矣昔魏殿前鐘不扣自鳴張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銅出於山鑄爲鐘幾千里外猶能應之況人乎鄭師文鼓琴當春而叩商絃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冬而叩微紋陽光燄裂堅氷忽徹聲氣之感能使四時無令光祖孫父子一脉相承者乎紫房固目稱詩有源也消德之須亦庶幾乎式穀之似德水之上代有哲人余不得不慨嘉盧家繩其祖武顯明世德余不得不心折紫房顧下一轉語曰太史公文章是其官職顧何以焚詩不刻貫串經史不以供驗賦之用而專力於政事其視詩直寄焉耳紫房之論子美曰謂為詩人可謂為古大臣可以古大臣降而行詩人之事當為子美傷不恐言子

美好子美自言亦曰甫也南北人又遭詩酒厉然則纘述之道曾孫之為所以紹前休而啓後人者紫房何適焉

送盧雨若詩序

巳未春雨若別余歸雄誌快欣意氣道上若不知有下第事然張勉庸萎神也是日纔識雨若作詩送之勉庸為予朋友槩若離別語沉而神悴神超孫斯潞為情詞飄舉聞東師失律慨然有處仰掌唾壺意別忽數年余得假休汴下居城隅也屋數楹題曰睡息置圖史皆卜諸書與吳子遂分韻檢方以消暇日勉庸善病病輒邀余兩人語語未嘗不雨若神超也巳闘神超孫輒相單事曰快哉竹帛固在第一寫其

磊塊不平之氣是若先輟矣雨若去此三百里而近徒向雙魚腹中尋消息誰能堪此悶相思余出雨若發願文斷葷戒酒字字風霜勉庸頓足曰教我矣然氷玉之骨菌菌之神將無不似向時燕耶近日夢中耶次日而雨若至于達俱蓋憔若平生勉庸疾走相覩挑燈促膝夜分不能別余深念雨若病又遠來勞頓邪試撥去此後無日不晤無日不談雜及詩文書矣經歷霜月陰晴機鋒互映謔笑俱適睡息齋頭疑有星聚雨若以于達藥餌漸強飲食居甫一十日焉

首且東曰念毋心動不可以留然而離思頓隳何以
慰之予遠曰聚之有根如呼必有吸兩人何日不曰
神超神超而千里從戊六年斷屈與日功成豈更以
相思兩字換却麒麟閣上圖像耶敬仲東山非可久
卧兩若兔康飛鳴指日方將使予四方誰能辭言一
室若夫枕流漱石賞藥讀書則不後伭無用於世者
事耳而小人有母遠隔一天惟疾之憂時縈念慮二
君子或同此心願言珍攝以永良圖余曰吾各賦短
章識別因遡數言以爲弁

寧澹齋全集序

此余師旣阜先生遺稿也余嚮習帖括便諷決先生
制舉義如航海然望爲斗極追侍㚐先生樂龍舒衲
官部曹遂朝夕登堂奚餘鄉令時竹如魚處滋蜂勝
其相習者久忘其大美之所自也今先生殁且七載
始獲卒業是編遂奉其伸者世見獻天嬌而爲之敘
曰文章經國大業古名公百所以鼓吹人代黼黻
隆平須是焉精若是而亂收品置泉石倚伎蝉寡無
當天下國家人倫物紀之用斯誠壯夫所耻或者樑
戈作者之壇高睨濶步詆呵三代以下先秦兩漢六
朝隋唐諸名家曰我用我法安用祖禰他人句比而
字儷爲在易有變化日新之吉顧不曰擬議之以成
其變化乎夫擬之議之而變化成則先民法程何可
廢也今夫詩稱律樂亦稱律樂不奸於律而後翕純
皦繹之妙理成不取裁於法而才之騖譬者於篆
籀鳥跡未經彷彿遡洄凌籟鶩于奴虞隸鄉曰恨
古人不見我也夫關趾乎道之悟而師心任僻提衡
之乎彼其自謂新奇聯識者已喩其後矣先生才無

所不照學焉所不宜萌厚發徐出緒餘猶足千人腹
果而往往变裁於法不得屈者才以殉之其爲詩若
文驪而莊麗而雅博大精實而粹然還它之和平非
人倫物紀弗道也非經綸理學弗言也非左國班馬
黃初大曆諸法程弗入趨而其步也今其集具在有
典有則儼然先民正猶草隸楷行日新月異而篆籀
之道依然蟲鳥不知者以爲蟲鳥之遺跡也知者以
爲擬議之變化而已矣所以然者先生淵源家世宗
派慈湖父子兄弟自相師友角觥觥矩規閫溢尺寸

而發爲文章符券合爲真屹乎有起衰八代胥一世
返大雅之思而天不慭遺竟令公輔之業賫志以歿
雖然德功與言三稱不朽讀先生之言想見先生之
功與先生之德和平爾雅秩乎其爲治世之音無疑
也予小子彖繪天測海不能爲左氏之文晏嬰其何
揭予之君山乎因盥手而爲之序

鏡林制藝小引

余家漳河之側結屋讀書四面背水晝眠乍覺潺湲
之聲到枕上題曰半舫家兄時時過晉他客常數月
不一至余故得恣意吟哦頗獨攬坊間藝門從友
人間說佳文索讀之輒悶悶復棄去即議文者目奇
曰平日新曰古標目種種賜所愈喜余所愈悶妄意
聖賢之言有本來意思言之前後內外淺深虛實復
有本等面目只憑向家手麗細細摹擬其不合者多
矣不合亦不當百中一合便可作數日生活既意世

人不屑爲此又高下不必中律欲求同調安可得哉
乃今讀明卿文而喜過望也明卿筆鋭如錐典適如
雲讀書致虛公所兄弟師友林池映發縱意所之無
趣不闊余所執管悶悶若在離即之間者明卿灑然
輒合何才不才之相去遠也就我法中出我意外乃
今使我破悶爲笑矣題其稿曰鏡林是致虛公衙齋
所謂林池映發之處則亦猶余以半舫行稿之意乎

宋安雅制義序

嘗怪言文者習稱左馬言詩者古則漢魏律必開元大曆也彼獨不肯僅肖矣我為左馬漢唐誰復作我衣冠易厳反今為古耳目已殊與人寫照不亦難乎閱閬名畫法書臨本其極佳者日是可亂真真亦何利有此亂也亂真之人亦才矣竭精敝神畢竟不可為真則與其僞彼何如真我冷煖自知悲懽獨暢縱使令名不逮古人然當吾世而有不逮古人之我我亦可以無愧矣况乎墳典不能沒左馬漢魏不能沒

李唐則左馬李唐實亦有以自存原不借古人為重耳余初識安雅於衆中追祇覺有不同已而結社為詩精心獨往不拾前人一字作字作畫作印章皆能自為結束非必盡可前無古人而意已廖廖矣急索其制義讀之則高者十寄而上橫者破陣而出快軼仙子巧奪天孫孤行道險尋寂幽深迭變層出總非嘗境令人所讓亦非古人所兼時藝所無亦未必聖賢義意所有余謂安雅真足自存雖古人可作不敢以既陳之跡相辱矣安雅笑謂余曰慭然而短者我

也更稍為頎然而皆則不知其誰何氏之子仰視安雅而笑安雅不敢認惟沒我慭然而短者也安雅貽余書濃淡數筆常如有雲氣生其上曰余書在此詩亦在此余謂時藝亦在此真故也朝夕縣對恍恍乎慭然而短者也

曹稚子三試草序

昔李鄴侯少年七歲以神童召對應日作方圓動靜賦予不奇其靈根慧種敏捷風生而奇其斷制簡嚴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如棋生棋死用得得意語人人益以十百千言不過如此而後來人品相業亦略相券則尤文章之可以知人在學問尚有之後不如性靈躍露之初益難幾玦極人勝而天隱深合契為天全而神王耳予年友徵垣翁令器曹稚子者石麒麟兒夙稟淵源今年甫在學詩去成童尚一歲所而三

就試輒三冠其曹偶予始詞箇年稟物亢率共一往英邁之氣卽洋洋纚纚下筆數千言度終在騈枝懸贅間乃取其文讀之渾渾灝灝提要鈎玄非大卻大竅之相嚮卽騞然奏刀不輕以餘地游一邪也夫元氣之滋百卉也由根荄而芽萌而蓓蕾而爛熳迨至爛熳時末元初芽萌之相了不可得故昔人謂牡丹蓓蕾爲盛爛熳爲衰夫非爛熳之已衰而元氣之發洩也故元氣之鬱積也逾厚則其發抑也逾益大而有力稚子其正由根荄向芽萌之日乎洛陽名花素甲天下惟日芟夷蘊崇以益敎施闈閥之無已予以崇本質刻浮華起江左之積衰而振開元之極盛稱一時大手筆無疑也夫豈惟文議論多成功少今天下是陛廊廟大率如此稚子勉之以儒以僊不煩搦不煩言逍遙晏笑奏中興之烈于抵掌間則予且借三試之先資聽珊珊之異響矣

張爰平四書稿序 代

嘗謂制舉業技之最小者耳每歷識者世道之憂何故蓋牢天下才智之士束於八股文字之內撓精見奇分道破格苟可以自與驚人視聽而奪幟先登退問度之不信與厭之非厭甚則是食天下才智之用凌兢奔爭于八股文字之內以日趨于弊而不可返矣今夫人雖有好醜耳目口鼻猶是也非是則見者愕而卻走乃若其文頗就〻聖賢語意淺固可使深常固可使變小固可使大乎將議禮明農深軍旅而典五刑亦猶是淺深惟意常變大小與形東西南北與面乎是故夜光雖寶不可以飾顏淵之簞彝鼎雖重不可以貯原思之粟歌舞雖樂不可以代執圭鞠躬之勞事固有類情亦有真安取乎左馬屈宋枉下西方之毛而益吾孔孟頰上也無亦照膽方貌有所未能姑旁托之以其易者自見耳余不知文則嘗以人譬文五官端正四肢安雅別有一派清貴溫和之氣盎溢眉宇望之而禮樂兵農穆然在中然不可名議如玉方在璞非璧非圭非環非玦而玦環圭璧非

不單其戊午巡竿順天分校從閤中得爰平卷想見其人如此嘐然曰是八股文字使天下才智之士之所凌兢奔爭焉而不得而旁托以自見者至於此一洗其習一反于正顧何嘗不奪幟先登也撤棘引見其人如更見其文文若自寫其照然爰平今剖其璞為圭為璧為玦為環必不至大小常變與形東西南北與面也乎有以信之矣因題其行卷俟諸將來

五言律祖小引

今夫水當其山下而波濤其本當其土中而花葉其故即波濤花葉而本源可遡焉乃人生而七情備五音出各有詩也紛詠歌何漭蕩靡靡至於失本情而反元音反無詩也傷其浴者念高靡感托明者思泪泉深心之士不得不返而遡其自始而用修庸之兩先生慨然致意於五言律之祖也夫詩自陳隋道已中衰唐乃變古爲律律詩之始古詩之終乎而音未已有其體獨無其名則律之來遠矣律之初生又古

之漸亡乎于鱗先生曰唐亡古詩豈無見哉雖然古未嘗亡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代革命王步未改禮未嘗亡也質祖忠而忠在質文祖質而質在文彬彬郁郁之旨可繹思也律體歷唐之初盛中晚以至宋元皆以晉宋以來諸詩之聲調駢麗者爲祖而標以名目獨在唐與唐實用因之道居創之功矣埒言典制比隆風雅後世相沿不復更變亦猶夫周禮之至今存也乎又誰謂詩僅留連光景之組事而一時取士之功令不足爲希世之弘猷可任其波靡莫爲

之慮也若夫古詩之變不知凡幾六朝衰而轉爲唯唐之古詩又焉得比於漢魏宋元以後其失彌遠此非可以影響形似求之則失惜乎用本詩源遠述與祖於三百篇之前以廻狂瀾而歸始終之尚未見其人也則姑以兩先生之斬其因革生息之小譜乎

杜詩胥鈔序

杜詩胥鈔者盧紫房氏所鈔杜少陵詩也曷言鈔不逮箋釋不舉評議而適存少陵本句也曷言胥鈔身受胥史職其亂更意也曷言乎鈔之格合草堂編年近日監官劉氏分體而寓編年於分體中也曷言乎鈔之律微列去留以政乎他家又灑漸乎乜妄之紛以識其獨是也曷言乎鈔之志古今所少陵詩即以慮數十百家或逆意或剟詞爲洗爲沉爲道紫房一切芟去以待學人之參伍也蓋紫房少而有杜陵之

合沈酣其中積有歲年邇以秦養歸結草堂於河上足不至闤者董子下帷三年不窺其園乃取少陵集熟讀深思恍然曰古今之解少陵者自爲解耳即進而有解於少陵解其詩焉耳孰爲俠志孰爲仁言孰爲道義孰爲忠愛孰爲交孰爲尚友孰從而遺之孰從而删之而適存吾少陵者斯鈔之不可已也然則鈔詩之人與爲詩之人不伯仲炅麓不可以臆而擿也不翁芥水乳不可以強而解也而紫房點晴斷之寘寘而逵之如少陵在千載下紫房在千載上藹然其面惆然其休戚相視莫逆其心而後分之合之去之留之使少陵精神更出色澤倍新覺有少陵不可無胥鈔也噫紫房於少陵深矣余乃更從言之少陵詩靡所不有有爽徹朗暢淳泓結章亭亭獨聳者有包聚萬物勺措典麗八音交而五采錯者有抑叵灑靡佩玉鳴鸞聲容都雅者有危側嶮巘歷落縱橫如斧鑿雷斷戟裂居者有托言寄興遠致近合驟而即之莫見形似者有血紀世變如史傳紀論關盡攜畫者上之而漢魏六朝初盛間不備於少陵即

下之而中晚宋元少陵集中隱隱具一種變相兹少陵所以爲大與或乃曰少陵之詩兼其有中晚有宋元或不知當日人少陵于何以絕無下格惟學少陵之詩不學少陵之學故少陵而中晚也者非少陵也少陵而宋元也者非少陵也讀胥鈔者憬乎有戒心焉則胥鈔愈不可已矣

宋元類書序

學者習而不察往往以辭害意不特說詩爲然人有恒言皆曰兩漢三唐而下無觀言詩文也將文與時高下將丁宋元格若漸卑氣若漸弱成人無觀雖謂宋元以來之人之事之物無足取而觀覽也從古至今同此宇宙同此人倫同此事物彙羣伏觀何代無之非獨尊於古而嗇於今也分羣聚類之書權輿行世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倫事物幾可汗牛莫不包羅今古近代俞安期氏集四家之大成而爲

唐類函天下耳視之夫瞯其目於墻面遂使李唐而後殊材不登於楝樑異味不薦於俎豆嗟乎春秋朝暮固難於諳寧獨夏蟲蜉蝣然哉吾友某林下閒闢博綜載籍故其胸中奄有千古而欲爲醞釀發未季之覆於是纂輯宋元以來凡人代之事理物情或以類聚或以羣分總若干卷命其篇曰宋元類書蓋至是而遺海明珠無之而不呈於席上其用志大而爲力勤矣余因是而竊窺見其著書之微焉易之爲書也曰八索書之爲書也曰九丘八卦之精卻之若索

所以道陰陽陰陽者世運之降替也九州之情聚之若在所以道政事政事者教化之得失也大降替得失代之所將有然李唐之前大吾世遠而勸懲不易夫吾世近莫若宋元之際而觀切若明其爲勸懲也不鄭類宋元者其有憂患乎其其有在宋之遺意乎余又因是而竊怪夫置宋元於不錄者爲嘉隆間有英雄而爲欺人之語者動輒指斥稍山艾子木學後生藉爲口實非毀宋儒至於今而伊洛諸公卒無容足之地不第稍山氏也余每覽宋元人撰述雖小篇

短帙出於不甚著名者之手莫不各擅厥長必有可觀不若今人之率意苟作取天下笑何謂宋元無文吾友之類此書豈唯寓勸懲從此攻古者於宋元得未曾有因天地間必不可少之書也

王劬菴先生諸子彙序

文章之道作者難矣識者之難更甚況從而揀擇取舍之此其人之目力腕力必十倍于作者何也古人由一生之攻苦一往之精神僅乃以數行文字聽是非存滅于不可知之世數人心豈猶有始未明之心思多見長而微露短底幾乎後來者之恕我則器有域技有止目不可聞而耳不兼視也以今觀於鴻烈諸篇創矣而辭廣矣而難極玄者不免於誕或之其所爲而濟焉即謂諸子非道之統然不可謂非文章之家也文章之關乎世數人心固已大矣臨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況乎詖淫邪遁之詞後知後覺將致力焉誰有婆心能自已已若夫去其辭創乃者去其雜廣乃精存其玄以不誕救其爲以不濟如施華繩於木如置勢緜以經綸如提三尺而別善惡澆灌生塵之面目隄防久潰之波濤有造乎古之人而作程于今之世其有功文章之道又豈小哉王夫子治曲之暇由其素所彙淮南諸家言授曲人士張勉廊校而行之寄謂余曰是輯也于侗爲義于德爲放于教爲忠于澤爲仁猶是諸子之文章乎哉而夫子之文章也已矣余復之曰是猶諸子之文章也得夫子而益彰耳夫子之文章煥乎在漳河之上者諸子無是也

論

自任天下之重論

聖人乘時立業一任輒收取天下而運之如運于掌斯乎非卒辦矣乃機會尚在後求遭逢未可迎下難欲爲天下何道而可稱惜吝有自爲人天下之中又出天下之外抒于窮居之日責于大行之後自大天下小自有權天下隨之而轉焉然後可以使天下可以使天下然後可以任天下天下雖重自固有以勝之也乃論伊尹者日以堯舜爲任故說湯而伐夏救

民此猶未明乎自之說也形不相假性不相借人人有自矣上下異位舟車宜用處處有自矣日月代明呼吸代運時時有自矣安取乎搴背征哲比擬前修緣故爲新認人作己哉堯舜有自尹亦有自尹非以堯舜爲堯舜乃自爲堯舜自爲堯舜乃能使君爲堯舜昔觀堯舜使禹治水稷教稼契爲司徒皋陶爲士如臂使指君實有權是以使之也至使舜禹爲天子亦復如是二聖人豈不顧其任而脫乎嚮人不曾敝屣正惟天下重故與天下輕自重于天下故以天下與人易所謂天下隨之而轉也尹以桀之天下與湯是使湯爲堯舜也以己之天下與人斯已難矣况取人之天下與人而揖讓征誅之迹皆所不求挹彼置此如聚毫髮此其精神之包籠力量之斡旋尭然有餘堯舜君臣順逆之嫌皆所不避而後獨有一尹而已先知先覺啓聾瞶以斧鑕撲燈探焚溺焦爛以脊浮豈儳儳傲糟于唐虞之野獻蝸于精一之堂者所能勝耶至于嗣王不惠復可取商之天下而俟之克終允德復可舉湯之天下而與之是太甲不爲朱均

者又惟尹使之也湯非尹不過與葛顧昆吾輩浮沉涸溺付之無可奈何太甲非尹抑誰保商之再傳不轉爲夏之末禩乎尹之一身所係如此宜乎天下隨之而轉勝其任而有餘也或曰聖人亦爲其所得爲者耳成敗利鈍姑聽異日而無心若然則湯苟不得之南巢尚可爲救民之令主太甲不悔于桐宮尹將遂擯以終身抑可仍付天下于顛覆之嗣也耶聖人有不然則必不聚焉堯舜不能使朱均爲舜禹故寧以天下與舜禹尹不能使桀爲堯舜故寧以天下與

湯舜禹不能使朱均爲堯舜啟守避之河南陽城耳
能使太甲不爲朱均故寧處之桐宮譬如大匠斂手
靜默而桁臺之雲摍嵱谷之奇觀了然成畫於胸中
則所謂壯麗千重雄標萬仞固不待運斤成風將而
後具也噫不爲葦翟飛不成其爲大匠而余斧斫繩
墨之大匠又安所得爲葦翟飛之大匠哉然則南巢
放伐之尹總無加於一介不取與之尹而囂然自樂
之尹所以爲吾身親見之尹前後異遭今昔一自宇
宙在手造化生心故曰自任天下之重也自勝其重

而後謂之任不勝何以謂任匪自又誰勝焉雖然堯
舜有天下者也有故不得不任湯聘未至莘尹一莘
野耕夫耳所謂鄉鄰有鬪可以閉戶之時也嗟嗟隱
居求志與煙霞痼疾之分正在此藹[illegible]　蒿如
莘尹如以髓敝之身苟且偷　日之安[illegible]者尚冒
巢父所甘心焉豈堯舜之道乎顧予不敢為巢夫子
曰用之則行聖賢之自任與其所自任亦可見矣

曹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麓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涵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仝較
海陵郝漢儀孝威甫

記

帝咨樓記

崇禎六年癸酉秋八月臣榮嗣承乏之秋　帝命以司空銜歷諸漕及河治其不治者而濟則臣駐節地所

與諸臣商度緩急咨餘桃樣因授厥事微大小克咸厥功與否以徹以聞悉於茲焉濟署隙地一區臣乃節縮俸入度材採石俊庸工作之直稍取之日費之羨為樓三楹翼以竹廡始事冬之十一月誅茅去穢平坎夷凸艱如也會漕事急治河下相凡五閱月而抵署樓告成雖不甚壯而飛甍延檄棵宇虛明高可望山川城郭雲樹之氣遠亦可聽帆檣轂輪邪許百丈聲亦茲署一表觀矣間與同事行河諸臣登之臣榮嗣獨躊躕北望肅然弗敢自寧而書其額曰　帝咨樓蓋思古人於臣子之誼一蔬食起居而不敢忘矣憶臣始受事時以河績未成淮民爲魚厪聖慮廷臣艱其事莫肯自勞則以推臣惟時　帝亦難之廷召臣曰疇咨若予河爾往爾國臣再拜稽首弗敢承　帝曰咨爾往矣惟時懋哉樹往欽哉臣於是震恐肅敬再拜受命以出茲地也違天顏猶咫尺也言提其耳猶聞天語之皇皇也夫所治東南之事即今幸不至決裂于漕若小有驗而河身遷徙故道未逆至尊之慮及於濟川而諸公之謀或尚藥舍以臣之非薄其敢憚勤劬以怠遑厥職負推轂而羞簡書其若宸念懷襄何北望而神怦怦惟　帝其咨奮庸熙載焉可不勉也即以治河論故事行河之臣三歲而一更焉如必三歲之中苟幸無事以用爲報命則必人自爲一河而可入不能自爲一河河不能十年不決而同心共濟稍推委於前後之不相顧則奚以命之爲股肱茲樓之所以志也非徒徹心亦以告後來者同心之人也嗟乎其亦有聞鈞堯之言而躍然興起者乎於是同事諸臣僉曰俞哉因次第其語作

壓任邑侯王夫子均修府宅記

廣平之屬凡九邑永年附郭府治宅舍皆款之故剏與修永年有事工價物料之費八邑分任焉自曲周侯皇甫公篤事上之忱成獨賢之政而本府修宅之役遂爲本縣不可辭免之累矣先是樂陵張夫子力請于當事幾得之而弗果夫子嘆曰異人執鞭造父不能御也異指操決后羿不能射也無可爲之權召公不能流甘棠之澤也吾知所以爲曲周計矣已爲

御史會銅梁胡公按畿南諏詢利弊而曲周不可辭免之累得從王夫子一白于直指時邑侯趙公復從中致力如張夫子乃始復其故事百年積害一朝書然而解顚闔之馬將疲而稅駕蘊威之弓久張而得弛我等小人喜可知哉感懷恩愛翻成悵惘知孺子久脫慈母之懷正思慕不釋母忽軫其饑寒解其困苦則一回觸動比脫襁之初若更甚焉蓋見在懷中之父母有瞻依無思念張夫子在事之心至今耿耿在民之心也夫子可知也夫子巳爲御史非縣令矣

已去曲周有日夫繕修之累誰復哀鳴于側同鄉之諏詢誰及揣度其端夫獨爲是惓惓也或曰慮長曰神遠崇嗣日直緣愛貞丌他人近則親遠則疏在位則謀其政去則已焉獨父母子子無一刻能置諸懷凡所以軫其饑寒解其困苦者無遠不留此以民之不能忘也召伯之澤南國懷之及于甘棠而況夫子之嗣宇乎是期紀其去後之恩附於去思之後以明父母子民相愛無巳之誼嗟嗟召伯之在南國猶一方之仁牧也至立成王之朝則在天子左右矣其媚

于天子曰媚于庶人假仗南國有弊當時則除去則巳乎度伯位益高愛益無窮去江漢益遠愛益切在夘王成王之側而納誨益暢其在皇祖文王時布化之隱念也其最與錄者曰日辟國百里方今遐剏造於北蘭薦食于南鄙內訌於東召公之辟此其時矣夫子一疏而山河滿寞于時藏畿輔于天下藏曲梁于畿輔百室寧靜雞犬無譁其大有造于我民直府宅謝搖巳哉夫子字號爵里具去思記中茲不贅

曲周縣重修儒學記

邑父母趙公爲政之四年有事于學宮補其缺廣頹其剝落榱題爛然廊廡翼然俎豆與堂粲然肅然聖人之澤奕然若新聖人之道巍然若崇聖人之徒欣然若作迺其盛而奮然若初發于機掌故先生屬予爲記予去諸生木十年而又于諸生者三十餘年以士訓士掌故意予與士言士乎請原制廷立學之義明父母加意之旨諭諸生共勉焉夫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然孝弟忠信天植之矣豈必聚而講哉而野

而修者不協于矩意而作者不式于道之不可以托世也乃予之以軌物董之以師儒勸之以爵祿束之以功令以調和其情節宣其氣琢鍊其智才臚力並養於斯取於斯用於斯是藐然者青衿乎實天下國家之命而氣運治化之樞矣天下滓求士之實天下靡求士之介天下荒求士之理要在天下惟士解之謹庠序之教予是以知父母之加意也夫具未周而達將焉施也中未實而亨焉可久也江之永矣避礙於三峽河之廣矣洄流于九曲士將潔心以協于世

鑑古以參于今述其所不敢存其所不可夫有如揀厚以大積富以光所求乎實以式浮未能焉迅由遺類獨立絕附所求乎介以振靡未能焉分合天人鏡燭川岳所求乎理以救荒未能焉猶之乎不可以托世也而或者凌高徼遠蓆儋詭得猝夫觀空而見花郤食而腹張將無病乎是故發之四年而今有事于學宮而欣然而奮然于聖人之道也父母之婺庶幾兒夫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孔邇之謂與雖然士則邑之士也養則邑之父母也取而用之非邑也

天下國家也苟有建立興起治化轉迴氣運問是誰之子弟乎夫亦愈知父母矣父母名胤昌字世茂別號芝庭萊州之掖縣人與予同丙辰進士

天啓乙丑三月廿有八日微雨欲歇小步郊園藤裝初茂尚有殘花一二枝午刻登輿西行晚宿臨洺雨猶淅淅有聲晨興則霽色滿林微見遠山如眉臨洺去婁山一舍又數里而吳庄而康宿嶺嶺下人多穴處過此又一小嶺土膚而石骨南見紫山其巔有塔歸然獨立下涉洺河河寬里餘亂石布滿水泠泠穿石縫中其清徹底稍西而田村村東皆水田間種稻尚未插秧或爲園圃雜樹交翳人家樹間經李店循

河之北儒山之後山是曹子建讀書處其下有曹庄凋十里許爲土坡祗郭文學書屆童子六七人揖畢由日課相視文字皆有生氣主人具晚食意殷殷厚也四月朔徒步出村村盡處有寺佛殿兩楹俏皆居壁穴中傍穴出筍色如碧玉徘徊欲去郭生携飲食至談下帷臨池事數刻覓人寄問高明雲使來相就復渡河河石更厲僕夫患之近高村始平由上圍城北庄問萬安峯趣道轉西東易而步步高險馬蹄戢慄人趣足四顧不得下踏石轉蜿相擊有聲行前遥

見行人高出樹杪曲折停滯聽然自況個兩青衣相迓其一則明雲姪也導其前抵萬安止部南川書院院有花樹前臨曠野見其二子焉殊有赳赳之色小坐以候明雲俄而笑語喧譁黎面塵鬚倉皇奔涉而至者明雲矣携手登南山探太平岩俯而視之縣無匝壁麥浪盈疇半日陟巖履險之勞滿相酬慰次日早與公子遨赴沙明則赴沙明折而東北歷梁庄者二而達縣城行漸上路稍平山作送往迎其貌殊色平地人見之而喜謂觀如是止矣過縣城兩山漸

狹中有流水汩汩而來地高下皆灌溉及之遡水而行南山之陰拔地直起于畫家皴法則大斧劈染法則淡墨加淺赭色峯紋之秀氣脉之活歎帶之靈種種非思議所到轉一步讚嘆一步顧瞻一步公子在前揖而入而坐而茶都不得出一語坐向山脚青翠撲几上流水關外作潺湲響席有詩曰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詞人筆底真如寫照閑鍾岳來自陽邑假益甚惟乘輿而前送抵陳家坪其曰坪者前後兩山對峙流水在中上巖下壑叉叢巉峭雖

有居人皆爲穴爲巢此獨稍寬耳去沙明八里爲皇后宿俗傳有皇后過此而宿然其世不可攷也水高谿中架木引水灌兩岸田又六里爲石骨灣山形如月徑路斷絕絕處忽轉又二里而北及坪其實南北不及一里谿占其十分之六居人背南面北門枝一槐楓可兩人合抱山中槐獨近發此時尚無陰可庇北山高十里許上有伯仁洞以伯仁修行得名有僧居之種田自給是日宿坪中詰且更西北行二里曰靠岩人居岩下其室有墻無蓋以岩爲蓋五里爲王

文　卷之四　記　九

家庄十里爲旋將溝諸處皆有虎狼熊者數人鳴金放炮而後敢前又十里抵靜平岩下則策杖捫蘿攀草尋路五步一停十步一坐喘息之音後先相應山愈峻愈奇都不暇賞約直上者六七里至一岩岩可容百許人中有泉敲火煮茶小憩石上轉岩而南復旋而北得平地五六畝衰草尚白藉而坐之力疲與闌幾欲止此鍾岳先趨而進翼如也忽起從之又步山腰扶掖而上荆棘掛衣幾脫去轉向西北四里入石峽中兩山夾路寬可三四尺以石作磴一手拄杖

一手攀石又三里許出峽則岩頂也草莽曠平聊覜前後諸峯羅列如兒孫矣回視東南來路歷歷如在掌中岩之下爲關帝山中如碧峪憶京西香山寺前小室短墻蓬山環抱迴日來青軒者與此相似而此更宏敞無斧鑿痕北望遠則太子岩近則門道川西去則摩天嶺遼州界矣此地有井日道篛鋪鐵窯鋪之類意昔有避世者居之談笑移時暎所攜餅餌欲下翻若路險日影漸移不可久憩者指山之東曰明帳溝路較寬平稍加修葺即可乘騎馬抵石峽下

文　卷之四　記　十

之力省於上五倍復得指點其峯巒起伏作歸途眺玩岩麓眞公子以酒食至從者饑就之如偕休息片晷登輿而還覺山水皆如舊識比來時有情愈戀戀不捨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真千古看山缺陷事是日止陳家坪次早及沙明村總而記之如人之立之坐之臥之舞之拱翼之俯仰如虎豹之蹲之伏如鳥之欲翔欲啄如傘如蓋如柱如盤如乳如帳者其狀也爲青爲碧爲赤爲紫爲黑爲茄皮木樂者其色也爲幽爲僻爲蕭爲傲爲喜爲怒過風雨

吟呑響而吼咽泉而漱者其情也菜曰蕨曰椒曰木蘭曰石棋曰筆頭曰豆荀果曰柿曰栗曰蘋果曰核桃曰榛曰梨木曰漆曰橡曰楸曰栢曰覓椰曰楊曰丁香藥曰黄芩曰管仲曰草烏曰升麻曰沙參曰常山曰乾葛曰南星曰離婁曰桔梗曰防風曰遠志曰芍藥曰大黄曰山査曰金銀花獸曰鹿曰獐曰熊曰虎曰狐曰貍者其産也買山啟畝作後來居址意每及夏秋當一兩月住此漸可四面探討以盡一方之勝予嘗有詩曰開闢素軸壽山任于今真任素軸矣

五日辭歸諸友從之夜由羅城而東七八里忍火石岡此地缺泉穴處者二僧結菴施水可謂火宅蓮花過此而管井而高村瑞武安令折而西南為光村明雲家也一酌辭去公于南川鍾岳皆止此晚宿冊村次日歸友人爭來問山書此以答

寧波守蔡公生祠碑記

肖兼蔡公以　今上其年守吾郡郡人尸而祝之矣更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年長公以憲節涖吾明尋督學政慈人士聞長公來喟然曰是嘗生我育我教誨我我人思之不得一見者乃今見其胤子乎感念舊恩如在初夫相與葺新祠宇爲像立石而使余記之余于是深有慨于治道人心之機也涂飾形貌傅且夕之譽其民不思也苟且應付妝尺寸之效其思不永也召伯甘棠歌咏到今誦之猶欲祠秪鄭桓公武

公奕世而役尚使周人三致意焉豈其民獨私三君子哉未嘗與之不可謂民情難致未嘗致之不可謂季世無情也公之隱聚民心顯寄民口者人人不能去公亦人人不能盡公第舉其大者去俗之靡以還于朴曰儉居有懸魚去有留犢曰廉覆盆之下有照飛霜之地如春曰仁靈橋亘江奪侵地于豪而出溺人于水予産之輿濟譲平焉俗役于鬼諂事越經而破誣黜淫反之以民義則視居蔡之智抑又何如也乃若開誠造士聚行勸學人樂之如樂有賢父兄也

至于今列藩臬而游史館者倘多昔日之桃李亦足明乎樹人之效矣當是時公有貴陽之命我人爭欲以明海飾麾借公不可得今乃得之長公公惠顧我寧克長兼師而怦學非專官也今又得之長公我人固見長公如見公也抑知長公之所行公德乎益公懿行嘉猷我人且不能忘況乎淵源家學箕裘世業者也其不改父之政以覆庇我人而訓誨其子弟不遑愛其所親耳而厚有世澤于兹土仰北于鄭桓公武公夫桓公武公自周以後非可再見而我寧我慈偏微厚幸其以祠宇籩豆寄甘棠之愛猶矢敬其所尊之義焉治道入心誰謂今不如古哉曰慈與孝實作民忠敢摭往蹟以告來者

題跋

跋趙芝庭家藏思白畫冊

余閱思白畫多矣此冊尤爲活潑秀妙出[illegible]然想作此時有僊氣霏霏從指間出耶臨之久之愈覺形骸蕭天際眞入非食松羽士可得假托也

跋邢子愿行書卷 為李日含

邢太僕書名身後益著益其沉酣此道積有歲年老而不倦日進一日也此冊行書常在來小啓耳而遒媚勁秀無一懈筆生平心力可知矣顏平原爭坐位帖亦是草稿至今爲臨池師學人未能草何便欲方駕左馬纔事點畫早已目無鍾王豈但文章書法不逮古人而虛憍輕詆亦世道之憂也不遇日含誰可語此

書何士抑類錄後

類錄錄類也類用物錄精類當有錄變化置墟台千几案間取足岳河海玄渺珍怪之物聖賢豪傑奇逸幽僻之事融液而出之不失其性情而益躍其精光此弟博物洽聞君子耳先生可李嵇山時淑問無究得情勿喜飛絹之地畫樹日棠祇以無術皆賦歸來以其餘力著述書成答予曰三十年閉戶灰心讀書猛念若不泯滅則先生志行可知矣予獨惜其功不見于旂常而見于楮墨益嘆古人立言垂世非得已也非當時民物之幸也

題王太史書卷

徃見覺斯太史書奇軼變化不可端倪嘆其天授奇逸不從人間來丙寅三月日歸自秦余從索聖教碑乃出此卷曰是未刻聖教帖也余留案頭月餘從容晤對蓋神與法相御而行規矩周折中奇軼之氣不減益信名公事業未有不自律度中成者淮陰背水武穆野戰舊日兵法爛熟胸中耳今人事不師古稱才而出徃徃取敗請以太史覺之

題子愿草帖後

評那先生書者云法勝於情余謂今之書畫詩文皆病在有情無法任其意之所至將古人可掩而背馳儀荒且彝變色識者笑之矣且如所存那先生書亦常時任意所至者耳天真爛熳中古道森然夫非平日得力於法者多也烏能情

貫獻仲寧我篇跋

人知獻仲才不知其大人卿恬先生先生筆花劍氣橫絕當時先達如北海馮宗伯棐門鄭襄敏交河余文恪無不爲先生別號一榻其聲悅而氣應者則今田民部平野孫太史世陽劉大參茂成諸公諸公豈易得當者耶丁酉賢書以先生慶得人攜堂讀稿日鳴竊益其子和之則以余同門友獻仲獻仲焉於癸卯從先生上公車者四癸丑獻仲幾得之而先生以太夫人春秋高分頭猗氏丙辰之捷余甚奇獻仲

文獻仲日顧何足言是父書之糟粕百不一當者也其日寧我又以志癸丑之不果得而速家嚴之官非其志也余乃謂獻仲有不變塞之意焉抑聞先生治猗平穩息民尤甚加意學宮則和之者獨其子也與哉夫不知其人觀其友不於其身於其子余以觀獻仲之淵源遠矣昔者元方季方質倚太丘之德獻仲勉旃如以文也人則既已知之

題王公世德作求冊

蓋觀于大翁而信儒者之效遠也翁篤學力行七十年無以異在諸生在學校在山林無以異教門弟子教子若孫無以異我鄉與長公君萬以癸丑丙辰相繼登第儒者之效于其子孫不亦遠乎顧何以不于其身也大凡作者有俗則享者不盡朝施而暮收焉如坳堂之水負大舟也無力矣方翁之篤學力行垂老不獲人未嘗不怪咲夫疏繫無功乃至今日而睹伊闕而東之波濤浩蕩也故人爲儒則貴否則賤家

有儒則興否則衰天下用儒則治否則亂自唐虞三代以至于今以至于朱門白屋未之有違也故詩書禮樂之文孝弟忠信之心爲人之生理爲世之精華山川得之發其靈秀日月得之煥其光彩天地得之還其清寧故篤學力行之蓄發者深而扶植者弘也夫投桃于人報之以李況有功于天地乎樹松柏者不長蒲柳種稻粱者不生莨莠又何疑于儒者也或曰老于儒者不少後亦不必盡達又何哉其學之不篤行之不力悠悠忽忽以虛其生非真有關于世道

有助于聖賢也然而幸而售者蓋有之矣則又焉有篤學力行不知老之將至而子孫不貴顯焉者我師維蕭登第三年以來境內康悅至于好士育材無微不逮邇以奏最贈太翁矣往在都中見當世賢豪類以得交君萬爲幸而君萬奬掖後學惟恐失之眞世有太翁之德太翁尼于學故今且澤及于孫我師與君萬爲光昭先烈而廣大之王氏之興尊有艾乎先後同籍諸公相與咏歎世德以識不朽以俟不惑而其因爲論著儒者之効以勸夫世之篤學力行者

祭文

奠張太夫人 蓮玄師之母

婦人之所恃與天地長存者惟名而已門內之言行不及於外而從古淑媛賢婦與豪傑丈夫聲光並耆非以夫顯則以子榮乃悍處陋核獨稱孟母子輿氏之子其母以令名在賢不在貴也而況乎其泯之也則又何憾於太母哉吾師司令于千茲盆督照肺石無冤刑罰中之教化涼於木鐸至於今歌咏未忘也夜士于庠教之誨之如有所督飭不于異其等其最

篤下者矣秦鏡在懸茅茹在念其銓敘百工如衡士焉請假居里中外恃爲砥柱偕伸弟懽于膝下旦暮三公不以易也正順奉太母引壽無疆而太母遊矣嗚呼孝子之情曷其有極太母亦既享遐齡而服恩命然不盡吾師所以事親與太母之長存于世也惟是古曰三遷今則太母使人稱東廓高賢爲名執法與良宰相面邇其所生雖謂太母未嘗死可也其又何憾焉某等忝爲桃李風仰儀刑旣哭于帷而收淚稱謚以慰太母于冥冥知太母之怡然降鑒有當于

情也尚饗

祭楊太翁文

龍珠開祥鸑儀瑞世廾昝千秋手攬八際掉鞅文㝡
奎騰璧光凌蔵天衢中道翅剕風流在兹尊批游外
桑林牢奏衔聲籍甚家傳政譜美石池毛北斗泰山
爭輝並髙於維嗣公聯翩雀起御川迴天古名御史
按轡中原山川動搖豺豸狐逝烽騤燧消百僚肅霜
犂黎凋瘵飲河邇源謳吟載路爰洼旋旒簡書載承
小東大東望風問俗如暑被風如旱得雨民相謝言
公來生汝云胡不弔白雲髙秋天上修文召翁僊游

哲人遽觀修短何有而况象賢煌煌厥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不朽維三翁胡恨哉所悲東人失乃怙恃
嗣公日歸攀車湖淵恭年家子休戚誼關矧忝嗣公
屢巵萬間瞻日天南山頹木萎挑絺無緣陳詞有誄
生芻束帛澗藻溪蘩遠于將之聊以告虔維翁陟降
在帝左右鑒此几筵以妥以侑嗚呼哀哉尚饗

祭盧太夫人文

伏蹈盧堂孰老伯母返眞之耗以羇身水涯不能馳白馬素車過兩楹執盧孝子手伏子姪之位而哭遣一价炙雞絮酒將精誠以奠之而爲不次之言以告之曰嗚呼伯母賢母哉方某初奉璽書治河過德水造盧子之廬是時盧子方扃門謝客因謝某某弗顧也趨而前謁門者曰吾弗見盧子吾將以見母母聞之喜甚急促盧子破關撤鑰迎余且謂劉子奇陳雁行其附于登堂之誼無客而待之也大是時盧子胡

以扃門謝客也盧子以深沉奇宕之才之性讀盡人間書用高第起家其經緯扶輿綜覈名物以任天下之脊來如蚌厌滿髮就就見頂天下之望盧子之出也又景星黃雲神龍朱草不齊而盧子僅一登籍即棄去以奉母高堂結茅蔽風雨數椽一枝爲母於斯一木爲母於斯約而禁趾不呫俗子亦不知東隣西苑誰氏寒淸肅殺之氣濯濯如古人而有以青雲之士聲施後世之大者動之盧子視如草芥塵附之聚禍祖抵庇弗顧也非盧子之弗顧母弗顧之也夫世

所號稱賢母如孔熊之母斷機之母畫荻之母刲膚之母倚門倚閭之母以至捧檄之母其大者王子於成或身被榮名高大其門可容駟馬車而東西南北以博一日祿爵之養即哀然賢矣而母不然母曰吾子而能讀天下之書友千古之人以繼吾先夫子之志吾則焉發且吾子而能讀天下之書友千古之人以成吾先夫子之志奚逃而不榮名當貴也者吾又焉求蓋母春秋八十強飯如常又數年不病不藥而翛然往矣嗚呼母豈尋常世所稱賢母哉某於盧子

誼兄弟而師友者也比者將以脊丘之役還過盧子再拜母於庭索黍糜竟日而母不我待難肪之戀甚愧盧子因以愧母矣噫滿此夜泣隙駒朝夢不足爲母悲也石火終裂電煙如飛不足爲母嘆也未竟終竟繩繩大業翩翩盛事青雲後人不足爲母慰也翩明水以投誠將一豒而陳詞庶幾謂劉子知言者也而不我吐棄也乎

議

荒政議

國家政事以京師統四方財貨以四方給京師在中者閑心民瘼不過以軫恤深衷符之守令在外者留心罔計不得借保愛空名緩其供輸況天下未嘗乏財止無奈耗之者衆有司亦未嘗無政病止由托之者虛故理今日之財不必求益但問其所耗何孔而使之滿今日之政不必求多但問其所托何事而責之實苟玩愒既久苟且相蒙若非上下同心剏意

振刷未保百姓之果見蒙休也夫吏治關乎民生阜民所以足國循良之長無事不舉豈必荒政哉然舉一荒政而前之豫備後之撫摩固已無事不爲之所矣謹陳末議伏俟台裁

備荒五條

一曰聚積貯夫義倉社倉固已所在而是矣大抵名有實亾數多積少積矣陳者或供腐朽放矣新者或假文銷空雖非哉之鼠雀不採飾勞之鴻雁請以積穀多寡爲治功殿最歲終總報兩院會核其實果否有銷春放秋納非殷實富民不得關領益易賠負賑濟不同雖當凶歉富民猶可完納若在貧民則當春放之時已爲烏有之物置之不問難乎其爲法追而取盈難乎其爲心不逭不援正如所云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者六年而外或可恃無恐矣

二曰勸力作小民何知終歲之計往往好逸惡勞偷日夕安耳古者勸農有官勸惰有速罔不皆倖今即不能做衆務而躬南畝也何不耕種拔樹不相關乎平日任其嬉游至於凍餒然後起而憂饑軫寒博

慈愛之名于下又爲之請蠲請賑博惠養之名于上而百姓之填于溝壑散于四方者已不知幾何人矣此非死于荒死于惰也死于民之惰實死于官之惰也各邑長吏何惜單騎不時親行阡陌一語相慰可以忘勞勤者蒙獎可以起惰使春無不佈之種夏無不耘之苗旱有溉灌之利蝗有撲滅之功則上不必有蠲賑之名而民之受賜宏矣

三曰驅游惰一人有一人之事一家有一家之業大者足以養俯仰小者足以謀周身早起而專營計日

而取效何至糊口不足仰給于上哉近有間不糊口民鮮智亂萃偷閒廢業或開博場或持市柄或貪祿背吏之姦或鑽刺官司之釁或倚富欺貧或誘良為暴豐年坐享贏餘則劉衆人以成家荒歲樂生禍端則擁饑民而為亂郡邑大吏當嚴行保甲之法察民之游手無恒生理者責令占業懲之于早制之以漸能化則感可聽其為鴝不能化則務不可容其為首得彼之力則生者轉衆去彼之徒則食者亦寡此事之似迂緩而實切要者

文　卷之四　議

四曰禁奢靡夫維勤與儉可以克家父兄之于子弟欲其飽煖則未嘗不嚴戒靡費使歸節約平日不防其匱匱而特有以予之為可久也亦不愛子之甚矣國初之一人生息至今份止十人今日之一人費用視昔又何止十人而欲民不貧食不窘必不得已法當予之以制冠婚喪祭以及宴會衣服皆不得過過使輸粟入常平則樽節之所留皆可以為凶荒之備竊觀人情損衣食之費以飾觀美刻旦夕之營以從習尚亦厭苦而思返之時也但束于俗套難自脫離耳誠畫以一定之法驅以必然之令人亦何憚而不從哉

五曰謹崇尚古者教民孝友婣睦守望扶持即聖諭六事其關係民生豈不甚明深切邇來奸民左道惑相煽或玄宮梵宇遍海內大者數千萬金小者數百金有腳任持而耕而食不績而衣此都川百姓之脂膏哉又有白蓮無為等教聚衆說法開會[illegible]欲愚民不悟輕其常業而從之助其生存而給之微獨敗經拂倫易與為亂而耗財傷用實難經久夫一石之粟

文　卷之四　議

一人食之可以兩月倘加一人焉一月而餒矣況聚無事之人食有事之食并奪有事之事致無事之尤乎自非上之人大與吏始嚴禁必革以刑罰之威破禍福之障狂潤未有底也

救荒五條

一曰克賑濟古者助耕補斂不必歲荒也有如歲荒不發積于何用但恐里胥作弊衙役為奸上實有損下不蒙益甚者有賑之名無賑之實中報則盈冊可按給散則半粒不沾是枵腹待哺之百姓反為盜谿

餉款之借貸也今後雖遇小歉不成災者不許假托支銷其應賑貧民剋期給發勿延勿冒濫以爲長吏矜恤之文即條目可以不設以爲下民生死之關如之何其泛泛從事也

二日給饘粥救荒之策非賑則粥臣獨謂粥不如賑賑不如粥蓋正供不斷所斷不過本處雜支而實有必不得已者上言之其名美下受之其實欽賑則閒舍獲濟矣彼猶有家之民也莫若量各里之中或市或寺或關或曠擇耆民之好施而謹厚者主之好施則無侵漁之弊謹厚則愛廉恥之防設廠煑粥即饑餓之甚奄奄欲盡力不能炊者皆得以一箸回生來即與之不必問土著流徙也然而非計畫無復之者必不肯來獨有待此無待賑有冒此無冒也顧非長吏目擊心畫長慮曲營不免有就食而仍不得食而仆者則斯民之饑而死也真由已饑之矣

三日勸借貸中外諸司所以百計救荒者何也治亂與同休戚相關父母之責無可諉耳彼中富人坐收高廩不顧吾閭里肥瘠無論非一體之情亦大非善

叙之計蓋方窮民執券而至止慮私契之不可憑近横民擁衆而前始懼倉箱之不可保公庾既開不妨稱貸之自官高義可倡或亦感激而願施但不得借以爲名遂開挾詐之隙又先防怨之所中別啓傾陷之謀要使富仍自安貧可得濟而已如一家之內兄歎弟哭父母乎心自欲相拯豈真以弟損兄適成兩敗乎

四日興工役民之饑矣又重其勞似非所堪然郡邑倉庫之積各有應用安得一概那移盡給有餘除起運邊餉驛傳俸廩工食外各處有營建修宅等費其在豐年亦須此百姓之力但百姓未必須此工價之資耳荒則民間鮮少興作窮民之生計去則什九徒仰賑粥以活旦暮民有食而不用其力官有費而不成其事兩窮之道也計莫若取學校城垣廨宇之類修葺之借以養民可佐賑粥之窮而民不稱苦亦一策也夫人惟視學校城垣廨宇爲官物也有任其傾圮而不顧者矣將無有視此民爲官民者耶

五日治盜賊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賑與粥與借

皆爲窮民然不安全富者究必同歸于盡夫富者救
荒之權實與官等則保富正所以爲貧丙年多盜頻
謂饑寒所迫非其罪也穿窬不禁將爲斬關數人不
禁遂至千百如去年山東之安丘或亦御縣養成之
耳竊思民有饑餓上之人百計拯援曰此實良民不
忍坐視其死耳盜則自得死罪何取姑息苟饑民遂
可蔑三尺之法而因年乃寇劫一面之辭啟如是則
亦聽其民自相搶奪足矣何必救荒之急急也故小
盜必治惟救荒宜然不止保此富人爲衆人之資抑

使民知可生可死而不可爲亂則刑罰中之教化矣
此其大畧耳天下之應東西南北之異山積川陸之
不通剛柔強脆之相反固未易詳言之也竊見鹿人
之家夫婦力作僅足糊口若無餘力以贍子女而從
未有凍餓而死之子女不聞其苗給于外亦不聞其
鬭訐于人也爲民牧者眞有愛民若子之心備荒救
荒必自有策矣七事之責成曰有治人無治法嗚呼
盡之抑人情蔵建于已則本行必力法起于人則推
諉恒多豈知官雖與人事皆一主關誠布公一以淸

明杲救之力行之何內與外之不相成固與民之不
兩利乎乃昔日之弊有荒而不告民病莫由上達今
日之弊告荒而不救民病莫由自瘳受人之牛羊而
還使其人求芻與牧也殆不若其人之自牧之矣

職聞古有一成一旅而興者志氣精銳號令嚴明而人心競勸也其以全盛之勢而亡者精神解弛賞罰悖亂而人情解散也自撫順破兩月餘矣日日徵兵無兵如故日日搜餉無餉如故皇上始猶震悚後且怠緩如故朝臣始猶策勵近亦推委如故頃敵又破白家冲等三堡矣雖報退去旋又進攻矣出入真無人之境攻取真摧枯之象敵人益驕我兵益怯此非有以大振作鼓舞之不奮也鼓奮之權惟皇上操之

而中錮于貨財近蔽于瑞侍外狃于久安度外置之姑且待之如熟寐不痛之人不大呼不醒也今當集合朝文武官員伏闕下號泣請皇上面見羣臣議戰守之策速發帑金數百萬爲餉爲賞爲間諜之用皇上一醒人心自奮不然卽那移補苴苟給目前于鼓無振作之機無當也勝敗之分在此一舉此最無可奈何之事如危病用劫藥敗局用劫着不如此不可救也夫遼非邊也是京城之右臂也及今不計萬一敵破開鐵則遼陽孤遼陽廣寧去異日獨能守山海此必無之理也呂夷簡曰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職亦曰使敵得遼陽雖發金錢萬萬何益在今日損兵折將失地俱不暇論將遂有天寶靖康之事可不憂懼乎近奉聖旨一則曰措處再則曰措處一則曰有悞軍機再則曰責有所歸乃今借餉借兆幾于竭澤焚山尚處緩不及事至于各處拖欠或由水旱因荒民貧不支又在在苦税反不得不少寬正供以示軫恤今一概起徵則刑罰之慘追呼之擾在所不免萬一恐民生心其患更大矣轉餉安民

俱本部職掌明旨在前及今一一陳奏使皇上知內帑之充溢外藏之所以匱乏也本部亦有辭于皇上矣且自古多藏之世從未有不及身而散者今之可慮一則邊備久弛二則人無固志三則海內空虛四則多藏厚亡也若借遼事以爲散帑之由亦猶散之最善者也職故謂不可不合朝伏闕一請皇上之面見臣下大發帑金也果有中包胥之精誠卽虎狼之秦與楚爲仇讐之國猶且聽從而况破[illegible]之見仁爲社稷之計乎世廟時議禮諸臣伏闕而爭猶不[illegible]

是非之關此實存亡之機矣語云風林無寧鳥瓊巢無遺卵此大臣焦頭爛額上爲國家之時亦衆臣同舟呼檝下爲身家之日也不揣凡庸妄抒鄙臆可否行止伏乞台裁

墓誌銘

明賜進士太常寺卿華池白公墓誌銘

神廟庚申與華池白公以職前隸先後司銓急國進賢氣誼交善也已各引避俱不善爲時趨予以丙寅夢臨春明公亦以丁卯屏居里門矣悵悵恳恳惟終焉廟之世孤芳不宜風節亦相尚也今上御世百度維新公奉旨起用少司農虛席未偶予以駑下濫列勳卿方擬借光啟事酬恩遇以效宿好而公訃至矣切但追維發諸心肯復逾年而公之子某以其所爲狀

屬予曰嗟乎吾翁知公亦知於公者也公何惜一言以爲吾翁千秋乎予受狀不可以辭援筆作志志曰公名儲瑶字某別號華池南和人也氏族之來其來甚遠凡數傳而名琦者以義聞琦生汝思汝思生如玉歷岷州衛幕祖父某以公貴贈如某官公生而穎異日敦行俱下辛卯舉於鄉甲辰登進士除西安理官是時秦藩宗强盛至有爲護衛雪憤而箠楚其人以至於死者監司傳檄郡縣皆相視莫可誰何公受事稽實捕其人曰若不聞入關之法殺人者死耶察

乃定疆宗爲之斂手有以盜金誣淵甫尉者禍不測
公廉其誣解於直指曰盜獲則金已盡不見金徒見
人耳尉安得受盜金乎尉獲脫涕泣謝去長安有宦
人亾其宥而盜弗獲其偵卒誚其曹曰彼黃冠者素
無賴可圖也拷訊誣服坐累者亦繫獄且共矣公獨
不謂是得其情悉解散以盡一郡稱爲神明關梂之
役號關中爲天府中涓御命虐民民無以爲生公調
劑彌除遂得安堵丁賦公與服闋理辰州時上方求
大木於楚公祗積習以備亟需公私便焉以居太恭

人喪去楚復理齊之登州登瀕海疲瘠難治公盤錯
繁劇分办而解壬子分較棘闈所錄皆上士揖郡黌
人稱清白公又修其庠序延納名儒以高弟子成進
士升當塗者指不勝屈也値大祲颶風拔木旱蝗交
作凡三易歲至婦子不相保公條議救荒諸欵招徠
淮粟通海運令商賈循故道以達天津收其儲積貿
易而東且示船艘爲海防又置流移塲以居來者爲
粥於路以待餓者復給糧糗以濟老弱閒散之金錢
以補不足是時死亾枕籍人望而畏之公單騎行風

雪中日以拯饑活人爲務歲成有秋又有計以與利
爲民請民之不死於荒而得安於業者皆公德也乙
卯闈中分較得士之儁與壬子後先相視篆海州州
去郡遠且多盜公述諸魁置之法而東海以寧胥者
祇庖代爲傳舍吏胥轉其藏於私家者累千金公不
爲動但榜其事於國門以及則以故物還者勿論於
是諸奸皆感悟陰償其收積蘇頓清理官從兩臺資
彈事佐按獄皆以綜核嚴明傳名當公三理劇郡皆
愛惜人材持法寬平其所獲全者原貸者無算公之

由宗伯郎調銓曹也杜門謝謁避嫌郤餽以推賢進
士爲己任己未入禮闈拔士一十有八最稱得人以
驗封郎假歸著述不窺戸外甲子起考功郎掌外計
執平明之政幽隱無遺郎閒有逆軌行樹者亦未嘗
阿其所好事竣復入闈其得士與己未稱班焉典劇
焚香告天堅持守正人不敢干以私雖政府且遺書
相督謂宜斂其氣以就時情弗易也提督四夷館避
逆璫焰乞差催運賦復命擢太常卿仍絕跡不與黨
人通至恥與之揖黨人啣之必求所以中公値推學

夏巡撫以負氣偏執放歸田里今上御極求壯折故
舊之臣一時咸以公聞詔公來銓負氣在道瑞時則
負氣乃正氣也上嘉納之春首起用公骨鯁經濟有
古大臣風烈感時疾事堅臥不出雖違聖明未克
竟其用已已卒於里識者傷之公性孝友事親以色
養愛昆弟甚篤沒世未嘗有間言方其典蔡楚以未
得與父母訣爲慽居喪三年慘惜備至爲季弟立嗣
訓誨成立不啻弟之存也又置諸贍族立家廟祭祀
畢歲時會食長幼悉至延塾師教族之童稚邑里皆

嚮風焉邑舊有百泉水利發源邢臺及邢開新河而
邑利幾絕公力請當道以復之邑受其利鄉學剝落
湫隘廣文齋居至不蔽風雨公捐貲以示勸激宮牆
爲之一新自東警以來徵調之檄絡繹於路輸金給
餉公必以身先邑人已已敵逼近郊憂瘁益切出橐
中金貲招募鎮静里閈免於動搖形諸篇詠夢寐間
瞬息不敢忘國也其先事深識出人意表邑大饑穀
不登三之一公慮遊民之饑而死又慮其畏死而爲
盜也請於當道曰公知民與盜無二義乎歲饑則民

貧皆廢而無積聚則爲盜易驅之興作以就食與役
保民以免盜耶遂倡義捐金發粟募役修城工甫竣
不數日境既戒而民賴以有生慕范文正公義田之
舉每歲多積穀值歲歉穀價騰貴即發倉給宗族出
其餘於市減值以售焉市價因之少平窮困者獲其
惠公執義好德親親匪懈元配陳恭人之兄以窮寇
鄉薦早逝遺孤屬公爲經紀成禮教有其子有名諸
生間女夫朱生者邑名家子也治舉子業未售婣畢
負笈從公於東牟公教立業成視兒女了如師弟子

禮兩賢文聲蔚然相望公性端静不尚浮靡筮仕雖
久儉介若儒生姬妾不衣帛不汲汲家人生産門鮮
雜賓解官之後治園圃以課子姪不通姓名於要人
志意豁達晏如也性嗜學目不視稗官之書病耽六
經每極玄解通籍後里居歲半日坐一室執經學者
談性命者就正無虛晷公爲文古奧莊簡其諸集尚
未傳布有救時條議銓署草白氏宗譜若干卷行世
公狀貌玉立強健不善病亦未嘗藉醫藥至庚午春
稍病其遞脈語多厭世忽日中發書施逆花塢神閣

意適溥葬下庭階倚杖趺坐儼然而逝而如生方公
逝之前三日也其監候夢公迎車中輿中騶從依
數百人擁之出邑東門以去異哉公元配陳封恭人
子幾人
銘曰道大則高德久則宜自公立朝屏激靡專三出
可理蔵入典銓理惟慎法銓不隱賢身能守儀義無
附瓶齋陳國體上議上惟奉常晉侍列侯比肩清貞
耿介光昭後先衡焰爾忠歸臥允終功立名盛惠普
澤延寘鴻在野飛龍在天蒲輪方馭羽翮遽旋文史

優游名山大川勒茲碑碣藏彼墓門奕世徵則昌者
得全

鄉進士遜南趙公墓誌銘

余生髮未燥聞邑先達話次及遜南趙公輒稱古之
人古之人云歲庚寅余入邑讀書則公已棄人間事
矣又二十有八年丁巳公孤爾質始以梧章羽所敘
狀屬余為志曰先大人彌留之際戒勿寫照曰少一
髮即非本像勿錦寘儀曰支費又非禮勿作誌銘曰
我未仕無忠君愛民實行可以傳後二事已矣獨誌
銘終不忍罷顧不敢違先大人志也甚至容公教之
決又數年于今乃從事焉余曰嗟乎爾質此二十八

年中豈嘗頃刻忘親乎乃公何以志其兩尊人且囑
爾質補石納隧也是可以通爾質之志之窮矣余雖
不敏撰遜嘉言懿事以俟後之君子固所願耳謹按
狀公諱愈光字子煥別號遜南其先上谷人徙曲周
自祖雲始遁傳而士效而敏而庥世耕高固里庠生
端業乃大校七品散官置田滏河之左徙居之人遂
指其廬曰趙家莊是為公曾大父生來鳳飭邑學修
郡泮刻小學諸書以教邑人督學使者高其義晉一
子為諸生詳邑乘來鳳生子三伯嘉邁入貲為指揮

使季嘉猷經幕仲嘉謨清水巡檢配牛氏以嘉靖壬寅九月生公公天性孝慈樸茂而穎悲出人十六爲諸生每試輒冠多士癸酉中順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以父母春秋高嘆曰讀書思傅朝廷一命以報所生耳今君恩未可必得反以誦讀妨溫凊如予職何迎二人于邑致養無方爲後進主文社議論一禀于先民教然立世道江河之防焉丁亥己丑間丁内外艱哀毀逾禮幾乎滅性時爾質成諸生拜大父柩前公愈悲慟則眞無足以解其憂矣大事甫畢而疾作

歷春徂秋竟以弗起著遺訓十則曰健調攝曰肅閨内曰勤學業曰戒嬉遊曰慎交與曰理家務曰節財用曰謹門戶曰擇使令曰廣儲畜爾質更求治命則又曰閔予齋可法也仍賦詩二章而卒葬于邑東南五里之祖原爲萬曆庚寅秋八月之五日距生年四十有九公自奉澹泊好施樂予與人交無城府覩識多待以舉火有爭訟輒論解之俗用以聽教其放人子多成立常以饘粥活人命德公給葬具者詣門外不識其人亦竟不問邑中喜談高行者至于今不衰

嚴有笑貌在人齒頰可以想見即顧虎頭捉筆未必如此生氣故公眞可不作影像至謂少一髮即非眞則公又肯以一髮假人哉行未仕無忠君愛民實行其仕而忠愛可知也公豈謂廊廟必賢于丘壑于古休嘉之林盡爲袍笏一龍人摸擬也耶則隱德幽芳後世何以遊焉公配某某

銘曰滏河之東惟之子宮滏河之上之子是祀紛蘭爲裳云胡不芳之子猶在與河流而未艾

答徐觀我蜀撫

方今一邊不靖是處皆驚將不知兵人無固志燕齊至今無雨數千里民不聊生徐濟而北絕流幾十萬軍方覓食人皆曰徵兵括餉外侮之萌滅無時殊不意剜肉醫瘡內地之饑荒并至雖有善者亦罔晝而左右難況無人焉日苦調而水火濟心之憂矣久當去而未能尸如新然欲有說其何暇而頃者背城一戰斬首萬餘東征四年只此役吐中原之氣戰勝五旬

尚無人窺河西之藩川人之有益國家募兵之特勤聰馬有以也其衙門後進年譜世誼偶睹飛鴻一吐胸中之蘊結便因寸楮併望域外之掃除

賀李建霞入相

恭惟閣下直方以大清任而和風聯道德之模久炳弼諧之績心不游于溶泊於我如浮雲身爰佩大安危再用作霖雨由此布王不與甘日空談以啟衆論方挺人情攸屬雖怒激之風每自鳴自息而砥礪之柱終不倚不流蒸土歲饑畢時至者冊皆茂之所設

水火炎凋勢爭者賴鉉曲之善調撐衙國是隨叢皇猷自此大知議論之公而衆仰規模之大則沴氣全消塵氛自滌國享和平之福而民安樂利之生此又在善頌善禱之外而非徒獻芹藻之私已也臨風遣使望斗馳神

與馬康亦少宗伯

恭惟閣下充堂碩輔孔席真儒天生正氣以砥狂性植精忠而默運升沉遠近胥見為公意之重輕中外險夷蓋亦係斯文之通塞昔拖先見松柏後凋建鏁

金之婚忽冷斯完璧之珍益堅帝衛良臣用國璧如明珠在淵不矜其迹而有無限之源不顯其膚而有弗知之潤自微閣下誰稱斯言以素抱之貞救一時之病會見妖氛自滌沴氣全消其匪徒邀私庇于二天實與覩太平于一日也臨啓主臣

賀何芝嶽宰輔

伏以綱維三極扶日轂而幽行斟酌四時注斗杓而默運功烈將逾今古恩光已邁等夷海宇膽欽中外胥慶恭惟閣下當代達尊匡時良弼嶽生嶺海間氣

鑑五百年中天縱師儒興而本三千門下龍見正存九二瑞呈易畫之文鳳鳴況際朝陽靜過詩人之詠得非唐虞所聚宜乎董進臯夔不因文武之遺安得再興周召殺成輔相以參兩任一身順治威嚴以安攘何九有潤呈瑞于不顯調元氣于太和人望攸歸士林咨蕆某綿綿末品章句膚淺自通籍宦遊已越彷揄之分道治河重寄益增尸素之憂幸際明良交泰之期正當胼胝效勞之始私衷有喜末由效燕雀于庭階至敬無文聊以布腹心于幾案

候何相公

伏以聖王御極必有從龍之佐大臣應地自符得水之知殊恩在遠而益隆龍眷更新而未已獻光社稷慶溢簪紳恭惟閣下爽清尸任根斷房謀叶握啓勳行古姬公之四事治安觀業同今帝舜之一心內順外威四海仰安攘之偉績身退君求萬代聯喜起之泰交興城闕起居望高洛陽之社人情忻愛上權動版築之賢嘉謨久注天心老成再膺皇眷新崇舊德沙堤度十里之春起居康頌清風振百僚之氣因逆

待調贊而轉民生臨變理而藹誠千萬世之奇應五百年之瑞者也某久蒙明教乔荷河擊拊南來目覩海濟而心悸傳身北望周思天語以觀驚所恃御座之傍有人高開皆靈本邁之更千依為謝當殿使外臣展布四股竭效股肱之力而閣下輔佐五位并免洪濟之憂片片佈絨抒悃懷暢伏祈海內易既冰兢

上沈相國求退啓　代高公

伏以元老持衡萬國仰休休之度書生製錦百里淹

碌碌之材自匪藉麻可能出谷恭惟台座德由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學仁爲已任志在民生綜理玄風調燮元氣身履艱難而節不露功存社稷而人不知手杀已深將論俱快蓋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總六轡於王良果堪致遠乃猶不弃涓埃之功務兼尺寸之長玄鑑虛凝雖輕重不失其權而獎誘之思不倦清規遠照雖妍媸各安其分而汲引之意居多此之謂以人事君故不難與人爲善自古間緊勑而處風池叶握行而周道隧常

恐斯世不見其人何意於今得逢其盛某生而賦朴
野之性愚不識趨避之機專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
無法出没風塵之内奄至案牘之間自東徂西幾二
千里擕家去土殆五六年滕大夫之才豈久堪於治
劇楚令尹之政知何日乎告新聞以非分斯慚欲因
贖官求去一决甚易再討非宜有道賤貧恥作歸田
之賦壯年休暇慮違捧檄之心況乎陶鑄之恩曾未
報於萬一而駑鈍之質敢自怠於馳驅雖門孔聖之
門無取仲由之瑟妄意廣廈之内可容燕雀之巢永
感生成勉自修飭鉛刀或有一割之用跛鱉庶幾千
里之行苟不辱知敢云報德

上曾禮部求遷啓 代高公

伏以樸樕非材久玷公門桃李蟣蝨微埕借帑近水
樓臺感激殊深敷宣罔既恭惟台座鍾靈翼軫毓秀
衡湘令德無涯下方馬水而其流長其澤廣高風何
極遥想龍渡而其節重其望隆器比珪璋上助廟堂
之用言爲蓍蔡下酌卿士之謀才獻握乎累朝文章
師乎百代仁無擇物忠以致君燕喜而矜不能故品

無大小皆可以適用使人而無求備故技有偏全咸
樂于呈能此吐哺握髮之休風斷斷休休之雅量常
恐當其之身而不睹其事何幸於今之世而又出其
門王眷巳深時名獨重調鹽梅作舟楫於資傅説以
持衡和上下洽神人帽借伯夷而典禮某疎才自信
朴學違時渡漳滸之五年望海濱于千里樂羊之盈
篋可懼李路之三善無稱尸素棠花門墻滋愧出没
風塵之内漂搖案牘之間不敢集苑以爭妍奈何心
勞而愈拙涸鱗濡沫能無望于鯨波決羽依榆詎有
懷于鶯樹儻蒙分其斗水借以蘋風雅調清歌敢云
繼響于鵷路肅容濫吹不過混奏千齊竽向來陶鑄
之恩配天地而無極矣此日生全之德等父母而有
異乎乏浩蕩之明珠肅叙寥之一羽那日申報借以
明心

請學臺啓 代道尊

伏以栢臺霜肅忠貞夙重於九重烏府風清衡鑑於
耶於八御儒紳共慶朝野同聽恭惟台臺渤海鍾靈
泰山毓秀凜凜獨持三尺屯發霆馳烱烱自抱一心

天開日朗道傳東魯允稱乎天下宗師教洽北藂何
幸哉此邦人士似乾坤之於萬彙無論楩楠穆樑胥
被雨露之施譬匠石之別羣材凡爲榱桷棟梁無或
錙銖之負既荷周文之齊甍即凡民共有興乎若非
孔聖之術術雖大賢安望卓爾况今日三輔之地士
習漸向澆漓似當年八代之衰文風日趨靡濫不得
真儒以作之模範豈以後覺而能挽江河崇音有成
使濟濟英才輩出奎光半聚見兩宋泰運葢開造士
之功焉可誣也樹人之澤誰或先之所謂以人而事

文　蔡之岡　啓

君即在開來而繼往其祇承綱紀幸借裁成伏自識
荆以來頻披宿霧既于入境而後彌挹春風希繡衣
即欲傾心近承旭旋復屏氣貽彼對狼道跡隽仰直
名見茲桃李盈門載欣雅化謹於某日肅備觴豆恭
迓軒車寅薦悃誠稍紓夠結伏冀慨然光賁共鶩驄
馬下雲霄聽爾笑談會見鴻盤生珠玉

謝汪撫臺薦啓　代汪明府

恭惟閣下靈鍾河嶽秀蘊天人體備中和氣全剛大
學淑百家芳潤獨言撫臺所著書鼓吹接程朱胸藏數萬
甲兵一笑功名畢管晏籍品藻於直北華吏彈冠紓
康濟于畿甸萬民挾纊總持時政爲保障以定厥家
持陟冬卿作棟梁而支大厦君民共借文武兩懷憶
奉命而來者山甫哉已亟何宜之職茲布澤而往者
召伯也永傳蔽芾之歌則已致身於事君猶思得人
而報主將謂法駕之內非駃騠不敢當意樂籠之中
雖渤澥並採其撫褰方當車下自慚何取於孫陽廚
朽而在爨餘敢望辱知於蔡氏不虞之譽胡爲乎來
當此而感激不敷倍于尋常必非情矣及今而報稱

文　朱之岡　啓　語

可少圖於萬一又甚難之公論片言榮已逾于華袞
私懷數字謹用佩若韋弦欲終備乎馳驅請益加之
鞭策體大臣舉人之意原爲朝廷螫小子戴德之忱
勉效邦國縱使三善終慚季路自矢四知不負楊公
肅布愚衷望龍門而申謝傑家肸燃覺雀躍以何任

上禮部馮尚書求遷啓　代高明府

側聞廉頑立懦雖聞風而可興由義居仁第取人而
私淑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領木有觀摩之素焉恭惟
閣下道衍尼山靈鍾渤海仰過于人而不自異才雖

于世而若弗勝惘惘無華猶然東粤之先進文章爾
雅卓乎西漢之高風燮和大人虛受海宇辨練光于
曳馬視遠惟明識劍氣於斗牛無幽不拔含暉翳閣
皎愛日以流光毓采文昌映德星而開照斟酌于右
陋叔孫草創之規師表一時真郭泰人倫之度調迴
來文體之趨下有如江河恐遂至日趨之就衰力為
砥柱此之黙調元氣已在持衡者之先而其預養真
才又居進賢者之右因思宋代而有識微之元老必
不令新義與新法並行即使不幸而能早任乎明公

亦不使此弊至此時方華率土均沾教化維系尤借
光輝其傾慕有年步趨無似碌碌于塵埃筵楚之地
器無他長區區于簿領期會之間差能自守稍康性
不傷物未知果免乎悠悠孔融意猶過才因知難底
于成效往來二邑先後五年卒無毫髮之稱奚逭曠
瘝之罪此自無材可為豈敢謂雨露之未均然而有
榖在園恐亦是樹榲所必庇台臺雖必無取乎集菀
乃力有餘于噓枯儻以恐不肖之名難當士大夫之
意則目如有所畀者必有所試不然則又自係無君

子者斯焉取斯庶幾愚往不終淪落感德于天高地
厚報恩以竭力致身寸衿鳴心承從將敬伏乞垂照
無任瞻依

候周司業啓　代向明府

竊以賢者報國之功微於緩急有為之際而國家求
賢之道乃在薰陶未用之先故論忠莫大乎以人
事君而思以為猶未若為君造士恭惟閣下道本天
合德為人師禮樂從東粤之先文章在南京以上變
雕岳立表秀于雲霞煥術昇澄虛鑑物辨練光於臾

焉其端豈復能淆識賢氣之逆斗真才罔嘆弗售邇
來文風漸下士習稍漓無論中行之難其人即謂狂
狷而非其質人出新義視安石為支離五經佛經將
欽若其究竟關係非淺挽回實難惟天欲措斯世于
大安故今預有醇儒之間出譬猶炳然白日孳霞自
消被其移如清風草木皆靡況國學為天下之極而
至教在四方之先闡道反經覲台臺可成之年而化
已不小計功程效及台臺持衡之日而用必無窮基
作人既在其勞得賢自享其逸此上臣之極並仁人

之至惠天下後世實式賴之其章何小儒風塵下吏碌碌奔走服役之事區區簿書鹽米之間既不能學道愛人如子游之絃歌武邑又不得執經問難孳諮生而立雪程門惟台臺以落不能為心引後進為事伏乞開誘以逭曠鰥勢阻飛凫謹抒悃於便雁何以策獎即惠重於靈蛇

賀楊司勲新任啓 代汪明府

恭惟門下秀毓大龍光騰千劍盛擷玄草獨芳蜀於予雲問世清標儼高蹤乎伯起南國方誇鳳舉北溟

旋復鵬飛義不謀身忠能動主用參六典特冠諸曹豈但朝廷之寵命為榮抑亦台臺之才猷素著非清直寡欲何以得薦于山濤必明雅邁時然後見稱于晉帝既空其鑑復倚之儀右閫信肴自古罕儔其間翠詞林推首當世共讓其才名梁棟複道百寮暫供品藻鹽梅舟楫九重亟見宣麻其躬遇鸞遷心懷燕喜當年附驥勢已隔于雲泥異地傾葵情可對乎天日恨無雙凫作舄自叩龍門謹將尺鯉寄音上陳蟻悃伏願道隨時進德與位隆業懋格天使下民均沾

惠澤功高举主即與斌來問典結其襟緒分餘光叨蒙大庇感激曠仰實有既哉

賀陳司理新任啓 代高明府

恭惟臺下氣全剛大養備中和有用文章前驅三秦之上無窮蘊籍近毓兩川之奇生應昌期才堪名世入陳大對台光映雲漢以揚輝出典明刑陽春遍河朔而布濩其風犀下吏樸樕微材坐見威儀想亂節於萬仞之壁周旋左右挹沖襟如千頃之波德盛禮謙道高不亢使人醉心而不敢玩所感通既神民將

畏志而不忍欺於聽訟何有況乎奉天之憲如水斯平以德創為保全寓哀矜於擊斷空其鑑照不敢呂氏薛刑雪彼盆冤再見皋陶淑問此豈但天維一郡之福抑且為王畿羣吏之師仰儼儀刑時如在溫良恭儉之側而意也消私也釋遥瞻山斗凜然有忠厚正直之規而懦者立薄者敦第自盟好德之私無所不至乃奉揚仁風之力有所未能賭茲以法行慈願言代民作頌儀蒙策其不逮時進而教焉詩云惠我無疆其斯之謂矣

上李侍御啓 代高明府

伏以吳門焦尾之桐必逆察而清音始播豐獄埋形之劍非遇張則紫氣徒高其雖制行之無奇常涵斯言而有感蓋抱璞者周覽八極雖求之甚急而得之未艱待知者閉守一隅不遇者其常而遇者其幸故石父不見將止於道傍使齪明不言亦終於堂下故無論橫海之鳥必有借而飛即僬以附驥之蠅可不勞而遠豈得廷談自貴坐失人豪使當不殺之身又在縲系之內旣無繇乎且暮而遇商邅遅於咫尺之

青莪恭惟門下才爲世之偉人位當時之顯處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志在康庶力行周孔望驄馬而驕洛百辟悚威近袞龍而心孚一人恭德輝騰在下不數明晉漢張蒼澤遍海隅更勝正直晉周處至若取人而無求備嘉善而矜不能推不忍之心使賢愚各安其分用至誠之道令妍媸自獻其情故多士廩歸舉材樂用惟所利國豈以樹恩其三善無稱自抱慚於製錦一抽日甚敢妄意乎彈冠眛其懲尤微其知遇老固未如安國已倦北平之遊奈負可北方回忽有會稽之請下情誠過盛德云何復乖儕乎繁宛轉移甚易如重託其羅治棄置奚堪度幾得出大賢之門可勝仰斗萬一不爲君子所棄將賦歸田言出肺肝乞賜矜憐儀衛瓊玖與見優容

上高侍御啓 代高明府

恭惟門下經濟名家文章哲匠時望在重主眷已深天上承綸共羨風雲際會握日遙衣繡入驚煙霧歛驕空杜衍不以恩假人劉晏豈爲寵被角一鬭剛腸之厲聲入州管那見當道之狼縱橫自我盍已直言

中病而止清節鎮浮目今鐵面豈聳猶以耳目之司盡諫諍之職矸見金甌擬姓祇以精神之嚮爲格正之機盛美有如斯乎榮施罔無極矣豈但以聚驍避馬入府棲烏借朝廷之寵靈爲桑梓之夸耀哉某官知自守才本無奇信已成迷取學之故聞以綠飾吏事而苦不合飾人非肖效卿之先迷以深雪身心而愧未能殆五年於茲心勞愈拙怨有里而内民散難調負乘可羞豈堪此久竊北位職歸日甚恐併非善後之方是用冒昧上陳乖情是與言出內地非敢爲

不平之鳴托在儿鄰望恕其無因而至不肯當退不
子其亦何辭不能可矜台臺式猶遐庇傑璧輪均照
特流景於萊城將玉燭平分獨翔寒於黍谷即難脫
頴請試彈冠庶幾無已往之愆以辱知已萬一有將
來之效少荅至仁雀躍以勝懽戴不盡

賀朱侍御新任啓　代汪明府

伏以勁節亭亭秋霜雅與清嚴名言澪澪高風真
足重蘭臺題詩已恭棲烏聚鞭即看避馬輝騰柱下
望凜殿中恭惟臺下命世真儒匡時碩輔南昌一躍

八月丹桂高攀北海雄飛萬里青雲直上風祀昌江
之秀溥爲經濟文章來臨婺水之濱兼有威嚴慈愛
琴鳴單父風清晝永藤開花遍河陽日暖香飄戶靜
京小鮮以不擾製美錦而能工宜居冉稱調和之司
匡扶日轂先借山嶽動搖之地振肅朝綱挈重惠文
烈訟史魚之如矢聲高法腥清表孟博之登車會見
白簡生寒待漏于官動色武者星華有暇迎車兆姓
交懽豈有截角劉敞斷無假人杜衍某風沾雨露近
用風塵感念父母之恩忘焉何日追思孝慈之範纔
見無時神常冉冉于青峯紫雲之間躬乃祿祿于嶽
津信城之側每深懃戴竟阻鳧飛謹將蟻忱托諸鴻
翼伏願漸懸蒼珮早復金鑾環海生靈共沐洪恩于
湛露大鏞謨劣長棠徽歌于陽春將雀躍以勝茲
無貲而不盡

跋

先司空詩剞劂已成余小子復搜殘篋得奏疏若干首起而歎曰此先司空得罪之所由而生平勞績之所著也先司空起家郎署旋參外藩未爲補過拾遺之官以故敷陳糾駁之疏絕少奉命河上廢箭戴星其間開濟之績未捷阻之情形與夫羽檄風檣之交錯具有章奏備歷苦衷後之君子讀其書如見其心焉是烏可以不

傳更爲旁搜廣採復得書記序議碑銘論跋若干首此皆二十年來焚林破巢移家避地從青燐黃蒿盲風澁雨中所幾幾幸存而稍留萬分之一者及此不刻恐復凋零隕落蕩爲灰塵予小子安所逃罪哉遂竝付之梓人以質當世書成因爲雪涕志數言於簡末嗚咽痛焉 時

康熙改元壬寅立春前二日孫佑百拜敬書

序

海陵牧劉雲麓重刻其
先司空簡齋先生之詩
以行於世郵書數千里

抵京師屬予爲序予於
先生年家子也誼不敢
辭乃受而卒業爲之序
曰世知簡齋先生之詩

久矣顧知簡齋先生之
詩而未深知簡齋先生
之人也夫詩必源於三
百當其盛時宣導休隆

則有敷陳之什稱述祖
德則多颺頌之辭敘志
土風亦兼贈答之義迨
其衰也朝政無綱元音

息響於是乎憂煩怨亂刺譏感悼之作往往出焉是皆藎臣烈士名卿大家意有所蓄則形於

文墨非夫情性大有過人者固不能賡清廟陳明堂與夫呼旻天而念共人也然則詩之繫乎

其人顧不大哉簡齋先生生當晩季望重清流值節甫之專恣憫蕃武之就戮而且疆圉日棘

柔士罕聞故其爲詩曲而不靡深而不細壯涼頓激而不流於戇其致歎聸烏也是俊顧之微

情而非開黨錮之漸也其深思制虎也是元祐之偉算而非同聖德之詩也至聞金鼓則感憤

無衣望烽煙則沈憂漆室雖當一觴一詠折楊折柳無不纏綿君父纏綣蒼生故讀其詩者一

唱三歎髣髴如見其行吟憔悴憂思忉怛之容是先生之詩非尋常流連花月寄托酒茗贈送

酬答之緐褻也乃巨憝雖殲陰霾猶伏秉鈞者方且讒肆青蠅禍興白馬先生雖身處請室而

怨慕悱惻未嘗一刻去
諸懷其與昔賢諸先生
琅琅和答詩益高健蒼
渾神似少陵議者以爲

詩窮後工而不知皆先
生忠愛之悃所溢涌澎
湃而出之者是先生爲
千古之第一詩人而孰

知先生爲千古之第一
忠孝人哉先生沒後河
朔之詩大振滹沱鉅鹿
燕山瀛海高陽鄗城之

間作者林立顧推崇首
烈必自先生蓋先生好
賢下士而又力以風雅
之道倡示來茲故至今

天下士無論識與不識
聞先生名談先生佚事
讀先生詩無不慷慨泣
下願爲執鞭而購先生

之集者苦無成書冢孫
雲麓能世其家學以循
良高第擢刺海陵復能
以風雅之道廣教於吳

楚之濱爰彙諸編訂爲
一集使先生之神情笑
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
雲麓之刻是詩又雲麓

之忠孝也三百篇之教
不致榛蕪賴有劉氏吾
安能無厚幸哉是爲序
康熙改元季秋望後淮

南年家後學
拜題於燕邸之尊拙齋

詩集序　十二

序

余在海陵備兵二載及秋秩滿將移雲麓劉君始自楚來守此州時余友李吉津亦由山左至

語次及曲周故司空劉簡齋先生詩嘖嘖稱道不絕口然余未嘗見之鬱鬱胸懷間思購其遺本而讀之初不知雲麓

乃其孫也晨起治事雲
麓於袖中出數編祈余
序之乃是先生詩不覺
狂喜先生生末季中消
餘焰未滅官至司空治
河厥績甚著嘗以忤璫

繫獄後雖得白而先生
老矣盧德水序先生詩
甚詳其所揚推蕃實錄
也先生心手别具悉不

依北地濟南弇州公安
竟陵四十以前詩皆削
去不傳而德水所鈔並
皆其暮年所作猶之書
家所謂晚蹟是求者也
方先生晚年意氣不甚

得故所作皆紆鬱憤懣
時見悲天憫人之意昔
駱賓王聞蟬詩謂失路
艱虞遭時徽纆鄒陽上

書亦謂左右不明卒從吏訊夫使賢者之心得明於時人皆信其高潔而風響不沇孰不爲幸焉不知事不明於當時

名必昌於後世故余以爲先生之詩卽荆卿之白虹魏先生之太白也精誠不渝誰得而掩此古之人所以必不以彼

易此也豈不謂然哉集中佑孫至佑歸二首尤爲沉痛爾時雲麓年纔十八卓然如成立人故勉其開架書事孝弟不

以通籍爲貴沮溺爲耻而憂無聞焉雲麓爲是刻使其先人表見於後是不忘其祖者因念余祖墓門石尚爾闕然文

稿亦且零落未及摭拾夫亦有所不幸焉耳昔人所爲文往往有遲之甚久終不至於泯沒而余有志未逮故時以先生詩置左右耳而目之以誌不忘余先人者賴於是乎在也

康熙元年季冬日濟南

後學杜漺於修來園

劉簡齋詩序

公雅工詩能書游意翰墨宅如山水雲林游戲點染罔弗精妙囊無塵買之金座有鄭莊之客

多蓄置古款識法書名畫以寄其上下千古之致而獨不屑屑作塵中緣世或以此高之公弗許公負用世畧高才宕

氣意有所至輒不嫌創舉自與而耻隨人軒輊也　德陵初忤權家居久之　思宗踐祚起祿勳歷司馬以大司空建

中丞節行河爲國家奏宣房之績功名赫然矣卒用微文罥晛中之法嗟夫河齧漕甚　天子業重公事權而又令謀

奪於道築乃其河在也歲由以實太倉數百萬不聞後期卽又無後費而顧庸其成而訛其後何以俾矢音有雝喈哉

蓋 先帝事綜覈諸新進務毛舉以當 上前後行河諸大臣胥下請室不自公矣公詩温厚深婉怨而思有風人之

致尤弘壯變幻於祓徵以後摧於遇而增於感譬之水然觸石則立憑風則怒傾洞淵湃備天下之大觀有以也予嘗

覩公孫孟孚所藏公錄石田落花詩卷末敘語悼盛業之不遂念景光其冉冉有幽憂沉歎之寓焉自石田爲落花詩

而其後屬而和之者鄭無慮數十家而於田最乃於田亦行河云時畧用齮齕而卒乃大致於功名之會蓋于田際

神廟全盛以聽簡齋所遭何懸殊也嗟夫霜叢零而蘭桂彫予所憂乃在世道矣

相臺眷弟張鏡心題

於雲隱山房

舊序

劉司空詩集序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淒清幽渺爲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敖擯以爲陳言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舛也譬之於山川逆岡巒陵逶迤平遠然後有奇峯絶澗深巖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弘麗邃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幽軒突夏剞劂而遂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

室有突奧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奧則必將巢木杪營窟窟終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衆若是余有憂之而自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於請室得盡見其詩德州盧德水之評贊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言枝不傷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闢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

是詩參爲指南豈至悖悚恨逆暗鬼因而人鼠穴余又何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議者以爲兆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有者廊廟度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崇禎丁丑九月後二日

跋劍吹

余與敬仲同出元城成先生之門敬仲文章品望已巍然爲北方學者之宗而余則與下駟棠黄口乳臭也顧敬仲不以余爲黯淺于同門中獨暱余謂臭味神情大界相似每關窗排對啜一茗談一詩論一書意中未嘗不相許也仕路升沉萍蹤南北兩人精氣默默往來然二十年來敬仲學日新識日老骨日堅著作日富勲業日隆而余之淤昧空疎猶然二十年前黄口乳臭也敬仲以大司空啣命治河河工告成而讒者中之遂至歸司敗下請室凡三更歲爺矣老臣憂國苦心不能見諒於明主而氣日和心日恬容日睟絕無分毫憤懣不平見于詞色觀其劍吹一編一何婉雅春容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沉鬱悲壯而不降于激嚚之少陵集中幾不可辨此非學識涵養已到二十分地位能爲是哉余嘗妄評敬仲之詩兩芬興味則芳蘭也早梅也修竹也芥茗也絕代佳人也妙想超情則彩雲也輕霞也春風也秋月也依稀羽化之僊放形寄跡於佳水佳山之境也余不敢自附

於知詩而不敢不自附于知敬仲敬仲亦頗許之客歲余與(　　)同被誣徵人闕席幸得與敬仲周旋一載使廿年濶隔睽違之兄弟磕頭聚膝捲几連床無境不談無衷不吐是殆天憫余兩人之睽絕而巧借奇緣以作之合耶人生聚散眞不可期過此一番又未知握手何時論心何地故不揣承敬仲之命漫書數語以紀歲月兼係感慨且以彰敬仲之虛懷折節以當代名宿詩文手由而尚不遺一與下駟棠也若夫敬仲延閣諸詩則自有吾師序其全帙夫惟大雅卓爾不群此眞敬仲之知已矣崇禎戊寅春仲舊治門年晚弟瞿式耜頓首跋

簡齋劉先生同大經之稱詩蓋自早歲已能高門
以十年讀書十年養氣崗道不求名與詩乃俱成是
爲萬曆丙辰先生有詩於是予始從前所作盡棄不
留甚矣先生之能詩變也丙辰以來當有日新每變
益上至於今而先生六十餘矣深造自得有無俱遺
叶凡語如陳大士匱一字若爲宗焉所謂陶謝不技
而風騷其推激也世濟躍論賈評唱而公諸海內名
曰簡齋詩鈔

先生詩流傳已久世咸膾炙其近體不減賓客隨州
自明邀唐三劉鼎立要先生根柢波瀾尤在古風本
諸性靈運以骨髓一切色澤步驟若綱在綱有條不
紊詩中之天地得此始覺清寧而後日月發光雲霞
幻彩山澤通氣草木怒生庖丁解牛文同寫竹均於
此中妙得關捩先生既已觀古人之象遂爾抉詩人
之髓動刀甚微滌渠更老經營慘淡和以天倪揮霍
既完一張空紙真三百篇之孝子十九首之良臣也
嗟乎古詩一道世俱視如死枯土糞即有作者備數
而已其最號能手倍馳騁于七言而止一至五言便
如泥塑木雕佯爲假活依樣葫蘆全無生趣或小點
大凝跳搭諸理夫既已勝身學究烏足言詩何哉五
言古之困人如此獨先生此際究然有餘別其蝕鍾
自出手眼擬翻陶謝只說家常氣骨蒼森遠追漢魏
玄扃一開不從門入意之所投在在靈應大而洞庭
釣天小而竹枝楊柳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脫
石氣自青古體如是今體如是長句如是斷句如是
徘徊婉轉自成文章淡寫空描花明玉淨世能名先

生而莫能名先生之所以先生於是絕世獨立人人
自遠然從此詩家知有本末源流祖宗孫子是先生
繼往開來有功於藝林甚大也學者必從此等處理
會先生斯足見先生之純識先生之大體
國初有高季迪太史其人詩人也曾得其全鳴集讀
之各體俱工一手而握衆妙洞源其邈蘊藉更饒作
觀之風流清潤雜以江左初唐之致最堪諷誦再三
人其玄中沖淡簡遠安穩妥帖蓋真能爲韋蘇州柳
柳州者忽而光怪百出凌亂縱橫老氣横秋孤獨獨

眺又有青蓮有少陵有昌黎兼有昌谷有冬者如是是之謂卓爾不羣是之謂獨得其正竊意我明詩道應以青丘爲大宗越二百六十餘年而有簡翁覺季廼鐘鼓一新音徽如見司空太史易地皆然每見說明詩者斷自北地始已而之濟南焉已而之太倉焉已而之公安焉已而之竟陵焉擬智而仍不遺餘力惜哉其未嘗偕之大道也畚如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使捐去我見苦與人同虛心平氣靜坐細論歷飫優游自尋原始非季廼吾誰與歸袁海叟其

體而微焉仲良未見其止若簡翁者可謂兼之矣

譬之奕然他人皆凡著先生則仙著也他人皆人著先生則天著也先生原不欲多上人而人自非敵手

先生亦聽之可矣

先生詩有一種異香非沉水非迷迭若有若無不煙不火或者太白所云獨立大地間淸風灑蘭雪乎然則讀先生詩者宜如何洗心滌慮通徹鼻孔以遊迎香氣又當作何香供以俎豆先生

先生詩一味平實簡當無他誚巧

先生詩源于雅而劑以風欽欽獨謠隱然有皆民之心其音遠其詞文可以勒銘可以入告可以作史可以體經然體雅氣和思若餘潤一日三復其有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之意

古云詩者持也最得詩人遺意讀先生詩皆試辛味一持字而細參之

先生舉止磬欬無往非詩淸空瀟灑一絲不掛在在令人恍然余間請於先生曰穉事後來先生詩萬頃煙雲盈胸溢目然是已著色者惟先生之人則先生

之詩之粉本之生絹又方解衣盤礴筆閒硯淨時也

人也詩也合而言之道也先生厲聲曰盧生饒舌

先生腸最熱而面若冷言不多而意獨詳凡朋友相見帶有油花氣者必正容以悟之令其純灰滌淨而後痛下鍼砭從容密聽愾然曰必行如是觀始可以爲朋友否則悠悠行路子又何議焉每當長筵廣席客有談性命談經濟談意氣談文章議論蠭起于聖自雄先生都不相關最後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余因思先生之所不可及者固自多方一言以蔽之曰遠

人品遠則無依傍詩品遠則不粘搭陶詩之所以足
千古無兩者只一遠耳要柴桑之詩亦柴桑之人爲
之也余峽陶詩止完陶公一幅行樂余鈔杜發[illegible]亦
首及此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所望讀先生
詩者設身處地如親見先生一部簡齋詩鈔猶有
者落筍留心斯道者據吾說而擬然以思之齊庶以
將之而取其詩熟讀而詳味之此即是親見先生若
猶未也儻爾竟日周旋何曾夢見試觀今之趨詩先
生狗履者夫豈少哉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
亦弗克由聖願我同志共勉焉崇禎乙亥端午學人
盧世㴶草於杜亭西枝

劍吷總評

張聖標云適有同道于言[illegible]其言同而指
之曰此康衢也此既途也問者以為率爾所道擬而
行之幸不錯云曰有其知道甚弟勉行摘取嚴命或
可或否何以異是[illegible]見其自造指的勿道笑旁觀者
就中草草抑揚遄附簡齋足下[illegible]何取必
戊寅九月廿三日病中閒遊笞無可揖遣取簡齋詩
讀一過庶幾澈深愁消結悶頓若無病無事時信乎
詩道廣大不減金僊度世法藏也

瞿伯暑云夜仲詩大抵從五言古入其靜深淵雅處
似陶沈鬱刻露處似杜暢爲七言則奔逸痛快變化
莫測用古少而獨創多矣乃至近體亦以古詩氣脈
爲之五言以安和勝時妙言外之思七言以維麗勝
每出驚人之語絕句小詩亦在摩詰昌齡之間昔室
三年爲詩如許遂與少陵泰州以後諸作同　陶放
此詩長留天地間後來者有以知敬仲矣
盧德水云先生無終食之間違詩造次必於[illegible]觀心
渭上如坐深山木流花開忽來清嘯讀之[illegible]因題

數字以代晤言

此一冊詩凡三乙而讀始竟每乙輒盡筒日錄入歲以來喪我叔父又喪我伯兄又送先慈入歸凡遇痛絕少焉蘇甦乃取先生詩讀之而詩中又多是調闕緒闕情往往雪涕所以竣事如此之遲而有譜如此之拙也世濯啟事戊寅仲夏

東坡海外詩文精深華妙無一點衰態叙問云風濤挾助放浪淋漓亦其中之自得者深也今觀簡翁詩尤信

簡翁近詩益老益熟更格更俊陸渭南八十以往韋蘇州九十以上正在風雅場中奪袍擊節吾儕學人惟有頂足禮拜

山谷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云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擇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又自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世濯三復斯言蓋聞道者黄龍齋先生詩而亟有時因筆錄之戊寅九月秒燒燭記時漏下三鼓

細味劉先生近詩只是一個真字高下長短而變化不可勝言矣求諸身徵諸朋友放乎四海俟之百世定以盧子爲知言十月上浣濯下記

秋水謠小引

予治河之役在癸酉之八月道河南[illegible]舟過臨清西去里門百四十里不與過而問也挑挖黃河故道在甲戌之九月厥職在水衡所紀秋因取以名篇非如河伯偶乘秋汛據涯自恢然以榮觀於海也獨余既不可行也然且語而不合并恐病諸耳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余心憂之不暇而暇謠耶若其愁也其以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崇禎十一年歲在戊寅小春朔二日劉榮嗣識

劍吷小引

豐城有劍雷煥識而拔之北於吏吾之行過于淮陰之遇滕公傳關慷慨使暮年之烈士引領伏櫪之老驥長鳴其感人深矣乃若獄中有蟬賓王詠之莫如莊生所云劍首一吷耳雖然精憑之鬱氣無隱不彰悲離之哀音有觸斯吐其致一也至于白日疏河淮務畀明於秋水三至投杼風濤在起于愁闕今而觀之知罪痛深矣而謂予能已已乎崇禎十一年小春朔二日劉榮嗣謹識

附言

予在請室三年而久恐又特不抑鬱困病莫可慰解則歌以當泣蓋齊宮堂下之牛祇自寫其哀蔡中郎爨底之桐偶逢發其音響稍且而借樵而止不但工拙不暇計音調不暇調即忌諱不避避也蓋其所處然耳微有感者依樣葫蘆動日功令謂虱紙棄後已平反嗟嗟死生亦大矣昔人謂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可殺今仰求其死而不得竟亦未生祖宗之法幾如弁髦聖明之心有恫已溺犹許保放比于前罪解

詩　　仲永　　七

網之仁而久桀沉速仍多衆訴懸斗之智子哀斯人之非其罪亦從代號而不能已使矜人聞之動同病之憐君子聞之為慎刑之助士師聞之尚典見于惻隱之良乎則予死且不朽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榮嗣又識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府　寄懷張吏生二首　寵翁夫子輓詩　庚
午元日二首　人日　送喻文子歸省　偕內
四首　九日諸友小集次王孝儀韻二首　送
蘊繼吾歸里五首　除夕同王左海米友石陳
石泓但用間字一首　寄後懷郭子充　姚孟
長陳無畏張吏生小集餘齋送周廷吹不至得
棲字　立春日宋仲韶邀同張吏生陳無畏周
廷吹李大生王孝儀孫伯觀肩集浸閣得六麻
二首　齋宿茂蔭亭聽雨　辛未春分日恭陪

聖駕祀朝日壇紀事二首　鄧恭素入長安黃
伯謙先賠之以詩見示依韻賦答　早秋陳無
畏招同徐桂明賀中冷小集城北水次　輓仲
韶及淑人陸氏仲韶歿之日淑人無恙也一哭
而殞觀風使者聞於上士紳倡蒲旌爲歌咏余
與仲韶交淺不淺成詩三章　端陽前一日許
用錢以詩送香紫及桃源圖用韻報之兼恨七
首　端陽後二日張重光黃玉厓張吏生殷大
陛同集湖上亭二首　陸叔度過小齋有贈和

答二首　紫薇茉莉並植　贈汪希伯　病中
雜詠十六首　輓雀顧循道玟　七夕二首
送徐九一假旋四首　過賀角伯笠川綰四首
九日吳蔚菴孫仲借張照若過公甫母晉餘
招飲李勲侯園二首　移居殿大小物隨手記
之　盧德水寄題古獄宣和答　送殷大陛之
金陵四首　送丁南弘南歸　送徐賺惠之金
夢　送[illegible]江南歸里　癸酉立秋日呂其得陶
燕解[illegible]坐鶴[illegible]詩　歸仁堤　婁宋周俊右

奏　癸酉除夕　甲戌元日　舟中作二首
竊懸送千仞歸二首　寄懷毛修之　與楊崑
岑蒼撫劉振賢侍御閱河下相道蒙欽賞恭紀
兼呈同事　河上吟二十二首　用韻答友人
問病　友人有詩見贈依韻和答　歸濟寧
聞河　寓侍儀亭　陳無異南歸約賠不果有
詩見懷賦報四首　偷西　得毛禹門蔣餘翻
寄問賦答　舟中泊水泥中不知寒熱偶聞之
微之詩目有何處生春早成詩十首聊寄遐思

丙子七夕　送高則與子厚二首　題山水
善書齋　送袁生馬與備曹石凱四首　詞落
公平月書懷　春酬盧德水　午日　戊寅生
日六首　行藥二首

七言律詩

六言絕句

七言絕句

詩餘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一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尖楚甫編輯

楚黄黄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較

五言古詩

田家二首

荒村農事急迎秋登稷黍婦子悦勤動趂明歷甬畝

手弄穀秀長回顧豆花吐阿爺尚未知菜甲齊朝雨

其二

客樹翳堦綠池水光照屋笑語雜□□相斷續

頗聞長者言更比前歲熟饑□多復論安眠已多福

寄懷白硯甫

君有處士居我歸亦考槃中可容雙膝升頭足苦眠

青青水中蒲似君几案前風吹影娑娑感增別離嘆

因風寄此心吹到洛河邊

夜坐

人巖賞秋月淸意傷凄冷夏月當新霽修竹散疎影

徐風吹葛衣無言意自省淸如秋月淸而無蕭索景

愛此不能寐坐久夜逾靜四壁滿琉璃那復在人境

乃悟淨虛味非必枯槁領

買竹

減却一餐米買得數竿竹夕夕吹勿復問且圖洗吾目

風來韻自生雨集青滿屋得君如好友忍饑就君宿

題扇頭竹爲賈憲仲

庭前有修竹靜對匪朝夕旁有高槐陰下有盈尺石

長安塵土面暫向此中辟我有同心友去此歲初易

但聞竹間聲宛然見履屐愁與我友笑問與我友適

嘗與我友酒貌與我友澤離則日相思一日亦可惜

誰寫竹箑上領此情脉脉置予懷袖間攸間來與昔

寄硯兄壽

九月霜露繁黄花偏離落朱顏何長翁愈之欣有托

二人夙見背家難紛相薄伯也劣以衰仲兮辯而弱

日覩先業耗怵焉心隕穫昔予引一綫庶進仍屢却

茹苦四十年寒蕿吐芳萼霜露亦已佗灌溉亦已若

相彼桃與李春風何灼灼及此菊花時枝柯敷蕭索

往事勿復道且盡花下酌田家雞豚肥漳河稻秔穫

兒子戲簾前嘉賓恣笑謔作歌行帝京稱詩勸酬醉
天教憂患人行行即安樂

曉樹

秋樹映能媚廣陌塵未斷光彩日下生巢昏皆迴旭
映出蒼與黃與丹與若綠冷然起深思逈然寄遐矚

水次

唐山不兼水此水復無山于彼聊登眺于此亦游淺
我與山水性分應自相關

望都道中

在道非一日與樹即作林蛙暮喜競噪樹境增其深
行者不暇涉可以濯煩心聊復媚此樹下馬立層陰

安肅早發

濕雲幕郊原林木助陰翳不測深與廣木末若天涉
雲隙漏孤光陷林入水際光復自水生反照林葉蔕
仰面見人影俯視結兩契與境窮始開杳杳送別世

送來道之左宦歸里

昨與馬仲別痛似若憔聚子乃促之行清淚忽雙注
送者如有失行者不能顧論遜母足悲芳華非所慕
建功日方中者書寐方脇送子復何言出處豈無度
風肅霜露繁蘆白秋江群江水清見底歸舟從此渡

題竹送瞿起田之任永豐

記昔俠竹間明月照把管瞿曰有君哉二子于焉四
再逢見黃花相將及長至瞿以永豐出餞謂仲書劉尚
晉滯顧見壁上竹吾友楊謂雲所遺竟幅不盈尺而
有干霄勢靜聽生空聲蕭然迸冷氣豈非我所憐贈
子以同晉相離日以遠庶幾見其類務開若相思仍
即此開醉

以畫竹送仲雲題詩其上

物固以別植非木亦非卉人固有別品非隱亦非吏
楊子謂仲雲身是竹寫照道所與而我有其三横亦盡
情勢畢光濟于秋看聲生空聲一以贈瞿大謂起田一
以似魏二其一謂齋頭朝夕伴瀟寐于焉得應求此
物兼聲氣人攜半幅紙離合稍足慰

家兄至

兄弟半年別相尋屢夢寐書言春當來且暮勞占計
馬足已到門遠盼猶天際宜懽不暇懽交零淚與酒

鬢髮似裝時齒缺聲音異喟然感歲華寧復其遠離
而
久欲出門行既出而亦好宵寄渚柳條趁風舞天孀
塵幀踏不飛花亦落仍媛漸漸夜猶沉衾薄起我早

近山

近山風亦嶬雪後夜不暇徵歌破寂寞酒德了時盛
屋角紫丁香結束蘇矜愼應開寒亦開不溺作無念

湯太史嘉賓寓射所顏其居曰睡庵既由入不
磷寓其庵之西更曰醒庵余就由人談數往

來庵中爲作醒庵詩

地偏暑不酷鳥鳴晝逾靜老樹影婆娑滿庭交木脊
誰以睡題庵別尋夢寐境而有醒庵人悠然坐日永
庵去不盈尺意乃各有領入世恒欲睡出世較能醒

送萬同余輔倘出關

敗兵四十日籌策紛脉止主卒不耶饑將軍不敢死
聖主急東顧咄咄誰可使叔也文字官輒過是前壘
雙旌渡渾河敵閉齊咋指不見舊經略此其第三了

送李季重轉餉出關

聽涼氣已秋沉沉而方籌豈是送行時而予忽遠離
東去問邊圉分餉勸兵吏客草先行白關月背笳吹
將母尚未遑遑及友朋思支了經一年同余有同嗜
征邁邁前轍勉勉期有致

雪中留汪遺民飲延薛千仞張聖標不至

響落空砌碎寒逼虛牕嘶起視霰花飛籬根委素壁
不能閉戶坐獨飲意難適好友千里至一笑破幽寂
兼得故人間喟然感疇昔昔者不可挽且圖娛今夕
我有素心交各具古人癖與予慨相見把酒歌白雪

漸望暮烟稠風緊人語軟只尺艮晤艱況復經離別

寄馬仲良

北風響疎竹殘霧宿庭樹獨與楊花例悠然生遠慕
之子隔大河深情寄圖畫行歌春及秋冉冉歲云暮
寒林不可棲閒居不足賦時事方艱難安能無返顧
轉盼風氣和冰消河可渡

送聶章甫遊盤山

同有看山約如君偶能遂遠樹漸有色暖日生翠巒
相送出薊門我心先君至山仰如朋友游亦有投契

人跡所不經別具道眼視武當逢節者一冊神仙事

姜紳超張勉庸虛德木小集時勉庸德木將由

都

相求亦已殷相逢亦已疎與君相別期仰在相逢初
對酒不暇醉攜笑已躊躕高天欲雨座風氣黯庭除
莫嘆會亦暫慰勉以良圖

移居留別庭前竹

問竹于我友問友于我竹嶢乎隔歲柯其長半于檐
篠生不勝葉吝茁一窗綠邀月以進酒姿風以成曲

積雪盈堦砌相與森以肅春至衆卉發我友仍潛穆
結契匪今時欲離愛轉篤豈不在我心不如兼在目
豈不來我夢不如就我宿

不寐

夜深群籟息宗氣生庭除靜然對花木月上東南隅
漸覺衣袂單欲寢還躊躕晝然令人厭俾事況蔘挈
欣此澹穆意且復坐須臾

鹿伯願放歸作詩送之

邊塵殊未清民心殊未平為臣此不易而子何以行
平生深計國林焉念蒼生乃至逢譴怒孤忠累聖明
易退人臣禮退知辱與榮了身關氣運所惜非文聲
野艸浮輕碧西山淡晚晴子歸作何事寧為泉石盟
送子不能遠執手百憂并

言別 辛酉十月余請假歸里以詩贈者作此酬之凡三首

豈不戀子好涼涼歸一隅工路平以康良馬悅同驅
餘者其足煩願聽倦腳躇靜言息林壑木暇叩所須

其二

去去何所之戚戚懷我里遠者適若早近則兼患水

舊穀不可春新穀不能俟天地失其慈喜視民饑死
饑死民易任兵餉紛難已在外猶哀傷今當親歷此

其三

霜霰爭秋冬使人畏別離風過木葉零肅然衆聲悲
君子飲我酒能醉不能辭結交原不薄精氣聚此時
執手不復語後會不須知

別竹

小竹八九竿蕭蕭立庭際是時初有叟翻玉青宜風
宜晴亦宜雨清音宜風至影落散群魚水紋動容翠

紫薇盡以衰冉冉秋光遒凡幾等月明宜其醒復醉
即作別離思綢繆致素誼不謂商久淪秋物見凋瘁
氷花拂面開欽此宜雪意洗洗爽若交滌則宛變易
古人謂君子所以勝凡卉言別在茲時借挹成往事
對之來百感嘆息此生箭

殭者

余乞假歸艮鄉以南皆大雪北渡滹沱則有
凍而死者楚兵其一焉居人生之以火余暫
止間慰愴然悲之因納其口中諳于顴聯辛

酉十一月之六日也

三尺千里雪其氣結層氷濟影雖為暖風微樹不勝
呼吸氷在腹秋薄傷左肱我本江漢士經歷殊未曾
力盡失後旅心死怨前旌折此一身已供彼烏雀爭
奈何蒙君顧異鄉感再生若莫此行役復當事遠征
我聞滹河上八月冬令并而雪將無甚念之心預驚
何日收勍敵功成不敢矜但願明上心猶知小人情

雪後

濃霧蔽原野十步失村間雪而生冷烟冉冉上眉鬚

芬上林木柯網與編瑤瑱日出稍光耀爛然照空虛
始者受齒穆忽復為矇愉漸見烏飛翔或下啄其枯
御風有餘善流響韻遒衝我亦踏氷來對此心相於

送盧德水

僻處似深山門臨淸溪冷石梁通曲徑高樹覆欄楯
芙蓉開既殘霜意使人静空樓時月光客至分寒影
千里相思處此懷徒耿耿若是古人交容谷承繼綠
瘦骨傲黃花澄神積秋水我友遠心人勉勉則游騁
與君幸締言精氣合已真飲酒不取醉佐談或以茗

携手登高臺雲氣相導引淸嘯激幽籟曠然瞻遐迥
波紋漾燈火只尺迷見隱君携謝朓詩搔手青天近
馳想千載上小心邈獨醒含意不貴珍賤貧具士品
誨我以樸素醫我以簡損入室結芝蘭慨芳庶入木
乃言遊有方遂歸身定省眷戀不能當中夜不遑寢
北風肅郊原晴烟夕藹并單車越長林哀鴻飛欲盡

乙丑生日

歲月不我與生事轉蹉跎筋力年來綾白髮日益多
郡國嚴屢盜民言悲易訛高田常苦旱下者復為河

妻孥飲我酒饑饉妨謳歌晴日高飛鳥寒氣肅林柯
百年亦易盡憂歎欲如何願無荒與亂貧賤過天和
可以釣水濱可以耕山阿

偶作

我本泉石人所詣樵與漁出門觸塵網一誤十年餘
衆貌臨止水眉目有萬殊人情欲美好醜亦惡所居
揮手謝衆人歸去葺吾廬種植以自佃臨流以自娛
世短微生促聊復安其愚

其二

數息庭前樹霜乾葉已落晴日和以暖風氣嚴相薄
衆卉不足存寒梅育芳萼命酒結孤契敬此歲寒約
及彼春華時群賞昧斯酌

得家信代內

夜久不成眠殘月生東閣兼照黃金臺愛心莫如予
平生輕離別況復有遠圖轉盼失壯年而暇顧井閭

其二

早起一臨鏡白髮夜來多比予于草木安得好枝柯
自能甘饑餓如此兒啼何數釆備晨炊門外喧催科

姜神超張旋吉過訪

欣此眞率意相過不厭頻隨意數甌茗索酒旋開樽
橫襟陳今古談詩別有神奇快殊自喜將無世所嗔

其二

平生結交心常恐賢者棄何以送之子曠然委高誼
明月照人懷清光坐忘寐悵然念離別憂來忽如醉
及此未離時且圖日日醉

送姜神超

美人美如玉詞氣芳于蘭茫茫燕市中遇我青琅玕
邂爾亦匪易爲別良獨難仍是一杯酒不復爾時懽
所嗟寧落莫君有五色翰

感懷三首

疾風生西北浮雲與風馳須臾京風至細雨紛如絲
池水漾微波樹影綠參差對此亦云樂而有鳥啼饑
黃雀有餘啅此鳥何不時衆翰欲千里與日安可知
彷徨周窮林風雨增其悲所遇類如此何以哀衆爲

其二

有美誰家女淸揚而自晳自言本良人守貞西山側

坐臥一蓬窗日夜勤紡績使予死于饑義不受憐惜
如何綺羅者比予于死餘富爾官爾家予自守予厄
豈必盡富貴而勞苦相索

其三

十五學鼓瑟宮商頗玄妙二十向齊門乃言非王好
自慚拙且疎吹竽不成調更遊十五年王好濫難杯
嗟以我媚人何時能一笑浮雲倏生滅顧之發長嘯
我生如浮雲暇遊人所樂耕漁並相能鼓瑟有之道

感遇呈高孩之夫了

世俗輕變易君子心相期未能昭明德深慚國士知
東望望岱岳千載此依歸儕儕中悵阻況復履艱危
堪此逾三年安得髮無絲

其二

黃鵠駕長風高飛未有極徘徊天衢中託言顧鷄食
江水不可泳讒夫不可測千古同所嘆傾我亦安失
坎坷見直道攻玉感山石

其三

大道貴其公驕吝聖所鄙天地毓靈秀寧爲二人美

至物未光耀安用全吾趾所以荊山人涕泗不容已

旱

旱魃一何甚五月尚未雨林木生秋葉汗澤涸于谷
霄漢不可至川園非樂土駕言騁四方傾聽數無所
中夜驚雷電疾風驅雲怒天地氣未平予何受其祜
須臾雨聲歇衆星照蓬戶憂來塡我胸煩懣不能吐

述憤

夜深人語寂不寐倚前楹舉首望秋月月明烏雀驚
凉風吹戶牖感予百憂并予家泊漳水日日波濤生

黍稷食鳧雁南畝不得耕言歸何能淑慘慘心如酲
憑誰一疏論會見天地平

閨怨

落日一登樓悲哉林木秋西風水增波隱見鴛鴦浮
裊裊眞烟起遠迷白蘋洲君在湘水北望望使人愁

懷牛純庵宋月樵

暘易燮才美意氣薄秋日暘也放于酒易乃耽詩帙
千秋吾道在欲吐駭人泣矜傲形一世猶狹不可即
石火無長談勁翮無繫贄到今竟醉死悄乎憤恚卒

文章埋荒草璧昴黯無色念之涕沾裳胡不如明道

陳介眉相伸明道日若能不要亦可下葬明道從之果得壽六十

送岳明府之泰

樂羊建奇勳蒼葭疑明月所遇皆神聖丁戊戲絕

千載共嗟歎數至竟誰越行行復何言勉勉期明哲

其二

爲善非責報何必不離危雉乃在兔羅介性骯依違

剴側登險阻勿勞重相悲禍福有權要天下有是非

其三

浮雲生太虛坐使白日暗爲霧復爲雹仰視誰能判

榮華乍消歇虎狼紛相噉衆人笑復塊君子行恐難

其四

酷景鑠金石棲鳥悍飛翔而予無羽翼何以至咸陽

路遠山徑惡明德幸自將炎威不足畏且暮且飛霜

陳師見招小酌

地僻無車馬日日雙扉閉隣園綠陰繁坐聽蟬聲沸

夫子一相過大風響變佩荷香雜笑語竹色染衣袂

細雨滌林光意牖藹蒼翠有酒不盈樽園蔬無兼味

欣然開卷帙聊與古人對逆少隨予字嗣宗有年醉

詎不羨風流而我生平性讀書復讀書別有千秋契

同陳千秋集陳先生宅以秋日

庭樹鬱森秀細草覆堦碧木榻淨無塵夜影落綺絡

意氣潛相好酌酒論今昔世局朝夕變風波轉迫迮

勿復歎螘蠓吾道存其易飄然驚時序涼飈生一夕

物華能幾時結實仍始核

自濟南寄友人代書

丙寅四月望行行叅東濟餞者飲予酒或贈予以言

銓司故案吏庶獄慎平反清選爭民命銀鐺南北林

嗟爾貌寞廢六載服其弱莫恤此行役簡書時敢護

肅然申一諾登輿辭里門薄莫抵渭水言別舅與兄

凌晨微雨歇避客背濤源東南望岱麓遠翠擁山村

歷下逢故友陳酒發悴顏借我謁開府屏息聽傳宣

敵騎欲渡河將無變至尊括金衆士馬早晚應調援

賊此方無期兵氣滿乾坤頑彼背盟上願借一鞭先

余請比新婦未識婆若殊但聞離亂後實有未招魂

涸魚困未舒驚鳥棲復喧未敢言泛愛汔可慰寂寥

儀彼亦可使於爽亦可存相對長欸慨中心忽如焚
出門負群黎回首媿丘園

閒思

佳人慕孤潔獨往遺其類聊栞清寸心吹簫以自娛
避人處幽室髮多易顛頹桃李爭青陽轉盼芳華隤
及時盍相憐過時成委棄明月照低帷持此將遠寄
徘徊下堦立夜冷流光逝貯情滿衷曲片詞不得致
所許君知之懐其妾所劮

讀南華

古人明出處自欲用其長著書傳後世不立經濟方
天下有舜禹巢許何用張鑿彼代斵乎息此太椿傍
設祿待賢者不才毋自戕

宿東平河上樓

新月生遙山浮青來案几低見野火明漁舟藏樹底
偶然聞吹簫哀音感人耳蕭蕭風滿樓歷歷星在水
靜觀下界空漸覺青天邇搔首吾欲問古人知可起
坐久音光沉夢去續澥紀

怨詞

些心在君掌有何不可見妾持此一心久已付君邊
君心不向妾掌自背君面在君反掌間在妾千古怨

靈巖

岱北幽異宅梟栢羅山掌撥草摩崖石路盡抵宮敞
深壑貯哀音甘泉引細響禮佛問竹亭清磬滌煩想
僧寮散香飯杖履窮獨上俯眺雲光青駕風颯遊爽
耳目忽改易心魂倂悵怳夕陰不可留欲去不能往

登岱

岱岳三萬仞一實啓遙光巖壑層更端路絕控飛梁

漸陟層霄上雲霧沾衣裳山腰但積氣下視反蒼蒼
了然月近人星斗平相望輔翼俱岑寂陰崖森有藏
夜靜百靈聚肅爽來無方四更禮元君精誠祈小康
東海方浴日朝氣加秋涼散彩諸峯遍爛然金碧裝
神功及萬物木石存帝王聖人在高處吳練實能詳
凡愚目力短列觀疑虛張迂徑尋與區萬松立迴岡
昨夜留此壽月明揚清商杳靄青嶂合空翠封玉牀
中有華蓋石滴泉流異香修真元此地頗為人跡荒
抑予道骨單真仙未許鄰下山再三歎小憩蹊木傍

奔流去不息古今赴大洋盛氣鼓雷雨寒熊羅水府
噴礴巨石怒倒竪故相妨此地能留我惆悵倚斜陽

流民

流民來未遠形骸見辛苦停驂問所歷聲出淚如雨
春夏遭長旱秋蝗遍川畝食盡租稅急啼號驚兒女
六親不相保軀命賤如土出門無前期死生知何所
久爲貴人棄下問復奚取催科恣時政安民亦天語
塞耳推下民眛心事明主傷哉冠蓋人何詞可自許

問稽

所慚食祿人終日嘯清暑秋意散郊原問稽覺吾慮
老者向輿前嘆久詞方吐黍稷已在場餘禾半在野
背指茅茨間梨棗垂簷樹天德被一區足可供租賦
新舊不愆期毋勞官長怒語畢重予慚轉念令人懼
上下何所營心力併斂聚閭閻日以貧國家殊未富
雖有仁慈長豈遑及民務此意民所離此術我則異
何時平烽燧散財以民冏

雜詩

烈士不在劍隱者不在山直臣不在口佳人不在顏
各各有本心諸物偶相關

寄遠詞

秋風急暮砧能傷孤客心深閨靜夜女爲衣寄遠人
寄衣匪寄衣此中多苦音

對菊

秋氣衰艸木有花亦凌緊約約東籬下寒英蒙霜展
生已繁華後性與隱淪近陶潛非愛菊一觴聊自引

進酒

今歲覺予老物候驚轉速昨日開李花又早見新竹

靜聽細泉響清池小荷綠朝槿動深省短夢誰能續
代謝天地間聖愚等碌碌榮名亦何有引杯從所欲

妖變告郡邑大夫

長鯨吹海波塞馬嘶邊道念彼遠方人慨慨傷懷抱
變故來無端鵩鴞出庭鳥山鬼欲恐人燐火候原燎
撲滅敢後時銷弭若不早標本勿復問治療殊草草
瘡痏亦肌膚痛楚身自曉心腑尚未調何暇求指爪

其二

民窮易與盜民愚豈樂死前轍故不遙野哭猶在耳

合彼既有界剖寧復坐此日予感再生洮濯還舊里
阡陌他人耕室廬他人止欲爭力不競與衆法所弛
爲猝與爲亂兩俱無生理嗟嗟益不忍惻惻患未已
明民我則後罔民誰致喜我心悱自恕以告諸君子

泉林二首 丁在用丁卯冊

行行泗水源肅肅坐悵悦 泉起突兀石底風雷響
餘氣復爲三左右瀈瀁仲尼此嘆逝波滿背可仰
一如翠有作羣賢翼而往滔滔天地間江漢失決漭

其二

九月霜未肅林木皆震響風雨囓其氣觸使泉石吟
聲鬧泉不喧萬慮此中屏起蓋源上碑遠思太華頂
美人已西去德音常耿耿坐久莫烟惆寂寞與誰領

碑有劉海
輿懷子詩

松棚 有引

八月十有三日叅藩右相本王今肯邀榮嗣
遊王舊邸邸有二松大者圍可八尺半堺西
側平數卷曲廣與階齊厚幾尋之半黨藩茂
衍蔡以杜礎故稱松棚東方枝葉不变則小

者補凑適合而止兩垂卽欲滴濃影浸人衣
袂上主賓僕從皆行坐翠中發中音律時作
特止仙乎仙乎非復人間世矣

咄咄藩邸松盤衍面蔽芾騈生捕龍鱗兩蘚結靈佩
枝柯赤虬爪拏攫紛驚怖覆陰面階堺方廣百尺內
東偏疎可補爾來自來曾是時秋正中積雨增深靄
肅恭展覲覿蒼秀蘂襟帶仰視見綠雲霏霏殿閣外
松乎性挺直胡爲此偃蓋群卉不如霜歲寒色如黛
誰明造化心堅貞以慈愛流液復爲苓服食遐仙界

古之採藥人往往數千載風至玉琴鳴清冷發天籟
遂有白鶴來美門坐其背真氣滿虛空爾召斯爾介
以此爲國楨運必萬年泰

東苑

是日遂遊東苑登山及舟水木蓮葉綠肉合
奏雲飛雨止微風蕩爽又覺其醴數杯笑戲
言可謂豫而康矣乃若舟中持蛩月不可延
齋與而歸曾有妬之者與

王若西居庭乃在青山前蕭然滿蒼翠門巷生雲烟

未暇就綺席握衣㳂遠岸玲瓏蔭石關常是迷去道
苔蘚不知年紫碧互相照瑩樹疑更端峯巒匪一貌
西南林巒美三面隱重岡前下臨無地陰翳當暑涼
衆禽安辭棲見人忽飛翔窮山大谷中幽勝此爲最
徘徊入深澗小洞轉疎快因賞以爲勝綠光在壁內
山上吹笙簫縹緲如天際似有羽衣者颯颯乘風至
延想所經行處處疑仙跡頗聞山中叟笑我多未適
莫涙測蓬萊不睹魚龍宅君看山上雲半是前川波
辭山命杯杓欣然向舟子秉燭照高筵光華徹水底

鮫人疑月上持將明月擬卻問蓬萊人今夕觀海市

別友

秋意爽庭除紫薇開欲老泥泥盆中荷搖風映碧草
登筵無雜賓有美雙丁丁雲開月近席皎然照懷抱
逸興發妙音緒言轉変旨今夕一[illegible]酒晨興千里道
懽樂變惆悵執手辭同好所嗟心人鼓琴怨清曉
居者勞遠念遠人當自保

古意三首

憶昔君謂妾以情不以色多情容易泛深情情反嗇
情至亦無端纏綿斷復續惝惻交寸心惑溺坊往術
作意相見後顛倒成過失衆情生獨憐願君自思憶

其二

怨慕生妾心憔悴不足言君是妾所戴妾是君所存
初意但勿轉殺身亦深恩

其三

人言妾可擲君自未嘗見妾還自嫉憎君自不能斷
此意感妾深清淚常在面彼美克路衢少得承君盼
賤妾亦何爲宜爲衆所訕妾本薄福人以此當悔懺

辛未仲春廿九日社集周廷吹齋中遲譚友夏
不至分微字

燕市花期緩二月開尚稀風意兼陰雨試暖怯羅衣
素心凡幾人坐惜春令違佳筵展良夜斗酒娛清輝
絲竹發妙音感之逸與飛請看天下士並道不同歸
金臺骨亦賞荊人玉豈非思荒天地外各生今昔譏
物候萬難悉我力單且微但取務心言不必永音徽
但取春宵醉不必對芳菲

作孤雲草堂圖題詩以贈德木

寂寞臨河渚秋氣到清流月出山猶迴户庭亦已悠
藥果香石徑霜露肅林丘讀書草堂外只許孤雲留

爲姚孟長題梅谷卷

孟長先世有號梅谷者唐伯虎作圖王雅宜
諸人題之後歸王元美復以貽信陽王師竹
師竹于孫峯乃還孟長奇矣感而賦之

歲暮腓百卉寒梅吐幽馥春信先青陽顏色照空谷
誰採造化心寄意轉亭復滅没餘百年流徙幾氏族
天地閟哲人去珠還舊櫝瑞應今有數圖畫自來告

題黃王屋青陽峪圖

山荒眞始完徑斷氣方森大行深與區岡巒自廻𢌞
拳石生懶雲洞門封瑞草松柏幾千尋飛泉挂絕島
鶴舞朝暮烟鹿卧春秋蠑桃源未入秦蘇門嘯亦杳
野人穴土居不驚魚與鳥誰令混沌鑿忽然萃樹肇
鑿識貴我獨位置媿人早王屋有奇緣此區傷柴造
物欲存其初願勿窮人巧

地震

得一天以清于焉地以寧萬物正其性陰陽安且平
胡爲哲者動兆乃在帝京坤腹若隱隱其作車轔轔
一月再三告殷憂感至矜兵戈半宇宙災害滿川原
爲臣已不易爲君良亦難變異仍未已何以測天心
小忠思有獻補直不知先但聞古人語堯舜急親賢

感懷

自古作書生不如百夫長叱吻挾風雷詈日示俯仰
橫腰三尺劍入山誅魍魎但取快意氣不必君王賞

其二

曾聞古將軍功名畫麟閣今聞今將軍躑躅成歌擭

豺性不可馴鷹鞲不可脫茫茫天下士豈無衛與霍
干城與腹心慎爾所託

送許爾鉉開府山右（爾鉉屢疏言時事大干用兵）

函谷未爲險黃河未爲深寇盜越泰晉往來亦何輕
積聚遭剝攫赤子化青燐惻惻方未已飄零何以生
官軍散如霧不則與賊并君行領節鉞前轍胡不更
借箸爲君籌陰符本民情蓋藏民所愛耗劫有同傾
生息民所憐敵避死亦均賊衆數十萬豈遂衆于民
長官可將帥春搏即兵刃人誰自爲戰棡里各爲營

思咸君所裁僕射爲父兄北闕前疏在明主待成功
不爲封侯賞且以正乾坤

登舟作

治河與治寇今昔每並稱漢帝川其成衛霍奏爾能
水維一以綏深慮吾山平慨慷歌瓠子負土及公卿
美玉不足湛所重在民生我適當其變受命與河爭
執手辭故知登舟滋戰兢隨流省揭厲望海嘆桑田
去家百餘里夫豈無歸情此身許我后瞰問丘與塋
廣詢盡群策合力佐經營敢曰勝其任庶幾行所明
敢愛臣血枯庶幾帝心寧

以詩代書答賀中泠

泛游難其航搏霄難其翼鷦鷯安榆枋匪不羨遐集
予也鈍而慵君則敏以哲君嘗曰況愛予乃懷明德
誘予以古訓飭予以芳澤小飲必乘詩將離亦相憶
長安紛囂地靜然欣自得不謂時多艱受命理舟船
君節駐天津轉餉蛟龍宅榆弧豫折衝海中長城屹
大河南北徙予始開溝洫長虹腹背穿雪浪逆風立
指南須我友蒼茫千里隔感君不遐遺雙鯉乘波出
天風吹欬唾珠玉照顏色熒光分一線生白滿虛室
報君以加餐申之以旋吉

夏鎮舟中同汪中區揮道生小酌

四月南風便冷然御舟行陰晴不一候旦夕昇寒弁
出門尚氷雪裘葛旅未更黃河沙中月微山湖底星
稍暇傾杯酒寸心猶自營遙揆見漁簑身比白鷗輕
誦詩讀書士勞役不將寧北歸訪我里南雲空子情
松菊有傲色猿鶴有媿盟登高股常栗懷憂趨浮榮
大聖急有溺群才寧易勝所據非其位天下何時平
古之隱居人無乃自處明去去學農圃聊復尋餘生

送汪希伯南還

紫芝生澗谷有香衆不聞長松出林表凡卉徒紛紜
穢山有處士氷心淩秋旻氣分六藝潤結彩成星文
北游探翠微誓得挹清芬立盟振騷雅古道從鮮新
客義誦者疑高界歷者寒冬卧袁安雪歸思桃源春
予歸我則憶我留予所憐嗟彼松與芝無人誰足珍
嗟此長安客碌碌混緇塵

下邳雜詠

夜坐卜陰晴曉起聽潺湲啾啾湖中鳥荒荒烟外山
荷鍤六爲人若饑復若寒溫言乍挾纊投醪不解顏
猶幸雨雪少已噫風意劇短景歎易長薄露爲冰端
此役方未央俛仰詎能究

其二

荒城周積水烟霏月明濕念此烟中人中夜徬徨立
誰聽群東號誰忍萬侯集在遠不可忘況乎目所及
何時溝洫平坐見蒸民粒

其三

動衆亦何爲轉粟輸上國輸粟佗何士而竭惲人力
竭力通河漕盡數傾稼穡筋憊脊亦亏誰當爲爾德
勤動不得已游食不可啻嗟此河水把注何有極

其四

慨嘅中心憂而非賤與貧蹶蹶目不足而非家與身
短髮盡爲霜永夜不易長殘月照虛牖衆感生寒衾
重負未能釋小休聊一欣龍蛇不退蟄花鳥不知春
役夫各一勞予乃兼萬辛悠悠千城上汎汎復何人

其五

寒氣時漸厲客衣曉來薄裁竹霜華重高梘偏葉落
日出東南隅短簷喧鳥雀惜此暖力微晨光成澹漠
何處急劇春喟然念力作時暇不得暇寸晷常如灼
渠成衆役息勞人歸所托衆歸身亦輕安居存水生

感懷

世路道益狹懶性老益僻方信魚忘水忽成羊觸藩
未看滄海變江汜已高原久忘名看辱今知道匪尊
陰崖春不暖風林鳥易喧稼穡荷天德其報亦君恩

杜少陵

少陵本曠達腹中蘊經濟所遭匪康時兵戈滿天地
揮涕哀王孫灑血赴行在擊奸想雕鶚憂賢篤生死
飄泊望中興三歎武侯志乎欽百世師世傳千古事

李太白

青蓮神仙人常夢遊仙事曠懷仰前哲白眼蔑權貴
飛燕在昭陽明王胡不戒乃生婦寺戶患誨成阽墜
圯橋有子房黃石可以逝南陽卧諸葛德操可以避
子儀得不死太白可以醉宴饗天地間窮通細備慨

六億詩寄聶亭羽 時在河上可見從里中來述亭羽居開業體肥病還腥容

華轉少感
臨賦此

庭樹啼寒鴉永夜無着寐晨光啓非帷岑岑頭如醉
披衣負小休欵欵昏如沸僮僕供琴爐錯愕左右視
機夫待朝炊傳呼再三至此時正憶汝角枕餘薰細

其二

今歲喜冬煖晴暉如仲春畢輿行河側一軫衆役勤
惱惱歷寒木愴愴哀憚人衆不自言苦乃益傷我神
須臾北風發滿日飛沙塵此時正憶汝簾靜茗香新

其三

日落役未息愁思横參昴東滿坐虚堂閒闃寂漸小
對書不能讀擁衾畏難曉殘月紙窗明微風落葉悄
此時正憶汝半醉妖鬟繞

其四

人生不滿百況在遊狝時友朋存已寡又復各天涯
過眼稀故物入耳無真詞憐悰久滅沒況慷目前持
細維平生意夢往杳難追此時正憶汝吹口對心知

其五

蕭蕭鴻雁飛蕭蕭修竹影寥寥宋婦行凄凄客衣冷

世情老益諶浮榮久自省巫足亦已艱處孫仍未聞
此時正憶汝梅花照舞衫

其六

我本無心侶任真寡謀營一爲世網羈廿載兆悽寧
近復隨流水汎汎梗與萍風濤不可測寧苦不暇矜
我身非我身乃與外物幷俯視浮雲外觸背坐吹笙
此時正憶汝心尒黃道經

申生

祭肉不出三六日亡已久毒與胙同歸色猶未變酒

君意向驪姬兒心寧得割君意不可傷兒名不可負
辭則未敢明罪復無所稱嗟哉父子親遂至不能保

介子推

天功不敢貪君祿不可苟患難乃從君歸國而依母
君念從龍人弓旌賁林藪臣志既不易放流亦復脩
嗟哉綿上山不如梁丘道

楚姜宋姬

死亦生之常世情徒驚悲居恒矜永意每受顛沛虧
垢恥不可湔視息有餘哀不見楚貞姜待符及臺崩

不見宋伯姬待傅不下堂髮膚水火葬姓字日月光
嗟哉彼女子赴難慨以慷當時變節士誰來百年殤

季札

掛劍不負死去哭不負生千乘與簞食外物無重輕
要使寸心安歷歷自分明所嗟太伯後教讓反貽爭
首陽不可至去去之延陵

豫讓

貞女不再醮國士豈再臣當其委質初各矢無二心
一合終身已恩遇非所論異哉卓氏女憤惋白頭吟

今夫與故夫一心向何人

始皇帝

仗策填滄溟脊願訪蓬瀛氣盡沙中椎智索紫塞城
骨肉不相愛鮑魚乃同載沛公匪燕齊陳餘匪趙惠
峻法如可倚阿房豈易毀

嚴子陵

漢多智術臣苟且功名會名義未暇恤氣節久隳地
中興足股肱所闕匪諫議移風豈容言請以故人名
帝腹可加足釣磯可易貴高節豈須夫清芬灑百世

河上柳

久知蒲柳姿柔脆不禁秋乃見垂楊葉青青古渡頭
此時冬已深霜霰滿平疇今茲烟霧重近午凍不收
沾濡行人鬚纍纍成冰毬何由對顏色當悴能久留
因思萬物情榮枯各有以抱持是自存不爲風氣靡

雙溝道中

筋力日以緩膚髮日以頹安居已多慨況復事行邁
役役大河濱勞勞寒霧內北風催顏色飛沙集腸胃
衆人爲我勤愛逸難獨遂俯念重務艱仰篤簡書畏

何日疏瀹成寬然以身退豈敢爲身謀賢者路當避

甲戌生日　治河呂梁黃石間友人袁無涯汪希伯同寓下邳可兒自里中來爲佑孫祝詞一紙

猶日生微暖徐風動修竹蕭瑟如寺廢羈棲類游觸
行游尋丈間憂虞兼水陸猶幸良友俱話言慰幽獨
謂予及初度執手勞且祝有子具尊彝有孫奏簡牘
撥悶汲隆懽窮目寄遐矚水紘發逸響空雁哀音續
爲樂意不暢吞歸滸中曲友曰河上公古者有仙躅
予曰近取譬川至爲多福予門楊歸哉安眠願已足

送袁無涯還里（無涯何郭定之於西安毀其炭歸用贈特予）

倪自古道遠投契笄膠漆瑕言生波瀾覿面每春庭
無涯歲寒姿皎皎凌冰雪讀書慕先民藏神以中淳
我友西入關立談許交結生死見情態患難深矜恤
俠士高意氣石火光易沒星月常經天君子敦素節
顧我于河上勉我以明德辭我涉江水歸棹緩未發
暮雲上客衣北風助蕭瑟到家殘臘盡春酒慰離別
梅花一萬樹香滿袁安宅

練君豫年丈寓中種松畫竹延梅不開詩以趣之

婁婁弟與兄相將歲云暮短景暖力微寒宵不易曙
疇昔論交心落莫委霜露不謂後凋姿卓爾餅中樹
誰寫竹盈尺參差靄蒼霧君齋不容膝良友悅相晤
顧見盆中梅含萼久未吐此地春信遲孤芳劃難茂
初月明虛牖停盃屢延佇松乎案爾笑竹乎時爾顧
爾性亦有恆不與桃李娛及此歲寒間得友詎能負

見月

登病眛弦望幽居安蓐衽避暑辭蝸草疏窗坐良久

墻隈延素光乍令心曠豁欣然命童子扶杖出戶櫃
涼風吹憔悴浮雲捲蠣細蕭蕭短髮揚蹁蹁瘦影孑
稍欲展遙望夜嚴步中輟徙倚匡床間悵送西白

雜詩

夭桃及春芳朱槿崇朝艷彼自不求足觀者如有欠
苟未冥昭落百年亦將旦嗜嗜競甘辛汲汲服檢懸
群物任元化時至偶一見人則生其心陰陽自為患
憎枯復憂榮恐為草木厭

其二

春風芳草綠零落即自此人之在始孩造生造于死
親知暫侶伴際遇儼旅邸險夷路各出情貌萬難紀
奔馳如靡及鞭策更求駛煎膏以為樂崇墉以促圮
後人方數往來者紛未已千古同所歸彭殤早暮耳
雲滅水盡處空花寂不起向者征途間登堪重忌擬

雨

隔日凡再雨竹風生晚涼眾欣煩熱退予增清涕長
嗟彼林中葉病者先秋黃平生幽遐意百千未一償
驅踏冠蓋下辛勞紫祿場自擬恃忠信妄懷鑒彼蒼

愆尤積疎鈍負荷愧河梁天意遂難問寸誠薄擇將
時時虞高危非充果退藏忽焉挂網罟形勢徒苍茫
相世一何牖謀身亦已荒苟然引義命行素豈無方
讀書念古人處變或有藏

偶作

深林深夜月無人亦自光荒山澗底蘭無人亦自芳
爲善豈在明君子貴自臧

馬巽倩賦得白玉不可爲和之

山岳之生物其精與天通日星照石髓其氣乃爲鍾

在璞輝含山出璞彩成虹琢磨貢天府有道貿遺逢
象德陳宗廟作鎮嚴家邦五玉虞肇修六器周有作
魯國璵與璠仲尼嘆瑟若奇珠一脊顯凡材仰光耀
争者日以耆妒者亦以鑠相如懺秦載寧以身易璧
卞生抑奚求抱璞荒崖僻至物尚蒙翳變詐何足惜
愈貴知愈希世鑑苦難曉磨堅厲或磷涅白虛易瑕
古賞良悠悠愛憎何草草舍之但有藏若火亦自寶
孰知古帝王握之立民表

丙子生日

少小志及物妄意砥狂瀾遂謂儒生力可參造化權
天窺不越管古疾不受砭摧書窮得喜恥作俗學詮
富貴無前期松菊有餘妍屈蠖龍不穩閉雷誤飛鶱
詎知野人意不宜進賢冠滿身衣敗絮動遭荊棘牽
初志不得遂微尚亦已愆感慨欲引去躊躇淹歲年
遠愧嚴子陵富春把釣竿近愧陶元亮彭澤發歸田
偶出治水土惴惴臨深淵身維四面網心任百憂纏
既負北山誚深懷小草嫌縱荷明主存何以向丘樊
偶值懸弧辰益覺措躬難乾坤餘悰潤卉木霖潤殘

鮮民生自厭況復畏讒讒暫未與溝壑覤息終苟然

送馮巽倩

皎皎棋樹枝乃在東南隅明月照岩岫丹霞被崎嶇
芳欵結蘭芷孤城達方諸庶曰明王瑞群玉比珍瑜
英華不可揜忽焉霜霰敷雖具後凋性容光那復愉
君子生歲晚悄悄憂方大素心托金石耿耀想虞夏
巢許夫何人前軌眷予駕鳳鳴不必廷麟遊不必圖
何堪若鴟鳩燕越此同驅聚散亦何常則君各有行
嘉令端自肅來禧行將毋使寸心違千里遙相望

朔兌嵐問慰約共意爲詩

九十春已半霜雪凌芳菲焚香坐岑寂故人啓我扉

我迎故人喜故人向我悲嗟爾用拙性于時久不宜

憶昔驊徐吕忠信堅所持自恃一寸丹可以格焉夷

大河避故道平土歸蒸黎詎冥陵與滄桑借胼與胝

誰投慈母杼詎襲神禹土其績在用上其人乃在茲

神氣猶半存髮膚已過衰但因臣有罪敢云汝無猜

傷哉遷也貧幾疑吾道非萬事亦若命天地豈人私

秋海棠

凡花但賞花秋棠兼賞葉青玉羅朱絲葉背艷朝暾

亭亭西風裏踽踽迎凉月物候雁將來此地猶易結

巳傷翠袖薄孤妍暫怡悅那知悲秋人對爾心欲折

送泰聖俞按宣大

猶及神祖時民生荷天福農桑耕于疇士願覲于國

朝廷重清議月旦苛譏辱誰實生厲階周道梗泥瀌

備臣日以輕國柄紛旁屬戈矛潛民心悲戾中邊腹

殺氣薄近郊寇盜滿川陸曲突謀已後補天石未蓄

至尊久宵旰敢辭臣蹶躅北顧宣與雲塞騎入復出

儆備斯爲要莫猶恬夙宿聰茲新直指多繡風霜肅

汝南轄盜方即是寧邊蜀好看驄馬遠暖吹到寒谷

讀書

讀書六十年一語不得力何物抄古方醫病輒增劇

翹足正墻面振乎不可躡大豈無周行室礙牀所適

轉身蔑有達名投牆窔動則前其手不測顛與蹶

乃至嬰禍患紫羅三改歲疾病無冬夏骨肉半銷剝

日月旁照臨鬼蜮紛窺射咲不知所慨憂不知所迫

夜卧別股蒸晨與辭枕席豈但無生樂兼亦厭喘息

尚未去人間荷焉茹茶蘗

瞿起部稼軒堂弟也稼軒與錢牧齋以小人誣
奏下請室起部急兄之難同至春明群小倚
勢合謀復陷起部于東厰起部瀝膽剖實兇
人伏辜錢瞿之禍以解天下之公道以昭人
心之約結以快百世之縉紳以寧是豈但稼
軒不可無起部之弟世道亦不可無起部之
功也牧齋以史筆紀其事余得從而歌詠之

謂天與善人常遭惡人傷賜鵑鳴庭樹鷙鳳摧毛羽

氄毧人樊籠俛首不得語先民賦義鶻修蛇折七寸
此鳥豈多幸肆害獨弄全倉中亦有鬱孿斷爲威權
代天行誅討殲惡無遺奸平時脈酷烈今乃快猛決
正氣爲誰鼓原錫有激發相彼泰廷哭致詞抉肝血
至性動鬼神不倚蘇張舌天心原有定善惡亦有梟
用告含沙人此其前車轍

題夢月祠爲呂介孺

孝養有時盡孝思永難忘遥遥嵩高下悵然懷茲堂
茲堂奚以名夢母祠中央憶母誕兒時中庭照煌煌

墮地負有月瑩魄呈輝光寤覺已舉雅夢境猶彷徨
兒生亦何奇骨氣殊昂藏幼學具經濟弱齡饒文章
青紫如拾芥鼎烹今何將誰知母逝日兒年四周彊
顏色不復見贏得夢中長母夢月在地兒夢月在梁
兩夢不可期邈乃寄柔腸創祠曰夢月靈爵在其旁
此地亦非遠當年盛渭陽今有女昆祠田闢仍未荒
瑞茲一本誼慰彼九泉下山龍廻抱來清川帶湯湯
村落更環拱山經之帝鄉帝鄉毋可樂永思兒出傷
瞻祠意何極常與月相望

信齋先生詩選卷之二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佐牙鯤甫翻訂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校

七言古詩

題畫

雪消樹淨山如洗山翁獨坐詩一卷前村沽酒路非遥待之不至風蕭蕭開窗延望過平橋野色漸和與漸驕

寄懷茅孝若

方今東出兵西用武海上有鯨蜀有虎民命賤于菅其財輕如雨風林鮮安巢君歸歸何所君能走筆趨山嶽蜃氣凝空作樓閣肝腸雪白神秋水許人學厚不寧漸使君歸長林知君何用深多事止須才君當知此心英雄但說輕財耳能持國柄惟管子地上老人書一帙晨興待君莫相失

孤山圖　有引

仲良曰孤山爲衛菲支戍敵人據之倚其勢以歸大將金帛傾以身免與亦房各有作余讀而爲和焉

錦衣金印坐擂鼓氣欲食牛手搏虎戰卒支饷十得三外買鄰名內歌舞軍中夜飲曉方睡戍卒亂喧將軍怒誰教鐵騎入漢關烽銷拆死戰未殷血腥塗壁轅門冷生縛將軍出孤山將軍前行金帛繼金帛至敵將軍還將軍貢金敵言猶如此將軍何用殺金盡只须再縛起但問將軍勝闘市嗟乎今後邊多積金將軍有金不怕死

戊午四月敵破撫順翌日出戰全軍覆沒大將死焉作詩紀之

城破鼓哀聲不起敵氣橫張遥遼水沙赤霧壓白日牆短刀殺人如殺蟣將軍束髮事戎行不斬從兒聲恐此國恩深重負不得拚將七尺報天子可嘆將軍不再許揮戈贏得有名死

其二

三十年餘弓矢殷利與御寇賊能箭誰打邊城行营關堅銳一齊塗大刀幾下登陴但有淚野鬼驚號不

旌號將軍敗悲不敗戰萬里長城等一毛血光逵照
御溝水括倘徵兵聖王勞

續豐標楚兵行 涿州道中

夜讀張子楚兵行甚由道逢楚兵渡虖沙湍而不辨
色薄絮恐寒犯霜露午擔簦笠半刁斗斷鈴拆弩勞
遠負少者黃髮稍齊者老瘦個伐嗟久戍下車問勞
慼哀心欲言不言淚如雨夫年徵調幾人來小人敢
問旋歸路近傳樊虎亂西川我是當前心反顧南北
惟命輕一身所愛父丁重應募致辭未竟聽者悲後

隊催行不可駐僕夫慄慄埋前殺風自北來日欲暮

秦兵行 保定道中

楚兵過半秦兵繼楚兵孫巽秦兵觸千騎霏霏踏雪
來瞋目笑口行人哀猛氣橫張不可禦勒與左遊思
徘徊我思東邊初失守步兵敗毆騎先走精騎十萬
一時盡西兵西兵丁何有再思今年四五月關中前
隊欲東發夜半一呼魚鳥散不敢見敵敢為亂弱者
汰回強者復用兩精銳怒兩背討此揚揚及關時壯
兵卑抵遼河岸

棄婦詞

東窗旭日光廻照達君房拂拭道晉淚辛勤織流黃
君戀新知眠不語遣人向妾催衣裁剪縫妾所任此
意傷人心妬者承君愛自謂可君意憐惜宛轉忘朝
昏傾心吐詞不相棄是時詎有賦違情難自持君心
不堅固妾悲無盡期已矣君心去不轉但將此語告
新知

曹州早發

微雨雜轢塵為煙復為霧勞勞道途間車馬喧淺渡

瀲躋便行旅覘雨趁涸衕遍野農夫齊引領緊我沾
濡何足護回首却媿逍遥翁閉門細補南華註

長歌為盧德水作

盧生神僊人靈光聚德水少也孤且貧苫覆寄居址
酒中贖達阮步兵落筆沉酣杜子美自將意氣雄千
秋徵見母志不如此恐性就檢束欽躬致踐履持齋
過子宿抑抑而聲聲徹而問之不敢笑曰子將母近
能兩乙丑對策杏花時門承君恩展問覘母曰孤兒
來淚落不能止承顏餘一臧假滿秋當仕昔日為子

今爲臣子能事君毋載登予問此語爲母壽長歌祝
毋兼祝子盧生盧生見毋志慎旃山爲天子使

樵者言

㪅擔持斧山徑昃欲下不下凝目立借問爾樵何所
營泉木在前意徊惑我愛松柏其性堅與君爲歷耐
歲年凡材龐雜生意繁取非其時牀榭稚我求枯朽
山之餘縱心灰意無良陶不則支離局曲爲衆瘵將
尋斧柯衆所快

相馬篇

相馬驪黃外結交聲氣先深固其其品相對亦宜然
致高掩其貌韻勝不倚年遐心托素翰焚香調五絃
蕭然自怡悅修竹蔭青蓮耻爲千金市不緻紈扇篇
風塵馳逐何擾擾韻士乃在香爐前一見自然名利
盡誰其傳之梁伯鸞

哭耿楚材中丞

憶昔與君初發軔寸心各許爲同盡同曹服官域外
覘君落英多聲譽震司農司馬借前籌天子股肱兮
倚鎮強項不下勢瑶丹做骨楷與劫灰爛日月覌同

功過明正人振衣凌千仞帝曰良哉社稷臣股肱建
牙撫三晉邊烽忽報徹甘泉出帝裴足矜持旗入衙
惜君第一人旋馳首赴先聲迅乞尺大律十卒謹義
膽剛腸厲白刃嗚呼君不負國將負君丁右涕零思
忠藎慘憤不能起君死北風肅颯送歸櫬

送王左海歸里

長安三月始知春桃花半吐柳初勻燁鑽紅翠太可
折桃源何處是問津憶昔先生東按遊逐人夾道拜
前旌誰守封疆解戎索星星不滅煥爛高逐使國家

勤蘇給晉郊泰壘無完甲濱黔楚舜頻南顧海上鯨
鯢豈易狎噫干羽無靈威揚非武時舞化爲羈市駿
或市虎四方多事哲人歸處結茅爲宇棠山下北望
徂徠黛光寫種果蒔花教荒甲廉頑敦鄙回風雅記
中迂叟獨樂園尚稱九老香山社欲獻歸歟鴻飛雲
外輕擲經綸與開拓高乎大蘇復何輩

萊州圍

鄰邑緝綏若骨肉何是雁見女婉孌孩故劃爲胙供
斧斨名教區郭容否借伋天下泳亂臣賊恐風雲之

大將如刻指名城如崩岸臨事權復權養威且復且
受命專征敢輕敵天語相儆能勿念嗟哉萊州之用
人心絕川穿食亦斷援者安居計萬全用者恐死待
一戰間道上書奏承明朝士傳聞淚滿面君不見萊
陽縣匹夫制挺蹈賊營奪逆鷲飛如吹假蟒玉耀煌
照原野遨遊拱揖矜多算

樵問

石骨稜稜水泠泠朔坐松間把道經樵者出谷輕渢
蹬曲折緣蹊行復停疑予骨相非君叟形暫安居心

未寧蟆戰蛙鳴鬬底事頼水沉江誰醉醒君平卜肆
紛勞擾步兵隻眼向誰青何人疾走終南徑那須盧
勒燕山銘北山移文招莫往其中不靜山不靈

贈許班王　班王寄詩稿日得君窮忌

昔人曾歌行路難其難難于上青天吁嗟其然豈其
然嚴瀨灘可濟可禦江濤洛川可楫可船惟有宦
途險于九疑山崗陵忽作萬仞淵蒼蛇猛虎不在林
鯨吞蜮射不歸川爪牙雀角冰熱火寒古樂久不作
桐絲長棄指國風久不採大雅散如煙胡爲搆詩多

蜀絃君不見李太白蘇子瞻一時翩翻千古欺蕭苑
拔地生絕巘豕豗應門起飛湍可笑蜀道豈其難

牡丹行

爲問春光何處泄小院風柔生意迫競前輕新作花
房苞黃孕紫含青碧西子惜春不肯眠蒸桂獨出華
芳先倚欄微笑炫朝彩羅衣凌露艷可憐漢家阿誰
貯金屋蘭猗浣花溪水邊

李道熙招飲

李子齊頭春色鬧萬綠參差紅困嬾我從東來一顧

之欣然下榻開青眼與君少小交莫逆十年兩地嗟
偃蹇相逢不必但相悲呼朋酌酒中懷展公子滌卒
佐勸酬灑落風塵復小阮盛家兒弟俱聯達指月移
席不知曉月明長袖舞佳人掌上翩翩雙婉孌季章
長安新失意擊節放歌浮雲斷慷慨之中忽蕭瑟有
木枝柯慘欲變諸君莫負高陽徒一吸百斗降于罌
平生祇畏長尊罍空長得留使窮何嫌上人嘗買滄洲
釀般勤定教君意滿劉生醉後花發眼上婚扶我上
洲笛酒醒人散高聲嵌月落庭空星淡樽

牡丹行呈同席諸子

青陽忽已莫芳園綠以滋牡丹矜婷年茯茯舞絳衣
嫣然一顧盼萬卉失光輝花風起須臾吹折東南枝
繁華難久駐何物不如茲況復行役貧賤富貴來無期
今者不樂須何日共折酔猶牡丹時

贈凌見龍

美人東方來遺我雙眼耳上有丹砂文古色照人顏
自言少年負意氣曾探驪珠入重淵功成不得封侯
印誰能徒老玉門關讀書且得論古人遨遊亦復覽

時賢數萬甲兵銷斗酒一往深情寄笑傲姓字已登
高士傳勲名何用勒燕然嗟乎人患不為龍龍豈能
見不能潛

高山水歌

山嶙嶙水洸洸草木翁仟烟霧深山水有清響者心
不清不醒莫相尋愛山不能在園由奇延賞須惜此
中意丘壑指其掌摩詰濟能眠微胸藏岡勝甚痕詩
于山于水能癡幾我愛其人不可作丹青近似稍神
非儒者莫言紛事細縮山勢海藏高士

太白樓歌

憶昔拾遺在天寶孤忠鬱鬱時不遇將帥盜賊盈燕
幷白帝關中絕倒貂俱不顧邀天子憐把人之憂常
悄悄被讒蒙謗不得白放逐幽囚以終老差與人意
賀知章掛冠人道恣徜徉嗚呼二子故相知歌詩飲
酒寄慨慷偶從此地一經過山河城郭生輝光我來
憑高弔前哲尋問遺蹤久磨滅但聞往事有傳流蹤
躑躅嘆中懷慨然扇子撫芳以自況千生抱玉祇求刖
姓名到今使人重此身當時不自惜與君把酒問青

天樓滿長風川滿月

楊子刻予小像走筆贈之

楊子妙伎擬斵輪數寸之木通精神貌我哀容乍喜
嗔丹之青之笑所覩客中客身外身目如秋水鬢如
銀曰予真赝孰假真若個先生在後存乾坤泡影貲
許論有木有指人其人嗚呼楊子何其神

喜雨

遂有濃雲障赤日迅霆破山聲惻惻長風聚若六月
寒下女輸籌笑還泣兒童拍手驚天高雨滿空張翦暑

於楠澗林試沐困欲舒蹵竹倚欄意自得高務掛瀑
百道飛硯山起霧寸豁自汶瀉上與銀河通杀用疑
見海波立萬艘乘流去若空徵誠何日合斉澤

昔不韋

禍因伎竊劉詠爲人宗在易柴丹子之奇贈然絕滛
綵當氣盡不輟高書付刻婦乃統陶房滅文信豈不
貴體死欲誰敵叫咲有首夯可居貴賢之謀破自殺

樂毅

樂羊伐中山謗書積盈篋樂毅因齊城遂者輒見殺

此意感人深辭王明素心不謀避奴隸恐誅燕子孫
春秋仇怨世昌國行義臣立功報國常有豈在區
區七十城

丙吉

細事不當親大體吉所持殺人付京兆牛喘付牛皆
三公調陰陽冷暖應自知兩物不遇驟牛人春行夏
令當問誰

馮婕妤

馮婕妤當熊立君卒奮君難賜苗賜侯惠君王欲之
好阨謁者一言太后殺（馮後爲信都王太后）不次態郁奴嫉但
恨當熊人不念君王厄昔來不少傳昭儀有節苦性
成殺機嗚呼忠與信可爲不可爲

王衍

夷甫管三窟謀身胖不我東門追兜雛見機匪不早
胡爲賊詰言罔討反草草經濟非所長排稜亦可俛
半夜排牆壓自腰窟中見弟亦自勵可可爲臣爲私
鬪自昔幾人得長保

王彬

王敦反周顗殺尊予何安在兵敗親未滅王彬受命
往勞賊未請在頭先哭顗條客孫見兄哀情殊未已
腳痛不能拜勸謝辭不起凱忠臣彬良友幽冥之中
此相慰亂族逆黨何足齒

紫騮馬

紫騮馬何翩翩青玉鞭黃金鞍雙目明骨屯四蹄絕
飛煙姿材質英勇意思常安恬背負將軍貫敵陣敵
馬千羣尾掃震逐北追奔氣愈張載欲久欲威益展
功成名播榆關外將軍裂土懸金印錙銖不敢復亢

遊特牛同𢡟精神倦儀淵無時骨漸高蜀車轅下困
泥濘力衰筋緩戰痕瘢荒草夕陽行躑躅絡頂斷韁
時蹴蹋馬啄長毛嘶鳴憤紫騮紫騮老如此長使壯
士淚雙迸

題沈石田東林圖

何年何士在東林沈公圖之山為深松鎖遮屋交清
陰溪流激石斷飛塵兩人促膝何所云我思其人莽
天民童子燒茶桂作薪爐烟縹緲上孤岑小橋曲徑
誰抱琴幽芳悅人桃花津臨水趂然喜足音知與人

開世作鄰但覺心遠地自偏當是唐之盤谷漢鹿門
偃游不積湘水吟覽之神飛微亦輕安能與子歸廬
返吾眞

懷古

偶閱聖主賢臣頌嘆息王與名世諸出龍風虎類相
從道德功名剛先許取人立政在一人君各有臣臣
有主唐若無羿豈成堯舜在廬是那無偶伊尹就桀
始歸湯太公避紂乃佐武夢求賢感星精械撲作
人得四友百里七十尚在虞管仲論囚亦自脫羈

任將逐呂因頂上取士慨源用泰階之俗淡佐命有
靈所廢操心齊蠢自清濁付濁流一代名賢投數眷
士氣消亡不復振亂賊橫行裂漢土魚水之交有孔
明趙氏兩朝用趙普遐方尚知司馬名中朝方列蔡
人諸宋文自詠枉道濟南渡猶殺岳鵬舉千古君臣
得失林天心世運實相故群氣不合交不親形迹糾
繆迎亦違觸邪指佞復何益帝師寧為麋鹿友枕流
漱石道自尊但惜朝廷失股肱王難治而賢臣退聖
人作而萬物睹

病栢

病栢病栢有枝無葉只尺一柏堅三株何聯聯其實
纍纍柯澤澤人樂其蔭勿翦伐爾獨何為爾栢橋立
東側舜英一朝艷李花三月肉寸草報春聊梧桐把
秋月爾其後獨姿長松蔬直節此地適無憑托根蟠
難發嘉植有不幸材大啖易折概無山谷緣亦無明
堂役尚為衆所棲木恐遭摧折為杖與為薪硯同當
側側爾胡不為虞淡楞不材安享八百又胡不為
雷腸竹借氣返魂旌節烈烈嗟嗟律厲刑未群含冤柱

鬼哭挽鞾天心以爾示摧殘無數青燐作步兵

青趙千里幸蜀圖後

開將宋史作新輯北狩南渡使人哀漫把宣和比天寶明皇幸蜀去能來二帝思歸真父子願心吐膽向奸回塞馬再來終東手宗社旧墟不自拔爆族從軍欲何在從有淚血灑塵埃君王大道有如此道笑殘縑與破紙青山半裂綠樹斷疲馬勞人半欲死當年侍從化飛塵圖中粉黛翻有神頒袍馬上長酸惻似憶壽邸羽衣人君不見函關大帥失旗纛郊原滿地撑白骨悽風苦霧野鬼號嗣君怩勉圖光復謀臣武將豈借才尊王徒閒新朝足五國之亂何日返問幾上皇李唐獨王孫洛輸思深哉此圖進覽高宗不

不寐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今年已六十七此心雖長時向短滿意適志日不足一囑圖上九月餘連綿病困春夏失西風高興肺氣蘇旋圖邊馬道都邑烽火直達日泉外務掠郊關陷輔叛騎馬陵園撼松楸將帥旄倪供斧鉞修蛾皓齒裸體來千日齊排枉明泣攻城累地何代無肩辱慚憤至此極把人私憂不自已歸來有願恨無力亦有孤忠思借箸幾被扼抑氣轉塞觀書撥悶看愁重出門十步倚壁立客裳欲發肩燈小平生癖嗜堪判絕去道樞府觀品戊稍慰盟主焦勞色勝負雜傳日二三徒使人情倍悒悒風炎雨冷樹巔搖夜悄砌京蟲語急時昔日許曠達人擁衾不寐潸酸惻

中秋

酷暑爲予病頭目轉如旋蝶盼及中秋京風灑人面遐慕故多感秋氣益懷斷妄想如奔馬忽爾逐絕岸蹙蹙靡所之四蹄若羈絆憂患雖久若夢破難復追明月照虛牖悱焉念往昔嘍觸亦有伸時道恐難期但期得所嗜輙爾寬腸胃又防兒輩覺自抑十之二我衣不解憂彌多天械未脫身如寄何日虔階舞干羽掃淸都邑還明主竊冈一一照覆盆有罪無罪歸其所丐我餘生賒歲月間對秋蟬棠闌闌

今姬至

今年七月露已白雲光黯淡楓葉凋木葉未墮蟲欲

乾古栢亭亭神不懌阿咸影帶千里塵握手無言意
惶惑自我闈闥忽二載汝三復問請安骨肉偶逢
百感生鄉思縈繞沉憂逼故爲愉色慰我病語出不
禁雙淚漫但道八口幸小康我亦未敢深相索旁詢
花木半榮瘁竹瘦池荒逕苔滿蹤息齋明[illegible]拂階蘚
織久罔蛛絲纖出自東門野色秀松碧楷黃分南北
借蔭明府刑政寬百里之內稱樂國今歲漳河淸淺
流稻黍盈畦秋可穫遂絮語次出歸則欲辭未忍重
嘆息汝歸教子罷讀書莫羨華膴薄祿稍慰我平生

不聞道遲日方懷沮溺哲

一　佑孫至

幽囚二十五閱月肉銷筋緩髮盡脫遂有二豎欺我
老同食同眠歲不別鏡裏枯容不自認故舊相看氣
半逆一子依依久道家孫知念祖輕跋涉驚喜哀憐
相抱持痛定喃喃無不說骨肉離憂慰晴外間雜花
竹與卷帙邑中細語頗能傳亦諳梨棗分菽麥我已
不措田園意爾來逗我思鄉淚仗汝扶愁觀[illegible]棣郄
問道路尋常事隔日再見心較穩惆念秋長續聯絲
長安九月兼冬令久留畏爾侵寒逢二年間刪數日
聚誰忍遽言當復去從父祀爺且暫留一日一回囑
土任

佑歸

嗟爾佑歲十八少小[illegible]蹤跡未[illegible]讀書汝此來太匆
匆使我心傲傲我雖離網羅平生所閱時宜猶未
合老馬途則識他人亦爾愛忠厚維我切鄙各不可
居情慢祇自絕激勞莫以矜術傳才下帆今之學者
炫華膴但云科第願已慨我口讀書好合是別有所

急人未達順親後長氣辦謫飲食與居情欲節解從
誦讀事先民聲音而貌能溫文傳語此是非獄間攜
芳此是芝蘭夙風斯澆矣江河下墳典之氣可遙淳
稱詩敎禮德歸厚受祿延世天與謙勿言通籍須師
古沮溺豈是不學人向請衛叔莫讀書且恐錯問俗
儒律官不足貴貴知道貧不足憂憂無聞人生不必
長聚首但取淑慎修爾躬爾歸問我狀[illegible]
人非我孫

自題小像

猶記當年徙且倖雙目晶晶湛秋水五十以外髮始
蒼豐願對面不見耳馳驟更逾十餘年刋亦猶是筋
力孱黃河南漲古道堙北侵逝濟泐河徙廷臣縮項
不肯行不才遂作行河使甚此簡書敢避難只尺不
暇問朧畝眠霜嚼雪十二旬安瀾行地三百里自謂
微勞及民生陵遲兼辭攻有底鬼蜮風沙黯天地訛
言三至勤慈母閨爲病因二年外肉銷骨弊無生理
鏡中狀貌不自識故人相看嗟不已意中每嫌多此
身身外那須更着爾捫舌停胖丁不憂眉頭日角翻

帶喜於今只可存予與百歲之後思其似要知究抑
憔悴時泥滓勞臣有如此

虛飄飄

虛飄飄虛飄飄風颺春後雪虹霓雨餘橋荷珠歘落
水柳絮暮辭條生風吹殘流炎樂紙鳶綫斷入層霄
虛飄飄比時光彩猶堅牢

臨高臺

臨高臺望南枝地千里水一涯歲云暮空悵歸浮雲
殢不我攜幽蘭芳芷沒蒿萊

其二

臨高臺望南邦地千里水一方人渺渺天蒼蒼涼風
高飛鳥藏身無羽翼空哀傷

其三

臨高臺望故山石堪枕霞可餐倚翠竹天清泉山中
人樂我眞胡爲羈此爭煩喧

王昭君

佳人絕代立容光照四國自恃顏色好不借丹青力
君認丹青不認貌坐使佳人無顏色

其二

妾本良家女幸辭漢宮春經年不見賞忽作北庭人
即在宮門隔萬里更從沙漠望君憐

題倪雲林畫爲陸叔度

倪子好奇日不足奇人奇物亦相逐予攜倪迂幽篁
圖詢人題詠盈緗帙共道倘然立品外楷絕從前畫
工獨我聞其人具奇癖生不逢時隱於藝自眠不作
塵俗緣青谿闊中小雨闊渚它落紙勿無人眼意點
染光奕奕竹木倒然似溪邊倚石竹旋下滿空翠紙

上生冰雪蕭蕭羽衣人踽踽玉山側他人有尺素叠
幛帶飛沫筆果無性靈刻畫徒煩縟乃知妙合無紛
紜割山判水有別契陸子喜欲狂不易向面工我欲
學米顛友義乃恐傷暫許十日留目明觸亦康多謝
古香林示我停詠場中清淨方多謝荊蠻民遺惠二
百年後病老翁

屠岸賈

趙盾弑靈公弑君弑相復歸迎立爲賊地直哉狐筆
嚴惜哉晉法墜毅哉大夫賈後來明大義討賊遺其

雛立孤成見志公孫知自處一死有餘地君不見豫
桑倒戟夫公徒不足畏又不見北士觸視死車右搏
獒驁嗚呼晉國豈無人但爲趙氏客不爲晉公臣區
區一賈能獨申

王孫賈

湣王失國王蠋死法章變爲灌園丁齊國已無君羣
臣散如螘王孫借大義報君殺淖齒法章立齊臣侍
反間行樂毅徒用單一框燕師解圍思喪亂崩潰時
王臣喙息莒城裏岌岌九鼎繫一絲冰消灰滅衆志
起入市一呼動天地轉敗爲興自此始嗚呼齊國豈
無人王道不用如敝屣

寒朗

傷哉楚王英遺累無窮已天下豪傑十數千一時死
批鱗怨何古喜朗也何人死無悔周與衆袁安獨維
繫一成朝士無完族自首司空反是實誣政中丞
身似鹿入殺鬼殺復何殊告答之風恥相逐一代股
肱心膂佐乃恣邪臣快居戮壁爾后明爾目噫爾男
兒爾膽

李固

冬日水爲冰夏則還爲水盜賊豈異類初亦吾生齒
漢家重民牧安危寄刺史用非其人民化盜撫馭得
宜盜爲子君不見永和嶺外蠻夷亂朝議調接紛不
已寧以胸前肉割來補爪趾何也幸一言謀斷析衆
惜視良平九真張喬定交阯勝矣在廊廟選人皆賴
戟又不見理輪御史守廣陵單車直詣敢叛曾明識
心敢頑駁荒裔愚民喜更生十餘年笼州其中字日
公紫真流忠依不相謀所使皆可使乃知千古稱豈

方不在往來形尺韻

沈勁

公行弑逆晉統開華除憐虜使人哀當日貽謨既匪
令表仆安求影復正紫閣血食敢目旄獎舉浮華氣
不振綱解紐弛山崩海沸君臣離已絕通嚴分嫡系
誰知江河愈下時砥柱中流有沈勁勁也逆族人生
耻期自奮洛陽城破時從容蹈白刃之草木無榮枯
柏葢有性君不見王敦反桓溫亂劉裕倚功收其燼
嗚呼羣賊豈不死逆名百世污人齒背耶宋耶安在

哉忠臣炯炯照青史又不見郗超佐逆謀至死不知
悔嗟彼背親負國兒益感承家蓋愆于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三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宗麓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孫漢儀孝成甫　仝較

五言律

同宋宗公錢抑之瞿起田徐元直魏仲雪孔時李仲達蔡伯玉遊淨業寺

塵事溪邊淨游思雨後濃興偕新識面詩我舊聞風樹影移殘席荷香度遠空飛棲但不繫暫似脫樊籠

其二

清興人人逸長林事事幽萍光分酒綠波意與雲浮禮設非因我機空可泛鷗如何相約久今日始來遊

潘母節孝

為題松筠節偏遭霜雪天綱常一擔重生死兩周全子貴非初想君恩亦偶然寸心堅似石持此向重泉

以詩代書答仲雪題冊

感君情脉脉引我淚涓涓半世經過事一齊來上心詩真可以怨字苦不堪吟若也但言好相知何用深

送吳十華年丈歸楚　吳大公得[illegible]丁楚

怪來得意新蚤起倦遊人行矣青搖老蕭然賞益貧雨青燕市酒霜白楚江蘋善病翻成果端居間佛因

其二

高城月半開旅夢幾回殘世局將宗幻秋聲到枕寒歸程間自數故劍潛頻看送目紛於送丁甯有獨難

其三

行李快風高澄波泛小舠興來聊訪戴歸去莫如陶宦況成雞肋家聲起鳳毛相憐別有為不是戀綈袍

社集劉園賦得蟬噪林逾靜

已與煩囂隔聊從汗漫遊都忘樹間響但覺坐來幽野色蟬中幾雲光意外秋寂喧殊自領對此信悠悠

送張仲孺

作客秋無賴臨岐願更遲憐予姑未往問子幾時歸風急蘆花亂波明雁影微證余休看劍或恐化龍飛

再集南舫齋賦得山雨樽仍在

高石雲為蓋垂楊雨若絲故留不盡酒還索再過詩深翠空將滴浮煙濕欲凝齋今真是舫宛在水中坻

其二

秋聲方昨夜酒力較前輕仍帶山根潤旋除竹氣清一時爭醉醒明日鼓除晴

中秋許玄昭招同馬時良太史朱叔熙僧部汪遺民山人馬仲良民部沛昭度年友王亦房

太學看月得志字

庭樹沉高影鄰簫吹素光每因幽賞意能使客愁忘既醉仍呼酒稱詩各有長任真偏簡遠未是愛疎狂

中秋後二日鍾伯敬林茂之期起田過予小飲

時伯敬茂之將出都爲余言譚友夏孝友作

此奉別兼呈友夏

欲逢非一日言別即今時結納有如此文章已在斯更從同調舌宛覿與人姿莫遣清音隊尋君故未遲

留別汪遺民王亦房

愁自別中有低徊致復岐余惟惜友意君乃雜鄉思霜後歸非早秋先會較遲昨宵歸夢裏總只憶相知

其二

霧薄曉能白砧寒夜不勝人從散覺聚情欲減翻增對菊孤村醉逢高何處登抵家月正滿清興一相承

出都留別馬時良仲良米道之朱叔熙汪遺民

王亦房

求友將千古其人乃有茲自能風雅事別有雪冰姿落木增愁歎殘燈咎贈詩須憑分袂味勝卜逢時

其二

對酒不能醉相將高閣除臨因吝離別暫得快登臨秋老松初韻人歸霜已深昔逢此時意入夢也蕭森

新城既發

疎星與斜月歷歷照清溪塵氣于焉息林光忽欲迷荒村生火緩垣缺見天低客路能如此任懷自可題

其二

橋荇舟横岸魚拈網掛汀野遊予堪喜宿困若爲醒馬瘦途妨亥僧慵寺尚局帝城百里外一見麥苗青

雄縣道中

日暮塵沙起行行到水鄉家常鱠鮓飯鄰次草蘆塘稍愛歸舟遠生憎滑路長風吹楊柳色作意望中黃

夜讀蘭言懷仲良亦房

風雅于斯在論交諒孰他言孤寧患寡得兩巳爲多
古者將誰敵今焉能彼波長安秋忽遠奈此釋思何

其二

想見腸如流微顰意不恭相怜只有睛所向互爲鋒
月淨高梳色霜深老菊容若吟衰木盡清夢儻能從

何太師母雙節

百年身易盡兩世事如新所謂生憂患爲能得賤貧
菊芳霜倍出松勢雪逾伸依有哲人起貞操天所親

郎庸留別社中諸友

勉日斯遊壯其如素友何文章隨興到蔡般不時過
自此行行遠兼乘渺渺波思之惟有醉醉矣復長歌

宿任縣懷張勉庸

幾別即相夢四更眠未寧高文索火讀驟雨貼窗聽
萬壑流爭響重巖縣作暝非因我友說此意更誰醒

至貢定郭知斯登觀音閣聞之

高閣俯巖城曾登生遠情步移循翠蔚風定亦秋聲
漲水爲流細晴嵐及檻平此觀應未改重與說分明

送劉泰溪年丈之任零陵

雲意定爲雲若行乃且晴氣成木作背其奈粟生風
勸飲終含怨姑留巳是離臨年方再晤莫道德方遲

其二

虓叔官閑我尊工鑄屬君澤石濤影集廚念鶴糧分
木落風能駛山空響易聞相思殊有夢何處夜寒雲

月夜丘毛伯藏玄興趙仲守郁伏生集小齋分

得十一尤

爲期亦屢易小集喜能留氣色朋庭借蕭疏落禮樂
好懷侵子夜分韻補清謳月自尋常有仍令客思幽

戴玄趾有看梅之約雪阻詩以謝之

偶因月可踏欲到種梅家幻想應乘雪那知反候花
後期晴亦好徜巳落堪嗟興發吾夫子衝寒與獨賒

其二

雪意梅相得酒盟人乃爽不能數步往始信臘遊難
莫以尋常約兼令君不懽自從今欲罷悵立晚烟殘

花朝魏仲雪招同丘毛伯買遠仲集玉峰老人

宅分賦

小構足清賞兩逢未欲行乍于乘月色可想見花情

春半人能醉宫闈詩有盟登冈修錬地相對覺身輕

瀑布圖

卜居在丘壑于意已云寬流水忽飛注諸山皆與觀
爲霖嗟亦寂其色若能寒日夕聞聰未容明上素紈

雨中同周民獻戴大訓馬時良包往聊集劉百

題鏡圖

湖上陰光好相期雨不辭能來瓶有得舒至一成詩
生意低爲蓋荷光敬作卮歸猶惜明月正是泛舟時

送馬時良典試楚中

私擒持衡意良宜品外觀君懸春鏡往遠照楚江寒
剖泣誰懷玉紉芳尚有蘭此行光典册辛苦較能寬

爲張金銘題曲水圖

山淺圃青甸皋芳更曲流禾和之上巳逸少以千秋
高樹亦生韶幽人暇自求置身若茲水豈是癖林丘

題節婦冊

詠此閨中事哀傷難具陳夫君得死友女子亦忠臣
植樹迎朝采桃花及暮春高懸日與月長照夜臺人

送胡昌昱 胡著艱

長安十月雨行李問初晴返照點無力荒林寒有聲
同征雁漸少可盡款通清其奈相思意祈交殊未平

屠衣墅半硯

不可湮埋物非關憎愛情于君爲静友其德許堅盟
何以投蒙棄翻因毀得名漫教人問字玄艸幾時成

至日姚侍芝以詩見投賦答

豁居觀多暇天心回一陽來雲深旅中明月耿流光
名識玄亭舊艸餘青瑣長聖朝念遺而寂寂說周行

鄧遠遊馬仲良成不礙汪遺民小集同用吹字

風癖春爲甚日晴方此時相逢欣所慕佳會歎將離
移几延花色開窗內晚吹醉深宜小院從去亦遲遲

巳未三月述感

風色逆人氣沙驕天易昏匹夫有餘怨新鬼未招魂
烽火日三至宸旒尚九閽含悲問使者將帥幾人存

其二

勍敵翻多筭朝廷緩延遐四方經歲集數萬一時休
白骨縈芳草青燐上斷溝成功縱有日此恨豈今酬

其三

七十尚無敵諸邊得者名守廿身一擲不與敵俱生
既死難銷始當時尒有異王師仍未捷幽憤倩誰平
仕都督死有羨其貪功責師者故云

其四

聲名聞楚越氣讋遁幽燕諸將能相負孤軍入已偏
功非貪殺戮志不在生旋議別今為甚于君乃獨賢
劉都督山兜甸出師已薄敵寨諸將失戰敵以勝兵合攻遂及于難

其五

誓生曾許國焉敢避戎行一笑辭知已長驅指白狼

心先輕節烈身後惜封疆故有忠魂在常爭日月光
潘僉憲宗顏

其六

已深國士惜重有故人哀一日再聞訃兩君俱不來
敢忘相念語長別送行杯淚灑完生事皇天真負才
董別駕爾礪

其七

時事亦何試私疑未敢言羅機文武案失律死生冤
宜紓真關係安邊屢調援更歎財盡日詠索可宜煩

是役也戰肯偕戰敗歎誰罪死者不免而調兵加餉紛起矣

其八

如此酬群望何辭可自居天恩開後效危道有前車
聯目已多事生心豈一隅殘軀繫益重忍死急租茶
楊經略

其九

哭辭聞四海聲報逆諸邊敗後爭持論謀窮欲咎天
大臣殊鎮定百姓急生全何日狼煙靖中宵貼枕眠

其十

愈新定後慟東望不勝情已落生還膽孤懸未破城
沙量詎可飽烏合豈能兵愾痛思良將無勞問宿名

其十一

憂時權罷酒變戰豈惟兵苟且名相借縱橫各有營
處堂仍故壘去國欲兼程底事能堪此遂人知未平
借事言事扶龍角吻及此一時兩商賈之還袞繡神之補闕相望于道矣

聖標搆入楓下題日枝頭于仿作近體三章和
之

御樹結層陰卜居偶自今氣蒸秋雨至影對々潭深

藥餌添清供琴尊悵赤襟北窗高枕足回識古人心

其二

久疑身是夢枝借一柯蔭映日將容翠隨煙作斷嵐
其光朝暮變凡事凡聰詳會意何須達能尚便可探

其三

小有山林致遂無城市喧[illegible]商蟬[illegible][illegible]求慮焉能言
種竹近墻放依難前不爽漫交[illegible]不涉二件此相存

節婦冊 婦夫死十年守節斷 親族賀之其乂冊總

聚世誰無死胥生豈不辰寸心宰九地高義薄秋旻

忽到存孤日全歸伏節身可憐霜雪後衆卉幾能伸

病中偶成

端坐御風起無眠有夢過禁持連月苦厭薄此生多
愛玩俱堪擲是非總欲訶性情忽自變不省奈吾何

其二

人言當自愛我亦念吾生裘穎防秋冷重綿犯雪晴
九月二十日雪 聲微煩問答喘急廢將迎案吏趣開署官令
性命輕

其三

窮達曾經我生平何所餘容聲隨雁急吟月照窗虛
千里家鄉夢數行兄弟書漳河清以淺歸去日為漁

送魏孔時

雙旌凌曉日四牡觸輕塵相對離思苦非關柳色新
于時方有事一柱竟何人知子應回首音書慰所親

題畫

有舟俱載酒無樹不生烟小閣貯容翠孤城接遠天
人家隨岸曲鳥道入雲偏落日危橋半行行氣欲仙

秋夜集米仲詔古雲山房得十四鹽

路窮開別境房曲邃垂簾流照螢紋亂深秋花氣潛
坐來人自遠許此法當嚴忍醉銷餘興歌喉不耐纖

其二

巖嵐理自傲書畫欲傷廉始覺幽居貴何妨道骨嚴
月華生几案竹色在庭檐此意須人共重來想不嫌

寄荅瞿稼軒給諫

別久知時序書來感弟兄欲耕安水患雖隱念邊情
遠信隨人說私憂逐處生豈無花過眼對酒不能傾

其二

虎豹關之外豺狼山只東市人爭買劍駒馬試從戎
斜日城闉閉荒村舟楫通漸驚秋氣肅南去有哀鴻

其三

生計看予拙交情覺爾真爪期頻屈指柳色恐傷神
多事如今日成功豈異人一言安社稷光照舞衣新

新宅留吳子遠飲

構屋趣溪津悠然無四隣西風流木葉細雨靜苔茵
君與羈棲意誰非寄寓身且相催一醉莫問武陵人

作室

瞬居秋更好小築對城陰雲氣漸高妙林光殊靜深
當軒新見月隔水一開礎位置耕漁事聊有丘壑心

射

四方已多故獨處亦雅然弓矢嚴秋氣林塘散曉烟
敗生君子恥教欲父兄先戰伐非吾事安危此有權

送殷大陸學博

惜別西風道相逢隔歲盟冬深林葉盡月莫客衣輕
渾是攜家隱稍兼薄宦情時艱得士急何以教諸生

其二

南北皆征戰中原一嘯歌官無歎難助道豈必漁蓑
風月爲君好雲霄聽雁過青春芳草信白髮故人多

蝶庵前牡丹數本諸友先後贈詩作此奉答

開花不數種敢得可憐名態比洛初出姑如粧未成
春光隨爾艷清夢與誰縈持玉紛相贈芳庭容復情

其二

開豔念春色坐臥牡丹傍氣暖夜能醉風吹塵有香
飲容承夕景瀉艷媚晨光離似一相委催予作報章

出門留別牡丹

生長燕泥墮莫爭柳絮飛無花酬令序以爾殿春暉
護惜陰深碧禁持香曉緋別期纔五日忍憶待予歸

邢州有贈

相逢從久別啼笑總關情月下一杯酒眉言千里程
浮雲開遠望流水切離聲百歲渾如夢飄飄逐斷萍

訊趙孕白

滄干爲別後已是十年還介拙將逃世君才復閉關
風塵堪白眼寂寞自蒼山莫以知希意憮摧壯士顏

寄吳從龍

在世能出世雖貧不是貧交遊隨地合詩酒寄天眞
夢斷黃河曲秋悲白髮新可憐武陵外猶有避秦人

明妃

漢將矜封侯和邊內子愁大邦能擲愛剪馬婕歸休
出塞命誠薄安劉策已優如何麟閣上不使姓名留

送友

雲帶令北上事業詝南飛驄馬途中盡春風馬上歸
燕臺新氣色趙璧舊光輝御柳悅前綠絲絲染客衣

泛舟

厭作風塵侶來遊雲水鄉浮沉看白羽清濁付滄浪
蘆蓆深含潤林疎晚爲涼此中如有得不敢傲漁郎

送張廣文

千秋五柳宅四載一琯蹄斯世交難令存師道並非
莫辭今日酒行採故山薇去住心俱切潸潸淚滿衣

秋夜

夜涼眠不得起坐竟何依鶴病渾難已愼人未可歸
松風吹短髮螢火聚雙扉古道期無憾西山可採薇

幽居

薄自催人命而兼素友情容光堪絕世憔悴尚傾城
避俗常稱病逢人不說名倘若深自好涼月坐松聲

作詩與諸生

靜然塵外影深抱讀書心其貴在貧賤而能存古今
廚毫生妙理枯管發清音所以絲桐合因名爲玉琹

歸思

爲臣良不易況復性疎狂萬物有其所一身知可藏
莫林歸鳥急靜日到山長聊遂偷安意非尋避世方

稚謊

庭西開蹊地灌溉送餘閒蔬食存吾性閒居解客顏
青稠嫩可摘蕪漸蚤能刪偶爾荷鋤罷亦疑田畝閒

雨

冉冉山城近蕭蕭碧水隈浮雲在北去爽色滿窓來
黃葉辭林急秋聲遇物哀田家阡陌慣風雨不曾回

八月十三日飲袁在周比部

林光嚴白露溪色靜黃昏雲藏月仍照砌涼蟲有言
時令從歌譜深情念燭痕天涯同此夕寧可負清尊

十四日楚非姻招飲

朝與飄命酒背以月為名雲作如[illegible]影風能落雁聲
發歌有往事減供用新盟漸老雙星賸將身賦春萍

十五飲何聖符池亭

秋色平分夜心知共對時十年成一夢雙鬢忽如絲
蘇華晴浮石花烟暮繞籬入懷明月好不問桂輪遲

晚張太翁

異地偏垂九清宵獨雁來思縣非一緒情至不容哀
夫子急朋好吾兄在夜臺米萸應對酒招集可能回

南陽晚泊

宵涼洲渚潤倚醉白頭吟對此霜天月清聽水面琴
寸心生肅穆萬籟忽消沉雅曲風吹盡洲流潤潤深

任城道中

風聲悄向莫行色不宜秋凄楚聞征雁蒼茫下遠洲
霜林非一貌村落有餘幽我亦何為者栖栖卒未休

同劉游與曹微垣過曲阜飲聖公園亭

城闕開勝地有道許盤桓柏古經冬秀庭虛落日寒
繽梢通野色陟阜展原觀久矣倦行役幾今耳目寬

丙寅生日

老大今如此心期何不然經年兄弟淚何日草堂聯
庭樹同秋颯饑書餘舊恩高賓荷相慰尊酒暫留連

其二

指顧仍皆愧當憂不可任其頭[illegible]吾際蓬賦屢驚心
退食時看劍懷人能鼓琴自然違[illegible]果霜雪早來侵是時京外官遍修俸一年

同豐基仲王砥中水部董配公年友伙孫郡伯園

小築傍河干波紋四月寒徐風香芍藥清露潤琅玕

鳥適榆枋靜魚懷芹藻安與君拚共醉天地此中寬

惜花

向開先畏落欲盡倍相關雨喜光仍韭風憐影漸删
依依蜂詎別悄悄蝶飛還戀有明春盤知人別未閒

濮陽道中

雨足千林潤泥深匹馬難野雲低欲墜溪水暴生瀾
鳥雀喧幾尋簷帷動夕寒但教田畯喜客路我能寬

移竹

新竹雨時栽西軒北牖開乍石疏葉動真喜故人來

輕絲遂盈几餘清兼護苔樹陰將鶴影涼夜更徘徊

其二

相善人常少孤情吾所同消秋宜與月耿介一臨風
壁有虫書處林多鳥語中卜居能得僻何必舊時叢

行田間

既雨知晴好沖和夏似春水平低岸柳野曠小行人
荷耒敬扶杖歸鋤唱負薪蟬聲隨意斷客思與時新

秋行紀事

設官原多事觀物省微躬僧夢疎鍾外鄰春宿霧中

波濤尋地脉稼穡倚天功冠蓋何爲爾營營西復東

其二

肩輿似游艇洲渚在平原落日明高樹荒烟蔽遠村
桑麻隨浪偃鷺鷥得魚喧水利何人在心傷不敢言

其三

肺虛怯用事時序驗金商過雨孤蓬下迎風滿澗長
葉涼蟬自廢羽倦鳥知藏老病年年甚歸與尚未遑

酬劉海輿見懷

憶別驚時序秋空聞雁初高城一片月千里數行書

未敢成孤往何能取衆歡感君不泛愛逆世獨存余

其二

時時欲歸去流遠至今留一自與君別憎登城上樓
莫烟濟水岸紅樹楚江頭秋色兼南北悠然動遠愁

田家

秋氣歸林藪野人憂樂齊朝暾迎曉宇落葉聚當蹊
五穀偏登稔三時半築隄無魚亦垂釣搔首聽流澌

夢餘

官署嚴更裏香魂何處歸傑權臨夢際始願到今非

霜逼寒虫語風聞宿雁飛殘燈照不寐悽怨轉依依

其二

豈有身真到滿前形與聲以茲遂入夢省我習于情
哀樂鑄今古精靈通晦明消宵無一見何必羨長生

落花

匆匆春便晚零落不因風竟謝孤莪綠微添野蘚紅
燕泥香屢墮蝶夢曉猶通那戒童兒掃忍教花事空

酬別南華諸孝廉

三年滯臬身一一愧爲臣無力銷兵氣空言念國貧

知非深自責使過荷君仁此去猶傷晚從公私所親

其二

薄宦鮮聲光未能亦未遑嘆思常踽踽與世笑凉凉
新命仍遷客并州眞故鄉共箴君子亦易地永相望

書事 有序

先帝相群臣今上登極丁卯八月事也魏忠
賢僅呈秀放逐投繯事在十一月陸都水澄
源錢監生嘉徵首論忠賢臺省朋曹發憤交
章并及餘黨先後得俞旨削籍没産總秋冬
閱事而二人握權擅惡則成往事矣此事上
關宗社史臣應有特筆榮嗣翁風人之旨爲
里巷之謠識其小者附于野史得詩二十一
章悲喜冀望交切于懷亦惟事關宗社治亂
倚伏之機不能不三致意焉而其中不敢盡
不及詳者固已多矣抑亦無取乎盡之詳之
也

一陽生至後消息漸應符人意堪多慰天咸若與偕
雛幾逢舜曆屆軼自軒階感慨思前事悲酸聊寫懷

其二

放逐年來甚江湖星聚多山移秦帝策日避魯陽戈
天網能無漏民言亦已訛愁添雙鬢雪歷此竟如何

其三

權在聲靈赫將來典誥殊濫竽二獄夯入幕半金吾
舉世無朋友何人保髮膚詩書成罪案岌岌欲坑儒

其四

不省高天大幾忘上帝尊涅祠填水澤橫斂到雞豚
道路看重足遐囚有斷魂將清無議論緘口對朝恩

其五

微軀嬰世網冷眼對人寰雪滿長楊樹星稀供奉班
僧伽通紫塞猿鶴避黃山岳牧將眞擬愁心總未開

其六

三年誰料虎此日睹批鱗側耳聽新詔齊聲頌聖人
全尸猶得死宥族荷深仁帝力眞無外群生慶有身

其七

慘極誅抒意除兇欲稱心仁人有誅討重典報荒淫
久鬧應如此多時遣到今懸知天下士同日罷呻吟

其八

此日身誰葬當年事已多無門先敘妖有罪忽操戈
摧折仍堪柱榮華失蔦蘿炎涼今到汝忍笑問銅駝

其九

往往莫須有殷殷不可忘經時頻陷淚六月屢飛霜
解綱欣新政達林慨舊章世人仍欲殺不畏聖心傷

其十

五位能虛己諸臣負至尊無端生悖亂卒至取燒燔
居寵真難事多予豈易言人情有各得過分不為恩

病

偶因死法延方信世緣虛合眼俱成夢回生忽有余
得人寬禮數不自檢興居几案輕塵積三旬罷讀書

其二

西風何太早病骨畏秋來隙地蛩蔬果孤亭半草萊
勞人生計足關我壯心灰倚杖看飛鳥幽思不可裁

七夕招龍友孝廉同張爾澂長史小集

迢然喜足音況是舊同心秋色依人早河梁昨夜深
十年此薄宦兩地想高吟君到趨庭日傳予蘭可紉

龍友大人霞標公
與予交契故及

其二

昔日二三子結交與衆殊別來看滄變延復憶山居
司馬仍存璧樂羊合有書眼前堆自慰回上負庭除

昭予
劇劾

卽席送曾有庵南歸

天地浮雲變風波日夜生委蛇看道在傾否爾將能
喜見消朝隱仍傳用世名星精通帝夢莫作北山盟

其二

行藏有如此離合總關情酒對四更月舟歸一葉萍
西風浦口樹寒露石頭城南望家方遠勞心逐去旌

送蔡伯玉南歸

懷思向十年晤對卽離筵菽菊開寒雨飛鴻人遠天
同盟聲氣合得謗弟兄偏誰念雙蓬鬢依依泪水前

其二

是玉何妨刖非珠免見猜馭回鄉嗶逈鄉思越閩該
把酒風初勁臨江霜不鎧行藏吾自定莫倚答生推

悼道生翅其居曰岸上船有詩四章和之

伐輪眞河側爲舸入高休風浪其能免碰蹈何處吟
予才堪世救我老厭塵侵共向蓬窓底將無見陸沉

其二

休作臨流羨何勞擊楫悲舟旋雲不動天淨水無涯
隱隱魚龍队搖搖鴻鴈遲帆檣陰有月滄闊濟川時

其三

舟虛心不繫天淨水無涯明月天塤戱清鷗英浪猜
坐需滄海變醉擬漢槎廻獨有伊人思悠悠不可裁

其四

貧到河無水捐於陸用舟寄情必廢世蠶匹寄前修
幻莫疑仙夢風常似石尤延津無劍合慚意向中流

舟行即事

余以戊辰暑事行河往來六百里內是時秋冬市交耳目遞變動候與緒與日俱增又篷
牕多暇得比于韻而錄之

每羨舟行好况當初月前移將野處宿猶與潛懷便
雁冷沙明雪烟消氷合天去村漁唱遠情夜不知還

其二

野曠寒光積山空曉色荒草青仍倚淵露白久爲霜
洲渚分荷逕入家共石梁盈盈一泓水萬國引舟航

其三

悠悠此物役流水向人秋其聲無事爲心殊未休
逆風貪鳥疾叩浪遜魚遊念往而揚下斜陽不繫舟

其四

遙岸晚看山微茫雲樹間片霞背返照與月映前灣
野火流螢度寒烟帶鳥還漸多帆影亂枕上聽潺湲

其五

浮舟如動地地底見星辰岸柳催霜髮樯烏伴旅人
禹功存乃粒帝力不憂貧開水今當事其辭往復頻

其六

天碧杳無際孤舟淒且清輟觴念舊好戒燭看新晴
水月光中坐風林聲裏行自然几榻靜能使夢魂輕

其七

衆泉合爲力汶獨五居三復界一從北餘其二却南
洄於兗稱巨濟以濟相參諸水聊銷暇求涉此可探

其八

大臣能利物小智敢予賢分閫全因地開湖曲用天
舟還歸鳫後夢逐落梅前渺渺中流坐一鞭苦未先

其九

漸南轉東向雲際吐斜陽細憶經時路耶爲處陽方
入泖河窈窕延嶁樹丹黃沙際浮烟上衣襟滿夕凉

其十

閒倚看飛瀑鄉鳴聽過車長年呼五兩饑鷺傍罾漁
村市商歸早沙棋浪喉餘何時眞解組居此水雲居

送郭起阳戸垣請還

漢文方止輦賈誼自長沙禮被朝鳴鳳帆檣駐集鴉
泗濱春水細湖口綠楊賒有召仍前席無勞湘水嗟

其二

致主復何易臣心良獨難立言衆所是去國爾能安
曲直皆千古低回匪一端君恩無近遠念此臭如蘭

九月十五夜送王尹愚董鍊庵後雷雨交作賦

此問訊

經旬凡再別秋思逼人來執手城邊月發與何處雷
陰牆有如此只尺已難裁坐到雲開後知君涸木隈

其三

霜嚴變草木官冷厭風塵疾雨勞行役浮雲驅此身
黃花期已逝白髮夜來新念爾不能寐悠然悵隱淪

送鈞公調南歸

秋來席不暖朝莽道途難笑我同羈旅送君還故山
霜寒濟水濶葉落楚江寒孤負宦游醉相思損客顏

其二

貧能不念別兼亦羨歸家齊趙程非近帆檣去更賒
秋寒仍破月冬暖尚開花往返俱隨鳫春波逐漢槎

哭朱君葵社友

念離常有淚聞訃更沾襟茹苦誰同業分甘獨愧予
塡胸齎去志滿架讀殘書賓路應酬子修文帝所居

其二

君家好兄弟並立主詞盟如鳳復如鶴不飛亦不鳴
雙棲人共歎一折爾何情天意誰能問徒令才士輕

哭張葵之明府

帶病猶爲政君恩易此生使民依父母在位已神明
袞有孤琴怨門餘五柳清逝秋花事好香作使君名

寄懷張吏生

卿本漸零落端居有感新吾鄉今歲儉益驗此官貧
遠念勞君子殷憂軫郡民悲哉西北望黃颯祇傷神

其二

三秋無暇日驅馬日駸駸欲盡冊風雁難爲遊子心
從人商出處入室聽呻吟伏櫪尋常事誰知千里音

昆翁夫子輓詩

平生不得志晚出大賢門一領膝駒淚偏深國士恩
斗山人共仰蜩螗爾何存墜土未遺賦光輝尚九原

庚午元日

他鄉逢歲改時事與年新一片饑荒地千家戍鼓春
謀窮安有命國難忝爲臣今是朝元日何由慰一人

其二

所憂民散久不必敵窺邊痢內四百萬傷心十二年
難端由地發變態逐機遷總息險由燧綢繆詎易堅

人日

抱病常經月憂時且卜旬傷春晴欲縱高樹暖浮烟
塞馬傳宵遁矜人計日旋太平依帝力安意向林泉

送喻文子歸省

燕薊深虞寇朝廷方用才君携經世策言返曲江隈
春樹晴烟舫殘書濁酒杯劍光騰有數未許壯心灰

悼內

春來日日老常慨故人稀少者復先逝天乎安可幾
生于我共由卒視爾孤歸今所成千古迎難有非

其二

三十有四載怡然甘苦辛誰能富與貴只似賤而貧
忍憶別時語彌傷夢裏身一官何足戀忽忽盡冬春

其三

生時了不異歿後始知才書盡從予好米鹽能自裁
佐談消旅況相勸返山隈難佩遺良友開奩問子來

其四

愁雲將素旆西望隔疎林此夜孤墳月當時同穴心
恩勤得兒女勞勸在稠衾飄泊仍淹滯悲來豈易任

九日諸友小集次王孝伯韻

燕市俱爲客佳時得小開林光懸雨潤菉意杖風殷
聊以黃花酒言尋秋水灣但存隱者趣不必某深山

其二

憐才意不盡破悶酒徐斟觀面交雖淺清言契已深
道原難問世秋聲易爲心彭澤真吾友無絃方可琴

送蘇徙吾歸里

忽作嚴冬別寒鴻悵遠愁晚霞生愁嶂餘雪照平原
河北風差勁尚陽花欲繁到家戎臘盡樂事滿田園

其二

送爾返初服今予思故鄉栁花開欲爛竹葉釀新香
野鶴窺丹竈閒雲到石牀德音知可寄南雁正高翔

其三

去年憶今日烽火照春明後食文兼武前籌者是兵
身歸司馬廨書重樂羊名出處俱無媿君能貴此行

其四

已無栁可贈尚有酒堪斟不醉杯言別旣歸何所求
暮年開最勝幷洲遊能休義退元吾道寧虛此一丘

其五

盛世崇高尚殊恩及老臣中原獨勝地久宦乍歸人
謝傅尋棋友陶潛卜酒隣以君機事絕鷗鷺亦相親

天啟元年予假歸友人餞予大慈仁寺松下松
古秀多姿大雅殿前二株相向屈曲偃蓋枝
柯橫出如虬龍爪其肩如鮮予歸去十年不
作春明之夢獨懷兩松不能置想祇三年再
至其地愛戀有加因賦短律同王右海米友
石陳石泓俱用開字

辛酉初冬別十年今始還風波予自老偃卧爾何閒
花雨青虬幹慈雲古石斑故人多隔絕感慨此垂攀

其二

便可同僧住餘生了閉關清霜一寄傲孤月伴消閒
木葉知時序人烟絕市闤何期京國裏郤自有深山

雪後懷鄔予克

景物乃如此懷思可若何高人清到骨寒色照行歌
細草遲芳信疏林散玉珂遠遊無定處尊酒向誰多

姚嵒長陳無異張更生小集敬齋延周廷吹不
賦得棲字

懶心耽寂寞僻地合幽棲雪霽烟初斂溪清月易低
一尊聊共適十載歎孤睽落落乾坤內逍遙安可齊

立春日米仲詔邀同張更生陳無異周延吹李
大生王孝儀孫伯觀社集漫園得六麻

結侶同幽賞頻遊不厭賒石尖來野徑門辦到僧家
寒氣迎春信迴風送雪花釣磯春遠草早已動萌芽

其二

烟流低見月水淺不勝車歲改人新事陽回變物華
疎梅香閣綺列宿艷燈紗莫惜更深坐春情對酒遮

齋宿茂陵亭滯雨

草捲蒙茸碧松抽偃蓋青愁增開布穀喜驟見蜻蜓

飲啄通民瘼衣冠秉帝馨兒勞雲漢頌敬得雨無靈

辛未春分日恭陪聖駕祀朝日壇紀事

春風開柳色帝德與陽升執事嚴宵旦齊明先旦蒸
郊塵宿雨淨輦路駐花承庶績乘時舉悠然見中興

其二

朝陽臨下土萬物擢光明我后孚群志千官秉一誠
幽微通禮樂海宇仰昇平肅肅壇壝內由知天地情

郊泰素入長安黃伯論先甫之以詩見示依韻
賦答

離思常自苦何處得奇逢人莫官催老詩應貧益工
以君情絮絮使我意忡忡且聽同行雁秋風獨叫空

早秋陳無異招同徐村明賀中冷小集城北水
次

天宇澄新霽孤亭坐夕涼疏風搖水綠荷氣膩衣香
爽勝觀時變官閒較酒方佳遊期有續莫漫負秋光

輓仲詔及淑人陸氏仲詔死之日淑人無恙也
一哭而殂觀風使者聞於上士紳傳誦競爲
歌咏余與仲詔交誼不淺成詩三章

性癖新交寡心傷故友稀清霜催短鬢雙淚引長欷
贈答成千古儀刑伴夕暉山房石丈冷誰問薜蘿冢

其二

直道寧辭黜風流自可師右丞兼愛畫逸少亦臨池
松菊聊相引文章已在茲更欽朋友誼真與古人期

其三

同死稱奇節雙貞反快人夫君貞介石閨內得芳鄰
泰鳳看同逐湘蘭已共紉姓名懸宇宙不止重楓宸

端陽前一日司爾鉉以詩送香囊及桃源圖則

韻報之遂成七首

如醉全非酒耽愁大半癡從前三徑隱似我兩人宜
用世無長策交情有鄭詩佳時且一笑何盖鎖雙眉

其二

浮生俱若夢獨醒亦非癡狂言深相得吟詩亦有宜
憂來不可斷愈到一成詩大敢不為日聊且許似眉

其三

細事安予癖大言念右癡賈生流涕過屈子楚騷宜
自昔才多廢至今崇以詩何如泉石裏杯酒獨伸眉

其四

輕雷送時雨新雲濕欲癡琴餘清日永竹樹與人宜
相憶不得語重吟所寄詩況餘蘭佩在宛睹紫芝眉

其五

慧頡翻多誤何如全我癡日長夏已至人與睡為宜
雨過花生韻樹涼鳥誦詩憑欄日西下雲濟遠山眉

其六

夢到桃源裏山川渾是癡人家紅雨内來臥門戶宜
絕少兵戈氣原無漢魏詩不論少及長談笑各舒眉

其七

不因君子教吾亦忘吾癡獨處南齋慣覺于僻地宜
花開花落事午後午窗詩更閒靜[illegible]其來不書眉

端陽後二日集中允黃丁居張史小殷大陸同集湖上亭

人自羲皇上地偏塵事少[illegible]白日靜簾捲綠陰多
栩栩蝶雙舞交交鳥和歌隨去映山色[illegible]氣滿衣羅

其二

長夏仍無暑荷香尚未花舟輕疑是葉柳古欲為槎

漁伴棲新月波紋漾晚霞留連不欲去回首興猶賒

睦叔慶過小齋有贈和答

坐覺泠然善夏長聊此亭存將官作隱君豈客為星
茗泛甌香碧窗含竹雨青從茲無履跡紛緒不多聆

其二

閒中得好友何用枕遊仙隨日小雨頓空庭滿綠烟
夕陽高樹杪啼鳥細花前蔬食忘貧上斯風爾所賢

紫薇茉莉並植

非偶而為偶紅顏開素姿色香雖有借蜂蝶可無疑

昔從逆旅沾雨颶益竹滋時光隨物變早已報凉颸

贈汪希伯一韻 次徐九

往往對君子如聞鳴素琹人欽風雅貴我半水雲深
何以長安內都無塵氣侵神疲松樹下瀟灑一千尋

病中雜詠 壬申七月臥病京邸暑中感時對景前後成詩十六首不倫不次聊當紀耳 病云

地僻將逆寂官閒病附安螢飛故索照閣蟬不因風
欹雨竹如醉蒸雲木欲虹觀心忽悽斷徵側引秋蟲

其二

有樹能留鳥無歌且聽蟬病蘇淸淨裏欲寐寂寥邊
盡却寒暄累微餘筆墨緣不妨經細務聊可飾高眠

其三

淸福吾何敢齋心頗自閒客來分一局檻外對諸山
猶是儒而腐誰稱仙也頑所需多東物應棄不須慳

其四

病中更多事倒篋揀醫方殘書消槐月幽香生藥囊
鶯庭入夜靜蟲氣得秋良烏雀歸巢已憐予滯異鄉

其五

庭前瓜果生結念不能平事莫且疑更時當萬寶成
逆人聞場闘爾物卜陰晴難概解推顧此身殊未輕

其六

赭霞烘落日赤氣映朝暾火德何當忽人情易沸喧
陰陽元互引燥濕乃同根物理窮將變微予未易論

其七

雨後荒苔砌風先韻碎蘋烏銜秋信下螢聚綠栽多
養拙寧躭病慵人一放歌燠雲新變態都向眼前過

其八

雲光棲斷竹蝶影戀疎花細物觸相得時衣曉欲加
讀書阻難字養胃忌多茶病裏聽秋籟依然鄉思賒

其九

待月翻孤影因風寄遠神虛過朝及夜浪費夏兼春
細較幽潛事寧惟枯寂身閒庭當淡淡好在有嘉賓

其十

分攜忽三載哭與故人疎心事更秋雨家鄉且莫書
天高將有雁長澗恐為魚命駕能千里文談病已紓

其十一

種疏聊學圃斷酒欲爲僧抱病官如葉貧身杖倚藤
通宵千里夢四壁一簷燈念友增予愧言歸尚未能
夢蘿 章羽

其十二

友朋秋色外木榻晚香天今古尺皆疾恩柔我所事
荷君探寂寞小院許晋廸能消方知暇清言夕照前

其十三

髮向塵中短心從病裏迸交游憶艸莽邂逅婥那幾
迎旭看朱舜禁秋念紫薇物華兼宦況何事不催歸

其十四

久閒亦易厭客到喜淹留酒政從疎簡棋經欲效尤
脩魚能自得花木對人秋因作如身獨和平當共求

其十五

涼月到窗下披衣立樹陰秋蟬同語默螢火閃升沉
小草迎風瘦幽花怯露侵靜中發深省諸累自深心

其十六

常守奴與心疏散集木吟明道應用拙書解不宜深
此法能安老前人欲處陰庶幾無疚病歸臥紫山岑

輓崔韻徹通政

仁壽何先死精魂應未虛玉樓新翰墨柏府舊章疏
歌哭生平已懷恩知己餘存當厭木李地下可華胥

七夕 壬申

經年復帶悶此夕一相逢水淺仍微月榆涼非去秋
聚先防別惱懶貿勝離憂有巧隨人乞含思不自謀

其二

天上有靈匹同心願亦逸情深多用物明道只須歸
恨不偏長夜辭鸞獨早聊尋常亦錦織麗淚濕支機

送徐九一假旋

太乙燃藜客文昌載筆臣論交存古道念國軫勞民
北闕上書已南山舞彩新世將榮晝錦吾乃惜離紛

其二

邂逅知情性因依見斗山長安慚多臘秋水送將還
莫逐源耕侶深居陂麓間三年天下事只換一身閒

其三

憔悴看衰柳低個坐晚花四方正有事秋思復無涯
鄉夢予同切輕裝子獨遐相思不可問白露滿蒹葭

其四

客邸難爲別西風易得愁鶴人驚來雁歸枊抑江鷗
菊圃青簷滿松窗絲竹幽有時懷所好一上水邊樓

題賀兩伯篁川圖

林光虛照水力欲浮山閣自蕭然勝人能如此閒
曲欄橫岸出飛鳥帶雲還願借蓮舟渡高眠花葉間

浪光閣

其二

路訝前村盡烟連細徑荒山根開勝蹟貲月此經行

片影流秋氣飛花散晚香恢仙高處望月極水中央

研月鄧

其三

常思尋地隱喜遇好林丘澄澈千層水青黄半畝秋
嵐光遥領秀竹氣晚生幽便向此中住終焉何所求

秋水齋

其四

誰向米湖釣夜來雪滿蒹何寒魚靜處舟動水微波
遠岸柴扉寂中林樵者歌剡溪何必到但快子猷過

釣雪灘

九日吳寓庵孫仲樹張照若趙公甫丹晉極招
飲李勲侯別

修竹當門邐能生小閣涼水流分靜籟鴻影帶秋光
菊領色香韻樹兼青紫黄憑高舒望眼鄉思滿斜陽

其二

清霜久人髮何況又深秋爲客三逢九同君一上樓
年華生衆感酒力不勝愁登少飛揚意江湖未易謀

移居搬弄小物隨手記之

閒居治鄙事還憶少時然弄墨矜皮相烹茶鬭色鮮
石稜潤十水鍋氣綠如烟草帖何難讀釋文手自詮

盧德水荀適古歡室和答

耿耿常懷古寥寥無近歡羲皇到枕上身世兩時寬
酒索梅花笑書同脉望看非關懶是癖閒起懶人官

送殷大陛之金陵

羈鷁寬長漢高鴻見遠姿交情流水得別緒晚禽知
舊莊存其性兵農各有司石城春正好把盞落花時

其二

簾開令上香署能同懸士居蕭風動林際柳月照窗虛
匹馬去春明雪雙魚何日書前歸仍遊旅挽手倍躊躇

其三

群冠來雜險中原尚小康尊先送佩劍旭日勞輕裝
道與流民會心令行者傷不留階上柳能蓋幾間箱

其四

但云垂機務意乃向由問遊日傷離散百生羨爾多
壯心頗不已枯葉且行歌千古泰淮勝丁今更若何

送王爾弘南歸

二月柳初勻悽然送遠人軒轅階下草貧賴社中身
真自飛鴻獨憂遊去國頻芳蘭原可佩不必弔湘濱

送徐瞻思之金陵

端居有多感知已復遐征徒以在山興差令惜別輕
晚香紅藥醉明月雨花平南都有雨花臺漸少南來雁相思
何處聲

送高伯開歸田

可以為君賦猶餘報國心化人真遠慮存碩歎孤音
高行風頭懦清神映古今近來紛龍兒姓字幾銷沉

癸酉立秋日暑甚得雨而解偶坐獨酌成詩

鳥語閒庭靜苔紋小徑荒梨雷驕暑氣一雨滌秋光
砌竹青新綠盆花麗晚香解衣一瀟散浸酌送斜陽

歸仁堤在睢陵北岸河使不得命

長堤亘百里帆影亂通津落日浮金鏡西風動石鱗
天心原拱護人事但因循臣力于何有端知祖德新

夢宋周俊君奕

君登來河側中宵再聯衾循榻兄弟坐積衆老莊書
俛首拈花瓣披衣響佩琚愴然不復睹殘月照窗虛

癸酉除夕

燈花遲臘燼椒酒先春斟一夕差無事百憂齊到心
年來催老速官大媿恩深反側如河海悠悠詎可任時聞流寇之報

甲戌元日

衰暮逢元日當歡不盡歡青春行復爾白首未留官
微醉新年酒兼陳隔歲盤寸心常有繫憂至每無端

舟中作正月二十日發清亭

殘水猶存水解纔試舟輕垂柳風將變高禽飛且鳴

寺村原朽木因宜作浮萍猶喜趁窓收川原雨後清

其二

急行偏得緩兀坐寂無言雲送風聲過雨兼日氣昏
客懷輸酒醉旅語隔灘喧晚就人家宿帆燈問遠村

宿遷送千仞歸

共對一尊酒同懷千里心襄殘彌惜別山水舊知音
淺翠開寒嶽浮青出遠林歸家春正好梅信寄河潯

其二

我亦無家客送君返故山一編堪自老三徑得長閒

旣隱先辭富爲仙不避頑林泉能好士相對合開顏

寄懷毛修之

遷宮仍苜蓿夢筆到星源貧巳家無壁雪深誰在門
氷心兼愛冷梅骨到春溫更始開庭裏山光對酒尊

與楊崑岑偕撫劉振賢侍御閱河下相道蒙欽
賞恭紀兼呈同事

臣勞稱國細帝眷感人深媿荷天衷啟勤問水潯
豈民俱有淚把酒一論心玄錫吾何敢三回可斷金

河工吟 有引

歲在甲戌黄河夏漲決于長山東掩洳河抵
其阬而奪之洳復東徙浸衍勝陽山麓洳口
以下淀淤四十餘里運道以塞春首閘復黄
河故道乎以秋杪乘舟南下率撫失道行止
信風避淺就深遷迴曲折涎沿二百里間十
餘日始達鍾吾北及下邳則十月初矣鳩衆
興工又二閱月而竣役于邳往來徐邳睢宿
而在邳爲久其中節序之變遷官司之圖度
夫役之勤惰挑築之難易無刻不縈轉于胸

中他及父老之條陳羈旅之指示閒關之疾
苦里巷之呻吟可否相参耳目交觸旣有所
承不能膜外置之睠山澤在望魚鳥依人猶
不能不以興懷況甘苦備嘗冷暖自知情動
于不可已音發而不暇擇予不敏雖未能登
高作賦聊比于行役興歌得詩二十二章

歲月水聲中生涯逐斷蓬縈心雜霧雨兩面帶沙風
疏淪曾爾事綢繆媿匪躬郊原多荇藻得不愧司空

其二

風聲吹浪急雲影覆庭陰可奈荒涼地偏關疾痛音
泥塗拋白滯雨雪幸無侵何以明人目庶幾寧帝心

巡漕侃百宜適邗州邸席談河事有感

其三

空庭壓新月野寺叉疎鐘葉槁難重綠顔衰可再紅
荒城濕氣滿雜樹亂烟封竟夕愁無寐荒村滿夜舂

其四

臘未先春散冬能三月晴及時酬暖德曲意對群生
自許吾爲媚群疑官似兄倚極恩獻曝因見野人情

其五

陰砌生新草孤烟出遠峰民饑反賤米漕米留也冬煎亦傷農新雪諸州瑞無衣百日饑河漕軍國重以此慰宸悰

其六

物役何紛紜淒然坐夕曛愛脏嫌不穩强睡夜多聞
老去憐黃葉村居賤白雲漁船明月靜隨意醉河濆

縣宿雙溝

其七

歲儉景光逼水寒州務多漠鄉親循土義馭悍弭戈
令急須存惠民窮不任苛恐驚耕役夢厭聽遞鴻遁

其八

水情常欲動久積便懷山一自平成後沛然天地間
書生未聞道期拯暫時艱意急猶虞緩憂殷敢愛閒

其九

受命四百日水濱三十旬敢生微雨姤深荷太陽仁
河伯遵常道天心眷此民不忘群力厚慈愛各勞辛

其十

以我患才少因人成事多三冬無遠夢萬慮此臨河
郎以沙爲岸原將泥作波開筵對春酒勞者得無歌

其十一

馮夷自古處開塞已通津應喜曾遊地還迎夾岸春
從看舟楫迴回聽鼓歌新邪宿漁簑老臨流問故人

其十二

殷雷響遙岸積氣激飛湍是日官嘉貸此心殊未寬
皇仁安水土旁議勁波瀾不作尋源使那知歸海難

其十三

大河樊店北孤艇呂粱東夜渡安恬浪廻帆没遠岑
岸明何處火雲落數聲鴻啟道新開復休延洳日風

其十四

生事悅飄泊歸期定復移忽驚時鳥變深惜歲功遲
滯水看行舸東風促解維浸云況事若余背尚登陴

其十五

不暇辭衰懶通津感小償魚龍新窟宅風雨舊帆檣
昔者行無事今焉迷古方寸心知冷暖長語戒荒唐

其十六

臣工俱自矢力役久能勤沙際孤帆出陽邊細水新
衆心原集感龍性俯從人貢賦歸天庾風濤信此身

其十七

五絃初撥動十指出哀音遂有蒹葭變依然氷雪侵
有懷無地洩觸物使情深此際多流水應當緊我心

其十八

斟酌方今日蒼茫新所爲勞民攢吞歸斷論易勝厭
何敢稱予病聊須旦水消無才供衆指祇恐負虛谷

其十九

不勞人孟浪神意在清寧百里若霖雨慈方獨月星
謝公曾勇略木部仰聲靈殿宇高山寺鐘鳴夜誦經
金龍四大王是謝安石爵

其二十

青春忽已至白髮變無方時色先開泚浮嵐漸有光
道懷反借事得暇印思鄉老覺年華迅衰令意緒荒

其二十一

愁輕半醉酒膩盡短林聊舟載秋光出輿兼春色歸
蕭疎塵鬢影黯淡旅人衣山寺松扉靜孤僧下翠微

其二十二

久居成故土將去若離家撫愛今冬竹過于二月花
輕雲高不雨映月晚生霞古者當行役陳詩意每賒

用韻答友人問病

獨坐思生理于時真不宜一身無足處世載覺非遲
春色來何許家園悵久離未能滌垢病慚荷問痊期

友人有詩見贈依韻和答

久闕快一睹乃在百憂時獨往願難遂古人誰可師
居恒元用拙今益責希知除采應須盡相期並虎詩

歸濟寧

有行返濟水如見故鄉春野鶴獨無事暖蜂欲趁人
不開雪融久僕訝履聲新始信并州急前賢歲是真

開河 乙亥正月十三日

為下全因地久晴兼用天野人稱新非老嫗省荒田
波影烘堯日漁歌入楚烟乘槎但有路不必問張騫

寄侍僊塾

羇棲忽入夏暑氣觸人輕雲落帆檣影山高林木辟
綴裘還築餌銷食問楸枰永日如無事誰知心百縈

陳無異南歸約聒不果有詩見懷賦報

君真與世違悵望立斜暉直道嗣三已前人豈獨非
湖歸狎滯舸湘芷映初衣處處仍關在誰當黑髮歸

其二

方域正多事經營兩遊休冠纓涂內亂寒火核深愁
詩牧無窮處耕漁豈易謀蹟然一相念五月凜嚴秋

其三

道泰期同脅時艱羨獨潛良思殊耿耿逝水只漸漸
物緣有明調試抒聊自砭眼中吾已老後會那須占

其四

寸心退去棹清淡灑逍纖兆月仍千里古風正一帆
周旋今得我退處不變饑時憶開雲鳥同棲石柱岩

直河

滅燭看雲起星光映晚霞急流喧靜夜驟雨蹴新沙
衰白翻多事舟航久作家轉輪無氣力飛思遶天涯

得毛禹門蔣盤初寄問賦答

頻憂人速老生事木無涯風雨乘流急村墟逐弃移
孤燈聊看劍薄醉緩相思行役艱難甚群公知未知

余泊没水泥中不知寒熱偶閱元微之詩目有
何處生春早成詩十首聊寄遐思

何處生春早春生冰雪林滿山寒氣重如水月明深
但覺陽和遠誰知造化心前溪餘幹裏香色已堪吟

其二

何處生春早春生溪木頭冰銷初浴鷺沙暖欲眠鷗
宿草芳芽萌靨風少女遊纖鱗尚隱木上釣魚舟

其三

何處生春早春生梅谷中試村開淺芳迎雪舞寒風

此一辦香過谷看花信通冰凌振鐵骨入世兩逋翁

其四

何處生春早春生處士家惣分遊蟻翠門逐小溪斜

風阴眠烟柳雲蒸醉雨花晝長人欲倦山市酒重賖

其五

何處生春早春生躬稼人耦耕來好友鼓腹擬先民

地利原無瘠桃源莫問津田家深有意爽可適吾眞

其六

何處生春早春生十畝間桑柔蠶事緩晝静女工嫺

鳥勸花前酒雲歸雨後山却憐車馬客擾擾不知還

其七

何處生春早春生五柳邊長條拂衡宇新綠繋歸船

愛爾閑無事如人醉欲眠名因高士得松菊許同傳

其八

何處生春早春生桃李園坐花開勝地藉草命清尊

乘興宜兼夜抒懷各不言所憐群季秀榮木有同根

其九

何處生春早春生安樂窩先幾觀世變退處適天和

鑿斧蘇門嘯清流衛水波庭除元氣備那復問乎頗

其十

何處生春早春生客到時芝蘭一室内鷄黍隔年期

直樸忘賓主簸規得友師鄰翁相對飲猶勝獨銜卮

丙子七夕

秋氣河梁早幽期此月天悲歡并一夜隔別動經年

靈娥若爲限兒情乃不然高樓有怨女含淚拜星前

還書冊與子厚

書已不能讀畫能看幾時安貧甘速老從好艇偕擬

病驥辛千里衰蟬暫一枝從君作道侶玩好復奚爲

其二

非以傷秋病秋時給病時榻前憐子瘦事後省予癡

疎影搖松月徐風響竹枝此中有佳趣何必畫圖爲

題申維華書齋

結屋如秋水圖書伴幽獨徐風香玉蘭細雨滴修竹

縱目觀時運空心快誦讀莫問窮通事君家有貽穀

遣懷呈馬巽倩曹石帆

往來無俗事此樂外詞稱閒步月明下遊看旅雁飛

黄花開濟漢得我作孤遊鈴析聲相習何妨魂夢蘇

其二

人謂近狂性當銷禁錮餘此中正坦易到處畧親疎
塵想劃然斷邊氛聽自除久拚翻愛靜忘却有刑書

其三

累盡飛霜簡身輕解佩珂瑣窓儼舊社濁酒退新魔
卷帙尋幽勝詩篇代嘯歌園扉堪問友莫厭屢相過

其四

只尺常攜手無勞更卜鄰多閒便我懶洗愛荷君仁

總是浮生夢俱安見在身雖然秋意䝉相對即生春

同諸公坐月書懷

九月月初圓羈人向月偏霜飛雖此地月皎亦同天
朔氣迎新雨西風卷森烟簫聲自起北婁斷不知然

奉酬盧德水

不謂相逢久雙魚秋始通孤燈寒靜夜橋葉響霜風
若憶新詩外深憐夢語中把書流涕滿一一省微躬

午日

羈棲又午日有感集斯辰愁病雙佼對削零未盡身

荒園迷舊夢與代有懷人聊借蒲觴酒洗殘湘水濱

戊寅生日

六十九年人今嗟世事新帝識三槃般中土半無民
藥餌供朝暮知交漸隱淪閒尊莫自遣更託兩名鄰

其二

多寒燕地舊厲氣積黃昏薪貴廚烟冷風嚴鳥雀喧
前檐瞻斗色野燒逼城垣遲郭知餘警遊時未敢論

其三

私憂吾已甚公論許誰同觀化齊莊夢循途適阮窮

春泥沾柳絮秋露動荷風病裏逢初度因初念所終

其四

期願真不幸坎壈愧餘生性自迂疎久心寧歲月更
衰殘安有命羈縶豈為名深谷何曾殷嚴陰殊未平

其五

此身寧再徙風業轉堪嗟日有罔難撥時多忌易差
焚香聊習靜閉目念愈除瘦骨憐衣重春寒更欲加

其六

扶我看門外將行復小休梅花與竹並雲影覆窗幽

苞紙裁新詠抛書卻古愁心安能處困煩景亦悠悠

行樂

三冬渾如蟄一室隘於蝸小步行遊目閒門即水涯地偏無躁客樹靜有棲鴉容易斜陽去扶藤立晚霞

其二

漠漠輕烟合蕭蕭暮色荒柴扉喧雀語旅舍暗燈光無事銷長夜閑爐撥冷香腰慵不受餌更充養生方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四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昊攜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涪陵鄧渼儀孝咸甫　仝較

七言律詩

野望

倚杖高原秋興賒西風颯颯向人斜飛復半帶饑烏
影裏草中迷落雁沙孤可秒斷烟前目惟種黍似
斷實不因病骨嫌霜冷欲臥時看藝花

乞米

旋收落葉衮霜痕乞米出門租吏喧知已一生有貸
主質田半價笑漁村翻因病色高秋興飼啓家餘付
酒尊會到貧時拚徹骨梅花須冷不須溫

偶興　己酉燕中作

九重宮殿碧氤氳柱斷覓寮樂聖君盛世諸遊銷劍
戟清朝多士想風雲風雅一番冷秋早魚翻三星熖
夜分客邸涼飈侵稀茄那堪碎杵月中聞

社集南勳齋得終字

南勳誰移齋閣中虛窗隱隱水痕通常時行憐道詩
債客裏禁秋論酒功遠笛迎風聲斷續低枝礙月影
玲瓏憑將新爽供長倆覺到宵分興未終

家書至

獨坐愁生月上時蕭蕭短髮奈風吹自經秋氣常無
寐每見家書信有思詩格從新間較量酒錢依舊費
禁持那堪人靜空庭冷展誦鐙邊竹影移

夜坐

微風入夜薦新涼閣對清來酒一觴差奈旅懷拚有
醉可銷秋病撿無方斜看竹影宜疏葉細撥爐灰剩
冷香觸眼生愁無故物止餘月色似吾鄉

旅懷

早從春莫卜歸期去住如今尚未知半月不曾親進
酒多時兼亦怕題詩空齋冷似秋山色雙鬢羞于老
竹枝況對友朋俱作客每經惟笑信愁思

涿州早發

涼風吹夢酒初醒何處鐘聲寺尚扃水映遙天深隱
碧煙遮旭日遠浮青林光澄泊秋爲政山色澄鮮壁

有靈咫尺帝城寬蕃稱皆將野興閒郊㭗

送馬仲良被劾歸里

一往情深那更言相將送別且開鐏肯兼月冷聞征雁風急雲消見遠村特有遐思新可療王蹤不好琵宜存去年松下倚辭子翠蓋亭亭宿正繁

其二

子於世人殊未許世人於子豈能寬兒聞近事每無據何必慈行詢可歎久欲探兩恨少暇今幾縱歡不嫌官故園到日華芳始多種梅花禦歲寒

魏仲雪周石卿徐覺仲小集時仲雪覺仲以教

去年去此乍秋涼隔歲重逢菊有香別久自餘新著作談深不減舊疎狂官尋冷地能存拙意在行時已帶藏聚散長安殊未定從教月色任飛觴

魏仲雪徐覺仲郭伏生蔣闇楚仰無奇小集

別郎相思見倍親喜同杯酒浣緇塵風光潦倒齋如寺况味蕭森菊似人作此因緣良不薄更乘詩興未全貧聚前三日秋將盡得暇能辭過往頻

丁巳除夕

朔氣橫空積未平尚餘殘雪待新正閒翻簡帙兼觀友問對妻孥倍憶兒蔬酒聊爲京國具衣冠不整野人情從今細候春消息芳草歸心日日并

其二

催人節序苦從容一歲愁於此夕濃鏡裏數莖疑是雪爐餘三鼓已非冬蕭條客與隨時減應付年華逐事慵正是孤燈眠不得嚴城何處又疎鐘

戊午元日

長安歲事鼓填街獨坐甘吟積味懷官冷正餘叢隱

地春來仍是讀書齋草根解意寒能活樹杪浮光遠漸佳九十韶華今第一偷閒擬取踏青鞋

夢王亦房醒而書至有詩見懷兼訂入都之約

賦答

開緘重省夢中身會面雖非病兄真無計遣懷聲中酒爲能憐用稍寬貧山頭兄幾行存雪詩日增多皆遠人進子悠悠三月盡如他鴻雁去來頻

仲雪以教久不得除戲柬

不向河陽花裏行徂冬及夏滯春明新詩按節鈞開

況貧病空齋剩遠情我自一官如寄客君其何日作
先生非關苜蓿因緣淺未許人來問字輕

送宋先之督餉永平

邊方警報徹彤墀十日重圍乍解時奉詔徵兵誰後
效知君轉餉敵先馳鄉心一寄歸途月籌筴兼成出
塞詩近事令人生衆感覺於朋好倍關思

送李銘巽轉餉出關 時旅順初破

急雨清塵曉日高送行酌酒賦同袍出關次第推吾
黨當暑馳驅讓吟曹隙敵諸峯森似戟投軍片語醉

于髎轉輸也只尋常事偏覺茲時到爾豪

七夕同戴大圓馬時良包柱卿戚不磷潘朗士
集劉百世鏡園分賦時良將之楚

亭枚湖氣釀新凉佳節留人坐夜長織月乍高微作
影遠荷無色但聞香中流倚棹凌千頃半醉持杯問
七襄漫說輕離天上有有人幽閣滅紅粧

社集戚不磷息廬同用二蕭

世人皆動山人息滿屋殘書件寂寥木榻塵清貧偶
至瓦爐煙細酒初消西風落落稀花秀獨樹垂垂霜
葉驕逝跡長安頻易地料看只尺已遐遙

九月社集潘朗士雪樹賦得遍插茱萸少一人
時楊冷然歸昌平學舍
讓張聖標治兵海上

偏於此日聽驪歌北望愁思高處多佳會不能兄弟
具含情共奈茱萸何庭閒客醉逆秋老風急天空有
雁過眼底難堪蕭瑟甚有人更欲渡渾河

送唐宜之

偶憶梅花萬樹新布帆輕逐雁來賓山樓寂寞平湖
淨岸柳蕭條歸路貧豈謂君猶驚得失爭教我不念

勞辛禁持病骨秋爲甚莫以離思故損神

三月三十日鄧太素汪象望見過留酌得光字

非雨非晴天氣黃愁多無暇念春光尚留一日春予
送僅可三分共爾狂斷若新浮魚作態香泥屢墮燕
相商雖然不飲宜深坐待到詩成歎夕陽

送馬仲良

何須遷客便相憐佳水佳山倍有緣但使官程兼覽
勝郎於吏事若登仙詩題叢典標名目公暇隨心足
醉眠惟憶長安朋友在颸勞清夢繞寒煙

賀蔣子厚移居

朋居到處與君宜，只尺令人生遠思。雨作數年真似玉，業於斯世界如刹。一簾幽竹叢幡影，四壁全呈丘壑姿。清課自堪消日永，何須更問買山貲。

送諸德祖

畏向離亭對酒卮，那能更作送行詩。長隄綠樹藏官舫，好月晴煙媚畫師。世外有人元自重，眼前無事不堪悲。贈君雨後西山色，滿貯歸裝寄所私。

送吳十華年兄教授武學

知君自不困窮愁，行李蕭條亦壯遊。人到相關真惜別，事多增慨易爲秋。長途漸欠看黃葉，再會將無笑白頭。地上有書傳弟子，今方借箸待留侯。

蔣千仞蔣子厚見枉

雨過閒庭花竹新，儘除秋色勞嘉賓。都忘忌諱談方暢，并去將迎禮近真。事若可傳多具癖，人非有品不能貧。長安此會幾今夕，莫遣青樽負月輪。

寄懷張聖標

誰將空谷貯朋身，念子悠悠白髮新。訓叅縱年兵始

撤，徵輸滿地國方貧。可能高臥吟詩父，仍恐私憂累杞人。莫問近來朋友事，依然騎馬踏京塵。

壬戌夏，吳于蓮蔣子厚見訪留飲，日成詩兼寄長安故知

雙鶴翩翩下水濱，早于秋日晚于春。榴花紅影多兼雨，草色青來淨洗塵。爲問長途禾稼好，相傳故友意言真。疎慵不必觀餘事，十歲題詩不示人。

其二

悠悠忽忽送年光，不醉不醒酒一觴。客到并勞題畫記，人間却爲借書忙。摘蔬聊作高僧供，護病多藏古藥方。不識長安別後事，可能深計及封疆。

其三

禾夏蕭蕭雨作寒，一函遥寄問平安。生涯大累閒將睡，意興全銷隱去官。遠道相求仍二仲，近墻看竹只三竿。故人正爭長沙涕，未可傳予茅屋寛。

寄懷熊雨亭兵憲

誰傳千里故人箋，風雨瀟瀟破書眠。江漢多君新壘壁，燕雲何處不烽煙。漸看髮白將無老，未敢家貧望

有年對使一揮思友淚遙隨秋色到吳天

送張浩之侍御入朝

芳草萋萋柳尚黃明朝騶馬度邢襄使星尚帶吳天曉客夢先歸帝座長遙海人煙經歲斷中原田舍到春荒眼前多少窮閭淚及早封書達建章

其二

相看未敢嘆離羣此駁何人豈不聞流果焚香多事事論兵說偏各云云閒身許我攜書老直道需君致主殷頻憶西山春雨色賦時緘與故人分

寄題故太宰梁公賜橋莊

爽氣朝來映水濱天開勝地老元臣敢忘丹陛非常眷彌繫斧生隱後身古道猶存花竹靜時賢共拜斗山新不因有事如今日始憶當年綠野人

齋前柳望秋先零不勝淮南木落長年之感俄生新葉娟娟如二三月間子遠適至欣然有作和之

垂柳依依小閣南乍驚零落及初秋長條轉憶藏鶯密細葉重牽飛絮愁稍借溪煙慰憔悴卻分新月照輕柔醉來忘却西風度與道春光在樹頭

中秋郭定之招同諸友賞月值雨

園亭瀉瀉水生紋知已無多月作牽秋色平分今夜月酒盃却對半窗雲盤餐簡傲存吾輩氣韻蕭疏對此君竹閣多縱使姮人微雨過如何佳節不成醺

寄杏悼道生

殘卷清尊倚嘯歌自宜疎懶臥巖阿荒苔夜月催蟲語早雁西風破雀羅開我鬢髯離後改故人惟笑夢中多君攜劍氣新逋斗豈暇浮千醉薜蘿

樓上

穠秋凄其秋氣生登樓晚坐看新晴簷前樹缺高城出檻外天低遠岫平醒酒茶香清嘯詠開關客少廢將迎西窗返照兼霞彩交映攤書几榻明

獨酌 時可見秋試

清夜寥寥獨倚樓自憐身世一扁舟偶開書軸尋山徑閒識星文借火流千里征衣懷客子一庭荷氣尚芳洲且將盃酒寬懷抱人對西風易白頭

閑中

閒中忽忽笑生涯高柳秋陰處士家玄名試香新波
水採荷深借欲殘花尚炯裴火懸書蜷大德臨池學
畫沙苦色漸蒼誰着屐一簾爽氣落新葭

秋興

門引漁梁一徑幽盈堦苔蘚媚新秋性宜豐草元同
鹿坐愛澄波且狎鷗杯底花香蔬面月燈前書卷竹
間樓此中已是山民侶多事時嫌有唱酬

凭欄

高樓秋氣正蕭森凭酒凭欄且眺吟何處短簫吹綠
雨有人孤棹倚荒林辯如米芾差存石懶似嵇康並
廢琴蚤已投閒吾詩得入山何必更求深

懷吳于逵

乍驚秋色滿閒庭山氣浮窗遠亦青映水芙蓉堪落
莫經風楊柳欲凋零懷人雲外看飛鳥把酒天邊對
客星斟酌歸期難再緩清樽是處不堪聽

遣興

共悲搖落秋爲氣我自秋來興轉豚寄繞孤亭萃木
搜深藏委徑一溪斜涼生檻外廻風雨紅釀籬邊照

小花況是閒身酬應简高眠終日對流霞

感慨

露白風高天地秋一尊感慨幾搔頭少時書屋兼爲
圃隣有清溪欲買舟性慣煙霞居士癖心耽圖史古
人憂晚禾半秀猶憐雨耕鑿何能與食謀

詠懷

通籍漸多孤悶集十年簪紱已偷偷勞人秋日休田
畝君子清時戀薜蘿論甸文傳司馬後中山書比樂
羊多勸農鋪邪何時事令哺舒君一放歌

其二

烈日飛塵八月天無端憂至不能眠荒民役業時爲
盜飾吏嚴徵日備邊闕國君臣爭廢古兩風海島遂
樓船身雖丘壑應回首北闕浮雲正黯然

其三

每傳時事費躊躇漫對漁人賦卜居五色中原看鳳
下再清河水獲麟初伏波不裝長征骨賈傅空懷痛
哭書鴻雁嗷嗷芳草欲乾坤何處結吾廬

其四

笑指西山欲采薇隔城举色到樊川寘鴻爰兎無羅
網爪埸鷗波有是非伐鼓宮中開建蘸浮槎天上拾
支機相思千里何人駕翹首同心秋興違

登臺

日暮孤吟催白髮登臺飛思遶天涯門通溪岸似栽
柳地近城闉可種瓜齊晉夏杖無雨澤山河南北有
風沙此身畢竟誰為好真愧辔纓十載差

雨過聽溪流

幽懷渺渺淡烟生樹裏孤亭晚夜明力掎潺能分黍

稷蔣花不免念枯榮百年事業時過半八月陰陽氣
互爭稍喜前溪新雨後亂泉石上瀉秋聲

白礀雨過訪贈詩賦答

門外泥深三尺雨幽齋半月一迎賓高秋松桂開俱
我盛世溪山此有人句挾風霜兼逸韻性元簡傲合
奇貧清尊對酌生離思竹杖芒鞋又水濱

趙芝庭明府招同張勉庵飲牛氏池亭

郊闉一赴菊花期晚夜移尊泛綠池花縣五年行樂
夜柳陰半醉論心時波紋帶月侵衣冷笙吹遶風度

南遲此地從經遊覽後無人更折紫薇枝

其二

霜落烟銷雁影寒小舟動處水生瀾醉無奈此當杯
月情益增於欲去官燈火高低依岸出人家遠近隔
河看能教不恨嚴城鼓與木蘭將涌巳闌

哭白礀甫

仲冬遊子涉江濱遠訃驚聞傷斗春百世可傳先紀
徽一生但醉不憂貧煙霞忽漫醉知已文藻誰堪作
替人檢點從前酬和集冷冷清淚灑風塵

贈江玄伯九日

菊放東籬柳欲黃天教元亮有柴桑夜凉各夢花生
華露白苔增月似霜物候高臺聞雁語人家幽岸擁
波光新交是底堪同醉何必茱萸憶故鄉

哭萬元白

眼底紛紜終有死身能關係死仍芬竟將七尺開曹
骨瘞作千秋忠懿墳照史丹心元不滅避人諫草未
須焚他年聖主思遺直好寫綠緗更奏聞

其二

漏卮未塞已亾身謀國雖工不救貧當日疏成應泣
鬼至今事後轉愁人深情那盡生芻束百感無端白
髮新四十餘年欽止雖僭間炊諫復何臣

張聖標罷歸贈詩四首 同時罷者十六人乘時劾疏羅三上

握手郊園意倍親數年結約此迴申主恩特許清時
隱國士俱開未老身莫慨石岡虛八陣訛傳市虎已
三人漫勞賈傳揮長涕將順方誇社稷臣

其二

同心髮樂一相存世路悠悠安可論別後流光堪白

首眼前萬事且青尊雲深大澤蛟龍臥風急荒林鳥
雀喧爲問凌霜排鳳闕何如沈醉向漁村

其三

歲晚浮雲日日興帝京冠蓋及時增齊門竽衆宜存
瑟枋底蜩多自笑鵬不使罕容開細柳可憐烽色焰
青蠅莫言清夢山溪穩巢許于今未可矜

其四

蒼煙一縷下河干執手躊躕有所歎四皓功名元不
薄三閭憂憤故多端散歸海宇人俱重來向朝廷時

益難縱使桃源終隔世居民猶自問長安

訪聖標還同于蓮舟中作

歸舟信棹獨從容底事愁余思轉濃遂有危樓真結
市將無魚服誤游龍驚心滄海成三變翹首蓬萊隔
九重欲向武陵溪口宿桃花疑恐未相逢

甲子除日

雙鬢蕭蕭城一陸自斟濁酒倍躊躇尺街過景悲時
邁身世開愁集歲除久已逃名安碌碌漸看偶語禁
詩書清溪何處桃花渡欲向花源深處居

其二

每逢節序一傷神回首風煙百感新開憶故人多被
放即餘君子亦憂貧晚催花柳青黃變春到閭閻涕
淚頻歎息書生真誤國乖交天地復何辰

同馬鑑父登易州城樓望荊軻塔

千里攜書向易州憑高覽勝破鄉愁諸峯矗矗環城
起一水潺潺抱郭流歷亂垂楊香霧裏差池飛燕碧
雲頭天涯不盡荊卿慨數指浮屠問馬周

寄懷趙芝庭侍御

辟名蹇蹇動天閽我愛其人不可諼獨到祠前猶起
敬既離膝下倍知恩花含宿潤仍芳何水漲新溪出
遠村當日經營成舊事於今是處欲銷魂

送閔允修和高夫子韻

聘覡寒飛暑氣無千章夏木繞城閒雨携漳水愁民
牧風入吳歌婦酒徒盛世羨强俊輸瀟時人莫漫傲
江湖受薤漢王如前席賈傅當年自大儒

九日燕集

忽看秋色老乾坤螳草萋迷滿故園我昔飛觴聊竹

徑人情難雀自柴門四郊雨積微登秋一帶河流尚
有村雙鬢已經添白髮莫教此日負青尊

喜于遂至 有詩見贈

清齋寂覺倍相思倒屣迎君月上時乍見獨疑前夜
夢歎離忽已近秋期交情深淺新詩在世路艱難客
子知此日山中風物好青松白石紫房芝

遣僕還里

忽漫離家鬢已斑轉多生事損人顏性同麻者經書
裏飛是鷦鷯榆枋間數米仍嫌八口累含貧服若愛六

時間每當落日增愁慨百里雲山殊未還

嘯菴 南華署中

微風疎雨曉涼新暫得孤亭寄此身嘉客共尊消永
日故園花竹待歸人剖來得玉終傷璞覺下餘桐本
是薪借問當年栩栩夢周耶蝶也竟誰眞

送閔鍾岳

落日徐風吹葛衣傷離感事各依依人間是處皆難
在客路縱君容易歸官冷如僧秋意早愁多須友寸
心違遭時四顧無長策只合西山坐翠微

王氏園亭

秋向郊原靜處尋古牆圍遶蓽門深迂廻窈窕層苔
徑青紫丹黃千樹林風定小池開竹影日中高樹合
藤陰孤琴更在西鄰北邀劉清商議隱心

于遂定之再至

舊侶相逢意倍親感君不厭往來頻長途冷落林花
盡此地縱橫兵氣新實畏風波生末路虛從誦讀掟
先民久知愛我非朱紱何處芳樽可共斟

即事

秋風館色已淒淒倒影搖光水蘸隄高樹迎人先落
葉荒田捲土復爲泥沙痕立雪鳧鷖冷浦口連堤雁
鶩低小舸由由牽一線漁歌漸近蓼花西

過嘉祥聞義兵作詩與趙明府

落日蕭蕭聽馬鳴驚心盜賊未全平黃河函谷連淮
海舒甸風煙達帝京藩吏辛勤聊問俗書生容易敢
談兵但言撫發分明事我輩於人負父兄

送劉海輿之任湖廣

自憐白髮不勝簪二十五絃彈古音孤鶴雲霄隨遠

近羣鷗沙瀨有浮沉經春已妬王孫草送別偏傷遊
子心大白樓前川上月清光夜夜夢中深余曾夢與海輿登大白樓看月

李中翰招同豐萬年王訥其黃大醉高西雖重

飲西郊

再到郊原興轉賒西來爽氣落誰家數聲鳥語林光
寂一綫烟橫竹影斜疎閣晚開新上月曲欄深護欲
殘花此中坐覺人俱遠不必山阿與水涯

同天醉訥其飲鏡湖亭喜雨

彌望煙雲接水鄉水平如鏡夏生涼佛綠瀲前初新
綠荷葉翻風初有香簾捲虛亭收野色月同溶蕩展
波光湖擫翅首俱回望吉酒清溫與故長

哭王猶仲

神映秋瀾標建安早應草堂蕃黃沙家無可爲貧時
璧筆負江郎夢裏花舊俠幾年勞荷鍤新阡落日儘
啼鴉交情生死從何見不及山陽引素車

其二

憐才憶舊總傷神君是乾坤可惜人莫謂尋常但有

醉誰能四十不憎貧遺文中夜猶干斗俠骨當年自
碎塵一束生芻兼絮酒肯將哀怨灑漳濱

其三

年年抱瑟向齊門趙自不妝古韻存誰遣宿華摧綠
夏可憐蕙葉委芳園半生知已成千古此別伊人遂
九原明我相思來我夢徐風吹月正黃昏

遊五峯頂

蒼壁丹崖萬仞遮玄都宮殿倚青霞笙簫何處通仙
籟雞犬雲中信有家幽洞深疑藏寶籙流泉未許泛

胡麻偶來片刻偷閒過恐到人間易歲華

同黃天醒王訪其李中丞園看竹

草色凄迷秋意深萬條寒玉散晴陰瀟瀟落落誰知
已高萌瀟灑此貞音返照搖光亂水孤亭倚翠上
幽襟主人是竹何須問但問何人可入林

戊辰生日

北風吹雪滿城隈鼓促重門未曉開殘夢林端鶯襍
璧斷鴻水面掠雲來故園修竹盟堪冷何處高樓賦
可栽身世祇今雙負誕還將短髮向塵埃

其二

三載齊門巳倦遊誰教匆匆此淹留夜隨漁火行額
岸曉覺冰花集野裘豈是懸弧分有定仰令貪位老
應休便攜短笠歸山去日照南窗不裹頭

歸興

每覺心期與世違夜因勞頓想初衣乾坤草草看如
此劉習狱狱翁可歸五十自輸周十貫一丘未必古
人非且將策馬稱寒夜暇假開窗坐翠微

作書

紙上爲山山可移粟花深淺其新奇鷓鴣竹石到佳
處却憶田廬悔別時拄杖何人成獨隱石雲蓋與此
前期滄波一曲平于掌不帶沉湘楚客悲

巳巳立夏作

物候能令客感深花叢新綠又成陰浮雲映日來疏
雨倦鳥拼風入茂林莫以衆芳堪歷恐曾其焦木盡
爲琴瀟劇卿已身將隱儀舞蹈遊各有心

同胡淡甫大參孔映初任濮水蕙卿遊喻恒拙

侍御登光岳樓

臨岐更上一層樓樓上長風暑欲秋窗裏四時青黛
色林端百里大河流暫邀明月當杯度既覺晴雲倚
劍浮呼吸真能通帝座告圭此日慰民憂

哭高孩之夫子

遠計初傳書殺驚靴書無語淚縱橫恩從沒世重新
見事遇傷心百感生不到開屏亦有数可堪黃土藏
疑情何時直北烽塵靖謾向心蘊怨始平

其二

已向東山臥一丘無端召起借前籌獨憐衆惑時當

敗恐效重來志非酬街頰千秋一識劍孤明再北始
焚舟生才不易成功少五月愁腸聖主憂

其三

山靈游秀黯然消倍憶當時再度遊樊樓旌旗成壁
氣笑吉訣絕在鸞刀幾年作隱同憂患下古音書歎
寂寥醉酒沅江歌楚些英魂今古可同招予從先生踊刀觀旧以此行邊紀勳麟閣先生笑曰君乃訣絕命在斯矣

馬君有詩見懷依韻奉報

蕭蕭短髮久紅塵夢到幽棲事事真修竹長松莫逆

友疎桐濁酒自由身應從樹上看山峽可耐亭中問
字頻高蹈不須仍倜世古來原有釣磯人

巳巳秋偶值茅孝若於新塘道中立談別去孝
若以詩見寄賦此報之

西風落日倦征旂小立道傍慰故交一片行光催雨
角十年心事集君楷文龍在于今懷抱尺組分予笑
繫匏聖主招賢新築館投君可應太初交

其二

虛擲年光與俗緣不能避遯不能捐昔無深病閒仍

讀酒是貧交老更堅人厭我真誰自因身多病故若
難痊何埒去向漁樵道鬱抱今誰知已前

季札掛劍臺天啟丁卯同曹毅甫今其處崇禎己巳再過感而賦此

老樹蕭疎秋草深徐君有墓在河潯尼臺誰表締交
誼孤劍曾懸生死心吳國舊封難可問汶河流水到
於今重來轉覺風期邈感歎徙令淚滿襟

巳巳小春鄧太素顧予詩良有詩見贈賦答

十月長林風悄然何來隻鶴下中門從前邀客多三
楚都憶論心已十年眼底無方醫倫歲寒齋屋夜夢

歸田逢君共訂閒居事雙鯉能傳秋水篇

巳巳生日

薄雪凝寒及小春清齋濁酒也宜人三年得暇惟今
日百歲勞形已六旬老色枯觭應上面衣鞾竹杖可
由身請看火樹冰花果何必浮生認是真

聞警三首

沙漠蕭條籥策鳴草枯水涸恣橫行一陽烽火傳邊
徼白晝寒煙鎖帝城關外遙臨都護節關門舊識尚
師名元良早建非迂計日月雙分上將明

其二

夜深月落念鳴笳冷露橫生北斗斜西海金貔輸塞上一時兵氣滿中華遙憐日御思飛將坐中忘勞式怒蛙愁聽不知更漏徹閒庭徙倚對梅花

其三

時平未許勒燕然和策今知不可堅退馬縱橫歌舞地澤鴻哀亂雪街大鼎觀其放罪於廷煉石須教五色全卽使舉例無缺事也應滿伐啓周宮

書屋

茅齋如掌白清嚴碧色花光映軸籤南面有城論我貴北窗一枕讓予甜學因無獲彌求古性帶沉痾不受砭身是蠹魚書是屋安居何用起崇檐

予有光祿之報方左輙走尋陽相送賦別

一麾四載瀟東藩彷武修文弟與兄誰意鳴珂還帝里天教抱瑟去齊門昔懷絕續沉江市何地重開在日樽薊北尚聞傳白羽看君倚劍正乾坤

卽席留別董錄卷

荷光樹靄綠沾衣惆悵離筵對畹啼借酒駐顏紅亦

暫辭岐路好願多達深知世態寧傷慨無念人情但有歸昔若河梁會細挪常從濟北想音徽

王來凝荐吉予轉光祿作此爲別

蔣離門徑雨中幽一曲清歌病早投設絕分冑川是酒涼生几榻暑成秋時從真覺歸山好官拙應從采藥遊道骨卻君何于皆欲山明月滿中州

量移乞休呈濟泉諸公

遷客何堪入帝城乞休先擬一身輕食賦不候難人既習懶仍堅鷗鳥盟久厭風塵縱隱影新添老病學

尊生擘公正有安邊事會向山中紀駿羣

留別諸邑大夫

邊騎雲屯白羽馳軍興日日費民脂成功誰書麒麟早吡取徒傷欵段遲回首流離鄉俠淚驚心時序楚臣詞願將製錦玄黃線普作斯人續命絲

卽席留別胡洪函年丈

梁北齊南幾放歌離觴在手奈愁何層城燭火一時醉滿水荷香何歲過心事從今辭羽重風波自昔市朝多可堪不合時宜相兼懶都人笑髮皤

寄懷孔映初父母兼言別

長夏高齋氣似秋滿庭榴火照清漣五絲已續斯人命一矢應分聖主憂不以開樽見北海却因下榻想南州交情如許傷離別何日重逢說舊遊

五月四日胡漢陷申涪門鄭大章招飲水面亭賦別

未能驟別且淹留重向芳塘載酒遊曲奏霓裳三島近風吹雲幔五湖秋明波泛月人俱遠小艇穿荷晚近幽如此交情仍不醉却將餘興倚誰酬

留別錢恨復

二載南華見斗山風清玉帳候人閒聞尊自對奈麻縣憂國驚看鬢髮斑承寵君方新拜爵投林我已倦飛還東西只隔寧陽道咫尺音徽不可攀

留別李他石

鎩羽何年復振翰久無飛夢到長安因風稍慍鳴珂入近日彌知行路難遂欲逃名從辟穀肯教除目礙丹還始知子受君恩早黑髮紅顏已掛冠

庚午夏予以量移過聖諸友小住

樹間涼月報初晴小閣風來暑氣清久出今歸身似客偶逢新好舊同聲微歌佐酒夜論古看石採泉欲結盟一夕古星傳太史無勞更歎別離輕

孔映初將赴楚藩予北上約同清淑不果

記取吳綾乞贈詩小齋新竹放疎枝草來留別秋月有約難酬益轉絲聚散此生多意外交遊半世幾心知燕山楚水明朝路奈可并州負酒卮

舟行即事　庚午七月北上

草草辭家又問津蕭蕭涼雨淨飛塵何來有道輕千里真覺登舟絕四鄰靜夜清尊聊對月明時多事敢謀身不妨老至居人後但畏羣情厭我真

其二

西風剪剪客衣單帆影林光生曉寒十載驚心變陵谷重來白首泥波瀾臨人問世傷予鈍奮翮排雲羨鳥寬正是春明新有召其如野性未能安

同蘇徙吾飲來友石青笑亭候王左海不至

蕭蕭庭樹帶霜姿楚楚寒花對酒卮積水浮煙迷遠岫歸鴻掠雨沒高陴房廊委曲宜深坐僚寀懽遊及

暇時節序催人秋又老重來不是菊花期

寄李涵白父母

多事勞民此一方美人作吏耿流光風歸庭樹桐音
古花落階苔鶴夢香習酒論文官有暇驅雲爲雨日
初長大丹已績蒼生命雙鳥高飛帝座傍

邀同張仲錫黃伯謙飲翠㮔素分用六麻

簿書仍不損煙霞漸取榮名與轉賒心有懷人常欲
醉坐皆故友似還家短檣輕幕銷殘暑疎雨西風對
晚花老至不堪頻說別莫教草草又星槎

中秋前一日殷大陸訪潞心同集小齋

長安莫厭俗緣塵強意親知會聚頻雲際月光遲亦
照會深酒語潛騷與欲落慷慨清如鶴花葉支離懶
似人秋色誰分剛十五可能不醉待明晨

壽李大生太翁

早謝榮名賦卜居依親訓子愛吾廬果包天下殘經
真發淵家藏啓事餘三世合來成太古一生有分任
華胥只今夜夜羅浮上南極星光照屋書

顏茂齋錢公調劉同人陸叔度官建之同集小

齋看菊因及韓雨公崔月窗高致同人有詩

依韻和答

閒官常以客爲家短棹欣尚淅大加孤咏自憐虛九
日闌情聊復醉流霞但用高上賞菊詩如共東籬對
菊花海內知名原不少感君與咏思無涯

寄懷祝甚少大參

燕南衛北總紛然鎖鑰如君衆所天嶠玉登壇輕似
葉金錢養士散如煙平田郵落皆兵氣靜女慵儒不
夜眠河上有舟誰禁渡賀蘭一柱砥長川

送聶章羽還里

多事多愁益鬢絲支離瘦骨欲何之羈人似菊過重
九倦客違時愛四肢辛苦一尊茅店月知交滿座故
園詩送君落落歸箕穎慨我棲棲賦渼陂

其二

帝城日日夢還家想到還家意轉賒靜閱青蟲春化
蝶閒將朱舜曉開花懷人日極淡舟迴尚心勞歷
宇斜與爲榆關頻疾首九邊烽內臣銜

寄懷聶章羽

惆悵天邊一雁遥淵風獨立影前簫生平畏事思緘口近復貪眠懶折腰悔不當年安節賤却憐垂老愧漁樵歲寒倍憶丘樊好羨爾身名共寂寥

其二

見月懷君月又斜去程計日已歸家㑹聞風急蛩相報籬下霜嚴菊自花憂在長安偏易斷願於隱處亦難夸少年同學諸兄弟生死分離數欷嗟時聞花泉䧺計

其三

但賦歸與與自長免從目者問行藏飲但弟姪時相

勉享有林泉未敢荒若念邊疆私短氣夯看世界還迴腸北山莫更移文至爲報周顒已束裝

贈汪仙友被讁旋里　仙友能畫

僻居未得挹清芬名士場中每說君韻致高寒當快雪性情孤潔擬閒雲一身仕已闗時運半榻生涯足典墳醉後煙霞生筆底前賢徵許右丞分

送王孝儀之任安福

輕抛書卷向風塵花幘分香案牘新山高高文添勝蹟齋留好月對清人位卑未滿乘時願貌敝仍疑下

第身君到自然多雨露居民不必祭楓神邑有風神早則禱之

牛太淑人苦節

閨風閒卷畫悽然忍血扶孤五十年教子教孫三世苦無夫無媳一身遺獨持守操延家慶應有芳仍枉國賢恩錫崇隆名詠集報到存殁已雙傳

和韻答許爾鉉

僻性迂懷自處難歲云暮矣感攀蘭倦遊空日欲歸去抗疏從君見治安苔梳梅花差可只紙窗雪月不勝寒屏間石丈能相許龐得清人靜裏看予以素屏畫石題曰

八友爾鉉贈詩云自有高齋巖石看

盧紫房太夫人壽册

歷盡艱難得令譽不從塵世問華摇暫移許國身將母仍是承顏教讀書庭有金萱將北來倒冬簪樹慶來初盈盈德水清如練知是慈雲普所𠋣

周粲甫至挾盧德水詩見贈和答

常從夢寐挹清芬快覩飛鴻下白雲可奈離居同念亂不堪逢世但論文閒窗寂寞藤蘿影遠水滄鮮鷗鳥羣應笑長安車馬客梅花春信枉慇懃

四月五日賜百官麥餅宴此典自世廟距今九十有八年始再舉恭紀四章

夏日初長晨氣涼百年舊典見新章爐烟高結晴霞彩玉屑遙分湛露香聖主要勞猶旰食小臣蹇驥亦恩光莫言輦下偏承眷應有餘波及遠方

其二

雨過堯階曉欲乾似聞天語勸加餐光分寶月雲中饜珍自仙人掌上看聖德昭回歌雨秀皇情衎豫舞千官均霑異數懷餘慘益覺熙朝燕饗寬

其三

寶筵初集斗牛斜執事虔恭肅不譁南畝辛勤綠北闕人間含鼓自天家中興師古先交泰信史從今紀物華非食年來崇節儉却於禮下不嫌奢

其四

苹鹿呦呦鼓瑟琴鳴珂佩玉五雲深偶從匙箸知臣寵更自來牟見帝心泰晉饑人何日飽溫青勝算迫其今千金一飯王孫意莫遣飛鴉集汴林

獨坐湖上亭

幽尋愛入水雲鄉五月虛亭稱豁涼高樹縈風吹鳥語近人隹月照荷香一觴獨進師元亮孤磬遙傳羨武康滅燭看晴宵更好垂垂星漢浴波光

送張仲錫之任廣信

專城千里列侯師折柳春明敢及私計程莫問朱買女到境先酬竹馬兒廉吏家風雄劍在人大心事象山知九重已託蒼生命莫給流民上玉墀

淨業寺再送張仲錫

卽奉王程亦有期暫停華轂問漣漪弟兄如水論心

事花葉同香遲別離他日玉溪光裏坐可猶淨業酒闌時採荷莫厭蒹葭隔露白霜嚴使我思

自題小像二首 壬申五月望後二日也

虛負光陰年復年烏紗久已悞頑仙已知泡影生如寄暫喜蕭閒坐似禪始願良奢今漸減先民在望擬何賢眼前三事吾師汝不語不嗔兼不眠

其二

笑問餘生何所需秋霜着鬢粉粧鬚親知零落三之一名實虛懸有也無夢裏華胥覺後遠少時書債老

將逝松根石上構消遣漫把莫顏人講闈

李文方左遷南人行作詩送之

長安門外影蕭然裴柳飛鴻共雜天南地星孤子有夢故園風物輸真還東籬黃菊堪沉醉南國烏紗亦散仙計到石城寒臘盡梅花如雪照高眠

其二

采石江邊及好春六朝佳麗賸身華芥不遂遊能到蘭佩多芳手自紉遠近已知天下事升沉尚論古之人只今明主虛前席莫問華陽擬結鄰

送姚孟長之金陵

十年驅逐病相憐遊倦方將美獨旋書滿扁舟歸歷後尊開涼月早梅前坐忝藤寂琉璃道風到音清費懸懸仍是君恩酬講席石城佳麗鳳池偏

其二

江河秋盡水痕收掛席平風亦快遊夾岸晴煙浮樹杪諸峯黛色滿機頭論才欲買千金骨徵傲華高百尺樓出處一身關氣運等閒莫放五湖舟

其三

共說儤班侍從臣爛役杖殷木天身刑人得玉尚遊刖前席推賢未服親但是耿利廊者姤仰看鳴張豈全仁無多知己爭星散白髮如新今又新

送黃仲謙之任汝陽

乾坤何處有安家保障專城待使車白露河聲寒漱石春風嶺氣暖生花務閒依舊詩成癖名至何妨酒共賒解道潁川黃太守漢廷今日又宣麻

其二

地入天中天較寬自吹鄒律不知寒羣峯入座青堪

賞修竹經冬秀可餐月旦何人追許劭華研將子懇袁安憐才第一邦君事況復君家愛佩蘭

秋懷

長安秋色損紅顏別館幽棲獨掩關夜靜歡聲傳北闕朝來爽氣動西山荊卿歌斷浮雲渺郭隗臺荒寒草斑一望御溝流活活君恩不淺到人間

美人手

被刺鴛鴦半未完又將芳意結幽蘭珠被鼓瑟心俱遠玉椀調冰色並看貪採蓮花忘却剩愛掐梅蕊不

知寒深房自寫眞容寵小字題詩寄所懽

大內蓮花

仙舟淸蕪藕花時成喜恩光到曲池五夜金莖承玉
露六宮紅粉妬䑓君新頭嬌語臨風舞倚檻憐雅
夢思不是御溝香出水禁中作麗詞誰知

酬盧德水

陵谷遷移日日新簑笠枕上幾何人或松或石予皆
友爲圃爲農予有親鴻已出雲心正遠龍雖潛海性
非馴讀書況是閒居好尊水園中自在身

其二

命酒稱詩敢自寬微吟薄醉亦妨官又從代斲終傷
指未解承蜩擬應允世事悠悠愁益老風沙日日歲
將闌靑來豎義淸嚴甚月照虛窗到骨寒

燈花

金屋珠簾暫附身曉開推閉貌鮮新一般照□偏占
喜別有生花不倚春署爾佳名惟夜合似將□語動
朱唇可憐艶質終歸燼又向修螺作好因

癸酉立春在壬申十二月之廿七日

此身不自判行藏春至難銷□殘猶在可農難
補特當計息仰諸商朝班偶兩半夜指恒道公然說
孔方員贊官療猶未放孤亭蔬色挹年芳 時予爲少司農□□錄
法

其二

每逢節序倍踟躕豈但因時感歲徂靑海戈矛艱兩
雪黃河舟楫隱萑苻可堪漸木渴無谷若幸朝陽風
不孤愁絶餓人輕語難邪術無計綏追逋

方左樞張勉庸至

愁心旅況不曾寬耗損年華給一官寒夜頻勞歸里
夢春風一對故人歡且將斗酒酬燕月無奈狂氛遏
武安借筋來威君自許邦家多難可旁看

賜扇 癸酉

曉看晴色映宮雲天上俄傳寵賚慇寒暑經時開帝
念朝廷方物許臣分光搖半壁蟾蜍影風動千官竹
素文拜舞鳳樓仍自問可能解慍助虞薰

舟行即事寄報長安知己 癸酉九月

野岸疎楊秋又高輕雲雕月上千旄但看舟楫心多

感荷憶知交意更勞敢謂防宜利水上擬將忠信向
波濤時當有事傷逝暮不以籬花照六乙

其二

正是蒹葭白露時予懷耿耿向流澌知君此際生遙
想所謂伊人在水湄思溯今宜沉聲處登舟恐負着
鞭期事難更覺閒身好知者常存有客思

其三

蕭蕭晨興欲問津秋禽愛日映如春悵懷今與良朋
別恐懼親承聖主顰因地用天談匪易廻瀾祇在道

何邊閒情早有愁陰探底事其能聽水濱

其四

幸有君詩可敵秋衰蘆殘柳尚禁愁落霞晚波俗如
書斷岸空香釣白幽明月欲來川早映夕陽已下塔
能留身輕轉愛沙邊白落落閒眠鷺與鷗

其五

高帆日作東南勢遂角長隨斷續風若個真原今水
性何才敢望古司空夕煙柳下連茅含細雨橋頭載
笠翁暫看閒人堪擬闘食眠行坐水聲中

其六

夜伴漁燈宿渚邊曉過蘇寺愛僧眠深懷孤了悲花
懼淺渚汀荻淺柳移鼓吹祇堪魚鳥駭屏賦何自稍
梁偏只今冗劇行河舫豈是蕭閒書畫船

其七

夜來疎雨到浮查遂見河流上淺沙蘆葦蒼煙淵生岸
浪蓼花連岸接丹霞葉將辭樹風催別鳥欲投林日
已斜別渚時時聞野吹何人客又不思家

寄懷陳無異

星合波光靜亦明夜兼霜冷雁無聲春明門外西風
客楚館燈前舊雨情想到河濤魂欲悸回思天語夢
猶驚析煩髮重眠難穩獨啓遙窗待月生

雨中李生共招飲青錦潭

青黃樹色瀉爽光聲影蕭蕭怯雁行乍覺深情生郭
外每憐幽興到秋長西風恭雨人同醉曲徑疎籬水
一方薝蔔小開淸滿座只疑元亮在柴桑

宿遷送汪希伯歸里

憔悴垂楊霜後枝不堪折取贈臨岐西風佹吝殘棋

夜野水孤舟濁酒巵聯榻那兄矜勝友故園竹木喜
新知予官牛在蘆花岸進予重逢春雁時

鳳陽謁陵 有引

河臣劉榮嗣以癸酉十月望前一日自離淮
夜行三十里晨星欲披驟謁祖陵松檜肅肅
靈爽颯然退而詢於土人合之鳳書陵乎丁
向癸聖山在前芡母廟山為之輔左安吉右
鍾乳欽鄉雖相為之與東西濠水交於前鳳
凰山在北左日精右月華則陵之案也葬之

日昇至穴所風雨晦冥若有神物奇突輔翼
諸山或為諸臣府第或為兆宅蓋徐湯二王
一公一伯二十一侯環列其旁如侍衛然夭
為聖人儲此根本之地豈偶然哉

當年會葬百靈趨尺土能為天地樞日月光華纏北
極斗牽真氣滿中都殘山剩水開王佐采薇遺弓擊
帝鼓拜舞低回增舊感周宋曾稱有名區

鳳陽道中

犖峯蟲蕰水湯湯靈秘千年會發祥龍德先天應有
在眞人應地自無疆旁收卿曲背[illegible]
一匡却嘆遺黎竊索其欲邀帝澤淵維桑

漂母祠

西風落日水雲陰漂母祠堂自古今遺像城闉傳世
久當年高義感人深可知進食王孫意絕勝分茅大
國心更問平原門下客摧秦滅楚許誰任

韓侯祠

荒祠落木弔英雄帝業初收百戰中東向有王明得
意未央無地報成功半生知己惟漂母千載論心伏

蒯通躡足僞游成事使漢家原不教臣忠

淮安湖楊毘岑舟中小酌

雙河浩渺拍天浮聞木來同李郭舟載酒聊為文字
飲入冬先抱轉輸憂且看中澤歸鴻雁未暇滄波美
鷺鷗更以時艱思將帥可從市上得韓侯

癸酉生日泊清江口

晴日蓬窗尚小春沙鷗如雪傲波臣長河躡岸將歸
海孤棹尋源屢問津旅況蕭條開[illegible]清樽潦倒正
懷人年餘六十官虛大慚愧衰顏鏡裏新

其二

老至生辰念一丘人情冷暖總悠悠仰當爲樂心猶懶但有閒吟興未休西望偶登淮水閣東游初放海天舟古今多少興亡事而我臨風嘆白頭

其三

漫將笑語對斜暉回首驚心事事非去日苦多來日少新交雖廣故交稀明湖水寂魚龍臥澤國民饑雁鶩肥浪擲餘年隨寄泊不堪敝篋冷初衣

邳州留侯納履受書處

落日荒城試問津子房遺蹟在河濱赤松自欲尋荒嶠黃綺誰教作漢賓圯上有書全報楚沙中偶擊巳無秦帝皇王霸供遊戲儒者神僊總未眞

築建俟

不因身到海西頭不信河防不易籌隔岸諸山峰似埋入雲野渡芥爲舟飄風惻惻欺孤帳寒日荒荒照暮愁併注淮南爭箭括水鄉何日見民休

渡河

日日憂河却渡河乘舟轉覺更憂多星河日月俄更位砂石岡陵走巨波震蕩不從天帝怒沉淪其奈庶民何哲人儘道公無渡慨慨中流詠且歌

有感

眠雪餐風歷下相沉憂隱痛迫中腸河渠欲著慚司馬訪醫傳書感樂羊蓬底午驚千里夢眼前虛負一、春忙日歸未敢祈明主遲老從誰授異方

其二

身世風波一笑看兒教初服餧中從百千勞自歸時遺多少愁從罷後寛不問黃河青海路也無白石紫

芝餐閒齊晴日高眠足散步溪頭把釣竿

甲戌仲春上躬耕耤田恭紀

青陽符土動郊原玉輅乘時出應門自古有年歌帝力于今祈穀荷君恩西疇柳帶宮雲暖上苑花迎稼雨繁田畯懸知來介福茨梁早巳報曾孫

其二

丹霞冉冉映呼嵩日月光華萬國同立我生民歸爾極烝茲髦士若天工千家黍稷屋觜後一德車書露晃中從此埜與應化蝶耘蓑爾笠舞皇風

其三

微忱愛國願豐年聖主宵衣理萬田靈澤自然霑禹
貢康衢共喜賦堯天朱旗駐蹕桑麻色翠蓋晴開畛
隰煙洽禮先民今似績勸耕不倚大官錢

其四

海内軍儲未易籌蠲工東趾動宸遊歲時自豫春秋
省雨夏欣承雨露周三穗即聞歌瑞應九成方奏見
神休兵銷犢買昇平事延日溫風助遠猷

汪中匯聒下相謀歸新都不果

笑我飄飄卒未休多君聲氣遠相求河濱再倒中郎
屣洛下誰憐季子裘路近故園人益杳酒醒殘夢雨
初收春明亦有臨邛怨莫遣孤吟積白頭

有感

自昔浮名好是閒但聞疏劾已欣然一函敦促遊仙
駕半渡超昇若海船殘局費商須早罷覆車應鑒幾
能旋木居石友原吾志待伴羲皇到枕邊

陳無異寄言學問須要將得去感而賦詩

知君別後月斯征隻字能令萬事輕百歲應夢威底

用一回返照陡然驚當初定有攜來物異日還他伴
去程嬴刑臨時將得否莫教孟浪誤平生

乙亥除夕

殘燈挑盡尚無眠鈴柝聲中起暮煙靜念生平差失
據不知今夕是何年那堪老至逢危險亂得身閒似
病禪況復四方多寇盜寸衷耿耿百憂煎

其二

濡毫宛轉不成吟天漢高懸肺石陰風獵長松飛鳥
斷雲歸空壁遠鐘沉窮通已符當年夢啼笑俱非此

夜心最是萬身同患難新寃舊苦一時深

丙子元日

觸眼年華又一新也隨元日共朝真寺詩強酒尋同
病積火聽經夜復晨細憶從前輕意事深慚謬許致
身人無端百感因卷劇未可辭中為五辛

其二

一室渾如舟裏行舟中辛苦室中驚翻書怕觸先民
怨看奕微疑君子爭學好真嫌多事事貪眠差可謝
營營春懷不似今年甚飲啄與君變性情

有感

夢裏分身到故鄉夢回一倍遣神傷春來此地無芳草月上遥天擬劍光共藏南冠誰勝負何曾齟度見參商真能耐事惟宜澹勉說忘機淨不忘

其二

身信何勞與物爭相憐寧暇不平鳴多愁每羡人能醉萬事今看夢早驚捫舌藏身消永日隨心聽肯偷前楹靜幽亦有山居意却悔賢書著姓名

送郭子充

那期斯世見先民友道偏於患難親自昔氷霜偏此地即今草木未知春誰兼病骨輕千里身共羈棲屢破旬執手送君南去後却憐飛夢伴歸人

送楊叔平

白日將離未恐離挑燈酌酒話臨岐衰容短髮淹圍土病骨愁心送故知客與米驛頻看劍山光明滅儘題詩滻河柳色青于染爲報羈人有所思

病中詠懷

孤燈悄悄髮皤皤嚴柝聲中學養痾不盡愁思供伏枕將殘歲月付流波桐歸爨下餘能幾鶴列籠朋病已多料理微生無著處欲將因果問維摩

其二

瓶中花瓣早紛披正是和衣昔臥時已覺榮枯輕自葉從教身世變如棋步兵實下窮途淚郤子虛吟安樂詩如許才情能自廢先幾應讓古人知

憶家

梅枝竹影共離披轉憶家園二月時菜長春畦新作供柳眠曲檻晚看棋花魂倘入尋芳夢鳥語天然進

酒詩卽是偃遊殊未省于今悵望始能知

送練君豫年丈出獄

執手消魂倍黯然無窮心事不能宣貫經道路八千里盧負心期二十年爲報寇氛仍北地却看鎖鑰已南天憐才使過明王意定有飛書下日邊

病

悔將文字悞迂儒三十年來失故吾誰謂散樗堪作楫身如病析欲傷株遥看馬練元同白近識雖雄並是烏七尺微軀謝刺廢那從日者問榮枯

朱玉初修居

修屋聊爲擬閉方眼無俗物意差舒窗明几淨攤書
罷月白風微看雁翔莫問三生行見在翛然一榻也
春光况兼良友同緒暇何必殷殷賦楚詞

再送君豫改赴柳州

何日驅車指石羊羈愁別緒倍神傷身曾許國非吾
有地在輿圖仰帝鄉况是浮雲曾出岫不妨爲雨到
遐方明光符草平西詔願及飛鴻共北翔

送陳秋濤還里

長夏休嗟行路難删除萬念且加餐舟開旅夢羲皇
上身荷君恩天地寬仙嶠煙霞新作侶故園松菊暫
盤桓迷中莫弔沅湘水漢主時時憶治安

其二

豈爲同憂觸網羅不禁耿耿續騷歌此行煩繫蒼生
望所惜無如已事何應使齊門聞鼓瑟莫從砥柱見
流波孤忠去國仍懷主那得安眠越秀阿

湯討理叔寧蒙恩再用詩以送之

春老浮雲接晝陰驚聞聖主問遺簪閩恩愈覺同天
地民亂今能益照臨直氣久寒尋宦膽仍憂一懸肝
人心劍光也是尋常見夜白豐城氣便深

張勉庵至數日不晤詩以問訊

長遂柳色綠沾衣瘦影蕭蕭倦落暉且前檀裝貧計
得藏除白髮壯心遊舟子疾病煩思友况在憂危久
未歸爲約今宵聊把臂嚴城不禁夢魂飛

午日

一番雷雨晚生霞節序悠悠思轉賒身在閩屏仍卧
病心隨故友一歸家人堪處悶多需酒我獨傷脾並

息茶永日難消夜難寐缾中蕭瑟欲發花

范質公總憲留京道由彭城余治河下邳約晤
不果賦寄

不堪分袂忽經年老至猶令惜別偏喜報程期君漸
近邦當延佇一愀然世情久歷知交契道力乘時見
轉旋王聖民艱風紀重高懸法雖照臬天

夜坐東申清門

何須悶絕倚匡床且稱松陰坐夜涼草草羈棲時屢
換浓浓綢署離無方悄聞日者談新數失笑書生問

舊章頗有酒腸容一石酣能詠詩醉能扛

送張勉庸之任蘊州

與君少小共心期予在網羅君別離空念家園愁寄
問不堪惆悵强吟詩舉翰莫厭歸肯達先賢道帶秋
信遲聞道江南近燕悴恐非京兆畫眉時

送吳儉晉赴南海

升沉仕宦只尋常聚散翻多慨與悵六月乾坤炎火大
熱九重日月照容光由聞路是天重闢世外緣從絕
處長欲究在因誰可問當年夢語請君詳公昔夢於熊懸公謝

三十餘年並淮撫
馭陽守備事皆驗

其二

世路難分平不平不須係戀不須驚見歸性命浮榮
處身歷盡危旅况輕嚴瀨月從東漢白薊門風自晉
時清山靈喜結高人契嶺海能無紫氣迎

送郭無傷

何敢明時嘆莫容但憐遠道過飛鴻慈顏萬溯雙封
裏家學千秋百粤中數悔逆人輸意氣可堪知己各
南東相離幾日尋常夢恐到天南未易通

其二

只今得罪亦從新在事驚心卸其陳若整家聲無此
累早除文字卽完人雖便自在漁樵侶猶是求乎臣
子身任到殊方亦發藏隨緣莫問武陵津

送陳玉鉉

乍看秋色滿都城原野蕭條鐵騎橫無髮祐顏吾益
老私憂兩恤夢頻驚人懷勝績發燭重輸失良弓鳥
盡平蠻服交訌勞聖主知君兒夢遍春明

聞警

窗虛雲靜月娟娟老病逢秋倍愴然家遠厭人頻入
夢夜京敲枕獨憂天誰教盜賊輕中國遂倚陵園備
北邊言路未開門已閉至尊數起望烽煙

其二

百官承詔對平臺可有訏謨副聖裁是處聞烽爭盜
避何人見敵肯重來定須元老千秋計不道燕山萬
姓哀喉舌抵今猶扼吭未容忠悃達天階

其三

邊患從經二十年兩看烽火照甘泉犁庭有道勝文

祖囿闈非才憶昔賢結草焚舟靡假貳式蛙買駿感
人偏豐城劍不逢雷煥貧氣塵封亦黯然

其四

此地偏逢愁思濃天心人事兩懵懵批鱗安得淮南
戇相馬誰令與北空欲覓秦鞭驅石走已無阮淚灑
途窮孱孱病骨支離臥不夢緒書夢射雅

其五

兀兀空牀學病禪自春徂夏帶秋眠一身多忌先防
口已命難知數問天眠向耳邊談譽報恰如樹底聽

風蟬朝廷定有安邊策未到成功那可傳

其六

聞道分曹守國門猶令犯寇貸遊魂園扉小語舒憂
患樞府弘猷急調援久矣禁中收頗牧況逢聖主過
軒轅但看一夜洗兵雨豈復偷河鐵馬喧

其七

默坐焚香日影過虛窗近路聽民謠人經豐歲無收
獲我在愁時久病魔戎馬滿途猶北使附飄眾埋憶
廟柯此身縱愈應衰老空嘆年華付逝波

其八

誰遣近郊途有虎遂令獄底竟無煙爲同患難宜分
痛覩此顛危亦自憐飽食安眠天帝力私憂過慮腐
儒偏西風颯颯雲光冷何處高林鬧暮蟬

贈中清門

柳色蕭條秋欲殘風波雖定嘆無端亦知居牧年來
重不謂江湖時論難投網彌思湯德遠排飄幟帝
恩寬只憐多事如今日輕擲經綸把釣竿

送李遜甫

君歸猶及泛萊萸猛虎西京尚負嵎不用補天虛煉
石翻因照乘授珠從前轄芴原應夢此日田園得
故吾漁水樵山堪自老從來猗頓亦唐虞

同曹石帆過馬巽甫所共話石帆有詩和答

風度高鴻不可攀過從近舍得消閒猶化秋老開何
處桂樹香殘憶小山漫逐煙雲尋往夢猶憑笑語慰
枯顏目前已壁詩書暫那向奚囊更索斑（石帆索予詩草）

石帆用前韻見贈再和

蓬萊方丈杳難攀且喜餘生日日閒更借高人開遠

韻如從秋水到深山平看街衢俱非我轉覺簞瓢可
駐顔兀坐京階聽語靜西風瑟瑟見昔班

解嚴

誰稱頗牧坐邊垣又見烽煙結國門突騎如鴻秋有
信捷書似夢耀猶喧城隈雪滿收殘骨野曠風啼返
斷魂等是吟子被笑殺空言未必靖乾坤

對鏡

階前倪首愧爲臣衆目睜睜多此身二十年非予始
覺三千界事借誰陳河干實是風波地世法難容迂

鈍人召對玉蜻今萬里不因罪譴決沽巾

丙子九日

迴來日日斂雙眉但覺微生百不宜病骨已銷蒲葉
後羈心爾折菊花時夜長差又還鄉夢短直稀吹
帽詩悵惘欲尋高處望四圍鐵壁障遐思

謝蔣子厚

平生對友氣如熏思難相逢幸有君聽我呻吟真已
痛自家匙筋可余分仰乘意與那堪又但說周旋並
爾殷始信今人餘古道莫將投契等浮雲
（右 ...）

曹石帆同馬巽倩倪棱巷踏月有作和其韻

露冷宵明月漸升松陰小步興堪乘陶公倚醉仍尋
菊韓子聞詩欲叩僧好景撩人安可負曠懷此地昔
誰曾夜來心動離邊語笑我枯吟寂寞燈

答謝

寒若更番爍此身更兼凩叢與塵因有年強半愁中
病萬古無多天際人出世老難逃說法埋名沉溺却
知津浮華又謂同泡影不到親嘗不信真

聞蕭

沉沉夜色靜還幽不是愁人亦解愁術老氣嚴萃木
瘦月明風定片雲浮别來虛負湖山約暇日真從塵
鹿遊一聽參差吹斷竹蒹葭白露思悠悠

送董宵初陳蔡亭

戒詩不戒送行詩此地能禁去住思交契倍深同患
日悲懽並集到家時圯橋莫更期黄石古洞隨方採
紫芝佛若可成須我輩世緣斷後好尋師

送盧得一兼呈雲際

把得彭城繡斧懸何期此地作因緣育歸圍海春風

後惜別燕雲悔信前白首川東仍北闕宜酒野行任
適天人才摇落殊堪念寄語長源漫學仙

贈張滙如兼寄黃伯謙

八分愁病九分衰不省春臨十稍廻二十年餘塵夢
斷四千里外故人來藏身只有歸田好逢世原非作
賦才為寄青陽峰上道休教花木笑尊罍

贈俞仲魁而記之以詩

羈緤年年雙鬢皤無多精力儘消磨杠居杖履則人
老又與周旋奈我何驟喜飛魂天地外頓忘塵世網

羅多華胥只尺游堪到誰道無端返舊窠

贈李衡嶠

四方多事海波渾桐在高岡鳳在樊龍袞游絲周有
甫芷蘭芳似楚之原心存鐵石言方勁身涉風波道
益尊指佞名高兼立懦筆花五色照乾坤

題李隱君冊　章甫衡嶠封翁

不共流湘爭醉醒雲霄萬里見鴻冥家從孝友稱為
政世向湖山仰舊銘薄取榮名尊有道厚遺芳澤與
趨庭請看今日批鱗疏猶是當年教子經

閱駮

煩暑初消秋又深何時真作荷戈人長辭京國須回
首縣臥邊城畏損神二祗幽冈甘祗受三生因果此
生身殘年早晚供催折暫倚閭廬戀所親

丁丑立秋

病骨枯于老竹枝景如返照半山時愈催容色驚心
苦更畏新秋夜漸遲借酒忘憂難又醉緒書觸事易
生悲曠懷已減三之二共一人猶道不宜

中秋

開階小立露霑巾樹影婆娑蕩荇勻秋色中分茲夜
月鄉心陡絕又羈人短歌暗逐清商度歲笑翻令舊
感新天宇空澄吾欲問浮雲橫起益傷神

九日

每逢秋色倍傷心露重霜嚴秋夜深數節閣中亦重
九登高何處寄孤吟人同菊瘦開叢棘夢逐鴻飛繞
故林吹帽風還欺短髮殘萸殘雪不勝簪

其二

牢落羣公嘆又羈重陽無酒但吟詩老人秋至求衣

早孤枕愁多厭漸進恩而役羅嬰古疾肉因對豹效
時宜漫勞覓句酬住節感逐思生那更恩

寒夜欠錢孜孜齋韻

尚有黃花倚棘叢自傷搖落對西風拆殘鈴急宵光
慘氷結雲凝秋令窮世法嚴更多病後獄情彌幻久
羈中方占奮動開商納悄說流星入昴宿星家占流星入昴當有大獄

其二

半天赤氣黯黃昏槐棘蕭森鎖鐵門獄欠究猶容問

字貫城嚴不禁歸魂暮年隨地皆堪老永夜多思詎
可論終日說閒閒未得得閒今識主人恩

其三

驅簡平生涉世緣真如瀚海欠風船黃昔未必從先
是得謗翻因學好偏踰險無方徒問命措躬何地却
憂天桃花流水尋人在不擬長年亦上仙

其四

秋冬園土氣常侵絜析風嚴稍掩門避拆道空無雁
過告寒曲砌有蟲言月涼漸覺蚓添炭雲黑彌孤夜

返魂夢爲陰凝倍惆悵兩年芳草木承恩

其五

三載幽棲厭曉鐘卅年淡友喜重逢夢憐豁語猶無
忌偕況同塵稍不恭但使樽前吟詠好從教門外雪
霜封古人縲絏何須嘆不是時珍自莫容

其六

鄉思羈愁集寸腸令寒景短夜偏長青燈悄悄譁孤
影曉月娟娟共一牀頭重如醒非病酒藥乾徵墮況
飛霜窗虛衾薄催人起將看瓶花俱可傷

其七

尚憶當年作散人天高不礙老頭巾一行來帶匡忘
苦二載投羅吏議新誰許癸羊偏作湯我下司馬獨
傷貧中宵撫枕頻三嘆同患猶虞感四鄰

其八

六十八載陷艱危過復年年受縲羈野鳥投籠生若
寄寒花倚檻樂無知夢中彪子辭斯世却御冷風嘆
不時面壁著書非我事個眠差覓慚心宜

可見還里

寒風發發滿邦畿短晷蒼荒騣力微嵩憶烏音傷生
宇偶調藥餌問當歸一身我似枯匏繫千里兒隨隨
葉飛久矣夢魂忘一鑒名于闕祇今又繞故園扉

牧齋生日

日壽復明秋愈妍一尊論古小窗前謬裁漢律何無
罪再召銀青泌有天蓬頭瓊㑹來處路金經玄草鶴
然詮長生寶籙家傳在暫向閒中了宿緣牧齋發役

新月

風急天高欲閉門又看初月照黃昏撩邊瞑雀驚寒
影樹隙斜光憶故園翹首無言頻墮淚離人何處不
銷魂纖鉤乍白寧須問且共清輝倒一尊

雪夜

朔風竟日晚方收雨雪聲中倒敝裘聚若積成天地
色一區全貯古今愁寒生半榻人偎臥光照孤燈鼠
亂啾更念長途驚客子寸心寘寘逐雲浮可見行之夭日

其二

虛窗習靜廢將迎泉裏深嫌有姓名摩士衣冠餘短
鬢畫圖丘壑剩閒情閒人老樹冬含恤炎老浮煙晚

更清雪霰黃昏紅日曉誰能前夜判陰晴

辟寒雜詠

尋常尤怨總宜删此真須鈍與頑拱側閉扉遮宿
草寂寥杯酒潤枯顏冬行自昔風霜苦禁臘從知日
月閒吾老庶幾無疾病只如閉戶臥深山

其二

幽棲凜凜嘆南遁智北堂中燕雀安疎鈍久惰今日
事交游益信此生難青鏡彷彿依螢見赤氣寧徵通
斗寒幾欲乘風振雙翼崇墉積雪莽相關

其三

四圍寒色散朝光獨有羈人意轉傷誰念流螢化腐
草漫驚客夢醒黃粱玉龍捲甲雲中臥青鳥翻霞天
際翔久別園林難可到竹花梅白兩茫茫

其四

未悟三生色與空花宗暫與老僧同行篋書畫供嚴
譴回首臘胝逐曉風脈脈穗疎錢照影傷心蕃葉宿
病中故人落落長安內快雪閒爐錦繡叢

其五

寒飛不螢淨無塵槐林屑屑寄此身病鶴籠中深日月哀猿檻內叫冬春爐邊煨芋同閑事窗隙看雲亦散人少小安思蘭芷貴今知薜荔本全貧

其六

往哲時賢平眼看嗟余生世儘艱難虛祠古木蒼煙老念室虛窗夕照寒近日身纔歸脈望幾時手可執漁竿閒階風定人蕭瑟愁思關心匪一端

其七

南冠苦戀老人頭幾欲搴芳不自由氣凜彌增枯面鬭愁深益覺此生浮無妨綠酒傾明月亦許清江夢白鷗尚記初衣遊詠處祇今得似舊林丘

其八

邇來世事不勝悲惆悵騷人有所思湯網何期集鳳羽楚驟空自惜蛾眉嚴城鼓歇燈昏後孤榻衾寒夢醒時直欲凌霄呼帝座可能容我擬商芝

其九

雙鬢蝟縮已三冬避冷煨爐日日慵抱病難痊思得藥救饑無術欲歸農風哀越切孤鴉雁吟苦深悽欲

蟄蛩細憶從前綴服事人情物理覺來銷

其十

誰教老馬反爲駒不是天將困腐儒得領煙霞人有幾可憐身世月同孤荒雞半夜啼寒漏饑鼠通宵鬭冷廚尚有圖書同寂寞堪從患難見吾徒

其十一

此中天地不春陽況是三冬氣閉藏雪色欲欺殘燭火梅花未放冷魂香燈明榻靜從偕定雲凍星高失鳥翔二十年來纔一瞬已看世變幾滄桑

其十二

嚼徵茹商可療饑依林結宇似村扉鏡中類髮留殘雪窗裏峯巒春暮肆對酒暫忘風色冷談詩每帶月明歸不期千古傷心地朋友文章願不違

送子充

樹杪殷紅駐晚暉閒雲剩雪伴孤扉鄉心歷亂筆鴉集客思飄飄隻羽歸寒野浮沙空漠漠孤亭宴鄉共依依憐余又負青山約獨夜淒涼旅夢飛

[illegible]集

雲顯豐城劍氣孤不堪三見草痕枯吟成昔秃江淹
筆醉後敲殘處仲壺羽鐵骨銷腰鶴相顏凋髮落病
僧閒短長日月安心造淨几明窗得所須

其二

南枝未穩暮棲鴉石磬聲希憎不譁寒色一天擡象
緯月明滿地照霜華虛窗夜白渾疑曉暖室冬溫可
是家久繫多憂人益老不禁飛思逸天涯

其三

臥去真痴齋似雪愁來漫有酒盈尊夢中月影行谿

樹何日鶯聲到薜園自嘆微軀淹赤石時拈短句送
黃昏已知斯世文章賤不是偷閒欲立言

其四

總是悠悠落照間人情變古漫相關其悲草宿麒麟
塚誰妬波浴鷗鷺灣百尺樓臺風雨過長林煙月往
來閒何時遂我谿山願竹杖芒鞋夜不還

其五

廐邊何處不現鶩日日談兵寇盜横其倚中傷操勝
算微聞大帥請長纓豈堪經國猶談虎坐見衝波有
逆鯨真使至尊憂社稷嚴冬擬石備都城

其六

孤枕青燈夜色幽清時有分妬科修賞生前石猶前
席管子當年舊射鈎古道古人寧小見寒雲寒月暮
生愁恨賢感慨無窮意都向嚴更鈴柝休

其七

星文凜凜動高天析色寞寞生晚煙小憩雪消殘魂
酒巨湫雲滿絶韋編却憐吹竊無鄒律不盡招魂續
楚些雙鯉浮波寒愈遍上冬月色又將圓

其八

幽居無語意憧憧愁病相循復過冬夜半寒星窺戶
牖朝來氷氣滿衣縫盡均不解離騷怨岸獄空懷集
木恭梁罪未能邀禹泣晨昏頂禮梵王鐘

其九

風捲長空煙霧霏氷花結樹凍枝肥晨與逆氣鬪鬥
坐在車傷心素願違變易陵淵如髮改推遷天地亦
蓬飛何堪倚枝頻翹首無數歸鴉叫夕暉

其十

月邊頹氣似朝暾近事忏悟未敢論覰去免孤原有
窮搬來芝菌並無根詩人發慨將誰訊司馬編書半
古寬搖落羈知朋友貴何術自日逍黃昏

其十一

悠悠忽忽度朝昏景短空間性便腼天以閑扉娛我
老地從獄吏辟人喧豈因摧折移情性無奈憂傷且
笑言可惜百年有限日不分苦樂與寒溫

其十二

農桑儒業兩無成白首投羅愧有生冬日暄妍輪彼

貴寒林氷雪侮羈琛觀魚未判樂非樂蒸雁誰分鳴
不鳴啜茗啟詩聊撥悶休教慮得感懷辭

其十三

誦詩讀書空宿因水滸山癖峽緣也辛勞枉憶當年
事悔吝交叢未死身何處洞簫吹哉晚幾時乘興拂
暘春雨乍未荷君恩有三徑離歸舊業貧

其十四

共道斜覓宜重典平反近事有誰知此中未敢向高
論斯世何堪生古悲往往愁心涵草木悠悠暇日譜

著趣可憐掘粟勞瑣算日者外神做工師

送何士龍南還

久負稀生七不堪邈來茹苦漸能甘幾生榮辱俱如
夢客邸春冬幸自諳好友相思漳水北仙人長住大
江南明珠照乘時方是行路悠悠莫縱談

其二

風聲撼撼動高松遠屋寒鴉驚海龍門隔春明印萬
里路歸江上亦千峯憶同夜月吟殘菊側立斜煙聽
暮蛩得子爲憐吾願足虞山猿鶴肯相容

可姪再至爲余生日

日日浮煙蔽遠岑五旬再至喫傷深幾生初度勞相
念千里衆風豈易任悲汝佩裘歎汝飲爲余撥阮佐
余吟坐談不少飛揚意一別年來進暮心

丁丑生日

豈眞天意浪生才倚杖關思未易裁平日安云心可
信病前不謂老應衰偏憐返照儀鳥影厭見孤煙旻
草限已分詩書吾事落側身世甫有餘哀

其二

從作懶人希善寐漫勞詠物豈宜拋身殘傷覺寒成
重室小能教香氣收自合買生招鷓鳥誰無季子敝
貂裘即看天地無顏色安得客華可久留

其三

歲寒松柏亦摧殘氣色蕭條生意闌思雖未能行自
得身名如此愧加餐邇來習靜知良夜可惜流光付
疾瘉賴有羣賢同罪器時人嫻笑猶從寬

其四

先民已矣勝荒岑吾道非歟但捫心日落霞般人望

遠風清爐白鳥歸林西來爽氣差堪對深澗寒泉空
好音一片閒情無着處焚香獨坐續微吟

友人至談舊

暫放雙眉對故人空令千里憶遊蹤從看朱權傷初
夏每坐垂楊惜暮春迭屋梅花清鶴聽照淡松樹老
龍鱗當年樂事今如夢深悔浮華誤此身

其二

役役方知玄子雲當時誰解醉參軍身從天地猶栽
老心向知交疾痛分已立巖墻何問命正逢綮屋敢

論文看君行李蕭疎甚愛逐清淡鷗鷺羣

其三

敢言謗毁盡無端今有防疎涉世難不有鹽車裴慈
苡誰教滴水動波瀾孤桐裊裊商音度落葉蕭蕭夏
木殘自昔堂高多鬼瞰未如幽室學蟲蟠

孫二如萬自同小集

啼寒曙雀帶饑音水木青含宿雨陰有數心知時磨
對無多門逕易招尋輕輭不任車前後背鳳誰請涉
淺深松菌性原分殀壽非關靜養與愁侵

其二

夜誦晨鐘厭屢聞相將猶喜未離羣休惜亦氣總新
月且看青山戴白雲棋子不妨閑手着詩題亦可對
茶分試思他日歸家後何處同齋禮靜君

冬至

圓扉也喜晝初長便覺天心轉一陽大地堅冰從此
薄滿空剛氣許時藏衰顏借酒聊能好枯草回生依
舊芳元化主張人自在且偷閒眼看流光

其二

底事難遲嘆滯淹美他魚鳥各飛潛年光迅邁空多
感趣遊何從厭屢占落日逆寒侵病骨晚雲留影伴
琢簷春來亨夜渾閒事將客愁隨一線添

其三

莫因時序意忡忡過眼誰爲百歲翁晚食久除麥葉
果安眠新數柏仁功山容半帶寒雲白天宇高含夕
照紅却憶途中勞客子馬蹄瘢瘃遡長風時小兒在途

其四

禍福窮通各有門湘纍何必怨芳蓀襟期已分難諧

俗光景於今得貧賤無事松間古月影更從雲色望
春思陰陽消長千年運聊借佳辰問酒樽

目昏

不嫌耳目兼衰病何日溪山理釣耘雅志未能成獨
往違心終亦媿斯文幽禽着樹寒相並遠水含煙凍
不分無奈簫聲吹落月燈昏酒醒不堪聞

晚步

莫將古道望時賢耻對真人問俗緣高樹森森棲獨
鳥圓墻矗矗起寒煙排門燈火黃昏寂一種煩寬明
月懸中有衰翁扶竹杖瘦行佬立咏新篇

省事

新學安心尚未寧且求省事掩柴扃水邊竹木清涵
潤日脚峯巒晚益青借酒究爰翻越講倚茶消渴理
泉經蕭閒頗似居山叟不似山居適性靈

其二

衰殘久解爲閒客清淨今能禮梵宮棋倦已須成敗
局書慵盡掩是非篇孤琳白傍盈盈月衆木仍搖槭
槭風幾欲忘情忘未得籠中鶴夢屢翻空

登氣樓

愛聽松籟試登樓欲認嵐霏當曲遊數級已憐雙趾
怯開窗更益兩眉愁岸高冰結方舟廢路斷山窮杖
屨休一帶荒林攢野色梅花凄絕暮煙稠

其二

二年積悵不知心一見高雲似故林還我布衣貧嘯
咏隨緣蔬食飽登臨山村冷簇烟雞窮庵寺遠傳澗
壑深地僻人稀塵事斷不教夜月驚棲禽

其三

閒君賴有高樓在得暇聊舒遠眺情細木明隨頹岸
曲浮雲白覆亂山平久憐戎馬妨歸雁尚有人家戀
聚萍已是衆芳搖落後無多松柏擁郁城

其四

白草荒蘆遠市塵開雲只向夕陽偏天高木落長庚
問海濶何勞精衛填無奈發傷空日日更兼疾病自
年年却將人事求禪理大士朝昏香霧邊

贈高振儀 有序

振儀予同門羅稼軒之老友也同稼軒來請

室歷夏兼秋冬又半矣慷慨傲睨不見困頓
無聊之色悲鬱難堪之語即愁人若翅對之
不覺意消感而賦詩並呈稼軒

學書學劍兩茫然七十六年稍少年心可斷金朋數
日聲如爆竹逆寒螿不揮阮籍窮途淚自合莊生齊
物篇急難何人行古道爲君把酒問青天

誠烏

困如今日應關數縱蹐亨途亦有涯冬月照人宵似
水螢霏着樹曉生花一身縮首藏蝸殼二載驚心鬬

鼠牙自嘆餘生唇舌爽棲烏棲穩莫頻譁

其二

但有一枝寄爾儔宵寒不用聲啾啾西風披拂蟬抱
葉陽氣吹噓鷹化鳩止棘青雛何足惜在原鳴鴒匪
伊求煙橫月出且緘口銜耽長啼人際頭

其三

烏喙寧關福與殃所悋夸噪噪如狂颼颼風發定何
意驅使衆鳥鳴且翔莫爲護巢哀怨切未須遶樹愁
號長慇勤告語渾無用方信爾曹眞不良

圃中梢柏一株多謀剪伐入冬更急感而爲詩

衰朽於今總不宜耐前病柏甚堪悲斷在何可班冬
木我意仍應惜舊枝亦有滿音風度役苟存痩影月
來時祇因不向山中老儘至徒爲衆所嗤

聽張並生談盧陽流寇

多時衰疾若茹荼檻外羅中並可虞泖潞由竊流寇
滿蒸天地病臣孤坐深知媯有無灯夜靜空牀冷
切膚請室儒生徒念亂師中老將正呼盧

其二

嚴冬蜂蘿應收毒累歲豺狼力益横遂有箭鳶都護
幕幾看城撤叛兒旌從來國體存矜恤何日皇威果
蕩平莫以朝廷寛爾众真云司馬竟無征

其三

小醜幾忘天帝尊可無勝負出臨軒痛抑習楚年年
淚冷通江淮處處魂雲黑青燐鬪夜剛月明白骨露
沙痕可憐赤子兼兵苦莫更區區倚調捷

其四

人事時時有歲寒使余心悔匪南冠無端榮辱猶堪

遣逆置君親良獨難憂祝杞人心更窄室如廣漠地
非寛即教旦夕蒙恩宥何處堪容一枕安

分詩題

誰是家居天宇外偏憐客在帝城西一脉圖史燈花
老滿目煙雲消色低人意俱如狂病劇刪章略似羅
風逝總繇一片愁心出往往詩成旋奏題

送瞿起郎南旋

送君歸去莫咨嗟芳草萋前路不賒燈滅方知天宇
潤雪消尚作水中花夢醒蕉底誰尋鹿病愈杯間

問蛇想到重來新柳色弟兄攜手出京華

戈非樂寄蕭作詩報之

何意今人見古心三千里外問兩沉念余疾病霧鬢
老示彼蕭閒處士襟意氣崚嶒牛背精神瀟洒落見
疎林擬山如許同聽跳春雁水上鳴如音

題五芳井祀 有序

丙子秋敵破定興范氏牛將爲存廉其妻馬
氏率婦一女三俱赴井幼子號泣從之氏曰
汝父存亡未卜范氏宗祧止汝一線可自尋

生路勿俱爲井中泥也言訖先下女婦從之
婢使皆投旁井中井遂爲滿一門之內無一
人受辱者明年其生成進士義其死若紀而
詠之余亦作詩二章

城破煙驕家室危黑雲蔽日怒風吹男兒自作燕甞
計女子惟明生死判身任綱常能不辱心安節烈更
何悲從今井漈傳青史愧殺降旛鐵馬兒

其二

烏飛日落滿邊聲羣向空中叫月明憔悴瘡痍人鬼

痛唎啾哀痛夢魂驚九原香骨埋芳草萬古慈光照
玉京有恨欲乎天肯聽那教狂獅又猙獰

雪朝作

歲云暮矣雪飄飄曉日曄曄下欲消噫地有寒欺病
骨飛空無力潤枯條入門灰火爲吾德若樹風聲何
爾驕多少饑民雙淚眼一齊翹首望屑步

送宋王初

心知共結病相憐爲問歸期已黯然作了孤忠明似
月聖朝恩意廣於天閒身好作煙霞侶清瘦兼因書

畫傳況是謝庭多寶樹彩衣春酒百花前

[illegible]可見里中來說家況

二載家園入夢思說來只益鎖雙眉門庭闃寂爲因
後風味荒於未第時小閣穿窗喧雀語枯桐挂壁網
蛛絲讀書几榻塵銷遍冷落梅花待故知

送李念勝之南京

鄭侯家世帝王師說別淒然非我私衆日同揮嘉石
淚兩都俱重白雲司官清春爲梅花酒刑措江城芳
草詩即是飛仙兼吏隱祇應舊好一縈思

夢歸家

不知爲果與爲因此地重經冬復春似有變遷堪警
世梅花蕭索欲方人已無丹藥廻衰病仍有風濤動
水濱夢裏暫忘身未放荷戈猶未詠皇仁

送張子簡

偶結同憂交契緣君有衆美小遊仙蹤沙邈鳥虛留
跡出網冥鴻欲戾天松菊優游吉好得湖山寵錫王
恩偏請看從古風流事登進何如放逐傳

可姬還里

一身如坐颶風舟進止浮沉不自由吹浪江豚旁鼓
鬣含沙溪鬼正當頭爾歸千里攜春色已負三冬作
浪遊牽引迢迢南望眼從今只到兒時休

出獄送許萬自同劉潛縣 戊寅五月保放候結

長安五月似初秋風物淒然雨乍收廢網飛棲稍悄
悄此中去住豈悠悠同行避險求新侶事後傷心念
昔儔畫地驚魂收不得更憑飛夢問離憂

其二

圜土憂傷不自今開花照眼倍蕭森病中亟問憐相

慰痛定還思感獨深鈴析夢回猶在耳知文催對怨

驚心聖恩廣大知無外刑有羈情未易任

夜聞隣人哭聲感而自傷此先向空指館前三日作也

小信微勞淚認負不聞披佇說慈親幽囚厭病兼嫌

我俺佚悄貧賤易人負士洞干臣二歲依親獄底子

三春人生畢竟歸黃土何必奄奄盼七旬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五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忠蒐山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較

四言附

書趙大年山居春曉圖後

宛彼高岡蔚乎深林潺湲如練戰士無吟月如小年
侯維仲春長松可撫幽蘭可紉紫芝燦燦白石鱗鱗
空翠沾衣古香襲人鳥不虞繳魚不驚綸少長穆穆

家室欣欣逍遙言笑愛泉親仁堅予道闕忠信罔中
言念此山可容吾真遠謝避弋捐識去癡惠而好我
攜手問津

題處士羅公像 禾豐人

唐有許由周有長沮商山宿春卓彼遐舉翁何人斯
涼涼踽踽紉蘭采薇尚友千古孝子不匱衎衎臨帖
我見其人如聞其語維家之則維士之矩

五月十四夜夢中即事賦詩四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其魚唯唯彼其之子以簑以笠以

漁以雨倚石濯足聊余而喜
揚之水浮洲瀰沚有美一人綉裳佩玖折蘘薦雍升
丹投几剸鬐話言脫鱗前釃
波湍在鑑蘭芷在罍歌喉下風舞秋翔鸞五兩告風
鷁首右旋彩雲湧至五色彌川
彼美人兮振衣而興御風乘雲如軒如輊星軺回盼
逸惑屏營繡焉喪志莫恭予之精誠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六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實麓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較

五言排律

海淀

偶出乘新雨相將到夕陽浮青森石丈深碧尚花王對巘何煩假分溪免設防欃斜幽取覆荷淺近能香泛涉疲迂徑微休便斷渠狎人魚競出戀樹鳥深藏縴不容松直籬惟讓竹攜平情疏襟齊刻意及雕墻樓閣相爲影煙嵐互有光剩奇堪了願遺恨未登航

衣香

馥馥來何許微微薄袂間偶隨紈扇動仍趁舞筵還坐月疑分桂臨風乍乘蘭縮花乖味織錦匝帶重披影賺蜂魂瘦絲牽蝶粉屠從箭翻翻惟幽意在相關

髮香

巧將鄲影合腸與惡心宜自解偷隨伎何煩認更疑乍從拖鏡得私許既花知頭頂生衣領催言維日宿最憐餘枕上尤惜背風時傳得深房意殊堪委曲思

偶然成詩

一服逍遙散平生興緣樹涼庭似水簾靜晝如年遇酒看人醉翻書論古賢荷香分笑語蘭性合幽偏信手棋無賴歆風竹欲顛蕤呈桃上女山水畫中禪石妙依然拜機空亦仙但十老懶便誰復問陵淵

憶昔

勞勞厭此宦憶昔讀書帷疏竹生風細流螢聚火寒言同便淺學前獨引疑端對酒橫今古披襟紛靛蘭

鶴廻好友至琴與賞音彈但覺茅齋裏悠然天地寬

田家問答

風色行秋令田園又一新紅殷果有實稿下稻盈畛酌酒留官府焚香媚鬼神他方或受水今歲不憂貪遷客重時序勞歌輕苦辛隱情難上見下問感殷勤

飲酒

何須向酒泉千日亦虛傳且爲酬風月依然對聖賢糟丘無歲月麴部少推遷醺安驅沉湎昔飲博醫象斗船昔飲幕相將入勝地獨酌欲忘天間有醴王國吾

將受一壓

宿彭城

寒光黯落日風雨大河流而爭衡地如闘鼓角須
烏江不可渡鉅鹿有餘羸一炬銷秦處諸侯稱楚霸
先機悞强父禦侮失才臣忠信寧人負俊容豈敗因
驅除功已大舐首道何逆昔了貴其直霸王安足論
分羹存季子伏劍亂虞仁苟且思為國韓彭合保身
山河凡幾姓心跡久編貞戲馬臺前樹蕭森感路人

秋林

人家鄰竹塢鳥道入煙岑抉策探幽境長謡豁旅襟
遶山銜落日流水送清音便脫溪邊屐旋敲林下衾
漱甘蘇病齒憩靜息煩心驅走林中鹿驚飛屋上禽
千秋亦流草萬事總消沉寥漠為生久蕭恬領趣深
踈踈雲對聒耿耿月招尋耽此荒涼意憑他霜露侵

尼西來者姓陳氏為士人室善草書頗自矜重
夫死剃髮持鉢四方予聞而詠之

紈扇班姬賦胡笳蔡女吟詩書從在昔附掛寄哀深
惟有空門裏能銷幻夢心縮衣安薄命花雨靜摩襟

牛仍青山鉢一燈紫竹林浮華原易盡勿復感蕭森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七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麓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較

七言排律

寄岳廣文十四韻

天涯薄宦又逢秋把酒能無憶好仇樹帶邊城寒色早地連都會暮煙稠蒼葭淒切風差勁咫尺人家思轉幽吾道何妨貧徹骨君才不必賦登樓筆鋒久合凌霄漢劍氣新看入斗牛不斷蒼山當檻外皎然白雪滿林頭中原雄長空千古北海高歌傲五侯有夢虛期河朔飲何時真發剡溪舟洪波怛怛依城轉列宿垂垂接水浮舊日柔用飛白鷺荒村籬落半滄洲眼前避俗將成癖祇自號詩類莫愁青草不堪頻寄遠雙魚有便仰相酬莫鴻大抵多尚想伏櫪時應笑壯遊試把相思問淡水別來無日不悠悠

祭太翁崇祀鄉賢

漳渊沿洙近易尋綠幽似薛久彌新潛心壯世從吾

好逸行今將見古人百氏一宗君正位千秋片席坐為鄒羣情共仰文章伯天意弘開社稷臣俎豆不崇儒不貴特將禋祀庸斯民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八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麓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較

五言絶句

題畫

溪上得魚還林光映碧灣非關歸路遠貪看夕陽山

唐山

雖小具山意在山不在深行路趣也爽我則愛登臨

其二

孤寺立山腰歷歷寺前樹平原看霽色此有白雲住

雜詩

日暮凍雲合微雨集為霰香消孤枕寒佳人不可見

其二

細風獻斷竹片月照寒塘夜靜高臺上獨立思徬徨

青樓怨

妾是娼家女不在娼家樓寧作泥沾絮不逐浪花浮

其二

雨急桃花墮泥紅作雨香仍在花樹底回首不堪望

其三

庭樹亂啼鴉獨立小窗暝相期不果來人遠星河近

其四

自小相憐惜睽違常奈何願作雙鴻鵠高飛出網羅

其五

花落隨流水從此音信絶芳意不消沉紅漬相思血

乙丑除日

鳳麟那復至江河日夜流今時良靡靡古道去悠悠

迎客

聽雪虛窗靜煎茶活火明知君晚應到雙鶴遣相迎

舟中

登舟方解維便與塵世遠斜陽景更幽留連不知晚

其二

霧斷山如畫烟銷水似空滿舟載明月飄飄任好風

獨坐

微雪初晴後疎梅欲吐時月明今夜好坐久不成詩

青蓮館紀夢

寂寂掩禪扉午睡不知起夢魂戀故鄉飛去一千里

再送羅裔甫

涼風吹北牖返照淡空扉相思何以慰重簡送行詩

悲來

凄風苦不息樹樹無寧枝端居雙淚落悲來人不知

芙蓉菊花

黄菊老東籬芙蓉湛碧水不辭霜露寒對立深秋裏

濟寧道中觸目爲詩

驅車越阡陌塵高化赤雲我方逐雲去何以避囂氛

其二

隱隱輕雷聲熒熒列宿明垂垂濃霧裏忽忽兵車行

晚至[illegible]對塵家燈火從牛夢中記之

古歌

感郎見儂好忍羞就郎抱但使郎懽莫惜儂年小

其二

何以贈郎行手持青銅鏡儂貌在其中雖起得相通

其三

余夜不能寐挑燈聊夜作肅肅剪刀聲寥寥驚脂雀

題畫

荒村人跡希遠浦歸舟小秋色來深山先到林木杪

其二

峰色映深流茅屋藏烟樹策杖更西行定有無人處

和友人吟影韻五首

雨餘肺氣蘇簾靜雲光冷坐月坐其陰愛花愛及影

其二

花魂夢裏香竹氣烟中冷寂寂小窗紗蕭蕭雙蝶影

其三

山高不滿尺蕭蕭萬松冷其中寸地餘幻作壺天影

其四

心通故紙靈骨映氷壺冷獨坐成三益留連月共影

其五

風借積雨清官到膳夫冷不是愛書圖爲近林泉影

軟廊

引水多隨地爲廊亦就形世間別有穴翻是此中平

泌樂堂

開堂開綠陰清池開空翠不是忘機人未許頻來往

舵坡

竹傲經霜翠梅矜帶雪芳也容存去後作治闘紅粧

直廊橫廊曲廊長廊

所貴爲園意隨山與用水三復論嫁名因識自然理

賦閒堂

仰泉賦閒居裁雲作舞衫嵐氣與霞光千年常不改

竹廊

爲廊各有因獨此乃作意一署此君名俗客不可至

梨園

亦在芳菲時不爲桃杏而故向月明中弄影迷白燕

平臺

平臺平於水水涵烟霧多夜凉眠不得奈此月明何

與素堂

爲堂以居心與素不與繪世人點染窮還與此意會

問渡亭

疎籬逐岸斜籬畔有人家到來休問渡隨水看桃花

潸抑河上有懷不能自已每聞先民如獲我心

和湯若士咏古十首

信陵君飲酒近婦人

世人有情事英雄那復爾半縱同此消氣盡心不死

荆卿所待客不至

烈士不二心亦復羞倚傍故知荆卿客爲留走博浪

陸賈不欲數過諸子

陸子儒而俠功成等遊戲君臣父子間一一留餘地

通德野田荒草之泣

哀樂事靡常榮枯如轉軹野田荒草淚應灑昭陽裏

馬伏波顧哀老子

伏波嬰世務那得更自謀何人哀老子莫如馬少游

臧子源爲張超死東郡

士爲知己死不爲感恩替臧生一寸心不逆魏武帝

司馬德操謂龐德妻子作黍元直欲來

龐公與司馬所交定元直我知龐門人不作二荀食

魏王分香

平生用兵心不許倩兒知爲問分香女何如進瓜姬

謝太傅雅志未遂

只須臥東山何用折屐齒與疾入西州涕泗安可已

王逸少覺傷哀樂之致

為樂無多時片咎亦可惜少年意常緩老人心自急

題山居圖

山前溪水西茆屋倚林低來去雙黃鳥濃陰盡與啼

雨後得六麻四首

雨後綠楊斜清溪漱白沙草菴僧不見倚杖看藤花

其二

雨霽水痕加灘頭燕尾斜汲泉煮新茗焚香坐晚霞

其三

雨餘山氣嘉落日上窗紗小院香風滿鈎簾對藕花

其四

雨歇聽鳴蛙波紋上淺沙閒人有清病白首更拈花

有感

筆墨排榮辱詩書夾是非勞勞隨馬足何似坐漁磯

梅花十首

梅骨老彌勁疏花次第開且同高士臥絕勝美人來

其二

皎皎不垂姿微風動輕顫誰教隴落中春信到幽谷

其三

枯枝曲如篆如蔓復如發暗香清不已寂寞自為妍

其四

花事冬如奇梅品秀方韻古艷非時賞得人矜贈問

其五

借燭頻窺影因花屢得詩那知煖室裏不及隴頭時

其六

兼病兼愁髩不沐不簪臘花魂清入夢聊與慰衰颯

其七

夜寒苦難曉淺酌不成醉萬卉久蕭條嗟爾獨光賁

其八

歘自月中勝盟於雪更深陽和何日轉天地此時心

其九

鐵腸方作賦石骨不須憐坐對人俱冷澹然生晚烟

其十

此身無着落常欲置梅間花盡猶堪戀寒條伴我删

燈花

不是傳經俯偶竊青藜照紅蕊四面開何喜勞相報

其二

嫣然結瓣香滿窗青紫先事久不如意未敢遠云祥

其三

開落尋常有分合小兒奇不耐長安寬抹通春信知

其四

非花却是花不借東風便海泡與花影漏事如幻

其五

久云色是空今見燭爲屋浮萍難久住不待郁郢桃

其六

不可遷移種亦無灌溉功夜深聊共對衰顏一晏紅

雜詠

對酒不能飲孤行樓上樓苦吟增永歎何處可銷愁

其二

人事慵開眼天時合掩扉焚香消悶坐聊誦古人詩

其三

我愛畫幽蘭以香不以色色非蘭所長凡卉猶能及

其四

此中人事絕君行不暫留欲送不得送雲樹總含愁

憶別

自昔之別矣西郭柳溪邊別處愁猶在鶯聲應不眠

其二

自昔之別矣隔浦烟樹稀樹底間啼鳥不及鳥同歸

其三

自昔之別矣園花幾樹新已是憔悴者何況又逢春

古歌

桃李待春開不能留春住爰而與東風願郎一回顧

題畫

地僻雲常住山空泉有聞永日無人到此意與誰分

其二

歸帆疎雨外漁笠小橋斜山光與林翠俱落野人家

其三

偶逢隔溪友細話遠山心松風將石瀨收拾滿幽襟

友人見予刻中冷影龍喜而和之予再和十二

首

西施無病顰紈扇非秋冷不笑亦不言將顧鏡中影

其二

花泥燕壘香露浥仙掌冷焦桐不在絃美人兼說影

其三

履跡在霧巖香鈎石上冷不羨吳宮春卻空湖中影

霧巖山有西施履跡

其四

風吹細雨立雲鬟翠微冷野鶴橫背來不墮空階影

其五

三冬火自熱六夏氷仍冷寒耳豈無聲處陰亦有影

其六

蓮葉自有香梅花但須冷不知逐世路請看前人影

其七

今昔利名心不必歸山冷落落當春磯留得高人影

其八

雨今花意闌病教客懷冷且將殘菜房借作曲廊影

其九

鴻門王氣高烏江霸圖冷虞兮拂劍花猶存楚漢影

其十

何處蟀聲咽坐覺烟光冷所思不可見見此嫦娥影

其十一

卓氏酒壚空隋家柳花冷巫山只有雲神女初無影

其十二

馬嵬魂已銷翠華香亦冷道人何所見浪說玉真影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九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宗麓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仝較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六言絕句

山居二首

泉聲常在耳邊白雲不離枕上山中絕少交遊松竹儘堪揖讓

其二

五月山中乍暑木榻移向深林半就青蘿作幕半聽遠澗彈琴

聽演黃粱夢劇五首

塵世光陰苦短枕中日月偏長一覺拓成百歲夢境却是仙鄉

其二

天地山河作枕人在其中同夢仙令弱水丹丘也在枕邊穴洞

其三

醒人枕上了了迷者夢中盼盼夢者富貴非真即夢神仙亦幻

其四

幻緣儘能導悟濃情兼可藥貪此枕不堪多試恐人携入終南

其五

漆園化爲蝴蝶羲皇即是華胥合將典謨子史編成紀夢全書

閨情十首

愁思不省春歸燕子啣來花片將針刺破紙窗引入香風一線

其二

日長風細簾閒人靜鳥啼花落解囊自理絲桐何處香來疎閣

其三

新竹滿窗暈綠小荷半沼浮青午睡醒來無事焚香對寫黃庭

其四

盤裏冰花献玉杯中榾火生煖醉臥頻揮銳扇凉風吹徹厨紗

其五

淅淅雨聲細碎聽來半在芭蕉螢火雖明不煖擁衾坐徹京宵

其六

雨過潤生拳石風來香散磨餅獨坐窗前矮榻細看天上三星

其七

自近桂花時序漸覺流泉淸冷羅衫不耐月明坐向垂楊疎影

其八

樓頭何多鴻鴈遠浦厭看蒹葭不堪砧聲朝暮籬根又見黃花

其九

梅影能教月瘦花開更遣雪香一自省識淸味漸來不敢濃粧

其十

紬被重熏不熱夜長應寐不寐屈指冬盡春還預恐春將愁至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十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尖麓甫編輯

楚黄黄[illegible]任天中甫　海陵鄧[illegible][illegible]咸甫　仝較

七言絶句

羽士

本是仙人蓬島居雙龍高駕紫雲車玉皇詔遣來凡世洞裏偷傳不死書

流民

西風吹雨暮烟稠抱女携兒古渡頭辛苦逢人莫不聽平川收與淚痕流

其二

戴釜携筐不裹糧和衣籍草宿蒼茫家緣蕩竭惟身在孤夢誰能到故鄉

其三

如柴瘦竹待人扶半月離家百里逾千萬莫從東兗去兩年生氣未全蘇

鮑庸生日

期君剩醉菊花時明日西風歎別離我效華人眠起直開春先到鳳凰池

送別

二月離亭柳若絲行人競折最長枝比來憑管西風盡可道今非送別時

其二

秋岸斷續火西流瘦影蕭蕭不耐秋極目遙天終有盡何須更上一層樓

其三

蒼茫寒色上人衣無數棲鴉叫落暉幾欲相留留不得松楸寂寞待君歸

其四

秋原一片綴驪歌白露青霄滿薜蘿明日悠悠千里道月輪西下奈君何

畫雪

野樹橫烟日欲斜寒光一片落山家不因籬畔微香起錯認梅花是雪花

丁酉除夕

寒烟裊裊澹荒村落日人家欲閉門一段閒愁今夜
裏强將簫鼓送黄昏

送楊少尹遷黄州衛經歷

寒風斜日思悠悠幾欲留君不可留南望楚江千里
外髩絲一夜爲君稠

其二

躍馬東南學射鵰知君元自老龍韜從今坐鎮芙蓉
幕不數將軍職伐高

無題

花飛片片上衣羅不惜嬌嗔婉轉歌絳燭燒殘人散
後月明風細奈君何

紀遇

獨坐匡牀門半開翩翩玉女躡青苔恰幾夢裏分明
見不信眞從月下來

進酒用荆貧韻

輕寒輕煖逗行春能笑能歌及此身儘把年光傾濁
酒莫教花事可憐人

其二

既對春光便賞春悠悠易盡百年身但饒鸚鵡盃中
物不羡麒麟閣上人

其三

無私天地一般春蘇季無金尚有身貧賤如今愁富
貴假還富貴更愁人

其四

柳困氷銷是處春許畱日日供閒身眼前魚鳥皆知
樂何况吾儕幸作人

其五

笑君多病不勝春孤負華胥夢裏身且自惜春休惜
病故人多是半殘人

其六

荏苒光陰秋復春劉伶贏得醉中身總饒不欲應須
盡也是纍纍塚内人

萌山亭乎

小憩山亭日欲斜自將活水試新茶輕香續續來庭
院不盡風吹楝子花

友人以水部貿姬戲贈

珠簾綉幕幽輕颺銀缸剩照雙鸞宿水衡漸依不誅
家却向河洲起金屋

其二

偶聽哭歌子夜音無窮意緒掛眉心枉殺千金買一
笑誰知顰處更情深

其三

鞋尖著地不聞聲弄影廻廊花下行不許傍人問情
性但教鸚鵡說分明

其四

星眸雲鬢面生花廣袖迎風炫彩霞莫是支機石畔
女河邊偶上使臣槎

其五

半是嬌羞半作嗔乍驚還喜又來親夜來今日無言
語斜倚屏風偷看人

其六

行雲欲度歌聲頓寶鴨重添香焰暖不知紈扇早驚
秋倚行共道西風緩

其七

賓瑟瑤箏金叵羅促香聽曲頓行河侍女笑指揚妃
畫解引三郎馬上歌

紀夢

仍看病色苦相憐豈是冥中尚未捨似亦知予背北
上細聲傳語備離筵

其二

共坐匡牀看灌花侍兒汲水試新茶笑持明鏡邀予
照如此霜髯又去家

其三

骨銷神在不須傷逐處追隨伴阮郎合眼便如人再
世何勞高爇返魂香

閨詞用韻四首

誰知人世有炎涼似遇疑非獨倚窗翻起同心初締
後玉簫閒却懶焚香

其二

心忽自然還自涼行行只欲傍書窗是前几荼漸生
色是舊衣裳别有香

其三

開簾小坐怯風凉新月如鈎上綺窗夜久不聞隣院
語到人惟有落花香

其四

瘦影翛翛犯早凉日光紅綠碧紗窗蛾眉未敢邀君
畫蟬鬢私憐隔夜香

題虞姬墓用王孝儀韻

霸圖消歇劍花腥一死酬心月已暝借問明妃塚上
艸年年風雨為誰青

其二

玉帳烏騅飽戰塵軍中勝負逐時新不成帝后身須
死莫擬石家樓上人

其三

暴秦推折士心傷苟且功名漢政荒倉卒軍中仗劍
死天將女子示綱常

王尹愚贈予木石云是姬人遺筆予讀之尹愚
夢姬於寧陽署中戍詩四章因和

如此鍾情感易傷幽魂逐想到寧陽可憐漢帝延凉
室不熱廻生兆木香

其二

石被琵琶氣森森古木蕭蕭風在林玉腕自隨王母
去遺箋半幅享千金（尹愚曰姬雙手如玉）

其三

為憶當年引鳳簫還騎孤鶴遠招搖無端遽返乘風
駕疑損雙蛾未暇描（夢畫眉）

其四

絃斷深情司馬琴文君尤自戀知音此夾七字詩成
後可是相逢指下心（姬吹簫彈琴皆絕技夢中復作）

尹愚用韻報詩再和

不夢常思夢又傷從今巫峽夜寧陽月明露下金鈿
冷署靜燈殘雜珮香

其二

香奩那得復蕭森妬爾佳人共入林意與巳堪羞白
壁貯身兼可賤黃金

其三

斜倚香肩（一作姿）玉簫朱唇纖指可魂搖曲終驟減眉梢
翠更索夫君帶笑描

其四

久矣哀傷八與琴廣陵猶作兩時音醒來詩帶簑中淚夢裏琴挑絃上心

題畫六首

一派林光與水光弄晴弄雨照山房山翁酒醒渾無事獨倚西窗看夕陽

其二

山中四月雨初晴綠樹陰陰山鳥鳴殘雪白雲收不盡半隨明月照溪聲

其三

數間茅屋在林丘山鳥一聲淸且幽白髮老翁閒作劇欲將琴韻答溪流

其四

看畫原非愛畫人尋丘問壑擬藏身此中非合堪容膝便與山翁作右鄰

其五

石徑茅亭溪水傍西風疎竹講笙簧秋光如許無人領黃葉青山自夕陽

其六

西崦盡處有人家一帶溪流澈淺沙野老扶藜無箇事梅花剛罷看桃花

贈印禪上人

遠閒禪磬出溪灣獨閉精廬桂滿山如此秋光兼好月香風不放老僧閒

偶吟

無是無非過此生不求利祿與榮名年來屏却閒吟詠夜夜開簾對月明

其二

無多歲月逼人來萬事休教掛老懷閒窗獨坐自消遣漫寫殘山忘點苔

其三

不省明朝是寒食杏花開落想多時閒懷無奈春光老閒寫垂楊一兩枝

其四

偃蓋孤松三尺許冬無霜雪春無雨勞余灌溉爲余伴冷看殘紅化塵土

其五

幻夢前宵到洛陽牡丹花下酒盈觴醒來忽憶兵戈後那復春風花草香

其六

數行家信一簾風爐氣茶烟病老翁窓外希微殘月白餅中寂寞小桃紅

贈姚太華

五色雲中玉案傍班聯仙吏共司香塵緣未斷來凡世帝里偷傳不死方

新婚別

角枕宵寒難自持起來學畫遠山眉恰從鏡裏銷酥類幾信人間有別離

其二

銷盡爐烟夜已深自家情緒費沈吟女兒獨坐幽窓慣何事如今不可任

其三

愛嫁爲官却怨官官教錦務不曾安重將昨夜紅星帕偷卜燈花仔細看

其四

燈前孤影夢中身一日惟愉半月顰惟時未敢徵郎念蟄時生怕有人嗔

其五

紅鸞偏値悶因緣粧罷凄然猶舉鈿近日新生千種恨當時不省十分憐

其六

一自離君承不勝腰肢越小淚花層見身自不禁憔悴不是堂前多怨憎

畫松石與伯暑題詩其上

君之自許節如松與君相對心如石但教松石意常存莫問虞山與燕陌

送友

行李蕭蕭出帝京浮雲高與暮山平孤臣去國應遺恨指佞無功愧聖明

送羅益甫

羅君久矣歎沉淪執手言歸淚滿巾獨夜殘燈思客子杏花枝上雨聲頻

黃荔菴送牡丹無花

色帶烟霞晝有詩醉眠薜荔醒臨池何須更識東風

面贈報俱宜綠滿枝

汝上于節婦高茂才妻也夫死自縊士紳輓之

呂純陽亦有詩予步其韻

蘭姿蕙質雨風摧耿耿貞心向瑣窓如此清光誰得

擬一輪孤月印秋江

偶得長晝卷逐景題之得詩十四首

幾株楊柳間緋桃小院疎籬薄暮潮山叟醉眠鶯喚

醒溪邊閒立聽吹簫

其二

老去登臨拄杖藤好山不上最高層疎松落落斜陽

裏閒看巖前掃葉僧

其三

籬邊裊裊茗烟香無數松杉對草堂節杖何人花徑

裏山青雲白道衣黃

其四

梅花半作雪花飛竹筍初芽蕨始肥野老乍逢談正

劇漏舟久艤釣魚磯

其五

新篁帶粉半過墻松影當窓送晚凉荷葉如錢浮水

面酒闌姹宛觸人香

其六

寂寂松陰映落暉清波綠草白鷗飛山人欲看春山

色却被歸雲罩翠微

其七

灌木陰陰溪水斜溪頭鷗鷺浴晴沙春潮退後風生

急魚網船舵挂落花

其八

莫笑倪迂眞個迂焚香煑茗晝枯株虧他辦得閒家

具消遣山居辰與晡

其九

新蟬晚咽綠楊風茶熟香消日正中正是小園疎雨

後天工着意洗花紅

其十

垂楊春老絲絲潤山叟憐春不自由晴日開簾坐花

曉仰逢烟雨亦登樓

其十一

輕暖輕寒二月天忍饑猶得買山錢種松栽竹兼蒔藥赤脚親疏雨後泉

其十二

十頃湖光㤓裏收千尋險巇挂樓頭林丘事事皆相識夢與名山話舊游

其十三

浮雲片片雨星星癖懶山翁臥草亭杖倚雙扉鞋挂壁浣來山色爲誰青

詩　卷之十　七言絕　廿五

其十四

捫舌藏頭臥草萊柴門不爲外人開山深徑僻留殘雪荷蓧携琴何處來

口號十首戊寅五月二十四日保放在寓候結觸事成詩情至之語不暇計文理也

半飽仍須緩步行新曾奉教郭先生梳頭洗脚尋常慣臨臥之時小太平

其二

每閒晝軌聽潺湲茅屋裏翁盡日閒白石青松看不厭閉門常得小遊山

其三

性不貪嗔懶學仙自家心地得寬然一年獄底二年病擁被匡床小坐禪

其四

無端客子去京華勻引游思逐暮鴉每到黃昏人靜後衰魂惻惻小還家

其五

積雨浸淫攪客眠夜來床底忽成川飛湍穿屋聲如瀑張傘鋪茅小補天

詩　卷之十　七言絕　廿六

其六

老人不耐蚤秋寒風雨蕭蕭勢未闌淘酒沾唇紅上臉箇中麯米小還丹

其七

滯留黑獄已三年保放天恩出偶然自分今生不見汝那知此處小團圓

其八

多時隻影伴黃昏今夕雙鶯下旅軒莫是甦人歸夢

恒不然倩女小離魂

其九

囲屏多少沉冤鬼九死一生某在斯魍魅噬人牙似

劍當年豈是小分離

其十

吞聲忍淚坐燈前萬苦攢喉百慮煎杯酒頻斟還自

復不茶不飯小閒筵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十一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佐雲龍山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孫漢儀孝威甫　仝較

詩餘

送丁退菴 踏莎行

脫餌江魚傷弓寒鳥飛黃繫足眠荒草此身雖在亦堪驚長才未展嗟空老　性耻蠅營看羞鶯巧胸中不落時宜藁桃源流水浪痕香柴桑散菊霜華曉

無題 醉花陰

漏暑紅塵飛永晝黯淡長亭柳俛首去春明此去如何銷得君恩厚　況是中邊仍盜寇袖卻澄清手悄向遐方道不思量得不思量否

為瞿稼軒作 青杉濕

何期千古飛霜地好雨滌長天但江南倦客不堪重聽高柳哀蟬　儘多良友笑時同笑開處同開奈幽懷難吐眉峯一寸鎮日雙攢

舊衣裝綿 木蘭花

三年羈緤傷懷抱有酒不堪長醉倒身同病葉樹頭枝髮似拌根霜下草　今年寒比前年早卑處重縫成破襖此時應是大家愁覺我偏隨秋色老

夢歸家 荷葉杯

夢裏歸家一次多事醒後一聲雞開悶悶愁不忍提歸麼歸歸麼歸　一夜歸家兩遍堪厭醒後紙窗聲慘慘悽悽只到明聽麼聽聽麼聽

秋思 搗練子

蓮淡淡氣森森草色淒淒樹影沉日暮天涼人落莫砌間蟲語伴孤吟　愁縷縷病懨懨暗葉翻風不暫開秋老花黃宵更永可能不醉倚闌干

不寐 浪淘沙

長夜嘆如年不得安眠御鄉枕上分緣恨展轉三更愁坐起重理吟箋　清嘯撚枯髯怕泣南冠人生何事不由天此事問天天不管滿目荒煙

九日 一斛珠

秋光深也要歸歸去何時節菊花開得愁心結誰插茱萸曾否思量者　孤衾不奈更聲咽蕭疏樹影窗

前迭此時有夢歸新月小半西軒細把離懷說

獨酌 繫裙腰

秋光何許夜何其人悄悄漏遲遲青燈耿耿照淋幃
眠不得坐不得怎支持 强將濁酒解愁看愁勢重
酒權微從教醉而亦孤栖此中味不到此那能知

憶舊 釵頭鳳

天生慣無拘絆秋光春色隨緣玩村醪薄安閒酌花
奴歌舞友朋酬酢樂樂樂 詩書府功名裡無端悞
入浮華夢青樓幔紅香閣許多愁悶片時憐護錯錯
錯

看書 一翦梅

何德何緣圖土中身在圖中圖在書中怪來歲月苦
匆匆剛是春風又是秋風 病裏懨懨伏枕人也
慵慵天也慵慵何人簑笠小橋東人道漁翁我道仙
翁

憶內 醉相思

月照霜林黃葉下六朝斯時最念思婦閨中同此味
當日也留無計今日也歸無計 愁緒催衣聲欲碎

故故供憔悴問何事飛鴻無一字長安也天之外音
信也天之外

月 解佩令

秋晴也惱秋陰也惱見秋月當頭也惱月色如水恰
湊着霜天寒峭怎耐得夜長難曉 征逐也惱遊戲
也惱都不似閨中更惱如此登臨不解把煩寃垂照
只解得催人速老

嘆息 感皇恩

不纔倚前楹退思古道身世行藏苦難曉蠅頭蝸角

假却癡兒多少鶯花繞一瞬梧桐老 嘆息舊時風
流歎矣只道人生百歲好而今衰病變作凄涼煩惱
沉江與汞水平心較

無題 江神子

衰殘年紀病餘身得閒吟且閒吟猶借重陽翻句鬭
清新莫把黃花輕插鬢留伴取久羈人 西風剪剪
月沉沉擁孤衾怨孤衾最是秋宵寒滿不堪聞拼淚
無方些個事千縷恨二年心

丁丑立冬 風入松

短檠初日紙窗明冬令喜新晴殘綿添絮罷衣登文
早見盆水成氷回首重陽昨日堪憐翁益伶仃　際
駒何事苦匆匆不爲老人停人生百歲能幾許況已
是皓首殘形共倚圖扉閒立誰知各自心驚

中秋　踏莎行

何處鐘殘誰家杵急堦閒露冷風蕭瑟浮煙盡歛月
輪孤明河半滅長空碧　蟋蟀微吟秋棠暗泣衰翁
無語搔頭立不能乘興上南樓可無一醉酬今夕

跋

嗟乎此予先大父司空之遺詩也憶先司空自爲
諸生以迄宦成所在輙有題詠初刻有半舫齋集
乃未釋褐時作畧不存迨丙辰通籍爲戶部天官
郎則有延閣詩草繼出參東藩則有曹風暑吟入
爲光祿則有賡夫吟爲大京尹則有京兆乘將大
司空受總河命則有秋水謠役爲執政所詆待罪
請室則有劍吹篇卷帙多隨時授梓類不能合爲
一集予小子薄宦淄川海陵間簿領之暇因取諸
集細爲編葺郎屬黃子美中鄧子孝威詳加較讐
付之剞劂乃得彙爲一帙顏日簡齋先生詩選嗟
乎先司空忠讜之節疏瀹之功今學士家猶能言
之而歌咏所存且見至性非苟爲作者乃遺書僅
剩半屬凋零鶴膺螺菴皆成蕪莽予小子假宴一
官先業久淪祖德未耀負重有隳慚焉刻是詩也
能無掩卷彷徨矣

時

康熙元年陽月朔日孫佑百拜謹跋

北黔山人詩十卷

〔清〕吴苑撰

清康熙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北黙山人詩目録

男 瞻淏 瞻泰 瞻淇 瞻原 恭校

北黙山人詩目録

新安吴 菀

潛虬集

刈草

小築臨溪水竹木頗清疎求羊不時來叩我溪上閭維時方孟夏草長紛前除其勢將蔓延古道成蓁蕪清晨命僮僕次第揮斤斸根荄雖深固掘之勿留餘一徑緑陰中起步行徐徐敢言直如矢庶覺心眼舒

二月十四夜梅莊看月二首

青皇將過半雨歇月明初我正憐良夜朋來慰索居林光驚睡鶴波靜見潛魚明日花朝是春江恐未如

久不見明月真如好友離纔看出雲岫旋已遍花枝應候邊鴻覺經春岸草知風光易流轉坐到夜深時

溪上桃花

泯泯溪流碧紛紛花蓝紅半山銜落日萬樹駐春風丹海此堪擬武陵何處通相看戎馬後獨爾昔年同

送歌者插山叅學 自號半水道人

南山宣律在江南竹杖芒鞋一往叅應識慧能生戒定捫搥拍板勘瞿曇

但識聲聞即導師津梁何事問人為不如從我旗亭飲重唱黃河遠上詞

附前題　瞻泰

縱向金尊對綺筵何殊飄泊水雲邊請看西域頻伽鳥但得音聞即是禪

自愛長松聽梵清一朝竟絶踏歌聲贈詩人去詩長在幽咽空庭秋月生 道人善奇律寄心禪寂先大夫贈詩有不如從我旗亭飲之句

蓋二十餘年矣歲庚辰道人携前詩冊來謁將決予山中騎求下一轉語春應之而未暇也未數日先大夫見背道人亦同時觀化越明年始補二詩於後爲之隕涕累日

題古巖洗泉圖

頗笑當年陸桑苧名泉任意評寰宇未曾一涉新安江中泠錫山浪推許新安之水佳且多古巖一刹藏山阿徑山老宿曾卓錫汎泉從此開煙蘿雲霞日覆石罅裏鑿石方丈貯清泚年深日久塵垢積澄鮮一任隨流水王郎獨把松枝洗莓苔招友春深鼓興來移我茶鐺就石壁此泉不復憂塵埋煎嘗如醴味莫比泉旁樹石更摹擬歸來拈毫作

畫圖泉聲沸沸絹素裏嗚呼萬斛塵襟一時滌誰謂王郎遭水厄從今但得日披圖何處征途不泉石

過汪于鼎文冶春草閣

吾廬枕溪岸君閣對松陰半里清風接千林翠靄沉鶯邊繞薄醉花底更長吟好句慚非謝池塘夢許尋

示芥庵僧

深林開士舍蒼翠接冬春往日豈無竹此中今有人鐙魚音自遠鳥雀意何馴策杖溪邊立風光無限新

送汪扶晨之廣陵三首

商飈入庭户老桂發馨香試呼心所歡燒燭羅酒漿有客前致辭脂車適遠方宴會暫娛樂胡爲去故鄉蟬鳴高樹巔蛩語砌草傍俯仰情足悲別離意滋傷行行勿復道山月獨相望

別多成白首行役忘惆悵昨夜秋風起白雲飛嶺上驛樹無靜柯落葉一天飈解饑摘山果慰寒貰村釀經過宛溪水髯公興彌王旅懷豁然闊不知幾酬倡謂郝羽吉

到時秋未深尚有廣陵濤待子把酒聽選樓諸舊交去冬送子歸置酒集亭皋一時賦河梁十五國風騷今日重會晤豈不慰寂寥紅橋餘薦花月明多清蕭故鄉不可見聊用解鬱陶

夏旱

去夏草木長霪雨動彌旬田疇遍淋流禾稼同藻蘋今年梅雨時丘中坼如龜越陌復度阡枯槔羅湖濱夏麥秀不實秧田如未春菀柳欲黃落枯魚困黃塵耕犢反休息布穀鳴空頻雨暘不恒若農夫多苦辛苦辛安敢惜荷戈還有人

雨

久旱朝看山濕雲翳其巔亭午散復聚似有雷填填急風吹我裾恍若飛流泉大雨添晚漲激湍起深淵萬緑覆古澗枯壑聲潺湲游鱗戲波上蒼鳩鳴屋邊滂沱雨晝夜簑笠遍前川田家樂霑足苗色何新鮮嗟我無良疇也願降豐年况復麥有秋我饑庶得蠲移牀置北窓凉月高枕眠

送王叔夏之吴陵

末季士能賤誰復能甘貧苟可叨升斗營營忘其身梁肉慚藜藿輕肥愧結鶉所悦惟紛華終難葆

其眞自悔身爲客失計常依人君能耽寂寞何事發茲晨曰爲將母計鼓櫂問海濱香風來水花扣舷佳景新窮達一惟命高歌徹蒼旻

溪上晚步

日夕罕疇侶曳杖步水湄因欲窮五岳家園反忘奇豐水繞我廬清可鑒鬚眉游鱗銜波上風定亦連漪水石白無盡隄松青過溪翹首矚黟山峰峰與天齊返景一明滅彩翠紛離披

游古巖

野寺藏幽壑秋深古木疎不開大曆詔誰識徑山居絕巘依巖秀甘泉出石徐未須桑苧品足補酈生書

題洪谷一大參白雲廬居圖

白雲不出岫瀰漫空山中中有古孝子手自營丘封蕉蕘連松柏肅肅來悲風廬居近三載哀吟半畝宮白鶴巢其林紫芝産其叢至孝多感格於理實凡庸　天子方孝治行當議秩宗況復耆生望引領東山東從來至性人移孝可作忠勿徒戀故山雲裏思音容

程非二汪貞明扶晨過青芝草堂話別

欲發孤征棹三君就草廬違青浮戶牖衆綠蔭階除留客殘春鳥充庖新漲魚酒酣歌古調別思越江虛

北黟山人詩卷一終

吴船集序

士君子爲詩必出於性情之眞而其言始深厚篤至使讀者慨然有所感動如見其爲人然後其詩不可磨滅垂之久遠而愈足貴顧非同於雕章飾句徒爲色澤者滑焉而易盡也鱗潭先生著作甚富其詩十數種總名曰北墅山人詩吴船集集中之一也先生當甲寅閩冦之變徽郡蹂躪家盡破生計蕭然會公車遂出吴門太守高公蒼巖素相善遂款留之其間䜋遊山水賓朋贈答以及家鄉別離之感羈旅眷戀之私無不形諸吟咏其爲言深厚篤至類皆出於性情之眞以視雕章飾句者奚啻霄壤耶時先生將北去而高公忽捐館負帑金十餘萬幕友親知懼連及皆星散先生行客耳聞之哀傷流涕獨襆被入其署代爲清算請之大吏通融除强半并經理其喪歸而先生困乏至不得行聞者咸嘆服高義爲不可及云余嘗觀先生生平行事皆本于性情之眞非有所矯飾者故其著之於詩與其爲人無或異也是集在吴而作因名吴船余特爲表其在吴之軼事可因以見其爲人者後之人讀先生詩如見先生之爲人則所謂垂之久而愈足貴者謂先生之詩也可即謂先生之人也可康熙壬午季春石浦姻弟黄六鴻序

北黟山人詩卷二

新安吴　苑鱗潭

吴船集

別友

道路頭欲白還復辭饔牖豈不戀親知饑來迫奔走輕開漲後航灘險竟忘陡家山一爲別那復計暫火皎皎桐江月欝欝蘇隄柳生涯逐扁舟景佳人老醒雲水幾千重何時復攜手

出門

報劉日已短行役毋吁嗟淥水東游客白雲南望家泪從樽裏酒愁寄雨中花愧爾羣投贈新詩補黍華

曉發

布颿晉歩起從此別家初岸曲緣危石沙明數細魚夢魂今日遠酩酊昨宵餘羨殺中流鳥雙雙得自如

鐵沙港

曲折出驚流何年鐵鑄洲一篙纔轉手亂石復當頭勢咽東西岸聲喧上下舟行人安穩甚倒影狎沙鷗

舟中雨

欲攬川原勝其如細雨迷帆從雲際出城傍水邊低漁父忻操網田家早負犂富春山萬壘何日一攀躋

富陽贈倪晉如

舟艤富春渚人壽高士居蘩陰生竹木空翠溼琴書地僻能忘世江深直到廬遠行舭小憩繫纜任徐徐

餘杭道中

鼓棹富春水勞勞又入山人行深竹裏路轉嫩桑間曉月照前路荒煙横野灣何時能息駕觴詠日開顔

採桑詞

江南三月採桑時大婦提筐小婦隨未盡沿河幾十樹却先歸去飼蠶饑

青青桑葉滿河塘戴勝來時日漸長隣女一時齊舉手摘東珍重比明璫

屋角柔桑樹正低春風披拂葉俱齊難拋手裏青絲籠林外聲聲去聽鸝

歸來落日半林紅女伴相尋逐曉風底事三春無

刻暇新絲二月早輸公

過太湖

昔聞洞庭山未涉太湖水春帆今日開疊瀾百千里四郡列周遭雉堞隱葭葦淼淼寒日白輭縠疎羅起晴光倏明滅峰巒互青紫不辨縹緲峰莫釐何者是但高若螺髻或橫如列几山不厭㬎㬎水不厭瀰瀰飛鳥怯羽翰潛蛟託居止遙天浮水面孤雲沒水底蒼茫海氣通日月出其裏鐵笛響漁舟歸橈各趨沚身願寄漁洋長作垂綸子

燕子行

春風瀲蕩春柳綠燕子銜泥巢舊屋雕梁入夜雙雙宿閨人獨自燒紅燭一年一度燕來飛郎去三年何日歸

白公堤

首夏清和過半塘白公堤上炫新粧千年甃石江雲遠七里人家菰葉長檀板金樽侵曉月香阜驕馬趁陰涼登臨憑弔香山老虎阜鐘聲斷客腸

五人墓

把酒臨風酹一巵九泉生氣繞蒼碑寒松影散山塘雨壯士魂歸忠介祠白馬敢言隨伍相青烏常

幸傍要離窮奇朽骨今塵土快爾芳名日月垂

高蒼巖使君署齋作

畫戟風清花影移煩囂消散鶴長隨幸遭涼雨開文讌名列蘇州刺史詩

夜雨

今夜長洲雨無端來百憂懸燈四壁暗臥簟一宵秋野衲難排悶村醪不解愁庭前桐樹葉滴白五更頭

不寐

竟夕難成寐草蟲吟不休客床偏見月羈夢易驚秋故國未收甲深閨空倚樓遙憐思遠道幾度剔殘篝

夜雨懷舍弟

芳樹啼春去布穀鳴田野饑驅背鄉縣蘇臺聽暮雨西望黃山雲片片渡河渚如何我兄弟不得共居處昨夢阿霞書高堂念行旅自別富春江適吳賃何廡故鄉饒盜賊恐懼莫可數饑兒向壁啼索哺怨無脯阿三病霍然阿四學灌圃未竟尺素書簷溜驚夢緒側聽雞無聲蕭摵夜正午佛龕火熒熒猶疑照毫楮字字鶺鴒詩追憶如茶苦幾時罷

干戈耦耕還樂土

彌羅閣眺望

高閣俯城中晴光處處通書空傳越絕地自屬吴宫征為依林末游雲貯海東登臨無限意都付與江楓

懷梁輿若芷公兄弟

紅橋追昔分袂時堤上欅柳長絲絲我依南雁瀟湘去旋返鄉園聽鼓鼙日薄西山報劉短欲賦逵遊心未敢勞君南賜天都雲惠我瑤華情款款今君兄弟入長安欲寄音書斷羽翰關河兩地成脩

阻絡緯鳴秋夜雨寒

贈僧東白

禪室遠塵俗高談清客心纔揮玉麈尾更鼓焦桐音蘭葉引晨露竹叢生暮陰買山何用遠此地足幽尋

寄舍弟

一帆過吴會兩月苦離羣客夢春塘艸鄉心日暮雲高堂念行役諸弟望殷勤尚鼓邗江棹歸期未敢聞

懷栗亭

帆掛錦帆涇陶陶孟夏裏風雨邈關河日暮鱗雲起所思不可見相別幾百里永夜把君詩光怪照棐几菱花滿雷塘明月下江水名流相贈答文采散如綺嗟我獨離羣吹簫向吴市

田家

苦菜尚能秀菰葉尚能長田家望麰麥晨夕阡陌上連雨天地昏蛟龍入村墟水波撼樹巔門巷盪雙槳縣官遣吏來夏稅當輸帑秦楚與閩粵四郊方擾攘軍興緩須臾詣庭受大杖卑辭叩縣吏水深失平壤非不急公家麥苗盡漂蕩三日未食糜

舉室魚蝦養公人遠來饑少坐待舉網公人出門去滿目遍流潴無麥遂無禾秋糧將安仰

行路二首

行路非無車渡河非無船有車莫可挽有船莫可牽昔聞有好女顏如初日蓮朝出浣溪上同輩思並肩一旦入宮中蛾眉盡失妍天子不好色秋風徒自憐若爲惜年華端坐理鳴絃

飛鳥投遠林林僻少高柯枯魚縱徼墊墊告非江河失計在依人何若藏巖阿山蕨採未遍泉水汲通多春風拂楹户秋月掛烟蘿以此終朝暮任彼

歳蹉跎不問門前路崎嶇奈我何

虎丘雜詠

可中亭

生公不可見空亭只危石幾樹老無花雲霞共晨夕

鶴澗

孤鶴何年去古澗唯啼鳥月夜天風來猶疑降華表

劍池

劍去存劍池光芒夜徹吐壯士過池邊衝冠髮猶怒

千人石

一片千人石當年歌舞處丘壑散繁華烟靄蒼蒼暮

望海樓

仙人好樓居三山望海上旭日萬山紅魚龍鼓波浪

短簿祠

一片青山宅千秋主簿祠瓦墻紅樹近人物白雲知

滸墅道中

澤國正多雨輕舟翦暮烟幾家存蟹舍五月少秧田漸近梁谿路迴瞻虎阜巔茫茫百端集緑浪白鷗前

雨中感懷

已是清和月蕭蕭暮雨寒流泉生樹杪飛瀑落簷端兀坐晨昏濕羈愁道路難出門徒悵望有鋏向誰彈

夜坐

晚鐘聞寺近微月倚簷端樹靜影還亂雲閒風欲殘離家千里遠爲客五更寒不敢不沉醉恐增鄉夢繁

姑蘇臺偶感

古今重佳人豈盡傾人國西施老浣紗吳終爲越得麋鹿游姑蘇誰謂脂粉失不聞楚入越楚曾歸美色不聞秦滅楚秦仗女戎力世更無西子興亡二十一歌舞艷春秋時命良嘆息憑弔舊吳宮雲深月正黑

錢宮聲招游靈巖雨甚不得登山

爲愛胥江好輕帆擘野烟小橋留客眼舊館敝山

巔驟雨午鐘濕飛泉秋樹懸謝公屐未著逸興亦
悠然

感懷三首

嶧山有桐樹青青長獨立百尺更無枝雲霞日蒸
浥時有風雨催不肯稍欹側威鳳去高岡淪落孰
相識安得斲為琴一旦登天室將致神人享詎供
太師職徒思鍾子賞但遇巴人吪緬彼南風歌千
載為心惻

黃鵠舉千里安肯入樊籠良驥志千里鹽車乃相
從卓卓湖海士自稱萬夫雄如何凌霄姿雲路莫

與通晞髮朝陽前緬懷黑頭公已矣安時命月照
夜窗松

家住練水湄黃山常矚目蓮花聳天表天都更高
矗雲生山骨藏雲去山影綠晨夕恣徘徊尋真任
幽獨胡為向市廛周旋日碌碌觸熱到人家未語
氣先促貧賤世所憎自顧慚童僕山水待人歸甘
心學樵牧

同高蒼巖使君游兩洞庭山二首

震澤涼風淨俗氛漫漫天水渺難分諸峰羅立都
非岸一棹蒼茫半是雲荻浦葉低秋露濕桂叢花
發夕陽薰誰知五馬行春客翻與浮鷗喜共羣

攜笻先陟洞庭東回眺層巒烟靄中到處農莊圍
野水幾村漁艇任天風人穿樹影鬢眉綠霞作湖
光浦溆紅為愛莫釐峰頂坐征鴻嘹嚦響秋空

從西山至鄧尉曾青藜招遇朝元閣看桂

荒原叢桂一時秋高閣香風暫許留幽谷何須招
隱士菟裘今擬作糟丘開樽多半憑花坐放棹還
須秉燭游鄧尉山前看不盡千峰欲下水光浮

秋風行

秋風颯颯捲木葉江南野老淚盈睫有司遣符入

山來丁丁伐木造舟楫深山大谷產槎枒干霄蔽
日籠烟霞林幽疑欲棲神鬼幹老真見蟠龍蛇一
旦軍興令伐樹白日黯淡塞黃霧百人一株肩到
船縱傷財力那敢訴山頭老樹影亦稀夫官猶嗔
圍徑非天地若識樓船急應教日夜長重圍樹不
十圍等樗櫟野老對樹如對敵有樹須令盡斫根
明朝吏到無指摘

韓蘄王墓二首

不將身裹革明哲羨蘄王太息和非策當時事可
傷跨驢揖偃蹇縱酒任倘佯日暮荒原上悲風起

白楊

天心已厭宋戰鼓誤江干血任千年碧心留一寸丹曉風蕭艾綠斜月管絃殘念昔興亡事英雄膽尚寒

立冬夜曾青藜過寓齋飲分得高字

客裏秋初盡門前月正高葯殘還帶蓝蟹老好持螯良夜催沽酒新寒感贈袍爲懷難此際各欲上歸舠

又得前字 頫令兄庭闓 舍弟挺霞

良朋當好景何事各凄然淚向喉間忍心同暗處憐鶺鴒遺恨遠鴻雁尚飛前脩短緣何故含悽共問天

寄施愚山大叅

黃山界宣歙神仙爲窟宅間氣何所鍾一代文章伯氣誼薄雲霞高懷寄典籍我昔游宛溪公時宦篆嶧及公歸黃山饑驅我他適廿載竟神交緬想勞風昔今秋讀公詩殷勤念行役涼風起吳江楓葉暮摵摵翹首故鄉山空懸萬壽碧

題淩蔚侯有懷草堂四首

東山太傅舊湖莊爲翦荒榛置艸堂傍宅魚龍連海戲沿堦樹木拂雲長稽丘營就春無日慈竹栽成夜有霜我捧遺書難卒讀與君相對兩神傷

别開池館近湖濱原籍幽棲慰二人春月盈庭親已沒秋風半榻夢疑眞畏尋隣曲談前事長念留貽娩此身一展蓼莪腸一斷却書小宛愴昏晨

小築常依渌水涯邨居日日飽魚蝦解憂難遇中山釀消渴惟烹顧渚芽四壁綠陰三徑竹半簾紅影滿庭花不知帶甲橫江漢雞犬桃源自一家

任俠少年多慷慨似君湖海擬元龍酒酣引客看長劍歌罷尋花策短筇自有珠光射霄漢不教璞彩隱田農欲開萬叅三冬足閉戶如今且種松

北墅山人詩卷二終

北䵝山人詩卷三

蕪城集　　新安吳　苑

酬吳野人以陋軒集見貽兼送歸東淘四首

東海有冥鴻天際自翺翔俯仰矜毛羽不妄啄稻粱高潔莫與並白雲相頡頏偶來棲竹西竹木生輝光

頭白陋軒中操綆獨汲古挹得萬斛泉可濯人肺腑寄跡在菰蘆爲我入州府說詩解人頤殘燈共風雨

大雅久不作遺響斯人留時運當清商字字天地秋開卷長跪讀滿牖風翛翛山桂吹古香寒梅散清幽自非鸞與鶴誰能爲匹儔

海濱連歲饑家無儋石儲兒啼雜女號何以讀詩書賣文錢易米乃持歸舊廬輕帆背夕陽蘆葦寒蕭疎君歸且慰意我留與誰居

人日同孫無言汪扶晨舟次過杜于皇到處堂共用青字

霽色散郊坰春寒雪滿汀嶺梅花盡白園柳葉將青羅綺何年事興亡此日聽笙歌歸六代對酒共沉冥（時于皇說平康舊事故云）

送曹澹齋之信州

新承符竹渡江津仍是當年露冕人故里豐碑猶墮淚鄰封古郭待行春傳經北闕思劉向轉戰南天借寇恂爲報洪都烽火後楮溪深處潤枯鱗

寄次嚴兄海上

江城木落早霜時客舍深愁鬢欲絲明月二分偏獨照菊花盈把正相思燈前海湧頻敲句簾外潮平更奕棋落落襟期天地濶孤鴻惜不一行隨

酬屈翁山廣陵篇見贈之作

風雪淒其廣陵客逢君舟去三江口應須共登孫楚樓且試共飲黃公酒攜手出城還過橋青錢挂杖瓢繫腰靈均不見見苗裔峩冠長劍逢今朝蕭家文選無人續爲奏蕪城烏棲曲煬帝墳前日影低杜郎吟處弦聲促幾千萬家新女兒二十四橋舊風俗不肯擡頭起問天銷愁愛煞酒如泉多情雖白英雄鬚顏色軒軒在暮年

附廣陵篇贈別吳鹿園　　屈大均

江北煙花是廣陵江南山水惟京口蕃釐觀左一逢君欲典衣裘取清酒飛橋十五首紅橋夾

岸蘼蕪漸及腰才子偏來明月夜美人不見落花朝蕪城一賦君能續更有冶春三十曲千載知音杜紫薇竹西歌吹傷繁促哀怨猶多楚性情荒淫未變吳風俗山中雖有玉勾天日月長含第五泉兒女但能催白髮英雄那得再青年

題追遠圖 有序

爲史典作也典山右人家廣陵母張有賢德典年十歲父歿殯於家會廣陵城破匿夾室中二日火作母知不免辭夫靈撫典良久赴舍傍澄潭中以死典哀慕悲號繪爲追遠圖朝夕對之宛見母殉節時狀因爲作歌

澄潭水枯城郭非子母聲容尺幅裏子牽母抱面如生堂上廻環潭下死是時陣雲壓城頭鐵馬嘶風鯨磨齒谿谿雷擊風似刀十萬户輕同蚍螘夜半炎官火傘張焇炮煨燼近尺咫天跳地踔赤光連呼嗟挐人匝層壘麻衣髽髻告靈床殉君泉臺今夕始殉君無難柰子孱剪斷蛟綃赴流水挈兒舍後行且遲戰鼓悲笳聲咽耳抛兒甘自葬魚腹豈懼狂蛟鋸爲尾兒入水援掌無力血盡舉魚慟

不已十齡弱息一綫存覆巢完卵獨孝子徵歌繪畫寫真形觀者嗚咽髮上指公無渡河竟渡河霍里箜篌聲變徵誰繪豈甫禮宗圖追傳鄉閭補青史嗚呼銅壺清漏斷玉蚪宮井臙脂盡雉多忠良畢命柰若何姓名不著棄則那貞魂碧血滿山河嗚呼吾爲孝子歌孝子聽歌展畫淚滂沱

附 前題　吳　荃

忠貞死難即抗首魏陳思王披畫圖及今史氏見追遠義烈出自名家姝時丁江左王氣歇蒼鵝朝飛鶴夜呼隋堤楊柳摧薪炭城崩地坼生燹魑雷轟電掃血流杵弱孱孀婦六尺孤全生守義不兩盡生別兒死見故夫火明星暗風凜冽怒浪碎波亡其軀吁嗟國亡家與亡嬋娟激烈剛腸無孤兒孺慕眞純孝餘煨捃拾扇及梳復圖以示諸孫子世世見此而忘諸吾家王父昔蒙難王母撫孤心勞劬展圖再拜吞聲泣撫難死易名與俱恨不同登列女傳請質古史之董狐

集扶晨梅旅以秋宵聞歌爲韻同家園次叔作四首

七月人間火乍流隋堤柳綠尚煙浮何緣一曲清商起葉響風前似晚秋

不是孤舟吹洞簫寒風暮雨覺瀟瀟一聲河滿尊前過無語低頭過此宵

愛聽啼花鳥一聲低佪不覺夜將分白頭舊老何戲在此曲疑從天上聞

名流宴會興偏多行樂其如異地何潭水桃花情不淺殷勤對酒且當歌

秋夜集程山尊延古堂分得燈字

芊綿朝雨過逸興晚來乘堦蘚荒三徑瓶花瘦一

燈詩籌角韻險酒力帶寒增盡醉鄉愁失中宵看古藤

再集延古堂探菊

長淮秋色浩無涯竹影蕭森小徑斜酒熟霜時尋白墮杖拖雨後問黃花柴桑瀟岸猶千里高樹殘陽此一家莫怪客中人易醉相看誰不鬢毛華

寄舍弟二首

前年已愧黑頭公明鏡催髯變作翁蒲柳縱殊松柏質不應一夜老秋風

纔過四十仕稱彊菽水還難慰北堂叢菊三年開盡淚爭教鬢髮不成霜

題江青圃小像

門前柳樹宛柴桑竟日攤書意興長消得羲熙閒甲子好風時送稻花香

哭二弟蔚

獵獵野風吹散同巢鳥一慟氣無餘再慟聲轉悄予齒雖少長夙惠千了了讀書窮日夜落筆三峽倒羣羨吾家駒千里馳驟裏頻年警賊烽辛螫集荼蓼報劉服未除有母漸已老爾年未四十爾子無襁褓前見病中書為此縈懷抱我予任所擇

為後屬阿保予書纔到家爾魂遂已杳寡妻欲殉節念此遺孤藐鞠育撫成人仔肩鉅云小泉臺事已矣後死腸如攪唐棣花枝繁艷者先枯槁

送汪扶晨歸里四首

年年共行役此日偏參差清霜十月重容易霑鬢眉雁聲背淮水浮雲西南馳我亦思故鄉胡為在天涯

天涯一尊酒各言別離難涼風懷夙昔眷戀衣裳單人情愛遠遊豈暇傷饑寒子行我且止我歌子獨歎不如更斟酌共此今夕歡攬衣望霄漢東方

衆星殘

星殘有時明人别何日聚慷慨送君行行行且復住踟躇立須臾千風門前路撫琵寫中懷悲絲亮難訴哀聲厲清響繚繞空庭樹一望盈盈水征帆從此去征帆已如斯殘菊又溥露

溥露彌蔓草不能任朝先結交在總角不復知久長膠漆非一端中情詎可忘嘗欲卜南邨就子諮徜徉如何不暫緩先我戒嚴裝恨無雙羽翰與子凌風翔

揚州競渡

汨羅不接廣陵濤何事年年弔屈勞乍覺凫飛遙出没旋驚龍戰更周遭紅裙合受相花妬白舫輕同竹葉操試看滿城歌吹沸傷心人自讀離騷

客東亭喜吴野人程雲家見過

日誦陋軒詩不識東淘路夢中屋角花何日欣相遇豈意到東亭君帆疾如鷺顧我客中居傾尊款情愫魚戲樂同鱗鳥弄欣共羽況得新相知謂雲家連宵醉庭樹相知縱云新歡好一如故

附之東亭訪吴楞香　吴嘉紀

暮投竹西宿夜向海上發蒹葭兩岸深坐聽蘆聒聒海鳥名叫則天雨浮撓礙芳荷新水澄曙月此時懷抱好將與何人說衰年儕偶稀細雨舟航返桑梓在眼中故人亦不遠

故人光采多瑋瑋瑠琳器顧我砂礫中遲暮嗟同志志同出處殊我實由自棄負薪歌聲哀舂米筋力匱軒然老烈士束縛饑寒傍良馬甘鹽車老死何足傷

贈别程雲家

去年把君詩寢食共昏晨今年過南梁光采纔相親握手展笑樂相知豈云新海日照麥穗菰蔣長河津良辰正歡娛杯酒縱横陳客中更離别加倍含酸辛萍蹤雖難定有時還比鄰

附答贈吴楞香　程岫

水長蒲葉緑扁舟到南梁倦時得偃息亦如歸故鄉翩翩者誰子停車登我堂精神夙相契何必問姓名開襟對花柳燒燭羅酒漿今夕是何夕忽然在君傍

海月團皎皎清光動金罍笑言愁夜短欲别復徘徊泉水向北流不隨斗杓廻人生非比翼嘉會恒易乖浮萍雖無根有時聚不開兩心苟常

存豈患顧難諧

送山尊

亭皐木葉下曉日散烟霜游子念故閭屏營戒行裝十五國風人一時共傳觴人生會晤難遠別安可忘况是同林鳥天涯共翱翔分手還入户獨夜仍他鄉

過金陵贈王桐菴先生

黃鳥集園林顧儔多好音欣聞粤東歸涉江遥相尋一片秦淮月照此契濶心别來十餘載憔悴霜鬢侵間關戎馬隔消息遲至今生還豈偶然感事

動悲吟故鄉亦喪亂屋舍成灰塵艱難何足歎近更痛人琴（亡弟援霞亦公門人）鬱結不敢語恐增老淚深負杖且從遊斗酒聽鳴禽

雙節篇

黃山突兀高千尺亭亭勁節松與柏新安江水澄且清水底鑿鑿見白石山川靈秀鍾異人丈夫氣節邁等倫閨閫亦復多卓絶濟陽㝢世難具陳我識江君邗水上氣槩非常志倜儻唱酬交遍海内賢幼孤阿母相依傍八十高堂兩歲兒阿母仰事俯育之羅裳洵具丈夫志丸熊畫荻如嚴師氷霜苦歷四十載風徽允當輶軒採更有阿戚之婦汪同賦柏舟死靡悔、天子下詔採貞芳郡國謂毋宜表揚不忍齒高獨褒寵堅辭待婦共龍章義風子古堪炫耀子孫器可登廊廟退齡看待松石齊雙節應來雙鳳詔

又道人墓下作（姓凌名畹字又蕙工山水墨竹無子余爲葬鐵佛寺旁家園大叔作又道人傳）

蜀岡煙水綠楊絲愁付丹青顧凱之欲補墳前數叢竹狀君斜雨舞風植

驚花廿載笑頹閭誰料封君馬鬣廻他日壠岡寒食雨杜鵑啼去又啼泉

寄扶晨二首

前年君哭母今年君哭妻骨肉遭零落歲月惟傷悲朔風擁江木爲親負土歸高堂墳未築連枝樹已萎海燕啣泥來遶梁不忍飛萊子當此日愁心當告誰

君家紫霞峰茗柯遍峰前往昔遍寄我自起烹名泉色味何清芬培植知有年采摘自纖手是君室中賢今日葉茸茸擕筐有誰先可惜旗與槍委棄叢莽邊

北黟山人詩卷三 終

黃山集序

謝康樂盡窮丘壑佳句時成張蕻公得助江山奇文日變蓋趣由境出而致以人存也家姪楞香學架匡中神遊物外不辭著屐盡探勝跡於諸峯輙得揮毫遂發清吟而滿帙余家原黃海未能策杖於蓮花偶過青溪適值繫舟於桃葉得讀游覽諸作幾盡靈秀萬端蓋其體高故與煙巒而競爽其致達乃同林岫以俱深不爲纖響故以樸而益奇恥效凡姿故以幽而愈古譬笙竽之迭奏此爲鸞鶴之音雖毛甲之僅存已具鳳麟之體是可稱也

或且少之則古詩十九首而得傳名山五百年而更闢義有相得夫豈偶然大貝明璣吾子於斯不爲虛往青鞋布襪老人於此可當臥游矣康熙辛酉孟冬日愚叔綺題於秦淮水上

北黟山人詩卷四

新安吳　苑鱗潭

黃山集

六月二日同程非二汪虛中扶晨四弟菘入黃山作

夙負探幽趣都忘觸熱行山深高日薄石鬬亂泉生一路麋麚跡千峯鸞鶴聲不愁凌絕頂濟勝有同情

容成臺

未入軒皇宅容成先有臺由雲孤杖出青靄萬山開長嘯來笙鶴高眠藉草萊神仙如可學吾便老崔嵬

水晶庵 庵爲先侍郎建

嶺峻遂遊屐荒庵曲磴尋殘僧難應客古屋易生陰顧盼餘喬木徘徊對碧岑先臣精爽在展拜若爲心

拜吳山盎然大師墓 明孝廉汪扶先先生也五月五日殁於邗江

隔歲邗江上身名委逝波浮生消日月遺憾托巖阿古遂行人少悲風老樹多楚騷歌一闋清淚灑煙蘿

祥符寺

祥符古剎面黃山一嘯松風杖履閑紫石峰從牕矗矗朱砂泉隔澗潺潺鼎湖飛去留仙跡石髓餐來駐客顏聞道長生有眞訣藥罏丹井任躋攀

紫石軒

晨窗開清霽綠翠紛雙目紫石接天都谿雲隔深竹拂拂天風來驅雲澗邊宿翹首仰空天一道懸飛瀑神鴉就八席山泉入厨屋賞心多怡悅奇書且停讀

次羅文恭軒轅宮韻

婚嫁不煩遊五岳神仙何事望三山扶笻直上丹臺頂手弄青天星月寒

千尋峰頂懸青瀑一帶山根鎖白雲夜半鈞天何處奏步虛人擁鼎湖君

湯泉

方域有寒火郡國多温泉乾坤無端倪變化握奇權黟山更靈異騎龍人上天鍊石朱砂出百藥紛駢闐陰熖煮白沙洪爐鼓重淵長驅扶桑池厥沸如巨川碧玉（安寧泉名）差可擬礬石（礬山泉名）難并肩矧彼華清宮脂粉涴潺湲仙人有湯沐丹水鬲雲煙寒暑不改度涼燠無所偏一浴塵垢滌再浴顏色鮮三浴骨髓綠從今至千年

狎浪閣

高閣凌霄起疏牕面水開松杉不受日昏曉只聞雷戲海群龍擬乘風一葦猜此中堪過老留待我重泉

慈光寺

黃山不臣嶽何必帝王封絕境未雕鑿太古尚鴻濛眞僧五臺來手闢枳棘叢相度擁百靈精誠動西宮金像北闕鑄珠函内府供光艷紫袈裟聖母親裁縫貂璫馳寶冊天語來山中志業惜未遂荒臺亂杉松野雲度牖飛天清涇午鐘至今六十載鼪鼯竄高墉長者來布金重開造化功梵剎何崔嵬輪奐皆玲瓏法相威儀現七級摩蒼穹諸天盡歡喜古德全始終我來祗樹林如登鷲嶺峰繞佛禮三匝皎日山門紅

醉石

頹然一老袂僊僊酩酊于今不記年我欲提壺泉卧此與君同醉聽鳴絃（近鳴絃泉）

自觀音巖過老人峰至天門

奇峰漸延矚策杖窮登頓獨怪夏巳深亭午露猶泫懸巖若廣厦少憩慰勞倦情爲艱險移目因應接眩琪花不知名古苔詎忍踐高磴穿林頂墜石橫澗面移從雷雨夕云有蛟龍戰再上老人峰傴僂青松畔獨居賓師位不與羣峰亂豁然天門開雲端雙闕見閶闔通呼吸象緯可攀援衣裾盡飄颻御風冷然善何必生羽翰始遂游仙願

登老人峰

老人何代客終古立巍巍薜荔風吹髮苔莓雨濯衣聖泉泉名供夕飲蓮蕊峰名慰朝饑愛爾難爲別長

歌上翠微

望天都峰

丹梯出霄漢碧玉削芙蓉三十六峰裏居然第一峰香鑪供帝座石室有仙蹤欲共浮丘子相尋駕白龍

自小心坡至文殊院

靈境若璠璵抱璞多未彫仙人好幽棲鶴唳如吹簫游屐阻林麓翹首望山椒普公似康樂伐山通雲霄徑仄躡懸嶠坡危跨飛橋洳溼夾壁溜石竇天一描陟梯俯兒孫瞰空盡岧嶤數聲起鐘鼓萬

象靜塵囂旣瞑留倒景未曙日光搖一山異昏旦四序難和調我登立雪臺雪暑衣氷綃倚杖變凉暄大竅風颼颼始知身所歷手可捫斗杓探奇矜異賞峰頭歌且謠

望僊海諸峰

尋山興難已理策出煙寺晴雲漾朝光虛壁響空吹荒塗没人徑一石一天地環海千萬峰刼初作兒戲盻左勝難盡睞右賞不置墜岸千仞青嵌空一天翠平生見名山履險心忘悸獨此奇無窮瞠目不敢視

擾龍松歌

黃山石罅蛟龍窟大松小松孕山骨盤曲離奇不記年松梢倒迎日月出結胎太古吸山髓無端偃伏無端起鞭撻雷雨助威神吐納風雲成碨礧更有一松名擾龍石上平尺高龍從短幹樛枝橫石頂似欲飛去隨天風橫拖一枝更奇崛練曳紳垂差髬髵蜿蜒睡足困欲舒頭巳昂霄尾還拂不遇僧繇孰點睛即逢韋偃難畫骨吁嗟乎此松可作松之君秦五大夫何足云

山樂鳥

萬籟中峰寂頻伽結隊吟人間無此部太古有傳音梵吹朝昏共天漿飲啄深我來時一聽清絕入山心

題汪于鼎文冶始信峰草堂

游雲垂天表托根在山阿奇士思救時未達先槃薖後海擅奇秀一峰尤嵯峩兄弟來結廬神物爲撝呵孤松以爲梁老猿時相過象緯簷楹接日月階庭羅服食氷與雪衣被薜與蘿春風時一來吹動㸃荆柯斯世還虞夏巢許安足多

附吴鹿園問余始信峰路詩以答之

汪洪度

是我幽棲地看君策短筇斷崖臨絶壑半壁接孤松雨色珍珠洞霞光菡萏峰青猿知鄉導徑僻可相從

北墅山人詩卷四終

花底和鳴集序

禽鳴於春蟲鳴於秋鳴則同而聲變矣唯風亦然當其初春扇物温温徐來草木遇之而鳴人亦愛其鳴也及其厲發栗烈叫嗷怒號若有所激於時而鳴焉者唯人之於文辭也亦然夫辭者聲之精也發於心而鳴於口遇春鳴春遇秋鳴秋各從其時是故鼓瑟歌風阜財解愠皐夔之鳴也不幸而懷沙沈水離騷九歌九辯之辭以作則屈宋之鳴也同門吴祭酒鱗潭與余同官承明十年逢

天子特達之知常侍

上左右出入　講幄又

上方好文學時令進其所著詩古文辭親爲甲乙以故鱗潭得以其嶔崎歷落之概鳴於朝應制之暇退朝花底則聚其氣類之相應者爲詩酒文讌而善鳴之真聲愔愔云是以讀鱗潭之詩敦厚而真摯藹然爲盛世名臣之言其感人也如春風之被物如琴瑟之專壹昌黎所謂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其殆此耶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蓋處成周極盛之世得遂其釃酒之樂而無愆於乾餱故其鳴嚶嚶如也今鱗潭之以花底和鳴名其集其有伐木之遺哉余交鱗潭爲莫逆知其人坦率而剛直嚴氣正性待子弟不少假借視朋友如性命偶有不合意即拂然以起面發赤髮上衝冠其人心銜之久而思其言之切於病也輒近前謝遇鱗潭即欣然交好如初蓋余儕之益友也其鳴也進於道矣其亡時余哭之失聲今其子瞻泰瞻淇先褒其詩集若干卷壽之梓而問序於予予熟視之甚有所傷感於其中而亦不自知其情之何以鳴也爲畧書其槩如此鹽官許汝霖撰

新安吳　[seal]

花底和鳴集

玉署古槐行

虛宿夜半翻雲黑十丈流光過河白化作靈柯布枝條幾見青蔥換顏色自從得地植仙曹日月撐天絳闕高上枝兎目迷黃雪下枝鼠耳蔭青袍中宵風雨馳雷電神物呵護靈旗見聞聲疑入尚書省散衙不數文昌殿侍臣袞袞洛陽才裁罷鸞書歸院來赤龍銜火升南陸客葉重陰翠幄開勁幹

凌霄生本直柔枝嬝娜傷無力天星還散入天家千古霞映銀臺側

送汪舟次太史奉使冊封流球四首

鄭重傳　天語詞臣作使臣南溟垂大翼　北闕奉　溫綸雨露中山早梯航萬國春憑將柔遠意沾灑及鮫人

炎夏薰風裏皇華擁傳驅棄繻關吏識負弩縣官趨鳳藻傳金節麟文護玉符辭親還叱馭惘惘笑庸夫

鳳詔宣　宸極龍旌越海東煙關鰲背紫霞起日車紅彭嶼無驚浪螺洲有便風乘槎正安穩賦較木華工

萬頃鯨波內玆邦一芥浮島人呼鳥了奇本識荊榴筆已名山遍詩今異域求歸圖王會表拜手獻螭頭

瀛洲亭述懷

鄧林挺羣木鯨壑納百川昌朝開秘院如昔之集賢猥入登瀛門高槐摩青天玉河匝其外碧沼清且漣雲屋高崔巍直與禁籞連　帝命文章伯敎士羅簡編琢玉欲成器操縵將安絃況當載陽候

嚶鳴芳樹巔授簡俾言志懷古心悠然登亭慕且愧因憶武德年思廉擅史筆孔達以經傳何如房與杜報國圖凌煙

送孫予立編修使安南

聖主珠衡臨法宮要荒萬里車書同雕題達隅銅柱表望　闕拜舞欣　皇風九真不必漢郡隸五筦寧羡庸時通公以儒宗膺　簡命　冊封鉅典承恩隆皇華旣賦授龍節麟袍拜賜朝霞紅更傳宸翰九重出煥如雲漢垂天中遙想使星向南極勾漏山色開鴻濛吉貝花生映原隰菴羅果熟香

林叢當今龍編被文教越裳雅奏登絲桐歸朝錫
宴可計日仙臺虛席還推公
御書忠孝守邦四大字頒賜安南國王黎維禛恭
紀
皇帝天縱神武姿廓清海寓安邊陲南交自古隸
荒服羲和分宅陶唐時漢唐以來或郡縣乍臣乍
叛靡常期宋後竊據三百載明討不庭用六師職
方內屬未二紀彈丸棄置天一涯黎氏有國莫氏
競蠻爭觸鬬棼如絲昔年高平苦侵奪　帝遣使
臣經理之王言一出是非定此疆彼界無他詞爾

後滇南萌逆節莫氏助逆罪當治黎氏兢兢効忠
順恪守臣節無敢虧輿兵滅莫恢故土誅鋤黨叛
理亦宜天弧一發殪封豕稜威遠震天南垂煌煌
國典數功罪薄海內外理不遺嗣王繼世請封爵
陪臣稽顙來彤墀　帝嘉遠藩世忠藎　龍章寵
錫　皇情怡移孝作忠實古訓承宋守國爲良規
御書銀牓四大字封緘遠賜弘　恩慈雲蒸霞蔚
爍日月龍跳虎卧盤蛟螭　聖人豈誇翰墨妙懷
柔欲使遐荒知照耀蠻方永無極普天率土歌雍
熙

院中呈掌院陳公三十韻

百川赴滄海羣山宗衡霍名世惟間生衆材欣有
託峩峩高平公天民之先覺許身久伊皐探道早
濂洛超邁應良會鸞騫而龍躍迥翔金華省領袖
石渠閣惟　帝勤念典就將資講幄啟沃得真儒
格心憑納約補天妙無痕匡濟功已博文衡秉森
嚴史筆操卓犖金銅受陶鎔圭璋待追琢聿作多
士師百代垂矩矱小子行轗軻泥塗屈尺蠖十年
困鹽車三冬踞芒屩何意朝陽光居然照葵藿瓦
礫荷甄收鉛刀淬鋒鍔垂恩重丘山俯懸蚉負弱

聖人坐延英草茅親拔擢竹矢在東房楛散甘淪
落蒙公重延薦百鳥奨一鶚遂得攀蓬山秘書日
探索中郎拂焦尾荀公賞牛鐸明明國士許此生
諒難酢所欣庇龍門風斤就繩削軒皇禮師臣殷
宗尊舊學公望最嶙峋眷顧彌隆渥北斗連三台
中天光照灼黑頭未爲榮鴻鈞方在握文治日光
昌八荒罷宵柝致君如黃姚薰風舞韶箾

題董方南簡討小照

姑射神仙自可人攕攕手爪白於銀閒來散髮依
眠石萬尺寒松半畝筠

大司成阮亭王公遷居

九苞出丹山衆羽咸景從辟雍教胄子夫子眞人宗談經高稷下秉禮勝淹中杖履隨所至洋洋歌大風新聞遷邸第擁書若樊桐大文麗丹艧嘉言振華鐘甘盤君所學昌黎世所崇卜鄰夙有志昕夕瞻德容

田太公殉節詩二首

豈謂儒官小綱常繫一身矢生存節義揮手謝君親松柏原同性椒蘭自結鄰星雲留浩氣披髮下麒麐

千古宜城水波添濩澤寒天何生猰貐世竟殞鵷鸞氣作中條勁心留白日丹好將金管寫貽與後人看

三月三日瀛洲亭分得洲字二首

上苑桃花映碧流六龍應節始乘舟共知淑景來雙闕早見陽春遍十洲僕射名言眞雋永安豐雅論自清幽曲江風日由來好莫羨蘭亭載酒游

玉堂掩藹一亭幽脉脉輕波遶砌流不用周官脩禊事已陪仙侶到瀛洲柳邊綵筆分題賦花外金尊載羽浮南澗東堂空遷涉宮鶯只在鳳池頭

大司空朱公招過天壇道院看花

春入 皇州早圜丘逵俗喧輕風消酒面微雨醒花瑰遊覽資毫素追陪足討論林陰時換景還坐到黃昏

一榻琴書淨花繁鳥不喧登壇天鑒在入院道心存柏古盤青漢峰青繚紫垣西山如可即引屐破苔痕 時訂遊西山

靈雨篇

聖人當陽舞干羽三春萬彙皆和煦拂面纔來長養風濯枝又作廉纖雨祥風習習雨絲絲潤物無

聲着地遲微聞霡霂蓬萊殿漸見汎濫太液池太液池頭春水濺回波蕩漾桃花片苑樹含滋望欲沉宮鶯帶濕聽猶囀閶闔門開輦路西三條九陌滑春泥山光不隔青油幕城漏遙分碧玉蹄神倉帝藉連千畝土膏暖動三推後水郭春陰番杏花農莊午餉搴楊柳麥秀青青禾穟長豐年豫卜萬斯箱此時脉脉蘇三輔此際濛濛遍八方雨歇祥雲出天半共說光華歌復旦膚寸眞看岱岳霖桑林詎有湯年旱龍御欣逢淑景新省耕問俗及芳辰洗兵已自煩屏翳更爲吾 皇灑路塵

同年集孫雲韶得樹軒余以病阻

連騎過孫楚歡遊與不窮羡君軒得樹獨我病園風鶯囀藏深綠蜂飛重落紅平原他日醉猶在草堂東

題畫

秋老殘楊桃籬清白蘋黃菊遶柴荊山中盡日閑無事仰看青天聽雁聲

霧髻雲鬟縹緲間米家潑墨本荆關要知虎卧龍跳意始識襄陽没骨山

日轉廻廊燕未歸海棠一樹正芳菲朝來却笑驄

前鳥飛入花間更不飛

答程蝕菴

白榆有茅屋乃在山之阿憶昔與君歡日夕相經過長橋步窈窕絕壁觀嵯峩試泉甃雪竇銷暑蔭叢柯追攀有餘樂所得良亦多三年客燕臺勝事恒蹉跎眷言同心儔遙遙阻山河枉君書與詩感君爲君歌在遠情愈親譬彼蔦與蘿停雲不可即悵望將如何

懷舍弟用少陵韻

有弟三千里相思祗報書此身何足問老母幸安居四十強方仕　朝廷職始除塤篪虛唱和花蕚遠扶疎夢草多成句看雲只憶渠秋風潞河水歸去聚吾廬

和孫館師喜弟到京用少陵韻三首即遲還湖州

一雁南來到薊丘華堂相見慰離憂定知軾轍能聯步誰似機雲并黒頭晨夕對床添嘯詠東西列屋足風流彤庭拔藻推才子早有龍光燭斗牛

繞拂征衣繾綣深離愁黯黯又相侵即看明歲聯鑣樂無那今朝判袂心堂下荆枝傳舊事夢中草

色助清吟漫言上若村醪好眼入苕溪思不禁

辭闕不妨仍望闕思家猶得暫還家到來斑管分樺燭歸去青驄踏落花萊子舊披衣是彩安期新餉棗如瓜趨庭樂事知無限何用看雲起歎嗟

朱大司空郊園遲于岳醇叔不至

休沐工吟眺清幽亦我師春風知杖策作意上花枝碧入新杯影紅添舊歲時良辰嫌秉燭二妙懶題詩

送王黃湄給諫典試粵東

帝曰關四門山海羅佳彥緬兹百越地楩柟盡充

選黃門夔龍比承　命過蠻縣薦納矢公慎鐵網珊瑚罥閒情愛山水梅花村一見題詩鷓鴣峰縱酒菖蒲澗歸來貢璠璵價重瑤林殿知人受上賞台斗日當蹕

送張超然之粵西

六月衡炎去問君何所之天開象郡古山愛桂林奇一路垂斑竹千家熟荔枝相思江上望好景寄新詞

路過祝融峰遙聽衡嶽鐘鐘聲逐湘水帆影亂芙蓉蘭芷騷人佩煙巒粵嶠重寰區真獨秀羨爾獨攜節

絨布寄吳野人 有序

夜夢野人書索京師潤棉布答書云京師無此布此布出涇縣痛念郝髯死令吾兄寒無衣今寄絨布二疋顏色蘊藉異他處次日舍弟南歸寄絨布以實之并紀以詩

三載浮沉金馬門故園知已勞心魂淘上老人尤繾綣十二時常依陋軒雁聲夜半橫雲路淅瀝寒風擁高樹側身方作華胥游尺書來索潤棉布痛念郝髯何所之 野人有哭郝羽吉寄殘棉布詩 老人遂至寒無衣兩端絨布好顏色差比芰荷製服宜來朝舍弟遇邗水起坐挑燈展側理憑將此布寄相思俸薄難遺一端綺

憫農

至德被無外仁風扇海疆萬彙咸欣欣三農獨堪傷當春杏始華鸞輅乘青陽布穀催我耕石田草宅長赤帝迎火旗石裂南山岡是時九成宮薰風殿閣涼而我同婦子曝日流赤漿及秋慮禽饗禾登築圃場縣官怒索租輸車敢後將任力隆冬役赤肉拒繁霜計此一歲中露處習爲常寒暑裂我

肌催科煎我腸幸值歲豐稔胡考寧飫香不幸逢旱澇盡室徒傍徨天地有大仁草木昭回光柰何苦勤動曾不如蛩螿所以古賢君憫農被樂章恭遇　聖天子繪圖禁籞張漠漠水田鷺陰陰墻下桑　天恩流浩蕩蔀屋歌倉箱

送靳熊封令歙

君詩多絕調此去日長吟問政山堂靜山高足賞心當門寒翠濕到眼亂雲深四野桑麻潤泠泠散宓琴

送魏大司冦予告歸蔚州

吾慕魏弱翁立朝振綱紀萬事悉精練相業光漢
史吾欽魏文貞孤忠以自矢片言毎田天力賛貞
觀美畢萬後必大歴代多君子詎若蔚州公開濟
乗時起風裁直若弦節操清於水名德冠本朝百
世同仰企
碔砆非寶玉蕭艾豈芳蘭賢奸何以辨知人古所
難公心如明鏡物來能靜觀當爲副相時獄獄立
朝端普天聞解綬薄海慶彈冠白日懸天心纖翳
不得干
輓季法網密司刑失其平矧當變亂後囹圄歳常

盈獄吏拘文法奏當難得情公惟協於中準法而
祥刑出入洗寃濫棘寺爲之清釋之與定國千載
齊令名
朝廷曾不疑僚友曾不妬堅白無磷緇緊惟學道
故聖賢不異人實踐斯可溯秉心惟樸誠守己惟
清素持此事君友如適康莊路彼慕高與達虛名
但馳騖行履茍不純捷徑終窘步
公洵台鼎器　帝眷特優崇天下已太平老臣疾
獨攻中使道相望珍藥頒深宮拜賜再上言臣實
慶遭逢老不堪驅使乞骸還里中願主壽萬年祝

堯比華封　天子爲歔欷朕忍重違公今雖聽公
去結念恒忡忡尚保黃髮期矍鑠看是翁盛哉君
臣誼奕世誰能同
驅車居庸關策馬八達嶺公卿咸祖道欲語舌先
哽留公念勞瘁公去乏骨鯁去留係匪輕余懷此
耿耿矧當秋冬際又在別離頃塞地黃雲飛邊風
白草冷願公慎起居强飯愛光景峩峩九宮山何
時後造請

冬菊二首

清霜十月重紫菊尚開花未敢嗟遲暮羞將鬬麗

華孤根依　帝里勁節植貧家忽憶荒園外寒梅
亦吐葩
冬來方見汝前月已重陽節後有佳色歳寒留晚
香清樽宜此夕白髮伴他鄉莫漫悲搖落忻登君
子堂

送阮亭少詹王公祭告南海

達人抱奇懷雅欲帆去聲溟渤兹辰諧宿心嚴裝指
南粵恭聞祝融尊祠壓黿鼉窟在北東西上薦祼
古不闕　帝命重臣來龍伯遙趨謁潮青撼虎門
如鏡天一筏鰲背立旗纛朶枝轉日月乾端而坤

倪中原渺一髮薦馨達其誠颶風鎮不發曩誦退之碑秘怪疑慌惚天人理不殊神鑒在治忽飄飄浴日亭形神兩超越

賜衣恭紀二首

傳呼青禁賜衣裳意外真能稱短長雲錦天章難比並終身身惹　御爐香

燕山雪後朔風高温煖非關數飲醪身到九天真挾纊況蒙　恩賜七襄袍

題曹賓及小像二首

響雪亭前追舊蹤十年燕市又相逢君今已是鳳池客猶向黃山戀白龍黃山白龍潭有亭賓及題曰響雪

翛然物外自長吟流水高山愛討尋瀟碧齋頭花月夜松風時奏古瑤琴

七夕

貧家爪菓足殷勤耻上天孫乞巧文終日織縑還織素機聲那得外人聞

送許山濤省親

承明謁　帝後探書共東觀金閶三十人子最工詞翰雅量絕塵埃高懷結霄漢契交三四年須臾忽分散黃鵠遠別離羽翼莫能按萱堂今八旬中情懸宵旦上書得報可　皇恩洵渙汗秋風鱸魚肥野籬黃菊燦維南獻壽杯入門斑衣爛我獨羨子歸明燈飲夜半征鴻正南飛白雲還瀰漫吾母當倚閭幾時歸里閈

題梅耦長小像

檀欒秀色碧參差風動幽軒倚翠眉便教佳人裁鳳律粧成待月上樓吹

除夜感懷四首

珥筆彤扉側承　恩歷歲年涓埃難報荅節序易推遷御陛椒花獻天街爆竹傳明朝宜早起騎馬去朝天

釀得屠蘇酒誰擎慈母杯一官空繫戀十載獨徘徊映極星方燦銜風萱正開逝將歸子舍小築傍南陔

宦拙憐妻子空教跋涉勞蓼茶還共茹井臼尚親操未遂鹿門隱終思伏水高得歸同舞彩汝意亦陶陶

兄弟年俱壯三人各一方看雲忘寢食夢艸到池塘舊圃仍開徑遠書尚滿床好憑歸棹穩幾載悔參商

除夕和總憲陳公韻

初移廣厦濱除夕取次東風待啟關獨坐人歸當宴歲雙枝藤倚似深山星辰執法三台近酒脯酬詩半日閒雪立階前聽古調漫賡詩律轉疎頑

元旦再和總憲韻

帝城霞色散千門振策斑騅覲 至尊日下椒花迎敕佩臺邊柏葉照金樽九天競樂昇平頌亞相親承密勿恩更有門墻老游夏捧攜新詠感春温

贈汪東川編修移居

移家無長物十乘似張華掃室邀新月呼僮蒔野花客來方展畫坐定看煎茶自是幽人宅題詩畫日誇

聖駕幸泰山恭紀

聖主勤宵旰時巡首大東岱宗羣岳長望秩百王同豹尾縈巖轉鑾旂繞岫通天門如不夜日觀似行空青磴烟拖白滄溟曉皺紅雲邊 萬乘出眼底百川雄發育生寅位虔誠禱震宮懷柔歌肆夏戢定告成功一潤崇朝雨羣披明庶風山川欣布澤宮觀陋封中問俗招樵子蠲租慰老農介丘青不斷四野盡呼萬

九觴玉杯歌贈高江村學士

霜螭共拖璇霄月浴罷銀河驕撇捩絪縕吐欲沆瀣空甲痕洗浪噴瓊屑何人採之出千闐琢此玲瓏白勝雪天冶妙麗競意態精巧誰論雕楮葉奇祥正開福壽徵(底刻福壽二字)紅汗淺映肌膚血彤扉學士獨承恩異數頻繁荷 至尊亂更鎖院燭煤炧鳳閣立砌花磚暾熏濃篤耨侍直久注溢頓遜東西温襟袖時看挹餘瀝寵賚一旦承 天言擕歸什襲不敢捧臣苑聞之殊震聳過從燕飲請得觀衍篋未開神色動蛟光乍覩孚尹達虹氣忽并瑤華

涌燃鼎應教會昌駭刻虎空令元鼎棟雙爐眩轉旋欲昏退立逡巡忽端拱猗歟此物豈易逢藍田之璞神仙工五都列市始一見誰當異珍來 九重但教珙璧已絕貴況復雅器縷纖濃歲時想更漢魏遠 聖世乃值唐虞隆昭華延喜不可識股肱元首留遺風 君恩物寶兩難狀欲寫詩什心忡忡聊吟短歌志私幸媿無好句摹形容但令千載識盛事此詩此盞垂無窮

上巳許時庵攜酒花莊步查夏仲原韻

夾鐘猶動春已三尋春齊向城之南問誰別墅倚

冢廓樹老好桂遊人驟霜融土膏初冒楸陳根可
拔泥猶函吾師尚書（謂大司空朱公）早拂袖兩鬢自喜青毵
毵手築亭臺鑿溪澗徑路詰曲從人探蒼生繄望
堅不起風雅獨爲幽興躭西山蒼翠落戶牖冰雪
況已消春潭從教問字許我輩洪鐘聲咳誰敢談
臨官翰林載鑾樯楗足酒果爭荷擔乍移絳帳得
捧手同官又盍良朋簪江南復有老甫里高話時
見齊諧忝而我獨苦塵鞅縛欲去幸無金谷懃明
朝正慇昨燕集欲賈餘勇愁未堪扣門忽驚險韻
至午枕但愛留餘酣强吟詩句仍自寫漫勞紅印

雙雙拑

哭路廷彥同年

嚶嚶咽春鳥音響一何厲嗷嗷呼斷鴻羈禽愴悲
思故人忽云亡哀訊千里至驚疑駭魂魄徜恍乍
泗涕嗟哉若斯人奄忽遽相棄玉樹埋土中淒哽
誰能制彼蒼胡不仁霜雪折蘭蕙紛紛陽餤過滚
滚奔濤逝薤露欻已晞長歌又誰爲憶昔釋褐初
承明同謁　帝子時軒軒來二十纔逾四三十有
五人年少子第二爛如朝霞披藹如春風吹燦如
鸞鳳采頵如騄驥駟更復風度好端凝絕嬉戲齊
年羣相推路子公輔器五載金馬門出入必聯騎
宮雲曉共叅禁漏晚並遲道合情逾親奚止託昆
弟去春子失怙毀瘠頓顑頷歸去寢一苫寒暑忽
更次撫棺毋長號血淚常噴鼻以玆致沉疴慈母
日省睇恐傷白髮心轉仄强眠食王戎爲死孝未
聞以身繼滅性古所譏子胡曾不計諍子恨未早
我罪又焉避母老已衰暮豈堪此驚悸倚閭晝夜
哭行道皆墮泪九年喪兩子膝下唯一季雖足繼
難兄旦荷誠匪易何以慰目前解憂且養志所幸
呱呱兒襁褓已半歲天道尚有知本支應不替況

有我輩在存歿肯殊意若母即吾母敢忘登堂義
爾子即吾子教誨寧或異皎日鑒此心俯仰矢奉
字短章侑生芻絮酒良自媿哀迫摧肝腸臨風聊
酹地

題張子大編修樸園

瑕丘司馬卜別墅因阜依川帶平楚不隔疎籬見
酒帘亦有漁舠移淺渚長公庶常蚤拂衣歸來讀
書常鍵扉池塘無恙堂構在肯與時輩爭輕肥時
移歲又風景改荆棘漸滿空煙霏文孫又羨金闈
彥手澤情深長繾綣身在承明夢衡宇某水某山

思結撰再芟萬徑關講堂題以樸園家學見平泉
沁水何足誇過眼眞同一鶩電寢丘空復紀昔賢
抵似君家寶文獻三葉仍看暨丹臒十畝長敎開
婉孌何時攜我策杖游坐覽烟雲晨夕變嶽雲何
處杜甫臺靈光不羨恭王殿

爲許默公節母作

如皋許節母操與霜雪競清夜叫寒螀煢煢柏舟
詠撫是藐諸孤如玉山照映長好蒼頡文俗書悉
所屏紹述說文編老蒼而瘦硬摩抄石鼓旁彈駁
潘與鄭録刻懸國門羣公倒屣迎席上話沖齡停

杯血泪迸可憐至性人上追曾閔行慈訓有若斯
門閭守餘慶公父文伯母千秋此後勁我爲三歎
書月滿滄江淨

送王醇叔歸崑山

三年簪筆共承明何事春風出　帝城情表已陳
金闕下綵衣得侍板輿行每因送客斜陽候長憶
離家昨日情此去吳船將母樂幾時我得遣君羹

贈韓慕廬閣學三首

吾聞丹山鳳羽翼何披離朝翔桐柏雲暮宿崑崙
陲思之不可見絕世令人疑一來阿閣遊始識光
豔奇昌符應世瑞麗彩揚英蕤衆鳥不敢窺當其
迴翔時適來非偶然日月增光儀

齊梁詭矜豔纖細爭琱鎪燕許號大文亦僅沿其
流韓愈起八代排奡空儕儔赤手拔鯨牙鞭笞蛟
與虬過迻九百年榛莽仍翳幽咬哇與蕭撒大雅
方獨憂先生嗣家學纘述遙相求炯如揭日月其
輝矚九州衆星始知歸斗極懸高秋

蒼生望已久先生方盛年文章與道俱此語寧不
然從來歐曾才實行皆大賢其文資黼黻典誥世
所傳道行藉康濟遂以銘旂旖苑也託後迻館閣

華周旋籍湜走且僵欲比秦黃肩牽牛織七襄雲
錦星弧懸金石長不磨千載疇能諼

送王薛瀫還雲間三首

薊北黃花照別卮爲君朗詠白華詩九天詔送螭
頭下歇馬桑間立片時

黃髮仙翁綺席開來青樓上五雲堆霞觴捧得金
莖露供奉今從柱下廻

孝治　皇恩天地同看君画舫向江來明年我亦
拂衣去瑟瑟黃山萬樹中

峨眉山月歌送許時庵使蜀

我聞峨眉山插天青嶙峋上有太古雪未化不知
天地冬與春高懸更有秋空月雪上清輝尤皎潔
光耀磊落之奇人西漢馬卿宋軾轍況君秋水點
雙瞳九天銜命下蠶叢清無遺照同山月畢獻珠
光錦水中

紫霞山茗餉高澹人少詹承惠長句賦答

大塊蜿蟺黃山陘山根削出芙蓉青芭霞釀露幾
千歲小漏元氣萌芽丁北苑鳳團俱軋茁洪都鶴
嶺齊嫭婷惠泉不甘品第二藉手此物流其馨我
家別業黃山裏潛溪水色侔中冷穀雨前朝啜七

椀如咀六斑晨酒醒年來朝列絕茗戰陽崖綠雪
辜山靈平頭奴子故園至筠籠箬裹盛緇軿開椷
馳上東華省學士是日書黃庭牙籤棐几珊瑚架
不陳酒賦陳茶經初焙顧渚之紫筍已覺齒吻津
涔涔徐看蟹眼擔榼出嫣然大笑松風亭搖筆狂
呼玉川子眞珠迸瀉琉璃瓶定州紅甆光瑩澈璚
瑤琚瑪森聰標喆朝研匣款光怪鴻文爛熳花磚
颸硬句盤空石鼎古斑斕渾噩疑篆銘一代詩豪
韓杜手西倒巴峽東滄溟餉茗得詩詑虎觀遂與
雀舌稱譚邢酪奴從此聲價長竹林河朔羽觴停
顧君手把金莖露中天沾灑當參苓唐貢槎枒續
復致拳蚪倒薤垂紗屏不然踵門列絹素茗坐遲
粲長庚星

附　鱗潭太史以紫霞茶見餉長句賦謝

高士奇

陽崖嘉樹森槎枒春旗獵獵開五花紫茸出碾
細珠落眩轉繞碓綠雪斜蒨時黃山君服此輕
身羽化騎青騧至今三十六峯畔露英雲葉垂
鬖髿延陵太史有仙骨浮丘秘籙探靈蛇前身
應是、玉川子芸窗品第經名茶研膏焙乳酪愛

惜忽憶、故人分金芽長鬚叩門致雙鯉白絹三
道題紫霞新蒐麗縮珍片甲嫩莢輭薄蟹蟬紗
是時炎官張赤幟九龍蜿蜒推火車空庭無風
樹影直矮窓布幕紛周遮茂陵相如病消渴一
杯莖露思何奢發函狂叫踏破甕背癢如得烏
爪爬合黃泛綠闘香色社前火後爭腴葩奴視
龍陂與鶴嶺弟畜玉壘兼金沙颼颼細聽蟹眼
熟火候肯使豪釐差五千文字歸何處明珠百
斛搖光華不須石鼎烹雪水清芬已復氷齒牙
我聞增坑有名種一掬便足供千家赤泥紫餅

陳錯逕碧甆滿注何豪華比三百片不啻過盧仝謝孟諫議惠新茶詩云手弄月團三百片視五十斤寧有加東都一僧年百三十歲唐宣宗問服何藥致然對曰臣不知藥性本好茶飲百椀不厭因賜茶五十斤懸知良友苦口意皮光業最耽茗飲題詩云未見甘心氏先求苦口師是物雖小情何涯我家家在浙水上日鑄龍井皆清嘉每聽蟄雷懷甌蟻池魚籠鳥空咨嗟雖同破睡功最大松風有夢仍紛拏怪哉坡公不解事作詩但把頭綱誇

遣意二首

引雛歌鳥語時新若笑京官似野人竹外短墻新雨塌[illegible]白過西鄰

擬將寶[illegible]茅茨空洞應來米老識米海岳知無為軍盡埋其所用筆題曰寶藏[illegible]許友人揭以見貽擬構樓以顏其上制府近貽金絡索朝朝滌試大隃麋留村督府貽水巖硯滿體青花名金絡索

送許師六同年還廣陵二首

相送復延竚門前車馬催七年三把袂九日一攀高臺

杯北雁衝雲去西風捲葉來出城聊遠望不敢上

詔許金閨彥言歸宿影亭不須追白社只合誦黃庭明月揚州好秋山薊北青相思成兩地何日共談經

大行太皇太后輓辭八首

丹霄賓　聖母鼎沸動三辰臘夜乘鸞鶴寒風泣鬼神深宮辭孝養薄海仰尊親珍重　高皇聘坤儀六十春

鸞軒驂遠御虎鈕佐雄風櫛沐艱難並兵戈創造同鏡沉宮月暗鐘響殿帷空自此陪龍馭　文皇寢廟中

正內居黃屋　章皇壽母宮瑤光曾貫月華渚自流虹胥宇開疆索垂簾輔幼冲太陰星夜墜春樹雨濛濛

西掖兩宮　朝朝玉輅趨太任閫範遠文母孝思殊金卮沈沈暗彤庭黯黯孤永康門裏月徒照舊棲烏

我　皇思不匱孝感屬　神孫禮欲追三古哀眞徹九閽罷　朝依土凷張幕倚宮門悶極雖雖報春寒愼　至尊

宮壼宣遺命殷勤念少微曉寒趨鶴駕夜兩出銅扉四世欽彤管千秋想玉衣前星隨　帝座路寢哭　慈闈

春城齊縞駟柳翣結丹旐紼自宮門引心懸　聖

主憂冰霜露玉趾衰絰挽龍輴濟濟千官肅銅街
淚雨流
縞素看同執諸臣失怙哀仰天揮血淚倒地著寒
灰珥筆遵遺誥攀車感夜臺慈寧宮晝掩仙佩幾
時迴

入試院作

鮫珠未離蚌荊玉尚在璞天飛作霖雨韜潛正魚
服奇光縱難掩柰此風簷促不才昔少壯十年困
場屋因悉揣摩苦矢雪冬烘辱今晨入鎖院懼蹈
前車覆慎ㄙ、雙眼珠以盡三條燭寶鏡一輪明清

暉淨如沐

除夕侍直口號

絕無匡贊立花甎珥筆彤扉又一年禁近夜深風
亦煖整冠聽漏去朝天

觀坡公寒食詩墨蹟令兒瞻淇雙鉤一本示
家兄蘇湄

世傳內翰書搨出魚網紙不睹揮毫工形神不兩
似我見寒食詩端坐卓然起瘦勁真通神畫字那
得比謫黃已三年鼠鬚縱驅使尺幅留人間雨勢
來筆底禁錮亦何爲徒令傳者砦玉匣埋昭陵蘭
亭故在爾我兒學雙鉤試界烏絲擬寄示長髯兄
換羊戲攫此（兄先已有鉤本）愛比海棠花曾未霑泥滓

附前題　瞻淇

手公寒食詩悽惻烏銜紙濕葦寒菜間雨勢春
不止興來即潑墨健骨如鸞跱得詩更得書瑰
異珍兩美涪翁愛不休卓筆跋其尾始知搨硬
黃痴嗜徒貌似南渡索公書零落未稱旨黨禁
亦何心殃禍及側理物以希更珍光怪徹棐几
桐液研紅絲弱翰焉足擬戲鴻亦徒然肖形聊
爾爾所ㄙ借人觀如見公驅使

寄聞泳七

五臺橫代北天外碧嶙峋愛此煙霞宅應生卓犖
人文章曾遇主草莽亦稱臣射虎碑猶在清涼
萬古春（駕幸五臺命聞子草射虎碑文）

感遇三首

疎桐上霄漢百尺無枝葉丱角弄文史不好佩觿
韘百行一目下鄉里目敏捷自謂立致君不甘逐
臣妾霍光術誠疎汲黯戇奚怯三策試天人洪響
薄呫囁世亂書散亡十不記一篋坎軻十玉春莖
白鬢先鑷豪氣漸看無出慣彈長鋏茅屋風雨欺

紙牕拍獵獵殊恩荷　聖皇入侍心震讋
太上立德難立功敢在後文詞報國家未語先誼
譌職匪陽城專焉得越章奏朝上承明廬淵鑑牙
籤富時須未見書給朱點句讀漸次繹禮經后蒼
疑義透經年志職方章亥步延袤酈生未涉江注
經頗紛糅　皇輿拓萬方小儒慚飣餖質疑師傅
先考誤同官救更編廿二史志禮分文囿郊配聚
訟偏典獻尤紕繆漫言效仲堅庶幾免滲漏循職
慎愆尤輒影移清晝葵藿傾太陽何以報高厚
揚鞭入禁門記言兼記事鵠立殿庭西　天顏清

以粹封章七第陳旰食不辭瘁君臣都咈親一日
周一至歷觀前史鑑深宮萬重邃臨朝鐘漏稀奏
對鵷行異流冠逼州城疏寢直兒戲我　皇羲馭
勤軒農遜仁智躬逢賡載時股肱增赧愧雲散東
華春花底空聯騎常懷將母詩欲陳心轉悸去就
殊茫然分陰負初志

夜直院中同匪菴對月

氷雪此清夜寒月動九霄青綾共上直各挂一詩
瓢古槐影瑣碎結宇類鏤雕又如走蛟螭畫師工
白描愛此助吟興土銼煙已消爐起易州酒亦僅
能飲蕉風動疑禁鐘金波似庭燎宮殿如山靜夜
午反寂寥獻納惟文字五珂同早朝

題梅桐崖小像

自愛清陰晚更清孤桐百尺月華明敬亭山色看
如畫留作風泉指下聲

扈　駕恭謁　孝陵

先皇陵寢莿丘東鳳翥龍蟠想像雄萬古衣冠常
肅穆五原松柏自青葱金燈曉拂紅墻霧石馬宵
鳴紫塞風爲有翠華來省覲百靈颯沓走寒空
聖孝由來冠百王年年陵廟肅趨蹌洗兵此日無

鯨窟貢賮今令有越裳昭告明靈增悅豫纘承謨
烈正輝煌小臣扈蹕追飛鞚得逐詞官問典章

盤山

少林佳處古中盤叠峭孱顏萬馬攢一道紅泉沿
澗折五峰翠黛上衣寒朝來逐隊烟霄近　詔許
遊山笑語寬漫數唐宗留晾甲（石名相傳唐太宗東征時經此）擘窠天
藻耀層巒

温泉四首

蘭峪盤山紫翠重何年萬仞削芙蓉天分箕尾祥
光聚地接園陵淑氣鍾遂有温泉來脈脈長令寒

谷日溶溶春風草樹光榮極總爲時巡駐六龍
靈源微吐玉蟾蜍百淵新泉浸石渠溫清早知徵
孝感精虔兼以肅齋居躍龍起鳳通遙海湧霧蒸
霞接太虛詎比雲川與驪岫宸游空自枉金輿
湯山溫谷尋常有不及茲泉瑞應多暫濯華池能
益壽微霑靈液可蠲痾碧峰濬處彤雲密方藝承
時玉露和地出寶符原有意萬年 天子此游歌
扈從千官簇仗來得瞻靈蹟共徘徊炎蒸信有浮
煙井奮迅真看出地雷一漱神膏先氣爽未探暖
溜已心開彀衡欲獻溫泉賦仰愧盤銘上聖材

送青壇侍御弟歸浙江二首

短亭疎柳潞河春十幅蒲帆送逐臣此去要知明
主意異才須待老成人

雁影差池薊北雲朔風吹斷太行羣舊巢故國呢
喃燕又向書牀幾度聞

遺書萬卷且重翻兩世丹鉛手澤存異日賜環須
記取女陽亭畔讀書邨

石榴莊 有序

莊在京師南門外里許明相國許文穆公
哀鄉人旅櫬無歸者置冢土焉傍搆數椽
爲祠以棲若敖氏之鬼新安人客京師者
歲於寒食畢集以祭祠今傾圮余倡而新
之因爲作詩有北邙松柏之感云

萬里通有時薤露晞更落如何鄉井人結伴葬南
郭人生愛遠游趨利犯毒蠚何人荷插隨達士解
寥廓烏鳶與螻蟻同歸於冥漠塵世惟情牽至人
重掩骼旅殺飯一盂旅葵侑一爵答言冢中人旅
食猶如昨何必正丘首反葬埋煙壑榴花幾時開
紛紛墜如箨

附 和前韻　　瞻泰

莊上石榴花枝枝向南落下聚故鄉人幸不哀
離索飛蓬隨斷梗驅逐到京雒趨利慕陶朱倚
勢結衛霍大招魂不歸泉壤此依托同根連枝
葉同水一脈絡逝者隨委蛻生人悕不樂經理
舊丘墟結屋翦叢薄野祭烏求食銜紙上南郭
丁令幾時歸家山一羣鶴

萬柳堂乞種柳詩四首

走馬芳郊踏翠茵禁城遊讌盛陽春堂前不是傷
離處應長千條柳媚人

毿毿金線女兒腰舊種在金城已盡凋莫唱香山蠻

素曲永豐南角補長條
即看短幹吐新芽池畔重誇作柳衙魚婢跳波驚
落影鷺翁巧囀樂爲家
不因張緒愛當年乳燕千羣自可憐堂勝育嬰社他日茶
爪留客處喃喃飛起柳三眠

贈昌平孫隱君

孫登長嘯老丹丘閬盡蓬萊清淺流一徑閒門依
五柳三升濁酒話千秋將軍大樹豐碑卧太尉遺
編野史留曾憶當年騎馬路玉鈎斜處杜鵑愁
消盡雄襟劍氣空百年轉[illegible]成翁書傳紫禁彈

冠日人在青門荷插中七[illegible]經從汜上三高何
傳續梁溈狂攜玉女聽天笑不用登朝策短節

兒原從梅勿菴受曆學書示

治曆祖羲和曰算與圖二在璿璣玉衡測驗器以
備恒星及七政里歲差互異漁弋天官書泛涉二
典義丱角疑至今弗解宣夜闕沿漢七十家法律
栽心智那知歐羅巴泰西最精細航海九萬里從
赤道下至寒温熱帶分戴履地天位天體十二重
星輪驗遲疾幾何泰西書名著成書大測眞絶世日月
薄蝕乖舛謬自明季　興朝重西學逺勝太初制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推步邁神堯萬古開蒙
翳安溪李學士精究理深邃焚香語移時高論見
根蔕謂厚菴先生晚遇梅宣城承天眞不啻建議如懸河
著書等身計謂曆變屢精不易唐虞際中星定歲
差嵎夷里差視言未經人發足啟我障蔽雍端懷
鈍姿曆測良不易妄欲窺籓籬恐隕越初志梅子
授其傳盡欲洩與秘索解人難得嘉爾具夙慧師
承貴有恒勉旃勿捐棄

附麟潭先生命季子高平問余曆學兼送歸
黄山二首　梅文鼎

曆差占[illegible]周九萬里行[illegible]恒星千億非
能擬配合稱三才藐藐抑奚恃我愛莊周言天
地一指耳巧曆雖難究果寂亦有理輪法齊星
行大小互相似寧惟善籌策良由共根柢所以
古喆人六合掌中視爲學及盛年志鋭誠足喜
原泉出靈巖鑑物何清泚涓涓日夜流放海猶
未巳相彼乘槎人崑崙近如咫
古法改逾精小異歸大同學者守師説中西各
長雄誰知歐邏言乃與周髀通結髮受經史此
事疑在胸往者旣不作欲問將焉從積久思慮

尋徑轉千山窮欣欣雲霧開昭昭如發蒙獨見
期共明其人亦罕逢勉旃慎前路惟恒日有功
妙悟生熟復不離書卷中
黃山三百峰朶朶開青蓮軒轅鍊丹臺松根流
紫煙行遊得導師羽衣何翩躚肩隨五六人安
期與成追尙歎經石筍琪花紛鮮妍片雲作山
雪初夏寒披氊百里俯平疇午日皎仙源因思
測量理交羅寶綱圓清寂遺衆慮觸目多詩篇
湯口一以別廻首意茫然好古有謝客謂衆新卜築
效山[illegible]山陽歸[illegible]周[illegible]魯須擲一切
續比[illegible]于天都[illegible]浴[illegible]少泉那知大
華成且令俗累捐著書傳吾黨悠悠忘歲年

答和梅先生二首　　　　瞻原

少好讀方書談天鄙鄒衍負杖從師遊益悔聞
見淺天地三才闇者終不辨惟數與渾圓曆
象中天顯璣衡器何精三要具二典二差聚訟
繁非目所能晒始晉虞喜通速一行而善窮微
郭守敬古遲今速變六十六年中歲差無一舛
南朔里勢殊正側差不免交通有表衺張信言
何傷人行出月外見者識心徧身經九萬里黃

赤下可踐如何拘方隅眼光束叢繭願受異言
傳恐懼凡材謝
中西算學通員規而方矩日夜窮絲絲推十未
得五指南導我迷差欲辨累疏加減殊盤旋乘
除籌籌主罰方比例良測圓角線取徑一而圓
三兩地緣人數微言在積學開卷晤揮塵別向
天都峰捫星覺寒府霧海相吐吞烟蜜變晴雨
吾師子春來移情琴一鼓
北踏[illegible]

橋門集序

北墅山人既卒子讀其橋門集遺詩一編金舂玉應和平藹吉有大雅之遺音焉於四時若春温於六律六同爲宫聲直温寛栗是其能敎胄子也宜哉蓋山人嘗官祭酒矣辟雍得人甚盛吾以爲得詩敎爲多今夫虞舜命夔典樂敎胄子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則以大司樂爲之東萊呂氏曰唐虞三代設敎與後世學校不同其以掌樂之官掌敎者蓋欲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有以深入乎人心也斯

言得之矣且人亦知成均辟雍命名之義乎成者成其虧也均者均其過不及也辟言明雍言和夫成之均之以明和天下則必教以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是道也大師職之予觀山人詩温厚和雅固知其能以詩教國子者也噫如山人者默有合於唐虞三代設教命官之本意豈非善於其職者哉山人姓吳名苑字楞香其曰北墅者著其地也子瞻泰瞻淇亦能詩有父風衣衰踵門請予一言弁若考遺集此亦可觀其[illegible]遂不辭而序之康熙辛巳六月商丘宋犖

新安吳 苑

橋門集

初拜國子祭酒釋菜太學作

十載沉不調三月四遷官恐懼膺新命即日濯儒冠 聖恩隆且厚入學行娶姍從來師氏職大匠嗟其難森森千仞柏勁節青琅玕托根璧水深碧色令人寒雍容睹禮器絲竹慚登壇釋菜虔矢志刮劘將師韓立期薪蕕化敢却藜莧餐緬彼大司樂教冑栗以寬鏘鏘八風平律庶幾不奸

石鼓歌

辟雍鐘鼓羅俊奇黍臨六館坐皋比廟楹灑掃釋菜畢顧視石鼓環廡墀彭亨菌蠢數盈十刻畫文字符鼎彝文百二行字五百從甲至癸完無遺始終紀述漁狩事中載策命諸臣詞細紋淺刻堅且好閱三千載光娥義曾經欽謠受風雨豈用蟠負承鰲螭韋韓二蘇染大筆昉流寶氣長赫曦周宣王時史籀作車攻吉日堪肩隨篇章排比類吉甫體源質古超相斯誰何小儒恣評駁不究根本多然疑先秦西魏駕空說嗤點欲使成瘢疵自來神物多隱見晚出往往千秋垂周官左氏佑六籍卯金專門叢詆諆至今首冠甲乙庫儒生穮蓘如畬菑撫茲鼓質最麗厚琱琢山骨窮屭屭雍城城南久託迹姣鼉鷲鳳藏瓌姿辭嚴義密難諷讀句奇語重誰思維鴻生鉅學茫不識任春煙鎖秋風吹縱敲牧火礪牛角卻免摹搨傷皮肌譬如深山石犖确歲月久達無成虧文王紐在禹追蝕其故豈屬聲音爲自唐迄今始灼爍日星雲漢光天逵高駝巨艦凡四徙終焉碁置文宣祠百靈搗呵神作合傳萬萬世退無期方今 天子闡絕學玉函金

版皆繙披詎惟瑰詞追雅頌直使鐵畫侔繇芝黼帷丹扆多制作慶雲五色紛葳蕤黃皮烏弋遺受吏海外來學航於茲莘莘士子拂芹茆軌虔肅整趨委蛇 聖謨文治四洋溢浩蕩亘匝無津涯講蒐前制載編牒或按周典揚戈麾威靈宣暢讋函夏秀弓彤矢斑陸離從臣才藝敢誇詡拜手敢獻成功詩天球琳瑯刻金石潤色鴻業摯姚媯炳麟煌煒照六合焯然此事有職司研搜故實更參考名爲石鼓良乖宜建康天發石三截豎禹岣嶁堪旁推石形似鼓制非鼓徇迹忘本差毫釐摩挲彷

佛古人意定作閱武岐陽碑

泮宮校射廿四韻

禪瀛長者定車軌畢來同我自慚文教人來纘武功試經開矍圃游藝習黌宮禮樂嫺鄒魯王侯甲沛豐手纔披汗竹腰尚佩珩蔥出日雲屯騎摩霄氣吐虹選徒圜水畔擇耦上庠東畫的圜三寸張侯逵百弓容和排按隊志正各分叢作勢徐舒臂爭先更斂躬烏號金錯落象珥玉玲瓏但覺三鈞弱俄看七札通身輕如過鳥態捷似驚鴻飲羽材眞妙穿楊技最工弛張藏意表巧力在環中激發

儒生志飛揚壯士風春秋兼羽籥少小熟桑蓬天廐堪調馬神皐好射熊思銘瀚海績肯讓羽林雄墻堵人猶定靁轟鼓未終釋冰還揖讓揚觶轉冲融苦色沉槍綠霞光抹額紅靈臺欣草偃小雅頌車攻樽俎干城在應知　廟略崇

送周廣庵二首

畸人甘息機達士重知足浩蕩馴白鷗汏豢舉黃鵠我友官禁林頻年掌編錄疏通講肆講親切浴堂浴頗好官庫紙時攜御筵燭置身雲霄間勢已脫拳跼館閣久廻翔卿輔將有屬忽起故鄉思超然脫塵俗便將金匱書收拾還史局揖我青門外扁舟潞河曲沙頭雙玉瓶頗黎送醴酥問君當何來君笑不我告君性嗜山水有如嗜昌歌定知訪龍威靈洞駕髙蹻九秋霜葉紅三春烟水綠山中寄書至毋惜月一束

昔我游震澤因陟洞庭巔一水何澹澹兩山何連連東風矗莫鼇突兀青插天西峰卓縹緲咫尺迷雲烟其麓倚湖心波濤日飛濺石骨瘦彌老山容清更妍譬山作長眉體勢本連娟以水助膏沐自增黛痕鮮凡其嵌空處奇妙皆自然雲房與石床

安知幾千年中有四時花甚寒不焚蔫其民最淳朴種花抵桑田君今搆巖穴飄若樓居仙澄嵐一萬重拄藤逐雲穿我欲往從之尚爲塵網牽桃源與仇池邈哉好山川

澤州陳太公捐粟惠民歌

元公乘石秉周禮鄉黨賙救如家人得民以富或以任坐令海內成睦婣世衰俗薄厚封己殢財往往堆倉囷戚族衣鶉棄不顧遑惜撲棗西家鄰我公德厚亘今古高風上薄齊蒼旻曩年天行苦焦暵紛紛涸轍皆枯鱗三星鮮飽二豨鈌突煙無縷

甑有塵公時環顧三太息瘡痍疴瘵同一身慨然出粟數千斛比閭蔀屋生陽春萬間悉受廣厦蔭九里遍沐洪河津聚頭磕額頌恩義請封疆吏旌其仁名聲遠播公轉戚顧兹棹楔進逡巡襟懷廣狹天所稟豆區德色驕賤貧試提儕俗與公較一簣詎比山嶙峋當今　聖皇溥惠澤時雨浸灌無崖垠金饑木穰數難準九重丙夜籌吾民有如豪傑庇邦族此風感動滄海濱轉相倣效作故事普天協氣流謳訢願將此録書萬本大都通邑懸城闉一家可以濟千室豈煩萬目如咸秦

太學新立進士題名碑紀事 有序

進士題名碑舊在太學　國朝制科始丙戌碑列大成門東厥後一十七科未之繼也謀於朝列伐石鳩工豎之大成門左右閱一月探明進士碑計永樂至崇禎凡七十八科土蝕蘚剝僅存三之二太史朱君竹垞作日下舊聞嘗慨其闕余徘徊既久令吏掘地搜索之首獲宣德庚戌次獲成化甲辰二碑皆先族祖登第之年同僚咸爲撫掌既而碑盡獲惟缺永樂首科一日宮墻傾羣吏譁曰永樂碑得矣視之果然一代之碑遂全後於啟聖祠土中得元碑三一爲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爲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爲一榜狀元朶列圖漢人南人爲一榜狀元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爲至正國千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有正副三碑可徵一代取士之制豎訖爲文三篇恭進　御覽復爲詩以紀事

國家誰與奠山河闢門籲俊勤網羅近世掄才著爲令三年大比崇制科珊瑚木難收溟渤祥麟威鳳搜岩阿題名伐石鑱太學用彰文治垂不磨聖朝豐碑惟丙戌此後奉繼將如何鳩工補勒橋門外鴻儒碩輔名巍峩勝國碑存三之二其餘沙礫埋藏多携鋤掘地勤裒集一一出見荒坡陀始信列宿光不掩詎非神鬼潛護呵更從土得元碑三一代典制重摩挲同爲建豎還拂拭用傳千禩正舛譌因知歷代取士貴補載日下無偏頗作歌用告後來者爭自砥礪無蹉跎

附前題　　　　瞻淇

進士題名始雁塔不及太學尊巍峩一代儒碩及公輔畫若列眉觀無訛曩昔逐隊四門館雨淋日炙殘缺多頗疑庠舍非僻野礪角敲火誰磋磨一朝大人顧我笑　皇朝碑豎十八科更從泥沙得二代妥置贔屭勤摩挲徒步急走路嗔咽湧都摹寫行逶迤嗟哉凡物現有時豐城之劍雷澤梭有如宣王獵碣十鳳翔失一終遮羅精誠會與神物合人生有志無媕娿

題畫二首

長楓夾岸映山村亂石環橋作水門自是幽人棲隱處數峰高列白雲屯

六朝佳麗歸何處畫裏鍾山雲自留展玩真疑寒樹色令人長憶秣陵秋

挽程總戎節母

上將行營思黯然白雲遙望泪潺湲當時罵寇捐軀地萬古蒼崖白石前碧血九京啼夜夜烏頭雙闕恨年年貞魂烈魄知誰似少室峰高九品蓮

讀先節母傳有悲往事

於乎大母一孱女繁衍六代孫曾長壽源溯流口嗚咽忍竟遷固之文章緬昔城崩祖蒙難訓孤夜飛風悲涼遺手考年纔九歲事二耋母稱未亡當時何難裂帛死門鮮朞功疇主張弱肉漸遭饕食盡怒持觴務先身當遂學孟母三徙舍卒撐門戶安宗祊於乎大母一孱女上下四世肩三綱爲婦代子母代父更爲祖母訓義方咄哉余考志父志中年夢蝶化蒙莊歲丁庚年母七十偏邀孀婦來捧觴日薄虞淵不再舉墓木已拱哀白楊自嗟貧賤　帝闇遠欲請棹楔力不彊媕娿過期失聲哭撫時荏苒煎中腸方今　天子以孝治欲袖情表上紫闥恐格成例干彝憲中夜起立徒傍徨中夜

起立徒傍徨母兮母兮摧冰霜

附贈吳節母詩　　　　金德嘉

黃海瀾翻黑風起烈烈夫人氷天裏夫君挾策太學游手提一劍贈知己是時國運丁桓靈中常侍手一天子郡縣甂甂無日無土崩瓦裂固安始素衣白馬驛亭來絳衣席帽參軍死桐棺北郭烟蒼蒼夫人一死萬事已煢煢衰絰九歲孤孀姑雪鬢垂過耳方家大耋吳家棲是爲夫人母許氏二母辦香寢門嗥柰何藐孤令失恃

宗祊之鼎懸一絲主鬯安可喪其七夫人以此
緌須臾奄奄草土悟斯旨長跽饋奠未亡人紉
縫澼洴龜十指巷南巷北啼鵂鶹旦日眈眈一
虎視拾級大言來託孤夫人致辭直如矢予手
拮据口卒瘏孤存予存毀予毀昆吾百鍊鷫鸘
膏桂壁幾年行復砥虎尾不咥宇麤寧姑也遺
命憑䅧几我孫弱不任苴杖攀輀執紼疇可以
夫人殯侍七春秋以待孤能讀喪禮麻衣畚土
馬鬣封太學之木亦拱矣英雄弱冠有父風駸
駸人言管樂擬結交寓內半老蒼感時指顧傾

其否地老天荒離黍歌西臺淚滴桐江水賫志
九京報乃公炎午生祭文山爾大忠大孝在一
門畫荻所志非二理善無不報報有時老見孫
曾冠蓋里夫人七十壽筵開孝廉諸孫奉滫瀡
與讌節婦凡九人姥輩婦曹及娣姒癯顏瘦骨
茶蓼年皇矣馨聞在桑梓沐日浴月古梅莊蘭
畹芝房渾薿薿焚黃告墓苦節亨家孫祭酒邀
金紫大書特書汗竹青後死爭先前烈士操鉛
握槧者楚傖曰吳世家有如此 附王源吳節母傳節母方氏歙人夫吳一初太學生少義俠天啟時游燕趙數年不歸與知固安縣某善會有警某勸之去一初曰平時與公依今有急去之不義卒不去城破死焉節母年

二十九聞之號哭累日夜將死之子曠方九歲而姑唐氏母許氏皆年八十餘抱其子泣謂節母曰若死誠善顧吳氏無期功親我兩嫗旦暮人孤安所託若死孤必死孤死爾夫斬然絕矣乃與撫孤執童節母爽然收淚謝曰二母言是乃決志撫孤遂不死節母讀書識大義爲人機敏強力多才能吳素封所稱傳桂里吳氏者族有黠兒利其有強節母托孤于己母笑曰我不死爲孤也胡復托孤于爾爲黠兒持兵脅之欲劫孤去母匿孤他所大呼與同命哭且喻以禍福誓以死黠兒阻然稍稍蠶食之由是家日貧未幾姑疾革謂之曰我死不瞑節母泣問故姑曰我子先我死我死竟無子送我能無憾耶節母泣曰妾請撫孤成立乃葬姑代子送姑姑無憾是時節母已使人至固安求夫遺骸歸葬之姑卒乃殯于家七年子曠成人始成禮哭踊盡哀以葬初曠之幼也母教之嚴及長遊膠庠有聲善詩文工書爲人慷慨有父風尚氣好急人之難國變數危困益貧徙居梅庄生子四苑蔚荃蓀皆負才年四十八卒苑登丙午賢書節母壽七十苑率諸孫諸曾孫十許人捧觴爲壽而稱述族中節婦鄭氏蔣氏輩共八九人與母相酬酢人皆謂節母有後而貞節之盛他姓莫比云初節母母許氏守節撫其子于乙撫孫孫又死節母乃迎養于家凡十餘年卒葬之令子孫歲時祭掃世世無絕母年七十有五終苑壬戌成進士官國子監祭酒鄭氏年十九寡無子苦節五十年有司以聞表其閭於節母爲族娣婦又有蔣氏與鄭氏姊妹二人皆族子婦也蔣年二十鄭氏姊年二十餘妹十九夫皆亡蔣無子

或迫使他適截髮自誓已而無所依居尼菴或勸祝髮乃曰我吳家婦豈假婆夷邪年七十餘無疾一夕正襟而逝鄭姊亦無子貧不能給衣食夫世母胡憐而養之妹有子二三歲父母欲奪其志拘之家納他氏聘鄭聞倉皇涕泣密使人告胡氏出不意遣人迎之歸父母乃止得完節撫孤初節母次孫蔚取潘氏無子性貞靜蔚病晝夜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刲股肉爲糜以進不愈嘔血數升誓以死殉苑以子聰演爲之子蔚謂潘曰若欲死殉我以無子今有子可無死潘流涕許諾蔚卒亦守節撫孤母方氏者節母從姊也夫亡矢志不再適節母七十苑邀諸節婦爲母壽方與焉無子嘗就養于潘潘養之盡孝死而哀毀營瓌葬并葬其三世五棺人稱節孝不愧祖姑云王源曰祭酒雅度弘毅博學工文章薦紳先生莫不推之諸子並秀傑不羣信節母之有後矣然與母一時守節者甚衆顧可考者僅四五人而有後又皆不如節母夫苦節鉞其身而無後何其悲也刻湮沒而無傳歟於戲亦有幸有不幸哉

對雨二首

頗怪朋來少連朝新雨多空齋容懶慢老樹受滂
沱還似舊山宿遠聞飛瀑過三年暄濁蕩對酒一

長歌
屯雲來北郭飛雨自西山遂覺琴書潤爲魷瓜李
閒莓苔延滴瀝池溜快潺湲獨坐多幽賞閒簾待
燕還
上巳合肥相公席上作以蘭亭流觴爲韻四
首
萬象暄妍日郊原正采蘭春雲隨步屧谷鳥狎雕
欄莎暖芊綿合林高黛綠攢後圃清絕處修竹更
珊珊
丞相車茵出憑虛一野亭翻堦花露白窣地柳絲

青補袞人多暇含哺問不停今朝沂水外高咏到
滄溟
永和饒好事少長盡名流四十一人後生徒有此
不弄晴殘杏媚吸影素鱗游援筆皆成句無煩大
白浮
當筵歌出樹取次有傳觴走馬來何捷提壺勸不
妨白多颸柳雪紅欲釀春香燮理和時令年年禊
草堂
漢隸行爲鄭谷口作示兒澳
大篆籀文繼科斗陳倉石鼓車攻篇雲陽體變篆
爲隸創非程邈開秦先中郎太傅相繼起舉鴻戲
海鶴遊天二千年來無此人直至鄭八探其原風
行雨集驚落紙太阿龍泉何斬然如晚近人還太
古嗤彼蜩蚓徒蜿蜒聞君嗜痂剔蘚華窮搜岣嶁
嶧山巔快劍斫蛟蟲剝蝕几案金石羅百千更有
銅斑玉血詳爲詮固知積學老通神八法六書參
本源如見許慎與韋誕脫寫石經何讓焉兒曹好
古終却步以意相師宜勉旃書貴忘筆更忘手俗
書姿媚胡爲傳

附和前韻　瞻澳
平生酷嗜寫墨梅蛟螭古幹枯藤牽自謂寫梅
如寫隸那知八法尤相懸子眞谷口亦曾到麤
學隸書心茫然髯公教我考金石入手孔宙與
曹全潑墨欲顛成屋漏俗人戲笑有眞傳漢世
遺法蔡鍾秘宇統後出唐開元能品尚書韓擇
木李潮八分相比肩終成唐隸乏古法取法乎
上得中焉桐柏觀記劍閣銘斃棄不覽扶其源
吾師谷口溯先代秦隸眞古漢隸圓策掠啄磔
亦人力孰謂用筆歸諸天鍾太傅有言用筆者天

中庭納涼同匯菴作三首

庭前眺夕陽森木影蒼蒼中伏敲炎暑微風送晚
凉綺霞猶未散珠斗已爭光四顧何寥廓惟聞棗
樹香

巷陋開三徑官閑此十年市朝成大隱瀛閣果神
仙有弟同棋局何心乞酒錢終朝無一事安坐兩
悠然

平生躭逸興退食每相依豈不慕高軸爲難蹈伏
機茶爪消永晝書帙答清暉上下論千古宵深欲
攬衣

摩訶菴看杏花

閑向郊原載酒行翩翩黃鳥正縱橫綠楊村裏通
山徑紅杏枝頭接　帝城農事當春多喜雨遊人
此日獨宜晴度阡越陌饒幽興何用鶺鴒祇逐名

古柏行元祭酒許魯齋手植

成均古柏二百株託根自與尋常殊霜實時時垂
玉琲風枝往往雜笙竽含貞挺節亭亭竦儼如冠
劍森相拱小者猶餘十數圍交柯屈鐵煙濤湧一
株參天勢更奇鬱蟠元氣何淋漓摩挲歲月尚可
識許公手植非傳疑蛟龍攫拏雷雨作黛色翩從
半空落班鱗點畫秋後霜百片青銅光灼爍新甫
山頭樵徑封武侯祠堂碧草叢西川東魯遠莫致
何由突兀撐晴空當年元儒推第一遺經辛苦窮
編葺嘉樹栽培用意深周攫孔楷千秋則至今偃
蓋拂雲端雍容子弟趨盤桓豈徒材大資梁棟直
欲香清集鳳鸞君不見上林崇臺千尺高青棠赤
棹皆凌霄若論歲寒卓堅骨坐使萬木慚丰標雖
池管領眞遺際南縈歲歲涵蔥翠蒼幹櫺門映日
寒素華壁水縈波細攀枝摘葉有所思六館三舍
應爾師豫章七年人始知不然丹漆將安施

題曹冲谷松茨草堂四首

草堂雲物古松逕復清幽野鳥花間噪山泉雨後
流身閑書蠹減客至酒觥浮此意羲皇上圖成足
卧游

亭亭南磵樹鬱鬱北窗陰嶺上陶公夢溪邊杜老
心蕭森能獨立蒼翠可長吟晚節逢知已天寒雪
滿林

爲園同栗里選勝逼樊川亭倚千尋樹窗涵萬岫
煙書應探宛委易已學先天眼底長空濶浮雲亦
偶然

見説幽棲處牙籤已滿牀甘泉曾有賦芝圃又生
香萬壑四松樹千峰一草堂吟殘吾徙倚安得步
滄浪

恭請　御書懸國子監暨紫陽書堂紀恩三
首

辟雍承乏備員來磨礲慚非琢玉才欲體　聖朝
尊正學敢從雲漢乞昭回

御筆親書萬世師晴天闕里走蛟螭臨摹高掛橋
門上奎璧光同日月垂

紫陽學達性天宗四字欣傳啟　御封白髮儒生
爭袖米一時窮谷見飛龍

祈穀壇陪祀恭紀

淑氣方開泰　乘輿出建章　君王勤稼穡典禮
備輝煌雉扇籠初日鸞旂帶曉霜星辰臨泰畤宿
衛列長楊月令先祈穀天宗祝降祥周祠尊后稷
漢配重勾芒質用陶匏設虔因繭栗將江茅初縮
酒鄗黍乍炊粱對越瑤壇靜趨承圭璧光豳歌陋
葦籥雅奏叶笙簧神貺嘉蘋藻休徵協雨暘精誠
通陟降昭德薦馨香省歲臨郊甸經秋踐圃場與
其勞補助曷若禱豐穰　帝力先千畝天庥逮萬
方史臣書上瑞父老樂咸康户勿遺禽饗家餘棲
畝糧還期登御廪更擬積神倉報賽當迎虎時和
免捕蝗愧非枚朔侍詞賦效賡颺

憶梅莊十首 有序

余家自唐少微公以左臺御史出刺歙州
因居焉傳二十六世至先司馬公遷歙西
傳桂里又八世至先君太史公遷巖鎮鎮
在郡西二十里饒山水濱溪有山曰潛虬
而梅莊踞其上焉莊爲堂五楹董文敏顏
以棣華庭前老桂二大各數圍秋風時吹
古香其西曰養親園太史公奉養先王母

於此今余兄弟亦於此養吾母焉蓋兩世
矣園内有梅數十株繞屋横斜余童時讀
書其中太史公手澤宛然在目也徑南有
小池依山築亭王孟津題曰大好山水之
間循廊入爲青芝書舍喬本蒼蓊幽鳥時
來其來園曰花嶼古柏參天霜皮溜雨有
竹千竿百本蕉盛夏濃陰虧蔽雲日左右
雜植花卉蔬果之屬老屋十餘椽爲賓客
往來燕息柴門前當古澗澗側有泉曰松

泉品居新安第五梧柳交柯夾道若屯雲澗中堰水徧種芙蕖澗北園曰娑羅以樹得名額爲王百穀八分法書其樹來自西域不知歲年數載一作花鄂跗五色形如爵香聞數里落菌如雪積三四寸許秋冬結子如紅豆或此枝芬敷或彼莖吐葩所謂交讓木也考唐海州刺史李邕淮陰碑云娑羅非中夏物土所有婆娑十畝暎蔚千人容幄足以綴飛飈高蓋足以却流景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

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華葉自奇榮枯常異又按唐安西道進娑羅木狀云木有娑羅特爲奇絶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媿於桃李蓋即此樹矣若乃蟉枝盤屈覆屋而竦峙者虬山草堂也堂上有樓面黃山下臨豐樂溪曰橫川閣取許丁卯詩三十六峰橫一川云迤西舊爲潘景升太學蒹葭館叠石爲山曾磴上倚松盤桓每當夕陽橫天殘霞在樹水光山色蕩漾金碧下爲虬溪潭石壁峻削直插溪腹水淨如練潭不掩鱗小艇泊潭中花晨月夕飛鬼上下如鏡中行谿北覺公堤脩千餘步夾枝桃柳亭刹相望東西石梁若雙虹飲於谿上昔梁武帝勅徐家令曰新安大好山水若吾之梅莊邇連上蔭蜿蜒森秀下接文几臺榭煙霄嶒勢如湧出鈴鐸之聲相聞而登樓遠眺則天都雲門崋其北金竺拱其西黃羅天馬石耳揖其南烏聊飛布環其東凭闌四顧皆可目延心賞今來都門十餘載兩弟侍吾

母家居每望南雲輒深瞻屺因述梅莊大槩并系以詩

先人奉母徙梅莊鐵幹霜枝覆短墻五十年來迷素影三千里外憶幽香

捧得綸音出九閶涓埃未報　聖人恩只緣馬鬣思封樹頻想江南黃葉邨

菽水承歡未有期壎箎唱和復何時一官絶與蓮花似外艶中心苦自知

三十六峰如列屏橫川閣上受空青何當重踏天都頂日月身依手摘星

兄弟讀書秋樹旁養親園小朱荒涼鑑湖莫得君
王賜叢桂那聞吹古香
潛虬員足媚幽姿仍是當年斑竹籬日落清風溪
上酌素鱗浮出惠莊知
記得娑羅滿樹花含蕤春暮遍隣家高樓匝月吹
香雪紅豆相思悵日斜
四松難擬浣花居竹影蕭森引荷鋤舍弟近來饒
韻事澗中堰水蒔芙蕖
一篙春漲竟川綠夾岸桃栽淺渚紅小艇竟同漁
父棹仙源還讓有長虹

引作思歸未得歸靡蕪結綠背荊扉晴空最怨三
秋雁相伴南雲陣陣飛

請告歸省示國子諸生徒

花裏尋師玉笋班幾年晨夕一朝還慚余白髮疎
溫凊惜爾青春視等閒致澤從來需俊傑詩書幾
見負愚頑南轅北轍三千里但肯精勤咫尺間

附呈國子先生三十四韻　錢名世

維天有斗地有岳衆星綱紀群山宗士林師表
亦如此講堂蕭蕭掾鉛從我公魁碩世無偶溟
濛萬象盤心胷煙濤黃海渺涯際文瀾所激來
相汯屹然峻骨五千仞俯視培塿天都峰十年
前入禁垣選華裾玉珮搖玲瓏金鑾殿上唐李
白鴻都門前漢蔡邕篇章獨得典誥體洗濯藻
繪還醇醲是時　天子盡丹浦禪瀛一候消邊
烽　廟庭優閒權風雅儒臣于此垂勳庸石室
曉窺陛戟植寶書夜讀街鼓鼕經函史編日讐
校雌黃在手滅駁踳譬如士子謹牽課不較風
雨忘春冬或築神丘泐碑碣高文要繼蘭臺蹤
巷阿飄風閒游章田中芳草披丰茸陳倉碧雞
太液鵠往往賦就沾黃封從臣詞藝公第一十

吏腕脫才無壅螭蚴右事近香案柱礙顧盼皆
駭彤王商風貌今復覩西序弘璧東序鏞鞴帷
久已別重器欲藉景慶輝山龍袍衫百日換緋
紫胄筵禮樂陳三雝四門博士奉圭臬六館弟
子需陶鎔我聞海內式太學聲應若感豐山鐘
賈彪郭泰砥名節頓令清議歸章縫末流士氣
頗消蝕面諛勿復存英鋒公來勗以古人義虞
周盛事行當逢皈生早與文字飲獲侍巾屨何
從容極知憐才乃公素每向渤澥游鰅鰫昨者
摳衣絳紗側命之平立毋禮恭人師實難我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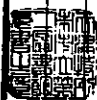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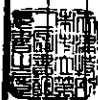
是所愧小草汙槳籠巷頭咫尺覩華屋掃門不嬛履跡重槐廳晝長正閙譙當簾翠色如波濃筵前拜袖顏逵疏百諷日已侵高春此時石鼓辨觔鰈一生淥水依芙蓉

又示國子諸師儒

縱說爲儒備苦辛儒官莫嘆志難伸時從俎豆窺三古還賴絃歌覺四民藜莧充腸甘若薺鳌鹽佐食味如醇起衰八代名千載國子先生豈異人

項節母詩

項母歙縣人拊孤曰志發呱呱纔三齡碁功又剪

伐母誓以身殉怛然念貽厥床頭二歲女手攜煨捐柚稍待遺腹兒如車復有軌其生若女流長則哺糠麩藏獲漸散亾宗人逋逃窟登樓抉其藏僅餘地一笏冦盜白晝來牽兒補行辛母也哭向天賊寧挫我骨毓孤若兒俘項氏亡也忽素裝從席捲留兒守門檝盜亦舍兒行身裸足不襪手掬松毛絲蓋兒竹籠竭所慮後騎來兒啼遘馳突賊止兒幸生母力則已竭昊天復降凶歲祲山無蕨甌米度沖男兩女恃豆戲引領新穀登懸罄已數月當其窮餓時或言母計拙託女千秦家可以近肥腯母曰是不然均屬茲毛髮膝下承義方豈渝於倉猝母本延陵裔是以獨超越熏蒸及族妹苦節用昭揭太史如釆風門應樹雙闕

北黟山人詩卷六　終

將母集序

鑄潭先生之官翰林也屢迎其太夫人就養京邸太夫人安於家園弗許也欲請告則格於例心怦怦然不遑旦夕矣爲拜祭酒駸駸嚮用一日讀唐書見陽城責諸生歸養語嘆曰吾人師也身杖之謂何即日上書陳情以歸歸偕諸弟朝夕承歡鍵戶小園時與二三知已究性命道德之學洪度兄弟與焉間遇佳日則請於母偕友出遊遊必窮山水之奥盡日而返其所賞心處歸向母前剪燭縱譚以相娛樂退而筆之書爲大好山水録而又作

爲詩歌聯句紀之如是數年以爲恒無何太夫人以天年終先生以哀慟之退未踰年亦謝賓客嗣君東巖漪堂既摒杖乃裒其遺詩十集將梓而傳之而以將母集屬余曰此先子晚年筆也君兄弟唱酬具在請爲之序余嘗見先生山居之課矣曰侍寢門以篤天倫之樂曰資良友以收麗澤之益曰研性理以窺絶學曰熟史鑑以廣識力此外無所容心而不囿詠懷諸篇什遂因而日上也清而腴婉而勁冲澹而有餘味鉛華刊落其氣獨存殆漸近自然之候乎余觀古思親諸什或歌陟屺或感離飛假物類以寫其悽惻讀之有餘悲焉先生之詩原本至性含藴於性天之徼又得峭厲清激之山水以爲之助故同一將母辭不必相襲而大旨則同此又善學古而不泥其迹者讀之令人藹然而深情亦躍躍與起嗟乎先生往矣而不往者蓋常留天地間也詎獨詩云乎哉康熙壬午夏征中汪洪度謹序

北黟山人詩卷七

新安吴

將母集

請假省覲歸梅莊八首

久作幽燕客煙巒未許尋報 君慙珥筆將母暫抽簮巷曲蒼筤冷簷低翠柏陰息陬三畝宅聊慰倚門心

古屋潛虬上先人此敝廬冠山堂塏爽疊石徑紆徐地僻無機事家貧有賜書苑裘垂舊德今日賦閒居

小園梅自古不受震風斜雪捲天無夜山寒雲有家少時封植樹歸見出牆花兄弟邀唫處西溪勝若耶

花嶼依叢桂春秋日正佳向平昏未畢蔣詡徑同偕闘句爭敲鉢論書愛折釵素心饒韻事頗足散人懷

匹練豐溪水東西架石梁淵潭明黛甲沙岸帶修篁境亦非濠濮人真過惠莊鑑湖焉敢羡一曲受歸航

鬉舍希蓮岫青疏接遠峰橫川髙閣上三十六芙

蓉增掛雲中月燈明雨外春長安仙夢杳曹阮待支筇

老樹何蔥蒨名從西域傳交柯高蔽日接葉暗浮煙愛此存三徑長能覆一椽山莊紅豆發半榻靜忘年

石鼓摩挱久長敬屈過之九天常戀 闕六館惠爲師騄駬馳千里鶺鴒寄一枝黄金臺畔月回首漸江湄

將發潞河承館師京江相公枉顧草堂話別敬賦長句答謝

辭闕日華東策馬沙堤路 君師恩誼重青門屢回顧絲柳縈御河鸎翁囀宮樹獨上沙棠舟煙汀侶鷗鷺夫子儼辱臨語語出肺腑弘閣羅英材養士吐其哺何期蕭艾姿款款念歸去側想紫微天香案吏恐懼包容丙相茵手授以章句如翕合衆音鏗鍧遇韶頀如百谷之王細流亦分注雪立十年餘淬劍歐冶鑄此時宮府清 天子藉前著賡颺禹皐先帷幄杜房著甘盤資啟沃曲江美風度岳牧領羣綱經綸藏武庫大哉寅亮功翊贊豐霖澍未能學山海那敢忘趨步殷勤荷慰勉花陰當

日暮賤子再拜陳匪爲烟霞痼倚門鶴髮親板輿未一馭忍貪圭組榮而忘諸孺慕荒園槿爲籬寒葵散秋圃上堂何以餐橡栗與山蔬此行經南徐江聲雄北固鯨波日吐吞鐵瓮莽田互巨滙鍾英靈平泉不世遇登堂拜慈闈湛恩深雨露無由報瓊瑤短楮申悃素闕下紅雲飛蒼生長布濩

和西陂雜咏六首 有序

宋漫堂中丞所居西陂潭壑鏡澈柳栝疎條爲宋城之冠曩在潞沙官舍讀綿津集所咏六作輙爲神往余家梅莊別業面黃

山臨虬溪潭娑羅緑映宦游 京師十四載未得窺圖而中丞與客爲紅豆聯句有曰亭亭海南木結子麗不億遂覺地以詩傳花以人重今年請 假省覲秋過吳閶因次西陂諸韻賡和而屬查梅壑爲之圖夫亦竹里鹿柴素有同心午橋平泉更饒風趣云爾

渌波村

南湖媚村莊幽姿遐邇乆水禽穿麥畦啄粒頻求友屋角樹如薺點綴晴絲柳

釣家

藕花罩白魚緑楊斷人境垂綸匪釣川偶然舉苓箵荻岸隱柴門棹歌隨反景

緯蕭草堂

絡緯吟秋花荆籬劃然截中有鹿門人浩歌宵不輟著就銙廊書臨川嗣世說

和松菴

蒼虬拂古瓦逕曲靜如山驟雨溜霜皮千尺噴潺湲幽齋勝浣花四松移此間

芰梁

菱芡牵淪漪拄杖圮上步溪叟擔瓢來斜月霑衣

露翳然邁惠莊波漾遙青樹

放鴨亭

柏波下急瀨梳羽畫晴沙少陵咏花鴨堦前詎足誇對之發清嘯秋亭露蒼葭

到家

巷竹猗猗垂山桂亭亭覆入門拜慈親白髮顏微瘦薄宦十餘年懽愛類穉幼款款問中朝不私及堂構嬌兒髮垂額及歸盡婚媾斜門孫睹窺苔客曾未親憶昔少年時老屋壖篦奏樹大過十圍溪

月長如舊喜極增欷歔烏鵲羅前後匪敢賦閒居
獻母南山壽

掃先太史公墓

捧得鸞書至今朝拜墓門艱難思世澤錫類荷
君恩淺土悲長在幽阡志久存禮經三月葬望古
淚雙痕

紫陽書院歌

紫陽山繼尼山出講壇間世動天關徽國肇基始
吏部授學龜山探月窟少游郡學据幽叢槃阿築
堵穿嵽嵲作尉尤溪憶故鄉紫陽書堂託剞劂（吏部以紫陽書堂刻爲印章示不忘也）佩印將無佩韋同鄉心一一名堂室篤
生文公續絕學濂洛眞儒此其匹異時家山夢不
忘援筆嘗書舊山月（文公自閩歸過外祖祝氏故居書舊時山月四字今在鳳岡精舍）四海學
徒勤仰止白鹿洞與兹山埒理宗崇儒書法工宋
守韓補奏紫闥懸針倒薤落巖阿面山臨溪院軒
豁風泉雲壑（軒名）邀林巒生徒絃誦歲不輟檐楹四
遷閱四朝（書院凡四遷明郡守張芹始移於山上）閩產羣稱此幾失嘗考
周子本道州迮廬亦以濂溪述不忘故土名亦存
此地源流正須別曩昔曾學山之阿御書碑記稱
諸葛（淳祐六年諸葛泰碑）遺邊　聖主重先賢周程張朱賜書
一獨此書院金榜遺（臣苑）更請凌雲筆　天子怡
顏報四可守臣廷梅勒堂楔恍對大禹書岣嶁風
翥鸞翔虎螭活季春十日歲乙亥畢集羣彥羣脂
牽椽木藤花吐鞞鞢激湍木鳥鳴嘐戞稜稜石角
鈎人衣瑟瑟展齒侵苔髮入門飛翰接青霄蒲伏
高瞻堂下謁恭繹　天語紹危微不明正學何由
達須臾伐鼓鳴鯨鐘薌合明粢薦清潔配饗西山
與勉齋宛如孔廟祭十哲多慚主爵前致辭丁丁
伐木歌三闋（時歌伐木章）禮餘肅穆講堂開施吳耆宿更
相質（施虹玉吳蘊仲諸子）三復彼陳太極國性天千古無殊轍
憶公淳熙省墓歸大會通儒暢經術山長自昔留
青氈會錄猶傳飄玉屑四大書院人聚學宮墻肅
肅九州列不及兹山懸　御書後先焜燿光門閥
喬雲長擁護宸奎（閣名）世守山堂環立雪

附紫陽書院新成慨焉紀述　瞻泰

皇帝崇儒隆飛翰學達性天諸儒一闋之考亭
歆紫陽賜彼遺此斯爲闕臣父祭酒主文教抗
疏拜請龍鸞筆天高日升表巖阿灑落銀鈎畫
屈鐵虞褚瑟縮顏柳瞠淳祐金榜難爲匹（宋理宗御書紫陽書院四大字額於門）入院肅穆凜　天顏性道朗揭天人徹

文公傳句　昭代尊屏除異學若獲獺況復
聖言垂洋洋更扶天根探月窟歸省大集五經
儒釋菜禮畢窮毫髮顧瞻榱桷疑槎枒哆剝黜
昧神明褻前時築室等道謀自我作新在果決
悲哉夢奠未觀成遺命小子告同列充充瞿瞿
勉襄事諸公賈勇興也勃成歲辛巳月建亥閉
閟崢嶸階序瀏前後廟宮中講堂（改憑虛閣故址爲道原堂）手
摹紙本舊山月（汪道園摹文公書舊時山月四字顏之辛畚祠）維昔宋守創城
南四遷茲山名稱實森然環堵規制殊今之視
昔勢軒豁獨慨形骸土木存象敎頻爲二氏竊

卓哉明初定廟制宣聖黈旒奉詔撤延及世宗
盡革除天下宮牆無一設　國朝會典治輝煌
木主高下周官尺胡爲茲像留人間敬告先師
毀也必筮日易主羣翕從箎南老儒布茲說（家伯
徽仲先生著易木主說）兩廡陪饗儼四配高弟儒宗二十八行
緒衞道兩齋廊有功則祀無塡圠是時小春氣
冲融省牲之夕月如雪厥明齊祓薦溪毛虔宣
祝冊歌三関衣裳綷縩拜堂下影靜千人氣容
壹遂升講壇斥清言施讐經義玉霏屑（謂虹玉先生）士
氣奮拔吾道南有似鴻都睹碑碣遐邇來東序設

皐比藜莧充腸宵不輟舊時山月照今人遍山
紅綠天機發

前題（用朱子大卜掌書落成白鹿洞韻）　贈淇

夫子宮牆尺未成榱題初搆聽嚶鳴羣賢本主
欣符禮薄薦椒馨略盡誠領取春風今似昔豈
知山月去還生獨憐暗滴臯魚淚灑向青峰問
舊盟

附許汝霖重建紫陽書院碑記　今天子教崇儒術首以程朱之學教天下四子書五經傳註壹宗朱子又世授其子孫五經博士一建陽一新安不忘其所自出重道之典亘古未有也余昔學江南過紫陽山蒼鬱深秀登禮朱子之堂肅然祗敬儼如當日坐臯比談經春風拔拂考其地爲靖獻公讀書之所朱子自閩歸復止此講學宋理宗御翰榜其門墨氣猶新而代遠年遥與替隨時瞻拜之餘未嘗不三致慨也會同門吳祭酒鄭源疏請　御書學達性天一額頒之講院山野人士兄　聖主尊禮紫陽如此其至而是肄業於書堂者日益衆

未幾鱗潭歸省釋菜朱子之前與諸宿儒講學累日夜復慨然以傾圮爲憂寓書汪太常涵靑顧給諫恒夫汪學使栗園共襄乃事三君子亦欣然解橐工未鳩而鱗潭捐館矣遺命其子瞻泰瞻淇曰事不可忘越一年辛巳二子遵父命告於施子虹玉汪子楚英秋屏聯同氣以興厥役半載而成先是講院前堂祀朱子後爲韋齋先生祠中爲憑虛閣拾級而上循墻行門户各向不相屬鱗潭以爲非宜至是改憑虛爲道原堂後由中入前後絡聯軒豁高朗不廢舊蹟足侈後觀工旣訖將修祀事諸儒議曰廟有像非禮也朱子嘗言宣聖不當設像而背之不可且學宮皆從王制易木主宜從王遂撤像易主兩廡陪祀宋元以來諸先哲於後別置兩齋一曰衞道一曰衍緒以報功以繼續也旣竣事瞻泰爲書乞余言勒石余曰是舉也而七善具焉昔朱子兩世不忘故山入閩後猶以紫陽書堂自名其室千百世後魂魄猶應樓此上兩旁風無所障蓋可乎新而安之善一　峻榜高懸山靈壯采乘此不爲綱聯榮楠榱顏暴瓡甚焉堂搆復新　奎章不蔑炳乎善二朱子常言山故有老子宮今去土木之形二氏不得而托揭虔妥靈符契禮經巨典也善三旣食儒宗曰嚴不濫祀功祀德後起奮興善四廟宮判絕前不顧後合而一之庠於古而諧於今肄習燕息之地咸具善五鱗潭倡於前羣士嚮隸棟楹榱桷之役決旬而躋釋奠之朝衣冠綷縩千百爲羣而施子設帳其中春誦夏絃浸浸乎盛於鄒魯善六余過觀士大夫冢庠自封殖遺後人曾不一當於用甚且沒其父之善今鱗潭淸白傳家而

其子克繼父志麻衣入講堂以踐先人治命是可謂孝而知道者余故曰有七善也因巫書之俾鑱石使世之君子讀紫陽之書慕紫陽之堂而并以知紫陽之鄉爲大有人也工既竣康熙辛巳夏子月楊翰趙氏書碑陰

過黃山雲舫贈雪公

歷歷蒼玉磴層層白雲壑山中霜始新紅黃已深淺涉險興彌王探奇足忘繭不識化人居屢逐巔崖轉猨公如有情前峰嘯相引忽然心神開茅荻已在眼老樹奇無窮羣峭青不斷堪稱此山最豈獨人間鮮

散髮見 至尊赤脚辭京華問君胡爲然心只戀煙霞空山掛瓢笠遂與雲爲家我今躡芒屩入谷

餐胡麻語不及塵世花鳥同咨嗟山樂飛幾羣恍聞聲交加更展山花冊碧玉間丹砂芳馥不知名歷落紛欹斜不入維摩室誰見天女花何當謝塵緣雙杖掩谽谺

岑山

歸舟渡揚子金焦峙中流秋江波浪寬浩淼擁浮丘歙浦有岑山奇勝良與伴放艇亂藻荇不驚沙際鷗石趾絕附麗山根水四周蹋磯懷釣叟元鄭師山隱此披雲想岑樓冬夏樹鬱葱寺藏嶠益幽夾岸羅人家環匝如十洲鐘聲驅暝煙泊濤名石風颼颼同人儕忘歸月上已如鉤

悲樵子

悲樵子悲風早春起樵子竹屋背潛溪負薪賣錢奉甘旨今年元日至人日暟暟雪滿千山裏父母饘粥失晨昏樵徑封埋瞠目視山鬼晝哭烏亂啼黑雲壓頭氷裂指徘徊自掛東南枝水爲嗚咽山爲圮悲樵子悲風早春起豔陽天氣黯然愁梅花零落沾泥滓安得皇天五風十雨倉廩餘直教天下深山窮谷遊康衢

正月十四日雪

曉起園林別枝枝盡作花小山成峻嶺曲沼聚圓沙夜月久無色春陰當有涯來朝燈火節霽色轉貧家

梅莊雜咏十首

潛虬山

幽磴踞芳叢卜築邈人境逶迤蟠莽蒼籬根蹬松影深夜泓下吟偃伏答箕穎

梅莊

覆院萼綠華明月淨如雪手澤先人遺幹古撐屈鐵作花蕩春風香風吹不輟

棣華堂

紅栞挺雙柯空堦延碧蘚四世居此堂刻意搜墳典潑墨有華亭鄂韡相黽勉堂額董文敏書

養親園

茹茶經兩代負米涉寒暑小園娛老母廻塘紉芳蕤載捧　綵綸音驚鶴來弥笑

花嶼

竹嶼森森柏花煙含露梢鬬茶兼祭墨幽韻謝紛吸素心尋古懽蔬畦藉白茅

松泉澗

泉生澗石側澗古泉愈新夾道屯雲起交枝漏蒼旻跨橋還盥漱翳然魚鳥親

娑羅樹

託根植西域稽含未能狀閒歲一生花花時蜂鼓浪高標冠羣芳鮮葩自交讓

橫川閣窓對雲門峰峰下爲浮溪流百里爲豐樂溪注於閣下即虬潭也

飛翠落雲門軒皇當戶牖一川帶柴扉迢遞樂溪口三復許渾詩樓居隔煙柳

虬溪潭

漱潭倒景清輕舠處波皺罛留藥鯤鮞容與呷石溜赤壁玩回流山月松間透

蒹葭館即潘景升太學別業唯餘假山數片白松一株

秋水懷伊人潘髯輿瀟灑山史追桑經壘石非云假倚松哦日斜霞城衆山赭

白燕廬有序

合肥李相公葬母太夫人郭外四十盟湖光蕩漾檜柏蕭森中爲丙舍昕夕廬居落成日有雙白燕翔集焉太守因以顏其廬昔吳叔和負土成墳而赤烏巢於戶蔡中郎廬母側而白兎馴擾其房物理所徵孝感輒應矧禖官異羽啄草松楸乎苑閒而

異之作白燕廬詩

貞松堂岧嶤中有純孝子自　天題未乾嗚咽動泥水晴湖蹴浪花月浸寒濤裏幽隧夾長楊白雲吹不起築舍匝墓門苔磴獨徙倚楠葉壓疎籬女貞胥石函儼如御板輿將母猶陟屺翩翩白燕來銜花曳修尾廻檐弄素裳昏旦伴棲止疑將蒿莪淚滴向仙人履呢喃春復秋何異萬銜紙緑野爭稱裝平泉但誇李何似白燕廬白華相媲美

任公路

梁代去千載任公今有溪行春遺勝跡此日愛攀躋擧柳依沙直鵁鶄掠水低臨流風景在幽興古人齊

過汪右湘故園

憶過水香園梅花媚春晝橫枝壓籬疎倒影垂塘瘦微風入座來香雪松間透清境悅心脾名流喜輻輳主人興瀟灑開尊列巖岫聯吟最工敏飛雨助馳驟揮毫若煙雲春蚓秋蛇走觥籌競交錯拇陣更攻鬬爲樂殊未央中懷永鐫鏤重來游潛溪溪水尚波皺殘蝕四壁墻頭竄鼪鼬惆悵東風

前綠萼花尚茂攀條獨涕洟斯人不復覩魴鯉尚在沼麈履尚在園笛聲何處吹悽愴山陽舊

重游古巖五首以寺憶曾游處爲韻

春晴絮帽開山屐凌晨始數里披嶢巖爲訪前游寺荒塗遵舊蹊別院闢新置衲子無相知虬松自蒼翠

古寺嵌巖腹虛白反逼側我欲移佛廬懸崖露傾仄豁然放眼開天几山名可憑軾此願今未酬息壤時記憶

徑山大曆詔示我自老僧唐代宗手詔今仍存寺中御墨勢軒翔有目覩未曾還留建文鐘追蠡牽枯藤千載白雲在閱盡幾廢興

班春范石湖曉出恣冥搜名泉經逸駕品題甲九州余昔洗莓苔長歌紀勝遊自匪白社人安得久巖丘

寺後千尺巖滴水最幽處琴瑟雜笙竽音響酣昏曙大壑羅萬松謖謖風相助殊聽洗塵懷悠然淡塵慮

橫川閣歌次梅淵公原韻

十年頻憶舊山莊梅花疊雪神飛揚矍硎稅駕橫

川閣爲托毫素圖巖壑還壑嶢巖四望開歸來閣上好擎杯枝頭黃鳥弄晴霽澗底長松滴蒼翠主人不惜典裳衣晨風零雨友朋稀忍使春秋去佳日還將書史耽晨夕有時撰策遍探奇某水某丘無不宜何如結架獨舒卷潑潭迅瀨日經眼隅川青嶂插長空攢列黃山六六峰凭欄目送歸雲去閣中屏幛羅煙樹

附原韻　梅清

昔年拂紙畫梅莊凌空結想神飛揚今朝親到橫川閣眼中始見真丘壑閣上千峰四面開主

人對客日銜杯我來正值雨初霽谿山滴滴生
新翠大阮小阮褰我衣有約能來且莫歸誰知
一醉便十日子倡汝和連朝夕煙樹雲巒變化
奇曉夜陰晴無不宜無邊圖畫舒還卷天教飽
我看山眼一聲長嘯向高空虛窓却對雲門峰
明朝曳杖黃山去也應回見娑羅樹

仲春上蔭山潭舟泛二首以上蔭二字爲韻

晨光鶩放晴野艇乘春漲矧復泉素心煙潭興彌
王舟子非長年似挽瞿塘狀子鵝鼓翅開童魚鬭
波上（童魚見淳熙志）搴柳絲作簾倚石壁爲障歡言更小酌

徐振登山杖

孤亭聳層霄突兀亦太甚俯仰紛應接心目馳難
禁千峰落飛泉一谿成巨浸岸側遍柔桑春風降
戴僊謖謖巖前松葱菁堪藉蔭草莎軟於綿花茵
詎須賃

附　和前韻　汪洋度

虬溪有扁舟慣愛乘春漲朝來雨新霽風光正
駘宕况值酒人聚歡如坐天上到眼有芳菲桃
花未全放但聽鳥聲多船頭便相向搴裳試散
步身已到青嶂

青嶂夕陽多紫綠浮空靄蔭沙際見歸途欲別更
豪飲爲言春已半苦被風雨禁從此晴光啟良
辰合開社韭翦早春芽甕開殘臘窨和歌有餘
樂何殊繭抽絲

和前韻　王崇

柳舞花然溪司戍駕遊舫眷言墨磨人（時舟中共閱方平會墨譜）
數日桃花漲翠鳥坐枯藤停杯視其狀俛仰弄
好音省躬嗟骫骳維舟丹嶂前水射斜陽盪覗
懷雲際峰芙蓉簇其上
舟醉弄春光遊屐非所任（時予病足）隨流興不淺登

臺花觸社遐覽何茫茫仿佛五湖浸落日渡歸
人（于鼎先歸）立傾若下飲駛流灘下船奔放不復禁
回視影蒼蒼樹木交相蔭

再用前韻

風光艷一溪遡流潭之上灘迅舟欲前鬨勝在
清漾水嬉誠可娛能察春情狀如何花亂飛抱
水相蕩颺吳公風雅林折簡招直諒捉手醉春
風陶然傾家釀
春溫日脚黃依壁藉芙蔭翹首山巔亭嶔奇石
可枕躡磴穿竹林森綠光汎浸下瞰暢幽襟目

眙不相桀水際一鳥飛乖彝鳴戴僞理楫順清
流良朋動歸吟

雨中望齊雲山

細雨廉纖四月寒登封橋上隔雲觀天閶虎豹憎
人跡五老空濛露一巒

魚亭道中

曉臨魚亭水車馬亂潺溪潛魚潭可數帶藻石相
牽臨流羨佳景別自成黟川雨歇雲猶漬林旭橫
野煙欲憩磐石上垂綸谿渚前向子願未畢買山
復何年

祁山

出自城東門探奇青蘿洞何處乳泉飛明月遙相
送

閶門灘

峭壁開閶闔奔流受約束長史英風存遺像動幽
曲

榔木嶺

一嶺行殊坦雙流去自遙西通彭蠡瀦東接浙江
潮茅屋依青嶂樵歌落紫霄爲貺淳朴處疑有小
山招

答金會公同年

聯鑣共直承明廬判袂江山七載餘夢斷子尋峭
赤壁夜闌波瀾冷蟾蜍君才燕許大椽筆石渠藜
光分太乙問奇曾許載酒來襪線真慚等蟣蝨后
蒼曲臺共寘摟王存九域相摟求夜燃絳蠟抽蠹
簡曉趨金閨聽雞籌如雲意氣堅錢石蓬頭聶飯
忘形迹兩家兒子亦膠漆款款楓天話蕭槭自謂
長年把臂游星鬢褰衣白雪謳一朝寘鴻天外去
江村日暮酣漁舟空餘小臣歌靡盬日上橋門睽
石鼓古柏霜皮溜雨寒殘碑蘚蝕開塵土去年家

山烏柏黃陳情將母歸梅莊高堂鶴髮幸強飯少
小環視胸茫茫自憐宦海負羈紲荒齋寥廓溪聲
徹閒看白鷗浴汀沙翹企黃州沁氷雪炎天遣使
輕雲飛瑤草芬芳上我衣多君好事勝疇昔浣花
獨慨賓朋稀我亦南來閉深竹殷劉凋謝如晃秃
興來潑墨寫山川追逐蕭幾補王篤（時子輯新安大好山水錄）時
踏天都最上峰楚江疋練煙雲重好待斬春泛秋
月陸羽泉畔尋高蹤

合歡樹

類忿從來數合歡如雲花葉作絲攢拖丹映綠亂

潭上笑倚扶疎看水瀾

遂弟雲逸之廣陵

衣沾黃海雲猶濕帆轉桐江月又升千里畫圖多
攬勝池塘艸閣夢殘燈

奉懷澤州尚書陳公二首

威鳳資長風覽輝翔八極朝旭湧煙霄萬象希顏
色卓哉陳太丘羽儀天下式蓬池領羣彥藻鑑甄
百職桃李侍門墻十載荷栽植慚非眉山徒乃受
廬陵識公曩暫息陬王屋獨登陟我亦返故山徙
倚蓮花國遙遙閼樹青夢斷天南北翼薄銜蘆鳥
雲路飛無力何幸貢瑤華慰我日相憶台星耀三
階翹首光可即

尚書領度支持籌方借箸餉急朔方兵宵旰切
睿慮轉運得蕭曹痌瘝歌樂孺霑霽垂天雲崇朝
青雨布遂使風俗恬豈獨倉箱裕此願慰黔黎倚
檻重傾注斥鷃樂叢莽鯤鮞戀沮洳詎敢躭林壑
有母勤待哺甘毳未能供板輿聊日御烏養得陳
情魏闕懷恩遇遲念舊橫經當階重解屨霄漢履
聲遙何能忘趨步

舞燈歌

華堂清晝羅氷㲲獸炭爐紅夜歌舞秉燭追歡擬
古人優孟衣裳殊楚楚酒酣翠幕燃龍膏琉璃四
射光繡柱細腰緩帶胥銀泥長廊急節催鼉鼓雁
羽次第三五行瘦蛟跳波遶堂廡時如季郈鬬雞
雄閒列鵝鸛張卒伍宛虹廻帶垂長鬐拔地枝撐
蟠窣堵疾如脫兎驚飈風裝成髮髩增嬌嫵是時
酒俾興轉豪主賓眄眙不暇睹聞昔青玉銜蟠螭
焜爚百枝難比數那復仙槎問霓裳行樂疑登廣
寒府

雪公過虬山信宿作梅莊圖見贈賦答

孤雲有時游天際來梅莊九載出巖岫梅花爲之
芳梅花舊所種新植雜松篁亦只自怡悅未敢招
求羊爲公一開徑小樓榻已張巡簷肆延賞山月
正蒼蒼置身丘壑乂獨愛我草堂自擬輞川筆潛
虬生幽光豐溪作池沼黟山爲垣墻雲舫籬落間
共此白雲鄉

潘烈婦詩

溪畔有高樓朝朝皦白日上巢雙黃鵠棲止性專
壹一朝失其雄飛鳴心斷絕良人既黃泉擲身地
墳裂衆姆羣持之聲咽肱右折移夫故寢簀絕粒

九日卒合殯貧弗舉歸賵埋同穴觀者塡路津州府拜其烈北邙白楊多衰颯夕陽沒何如此高墳蒼碑竦毛髮

附 前題 汪士鉉

潘烈婦羅孝女女年十二曾刲股療母母疾瘳十七嫁爲潘家婦安貧力作操臼杵茶甘如薺不知苦舅病疽夫遠賈晝夕侍舅不知暑舅見新婦慰之使去婦泣而應拂拭如故舅歿夫奔喪哀勞復病瘵婦親服勞兩載不替夫知疾不起謂婦來我家典盡嫁時衣脫盡嫁時釵曾無幾微見顏面高堂孝養翻有加我死無子復貧窶且自歸寧母更誤烈婦含泣謂夫且休脫有不諱相殉一坵秋日瘦秋風哀所天既斃腸斷心摧視夫含殮於堂置棺祭奠如禮閨戶投繯有母與弟來自淥溪力救復甦環守不離婦紿家人我從母命言食自若以示可信越日將晡急登樓聳身下墜風颾颾兩臂俱斷息未斷命移故榻瞋雙眸長餓九日氣始絕容色如生室香潔有婦如此閭境驚傳維司成公重名教爲傳祭告嘗身先賻以棺衾更營葬四遠嘆頌稱

公賢綱常名義自砥柱悠悠薄俗誰能然是日觀者驚億萬有車擊轂人摩肩孝烈自昔固不乏如斯奇烈眞驚天嗚呼如斯奇烈眞驚天

前題 汪洪度

東家有少婦絕粒已九日不聞婦呻吟但聞母嘆息嘆息兒命苦舅疽夫復瘵鬚髮惹蟲蛆淚血裹襟帶母昔如兒日亦早稱未亡煢煢兩隻影天使共氷霜繫頸韓憑妻墜樓石崇妾一爲宋王逼一爲趙王懵今兒誰逼懵繫頸還墜樓軀體未全虧何不少淹留首陽恥周粟猶聞采薇食兒心有何恥乃不進涓滴含笑從容荅母也實天只憶兒年十三刲股母病起一從遘夫疾籲天天夢夢披髮入神祠神不鑒兒悰夫瘵歷三載力弱膽更細茫茫九重泉孤魂有誰侍須臾語聲絕四壁寒蟲咽阿母撫尸號肝腸萬人裂

前題 瞻泰

兔絲縈女蘿根枯莫結實結褵一十載貧更堅膠漆經年郎寢瘵商飈夜蕭瑟泉臺誓相從同穴妾願畢一郎聞三顧之耄姑阿母嫠鬢髮矢

靡忒若幸母爾爲解二棟梁中夜摧鬼伯號山月一慟絕復蘇視含帶褻經此時星漢斜秋七月廿一明發理蠶絲雉經掩蓮室解三阿嬰奔救之環伺日四五勉稱未亡人解頳事鍼縷日落青疏黃古瓦跳蒼鼠巍巍四十尺疾隕輕如羽階裂折右肱觀者髮上豎請就故夫簀含默獲死所解四阿弟跪姊前强舍噤不語腸枯九日終胃蟲口中吐魂魄得隨夫異香散庭戶解五州府聞此烈弔賻旌其閭鄉里聞此烈窀穸營康衢路人聞此烈萬里送有徒寡婦聞此烈慟哭懷故

夫解六平陵松柏桐豐碑莽回互翩翩比翼鳥同向北邙路但從泉下歸不問人間譽解七

小園歲暮

君恩許著遂初衣日日看山掃釣磯萬岫排檐分曙色一溪遶舍帶斜暉梅花香透知春近爆竹聲傳識歲歸迴首長安燈火盛故人風雪正輕肥

歲暮即事

去日幾何日甲子已一週流光雖易邁卒歲差優游涉園幽趣饒花鳥紛應酬狼藉梅花蕋似爲稻粱謀飲啄亦可悅竿舉彝復收寒葩漸次舒索笑凭高樓竹木互蔭映光艷始能浮孰謂無經營驅使曾三秋餽別與守歲披老株勞憂莬裘可終老何煩問糟丘

得曾孫

先世單寒一綫存祖父三世單傳今朝五代萃柴門解頳湯餅勤將母寸草生芽擁壽萱

乞汪文治篆五代養親園圖章

貧米寒葵花影斜荒涼園小際蕭散笑無長物貽孫子綠字勞君補白華

書懷

林臥三年得所如檐風握月賦閒居翺翔幸放羈籠鳥游泳眞同縱壑魚莫往莫來封鹿柴某丘某水任牛車惟餘天海庵前地寢食終思結草廬庵在黃山平天矼下爲山之正中四面出游皆便近惜傾圮無居者

丁丑生日示兒

親在不稱老壽豈足娛親非不願娛親爾未諗子眞曾祖昔蒙難年未及翁子爾祖年亦然捐棄痛入髓憶爾祖四十驢背寒雪吹村酤乏糟丘買魚絕鯤鮞自傷隨行役稱觴闕甘旨默祝耋與鮐懽顏潔修瀡禄仕不逮養恐懼守遺體何忍自稱壽

爾口愼勿啟明年高堂春五代數天倫率爾躬進酒萊舞依松筠復三年庚辰于母春秋高八十

叔夏游廣陵經年始歸兩失黃山之游懊惱無已詩以慰之

去掛春帆歸杪冬滿江風雪冒寒衝空探后土祠瓊樹屢負軒轅洞白龍癯阜眞形元未識嘉陵粉本若爲容賴余山水殘編就豈必支筇六六峰

喜得三弟歸信

一雁久離羣飲啄淮之南此地難久居豈爲稻粱貪稻粱誰與謀食蕉何時甘千里各分飛衎衎終懷慚北園共負暄南梅開兩三山僧報汝歸歸期近傳柑爾時春意深絛柳當㲪㲪老母免倚門和樂有餘湛兄弟免入夢春草映潋潭諸子免鵲占柴門望停驂願爲比翼鳥勿作吐絲蠶載繹棣華詩相違誠何堪

落花二首

打起枝頭鳥勿踏殘花枝昨宵春雨過芳艷已紛披

落花怨風雨飄零好顏色慚愧一株松青青古巖側

春晴

早春雨亦佳旣雨晴更適朝暾射高樓晔豁室生白攬衣推綺疏岫沐如水碧淑氣媚川原蕭撼非昨昔衆芳欣煦陽時禽鼓羽翮倦卧久蟄藏趄著登山屐

正月十二日雷電

驚蟄節尚遙雷電倏交作天容恐不開憂心實驚愕憶在去年春積陰罕廖霽新花辭榁枝鳴禽伏叢薄雲龍氣噓空艷陽反蕭索大麥委汙萊小麥艱刈穫三春旣滂沱夏秋乃熯熇燮理將無乖雨暘失時若吁嗟乎農民胡忍視隔膜米貴翔如珠賣牛與錢鎛今年際首春阿香驅寘寘湅雨繼飄風湪波漲谿壑晚瞻沒星漢曉眺埋巖壑恐遂無來麰安能負餺飥四方水旱傷　九重恤民瘼迴天力大哉陽春庶有脚解慍歌阜財子我烝黎樂

登靈山

家園對茲山飽看無早晚勝日始登臨紆盤凌絕巇蒼松拂高空綠篠依峻阪陽崖甲岡巒陰壑混近遠北彭六六峰畫圖呈粉本山川旣寥廓俊傑嘗棲遯讀書臺依然半臂亭未損師山與韓公千

載令纑綣霜風落木葉瑟瑟循徑逐香草不可尋
何年樹蘭畹（韓國公李善長微時讀書山中卒贈孚元輔玉師山邊河間王於此）

一樹庵二首

空山有佛廬長日無人跡冉冉白雲飛疑是來迎客
薜磴延古意山樓接旭光人喧鳴鳥變坐久落梅香

過長翰山中觀瓔珞松有懷松圓詩老

老人著書此山中老人已去留此松古幹撐雲寒
夏日長條拂地颭春風黃山奇松千萬樹瓔珞峰
頭曾未遇亭亭車蓋樓桑邨異木應生異人處當
年高閣以松名撫松覓閣不勝情歸家讀罷浪淘
集羨殺虞山得耦耕

登黃羅山

黃羅矗雲表作鎮西南隅雨隙速游侶勝具萃斯
須麥綠被原隰林翠漸扶疎山麓兩三家自矜泉
水殊牽葉忘荒翳振策輕崎嶇絕頂固員嶠亭亭
中央居黎陽西縈繞歙浦東縈紆濲川若明練杳
嶂如華柎千村與萬落窣堵撐田廬孰謂宜秋眺
春游樂有餘吾家對茲峰逸青當綺疏南極誇山
史（黃羅一名南極壽星）潘翼縱所如（明潘景升太學著新安山水志自號山史）今朝晴景
豁一握天可呼齊雲復帽賀招手尋歸途行行且
銜盃好風吹衣裾

附 前題　施璜

仰止黃羅山欲游久未暇今春祭酒公招我同
夙駕夜聞震雷聲勝具欲中罷微雨洗青山旭
日照花下鼓與五六人境移如食蔗途經瓔珞
松游侶迴相迓掀翼導于行山峻不驚詫逶迤
陟山巔獨聳類嵩華百里指盻間天馬（山名）近可
跨四望村復村所見多如乍身在白雲上心無
絲髮掛茲游洵樂哉風起如欲夜雨勢似催人
歸與且酌竿煙壑幻游目可悟易變化相約秋
再登年豐觀刈稼

前題　瞻泰

樓頭觀爾久朝朝發孤興昨宵雨滂沱起視山
容靚山沐瀑花寒幽谷鳴且應賈勇作先驅一
步一入勝絕巘衆中尊磊砢羅石磴黎陽界古
歙廬井瞭明鏡灝氣凌九霄我與雲爲竝人寰
可超越獨立天風淨化人居名山長遵鹿麋徑
賢君西厓談一石瞻各投詩見貽戊寅夏曝

書忽檢得之書此寄懷用西厓韻

林居衣芰荷匪爲樂恬退朝簪雖暫抽魏闕心常對恩未報涓埃雨露深霑霈有母慚饔飧霜髮漸老態多年缺晨昏子職焉能代老屋三兩間畦圃甚荒穢蒔花娛蘐庭課刈自灌溉編槿以爲墉溪響納雲碓小樓當雲門雙峰冠鬖髿五代共一堂軒冕謝一槩俗以山人呼不問水蒼珮餐客梨與栗樸野訕流輩僕先世孤貧隕穫夙所耐子母雙白頭出處愼尤悔諸君蓋代才廊廟珍鼎鼐濡筆蜻蚐書觭邪豸冠戴封章 帝曰俞作賦鄒枚配爲國進珪璋散樗甘草萊三伏憚赫曦忽然氷雪在伸紙誦過日虛崇使心痗五年隅承明風雨異明晦念昔如轉蓬惟大車以載凉蟬吟柳絲秋思增以倍輕雲東北馳瞬息恒與岱

附原韻　湯右曾

巍峨今儒宗公如五岳岱延陵大賢後世遵典型在詩書承累葉彪炳紛藻繪傳家棣華亭聞者知友愛中有養親圃花藥燦多態公初讀書處黃山小樓對下有百尺溪溪聲喧雲碓烟光變朝暮山勢爭向背發而爲文章卓犖壓前代起衰奧大手落落誰與配煒如金殿草鏘然玉堂珮公之博雅性蠹魚收細碎公得關洛詮金石聞磬欬衮衮長安塵公獨樂恬退澄心觀往後貞志絕尤悔高深詎窺測約略舉其概手生門下士混籍凡幾輩昨年校春官鋤剔理荒穢本以採蘭蓀何圖壯蓬艾青衫上講堂辱公勤敎誨百家搜寶秘六藝精剪裁侍坐每夜分燭跋見至再右曾薄材資有聞行不逮懷恩無所報拊心空自痗公爲王謝門玉樹種庭內海國珠自光天孫錦無類清和好時節晴雲卷靉靆一尊持獻公南山翠如黛壽考咏作人菁莪資灌溉他年秉樞軸徽名寘夾袋

原韻　李斯義

夫子天都擅譽髦延陵甲第五雲高襟披石鼓三秋月筆瀉松泉百尺濤化澤詩書陶胄子照人氷雪重吾曹金門猶憶朝回早紅藥花邊運彩毫

三十二峰一草堂橫川高閣俯滄浪疎梅檻外攢羣玉老桂庭前送古香花嶼壽萱根自茂池塘春草興應長南雲渺渺慈闈遠雪立蕉窗夢

未忘

原韻　　鄒士璁

瀛洲昔傍玉宸居象笏銀章獨佩魚手筆共推唐德裕風流應擬漢相如螭頭香霧朝裁詔芝閣藜光夜較書賦就甘泉歸制院御蓮爭擁步徐徐

黃山雲海神仙地暫爾抽簪一探奇祇爲陽城歸省覲非同賀監賜篇詩歐公德業人倫鑑韓愈文章國子師好待春風還入座依稀記得棟花時

原韻　　范光宗

門瞰豐溪百道斜讀書秋樹潤根芽冰霜節後孤松潔熊狄階前綵服華白鼻飛龍騰上廐黃盤雕錦出天家中林蘭蕙遺風在彤管祥風夢裏花

橫川閣下讀書堂老桂疎梅次第芳一自紫泥留畫省幾回紅豆熟山莊松泉當户涓涓落花雨穿簾冉冉香常對御河堤畔柳流鶯啼自鄭公鄉

九日幔亭山 有序

余居西南三里許有山曰高嶺亦曰阜嶺登其巔歙休山色百里畢矚上無屋宇亦鮮林木方司徒素因謂游者張之幔焉則若亭矣太函汪司馬九日偕游因呼爲幔亭山一時題咏甚夥緬懷芳躅邀焉莫繼因假營幕以稱其名集虹玉于鼎暨子弟輩挈榼登高幽情暢敘遂以幔亭山爲韻

坡陀南山南陟眺儼天半巒巘盡刻露攢簇作帷幔塞雁一行飛衝破白雲亂

嘉辰選勝躋高嶺立亭亭素心一攜手延望萬峰青秋光渾近遠黃葉帶荒汀

北墅山人詩　卷十 將毋集　圭

武夷有幔亭司馬名此山風流垂百年我輩杯酒閒鳥石突雲表孤松何處攀

附　和前韻　　瞻淇

浮生企尚平發言亦河漢采藥昆侖丘虛願沉宵旦何如雲物清岡頭張素幔

清秋澈雲翳山解媚人青抗跡危石頂散坐一拳亭芙蓉攢四際拔豁嘯空冥

車馬紛在下樵風響在山熙攘何爲者不剩片時閒選勝亦偶爾今古難躋攀

和前韻　　　　　　　　　瞻溪

人家康嶺麓振衣即天半雞犬限塵埃瓢笠流
雲亂清寂苟會心達羨武夷慢

蓮花帶烟白石耳斷峰青遙山媚幽客隱現工
換形坐久怡然得笑語何亭亭

烏石曾未落蟠松嗟已剷鼎鼎百年内前哲咸
躋攀况時當重九紅樹遍千山

古城懷古 僞吳越國公遷州治此山明太祖亦駐蹕於此

海陽萬歲山巍巍長不改疊嶂自縈廻兩水依然
滙憶昔義寧初逐鹿聚甲鎧六州歸有唐識機符

眞宰烏聊州治新此爲舊壁壘雉堞亦銷沉英風
今宛在怪石蹲水湄陰雲垂鬖鬖廟貌留空山嘯
歌仰千載

耳聾

半亭驚爆竹即日便成聾順合惝尼父癡當作阿
翁非蟬聲不去乏鼓響何窮車馬門前絶翻來喧
耳中

偶得絶句 已卯絶筆

閑罷桃花無燕子飛殘柳絮少鶯兒廿年重到故
園坐春事都非少壯時

得匯庵弟悳書聊短述四首並寄時庵 有序

春間匯庵示書云夢至黃山與兄洽隨兄
謁祠堂祠前朱榜巨麗題名甚多皆紀兄
家科第喜而題壁有倘遇後賢徵故事曲
江兄弟似同懷之句繼又夢至祠堂不見
兄題壁如前其詩不復憶但有八十四歲
老人題之跋及覺欲紀一詩如元白集中
往還之什而未遑也因舉以告時庵時庵
曰如吾三人那可不終年契集而但以夢
通耶因述其書中語繫詩以寄之時戊寅
之秋也

風風雨雨騎聯翩懽笑城南尺五天一卧黃山耽
峭壑荷君夢裏踏寒烟

夢中隨我拜祠回先世同懷自左臺 弟先代亦新安人 兄弟
昔年題雁塔曲江詩讖後賢來

再夢依然主祏旁題詩八十鬢毛霜潞公致政歸
林日馬齒饒君盡一觴

長髯玉局好詼諧桓典青驄獨爾偕一夜幾回思
舊雨四更山月上松厓

附 輯先人遺集最後搜四絶於斷簡中尋得

少宰叔原書因哀述四章紀其後並呈許
宗伯　　瞻淇

檢得題封是戊寅盡成詩讖哭先人少宰叔書有再夢不見兄之語

潞公他日歸鄉社已隔修文二十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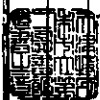
契好三人目一龍雁行中斷日高春哀章重疊

京華至記否題詩夢裏容

曲江聯轡上天街凍雨盲風夢亦偕憾我題名

成底益漫隨公子咏同懷己卯淇與許兄漢三復同年

三年輯錄舊詩章書尾啼痕報侍郎生死論交

眞有幾易名哀請繼文莊陳文莊為南祭酒沒十年始得謚

北墅山人詩卷七終

新安吳

擊壤集

恭進蕩平漠北樂府表

臣聞帝王之御宇也有禮樂而天下沐其德教有征伐而天下服其兵刑是故黃帝有蚩尤之師顓頊有共工之戰禹征三苗湯征葛伯文王伐崇武王伐密此數聖人者豈不欲以德綏天下而有時出於用兵者何哉誠以欲奠民生必先去其凶殘欲植嘉禾必先鋤其稂莠故一戎衣而天下以定

迨至後世非好大而喜功即縱敵以養寇不惟失聖人用兵之意而亦未進聖人用兵之機殷武之詩曰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商道嚴肅所以莫敢不來享而來王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又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此軍之善謀與善政也然則欲建非常之業成不世之勳自非大有爲之主何以得聖人用兵之意而握其機哉欽惟

皇上大智若神至仁無敵秉天地好生之德懷神武不殺之心所以制海內子元元者靡不欲登天下於衽席躋世道於春臺也迺者削定逆藩擴清海寇臣服未通中土之倭羅斯俯納窮廬款關之喀爾喀遐邇禔福中外蒙休豈徒雉貢越裳矢來肅慎水懷陸讋賮玉歸琛而已哉惟茲厄魯特噶爾丹者鴟張漠北蠶食比隣陸梁不道搆釁通鄙往者敗之於烏蘭布通窮迫請降後復背棄盟誓螳臂當車於是

皇上奮然震怒親統六師聲罪致討羣臣不知用兵之意猶交章諫阻而 聖哉獨斷勇決以前分大軍爲三道居中制勝蓋以梟獍之性不可以德化而及時以兵取之則一勞而永逸故疾如風雨

威如雷霆 車駕初臨黑魯倫土喇之地即焚其巢窟戮其妻孥收其輜重再渡河 幸鄂爾多斯其脅從之衆輸款歸誠者絡繹於道三 巡寧夏駐蹕狼居胥山而逆子㮣車渠凶自殺朔漠盡平邊徼永靖此皆由 睿定方略洞中機宜故能闢萬古未闢之版疆平萬古未平之寇亂上告成功於 郊廟而下享九垓八埏之福自五帝三王以來未嘗有也允宜恭上 尊號坐明堂朝萬國書諸史冊垂於無窮乃猶 帝德謙冲聖不自聖諸王百僚三請不允曰海臣民顒望彌切而臣久切

侍從直　講幄記　起居旋典成均受恩深渥班
師之時適請假省親在籍未得與廷臣颺拜之列
茲伏遇　聖駕南巡臣趨　行在朝見謹倣古鐃
歌鼓吹曲撰為樂府三十章雖不能宣揚萬一然
唐臣柳宗元有言思報國恩獨惟文章韓愈亦言
指示實紀具載天子文武神聖傳示無極則咏歌
鴻烈固臣之職也臣無任懽忭之至謹頓首頓首
奉表以聞

乘六龍 康熙丙子春　上統六師親征厄魯特噶爾丹羣臣交章諫阻不允　廟謨獨斷剋日蕩平恭撰乘六龍第一

乘六龍靖沙漠犀衣石鎧排閶閈翠鳳靈鼉下鵁

鶡諫章詎合安邊謀前箸焉能贊帷幄　天王自
將伐狼弧指麾擐甲金僕姑鱗鱗鯢齒觀墻堵龍
出入乎天下

禡祭 北征之先祭告誓師以戒虔也恭撰禡祭第二

整其旅將北征參日月通媪神類於　天禋於
祖討不庭寧海宇迺吉蠲𥚃胥蕭禮方岳神以交
鄉咉肸樵蒸上騰風雷驅颸颸雨洗兵窮困猷誓
無譁神曰祐出旣禡揚伏飛馳法駕展靈旗

金鼓震 大兵出塞　上命分為三路居中制勝恭撰金鼓震第三

金鼓震雲飛揚會邊海度西涼中權勁兩翼張九
斿導軍參伐動紫宮環衛驅天搶龍旗旖旎雪山
下萬馬嘶風塞日黃烏羅兎罝張三方欲知仁青
眞無敵　天子登城三受降

塞北春 軍行出塞大饗士卒拊循有加恭撰塞北春第四

塞北春溫鼓我三軍　主恩深厚頻加拊循殷轔
振振彪虎熊貔挽弓躍馬斬將艾旗如雲戰士時
雨　王師旣挾纊復椎牛思德若為酬欲上凌烟
閣誓填青海頭

沃梁輸 衆糧克敵百日成功昭神武也又　命以車運轉粟絡繹相望恭撰沃梁輸第五

沃梁輸輓朔方玉馱轀轤魚頡烏盻木牛與流馬

轉輸難比強大哉　廟算眞難量星旄電掣飛廉
布列犀甲先驅長鯨喋血糗芻紛若天山雪露積
雲屯崇墉比櫛

權神機 軍行方畧悉出　廟謨人頌神明恭撰握神機第六

握神機定神筴整我六師鞈韝有爽坐於　黃屋
遠料敵背水倚山爰止蹕先偏後伍搏蟣蝨獲謀
歸俘縱其七賊膽闡風泣股栗偃月雕弓飛鳥逸
呂望稱神風后屈萬里機宜　廟堂出

裔雲興 師行之地悉免供億民皆安堵如故恭撰裔雲興第七

裔雲興龍馬出牙旗絳天珮戈耀日士女熙熙陌

肝衆衆穰於哇慶十千觴諸市動如蠕惟　帝命軍無譁修爾業寧爾家自東徂西罷供帳鼓腹含哺恩浩蕩擒王顧息　聖躬勞紘埏底定櫜弓韔

靈泉朔方乏水　玉輅臨幸泉忽湧湧徵祥也恭撰靈泉第八

神堯之世醴泉生地不愛寶滋瓊液我　皇畫地地效靈激玉濆珠涌沙磧正逢道暍思甘雨百萬雄師恣探取三危結露五雲漿鑿井何煩六丁斧大陸隨成飲馬河神濮無非　太液波

芳草綠絕塞春寒勾萌未動　車駕一臨百卉暢茂昭靈瑞也恭撰芳草綠第九

天山高層氷蹴踅聲朝發芳草夕綠和鑾一路鳴鏘鏘迎　輦英蕤翠帶長蒼松峽中融朔雪連雲磧裏囬春陽眞看　聖化被草木龍駒腹飽春苜蓿

龍城舞從征諸臣特頒　御饌示優渥也旋賚鞍馬有差恭撰龍城舞第十

帳殿臨沙磧　君王旰食勞日晡烽烟合時擱從官曹召鄰枚洛頗牧黽勉樹功勲不忘爾櫛沐玉食捧金盤上駟賚天育驅紅陽騰飛鵲勒鐵追風錦韉金絡拜手舞龍城懷恩還抱怍

瀚海瀚海沙磧也深書沒馬　上帥六師過之如履坦道恭撰瀚海第十一

瀚海瀚海一望蒼漭流沙無際行人悵惘日氣青

黃雲上鐵驪踴空斷其鞅曰鍔曰鐔前朝勒軍止不往　皇威奮迅移仙仗兩師清塵安土壤馳花驄聞蹄響百萬軍麾掉臂行誰知天險手如掌

漁陽曲師至掩林　上召諸將指示陣法軍聲大振恭撰漁陽曲第十二

漁陽嶺華蓋連列鶴陣靡魚旃習險易畫山川天衡中地軸後風蛇張雲鳥右六花變化八陣圖妙授機宜自軒后蟠翔崖谷犄角張塞馬無聲聽刁斗飛將受命　天子前皆言速還十三篇

鹿之奔上親統大軍駐拖諾山旌旗蔽野噶爾丹聞風遠遁賊勢潰亂如鳥獸散恭撰鹿之奔第十三

鹿之奔斯麗鼠竄山岳動搖風雲渙火燎原轍跡亂雄劍光射星漢閒舉　玉趾臨邊伐叛摧堅攻瑕捷如飛翰在昔漢皇來途之半今日軍威振朔方麏麚挾子難遁藏

天馬徠大軍直擣賊巢乃裊蠲重遠遁陣獲其妻丹濟巴哈什哈等悉降恭撰天馬徠第十四

天馬西徠雲羅星布燻穴剖巢妻不及顧馬窟脂塡燕支血汚烏犢黃羊資我都護豹騎千羣追風捲霧躍鐵飲金游魂失路面縛銜璧釋甲內附邊庭殺氣寒凝凍沍　帝德寬仁春陽昫昫

擁和鑾大捷班師自番王以下稽顙郊迎所歷諸部蒙古賜金帛各有差嵩呼之聲不絶於道恭撰擁和鑾第十五

桓桓虎旅擁和鑾雲旗月羽影團團土喇河上車

攻還蕃王台吉磐石安星羅高國會衣冠湯羊鬱
炙湛露歡願傳蜺旌獻馬肝瞻雲就日覲　龍顏
宣賜文繪絢雕鞍

太平舞 是年夏　聖駕凱旋戎服入京師令百姓縱觀歡呼萬歲恭擬太平舞第十六

春出京城夏入京城萬里盤陀賒去路七旬烽火
淨邊庭淨邊庭看振旅我　皇戎衣雷國門龍媒
玉勒旗參伍數額屬車勞問閭閻疾苦九歌七德
奏簫韶太平舞

渡黃河 是年冬　上以邊寇未除復出塞渡河　幸鄂爾多斯之地籌畫軍務寇黨絡繹來歸恭擬渡黃河第十七

隆冬渡黃河翦寇拔根株天行日一周再駕六龍

車皓月上河曲堅氷萬騎驅　天威親咫尺歸命
在須臾鷹揚盡貫育一掃肯復餘投戈皆繫頸孚
信感豚魚

塞垣氷 山陝爲近邊地　上特下詔租之今志恩渥也恭擬塞垣氷第十八

塞垣氷迴熙暘　萬乘雷動鞏固金湯周詩稱薄
伐漢詔蠲田糧秦輸晉粟晉糴秦霈澤如膏布
渥綸隨陽烏黍谷春自雍及絳繞蹄輪瞻　天顏
進萬年樽八表烟消聚鳳麟

賀蘭高 三十六年春　車駕三巡塞上自大同抵寧夏恭擬賀蘭高第十九

賀蘭高巒岧嶤靈州重鎮上將嫖姚風獵獵路迢
迢古聖宸遊飛不及五營七萃誇　天朝月臨青
海千屯牧雪帶黃河萬馬驕昔傳西夏如江南雪
霰見晛更令消陽春有脚行邊徼豹尾春風遍柳
條

國邊城 大軍由塞外進征　上自臨閱邊城地形險易恭擬固邊城第二十

固邊城封萬里謹烽堠雄北鄙縈紆疊嶂簇關門
驃騎千轅匝營壘弓彎月馬蹋雲低昂陟女堞組
甲絡坤垠停鞭窺險易移戍砰輷輼回紇仰看龍
虎氣遙拜城頭　天子軍

翰墨光 御書扁額賜寧鎮諸臣又以　宸翰勒碑寧夏恭擬翰墨光第二十一

翰墨光耀初日鸞停鵠峙翩翾集中使捧自　帷

宮出華袞之褒嘉丕績寧鎮轅門拜殊錫更勒豐
碑崇百尺禹書峋嶁焉能匹煌煌萬古瞻　宸極

狼居胥 駐蹕狼居胥山調度諸將恭擬狼居胥第二十二

帝率將臣親犁漢庭誓師于征曰無虔劉我人三
軍一心尅日計程不留不處曰一鼓而禽將臣肅
慎祗承　上令曰狼居胥山漠臣曾者定臣敢不
敬對揚　天子之休命

鄗之野 逆子[illegible]就縛恭擬鄗之野第二十三

鄗之野獲遺孽誰知得乳虎無煩入虎穴　天威

赫濯如雷如霆蝸舍蟻垤咸震驚蠕蠕蝡動焉能
伸迸子就縛歸於京神武不殺昭　皇仁

窮冦盡（噶爾丹窮蹙伏誅恭撰窮冦盡第二十四）

窮冦盡歸途斷天綱恢恢何處遁萬里邊庭菁芽
宿莽無遠弗屆播昭　神武風驅電掃草號木怒
捐其肢體焚其宇肝腦敢污　聖人土

凱歌旋（奏凱歸　朝自諸王以至羣臣請上　尊號者三固辭不受恭擬凱歌旋第二十五）

凱歌旋聲沸騰上徹九霄雲武功既咸追軒躡昊
盈廷稽首請上　尊號前者增光後者耀表奏三
上辭愈堅允恭克讓同堯天

諏時日（分遣廷臣行祭告禮告成功也并　頒詔中外恩赦有加恭撰諏時日第二十六）

諏時日肅明禋　帝功告成猶翕河及喬嶽分遣
懷柔百神是若　恩光沛雨露新巽風降清典刑
四海一時春黃童白叟欣相告海澨山陬　詔書
到

錫彤弓（封大將軍費揚古公爵并賞有功武臣各有差恭撰錫彤弓第二十七）

錫彤弓爵上公秬鬯一卣酬勳庸虎拜稽首曰惟
天子功枕戈寢甲衝矢冒石亦師武臣力賚賞有
差恩寵無極師武臣拜稽首曰惟　天子德

泮獻功（勒石太學以紀功德恭撰泮獻功第二十八）

在泮獻功昔聞辟雍惟修文德匪懋武功濟濟多
士于邁式從敦詩說禮火被　皇風焚其島穴殲
厥渠光以獻於　京以告瞽宗貞珉用勒　令聞
無窮

揚武烈（命詞臣纂輯北平方畧書成宣布萬方恭撰揚武烈第二十九）

赫斯怒著威德肆靖之功原宥密　一人智勇具
天錫龍韜豹略應機出指揮如意神難測敵望風
披流電疾螭均侍從欣簪筆纂輯　睿謀紡石室
宣揚武烈布萬國

擊壤歌（武功既成車書一統八表咸慶昇平恭撰擊壤歌第三十）

維茲沙漠昔號遐荒今則嚮　化咸歸職方六合
內外來享來王戈鋋之氣化日月光雨階舞干羽
簫韶來鳳凰　帝廷自有卿雲章臣效擊壤歌時
康於萬斯年　聖澤長

北墅山人詩卷八終

北黟山人詩卷九

新安吳　苑鱗潭

銷夏集

六月劇暑入秋彌熾偶讀方司徒適園雜詠凡園中所有各系以五言絕句余自請假侍養歸梅莊屈指將四載矣昔董子下帷不窺園中今余鍵户不窺園外惟玆花草禽魚正自關情不淺目之所觸各成一詩非敢效顰司徒蓋聊以銷永日云耳

娑羅花

種自安西道何年中土植歲穰花一開非徒愛顏色

紅豆

火齊千百顆燦燦懸高柯亂山以賭酒虞山以記歌

古柏

黛色欲參天霜皮常溜雨此即錦官城何須說新甫

老桂

山頭吹古香團桂開無盡露白月明中小山想招隱

梅花

莊以梅得名梅爲莊獨有一樹一放翁曉風詩百首

海冬青

狀類萬年枝芳香聞九里非航海嶠來長青那能爾

虞美人

美人顏如花何獨冠虞兮臨風猶楚舞碧血不成泥

栗樹

柴桑有栗里吾栗亦成林嘉栗薦嘉客冀得報赤心

當歸

呼童刈小草爲我種當歸長得傍壽萱何物比芳菲

六月菊

籬花有佳色爲節近重陽如何暑正熾堦前也自黃

白頭翁

鳥名白頭翁相嘲亦不惡何事張輔吳便嗔諸葛恪

桐花鳳

么鳳翩翩至正當桐始華縱非鸑與鷟毛羽自堪誇

方竹

竹質本來圓勁節直以方不愧號君子我因植山房

合歡樹

葉槲如鱗次花縷類絲攢朝舒暮還捲溪頭看合歡

牡丹

富貴世皆愛昔人稱牡丹未能遽免俗聊作浮雲看

梧桐

亭亭百尺桐未沾疎雨滴汲將谿水來手把松毛滌

紫蘭

蘭爲王者香幽谷色不渝同岑有紫芝芳顏應獨殊

乳柑

唐典遺近臣黃羅包乳柑齋中任飽啖野人在江南

紫藤

紫藤長百尺纔移丈有餘亦自緣喬木花繁照綺疏

迎春花

臘月正寒沍羣芳總未榮淑氣本無私爾獨解逢迎

白松

貞松吾郡少亂山表獨立既負霜雪姿自有煙雲浥

仙都花

根自仙都峰因以名其花三年纔一放芳馥遍鄰家

辛夷

先生柳巳長女郎花又開唐人謂辛夷爲女郎花爲憶輞川塢誰爲裴秀才

碧桃

繽紛谿上桃碧色同天水灼灼枝上紅不堪夫人

娉

鴛鴦

鴛鴦只兩雙日在谿中流谿流無拘束一任爾沉浮

秋牡丹

秋風正搖落獨自挺芳菲苟得山中趣翻嫌臺閣非

雁來紅

秋色何時好關山萬里風一聲天外雁吹得草全紅

溪魚

惠莊遊濠梁觀魚知魚樂亂潭千萬頭撥刺聽嗢噱

菖蒲

青青石菖蒲採自流雲澗只充盆中景不受神仙嫂

白鷴

素質間文采黃山來白鷴倘得開籠日還能認舊山

錦雞

爾為何處禽應是錦江產錦江濯羽毛光明奪人眼

荷花

沿澗芳蘂衣兩過倍幽爽涼風坐磐石瀉珠聽清響

杜鵑花

蜀花與蜀鳥杜鵑名姓同疑因泣望帝血染枝頭紅

子規

夏來春自去何事勞卿啼啼時同布穀解組好扶犁

茉莉

素馨粵中花晚粧增嫵媚我久絜沾泥幽香任撲鼻

郁李

吾堂名棣華植爾以實之戴荆有枯日棣華無已時

珍珠蘭

編珠還鏤翠乃亦冒稱蘭臭味非有別畏日蔭檀欒

芭蕉

王維舊雪圖畢竟無所取我愛綠天庵清陰失炎午

木芙蓉

徒有拒霜名而無拒霜質朝白暮微紅秋江助蕭瑟

草決明

兩耳已成聾雙目未全暗多擷決明子廢聽尚能瞰

棗樹

當夏花纂纂經秋子纍纍西鄰一任撲切莫折椏枝

金鯽

清池蓄金魚戲藻覓芳餌風定落梅花唫喁吞復棄

木瓜

投則瓊瑤報不若樹墻東採摘堆盤裏佛手將無同

山鵲

尾長頰家鵲光采詎相如料同文豹霧深山久隱居

咧咧

春秋載鵩鴞紀異書來巢長苦此物聒積雪更朝嘲

秋葵

朝光即東向暮靄便西沈託根雖野圃難忘捧日心

黃鶯

性畏解吳歈閑頻聽鶯歌交織柳絲裏好音一何多

百舌

有口尚三緘爾胡百其舌求羊無佞人過時聲頓絕

吉祥草

吉祥人自致於草復何知虛室多生白且植爾東籬

雪紅

絳衣衆姝子住在瑤華宮誰謂冱寒時不與豔陽同

北墅山人詩卷九 終

北黟山人詩卷十

新安吳　苑鱗潭

聯句集

仙都花

花移自黃山仙都峰下植養親園三載頂結綠苞今年暮春始花香色幽妍莫知其名余即名爲仙都花或曰此山瑞花也數年一開則山中有祥異云同汪子栗亭于鼎文治季弟綺園兒贍泰贍淇坐水亭咏之蓋不欲終閟人間耳

白榆種天庭丹桂飄月殿靈根仙都來異卉小園見（鱗潭）初將古度疑孰作牽牛盻（綺園）今春月離畢連朝礎多潤蘼蕪煙際深芳非雨中亂（文治）枝柯任孤撑蓓蕾復誰問乍泛湖山縴暫見雲錦爛（贍淇）結石液成胎借樹陰爲幔（于鼎）三載養綠肥一夕驚紅綻（綺園）晴雪逼英蕤雛鶯弄花信（栗亭）讓花葉故垂含蕊苞爭獻翠房羅八九絳趺坐累寸（贍泰）紛攢紅紛敉閒插青銅片（鱗潭）駢合仰如盂環生園若暈（綺園）萼結九鳳苞英類聯珠串（鱗潭）膩穿遜凝脂豔不煩加絢（贍淇）常懸髻頂高宛似總角丱（綺園）裔雲看擘絮霤雨

疑掠髻（栗亭）形殊詹蔔清艷映佛桑嫩（贍泰）羞稱視比妝敢擬顏如蕣（于鼎）昔傍娑羅開不許優曇援（鱗潭）修修條頗球霏霏香不斷穠華破岑寂（贍泰）氤氳媚宵旦含露氣偏清經句色彌倩（綺園）沸池魚吹沫逗翳鳥先瞬（栗亭）蜂游欒新如蝶舞驚覿面（鱗潭）縱易工圖繪終難寫風韻（文治）時護吉祥雲堪橫筆墨陣（栗亭）奇文且共賞天葩忍獨玩閒徑掃苔痕（綺園）尋芳來酒伴恍與衆香遇還羨比鄰近祇堪到親知詎可口舌論（文治）山僧亦愕眙座客頻繾綣仙窟或多開（贍泰）人寰疇見慣種應黃帝留名漏青皇選（贍淇）沐浴多日月孤高飽霜霰（于鼎）山靈久撝呵木客敢媟嫚遙想翠微邊（贍淇）時飄紅雨瓣倘非講臺墜會自天女散（文治）誤游少劉晨臥茵容許瑾（栗亭）丹棘名忘憂青棠號蠲忿（于鼎）但日對靈華何勞出塵坌（贍淇）數榮恥闔靡韜光樂肥遁（贍泰）根雖植軒墀夢不忘槃澗若纂名花史定列仙吏傳（于鼎）嘉名敢輕錫奇峰聊借讚釋增爾雅箋品擴本草卷（鱗潭）開同瑞鳳儀現比祥麟僅逸韻發孤妍高標振千仞（栗亭）願同集爲裳芳馨佩教徧（于鼎）

徠公

黃山有白猿一不知年歲人呼爲猿公近
罕有見者余與于鼎及兒瞻淇於皮蓬卒
遇之前導一小獨騰趠如飛次二青者若
輔相然舉止端莊最後猿公長鬚人立脩
然道貌徐徐擇石臨崖而坐相對移時若
良友驟覩忘爲猿矣因踞石聯吟以贈其
歸

山中老猿公識面何乃晚(鱗潭)服食朝霞餐採摘松
果偃蛟潔頗勝雪(于鼎)雅度當過軀前導殊輕趫(瞻淇)
兩衛類推輓掀髯遵修林(鱗潭)藉卉坐高巘嘀(音的)嗅

其若言睚瞡以眩眼揖之曰雪公(瞻淇)誰與宅山館
天都慣嘯歌(于鼎)湯泉肆渠盥晤對山史誇攀援人
跡罕(鱗潭)得無覯軒轅(瞻淇)曾已識曹阮引氣繁露知
(于鼎)徵壽抱朴纂(瞻淇)沐冠焉敢謔發爽固其産(于鼎○山海經發爽之山多白猿)
仙乎歷歲年隱矣將肥遁(鱗潭)

山樂鳥

山深靜太古(栗亭)凡鳥且寂寥頻伽振羽翰(鱗潭)仙都
鳴清遼翩翾侶什伯(于鼎)歌答應象箾(瞻泰)反舌聽屢
變囀鶯閒轉嬌(瞻淇)言非鸚鵡似管叶鳳凰調(栗亭)按
宮宮以清(瞻泰)變徵徵非遻氣和同擾醳(鱗潭)音緩鄗
啁噍(于鼎)仙種下軒臺(瞻泰)樂律配虞韶(瞻淇)八音具在
汝聯吟聊成謠(鱗潭)

丁丑穀日家園紀事

請假後之四年穀日得曾孫書禾同季弟
綺園迎我太夫人內集養親園命子姪諸
孫各賦七言二句不能詩者強之作小兒
囈語獨三弟劬宜客廣陵不與因遙寄此
詩俾續末韵成篇用紀一時之盛並感先
緒云

羣芳分妍繞壽萱(鱗潭)迎春五代板輿邊(綺園)命之曰

禾繡佛前(瞻泰)文袂老福婆娑傳(瞻洛)慈竹颺風舞檀
欒(瞻淇)古梅孫枝蟠厥根(瞻澳)烏護新雛噪張筵(瞻麓)雪
融春暉萊綵鮮(瞻原)充閭曲奏白華篇(揆)歲朝飲少
浴兒先(贊鴻)八十高堂賜養年(鱗潭)橘花松果此小園
(綺園)自慚阿大鶴添孫(瞻泰)負米寒葵供朝餐(瞻洛)勿忘
虀鹽共艱難(瞻淇)實資調鼎看握蘭(瞻澳)庭園授簡咏
斯干(瞻麓)謝郎撒鹽怯蹣跚(瞻原)錯寫弄麞詎偶然(揆)
傳杯花下歡慈顔(贊鴻)湯餅嘉會少阿荃晬盤觴母
歸柴門(宜鈁)

娑羅花

小園踞潛虬山濱豐樂溪有樹曰娑羅青芊王百穀因以顏其園樹古不知年相傳來自西域虯螺拏攫蔭映數畝五七歲一花花類觚爵繽紛如雪芬馥數里秋冬結實如紅豆安丘曹實菴使君及余師潘稼堂先生皆有歌余少時籍卉彌日摩抄不忍去宦遊長安十四年遂與契濶歸省四年方覩作花盛如疇昔爰集汪氏兄弟栗亭于鼎文治王子名友季弟綺園飛觴半月爲尋花之盟兒瞻泰瞻淇亦列坐末拈毫聯句得如于韻昔浣花卜築堂傳四松栗里編籬門惟五柳對茲嘉植竊欣慕焉

月中有嘉樹娑羅世傳說（栗亭）誰向清虛府移來山水窟蒼然萬卉中（于鼎）卓爾于尋屹過影一谿陰盤空片雲拂（文治）仙骨本珊珊遊人稱咄咄（名友）問年曰宋初覽古疑唐末安西狀始傳（鱗潭）淮陰碑更悉終古蒼翠貯閒歲菁英發種巳異風土（綺園）報之以肥腯視葉月早遲知花歲閒歇東榮東菑稑（瞻泰）西茂西疇菀滿樹盡華滋四野占墉櫛（瞻淇）家園春每深京雒夢嘗趨歸省巳頻年花繁見今日遂莫鄰家醞遠聽故人歟（鱗潭）乍疑香結蓋旋驚玉霏屑（于鼎）淡質却繁華清芬獨蓬勃五出分大小一莖備奇譎（名友）削縷細穿絲琢瓣紛散帀驪珠韞素苞火齊胎朱髮（栗亭）芬迥異薝蔔品應類優鉢鬚黃正堪數萼綠復難別觚爵象徽肖（瞻淇）丹青色難纈蕊綴蚌珠光實蘊猩紅血正色稟五方（瞻泰）異狀非一切傾向似朝宗拱衛多磬折窈窕嫌粉妝（綺園）清疎其風骨繽紛落英重（鱗潭）喧騰午蜂沸錦茵羨溫軟晴雷訝轟烈（文治）凡英盡披靡群卉任轇轕（名友）獨以芝蘭氣長保風霜節（于鼎）行旅芳襲衣童穉手爭擷帶雨香

一園隨風颺九逵英綴何累累（瞻泰）萬片烏玉玦實綻何離離（瞻淇）百斛紅靺鞨以杭風朱離憶蔭喝清樾（名友）信矣交相讓佳哉蔥以鬱（文治）此地昔開社名流競投轄（于鼎）潘王名最馳鄒枝實堪匹壺觴日不虛詩卷動盈帙勝事惜久湮（綺園）高會欣重列老樹依舊新流風幾曾絕（于鼎）樓虛玉斛攢席靜麝飄忽繁枝高入雲輕陰影印月（栗亭）願藉郢中詞表此塵外質（鱗潭）形似懼非倫比擬類唐突（栗亭）秋實苞巳孕春莖起還茁（瞻淇）欲盡闡幽奇常須給筆札（名友）茲席請從今年年樹根設（文治）

附 潘稼堂先生娑羅樹歌

娑羅本自天竺樹託根鹿苑金仙家移來震旦不可得凡土未易滋靈芽安西表箋漫稱述北海碑筆徒矜誇不知何人致此本遠發葱嶺踰龍沙博諏福地特栽此潛虯山谿清且嘉到今閱歷幾人代神斤鬼斧不敢加蟠根十畝絡地肺聳翠千尋停日車古幹崛立鐵黯淡樛枝反走龍盤拏三月四月始抽葉五年十年一作花簇如銀盤堆火齊爛若天半開朝霞三霄天女下結鬘百里蜂王來放衙落英層層鋪綺褥結

實顆顆排丹砂主人爲園傍此樹直拔翠握垂簷牙沐餐清芬長道味醞釀秀色蒸天葩我來坐臥五晝夜搴芳吸翠良已賒畫圖妙筆想三絶吟詩敏手慚八叉泰岱秦松化朽梓嵩山漢栢爲枯槎何如此樹年壽永刦火不到罡風遮更祝天龍勿靳惜分移多本傳中華八方普蔭不偏缺香風逸韻流無涯

前題　曹貞吉

我聞舍衛布金地寶欄祇樹森成行蔚然圓蓋陰十畝枝枝葉葉常相當老佛口吐青蓮生其下作禮圍繞是人非人寧可量蠻君鬼伯以億數頭如黿鼉身堵墻莊嚴淨土世鮮匹何時移種三天鄣無亦霏微等月桂天風飄送江南鄉輪囷離奇挺十丈霜皮黛色殊昂藏糾纏枝幹走風雨東西榮瘁占饑穰香參鼻觀類薝蔔辨英紫白爭飛揚顆顆子落紅靺鞨珊瑚擊碎石家堂遊女拾取茜裙裏蘭房戲賭金釵雙我來不見花開落但見綠陰匝地流清光掃地布席偃深幄徵文考獻防遺忘斷碑剝蝕李北海摭金屈玉懸星芒高文典冊氣蒼古豈矜月露風

雲章開元人物信卓犖何爲一放同三湘好事當年盛吳下虞山宗伯名其莊記曲娘子亦瀟灑紅豆不打雙鴛鴦舞衫歌扇墨痕滿酒闌人散烏啼霜祇今荒煙多草不可識美人名士皆銷亡吾徒相聚劇石火江河千古終茫茫汪子搖筆强余和未聞龍文鼎可扛長空無雲夏大熱鑊湯思避謀非臧安得解衣盤礴臥樹底交柯接葉生微凉

雪公黃海園山花詠

洞谷天地闊鳴木人間鮮已公枕算清(鱔潭)頡師筆

臺遺前身飽煙霞寫照花幻誕于鼎聊洒安期花掌
效新野萷名未神農編栗亭種是軒皇産稽含狀失
工劍宜黄荃面應硯旌節挺撐霄綺園○老藤上作花行行如旌節色淺碧瓔珞
垂張幰瓔珞花色黄碧清香有垂柳之態菰蔣中拍鵝鵝毛花藤屬葉似菰蔣花顏鵝兒織毫畢備
綺環內吐蘭曉春○紫綺玉環草花也如蘭吐出綴絲玉揺鈴玉鈴花木本白花串串如鈴
覆杯金鏤椀覆杯花攢生葉屈空中下垂如鏤竹絲朱而成菡萏木來香曉淇○木蓮高柯尺
圓在慈光寺中四五月開山中無二本金粟春杪泫春桂五出三月開一莖一葉妍石蘭
一莖一葉一花色紫生苔壁上八朵八仙隱八仙花木本八朵相綴而出纇櫻顆瑣瑣鱗潭
○山櫻木本竹葉如含桃疑桃賁纂纂賁桃似桃趺先蕚掠鬢碧股釵碧股草花似釵
紫蝋雕鬟粉劒宜○檀蝋似蝋梅一苞四五朵[illegible]醉春舞嬋娟醉春色微紅疊雪
沪偏反臺雪花如剪雪中含一壺蘆海屬海市開于鼎雲錦雲峰引海嶠
花彷彿睡香差大紅色深淺相錯鋪海時爛然如錦參髿拖魚鬚綺園旖旎放柳眼誰
喚七七來曉春繪成六六欵或柔枝而脩鱗潭糅瘦辮
以扁水晶徑寸懸曉淇珊瑚盤尺綰頳靚含嚲嬌栗亭
淡白愛輕淺翻堦紅藥猜于鼎采香粉蝶涵植圖纛
驗疑鱗潭步障季倫報揺筆驚巨然綺園寫生過嬾瓚
貌詎趙昌圖劍宜色豈徐熙本縱有花師神應避畫
師遠曉春渲染鵝谿長狡獪鬼工短于鼎角徐北熙創
標名綿津顒鱗潭箋疏補國風嗜咏嗌[illegible]衆測
盛帶圍羅虬增錫典曉淇圃史孰頡頏[illegible]璉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六册目次

弗告堂集二十六卷

〔明〕于若瀛撰

明萬曆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帶告堂集序

詩與文雖同出于性靈然其派既分其源亦別文之道實而詩之道虛實者主于植事陳辭明白曉暢讀之使人快心爽目而自得其意于言之中虛者必其沉思極[illegible]鎮絕清遠讀之使人旁皇恍惚而深求其旨于言之外自詩教湮而世之以文爲[illegible]者多矣吾友于文若于文無所不工而[illegible]以文爲詩其詩泠然超然不襲世人半語而情景宛至非跡象可尋凡所爲述懷喻志惜別傷離登山臨水弔古懷人或然或愉或寫或寄無不匠心盡態若遠若近若露若藏若在筆端若不在筆端蓋真得風人之神而近世詩人所苦心力索而不能得者文若直從容出之此何可於塵壒烟火中論其才品也文若自郎曹觀察入列

九卿遽引疾歸里居五六歲乃復、召起尚璽陪京江左人士望文若下風不啻三謝菁華二陸文藻而薦紳大夫覩文若庶幾紫芝眉宇名利都書文若亦蕭然物外若忘其身之尚氣纓冕而跡之尚在風塵其人如此宜其右此詩矣始文若南來時登金焦遊虎丘直抵錢塘窮西湖天竺諸勝逗休寧白門以次留覽下朝[illegible]遺跡故集中詩較他時差多而膾炙人尤甚茫茫宇宙同此山川而文若善狀之以爲助同此宦遊而文若善借之以爲遣故是超絕未與文若同官白門文若所登臨皆未習遊顧無一言之發于文若人之才情豈不相遠故因兹詩行書數語以志愧詩稱帶告堂則文若所爲考槃意也夫文若之獨樂而不以告人者乃不在于詩而

詩足以觀矣

年弟福唐葉向高拜書

弗告堂集題辭

千文若先生刻其弗告堂集成一日謂王子盍為我評而叙之不佞於此道染指甚淺夫安足辱公命雖然隋珠和璧見者珍之何於具眼蓋不佞於公神交有年而其得承謦欬則自今日始往從交游中獲公片牘輒用什襲然流支耳而其淂睹全海汪洋浩淼令人神揺而目不瞬也亦自今

日始公聰頴超詣雅善名理雖紆組綰綬

宰官相然時有濠濮間想鍵户焚香於法得大自在又貫其餘力流覽百代墳索而降以逮漢魏晋唐諸名家罔不截其雋而咀其華以故溢而為文率能發其心之所欲然而應其機之所不得不然如天際流雲舒卷自得斯不亦稱文陣之雄師修藝林之瓌寶乎抑公著作甚富文尚秘不

傳姑評其詩樂府情貌逼古選體固枚叔
匹也顏謝而下可置弗道歌行雄渾宕逸
高常侍岑嘉州之流乎近體清曠秀倩出
入開元大曆之間絶句神境符合語語會
心非李青蓮王少伯未易輕擬也今天下
治詞賦者輒比能詩自命然望貌則合稽
情則離功劣於效顰而致乏於遂響以公
詩方之霄淵懸矣公為人爽朗英邁具經

世材茲官南符臺幾十年所矣符臺局故
閒公夷猶其間益得指點江山以竟不朽
之業無怪乎藻思隹句若斯之驚人也嗟
乎以公不朽之業不使之彪於
朝宁而藏於名山世當有任其責者不佞
第取公名山之藏梲與湯誦之若此

西京王圖則之甫撰并書

弗告堂集序

齊魯於文學固其天性然言詩杏壇曾非
比肩獨賜也以琢磨悟商也以繪悟茲得
見解焉要乎化境尚隔一塵蓋趣覽若斯
之難也夫詩自三百篇而後四聲出矣擬
議變化作者辟易不謂當吾世而得之婁
若于公也公抗心希古虛恬朗潤自癸春
成進士輒請急養其母謝太安今時時戲

綵衣婆娑乎丘壑魚鳥間不知有人間世
者十年所矣比出而為司馬郎尋衡文閩
中秉憲中州轍迹所經凡名山勝水公無
不恣覽載筆焉翩翩乎大雅君子哉先是
歲乙未余從濟上覲公駐賞二酉中拾瑱
玗不欲去既而辛丑再遇公白下侍芳遊
且久而余乃有以窺公之深也公衷瑩如
琪情淨鏡舉如飛霞居如凝水日作天際

真人想以故蜉蝣宇宙於性靡所不適而其稱詩也似之大都陶鑄彭澤而復標王孟諸門之勝以為佐讀之則白鷺浴濤青鳳振藻何曠逸也聽之則哀玉送聲鸞笙棲嚮何清越也按之則江摝洗兩澗竹飄雲何淹遠也極之則游龍千狀尼珠五色倏乎忽乎又何繽紛靡際也譬之六通開士隨物徵心因聲成籟幻無為有妝華返真而玄致備矣其剪紅刻翠彫章繪句家未嘗不自矜色澤倘索西子于靚粧探玄珠于罔象公直以此奴隸之耳夫詩道性情原本大素而詣極于化公素心快語自悟中得之篇章方富而縣解若是日新變化殆不可為倪假從尼父而言詩超乘絕塵諸子于膛乎後矣余不知詩而嘗漫為詩公業兩題之今以片語報公命亦聊以寓清風

朗月之懷而非所以盡公詩也且公負蓋代才亦自不以詩盡也生平不焚和不伐枚淵愉自得夫弗以告人然而名起日月之際排雲御風可以五色丈為石精天者異日文章功業當與衆霽光昂峙天壤世毋以閒鷗野鶴堇堇求公於衆之內也

萬曆癸卯歲在昭陽單閼之次浙東鄭汝璧邦章甫譔

弗告堂集序

夫詩以微言通諷諭以溫柔敦厚為教不通于微不底于溫厚不可以言詩古十五國風而魯詩者獨參周殷而列於頌蓋齊魯嫻文學而周孔之風教其漸被者所從來矣明興作者如邊廷實殷近夫李伯承馮汝言李于麟輩先後鵲起家有其書以古若彼以今若此其烜奕也以觀念東

公詎不信然公英名楙宦為士品規跡其迴翔中外餘二十年淹抑之歎略無于其履者顧日與白足赤髭之侶牢騷歷落之士提唱宗風揚㩁雅道經史之外茗椀罏熏法書名畫位置雅潔入其室者蕭然如覩雲林海岳之風蓋公標格令上天宇清真雍容攄和聲華自遠故其詩不激而高不[illegible]而亡[illegible]永藏于溫醇纖穠寓之雅澹

所稱治世之音者非耶昔李白有詩人之材而無其識杜甫有詩人之識而無其度故言非世法動迕于時轗近世家相淩轢斌斌盛矣乃多剽以畔經詰曲而寡遙者往往有之公刊抉浮華獨妙閑曠其原本山川極命艸木者既與邊李諸公相為行而升歌廟堂和情理俗尤足與奚斯史克相終始然則少昊之墟豢羽之野終不[illegible]

於卭鄘曹衛者非界俗重公公誠足重象也已余負痾屏跡鯨門觀文知公所詣無遜大雅輙錄若干首用彙矜式夫世有心賞之士知言之𫍢剛中和節度流競者將於是在其必讚歎愉悅犁然自解又何藉於余言

萬曆癸卯夏友弟焦竑敬書

于文若先生弗告堂集序

昔陸恭仲負人倫鑒因作較論品格篇當時以許郭推之旨扎其題士之不可無品也夫何鍾記室作詩品而不較其人遂使蕙茅襍糅鏞瓦同宣惜矣余今讀于文若先生詩始知先生詩品扎益未讀先生詩而灼知先生士品矣先生海岱間人古有以清士稱者惜無詩也近世有以詩雄白

雪者人亦有品則俱稜且棘耳文若先生詩諸體各具遠不盡泥古近不必泥今而自出新裁然皆有獨造之語又皆有超然之致如以其品可謂高矣可謂逸矣先生風儀容觀清清冷冷翛在霞外登籍幾二十年甫得尚璽留都其門如水其心如寄常自稱龍山烟客而題其堂曰弗告身雖紆紱簪纓而漱石枕流夢魂故在此其品又當何如固知先生詩品原本于此則真海岱清士何媿于考槃詩人耶先生于吾黨士靡不交而不浮不濫此亦非徒品詩而甚歆品人也先生工書有晉人法工畫有元人手神頗用以自娛耳不輕為人作也王逸少工書乃掩其經濟而徒以書名諸葛孔明工畫乃以畫痒王業終而掩其畫玉柳先生浣花老叟工于詩矣而英雄

之氣民社之思時一露焉先生得無類是耶蓋必知先生士品而方可品先生詩矣

萬曆癸卯初夏歙邑謝陛撰

弗告堂集卷一

古樂府

四言古詩

弗告堂集卷二

五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三

五言古詩

弗告堂集卷四

五言古詩

弗告堂集卷五

七言古詩

弗告堂集卷六

七言古詩

弗告堂集卷七

五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八

五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九

五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十

七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十一

七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十二

七言律詩

順義縣聞虜退志喜　　制臺蹇師邀登檀州城樓

三河縣

甲午秋與胥無扃飲潞水上甚歡別去十年餘矣茲過遵化境不及過訪寄懷一首

玉田縣憶盤山　　憩白龍江

晩投實坻遇雪　　武清吊許静峯

雪行憶同寺諸丈　　初度自酌

夜發三河望盤山不見　　初度

武清道中

弗告堂集卷十三

七言律

一東　　二冬

三江　　四支

五微　　六魚

七虞　　八齊

九佳　　十灰

十一真　　十二文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刪　　十六先

十七蕭　　十八肴

十九豪　　二十歌

二十一麻　　二十二陽

二十三庚　　二十四青

二十五蒸　　二十六尤

二十七侵　　二十八覃

二十九鹽　　三十咸

弗告堂集卷十四

七言律詩

弗告堂集卷十五

五言排律

五言長篇

弗告堂集卷十六

七言排律

七言長篇

弗告堂集卷十七

五言絶句

七言絕句

弗告堂集卷十九

六言

弗告堂集卷二十

序

弗告堂集卷二十一

序

弗告堂集卷二十二

序

題辭

弗告堂集卷二十三

記

碑

弗告堂集卷二十四

銘

行狀

墓碑

弗告堂集卷二十五

弗告堂集卷二十六

祭文

古樂府

子夜四時歌十二首

春露綴林英糯蒂沾芳潤共懽寧其華只恐華落盡
羅綺艶春叢春叢蕩遊冶為冠同心郎玉釵墮其下
碧紗繡月流初花爛顏色逢春獨無情于此閨中織
炎雲四天起輕衣苦不涼何時過九夏日日靚紅妝
憶昔別郎時遺我合懽扇揮之清風發彷彿與郎面
輕汗染黃額盛暑香紅袖薄帷為誰展孤枕不能欹
熠燿中夜流白露結如玉酌酒郎未歸調絃不成曲

獨夕坐空帷星河低入戶知郎怯峭寒束燭理白素
共懽弄春華一別難復接不意綴條英忍見辭條葉
三冬苦別離歲莫還復爾我意如堅冰君情似流水
素雪積廣路衝寒恐郎覓不畏路上雪寧慮雪中跡
願郎結同心無媿松與柏冬林已盡脫蒼蒼幾曾易

烏生 擬古辭

烏生八九子交坐秦氏桂樹巔喈喈我秦氏有輕薄少年手撚
金僕姑仰面笑鳴絃出入烏東西喈我一發即飲羽烏身烏
死魂魄飛上青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高巖窮谷間喈我人
民安知烏孔處長林豐草中安從適丈犀乃在遊隙義渠中
羅者尚復得魚鉤之喈我蛟龍居神泉極深淵勇士尚復得
屠殛之翡翠乃知恐隨高巢中後宮尚得取以飾其雛喈我
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計脩短

雉子斑

黃鵠笑雉子爾飛不踰丈壠而止我一翥能千里垂天之雲
吾銜爾雉子語黃鵠天衢豈不遙我適在山麓母以千里飛
嗟我麥壠宿

善哉行

來日未過聚散何如今日相樂對酒當歌百歲之期疾如欻
轉短歌淒清哀絃難續翔陽既匿朗月繼之飛羽無方及我

歡時促膝交懽破顏為笑獨醒伊誰悲涼可悼慊慊自約嗟
以遺之王喬八公卓哉我師

秋胡行

好醜靡恒達者易為聲好醜靡恒達者易為聲鍾離雖賢悅
色者嗤齊瑟徒工好竽者輕響美惡總屬于盲歌以言之
達者易為聲
滄溟可涉宦海未易航滄溟可涉宦海未易航火花達光炎
而見傷山雞舞鏡疲而自亡周周之微銜羽智哉歌以言之
宦海未易航
蕭艾摧霜松柏不易榮蕭艾摧霜松柏不易榮一馬一牛勞

樓胡纓一極一已敎俗自矜寵祿相遇鄙爾達迎歌以言之

松栢不易榮

摩抄可捐百歲未為長塵塊可捐百歲未為長道逢偓佺寸毛飛行手持松子實小而香遺之不服自貽伊傷歌以言之

百歲未為長

猛虎行

亮節不易今泉守禮必趨曲木曲木亦有陰志士固貞獨尿鴛傍紛雜理笑杭逆蹋肸放隨風脩長吟振溪谷朝挍野雀巢莫顧孫虎窟嗟我特日邁白首一何遲人生有根軌胡為[illegible]

[illegible]

東城[illegible]女年年兩相謂誰家女兒蕩向人單衫杏子[illegible]黃錦襦翠袖欄十光女兒年幾[illegible]東風入林花落多紅顏可憐奈老何

[illegible]

[illegible]馭駃[illegible]夜起伏聲切切陰森響斷[illegible]寒雲屯[illegible]燒薄邊城顏苦思歸夕何時罷遠征

折楊柳

依依河畔柳攀折及春晴舊度江陵曲新裁洛下聲落花攪飛鶯密葉隱啼鶯不盡幽閨思無窮蕩子情

梅花落

春砌梅紛落飄零不可留春花拂轉袖悵望生離憂逐溜光縈岸因風香入樓為惜寒芳歇垂簾不上鈎

紫騮馬

假騎一何雄長嘶朔漠風骨寒秋水立汗濕桃花紅淚落傷千里塵飛暗九嵕横行殊未已羞羈槽櫪中

關山月

朝望白登道夜臨青海頭相思幾萬里新月曲如鈎低浸長河冷淒含桂影幽此夕閨中婦偏悲鴻鴈秋

胡姬年十五

花滿鬱金堂含嬌翡翠牀鬢雲裁髻綠勻靨染塗黃挾瑟衣生態當壚氣吐香何因停翠蓋價重為年芳

四言古詩

十一月十二日寧夏獻俘百官行慶賀禮三章

於赫聖神天篤有靈小醜構亂七德靡傾群帥贊威執俘于庭愷樂胥暢持而不盈

敵逆勦痒 帝心翼翼武功既赫大豫協曲昌雲四垂凝旒端玉爰娟先靈 王言宣告

狀禁舍爵燕喜斯豐邦祁在列惟夔惟龍雍雍上容肅肅下

風氷貞西維　皇靴攸同

嘉禾詩

㨂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匪德求靴然且未能況嘉
扎江夏劉公守兖郡踰年仁化孚洽境以內生嘉禾一莖
五穗農人歌之公不自居也余惟食其德不思詠其化風
斯滿矣乃爲吳生文仲繪圖綴以四言庸紀其瑞俾觀風
者采焉

元日祈穀啓蟄召耕得時之中嘉禾吐莢匪德至地靡格帝
庭異畝同穎協穗殊莖歸禾論語周郊魏京寢廟薦嘗簡竹
書禎踰千百年秖識嘉名倚與郡伯仁暘政清和氣致祥野

艸變萌維象之墟五穗數榮詎天之篤實化之成延光百本
晉武三生祥斯符矣異禩同靈

弗告堂集卷一終

弗告堂集卷二

五言古詩

雜詩十四首

皎月薄晨星歷歷西北顧低回思遠道秋風塗白露鶗鴂何
嘈嘈躑躅當道路浮雲蔽前旌為别一何遽攬衣而孤征脉
脉當誰訴

富貴世所趨翮鎩性難搏嗟彼原上烏紛紛市腐璞有時樓
牛領相嚇叱其㨾黃鵠乘厚風垂天恣悠邈廻飈蕩胸臆萬
里句號𤺌

芙蓉生九夏碧規冒清沉蘭蓓結幽芳不識九標李紅粉有

佳色白日無留晷秋霜一夜折㮰落不成子

勁栢不受霜兼金不畏冶脩短各一軀貴賤寧相假時順愚
者利勢違智斯下磬折繞指柔絜楹不為寡悠悠嶮巇途吾
道自堪把

椎鷄廢高林椎雌愛其子毛羽未及成為巢已三徙何慮挽
人目殺身在弓矢裁羽飾耳璫或以雜氍毹昔恐高巢墮三
徙安足恃營營自貽患嗟嘆何能已

遙望百尺樓迢迢當路邊暮作管絃場朝被風雨移紛紛李
吠士卑屈此追隨窺鼓孫與雄相詐無已時榮華安可藉忽
忽與世辭鵂鶹棲一睫青鳥巢三危物性自有適行矣其来

之

聖主愛精民推心置胸臆上者坐無為下者忘知識誰旅成
尊根愛戴化反側濡衣三千人胥渠報明德所以一杯羹亦
能淪其國

青青樅栝林愛封鬱且繁下以蔭黃路上以翳朝暾綏綏玄
丘尉棲與宅其門深繁以為罔起集旦復昏虞人為營域一
炬赤平原置羅既以施灌莽亦以燔騤瞿顧失歸窟穴培荒
墦爪攫郡樓跡華表唳高言越棘不逮張矯矯雲中翮

奇股從適風章亥亦飛跨逆風蝶其趾脩能安所假伶舞轉
琴曾尹御盡秋駕翱飛紛廣庭走坂迅流瀉所暨能自持固

入豈不化

扶南有乾翠嚶嚶吐佳言可憐自矜衆旦暮語高軒善惡罔
避匿便便侍主恩棄置僮僕手感激成禍究何如不斷舌漲
海自孤騫

芊溝非良鷄三歲能為株異鷄無敵應應之無完膚寧須塗
貍膏假以異頭顱必貍而自雄豈不忘故吾

蒙茸被裘公遺金不復顧垢氛恥避身曠達囊世務群雄裂
土疆醯酸蚋聚五月不知炎浮名安足慕嗟我皮相士相
追不及悟

吾愛齊涓子餌术毀其其天人秘元化符隱何淪冥三才非

臆識九儼鏡圓靈古之淂內學女忭取其精世塵開妙感杳
杳幽巖扃琴心曠千載音響誰與聆

林居俱紛雜哩哩觀物理悱然競群動逐逐辰行已火花溺
夜膏玄駒集還肺翟雄怯泥畢偷然惜其尾終日不能下高
栖多餓死

并州兒

遼海曠行役肅肅晨風吹哀哀海上吟云是并州兒昔我少
年時結客蕩遊嬉仰面落歸鴻俯躬搏游騏白日報私讎赤
丸弄中逵當之快所憤驕然如析枝道遼海三千里避役山邊
陲每當胡馬入奮身不敢私殺人如亂麻膏被秋草滋身輕

十餘戰風霜時切肌翔陽漸西湝遼水向東馳蕭條歲云晏
白首以為期

靈巖

紆迴轉透迤峻石爽嵐翠松枝隱古香草細露滋媚盧隧咽
寒流蕎崖起凉吹漸與塵块違悠然開福地稜殿敞諸天派
之林靈異甘露歡玉屑鐵衣冷金貴天花零坐進清磬度遊
致救心句物外虛境事夙志肆貪奇興拔反危靡憚至逢僧
披雲衲淵然動清思揭石坐竹裏焚蘭散巖際坐久入無生
因窺靜者意

詠物六首

白鵬

幽鳥備純質棲托遠人境耿介困馴押倚屏雲門靜養拙桂
憂蕙琪樹自溪屏無復取人憐淺碧傾沛影

鸚鵡

爽鼻未足羞言語娛人心羽翼乖虞羅踈跡三山岑竟日附
世意嬰嬰弄好音寧復逆盜者濯殺不可任惜哉五日舌悠
悠辭故林

玄鹿

皓質千年後黝然毛色殊形留二女鏡角列七星符野性不
可畜雲泉自怡愉騰倚豈跔促仙駕游天衢

蒼鼠

精魄肖人立跿跔何輕佼應氣紛紮集馮神以騰躍晝伏乃
其常而穴於寢廟國門厥咎彰燻灌罔能效嗟茲五伎窮袪
身踈實窖大廡既以捐神立不可到鼫鼠競其餘秖為鵷鶵
笑

衰柳

托根當達路白日臨杲杲旦暮風雨移柔條半枯槁戀戀西
山曦衰颯長安道宵露崇交垂歲月不可保嚴飈一夕折法
然傷悰抱

秀松

衰變青林色亭亭巖下松客葉紛翡翠條幹偃虬龍芃芃卑散
清響烟雨相溟濛悲涼貫時序森森振長風燕冀萎夏條穠
李敗春叢微茲傲霜枝誰與秀寒冬

張見衡授漢中推官除目下十日客死於燕邸以詩哭之

人生本如夢泡影寄浮生嗟爾何大促奄忽歸無形追憶十
日前除書下彤廷向我難途苦未語涕縱橫一子纔九歲病
母憂焊焊雲棧五千里決滐安可行詎意此心累展轉即幽
溟蕭條返素輀黯慘敝丹旌白日薄崦嵫誰樹倚閭情

慶都見蝗

往歷竟都往塵赤廣路酷日爍禾黍蒿旻湯雄颷介蟲蔽

蝝雪蠉蠉徧甍角根節殄茅茨寧止失爪粢三府驅何之噢
咻不可呼豈其刑法跪應是而天兩小黃逝不集廣陵化為
鮒鄙吳河南守鳳食多繆誤

別麻如水之輝縣道中書所見

朝發邶鄘城莫踰太行巔連巘冒微嵐側徑夾脩木丹柿燒
遠林霜葎挺茅屋激泉開水田活活連隈澳斷徑析派駛分
羽浴群鶩舍馬步環洲景落返巖昱其城瞑烟歇瞻眺眷彌
篤所惜同心遠停策思毿毿

晚出輝縣西邪步至蘇門遂泛百泉

步出其城門遙瞻其山嶠蒼翠棋衣鳥霜林絢晩燒久馳厭
途苦幽與便吟眺窮委徑森沈苯䔿翳巖突水氣漸近林源
響激幽篠遵渚達芳池曠昕豁襟抱石杙吐靈液圓紫散瑤
簌理舟蕩清漪俯身試垂釣鳧鷺狎近人翩翩拂短棹寒破
宿潭雲斷山銜返照譔譔林莽振萬壑起悲調㝬然落淡碧
疑是幽人廟

嘯臺

拂衣躡崇岡平臺抗脩㩳俛視百泉池池靜天在水雲物鮮
睛睥追憶穴居子鸞音振林末一絃桯棐几既捐肥遯名亦
枉隱淪士三載叩其端火光貫終始烟瞑萬山靜噴析此默
理

晚投淇縣逢魏生抱琴至與坐達曙惘焉言別

落景銜道峰流雲逆商吹俛首遵衛源于也胡而至追憶別
清源忽忽已時異相看恨易夕情淵忘夢寐恭我揮七絃絃
絃動秋思瀰瀰淇水淡湋湋楓林瘁攸愛重睽離分乖悼途
次愴子抱清音逢人勿輕試

驛馬嘆

栢鄉道中有馬疲死訊之驛馬也為之惜然傷馬作驛馬
嘆

孟冬苦行役殺氣飄烈颷流雲蔽栢鄉息轡循山隅霜雪結
衰艸有馬僵路衢骨立毛更長蹄穿筋已弩血從前髀下瀧

地交濂汚問之道傍兒未語長嘆吁云是驛亭馬疲老不任
驅朝走邢州道夕走趙州途日中盡其力繩索罔能逾一旦
斃艸野蚊蟲嘬其膚春風十二閑露床障綺裯不識川谷險
寧復筋骨枯束帛贖羸畜解紵衣汗駒哀我仁者心校莢佇
踟蹰

赴河上初發濟

客久被緇塵矯迹經故丘盛陽飭徒旅復爲達行遊踟蹰別
朋好徂兩喧鳴驂永嘆邁何梁泱漭火雲流雾渫濡裳衣僕
夫行逞邁室廬邈以夐還思結南樓軀微但慷慨濁浪亘天
浮息榮望故鄉道路徒懷憂

自濟至河途潦橫溢半車半舟越六日始達

戚戚辭郡郭首路踽踽振策瞻梁宋秣馬太齊暑淫霖敗
禾稼煉石亦何補晶晶迷平川前桂無適所野航滯柁機輪
濡不可舉徑荒林曲直村壓但埤塢良恢飛罷窟重爲炎蒸
苦側身望所居湖光蕩西濟胡爲乎孫征橫潦歎脩阻

曉渡河

盛暑恣行邁淩晨孫棹發漸聞南岸烟遶沒西曦月運天漲
新皆驚瀨立嵲嵲湿湿曲流駛炎飈亂短髮崩㟧梁疆域摧
蕩宋城闕壁焉安所投歌裂鄰子決精氏困築役岸沙忽出
沒髑物眩心目掀蓬益艸凝何以淪狂瀾濟川慚薄劣

題王育明雲耕館

出處佳匪易卜築無遐邇結綬馳林莽腰鎌混朝市昔子趨
青瑣為名孫芳軌傲睨厭緇塵幽意欲蓬累創基倚岑峭開
窓俯脩蘢谷實繞轍稀地偏侈碨礧疇知禾稼隝在白雲裏
積風放吟嘯蕭試耘耔于情寄淺弄腸寓寧徒爾予亦離
群性愛彼巢雲子淬夜醉繁臺盱衡隘泥滓鮮日動芊綿長
風起豐芑終附雲木緣與子抗高趾

哭劉邦彥

滑滑東逝波日下如轉轂日下能再旦波逝安可復尊中酒
不虛鳴琴在華屋白髮垂堂上即幽一何速握手固情結牽

衣眷彌篤皇皇祖大梁軫軫回遠目嗟茲路已岐新坟忽故
恭狐兎啼夕陰哀風號墓大宗翮挂劍心徒痛迴轅哭遊魂
不可招悲往濁河曲

杜孝卿以遊王屋山記示余且書中侈其遊勝賦此訊之

君胡獨眈拙而為抱拙子飄飄躡崇嶽探奇王屋裹坐弄鶴
臺雲俯瞰金蓮水真人伏毒龍幾許印遺趾謖謖軒轅松盤
結復何以神與運夜半星冠者誰氏靡靡侈茲遊蓄足欲偕
爾往憩陽臺宮丹荚叩玄肯林莽鬱嶄碞盈耽亂峰紫何日
振衣上高蹈抗塵軌

孝卿與余有遊天壇之約余至濟源則孝卿入晉十日矣

讀壁間記惘然有作

曠我棄世務緬邈幽遐期欝壹懷仙岑約彼西巖陲于也欣有遇嘉命諧在茲枝筴飲玉川文轂漸来追天壇障遠目烟霧杳天涯興言眷佳人日下林巻寀黯淡誦貽言聊以慰所思

遊王屋不果四首

束髮欽幽宅攬籍覲一遇冉冉仙壇雲結念在朝暮空基杳何許馬蹄紛廣路憮馬發永歎析花傷延佇

延佇復奚循跡疎不可留自我来梁園日日渴河頭靈境信有緣願阻應難周想像紫微宫芙蓉空翠流

空翠直天起絳闕聚群仙青松映㵎壑白石響巖泉投心勝罔致入腱情愈牽亂烟淡孤岫山竟悵周旋

周旋義莫卽理筴動往埃簿書苦相仍短髮促顏頹山靈阻神賞旅遊尚徘徊西風度濟水寄我白雲来

秋杪同程居左蕭漢頼吕渭陽遊松泉王孫北園遂別

離合本相雜佳會難常繭郊園結駟游迎眺秋林紫脩竹夾委徑長煙引寒水峭柏梃方池菌閣㐬隆坻絲管度廣庭飛羽溢芳醴起幽選佳蔭還坐藉林几歡暢宴有終頼陽匿西圯執手頹莫從平臺悵高軛踟躕松門下迅商起脩莚

既別松泉北園阻風不得渡河悵然有懷三丈

狂飈一夜發凄凄變園姿攬衣向北征一尊難重持舜棹艤黃流嶠濤奔群𣝕岸沙崩㵎灘陂岡欝嵾差急雨洛梁園咫尺杳天涯孤蓬擁終夕美人不可期忡㦖永悵結何以慰所思

周環溪先生往從萬兩溪司馬游于濟余出門下別去廿年矣茲不遠三千里来訪余鄴郡相見惘然于其歸也賦此送之

素絲附来藍入師信難遭質疑圖緯喟然公素驕授受發精義豈在近與遇道衍大江西待問竭空簃我既欣有遇執經愧家傜傾耳一高言如鏦得大牢一別異鄉縣廿年思欝陶

我寄漳水湄師来自江阜執手數脩阻感往重勞悸分皇挐離觴匹馬一何遼薄報義所黜情淵在久要慷慨歌此篇澤路魂已銷

既遊金山寺望江樓舍舟步至北固

白日下江皋滔滔亂波卷片帆鼓長風江樓已在眼秋舟校溪塢洲曲岸紆轉長松夾脩竹飛甍嵌銀𡽪逶迤躋巉石迢遞陟峻峴遠矚雜囂喧入郛一何紬貫舸塞京口市肆亦澒洞川梁幾跌復谿然一徑顯荻蒲綠城隅汚溪敍清淺峭峰擁孤刹攀寥乃忘倦枕江壓奔濤俯郭曠平衍秋風赤深林設設松葉展坐溟瞑焰歇禪關一燈檐漸于塵鞅違逃虛豈在

遠

燕子磯四首

結念在江皐夙駕出北門湖光蕩鍾阜關岫吐朝暾長林相
敲虧徑迂眛前邨首夏氣尚清獵獵麥浪翻去爾邁平衍脩
嶺亘重垣孫嶼抻江壖洪濤齧石根振策尋曾梯空濶敞高
軒轄有同倮客俯流開芳尊

芳尊攬江色帆影紛輕橈雜花燒迂照夕響振巖條含磯入
招提騈几破宣瀛空香墮石閣歸危匝山椒纖纖轉江月颯
颯生谷飈叢燈明溆港雜艇動廻潮遥覩燕磯石微茫倚渋
冥

沿寳窴幽寺月移客亦散與僧躋危石森茫瞻江面究究證
詮理忽忽入夜半夜半氣沈岫東燭就古殿入枕聽濤聲颯
沓雜清梵巖卧滌塵慮東林已及旦

及旦攬衣出江艇亂晨吹辭山意若滯泛水良足怡輕颸運
片席岸轉磯欲移頫仰旣砍覩昏旦亦異時鼓枻凌溟波長
歌蕩離奇漸㬋石城烟欲下浦口曦磯違不復識賈舶聚彩
差騈几已陳迹今曩徒愉悲

寄王石松

祖兩大河曲歸軫升其堂曩言暢歡晏華燈焰方張忽忽別
易序轂轉迅流光豈不重友愛大江阻湯湯高樓倚石城孫

鴻廻南翔簿言托毫素千里徒懷望

曾三省曩訪余白門俄以病歿今再過廣陵已二年矣感
述一首

峨峨廣陵樹泯泯廣陵潮纍纍郭外墓颯颯墓上飈昔予來
白門握手何陶陶一別難與偕永逝如飛熛維舟咽廻洋展
墓臨江皐白楊激夕響悵望心煩勞音輝一以寂英魂誰與
招

惠山寺

躋嶮尋幽寺拂綉關山門苔徑入逶迤谽谺敞曾軒㬋泉松
影合冉冉春英繁池上映空青園紫散石根析流夾脩竹繫

賨通名園考辰值嘉明遊人雜叢宣青林覆瑤席選地闢金
尊泉活潄自冽墖虛響易奔夕暉不可淹孫景通廻綸選榮
慮已淡妙善詎能言

惠山絕頂望大湖

睇遠及鮮霽登危塵坱隔躋石開我襟入眼湖光白羣峰插
清漢空響疑崩濤沒景銜遠岑輕霏潤衣裾舒卷大澤雲顯
晦忽變易松杉起哀音歸路已陳迹

自靈隱達韜光書所見

日下入招提杖策陟高峰蹬溆忽啼鳥巖空但響松泬乃值
素晴萬綠洗山容曾秀蔭疏木豁然開南窻頫覩依幹蘿仰

聽飛檐淙百道引竹溜千仞瞑靈封岣嶁有遺塚頹樓亘石
矼數折及危基仙閟標穹叢杞此濟羣感興逖遐難降命酒
暢幽獨庸以紀孤蹤

弗告堂集卷二終

弗告堂集卷三

五言古詩

追憶宋鶯池四首

嶧山謝客

嶧峋富幽陰嶕嶢鎖空霧孰志寄栖息獨往謝俗衆香風嚮鷺谷夕霏晦徇洞出入無市車往來有求仲鑿牖閒蟖蜊日與白雲共繡苔侵短榻孫岑杳清夢

濮上縱酒

濮陽有任俠浮名絶好醜相逢李伯承結為忘年友日上清平闕開尊共杯酒散髮亂淸颸繩床坐虛牖飛羽無停觴

磬持在手相看時一笑天地爾何有

燕市遨遊

結宇托窮巖腰鎌入都城未聞巢與由買山始逃名才傑猒時尚詭世而達生門環七貴轍盤厭五侯鯖傲睨横今古懶散廢逢迎浪跡雖易見誰尋理相形

海頭潮逝

嵾差海門樹鳴咽海門潮雄風立回洋俠色淩崇濤羨君富清狂浮豔等鴻毛慷慨杰鄉縣骯髒兆江皐白雲忽為薮游魂不可招惟餘吊湘淚悲歌傷所遭

禱雨三應篇 有序

夫五政惟脩春霖乃需四時正制靈澍斯來雲叠占封戸于興居樹間勤微風于少女感應之理信匪誣矣至屢移縣于巫焚暴庚亢陽銷六禱積愠回再雩閩中之術應靈星徐州之澤隨行部孰謂高遠不可乎貫式屬者祝融熖扇羲和轡警二儀自順數或積而愆五日周常氣不交而戾中田之嘉穎就萎井谷之涼泉告涸周民興雲漢之歌齊鳥倦商年之舞野無生類室有其咨江夏劉公来守玆郡剣躬自祭潔齊致虔復亡脩泣論孫散罪乃三禱三應輒既足既霑倏降方中迄於亘夜高埕聆晨鸛之呼亦云神矣天隅候宵畢之月豈其偶然且施不越境潤不破塊

轉亡歲為有歲獲均休而日休感有同心誦不容口爰成時雨之篇以代甸人之詠寛其未罄揚烈取其足備采風云爾

皇仁何彌曠兼育此羣生傾棄罹枯瘁培眷成數榮物運動成乖條蟜乘陽精沴焦薄未塗登秋詎有成二儀無龐勝昭於在乎誠惟侯涖玆土訟簡而刑清潔齊祓衍虔精昃廣祗靈谷毖匪由招調燮實有程為犧亮涊念自訟捐人牲寸膚驕驕陽長雷周廣庭一禱俾滂沱再禱如注傾三禱旣浸滋秀穎平疇盈欣彼立中叟負耒紛縱横于于苦災氏陶陶樂耦耕小大各自足疇知帝澤平命等為侯訢舒以發歡鳴

嶧山

生平眷跡遯兹崑嶧奇春和結幽念神與白雲隨稅鞅躡巖峭探險入壑罙夊徑苦窮陟逶谷忽過夷孫桐梃古幹玉井瀉方池弛筴援手茸解裾弄泚濯白日澹廣野紅英點林薄覽物既欣暢撫化昇歉歔笠惟寂情處亦因謝塵遶精病寡朋侶覺與崇溪宜永言激孫爾須附棲者期

病中汪敬仲過訪投我以詩即別公賦贈

移疾感歲新中心恒刺刺策杖固能出揮杯鮮欣懌春英綴芳林容霞洒涸澤開戶來汪生驅蹇自京國投我陽春詞翩翩動古色西京不可繫孫蹤復南適飛雲攬離悰白日過短

勅诫戎阻江夢勞勞悵所夕

竹堂寺逢皐上人

竹堂曠而幽徑辽人跡睽野朋冐嚴雪授之僧侶疑諷杳聞清梵雜以林樾吹偶逢皐上人揮麈納冬曦時鼓石湖棹同歷西山奇滙聚嗟靡恒楊舲復南之得喪安足論塵勞良可嗅

秋日同徐雖嶽張元平徐賓夫游攝山聽元平彈琴二首

秋溟澹靈境沖情亦塵聚空界喦自昔躡步入曠宇松梧溟委路棕櫚藪長廡嵐氣沈墻陰雨色暝巖敞仄磴迴危陟欹檻脉探取澗流咽白鹿龕燈守倉庚焚香坐聽鐘洒然依淨

土

淨土自無垢兹山林木鮮窓旭上中峰萬壑浮輕烟導余人外侶雲房闢洞天趺坐揖江色飈影馳杯前況有同心友泠泠揮七絃絃聲答松響遐托調入玄申章寄危嶂無歎比周旋

喜賀知愿見訪

憶昔自門前逢君豁義虔睽離斡適期七年欣再適淒風澹江嶼橘落石城樹握手牽湛思歔欷各傷故落葉愴又別悵望丹陽渡三山摩絳雲高蹤寄仙步

千若瀛曰金陵自昔佳麗六朝往千秋來烏衣之巷空

存白門之柳非故二水争下漠漠散牛渚之煙九層漸夷芊芊莫鳳臺之草慨選勝探奇千古高蹤已滅而藪戕探營一時綺舌猶新斯知地籍人靈勝因詞播適者鍾山之王氣晨鬱夕霏青溪之游人鳴榔逗勒靈谷棲霞之境燕磯牛首之區結構益工峙流如畫其他名園芳館梵宇琳宮附巖谷者入茂林而競麗雜市塵者通委巷而轉幽即一拳一泓皆可枕可漱斯稱山川之複結匪獨帝王之都會矣余自尚符璽以及崇納言先後在留京者五年每值佳辰不泛游與風朝衆山響孫往聘懷景多群物青對妖肆喜戲長流則濡足豈憚坐花

塢則展蓠欲香垂林紅塵乍減問一至而輒淹隔巖白
日覺深即屢過而不厭但觸于目遂摘爲篇共得詩四
十餘首敢曰答山靈而比往哲實惟紀勝蹟而寓遊情
云爾

鍾山

圓輪鏡王氣岹嶢帝城東空蒨上縣崕陰宵晦長松朝及夕
萬變草與林紛葺峰蔽玄湖月巖枝靈谷風谽谺自絕巘曠
覽天宇通雲霧時吞吐氣脉護幽宮萬年　聖人宅不獨山
勢雄

十廟

皇祖旣開天創基自神京誅茅表巘嶬立宇祀羣靈丹甍遞
厥省綺繡錯檐楹翠木拄聯廡參差翳巖形嗚呼二百年廟
貌儼新成落鑰祇覽歷過位欽翼生

早登冶城景陽閣

琳宮跨崇阜阿閣開冶城瑤窻籠繡幌翠木森雕楹階下繞
霧潔林杪輕吹清象闕送暉曜鍾阜氣屢更岌岌萬族居方
箱盈街平辰炊晦劒氣感慨憑欄生

青溪五首

游冶恣春泛選勝簇雕盤垂楊維畫舸曲閣停金鞍月上滯
游楫中流簫鼓寒

虹飲文德橋鷗狎秦淮水朱檻圍青樓夾岸鬧羅綺落景動
淺波搖蕩鍾山紫

朱樓壓平津畫鷁紛鳴榔憑闌與蕩槳盈盈多粉粧十里烟
花暮飄殘脂水香

窈窕桃葉渡逶迤穿聚寶門旭升麗閣影潮來沒岸痕鑿鐘日
開晏丰是霸王孫

自昔奢行樂令人亦鮮遊三山開麗堞六代擅風流滔滔一
灣水銷盡古今愁

泊龍江關

春帆度牛渚薄暮向龍江沙淨結錦纜雨深穿濤瀧臨流森

茂柳映水饒綺窻淮泗貫舶上荊湘下艓艘錫來此泊聚雄
圖控帝邦

莫愁湖

平湖溜欲滿杜若香春蘼離離細沙靜蒻蒻綠陰蔽危岫吐
三山江連二水紆帆檣石城動照景鍾雲孫薄游泛輕撓中
川鶩飛鳧羈心與春興陶然付一壺

舟泊石城暮掞神樂觀侵曉謁　孝陵入朝陽門作

結纜石城橋橋影落逗照理策遵城闉郎朕天壇造仙觀隱
長松松聲起悲調孫楊一燈靜空堦然熠燿四更霜月上碧
空淨於埽躧步入輦路恭謁　孝陵廟鐘阜氣鬱蔥孫殿倚

雲嶠禮竟返東城徑樹昏稠叢鳥啼漸啓曙海霞吐靈曜

臺城

荒堞高崔嵬亂石相撐拄下有施食臺肇築自梁武遺址越時代頹垣嵌琳宇湖水自吞呷夜半鬼嘯雨踟躕愴矚目覩仰悵今古

憑虛閣

梵刹冒巖際臺城亘環抱鑿翠置飛閣結構奪天巧攀梯上級石盤紆出松杪綺陌闘駢麗宮闕錯相皀馬憑虛御天風開襟坐清曉

再遊燕子磯

巨石壓奔濤合沓峙砐硪日夜走江聲千秋沈鐵鎖燕子公何之留名表江左執息陟其巔天風吹衣裳亭敞遠洲爽千帆滅逝舸舍磯聊鼓枻因之就磊砢叠浪撼削壁仰睇勢欲墮瞬盻壯心耳輕舠任蕩簸

弘濟寺

太磯轉西崟逶迤石徑稹數折及香臺絳闕嵌山麓古木陰廣殿傑閣府瀾淇滔滔東逝波曜靈無停轂百代陳往還千里傷遠矚

達磨洞是折蘆渡江處

清旦訪靈跡放舟達石室空曠冠江壖修荻隔漭滄遺逈絕聞見樵蘇鮮歷踐至人一葦航愚者但駭矚面壁何容言江流逝湜湜

秋日登清涼臺

市遠曠佛宇霜林絢如繡孤阜憑風迥突出香臺後危亭冒其頂面勢巧為構巘嶂鍾岫近睥睨江光透楹壓白羽飛峻檐金川秀落木響空檐瓢嵐潤衣袖薄暮未省下遠煙亂出宿

石城橋

石城倚削壁鐵鎖沈江空待代既以異衰草沒吳宮雄都亭闈創王舳巨津通迎潮激五月噀水飲長虹北控江闈遠南

鎖三山雄纜截錦花瀾來往紛艨艟

游一線天因過梅花水

出郭訪幽屋雲榲嵌靈洞嶄巖紛縈抱林障沓葱蒨數折磴欲采地牖仰窺面戰壁倚峭薄曦光開一線俯躬畏石墮轉嶠驚目眩回互徑逾仄尋源到梅院活活吐石根方塘淨於練不知織城市喧豗忽異盻

游牛首四首

晨出都城門霜林響山曙轡韓轉岡阜旭陽晦積霧逶迤轉王山舍馬散餘步西風卷野草破烟識逶路逸觀獻花巖溪林徑回互攀援陟層軒脩篁依檻聚晴嵐開遠岫松隙天闕

吐東轉大江流離離澹洲樹
洲樹滅遠浦藹藹来天風嶻嵲天闕近蒼翠積琳宮覽雲巘
變化探洞分豐茸脩嶺一徑轉隱隱傳風鐘楓色蔽祖堂鶯
飈吟霜紅松間一僧出竹下流泉通倚壁結精廬金光照林
叢及兹應覺澹徙倚山樓空
樓空絶囂喧闃闃但山鳥夕曛街遠岫去堂一徑小陟嶺遶
西澗林景散空香頫仰休目寓下上蔚足矯群樹轉樵路紺
宇出木表層梯挂白雲漸躡松杉杪佛燈動暮色青白暗縈
綠塔影妝逗照簷鐸驚鸛繞溪室蔽林樾微茫廢遠眺禪榻
入夜静商颷徹昏曉

昏曉既陟候昨遊已陳迹淩晨風轉厲欲撼開士宅振衣躡
峰頂長松吼削壁合觽下危岑尋徑逗游策遵山意覺滯歸
途遶亂石兩氣忽通林淒清暗峰碧綠綠灑土澗潺潺助泉
脉蕭瑟遍哀聽依稀眛曠覩回顧牛頭峰茫茫入雲白

再遊牛首

客秋訪天闕丹林展平楚都城暮言旋西風送山雨今呆展理
柴車繫英應春序峰翠滴漸近風鈴振塔古攀躡白雲梯長
煙引廊廡深室佛床静逢僧一對麈焚蘭散嚴際輕寒日遠
午不及叩祖堂鐘聲隔芳渚

魏國東園

誅茅開勝地依水為假山山水雜蒼鬱水禽爭浴雞雕窓嵌
飛閣曲檻通松間暇日約朋好過從娛心顏扣栧起鷗聚俯
躬弄潺湲主人無恒至蕪徑繡蘚斑夕陽歛清吹蒼烟匝漩
澴

周處臺

暇日魏國集連鑣金馬来向夕客俱散還登周處臺森邃轉
城隅危檣睥睨闐還顧象闕迥遠眺川光回踟躕不能下砧
聲急暮哀

夏日早步太平堤望玄武湖

湖上氣早清夏仲屏煩熱柳風蕩淺碧飛鳧逝森樾塔影落

平漪崔嵬倒貝闕紅蓮净露香晨炊忽升滅輕舠入芰深中
流時鼓栧波隨曲岸委烟還鐘雲沒極望信趨遠浩然塵慮
絶

薄暮入太平門望玄武湖

薄暮堤漸晦平湖净於練入邪轉頻勒趨城競昏旬皎潔山
月吐憺忽雲峰變鳧鶩雜喧呼荷香暗樸西

登鳳凰臺因過瓦官寺劇飲竹下

一徑達平街城隅峙古臺鳳去不復返灌木雜蒿萊四顧但
廢塢欹獻重徘徊西曦曜梵宇窈窕竹林隈翠幌蔭雕檻選
石坐深苔不知城市近轉見雲霞開愉悲感今古陶然縱酒

杯

游攝山

朝歷蔣山徑暮憩攝山趾澄渾響古木日月不可紀空香飄複殿群椒相錯峙東嶺削峭壁金光鑿大士白鹿吐靈液潤咽石齒齒曠哉此淨境幽兩阻穢滓一燈澹萬慮永言税塵軌

再游攝山二首

秋深澹靈境冲清去塵聚空界留自昔躡步入曠宇松栝深委路棕櫚菽長廡嵐氣沉埯陰雨色暝巘歒仄磴廻危陟歎檻脉探取澗流響白鹿龕燈寺蒼虎焚香坐晚鍾洒然依淨

土

淨土自無垢該山林木鮮窓旭上中峰萬壑浮輕烟漁余入外侶雲房開洞天趺坐擘江色帆影馳杯前況有同心友泠泠揮七絃絃聲答松籟遐哉調入玄申章寄危嶂無斁此周旋

三游攝山

孫剎枕山足入徑松陰稠塔宇自六代規模壯而幽巘嶼嶺嵌閣鑑鉤鐘隱樓嘶余羈纓組五載三過游川波逝東駛剎陽向西道永懷依淨侶澄江杯度流

靈谷寺

靈境轍跡睽市邁犴曠宇入門幽籟靜夾徑萬松古偉幹欽摩漢霜皮時溜雨香積景陰翳人功水吞吐濛濛雲房淡穆閒一燈歒誰謂區中緣逢玆塵外侶共躡浮圖頂相對恣揮塵合沓俯近郊寥廓低遠嶼勝槩不可窮日暮忘歸去

梅花塢

遠塢隔松林老幹綻香片綴枝映朝晧一望紛如霰銜杯當落英拂學更撲面雜沓競迎攀板條未能先

桃花塢

郊南二三月塢花爛如錦長千人似玉日日理游軫我亦惜花者就彼花間飲頹然醉花下仍復花下寢明日遠復來只

恐花落盡

秋登木末亭

孫亭冒崇巘群木柱其下謖謖鳴虛檐繁霜葉半赭隔林峙曹臺雀覓吐蘭若向夕寺鐘度浮雲蔽郊野塔燈斂闌市暝烟歸投惹

報恩寺浮圖

帝京開鹿苑梵宇抹都城還徙長千里遙見起危甍盤承天際露簷聳風中鈴幡飄驚度鳥栱錯礙雲行星輝夜燈爛光因舍利生非比苑槃益神靈擬鄗京禎禮表輪相永楫六塵情

登雨花臺遂過高座寺

高臺雨城起下連石子岡地靈標勝異說法昔登場金花沈寶氣天花尚遺香楠木四顧望都市鎮崇芒逶迤一徑轉淨土谿長廊悠然閑曾軒拂檻森叢篁幽颸薄峻磴陰翳谷自涼

天界寺

南都饒勝區靜邃此山門宇深杭基峭樹欝嚴雲根回矚衆峯錯虛籟生祇園紆直琪路迴紛糾松影繁杖策無窮歷去應復留軒忽作無生觀但宜靜者言恍然入深谷詎適城市喧

華嚴寺

城南華嚴寺寺僧皆種花每當花開時霽芳爛若霞散步叩禪關脩篁一徑斜入門异花朵欹檻紛奇葩石樓夾古木竹屋瀨新茶惜花倦歸軫繞林棲暮鴉

白門

崔嵬鷄籠山蜒蜿亘城垣西折入市肆洪泓雜囂喧不識白門柳白門名尚存川梁庚森邃蘼然謝公墩荒烟西日沒歷舉詎能言

弗告堂集卷三終

五言古

宿唐洞寺

野寺大道旁短垣倚雲嶠含策叩禪關平蕪遂延眺暝色還荒徑明滅寒原燒篝燈坐幽室皎月來相照未稅塵鞅勞已窺靜者妙夜半風鳴條不減蘇門嘯

唐洞寺夜風

野寺枕荒山鳴條響林樾入室寂清磬塗增淒皎月裋褐擁深夜忽忽野風發月晦屋瓦震窗燈驟撲滅徹夜攪人眠氣凜天欲雪厥明向官道狂吹亂短髮

三河道中山寺

拔地起孤巒巒峭滴空翠塵目忽為開日晡行而至樹杪落鍾聲風細散香氣小徑劣阻車怪石亦妨騎圭竇欲墜架陡磴轉林邃浮圖冒其巔仄足探靈異古幹激清響野殿起寒吹於中逢老衲龐眉坐若寐叩之不我應嗒然世已棄

白王田之寶坻書所見四首

[illegible]征北風厲雲垂雪色布時維冬仲交冰塗正寒沍逶迤陳徑睽川渠悵凝烟六花忽飄墮浥塵委輕素

輕素紛廣野寺磬孤林西僕夫困飇凜弛轡慰招提避濡託層房煥然飽行灶投此暫足遣顧望雖旅稽止通忽遞異寒

原唱午雞

午雞板扉白輕烟谿逕曠聲寂知條靜雲開出林屋晡追白龍港水蹋馬蹄縮北睇盤峰連依稀見山足

山足飲殘晦輕翠撲我車西日照行幰沙淨清塵裾陰由積淺皓陽枝稀濡初孤鶩掠飛霞雙翰逝城隅陰陽判異候忡惙復躊躇

夜投保定縣

霜颸落日輕返照楓林絢蜿蜒一徑轉循堤殘委岍途折妨騁逐燈光冷荒店氣凜星芒動隱隱孤城見入郭人語稀遠柝擊小縣雜遝不可衛晶晶層冰古馮車問土風無由覓郊

句

馬對

冬曦澹廣野沙飛昧崇岡驛循荒谿冰結川無梁落日阻三河野老僵路傍問之繫何人皺面髮且黃云是牧馬者十室九逃亡我茲不及壯顏然不我將君從檀州來不見五馬房房中日鳴鍾一笑傾千觴渠馬墮鏡而我橐無糧災沴苦頻仍蔽天來飛蝗猥云鳳凰食詎止瓜瓠傷一日不再饋粥秣安所望語既動長悲涕下霑衣裳我亦司馬者寧忍去綱張遼將新出關選騎赴沙場嚋知養馬家頹垣秋草長何日罷防邊歸彼華山陽

雲來

雲來月色昏雲去月還朗空庭對明月坐看雲來往

周刺史約遊盤山不果

薄暮脂征輪沙起知天風茲來限于役倉皇玄州東林端立危嶂蒼翠刺霜空杳靄不可即須臾瞑雲重況有同年友守茲芳譽叢殷勤約我遊未及憩微躬徒為山靈哭躑躅歲將窮寄言探奇者幽興終與同

金陵花品詠

官金陵者皆有衙宇惟尚實假寓鼓下之署或借民居余先後五年凡七遷寓舍然官閒得美花樹為娛而又乏買花之錢乃減其值暫買之鬻花者或乞諸友人一種開盡即持去更易一種歲以為常最後寓所與花圃鄰其高出垣表與登樓可窺者皆得假玩四時皆有花皆非我有也皆非我有而我得縱觀之又無收藏之勞惟金陵為然庸雖不入品者不詠詠其入品者如左謬為次第焉東海于若瀛識

仙品 二種

水仙

水仙四葉一莖花集莖端垂垂若裁冰鏤雪心作淺黃色芬洌逼人江南處處有之惟吳中嘉定種為最花簇葉上他種則隱葉內耳蓄種以沙縣於梁間風之未播先以敝草履寸斷雜溲浮浸透俟有生意方入土以入土早晚為花先後金陵即善植若十叢不一二花余每歲向友人乞三四莖置齋頭香可十日茲十日者繼非風雨亦不易出齋頭也

冰花金弱蒂嫋嫋綠雲輕自足壓群卉誰云梅是兄

桂

皇室貴罽之美不可見北地間有以盆植至者華一年即枯矣蓋風土殊也寓舍樓前二株高不盈七尺每月上寓影婆娑晨起則金粟滿地拾來入茗盌芳洌沁齒牙間客有曰比猶小耳東南有合抱者始足奇余曰桂林一枝誰曰無香又何必浮析峰旁冊白之可為舟也

天台自森挺小山亦叢生風霜未為苦歲暮安知零時當三五夕渾如月裏馨

逸品 四種

蘭

建蘭價高而一莖數花或曰蕙也非蘭也金陵有山蘭一莖一花徧巖谷皆產花時小兒掘來以水瓦盆持鬻於市其值甚賤而香不減建種每置數叢寓閣清芬忽來品亦不下

紫苑閑春曠葳蕤不競色入室自芬芳何用當門植

梅

長干之南七里許曰華嚴寺寺僧蒔花為業而梅尤富
白與紅值相若惟綠萼玉疊者值倍之率以絲縛虬枝
盤曲可愛桃本者三四年輒膠矣不善縛則抽條蔓引
不如不縛為佳以故收藏難每歲開時但取一二本浴
後則歸之又靈谷之左偏曰梅花塢約五十餘株蔦松
在西香雪滿林最為奇絕第遊人雜飲其下芬僅敵穢
五年才一至耳

邃塢飛殘雪盆開亦自妍春光爾獨占桃李未為先

華嚴寺探梅

春色動長干春叢偏郊寺同心二三友探梅時一至映門夾
脩竹輕煙散蒼翠未及達梅徑已自有香氣翻光逗雪姿落
片舞風吹芳林日欲下踟躕倦返騎

梅花塢觀梅

落落萬松裏霏霏氷雪姿春容發芳甸清香綴故枝條垂低
可折樹密遂難窺壺觴列其下墮素瑞璚卮坐久氣漸微城
角銜半規紛輪馬蹄散冷香猶復隨

蓮

小甕栽蓮碧規高五尺許花至數頭不知用何法王雲
池家歲栽過百甕都城內外好事者爭往賞之歲費白
墮亦不下十甕余間分一二甕置以朱欄每遇盛開恍
若置我於華嚴陂也

澤芝植小甕日上蓋陰圓底事濯玄瀨香風十里傳

菊

楚詞曰夕餐秋菊之落英余逌園歲蒔黃菊數百本取
以充藥裹故題其館曰餐英既出山小草則三徑荒矣
甘谷老人得無飲上流驕秣陵客而秣陵諸王孫知余
雅愛菊乃於重九前後多貽余煌煌異色不獨黃矣然
未及賞其英第兩朝霜夕採摘盈把與群兒共斟王弘

所送物大足愉快耳

輕翠因風裊疎黃湛露開未甘酈谷飲足泛野人杯

妙品五種

垂絲海棠

樓前兩桂之旁有兩株枝柔絲細嬌朵弱垂微風忽飄
因雨成詠

淺色壓時粧亭亭相對立不禁風雨妒委地臙脂濕

紫薇

紫薇迎秋即放秋盡尚花俗呼為百日紅蓋開可百日
也有淺紅深紅二種又聞有白者未及見花攢枝杪若

剪輕縠盛開時爛熳如火幹無皮愈大愈光瑩枝葉亦柔媚可愛卽合抱者以指搔其根枝梢輙動丙申寓所有小圃方塘之側三株約可拱把繁英照水與朱魚數十頭相錯不可為狀真妙品也

輕颸裊秋幹繁朶落清淪金鱗吹絳叢共作方塘錦

夜合

夜合生究朐及荊山花俯垂有姿態鬚端紫點手拈之卽肬才破萼香氣襲人金陵盆植者無根而花花後不堪留卽留亦無能再花矣

一莖兩三花低垂泫朝露開簾美幽色時有香風度

秋海棠

秋海棠喜陰生又宜卑濕莖岐處作淺絳色綠葉文以朱絲婉媚可人不獨花也

淺碧裊秋叢殷紅上階級迎風翠欲飄泫露嬌疑立

夾竹桃

花五瓣類桃脩葉類竹故曰夾竹桃一叢開罷一叢復生自春及秋皆有花嫵媚堪憐余最愛之金陵畜二本僅三尺許何元答云溫台有叢生者一本二百餘幹晨起掃落花可盈斗最為奇品恨未及見耳

疎紅點嫩條經年開未絕似綻武陵春疑分湘浦埒曉來不堪掃青苔紛絳雪

艷品六種

牡丹

諸花畏寒牡丹獨不畏寒亳最盛敝地曹單間次之有種至三四畝者以子種則色異於母日新月盛遂不可窮留都容臺二株舊矣歲有賞延見任去任及攝者咸與焉癸卯余以攝脩故事於時二卿闕去任及曾攝者無一人在惟與博士滇南趙君共耳既悵庭前落落而花止兩三頭品亦下不日下而罷往私寓樓後一方約百餘本主人扃後門鑰俾不通隣時獲登樓縱觀之淺

黃深紫參錯如錦衾覆地凝勝則鍾阜峙東北嵐翠欲滴若繡幕護雕欄遠近鬬妍不遑應接真奇絕也夫容臺有賞名無賞實私寓有賞實無賞名嗚呼世之狗名者獨花也乎哉且凭欄勝於花下又何必花屬我有而又何計鑰之扃不扃也

江南春可憐名花競芬放容臺朶較稀幽賞況歡暢私如樓下叢紅紫非一狀暗益卷多態增樂矣花相鍾阜與岳雖欄列屏障高望不足天香散春釀

芍藥

芍藥一名可離生山谷及中岳朶盛者特亞於牡丹然

貴大瓣不貴細碎金陵蜀萬者一盆數頭細蕋攢挺煒煒
奪目旣萎仍歸其根盖欲還諸土以蘄來歲再蜀萬值亦
不厚索
妖容當首夏繁朶暫移看歲歲供吟賞何須護藥欄
薔薇
癸卯寓北川橋北庭前二架與垣齊穠綠殷紅望之若
錦屏烏每晨與落片點苔徑陸離錯繡經旬不忍施帚
攢紫罥危架霏紅欲過墻風來輕委砌猶自上堦香
絳桃
亦在寓圃方塘之側深紅千葉密處不復見枝孔紹安

詩云結葉還臨影飛香欲徧空曲盡此株之態遂用十
字作起語共成五十字
結根碧沼傍葉細蕋舒光還愁黛色淺臨水照春粧影搖霞
彩動飛片惹芳塘香若分千笑欲飄還自芳徧地紛紅雨空
令人斷腸
杜鵑
杜鵑一名映山紅余戊戌清明遊武林正值盛開徧山
若野燒烏曰映山紅匪虛也金陵移一本植盆內花時
無葉密朶封條最為繁麗
昔見開巖谷今移植瓦盆孤根紅不減映日朶仍繁豈是啼
鳥夜輕綃染淚痕
寶珠山茶
寶珠千葉含包歷幾月而放殷紅若丹砂最可愛聞滇
南有高二三丈者開至千朶大於牡丹皆下垂斯稱絕
艷矣
丹砂點雕蕋經月獨含苞旣足風前態還宜雪裏嬌
清品五種
玉蘭
托根辛夷幹與萼相肖第辛夷色紫玉蘭瑩然如削瓊
亭亭素質惜其少香劉園兩株登樓可望偶爾枝動墻

影參差遂成詠焉
冰花迥出墻疑是封條雪忽驚菴影亂應有美人折
繡毬
丙申寓西華門之南偏寓後孤亭一株斜倚開至百餘
頭每銜杯其下甚暢一夕風雨驟至盡委於地為之惘
然賦此
天巧綴團延虛亭裊烟霧綠萼間瓊朶團團低入戶一夜折
繁枝凄凄風雨沾錯落水晶毬苔痕雜委露凌晨發永歎御
獨傷延佇
茉莉

茉莉自夏首至秋杪皆花開必滿[illegible]

次晨則香藏霜後猶生朵但漸小耳經大寒無不萎者

即金陵亦然向余得一本根下有鐵少許蓋鬻者利其

必萎彼鑽核者又何足異余去其鐵易土而植之灌以

腥汁開甚盛遇大寒藏之煖室歷三歲猶花但幹老花

疎總之風氣不宜也金陵易得每歲購二三本霜後輒

棄之不復藏矣

細白喧蜂少晚葩能作香曉來摘欲盡不與競時粧

梔子

重瓣者葉圓而大單瓣者葉細而長其香一也梁簡文

詩云日斜光隱見風還影合離可為梔子傳神

樓石山中樹擿素獨含芳既類葉不香還疑蕊帶霜忽思照

水綠俄占望氣黃何必華林裏癸米五株香

素馨

細瓣淺黃枝柔葉纖不架不克自樹雨中嫵態亦自媚

人

小架婆娑影輕盈美淺黃臨下半的的偏在雨中香

夏日過彭城登雲龍山

濟暑若行役探奇慰塵鞅躧步躡幽徑仄磴便屢緬縱擱蔽

古巖清磬出嶻響絕巘冒孤亭群椒點虛敞東轉大河流黃

濤捲沉滯大風久不歇王氣尚芒碭董廠散夜炊破烟旭日

上平湖淨於席天開一鑑朗六月失炎蒸猶覺葛衣爽放鶴

去何之巢松歲月長管營萬慮澹嗒然僕南往

懷顧所建二首

廣陵有佳士擯詞寡所和落筆千人廢讀書萬卷破脩翰倦

橫風滄浪但高臥昔日携小艇訪我白門過展轉錯芳尊嬿

婉情靡惰流光疾於駛空憶宵分坐

自予適京邑念子遺我書歲晏阻歡覯開緘長嗟吁北鶩方

自懊南轅復道迢稅鞅甫夏半忽忽秋仲初感逝意不淺道

以欲沾濡殷勤託尺素同心悵離居

寄謝鄒縣梁明府

吳余發鄒邑暮憩嶧山麓美人促綢繆府宴醼華屋乍慰同

心蘭披懷見爽曲厥明向官道白雲匝山足首夏田南軫時

易如轉轂病軀阻携玩何由聆盾玉聊以裁短韻響往寄赤

牘

答石四如郡伯

驛車歷邾城遺我瑤華音西首雲陽道宛轉軫同心返轡值

夏孟隨風不可任苟祿愧遠志一病卧空林君子枉前綏五

馬何駸駸歡賞阻芳期伏枕鬱煩襟仁風但竊拂輝容企坐

今殷勤託毫素薄蹤寄所欽

弗告堂集卷五

七言古詩

古意

金井梧桐露光白流螢幾點寒夕綺窗女兒愁脉脉素手空垂鬪雙碧蛺蝶栩栩石榴裙倦理流黃向夜分織就鴛衾為誰許問之無言淚如雨

孤鴈篇

一天涼氣秋如水皎月射入羅幃裏度樓孤鴈一聲哀嘈嘈響向愁人耳憐爾春秋常作客秋去瀟湘春砂磧砂磧朝衝塞霧黃瀟湘夜宿蘆荅白夜宿朝衝底事忙蘆荅塞霧伴翺

翔聲急亂砧何太苦征隨孤月不成行豈是中道失其侶呼之不見迷深渚跡比別鶴與離鸞悲同孀夫與怨女露溼瓊宇爍銀河霜滿金機停玉梭愁見孤飛垂素手作鬧哀吹擊青蛾別有征夫戍邊境別有深閨思夜永征夫枕戈金鐵寒閨婦裁衣剪刀冷忍聽長空咽孤鳴忍見隔河流隻影我忽聞之百感集披衣啓戶階前立鴈聲夫斷舊陰露滿地寒光露華濕

斬將軍歌

將軍之軀七尺強虬髯虎頭氣縱橫恥弄七寸毛錐子笑撫僕姑多慷慨早謝諸生走行伍策射天閽勢吞虎三關城外縛賢王疋馬目中無強虜昔年送爾守黃州放劍誓清江漢流錦袍綠鬢照秋水白日清風激壯遊分飛羽從容整淙淙千里三江靜營外春雲結陣彤帳前明月懸弓影將軍晝日清且閑爭看小隊射鵰還芳尊啓嘯堂中雪赤壁艤艤搖江上烟蕭蕭邊聲夜鬼哭冀北重關思頗牧嘶風萬馬動中原落日雙旌來上谷我今復送將軍行尊酒仍前意氣生大將軍中歌出塞天驕口外敢橫行醜虜叩關款金闕胡笳秋靜狼烟歇纖塵不動青天高只恐虛負封侯骨吁嗟乎虜性猾芃芃一望秋艸肥將軍此行慎毋忽

羅伯符艸書歌

燉煌索靖古有名艸聖無如張伯英一臺二子從來少前有崔杜臻茲妙于時亦復稱羅暉伯符筆法爭光輝毋乃伯符是其系胡為筆筆死相契呼盧放歌氣逾豪譜浪白眼蒼天高淋漓不律落素楮淒淒滿座來風雨施媚如珠光陸離逸游腕響驚鸞飛須臾一掃千張徧烟雲四起生高檻羅生羅生何太奇陽都之後胡爾為

哭王季孺歌

季孺文章天下奇季孺豪爽天下知宣室子淵差足擬鄴中豈讓黃鬚兒擊筑征歌燕市裏疋馬橫行氣逾偉落筆夜從萬鬼哭當筵橋橋千人靡去年桂席向南州痛飲任城舊酒

樓白眼放歌振林木高檻無人風雨愁落日樓前孤棹發我
留東奧君於越把臂攜分濟水雲相期共醉燕京月濟水燕
京思杳然江南江北各風烟我今醉倚金臺下日望江南季
孺船豈知生死不可測泡影空華忽飄匿水咽天津叫塞鴻
魂依孤艇來鄰笛雕龍躍馬總茫然流水高山絕斷絃白日
慘淡黑雲冷為君何處問青天

送人之金陵

任城柳嫋嫋拂地長秋風乍起交橫塘送君掛席南池下殷
勤把袂高天蒼人生離合那能定相逢且自傾千觴傾千觴
且復飲今日任城明日白下鶯聲春滿雨花臺長干買醉好

懷開請看燕子磯頭水渡盡遊人逝不回

黃金臺送黃元采扶母柩歸滕

黃金臺高崔嵬北風吹雪漫天來素車白馬令人哀流光蕩
前慈母何所歷路孤征疇知爾苦短歌為送君凄裂千行雲
徙倚高臺不能語歌罷佳人泣如雨

華清宮歌

秋風昨夜入華清颯葉泉聲相應鳴露白州寒斷行邪泰陵
荊棘紛縱橫我尋遺趾驪山下嵐作炊烟散原野蕭蕭松柏
陰巖石石根泪泪溫湯瀉昔日明皇輦道開離宮樓榭高崔
嵬紅英駊折三春雨綠閣車馳十月雷綠閣紅英亂如霰十
月一九闌婉孌翠袖翩滾阜英分羅襦八隊開第殿美人夜
試宜春湯玉環雪泛鵝絲水轉羽移宮按歌欲行春遊過打
毬場望京塵起日復暮巧笑輕顰不可駐九殿朝停繡嶺霙
千門夜暗新豐樹惆悵西風千古苔無人更上集雲臺獨憐
一片窺林月夜夜靈泉觀裏來

蓮花池 池在少華山下

西山返照池欲紅葉芙歷亂西北風少華倒影動輕碧驚起
池邊雙塞鴻去日看花花如綺今日歸來半枯死綠房露冷
不成子切切吟蛩戰寒水惆悵烟荒武帝祠穠華寂寂凋芳
衣花開花落霜生威翠黛紅顏轉眼非女伴回首清淚揮吁

嗟對花不飲酒明日杯酒能在手

黃華山瀑布歌 即隆慮山

隆慮峰頭雙結芽撑雲柱霧人罕至昔黃華老人耽未之片石
尚留百餘字我今探幽凌層山山層水回嵐風冥捫蘿冒險
躋危石石林青青翠欲滴一衲遲客開巖扉䟦鐙遊度嶺雲
白王母之池封綠苔上有巑岏挂鏡臺兩峽中斷通一線秀
水孤峻何崔嵬峽轉徑仄猿猊語拂衣颯颯驚風雨瀑布挂
壁垂亂絲于中小構石亭古脫巾獨就孤厓坐仰瞅青天王
龍隱憑虛欲上萬仞峰狂歌踏碎青芙蓉芙蓉黯淡日欲暮
[illegible]厓不可住渦旋澗黑窈莫測輕車不識來時路林溪

一徑轉空冥燈火熒熒出縣城蒼茫回首杳何許猶聽淒涼
飛瀑聲

百泉夜泛

中原造化開勝區泉源吞吐群靈趨東南瀦衆幾千艘銜尾
神京資灌輸平鋪澒濟亂珠濺中架玲瓏傑閣孤幾樹枯楊
爭下鸛一聲蕩槳驚棲烏崦嵫日沒月東上鏗鍧疑有蛟龍
呼峽上石榴開幾許水邊汀芷羣芳渚衛伯祠前奏管絃涌
金亭上開尊俎宛轉歌沉更放舟垂楊高結水南樓荷風吹面
捐揮扇梧月穿窗照舉颿我自五龍山上主懶散逢迎厭簪
組八極常期結伴遊一官無奈縛人苦今朝偶泛百泉來繞

弗告堂集卷五　七言古詩　五

坐扁舟懷抱開山靈莫妬孫登侶散髮還來上嘯臺

靳大有光祿雲中安靈王歌

錦韀金勒紫騮馬春風蹀躞紅塵下邊使光祿出雲中親受
長纓三使者款塞單于二十年年年內府發金錢胡兒款段
穿九廐漢筍纙輸紛出邊款段纙縺不可計共言授朔方稱
衛雖當崖前戰將稀烏程若下賢王齊此行不獨飲天驕欲
表忠形於漢朝如意指揮肅萬騎僕姑出入插雙鞲胡琴羌
笛休喧呼使者雄風能彈壓磧裹行廚石窟泉雲中息燧雷
公咳臺關天驗設居廝宮意和戎反墜戎知爾籌邊應有策
回朝好奏大明宮

信陵亭懷古

信陵亭前風雨哀魏王城闕盡蒿萊驅馬蒼茫不可問樊炯
落日迷荒臺臺高池曲誇豪奢碧玉簟珠箔光照地彈鋏翩翩
賓客歡開尊實醉歌鍾沸夷門監者世所忽屠肆曾聞誠刀
未虛左為爾衆客笑禿髮老翁胡足畏兵壓邯鄲殺氣中分
符望出魏城門逡巡不赴平原急慷慨能酬國士恩濺血臨
風報公子存趙更能存魏祠晉鄙之客聞復行高樓大道徒
飲耳任俠千秋氣骨雄時不再來門客空廿邑淒迷朱亥里
楊苍飛入魏王宮狐亭此日不知處塵起漫漫大梁路夾道
荒涼十二衢繁華淒斷三千戶黯淡川原悵夕曛連山波浪

弗告堂集卷五　七言古詩　六

卷黃雲揚州門外秋風起一曲樵歌誰忍聞信陵墟在揚州門外

艮嶽

登古城望古丘隱隱隆隆汴水頭蘆荻起秋風紛紛雪苍茫
問之汴城人云是宋家嶽昔日東京全盛時誅茅鑿宵通一
池凌空樓閣開戶牖苍石移來何太奇苍石樓閣崢嶸雄麗歌
管流雲發嘈嘈海外珍禽羅翠岑宮中艷色飄長袘君與臣
日相逐一嶽成行宮哭胡塵蔽天來狂颷卷黃屋卷黃屋摧
雕檻二帝幽囚五國城五國城童回首茲嶽荒龍宮長久一
代復一代桑田變滄海滔滔汴水向東流綺構朱甍今何在
苍石散入萬人家破瓦荒蓁如亂麻夕陽惆悵大堤口獵獵

剛風動地吼遊客淒迷嶽頂雲行人折徧堤邊柳堤邊柳年年發舊柯長條不似舊時多荒城對嶽聊悲歌青天不動黃河轉徒使後人增淒斷

新安豪士歌

潘景升豪爽有儁才別余之江夏二年矣袁玉蟠過磁談其縱跡甚奇壯而作歌

潘生翩翩多俠色夜飈流雲寄京國踟躕旅室愁穩偃燕市相逢于司馬司馬亦是好奇者袖中各出一詩刻明月輝輝人鮮識金臺暮春雲凝不流寒炮片片散高樓大盤膾鯉甕釀黍客來總是高陽侶無人不道扶風豪有時自按伊州譜人

生聚散安可同蹤跡真如轉斷蓬君自飄零滯楚甸我亦逡巡向鄴中鄴中楚甸三千里黃河遙隔一江水江水黃河瀰漫不可駕安得緘書到江夏憶昔握手長安時吳歌楚舞放浪任所之氍毹紅映華燭短琥珀光照瓊卮淺今來河朔旦復暮一年六走朝歌路馬蕭蕭車轔轔眼底何曾逢故人偶見公安袁太史片言傾蓋成知己新安潘生頗同調問之欲言拍手還大笑客寄湖湘已二年無日不向酒家眠袁李子丘長孺三人結交欣一遇登高選勝同作賦倉韵颯颯生椎颸耻向高門謁貴人唯于大道倡樓往來一醉擲如苍飄泊天涯不憶家十月江頭少衣食飛揚豪氣仍淩誇聽此言

胸次轉跌宕手中匝羅莫空放門前車馬皆北向一輪月沒漳河上男兒何必囊金還故鄉但恐人間不留俠骨香

弔銅雀臺歌

寒飈衰颯東陽道倉皇問渡殊艸艸東望有高臺臺邊風起卷沙撲面來蒼蒼日過午登臨傷延佇命子寔俯太荒狂瀾浩浩彌天黃銅雀已逐東流去惟有氷井金鳳突兀漳水傍憶昔雄圖分鼎日層臺增構高崒嵂上有重霤覺甍之累棟下有藏氷貯墨之深室深室累棟浮太清中天華觀連西城日籠光兮綺寮雲垣立兮丹青丹青綺寮通霄霧矯首雲臺耀金羽閣道盤迴最上頭于中更起五層樓五層樓九華殿

歌梁舞榭寒烟歛朝脯淒迷繐帳開西望美人淚如霰千載英雄又一時連綿艸色綠參差空留遺塚七十二後人耕徧西陵地拾得臺邊一片瓦隱隱猶存建安字觀宮何處令人愁年年有人臺上遊臺上遊日將晚蒼茫自極行雲斷按劍歌歌未終荒原漠漠來悲風漳水嗚咽向東注四顧歔欷不能去

涉縣道中逢張靖宸

朔風吹沙漳水北驅馬入山山無色靈澤祠前響鼓濤古栢森森滿巖黑有客翩翩縮五馬紅纓寶玦朝天者髦狩停驂躑亂石把臂落日山門下長安二月柳如絲與君走馬同一時浮雲飈散各分首相逢不及相違久君去太行西我向漳

河口去歲都城莫春別今年邂逅三冬後兩馬踟躕皆不鳴荒祠漠漠寒烟生握手歔欷各傷故別我又復燕京去日薄西山不見君刮地長風吼巖樹

莫愁湖

石頭城外莫愁湖莫愁湖上秋雲孤九月霜淨蘆荅老萬頃波澄蓮葉枯磯頭白鳥迎人立湖上蒼烟暎空緑地僻那聞車馬喧徑迂不斷青苔濕孤亭髙霧湖中流縱目還登湖上樓須叟波面扗風駛石城欲動翻湖水浦口秋深大江白金陵返照鍾山紫盧家少婦呼不起徙倚闌干天暮矣君不見湖邊屋亦非昨魏國千今起樓閣

送何光明之合肥兼寄劉海日

三月江南楊柳青石頭城邊聞早鶯鶯嬌柳暗闔春色嘶馬出門重相憶何生立身俠且貧低頭不肯干時人吟來片片飛白雪孤雲髙望空江津去歲相逢菊未老別時江畔淥春艸今日還聞北海尊明朝已逐西江道握手踟躕生暮雲風塵蹤跡歎離群廬江應遇劉公幹白下詩名誰似君

為李道父寫疎林對語圖兼題此詩

鍾陵信美非吾土留滯相逢李道父道父翩翩俠骨奇風期壯與時人伍意氣相傾動山嶽提壺選勝迭為主有時並馬[illegible]開心寫意恣揮麈長千見者相顧笑笑此兩人胡詡

詡我今濡墨作此圖圖中之意何所取不必繪出真江山但繪兩人相對語綠蘿低覆小堂開四壁颯颯生風雨

姑蘇臺

積雨青苔掃不開攬衣獨上姑蘇臺春水春烟澹孤嶼江雲江鴈相徘徊館娃芳骨已塵土金虎吳鉤去不回我今行歌古臺下颯颯悲風淚盈把吳越千今豈獨麋邪門廊目胡為者龍精飛去憶吳鉤邦笑當年玉起樓白虹一躍芙蓉斷青艸千秋麋鹿遊茸茸紫蔓滯迴墀再過此臺不堪上西望太湖深復深烟波江上愁人心

觀潮歌

三月十七雨如注觀潮冒雨江頭去崔嵬小閣倚春城縹緲白雲暗江樹遠山近山杳莫識千艇萬艇喧號呼忽捲洪濤噴雪來銀山排蕩轟轟奔雷頃刻但愁天宇漲倉卒還憂地軸摧舟人俱起潮頭向觀者紛紛色沮喪鯨吞鰲吸海勢翻騰息不及登樓望須臾潮平雨亦止墕艸青青夕洲起江面俄開遠岫雲沙頭忽落錢塘水遊人納屨返城闉稚子跃釺釣江鯉遠樹參差隔峤横布帆無恙中流行雪濤嘶滅鴟夷馬驛骨烟銷勾踐營潮來潮去英雄老千古漁歌一葉輕

龍井茶歌

西湖之西開龍井烟霞近接南峰嶺飛流潺汩寫幽壑石磴

紆曲片雲冷拄杖尋源到上方松枝半落澄潭靜銅瓶試取烹新茶濤起龍團沸穀芽中頂無須憂獸跡湖州豈惧酒金沙謾道白茅雙井嫩未必紅泥方印嘉世人品茶未嘗見但說天池與陽羨豈知新名者新泉團黃分冽浮甌面二槍浪自附三篇一冊應輸錢五萬

金山

四月八日天氣清放舟遂遊金山寺遊子孤踪道南北兩歲茲山吾兩至塔影翻空疎樹幽寺門環抱大江流遠颺的歷飛高檻疊浪隱轟撼石樓開窗積翠來北固紅雨微茫京口樹盡日尋山不厭山探奇或恐山靈妒歸潮雜艇亂江聲江

勢來趨帶重城閒況頻失曾遊處落日登臨無限情

上元前一日龍發所觀察邀同陸湛源水部登太白樓是日雪霽

任城正月風光別郁鬱驚還競春帖向夕登樓景更奇憑闌處處皆春雪絡幕連綃散復粘酒歡春宵夜厭厭晶瑩委絮浮文棋霡霂堆搵動繡簾繡簾文棋迷瓊几委絮堆塩眯蕙畫前王粲生晃曜雲爛銀光滿西湖水晃曜西湖雪乍晴千門萬戶最分明五花開偏宜春樹百枝一不夜城高樓落日連雲上天井南池俯斗向絕巘高臨無窮宋東鄰回錦帳銷幌笙歌歌夜同東鄰西舍鬧春風況逢此夕元宵近火樹金燈夾岸紅觀察使者愛晴雪歡我登高宴芳節倚欄同妝樓外春卷簾共待天邊月琥珀光搖酒滿卮天河狂擊北斗垂詩成授簡慚枚叟賦就當筵有陸機短燭燒殘月欲吐紫烟欲盡停歌舞樓外水聲日東下樓上謫仙去何所如此良夜不盡歡明日登樓風雨寒

高將軍歌

將軍曹人也慷慨有勇略往倭寇亂國時曾上書直陳利害當　上意方欲以東事寄之尋以病歸與余別數年矣已亥來濟寓鉄塔寺與談時事激烈憤惋令人髮欲指惜其用不究才而以病廢也輒為此歌

將軍年方五十強雙眸炯炯如電光揚麾色擁飛霞赤拔劍氣吐高大蒼鬼奴妖焰薄東海出救朝鮮猶七載將士東征不奏勳推轂謂有將軍在將軍一號叫天閽保保危言動至尊部下橫行五百士爭能角技何桓桓　天子臨軒求大將將軍自負不多讓于時厲士東出關誓言不滅賊不西向生料稚心一病銷五百之士氣沮喪歸來數畝之耕芸樓老南華一片雲草枯蘗來難蔽膝孔明羽扇不禁涼偶來蕭寺寓古殿數載分攜今始面相逢乍喜還乍悲可憐肝膽誰能見憂國憂時意氣同談天之舌捲雄風執手相看不忍去挑燈夜已星河曙嗟我壯志安足酬從來李廣未封侯

畫梅行

錢君手出畫梅卷虛風點雪寒芳歛老幹横生色如鐵空山月挂孤根遠古今誰浔傳梅神開卷瓊英寒逼人謾誇范至能為譜長老花光差浔真一幅一枝不為少逐毫亂落奪天巧影滅香銷破碧虛合颸出霧何縹緲逋翁湖山詩思清揚州東閣最含情瘦苍數點應難謝不受江關笛裏聲

上元雪霽遊龍井烟霞石屋晩過南屏入湧金門觀燈作

風吹一夜西湖雪湖上桃苍鬱不發蜒蜿六橋玉作堤參差三竺銀為關新晴破霧不可状千峰萬峰列屏障空青倒浸湖水閣石徑斜盤龍井上龍井流泉汩汩鳴歌巖怪石片雲生雪粟探奇探不足還過烟霞與石屋穴空返照西巖紫林深烟瞑南屏綠黃昏擊柝生暮寒何處吹簫度新曲六出九枝光鬬妍千門萬戶火熏天複閣平鋪白玉丸孤城乍湧黃金盤複閣孤城何巉嶫白玉黃金爭皎潔踈星離離芒欲垂急管嘈嘈悲乍咽如花少女嬌輕盈賤雪王孫鞚蹀躞少女王孫綵袖聯壚頭陌上兩相憐壚頭俠客遺金擲陌上妖姬落翠鈿西出錢塘送明月舞雪迴風聲漸歇近水人家盡掩扉極浦漁燈半明滅朝遊龍井暮虎林扶桑月吐日西沉宋家陵闕衰草深岳墳風木號怒陰乍喧乍寂不可尋問君底事勞奔走逢時無如開笑口人生百歲真可哀百歲觀燈能

鈛面

弗告堂集卷五終

七言古詩

乙未中秋宿北固之甘露寺次日憇焦山郭五游樓今七年矣復泊京口悵然有作

往歲曾過京口宿獨步尋幽大江曲風聲徹夜攪人眠北固中秋剪紅燭豈料今年此泊舟大江依舊向東流潮聲雷色人難渡腸斷焦山處士樓

枝隱菴歌

吳文仲才情既富點染更工結庵秦淮之涘曰枝隱蓋取鷦鷯一枝意也丙申中秋滑告還里曾索余詩時病未能也比再尚符壘入留京已為壬寅春過庵中與語非復昔日文仲頓悟空華栖心白業手圖阿羅漢五十軸施棲霞寺不獨奇形怪狀怵心奪目而筆端工巧精入忽芒此足不朽矣遂賦長歌贈之

武威有奇士清狂文仲子昂藏骨欲飛吞吐舌如綺眼前之人胡足語枝隱之庵托棲止庵前插入群木青几上排來亂山紫數[illegible]一紅跡從金陵接雞蘇銘何淩兢酒邊曠達嵇山散畫裏篇章王右丞我入山中已六載金陵尚爾留君在我今小州出東山與君揖手秦淮灣秦淮灣長千里無人不知文仲子衆口爭傳枝隱詞一時價貴長安紙聞君邇來精繪事不圖山水圖大士大士圖成五十幅陸離光滿棲霞寺鉛華洗盡奪天真生前頭陀毋乃是石火千秋有盡時誰知芥子納須彌從今雙樹巢孤鶴豈是鷦鷯托一枝

送丁敬宇廷尉考滿北上時有躁獷稅璫獄繫之詔

君才磊落誰可肩攜李狡閒十七年江湖青鬢蒼生望廊廟丹心白日懸一朝召起為廷尉正人為君一吐氣于時肺石稱無冤直者滑意曲者畏江城二月風色妍三年奏最北朝天綠茸紫蔓滯行媒急管繁絃催去船憶君到時春正暮天街蹀躞錦鷄度金殿晴熏絳闕雲玉溝苍暗紅芳樹聞道君王新命須春回谷律偏人間黔黎處處欣開網骨鯁人人喜賜環如君平反不多見正值朝廷訪直諫願繪窮民冤苦圖好對　至尊臨便殿

贈殳生

殳生行年踰半百面骨崚嶒頭未白吳下爭高任俠名南中坐滿文章伯一屋正對秦淮灣簫鼓中流時往還日射小樓無所事閑窓滴露點春山

題文太史雲山

米家山水不易畫房山墨氣衍真派太史元筆奪天巧淋漓一幅煩奇怪俗眼觀之畫不難提管濡墨看始攢有濃有淡不盡意一筆一態生毫端嶒峴孤峰斷宿露參差灌木拄危

棟欲飛不飛積白雲白雲載山山欲動微茫[illegible]白
雲青嶂兩悠悠不須徧訪佳山水終日懸之當卧游

徐文江貺我雨前茶惠泉水賦謝

去年浪遊惠山下山下瀸瀸泉亂瀉汲之漱玉齒病瘳恨無
新茶香點甌今入白門已云久一滴何曾入吾口望斷新春
穀雨芽況我無緣惠泉酒君今惠茶兼惠泉茶香㯋鼻泉冷
然銅瓶乍響蟹涎沸碧片俄舒雀舌鮮三月不見脣吻燥一
啜繞頰消渴損

送辟喻兒還鄉五首

旅夜煌煌秉殘燭游子歸家自結束明日孤踐江浦宿登石

頭望行舟怦怦為爾增離憂
慈母日日望爾歸爾歸慰母嬉舞衣荒山匹馬嘶落暉衝海
霧欺脩阻南北牽情憐爾苦
長爾尚游彌七月爾去我留心彭結蕭然一官如嚼蠟行路
難且盤桓今宵酌爾爾加餐
爾為丈夫負奇骨懸弧至今年十八二十無名豈豪傑隙過
駒改頭顱為龍為蛇在爾圖
大江東轉黃河流揚州北望是徐州家在白雲天際頭日沉
閣歸鴻落日一音不為數

壽小塘張先生八十

淮海之東列十州麗羅為梁屋為樓世人張帆不可到參差
貝闕三山頭三山仙人小塘翁龐眉黃髮雙瞳蹁躚戲踏
綵雲下縹緲遙凌香霧通水色燈光照天酒月明花氣吹瑤
宮一年一度添籌算八十春秋開壽宴門外雕輪鞚錦韉堦
前玉版搖金釧儀郎恩進九霞觴酡顏笑聚桃花片洪厓醉
拍樂陶陶淮水笙歌入絳霄聞道青鸞王母使年年寄到白
雲謠

贈吳海峰

吳海峰浙蘭谿之善相人者往往奇中辛丑冬曾一見於
吳昌范東生家于時不佞角巾野服即許為仕籍中人

及不佞入白門復過訪出卷索詩遂走筆長歌贈之

石湖氷凍小舠結金虎吳曰雲釀雪范生留客入夜半艸堂
一鐙光代月意氣開尊四海同肝膽傾盡千秋俠閣梅香淺
雪逗風坐中那復知吳翁兩目炯炯電光射塵埃敢許識英
雄我非英雄人雅志在丘壑死去誰圖閣上麟生來元類雲
間鶴一入金陵春復夏官衙如水客亦寡君從吳門來訪我
白門下如君睥睨閱人多我豈希意公卿者吁嗟乎誰通顯
兮誰轗軻汝知之乎吾喪我無論富貴不須問縱使長年亦
石火我家西湖入牖平湖魚歲歲錦鱗生早晚拂衣釣烟水
須爾從前善相名

中秋前二日雨霽同張鳳梧鄭崑巖徐文江徐檢吾集徐
玉宇山池
徐君好客兼好文秦淮市隱空秋旻三山二水閒陽次韻雅
不有先元勳數年知君今始面意氣翩翩不多見參差石閣
引丹霞窈窕雕闌開小宴城中連日雨翻盆池上俄升月一
片六載躬耕湖上田一官白下耦群賢群賢意合憐片語揮
盃同醉中秋前狂客驊燈坐白露妖童度曲停朱絃我本東
海縱吞吐偶爾作吏羈簪組年年誰謂不飛揚便肯低眉向
人語相看同是客天涯擊鼓吹簫興自賒松梢月墮人影散
撲面天風落桂花

巨源王孫群鷗閣
秦淮十里生蒼烟處處樓臺奏管絃聚寶門西斂孤閣不與
城市爭喧闐云是王孫著書處卷簾但與鷗相聚斜穿落照
動淺波乍上朝卿破宿霧朝暮凭闌俱可人城居不染帝京
塵群鷗狎主機先盡揮麈幽人語乍新鳥起茶烟日多暇苔
搖窗影枝相亞宛轉陂塘橫釣植參差圖畫連芝樹我仍青
瑣點朝班羨君已收利名關安得朝昏坐君閣飛來飛去看
鷗閑
送鄭崐巖撫延綏
中丞之才具文武遺澤至今在東土古來名高誰見忌豈料

一麾竟南補年來典祀在容臺暇日高齋傍竹開談天有舌
向誰吐選勝探奇但舉杯十年不上榆林道邊塞疾風閑關
早塞外猶傳上谷吟江左爭刊白下草于今銜命重出邊破
虜威名在昔年父老壺漿迎大纛馬支黯慘聚陰山龍堆開
府胡天霽虎帳張筵月輪細白日應傾節俠心黃雲偏壯英
雄氣殷勤酌酒石城闉續紛諸旗驕早春君到榆關鴈南向
好寄瑤華尉故人
送謝印麓還里
潮落霜痕燕子磯白門蕭蕭黃葉飛紫蟹正肥橘堪剖門前
忽枉謝玄暉天印之麓君故里手驅白雲吊烟水美酒入脣

莫厭多故人千里吾與爾大江一望總傷神匹馬蒼山客路
新明秋桂殿搴三色英雄寧久困風塵
滋陽令武東懿考績受封詩效柏梁體
符分東土及清時為令治鄆仍治滋兼貢再遷如偃師絃歌
兩地聲繼諧三異騶蝗禾稼嘉穀縈縈五穗垂任人者佚
臥而治晉衛諸侯匹者誰 璽書新下慶踵馳龍文五色光
陸離比綸綍被黃壤輝北堂介壽紛舞衣湯湯汶水黍醸卮
九霞縹綵勾裊嬌玄化洽矣侯望歸特軸東釣待來茲惟以
作頌貽音徽
仲冬十一日大風發檀州得歲不磷書時不磷客河北歲

暮還金昌奚走筆答寄

捲地狂飈吹劍門枯楊亂吼白日昏欃水冰結馬蹄縮不敢出手手生粟長空鴈隣來尺書開緘沙暗錦模糊遥憶去時榴正發書到邊城已飛雪回首流光秋復冬人生底事輕離別聞君歲暮返東吳孤帆一片落姑蘇應知到日青芬向樸鼻梅香滿石湖

羅山夜行與餉軍問答 此係紀遊詩

牛擱山前多白艸一夜剛風吹盡倒垂天雲霧星斗昏驅車夜走羅山道羅山之旁人語悲河冰膠舟舟不移橐糧無計向邊地陰風獵獵向人吹問君歎息胡為者欲言未言淚盈把咫尺欃州不得前朝昏兀坐羅山下憶昔離家逢早春鶯花千里送行人纔到天津浪歡喜誰知秋後多霪霖河流夜漲驚浪簸浮天大木如山墮哭聲震地何處逃十舟逢之九舟破是年河漲皇木盡漂餉艘觸之無不碎者我今九死餘一生牽舟白日望邊城邊城可望不可到君亦胡為向此行驟聞此言淚如注白馬踟躕不能去我因選騎向漁陽爾為輸糧困官渡輸糧選騎總防邊官渡漁陽各慘然誰復庭中對妻子誰能往外不經年秋風胡馬紛南向遼左年年催轉餉爾曹挽機誠為勞將軍拊髀安衾障勸君且莫問歸程歸時須待柳條青門前繞得維回舸又恐楊舲向北征

將之金陵書扇別兩峰兄

白髮毿毿老弟兄天涯何事別離輕南池幾折堤邊柳去住牽情各分首春來謔浪杯酒酣夜夜篝燈縱手談赤日狂塵驅廣路蕭蕭匹馬向江南云過秋年來白下菊艷寒叢淨官舍一尊期對秦淮灣譏設丹楓醉清夜

尼峰兄來燕市不果詩寄見懷 以上七言係起關草

王河橋邊轉斗處聞兄獨馬來燕京雪霽金臺開淑氣枝枝柳眼為君清詎意剎無但書至開緘鬱纂平安字長安三月苍正飛濟水一灣牽夢思緇塵被面人未歸水聲東遊西日微當窗兀坐渾無賴秋絕雲中鴈影稀

弗告堂集卷六終

五言律詩

宿靈巖寺

地以僧寮勝門無客騎稀孤燈懸畫壁叢篠發清機谷靜鈴
風返林寒法雨飛夜深攬衣坐轉覺欲皈依

張允征園賞牡丹

歡啟西郊宴芳園雨乍滋春深林欲合簷靜鳥潛窺艶吐嬌
風尽香飄泣露枝花前應盡醉同調復相隨

哭許仁父

憐君幽逝早短劒失雄雄一代風流盡千秋夢寐期鬼錄明

月冷心折白煙遲有毋仍機杼黃昏泣髩絲

夏過普照寺與諸比丘談禪二首

火宅炎蒸極無消此日長偶來依梵宇時復禮空王貝葉翻
床靜曇花拂座香雪山趣大海坐慈壇雲涼
石上趺跏坐香臺啜茗餘共持無上咒回向未來初院宵疑
靈鷲山空響木魚洞虛何所見不見即如如

朱太復過適園夜坐

孤亭夏木森客坐豁幽襟沼靜潛鱗出爐香夜漏深炊烟重
淪茗就月竟論心底事明朝去星光散晚林

功德寺

廢寺西湖上朱門泌水湔草齊溥白露樹古上蒼苔鳥為妨
人舉風因啓戶來相[illegible]一老衲指點舊香臺

玉泉亭子

花外一尊轉臨流坐釣磯湖蜂移小艇樹影落人衣斜日碧
荷卷中流清吹微晚來雲霧入昏黑總堪依

碧雲寺

遲日淡山容門低萬壑松廊空疑閉鶴潭靜有眠龍叢篠剩
人翠飛嵐入暝濃明朝又朝市誰憶白雲峰

過法藏寺尋愚上人同詣摩訶庵聽無絃彈琴

斜照下疎林禪關此日尋雲來生黯淡僧轉入幽深竹屋出

新茗石床響古琴戛然高韻在暝樹起層陰

聞鴈

遠客聞寒鴈孤城復異鄉入雲聲斷續逗浦影迴翔閣寒驚
秋盡家園阻夢長今宵搔短髩因爾半為霜

曉登天津閣

高閣依城市風窗啓畫圖低簷千堞迴欺檻兩河趨日榜狀
桑外鵬盤大海隅三山不可躡霞彩鬱靈區

送何克齋侍御謫楚

漢水微茫外輕帆一葉舟清霜凝白簡離雨濕征裘官道荊
榛滿方城橘柚稠莫下悲湘淚長沙不久畱

鞦韆五首
同賦者甬東屠田叔新安潘景升禹杭虞長孺虞僧孺
鞦韆逐戲新況復可憐春影亂青林色驚翻紫燕身芳容發
桂酒微喘憩花茵一笑開嬌靨重來不厭頻
深閨情獨繡游冶蕩春騘花外千嬌轉香飄一道分斜牽紛
罥索倒挂亂播裙只恐陽臺下隨風散楚雲
薄理雲鬟就輕從羅帶揚絲繩牽已倦畫板蹴猶狂宛轉疑
憑霧翩翩欲過墻釵橫難自整微汗濕題黃
可憐二三月游戲逐芳年乍起分羅襪低迴落翠鈿牽花雙
惇亂弱柳一絲縣不是齊容舞香風十里傳

二八分窈窕輕雲領角齊朱絲花處亂翠袖柳邊迷忽兩翔
幺鳳嫣然啓瓠犀春光容易盡月上未還閨
送劉定甫兵備衡州
柳綠春明外鶯啼忽送君旌移江上驛袂自酒邊分帆帶洞
庭雨天開衡嶽雲峰前見迴鴈能不惜離羣
暑日與楊志尹黃式彥集龍廟三首
龍殿通幽徑陂唐十里風乍消三伏暑忽與兩君同睥睨銜
峰紫芙蕖散渚紅短簫何處發縹緲白雲中
柳密陰無靜堂開地自偏雲來松影亂日上藕花妍冷翠輕
歸袂流香故拂筵同游懷不淺意適總忘旋

不識松林路聊遵水岸游濤聲驅萬馬沙色動羣鷗畏暑欲
投樹尋源屢問舟爲窮千里目更上北城樓
過屠田叔南繕部
繕部新銜命天涯此暫淹官漕邀晚渡侯館背晨嵐子虛
中變（時有劉李之亂）君停江上驂心隨星節遠無計共投南
送鄒孚如還雲夢二首
輕軺發帝里官柳暗都門季子與同遠長沙聲自吞析心
仍魏闕拂袖即江國驻望投南翮孤飛易斷魂
豈不身先隱其如主尚知許身翻避世垂翅耻隨時雲木
洞庭闊風霜黍谷滋寧忘目送日便殿有恩私

送楚理庵老師丁内艱歸蜀
驪駒紛落木關塞倍蕭森慷慨忠臣泪劬勞孝子心恩綸
榮白髮錫葬有黃金莫抱終天痛君恩亦自深
封少司徒灤川王公恭藩賚什有平蠻督木功以勞歿贈
貳司卿越四十年土人祠祀之如一日也感而賦此二
首
賚什分藩日雕編撫宇年箐陰開白日花暖散蠻烟轉木穿
危峽銷兵闢笮田可憐心力盡勞死瘴江邊
旣掃羣蠻寇能收帝闕材八舟千里靜三殿五雲開赤木
青燈暗烏江白雨來祠前多苦竹遷像轉堪哀

渡漳河

大陸卷黃埃愁雲黯不開九華人已去萬里鴈還來[illegible]漬靈泉觀烟荒銅雀臺濁漳流不盡落日轉堪哀

盟津

秋漲盟津渡天風吹白袍摶沙搖草樹飛雨作洪濤夾岸千帆疾征雲一鴈高回瞻太行色青翠落輕舠

晚度函關

澗流寒出谷停筴樣危岑不識崤函險其如風雨侵山春青落水關氣欲生陰入夜聞難度徒傷懷古心

棘內中秋

省闈掄多士清宵罷倚闌傾來桑落酒款敘惠文冠月桂流雲細霜鴻度影寒烏何處笛秋色滿長安

長安秋望二首

高閣三秦暮清尊九月開山晴樊水畫風雨灞陵來落日洸蘭沼吹寒上柏臺坐收楓色晚衰颯使人哀

首山埋劍璽悵望渭城新綠壓青原色紅殘獸閣春龍蟠還二華虎戰踞三秦一夜五陵雨蕭蕭愁殺人

李侍御邀同孫考功飲　秦藩山池二首

興國同尊酒名園片石幽林浮霧乍隕興遠意俱桉几動臺鷁色光分水鑑秋瞑烟還破燭卷幔澗雲流

圖依城自曲臺古石爲山人語潛魚逝天高過鴈聞閒尊臨水面趺坐入林關故有烟霞癖更深未擬還

集崇仁寺

紺殿千林合香臺臥佛孤天清蟲語鴈霜老菊叢枯層敞來宵月鐘昏起夜烏斗城雲霧裏燈火亂歸途

峽石驛

古驛萬山深霜高氣自森丹良流衆草玄兔照孤吟夜靜水喧澗峽明燒隔林通宵不成寐哀響散清砧

晚登百泉書院樓

登樓聊縱目楓色老蘇門烏亂棲蒼樹人喧柱浦村危闌留白日別島易黃昏颯杳秋聲起靈源自吐吞

潞河阻風

曠野孤帆宿沙飛四望連水翻渡口月盤暗海門咽老樹危崩岸狂濤怒泊船長川寂寞夜痛飲不成眠

梨園村大風

飄颻野風發落木亂紛紛波撼魚龍窟沙摶鷗鷺群梨園昏水月漸子蕩秋雲入夜心難已悲涼一鴈聞

秋日河上四首

搔首宋梁游孤吟一葉舟天空雲近水沙白月移樓千古豪華盡三花林髩秋雞鳴望伊闕腸斷濁河頭

秋深夜不寐朔鴈落寒聲宋嶽迷衰草梁臺失暮雲艇虛波
易動月小樹難分木葉清霜下蕭蕭不可聞
細雨蓮花口秋風鄴子官開帆青雀上卷幔白雲中沙背喧
高浪長隄走斷蓬不堪登望苦慷慨有漁翁
官樹催搖落秋霖多野航岸傾廬舍盡田沒黍禾傷遮道千
家哭浮天一水黃不須陳困苦言淚已沾裳
九日登高懷杜孝卿
同官不同遊參商况屬秋雲連寒色迴鴈引客心愁梁苑千
家夕單懷一水流忍將菊花酒獨上汴城樓
望太行生雲
游雲輕出岫裊裊匣巖高變幻元無定縱橫疑有靈因風成
鵠彩帶雨作龍腥底事紛多態常遮翡翠屏
胙城縣
樹動野風至宛轉百愁生莽莽茅為屋荒荒沙抱城幾家聊
夜織何處問春耕幸有天邊詔殷勤為緩征
新鄉道中夜雨投山寺
驅車衛源北荒徑隔新鄉村雨迎人急山飈入夜征雲深孤
嶺沒樹遠一燈藏問宿林中寺空香靜佛林
漳河初月
一片漳河月清陰曳渡頭匀霜上銅雀流影度銀鈎寒兔窺

雲細初輪落水幽烏烏何處笛哀颯鄴宮秋
鎮口雨泊
鎮口舟紛集蒼蒼野色疑青天秋雨暗黃水夜雲蒸旅思愁
雙鬢孤吟枕曲肱輕帆投極浦明滅見漁燈
曉投清江浦
淮水吞江浦孤帆曉復開樹移沙岸轉波過海潮迴人語迎
村雜漁燈拂棹來繫舟猶未穩寒漏已頻催
高郵湖
高郵初桂席波起蕩湖村遠水浮天白孤城過雨昏柳絛依
岸斷鷗鳥向人翻破屋稀烟火滔滔鎖客魂
晚渡江
東風吹暮色楧柁渡江烟濤泝樊山上雲迷鐘阜前為校隔
岸火更遇夜行船漁子頻相問維舟何處邊
靳大杜參戎歸自南山口結廬城東有終焉之志寄贈六
首
自甘幽獨處薄俗怪還嗔未老三江志能抽百戰身苦吟耽
嘅蕨高枕厭勞薪不忍投深谷名園總避塵（參戎先公有避塵園）
結舌談邊事逃名洗水源短垣交苦竹長日倒芳尊酬土黃
金盡還鄉寶劍存衛門迂世路豈是負　君恩
上谷辭開府中原乍拂衣青山歸興足白眼宦情微暑酒三

春老湖魚五月肥浮雲繞失意鷗鳥已忘機
南山仗抓翻東海濯塵纓丘壑蹤交態林泉豈世情繞園三
水白低户兩城明自謂漁磯穩含光蒸氣生
大樹名還在高齋情自怡柴荊饒古意水竹澹幽姿慷慨惟
詩草英雄付酒卮沉冥天地意遥集總無期
歸來君已賦浪跡我仍官轍迹終拙時名久自殘夏雲濟
水閣秋月石城寒昨夜尋君夢江湖路渺漫
九日同孟淑孔祝無功集武隱君山樓二首
勝地竹林間凭闌更對山涼風驅雨至幽鳥掠雲還歌吹長
下暮參差小閣閒坐忘緣音遠相對菊花斑

開筵一臺迴雜樹澹秋姿幽籟過簷響林鳥入檻窺同勝儔
地異纖月過樓危羨彼逃名者長年託酒卮
棲霞寺
興劇入林廻豁然福地寬松承崖石墮巖綴殿楓丹清梵妝
殘靄空山對夕餐登吟不知放風野寺雲寒
天開巖
孤峰開削壁巧鑿若天工送響秋松古盤空仄徑通汀蘆入
眼白楓葉點秋紅絕頂趺跏坐閒看度嶺鴻
白乳泉
玉乳吐靈竇叢珠瀉澗流山空清響澈竹密綠陰稠落沼萬

峰碧涵空一鏡秋山風吹石閣閒寂晚仍幽
立春日同徐章甫陳公衡集何仲雅侍御足園二首
泯泯蛟冰斷江城逢立春名園猶積雪好鳥欲窺人地僻叢
塵遠天涯兄弟親隔年鶯已變遲莫送盃頻
春事歸園早良宵共話長池平魚出戲閣小梅生香倚檻雲
低户開尊月近床相看不知夜天地此行藏
送陳公衡駕部考滿如　闕
送子當闕歲長川下夕暉緋袍今日別慷慨古人稀城雪縈
帆影江梅照舸徽縣知五雲裏香氣染羅衣
清涼寺閣雨坐

春城坐幽寺孤閣敞清涼臺迴眼能放山深樹自蒼僧徒依
淨室風雨暗空廊向夕衝泥出鐘聲度嶺長
再過清涼寺
再入清涼寺高臺覽舊都金陵徵王氣石壁自雄圖密樹依
城合澄江入雨無六朝人事改矚眺得踟躕
齊王孫慕亭邀同孟淑孔集元官寺閣
一徑入城隅千林層閣扶閒關人市隔出殿鳳臺孤竹色搖
空翠林香乍有無相依清梵末日下暝歸途
種竹
小齋雨初歇斸地種新篁綠颭東墻色陰生北牖涼蟄龍根

可結宿風葉能香𦾓弓焚淸坐悠悠風韻長

雨後衙中西園漫興二首

縺綣西園興疎花過兩餘墻頭紛度鳥池面忽跳魚啓牖延
青峰呼兒決澗渠敢云吾玩世水竹且成居

矮屋臨芳沼堪爲抱膝吟浮雲鍾阜散片雨石城陰坐樹黄
鸝濕垂藤翠竹森眼前郎大隱何待訪深林

哭曾三省二首

三省者石塘公孫也公撫山東時延先大夫爲其子淳師
予與曾送有通家之誼公勞于邊以權相譜　賜死後
寃白　詔贈其官錄其後而淳已死戍所遂　恩及三

省萬曆丙申操一舟涉江訪余白下把臂叙舊甚驩亡
何病送之歸歸且死矣訃至不勝人琴俱亡之感賦此
哭之

死歸誰獨免生寄我無聊疾病方逆英雄氣頹消黄昏梅
嶺月嗚咽廣陵潮二十四橋夜無𩖃何處招

先世寃能雪　天朝恩自殊故人今寂寞吾淚灑江湖纏幔
山花冷書香墓草蕪可憐歌舞地風色暗江都

弗告堂集卷七終

弗告堂集卷八

五言律詩

風雨夜泊

向夕沉雲黑隨堤聚野航人烟天外疎林火雨中蘋水立龍
爭鬪沙寒鴈乍翔迢迢孤枕夜或恐是瀟湘

寒食

偶雨卽澄霽孤蓬獨擁辰未沽寒食酒且泛桃花津樹密鶯
穿穩沙明鷗下頻江南春事早處處柳條新

湖泛二首

久說西湖勝令方縱舸游孤山開小霽簫吹雜中流綠荇牽

沙細紅桃夾岸稠稍南舟暫艤云是藕花洲
縱淺湖山興其如風日何傍舟鷗自狎入寺酒同過嵐氣分
晴翠波光益晩和回棹待明月處處起笙歌

李峒嶁山居遇古松和尚

地僻不常到幽盟此日尋入門多隱意聊以息塵心近澗小
堂濕然燈曲閣深閑關有閑士一塵對雙林

法根寺 寺有長耳定齋肉身在

孤刹留龍藏雙林會法筵萬松清梵末千嶂佛燈前定裏金
人寂空中石閣偏晩風薄高竹暝色下諸天

丙申除夕劉公雨朱長卿張忠甫過訪聽魏若愚彈琴分

得朝字

結社情初洽斯田興正饒相看留此夕淹坐忽分宵湖海絲
桐在虛簷日月消不須辭盡醉況復近春朝

新春劉公雨朱長卿張忠甫集小齋賦雨水分得賓字

何意三之日陰淡眉玉塵窓虛疑積雪壺煖總成璘片片豈
負暑戕不礙春未須占稔歡厨倚且留賓

賦得銅雀臺送劉公雨之鄞郡

荒臺驕落宇遲日暉雕楹望陵對巻酒舞帳杳歌聲水咽清
漳樹沙明舊鄴城一乖惜春仲應同離別情

送黃鳴泉歸吳興 鳴泉善琴

風塵湖海外相憶忽逢君思繞江南月寒生薊北雲青山留
處足流水調中聞此夕仍憐別清譚向夜分

壽余古仙八十

古仙何矍鑠八十尚遨遊綠酒醒丹頰青山老白頭淋漓筆
自古潦倒興逾遒揮手烟霞外丹砂定可求

贈三玄上人

煙岑最深處一榻寄蕭然播影搖虛壁鐘聲寂澗泉月中呈
一切水觀悟三玄請看無生處依然草木鮮

夏日村居四首

養寂耽幽獨深林五月初官餘生計拙懶久世情疎頗茂陶

潛柳因親郭索書無言卜築遠村落自成居
雜樹上餘秀平疇夏不炎微風時薄砌返照故燻簾草地鋪
常坐瓦杯乾自添倦來索枕臥斜月掛纖纖
風來萬木響雨過野池平水映雲花白林驅暑氣清羣兒爭
決澑獨樹坐啼鷺不盡蒙騰飲釣簾待月明
暑雨端陽近晴雲麗遠空林鷗同野性濁酒自山翁麥秀千
村綠榴開一徑紅終朝渾是暇懶去到城中
訊張玉華時以膠州守被謫歸里
天涯秋又盡新句近如何官業名難滅人言毀易訛膠東碑
不滅海上水仍波莫謂無知己雄心付薜蘿

向張君乞菊
聞道名園菊離離弄晚姿被崗薄露馥吐額昂霜垂旨酒靈
芽泛華林駿足馳分香如不惜但乞兩三枝
壽劉初陽郡丞
閒宴迎新莢歡逢初度辰星精元突兀鶴骨自嶙峋能避長
河水桃開度索春召新應上賞王命重來句
再將軍東園二首
玄圃依城曲開簾放野風低簷千樹暗繞戶一溪通匣閉干
將劍門開青海驄時時約朋好笑射往來鴻
將軍不遇主自適野情多世事如棊局雄心付薜蘿每因騎
馬至閒看刺船過狂態誰能識空憐醉後歌
哭朱長卿二首
昨夜西鄰集猶然謔浪歡銷魂憐夙易見雨此生難彩鷁垂
天墮同雲匝地寒黃昏齊泣下遺恨水漫漫
君自雲霄侶生平饒轗軻誰堪名世者無奈數奇何氣以英
雄短情鍾我輩多惟餘風雨夜衰颯動悲歌
適園八首
謝爾名千載還吾適一區竹深留客坐苔濕藉兒扶雨歇帶
鳩婦風睞縱鼠姑雕闌向日下堪老託江湖
逢迎吾所倦日日便幽潛過澗石橋窄穿林竹徑尖兔絲胃

灰架蝶粉上鈞簾信是田園樂身輕意自恬
禮法非吾設疎狂任世猜池幽屬玉喜堂小鬱金開時看羣
兒戲或邀鄰叟來宛然在深谷隨意步莓苔
心為辭官逸交因臥病疎舞堦調稚鶴放水狎游魚懶著登
樓賦閒看種樹書短垣交茂木渾是野人居
依堂新架閣意興總悠然睥睨街窗出帆檣繞郭連倚闌歌
白石卷幔看青天最喜穠陰合松林淨晚烟
策杖訪靈嶽依然世上行無如閒閒裏自遠水雲情身以叢
花倦腸緣食菜清官休名自毀何必遠逃名
[illegible]侯婿紅破紫荊霞病後知風勁閒餘到日斜園丁鋤

徑草稚子弄盆花可怜東陵隱猶傳五色瓜

解組官雖棄縣車身始安辭蘿聊製服昇蕨自供餐驚老槐

陰密春深花事殘乾坤容我老底事鹿皮冠

同周兆通登北固晚酌三山閣二首

拄杖攀崇巘虛簷倚梵宮浮天寒水白薄嶺夕陽紅鐵甕虛

無裏金焦指顧中何緣戀落日蹤磬晚山空

遠樹銜江闊危戀枕碧灣蒼烟開萬井鋒闕俯三山木落吟

風細波澄晝鈞閒晚尙牀象墊遙踏白雲還

招隱寺

寺在京口南是宋處士戴顒隱處有虎跑鹿跑二泉

宛轉躡招提高人曾寄棲澄江入檻白翠木抱巖低泉響落

雙澗烏幽時一啼徘徊不忍去趺坐日沉西

訪張幼于曲水園

偶過竹堂北來尋曲水園孤松依古石叢篠蔽高軒官況吾

元薄時名爾獨尊細談燒短燭難與世人言

幼于自敘

自敘吾曾讀清狂與自孤齊容聊假面率性見真吾既結松

筠侶何妨牛馬呼時開開白眼日日醉當壚

雪後集劉文學蕉園觀劇伯起幼于各有詩依體次韻二

首

委巷寒林靜芳尊玄圃移清歌諧雅俗同調有塤箎徑折臨

塘石庭低帶雪枝夜深還秉燭朗月印方池　次伯起

地主美劉楨風流獨擅名同觴歡雅集別調度新聲豔舞輕

飛燕嬌喉韵轉鶯江南春事近去住各含情　次幼于

辛丑除夕將鱗喻兒過戚不礙宅坐中有歌曲吹簫者

佳夕開芳宴明燈映色和主人從容推于亦同過松大然

長夜簫聲韵短歌吁剌奇岐跡豪章鯨壁蛇

留謝澹然和尚

寺留彌廿日更上武林船江上縈晴雪松關隔暮烟空香飄

象外浪迹寄春前遙憶清談處寒燈竟夕然

龍井

曠宇依湖曲名巖隔世氛閣銜青嶂色露濕紫苔文龍去井

泉冷僧歸竹徑分亭前一片石冉冉欲生雲

包園　園在飛來峯靈隱寺西

柴門饒古意繞砌植篔簹池水通幽澗松陰覆石床飛來嵐

翠入靈隱梵音長欣賞無人共留連下夕陽

夜達京口

颼迅逗巢輕升陽向晚征蹤星入水動殘雪隔窗明海燕來

還滯沙鷗睡忽驚夜深泊來艤人語識潮生

風雪龍潭驛

風攪千巉雪濤翻萬頃雷入怵銀嶸任龍去碧潭閒漸暝山
中路愁登江上臺客行春已半不見鴈書來

春日懷適園四首

骨病江城夜魂銷故國天白雲看世變青鏡感流年體瘁自
知倦官閒豈望還園樂超閒月此夕最堪憐
記得南來候寒林凋碧梧好花忽胥蝶密葉已藏烏旅思春
應減愁心興轉孤誰云勲業在憔悴老頭顱
南國鶯遷年嚶嚶向客啼繁英交砌藍羣綠隔江齊雨滴鄉
心折途迂客夢迷一聲長唳鶴疑是小樓西
我自生平懶胡為去故廬江聲東下疾鴈影西來疎已是隔
年客纔傳一紙書新詩寫誰索閣筆獨躊躇

秀上人刺血寫經詩

壬寅正月客吳閶秀公棹一舴艋訪余石湖興談竟夜公
投我七言近體駸駸有貫休皎然風心竊下之而猶未
知其捨身苦行也比及三月復訪余金陵乃出刺指所
書華嚴等經百二十卷讀之血跡淋漓欲飛公自云十
年茹淡七年刺指刺血盈盂日書二十字指旋刺孔旋
合初不覺其痛楚也者迄今損血不知幾斗而指不加
瘠色不減腴不亦大奇怪哉王太史阮亭王為之建幢匿
經於內勒以偈余輒賦五言一章紀其事竊自比於讚
頌焉

自悟無生忍欣然鉢契針莊嚴聊借手苦行漸忘心血點琅
函赤書侵貝葉深法幢收卷帙寶色動雙林

春日積雨無聊辱顧所建通訪生中勃勃有南遊之興贈
二首

秣陵春水漲人自廣陵來春輕桃花馬同傾竹葉盃風軒昏
積靄雨砌冷深苔不是君還訪何緣懷抱開
白下情方洽南游興轉濃烟霞偏放眼丘壑素羅胸一水詎
携艇千山不春重安能同爾去滅跡最高峰

張忠父書至寄懷四首

落日下鍾阜輕烟鎖直廬銜杯一兒共攬鏡二毛疎未覺冠
裳貴但憐名譽虛綿綿此離緒雙鯉託緘書
魂夢江關隔懷君安可親殷勤託毫素究轉軫心神歲月寧
寬我勳猷終讓人毵毵湖上柳堪老百年身
客秋同社會小閣坐通宵苦被一官縛遂羈十里遥青燈懷
故舊白髮愧漁樵追憶歸來賦原非為折腰
書札金春至云來白下游如何已四月不見棹孤舟桃葉渡
頭柳雨花臺畔樓肯來携一醉為我破離憂

題畫贈王雲池

雲池王君秣陵高士也令安義一載即歸田隱居長干之

西蒔藥畜魚杜門自適蓋不知有都城宦游人而都城
宦游人亦鮮知有王君者余偶約祝無功王爾祝吕玉
繩過訪相對竟日甚歡時好風入林枒舒花婿二三奚
童吹笙度曲聲散塘水無功曰玆會不可無圖卽以枒
塘春水藥圃晩烟爲題余遂足而成篇并繪圖贈之時
萬曆壬寅夏仲廿三日也

隱跡長千里名園背郭城枒塘春水漲藥圃晩烟時五斗腰
慵折三山杖自輕兒童歌吹夜相對意縱橫

夏日同耿叔臺徐文江徐檢吾過鄭奉常峴巖衙齋二首

郊時時多暇無妨客叩門閑軒消永日捉麈但清言署靜知

官逸身輕亦　主恩印揩修竹冷疑是仲長園
來今何夕鮮飈激短檽齋虛宜上月輕濕點流螢燭破於
疏紫烟消竹色青九賓侍盛會滕下況明經

丁以舒白嶽讀書

嶽壇東南勝廬依洞壑分青蔥然夜色丹嶂鎖晴氛天井垂
虹度雷壇下麋羣山窟應妬爾賦就欲干雲

弗告堂集卷八終

弗告堂集卷九

萬曆丁未冬十一月十三日
陛辭出都城暮止順州晨與閔馬及來仍行三十里宿牛欄
山是夕刪風獵獵陰霾晦星月四鼓戒途踰潮河經羅山
下聞道旁愁歎聲訊之乃河氷膠餉舸不得達檀州者聲
甚悲此地距檀州二十餘里數數瞻東方白竟不白已入
城漏下綫四鼓假寐久之始曙乃知向之四鼓誑也誑余
中而圖安枕亦狡矣十六日趨制臺寒師召與袁孝廉小
條一交臂語不甚暢而別十七日制臺復肆祖筵南城樓
上卯登風大作撼樓欃欲動黃沙四翳薊門諸山盡失踰

午就道十步之外一無睹見及酉風小定投唐洞寺寺卑
隘繚以土垣僅及肩一僧出迎龐眉而朴叩無生不鮮少
頃月上滿地皎若淩霜凄冷不可晧立勉而酌余素不善
酌酌三四酸輒醉遂擁被就睡甫夜半有聲從西北來忽
衆山皆響屋瓦欲飛穀昨日風更烈及旦披裘升車納手
於袖猶慄慄起栗也南行距三河之半曰馬房蓋貂璫司
之而興營兩衛之屯地錯雜其間有司不能制且為逋負
窟一入輙不可問余馬對所謂房中日鳴鐘一笑傾千觴
即此曹也向夕駐三河縣三河令關荊州守與平谷令已
先期至十九日視馬及酉而畫三鼓發三河東去一舍為

邦均堡是薊丘南境盤山雄峙西北往丙午歲即不克貫
餘閒一着登山之屐猶得於鞭際挹山色蒼翠樸衣薜門
乃鼓啓明未高已達別山別山去邦均堡又一舍回瞻盤
山不見但渺渺白雲耳申初次玉田縣舊例遵化[illegible]
邑皆得調三令畢集燒燭譚土風及秋霖敗禾稼語良
痰苦入二鼓始散次辰風靜日煥三邑馬比它邑稱多然
雪錦爛如匝兩日始鼓殘不為渡二十三日甫出郭有單
騎馳至薊大安口守備王君攺予邀余游湯泉者也余謝
曰余過佳山水與復不淺實無如王事何兩遵盤山趾無
暇一造與峰乃暇迂而東為湯泉游勢不遠矣遂析簡報

以詩馬首既西四野雲垂六花小墜卓午飯林西寺憶丙
午至此雪渡白龍港漸沒馬蹄入寶坻則盈尺矣今景色
殊嗜昔而風寒小過之比及白龍港俄審去寶坻里許
雲俱藏迈照街畔睨一鳥掠城而北極有致既入署則
往寶坻為畿輔上邑近惺惶災又盧兩為祟賦多積逋
其舊矣二十五日出西郊塗氷斷徑迂驛一鼓始及永
雉堞圮四門皆不可扃民舍傾欹有僅存敗埤者強留
一日卒馬務二十七日卯發氷及南門之趾投東南二十
里方折而南復折而西日將申至河西務時風驟作吼堤
枯楊如雷河氷縱堅然滑甚又狂飇吹人欲倒凜凜切

骨與人栗不能步牽掖之而寸移比登岸覺西體如水卽
擁衾白不啻衣疎芋矣欲投野寺索火煖之屬監督使者
以肴酒餽受酒一盟四五酌五內始溫是夕宿武淸武淸
距文安百里而強耳旦發暮至而今不然矣輿人曰[illegible]之
南層氷峨峨往來斷行跡未敢肩而往也脫誤跌其[illegible]矣
濡不可舉將誰咎然必緣堤迂而西經保定縣然後迂而
南入文安縣其途雖視昔倍然蜿蜒僅通一線之陸不迂
不達矣二十九日發武淸晡及霸北升堤則日已薄崦嵫
水齧堤缺者十之三四下上觧顧二鼓盡抵保定次晨[illegible]
一日之力抵文安文安當九河之委堤不任障水距城漫

三版令卽小退惟西郭斥地受輿馬出入耳村塢蕩析人
戶亡匿者不可以指數父老叩馬訴所疾苦泱泱湮不能
收余亦不覺沾裳矣乃賦弔災一章初二日馬事苟完仍
由西門出大迂而西復向南始東入大城大城之水卽小
弱於文安然閭巷蕭條之狀亦復不減四日寅初刻發行
十里只河岸天漸曙水濶三里寒色朝凝凜冽稍次於河
西行望許日出丹霞千縷射氷面車騎歷亂如在縷絲瑪
瑙盤中陸離焜燿亦一奇也巳末抵青縣青令與靜海令
巳列騶而待燎畢仍由大城文安保定趨霸郡余自順州
徂青多宵征而實抵西南又多氷以故爲寒所中遂病矣

時霸兵使者梁惺田亦病乃不見起召而別七日宿固安
八日五鼓雪行十里至渾河風急不能然火雪昧屨跡信
足亂踏仆者數四始達於岸斯役也渡氷河者三河西衆
大城有朝景而渾河則甚危耳甫午宵止申初抵天寧寺
大興令同余於城東不意自南迂也向夕馬始集張令爲
余飯脫粟旣飽獨步庭堦時新月樹西廊松影印地僧從
梵唄與擔鈴相韻悠然有物外之鼓厥明於事而竣入都
城揭來二十六日其中經大風者四蛟氷蔽野去歲所無
而雪則實抵之什一爾共得詩十八首次於左

五言律詩

脫役牛欄山

向夕寒雲合荒山匹匹遼近村人語雜匪獸鳥枝移雪壓河
氷白風宣古木悲茫茫苦行役無奈鬢毛衰

制臺蹇師召飲署中賂衷老廉小修二首

制府霜威重莛閒々日暄同心機自息折節誼彌敦春此薊
南客懷深薊北思誰云臺殺刷振歷日玄言
庭栢交文館迎氷湛玉壹忍滲谷易醉欵洽不離晡雪擡看
調鶴風枝乍集烏合離同此日握手獨踟躕

宿邦均墊杜見田藩使析簡相邀不見起答寄

一從瀛海別不見十年餘旅館王程促寒燈客夢虛亂烟[illegible]

谷杳古木斷門蹊空負平原約臨岐歎索居

早發邦均堡別薊門諸山

匹馬出荒城疎星落只明寒林延海曙野店發柴荆塵起渾無賴山随似有情玉田何處是一望曉雲平

王丈子守戎邀遊湯泉不克赴詩以謝之

嚴冬落木赭匹馬玉田郎曉霧將垂雪寒氷已結流湯泉空負約朔吹迥生愁豈少山陰興能孤訪戴游

天寧寺雪霽曉坐

向夕禪堂寂寒燈弄夜輝雪收人獨坐松靜鳥群依〻塔鈴風細空廊掛月微詎知城市裏車馬逐塵飛

甲辰元日試筆是日雪二首

新暮梅邊淺餘寒賦裏豪同雲淹臘色容雪灑春袍荏苒歲年換婆娑兒女高趣時欣物賞椒酒自酕醄

萬事渾如夢行年五十三圍爐欣命舉攬鏡欲抽簪兩雪欺雙鬢行藏寄一龕畏途傷老馬底是又江南

詠物六首

魚戲藻

澄波凝空翠涵泳集游鱗聚吹星彩動潛避月鉤新朋行欣穿蕊来爽流樂契人蓮香儻可戲底用縱通津

蟬鳴柳

白露棲高柳鳴條咽遠天穿枝知響促競噪覺聲綿飾附危冠影韻披焦尾絃但飲玄天露身輕亦易捐

鵲啄苔

登春巢林杪雨霽下深苔一啄一回顧既飛還復來力已填河倦心仍祇王猜聞關梯毛羽日暮尚徘徊

螢鑿露

露下秋宇淨清夜響胎禽乍驚閑六翼羈唳耿孤心綿邈芝田阻寂寞春臯深寧為耳目玩終栖滄海潯

螢照帙

迈照秋窗盡入簾螢乍飛練囊添箇箇縹帙故依依聚處光恒爛斜来影覺微反畏然燈箴翻能帶雨輝

鷰銜泥

玄鳥應候至呼侶集香閨掠棟營新壘尋巢傍舊泥伺辰玉宇靜飛引畫簷低留爪勿須憚相賀喜雙栖

種竹成林

綠筍半含籜新梢絕作林色連梧井近根入槿籬深雅有凌寒操能虛應世心拂雲不須待常對小庭陰

閣下雙松

欝欝兩株對森森小閣傍竹鄰君子秀枝拂大夫長夜月疎陰靜空堦落子香賴君堅晚節柯葉獨凌霜

稻徑

有美塗林樹徑開入夏妍新條疑翠剪夜火類熖然西域根移遠扶南酒釀鮮千房同一蔕潘賦至今傳

萍

豰雨水華出餘回陰氣溫渡江曾有實浮水總無根巧逐微風散輕隨細浪翻漂搓鉎未定任適復何言

苔

研上碧於染鬢影滿緑錢根微踏未斷緑細勢相聯每向重陰合偏逢雨過鮮綿綿緣閣上漠漠沒階前滋石隨潮長浮查逐脉纎江淹曾有賦無用總堪憐

雲

一片碧虛起上天飛蓋重輕飈吹未斷蔽日影偏濃縈嶺猶含水崎嶇欲作峰朝昏多變態豈是為從龍

雨

明月宵離畢濕雲晨望屯迴涓地維決傾潤迅雷奔原樹添新碧芳塘沒舊痕江鄉昏積潦漠漠稀柴門

風

順逆未可識去來庸詎知起波紛泛濫動葉影參差香以翻衫度襟因當戶披孤鶯時拂照蟬鬢動絲絲

雪

同雲垂四野霢霂下璇粧搓裔因風攪方圓逐勢移氷花依幹綴玉溜傍檐垂不辭嚴陰積寧回黍谷吹

霧

日高不可見窮轉匝平蕪五里城闕隔三晨遠隱無南山曾隱豹新栁更藏烏詎意洛川上仁淸始見匳

和包虛中美人三上三下再賡六首

樓上

入雲高綺構初日照粧紅倚檻開輕幰含愁望遠空乍歌隔妙響息舞落香風疑是陽臺上微茫雲雨通

橋上

妖冶出房櫳飄飄上砌同拂衣香度水移步彩成虹顧影翻桃浪憑欄受栁風非遊淇水曲定擬洛川中

馬上

寶勒黃金轡偏越薄羅衣拂鞍敲響釧揚鞭勢欲輩向奪桃花色嘶驕束素圍紅塵生紫陌一片彩雲飛

花下

粧奩樹影細褰纈戲芳叢枝罥遺輕翠衫舒受落紅風來香不辨日照綺輸工究轉柔條下惟憐春色空

月下

二八人似玉三五月如霜清輝紛步影夜色淡容光暗吐蘭

裾氣疑分桂嵐香依稀開玉匣明鏡理宵妝

燈下

夕宇闢輪側綺疏孤焰輝獨親吐夜蓋未下卻尤帷約脆整雙情含嬌燗九微幾回拂翠袖為惜火花飛

朝妝

朝旭開窗曙春閨散早香嬌羞未肯出攬照試晨妝鬢脫整裾亂寫額勻新黃但恐白日下憔悴減容光

晝睡

雕檐日未斜都梁篆稍馥香汗濕羅襦薄帷下錦目雪膚生簟紋脫簪髾綺帶鄒犀啓夢笑嫣然迷下蔡

穿鍼

夜窗上綺幛迎寒理白素縈纓貫玄鍼映月雙蛾聚凝睇側輪暗絲動知風度代馬胡不歸秋宵亂愁緒

對鏡

[illegible]匣啓清光瓊臺靜與對臨飾獨憐影看花時轉背畏過新[illegible]黛畫面遠山黛罷氣忽為昏疑隔巫峰翳

採蓮

[illegible]泛朱房微風生委漁為歌涉江曲因之理桂櫂不畏彩[illegible]憐嫩蘂葉妙深入亂繁朵但聞開口笑

照水

粧既臨芳渚流盼媚鉛靨花隨鬟髮墜衫逐水紋揮忽然見魚躍輕濺濕羅衣徘徊池上影已去旋復歸

送李星垣署諸城教諭

滿道東行大斯文北學先夷靡三疊羅蹀躞萬金前笑兀高雙觀汪洋陋百川從來齊傳重風教有真傳

詠鏡中燈

魏臺新啓鑑孤焰忽然心瑩徹九微色輝生百鍊金拂塵光盆顯虛氣影俄沉三五青天上金星犯太陰

適園聞鶯

閒寂庭除靜交交弄好音逐飛穿密葉呼侶坐重陰風喜[illegible]槐影雨愁交竹森岆中無彈射寧有上林心

贈吳令夏允明考滿

仙令楚材都時名近代無千花明曉郭雙舄見飛凫市蔽春陰匣琴堂夜月孤知君能奏最遺愛滿巢湖

同周兆通吳文仲叢修之攜兩兒集然蓼菴之松風閣一首

高閣倚松風西林迥照紅千巖塵市隔一徑帝城通香積雲中[illegible]天花[illegible]外空孫鑣歸去晚石磴轉冥濛

同張樹之王季輔在靳大有宅餞別韓山人入蜀

良夜促飛觴親梅帶雪香一尊滑水上千里棧雲傍歲盡饒

霜霰天寒喇驕驕留歡因惜別珍重在殊方

雨中胡松亭招飲新第夜話

敍我鳳城東連迤一徑連君餘敎雅道誰許暢玄風雨過幽
花媚雲連賜第雄篝燈入夜半清話幾人同

水中樓影

累恩紛綺構倒影入平津潋灔開圖畫參差映奐輪風生波
乍蹙萍散影逾真可望不可卽愁絶倚欄人

水中燈影

丹焰落清漪熒熒漾九枝陸離隨浪破明滅逐舟移龍瞳疑
珠墮蛟飛掠水窺自銷應不悔蘋末畏風吹

壽方禾山九十一

春秋九十一勝日夜猶筵北斗瓊輝樹南薰錦拂絃綵雲停
妙曲白髮並齊肩宇宙勳名赫長生擬列仙

送楊梧月之郴州

燕市秋鷺早修途木葉稀如何客自去不共鴈同飛家遇邪
溝便帆枝楚水微風流饒佐郡莫恨帝城違

寄懷張樹之

君方浴魯水吾尚胥虞羅故國蓴鱸美中原豺虎多緇塵蒙
敝骨白首愧鳴珂遥憶高齊月娟娟掛薜蘿

寄梅大庚二首

故友舊京客獨吟遥思催夢依白鷺渚愁倚黄金臺三月石
城別孤鴻江上來懸知行樂處寂歷早梅開

啓事囊中草篇章近若何適情應中酒對客且狂歌世態紛
難定人言毀易訛升沉渾似局冷眼看鳴珂

輓楊霽寰中丞乃翁詩四首

重泉埋劍舄嶺辟大峨傍雲涕人千載風流盡一方錦雲開
詔爛汀芷薦盤香東逝無情水聲吞巫峽長

浮雲生極北白日下川東目以招魂斷裳因灑淚紅三巴風
雨暗一代典刑空化鶴終為幻何由見羽翀

有子江州彦雄圖鎮粤西勳猷今代迥舉望古人齊旌節來
恩迈斑襴罷舞依椿迷何處是淒切峽猿啼

生世無他好珍收翰墨多青箱遺滿架白石向誰歌泣墮岷
峨雨愁添灔澦波登龍竟已矣仰止奈吾何

人日立春

臘盡辰逢馬春歸日是人五絲縷勝麗十菜簇盤辛鳥動知
陽轉人欣卜歲新相逢問農事莫遽酒杯頻

康母節壽詩二首代以上五言律係起閣草

令母推鄒孟賢侯擬晉康丸熊心獨苦銜鳳譽流香澤徧梆
湖郡春生萱草堂栢舟堪繼響千載有輝光

七十今連一榮名誰更先里中傳梱範天上應星纏筵啟蓬

仙集笙吹野鶴旋舞班稱壽慶彩映蒲縣

弗告堂集卷九終

弗告堂集卷十

七言律詩

登岱

石磴刻天御帳通白雲一片起封中蹋蹬鶴控元君馭綵鸞
鸞飛嶽帝宮坐向高旻邀絳節望餘匹練失青楓誰呼七十
二君起松堅宜寘嘯晚風

青山逢廖伯登宿法雲寺得幽字

老檜陰陰古寺幽亂峰門掩薜蘿秋千函藏蝕雲沉壁一榻
燈懸雨近樓谷靜鐘聲收暮靄潤香石實鴻寒流逢君同是
風塵侶空界無妨一夜留

郭雨峯憲副邀飲魚山別業坐中出 聖節詩有作

焚魚騎馬入深村獨卧雲岑遠市喧堂敞松風濤卷坐窗含
巖色翠當門懷君更上南山頌款客常開北海尊斜照一簾
林轉靜還將燈火破黃昏

九日自酌

落木蕭蕭風雨來邨深九日懶登臺暮砧聲急催林響夜燭
花寒破月開短髮百年愁攬鏡長歌此夕獨銜杯雄心寂寞
驚時序何處孤鴻唳轉哀

病極喜雨彈琴

暑氣煩蒸病欲狂驕陽忽破夕雲長薄雷隱隱輕喧檻細雨
凄凄飄近牀卧藉草紋清瘦骨吸將簷溜洗枯腸援琴自理
清商曲唧唧堦蟲生晚涼

送汪生

渺渺烟波各愴神一尊相對濟河濱孤帆湖海青天遠亂水
蒹葭白露新俠色百年憐自放詩名千古更誰珍飄零莫愁
王孫艸倘折梅花寄早春

送廖伯登以嘉祥諭擢興濟令

送君千里易沾襟九十九峰生暮陰度水樓船青嶂外臨流
官舍白雲深芹香不斷橋門思調雅應高單父音定以新詩
消簿領無妨清夢訪泉林

立秋日出郊晚步

步郊斜日下平蕪田雀林鴉各自呼却暑壠香禾就實迎秋
原迥菖疑蘆逐時踈朵花交放應節深杯酒浸沾歸徑羊腸
雙屐憶隔溪漁艇一燈孤

夏日陳思俞郡丞張仲白刺史過訪適園喜雨

細雨輕烟鎖暮陰闌闌寂樹下幽禽風迴曲閣林光膩雲壓
方塘水氣沉逃暑深杯能晏酌銜泥高駕喜雙臨亦知浮世
難逢醉笑折花枝共賞心

得臧介夫書

蕭叢冷豔散清芬忽憶攜尊昔日上分故園花殘秋悴暮雨帝鄉

人遠悵秋雲新符寒北分循吏舊譽兩關起　聖君（介夫篇知澧州今補朔州時尚在京師）潦倒年來惜離索殷勤尺素夢中聞

舟中聞砦三首

幾年烽火靜金微聞道臨洮已被圍風捲黃榆胡騎入月昏青海塞塵飛瘡痍雨墮新秋淚組練霜凝舊鐵衣文綺黃金眞浪喜人烟開外近來稀

芙蓉秋老大河濱徙倚孤蓬悵夕曛拂棹汀鷗臨白水搏空朔鴈咽黃雲燕臺峙日收龍種榆塞何年散馬群回首風沙三輔暗幾時霜布九重聞

旅懷三首

水泊天津寒柝哀蕭蕭落木走黃埃巫聞蜀浪雙崖闢虹散青天一岫開上國風雲閑鼓枻異鄉心緒懶登臺欲搴秋色娛晴日惟有逃名濁酒杯

曾爲轉餉趨遼左古戍黃昏賦遠征客館寒雲孤夜嘯邊城疎雨散秋聲愁聞吹笛荒村暮望斷行人古墓平銅斗一聲歌轉裂不堪回首涕縱橫

古驛雲開動使星明燈孤舫爍青萍西來衛水城陰轉東滙天津海氣冥誤採白蘋悲遠道自應黃髮老巖扃歸帆去棹元無定滿地山光入眼青

虞山雜詠四首送嚴道澈還常熟

天潭

小結茆茨積翠間斷橋低架繞清灣偶過古殿心偏遠繞坐澄潭意已閒花塢有風春點徑松坪遲月夜開關知從靜裏皈三寶豈向山中煉九還

洮源

桃花深處最清幽瀑水飛來最上頭紅雪三川嬌落照青山數點蕩春流泉通石徑鶴巢樹竹繞長汀人倚樓便欲隨君棹一笠源頭長共采芝游

五丈石

峻嶒五丈削平磐日日支笻不厭看雲瞑千林晴亦雨風生萬籟夏猶寒迎門海色翻危壑卷幔松濤起翠瀾靜對片雲堪了悟況君意興在蒲團

大石

岩凴怪壁俯茅廬君性偏憐水竹居丹葉流雲千嶂外青尊過雨一琴餘聊爲倚石看調鶴豈必深茅學坐漁最愛春烟瞑巖壑松風謖謖月生初

春日憶湖上

湖邊垂柳媚芳春柳外鶯聲恰恰新孤起樓臺晴映郭交飛鷗鷺坐宜人幾年覊旅頭先白千里還家夢未真春色漸移思小艇出雲歸岫愧吾身

送楊志尹奉送　潞王之國
親王承寵正芳年侍從均推使者賢蒼栢一川開邸第旌旗
千乘逐樓船當帆忽墮青山色應教爭傳白雲篇爲念　至
尊勞遠望采風還奏聖人前
送丁國雲兵備潁上二首
瀾漫如蒼豸繡紋憲臺節控潁川雲天高王氣蒙城外地劃
中州泗水分行部早傳司馬檄匡時爭羡李鵶軍壯遊此日
推高第慷慨何人得似君
赫連城外陣雲高鴨綠江邊推戰舠吳會中分連島嶼泰山
西去鎮神皐中原薄伐無休息上計持籌豈憚勞潁水重關
需鎖鑰豸冠不必賤征袍

送周司訓赴遼陽二首
華表山前秋欲動蓋州東望秀亭開修途高柳亂蟬響遼海
孤城獨馬來蔽眼風沙吹短髮開顏首蓿有深杯景遷堂下
多喬木知爾能收大廈材
青氈坐擁首山傍海日蒸雲冉冉黃無復尊前歌骯髒直于
窮處見文章一輪夜色輝經閣三鱣晨興報講堂莫向諸生
諱軍旅華奴今已近遼陽
發靈寶縣
弘水西來曲抱城新秋雨色望偏清馬頭青嶂千尋起樹裏

黃河一片明入部星光催漢使近關人語半秦聲嵩茖二華
知何處遙見氤氳紫氣生
雨宿潼關
明燈虛館淒清夜細雨蕭蕭亂客腸秋入關門悲鼓角年來
驛路老星霜家臨濟水孤廬白攏樓南山黍穀黃千里故園
愁阻絕夢還京國亦他鄉　時寄家京師
登明遠樓
日白雲黃獨上樓卷簾寒色望中收遠浮碧樹秦川暮近壓
高城古堞秋短髮漸隨霜葉脫長歌無柰客心愁終南咫尺
多風雨何處雲林杜曲幽

晚投華陰望嶽
平舒秋盡凜征鞍突兀三峰秀可餐度雨笛殘聲自若驚飈
鴈響客生寒雄關四塞樓臺迥靈脉千秋洞壑蟠峰頂白雲
休自合明朝還向馬頭看
西嶽廟樓
高閣崚嶒秋氣清登臨不盡古今情攢空嶽色當窗起迴影
楓林入望平星斗晝寒荊谷水烽烟夜照灞陵城可憐西北
多戎馬落日浮雲滿地生
登鎮河樓
危樓百尺敞秋旼九曲河流入檻黃嶽勢西趨吞渭水關門

東控鐶咸陽榷風劒嶭吹高樹落日尊前轉太行渺渺逝波
況霸氣居人猶自道金湯

會盟臺

城角秋陰慘不開蕭條獨馬共愁來盟春客散浮雲盡擊缶
臺空暮雨哀沙岸有風吹斷鴈荒原流月冷深苔惠貽久矣
俱塵土澠水潺潺首重回

郭園

百泉之南有園一區跨水而樓其上是郭孝廉讀書處也

題其壁

小結衡茅近水濱樓空木落見天真澄潭秋盡魚龍冷委徑

開生薜荔新雲暝千山天漠漠泉分一沼石粼粼開尊不減
南池色米米芙蓉薄媚人

上方寺浮圖絕頂

孤塔崚嶒[illegible]夕陽[illegible]對[illegible]蒼茫尚臺散雲霞盡望入
叢[illegible]鷲嶺[illegible]搖返照平臺[illegible]下欲清霜他年若訪
登臨地勝蹟䄂塘各渺茫

送王育明落𥿄之關西二首

君[illegible]三輔[illegible]新秋向紫微海內故人心欲折世間
岐[illegible]雲開[illegible]壯大廢黃河葉漸稀洛水秦川
[illegible]已逐馬蹄飛

執子秋風慘別觴濁流落日恭蒼蒼旗亭客散吾先醉衛省
名孤爾自狂縹緲三峰高紫氣參差二室尚輝光浮雲不阻
西來鴈尺素能無寄八行

宿龍興寺

龍興寺古轍跡稀寺前見山山雲飛獨槐最為[illegible]門靜亂水
潺潺觸石微入室僧定寂清磬盤空鶴交莫夕禪坐深炯歇
萬山暝松火幾家開竹扉

余理黃河八月無日不懷百泉四月十九日游焉喜吳羅
兩司理至得星字園字二首

八月無天濁浪腥何如一日涌金亭隔林書聲分狐峻洛水

蒼烟合杳冥飛鳥浴凫元自得穿花坐竹忍俱醒魚龍遮莫
吹波面閣夜熒熒聚法星

修楊夾岸風常顛照眼榴花似火然屏列千尋雲壁靜鏡分
百首水紋圓颭廻路席徐開閣月上留人還放船此地有誰
更尊酒他年君輩是登仙

河內道中立秋憶杜孝卿孝卿曾分藩於此今在晉

官渡盈盈沁水深古陽堤柳綠沉沉火雲僭繞前旌色落葉
俄干旅鬢侵稼樂幾家分濁水搗衣何處急清砧太行不斷
浮天翠極目并州思不禁

賈無為駕部典試中州遺我新詩賦答

兩年尺素滯燕臺苦憶南宮罷舉杯框府借籌還厲著中原收骨盡龍媒尊開河朔吾踈放烽靜遼陽爾獨才讀罷新詩成悵別西山凉月二漳來

送常誠所大行冊封益藩還 闕

二漳霜淨肅秋容使者還車別思濃五夜星光來兗部芍[illegible]桐葉剪周封君休上國仍堪醉我滯中原豈易逢風雨芙蓉孤劒氣紫宸清切杳難從

甘露寺中秋對月

紺宇飛甍背郭開清秋此夜一登臺行從嶺上穿雲入坐向天邊好月來京口潮生千艇動巖前風激萬松哀浩歌興與滄州遠遞莫天雞海上催

送楊暉吉儀部考滿北上

萬里朝霞麗石城大江東轉度行旌奏成清省新流譽賦就長楊舊有聲艤棹畫遊三水闊褰帷春近五雲輕南中此日推高第異數誰堪寵漢京

送周伭昇職方考滿北上

石城春盡莽蒼蒼楊柳毿毿拂地長無那東風催去棹暫依江渚醉離觴周官自昔隆邦政昭代于今重職方計日五雲生魏闕朝天應擬奏千襄

詠物十首

竹粉

新抽翠篠碧千妝縞質煇煇抱節長操幹未須逢越女解苞疑是試何郎痕銷乍染三湘淚素積猶疑五月霜僕射盤中勞記事未栽斑管已含光

松濤

偃蓋翻空動泬寥千林萬壑轉蕭蕭石門驕壓排清漢南隱游龍振翠條迷鳥鸛雌驚夜宿送聲留影散輕飇閒憑弘景樓頭望疑是錢塘八月潮

花影

倚欄印砌兩三枝嫋娜含嬌不自持乍顯乍藏雲際日時離時合月中吹窺窓有迹渾無色入戶無香別有姿只恐陽臺雲雨夜風神寂寞杳難追

烟柳

九層特色積難收漠漠千條萬縷柔翠失雲和終可愛津迷灞水自成幽未分馳道藏鳥處秪見脩衢落絮稠此際同心惜離別不須攀折已關愁

香塵

高樓芳起屧為飛細細因風故惹衣乍動湘裙生膩輭忽驚羅襪逗霏霏豈容施粉方能却但使凌波步欲微不是石家沉水跡輕盈何以辨腰圍

燭淚

綺疏灼爍焰方殷脂溢含風一道分丹淊垂時猶細細紅氷結處轉泫泫非緣啼憶同人意合是煎膏痛自焚猶有幽閨思遠婦薄帷相伴泣從軍

鴈字

霜清瞤響何紛紛運翩翩羽同擔雲霄風次第故相逐遊弋縱横還一群霞明麗空飛自寫霧淡遥夸行未分有時接翼映平渚上下天光雙錦文

睡蝶

拂水穿林氣力微春園栩栩倦方歸風枝乍動驚雙翅露蕊初傳濕翠衣圖入滕王醒未醒夢回莊子是還非須知依艸憐徐賦眠覺從來也自飛

氷花

萬樹千林一夜開玄冥特地領春回梁園曉霽紛疑雪庾嶺朝霏幷是梅絲奪鼇陽終自剪瓊生蓓蕾豈須栽玉壺虛帶寒莚冷蝶使蜂媒未易猜

遊絲

一經一緯白裊裊宵衣攪絮縈芳辰漫空無力輕自蕩隨颺有時牽近人亂綸越女不受織獨繭詹何難為綸天孫豈其倦機杼斷之風落吹紛輪

覲園閣集

夏日長林啓閣閑連錢並馬臨高臺曲欄俯塘躍魚出假山積翠流鶯迴階墻香氣攬苍細向夕天風吹客來名園芳館半烟歇眼前無惜傾金罍

臥病上書待報

小堂卑濕兼逢夏病劇思鄉獨柰何北闕上書情自切東山歸棹興偏多酒斟兒女歌難醉夢繞家園髮易皤寄語離邊三徑菊待予心賞莫蹉過

登寶應閣

湖上冥冥宿雨收雙林高閣入雲愁千家烟歇青楓淌一欄燈縣白日幽樹杪帆檣分遠近鏡中魚鳥日沉浮憑闌轉切憂時念薄暮孤蓬況獨游

積雨湖上四首

晨起湖中特為花春殘花盡轉堪嗟抱恨斤斤沾泥淺向客枝枝入艄斜風雨一尊聊放浪澄波千頃自年華頻過此地亦可惜零落長堤萬樹霞

江南春雨何連綿終日雨泛西湖船高閣迴開翠微色孤城低媚桃苍天沙頭來往浴群鷺竹裏潺湲鳴亂泉閒看向夕不忍去淒迷九里松林烟

連朝雨立湖心亭面面湖光蕩遠汀欲暝疎鐘落天竺倦游

客騎投南屏勝地自應雙放舸好春何忍獨為醒無論天地
不關齊勝有群峰刺眼青
春艸如烟綠正齊少明數點白鷗栖經添積潦湖仍淺穿入
平橋路轉迷臨水樓臺衝遠色傍船竹樹足新題誰云風雨
浮游阻日日無妨醉似泥

虎跑泉次蘇長公韵

疎林一兩徑苍香苍氣淒含水氣涼究轉遥分雙澗落潺湲
並繞萬松長如龍常為蟠深壑有虎移來自上方獨坐孤亭
敲石火旋烹春茗試新嘗

虞長孺韻我湖干以新詩見贈依韵留別

水鑑空[illegible]見天真每依禪誦勞清夢得見
高標更愴神六里長松迷谷口三天孤磬落湖濱相逢底事
仍相別渺渺江關愁殺人

寄焦山

渡江兩上江心寺忽憶焦山昔日遊數里無緣携艇至孤峰
何處便人愁蒼苔空鎖焦君洞風雨誰登郭氏樓遥望向長
半明滅江聲清夢兩悠悠

贈楊後山總河四首

建節登壇海岱間秋高北斗齊龍顏長淮近指滄波潤　陵
闕遥瞻王氣閒靈艸孤洲恬四瀆桃花九曲漲三山春流從
此應無恙歌滿高城彩鷁還
仙查八月泗雲孤百折安瀾下海隅五色　詔裁春自爛千
艘餉轉漕金輸黃河波靜水仙操玄武功收括象圖不是流
言難動　主老臣知遇古今無
陵宮千古長陵天刊木隨山濬大川豈望玄圭榮特錫無論
白馬練空懸中原水土平成日上國軍儲仰給年永賴膚公
膚懋賞如綸誰謂　主恩偏
萬里龍渠節鎮雄中丞兼領大司空按圖不轉分黃議決策
能成注海功清夜　宸居憂自釋明時制府眷方隆千秋麟
閣應圖畫八座誰先曳履風

秋興八首　集唐句

靜對芳齋一炷香孟郊　海天秋思正茫茫柳宗元　黃牛峽靜灘聲
轉杜甫　丹鳳城南秋夜長沈佺期　高館更容塵外客戴叔倫　珠簾不
卷夜來霜王昌齡　閒居寥落生高興韋應物　遠目非春亦自傷李益
誰家玉笛暗飛聲李白　夜亮樓中對月明崔峒　赤葉黃苍隨野岍
李端　淡雲疎雨過高城杜牧　佳期笑把齋中酒韓翃　醉後焉知世上
情蔡希寂　青鏡流年看髮變張說　不將韁辟易簪纓司空曙
久辭榮祿遂初衣李白　欲向東山掩舊扉清江　客子入門月皎皎
杜甫　野艇倚欄雲依依張志和　孤猿學定前山夕楊巨源　九澤雲間
蜀鵝飛王維　自笑馮唐衰且拙錢起　由來那敢議輕肥秦系

碧空雲淨火星流陳羽背日丹楓萬木稠杜甫紅葉下山寒寂寂
翟暈白雲千載空悠悠崔顥酒邊舊侶真何遜唐松南國佳人字莫
愁韋莊曉露風燈易零落曹唐幾人相憶在江樓杜荀鶴
漢主東封報太平陳陶憑高一望九愁輕錢起不知玉塞沙中路
張仲素更奪逢姿雨外城杜甫水流亂起石潭響張南史山倚秋空
劍戟明韓愈官拙自悲頭白盡岑參論功還欲請長纓祖詠
夕陽清露濕衣條清江扶病呼兒斸翠茗陸龜蒙世事浮雲何足
問王維江城日暮好相邀韓翃但將酩酊酬佳節杜牧未有涓埃答
聖朝杜甫回首漢宮樓閣暮張泌誰能伴鳳上雲霄樂府
長河暫落曉星沉李義山微月生簷夜夜心趙嘏香稻啄餘鸚鵡

粒杜甫笙簫聲遠鳳凰吟盧子諒踈松影落空壇靜韓翃瑤琴調高
尊酒深羅鄴自是客星辭帝座李白惟餘玄度得相尋李頎
露洗松陰滿院清李山甫五湖煙景有誰爭崔塗踈簷看織蠨蛸
網盧綸古木惟多鳥雀聲李頎獨有淺才甘未達司空曙須知明主
待持衡岑參賈誼上書憂漢室劉長卿君王深在九重城崔峒

梅岡翁八十受封為陳豫華郡守賦

迎使東行儀若仙真人應奏太丘賢岡梅春綻呈廬色海蜃
晴開泰岱天丹鳳銜書來此日非熊入夢正當年漢庭元自
優循吏宣是恩于刺史偏

楊都督來復生子

戟抽白戰討君身入夜長星燦濟濱繡綾五雲新髮角紫衣
一品舊藏珍都督東封贈一品服燕山此後應叢桂漢閣將來定畫
麟早識封侯多異骨嶙峋未露已驚人

弗告堂集卷十終

弗告堂集卷十一

七言律詩

劉初陽以運河丞擢守兖郡

河渠千里湛氷壺三楚才名望自孤春雨棠陰新領郡秋風
瓠子舊分符百年禮樂周長夕一代衣冠漢大夫浣筆池頭
泉水活可能清比使君無

題虞壇星檜卷

輪囷千載列山隅何物移來入畫圖碧潤摩雲排七宿玄宫
積翠柱三吳蟠根坼地金為石老幹經霜半欲枯變化恐隨
風雨去精靈夜夜作龍呼

送朱斗垣祭戎海上

繽紛節鉞擁征軺濟水湯湯思轉陶細柳晴開蓬島日扶桑
遥控海門潮風恬遠嶼應歸馬霜老平原但射鵰東顧不須
憂屬國漢家今有霍嫖姚

送錢五卿歸常熟

佐郡風流令譽存篝燈此夕暫開尊憂讒久入吳江夢遺愛
偏銷曾客魂坐對高城低岸舸興隨卷送到江園無須更買
溪山隱拂水巖前已避喧

將之金陵貞白王孫以詩見贈依韻留別一首

九日新詩喜唱酬門開三徑引羊求君高岱岳嶙峋氣我忽
鍾陵汗漫遊二水頻年憐命酌五湖何日共登舟襆子卻有
囊中艸明月逢人莫浪投

廣陵夜泊

年去年來咽暮濤斷腸明月下江皐雲連淮海迷鄉樹霜滿
邗溝凍客舠鹽曲歌殘銀燭短迷樓香散冷雲高凭闌多少
吹簫侶江上愁人思轉勞

至廣陵訪李道父已去泗州矣悵然有作

舟繫維揚置濁醪問君泗上駐旌旄祇緣路潤人難遇翻令
思深意轉勞風勁孤鴻迷極浦夜涼片月墮輕舠開帆自隔
山陰興回首瓜洲雪浪高

訪張伯起留贈

莽墉園林此索居開尊底事獨憐予歌翻郢調還爭似賦就
吳都錦不如黄屋縱期來夢卜白頭久耻上公車他年高士
如增傳放跡閒吟俱可書

壬寅春正三日錢五卿同秀上人冒雪訪余吳門各贈以
詩次韻為別

金昌忽枉木蘭舟沙雁汀鷗各自求雪色壓城疑上月江聲
入夜似驚秋棹船不淺王猷興卓錫還同惠遠游信宿莫辭
歸去晚疎燈寒霰下長洲

雪霽湖邊探梅

湖上新晴帶曉霞淺沙獨步探梅花水邊覓句驚春早雪裏
尋香覺路賒含凍不分踈影瘦隔墻忽吐一枝斜江南春事
還依舊寂寞孤山處士家

憶戚不磷

肯送孤舟京口來荒涼旅夜即春臺聯床不厭宵分語把臂
能傾醉後杯岸艸已迎春漲綠雪花猶妒早梅開青梧虛館
勞相憶夢繞江流夜夜回

喜黃開先書至答寄

憶昔扁舟別廣陵憐君俠骨勢崚嶒白門再入春當暮赤牘
遙傳喜倍增桃葉烱消猶可渡花臺晴望儘堪登不知叔度

來還未小閣闌干盡日凭

寄劉初陽郡伯

五馬榮分魯國符千雲聲價楚材孤四郊喜敞甘棠滿一郡
歡同父老呼闡道荒年勞撫字更過窮巷問妻孥亦知門外
清如水許達南中尺素無

辛丑冬由廣陵入京口不及赴韗吉泰州之約比達白門
忽已春半率爾緘訊并寄此詩

長淮客度可憐宵喜看殷勤折簡邀十日平原虛命駕三冬
雪夜漫回橈霜清響墜邗溝葉月上寒生北固潮潦倒石城
春已半片鴻飛盡水迢迢

寄隱閣春興二首

檻外鍾雲冉冉生隔墻獨樹野禽鳴憂時短髮甘先白報國
貞心苦自明入口酒漿供舊侶上堦花朵美新晴壯懷猶再
今渾暮滿眼塵氛愧濯纓

小閣逶迤近水渠蕭條不讓野人居惟將藥裹供多病不為
花飛憶敝廬懶散江邊清夢穩交游天上故人踈亦知衰晚
甘淪棄由事浮雲任卷舒

辛丑冬寓姑蘇竹堂寺寺稍南周兆通精廬在焉朝夕過
談甚懽入春復共舟為虎林遊寄謝一首

宛轉清溪繞徑深故人卜築傍禪林風前坐語孤燈夕雪裏

堂交萬竹陰高館深杯頻命酌輕裘短棹共登臨憐予自是
丘中侶擬向煙霞伴老素心

兆通病嗽經年頃書至云已全愈且欲渡江見訪喜答一
首

殘歲忽剖故人書知爾年來肺病除隔歲梅花愁裏盡迎秋
鴻雁望中踈有時騎馬尋幽寺終日聽鶯卧直廬冷署儘堪
容睡懶遂不妨江上命柴車

懷道父

憶昔白門同吏隱朝游午首暮酒霞一時握手情何切兩地
銷魂歲已華寒府霜清搖柳色春城雪盡問梅花相思夢繞

江鴻落腸斷風烟天一涯

秀上人自海虞過訪

磯頭燕子逗江春飛錫重來問故人蘿薜自紉開士服風塵真愧宰官身閒過古寺篝燈夜却憶方舟棹雪晨何日趺跏虞海畔共衣拂水對嶙峋上人庵在拂水巖下

張元平母八十二以考功郎受封詩以賀之

母年八十又踰二慶索桃開佐舉觴膝下鳳毛雙美彩考功弟亦爲榆夫令故云雲間鬘宿倍生光山公啓事華南國 聖主覃恩賁北堂歲歲開筵娛白髮壽星常照潁川傍

送何仲雅侍御赴 闕侍補

足國數載任相羊萬墳烟霞輿未央乍別青山猶繫夢再看白簡爛生光城烏影拂西臺月庭柏寒飛北闕霜今日回天須直氣無勞託諷賦長楊

送范長句乙部考滿北上

官署依城小閣虛馮陵彩筆復誰如時名自奏司空最古賦兼傳史籀書曾爲予揩書羽獵賦入洛秋雲雙闕迥渡江寒雨片帆餘知君此去聲逾峻帝里爭看使者車

送徐維徵京兆考滿北上便道還吳一首

片帆清夢杳難從遠水輕舠別思濃我自一官仍尚壘君行雙闕早聞鐘雁來江上堪傳信人散天涯豈易逢珍重清朝期報主莫言臧跡在吳峰時欲上書請告

七夕送曹能始奉使還閩

壬寅春初余遊武林始識能始于法相寺僧樓今同官白下將行先別我以詩賦此奉贈

憐君奏最入皇州又挂輕帆畫錦遊酒對青楓當七夕詩挍白雪足千秋雲開鍾阜峰孤峻江過毘陵水亂流君到西湖維畫舸可能重上水邊樓

蹇理庵老師再起薊遼總督志喜三首

春明門外別蒼莊魂夢遥通劍閣長遼左雄名縣日月川東高卧老星霜 楓宸五色新綸重絕徼千秋舊譽香海上年

來多羽檄琱弓早晚挂扶桑

寵命遥傳自帝京薊門威望走先聲老臣此日紓籌筴驕虜當年遯姓名千里建牙開制府萬家簞食遲行旌異才總為蒼生出豈是終軍浪請纓

上相行邊節鎮雄長城遥控帝城東旌旗曉下三巴水駝馬驚嘶五國風偏將帳前閑射虎飯生門下愧雕蟲幺麼每欲酬知己白首籌邊苦未工

弗告堂集卷十一 終

萬曆丙午余承乏問少例得巡視巻島諸郡縣冬仲六日出都城門渡潞河涉灅水出桼谷踰盤阿羅種玉之田憇白龍之涘至於瀛海返乎燕市歸來八百餘里閱五日不亟月其中聞從起舞登陴興嘯潛搖纖月影殘清霜馬首蕭笄辭林鞭際紫烟橫岫沙飛則嚴裝忽昏風勁則孤白為薄或投止蘭若或問俗荒村扶杂生絳續理櫛聽度關之雞崦嵫銜半規停策數下浦之鴈探奇懷古感往傷離藉短韻繫逝鴻走長歌報來鯉偶訪龍藏而叩僧定緣訊馬卒而軫蝗災雪中選騎則桃苍色爛冰花陌上驅車則

銀樹光搖銀海懷友則思銜河朔之杯弔亡則欲掛延陵之劍旅逢初度犬馬之齒驚添欷憶同官雪月之尊難共以至空庭坐樹野館看雲但觸於懷輙裁為韻各體共得詩二十四首略我無章取其寫抱書敢曰唱聊以紀遊云

同袁海于若瀛識

[illegible]退志書

[illegible]虛堂獨坐一銜杯吟風木葉紛俱下背日梅苍苔不開雲意未成寒入膜月痕初墮漏相催喜聞戰騎漁陽靜邊海新收鼓角哀

制臺塞師邀登檀州城樓

樓壓孤城俯大荒憑闌指點說金湯天寒鴈度河冰白風起沙飛塞霧黃壁水遠從南嶺落驚門遙控海天長欣同制府開芳讌薄暮登臨興未央

三河縣

夕陽西下霸山容待雪丹楓暮曉冬城上酒淌興還濃行人心折關河鴈少婦魂驚邊塞烽空有約白雲愁絕嶺頭封

甲午秋與賈無扁飲滏水上甚歡別去十年餘矣茲過遵化境不及過訪寄懷一首

河朔一尊曾與共十年不見想音徽薊門白雪孤吟遠燕市

黃金異代稀戲彩老萊生計薄憂時賈誼壯心違焚魚結綬皆黃土世路悠悠誰是非

玉田縣憶盤山

泉石生平頗有興廣川東去思紛紛山程窈窕風霜外小縣蕭條虎豹群搖落關河詩總廢支離懷抱酒無醺曲肱此夜歲將暮何處天開盤谷雲

憩白龍江

玉田城西白龍渡野艇鼓棹銜飈開裋褐畏濕忽冰雪枯楊敲岈喧風雨滿地草莽滯遊騎黃天雲霧昏酒杯行行我豈利名者却笑汀鷗猶見猜

曉投寶坻遇雪

同雲四垂西日微雪花如掌拂面飛黃草沒腰麥蘇霂青山皓首生光輝結陣唳空鴈南去入村尋徑人暮歸饑烏繞堞不能下明滅燈火通柴扉

武淸弔許靜峰

靜峰往與不佞同官駕部稱莫逆別十三年矣至武淸訊之已作古人爲之泫然傷焉

欲向心知解佩刀何期俠骨萎林皐才名落落誰千載衰晚悠悠感二毛回首當年成往事驚心隔世愧同曹鳳臺遺恨空流水隴樹烏啼霜月高

雪行憶同寺詩丈

馬蹄終日歷荒村雪裏人家盡掩門牛帶晚烟眠斷隴烏棲老樹噪平原孤城立馬寒雲破旅館聞雞片月昏遙憶同寅二三友圍爐相對倒芳尊

初度自酌

馬首迢迢雪色深寒雲南逝日西沉鳥啼野樹客方住風起空林天欲陰紫綬自慚砂未煉白頭初度酒重斟翻然忽憶西園艇行役勞勞非我心

夜發三河望盤山不見

去年望山山色蒼今年夜行天雨霜颷卷飛沙暗嚴樹天垂昏霧寒星芒陰陽明晦鳥雙逝今昔行藏人獨傷別山向余美朝色回首盤峰空渺茫

初度

年年初度向漁陽渺渺關河道路長苦思豈能癯杜甫風塵容易老馮唐天涯候館愁看劍旅夜寒燈自舉觴堪笑浮生空躑躅荒凉釣艇在滄浪

武淸道中

歲當丁未武淸道獨馬寒原霸郡東淺渡合氷門雪艇谿雲流幹冷霜楓孤城乍隱垂天霧群起愁看去塞鴻此日皴南對河嶽不堪回首暮烟中

弗告堂集卷十二終

弗告堂集卷十三

七言律

一東

不問深紅與淺紅名園次第睹芳叢乍隨絮逐仍依草忽向西飛又轉東嫩碧朝添眉自恨流黃夜罷錦成空年年一度開還落始信隋家剪未工

二冬

繞飛一片減春容萬點那堪積漸重未必先零緣弄鳥已經盡墮尚留蜂攪空欲趁丹霞舉鋪地疑將碧蘚封不是澗流呈絳片武陵何處覓仙蹤

三江

特為春歸閉曉窻愁看香霰灑春江俄爭麗萼榮新荇更逐輕飄點客艭尋殺狂蜂迷箇箇銜來乳燕坐雙雙一年春事真堪惜賸有香風撲玉缸

四支

柔條弱萼總離披減盡春光在此時香杳無心縈蝶夢舞輕隨意罥蛛絲飄銷羅綺風前恨腸斷芳菲雨後思自是愁人傷暮景況逢遊子客天涯

五微

綠肥紅瘦送春歸應是風饕雨妬稀綺席忽飄香冉冉繡窻巧傳色依依開愁有託清尊共芳信無憑故死違自合夜游頻秉燭莫教春盡倦開扉

六魚

一片何來度綺疏誰知林際竟無餘少陵縱酒愁春減武仲閒門畏掃除鶯坐殘枝聲恰恰蝶藏膩粉夢蘧蘧浮榮須信無堅好莫使芳尊歲月虛

七虞

墮地輕盈誰與扶依依猶自戀根株雨滋風妬成恩怨逝水驚心乍有無千載遊人追豔冶一時辱子在泥塗劉郎重到玄都觀不及開時興轉孤

八齊

春草如烟綠已齊紅芳乱下夕陽低脩衢廣陌紛成霰逐馬隨車并作泥為惜繁英兼豔朶懶過李徑與桃蹊縱教青帝長為主無奈流鶯盡日啼

九佳

老却年光與不佳浮華頓盡掩高齋紅樓白日憐珠墜青塚黃昏痛玉埋全落苑邊頹錦帳漸凋墀後遜苔階遊蜂戲蝶枝頭轉惆悵空縣玉篆牌

十灰

有意東風日夜催紛紛藉藉點蒼苔鬪織巧拉歡塵起勸飲

輕翻舞扇回沿客漸稀閒錦勒美人銜恨倚章臺縱令宣詔
催芳信侵曉何能使再開
十一眞
自合追歡及早春免教春去轉傷神千條陌上眠青眼百媚
風前脫絳巾不忍重追香國鬼那堪輕委洛陽塵無端歲歲
縈芳思憔悴春閨多少人
十二文
嚲嬝澹蕩更續紛眠底風流減十分拂檻似猶憐翠幌沾泥
尚欲妬榴裙難拋自昔惟春綺易散由來屬彩雲相禪榮枯
何足問春來依舊綻奇芬

十三元
雨歇烟荒處處村條風拂拂樂遊原吹來片片眞堪拾飄盡
枝枝合斷魂匝樹已無蹤朶附長條猶有暗香存從來不淺
尋芳興燕懶鶯慵只閉門
十四寒
猶思昨日路銜看點點輕紅色可餐詎意饅聲愴杜宇遂令
遺盡委雕欄河陽一縣朝華盡宛洛千林夕秀殘最苦微陰
難護惜幾人愁絕倚闌干
十五刪
不向深宮倚故山摧殘底事妬紅顏鏡奩色奪臙脂冷逐馬
光分汗血斑缺岸聚米嬌轉媚迅波潔處逝仍還可憐謝幹
猶堪賞何況含英詎忍攀
十六先
千紅萬紫鬪春妍弱綴條枝苦不堅落盡樹頭依樹底飄來
非霧亦非煙人於樂處偏生悵憶到閒時實可憐衰歇欲損
心轉折無如飛羽對繁絃
十七蕭
雕欄十二護春條吹盡紅英倍寂寥點砌渾如鋪貝錦落波
疑似浣鮫綃行雲忽隔陽臺夢集鳳俄摧弄玉簫愁殺滿天
風雨夜芳魂一斷有誰招

十八肴
回首香塵暗樂郊逢春詎忍復輕拋漫山雜綺吹紅粉映沼
餘芳汰紫苞一自飄零辭禁苑遂難扶藉上林梢背飛不顧
渾無賴辜負蘭樽與蕙肴
十九豪
南枝低王北枝高不耐風聲五夜號萬片日暄紛綺陌數莖
陰護綴林臯有情春恨憐香死無主芳心付酒豪遮莫晚英
能殿豔蕭疏空使夢魂勞
二十歌
朝朝暮暮亂辭柯忽忽霏霏奈爾何掩淚的翻陳國宋顰眉

色妬漢宮娥穠纖表萱今朝歇宛轉芳堤昨夜歆不獨林香
容易散人間佳事總無多

二十一麻

縱使殷勤翠幙遮不禁紅雨絢朝霞遊絲忽惹初飛下嬌鳥
群穿乱落斜世事榮枯如幻泡人情反復怨年華色空悟徹
渾無別答殊從来等豔奢

二十二陽

斑姬辭寵謝新粧浮治成虛總斷腸十日游鑣追故豔千頭繁
朵寂餘芳春江月夜空成咏金谷豪華罷擧觴天上已收花
鳥使人間安得返魂香

二十三庚

幾樹紅踈緑漸盈沾萍滯草似多情入筵餘態偏宜舞掠閣
纖狂半阻楹既定復移嬌燕蹴乍沉忽泛躍鱗驚拾来片片
難梢葉閣筆舒緗憶寫生

二十四青

殘香斷粉忽飄零悔不移来貯膽缾林靜已曾捐故朶蜂喧
猶自競遺馨攀條有子心成碧繞樹何人眼更青穠李夭桃
皆是恨綫歌何處不堪聽

二十五蒸

嫋娜倡條力不勝朝夕零落自淩兢乱飄野澗香仍滞細灑

江干態轉增看盡全枝惟賸蔕無須夜自移燈不愁易逐尋
春騎只恨難長繫日繩

二十六尤

一經搖落恨難收廻雪流霞不少留轉袖入懷芳鈿卻闘妝
拂鏡火星流香填溝壑人爭惜粉墜蹩蘂蝶也愁惟待明年
二二月携尊重賞最高樓

二十七侵

名園日日試追尋脆質因風若不任辭葉抱根成寂寂消紅
添碧轉深深數聲啼鳥催春老一夜篝燈負賞心縱使折来
零落盡幾回對鏡不堪簪

二十八覃

相過水北與原南不似春前鼓興探淒雨凌晨應掯重狂飇
薄暮更難堪隨枝沙顆紛瓊玖落澗波澄映蔚藍誤道遊人
傷朶麗由来春意付包含

二十九鹽

盈盈弱蔕倚風穠纔謝柔條巧入簾新草漸舒雲影復遺馨
尚裊露華纖開時強半已離披落處齊萎不可拈若比未開
仍寂寞惟應華底夢江淹

三十咸

尋春[illegible]幽[illegible]吹[illegible]規平衡已今淒涼伏觸榻何由

爛熳照輕衫無勞泡浰悲靈運且自酕醄學阮咸九十春光
題不盡臨風持咏幾抽函

弗告堂集卷十三終

七言律詩

秋夜聞笛

銀河耿耿桂輪香短笛悠悠韻正長乍聽一聲來別館何人三弄據胡牀吹沉邊月寒生暈哀助江鴻夜度霜不是愁人亦愁絕況逢征戍憶遼陽

秋夜聞雁

漠秋旅館夜將分天際鳴鴻不可聞爲怖邊烽離絕徼偶隨塞角起層雲銜蘆孤唳因呼侶避弋驚飛欲亂群憐爾夜深何處宿月斜風急轉紛紛

宮人入道

偶於方外訪仙蹤一洗從前粉黛容子夜歌停塵賣瑟步虛聲度冷雲松長門不鎖星前恨瑤島終期月下逢紙帳梅花清夢淺無須晨候未央鐘

愛妾換馬

任俠翩翩氣吐霓輕拋紅粉易霜蹄五花驕奪傾城色雙黛愁顰下坂嘶逸足自矜追疾電阿嬌無復貯金閨踟躕山路蘼蕪晚寶劍寧隨錦障泥

送閻鳳樓赴部齎捧至日表文便道歸隴州

幾年不復見儀形南國同遊眼乍青秋色漸瘦臨浦謝美人忽上隔江舲禁闈至日開天仗候館中宵度法星暫向隴西歸晝錦三峰晴擁翠雲屏

送顧震清守廣信

飛花春漲接天流送別孤帆白露洲父老九江應候望使君五馬是奇遊山當龍虎門椎郡棲比鸞凰舊鄴侯卧閣知君多暇豫寨帷遙對萬峰秋

霖寰李公以平播功晉少保兵部尚書賜白金蟒衣蔭子世襲錦衣指揮使贈四首

遼陽開府舊中丞威振川東萬馬騰露布星馳金闕曉烟消瘴掃錦江澄凱旋六月猶爲綏師克三年漫自矜沃野近來

疲戰伐瘡痍從此樂滿塍

召起由來是特恩爭看寶劍下天門巴渝水靜紅腥洗瀘酒雲開白日昏井邑已分秦世郡先零底事漢家屯應傳帶礪從千載自合天顏霽九閽

大將遙付出帝畿尚書少保主恩稀黃金乍出朱提爛宮錦仍分內苑衣緹騎兩麾綿世澤榮名獨茂攬光輝奉情自有酬勳典莫恨終天子願違

開展膺功近代無黑頭勳業重公孤平蠻貌繪麒麟閣治水功收括象圖（時加河功新成）彝遇遐僕階自峻秩崇宮保望元殊當年擒縱誅夷繼先後威名並蜀都

立春日雨中桃花

彩毫初試戾春朝幾朵輝輝應節嬌乍見芳菲欹閣色何期風雨妬春條膩脂着濕鬟仍劍弱蒂因風粉欲飄獨立桃叢被花惱晴陽暖氣望中宵

梁孟華自海州饋雙鶴翎摧志頹憐而賦之

客從海上饋仙禽藻質雙雙辭故林六翮已摧憐矯逸幾聲空唳響秋陰四翔豈破雷門鼓別怨俄悲子牧琴何日翩翩同刷羽共依滄海奏清音

送蕭鶴侶侍御九年考滿北上

亭亭列柏尚留霜攬轡遥瞻帝座傍錦纜城邊閒晝舸繡

衣江上促離觴九年績奏南臺最十月恩霑北闕光此日朝端須直氣寧無諫草報　君王

乙巳冬馬訒菴絫知命其子天馭過訪兼惠詩痛愴令憶昔情見乎詞依體步韻寄懷二首

當年傾蓋濟城樓帳別春明已十秋泗水尺鱗迷遠夢吳門匹練動羈愁尋山不淺春前興返棹真同雪夜遊辛丑冬寓吳門者廿日欲操舟過訪漢凍不果故云坐隱知君忘過訪瀟邊閒殺木蘭舟

短髮如霜兩鬢侵仙郎何意遠相尋雙魚錦字情何切小閣寒燈念轉深滇海孫忠成貝錦吳江清望重南金數年不見空回首歲暮聊為白下吟

送鉅野令姜幼棠擢民部北上

濟郡城邊柳似烟一枝贈作繞朝鞭七年為令花開縣千里朝天舄是仙雞舌擬含清署馥麟綃積遍太倉錢看君凱繪流民苦近水爭看生最可憐時苦河工之役

葉少宰同劉朱兩司成遊牛首以詩見示不及從遊次韻二首

嵯峨天闕枕江關遥望琳宮積翠間寺裏僧高孤榻靜峰頭客至坐雲閒吟風落木千林響細路垂楊百折彎恨未隨君理雙屐獻花巖畔看秋山

白雲梯迴入禪關遥憶當年到此間鏡去遊時真是幻但尋

幽處即為閒幾年不止峰千仞此夕空憐月一彎何似詞林聲價重爭留詩句滿名山

葉少宰同劉朱兩司成遊攝山阻雨不果以詩見示索和二首

聞君選勝結幽盟乘興聯鑣出帝城湖水印空寒有態山靈生妒雨無情白門宦況元多暇初地登臨更待晴剩水殘山題欲徧由來詞客在陪京

攝山高處紫雲封秋盡無由一寄蹤丹竈千巖垂橘柚白雲萬壑冷芙蓉馬頭風雨愁多阻天外林巒隔幾重此後尋山如有約願期同上妙高峰

凌伯叔過訪遂別

蕭蕭落木下江濤一字嘈嘈塞鴈高時事過眸心更壯故人握手興偏豪論交燕市情何洽憶別吳門首重搔未遂平原十日飲憐君又復上輕舠

胥伯慶同笪孝廉過敝署小飲投我以詩次謝

霜染楓林度塞鴻幾人尊酒共南中風流六代成千古豪興三山見兩公眼底黃花開欲盡歌來白雪調逾工清尊此夕休辭醉泯泯江流日向東

甲辰晤羅伯倫於燕市乙巳訪予金陵病中不克數數良晤遂返淮上矣賦贈一首

予寄金陵初授水官閒體病倦閒扉白門古寺客應到黃菊寒叢朵尚稀憶昔燕京成悵別何期淮海又言歸亦知相望吟多苦愁絕孤帆帶雨飛

秋日劉司成邀同葉宋兩公飲冶城之景陽閣次韻二首

虛閣淩空接混茫俯看人世幾滄桑平蕪秋色偏宜兩遠嶼寒林盡帶霜烟靄沉沉開萬井江流泯泯自三湘群公多暇堪乘興日日相過亦不妨

策杖尋山日勝遊誰知城市有蓬丘故宮縹緲鍾雲護紺殿參差劍氣浮珠樹鶴來巢絕壑丹楓鴻度唳溪秋憑欄不盡興亡感何處中分白鷺洲

真州別金陵友人即席賦得寒字

扁舟臨發值春殘渺渺烟波悵別難雲暝鍾山衡霽色月明瓜步送潮寒江村夜雨聯床話堤柳晨吹倚棹看此去天涯重回首願君緩帶一加餐

送張肺山孝廉還句曲

出門送客孤帆開城頭酒樓空崔嵬堤陰樹雜雨朝細江靜月殘潮夜東突兀茅峰望猶峻飢鼯白門誰更才明年挾策獻天子遲爾逸足黃金臺

過東阿于穀峰宗伯以南溪釣艇詩書扇索圖率爾賦贈

老臣聲望滿京華底事南溪理釣槎遐日邀賓同載酒有時

鼓枻獨臨花千章夏木亭嵐翠十里汀莎印月斜海內於今正多事未容高枕卧烟霞

焦鴻臚五十舉子

九曲河流繞第來弘農佳氣鬱葱哉年當半百蘭初夢澤衍千年業自開珍毓明珠多老蚌駒騰渥水必龍媒西識識集饒詞客愧我原非作賦才

送連少葛撫宣府

天閑牧骨盡龍媒大正于今獨擅才已有威名傳玉塞況銜寵命下金臺碧油高揭軍容壯白羽晴搖憲府開憶昔埋輪曾此地歡聲重迓後車來

壽沈華松七十時子中書君奉使歸

菰城高隱稅乘軒藥圃蓬池儼在門恥向畏途重結綬却因令子喜聞尊越江椿樹侵庭碧沅水棠陰遍野繁七十古稀神益王兄逢使節過家園

送張誠宇撫楚

碧水蒼烟帝座傍共將秋色付離腸每逢對奕酣燕市忽漫揚舲下武昌雲擁旌旗過二室風生斧鉞肅三湘年來荆楚愁多事綏靜應知策自長

袁簡田孝廉下第寓燕邸兒輩從講授我三詩依體步韻答贈

方城西望楚江分藻思何人得似君駿骨未收金埒地蛾眉偏妒石榴裙風塵我輩元難合兄弟君家總屬文多少問奇頻載酒近城車馬日紛紛

自愧浮名滯一官喜依紺宇共盤桓絃中流水頗同調畫裏青山豈耐看孝廉何余之畫故云暫向虛堂賒月色未須溪谷訪煙巒投來新句明珠似郢曲從來欲和難

一自論交把臂初頻過不較禮文疎門高北海人爭歎業受東陵詔不虛一勺頗分雲夢潤群椒敢謂似宗餘如君腹笥應難測始信袁菘有異書

送蕭吾一守肇高

金臺秋盡木全疎爭看褰帷萬里餘父老關中元望切聲華天際果誰如新符西徼今分虎舊刺東吳每饌魚極目隴雲秋草盡可令望斷塞鴻書

楊峴源感兄之變疏請將母歸養寄懷二首

使君名譽滿南州濟水俄傳返客舟自是王陽難叱馭誰憐令伯苦依劉清尊應載草玄宅紫氣當浮太白樓十里湖光孤艇在何時烟水續同遊

北望任城雁影稀寸心日日戀庭闈帆飛江上情何切春滿堂前願不違入室漫揮荆樹淚開尊且戲老萊衣緇塵滿眼長安道老大慚予尚未歸

送徐賓天左遷兩浙運判二首

横浦思君佐郡初西華山下樂樵漁存棠自足留遺詠盈篋寧知有傍書可惜明珠訛薏苡誰憐和璧藉吹噓才高自昔多積妒不是君恩獨爾疎

朋好長安岦蓋簪白門猶憶舊論心爭看健翮無雌伏誰道明時有陸沈清夜銜盃愁畏路西湖放舸足知音秉黃豈因攬車者莫向江潭續楚吟

送楊膳宇計部奉使暫歸河內二首

十年郎署異香含鴻寶終朝枕上探去國每終憂國決無生翮自銜生叅彩雲王屋停旌旆紫氣覃懷繞蔚藍莫道

思君倜儻披閒直欲向終南（公十年不調故欲作 欲拂衣終南訪道故云）
燕臺飛雪點征袍暫向都亭醉酒醪自許丹心生計拙誰憐
白首度支勞偶緣落日催行騎便欲臨風解佩刀回首漢庭
多舊識寧無重憶白雲曹

帶經堂集卷十四終

弗告堂集卷十五

五言排律

華嶽十韻

西嶽開雄鎮綿亘倚層巔錫谷收靈氣金天鬱紫烟椎圖㧎七聖巨擘歷三川神户明星共天門箭括連陰崖懸白日高掌迸紅泉雪噴靈湫結霞蒸繡壁鮮冐巖蒼檜老復磴古藤懸秀削五千仞形鍾百二全飡英毛女入呼博叔卿傳窮竅通仙窟飴舒絕世緣雲臺集妙會石峽秘真筌不盡狂歌意凌風坐嶽蓮

秦藩宴鹿鳴遇雨

三輔填飛蓋微垣勝會同筵花濃帶雨庭葉落廻風芹兜文炎合雲雷太乙通吻吻歌什濟濟文旌衍袖隆周典威儀陋漢官校龍火空入榖須人桀掄材匪國工策戎投五劍三綵雜送河臺下爭題鴈塔中進賢棠上賞頻首帽簪公

宿達城壽聖寺

落日萬山暝沙頭人語喧嶺烟微出寺野水亂鳴卯雉子柴門聚高僧貝葉翻寒瘖然向客新厰煮供飡良壯志看雙劍良洲一尊當放下積白髮鉏悵悵浮河夜潺潺欲斷

首夏坐葛玄湖竹護軒八韵

地勝元因主林疎况屬晴幽懷多雅集時慮寡經營閒寂稀人語縉蠻忽鳥聲繁陰當户合新籜委堦平几曲依砌門迂近接城呼童疏細笋款客點山櫻乍坐心偏遠添談思轉清丹砂化泥竈誰識稚川情

桃花逐浪

可惜紅芳歇翻隨逐水流點濤紛似錦落片聚如漚逝與圖波迸紆依缺岸稠湯銷芳綴艷飄入武陵幽忽散驚魚吹斜粘為荇留縱然多浪跡照曜總無儔

九日同黄尚含集貞白王孫赤霞館分韻得裁字

名園交雜樹委徑積莓苔共訂千秋社同銜九日杯館霞飛綺席籬菊點金罍雲物心偏爽風流眼乍開篇章分雅什藩邸隱真材白雪歌成日何人許更裁

名宦鄉賢詩二首

名宦祀於閩者邵武丞鄭以和先生也先生孫曰雙峰處士又祀於縉雲之鄉賢祠邵武有異政矣居十年不調退而處巖穴者三十年鄉之少年笑其拙夫其一夕平賦稍胥不及上下其手而宛雪詿誤者百餘人拙者能乎况丞也處士天性孝友急人之難著者如繪孝思圖收弟明遠骨贖母族朱氏故廬解族人兄弟相鬩者

莆田廣學宮以至庁言析里人爭則又奚其為為政哉
歎近世不賢顯不祀茲不令而丞而蕭然布衣與鄉之
薦紳耦祀焉又誰謂斯民無直道若鄭之兩先生者可
傳已各賦詩一章章十二韻
靈區鍾越嶠神物類高騫嗟彼應龍翼甘同斥鷃飛起家非
至穀佐邑況辭尊上壓七閩賢中丁五嶺繁計平獲畝賦明
燭獲盈宽豈弟群爭戴徛違趾自奔十年不得調再考竟誰
援卧轍遮三老柚簪駕一犍嚴居時巧拙尸祝去朝昏自是
信臣節應無負主恩恢恢天道大籍籍口碑存更有傳芳者
爭看五世孫

門高適德里抗志恥爭妍孤跡緇雲迴雙峰皎日懸氣薰人
自醉俗薄頑逾堅忿釋鬩牆化圖成孝思傳豪門歸故宅旅
骨掩重泉里謗無官府（云事經十五可無官府處士行十五故云）宮宗賴鄭田
鄉評時論合質行古人前佑啓中丞後光承邵武先螺蛳藏
吉壤（螺蛳山是處士幽宅）俎豆耦高賢一壑收靈氣千秋仰茂阡身名
齊蚬脫孫子映蟬聯不受生前爵司農愧鄭玄

過訪陳詡所留酌百尺樓家僮呈歌吹之伎賦謝

逃名陳太丘倘卧小堂幽窈窕千仞檻迢遥百尺樓棋枰堪
送暑茗盌足消憂過訪官多暇留懽意本投繽紛疑步幄宛
轉放歌喉玑世誰知爾長年託酒甌

墨苑二十韵為程幼博賦

客卿推千墨揆藻擅詞場漸染依毛穎觀摩友石鄉漆膠甘
㵽守杵臼結鄰芳寒燠調宜適春秋候始良非煙浮黯黑入
水識堅剛截紙鋒全利塗金韵及戕六朝工朗鶚五季衍潘
常書帛輝魚袋遺丸龍豹囊郎廷然石燭冰井貯清漳易水
源何盛新都派更長藏膠蠲子過點漆始君房注冷金壺汁
雲凝玉簡光品高年九錫色古動三蒼車輔芬殘瀋薄號煥
典章肖形森苑囿法象擬圭璋型範分鈎曲丹青盡直方玄
工標簡帙雅式啟緗黄天質超奚祖人官陋晋唐一螺不忍
試千古紀能藏豈曰偷麋細靡傳異代香

焦嵩侯謝墩別墅次顧太史十韻

迤邐巖徑從窈窕石城旁墩迴標今古人文歷晋梁孤亭交
竹樹勝地華冠裳歌石承修幹分花綴短墻堞低江氣出林
抱寺烟藏問字生徒聚攤書日月長清言或拂塵靜坐但焚
香德望今誰邁明時看爾翔黄扉應畫閣綠野暫開堂毋着
東山屐蒼生未可忘

賦得衡嶽十六韻壽李本寧

南服標名勝靈臺集列真楚天擡巘嶂夢澤映嶙峋癯寐開
金簡仙几隔石囷飛流接天景挾巘壓通津位鎮炎方重虔
修歲事禋蒼屑環秀壁實洞宅明神盤石書呈玉丹丘寬獻

珍島遺跡字字鶴下舞振振峋嶁元仙壕芙蓉絕點塵朱陵
承曉露紫蓋切高旻巨壑鍾靈氣名區産至人館閣會幸舜
嶽降再生申九向群爭睹三湘譽獨新孤標刑後進蒼水或
前身序值朱明候星輝初度辰顚將喬嶽祝仰止並千春

苔

研上碧於染鬒鬖滿綠錢根微踏未斷絲細勢相聯每向重
陰合偏因過雨鮮綿綿緣閣上漠漠沒階前滋石隨潮長浮
查逐脉纖江淹曾有賦無用總堪憐

聞于相國訃有感十韻

北闕銜恩命東山起舊臣老成群望繫枝卜龍綸新士類方

推轂調和待秉鈞風雲騰氣象邂逅洽朝紳未展匡時畧俄
摧報　主身黃扉虛揆席紫氣失高旻懺集長沙鵩悲同西
狩麟長空紛雨雪戊夜隕星辰左右惟三老哀恫動　一人
可憐猶望闕遺疏托空隤

朱密所侍御請告待　命舟次雨中同葉少宰徐京兆移
尊過訪因過一拂先生祠旋霽十韻

積霧昏沙界寒雲四望垂故人江上卧尊酒雨中移下榻扁
舟共聯鑣石徑滋入城疑出郭隔寺忽臨祠修葺環堂寂長
松夾戶欹春秋修祠典今古動遐思遺繪千年鑑流風一拂
隨懷賢欽往哲同調洽良時漸暝雲收墊新晴月掛枝無言

歸去晚翻恨到來遲

五言長篇

壽制臺賽師三十韻

巘嵲大峩秀森茫碁市長西南開勝壤山水域名疆川遡錦
江邈形依劍閣傍地靈蟠大足間氣華榮昌嶽降生山甫時
平佐帝唐文章稱繡虎武畧殪天狼譽起梁園令儀司畫省
郎帷褰晉蒲坂帳擁魯靈光節建三吳水旌凝九塞霜匡時
畢管樂紓策陋平良胸次韜龍豹威名懾犬羊浮雲消訕誹
皎日鑒肝腸峻望齊岷嶽　恩綸下建章為乘遼海障再起
壁山陽志以酬　君畢身離異俗藏十年心獨苦六袠鬢猶

蒼制府開雄鎮高天柱大荒奇勳銘可勒世廕寵殊常月届
中秋白雲連上谷黃轅門氣正淑初度宴方張筆吸承差管
杯傳沆瀣漿盤珍呈度索鑪篆爇都梁冉冉仙俱下翩翩鶴
並翔琚浮琥珀色光照斗牛衆骨鍊長生訣童還邦老方壽
添瀛海屋歡雜壯猷堂賤千情何切賓筵樂未央南山什欲
和擅水嶺相望歲徹三秋讌時傾九醖觴簪華未為幻應見
幾滄桑

貞女篇

羅静誓不貳感贖為父死以脛膏白刃翟素氣不靡二媛未
反嫁後先抗香魂豈不輝簡牘且以標女軌猶云夫死父畜

激成今美衰亂不遑厚慷慨或易爾孰如黃貞女托茂婁守
探未戕李氏庭以爲李氏夫三年如一日屢奪屢不爲貌純
梢乜糜陽以順親指冥塗結幽念艶窕日就泯實瑺合㙛命
與夫逝同𥨊寧巽二媖節千載振芳趾聊以賦短篇褒旌佳
良史

七言排律

旌節詩十二韻爲怡太孺人賦孺人子愉爲懷慶司理是遺腹子

從來西土多名閥令子清標更象賢胎抱遺珠輝發色掌橫明月燭氷天筠經竹素開先業機杼流黃付後傳慷慨何難酬一死殷勤誰與繼三遷熊丸白雨淒清夜駿骨黃金蹀躞年上瑞嶽神元不偶中興家運豈難旋蹁躚宮錦雲霞細璀璨旌書雨露偏孝行老萊芳可匹慈儀孫叔美無前歌傳黃鵠千秋烈詔下青鸞五色宣堂上梧楸趙燕喜人間竹帛映蟬聯泰山豈惜爲郎遠濟水能開壽母筵何處瑤池分部樂護花賞英共嬋娟

聽倪三郎吳歌

倪郎聲價滿江城一曲吳歈最有情栟葉低欑橫黛嫵娬屧微啓覺春生初疑落葉廻風細再聽歌山負木輕設惶豈緣方士幻步玄不謝上元清塵隨響動飛俱下雲爲聲深遏不行欲析故遲聲轉妙乍連忽斷調逾精淒清似倚夫人瑟悲咽疑聞子晉笙梁繞餘音定難歇韓娥未許擅歌名

徐大夫素履詩爲其子玄仗吏部賦

南州月旦有鄭評濟美爭高構李名游泮芹香浮藻麗趨庭竹素繼斐聲揚荒叶奏聯秋薦橋梓瞻天待漏行車入蠶叢迎竹馬兵陳魚麗靖山鯨威宣五月寒瀘水材轉三巴壯帝畿化蜀談經開絳帳防池移壘控青嵠筮符貢趾摶鵬海榮就覲光射鳳城膝下七襄工製錦堂前五馬羨歸榮蕭恩刺史隆三錫啓事山公重兩京海屋頻來青鳥駕鶯齊吸紫鸞笙縹緗遺業堪垂世斗酒承懽足解酲更喜庭前蘭桂馥英英泉露繞堦生

雪中視馬遂成長律十六句

驅役那堪滯一城雪中數馬吏堂清紛紛寶絡羣依隊片片氷花巧入楹霜鬣乍着颷粘復落銀杯逐足缺還盈長嘶響雜寒風壯細灑光添汗血明六出徹鹽迷繡勒五花散玉散瑤英偶緣形西晝驛樓分跡獅崴驍悲忍戎馬遼海瘡痍未忍聞

上元夜同張樹之靳大有集李行吾遊戎署中分得元字

春融夜色照千門歌吹喧闐慶上元虎帳宵開錦瑟鳳笙聲細列芳尊香靡月色侵堦軟綵障雲屏入夜繁佛火百輪羅夕架神燈七寶綴高軒羽飛香篆雕盤舊徽變塵隨畫棟翻忽散玉毫光乍斂爲覩寶炬氣逾溫客歌既醉思停阮主賦無歸不送髡門外驂驔猶未散城頭烏鵲已爭喧

蒲鶴侶侍御乃翁八十三詩以壽之

高堂白髮喜鬔鬖柱史承顏奉老聃一自簡書來冀北遂違

迎發溜迴風沃若欲侵庭文章成味能為酒朽腐經年更似
榮鏤脩芳郁香冉冉望來河畔鬱青青漸苞雜葉
落殘叢失舊馨十步傳香連蒨蔚一枝懷蔓奨幽
海占多節置戶常山叱百靈映日漫山枯更發隨風
還笑王孫庶事遊難迈南浦淒淒遲去軿

詠禁中紅樹

舊內鳳城西偏冊楓數株每一經霜爛焉如火余以尚
實得旦暮入直絢日驚風不可為狀聊成七言八韻

禁城玉露漸秋深楓色淒淒滿上林萬片作霞延日麗幾株
含霧若霜吟斜連覆闕輝青瑣倒影平津映碧潯岐葉看颺

聲瑟瑟殷紅過雨色沉沉雜黃間綠紛成錦委砌飄檐埒作
金向夕轉深嬌落照因風散響怖栖禽城頭迥接青岑遠殿
角寒生繡幄陰幾度朝昏勞悵望徘徊故苑倍蕭森

七言長篇

趙氏兩夫人節孝詩為心堂大司寇賦效栢梁體 有序

古傳記所載女德多矣如貞姜守約貞義截髮豈不烜
赫簡冊流聞相光然或母賢而孤不令又不萃於一門
此婦順之恒耳張夫人孀幃食貧終其身足跡不踰閾
已自稱奇節而其婦孫夫人又耦貞義之行至截髮以
養姑竟瘵於孝以死三復三太史傳序兩夫人烈節純
孝誠冬冰夫其堅秋霜遜其潔矣尚書公復為國名臣
能以極品贈榮兩夫人於幽隧斯不稱奇偉哉濃不揣
譾陋勉為一章以紀其勝匪云句足闡幽或取其頌不
溢行云爾

貞姜守約不違符貞義截髮供糯餔古今婦行洵且都一門
節孝世所無而況立孤稱貴膴趙家姑婦雙璠璵姑節婦孝
承令譽履逆罔支甘茹荼驚髮養姑兼撫孤一絲骂立三丈
夫既昌且榮紆紫朱為國之幹棟宸居徽母疇其開令圖徽
音光不遠幽樞一開一逮光里閭千秋褒管輝簡書嫓德獨
行檦婦趨媿死丈夫空垂鬚於戲媿死丈夫空垂鬚

辛丑冬晤戚不磷於金昌癸卯夏不磷復送余於滁州令
別三年矣以書見訊且贈我詩走歌答寄

憶昔除夕滯金昌松火笙簫坐夜長更操舴艋冒嚴雪武林
醉踏西湖月別來春仲啼早鶯白門楊柳垂新青故人訪我
石城下紅燭星河低官金亡何入燕各分首殷勤相送意何
厚別君屈指已三年濟水吳江各渺然微雨疎林楓色暮雙
魚忽剖來尺素扇頭點染秋山圖更吐新詩明月珠字字宛
子情無極令人感歎重增憶何時鼓枻到江關與爾買醉秦
淮灣人生離合不可定願君勿阻山陰興

戲贈歌者常榮

壬當見子總七齡銷魂巧出繞梁聲當筵顧盼已多態何須
紅粉會傾城今年十歲更能舞宛轉歌喉香氣吐都犀下啓
疊著春生紅牙自按伊州譜有時急管雜繁絃捲袖飛揚還擊
鼓千人愛之如掌珎朝朝為爾開尊俎崔九堂前屢得聞風
景江南更誰主撫節淒淒雲欲停舉謳豈必窮秦青疑子前
身司供奉常榮武是米嘉榮

琵琶行送戚不磷之内黄

榴火然枝低入户蒼烟夜捲月當午刑鷄膾鯉賓客歡金昌
戚生更豪舉戚生名譽重江南足跡曾未經齊魯與余同上
金陵舟一帆共掛長河雨到來約醉濟水傍白眼仰瞰高天

蒼有客坐中理新曲調絃落指神飛揚表靡何淒切輕颺流
細月下疑神女游群靈趨絳闕忽然擊節響鏗鏘千群齊際
陣雲横沙昏日落腸應斷珠迸雲停怨未平玉輪下沉水統
俄寂堂上戚燭背前退勒牽衣汶陽之南回首鴻溝之北君
去湯水渦我向黄金臺羡君獨擅雕龍技愧我原非相馬才
從此新秋期候鴈天邊凝望素書来

金陵别李行吾悉戎一年矣從閩海寄書柱問答以詩

将軍甲帳臨濟水春草城邊陣雲起閒来弓彎五石强湖邊
射鴻不虚矢銜命遠視閩海師身衝瘴毒揮熊羆東士遺聲
聞鼓角炎方號令開旌旗憶昔逢君過江上石城風惡喧高

浪歇獨分首各南北三山帆影空凝望我向燕臺值晚秋白
雲紅樹兩悠悠故人不見杳天末尺素飛来瀚海頭塞上烽
煙散平陸　天子臨軒思頗牧羡君骨有封侯奇乘時早勒
燕然碑

愁雨篇

天雨夏日逢甲子占者皆言舟入市今年閏月甲子雨蕭蕭
泱月愁人耳豈期連日雨翻盆恍惚若有蛟龍奔中宵如注
不暫歇窓風撲燈燈為昏地軸摧陷天逾黑長安一夜成水
國室廬半塌哭聲吞沉竈鳴蛙安得食鬼神一怒不肯休七
月六日雨益急震瓦撼屋屋瓦響摸燈照堦堦水長平明啟

户不能出都城内外皆苑樊今春望雨雨偏無旱魃獵獵麥
苗枯何意望雨雨作崇田園頃刻為江湖梅明反覆古雖有
九閘日隔向誰呼

盧将軍歌

将軍虬髯雙眼碧兩臂能彎弓五石破葉不虚金僕姑嘘氣
成霓日為白相逢憶昔在金陵把臂翩翩意氣增枝筆漫誇
班定遠憐才今見鄭中丞中丞脂轂向榆塞龍江津頭紛小
隊南國論心者更誰眼前惟有將軍在將軍奉詔入燕京我
亦承乏戴冏卿桃花豈識周王駿細柳時逍漢將營玉河橋
畔東風早昭王臺上月輪皎春城三五醉琵琶天開子二嘶

驍衰旌旗不動青天高日日城邊但射鵰榆關星落中丞死誰人更識霍嫖姚　天子臨軒思頗牧莫嗟髀裏䏶生肉黃金肘後自應懸一片燕然銘可續

弗告堂集卷十六終

五言絕句

畫梅四首

孤山雪霽

長條白似玉老幹黑於鐵恥作壽陽妝甘埋孤嶺雪

庾嶺蟾明

幽花綴雪枝疎影橫氷骨何處斷腸聲吹墮梢頭月

淡烟籠玉

輕烟鎖寒玉隱隱自融媮北風不受吹底事衰豐慎

朔吹飄瓊

墨香落毫素霏霏不可即恍疑幽澗裏零亂羅浮色

泰山二首

吳觀

封中片雲起望斷姑蘇臺坐失青天色那看白馬來

無字碑

驅石人已遠有字亦何必試看磨崖碑半為風雨蝕

鄭園雜咏

淨土

誅茅委琪路寂寂絕紛競不涉世間趣心與土俱淨

半偈庵

以無所得心而得說三摩無心亦無法半偈總為多

芙蓉亭

日上芙蓉亭俯此芙蓉池朱房逆水面時作香風吹

來風亭

清樾雜幽篁綠雲紛靄靄輕飈忽入林明月亦零碎

烟霞坊

徑委清陰合林香未辨花竹堂何處是片片駐烟霞

藤架

古藤裊秋幹小架結為屏月上印方臺婆娑散清影

鶴柵

獨夜出其柵空堦自偶影摩空六翼開警露孤心耿

舟中雜興十首

兩岸山相似舟移曲不妨回首京口望落照下丹陽

三月雨聲細櫻花疑杏花溪轉開難認臨流見浣沙

星曙鳥聲起舟人理行漿纖纖一鈎月斜挂疎林上

支河到處流那箇毘陵道岸析燈火紅堞樓已艤棹

錫峰歸遇雨風起水生紋掀蓬望游處惟見滿山雲

朝發慧山麓暮泊閶門里夜半寒山鐘遙落吳江水

日落青林迴霞光蕩虎丘無人談越絕來往畫船游

芳郊昏渡口江散派難分一夜驅雷雨知為震澤雲

九里一危橋臨橋水流急爭渡舟語喧夕陽人獨立

長橋斷太湖是處分吳越桃塢閒桑疇落霞半明滅

壺山園詩十四首為吳文仲賦

采虹橋

藤古結為梁蜿蜒憑雲霧步之時動搖疑駕采虹度

巢鶴軒

亂枝掛層軒孤鶴巢其上警露一聲長天風散哀響

碧蒻齋

顆顆碧玉垂齋頭日當午魏文若能嘗石蜜自應吐

春水船

片石冒孤亭盈盈春水平不涉横江險何虞風浪生

歸雲洞

怪石横洞口洞口白雲迷無心倦出岫日日護幽棲

黄花里

冷豔吐金英踈香入玉笮但宜處士居不種朱門下

寶幢墩

色古上蘚痕雙樹引幢表深夜讀靈文熒熒佛燈小

月印池

方池清且淺可以數毛髮鏡沈水底石影落天邊月

長嘯臺

阮籍與孫登千秋振逸響依稀見古人日照高臺上

狎鷗汀

時乎汀鷗來時乎汀鷗去忘機自去來何必汀前住

修竹灣

清溪繞一灣種竹只數箇朝來風籜踈落水青萍破

芙蓉港

入港采芙蓉芙蓉動潤淰游魚聚絳房吹作波心錦

據梧館

據梧日沈酣湖山幽且采自足寄吟放誰云學惠施

睥睨閣

板地起孤閣睥睨萬木杪睡起一凭闌壺山青未了

愚谷八景

鳩峰入雲

芙蓉削蒼玉插入白雲迴時聞飛瀑聲不見孤峰頂

好溪漾月

天水水空闊一輪印溪上清波皎夜色千里自閒蹈

愚公古洞

洞古鑿靈壑而公胡為愚一片白雲閒無心自卷舒

雲谷心臺

谷口雜山雲一臺敞孤峭松風激蘿月時發孫登嘯

漥尊鳥跡

一尊對山靈題詩滿巖石淋漓蒼鮮破陸離亂鳥跡

曲水蘭觴

流觴瀠曲水不減山陰亭砥柱可廻瀾無勞問醉醒

仙巖鐘梵

美人坐仙巖薜荔挂山紫隱隱一聲鍾吹落萬松裏

山郭晴嵐

群峰抱城郭晨炊裊烟細晴風時一吹散作山嵐翠

庭樹

庭樹風妝雪寒燈暈吐花清宵聊濁酒白首愧烏紗

新月

側光俄出雲孤魄未及望豈其甘自晦是以能三讓

題畫四首

春色動林皐低簷杏花發日暮寂江聲輕帆杳天際

茶煙裊晴嵐潭影靜虛閣隔江横笛吹響向滄浪落

一雨凈楓林妝綺坐孤艇不涉世間趨嗒然對濱涬

梅雪點空江閑窓日閣筆小徑無人来清香時入室

露

下空詎可状着物始成濡荷擎風欲動疑是走盤珠

弗告堂集卷十七終

弗告堂集卷十八

七言絶句

送郭道士還南嶽

携手西風落葉紛衡山極目暗峰紋洞門深鎖知何處唯有南天禮白雲

薊門犒士三首

東出長安秋艸多胡塵風起暗琱戈愁看馬上蕭條色黄葉隨風渡潞河

長河北渡曉雲屯極目漁陽白日昏向夕嘈嘈聞去鴈燕山回首暗銷魂

凄凄雪色滿邊關驕虜營空戰馬還十萬征人歌挾纊春風一夜過天山

春日西山集杜句十二首

一生襟抱向誰開二月已破三月来報答春光知有處須成一醉習池回

莫厭傷多酒入脣天涯風俗自相親樽當霞綺輕如散花底山蜂遠趁人

石門斜日到林丘獨立縹緲之飛樓諸天合在藤蘿外許坐層軒數散愁

水晶春殿轉霏微回首風塵甘息機此日此時人共得暫時相賞莫相違

日短江湖白髮前百花高樓更可憐未閒細柳散金甲觸忤愁人到酒邊

點注桃花舒小紅江湖滿地一漁翁珠簾繡柱圍黄鵠漢主山河錦繡中

跨馬出郊時極目千家山郭靜朝暉桃花氣暖眼自醉黄鳥時兼白鳥飛

麗藻初逢休上人病從深酌道吾真明年此會知誰健何用浮名絆此身

朱栱浮雲細細輕花枝照眼句還成欲填溝壑唯疎放肯信吾兼吏隱名

歸雲擁樹失山村西嶽崚嶒竦處尊飛閣卷簾圖畫裏松高擬對阮生論

渦沿春光有柳條冥冥氛祲未全消吏情更覺滄洲遠未有涓埃答聖朝

竹裏行厨洗玉盤匣琴流水自須彈謝安不倦登臨費百遍相過意未闌

集唐句二首送尹將軍時年七十

府中年少不如君憕爾常穿虎豹群嘻昔豪雄如夢裏猶堪一戰樹功勳

越裳翡翠無消息大將龍旗掣海雲白馬翩翩春艸綠戒嚴
應笑棘門軍

東征歌

正月八日復平壤城喜而作歌

黃雲漭漭貫陽山露布遙傳鴨綠灣十萬軍中齊力戰片帆
海上獘人還

風月樓前白骨高城邊流血漲江濤元戎帳下論功日箇箇
腥紅帶寶刀

安東一炬鬼奴焚閃閃旌旗雜海雲靈龍孰如聖天子英雄
爭說李將軍

九日潘臬諸丈邀登永寧門樓遇雨

斗城寒雨鬱蒼蒼美酒茱萸引興長此日逢君須盡醉不堪
秋色滿咸陽

永寧門外曲江灣雙塔崚嶒未擬攀鴻雁滿天風雨暮不知
何處是南山

臨潼夜雨

潼水潺潺繞夢長孤城柳色已全霜一聲夜笛千山雨不是
遊人也斷腸

華嶽五首

臥牀巖

洞裏空香隔世氛古藤閒挂石床雲風雪滿巖呼不醒一灣
流水夢中聞

希夷峽

峽口白雲凝不飛峽前瀑水濺人衣淒淒萬壑秋聲起疑是
仙人馭鶴歸

娑羅坪

千峰萬峰鬬奇絕石液冷冷半明滅狂來醉看巖下松踏遍
娑羅一坪雪

三峰

三峰突兀倚青霄長瞻仙人不可招欲跨峰雲松頂上坐邀
玉女聽吹簫

玉女洗頭盆

萬玉參差入漢斜雪消流出石蓮花三峰倒映青天日玉女
盆中亂紫霞

古陽隄同杜孝卿望太行二首

水南門外風雨愁借憩亭前沁水流箇箇沙禽眠渡口見人
飛過亂山頭

單懷城北古陽隄楊柳毵毵手重攜極目一川秋色暮不堪
落日太行西

清泉寺二首

此葉首圖配補

滿谷西風椒葉稀穿林片片凍雲飛荒原車馬應無數閒殺高僧在翠微

參差石磴桂香臺風到禪床掃綠苔清磬一聲山欲暝悠然雲盡數峰開

金陵春四絕句

晴雲曉壓石城孤江樹江烟澹欲無梅雪未殘靈谷寺東風已綠莫愁湖

廿二天街月正銃翩翩來馬狎春宵遲明絃管聲逾急不道風流減六朝

秦淮楊柳色猗於綠十里烟花澹蕩時明月一灣開水閣何人吹徹五參差

桃花塢裏花爭開日日尋春載酒來向夕長干望歸騎無人不是看花回

華嚴寺

迷僧宛宛着袈裟小閣焚香日易斜市遠不知春已暮滿山開遍石楠花

西湖雜興五首

青山白水一間身花豔鶯嬌最可人閒門處處憐芳艸濁酒他鄉總是春

湖邊楊帽千絲雨塘上花無一日晴偶見雲開臨水面翻嫌山色太分明

行行覓句吟成苦日日攜壺醉不休耦花居前好風色綵鷁金鞍遲莫游

萬松嶺上松雲涼日上一回石徑長落照畫船歸極浦烟花三月滿錢塘

久雨難晴游不稀銜泥湖畔女郎歸桃花短岸枝低舸楊柳平橋絮點衣

送何无咎之楚

白下風流說永嘉吟成五色絢朝霞春江桂席忽南去開殺秦淮十里花

勞歌一曲白雲長楚水吳江各森茫願爾此行多載酒直收春色滿瀟湘

灌塚晴烟

一自雍丘許漢皇英秦促項老星霜可憐百戰俱塵土千載寒烟鎖夕陽

何墳古木

何氏墳孤濟水濱墳前古木長龍鱗淒清夜照西湖月影落烟波愁殺人

吳江道中阻雪逢范東生東生自吳興移居長洲與余僧有西山探梅之約

吳江風高生夕寒不盡傳舟把臂歡君去吳江何日返江天
一望雪漫漫
君暫還家鼓櫂行我仍尚墨望留京從今夢寐春宵會楚楚
幽居新結成
曾約西山探早梅梅花未放爾先回相逢此地仍相別喜乃
花前濁酒杯
金陵春夕
樓月穿窗響薄帷棹山沈水篆烟微長江不阻遊人夢一夜
家鄉幾度歸
潘麓原去青縣十年矣青人思之有感賦此

青縣城邊風日嘉繞城楊柳凍晴沙土人猶自思潘令惆悵
河陽千樹花
大風
昏昏亂木響文安驅馬衝飈破曉寒可笑壯心自無賴龍鐔
彈向雪中看
晚趨都門望西山霽雪
鳳城遙望五雲封落照晴熏萬木容昨夜天風吹積雪西山
露出兩三峰
送三上人遊南海四詩
歙者三人久客濟吳飲絕唱一日来見則皆祝髮為僧矣

信心精進勇不可當賦此贈之
茫茫人世幾滄桑日日塵勞總戲場線索自提還自歇等閒
回首是西方
枝枝葉葉日追尋七處微来未有心不是禮繙方見佛繞梁
原是海潮音
勇猛誰參不二門癡沉徒自禮晨昏豈知淨穢娑婆界明月
輝輝照故園
澄江一水載三舟悵別分攜古渡頭無分東魯與南海總是
舟流水不流
題畫雜卉二首

群英的歷點蒼苔朵朵芙蓉並蒂開只恐西風易零落般芳
故寫嶺頭梅
萱花唐菊亞枝柔直夜鹽春嬌取次妝麗朵朵開金谷障冷香
亂墮水晶毬
題畫
漠漠山光翠欲飄疎林十里淡平橋幽人自愛秋山靜閒坐
西窓倚泬寥
題仙山樓閣圖壽沈西橋八十
絳闕重重聚列仙千山突兀倚遙天蟠溪自有垂綸叟正是
非熊入夢年

題菊四首

五柳先生三徑荒何緣種菊在殊方盆開數朵幽香靜坐對
寒英野興長

其二 輝輝斜月穿疎枝溥露裊風前幽花元是幽人侶夜色
偏可憐

其三 佗應不種朱門自合移根老瓦盆露委烟斜看不足呼兒
夜到芳尊

其四 一園種兩足供餐秋到園林盡日看誰謂南中苦毒熱却教
花朵送霜寒

平播凱歌十首

錦江飛檄到長安虁府遥登漢將壇八道爭先重險破三軍
奏凱萬人歡

賜來寶劍燦青萍盡掃妖氛萬里腥巴蜀喜看新秉鉞遼陽
曾識舊犁庭

自誓王師壓錦濤旌旗十萬擁千艘雷驅電掃金戈利月郎
風清玉壘高

鴟張虎踞負幽深詎意從天飛將臨但道元戎能破敵誰知
帷幄獨勞心

樓船飛渡下綦江破膽先聲已受降符檻異眾元自異勳標
銅柱更無雙

坐嘯軍前細柳風揮戈一鼓夜郎空西南從此無征戰不負
蒼生望謝公

親裁露布九重聞不減當年諭蜀文花箸宇開新井邑廟堂
俘獻大明君

綸巾羽扇氣從容爭道南陽起臥龍瀚海已看三箭定重關
何用一丸封

劍閣嶙峋日月高縋兵戰勝氣逾豪將軍破壘收金甲天子
臨軒賜錦袍

妖名早已覆金甌猶謂酬勳典未優自是赤心專報主丈夫
元不為封侯

弗告堂集卷十八終

六言

長安冬夜詞六首

滿地寒飈蕭瑟彌天密霰連翩沉沉鳳閣初靜[illegible]能吹火已
堅金屋翁梁激響玉樓迷迭長然遲頭絲管[illegible]恩不得君居
曾戲

六出街衢飄墜五陵裘馬爭趨詎起青海紫塞識賭黃金自
珠翁北暫休驟褭河西未解瑀孤署中講武宵羅匣裏彈文
夜呼

自昔岩堯上京朝朝車馬縱橫千山夢越鄉國一枕寒生客

情樓外塞鴻悲切窗前叢篠淒清沉吟永夜不寐濁酒無人
自傾

帝城宮柳烟暝小閣官梅馥殊一室青燈獨燦九衢沉醉爭
扶可憐易水人俠莫漫高陽酒徒明日其能駐馬今宵且自
呼盧

星落既暝復曙人生百歲何遒倜儻矢攄隕外空負黃花枝
秋攬照清霜點鏡傾壺綠蟻盈甌迢迢良夜不飲笑殺雲溪
醉侯

縉雲漠漠生寒時把龍鐔一彈祿薄亦能守拙形衰輒欲辭
官衷扉短笛何所慷慨長歌自寬日日休衙無事悠悠几複

長安

題楊將軍譚經處

水國曾過日本春城乍返星軺風塵督臣辟定茅屋棲身故
饒躑躅屠龍誰在沉冥捉塵相招汝今倦已收翮我亦慵為
折腰露淨炎翻貝葉月寒塵暗弓攤試看有相何衆聽說無
生自超杭手同歸淨土恒沙許導非遙

宿青柯坪二首

毛女峰頭日暝仙人掌上雲封一枕夢清塵外風濤亂捲寒
松

澳流深谷飛響密雪寒燈自然夜半抱衣起坐星河低落窗
前

四時遊樂詞

橫岫蒼烟一抹臨流茅屋幾家鶯語喚醒客醉馬蹄踏碎落
花

綠樹重陰密布小橋流水斜分科頭于此永日閒看青山白
雲

丹葉蓼鳴野岸黃花亂點疎籬遊人不解蕭瑟爛醉臨流賦
詩

踏雪驢蹄自蹇衝飈酒力偏微幽香忽來何處風逗梅花亂
飛

次趙柱野中丞松竹遠還青韻五首爲冲含柱史題遠青亭

百畝清陰覆屋亭亭翠柏蒼松朝陽此日鳴鳳高梧留非臥龍

繡塔燁燁芳蘭倚檻涓涓藩竹宛如龐氏鹿門不數石家金谷

輕颸三徑馥飄斜日一簾春晚庭除手澤猶存前輩風流未遠

繞籬一灣流水排闥幾點青山嵐翠乍明乍滅文禽飛去飛還

皖水浪花關白西臺列柏凝青人間誰見玄圃海內爭傳此亭

弗告堂集卷十九終

序

陝西鄉試錄後序

臣若瀛嘗讀棫樸兔罝之什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喟然曰美哉粵粵乎不獨左右辟王有人即兔罝之夫可膺抑何盛也降及秦雅音絕士多易答詩者曰古今不相及也自周而秦而漢愈降愈衰川嶽且無靈乃今也寧獨不周矣嗟毋謂秦無人亦無慮不周也作之周固周非靈獨於周而周士自致川嶽靈也有其萃之有其散之宇有萃散無古今注意士則萃於士注意一切瑰異詼蕩之務

則散於一切瑰異詼蕩一萃一散人才盛衰因之未易言也臣又讀卷阿崧高之什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彼胡歌車馬賦嶽降哉豈舍一切瑰異詼蕩之務而注意士車馬閑廐足以待之斯嶽靈吐符詵詵衆賢為周翰耳秦自孝公而後悉文武昭因蒙故業延敵九國無遑作士至政坑儒燔百家言銷鋒鑄鐻為金人十二建阿房作麗山東西南北千二百里離宮七百餘宮人不移樂不改縣車行酒騎行炙無旦暮矣是惟注意一切瑰異詼蕩之務宇內蕭然而川嶽之靈為之一散於時斯高貲雲侯盧獻方儒士竄跡顯者爭馳騖

於峻刻士遂衰楚羽一炬川嶽收靈漢承其統自高迄武閎飫萃之厭尚彌侈未央騰光之偉柱昆明影蛾之潦滴五柞四寶之複結鴻羽麟毫之帳蔽珍枝桂柱之錯列罽賓氍毹之規地遊閒任俠之締構角抵鬥鷄之嬉戲復注意一切瑰異詼蕩之務宇內蕭然而川嶽之靈又為之一散於時士趨虛誕玄菟元理郭瓊黃安丁緩之徒各以奇巧幻術售士益衰歷六朝而唐而宋忽萃忽散以至胡元入主靈散極矣

高皇帝殲除勝國挺起而收之鑿靡振敝還於樸茂與天下更始　列聖相承守而勿失　主上遠法　皇祖近紹　列聖惓惓崇節儉揚雄設廣一注意於士於今二百餘年所矣

易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散而萃其斯時乎頃臣嵗臣濬乘傳入關也巖陀巃嵸嶚嵂鬱嶇而蒼翠刺目者有太華終南馬未能揷衽而登焉旁邑西渭矣於灃鎬浩渺而縈轉如帶者有洪河涇渭焉夫其塞泛齊而涉而迴繚可睹矣蠻峭濤湧相錯如繡其靈無藏古篆籀至今其所謂鑄金也阿房麗山也七百餘宮也未央騰光也昆明影蛾也五柞四寶也鴻羽麟毫珍枝桂柱罽賓氍毹與夫遊閒任俠角抵鬥鷄之遺也即士之人罔能應間應而豉其跡亦蓁蓁烟燼耳乃不勝怓怛比入棘校士之文辭率呰結三墳禽驅百氏跳汰學士之累惑而歸於雅訓世之鉤棘華言若曾未遇之於

目即鼍鼍少文乎而先進之遺風居然可想焉乃又不　賜覽
蒙益信士無古今一也夫其無一切瑰異鼓湯之觀而[illegible]
之靈還周之舊莘久矣士寧處不周也且　上新穎才[illegible]
既庶馬既開多士中豈無扉嶽之降而峨峨表立者多士[illegible]
借計吏上公車臣濬親之詳矣臣不佞無似復以多士顧[illegible]
士考泰之先周之所以盛泰以後之所以衆川嶽之靈之所
以萃而散散而萃服　高皇　列聖之謨訓副主上楊旌設
庶之求以無負遇而聚之特俾棫樸兔罝卷阿松高之音繼
周而響則兩鄉之光而臣之幸矣有如不然人將謂泰無人
而終咎川嶽之無靈臣且為饗言也而愚矣　上御極之十

九年八月錄成臣例得序末簡為序之如此

兩城先生全集序

吾郡有少宰兩城公者少與先大夫同筆研其弟太仆公復
與先大夫稱同年友又締聯姻姻用是知公深公為諸生即
厭薄時義力追古文辭于時士競浮靡執鮮風雅詩解故宋
之韻言文仍前元之舊貫敝久公雅泰觀漢纂晉軼唐扶勝
嘔棄剔瘢滌垢徵思慝輙違奇徵吐吐必駭衆馳驟縱橫違
躁一世世羣詫訝之為怪誕而公自信益力嘉靖甲午舉省
試第一人乙未成進士歷官潮泉以及少宰著述甚富其梓
者曰閒存集曰兩城集曰荒穢曰圜志僅僅十之二三焉於

[illegible]鍾海岱之秀生人多雋才往代毋論已　明興以來
[illegible]中則有邊廷實貢嘉隆間則有李于鱗攀龍謝茂秦榛
李伯承先芳敵近夫雲霄其餘工一執挾一長啄啄爭鳴未
易枚舉夫謝以蕭然布衣鼓其俠色雄視一時邊李華以仕
之暇縱其豪吟傲睨千古閒藻樹義實尉雲蒸天非挺拔流
[illegible]獨舉前脩者抑公乃掘起東臯嗣響廷實而雁行于鱗
四先子海內騷客墨卿咸想見其人願為執鞭弭顧邊李諸
書[illegible]集傳已久公傳者僅僅十之二三碎之藻井狎獵未構
[illegible]黎錯落未成重器且攡析之材匿于山琬琰之珍藏
[illegible]省尚多也乃謀所為盡拾其遺而公之子需雷雯手抄

[illegible]佚得冊八卷二十示余讀竟如覩明堂而雙枝重桴磊砢
畢具如陳重器而木難火齊熀耀盡呈居然自劃一疆決決
大風矣然而囂于力不付剞劂氏者又數年已而仲子雷以
武進士守上谷將鍥謂余不得無言余曰士君子之處世孰
不欲樹鴻名垂不朽哉但吐葩者工雕鏤之技而責以佐旌
則齟齬而若策勛者務震立世之業而授以纓臬則騷騃而遜
無長者勝盱衡之氣而丁以齗齕則軒輊而恚若是則偏公
之文出入先秦兩漢而詩渢渢乎大曆而上不假重朋可辨
乃其宦轍所歷輒著能聲終始如一節躋然無議又履盛而不
有孫名而恐後沒之日　天子柎髀而蒼生扼腕誦其言詞

直與遵李諸君子跳足無前而公且檀檀而不炫所謂才德至懋非耶余竊謂公之人品不獨以益集重也余生也晩又至底然而不比特敘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論定

養心回文序

養心回文者何新昌俞君所著俾學人嘿誦以養心者也五句一易韻韻四合之句二十字八十回如數衍為數反復十三回又各字一韻韻六句合之句四百八字一千九百二十反復一回表位宇先生校刻之以一帙寄余余受而卒讀已而嘿誦數回始而強攝時存時亡口與心為兩已而恒操漸調漸適口與心為一既而無攝無操内之不見一惘外之不

見六合空空洞洞且不知口之誦心之維乃喟然嘆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況心乎孟軻氏曰存其心又曰盡其心夫存則求不放而盡則滿其量矣然未有不始於養者至佛之所謂覺亦覺此也苟非養則妄心不屛真心不呈不呈不覺或曰文而以韻者何又回也反復十三而且字為解也不費辭乎余曰至人之文無字非心學人之覺無心非字而始入者每從耳根得一切攝之韻俾聞者無逆而誦者有味也又反復回轉優而游之吟而詠之不弛不猛不疾不徐如火候然斯稱養也此文傳而學人之執妄為真者庶幾免矣然猶懼學人之執文為養也語言文字因始學設存與盡則無藉此也悟存與盡之無藉語言文字而後可以誦養心回文矣

省餘董公實政錄序

余兒時嘗聞先夫夫曰吾黨董公者蓋稱其才云時舉於鄉矣未第也余既冠公竟弗第也而謁選得六合令矣令六合亡幾則聲籍籍矣聲亡幾且報罷矣罷亡幾復捧檄待調矣既出甫調輒又旋歸矣余詫訝曰嘻公為六合作何狀能聲聲矣胡報罷捧檄之謂何輒歸也已而陸生察持所為公去思碑文自六合來余得卒讀之始悉公行能並所以罷故與其待調而旋歸者則其去就蓋庶幾古達道求志之遺哉方

公之初令六合也鋤強植善一[illegible]之弊而又刻氷鏤雪不染民間一介即米鹽之細咸取足於家至威濫供甚力縱權貴闔厭其求夫其約己也已汙譏之而復以約人始有於公甘心焉者矣會大察得調公勉持一檄往謁展乎直道一伸而觸撻入耳皆阿比態乃慟然曰吾能不六合乎吾不能不六合而欲人不六合吾也無之矣孰與歸既歸陶陶杖履十餘年所以疾終終之明年其子正方正永正階持公六合政蹟並慶弔之言示余曰將付之剞劂願子一言弁諸首余讀公實政曰都哉肫肫乎愛民猶子也其聲也其然乎其罷也其必至乎讀贈言曰廣哉蕩蕩乎盛德之所感也而能好

也讀去思之什曰思深哉遠而不携民心之有神而入深矣讀弔萇之章曰悲哉怪怦乎悼詰人之萎而痛典刑之遠也余讀既乃復喟然曰嗟世之取上第偶時好鱗次而登貴膴豈少哉乃其剝民自肥承指取寵其視民也如犬豕而民之視之也如豺虎嚼思之者如公者即難一第而六合[illegible]不以罷而泯而至今民思之猶歔欷涕下即不貴[illegible]吾故曰公蓋庶幾古遺道求志之遺也而茲集也可以風矣

詞林雅集序

詞林雅集者集金陵諸詞客相唱和詩也客不皆金陵或以官至或以探雨花獻花之勝至一時偶萃金陵者也與集者

三十二人焉始於鷄籠山望玄武湖以迄江東城樓送梅子馬集凡十共得二百餘首懷古則有臺城篇宴別則集沈吳兩水亭節序則賦天末涼風起七夕諸什限韻則太平堤秋荷賦句則送能始子馬其中坐花臨水感往傷離各宣性靈紛如組繡直與三山二水爭雄鬬麗讀之無不錚錚然中金石響也梓成咸謂不佞縱不與茲集能遂無言不佞作而曰六朝往千秋來人文淵藪孰不首金陵也者而人文之盛又孰如今日也者人不必金陵而萃金陵則金陵勝竊有感於上林金谷馬雕楹綺寮非不炫耀人目今覆其故墟特依稀斷莽落照至餘耳之於司馬太僕觭古如新益信地匪自勝以人文勝也鷄籠清涼臺城玄武舊矣沈吳兩水亭一經集咏便與鷄籠諸勝同不朽又何幸哉三十二人曰祝給諫無功張考功元平臧博士晉叔曹廷尉能始陳廷尉德遠談參軍無文徐參軍賓夫殷臺郎與可魏江寧丞頡起[illegible]寧鄉籍子馬顧勳衛所建秀才謝少連梅季豹陳延之國子生汪肇郃葉循父釋孤松若柳陳父王太古程彥之胡仲脩吳嗣仙吳非熊程仲權程孺文羅于昭吳元翰洪仲韋姚園客陳唯秦王曰常張子明則布衣之雄皆一時博雅君子云

揚州府志序

揚故志僅什一之存耳即什一之存于作者之義亡當也揚

驛吉守楊政通民和慮文獻靡徵後將焉術乃以載筆之役屬司理公而省其成既竣以一帙授余徵序余方以祝釐之役走　闕下未皇也比還留都是為甲辰始卒業茲帙而為之序曰郡乘史之流也人言史筆難茲豈獨易沈休文豈不[illegible]文才其書出評者曰條流粗舉採綴未周而況在休文[illegible]乎果如其評耶舉周矣遂稱良史耶今海內郡縣亡小大指有志自康武功書出人人爭艷說之靡不竊其膚似而亦自附於作者之義乃所謂條流採綴者豈非建置沿革耶城池宮署耶山川橋梁耶都圖亭鄣耶宮觀祠剎耶人物產聚耶典夫選舉之棹楔學士之詠撰耶允若茲則夫人而能

爲畢夫人而能爲周也然其事往往不稱書亦不稱法故夫人而能爲志則夫人而不能爲志也夫人而不能爲志而爲志以故於作者之義益亡當以予觀於揚志其庶乎楊水國也北吞淮泗西連滁濠南浮金焦東滙海壖豈非江北一大都會哉聚四方之民新都最鬧以西山右次之大都土較沮洳五之一田畯較賈十之一土著較游寓二十之一梁棠較魚鹽陶罷三十之一隋唐間蔚爲上國益州天府亦且巽之鮑明遠賦與杜樊薇所游風物逴絕於世無兩今雖小弱於昔而青油列戟紅粉吹簫競奢鬬華不可謂不盛也暉吉爲守一意綏靖閭閻之間不啻德之令觀其志徵往於典徵今

於令典與令所不載則徵之人情人與情所難憑則衡之理律於作者之義例靡所不合其條流舉而舉者未嘗紊也其採繳周而周者未嘗穢也古稱良史筆司理公其近之而非暉吉又孰與成之今　上注意海內厚爲國計榷法之行夫豈鹿人十金之璀是爲而法行之弊不無過擾揚尤厚蒙之黃河橫決清口屢告涸東南萬艘餘效鳬集鳥飛灘然銜尾止都下乎　世宗朝海寇飈至淮揚登陴而國課倚辦鹽筴不貲諸胥令稍稍失算矣暉吉超然遠慮恐榷困商鹽困竈而漕運海防騷騷亡旦莫亡論作者之義例而循良之績概可睹矣黃次公魏弱翁先後剌揚州爲良二千石後皆爲賢

相暉吉千載積蹟芳政他日文苑傳循吏當并紀之是編也鑑揚政之一班哉君家子雲之箴不云乎堯崇省儉舜盛欽明而不虞稅璫之若斯擾也余請以暉吉榷困商鹽困竈兩言作續揚州箴

季漢書序

萬曆癸卯夏余有祝釐之役出石頭城友人謝少連手一冊示余曰此攺陳壽三國志爲季漢書立後世以吳為僭之防且季漢輔臣贊戲先之陞未敢創也此冊唯[illegible]論答問凡例目錄他未及梓屬王太史則之遂余江干出與商榷則之歎曰余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何物諸生能先舉此不必

睹全書睹其序論答問凡例已足誅奸雄于既死而立人臣之的吾兩人者異日願爲玄晏侯成將具疏以聞布之學宮於全史中黜陳進謝俾余竊有志而未舉者舉於少連與余舉同也余既渡江則之與少連相得甚懽比甲辰三月余還白下則之已先數日入侍　東宮請矣少連全書成向余徵序展卷則葉王陳祝諸言爛然冊首談季漢事不啻詳矣余何言雖然首賞識者余與則之共者也又烏能辭序曰史官操是是非非之權一予一奪所關係世道人心從來矣然有聖史有賢史有良史有文人史有寬吏史有嚴史夫有私史聖史則一言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知我罪我

弗皇恤焉夫于春秋是也賢史或先經以首事或披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丘明左傳是也良史其事核其文肆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是也文人史事拾猥雜詞組玄黃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之未振范曄沈約蕭子顯姚思廉李百藥李延壽令狐德棻諸史是也寛史史弢于代邪展于取善嚴吏史弢于取善展于代邪涑水考亭二書是也乃若惓惓於諸葛諛旨于典午剪卯金氏而歸當塗高遂芭千古以篡為禪之孕孰有私心如壽者乎自晉至宋得祚諸君皆藉禪為名而陰儕其弑奪之惡壽之志實開之其罪于是乎不可解矣嗚呼尼父左丘明遐哉

邈矣班馬而下姑置勿論寛吏幾以故貸荀氏並及曹氏嚴吏刻以故誅曹氏並及荀氏反復此書用考亭法誅曹而以涑水法貸荀蓋嚴與寛之間焉且于當塗之季表王經諸人之節洗毋丘三叛之寃抑又為魏討晉其用意深遠矣余不序其他特取前代諸史以折衷少連並發壽之私總之立後世以篡為禪之防耳

泉河史序

泉河史者志泉河也河始於引汶入濟通泗以至於引汶絕濟通漳蓋數易云　明興定鼎於燕歲需漕米四百餘萬石宋尚書禮濬山以東諸泉為漕灌輸過全文出南旺析之又滙水為湖視漕盈涸瀦洩焉河既成特設一行河使者專督之蓋其重哉夫泉涓涓耳集之為漕又南北析注餉艘萬二千有奇銜尾穿天井過也匪竭力疏排之不足以潤自永樂戊戌迄今行河使者歷九十餘人矣未有志者何也才者足不能涉諸泉之境則任耳勤者目不能集掌故之實則鑿空任耳鑿空以信令傳後能乎伯王來濟甫二載足跡幾徧齊魯又日與傴僂胼胝之泉委身於橇欙畚鍤間且賈其餘力為史爰稽職制參之故乘已見獨裁不遺巨細二百餘年所闕者一旦大備燗然成一家言孰謂馬遷之後無史乎嘻余手讀茲編伯玉蓋有隱憂焉漕南北僅七百里而強涔汨分

下匪極力疏排之猶不足以潤須黃堌決徐呂間可褰裳涉也說者謂黃堌不杜勢且易黃而漕藉令漕也涓涓之泉能潤千里之外乎而萬二千有奇之艘安能及期飛渡也以斯知伯王有隱憂矣史成俾後來疏排者按籍可考寧獨以其文重哉史以泉河名特序其泉河如此如所謂獨騁三長立功立言並垂不朽則吳太史詳言之矣

南鴻臚寺重刻儀注條節序

禮曰毋不敬留京二百年臚臣不厭直曰留哉而敬替乎余署寺兩月一與祀　孝陵再與進賀儀則彬彬乎實有之矣其它若耆祀若祩災若拜讀　詔勑即未及與故知二百年

恪共若一日者第曰留焉未免忽略之而儀章舛錯所從來矣司儀丞石君取前沈君所輯條節斟酌時宜重訂之洪纖具備既鍥謂余宜申一言簡端余惟禮嚴於敬敗於忽斜則敬否則忽不人情乎　天顏只尺已不勝凜凜而間一繩其失弗嚴弗克矣留京二百年遇大禮不知其幾未嘗見一發其失者豈非各懷留之念而敬替乎尼父惜告朔之羊而曰我愛其禮天下未有名亡而實存亦未有僅留其名而望實存者近臘臣入寺止於各屬一揖頫仰外無事事不誠然留其名乎幾於端木賜之欲去矣余代庖者耳借言告嗣至者各恪共其實一主於敬庶石君重輯之意在此毋第曰留焉存其羊而已

白下草序

白下草者緡雲鄭公為南奉常時時也刻成謂余宜一言余豈知詩者哉余褻人也公曾撫齊魯被治化深又以尚賓之役日升公堂誦公詩或可以臆言耳嘗謂詩與境迭為勝微境則情亡以寄微詩則景亡以呈一寄一呈詩與境合合斯勝白下環大江鍾阜鎮之嶔錡沿溱相錯如繡勝矣蔑以加矣亡論六朝詞客咀英漱潤綺舌尚新我　皇祖化行首鑄哉上育為人文超軼往代凡澗毛汀色谷霧谿雲足以韻瓊裾而紉幽佩者皆以組文腸而雕匠心發為聲歌抑何彬彬哉屬者騷客如雲動以詩自命頗逐景者捐中情剿獵者拾纍囈薄俚就麗厭靡希高轉麗轉俚轉高轉靡吹竽競天籟施朱敵國色境與詩兩相離矣將誰欺故曰詩言志即情而觭景與設景而失情則離合之分而勝不勝縣矣公蘊藉既厚鉛華盡洗格規選黙其肖象聲依唐饒其氣骨其雄渾也如二水泊空三山鎖霧其奇峻也如燕磯咽浪牛首剌天其幽曠也如靈谷蔭松花臺合鮮其秀倩也如莫愁過雨桃葉落照讀其詩金陵佳麗如在目前而金陵佳麗有古人所不能盡呈者描寫如畫孰謂公之詩與境不迭為勝哉嘻公在容臺久又自撫齊魯遷也誰不惜公也才而間梭之公乃退焉

若不自知其閒也者凜凜如不勝譚時事憂治危明之色輒見於面故齋宿感賦云裸將定肅皇祇禮章甫誰優小相才望　祖陵云獨憐湯沐徵求急父老歌豐畀昔時至入賀則云袖裏治安慚未上席前宣室許誰陳公之忠懇至矣是寧獨逐景捐情而以韻言相高者乎讀公詩者又毋但謂茲草與境爭勝也

咢湖草序

奉常鄭公貫典祀之餘為白下草于于已序之矣永嘉何无咎自金昌來復校刻咢湖草草曰咢湖者以公家咢湖也公草故多此但收其數年家居者耳于于復為之序曰咢湖自

龍髯下垂世人望之莶不翅仙關云其間皆嶽複岫吐茹煙霞石室貝宮潛通窦𡨥所産多磊落瑰瑋之夫不獨功業烜赫人代即命詞造意率空宕奇灑與山川爭奇公生其鄉自弱冠登仕籍敭歷垂三十餘年其品藻在銓衡其偉伐在邊陲其撫綏在齊魯士類餅口之余不論獨陘公肩鉅則解繁劇若解牛栖山則脫冠冕如脫屣丁紏纆倉卒神有餘閒遇靡麗紛華輒翛然動濠濮間想客有叩則應如谷答響淵穆之衷汪汪千頃莫可窺其涯涘豈其數年林居澹愉玄照有餘用故忽乎忽奪舉無足以撓其度與宜其為詩沈雄奇逸宇宇作青霞色一破卷恍乎泛好黔之水而遊仙都焉嗟余

讀禺湖草益信禺湖不翅仙關也不獨以龍髯重也公廿年官為社稷重數年家為禺湖重以如是才乃僅為禺湖重以著作寄名山則禺湖之幸而齊衆之不幸也茲社稷方倚重公而白下篇章行且充棟乃知二草出豈直令一時紙貴而一出一處天下安危繫之矣

俞羡長河賦序

羡長三吳偉人也於書無所不讀其為詩超中晚而上嘗取唐率更等編著書類為函海內備辭之士靡不願識羡長既識羡長即潛使人化如入芝蘭之室顧厄於數奇不及為世庸而稍稍露其才於詞鋒以付為世庸者采則不庸之庸也

生平好遊五嶽幾徧一日裹圖書西出關渡盟津導砥柱以及金城積石忽陸忽河尋八年之偉烈考宣防之故蹟察趙海之曆派溉委流之汎濟者為賦誦河之德陰以佐河之議纚纚三千餘言其錯鏽結綺爛焉奪目如河之濤其鑄古鎔今雕瓊濬玉如河之生殖無物不有其奔騰澎湃一瀉千里之勢如河之流沫下龍門其委宛澴或轉樵轉工如河之九曲其意態橫生變幻莫可捉摸如河之決其洗洋浩渺雄渾博大如河之放海富矣麗矣窮河之變矣至於咎泥古者拘舊跡鄙守經者安小利鱗不椓之訏謨非河伯之為宗則又識古不易之論匪獨以其宇為麗句為工也所謂稍稍露其

才於詞鋒以付為世庸者采乎羡長之用意深遠矣乙巳秋九月羡長拉二三詞友過訪不佞談河皆譚舌端若綺不佞亦間出臆說以應輒與羡長合羡長曰子非中州行河使者乎乃袖出此賦索序不佞曰羨長胸中有全河矣以故說河不詭不佞臬中州時所治河特九折之一耳問之源源不知也問之委委不知也特千百載之一時耳前乎此或滄也後乎此或桑也安敢說河羡長此賦出可必長安紙貴無俟不佞言若欲口必然之畫極弱佐河議請更問之知河者羡長笑而不答

鳴臯錄序

武公令郾甫及期郾治屬滋令關主爵者謂公何有郾也滋之繁劇矣翅十郾我而又附郡也丁子午衢也悍宗猷三尺而榷瑙儳錙銖也項羅楊令若承蜩然繼之不以才是楊之續耳才何如郾令與其易而局其方就於滋而盡其才遂調滋既調則何有滋猶之何有郾初公之知郾未嘗患也而在滋又治先後三載所謂議因革損益靡非裕上而便下害所在不歸於已也不以勢避之利所在苟歸於民也不以勢專之以致和氣蒸而為祥穀五穗中丞直指謂署二十七郡邑亡如滋難治二十七郡邑亡如滋易於是次第其行能疏留之 上嘉公兩邑治最 錫之命并爵其親邑之士紳與其王孫能

文者各以其詞宣揚休美於都我于子方滯留京不能酌一觴進公為太孺人壽而程將軍相如者自暑如廣右過白門橐中出所梓慶賚若干首曰鳴臯錄蓋取鶴鳴九臯聲聞於天之意于子受而卒讀作而曰公之政盡是乎政不盡是所以紀其政以詒來世則寄是也昔虞詡為朝歌長故舊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衆恭導民以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夫非古循吏我公難不避易不從於兩邑優為之至和氣蒸而為祥穀五穗則螟不入在下矣公異日者將宰天下 璽書褒嘉如川之至而海內士紳歌咏昭德聲不知其幾獨郾與滋也與我茲錄焉足為公重第紀兩邑之政與公之所以得民心俾後之傳循吏者有所稽爾

隨在集序

隨在集者鄒滿茂昆所著詩也鄒去余濟三舍茂昆出墳入典登作者之壇獨雖就余往往策駟過濟揚搉千秋之業以其才藻讀中秘書陳詩清廟豈不黼黻皇猷顧僅釋褐為令令矣脫入為 天子耳目之臣其抹時之草豈不足補 上闕失又僅去令為比部尚書郎以故用不償才每游軔所歷輒搞為韻言言出無不膾炙人口居恒賦嘐陟桐與山莊里飲等什曰在鄒集訟庭如水縣蒲臥閣瀛海長河之濤飛入

毛穎曰在青集持平列棘休沐肺石則寓目上林登苗金臺以及西苑南城之麗香山碧雲之幽悉供鞶帨曰在燕集出讞大獄踰太行蒲坂吊河汾之舊蹟發為慷慨悲歌曰在晉集庚午之年遊韶南征或停轂訪故或繫纜觀風曰在道集出守蒼梧固不辭長鵝塞帷金庭緬貉之域若颮動雲流而惰性寄之曰在蒼梧集集中體裁雖一言殊而神化所蘇寧創乎獸乃其沖爽之氣孤削之調遺上之音悉吐諸繡腸曾未拾籬邊之唾而朝華夕秀尤其剩技向所與揚搉千秋業者庶幾乎前茅矣世靡不艷羨茂昆詩茂昆獨不以詩厭薄治行至今三晉間誦茂昆洸究若神明而閭父老子弟惟恐一

若茂昆則茂昆直工韻言以風雅自命者漢史稱大夫作賦
者不列循良傳列者殊不嫻於詞賦說者且謂文人空言無
所用之有如茂昆以律令為竹素勤王事不廢詩歌而所在
著能聲有復敢訕笑文人者乎以斯知茂昆烜赫時代不獨
玆集而又何必讀書中秘籌比部尚書郎為也

重刻陝西辛卯同年齒錄序

萬曆辛卯不佞副麻者功典關以西試拔士得六十五人籍
其文以　獻既歌鹿鳴乃集雁塔題名復循往事聯其姓氏
弟之好錄序年齒及其家世不佞弟申勿欺之說各實書其
齒刻甫成不佞出關以故未遑附一辭簡末而督學使者姜

仲文有序謂異日黯稱媿笑榮辱可畏末及金蘭鞿石之語
所為懋勉諸士至厚矣踰十六年為丁未不佞濫竽冏少於
時諸士上春官及入覲者交集　闕下不佞獲進日洗觴為
會坐中譚甚驩已而有升沉存亡之感遂謀翻舊錄更次其
家世官爵南田必受蒯信卿王子聞實董厥事由必受信卿相繼
衛
命出都門子聞梓成謂不佞有一日之雅不得無言錄中成
進士者十四人為京朝官者九人外吏自臬副二千石以至
郡佐邑令三十四人署邑傳四人丁艱五人謝疾回籍一人
致政五人物故者八人於是不勝惻怛夫其聯異姓兄弟之

好敘年齒及其家世詎非合異為同斬異日榮名耀代無黯
玆籍六十五人一志也而今不同矣鄉甲異途中外異秩黜
陟異遇存亡異世慶感昌督異遭又安得強同之嗚呼遂時
適遷勢也脩短顯晦與衰數也用舍人也其必變者也嚼然
好脩始終不二此信之在我匪勢可移數可拘人可撓志之
不變者也諸士中儀軌士林節標閣黨十夫而九然亦有稍
稍註吏議者矣彼錚錚獨行觸忌忤時即拂袖栖林晦加於
顯倘行符人言余影自怍俾人按錄而竊訾之辱其身并辱
及家世以貽終南二華羞初志之謂何此仲文所以虞媿笑
豫為諸士畏也十六年滌躬相砥毋遂曰不變來日尚多願

努力景光自愛終其身無詭於初志不至為人按錄竊訾不
第諸士身與家世之榮不佞亦與有榮焉此重刻意也幸毋
謂不佞之言為過計哉

張階泰韞真草序

嘉靖中先大夫所稱畏友西野公者文章吏治靡不登峰造
極而用不償才蓋韞而有待焉階泰其曾孫也甫垂髫即崢
嶸露頭角每試輒傾其作者癸卯就學使者試獨不售不佞
向郡大夫曰若不入彀則魁東省者為誰而郡大夫亦雅識
階泰乃力從史學使者獲入彀是歲果中省試濟博士弟子
始羣然信不佞言匪誕而階泰益韜晦不自炫顧所習舉子

累日精進有索者輙秘不示人踰四年為丁未竟取上第其房師邵給諫選所為文若干首授梓而陳大行中怡題曰韞玉草夫不韞不真小有得而輙炫悉僞僞於文未有不僞於官者也階泰不拾籬邊之唾直闡性靈不逞奇而奇不務深而深真矣韞久矣以故一發輙驚主司不觀玉之在璞乎與石等也雕而琢之爛然稱明堂重器而一切僞售者只足抵鵲耳於戲寧獨階泰西野公文章吏治靡不登峰造極而用不償才韞更深矣至階泰始宣洩其光是雕而琢之之時也

弗告堂集卷二十終

序

杜日章露布幷防秋檄序

不佞自登仕籍為郎駕部即耳熟鳳林大將軍益居然古名將云印凡五掛㧾鐵邊塞積有歲年其視縛左賢不啻縛鷄而世之揮戈躍馬摧鋭陷堅之士號勇冠者遇將軍不堪受目一瞬鞭披靡一日出朔方塞斬首若近千級醜虜宵遁聚哭陰山下不復敢南向牧馬此二百年來希有首功及讀所為露布與守安邊防秋檄纚纚千餘言其高翔若陳武庫甲兵組練焜燿光彩眩目其嚴整若隼毛細柳行伍森密按轡不敢仰視其婉折若九曲繞塞而其步驟若八駿下坂至於一段吞胡之氣直使日月為昏山川失色乃睞睒而歎曰於都我武功赫赫文采翩翩大將軍什何狀爾爾而初不知其出子日章手也已知其出日章手矣而不知其年十九時作也于是益歎詫以為奇歲丁未不佞承乏同少日章介不佞同年友方中涵屬序不佞自惟力不克運梴及擽二寸管復不能吐摧詞如露布檄文其才其藝視日章父子什不敵一又何庸不佞序為嗚呼不佞嘗讀玉皋些草其中有詞林咸知詩畫海内知名之彥又聞日章構四樂些於止弋堂後其一樂欲友天下士豈其謂不佞亦天下士中一士也欲友之乎

則知已之序又惡乎無言日章十九齡其胸中不啻富矣適來斧藻篇章益靈異怒而進其貌雖㒵然若儒生而上馬擊賊又赳赳有鳳林將軍風異日者斗大黃金縣肘後父子後先彪炳著蓋世勳流耀簡冊則茲刻特文豹之一斑耳胡足為日章多而不佞言又胡足為日章重也

贈白吉軒兵備沂州序

公為阿五年其大有造于阿總總善政不可以指數若若持條鞭議即貳言沮之不撓已為御史咢咢多戇憃吞吭若思齮齕之而倡為說曰法垂二百年施之百姓安則安之更何為者遂用浮議謫高郵倅然而阿之民便去公十餘年吳歌咏不已貌而祠之每思及猶欷欷淚下也知公者達于 上曰法無必革亦無必因施之便則更之以若議法寧獨阿即徧山以東以及天下可矣 上嘉之陞比部主事尋為職方員外郎且 詔天下郡邑便者如阿政是始用為御史既謫為州倅已復召為兩部尚書郎皆以阿故則靡不喟然謂阿之政為神今復用 廷舉耀山東臬僉同官例有贈言而以屬瀛濱不文得無訶瀛公之緬民也又鄰阿悉阿治而欲侈言之哉阿纍巖邑當水陸衝即其賦不足以供國家一饔士而民無縣郛野無臭草乃秩秩輸者苦於佃役者賠於疲貧者已無所藉食而富者一涉稽歲之役即立拆於貧公得其故

不在田而在法乃力行條鞭計畝而稅民之輸役之食與一
切帑藏之司咸在官貧者無田不賦富者賦外無樓法行市
阿之竟恬以嬉鄰郡邑之民喁喁曰阿何以有公即不能得
公而以得公法足矣相率而詞校御史大夫李公李公歎其
議甚善剡民所曹好鮮其不濟檄諸郡邑如阿行行罔不便
又市魯之竟恬以嬉乃相率而慶曰即不能得公令而竟得
公法矣余心口歎詫以為公之得民胡神而決議于貳言之
沮胡力也比同曹視事七月見其委躬任怨觀究排帖可覩
衆所共非是之否則衆所共是非之至抵掌而談邊事亡論
戎馬利害言言中窾即邊臣媚虜狀與夫諸將之所為股掌

而自肥納權而賈禍一一指舉不少避忌余謂不甚脛脛哉
公搵首曰蘧篨而令俛戚施而令仰必不爾矣而以其脛脛
繞指能乎余復心口歎詫以為公之得民何有而又何有於
貳言之際頃西寧多故詔六卿臺省諸臣舉才者號三上皆
及公僉謂公熟於邊故當在山以西　命下則在山以東嘻
豈美金而鉏夷斤欘之耶不然公此去居沂沂古琅琊地重
岡複領南接徐芃芃幾百里為盜藪不殊一甌脫施舍茂稽
輕關易道益甚難之茲以公往得無旨乎公出其所為治阿
者以字魯而賈其所為抵掌而談之緒餘以戢其齗齗者何
有瀛不佞同能修言華公行第舍市魯之竟必相率而慶曰
魯不能得公僅能得公法乃今而竟得公矣

送王謙齋歸單父序

余於謙齋之歸也益重有感云夫執世之人語曰爾官且超
而晉也蒙之者得無欣然喜乎亡論妻孥色澤即里閈之人
有不喧然相慶者否矣執世之人語曰爾官且罷而去也蒙
之者得無怫然怒乎亡論妻孥色慍即里閈之人有不嗒然
相弔者否矣惟喜怒異感色澤色慍異情相慶相弔異施士
始易進難退匪獨易且競矣匪獨難且忘矣間有引退者則
駭俗而博名高度異日者之剡薦豫為貴膴階也是以退為
進也非真退也不者仕久畏仆畏與力倦於動而為世所厭

薄度異日者必不逮不得已退而中且熱也是不遇而退也
非真退也又不者齒逼桑榆後無承者去若墜曠就如嚼蠟
以無所託而返是以無味退也非真退也又不者纖跡將彰
虞人彈我而重罰在前無如先去苟完身名不勝其畏而逃
也是以智退也非真退也微是寧進矣誰退者謙齋之歸也
有一於此乎其官貳秦州爾即奉其身退也安所徇名而異
日剡薦者誰也且居秦踰朞前途綽然裕矣又齒壯錚錚有
聲二千石儁才方待舉進有餘地退無內顧夫誰尼之頃
天子討羣吏考上上非有考類自著虞人彈且罰也遂超然
棄官如脫屣寧所謂喜怒色澤色慍相慶相弔一無足以概

其衰是不謂難哉拂衣之辰吾鄉若而人擕觴送之春明門外屬余言余喟然曰夫夫也靡世綮矣而又言累之如去志何第述世之難退與謙齋之真退挍之橐中以愧彼競進而忘返者

贈陳芝田膺恩命序

汝南芝田陳公守寧羌三年厥績既懋御史大夫直指君屡數其行能以上　天子嘉豫如例錫　制晉階奉直大夫贈父如公銜母余趙俱為太宜人封其配黎為宜人肄功惟[illegible]後先式光矣居亡何漕寨兗丞員闕司銓者謂不得才孰與任時寧羌之寨寇蒸起遂蹶公貳吾兗公既貳吾兗甫踰期

漕通乃於治水之職奉其　制鍥而成帙題曰恩綸寶錄出以示濟之人邑邑不自得曰不穀生也晚不得早膺一命榮所親而虛稱之已復沾沾喜即不得生榮幸猶然虛稱也濟之人咸謂公生忭而學博蘇君等率諸庠生往慶公乃走書問言于生于生曰嘻是烏足為公侈也且不知公治寧羌作何狀安所得命竊嘗見公理漕矣又見公署邑矣漕丁南北要津江以南數千艘穿天井過而神京億萬之士嗷嗷以待亡漕是亡餉斯不稱鉅任哉又壓以御史大夫直指監司都水君一因革靡得自裁匪獨鉅又難也公至即以一身委之河其稍便於河與民即上所壓襲沿之其稍不便於河與民即上所憚革改絃而更張之亡之漕治沿河之黎屡不戴公者御史大夫直指監司都水君不燃其專輙數數書勞之又檄公視嘉祥鄆城篆嘉祥巖邑一彈丸齒民疲甚鄆城土稍腴又二三豪姓作梗往往齮齕長吏三尺無所用之爾值亡歲流離者踵相接也公至一切苛刻獻朴不事專務以德化之視二邑皆不越月而疲者蘇豪者格誦聲騰晉矣夫守令親民則民易得然必積民而後成化公於濟則河臣俞於二邑猶未越月也乃得民如是則其所以治寧羌可鏡已宜著芳聲而來　寵命也吾因是而有感於漢宣之世焉君吏席武昭之遺蒼鷹頓鷙摽下不翅東溼薪矣獨穎川治行終

長者帝賜車蓋特高一丈又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人爭襲其香如公治行長者不居然穎川乎異日者上將用漢宣故事賜黃金車蓋又不然晉為列侯　恩綸溶被且不勝其鍥矣是足為公侈也乎哉蘇君輩驩然曰甚善是非衿耷之卮言宜書以授公

送兗郡守宋公入覲序

兗故魯地其疆防尼雲陽坤靈梭脩峪谺屏列秀拱而洙泗雩沂汶濟繚焉如帶其渾厚硏磕之氣毓而為人好學尚禮儀重廉恥秦漢以還政里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迨西晉宋戰馬蹂躪之餘傷夷經甚自當內平一駸駸乎復近古風

郵而遁者民疲於賦役如蹈湯火上馬復棲若東濕新以故
斷斷向薄而其風非魯之舊矣然則曩昔所謂好學重禮義
尚廉恥而政里混同焉者寧獨山川渾厚磅礴之氣致然哉
蓋周孔教化之遺也今　上御極十有一載輩新吏治而尤
加意郡守謂郡守古二千石擁專城寄百萬之命責至重也
數數下　詔申飭海內羣吏靡不淬勵自淑求稱　上意矣
于時兗郡守員闕司銓者謂魯之民疲於賦役者久安所得
自置身湯火中又自以其身為濕新而東之也者以往還魯
舊詢于衆謂公往治三大郡有聲遂號名上　制曰可公奉
命來兗甫下車即問民間所疾苦先教化後誅罰民有罪

皇皇咨上失其道曲諭之郡多積逋日候理候輸者以千百
計公視之若無有益十日如歸市期月如爪再摘未半褫縣
三尺吏民之上而郡治府所沿革即毅然身任之至終日廢
食不困勢利阻之不撓而勞與怨弗恤焉是自置身湯火以
為民去湯火東其身於濕新而俾民不為濕新境以內防尼
雲陽坤靈洙泗雩沈汶濟依然流且峙也若將增而勝焉者
彼漢甘露元始中所傳循吏能有此不耶即周孔教化可企
而及矣明年春公當循入覲例自列其治狀報　天子有如
天子臨軒問宋兗州安所治魯俾魯治為天下最公對則
何夫公長者必應聲曰兗故好學尚禮義重廉恥臣以魯治

魯又　陛下申飭神聖恩德所變化也　上將擬漢制召為
九卿吾魯恐不獲久藉衮衣矣公車將臨鄉士紳相與祖之
郊屬余言贈余不文第述吾魯興衰之繇并公之所以復吾
魯者授之左驂俾采風者知周孔教化至公而績且為傳循
良地耳

贈郡侯宋次岡臺獎序

萬曆十一年冬次岡宋公來守吾濟越明年御史具公報
命謂公賢不及期不得薦行獎焉其寅王公陶公隙公姬公
謀所為贈公問言於余余曰嘻公之福吾濟夥矣一獎詎足
重公而不佞言烏足為公重毋謂不文文當升髦之矣然竊

聞公為鄒時則以奨介使吏治善鄒為均時則以奨介使吏
治善均彼司銓者謂公何有鄒移均又謂公何有均移濟自
資格晉秩益才公也公業守濟則過不佞語曰曩吾令鄒苦
瀕京畿信衝直彈丸黑子爾盡日公門可羅雀焉即數送迎
[illegible]餘朝易理脫供億不支亦亮鄒貧不厚望吾而不吾恚
洎守均均氏雖疲僻在一隅游軺鮮至聞一陟太和可指屈
而數訢羸以故得悉力於視事而事治夫鄒之難難衝均之
難難疲乃今則兼之矣濟當南北孔道輿者轂接舟者艫續
益以監司一部使者一貳部伯一歲內督漕屯馬鹽法御史
各一至是衝視鄒倍往焉內外官毋得濫發驛遞郵秋供億

以蘇哥閭遏者　例浙隸淛而減者不復又一二攝守恢實
私橐刮民閒財盡空外鳥猶然稱大郡而其中實儒憊極不可
為狀是疲視均倍吾將便於民任其去來者固持之不以應
則蒙下戴而上者嫌將苦於民而隆其應於去未者則買上
譽而下者病于其胡以策我不佞曰嘻濟難公我患無才爾
才則無難小者必無難大也即以鄉與均治治之民靡靡應
矣公曰善視事三日諭諸曹吏守舍毋恣情為所欲為不則
重困汝諭隸卒毋得溷吾鄉民民能自來諭百姓租內如期
毋俟鞭汝毋羨諭覺稅者報毋匿匿則罪毋督肆其餘方為
飭費舍起公廨禮賢下士　恤幾撫夷出其稅之半以應去來

者而無苦於民不下堂寄三尺吏民之上而州大治以若治
具即古循良傳所記或未臻此易難濟者一獎能足重公而
不佞言烏足為公重哉四公試以茲言告公公如諸所諭治
濟不渝司銓者又將謂公何有濟而號召公矣公之弁髦與
否所不計也

贈郡侯宋次岡臺薦序

冀公之自均而守吾濟也甫下車問民所疾苦一切察皆於
州故所施行狀輒布告所中壁畫姑仍之所不中壁畫悉更
紘而更鼓之未幾盡剔幽爬坭飭墨屏封以內翕如奮臨蒸
蒸然變也監使者入復於　天子稽其日月例不得以驟奏
聞乃檄獎之而其察脊齋王公葦曾屬余書侈其事余固敢
縱吏作浮語第撮公所以訓余與余所以規公者次第之公
且亟然之矣居亡何壁畫定靡所事劍盡爬幽飭坭屏墨封
以內煥如秩纘融融然治也監使者入復於　天子稽其月
月例得以疏名聞乃章薦之而其察鱗岡馮公葦復屬余書
侈其事且抱所疏而薦之者之辭示余余卒讀其辭啞爾曰
嘻是足盡公邪公不虛所訓而實用余規州治余吏何言僕
公然竊嘗稽往籍兩漢聲吏治者穎川南陽渤海而外寥寥
矣其流光煒赫非若轆近世提抱鼓恣復驚為也以種樹以
灌田以治盜班班可攷夫是三者其去今聲名吏以耳目相

高所馳驟遐若燕與粤而當時天子數為賜璽書旌其能千
載下風流遐響詰人碩士爭襲其香且也尸祝而俎豆之何
也以其慈愛之仁平易之政默運於耳目相高所馳騁之外
而浹肌淪骨者深也公往所劍所爬所飭所屏迹比馳驟而
耳目相高而其不中壁畫固其所耳乃今政通民和攷絃更
鼓靡所膚之而日以慈愛之仁平易之政淪浹民肌骨余雖
不知其種樹灌田治盜如古人風俗殊異勢難疆同但聞郡
父老子弟謳詠讙呼萬夫一口焉嘻是非穎川南陽渤海之
遺于當今　聖天子申飭吏治賢良者漸陟崇膴其一切苛
刻朴擊吏悉繩以法而公顧以慈愛平易稱　上意指尋且

超遷上大夫躋次公卿又不然條漢故事賜之璽書可乎而
稽者又不然于數下尸祝而俎豆之問其所表循良狀于令
治州行特十之一爾即如監使者所章奏治州行亦特十之
一爾而是為公侈也乎我然而余乃為是嘵嘵焉者然罔敢
繼吏作浮語第為他日傳循良者地也或曰善於是乎書以
枚公

贈肖公陳者公祖六載考最序

萬曆甲辰秋肖平陳公以參政六年滿考御史大夫黄公直
指嚴公交疏列治狀以上被　顯命矣兗郡守石公及其
寮屬稍稍屬余言以贈豈非以不佞從魯父老子弟後食公

之賜誼不克辭而不知不佞承乏河北臬僉時公以副憲蒞
飭大名壤相接也濬與淇犬牙相錯數數移牒往來公之敢
得耳孰焉其練衆儲精養民作士之懿竊心下之亦潛師之
不獨從魯父老子弟後食公之賜而後知公深即不文又何
辭則謂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則出其真心以施于有政怛
然入乎民之深愈久而愈不懈吾魯郡縣二十有七其才賦
總之以藩長而析之以分守凡宗藩縣官之所需與百執事
六軍靡不仰給而以一參知董之則甚重近且稜之以礦稅
紛耗之以河工移徼旁午耳辦於一參知而其權又得兼理
訟獄經緯文武則其繁且御史大夫直指臨制之罔敢專也

諸郡縣奉吏默伺之罔敢為也則又甚難然其始置之兗郡
邑吏置寧陽以復吏置壽張難其職復難其地盍後先任者
不無賢豪長者而余深知無如公其瞬然無議卓績著于人
耳目以為良而余心所慕服者亦無如公公晋人也晋士高
多矜激自喜而公始至吏民瞻之溫然有君子之容益以負
心大度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衆方核名實公即不去激
揚乎務思布樂易衆方重羸積公即不舍催科午務思重國
本衆用耳耳為修聲衆用目不為治色廉稅璫不惡而嚴調
河事如指諸掌即之溫然者可說而說之不以道怫然不樂
賤于下士有所陳告必聽雖號貴倨不能以一語輕加公若

公者豈非以怛然入乎民之深者乎聞漢吏以最聞者則天
子賜璽書黄金表為列卿公推者屢矣屢不得　旨令且滿
六載考竣　聖天子加意魯謂魯分守非公不可也特留之
以造福乎撫綏其報最也超拜為列卿乎不佞不測　上意
第知公怛然入乎民之深愈久而愈不可解居魯一日為魯
父老子弟一日私慶而已

贈徐鍾嶽權督糧參政序

鍾岳徐公之督學齊魯也實權自登州守萬曆甲辰春督糧
參政闕主爵者數數疏公名上至九月始得　命公凡三任
昔東省云既任歷城傳士馬君師道及其僚友諸生走使以

言問不佞焉者舊與不佞同筆研又咸且不佞子弟被公教育深寧敢以不文辭則憶丙申之歲不佞尚羈留京公亦在南鴻部一時風流文雅執牛耳于三山二水間數從諸縉紳長者後望見顏色一日得於碧峰愚公房分衛而食奉麈談驩若平生適公口私語曰安所得藉衮衣我齊魯已而權守登州矣登瀕海實齊魯東屏流風善政詎不竊被然而猶偏一郡也已而權督學副憲矣齊魯全省遂得均被教化公一切文章經術皆采先秦兩漢以來閎深典雅之旨示學士士風翕然為之一變其人色和而中莊即之溫夷若可說說之不以道拒弗受賢士大夫樂與之遊且上下也今復擢督撫

大衆矣夫以向之心口私語以撤滄溟泰岱之靈或萬一藉袞衣我齊魯及獲竊被而均被而再被豈非厚幸我不佞自東髮時聞梅浣溪先生督學吾鄉範俗作士百年來無兩一時所選優等多齊魯名流負絕人代茲四十年後復有公文章功業炳烺相映又皆宣城人不亦異乎第浣溪先生遷去公復留東省是東省士庶於公較浣溪先生更有緣而公之造吾東省又未可量也矧今大司農告匱吾土非乾即溢困于征輸過者從之以礦稅紛之以河工當事重撫字則帑藏虞重竄貯則催逼迫之夫不勝其苦是其職比之衡文取士更難稱閭閻之衆待治者更多不止于學宮諸士而已主爵者不他遷去而留東省得無意乎願公加意窮民俾異日者與衡文取士之政並流先簡牘詎不休與又不第如四十年前浣溪先生僅永範俗作士思也

弗告堂集卷二十一終

序

贈李霖寰詩册序

萬曆乙巳春霖寰李公扶太夫人柩歸長垣門人陳大行伯友亦讀禮里中與舊及門者若而人各為詩若干首彙而成册贈公行屬不佞言弁諸首益公嘗督學齊魯云其文章經術悉取先秦兩漢雅馴者執多士以故齊魯士風翕然為之一變嗣是入為清卿尋節鉞遼左有破虜勳 錫命加秩世蔭矣公生平多偉伐所最著者則無如督蜀當播酋未授首時公丁外艱 上謂公去嗜與繼者不提不得歸竟提矣如

鮮戎褁事今來治河河甫成又丁內艱 上曰非向以外艱褁衰治戎者乎可以外艱奪而蜀獨不可以內艱奪而河天官數數請代者不下公辭之力會泇河已告成功 制曰可下代者乃以平播功加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襲錦衣指揮使 賜蟒衣白金 恩至渥矣行之時慶與吊交焉于若瀛曰公平播功掀揭宇宙千載傳為美談然禓酋惡盈魚遊一釜殲之易易爾河益難以人力爭者南妨 陵北病漕不南不北勢不得東注則瀦豐沛為巢間民其魚矣是河事較大而更難而公開泇導黃之功較平播之功更偉也 上於播事暫緩封拜意者其待敘河乎公行矣異日掀揭宇宙事業不獨始播與治河兩奏析常將不勝紀茲册又烏足以頌公

贈來熙菴考績加陞按察使序

參知來公六年滿考總河大臣暨御史大夫直指交疏列其異績以上又謂山以東不可一日去公議留晉秩為按察使 制曰可 命下之日兗屬同知李君率其僚與二十七郡邑長吏走幣徵余言余惟公與余癸未同年進者也先是建黃梅斷地得片石曰若得黃梅安殊非來蕭山字跡怪異不知何所從來而公謁選果得黃梅令矣甫及期有異政一時爭艷說之以為神已而調合肥合肥之政不減黃梅黃梅之

人去思曰天以來蕭山惠我黃梅者合肥何奪我也自是朝野日星公作何狀兩歸已丑余守職方公亦來守武選同署四年篇章相唱和甚歡顧和而介即洽罔敢涉一私語余嘗心口私謂曰山以東安所得公已而公出為藩臬乃在江以西已復入川會播變公持議與當事者稍不合疏論之始改山以東公雖改而悉播者靡不謂公持議確也脫若公之議行播變早定行且歸次公御山以東安所得公豈非天以來蕭山惠我齊魯乎齊魯丁乎午道車者轂相播舟者尾相銜也又稅璫之使絡繹不絕郵吏卒不堪其荼公一志核裁即雪焰甚張遇公而沮南屆滕陽北屆安得第冀公安救之遷

未少嘗横索之苦于事公日來璫使者詆譽莫張炎起主謚
者謂公當遷乃晉衆知分巡兗西事公縱謝驛傳符而兗東
水陸兩途公得兼轄之以故舊令不更郵吏卒終不嘗横索
之苦公察吏精嚴每見必造膝語唯恐賢不踰已墨者面叱
之不少貸嚴保甲禁誣詐不捕盗而盗息巨猾蠹精民方洋
洋自得意聞公來不寒而栗至有竄入他境不敢歸者至於
洞民隱若觀火即素厚貌巧為無情見公輒吐其真亦不自
知其何故吐矣公在兗西六年其兵河守巡諸道罔弗攝也
其龔慶窮兵汶陽烏繹鄒城陶丘諸疆罔弗歷也其兵農錢
穀禮教刑獄以及河工畚插之役罔弗任也其積蠹閭閻遇

社作奸但稍稍為民所疾苦者罔弗釐也土之毛水之族關
無積糗但足生殖亡小亡大罔弗興也公之法行矣始而畏
中而守終而忘矣不善者惟知有公而善者不知有公矣楚
片石十字詎非神哉然而黃梅一邑也又亡何調合肥孰知
我山以東被公澤若是久且深乎曩余心口私謂但得公足
矣安望有今日兹總河大臣曁御史大夫直指交疏留公加
秩久任其所為大造我山以東未艾也以斯知天以來蕭山
惠我齊魯也者不百倍楚乎於戲寧獨此哉亡何又將晉為
御史大夫保障我齊魯矣

賀鉅野令姜公擢戶部主政序

始姜公來令鉅野鉅野之民喜且懼喜者鉅野彈丸之邑主
爵者以楚名進士惠我邑邑有賴又先太翁紫泉公撫我東
土悱惻之澤歷四十餘年口碑如新令復得侯民何幸懼者
公以名進士脫厚視吾邑不小邑小治而一切苛刻東溼以
宊疲尪羸之餘衆之能堪乎公至不知其大也亦不知其小
也一以寬和務德化縣三尺吏民之上不以民嘗刑以刑輸
治諭隸卒毋下鄉民能自來獄疑者屬片言立剖曰去毋涸
獄吏為吏扃舍受爰書罔得上下其手諭賦毋負毋羨即蠹
之黠者輸恐後不督不逋里役訑訑步入邑聽約束即諭法
無病爾農往鉅野之土多瘠民緣事不奪於公獲畢力溝塍

而瘠者轉而腴矣胥吏率華棠盛氣鄉人望之不寒而栗今
衣縣鶉無所呈其氣矣以間與諸生讐經校執又傾橐中俸
繕脩黌舍鑿池起樓洋洋有冠帶環橋之風焉甫及期百廢
悉舉四境內恬以熙公不知有宜治之民民不知有治我之
侯上下悶悶始而懼已而喜終而懼喜兩忘三年報政考上
上六年復考上上御史大夫直指先後薦剡不下廿疏兹七
卒矣遷計部尚書郎去脂車之日其寮案及鄉之士大史皆
有贈言而邑簿衛君被公德尤深謂不佞附公編民又有世
講之誼習公也介帶向不佞請曰願出一言華公行公有德
於鉅野之士民宜遷第遷不於臺省而僅得計部尚書郎何

也不佞曰君薄視計部郎乎徃不佞在駕部時淨與冏寺出
入馬價之役帑貯者四百萬有奇因而詢及太倉金錢倍冏
寺今不及什之一矣又大工繁興九邊之餉歲不給三月大
司農焦中萬目計無所出藉資馬價而冏寺又告匱矣是令
之難者無踰度支郎而令之遠而不樂就者亦無踰度支郎
秉銓者以畀公此其所屬於公深也令趙司農畢力開節其
源流公所參佐以臻紅朽之盛其効寧獨一邑而其職寧獨
補　上一言一事之失已哉姜公登車不佞從父老子弟卧
轍遂次其言授衛君以贈

賀滕侯張乎搏令汜領鄉薦序

萬曆戊戌灤州張公以名進士來令滕居五年為癸卯其子
某先生中式順天鄉試捷書至滕人交口而頌之滋陽武侯
借二三同寅裝軸以賀值不佞齎捧過里乃走使以言屬焉
不佞濟之鄙人也未及識灤州公又安能悉其子而頌之言
雖然吾州距滕百六十里而强耳嘗竊聞張公之政矣滕纍上
邑丁子午衝壞寛而訟不盡關銖賦繁榷金使者且貪殘而
魚肉之其人離徙接踵公殫心撫摩而軫䘏之不趐慈母乳
赤子又曲為節縮它用以寛其力徙者復居者即驅之不離
徙矣頃亡歲河伯為梗大司農以國計告匱下書督宿遭而
行河大臣又急畚鍤之役公捄舴艋式策小駟日夜履災畝
以災白兩臺語語決供報即小輕於吾州而　恩賚不少殺
其民之就蘇也猶焦土濡甘澍焉若公者可不謂之仁人乎
語曰仁者壽又曰仁者必有後夫木有本水有源本不培而
靳扶蘇源不深而靳澎湃無之矣公所以仁滕者五年滕人
罔報公靳呂公之後於天天昌公之後以遂滕人之報焉滑
不有其先生閒先生負不易才巷稱詞林鏽虎云每一執出
輒傾其作者兹舉也特發軔之始耳枝茂午雲流長至海詎
可量與覲事迫矣　天子方加意吏治不輕晋一秩有璽書
宴錫之典以待卓異者舍公奚以哉明歲歲公受上賚時正
先生金門射策時也捷聞知公無它訓惟曰為吏無異而翁

治滕而已於時滕人復交口而頌之倘有屬不佞言者亦無
他頌惟曰公仁滕無倦而已所為殫心撫摩而軫䘏之者無
殊初令時是交相勗交相成矣武侯其述之公公毋曰未及
識而遽言之深也

贈歷城令陳仰吾考績受　封序

歷城㳆東省首邑云　德藩世守焉又御史大夫直指及藩
臬郡伯諸長吏壓於上素號難治徃徃主爵者多選海內賢
豪長者往令二百餘年來豈其稱之顧行能尤著無媿古之
循良則無如陳公公宋之夏邑人也初令臨邑矣主爵者謂
臨邑不克盡公才選以調歷城豈不以十臨邑不敵一歷城

則才詎能以從容臨邑者從容歷城而公為歷城吏有聲合
之奏三載績御史大夫黄公與直指嚴公按令甲為請陟明
之典　上嘉其賢　錫命旌之歷學博馬君介幣徵不佞言
為賀馬君為不佞同筆研友而銜公之徳甚於它博士以故
條公善狀其略曰公之自臨邑來也甫下車即問民所疾苦
不屑屑束溼而吏胥憚之若神明折獄片言俾無情者口禁
以虚誕靡售也河孑亦息始而盈庭已而公門可羅雀矣
即阬司受詞獨歷民罔越訴者而銜冤之夫即旁郡邑亦願
就公理理輒洗其冤有谷指揮者卒於官其嫡出子涵應襲
妾劉氏子長矣欲攘其爵乃陰賄[illegible]海舅母舅各於賄也

反左袒劉幾成矣公一訊發其奸又有一人欲報[illegible]婦奋
諭坦而入讐人之室已扃見旁室有幼女坐燈下懼其[illegible]
刃之未及死厥明女之父訴於官捕役慮其人不可得乃紿
女曰爾貧能久需時日獲刃爾者爾之鄰室不有一儒童乎
誣之事可旋也獄將成公曰閨女子新遷來彼儒童者何遽
殺也即造意徐圖之未晩何庸刃矣乃密廉之有鄰婦者曾
於其夜潛窺刺人者持血刃歸執其人一訊而服而懼童竟
得免人皆呼為神君云至於傾餘羨砌石街煮粥活萬命棠
牘不留清査倉帑諸善政更僕未易數數其最著者如此以
公之治歷下不知視阜纍何若其去椘渤海當無幾夫能使

慕愛徧及歷人者公也能以公行能達於　上者御史大夫
直指也能闡三載之績俾觀風者采焉入循良傳者子也歷
下不可失公公不可失子不佞矍然曰敝邑距歷下三百里
而強耳流風善政竊耳熟焉得馬君狀甚確方今　聖天子
慎於授官項　俞銓議選寓內有司賢者赴　闕下以次補
六曹尚書即前此未有也異日者　上幡然改絃思　朝廷
闕耳目之臣躬以考功法遴選麾令有不首召公者吾不信
也今之　寵命特報三年之最而已

送袁位宇擢中河郎中歸省序

位宇袁公關以西偉人也以名進士初仕為河内令河内土

雖腴亦不無瘠者即腴亦未盡丹之利來及講沁之利也沁
穿太行而南折而東橫亘一山山南之田甚瘠公度其可鑿
脫鑿而通也足潤幾千頃倡議鑿之土人謂公謹何容易前
寧無人乎公亡難任謗議益決不徵民間一錢鑿數月而通
山以北仍為閒啓閉宣洩之山以南治溝圩轉瘠為腴前售
田者不滿五六鍰今且倍鍰贖矣民始稱公為神明於水口
貌祀之亡何泉河使者員缺而公鑿山引水之譽方新主爵
者謂公已試之才亡難鑿未有難濟者也疏名以請　制曰
可公至不為一切喜事惟行所無事余每見公輒戚形於面
理泉將三年中河郎中復缺總河大臣曹公疏薦之其略曰

漕南北六七百里而遼惟藉涓涓諸泉之水不濬不足以潤通年大熯漕不涸誰之力與是有治水才者中河非衣主事不可部覆亦如曹公　命下余見公輒喜動於色余曰泉特濬之耳黄河不可以人力爭項横決漂縣邑且懼齧　陵寢至糜幾百萬金錢不克還故道河臣未有不蹙額者公向乃戚形於面而今反喜動於色何也公曰不佞二親春秋高矣河事孔亟不克迎養以故戚兹量移以假歸省也暫得稱觴為二親歡不大愉快與至奉身委之河以戮力王室臣之職也又何憂焉余喟然曰若公者真孝與忠兩盡者也脂車之日郡丞許公等暨二十七郡邑長吏劉公等徵言以贈余曰

公之色喜也寧獨以假歸省稱觴為二親歡乎蓋喜今而後始得盡其才也不覩伶舞與良工乎舞者婆娑於大庭之上靡不窮其態以折旋於曲房委巷則枝反拙操斧斤於合抱之材斯遊刃有餘地以之斲棘端則畏縮焉此何以故亡難小者斯亡難大也患亡大受耳鑿山引水與濬泉潤漕是公之曲房委巷棘端也黄河則大庭合抱也於曲房委巷棘端具窮其態辯畏縮矣又何有於大庭之上合抱之材乎公行矣二尊人春秋縱高福禄無窮稱觴之後其如河上俾河上之餘臣出二尊人膝下與日日稱觴為歡同公水部也故特舉公之治水者以贈至於公恬澹無欲一縷不染即之藹然可親而持正處又凜然不可犯與諸種種行能即吏僕未易數兹不暇具論矣

董母七十壽序

萬曆辛卯董母登七十壽云壽者常醜之謚相望濟郡南衆衆矣于于方守職方弗與而喋于佐邦之政旁午即頌言莫達越明年始裝軸為壽母七十強矣徵其面若却而五十餘也者趯躍懽懽與飲啗語笑又若却而四十餘也者母自將壽而于于胡頌母之事六合公自諸主及為令以至紼衣始卒緋縫洗佐廪五十年一日與其青燈課業教授子孫人人能口之母之賢自得壽而于于胡頌無能口者為闡闡[illegible][illegible]

所不能望景希跡而母自不有而母自不知則于于得竊聞睹而頌可矣于于之姊實惟冢君婦母繼姑之冢君豪雋不售去學而放至罔能晨興鬦問所苦母潛然傷其不達逮其婦不婦睬而女之婦即澣廁褕能無舞而[illegible]能代冢君乎胡得姑爾爾此猶婦也婦不幸背姑矣遺其女呱呱耦影手自撫之已而歸程生侈其嫁具程業儒不終又鮮百畝之奉母計日授粟程納手于袖躬不勞而腹飽矣此猶婦之子也至解簪珥為貧生歸其女有劉生繫于謁選者輒捐橐中鏹助其北征此非垂髭者所憮憮不肯舍而母損之若脫難望世俗人口之矣或曰母之賢止此哉隱德懿行指不能盡屈留

有餘不盡以遺子孫子孫還所遺于母日精滿灝晨興尉頌
而母愉愉即百歲猶踰是亦母之賢自得壽而子子復胡彼
言頌子子嗒然靡所淂頌亦由人人之口乃望流雲而歌昂
其辭曰濟之雲冉冉唯母壽偕以其俟濟之水源源唯母壽
偕以其儔而俟而儔康樂自怡唯母嗣人甫永以綵嬉

闞侍御母八十壽序

萬曆壬寅海豐闞孝卿履南御史臺任子子獲以鄉曲之誼
數數從同里諸君子會甚驩每與握手談時事侃侃危論蚍
裂髮指及詢子太孺人起居狀輒慢然動容曰不穀徼天之
幸孝大同令滿得　封然非賴母教何以有今日母春秋高

矣恃粥食飲無哀兹竊鍾釜之餘以養實喜懼參焉子子又
獲以是悉叩太孺人賢太孺人幼歸贈公時姑治家嚴飭謹
曲承姑淂其懽心又默順贈公愛弟意及弟戊午海豐無歲
捐積粟哺饑民全活者甚衆且勸贈公焚貸券次年生孝卿
孝卿乙酉以春秋應來省壬辰登上第而贈公不及待也孝
卿謂不及養贈公獨幸及養太孺人將挍蹕歸太孺人曰吾
茹辛機杼旦暮戢而讀冀有今日今第也欲依吾家宜其謂
吾老不能依而官乎吾依而官矣孝卿乃奉板輿之大同大
同負郭與驕虜隣近即欵我乎而悍宗蠹精民民習於惰鮮
織紝太孺人令孝卿出贖鍰易綿教民織流黄咿喔與絃歕

聲相韻也積布千餘疋悉以衣貧無衣者丙申㷂孝卿出倉
穀草騎賑民者六日俄兩太孺人曰獄中索縶淂無賴耕者
乎㷂而兩而縶之妨農矣孝卿唯唯査淂數人悉釋之夫其
事姑謹也默順贈公及身也婦可師也茹辛機杼旦莫課讀
也母可師也乃若捐粟起饑焚貸券教織衣貧民以至遇兩
釋獄縶即垂髯稱丈夫者猶或難之而況閨閤髻帨哉故癸
巳鈞乃識巨台辛矣撫圭璧始知剖璞精矣歌令治因以歌
母德令之善母之善也太孺人非孝卿無以榮孝卿非太孺
人亡以成以榮以成訓至矣養備矣癸卯正月値太孺人八
十之辰孝卿服豸繡稱觴為壽同里人在留京者得與慶生

之席乃次第舉爵致祝辭戚司馬祝岱曰封中出雲其源深
矣崇朝滋液澍甘霖矣厥嗣之善惟母任矣王司寇祝海曰
瀰漫而下為天下母吐納百川廣而能受無有終始以況眉
壽李計部即祝喬松曰南山有喬蟠偃蓋兮亭亭冬榮歲寒
邁兮秘租神兮浥沆瀣兮歷千百年舒姚姚兮張計部郎祝
白鹿曰千齡而白亦云百祿慈顏丹渥珠翹翟茀順豫以式
裕爾戩穀焦東寧祝黃鵠曰負勁翮乘厚風翥千里游無窮
織綵雲樂融融虹津宗侯祝度宗之桃曰玉衡星散度索綴
枝屈盤千圍青實纍纍阿母咲之頳齡緩而虹漪宗侯祝王
門之棗曰腑春西遊者太真慶玉門之實纍纍如餅却老還

畫金母齊齡歌爲祝及子子余曰太孺人教子今爲賢令教子
御史爲名御史更有孫焉十二齡時吐驚人之句福祿益無
極矣是太孺人能自壽吾七人者即祝以不祝也子盍詮次
之子子曰於都我言偉非誕事奇不詭將與雅并傳又奚詞
焉乃洗爵酌向太孺人曰彖邦所瞻惟岱宗百川浩淼吞吐
礁雲興澤涯元氣通南山之松偃虬龍垂天黄羽赤剛風百
祿攸萃食千鍾茹桃啖棗滋丹容黄流在中福祉同輝煌嫡
彩青海東既壽且康遐思濃百千斯年樂無窮于十歌終孝
御書曰是足以觴吾母矣遂書之以爲太孺人壽

鄭子大六十有五壽序

子大姊丈少負奇氣喜結三增盍濟不易才也濟士多悍之
其王父雲山公與父望雲公皆以名進士爲良二千石顯矣
子大席其業期無墜其聲以其雋致身青雲之上不猶拾地
芥易乎顧數奇試輒不利望雲公既捐館舍吾姊又中道阻
也乃以情欝無聊之懷寄之於酒無復有功名念又見濟俗
澆趨熖逐羶無可着眼遂結廬於郡北十里許實田畯野老
量晴較雨探節數時暇則携酒醪一甖邀數人[illegible]二三老
友話舊甖竭而返以爲常人有惜之者曰以子所抱斷達也
何有而甘自沮抑且屏跡於鄉違世耶遁世耶[illegible]世耶子
大曰吾何敢吾數不達而斷達是欲逃於數之外也即達矣
能達於兩二千石乎兩二千石厚勞於官薄逸於家生平休
不敵瘁而我才視南二千石與福視兩二千石什不一也乃
欲自揣其可必之逸而強覬其不可必之勞自賊孰甚焉內
弟于若瀛聞是言听然而笑曰惜之者以達爲達也子大以
不達爲達也然於達矣兩二千石豈不赫然聲海內流鄭氏
光顧厚勞薄逸休不敵瘁而子大則厚逸薄勞于于焉休矣
未見其瘁矣是所取於造物孰多寡耶子大兄弟凡八人望
雲公棄養時孫夫人尚在也槖中裝毋論已土之腴者居之
華者皆私其所出而子大取其瘠與陋者亡何腴者華者轉
而之他人子大終自饒裕諸弟姪寒亡難解衣援之饑亡難

推食飽之不弟不憾其腴與華而其瘠與陋所產稍之無吝
色且生平不負人一錢而人有負者竟不責償曰是吾生
前負若也此之胸次宜乎濟俗難着眼而今年春於六十有
五矣乃後嗣未立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如是乎嗚呼禍
淫福謙虧盈益謙萬古不易之理也子大才可達也不斷達
舍其腴與華者取其瘠與陋者而又曾不負人一錢也不責負
也是推其有餘者而居其不足者謙至矣福與益可必矣時
值懸弧之旦親友裝軸以賀遠問余言於金陵余不能爲文
誰之談如所謂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與蟠桃三千年一華
實之語以諛子大特取謙之一言可必者必子大知其壽無

量且有後後有顯者矣

方夫人七十壽序

當嘉隆之交余方髫年從先大夫備兵饒南釆山公亦分藩南昌云於時先大夫艷說海內賢豪長者輒首屈釆山公一指而釆山公亦雅推轂先大夫稱莫逆矣嗣後釆山公開府建牙先大夫尋以黔藩長致政歸而釆山公且晉為亞卿聲烜赫重留都矣迨萬曆壬午余䈂從所師識拔舉東省第二人又二十三年為乙巳余叅議南通政師之子叔夏棹一舴艋訪余白門乃請曰岳母方夫人黃者釆山公配也惟冬十二月之十一日值設帨之辰三子蒙巽晉觴焉願一言為侑

豈非以師門通家之誼屬不佞而未悉藩臬江右時已夙講通家之好即不佞亦未悉夫人女即師子婦而一旦猥管屬壽言詎非幸哉雖婦德不外著亦不無稱說所為繼襄公者何若矣則叔夏復為述曰夫人歸釆山公也益少公十九年而太夫人猶在閫旦暮精瀡瀡進一作一止無不中太夫人歡先夫人側者有蔣矣素驕亢不肯下夫人以身執之欲化驕為馴已復納戴舉以蒙撫之忘其非己出也蒙既長亦忘其非夫人出也相公五十餘年不少拂間復拾公緒言訓諸子孫更發所未及每食必蔬初不以公貴也忘食貧公居官邸戴星出入夫人必親視食飲雖丙夜不先寐舉巽及晉悉自

乳生年不以顯自矜常與近屬洽比而時周其乏公有靈藥矣秘之非恒情乎夫人獨不恒情若每傾以施人全活甚衆荒歲進徐呂挽舟者半枵腸多僵於岸見則出糒飽之僵者起公每過里夫口不涉公事有負冤罔伸者夫人則趣公曰冒嬿與雪冤孰緩急矣脫出無辜於既死即冒衆人所欲避庸何傷公用夫人言昌言白之雪者不可以指數夫人有姊矣歸浮梁張孫知公無所出見夫人輒淚涔淫不妝夫人慰之曰不有孤可撫乎撫之則子之故必自出也而以涕為一日從公過小孤阻颶焚香籲天遂反逆為順不懟王程又由陸昏夜失道乃默禱於心忽火城隱隱爚爚見前竟得康莊

柢傳舍凡此皆棝懿最著者其它細行即吏僕未易數也余喟然曰有是哉中太夫人歡孝而能也化驕為馴貞而能也撫以蒙慈而能也相公不拂順而能也食必蔬儉而能也丙夜不寐勤而能也不以顯自矜謙而能也施藥活衆起僵者仁而能也八者婦德也至勸公冒嬿雪冤規張氏姊撫孤不作涕洟女子態則達矣焚香反颶默禱見火城則通於神明矣非婦德也即戴眉垂髫者猶難之而況閨閣髫笄哉若夫人者不獨備四德亦無百行矣余踵不及新都聞歙有黃山即善濟勝者罔躡其巔時於草木蓊菁中見雲氣往來且隱隱聞天樂響巖際蓋神仙窟宅也以故生人多福多壽而桑

山公春秋八十有九矣若𨚫而七十也者夫人亦若𨚫而五十也者其福與壽無量也豈黃山之靈獨鍾於公與夫人而公與夫人歆禧華祉若是備歟余不敏不辭為謬悠之說以獻第述夫人之德可必得壽者次為篇以侑壽居蓋祝以不祝也於戲今年祝夫人七十明年夫人又將率三子舞斑衣進采山公九十觴矣

題辭

靳將軍擬譜詩餘題辭

靳大壯詩餘如幽蘋薄林清響散抄又如落英點砌芬媚盈篇蓋其寄懷寫兄已獨富乎財情命象銘篇自賂合乎譜調

祭長吟變化無垠短韻音趣自足遇幽思閨情既𣸯溫柔至登覽弔古亦復開朗雖詞權橫槊身已致於青雲神敝紆筊志未酬于白首使遊于關山陽之笛而淒其歸鴻聽河內之琴而哀疚矣爾其抽身百戰投老一壓家無膏腴之田匣有干將之劍翩翩俠色時時逼人顧緘口韜鈐刻心鉛槧裒集得百五十餘首無調不備無韻不諧語其蘊藉大略可睹雖未能身登玉堂述帝王之統會亦可謂詞振金聲入唐宋之廊廡者矣

馬孜叔落花詩題辭

益閒東桃橋句驚雷采之將妝落梅賦詩感短篇之復咽芳華衆亂王鏤悲向隅之人閨思幾盈于範愴空林之妾散金法王嘆輕條之綠未全長葉細盼惜蒲隅之景漸下開窗待晦夜燭非長管若淪春中唐頭促無非傷春光易老悼花事早闌託之清歌以抒中蘊爾滇雲馬孜卞腸罰猶富識況無長放歌霞蔚變化莫窮短韻川停縈迴自止白門青溪之畔無磯牛渚之間佳麗並收彩毫幾徧爾其飭戎之暇弄筆自娛見陌頭之穠綠畫徂三春睹溪上之飛英愁飄萬點遂賦落花三十首首各一韻寄懷攄愫既暢才情鑄格鎔篇亦追高雅乃其抽思入玄傳神如畫則李供奉之遊天姥未愉幻奇顧虎頭之益頰毛猶涉色象矣遂令留都一時紙貴至於

守歎白雪身許南金不獨樹詞壇之幟亦且立士林之標則玆刻直文豹之一斑祥麟之一角耳又烏足以窮其絕執而窺其淵抱哉

蒼耳齋集題辭

新都方胥成貌瘦而雅才秀而長秣陵燕市詞客景從塞上雲中遊屐徧貂裘且敝傲骨自高句謝月露之形語挾風霜之氣以故為詩如紅英照水嫵媚堪憐又如丹葉霜林蕭疎自遠與附五言古希蹤漢魏凌駕六朝近體絕句已升岑孟之堂七言歌行欲踐盧駱之室長篇雲湧若出谷垂天短調川停似波田響宗閑者樂聚關心異業益富偶爾寓目輒

記

雨游泰山記

萬曆戊子余釋禫將之歷下欲藉斯役游岱嶠李山人德甫自清源來偕之往山人意弗懌先為臆譚其勝鼓之始從仝月四日衝雨發途潦溢阻岱色乍明乍瞑以時日更獻狀於馬首鄭蜀陂陀間越三日達泰安州州守劉君為余設籃輿兩具甚備八日晨起大雨俄而止山人有難色余曰雨浹旬矣必晴難俟且雨趣何減晴趣乃拉山人謁岱廟出登封門細雨濛濛濃雲出階際十步外不識岱形第覺肩輿者杭前

趾余俯躬就之既至一天門雨暫歇始微有所矚捫天階而上踰高老橋澗東北小石亭泉聲汩潺漸遞于耳者石經峪也急欲陟絕頂姑舍是稍北曰水簾巨石壓豎水瀺灂驀石而下若垂珠焉折而東復折而北五里曰摩空閣閣內曰王皇殿殿北石壁峙三丈許覆喙厓曰歇馬厓其上即回馬嶺又五里曰黃峴黃峴再北復西折曰快活三葢二十里欹嶇仰睎躋不疲薾是處稍平衍可坐憩故曰快活三北行二里西瞰絕澗深十丈澗中巨石若斧劈若劍鍔若虎若駝若牛馬者不勝數亂流觸硜磖間嘈嵘鉤砑作悲鳴甚壯踰澗北睇一朱門嵌山腰則二天門御障也按志是宋永定陵東封

止宿處障內起一縷烟上接嵐翠乃劉君命庖人為余炊午飯將及門濤翻雪飛瀑布掛障左響振巖谷余與山人趾削坐良久雨至乃入障障外兩松即秦皇所封一虬虺秀挺一半枯較他松稍異然不敢謂漢以前物也飯罷北行里許又一松曰獨立大夫輪囷平結柯宬古踰此曰小龍峪峰勢巖嶭若相嗟而上多蒼松濃陰冐之其下一門曰礪山帶河門內曰斗母殿殿北五崖曰大龍峪峰勢益危峻遙覷穿中實為南天門天門上下石級則十八盤也遊人躡鼓而登不啻群蟻附壁折而東升曰新盤新盤視十八盤為徑顧極陡仄輿人曰久雨損磴道十八盤不可階而升矣須從此于是舍

輿而步一磴僅容半足足舉則勝及膺顱觸前人踵踵縣後人顱如是者三里始達碧霞元君祠祠宇不甚廣頎瑰麗既禮元君命一緇衣導而上觀摩崖碑唐隸徑可二寸而字畫奇古下半損蝕不可讀已跂秦碑前仰睇則青天如浣俯視雲四匝若白玉盤捧青螺一點而元君祠碧瓦朱甍掩映霏靄與西日相媚去秦碑折而東下上各百餘步有石室則漢武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前有宮曰挾仙又東為日觀峰極望嚲蒸不別遐邇緇衣云秋氣清望日出更豁朗然不霽不得少頃日將下雲忽作金色已而變為赭已南風吹雲北飛若洪濤亂捲山勢欲崩須臾雲爭平蕪歷歷可指徂徠若衡几

淄澠諸水如帶砦椒財培塿而州堞直蟻垤耳已由梯步上
仙人橋迓寓舍天遂暝新月一鈎掛天漢大星百餘屋角閃
可仰捫也緇衣云厥明可登日觀觀日出矣比過夜半大雷
雨及辰小止仍欲拉山人坐扶仙宮顧上下混茫一色無可
睹且寒不可往遂遵新盤下泉壑爭流怒號之聲如奔萬馬
石級錄浪翻飛珠沫濺衣履山人心怖色改與人習以為恒
任其懼也一直肩山人先去余至二天門則飛瀑較昨更奇
乃復躡石縱觀移時劉君走簡邀遊石經峪且要山人候久
矣乃趨水簾洞穿澗而東既至則已具壺觴于高山流水亭
于時山人尚衣葛衆手而栗余曰怖耶寒耶劉君曰兼有之遂

一大笑亭左巨石盈畝遍刻諸佛經于上皆八分書大如斗
水潺瀉流字上字隱隱匿水中甚奇絕第損于萬司馬暴經
石三大字深可惜余坐水邊石出槖琴鼓思賢一操水聲絃
韻衆山皆響酒數行復小雨遂出嶽比及登封門回視則岱
形復失矣

磁州脩城記

磁守劉君既分滏水為渠活活灌田盡水利矣則蒿目磁民
已食之胡恃以防之於是請城曰是不幾南一重地我豫八
郡鄴為北屏鄴七郡邑磁為北屏舉全豫惟磁障之又北接
趙西鄰晋古今必爭之域 國家分潞州千戶所守禦其間
慮深遠矣二百餘年所恃土覆也守土者果何賴一日之役
失百世之險難者謂土覆二百餘年所矣豈其亡慮慮動衆
徵役百姓耳劃特詘我不見南汝開歸流徙者手嗷嗷僅於
漳江之涘踵相接也不此慮而慮不必然以防民棄命孰甚
急矣守曰不然詘則詘矣能無徵役百姓亡久飢衆亡虛帑
金藉嗷嗷者城藉起嗷嗷者不兩利我必曰勞民防民一
隱一類營始有口誦德特迂而意沮過回因沿廢職爲在其
守郡為也此二百餘年所土覆之耳請益力御史大夫趙公
與直指陳公曰守也才以度於茲議其必成也守嘗分滏水
矣人難渠如難城也卒之閒成盡水利而民不知也於城何

有議既定余從河上謁河朔首詢磁父老子弟曰請城於仍
舊貫孰便磁父老子弟亦云亡難守以度於茲議其必成也
守嘗開滏水利食我矣我食之不知所自出何難防我我先
是城東西門守禦者晝夜嚴斥堠者樓櫓力不就也遂廢廢
之不加小而東西鄰血脉不流貫盍恢復此兩門為完城寔
唯監司與守之惠於是守遂營馬圖石於山圖灰於石依城
為窯深隍為斬自七月末詢至十月初旬城成增兩門磁民
大說計費七千六百四千五金動官帑僅六千有奇餘則取
給條鞭米穀美金曾未徵役百姓計工雖三月除風雨輟工
寔七十有三日耳穀嗷者日藉三十錢糊口全活不可以指

數已於事而竣磁父老子弟謂余按察河北三郡及見之宜有記余曰磁城二百餘年所土覆之耳湓兹土者不知其幾竟亡請者惟一二畏事長吏憚於謀始不耆屢大役難竟也令亡徵役百姓亡久動衆亡虛帑金且以城起數數者而不沮於口以成百世之陰辛符御史大夫直指兩公言亡矣磁父老子弟之望與分水建閘之議兩決兩利而百姓忽自有之不知所自出則斯役也可以記已守名安仁雲南人

重建東昌府二堂記

東昌府堂二前曰忠愛後曰公惠其間連前後為穿堂曰和衷益創自天順中迄今幾二百年守且不知幾易矣因循仍

其貫亡論覺毁棟傾莫蔽風雨即甲樸鄣礙胡由澄慮遊示以飭內閑而崇外觀常熟蕭公來守一見嚄唶謂郡伯古二千石儼然縣三尺於上以臨吏綏民不非重矣將使吏居其職居其業而居吾身者直其寓哉余之何甲樸龠且圮敝莫支也詢謀諸同寅改建之鳩工庀材移前堂而南八赤移後堂而北八赤撤其中穿堂為隙地構涼軒仍於忠愛之後置暖軒一間曰思補去公惠額以匾穿堂所為和衷額之後堂輪奐縣顴凡幾閱月堂成佇忠愛而後顧則暖軒窈窕閒然一室入和衷而前脉則涼軒爽塏恍然一屏郡士庶聚而觀之曰噫嘻自天順中以迄於今安敢襲陋至公始毅然改圖而今而後庶幾乎內閑加飭而外觀益崇不居然為郡重邪工既亡幾何公得　命擢浙閩憲副行矣車將脂趣以茶問記於余余竊惟公之守東郡也居丑辛所時值亡歲亡慮將殷待哺且將散而四方矣公極力撫喩捐金煮粥啖之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竟以內用是不困又二三小醜潛謀不軌緩之閭閻繹騷不知何狀公能以神明叢發之不舍一矢而滑其渠魁寘之法餘黨諭革其行遂大定夫兵荒兩者值一鮮不穗矣矧遑及其他公廢之裕如若無有乎兵荒也者而又賈其餘朝為堂且民不為堂擾是邊何道哉良以公忠愛素乎於衷復能同寅和衷以故兵荒不為困興作不為擾而百廢振

舉也嗟嗟世之夌厲同儕而絕來其民嚐知忠愛和衷之義者況自訟乎公不自謂亡連而猶然思補之則其所以造東郡可知矣公戒塗既朝則夕後來者顧名思義推公所未竟之惠以惠東郡於是堂有深賴焉且也歷年久守屢更代至公始發謀改建煥乎新一郡之觀而垂諸千百世之遠信乎興廢有數而其人有待非偶然也愚又重有感焉因撰而為之記

浮槎亭記

泗水泉故多歷卞橋東湧沸為林則陪尾泗源勝陪尾之南脩木千章蒼翠落水上下一色其紅石響水諸泉環繞而北

與四源合則招提勝立橋東顧招提隱隱森木間丹壁枕流若飛霞及入門則寂不聞泉聲又頹然廢宮也其與陪尾最近者則水衡分治隊著之左牧四源北注鉤簾而聽乍雨乍風據石而坐可漱可濯則有本亭最勝然勝矣曾未有跨水而亭者泉舍有本泉北疾於駛稍析而西經分署後流漸緩淵視源可三陪胡伯玉乃亘水施梁因梁為亭若浮槎然亭成遂名焉萬曆己亥春當行河之暇約余游酌余亭上凭闌則清流琴瑟可鑑毛髮遠眺則羣椒翠欲滴近睇則行人絡繹如在山陰道上少頃日將下四面風來吹酒欲醒余曰茲不較有本亭更勝乎伯玉樣手曰聊偷三春一日之間與乎

酌光景流連非黨黑者所敢貪也吁伯玉河臣曷嘗一日忘河哉每歲什一千署什九於河戴星衆露暫舂鋤之後無旦暮不浮槎水上也故借以名亭寧猶取其似也而以收泉勝耶余欽容記之以風後之君子味斯亭有深意焉知伯玉果非流連光景者伯玉益字公公諱瑞舉乙未進士以水部主事治泉至直隸桐城縣人

濟寧州重脩廟學記

粵稽古有虞氏始立太學云夏分東西序殷制左學右學立瞽宗周為東膠虞庠王太子以下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命鄉簡不帥教者甚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未聞郡縣有學宮也郡縣學宮自漢始學有孔子廟亦自漢始與周公稱[illegible]居去周公封孔子為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我明與治大成至聖去王封尊崇極矣夫太學光孔子立也郡縣學亦倣太學立也孔子後生而廟於學者何益學以明道道在先聖非孔子無以傳道在後聖非孔子無以法先後非所拘也祀道耳道存則為中國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道亡則為夷狄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故為道不可一日無學校為學校不可一日無孔子我　太祖高皇帝驅夷狄而中國之首重斯文　列聖相承躬祀孔子惟崇教化隆洽于今為烈吾濟又近聖人之居去闕里僅三舍亡論發明聖道代

有其人即俊達為弟子者多取上第二百年來彬彬盛矣邇學宮頹圮萬曆丙子郡侯劉公惕然興感曰此守事無難捐俸新之遂出金若干兩為倡郡士大夫及若廡博士弟子各有捐助以署學正張君應完董厥事訓導[illegible]石珝孟君周孫君茂蘭協贊之斷才陶甓更者塞外池依類而橋其上易坊為櫺星門外設屏因者曰雲路崇聖學育賢才三坊曰戟門曰傍大門中門曰大成殿曰啓聖大昌名宦鄉賢四祠曰尊經閣曰明倫堂曰二老堂曰敬一亭曰兩廡曰齋宿省牲所曰前後四齋曰郡博四衙夷卑禮垣撤坊加飭暈飛如霞煥乎一新矣張君等乃伐石徵予言以紀侯之績予曰於戲孔

子之道如日中天今　上崇文化流如河行地有如取日與河棋褒詞亡當也乃侯之績則有可述者今之有司誰不飭獄訟巫賦役以慱能聲而加意學宮作新士類寥寥矣侯種種善政吏僕未易數而興學課士其首加意者昔者文翁化蜀光輝簡牘然惟在興學宮耳侯乃所化之鄉人也取文翁之化蜀者以化濟大有造於濟何遜文翁於戲侯之績不可忘也侯與學之意尤不可忘也口誦聖謨揚褒舉袂以自脩其學求無譏於孔子之道以厚報侯是又在濟之人矣侯名嗣傳甲辰進士蜀之漢州人

句容令吳君去思碑記

余谷議南通政時得識句容笪孝廉柳之云孝廉一日偕句容士紳若而人入白門請於予曰不腆敝邑徼天之幸得吳侯侯大有造於敝邑然不得終有侯今且去敝邑而嘉定矣去之日民有謹士大夫有詩歌然而思未已也不勒石紀之五父之衢俾後之出者入者耳而目之則侯之政泯而亡傳而世何以風矣倘惠片言如司馬班范之傳循吏以永去後之思則不勝厚幸于予曰厚哉侯何德於句容句容德侯若是深也侯治句容何狀試口之不佞將藉以記之孝廉等曰敝邑去畿輔不百里有一利邑首及之有一害邑亦首當之令邑者賢則朝戴而夕達之畿矣否則朝譏而夕達之畿矣以故往往號難治而侯之未惟務以德化不為振刷未逕以博赫赫之譽苟利於民若懼其不自已興也者苟害於民若懼其不自已除也者縣三尺吏民之上翕耆大要恤丁而丁不適也築圩隄注絳絳可瀦也白寃寃雪也禁媢璫者璫不為梗也夫胡以不梗草場為牧地舊矣有謂枚可田者以動　上　勑巨璫履畝而賦之民能嘗其毒乎侯不尼其履畝第膺媢璫者繩以法俾不得逞又力陳其害以白御史大夫曹公公疏上遂中止始膺首嘗之者曾未微嘗之矣胡以白寃獄多疑類能片言立决至若某者枉戍三十年矣舉邑皆知其寃而事在直指往令以無如指直何也姑繫之爾侯

無難忤直指而罔敢易枉戍為詳次其枉狀以請直指即後先相比乎而無如法何則亦無如侯何矣胡以築堤邑水道不旁溢者以有絳瀨故脫不圩隄約之則絳不及受而溢侯因其故隄高廣焉而又建閘宣洩之𤎅則溉潦則注而絳亦不難受也盡水利矣胡以恤丁丁繇視糧數江以南皆然也邑之丁糧兩不相涉無尺地而立戶丁立見其逋前丁侯以賦之美抵繇無糧者丁既去矣逋如故侯力追丁政亦如其所抵民不虞單丁丁不虞重繇即督之逋不逋矣以至雩而尉也以縻起雩儀也易學舍空亡而鼎新也其它衰葺撫亡興學勸禮吏僕未易數而此特撮其最著者矣吾儕不能諉

侯所無而亦不能略侯所有于于曰厚我斯言核而匪故矣
聖天子加意元元特重首令欲以漢法黜陟外吏三載一
舉之須用銓議俸深者陟兩京六部尚書郎間以淺者去簡
調繁會黜寓久任之法又得無以繁風才者而以簡愧不才
者余竊謂風之愧之在黜陟而其所以風之愧之在口碑
黜陟一時之榮辱也口碑千載之榮辱也余不敢以銓議第
校其可以風臺吏者綴爲記俾異日傳循良者乘焉余未讀
孝廉之前月客有自金昌來者述嘉定治狀已不啻其口焉
信孝廉等之言匪諛侯諱道長萬曆辛丑進士江西星子縣
人

重脩鉅野縣儒學記

邇者郡邑有司誰不飭獄訟亟賦役以博能聲而加意學宮
作新士類什亡一也今君姜公來甫下車過廟釋菜與諸士
譬經校史已低回歎曰鉅春上邑於文學其天性而未必人
人脩行誼且二百年來科第落落若晨星茫茫大野豈山川
故自佳而風厲學宮者或有間與有司之咎也屬靈璧學博
宋君精堪輿術應總河劉大司空之聘來濟姜公延之俾周
覽廟廡堂齋以及門屏稍有增益櫺星門外鑿池滙水巽方
起奎樓作文筆餘仍舊貫姜公如議傾橐中所貯俸若干金
創者鳩工庀材仍者塗丹塈黝復於門外池内建一坊煥然
改觀諸士歌且舞之矣已而詣不佞廠廬而請曰邑侯禎橐
中之俸廣飭學宮甚盛舉且丙辰後甲無人也甲午後鄉無
人也學甫脩邑人呂君者薨然登上第侯作士之效非淺尠
無一言以紀其事不佞曰姜公不以世之博能聲者自亟而
獨犁然脩飭黌舍其加惠後學績勤矣直一登第尼慰其望
與人人脩行誼以自脩其學是公之意也尼父曰德之不脩
是吾憂也又曰脩身以道茲固大聖人所亹亹願與士共脩
者諸士日誦聖謨能揚袠舉袂脩德脩身庶無負公脩學意
直匪匪取山川之氣博一第乎古人有寶含光歸以函一日
含光飛去徒寶其函學宮函也不有具脩脩函之謂何姜公

八年令鉅善政實多而此其重加意者文翁化蜀在興學宮
韓延壽首度弁俎豆顏上之人貌礼之公大有造於鉅何遜
兩公余故申脩德脩身之說於諸士諸士人人脩行誼不獨
自脩其學是即所以厚報姜公矣姜公諱性字原渾萬曆壬
辰進士今陞戶部主事楚岳之巴陵縣人

白衣觀音堂記

白衣大士苦海之慈航補位之尊者聖果之證已明廣生之
願未滿悲愛等之阿耨功德將於須彌轉大法輪應人間世
凡有希者悉如願心濟當水衡之上游尤稱欲界之都會叩
靈祈嗣悲象教之來彰聚沙布金苦藏闕之無址萬曆癸未

運河府丞澧州龔公來濟腹笥內典根利夙生雖混跡於行河每棲心於覺路諆於署之東南背城面衢起堂三程更於堂之東偏背衢面城為室五程一時破執者目為有漏利導者悟其無邊葉君九思等大發信心盡捐有我力荷其事以襄厥成遂開清淨法門塑莊嚴妙相使怖鴿依鷲于雙棲靈鷲與雞㙚並聳矣踰四年惟丁亥繼龔者為貞陽陳公光照一方秖奉三寶守濟者為許州宋公将通八解以脩上禪共發菩提心宣示大部衆新其門廡飾其輪奐謂不有住持誰為供養乃檄普照寺沙門海聰移居於內海聰篤志焚脩精心締構朝參莫唄積有資糧聚銖鳩材公其衣鉢庚寅歲於堂之後增殿三楹高廣與堂稱於是大小乘並來萃小編素等悉兩皈依而海聰者不寧惟是復捐地若干畝為義塚豈非更以所餘福還施諸有情者乎而今齒且八十餘加持圓延戒律益嚴乃向居士曰自鼎建迄今二十有三載矣歲月未紀法語猶湮僧之四大将殘後之司守無據盍藉如椽之筆以結見未之緣居士曰善哉是以像教者也像未設特一既脫之區耳入獲其地餘顯然生敬心不有如於像前生非僻想起種種惡趣頃刻蕩瑟海為尼連是有像而無像也又有如於虛空作觀大士現前眼中出種種金莧光是無像而有像也又有如心無岐念口誦五印心陀羅尼經隨有希求必獲如意是不必有像而不必無像也有像而無像像壞無像而有像像在不必有像不必無像無壞無在即心即佛堂之有無廢與亦復如是

徐道人鑄水官像記

徐道人者清源善士也行脩百懿皈命三元致虔朝昏不怠心志發願鑄上元紫微帝君中元青靈帝君下元暘谷帝君三像上元中元像既成清源緣盡以下元像謀鑄於濟力欲從心勢須動衆乃濟人喬君繼先傅君烈等夙有善願特少機緣契合片言盡去慳吝畢力鳩銖佐成善果像成舟載以歸而喬君等向不佞曰清源非東土一大都會哉鑄三像何有舍而之濟濟有緣也徐之濟毋必於濟人先等獲與鼓舉睹圓好像先等與徐更有緣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寧靳一言不佞竊惟三官之祀所從來遠矣按經始生皆出龍女云天官紫微宮中部三十六曹生賜福地官北都宮中部四十二曹主赦罪水官青華宮中部四十二曹主解厄人有誦經千遍者其應如響允若茲則三官於世真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胡可以弗祀也人能捐貲鑄像俾人人頂禮作善念亦大有功德矣徐道人非其人歟今在濟鑄者水官耳喬君等徵言紀事亦以水官故請毋論天地專言水水之德大矣生天一統行五出毋域滙于方河流惟九四大居一浩渺符神用最

瞿藉光瑩舟楫賴以貿載輿地資以準平瀦則珠貝出涸則
禾稼焦從足徵廢竭可占亡見道者嘆其如斯窮源者取其
有本融絡流潤昭化妙之本質顯穹灝之配容以故明紀其
職為水部幽司其柄曰水官寔有二理哉今　國家定鼎于
燕藉南北漕通灌輸而河為梗南之喉　陵寢北之蕩廬舍
水之厄莫此為甚矣神司水者也又主解厄寔厚民之饗而
不為解乎立空像乎徐道人精誠孚於神神與天官地官耦
祀焉其必默祐世之人而為之解水厄者故因喬君等之請
厚望於神而謬為之說如此

重脩三官閣記

郡城南里許有三官閣者襟河跨衢所從來遠矣益古南門
云成弘正隆間重脩者四其歲月姓氏皆有記可孜址隘漸
就圮行者疾趨而過惟恐墮雖靳嵩等稍稍旁築護之以亡
歲不及於上因循數年閣勢益傾危里人王廷仁倡衆曰及
今不盡撤其基更築之而徙脩其上址不能承脩猶弗脩也
或曰亡難更築難於移三像下上翊嵩等輟於無歲而今荐
饑脫工不繼址與閣兩脩兩輟委像亡所不當豫計乎廷仁
曰有護臺矣三像可受也亡所煩下上亟圖之磚石半可因
俟其費愈難圖矣猶不見普照寺藏經閣乎其工視此不啻
三倍矣既尖誰望有今日而竟還其舊觀人有心施助何假

歲曰兩脩兩輟慮過矣仁請肩之不既不弛襟溪黃君嘉蓮
仁志又好義樂施乃從旁從更協佐廷仁遂夬謀鳩工庀材
輸者如市址用石踰丈始用磚錮縫用鐵灌隙用糯廣高倍
舊閣輪奐較昔加麗焉妥三象於中以其羨前為坊後為屏
為火池為鐘鼓亭為兩廡左漕又漕稍北為兩室焚脩者特
憩息焉又北為文昌祠為張仙祠一以右文一以廣生也經
始於萬曆癸卯閏二月落成於乙巳二月偉然稱大觀矣黃
君暨廷仁等問記於余余曰善哉聞諸濟父老曰正德中劉
賊反所經之地靡不嘗其毒過濟知神靈異禱而籤三禱不
許輒宵遯去然則所謂紫微賜福北都赦罪青華解厄詎不
信然歟四壞四脩迄今始一勞永奠神衛民陰庇乎人人信

心報祀乎神皆不可亡述於是次第其廢興歲月而為之記

碑

總河曹公興學德政碑

濟當水衢高虞析流南北為漕距黃河二百餘里設總河大
臣督理之嘉隆間或革或復今　上御極河漸多事近且廢
總漕歸總河萬曆辛丑決蒙墻凡兩易總河大臣不滑治仍
議分河與漕如舊俾專力於河甲辰李少保公至塞蒙墻黃
由朱旺口而東流亡幾復決太行堤自飛雲橋穿夏鎮滙呂
梁湖汎濫矣朱旺口復淤往稱腴壤者漭漭成巨浸悉可駕

余皇施罽豐沛魚棠當全溺靡所依閭地為廬皆亡去即濟水衡高亦灌踰南陽漸及於邪少保公丁內艱不及理於時議代者非素深知河不克任乃疏公上益以公素為濟監司治河者也　制曰可公曩為濟監司潔己繩屬救冗剔蠹大遺愛於濟皆呼為曹青天云濟父老子弟聞公來咸以手加額北屋設曹青天位迓之歡聲若雷公既至乃慰父老子弟曰若無虞水及邪第未窦流之所以橫者吾為若窦矣乃棲舴艋委其身於河審地畢阜洞東旺口所以再蹶再淤之故計工八十萬金錢條疏以上　允其請更假以便宜鳩工胼胝不半載而河成黃既東曩所謂滸滸巨浸可駕余皇施罽

者復露為腴壤受廛矣其靡所依閭地為廬亡去者還而營家男即畝女即紅蒞於廬宅而食所在有矣公乃去供億之不式以恤無歲者又令有司漫徵毋過苦已而集諸生曰濟素稱獻國往吾為監司時貢士多登額今稍稍遜昔日矣且學宮傾圮將何以羣弟子而經義督策之於是捐金若干兩檄劉侯脩學候奉公德意亦捐俸倡衆庶民子來既落成諸生咸感奮自脩礱石紀公嘉惠後學屬寒問言於余余曰公河臣也急在河則胼胝且亡暇而暇及學宮嘉靖中有梧崖王公者捐俸葺廟學文移城之德勝樓於後與尊經閣翬飛相映工未竣遷去梧岡陳公繼至詢其未竟者續之僉謂王經始陳落成皆有功於廟學不可忘也乃於學傍得隙地闢茅為屋三楹貌祀之曰二老堂夫二老亦河臣也於時徐呂間河流湯湯亡恙也亡動衆大役也帑藏充也暇也猶合兩公共成之今視昔何若矣黃河之患南之鄱　陵寢北之蕩城郭東之於中不受則旁溢而餉艘每歲銜尾一至河不潤無以達　京師又帑藏空靡所取給河臣且數易矣凡談及河事呂輒吐舌不能妆以歸於必不得之數而公處之以暇豫不半載而功成又捐俸興學不少後則嘉惠後學一念較王陳兩公不更篤而其功不更偉與他日二老堂且參公而三矣公諱時聘登辛未進士真定之獲鹿縣人集總河也潔己

繩屬裁冗剔蠹亦無異為濟監司時茲不具述述其所以興學者如此而系之辭辭曰於維河宗應漢而東潛行分源瀹蕭入菑盂門大溢疏為彭澧呂梁既發王氣攸鍾邇卜為崇匪梁崩壅惟公秉載璧馬罔庸郡汎旋陸水伯順恭於時之隙以復學宮椽榱撤圬覺宇聿豊畫被羽籥俗敦化崇無德不報有施且隆河行敉數疇歎其功千百斯年感奮攸同

12277

弗告堂集卷二十三終

墓誌銘行狀墓碑

郭太孺人墓誌銘

先大夫游郭牛山公門下故得聞太孺人余復從參政公耳
太孺人苦節狀故得悉太孺人太孺人者李公福女也生十
七年得牛山公公蚤有賈太孺人云以明經領鄉薦為世大
儒講易濟水上濟名士多從之游公權鮮好客問欲問遺贈
郎太孺人必從吏賛賈亡惜其厚曰何難舍簪珥俾夫子客
于義賈生于三津治法太孺人生參政公參政公六歲牛山
公謝賓客有謠詠太孺人于賈曰若三十而強耳能確意桃

蘢而茹蘗厲而炊守呱呱兒以老乎亡難奪也太孺人聞之
潛縊園中賈度其縊潛偵之絕其縣曰婦直一死謝先君子
所貴守呱呱兒以老即爾奪乎不爾奪矣嗣是諸子析著太
孺人以田一壟撫參政公參政公年十三就外傳受大戴禮
每夜歸父事太孺人呻佔時樂常從太孺人流黃喔咿中出
辛未參政公成進士除任丘令太孺人就養則謂令祿視既
禀諸生何若後橐中斯計以歛下佞上所學謂何而何以不
失家世我參政公唯唯仍父事太孺人服官三年太孺人必
聞其政以莫不頌曰廉吏　詔下贈牛山公文林郎賈與李
皆得為太孺人又三年丁丑　召參政公為御史會　兩宮

上號覃恩贈贈公如其官賈與李例不得更封參政公按宣
雲太孺人泣送曰吾不難而去顧而去余若依余所為服官
依余時吏力也公念茲太孺人耻絜楹遂出為江西憲僉已
陞陝西行御憲副尋以邊勳晉今官歷四任皆迎太孺人宦
邸終始若太孺人訓太孺人不憚鞍瘃亦曾不殊撫呱呱呻
佔流黃喔咿時也亡何太孺人病參政公請乞身將母歸太
孺人曰吾猶啖粥耳兒周旋惟四方何淂以我為解而以我
去而家也參政公曰兒三品橫金紫矣非母教胡以有今日
母與種種六千里依兒任兒獨戀戀一官罔依母家則胡以
兒為且家有田一壟足供甘膬亡如歸太孺人首肯之乃淂

奉汲與東既歸五年太孺人卒卒之日是惟萬曆癸巳十二
月十九日距生弘治甲子閏四月十三日春秋九十于一汝
即參政公女一適李源孫男二一框一機孫女三一適楊以
析一適楊聲遠一適胡從化曾孫女一一框出許聘李鈺卜
甲午三月二十五日啓牛山公壙祔葬焉先一月參政公自
為狀屬誌于于于子曰嗚呼太孺人嘗謔訣自縊矣縊不死
難死我以一壟育六歲孤魚菽罔給居常顧領機杼中孤又
季子乃卒明經大戴禮為時名臣是牛山公不死于膝下而
成于領下五十餘年不藉夫子遺而俾子令逮吳子光不令
母事母而父事母母吳子後是婦而夫母而父者也非其道

孤六歲又魚菽罔給胡以有今日又不者豈其娩嫿備紱德
而實不敝孤不令以嘔嘔于既縊而被翟服于涑梨也能乎
是宜銘銘曰以其夫于成其子以其子光其夫于不毋其子
而父於夫于則胡以死茫茲壙之比以永安只

故庠生張子臣墓誌銘

張子臣諱維鄴都御史龍洲公季子也公之女妻余是惟子
臣姊公于四二先羅恭人出二後羅恭人出兩恭人兄弟也
子臣襁褓弱不好弄動止殊其癯亦殊以故公鍾愛之隆慶
己巳公如榆林余偕子臣送之河干公手子臣手目余與若
兄曰兄維鄴癯而頑胡慮弗達而慮達遽弱弗任善占護語

既及扶於面涕涔涕下西山銜半規亡能舍去去亡幾何公
訃至豈其知是日訣也抑機關也而墨墨自傷亡能舍去我
關西之訃來子臣方九歲哭若成人恭人遵公遺書四子析
箸恭人謂子臣幼令與叔子子忠合爨自偶影稍簪珥課讀
又八年復與子忠析仍依恭人不謂癯弱弗任也急欲達斧
藻追琢雲靡而進己卯冠諸士游庠序自是肘衡一郡目無
前良兩赴省試不售向子忠曰吁弟不虞福不達必達不虞
福不于必于日即於癯忝天困之而有其兆亡亨之日矣必
亡子則顧徼承祖者繼螽子忠子二長承祖云子忠曰惡是
何言也爾有幾此兩者數年不後癯不於今日而何懼戊子

恭人歿摧毀之餘盈則於癯屬余謁選不及恭人窆就子臣
別子臣已骨立不勝禮余曰而苦矣士死功名死孝皆過也
胡慮弗達而慮達遽弱弗任二十年言猶在耳而忘之耶而
自苦也子臣執我手亡能別我別亡幾子臣訃至豈其亦知
是日訣也抑機關也而墨墨自傷亡能舍我我沒之先一月
向子忠曰吁弟謂天困之兄曰爾有幾令且有異即令緩為
之亡奈何膏肓上下矣亡亡與繼我者死且不朽己丑七月朔
病深十八日歿其婦李亡八復號呼向子忠曰曩兩言不化繼
則飲血作未亡人保孤為後不則何難一死從夫地下願一
言而決于忠乃告兩兄而集議父母之族僉曰善遂以承祖

繼納之符矣弗渝也溯生享年二十有八配博野知縣李公
女承祖娶大名知府鄭公孫女將以某年月日葬於祖塋子
忠自為狀問余志余手狀三四讀哭不能聲矣時有關中典
文之役不能文其行志之如此系之銘曰翩然而嬰嬰胡鐵
而餇也昂然而駉駉胡歷而征也纍纍佳城秘而精也無子
而有子以慰而幽扃存吾銘也

大中大夫陝西右參政西園郭公墓誌銘

公諱汝宇子稱別號西園其先世淮之山陽　國初有陽四
者徙濟遂為濟人四世祖曰旺旺生敬敬生幹幹生鉞號斗
山即公父也治易領弘治甲子鄉薦濟以治易顯者半出其

門下娶於貴生子三人側李宜生公公生而機警甫六齡牛
山猾館舍諸兄既析箸李孺稱未亡人撫公奪於貧年十三
始就外傅受大戴禮既猾郡弟子即赫然有聲嘉靖甲子舉
於鄉隆慶辛未成進士時江陵相與兹試門人爭趨附之公
獨恬然自守不少阿江陵即視公與諸門人等矣竊心銜之
矣公初授得任丘令任丘丁南北孔道疲於里甲而又居滹
沱下流歲苦水公極力調劑俾閭閻不擾供億亦不絀又為
築隄障河患民得安土居焉偽有巨盜某某三人逋矣公致
處禱三日盜自首人皆神之公生平[illegible]奉為縣蓄約獨
繕學宮不惜費課士供給必豐為政雖寬然長者然於持法

不少[illegible]從廉廉奉三尺吏胥不寒而栗舉措相目曰畏日
真御史也居六年果去為御史父老子弟遮道追哭尼其車
幾不得行既履御史臺持論侃侃風采大振江陵氣焰益張
度公無附於昔或附於今而猶然昔也然亦無如公何比被
命按宣雲江陵子弟賀者盈門獨宣雲之使不來江陵始
於公甘心焉唉主銓者以年例外遷江西臬僉臬僉亦風憲
豈難行其志難於屯田在直隸之池州多為豪右影射不可
稽公聞　命笑曰得無難我乎我亡難豪右才蒞任即諸池
鍾亂而丈之引豪右以禮不聽裁以法於是人人吐舌不能
收悉以田歸軍罔敢匿者夫既不能以豪右難公矣遂權陝

西行太僕寺少卿行部駐靈州孤縣絕塞又兵變之餘凶荒
累歲難倍江右且以臬僉得行卿秩也豈不謂能亡中於
臬僉甚亡能亡中於行卿乎公吏不為動至則一意撫綏發
粟賑饑令友側自安瀕年屢蒙黃台吉要賞無厭公宣諭
上威德虜衆懾服歲省金錢較常五倍御史大夫疏　聞加
河東兵備到寧夏之年轄之河東故無兵使者自公始行邊
屬李孺人病公輒欲上書將孺人歸孺人曰吾偶病無足意
爾受封疆之寄奈何以我漫言音公不果上書亡何遷洮岷
邊備憲副洮岷在萬山中與番夷隣近復為丙兔所蹂躪自
公履任兩入犯兩不得意去秦州囉賊猖獗公擒剿之隴右

定督撫疏薦記錄尋以靈武敘功　賜白金加陝西布政司
右參政仍管洮岷邊備事有劉總兵者馭卒嚴忽夜譟公正
色出諭曰爾等受　朝廷厚恩不思報効敢輒為亂軍甘不
赦之誅乎爾帥嚴分固應爾爾妄動异日悔晚矣衆軍帖然
惟是軍之譁也咎在帥亦以餉在內地未有以時給之爾公
洞其原預令徵給又較其技必賞必罰自此即撻之亡敢譁
者矣居岷五載岷人倚之為命蓋不啻鞏右長城而李孺人
又病矣公於是決意東歸凡四五請乃得　旨既奉板輿東
也日為綵嬉孺人膝下四年如一日及孺人病革則呼天慟
曰吾棄官為母而僅四年養也棄亦何晚乎三年讀禮醒酒

不入口每見輙有底啓客有言及孺人者公不覺淚涔滛下
也里人以孝聞督學使者及諸監司皆以母節子孝題區旌
其堂公謝曰不孝六歲背牛山府君吾母出九死一生不偕
府君同日歸窆也者則以撫不孝孤耳不孝儌天之倖有今
日母今又見背矣不以汝不孝而反以為名則吾豈敢服闋
始往來園中顏其室曰灌息蒔花種竹與二三老友彈碁賦
詩課雨于秋足跡不及公門絕口不談時事年七十四以壽
終生於嘉靖辛卯閏六月十九日卒於萬曆甲辰八月二十
二日配尚氏封孺人子二一樞州庠生娶王洧女繼孔朝卿
女一椒府廩生娶張特敘女繼王邦立女女三一適儒士楊

以旂一適廩生楊聲遠一適庠生胡遵訓孫三燧燫樞出烜
機出孫女一適庠生李鈺樞出卜於乙巳葬大將橋之原首
乾面巽公自擇兆也公六齡背嚴亡論鄉之人即三尺且小
視之而亢郭氏宗者則公也釋褐登仕籍遇炎則附獨非人
情乎而竟恬然自守仕為令入為御史旋出為臬僉蓺力邉
陲十餘年飄然將母歸存則綵嬉娛膝下歿則哀毀祔祭如
禮曰節曰忠曰孝葢三無愧矣且歷官二十年篋無厚積至
上大夫帷幙無姬媵不佞佛飯僧遇戚舊窘者不難倒橐金
贈之人有過未嘗面斥至論事可否斬然不首鼠兩端即古
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又何讓焉若公者真所謂鄉先生歿而

可祀於社者矣是宜銘銘曰不毀方為圓不以人濟天不以
燼灼化其剛堅其為吏也渭漢之全而事母也曾閔比肩是
陋世俗之行而追古人之賢者也蕭蕭白楊望之蔚然曰此
大中大夫郭公之新阡

故望雲鄭公配孫孺人墓誌銘

孺人孫者大名守望雲鄭公配也父曰鐸娶於趙生孺人端
靜內慧十六歲歸周孺人室公父雲山公二千石顯矣不有
厚遺公靡所習二千石業而家徒四壁立也孺人勤佐之即
不有所營乎菽水唉姑王恭人鄉往無不當意公獲以養母
於孺人寬其力於學孺人有子矣先戴孺人亦有子兩孺人

不私其子則已且互撫之至各忘其所出而子視兩孺人亦
各忘其所自出丁酉公舉於鄉丁未成進士授太原推官恭
人憚於行乃留戴奉恭人偕孺人往孺人復儉佐之即不有
所苦乎以非命所當託不任享徒以損政若猶然嗛嗛自適
與佐諸生同也公獲釋梱內顧寔寬其力於官三年多平反蒙
恩孫為孺人戴尋卒訃至孺人哭曰吾官隨執若若奉姑
苦苦且老也諸子亡難撫諸子亡難就撫而獨奈何姑我壬
午公主兵部武庫事陞職方協郎歷五年為丁巳出守南康
舟奉恭人往甫達官邸以疾歿孺人飲痛慰公脫簪珥庀歛
具公見於癝困復寬其力於葬服闋補大名亡幾何有所中

身劑歸不十年捐館舍孺人白首一癸撫諸子析一堰為人
而不私一継嗣二十餘卒辦故維新調飴割脯卒無攺樂周
時勤而且儉性自有之矣難者遇公之婢及其侄女恩禮不
替遺公二勝不啓其私藏又厚賂之終其身拮据茹荼不勝
其瘁以歿歿之年萬曆甲午距生正德丙子享年七十有八
子八孫男十重孫男三子道升等將以其年月日啓望雲公
兆合葬焉將狀問志于予以予子婦為孺人子婦悉孺人遂
按志銓次其行而系之銘曰彼淑其儀媲以赫執其夫之二
千石惟濟之北為孺人幽宅

故鎮朔將軍趙公配任夫人墓誌銘

按狀任夫人者鎮朔將軍謚襄趙公配也父山海衛昭勇將
軍鶴年母李淑人鎮朔父白樓公掛大將軍印顯矣往游石
營與昭勇同官輒約為昏昭勇亡難女去山海而心竒鎮朔
許之夫人旣歸趙白樓公解印還濟雅好客屬張太夫人病
疽夫人十七齡耳旣為張嘗藥又精瀡酏給客當公意委躬
嘗勞以逸太夫人卒不困於客而脫於疽居數年白樓公暨
張相繼卒鎮朔始襲爵迨萬曆壬午為驃騎將軍夫人封又
甲申 上閱山陵鎮朔病脾強往衛甫至卒於懷來 天子
憫焉錫塟 諭祭者四御史中丞贊公慟鎮朔蔗以勞歿於
邊又篤共事之誼捐金遣使占謀歸夫人以才然孤孀不有

後複藉以祇塵埜如禮夫沉不有從公道同姓成脾脫一塘
厚求橐中裝夫人無以應憾一寤不逮有諸已也厚言屢至
如是十年竟抑鬱卒卒以萬曆甲午八月十二日距生嘉靖
甲午正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一卜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啓鎮朔兆合葬焉誌曰夫人之佐鎮朔與所為拮据鎮朔身
後不委曲周至哉即聒聒者猶武難矣自為昭勇女以及趙
婦繇非世家寧食貧乎任操作乎乃甚肉兢穤而錦綺荊布
晏如也張病疽朝夕執饋數進惟恐至厠褕滌濯不藉衣手
約則省死矣先鎮朔沒止遺二女鎮朔所為塵斬其澤以騷
騷八從者從公大耳雖於戰置妾而夫人輒置之生子一乳

哺若自己出者人亦不知其所出六歲夭夫人痛悲者數矣
更為廣側室竟不嗣夫人既不難於瀡木之臥對鎮朔舍其
內顧而精意行閒無兩心也不然者皆禁垣則令帀九閒
轂輦賴其清肅鎮宣雲則笑迎裘之勝助烈震乎邊隆乃騷
騷夙夜所為心其烟內以存於吾身自效而裘革能乎夫人
與有謀也何如矣鎮朔刻氷鐵雪即有官粗例得公費者悉
以饗士不少濡指又好客不殊白樓公俸不給稱貸而益之
沒之前日恐負貸者悉以姓名授夫人不謂婦也夫人亦不
自謂婦也至損簪珥貨田宅以償亡難色兄之二女一適朱
一適韓韓寠夫人為置宅一區衣食之終身不衰又厚遺鎮

朔二賸還其母十年一發大而禮葬鎮朔周窮償貸以不負
所託小而提躬惟謹笑言不達梱外乃竟不任勞瘁以疽背
沒也悲哉沒之時語其女曰吾死即死耳第不能報蕭八
是又何慷慨不忘恩也女一適吏部左侍郎靳兩城公之子
先是夫人窘於同姓者辱至多依女居　是女不藉同姓者
鄣自厚其殮悲庸知趙之不有後乎而以女乎女之子余壻
也乃為銘銘曰令而淑者婦耶發而貞者母耶不有其子而
又是倚惟鎮朔是逑以伉儷此丘

故廣東憲副穆公行狀代

萬曆十六年穆太公及陶安人卒其志其墓至十九年十二

月初三日憲副公卒具狐光衞復走使屬余狀狀必某何也
某之身穆父子全之知穆父子行亡如某不某屬而誰也謹
宜書始卒侯作者采擇焉公諱文熙字敬甫別號少春魏東
人寔暮宋孫氏之裔故乘亡稽稽者高祖敬敬生山山生
錦業農不仕錦生陳實是為太公娶於陶生公太公習博
士業有聲矣已厭薄佔佔者棄去卒以公貴封禮部員外郎
而陶亦得為安人云公生機警八歲能屬文十六歲為邑諸
生輒傾其作者與某約文字交某心孫之公亦盱衡不策下
某先公第公下惟益苦竟不謂其第也下之至為文莊不蔑
開襟而受不自知其下嘉靖辛酉領鄉薦壬戌成進士授行

人奉使秣陵完定海游公之間游轉日遠籍章日富而造理日
益淵邃　命不辱　書司副已為工部都水司員外郎特陞陸戊
辰其以給事中言事忤　旨受杖　闕下以白司府諸公左
右左右將甘心焉諭門者毋以其從人入謂可死其血肉中
公不忍血肉中死其亡難闌入向緹騎朱程二帥曰給事以
直言忤中貴人中貴人欲藉杖死給事人有口何如不死給
事以愛直言者自愛二帥謝公授意杖者左右見不死血肉
中恚甚篙榜雜下公以身障掖之起囊出觀者吐舌曰若何
官敢闌入起人血肉中也壯哉其籍削矣公日就都城外治
醫藥又盡傾橐中裝數二百金謀偕歸屬太公趼至傳有

東宮恩少需之當封公即急難丈人乎嚌不顧沾一命以榮
所親太公曰吾不愛兒榮我而愛兒傾橐中裝以存友給事
父不布素乎五湖三畝以娛吾三人足矣公遂決策歸其白
骨吏肉也歷二十有五年而穆父子相繼舍我去奈何不背
血沾榮也公歸未幾補禮部員外郎已遷尚寶丞改吏部稽
勳考功即直能佐其長於人才獎進不避鮮親有部御史誣
要人不中公從中直御觸要人怒遂出為廣東憲副尋捕不
笑曰吾今而後始逍遙物外矣構逍遙園奉太公陶安人於
中進觴酏為壽暇則箸述海內士紳實公片言不翅縣黎矣
居嘗好交游數數擊鮮為文酒會賴太公善心計每從欵度

田間勸於田晙而陶安人倫佐之以故公交游廣結饒於財
丁亥魏饑民煮榆皮啖之死者枕藉道路公蒿目歎曰有吾
在奈何匕箸自飽而視邑人莩也太公亦有意乃橐數之
得千金語有司曰饔餐之外頗有餘羨願輸活饑者計口而
授活萬人事聞　詔賜棹楔旌之辭不果明年益饑公曰尚
有餘財奈何為德不終令活者竟駢首委溝壑也太公復有
意乃橐數之復得千金以賑於時御史大夫直指疏其事
請建坊　上曰可　命下辭又不果公謂吾不忍民之饑而
死也捐金起之而以徼　恩辭之不見而土木之役及於邑
人釣名累衆賑之謂何復出百金方式遂辛卯大水東新郊

東桂公畫舍所積薪數萬束聽邑人取邑人無不賴以舉火
者又割地為學田備醫舍周貧生諸善狀不可以指數裕後
爲章凡千上公堅意不出日趨園中蒔藥狎鷗鷺暢詠自娛
晩病消渴一意尋攝生之術嘗謂單豹養內虎食其外張毅
養外病攻其內猶牧羊不鞭其後欲兼內外養之卒為風濕
所中而死豈攝生之術尚出二者外邪沒之先數日盡焚所
藏書畫多不達其意公曰造化生物無而有有而無吾膠膠
擾擾以困於執已不識其苦之趣彼長物不重吾駢枝贅疣
哉公達矣公之才校以難巨豈不足樹伐流竹帛光凡五遷
皆不得竟其施而以直見黜亦足悲也然始去也以其絀羅

也以部曾篤於友誼又捐金賑饑動活萬人假令破觚為圓
躋於崇膴其所樹有此不也而且湮滅無述矣公著書數十
種行於世皆膾炙人口遡生嘉靖七年正月十一日享年六
十四配張氏封安人繼郭氏李氏子一光徹郭出國子生娶
丁氏李氏支氏孫二元騏丁出元驥李出

故南京大理寺卿竹陽王公行狀

公諱湘字大清別號竹陽其先萊之平度州人也　國初有
從軍濟寧衛者遂籍濟寧衛高祖榮傳寧寧傳宣宣傳信蓋
至宣信而以公贈皆湖廣左布政使宣娶唐信娶李李生漢
滄繼劉生公及江消唐與劉皆得為夫人則公之祖母母也

誕公之夜唐夢日光覆屋稍長美風姿嗜學能文出入人咸
目屬之娶于姜勤儉佐公以故得肆力于學補博士弟子亡
幾丁外艱乙卯領鄉薦乙丑第進士為王吉士讀中秘書姜
乃奉母劉于京邸踰丁卯散館公亂于姜病不就試劉強之
既試得御史而姜以是日遡引例以送幼子請　旨俞還鄉
明年娶宋如　闕下巡視十庫公念庫弊考其急者五事上
之曰禁鋪墊曰置官吏曰革包歇曰定斛秤曰防盜冦　詔
曰可著為令已按黔黔古鬼方夷漢雜處將領往往貪功
激變而群吏便于僻遠閩檢栝于度公至矯矯風裁將士不
寒而栗墨吏咸望風解印綬去屬劉夫人病公念劉夫人亦

病請告還里亡何劉卒而喪而祭如禮服闋過天津閞愁嘆
之聲問之則餉艘沈海人溺者半又官舸鮮次假一艣橫索
夫廩即持眞艣者倍索之不則笞箠雜至民不堪命多竄匿
矣于是疏議停海運禁冒濫皆報可尋按順天兩關兩關各
有御史廵視例也時江陵相裁兩關以順天按撫之公不謂
撫也持法益力諸將懽指曰裁兩關而柱後惠文冠自在也
罔敢縱恣者會武試公接得其人并錄其文武科舊無錄有
錄自公始復奉　命偕科臣查盤畿輔公故悉其弊更上重
稽覈節軍力嚴檽守申關禁更將領五事　天子嘉之往獄
因追贓者必差滿始請贖鍰不及什一而淹斃者且什九公

先疏釋放七十九起所活不下三百人既掌河南道一意精
覈不撓勢不循枝其糾彈以否不以毀動輒忤江陵意指推
南督學不許得按江西甫至陞陝西副使有妖賊李一眞等
剽刼守令噤不敢言捕勢張甚公奮然身戎行而旬試之馘
其魁餘散為農冠平陞浙江參政至則裁冗役革坊長禁攬
竊令下肅如也省兵譟衙牽閙風未有誅形而意動且徼于
色矣公畧不為意但宣威布惠陽析其氣而陰懾其心旋定
遂為本省按察使尋改陝西陞湖廣右布政使轉左時言事
者數江陵罪狀　上赫然震怒　詔籍沒財產而公實與其
事僉謂公西臺時直忤江陵致齮齕不督學于足矣且仆[illegible]

人情不于是乎甘心焉以快私憤乎剕曹忽也楚人人自危
矣公獨不人情若反占護之未嘗波及一無辜也楚人至今
德之楚役重而費臣者無如採木各郡邑以直內司復出直
召買一內一出無論愆期商人困于道迂甚至一其木二其
直公議無內直但計木多寡度地遠近俾各郡邑召商自易
之便以故商脫于困而木完視它省獨先奉　旨紀錄賜金
八兩紙額歲解者三江淅爭以賄售公力禁之所裁浮金歲
以萬計滿三年考封三代尋陞南太僕寺卿至滁掛銷亡留
滯時不歲揹俸賑饑存活者甚衆陞南大理寺卿治獄情法
兩龥居半載偶以文移與兵垣不洽遂被論奉　旨回籍聽

用公歸杜門不復與時事誅茅闢東圃日召所厚故人雍容
飛羽為樂海內士大夫日冀公復起而公竟以脾病不受醫
而沒沒之日與親友訣別且曰人有生必有死此乃命也語
既目瞑　上聞之憫焉賜祭下有司為塋葬郭北新塋公為
人長者遇盈庭之議片言立決即之色溫而中耿介于官于
家罔敢以私干者其立朝風裁與諸藩臬政績甚偉隱者遭
父母喪哀毀柴瘠事兩兄甚恭即達未嘗不怡怡雁從也京
朝官三品貴矣况齒德尊乎而遇孺子與覯敵禮即田父壓
叟與語陰晴實直纚纚不休于鄉黨寬抑時有排解調畫衝
軍月糧俾監司給散往冒空名乾沒于二三巨猾者至是寔

有請已而腹恒飽也而不知其所自嗚呼公所謂鄉先生沒
而可祭于社者非耶又聞之長老云王故食貧追贈云信始餽
于財慷慨樂施與有太倉人以錢易金誤遺萬緡既去矣仍
追而歸之又共二人販麥二人者蕩[illegible]公卒[illegible]錢且令其[illegible]比
歸公不問其子併舍其母又厚遣之可不謂難哉以斯[illegible]
之積德累行所從來矣公生以嘉靖戊子十一月初四日卒
以萬曆癸巳二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六配姜氏生以嘉
靖丙戌五月初八日卒以隆慶丁卯二月二十五日春秋四
十有二莅事公有女德繼宋氏子王用霖舉人先卒用極庠
生用渠用校女三孫女一用極泣血自釆公畧屬余狀

余念將母歸養特屬公以棘鄉回籍數數從公東園中危酒
竊習公以為庶幾哉時之名臣故不敢以不文辭至所以不
朽公地下有立言君子在特書其世系生卒如此

嘉議大夫應天府府尹雍野李公行狀

公諱堯民字時堯別號雍野世為濟寧州人四世祖口弘者
婿於鄆之張氏遂家鄆弘生玘玘生顯皆隱德弗耀顯生勤
即贈大理公娶於段無出納側室劉寔生公公生而聰穎日
記數千言甫垂髫即補博士弟子亡幾廩諸生屢就省試不
利下帷靡旦暮至於[illegible]飢猶手不釋卷然家徒四壁惟授經
供嚴慈菽水恥干謁人里閈爭艷慕之而罕覩其面萬曆癸

酉以易舉省闈第六人甲戌成進士乙亥授長洲令長洲其
郡首郡賦重役繁難治又風漓俗侈豪右弁髦三尺莫敢問
公執三尺不少貶猾即素有力能亂三尺者咸吐舌亡敢弁
髦而左右猾胥皆不寒而栗閭閻安堵初不疵[illegible]比入覲
歸仍去嚴為寬或曰化漓侈為淳簡藉三尺不足[illegible]
而中弛也不難始政與公曰嚴斬令布布則已而一於任不
束溼乎不嚴不作不寬不濟兩相悖兩相成也左右懍懍又
不懈於寬後先禁美法咒勸學息訟指崇浚深庀梁繕堰次
第振舉悉中肯窾而邑大治戊寅丁外艱解維之日民號泣
尼舟幾不得發讀禮三年釋禫補永年永年古趙地有節俠

風動以智勇相角凡健訟公度悍者可以德柔之惟務德化
然嚴政或曰始治永年不猶始治長洲與而異施者何公曰
所餘節俠與漓侈異矣第端軌風之亡難格也甫及期民易
悍為淳時權相當國檄天下大均田凡承望風指者多阿意
罔上其弊益均益詭而民恣擾公但知有永年不知有權相
詭籍者釐之重役者平之經界尺寸不爽軍與民恬以熙又
丁丑年衛星郭轂相擊公則不以敖慢加而一切供帳悉從
簡有相知者間一遺書稍稍從厚公曰竭民膏脂以博貴膴
歡恥不為也卒之人人不恚其簡而聲益蒸蒸起踰一年為
壬午復丁內艱永年號泣戀公無殊公去長洲時乙酉服闋

請　闕下主爵者謂公兩令兩車異又歷俸深乃留選得西道御史夫令即歷俸深起復補令詎非例與未有不補而留選者不補而留選才之也公既為御史值　上營壽宮有成議矣時有從旁阻撓者繪圖以獻希收功于進搣羣議公抗疏力爭始定丙戌視鹺河東河東轄三省弊竇百出陳一勞永逸者四事皆報可曰導灘水以滋生結曰掣鹽料以利商民曰別私販以通官鹽曰脩墻堰以圖永利悉鑿鑿石畫至若花馬二池邊隅一隅稅匿多不報公覈之得數六萬九千九百六十六石有奇定為額且激揚羣吏不任耳如運使王以纁者廉靜不阿上官幾為人所齮齕公獨露章薦之云

有苦節而無甘言有剛腸而無柔指一時鹺吏為之吐氣差滿報　命戊子按蘇松歲祲太湖水幾竭禾熯死民望瀾賑不翅熱中而思飲之氷聞公按吳羣以手加額曰是大有造於長洲於其去不克尼者今來矣吳民有更生之日矣公下車屬　上俞廷議遣省臣往賑省臣賑不稱　上德意三吳反困於供億撫吳者惟恐失省臣歡更不問民所疾苦是以熯益熯也民愈困惟公騷騷不遑食寢竭力議蠲議賑餓莩歷瘞不克起嘶骼仍陸離於道公每見輒以袂蔽面痛哭不已計無所出乃疏議改折漕糧大司農懼以為例有難色疏凡三上始得覆　允以數百萬米活數百萬衆起歷瘞者封

嘶骼陸離者逋者駱漠而歸幾萬户己丑復熯公聨瞅嘆曰戊年一熯民死者不知其幾歷瘞起者能堪此不而改折可更議乎乃為文自咎請損年得雨禱雩而雨蹕是歲大熟吳賦重矣災後即蠲之猶無救於困而況羨也地少口東耕者變為商商復定官值俾再困於逐來則勢有適耳公禁賦毋羨毋陋襲官值仍勒諸石示永守焉他如懲惡令吞舟無脫網而山人者流不假峻絕罔敢持刺輕干謁以故災民濡澤即祁寒未嘗不若暴燠日巨猾憚威即盛暑未嘗不若負霜雪也滿將代吳民周急等萬餘人叩　闕請曰急等微李御史不克更生願留一年于時執政申王兩公暨其鄉之搢紳

在長安者合口議留既得　旨乃走書公曰吳儂誠不可一日去公望勉從急等請以為吳造福吳儂不敢忘報公亦不忍負吳顧拯災拮据不任病竟力請得代吳民不能留爭貌祀之又三年壬辰復除浙江道御史會內察群吏公副華州劉直指董計典一時咸稱其公平是年寧夏有劉𫍲之變後伐而封拜不太濫與議遂以公言而定久　兩宮災疏陳修省六事親郊廟宥言官停籍沒惜生命慎好尚發章奏言切直多拂　上意偶郭御史實劾宋經畧及蘭谿公被譴公反復申救郭列經畧等罪狀縲縲千餘言皆不報癸巳督學

北鐵北鐵多中貴人朝拜　命而夕請託者至矣稍不愜則
謗興公不絕所謂請託也者而亦不記所謂請託也者書至
不發函輒投諸水火試日約束嚴密令多士毋得耦語以故
績學而才者獲竟一日之長無不高等高等者無不中棘闈
多士服其明請託者卒不得撓其公試士之暇選諸名家劇
義業梓之曰皇明文選頒以式多士多士高等者選若干首
為鐵售錄迄今習舉子業者爭求誦之悉膾炙人口運司故
無學宫有條議建置者公曰此胄籍發軔之階也無如罷之
便疏上　允其奏又東事尚且結局將告　廟宜捷矣公極
言欺誤之罪大畧謂功可賞　廟不可告　上震怒將逮公

候　旨七日竟不下公曰吾不覺袂下幸爾能彈儒人後為
苟祿乎遂請告歸越三年為己亥復　詔起為大理丞時公
兩嗣樂夭且有鼓盆之戚具疏辭長安故舊皆尼之不得上復
遣公書曰向之請告也者非以言之不行之故與而茲　詔
起也是行其言之秋也且廷尉平反大獄非閒局無故而考
巖穴亦何奇之有而況以兒女子悲欲大行之會非夫也公
乃勉就棘寺三年滿考又一年擢本寺右少卿值　楚藩妖
書諸大獄　廷議紛輪罔敢以臆決公佐大廷尉片言而定
其他應允應駁但就公折衷無不情法兩至者四年與　廷
推者十六皆不得　旨或曰公資望深重豈宜長于孫於棘

寺而守株以待什不一得也何斬一謁要津公聞而笑曰
而誠謁要津人也向不以刺要津忤　旨去矣何官不可丞
何官不可上而必開府建牙為也我髮種種矣病矣歸而營
首丘足矣草乞骸疏將上推南大京兆　命下僉謂公不當
南而公輒色喜曰吾不喜大京兆喜籍是還里以畢吾豐
長林之志耳既抵里乃上疏　予告在籍調理越二年為丙
午十二月初四日竟以疾不受醫而逝公自為令以至大京
兆其矯矯風裁與彪炳事業人得耳而目之者列如右其敦
倫睦族與恤衆善鄉諸隱德人不得耳而目之者吏僕未易
數矣述其大者公事段孝晨昏趨問若忘其非段出段亦若

忘其非己出者甫為諸生段見背哀毀雞骨支牀幾不起及
通仕籍每值忌辰慟不逮祿養輒竟日廢匕箸公有弟舜民
蚤世弟婦矛然一嫠撫一子一女甚幼公携之官視之不啻
己之子若女及長析箸無難傾橐中裝贈之厚嫁其女先贈
公有田若干畝與豪貴人鄰豪貴人思吞之無計潛囑猾役
曰夫有厚蓄而二子壯宜大役役如囑坐是困於役不五年
田盡時公九齡耳已而入郡庠後巨惡張某詞誣舜民且辱
侮雜至公纓冠往救之張肆詈毆至裂其冠裳及公貴僉奪
公必報而豪貴家與張亦自奪不免公笑曰不有昔日無以
有今日有今日矣復報昔日則報何日已乎竊聞之韓魏

矣於人欺已屢明足以怨之終不遺破不佞猶慚道破而退報我是以將此三語嘗書之座右葢謂此耳里中人皆服其雅量又捐腴為義田以周族之不能昏喪者為文記之俾子孫守無斁立義學聚族之子弟延師教之閭自晉其業族衆感感奮無祀義立義塚以掩貧骨之不能歸淺土者東郭門外纍纍矣纍贈公被役困時田宅悉歸諸鄰比公登第諸鄰謀持券歸公曰吾不幸遇豪貴人以歸若若舉而歸我是豪貴我也我不豪貴居頗倍原值與若歸故物足矣復有田與公鄰者靳售公曰得無謂鄰我耶脫售誰不可者而必我我且不中撓若若毋虞我撓靳益力始厚其值取之又一鄰被

回祿延及公樓一刻而燼鄰人慚懼公慰曰誰肯自燬其廬者是不意也而延及我若咎爾則惑矣生平篤舊好不忘貧賤交過過家子弟情文益殷懇有客死京邸者為助其殮具及其子過鄆不能扶櫬歸仍厚賻之自筮仕以至拂衣雅甚淡泊尚氣節屢闈梱房帷亦不苟言笑訓諸嗣嚴終日侍側懷澶閭有情容御僕從小過必撻問有與里人爭者即直不在里人亦撻以故僕從無恃主貴倨敢武斷者里於宴會從簡一觴一咏未嘗不欣然命巾車若列綺設劇輒謝不赴于餽遺尤厭絕門生故吏年朝紳歲時餽問郤弗受厭黨以干者正容謝曰吾不受人請託而復干人毋論自點恕之謂

何里於大利害大因革關係一郡一邑民生休戚又未嘗不毅然昌言之公工於詩不謂詩惟與田父野老相唱和其漢似陶元亮其雄博瑰奇似李杜但不欲以此得名耳曾構一小樓曰快獨日吟咏其上書法宗右軍大令尤善章草文章閎肆爾雅置之先秦兩漢間莫辨也於書無所不讀歿後啟樓視之與籍充棟筆跡淋漓幾徧始知公文章功業行誼非可歷第一指而用未究其才壽不償其德豈不痛哉迺生嘉靖甲辰正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三配刁氏封孺人加贈宜人先八年卒繼陳氏封宜人丈夫子三元淳鄆庠生娶庠生魏大有女元雅鄆庠生娶乾州吏目樊士俊女俱先卒贊國

子生娶不佞若瀛女女二一適肅寧縣教諭梁宗孔子德府奉祀如京一適太醫院吏目楊經子國光俱刁出孫男二光震聘丁未進士侯提封女元淳出光復聘行人司行人陳伯友女孫女一未許聘俱贊出將以其年月日遷刁宜人之柩合葬於新塋而子贊走使都下以狀屬不佞不佞與公同就試者屢矣且言言相契公癸酉魁於鄉不佞落第食其遺廩比不佞為郎駕部公已為名御史震灼海內矣後陋女過贊公在燕邸不佞在留都及量移冋少入燕而公已在告告亡幾尋且死嗚呼兒女昏姻之約所恒有也三十年心交自謂無兩是知公深者無如不佞但毫未濡而心已折矣何能文惟衒

其生平行誼之顯著者如此俟立言君子採擇焉

戶部主事劉邦彥墓碑

邦彥諱三英登萬曆丙戌進士授成安令成安不歲佁孫闕
疫饑莩蹙瘵嵜骼陸離於道邦彥蒿目歎曰夫非精民乎而
忍出其土上屬吏為掩陸離者發粟煮粥起蹙瘵者更力請
蠲田租詳辭懇倍它邑而所予蠲亦倍於是起者萬數逋者
歸旁邑之民來者且數千戶夏暵魃驕自咎頎損已年滯雨
禱雩而雨踵人爭呼為玄冥云既調元城元城附郛天雄繁
[illegible]成安十倍又巨猾骫法洋洋射覉自恣目不桂長吏邦彥
復蒿目歎曰若而豪也不二柄參焉以期於理鮮矣乃惟心
善良以尺箠盡巨猾日聽獄數十牒牒亡冤獄亡留繫自始
而卒亡敢骫法者屬 上冊 介弟之國出元城先峯所嚮
諸邑令且解印綬逸矣莫不曰庶幾其不得長吏以覓於民
乎舳艫既至則民嘗其苶邦彥謂民嘗孰與我嘗能受且實
寬民也輒奮然出一切供具以倉卒辦曾不以小民徵嘗之
卒悅 介弟而小民恃有神明令一切不鮮其所縣置若國
在焉三年滿父一齋公 封如其官前母商母李皆為孺人
尋入為計部尚書郎入亡幾聞封公病輒泣下數數向大司
農丐歸省會遼左師餓朝鮮告急旁午例以一郎轉餉泉難
之大司農司以俾劉則取其道歸又若謂胡以難之俾不即

就封公邦彥卒應之亦謂胡以封公故難其勞以誘殺然驟
騎往已於事而竣則拜封公堂下見其癯也不勝怦怦遂病
已封公瘐邦彥旁皇討亡從出亢愛鬱以死嗚呼斧式死之
年閏十一月十日既望明年封公不忍沒殯屬余碑其墓余
與邦彥結髮同筆硯又締兒女姻不屬余而誰也嗚呼兩邑
精物匪細繁而令也而餓莩蹙瘵而嵜骼陸離而暵天耶而
射覉自恣人耶為掩為蠲為發粟雩而兩二柄參焉兩邑之
政備矣即它邑逸者不緩嘗其苶而倉卒供具曾不以小民
徵嘗之以取介弟惟以尚書郎何加焉施竟矣可以死矣諸
孝友狀與世系生卒有于宗伯志在不書書其著者如此

弗告堂集卷二十四終

策

問受命佐旌則需材品書契代繩則籍文詞斯二者於世顧不重歟然知人則哲惟帝其艱文章汚隆與時高下較材譚藝蓋自昔難之矣於魏則散騎常侍劉卲作人物志卷三篇十二於梁則通事舍人劉勰作文心雕龍卷十篇四十九皆能纂述而藻陳之與夫其述性品之上下等衍質之兼偏溯文源之自出要詞流之所歸縱橫今古各[illegible]餘言可謂縣賢指之鑑標墳典之的矣其意各有所主采安在也世有躬行君子乃椎魯少文亦有言炳丹青而褆

身制行踰閑弗顧則信乎品藻鑑賞各為用矣不識卲與勰之說亦有相通者與今
上思致綦隆之治首在選臣頂慨於文敝　詔禮官亟正文體則不可謂不重矣昔尼父患不知人而文則諸士童而習之者且斬售故不厭取二子之書與諸士詳確之

世之以人物稱也謂其含元一之和應休昌之運以理國也世之以文章顯也謂其洩萬有之精漱六藝之潤以華國也抱寶懷琛極群材之富飛文染翰成一家之言皆有至理焉且情險於山川而評惑於月旦技深於剞劂而吻亂於雌黃乃欲縣鑑而照俾議情無以濟盍操管而定使窾言無以亂真斯亦至難矣歟古稱知人惟艱文章與時高下夫其知之艱而時靡定也將遂容容乎隨衆上下漫無所品隲已乎亦顧其識何如耳語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咎度與咎至闇忽微渺矣且以尺表寸管審測之矧人與文歟蓋天地以至靈之氣萃而為人人受天地至靈之氣宣而為文以褆躬禦世則斧藻至德驅穀賢喆之高衢以摛詞垂訓則雕績與釆肝衡篇章之長國總之斯人析之則二合之則一皆以神理主之而可以神識之者也得其神則可通之牝牡驪黃之外失其神則反遺之情味聲色之內得其神則可悉之玄黃方圓之外夫其神則反惑之緗帙縹囊之內是

未易言也古之人師師濟濟蓋比屋可封云雖隱鱗卜築蔵器屠保其人無難識何也古之情真真則平淡易曉故可以夢而卜象而求也已光嶽分士多異行畢畢者毋論已即好脩者家希儁聲人圖清卲自謂聖風雲靡矣然貌厚中深計以自文外之若檢括于閑而內之實馳騖於度相者復擧肥於是乎邪正分鑣而驅而人品淆矣魏散騎常侍劉卲者有感於聖賢之美在聰明聰明之貴在知人依聖訓作人物志三卷為十二篇曰九徵察色貌也曰體別審氣稟也曰流業第習品也曰材理約異趨也曰材能準授任也曰利害陳法術也曰接識取兼能也曰英雄重長世也曰八觀鏡通否也

曰七繆發情隱也曰效難惜分亂也曰釋爭褒純德也其中精
入玄虛粗及勝體隱究心志顯視形容詭反於帶劍體判於
烹雜質無名歸於中庸理有失本於拘抗源分則漸參三材
相非則接雜六構較英雄區吞泰瓶甃之才咎矜伐嘉鮮賞
殷奔之識貴允之所尤妙不可窮慨難知之難察不能僞鼠
累數萬言更僕未易數所為述性品等材質者亦詳且悉矣
而其意則一主於平淡曰中和之質平淡無味曰主德者聰
明平淡總達群材至語材能則曰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
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夫其味至淡也以和五味非無味
不可然則士不貴乎淡哉孰是以觀人人品定矣古之文渾

渾噩噩惟依類象形云故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其文無難識
何也古之言真真則自然易達故可以易而繩書而竹也以
太朴斵辭多繁無磨磨者毋論已即立言者家寶駭雞人握
靈虵自謂吐言如屑矣然字續句綺計以眩睫誦之若追琢
有章而味之實鑽閡無據評者復摎奇於是乎雅鄭分曹而
奏而文品淆矣梁通事舍人劉勰者有感於涓子琴心王孫
巧心取雕縟成體作文心雕龍十卷為四十九篇神理設教
原於道也睿哲惟宰徵乎訓也訓深稽古宗乎經也榮河溫
洛正乎緯也驚才化志辨乎騷也明詩至書記分其體也神
思至鎔裁評其格也聲律至練字悉其巧也隱秀指瑕判純

疵也養氣附會和心聲也總術萬變共濟綸也時序物色感
情興也才略第降別性稟也知音妙鑒重深識也程器發賞
貴修潔也其中典稽玄聖訓述素王譏變四偽數窮八體望
謀卓絕擬於洪鍾伎數詭奇方之蟲葉底頌垂讚取其有嫻
祛祀祝史貴於無慚語風則辭宗賦仙論骨則筆韻錢魏定
勢類機發澗曲叶聲如振玉貫珠總萬塗而同歸恨千載而
弗化纚纚數萬言更僕未易數所為遡文源要辭流亦核且
備矣而其意則一主於自然曰立言而文明自然之道曰通
乎爾雅則文意曉然首論原道則曰雲霞雕色草木賁華夫
豈外飾蓋自然耳夫雲霞草木至文也無假於飾成於自然

然則文不貴自然哉孰是以論文文品定矣此析言之也然
世有發藻如林而琢磨今範者是人與文兩庛也世有設險
如蜮而志怪不經者是文與人兩盭也世有結藉驅塁而行
詭道義之淵者是文浮於人也世有核俗秀世而枝拙墳素
之囿者是人浮於文也然合之未始不相通矣故未有游道
德之平林而不本於自然御言詞之芳駕而不根於平淡者
觀人譚藝寧有二術哉邵曰中庸之德文而不績則因人而
知文矣況濫之辭難與立約則因文而知人矣勰曰開學養
正照明有融則有德者必有言矣人稟五材修短殊用則有
言者未必有德矣取平淡者譚藝則原道者進徵聖者牧宗

經者錄而洸洋繆悠之說幽深怪誕之語與銘誄諧讔者失
其巧矣取自然者觀人則中和者顯洋權者庸坦夷者售而
傈巧險頗之夫突梯絜楹之侶與翻覆閃倏者失其情矣故
曰析之二合之一惟在會其神理耳二子又不云乎曰微神
見貌曰物生有形形有精神曰神用象通曰文之思也其神
遠矣神易言哉不可目窮不可象求[illegible]貌之間不
在豁齋簡篇之際心有先覺而後有[illegible]孰而妙不
容口彼以神露我以神遇則[illegible]可拔技倆[illegible]不然者度
表捫骨指色摘理以一毛似驥一班類豹求之鮮無敗術矣
今 上急求真才布列在位而慨文之日趨于靡也 詔數

敕正文體誠重之也邇來佐旌之彥景鶩響臻華世之言雲
蒸川涌脩翥翮而抗塵容謝朝葬而啓多務者彬彬盛矣說
者猶謂士鮮平淡文匪自然[illegible]工之珍操觚者
或拾籍閱之唾猥競其偏長矜激[illegible]一致而遜鑑者遂難短
長非短長難也世以似售之我以似妝之而覓以似失之彼
玄慮之夫獨照之匠其神未過且[illegible]終於白首而以
千逢世有幾乎嗚呼內史過之洞[illegible]也闞伯比之覗
若[illegible]也瘝文仲之善宋詞命也晏[illegible]子之與歸父言樂
也華表之度茂先與雷煥之燭斑貍也皆所謂神識也微二
子之書可矣

問關以西比歲以虜策士矣大都因款貢久懷然豫防也
今果踰盟內犯[illegible]老營假迎佛取道遺其孽子已有垂涎
甘鎮意須[illegible]入其郛先是謀臣寧無慮及之而
竟[illegible]是與水泉一
捷[illegible]從塞外屬者復丐鎮羌道
遁去不敢窺[illegible]于虜者豈其數年積弱之兵將
故無事簡練也亦可驅之使戰戰則勝與抑別有說也今
籌邊者不曰利出塞乎罷市賞乎夫其罷市出塞也不又
曰簡將練兵乎人人言之 詔下不啻詳矣迄今將無良
募兵無[illegible]有應者則安所簡之練之也先臣崔銑曰 國家

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所以然者何故
茲[illegible]與撫兩利宜何如而可爾諸士抱近
鄰之憂久矣其以遠猶告毋徒勦簡將練兵之說對也
天下事防之未然者易制之已然者難處之暇豫者易應之
倉卒者難籌之強盛之時者易振之積弱之久者難圖難於
易使已然消倉卒定積弱振非改絃更鼓之而持以斷我有
濟者則今之虜情是已何也自俺酋之請封也而市成我無
弓服無矢蓋無日不言撫矣頃西陲闌入跪河先書之見以
為撫詒害罪撫者而非然也彼且為驕子而我誠許之也彼
且為要挾而我勦塩之也彼且不忘內地而我雜處之也至

假道闢門也建寺西海也皆計之失也果何恃以應之而議
姑從其請不知吾之考類實自闢之不獨在撫矣比火酋之
跳梁也而盟背征不享謀不貢蓋無日不言戰矣頃撻音戴
宣醜虜驕逆去見以為能席勝挺戰者而非然也彼水泉之
誤入也彼半渡而氷解也彼番之幡然我用也至卑辭乞賞
也青海盡徙也皆不可知也操何術以驅之而輒欲弛其防
不知　上之威德寔式靈之不獨在戰矣夫我不獨失於撫
而亟罷撫彼未嘗怵於戰而幾脩戰斯二者皆過也中國之
於夷狄強用戰弱用守彼有所資藉我度其機可以羈牢
之則用撫蓋從古而然矣非曰虜之市賞必不可罷也亦非

曰我之將士必不可戰也罷有罷之時戰有戰之具無其具
而奮於一戰是驅羊豕而入屠門也值其時而復主於撫是
取江河而寔漏卮也於　國家均病矣嘗反復漢宋事而咨
嗟歎焉漢之強莫武帝若彼力制匈奴致海內虛耗猶然費
餘強下牂牁夜郎不少挫宋則歲賂契丹棄銀夏困中國已
結女直結蒙古尋以亡漢豈輕覩武而宋以和故哉武席文
之富強宋惟恃和又武備弛耳　今於虜非宋於契丹比彼
以和吠以撫彼以中國事夷狄此以夷狄臣中國猶其弛武
備是也又耗極歷所虜富強內外皆撫將帥其情相隔若九
閽於於漠既虛而士益偷是撫名也而羈寔也故先臣崔錢

曰　國家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類其弱言哉故
欲奪便歸兵戍横草功鳥能常恃撫則無如急脩戰脩戰又
宜越簡將練兵為繁巧之說執事曰姑舍是從世說疏亟上
詔亟下問之將將猶故也問之兵兵猶故也而欲進之與愚
謂有不可戰者六而策之亦有六在節與練免言緩復之關
西四鎮兵單弱惟延綏稍強急在洮河則言洮河舊洮州衛
兵不滿七百河州衛將營兵僅六百近增之不過千餘耳此
籍數也其中寧無逃乎逃則議勾勾至攝伍者漁其資繳之
不得已議召募募至復籍永之彼以罷戍尚計移戍矣噫其
甘者是謂無兵無兵不可以戰愚以為土著宜增矣晁錯云

遠方之人守塞一歲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人其
言鑿鑿可行也然必先為屋廬農器家室田作斯謂處之名
為募徙實復其家肅州孤懸沃野饒卮寧夏土尤腴宜初
擇田為屯塞上庚常盈屬者官充其業民田與屯復其
役也藏其籍夫有名屯不有寔耕土著猶竄況客兵乎是謂
無食無食不可以戰愚以為邊屯宜清矣兵法云取敵一鍾
當二十鍾屯一石當二十石唐振武軍饑李絳請募人為士
五屯屯置百三十人種百頃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較輸
轉便而禁之何使令妨其
練習阿導之夫倍於衆障亦禁之役繫於荷戈居平已無望

其飽饗至難取盈於數是謂奪業奪業不可以戰愚以為私
占宜稽矣唐府兵一寓於農史稱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者
有節未嘗役也今奪農妨役不飽不習是狃而要責以投石
超距能乎然特役耳例辦科索日朘月削毛攫皮剝自盡或
予其所親累級而爵之食脆策肥者笑而取印屠勝喋血者
泣而向隅以致被羽無人全軀有念聞金聲而先却陷主帥
而不援是謂心離心離不可以戰愚以為敘功宜審矣夫注
酒上流味不加喙而戰自五囊糧分食甘不踰嗌而戰自十
饗羊食而敗師樓介山而焚奴小人無良壯夫有志且罰無[illegible]
勞後無誅鮮不後矣此其咎在上也三軍內無梟獍自然有

短垣既越法網難拘呼糧則脫巾競功則裂眦或閧[illegible]
嚻或聚徒而衝擊曩西寧之變欲於主帥撫臣甘心焉卒迺
主帥移撫臣罷梟獍者自若也是謂兵驕兵驕不可以戰愚
以為將權宜重矣古之命將也曰社稷之命在將軍授斧鉞
推轂送之今有是乎才者不重不才者自輕之安所望彈壓
也且兵之勢一呼一吸為勝為負凌天振地風發河決有陰
用之東顧陽示之西有形變之亡顧實即之存有咨詢所弗
虜有駁異所不恤乃拘以文案絆以繩墨必欲事事中規人
人通曉偶飛語之中傷輒觀望而氣沮是謂牽制牽制不可
以戰愚以為便宜宜假矣昔楊素出戰簡留三百人人懼戰

多留素悉斬之更簡無留者士悍素嚴卒破突厥今殺一介
法且遠而三百人矣疇俟其破賊成功者大都常才難效而
非常之才又以常形拘之度其不效有折支燔枯老耳以故
李龍等且叛而臣虜爲吐舌淺也斯六者識者屢策之而竟
關格不行何也則又有二說矣曰積習久也曰議論繁也積習
久則將士安於偷稍更張則怨人情狃於常稍破格則駭欲
假便宜則悍卒或免于凌上而復恐貪鄙之帥易於剝下欲
隆將權則豪傑或得以輸奇而又虞險頗之儔易於專擅以
便而行以小不便而止日偷一日轉相因蒙矣議論繁則甲
是乙非而下之從違亂朝更夕改而上之令甲輕同一利也

喜更者方一議興之而樂沿者又一議尼之同一弊也灼知
者方一言釐之而寡識者又一言開之畫定而舉以未及舉
而舍日復一日終為聚訟矣夫以習之莫挽益以言之莫決
也欲待六策以得將得兵且不可況簡練乎即號百上　詔
百下無益矣今之首計無如袪二弊袪二弊無如　廟堂上持以獨
斷以必行[illegible]之語馳域外之議事有小妨大便者寧
於大也[illegible]言有衆非獨是者寧於
獨也又寬以文網假以歲月[illegible]小敗不問
微功必錄俾英雄不至解體人人[illegible]然後爵賞之恩
與其叩關誅剿之師問其犯順[illegible]反宋之弱過漢之強

和于鹽梅臣孚敬臣時德之秉文才非作賦繆參　密勿叨
典秩宗幸四海之無虞值　一人之有慶奧惟下勤清問即
累朝罕聞乃玆　內地同遊得親身而見誦陽春白雪式
舞且歌拜珍餌黃封既醉以飽感　宸居之三接雖古昔之
訪落臣下何以加焉至　燕對之兩忘則輓近之賜聲禁中
未為榮矣敢不忠傾葵藿曲效里巴綴質碔砆藉琳球而增
價希光螢爝依日月以生輝愧未閑六義之造端聊以備
乙夜之　省覽豈期　鴻製不棄蛩吟　命曰咏和彙而成
帙氣求聲應竊自附于龍虎之從小往大來喜交孚于地天
之遇伏願因時興利則壤安民　舍己從人無忘枇鱗之直

愼終如始常思馭馬之危乘時播穀而嗣如穀之滋貽生
民以樂樂利利未雨徹桑而繫苞桑之固賁斯世于蕩蕩平
平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議

濟寧州均平地糧議

濟舊額地四千餘頃糧二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迄嘉靖二十
四年丈後地增三倍糧增千石額非其舊昔矣然法久愈弊那
重為輕者隱占累輕為重者包賠漸有不均之嘆焉則何以
故扎蓋地有四鄉四等而四鄉中各有高下西北兩鄉相去
未遠東南兩鄉則遠甚矣東鄉最上糧從天然亦有低窪鹹
鹻不任犁耕者一槩以天徵糧則雖非包賠也而有包賠之
苦南鄉最下糧從地然亦有高阜膏腴可為蔬圃者一槩以
地徵糧則雖非隱占也而有隱占之實此而不均則那重為
輕者厚享其利累輕為重者獨罹其害奈之何不亟為計乎
大都人情恆于常亦適于變恆于常則嗒然如失其固有適
于變則洒然若熱中而飲之冰嗒然者不過二三豪猾隱占
者而洒然者衆矣此不可不權之也然又有說焉欲區分其
高下則足跡罔能徧而奸民以肥為磽益開其弊實欲多定
其等第則頭項涉于繁而積書差貧富反藉為騙資玆無

恤嗒然者而稍蹟之洒然者無如一郡分四鄉每鄉分三等
除官地并開墾花絨地共三十八項八畝一分五釐七毫該
糧三百三十一石三升五合二勺一抄四撮四圭花絨一百
七十四斤六兩五錢五分三釐三毫照舊派徵外將四鄉宅
基園場盡為上地其餘隨各鄉定上中下如某地高阜膏腴
者八分低窪鹹鹻者二分則為上某地低窪鹹鹻者八分高
阜膏腴者二分則為下某地高阜膏腴低窪鹹鹻者半則為
中大約東鄉以十分言則上四中四下二南鄉以十分言則
上二中三下五西北鄉以十分言則上三中四下三三等定
則隨各鄉高下而糧增減焉東鄉地額三千七百七十五頃

六十一畝四分四釐二毫糧額八千六百八十三石八斗八升六勺一抄五撮六圭三分之上四分得地一千五百十頃二十四畝五分七釐六毫八絲每畝攤糧二升四合該糧三千五百二十四石五斗八升八合五勺有奇中四分得地如上數每畝攤糧三合該糧三千四百七十三石五斗六升五合有奇下二分得地七百五十五頃十二畝二分八釐八毫四絲每畝攤糧一升一合該糧八百三十石七斗二升二合有奇合之共地三千七百七十五頃六十一畝四分四釐二毫不失原額共糧七千八百二十八石八斗七升有奇於原額欠糧八百五十五石有奇南鄉地額五千一百八十三頃

九十二畝八釐八毫額糧四千九百五十七石六斗七升九合四勺四抄三圭五粒三分之上二分得地一千三十六頃七十八畝四分一釐七毫六絲每畝攤糧二升二合該糧二千二百八十石九斗二升四合八勺有奇中三分得地一千五百五十五頃十七畝六分二釐六毫四絲每畝攤糧一升二合該糧一千八百六十六石二斗一升有奇下五分得地二千五百九十一頃九十六畝四釐四毫每畝攤糧五合該糧一千二百九十五石九斗八升有奇合之共地五千一百八十三頃九十二畝八釐八毫不失原額共糧五千四百四十三石一斗一升有奇於原額溢糧四百八十五石四斗三

升有奇西鄉地額二千二百頃六十三畝六分五釐一毫額糧三千九百九十二石四升七合五勺八抄五撮一圭三分之上三分得地六百六十頃十九畝八釐五毫三絲每畝攤糧一升九合該糧一千二百五十四石一斗一升有奇中四分得地八百八十頃二十五畝四分六釐四絲每畝攤糧一升八合五勺該糧一千五百九十八石四斗六升五合有奇下三分得地如上數每畝攤糧一升六合五勺該糧一千八十九石三斗一升四合有奇合之共地二千二百頃六十三畝六分五釐一毫不失原額共糧三千九百四十一石八斗八升九合有奇於原額欠糧五十石一斗六升有奇北鄉地

額二千六百一頃十二畝五分二釐糧額四千七百五十石五斗二合九勺八抄四撮三分之得地七百八十頃三十三畝七分五釐六毫每畝攤糧一升九合二勺五抄該糧一千五百一石八斗九升六勺有奇中四分得地一千四十頃四十五畝八釐每畝攤糧一升八合六勺該糧一千九百三十五石二斗三升七合有奇下三分得地如上數每畝攤糧一升六合八勺該糧三百十石九斗二升八合有奇合之共地二千六百一頃十二畝五分二釐不失原額共糧四千七百四十八石五斗五升有奇於原額欠糧二石三斗四升有奇東西北三鄉糧額共欠九百七石五斗有奇除補足南鄉溢

數尚欠四百二十二石有奇以防步弓短小丈出新地仍照各鄉三等攤足不失原額則已如地浮則于東南鄉上中再北鄉上中下量減如糧浮則仍攤入各鄉上地如是則肥者不獨專其利磽者不獨受其害雖不能畝畝區分人人遂願二三豪猾或暫折其奸欺而百年來儲極厄羸之夫倘藉以少瘳乎

啓

賀鄭東野存問啓代

伏以倚巖入夢曾縣恭默之思洛邑退休益峻公孤之望老成惟舊寵遇非新蓋非優禮無以重高年而必大賢足以備顧問恭惟閣下中州碩德上國具瞻收異登奇銓衡賴之品藻秉均經國槐位誦其含弘鎮靜立朝取象于五嶽明章發化無藏于三光乃勇謝黃扉又投閒綠野尋盟泉石而重增九問高標與嵩少俱崇馳舉巖廊而寵歷 三朝思波共伊瀍並遠夷復想見其半朱士紳私淑其謀猷得祿得名大德備人間之福祉在朝在野一身繫天下之安危此百辟之所顒執鞭而三公之所素推轂者也茲者壽登八袠 詔下九重無數酬勳從舉續食之典甫賤就見特修存問之儀大君之命煥然人臣之榮極矣玉曆五百載生賢聖更欽五福而兼隆大椿八千歲為春秋自今八旬而伊始某才慚後進暫景前規偶聞 命之自天恨贈顏之無地莫效涓埃之祝遥稱上壽用以助歡敬裁咫尺之書聊布下悰因而許教倘不惜其緒論而時俯惠乎德音庶仰藉其訏謨而永懋說于邦政則田畝恒存不貳之老而國家陰受無疆之庇矣

疏

普照寺重建藏經閣募緣疏

伏以真人西出普演三世之音聖主東生爰闡一乘之教赤烏建剎白馬開緣飛閣依城非比中官之宅崇詹接漢永奠祀神之基法象中峨精藍下構雲霞睹表三地之叢林御王阿蘭藏千函之妙典寶綸踰曆二百翰墨常新香光大士十千莊嚴如舊俄四禪災起遂一旦火然含酒寔禪濡衣無計星煙既散僅存甌脫之區水月還空鳥睹旃檀之相所賴沙門某者夭謀歌唄苦行加持將圖普化十方期以祇奉三寶謂佛同新盡而虛空煩惱無盡供養寧有窮盡且人初發心而世界趣生有心隨喜誰無信心況一一塵中寓極微數佛所剎洋洋舍衛無甚深會海圓母乃小智鈍根者相憍慢致使身語意業遮羅袖屯斯共一心堅除五欲誓執塗香末香諸種妙香行十願品用以華雲鬘雲如是等雲還一大觀但獨力難成懼群材問庀願余居士宜申片言用告初地菩薩同樹人天善果或捐石或輸材重構巍峩勝槩或布金或

施粟共成微妙色身罔敢必以歲時寧復討其〻實從此增
今生累結來生緣自能增無量福證無上道報隨施應功以
善歸

義公長生田募緣疏

義公行超三輩精鍊五門托鉢隨身能為龍呪登場度衆不
減鵬昚野鶴閒鷗自覺天空地濶殘山剩水無分江左關西
以空悟空曾無常住之業因幻修幻不坐枯寂之禪適者遂
自伏牛山遂住長干寺縱沙門如飛鳥惟隨緣結緣雖長者
暫供餐難以日繼日莫道食鉢於空中自飛來且作福田向
世上先種去毋論施多施寡但願無恪無恡試發心田為買
長生田未下穀種已播菩提種因匪為妄果有所歸

普照寺藏經閣鑄毘盧佛募緣疏

蓋聞諸佛覺世以心衆生信心在像世終日覺而未嘗覺是
以有諸佛心有衆生心不知諸佛衆生一心忽起信而未嘗
信是以因有像生因無像滅不知有像無像一貝學者未能
即破相析塵悟者必先在立標作觀此歸一之琪路不二之
法門普照寺藏經閣既災毘盧佛亦毀晉川劉公修菩薩行
現宰官身朗目大師以比丘僧作善知識合力矢謀一心擔
荷頓崇新構克還舊觀但虛擔徒敞誰為閣內主人而群力
並捐必藉郡中長者敬申片言以告檀施用鳩喜捨之財共
成圓好之像則雖聚沙畫爪亦足大悲之心豈有琢玉範金
尚岐菩提之路必信必果毋吝毋慳

小龍坡修橋募緣疏

蓋聞川惟設險揭厲罔通橋用濟人梁涉除道水擬文鵲歌
曲岸广唐宗渡似牽牛泳飛梁於渭水浮魚鱉比黿鼉亦云
幻矣趙茂陵渡長樂豈不壯哉乃有病涉路上之車徒實惟
滄阻田間之溝洫縱不勞於鞭石亦豈妨于應星爾其北郭
之外南照之鄉水滙龍坡湖通馬路舊無張侯呂母之址歲
有褰裳濡軌之艱茲水涸當成況石沈可繫適有善人王思
敬者精心輪體發願鳩工鄉民李尚綱等合力施財同謀鼓

衆爰屬居士申茲片言將於河厲而為溴梁用濟輪蹄而資
利涉庸斬永賴菩吉檀施倘乘隙以繕俾不日而成庶無煩
烏鵲之填而儼若長虹之飲幸堅初志無斁信心

跋

錦峰韻草跋

錦峰韻草沙門德祥書以易敘修性學指要者非集章草也
章草千文自辰宿至典亦八十四字點畫結構殊不類德祥
自識亦云草書當從漢史游張芝章而不及章又云此韻自
漢至宋名書皆有之則非集章無容喙獨閒贍清虛自足實
又不必章也茲冊是爲白巖家藏物今伯符有之十襲非過

矣

漕撫疏序跋

不佞自癸未通仕籍即於慕關西李道父與江右劉爾瞻蓋不啻慶雲景星云兩公官南曹時不佞已將母歸養不及見比自中州臬僉入為南畺卿則道父亦為南右納言昌上下今古如石投水而爾瞻以北部尚書郎先期請告歸矣未一交臂屬者道父總漕淮上聲稱震海內刻其疏若干言一時序者如林方愧無能一言附疏簡而程將軍自江右來出爾瞻序索書遂書之夫不及序為之書序不及見爾瞻代爾瞻書甚愉快至于道父爾瞻之文章功業氣節與將軍之任俠則海內士紳爭艷說之不佞不復置喙

書香公建庵募緣疏後

予過閱藏庵訪元上人並識香公因讀徐考功題冊知香公年八十閱藏之志不懈而考功舊為太湖長與香公相與叙甚詳欲廣庵數楹善舉也香公心欲予言而不言予慕香公苦行遂書數語於考功題辭後金陵不乏長者刹閣經聲[illegible]從太湖即十叢林可建何有數楹

書太史書云丁峽歌跋

黃太史書骨肉停勻蕭散有態往往病其稍涉于放茲卷嚴整精審補蘇之逸加米之程意者申幅之助乎蓋所謂興到不及神來矣至于詞之悲壯與峽爭奇誠足寶也時萬曆甲辰李于田治河濟上出卷縱觀為跋此

銘

程幻博墨三銘

金人圖

三緘其口而銘于後括囊无咎彼與我滋垢孰與嘿守嗜金人其陳玄之益友與

歸馬放牛圖

馬胡歸兮華山陽牛胡放兮桃林長偃武修文兮垂典章昭回雲漢兮麗三光子墨用世兮王道昌

掃象圖

有象耶無象耶而掃為最上耶象可有耶象可無耶而必掃以除耶有象無象之間其玄之又玄者耶

贊

吳明卿像贊

不佞髫年知黔督學使者為吳明卿先生于時癸酉先大夫亦為黔潘長與先生有倡和詩先大夫間謂不佞曰是七子之一也嘗[illegible]之不及見已而讀先生颿颿洞稿益知先生鍾雲夢衡嶽之秀其宏詞雅抱足傾人代比不佞官留都先生已作古人矣其子梟倩自興國來出示先生小像儼然如

生先生自贊所謂皤然老矣而氣猶然腴神猶然王風襟韻
宇猶然磊落不羈者可想見已於戲慕先生不及識得讀先
生文並得覩先生像如見先生贊曰其顔豐而瑩其骨勁而
清兩目朗朗若星腹笥之汪洋浩渺若洞庭是惟楚明卿先
生

慕亭王孫像贊

慕亭精心師古忘貴好賢留都諸搢紳靡不想見其人一見
輒契合一日出曾生繪像示不佞匪直肖其貌且能得其神
而長松削壁則謝生道齡補圖也豈以慕亭志在丘壑也故
置其身丘壑中耶贊曰風姿映人神情蕭散脩髯翩翩欲仙

朗目炯炯如電白娛則白恰探奇結客則朱邸閒宴豈所稱
河間之好古而東平之樂善者矣

題程孺文小像

曾波臣為程孺文寫小像成孺文索予題展示之真孺文也
持以示人人無不曰真孺文也孺文貧而豪性耽詩托跡青
溪之灣栩栩自適不知其貧也難乎狀矣波臣能狀面貌于
筆端復得姿態于筆外使人望之幾欲與之語吁真孺文矣
少設擬議便失孺文又烏用予言

吳質父像贊

其心古其形瞿其衣布其冠簪亭亭類巖下松翩翩似雲閒
鶴蓋宜置之一丘一壑者耶

弗告堂集卷二十五終

祭文

祭少保鑑川王公文代

於赫我公降命上重精鍾川嶽瑞應星躔行埒璠璵詞鉠班馬唯唾之餘亦既風雅起家比部綰綬安寧刑稱平反縻惹賢聲淮南有倭惟北有虜時論推轂兩開憲府倭殲虜遯師旅振揚九五春茲假鉞溯方將士歸心材官秉義膽落天驕威宣重地固原宣大兩鎮孔囏繼總督之羽檄宵聞威信所孚左賢輸款稽顙丐封其中既置圉楱群嘯疏凡十報互市告成厥惟運籌旋晉刑卿洎司邦政弼教飭戎一秉於正傾

朝出入卓乎典刑　九重自柳百辟是程敭歷中外垂四十載大節精忠始終不改時方　簡畀拂袖而歸丹衷伏嵓白髮生壢邊陲枚寧已歷三世百萬生靈翳誰之惠即不公虞社稷攸關　廟堂之望泉石之間　上念老成存問優禮胡福俗來畀其不憖胡天不憖遽奪我公訃奏　皇扉拊髀而惘知乎其其廼門下士痛茲喆人寧不傷悖曩公開府備歷延寧忘其鉛銑謬曰青萍剡薦於　朝俾游塞上關右陽和亡一善狀憐余母耄請告激衷公不我拂代疏悃誠匹馬故園斑衣舞試母子洽懽惟公之賜甚既逢伏公旋内椎精神對越糧容漸違有分林臯詎萌徵避靡瑕棄之樸其載振垂翅復舉矩度是休比移中丞公已旋歸塞塞鴻賀叨貳司馬烜赫前芳愧茲繼者公不我遺時勖德音勉圖其效罔負於心倏忽溝遘變云公已矣彼蒼者天我將安恃惟公元子朝夕相將前乎錐背後乎並翔匪獻見知實辱世好工内摧苦而復誰道公今雖已神氣英英不沒者功不朽者名愛生惡死下士所惑殤短彭脩同空一色愚非不知其痛愈殷悠悠世途知己何人疇昔青尊今朝井酒生死殊域洋洋左右

祭塞太夫人文

於惟嫡彩之降瑞兮懿聆南平之鄉萃踰越之靈淑兮鍾玄龍以為祥紛柔嘉之中懼兮賦娓嬺而備臧托威鳳以雲翥

兮翩羽翩翩以縱橫既託諷於雞鳴兮又操作以内業致潔臬績懋於炳烺兮揚清白而播馨香和德貽於沖漠兮所以證之而無疆攝提貞於秋仲兮惟申甫以降撫壯而含還兮雝揉之以衆芳廼龍見於田兮驤駕皇輅宣文武之為憲兮豕九五之眷注謂業之前兮以迪之有素覃綸音之晉錫兮屆衮服而未暮娛冎腯其若飴兮耦靈椿而裛露欣人生之怡㷔兮介景福而彌固吾師忱辭邑以煩紆兮日薄崦嵫之憂騎鼙觴之亡幾兮倉皇乎蓟門之役豈白首之易捐兮感簡命之溽促忍降心而瘁瘁兮復擭垢而内羞胡彼倉之不吊兮棠護俄折慟忽去其恒幹兮駕象輿而超越慘沈陰

之彌淹兮遂脩夜而永訣師方晉桯乎戎樞兮翊衛乎天閽
乞返服以奉板輿兮詎人壽之樸絕忽容容其安如兮班行
行而景藏鳳侶孤唫而含悽兮泣蕭蕭之白髮令銜雁標兮
緶帽講結孤旅侘傺而累欷兮淚竭以血趺轢羈於鞍搴兮
受孫陽之一顧釋羈汗而躞蹀兮效茲殊遇既貽余以蕙纕
兮又內之於矩度褰遺則之率厲兮因乘壼儀於㖷嫗孰能
施於無報兮獨韞忠而未得吐也睠川雲吸吸以湫戾兮不
覺失聲而號呼也胡繩霜被兮自時數之固然何不少引而
長兮逮於百年痛恩罔極兮嗟棘人之欒欒莫能接襌容於
杳冥兮心怫鬱而凄酸既悵脩途而懷憂兮又偭規矩而自

憐亂曰慈顏弗開兮靈存兮遺范在閨淑于孫兮千里憤紆
汨南奔兮方山嵲嶻巴水沄兮酒將竭兮實汗𢫫兮無詞宣
衷擬招魂兮精徹幽而求聲吐兮哭不臨窆此恨誰論兮

祭謝明泉母舅文

吁嗟乎悲哉阿舅胡遽罔耶履盈者褫其享處貴者嗇於年
是造[illegible]之微權也阿舅懋德弗耀矣又魚魚野處不世俗靡
麗[illegible]之長者也乃胡不厚長年僅僅六十有九春
秋而遂爲長逝耶噫 嗟乎悲哉阿舅病痰歲惟丁丑我母亦
感此症或曰此壽徵也有延二三十年者未幾我母能言能
動履第不善飯阿舅強匕箸不杖不行詎意我母於客歲奄
棄而阿舅亦尋以死耶宜其延二三十年者竟誕耶吁嗟乎
悲哉我母自歸先大夫五十餘年於官則賴阿舅總家務於
家則竭來聚樂未嘗經月離也既病則母不能往舅不能來
惟旦暮兩地烏烏泣耳自惟兩門積德異有起色孰意娣弟
竟不一見而相繼以沒耶吁嗟乎悲哉頃余往候見體羸弱
口內作噫聲目余津津淚數行下比時雖覺其有異猶謂病
久亡足意即屬未必若是速也詎意此一晤也遂永訣耶吁
嗟乎悲哉曩我母含斂時至戚靡不在側獨少阿舅耳我母不
勝念念於今阿舅在疾疎問於亡不臨幽明路歧得毋我念
愛乎而又何以為情耶吁嗟乎悲哉阿舅往矣不可復作矣

所幸者厥嗣成立足紹其志孫亦英英能句讀其日者允謝
之宗未可知也憚容莫覩我之肝腸碎矣敬酌濟水為奠語
曰魂有託兮不之也其尚飛鬻歆余如生平歡否耶嗚呼

祭楊太安人文

於樂阿母嫛嫕熒熒含靈咄乳毓秀塗荊璫飾明月之貝佩
紉蘭茝之英既歸封公賓儀先協衷褐惟寧恭嘗孔饎晏介
繁祉誕茲胤喆不倦三徙之煩手授一經之業揚彩翩以騫
騰奮霜翮而蹀躞佐邦政於中樞致華夷之震聾阿母嶷然
稱太安人也亦可謂禧綿奕葉矣 天子且為之續廩番賚
以隆厥貺志尹亦時刪法醞珍飴以養阿母種德食報偕封

公於堂上其情既暢而其神亦甚王也則胡不百歲而奄忽以喪豈造物之忌盈抑人情之不可量吁嗟乎人之寄世馳驟驚電子之承親喜懼者半囊與志尹同守晋雲時每談及二尊人則未嘗不怛焉動心軫然戚面今忽忽長逝矣乃以王事病不與於嘗藥殁不視其含斂千里跳奔倚閭望斷將無深憾我吁嗟乎余與志尹為同年友又同官同心所稱最厚是余有子道而太安人則余之母也今捐今而古矣既不及升堂為壽阿母之靈又西楚矣復不克執紼而送之闉阜迦溹水之湯湯堅淮雲之皛皛聊寄悃於誄詞乃比德於束草阿母之靈如有知也其於冥冥中佑嗣人之聲華卓茂以

漸登於膴佑封公之逍遥扶攙以歆福於老我

祭王震宇孝廉幷妻楊節婦文

嗚呼濟水毓秀梁阜鍾靈士生其間矯矯俊英匪獸丈夫亦多梱行賦性幽閒褆身貞靜君與厥配文華其奇蔹矣人望卓哉女師一騎儒城一閑內則似並雜衡如琴友瑟清宵誦讀流黃夜動咿喔吞響徹於四鄰溧溧松標沾沾蘿附既幸外託亦鮮內額乙酉之秋君擢桂枝惟配值之若固有而丙戌之春君躓文戰惟配丁之坦焉無憾阿翁遠㞸遺家於君謂君杰士何有青紫楚獄甫蚤而君數非君既云亡厥配亦疾寒燈明滅白而黃昏病骨支牀泣血聲吞百折不回一鑿必殉指繫盈筐遺形任礄竟酬其願不負其初寔一其終詎名是圖嗟嗟孝廉修文地下雲鷁翼垂津龍躍化嗟嗟貞媛克任綱常氷霜爭潔日月磨光人之於世疇不有殁惟君與配可以已矣敬酌斗酒用吊明靈迴風與嗚泣血交幷杳杳雙魂胡慰幽獨行旌其廬以彰賢淑

祭黃太安人文

於乎恒言母顯以子子需母成鄒舍三徙以成以顯相須而是惟母降淑莊恪跬跬于歸贈公似獻和芷有開必先誕生國士嶷角甫露乃遭中否荼毒自茹形影自比和熊晨課流黃宵理倚伏不恒三異兆謡一經之授百休革祉允宗華國

熒名　帝里衆歎若標拜表　丹陛　帝心用擇特旌懿美韓韓司馬勞施光被翟茀斯煌稱觴燕喜子成母顯令聞未已胡遘愍凶一疾不起白璧淵沈芳蘭霜萎名孰與耀年孰與祿縹帷高張來於京邸哀哀衆麻氣揚迢遥瀛與棘人同紀事因公退食如兄如弟交薄形骸情孚底衷大化一遷試禁雲涕與此靡依爰述短誄遥者弗淹徵音難毀芳魂飛颺嗅我樽簋

祭李陽麓文

嗚呼惟陽之麓蘊璞渾金以有李君豁度夷標翛然國彥矯首執林搦管吐葩罔不辟易夏敢尚褻世鮮與識不識者人

古色冏蜃有蓉耦果出雅入風沙鐵徒綠會襟莫終於葉良
章而數則躬文戰既璵清霜髮變敝綫軒車其又何笑手關
名園於緡之鄆匪以自遣以娛高堂高堂厭奉相繼云亡君
貌素癯乃益支床余往言君病已即攜執手清宵了了可說
聯床數言遂成永訣而實隕斗而嶽摧峰光沈良璧影斷津
龍茫茫高漢欲顧何從昔來訪君款我東園敞榭開軒下上
今古流連竟夕暢言露吐今來哭君空木在堂遺孤呱呱素
幰飂飂我心匪石寧不盡傷刻乎千李世講戮稱四十餘年
漆接蘭馥惟我與君姻婭復續我酌斗酒吊君之靈君之後
人豐骨英英琴書有託色笑九京

祭馬太安人文 同邵共

猗與阿母則靜恪恭德隨衍慶允馬氏宗允之惟何子職方
公公又剛侶云母柔助和氣菉菉穠其實素羞及職方稽首
雲步鳴琴而治太平七年七年一日化雉烹鮮列績上之
天子曰賢維爾能任俾爾司馬赫赫雄關肅肅清野于外仁
布於中唆持朝紳藉甚衆口一詞賢徽阿母孰教成之母成
子賢子貽母福子有珍饈貴有命服於焉百歲猶云其促胡
為一疾倏爾云亡板輿不駕寶婺辭堂豈不壽終痛彼職方
職方與游臭味蘭芷以子知母痛母以子告酹盈斝歸謂衷
殘遠遠山川職方既奔白雲不見夜館銷魂空木在帷此恨

誰論

祭張鳳梧鴻臚文 大小九卿共

於惟我公淮海發祥靈雁展緯翔擬麟鳳績學豐執襟度汪
洋奏賦彤墀分珪仕籍崇蔭百里鳧飛三邑大行允副計郎
載陟郎承 簡在出守金華五禱與歌三公命車於蓬於臬
厥績懋嘉徵京兆丞旋晉卿寺才推列曹聲赫群吏咨臺推
轂朝夕 命至物望方屬臚讖告災喆人云萎國紀是頹胡
不憖遺即泉臺執生弗榮惟公令備孰死弗哀惟公盡瘁
流芳 詰褒酬功 論祭叢蘭挺馥奕葉貽謀以訓以承阜
軼前修昭明高朗公復焉求時事多艱需才甚急某等協恭

賴公是式典刑乍違我心孔盡上傷國幹下慟私交爰述誄
詞載薦牲脯明信寔存執紼江郊淮水湯湯迴流而返委體
自然妥靈輀惚完名全節夫復何憾

祭董六合年伯文

吁嗟我翁秀鍾沈清高漢振翰詞場奮𫘝驟首千古壇坫一
世胡不偶時而艱上第吁嗟我翁褆躬剛正表表士楷炳炳
時啟縉紳推轂闔闢歌咏胡不崇膴而止一令茹冰嚼雪督
猾黔氓比壤戢官賢誥孫名維邑亡歲用公為歲而食而粥
肉彫筋瘵肅乎羽儀溫乎玖瑛耆年詒穀篤載是程慶比方
殷含沙鞅軼一青肆誣百懿莫救明月雙輪清風兩袖彰澤

綫解祟乗興偏秇圃樂志酒社逃禪優游杖屨垂二十年余嘗曰我翁雖幾不死云胡一族而遽不起翁所素交篤愛父于我父與翁賓退同齒參商宦塗膠漆梓里翁尚亡恙我父已矣予生也晚續好翁門不遺其沒而逮其存翁媳我姊我壻翁孫締姻兩世義重情敦忽聞訃音方信而惑急走吊翁恍見顏色𢊬明殊域寧靳慽惻嗟嗟下士惡死好生而公有四足睆凡京口碑濩芬甘棠蔽芾名顯通候不為不貴履順趨來潔身去就齡邇古稀不為不壽襟度烟霞神情丘壑自壯而老不為不樂麟趾鳳毛蘭芬玉映子孫振振不為不盛翁今雖死不朽者名我酌絮酒斠翁之靈翁如有知歆茲悃誠從風陟降鍠鉦鏘鏘

祭黃尚含觀察文

萬曆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卯觀察使黃尚含之柩還自遼陽尚通政司參議于若瀛迎於河干哭之慟亡何將之留都不得與於執紼之役謹擇是月廿一日甲午設羊豕楮帛再拜致奠而為之言曰嗚呼尚含胡為乎去胡為乎歸其去也峨冠褒衣高牙輕軺前有騶後有護霄邁月隨辰征雲度關城迓旆旌夷樂無艱韈其歸也素幰後圍丹旐前飛寮友送者揮淚賓客吊者縞衣迓子靈舁之上哭子濟水之湄嗚呼尚含三年遼左勳著窮邊陵明號奏方岳擬遷 恩綸將下胡不少延委堂堂之徤軀臥漠漠之重泉豈生死各有地而脩短操自天乎嗚呼尚含其貌清古其骨豐動其心坦夷其履端正於性偏恬退於俗恥紛競一生無厚享禔躬謹細行僉謂貴不償德必永其命胡倏然而病胡倏然而瞑僅五十三齡而以觀察竟耶嗚呼尚含方余養痾予則讀禮風晨月夕開露衷底淵愫袒印既非獨是三年一日湟恤其訾既而余赴家留京予宦趨遼邸斷異日者歸來合盟洸水以樂天年共杭壓帆胡容易分襟而予遂奄死耶嗚呼尚含東遼望孤白門負備歲隔者三通書者四動輙千言淋漓盈幅或宣隱衷或騖時事覩浮於諛盡吐罔忌余羨子詩云白日應

傾節俠心黃雲偏壯英雄氣子和云全厭老驥櫪槽心剩有元龍湖海氣是余兩人者於形雖睽於神則會尚期豐草結茅深谷聯騎可以無負青山不愧初志而子則舍我先逝矣悠悠世途誰為心契而余髮種種從此益絕意於人世也又何所覩哉嗚呼尚含我有幼兒子有少女於聘未將子已我許方圖介不腆之幣千里馳書乞語茲舉而維春之仲子忽赴冥所矣即子營營之魂不以幽阻而我徒以慟茹也抑何以達此衷緒耶嗚呼尚含語曰歲龍蛇賢人嗟今值乙巳子死天涯豈其數不可逃而其語竟無差耶嗚呼尚含遼關歷斷濟水聲呑子之精英無東西南北鬼返魂存骨遡川流還

於故園濟濟昇弟振振子孫有送於卽有使於門且応修文
如璵如璠子之生平若凝雪而子之後嗣若朝暾死且無憾
矣至於齒壽百歲之壽秩躋一品之尊也天何足論哉嗚呼
尚含生死長離幽明永訣淚眼欲枯繼之以血炙雞絮酒儀
菲情切子魂誰招我心已折嗚呼

祭李雍野京兆文

嗚呼天之生豪傑也匪直世瑞將為國楨生而不究其用不
如無生以為無意耶則胡產此俊英以為有意耶則未盡其
生平天道將焉憑也古稱麒麟鳳凰鍾彼異靈光顯炟灼照
耀寓紘非偶然也公乃穴飛乍歛郊遊忽停使人徒掩泣西

狩之慟而追憶朝陽之鳴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使公速即
于冥也嗚呼世固有千百不為多一二不為少若蜉蝣之朝
生暮死蕭艾之春生秋槁倏變忽化泡滅電埽亦事之恒亡
足道耳惟喪我公則天日為昏人心驚悼是公於斯世關繫
非形小也而今已矣宇宙雖大蠕動夭蟜然必不可少此人
而天必奪之使之竟不可禱也豈不痛哉嗚呼公為人聰穎
絕代束髮讀先王之書嘘氣為雲咳唾成珠射策 帝庭兩擢
令衍入為御史直言敢諫不顧其軀鐵斧所向使墨吏多解
綬精民無向隅中外延頸無問識不識咸藉之以為楷模有
不御乎君者相語以為不齒於士人之徒嗚呼有人若此獨
不可少留於世以慰四海蒼生之望備 九重緩急之需而
必欲奪之茫茫九天天焉呼也嗚乎甲辰之歲吾以給由入
燕市公已抱病閑府屢推屢不得 命乃以京兆暫移而南
無不人人嗟咨以為用不償才猶冀得秉東國之柄乃公養
痾一蹴輒得請也請不決兩歲遂不起矣世道抑何不幸耶
嗚乎彀中死黃鵠拱把摧青松世亦有之如公者齒踰六袠
享不為不壽矣官階三品遇不為不厚矣名動四海太阿已
出匣八珍已登豆矣子若孫皆雋才待舉亦昌厥後矣予告
而歸一絲九鼎人士仰而奔之不翅川之赴海雲之歸岫也
又何咎耶獨恨者挾風霜之氣而鍾兒女之情負經濟之才

而昧于尊生吾每以此規公公若不為意而井竭以甘蘭焚
以馨公之聰穎絕代而不察此豈其命已定而不可以爭耶
嗚呼公已矣吾何心于世上過里未交面氣絕未屬纊浮雲
縱馳江河滸浪聲寂影滅余將安放剝兒女婚姻之情又糾
結於衷而不勝淒愴者沉痛已極束辭南向公如有知其於
山川雲霧之間憑而歆余如生平歡否耶嗚呼

祭靳孺人文

於乎謂賢而年長胡其算僅三十而強謂婁而多盛胡其身
乃終年而病匪賢弗長獨丁其殃匪貴弗盛獨罹其恫且養
棄垂白之姑偕背五旬之夫撫遺九歲之雛遠焉而徂如簽

零珍草颺折瓊珠寧無憾乎斯三者而欣然赴幽塗耶於乎事姑以孝匪惟其飭佐夫以儉能助其廉壽家務以勤而處戚族以謙不希譽以暴而惟恪恭於潜且勸夫子廣置側室以蘄多男生平懿淑於婦道蓋無慚也而胡損鏡臺駕雲駢耶於乎我女十歲而婚九齡含飯之際猶乎我女至前執手涕零則有大不能忘情者而今倏然即冥矣異日我女將依誰爲婣耶於乎秋蘭俄萎霄月乍沈飄颻素幰慘目痛心惟夏之仲我將南邁素輀綏駕執紼莫及爰酌絜酒預告芳魂帷燦明藏此恨誰論於乎

弗告堂集卷二十六終

左忠毅公集五卷

〔明〕左光斗撰

清康熙刻本

左忠毅公文集序

嗚呼璫禍之烈也建寧開成而後孰有如我　明天啓者哉然明之禍逾於唐唐之禍逾於漢其擊璫者漢則以氣折之唐則參用以謀明則有

楊左楊以氣左以謀雖分用之事亦未盡齊蓋漢唐之禍止於璫而天啓之禍在附璫者也即附璫者猶知爲鄙夫耳迺有跡遠禍須之間身居彪虎之外而黨邪害正者非真小人而何哉甲子歲衆正盈廷自皖上謀入吏垣借援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設網張機預有成算復使私人合糾公與魏公爲之端會楊公疏璫二十四大罪璫驚且恚

羣小以疏出公手陰中之又以叩馬獻策語爲公同鄉所發也嗣南樂謀入首輔公已草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疏將上而泄遂假會推盡逐公等爾時京貫勢合內之恨楊

過於左外之恨左過於楊明
唆瘖嗾相謂不殺楊不可也
左不殺猶之不殺楊也越歲
飛文於宮禁坐賄以封疆首
逮公公竟誣伏死杖下矣逆
今

上御極諸奸倡先翻局淆亂是
非繼有合筭之疏意主巧護
逆寺口乃肆詠槖瑰用以鉏
聖聰并希自拼幸　乾綱燭炤
欽定爰書然後羣小殺公之
本謀始大露將公之忠著而

寃伸也由今論之羣小必欲
死公矣乃死公之名則在移
宮一月以來鼎湖再泣不思
奠安主上急於護庇宮人縱
不推以論功反欲詆以爲罪
豈非主張定計者之誤歟至

受贜之誣知借爲追比地耳
當時直道且謂熊公亦不死
於封疆而死於局面矣况公
與楊公乎甚矣忠賢之愚而
羣小之拙也雖然公在今日
其何憾矣乎歸身君父順受

其正不聞有逃亾複壁飲酖
沉江之舉少委其嚴氣天下
後世誰不究之旋荷
聖明之褒䘏優及四世且胥人
奄豎不假外兵悉伏漢廷之
大法雖生未能殺而死殺之

公於致命遂志間可不謂隆
焉是則吾君之威雄於宣武
國家之祚熾於漢唐計公之
爲忠亦必有快於二代諸賢
者矣龍生也晚素仰公文章
節義向讀屯學諸疏採入經

世編中目公爲文士爲能臣
項取全集楊榷之獨以忠從
公之所由死耳嗟乎人臣之
誼不顧爲忠即載筆者亦詎
願得忠臣而文之哉今取忠
臣之不可願者而故願之故

交之將願爲于瞻之表敬輿
乎曩日之志也抑願爲蔚宗
之傳膺滂乎今日之志也
崇禎歲次癸未孟冬雲間後學
陳子龍拜書于山陰李署

左忠毅公奏議序

自古宦寺亂人之國其禍何可勝言哉然擅威福毒縉紳天下之人得以指其罪而討之其罪止於宦寺

而已及至後世小人之殺君子也使宦寺受其名而已若不與其事或且引身去位無異君子之忤時而教猱翼虎使人無跡可求

逮宦寺之將敗又復首發其惡先於君子至其黨之顯著者則亦不惜棄之以明公是公非然後君子之被害者始類於果可殺而

不能以解免嗚呼不遇英主國是卒何以定哉天啟中逆奄用事吾邑左忠毅公與楊忠烈公同死詔獄人徒知公之死於奄而不

知公之死於羣小假奄以殺公也迄今遺民野老追尋往事從公子孫厚先輩遊乃洞晰本末葢有餘痛焉今讀公移宮前後疏有不正冠肅容者乎當是時尊位方虛大臣憂恐不知所爲讜論一出而邪謀頓寢然後知國家開言路重臺諫之深意其得人收效

至於此而後見也或謂公疏引武氏似涉太過嗟乎彼武氏之初一宮嬪耳使聽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之諫評革命牝鷄無由而見若然則金縢不動叩頭還笏妲己褒姒之言後世未必不以爲過夫一阿母幾階移祚議者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選侍之不垂

簾專政壞三百年之祖制誰之功歟公之奠安社稷在是而公之所以殺身在是益移宮之名正未可以罪公故假借封疆坐以賄賂既而定三案刊要典依附經術文致爰書嗚呼此豈刑餘之謀哉今公郵典備至祠宇血食而昔之殺公者擠夫榮傭莫不知唾

罵直欲咀嚼之寃何益矣且殺公未已也挾佐修怨又復販君賣國遂令祖宗櫛風沐雨之廟社終亾於門戶鉤黨君子小人消長進退其關於朝家如此寧獨爲忠臣一身痛斯可拊膺流涕者也公奏議凡二卷公子見遺因序而藏於家距公没五十有三年矣

至公抗論東事諸奏具在
其憂時敵愾危言苦語至
引天寶青城謦動人主公
於封疆何如哉乃反以封
疆誣悲夫丁巳正月晦日
同里後學方中履拜書於
汗青閣

左忠毅公文集目錄

男國柱　孫之乾（早歿婚馬氏奉旌節）　曾孫騰　文翰

國棟　震　相　元　文貞

國林　之輪　之有　晟　文鐸

國材　之馥　之稷　文亨　文誧

躍　正務　艤　文緯

之皐　之輿　文兆　文驗

泰　待　文曌　文京

文言　文爵

文猷　文鑰

文利　文駱

文奇　文經

文肆　文圖

文園　文循

文高　文律

文犧　文鎔

文熤敬校

左忠毅公集卷之一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男 國林子忠 國柱子正 國棟子直 國材子厚 編輯

奏疏

宗社危在剝膚疏

題爲宗社危在剝膚　天子未得見面謹呼號臣工哀請　皇上刻日　御門蚤定大計以留將去之天意以收未去之人心事臣至愚不肖蒙　皇上拔授御史之職責之使言而又適當東師屢挫北關

新破之時是不但責臣使言而更汲汲望皇上欲開天下安危之大計也臣齊不敢負此特付此官以負陛下臣惟今日之事遂安則天下安遂危則天下危皇上御朝則天下安不　御朝則天下危蚤　御朝則救天下之全遲　御朝則救得天下之半若終不　御朝則終無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無全力也選將用人徵兵徵餉救遼者非不多方也正如病者在牀醫者在門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脉投溫拔涼治標治本總無當也善醫者則不然但請主人正襟危坐察言觀色伸眷容身而病已霍然矣臣非不知皇上靜攝日久厭聞　御朝二字而悅　社稷自不得悅　皇上蚤至今日而天保靖康之禍已在眼前　皇上卽欲淡居高拱而不可得臣卽欲悅　皇上以淡居高拱而亦不可得矣　皇上若能及此時而一　御門臣謂有十二善焉曆載在朋厥惟　天子有爲子三十餘年不見其父者乎乘此　玉曆新頒剝盡將復一出而　天怒可回非惟不怒而喜出望外佑而助之當有加焉一善也　二祖人宗是憑

是依有爲子若孫三十餘年不見其　祖宗者乎乘此　太廟特享躬親七鬯急觀求藏脉脉相許轉眞爲憐轉憐爲愛呵護亦當有加二善也　皇上天也羣工則萬物也有萬物三十餘年不見天日者乎。皇上一出而陰霾解散陽氣發舒如久盲之復明如長夜之忽旦三善也不但此也大蹇朋來睽孤乍合皇上無所厭苦羣臣亦無所留難羣臣　皇上喜神以開疑根以化四善也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普天同仇漏舟同載風雨漂搖動色相戒恃心以破

權心以生五善也公憤盈朝私鬬自平　皇上曰予
一人之罪羣臣曰諸大夫之罪如見女爭言見主人
而自息如兄弟鬩墻遇外侮而自消和氣以集厲氣
以除六善也而后問兵馬於邊臣何以闚覦叙功則
在在飽騰欲調應援則處處单弱不但三韓九邊盡
然不但九邊天下盡然破積習而討軍實莫大於此
者七善也而后問糧餉於計臣何以兵既不足而餉
不見有餘餉既不足而兵不見有餘由鄭之范推之
而邊臣盡然由陳倫推之而邊帥盡然由杜逢春維

之而京師盡然誰爲外府誰爲內窑核而清之歲可
省京儲數十萬籍而没之歲可增邊儲數十萬受
金颐愛金錢計俱無出此者八善也又且問用人於
銓臣夾袋預藏藩籬盡破毋以人嘗官毋以官嘗地
爲天下用一人毋礙一二人面皮而不用爲天下舍
一人毋徇一二人意見而不舍論定取自　上裁不
效罪坐舉主日月照臨功賞明白是謂天下之大智
九善也又且付罪臣於法司如楊鎬李維翰等李如
碩李如楨等雷電合章直寫到底毋令通神使鬼之

奸别行媚與媚竈之術是謂天下之大勇十善也又
且申陳力就列之義於大臣能如于忠肅之人守出
戰王忠毅之北討南征則請拜樞密否則奉身而退
斬斷葛藤毋久妨賢路是謂天下之大斷十一善也
臣更有寒心者自　皇上不見羣臣百姓以来人人
都無固志援時度勢皆謂　皇上必將棄邊以棄天
下以故討差日多趨朝日少富商大賈席捲南遁勳
戚貴臣陰圖轉徙唯聽遼陽消息以爲進止長安一
片地獨遺　陛下一孤注耳卒然有急二三宦豎掉

臂而去不惟二十四郡義士不可得即求南朝李侍
郎一人不可得矣　皇上一出而羣情有所恃以無
恐庶幾留者不去去者復來轉相告語效死勿去人
心未去天意隨之是謂激發天下之大機十二善也
有此十二善而又不過一舉必之劳片刻之暇何憚
而久不爲此此必有物以祟之將在外廷耶在內廷
耶在外廷則舉朝不應有此臣子在內廷則　皇上
奈何甘受其祟羣臣亦奈何甘同其祟而不悟也哉
是役也天地祖宗之靈實式臨之　皇上若能鑒臣

之愚不待諸臣之請卽日 御門蚤自決策自家家事何用人催臣之上願也萬一不然輔臣冢卿三日內率文武百官肅伏堦前一請百請械門痛哭期於得請而後已書之史册萬歷四十八年須曆享廟之日群臣懇請 御門荷蒙 俞允臣主俱泰豈不休哉若曰 皇上方厭此請請未必出請而不出作何究竟請而若出作何答應此皆不忠於 皇上之大者則惟有拱手聽宗社之亾而已矣孝子之操藥以羞慈父也藥未必效而不敢不羞若逆料其不效而

聽其自已焉士大夫豈宜作此心術哉竊見日前叩閽 主上顧亦動念而特之不堅請之太雜遂令 皇上視叩 閽爲兒戲以至虎豹當關扼門士紳垂首喪氣誤不可再時不可失及此不圖再待遼東警報而後一叩了事幸而及臣所謂僅救其半不幸而不及不忍言矣此時群臣卽欲入 宮門一步見 陛下陛下卽欲出宮門一步見群臣豈可得乎昝金哀宗時有男子衣麻衣於宮門前且笑且哭詰之則曰我笑笑舉國無人我哭哭金國將亾[illegible][illegible]且然

堂堂 天朝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尊賢養士之報豈遂無一人操當此事者臣竊恥之臣人告之初不識忌諱惟 聖明留神省覽

國是本乎人心疏

題爲 國是本乎人心公論國之元氣懇乞 聖明軫念時艱急諭輔臣愛惜人材以爲社稷事近該六月內奉有 聖諭會推閣臣時有禮部侍郞何宗彥未推士論惋惜鬱憤至今始一吐露是廷發紓舉國之公心非特一人一家之私議也科臣張廷登與聞會推辨明當日原無成心而語氣之過幾成爭端慮恐同官再有疏矣敢一平心剖之夫宗彥之才具足以效時佐禮原無顯過舉朝之所共知也廷登之

自有生平當日原無成心亦舉朝之所諒也今日之事根源是在輔臣則收拾亦在輔臣何也輔臣雖不與會推而薦賢爲 國實大臣第一件事輔臣當日若與銓臣商確力持必推之意如丁未年推李廷機故事必不至有今日若始存必推之說仍高閣束之如近日兼推外臣故事亦不至有今日而今已往矣通國之人情不能不致慨於輔臣矣臣今爲策之國家多事二三老成如敗屋同支如覆舟共足當此用拯馬壯之日能無將伯助予之呼則以通國之輿

情直告 皇上用舍取自 上裁既得有聞入告之忠又得以人事 君之體明明白白正正堂堂人誰不諒之輔臣開誠布公相業此爲第一策之上也不然寅如充耳漫不經心遺者旣不能舉黜者亦不復催幸將來之未進爲成功之不遑遂陽保過今冬撥席再占來歲筴之次也萬一不然當玆晨星之會更登假月之堂別有摭拾再動殺推未增一閣臣反去一宗伯飄然去者自有餘榮而枝蔓轉多摧折不少輔臣能晏然已乎策斯下矣輔臣必不爲此正恐時

勢所迫臣之下策或出輔臣上策川不可防火不可鬱[illegible]朝端從此不靜矣倘更有如陳東其人者狂吠上書撾壞登聞之鼓所傷 國體已多而 國祚不隨之去乎嗟乎■禍在疆士禍在 朝大臣之憂當甚於臣等能甘心壞人家國也哉宋王旦薦寇準爲相眞宗曰彼嘗談卿短旦曰臣爲相日久缺失必多以此益見準忠直臣願輔臣之爲王旦歐陽修薦范仲淹爲相仲淹以執政不可由諫官得堅辭不拜臣願禮臣之爲仲淹李綱之罷也胡安國毅然不顧

繳還詞頭臣等則願為安國矣臣區區之心實欲人
各還其本來事各還其情實存　朝廷有用之才養
國家和平之福不覺厚望輔臣之切如此然非
天語叮嚀　聖心圖轉責令輔臣一力擔荷輔臣亦
安所藉以從事而塞天下之望焉

復祖宗之舊制疏

題為復　祖宗之舊制以光枚卜之盛典事臣惟事
相之職古無專用故周召皆以事樹出教唐裴度李
德裕皆以平章行邊宋韓琦范仲淹皆以參知經略
未有一入溫樹占定揆路如兎之護窟必不肯容一
二窺足者其在本朝相業光明俊偉代不乏人胡儼
以知縣入楊士奇以審理入袁宗皐以長史入張瑛
陳山俱以鄉舉教官入俞剛以生員入王文薛瑄以
御史入高穀黃淮楊一淸俱以中書舍人入許讚以

推官入李賢以吏部主事方獻夫以禮部主事入桂
萼張孚敬俱以刑部主事入金幼孜夏言俱以給事
中入此皆　皇祖近事無煩遠稽者乃是相業寖衰
上理不奏雖以　先帝之神明尚留此　聖朝之缺
事揆厥所由蓋緣張居正以權受禍而權之者遂守
模稜為秘訣于是進退之權模手而聽之吏部票擬
之權屏息而奉之中官又慮防口不可塞耳不能於
是以　留中之術詭秘而託之　帝若以其身不見
不聞無所事事而收權取賚政在不見不聞無所事

事之中葢自王家屏而后大節恥閙短轅時價黠者因緣爲奸利鄙者苟冨貴而已胍胍相流心心相授既使外廷不得預而守之爲家傳又使體而有可觀而借之爲階客得者既奄爲故物失者亦忘其從來每一番會推一番故事黃蘗止啼盜鈴掩耳名實乖外情理錯謬莫此爲甚如其必不用何如勿推如其應用又何爲是虛衍套數欺　陛下以欺天下哉茲者幸逢　堯舜之主自有皐夔稷契之臣應運而興况　陛下求賢若渴夙夜不遑釣渭耕巖皆當物色

而比肩之臣自設關隘峻籓籬孤　聖主無方之心而隳先朝累行之典寧直四十八年之缺陷不完亦　聖宗二百餘年之盛美不暢也閣臣即敢於蔽賢必不敢於負　皇上　皇上先將臣等合疏　勅下吏部令詞林外廷一體兼用然后會推上　請　皇上一體　欽點如閣臣再有露揭進用私人仍以虛文塗人耳目容臣等直疏糾參是使也明明在上穆穆布列少有邪曲人皆立見大約用詞林三言盡之不受中官知不受閣臣知不受小臣知用外廷亦

三言盡之能爲中官重能爲閣臣重能爲小臣重如薛文清三楊求一面不可得而中官之見嫉者亦皆曰好官惟薛卿豈以明良交泰之會公道昭明之時而天下遂無人應其求哉但以天下官用天下人以天下第一等人居天下第一等官勿更叙資叙齒如昨年故事爲詞林羞既用之後或出而領牧或間一巡邊内外互爲用亦互爲更非直居其地者不敢以身嘗而愛人者亦不敢以人嘗矣光萬年之曆服而佐泰昌之景運莫先於此

外冦未除内患將作疏
題爲外冦未除内患將作懇乞 急諭樞臣愼舉動
以保 宗社事自有東事以來樞臣黃嘉善誤 陛
下非一事非一日矣而大臣顧惜體面莫肯明言昨
見經臣熊廷弼一揭大約謂其以紙上虛數誑 君
父以錢糧虛靡哄各邊敵各衙門以爭執之端開各
地方實以觀望之路而至語以用李氏兄弟催三路
出兵庇各處失陷之罪沉匿清河開原勘案致監院
屢催不發惟勘功則發之安親經畧下 詔獄面竟

縱兩帥於私第不忍重言一聲其罪經臣身在事中
言言實錄但以揭未以疏 陛下無由 省覧耳嘉
善此時屏處城闉席藁待罪乞 陛下貸一死則已
爲萬幸乃欲揚揚趨 朝蒙面視事豈以 陛下之
太阿爲不利耶嘉善自有所恃以無恐獨不見丁汝
夔之已事乎臨刑之日始大呼曰賊嵩誤我彼誤人
者亦安足恃耶然猶曰驪揚之事也嘉善之智昏論
短不辨闘以外也若乃腹心醸亂爲海内所痛心疾
首者莫如徵民兵召外兵二事何以明其然也兵農

之分久矣里中之法猶存餘意若使賢有司倣先臣
尹耕鄉約之制父子兄弟人自團練即一邑可得勝
兵數千人今之捍衛地方足矣嘉善倡爲每縣四十
名之說閭井騷然里者之追呼吏胥之悉索九死一
生幸而得脱然而破家鬻子不勾津貼之費至於行
者頭目傷心投人於塗掛人於市婦人於室民之苦
兵甚於苦■夫費公私數十萬金錢招此數萬離心
離德之衆安所用之近通州又見告矣議者欲令出
關一步輒攘袂而起何待有事而后知其不爲我用

乎豈惟不爲我用或反爲人用或自爲用皆有不忍
言者是徵民兵之實害也募兵洵不厭多昨歲遣四
司官今復議遣四科道兼以將材之開選各土兵之
徵調可謂多方要以募者受 朝廷之豢養選者受
朝廷之告身即調者亦受 朝廷之約束如馬之
有銜勒而後過都歷塊惟所馳驟焉若使不受銜勒
即一馬踏殺天下有餘矣臣伏見去年八月内嘉善
奏有條陳倣宋臣張浚之法招百人以上者准武進
士授衛鎮撫招二百人以上者授把總招三百人以

上者授千總招五百人以上者授守備欲行各省直撫按衙門榜示各地方廢閑將領及會舉武舉並雜色人等但能自帶家丁自百以至數千人赴京聽會官試驗等語舊十二月再循故事復爲申請嗟嗟南渡偏安流離播遷偶一爲之　國家全盛何至若此此計果行是何進召外兵之故智也　國家何負於嘉善而爲此不祥之事哉自旱魃爲災江淮兗豫之間蠢蠢思動兼無爲白蓮之教萑苻綠林之豪實繁有徒此風一倡轉相嘯聚有司莫敢問羽翼既成聲

勢既重或觀望而不前或源源而不止或屯聚而不散黠者要挾漸生智者窺伺漸起加以大兵聚會强者爲雄此時即　下詔止之不能解之不可是使奸雄既驕於　闕下而豪傑峰起於山東也授亂臣賊子之柄而復被之以忠臣義士之名反速而禍大不在■■矣嘉善之肉其足食耶天祚　國家事未得

旨猶可及止臣敢不昧死早言之若夫募兵選將及邊塞廢閑復職之議自不妨舉行耳臣嘗謂　國家無兵有無兵之害有兵又有有兵之害民不知兵既有不知兵之害人盡知兵又有知兵之害言雖迂濶亦各有見民之蚩蚩毋生其心天下春春毋開其始行人司司副劉時俊每與臣談及此輒欷歔欲泣時俊遠識鴻猷能爲　國家當一面曩爲臣縣令吏民畏服如神明臣固知能辦此近見乞差西歸虛此有用之才臣甚惜之竊謂當留　輦轂下以備緩急之用即使著宜差或令之宣慰屬國察其情形圖上方略毋令異時欲遣而難其人也統惟　聖明留神採擇

枚卜既已不平疏

題為枚卜既已不平王爵不宜再誤懇乞　聖明勅下　廷臣以權衡還部院以是非還臺諫以威福還　朝廷事自[illegible][illegible]匪茹疆圉漸蹙輔臣日在醉夢冢卿天不憖遺於時乎章　軍國則思救時之宋璟銓序流品則思清通之山濤非若平常無事之時可用朝三暮四之術者乃禮臣何宗彥以不參攻南之屬官失權要地奪之揆路予之禮書已乃併其禮侍而奪之弄之如嬰兒逐之如孤雛臣書勸輔臣為王

旦升臣亦勸為蕭何皆漠然不應去者不絜其名主者莫執其咎然則誰為爲之孰令聽之者耶今腹甲既解服丁巳除賀戰勝者在　廟堂矣可惜一番公慎　明旨竟作一番　恩怨結局蹊田奪牛毋乃已甚一不平也長謾佞之風短骯髒之氣二不平也覆攻南之吏部則不問不參攻南之禮部則問之同事異律同情異罪三不平也渡江河而遇風波中流而失維楫四不平也李代執僵形迹不白恐去者與後去者各不相明各非其罪五不平也使其稍有悔心之萌宜如何為補過之圖乃作事已錯竟夢皆顛游被人言方寸轉亂於是積感約之漸以鎮之而蕭殺中幾不免矣賴　皇上寬仁大度不湊罪御史而從木立信棄灰示威從此各知迴避既懸必殺之意又感不殺之恩輔臣所謂導天地之心而迎一陽之復者能已見於天下矣假令以此一片精神　請開臣請總憲　請冢宰　請考選庶幾一遇豈不亦履長盛事情乎其誤則之也似非庸者所能辨也連日以來　主上分論御史待罪中使絡繹傳宣罪帥公

然代揭　宮府一體文武同心得　君行政此其一時似又非庸者所能辨也人言籍籍皆謂有所受之姑為打草驚蛇之謀徐為下水拖人之計臣不敢謂然但為輔臣計自當守庸之本體愛朝臣者自當還庸之本色從來末世奸雄剪除忠良位置私人壅蔽聰明杜絕言路皆枚有所用之輔臣非其人也意欲何為哉目今揆應正虛不知其意又將位屬何人十餘年來　皇上惟求舊多用老成而精已錯亡由人提挈山林起家者灰今待燃覺黍谷之易媛地位

相近者孰中巳甚覺蔑猰之易寒前有知巳一人之感負心不可後有相倚爲命之意解腕不能往往一入其牢籠事事勤遣其魔障遂至以百官之領袖爲胥吏之求行戲局一場賣山徒手甚而盡喪其生平者有之矣臣竊痛之拜爵公 朝受 恩私室非所以愛大臣爾爵可糜吾嗎先棄非所以自愛失身之害甚於失官失心之害甚於失身毋可危哉所以爲此者不過保全時局耳差乎 金甌可保方論功名性命苟全方問富貴萬一邀陽不支大事將去此時

賢愚同盡恩佹乎等臣不知抱此不敗之局將安任耶亦可演長思矣今日之事銓司斷宜博訪僉謀卽候 命散館諸臣歷資皆六七年亦當與開未議毋令再貽後言倘更如枚卜故事碌碌因人暗中摸索就囊機關臣等執白簡而隨其後矣臣無知交亦無鄕曲正謂年來 命旨甚艱廉恥道喪鄙者不去賢者不留 皇上不問其去留要人各得以其意自爲去留一留一去動須數年再去再推又須時日在輔臣不難爲數年之淹不知國國可能爲數月之待旣

誤 國事兼傷 國體不得不盡言之惟 聖明留意焉

千

捉獲假印疏

題爲捉獲假印假文的供假官假批事臣維任中書六年御史侯　命七年皆在都門習聞奸胥之弊及拜　命後巡視城務臣出示曉諭於拜命拏訛及假印假官三致意焉期無故犯乃於前月有魯仁狀告王承恩張科打搶及審則原被絕不相認而仁爲其主鄒成所使欲以滅口者也遂得發李友芝郭希孟兩貢生空年之弊賴部臣同心發奸即日參送如律究擬未幾而書辦金鼎臣來告執照揑情甚大臣以

未經告理先討執照殊心疑之欲行質審而告鼎臣者踵至正在拘提陳圻報有慣做假印繆檟臣隨行兵馬司王儀親至其家緝獲併搜其僞印文案一綑計八十九宗僞簿二扇而是日金鼎臣聞風匿矣又准陸培元報有假印魏成銓臣復行坊官汪從濂親緝併搜其家得僞文一扛計三百八十六宗僞簿一百零七扇臣當堂審得繆檟一名繆八係刑部貴州司未遣軍犯魏成銓一名魏時用戶部山西司事例科書辦僞印僞文是的隨批行兵馬司會同東城童

司官齊至公所悉心細審要見各犯是何處人是何行頭如何作弊何人得假何人假印何番冠帶何時選官一一塡註明白速速報據審得魏成銓與繆檟及脫逃吏部三考科吏金鼎臣即金七環又名金滌硯及不在官先爲三考科書辦後爲節愼庫書辦黃臧池即黃汝明等彼此串通作奸犯法過惡多端有貢生吳心舜石中玉等盡行倒提年月上卯收選隨行禮部及太倉銀庫査弊訖及遼東監生李大夏以監生改作儒士大夏自首訖又江榜賢拿衣等弊是

實繆檟供稱原係三考科書辦三十七年爲與縣文詐僞造假印事覺被范主司參送刑部貴州司問軍未經發遣因告納贖保放在外不改前非仍行僞造騙人財物有黃廷宣陳期椿蔣應倫宋承祖等俱以假印做官又據番原告陸期等供稱未國蘊黎大硯何英道黃廷宣金化鯉等俱以假印假文做官得銀多寡不等當令繆檟當堂描考功司文選司節愼庫等衙門僞印其三顆魏成銓亦描銀庫衙門關防一顆憲印二顆共三顆比對搜僞文印文相同臣隨將

供報名開送吏部文選司查驗隨據文選司回稱查得考功司三考科當該金鼎臣向以奸詭經該司革役不意其與軍犯繆槓戶書魏成銓表裏爲奸假印假官一至此也據供各欵殊爲髮指本部各有司存隨經移付各司查覆前來等因查得黄廷宣直隸保安州人四十四年二月准考功司付上糧從七品冠帶四十七年選河南彰德衛經歷查本吏單註實歷今封司回稱鈌簿無名明係假僞一查陳期椿浙江武康縣人四十二年八月准考功司付上糧正九品

冠帶四十六年十二月選上海縣主簿今封司回稱本吏參萬全都司所屬倉矣安得又參都察院架閣庫典吏而以印信手本起送乎况功司撥辦簿無名功司二考簿無名明係假僞宋承祖鳳陽人四十七年十月題授冠帶然吏未有一身而兩役者也本吏文之投於功司者則萬全都司起送稱參兵儲倉攢典文之接獲於繆槓家者則保安州起送稱參宣德倉攢典旋又改延慶州長安堡攢典且兩地中文筆跡俱出一手其爲假僞無疑石中玉湖廣巴東縣人

以四十四年歲貢而咨稱四十三年夏季掛選四十七年六月考定州判未選明係高擡吳心舜江西安仁縣人四十六年掛選四十七年二月戶部咨開四十二年掛選乞免一年銀四十兩四十七年四月考定府經歷四十七年十月選蘇州府經歷此其那移年分又較石中玉爲甚者也朱國蘊據功司回稱江西永新人充延慶州赤城廣備倉攢典納上糧銀三十兩四十七年十二月冠帶二考付簿無名及封司鈌簿無名明係假僞一黎大成河南人准功司回稱

文思院人充順天府新城馬房倉撥典四十一年十二月上糧正八品冠帶據工部咨加外府經歷銀二百七十兩已選南雄府經歷訖今查功司無起送原文亦無封司查回又准封司稱鈌簿辦簿俱無名郎使加納果眞而一考二考之僞已難掩矣一何英道浙江人查本司冠帶簿無名據考功司回稱係四川道當該然二考付簿無名鈌簿無名明係假僞一金化鯉准功司回稱順天府通州人充延慶州赤城廣儲倉攢典四十一年四月題授上糧從九品冠帶四

十五年十一月加納典史四十七年六月選儀眞縣
典史無原文亦無封司查回及查封司鈇簿辦簿俱
無名明係假偽等因到臣續據劉㒰佐郎劉二告爲
謀殺滅口事稱係鼎臣家人事發懼洩送監通州意
圖絕食炎在旦夕等語臣隨行通州弔取面審口稱
鼎臣住周姓房屋往日搬房周家小四兒小招兒進
臥房打掃親見磚地有隙藏有錫盒一箇內石印三
顆當時懼禍恐惹是非投在井內遠拘小四兒招兒
面審是的臣當行彭坊官至井打撈將井水淘盡入

泥洑許淘得石印二顆完好無鈌其一顆已破碎止
存印影臣將一干人犯及偽印同送刑部訖又據繆
櫃初審口報倒批截解之弊係伊通同庫書胡登道
沈應遠黃汝明等假印回文如揚州府寶應縣典史
帥國欽江都縣縣丞童思充兩項科匠銀兩皆經伊
手作弊又據祈成報稱江西解官潘雲鳳謝天寵山
西解官王觀太等各有情弊臣隨行文巡視科院及
監督主事知會據科院回稱納完年月銷號實收一
一有據若實收外另有別項銀兩如櫃等供吐偽印

侵匿此必解官與該書胡登道等通同作弊批不掛
銷故冊籍皆所不載而查覈之無從也憲行各地方
弔取起解的數似難通情併行原籍嚴提庫書胡登
道等盡法痛懲以清宿蠧等因監督主事回文大約
相同臣復拘繆櫃研審問堅執帥國欽係伊徒弟徑
投伊家伊引見胡登道親做節愼庫假印回文先供
得銀伍兩後供得銀伍拾兩的的有據又親見督繕
底簿指出經手造冊錢宗樞質對復行弔取繕司底
簿繕簿與庫簿已不相封繕司之舊簿與新簿又不

相對一簿之總數與散數又不相對百孔千頭臣亦
安從而問之復行約同監督至寓面相商確猶恐三
司分收未行細覈續據監督回稱四司之收數與庫
收多不相封越數日又移文稱司收與庫收一一相
對而錢宗樞且執稱營繕之簿四十三年分內有四
葉非其親手筆跡則尺籍徒存已不可問矣又何怪
乎起解之數非其上納之數紙上之銀非其庫內之
銀而襍以鉛藏和以銅錫將來兌發之銀又非今日
上納之銀也哉臣巡城者也據各犯口招鈌提重務

不得不往返質問其實厰庫自有專司非愚臣所得與聞如科院內外循環之法十年透查之法信能設誠致行自當風清弊絕但胡登道等以一備書之人而起家十餘萬或入九萬又皆懼禍先逃徑同原籍不一執訊獲醜盡法痛懲宿弊何由得清根株何由得拔邏視殆有先得同心者矣該臣看得魏成銓奸以入神巧乎有道當事倒進退之咽喉爲梟府出人之門戶刻印銷印走造化於毫端人謀鬼謀弄衣冠於掌上木已盡而蠹不休廩將傾而鼠不出天毒已

厚人理難容謬櫝禦魅游魂出押亾命作奸漸老漸熟舞文愈出愈奇教化大行門徒斯盛總半生之現業計一死以何究至若金鼎臣者一代窩吏兩世濟惡名爲狙吏實則猴冠既已貴人亦復自貴可以仕則仕可以速則速覆雨翻雲人有都又官之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改頭換面人有活閻王之稱兼以二犯表裏爲奸加之群兇首尾相應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豈容有力負之而趨所當立限嚴緝正罪者也節慎庫漏網書辦胡登道黃汝明洗應遂等何所

闖而來何所見而去雖然與盡而返難云往事不追谿壑既盈惡害已而先去其籍冨貴已極欲滅影而早遁其形金穴難塡水衙何罪據稱上手下手非經一手其實前身後身總是一身若非行提在官何以直窮到底所當行彼處撫按嚴提解京究問者也臣復自推此弊沿習已數十年此輩盤踞已數十人經手各衙門亦數十員習久則難破人多則府怨經手多則招嫌而臣以爲不必避也此輩神通廣大非經告發雖聖智莫測其奸若既已發之又復縱之是作

奸自臣等始也除一面參送刑部一面將僞文移送吏部聽其細查已選未選作何處分已發覺未發覺作何清覈併前李友芝郭希孟應否知情併應移文撫按究問明白該部賢者爲　國剔蠹自有同心更乞　勅下各部諸臣盡法搜剔務令掃其窟穴但得仕路少清　國儲少濟臣即任嫌怨敢有恤焉要以小懲大誠自今以後各保身家各全性命豈謂非小人之福哉

禮臣不能守禮疏

題爲禮臣不能守禮懇乞聖明勅令速行改正以
重大禮以光主德以尊主權事臣聞見禮知政
差等百王故夾谷禮成齊人不敢加刼披髮野祭辛
有策其先亡卽在兵戎之時未有不重祀事之典者
本朝禮制度越前代卽皇后喪禮不數見惟
高廟成廟有之實錄亦不槩載近而最著者莫如
世廟臣按大明會典內孝烈皇后喪禮內一
欵一各王府南京浙江等十三省布政司及直隸

府分禮部請勅差官訃告臣又按聖明詔令內
載孝絜孝烈皇后勅二道其一勅曰皇帝勅
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于嘉靖七年十月初二日崩逝
遵奉祖宗舊制一切喪祭禮儀爾部裏開具明白
在京文武衙門各遵行外便行與各王府及在外文
武衙門以聞喪之日爲始哭臨三日成服二十七日
而除俱免進香故諭欽此時嘉靖七年十月初四日
也又一勅曰皇帝勅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于嘉靖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崩逝朕遵奉祖宗舊制

一切喪禮禮儀你部裏開具明白在京文武衙門各
遵行外朕憶皇后言我去常典皇上聖躬爲重請勿
以我爲念茲朕思后語王府外司進香道塗擾民着
便行與各王府及在外文武衙門以聞喪日爲始哭
臨三日成服二十七日而除俱免進香以慰后意故
諭欽此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夫會
典之載請勅如此詔令之載勅書如彼且其
請勅得勅卽在兩日之內煌煌聖書炳如星
日非但臣下不敢干卽聖子神孫誰敢以意增減

者是以大行皇后崩逝皇上首諭禮部槩從優
厚以至謚議則令傳宣玄宮則令預啟皆倣高
皇帝文皇帝爾皇帝時舊章行之是皇上之
守典禮與守祖宗之家法尺寸未敢有踰也近日
訃告一事閣臣未見撰勅禮臣未見請勅遂趣
半月以後方始差官又顯刱會典禮部請勅之原
文爲請勅本部之字樣有心無心皆不可知該部
纔一具催閣臣不聞一揭倏而服知徑脅批文前
往訃告又遺下真保二府及山西等處令科臣惠世

揚另行候　旨迷謬錯亂大駭聽聞諸臣中有已行
者有愛　皇上之禮而不肯行者臣若不早言則迷
謬轉深錯亂轉甚請先言其不可而後及救正之者
天使傳宣百官開讀　龍亭之郊迎道旁之俯伏
以禮部之批文作　朝廷之　勑旨不可一等常差
遣告奉　簡書皇皇　母后反不得等於　王府之
喪禮大臣之祭葬不可二傳之天下書之後世謂
皇上虛有優厚之名而反靳此常行之禮失大信而
損令名不可三有　勑爲遣無　勑爲委以　明廷

之侍從爲宗伯之委官不可四有差有不差有行有
不行以一使之車書成割裂之景象不可正座續屢
有　明旨　聖明原無成心桐封業已兩行刑工亦
蒙問　俞將無據之揣摩卯中官之鼻息不可六禮
者上與下所共守也下以禮事其上上始以禮待其
下權宜一開在下爲題　卯在上爲墨勑大臣防微
當嚴其漸不可七有此七不可禮臣何以自解焉及
今救正猶可爲不遠之復救之如何惟理會請　勑
二字而已矣撰勑閣臣之事請　勑禮臣之事閣臣

做　祖宗朝故典即日具勑以　聞詣宮門請　皇
上一是字得勑之後禮臣一面謄黃隨給未行各官
前去一面差人令已行者坌大暫需庶幾失禮之中
猶有存羊之意而光　主德尊　主權胥此矣若禮
臣孫如游或偶爾紕漏或別有意旨或賜　明諭切
責或令撿舉姑容臣等諒其生平不忍爲鷹鸇之逐
禮臣撰之清夜亦何辭於相鼠之譏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登極必用詔書疏

題爲竊惟　登極必用　詔書詔書必用明年年號今相距止一日矣扳髯之號一年再見古事不載本朝惟洪熙一年亦非本年之事查得唐德宗改元凡三建中四年興元一年貞元二十一年共二十六年德宗於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順宗即位是年改元永貞八月疾遜位太子明年爲憲宗元和元年然則史稱德宗二十六年蓋合永貞之一年而筭而永貞係以一年亦即借用貞元之二十一年而稱若舍貞元之二十一年安得有永貞之元年乎父子共爲一年此其最較著者今日之議萬曆自應係以四十八年泰昌自應係以元年但史書自八月以前仍書萬曆自八月初一日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明書泰昌並存不悖古今通行其明年仍用　今上新號于理允協若漢殤冲質既不足數而宋之太宗不踰年改元史書薄之事亦不相類惟唐之德憲爲中興令主而當時大臣杜黃裳李絳裴垍韓愈等皆博極羣典有所考據非苟而已晉故敢採之以備　裁擇

年號議疏

題爲年號一事臣於初五日已具小揭旋奉　旨會議宜再有言以申前說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爲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之爲改崩而不忍斬削之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則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未改矣天啓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悉無安頓於是追思　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　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天下之事情與理二者而已矣泰昌雖一日亦君也今一月中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將不稱宗乎不附廟乎稱宗附廟有廟號而無年號乎將孫稱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姪兄弟之事行於父子之間

乎以世以號無一可者臣竊以爲非理也泰昌之於
萬曆猶天啓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
啓獨忍於其親則削之是陷　皇上於不孝也即不
忍於祖而忍於其父猶之不孝也急於全泰昌之孝
而不思所以分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
昌之改元以明年者亦曰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
矣復何待哉生爲一世之君沒不得享一日之號仰
又不能得之於父俯又不能得之於子則泰昌在天
之靈必不安奪子之不足以增已之有餘則萬曆在

天之靈亦必不安　皇祖　皇考之靈不安而謂
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爲非情矣查得綱目唐睿
宗太極元年下分註玄宗皇帝先天元年唐德宗貞
元二十一年下分註順宗皇帝永貞元年至晉武帝
崩于四月不書太熙直大書孝惠皇帝永熙元年而
資治通鑑於玄宗直書先天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
先天於順宗直書永貞元年註是年八月改元永貞
晉永熙之書亦如綱目然由此觀之晉唐三君皆當
年改元一四月兩八月不必正月而後改元明矣唐
之玄宗則以太上見在而改元者在者如此況崩者
乎子之改其父者尚如此況子之存其父者乎夫千
古禮法史法之宗無加朱紫陽司馬溫公二人今之
高議雲臺者度不能加兩公上如溫公議則獨存泰
昌如紫陽議則存萬曆而併存泰昌綱目通鑑兩書
具在一覽可得勿容聚訟爲矣嗟乎自古踰年不改
元之非猶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　先帝不
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踰　皇上踰年不改之非是在
三事諸臣主持之

懇乞聖明愼守典禮疏

啓爲懇乞 聖明愼守典禮淸宮禁以安 宗社事竊惟內廷之有 乾淸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祖宗以來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 大行皇帝 賓天選侍李氏旣非殿下嫡母又非殿下生母儼然居 正宮而殿下乃居 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待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託以 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實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 睿知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爲乎故在先皇祖特屢請名封而不許卽 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便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

立見於今臣誠有不忍言者矣伏乞殿下收回 遺命令仍守選侍之職或念 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置一號殿中殿下仍回 乾淸宮中守幾筵而成大禮庶幾宮禁淸而名位正 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懇乞聖明仁義兼盡疏

題爲懇乞 聖明仁義兼盡情法兩全事先是本月
初一日諸臣聞變倉卒趨朝人情洶洶朝不待夕維
時大臣從 乾清宮中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居
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几筵而避居別
殿跟隨張皇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髮之
勢驚問其故宣傳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腹玉
奸璫布滿陰爲人腹心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於初二日隨公

疏後有愼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語甚微婉此時但
知定 宗廟安 社稷爲大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
震怒禍發不測賴 皇上保全特臣疏發閣票擬隨
奉 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
部再酌議具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 旨
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 駕還乾清宮禁肅然
內外寧謐臣等舉手加額共幸 廟社有靈矣 皇
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
惟是自移宮以[illegible][illegible]後自當存其大體捐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大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帝在天之遺
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 侍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
相非小臣之所能意度若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非
但與 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魯襄公
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爲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
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楫與歎服因取朱
熹入直此等處置自有情法至當不易之則閻錦衣
勘問諸璫時語連宮禁槩置不問淺爲得體伏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 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

及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然明白不得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姚遜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狀
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脫罪其餘株連槩從寬政令
反側子自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政所以寢淮南之
謀而仁之至義之盡胥此矣臣區區之心始終知有
定 宗廟安 社稷而已矣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申明臣疏以新聖鑒疏

題為申明臣疏以新　聖鑒事臣因初二日奏　請
李進侍移宮以清宮禁以安　宗社既移宮以後懸
想　聖度寬容自然　天覆地載乃外庭揣摩測度
不無私憂過計臣隨有仁義兼盡情法兩全一疏求
皇上少　寬恩於宮闈之內而但究治其盜寶之
人此區區犬馬之一念也奉　聖旨這所奏如何不
題李進忠等只言劉遜顯有情弊其餘已有旨了欽
此　明旨森嚴臣不勝惶懼伏查原疏委有仍乞將

劉遜姚進忠等正法懸其盜寶罪狀與天下共見不
使播弄脫罪就中多人不及一一盡列然曰等而李
進忠已在其中矣目下雖在逃未獲然緝拿有錦衣
問擬有刑部旦夕就縛典刑立正豈能久逋　天誅
者臣發奸之人何敢別有情弊敬瀝愚悃仰祈　聖
鑒特賜　寬原臣無任竦息待　命之至

憤辱徒有空言疏

題為憤辱徒有空言雪耻未見實事謹瀝血　上聞
敬請　皇上何故棄天下諸臣何故棄　皇上之天
下事日來揣經略熊廷弼疏所傳逆[illegible]榜文搖亂我
軍心鼓扇我將士中復有徽欽等語恥辱我　皇上
伏覩　明旨[illegible]招降撗肆詬侮朕心深切憤
憾中外當事諸臣當勵同仇之義協力齊心亟圖殄
滅以雪國恥毋得仍前因循怠緩自甘僇辱欽此仰
見我　皇上留心[illegible][illegible]郎　聖體未安惓惓不忘典

言及此真、九廟之靈　宗社之福也臣義憤所激
更有說焉夫[illegible][illegible]之辱甚矣喪師數十萬不辱喪地
數百里不辱乃至今日而舉朝始知辱哉夢耶寤耶
抑囈耶然使實實知辱實實圖所以去辱及今猶不
為晚無奈其實不知辱何也且　皇上亦知徽欽之
所以辱乎自蔡京王黼秉高為邪朋比固位童貫附
之表裏為奸排陷忠直壅蔽主聽濁亂海內馴至犬
羊入室城下乞盟割地行成恬不知恥金師再入舉
室北轅往返青城求免不得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

父子自離青城頂青禮笠乘馬毋過一城輒掩面號
泣讀史至此真千載有餘辱不虞██引此規則以
辱我 皇上也 皇上真知此辱則必如天之怒萬
物也有雷霆焉有風雨焉下誤 國之臣於理司下
哀痛之 詔於四方下犒賞之 詔於遼血下求言
之 詔極言闕失於中外旬日之間杳乎無聞只一
尋常銓印於 聖躬有何勞煩於 聖心有何籌度
而堅執不發若與臣下爭氣然者從此不行一事不
用一人不必人去 陛下而 陛下已自爲孤注矣

從來殷憂啓聖多難興邦舉動不宜若此卽患難君
臣相倚爲命陷絕亦不宜至此經臣以來守封疆負
病告急淚盡血隨師中三錫其 恩禮之薄亦不應
至此臣竊以爲 皇上未知辱也閣臣方從哲謂非
無效覆餗堪羞造膝無言但效叩頭之閣老作事屢
錯入稱簡舉之相公甚至以吏部之印今日做人情
明日做體面今日許其揭明日許到宮止效婦寺之
忠不思 社稷之重是閣臣未知辱也樞臣黃嘉善
方寸已亂伎倆久窮聽勘之賊臣公然見 朝而不

問公然上疏而不問亂兵鼓譟於近郊逃兵行刼於
大路而不問撻伐之言徒美中樞之略無聞若今經
臣與疾入關請問何人出塞再若中原乘間盜起請
問何法消彌矣如來如焚如棄如是樞臣未知辱也
新推閣臣史繼偕物議久騰彈文踵及枚卜一年不
下應 聖意之久疑銓印四票 留中想 宸衷之
積厭人言屢黜其身已亦不發其鼎郎使覥面靦顏
豈覆能張膽明目欲蓋前愆惟全晚節若誤認九州
四海之論但作一人一家之言暗地書空別藏機彀

設心如此謀 國可知是見在之閣臣不知辱而將
來之爲閣臣者仍不知辱也由斯以談 皇上不辱
則諸臣之精神振作不來諸臣不辱則滿朝之精神
亦提提不起悠悠忽忽口裏說過耳裏聽過眼裏溜
過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直到撒做世界而后已不知
皇上誤諸臣耶諸臣誤 皇上耶臣謂 皇上之
救遼東也當如 聖躬之求藥汲汲召秦越人切脈
審方既讀其元氣又壯其神氣而后遼東可保也是
壽國以壽身者也諸臣之愛 聖躬也當使安遼以

安天下既無虞於肩背又無虞於腹心而后　聖心
可悅　聖體可康也是壽國以壽　君者也所謂秦
越人者何先問冢卿次問平章次問樞密其餘參苓
以次佐使只在旬日間海內其有瘳乎若徒曰尚未
安曰俟少瘳云爾過此一番大家了事臣不知此數
何票擬空言便能寒■■之膽而繫其足否耶夏之
攻宋也僅餘襄武一城不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
病塊　皇上若再不肯下冢宰不肯補三道是眞無
意於遼東何不及蚤棄去而使■■留此病塊爲哉

臣非不知　聖躬在調不忍瀆言二三老臣落落晨
星不欲盡言正惟盜賊在門主人有疾婢僕忠於主
人敢匿不以聞而舍此二三長年又無可責備者故
始終以恥辱二字共相勸勉期於有眞辱則必有眞
事豈其忍求多焉萬一不幸爲靖康之世則大家不
免爲靖康之臣毋論青史凜然儋州之竄雍丘之戮
政恐當身不免耳與其死於諛　國寧死於匪躬若
臣固言官死言者也

天意未嘗亡遼疏

題爲天意未嘗亡遼人心不可棄天懇乞　聖明罪
已諸臣各自罪以無獲罪於天以無獲罪於　祖宗
事臣觀今之策遼者皆曰徵兵兵逃徵糧糧盡徵馬
馬死徵牛牛死甚至百萬硝黄立刻而盡一言以蔽
之曰天意噫是皆不忠於　皇上之大者也臣嘗反
覆古今興亡理亂之數亂之終治之始天非惟無意
且有深意焉但看人主承受何如耳易曰蠱者事也
壞極而有事也葢不極壞則人不肯事事或反以有

事者爲多事惟壞之極矣則君臣上下同在覆巢焚
棟之下震風凌雨之中於是醉夢不得不醒嬉笑不
得不涕手卩不得不作肝腸不得不洗蒙蔽不得不
破格套不得不除時忌不得不寬禁錮不得不開廢
幾一番破壞一番振頓是以漢世再興不階尺土唐
之靈武奉天皆以喪敗之餘成中興之烈宋之南渡
屢挫屢奮猶及百年若非奸黨相尋未必卽至航海
故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賢也而今竟何如哉今
天下政壞不爲不極矣醞釀懷胎■有東方之事三

年以來不爲不久矣而側見　廟堂之上未見有爲
　陛下分任一事如長途之爭負者未見有共任一
事如推車之必行者未見有已見之事至此結局者
未見有將舉之事自此開頭者醉夢如昨嬉笑如昨
手足肝腸如昨蒙蔽格套如昨猜疑禁錮如昨或鼓
或罷或泣或歌如飲狂泉如遭畫魘對而憂形於色
轉眼卽忘開戶情見乎詞到手卽亂■■之佹可忘
而必不可忘　中國異己之人罪弃罪師可赦而必
不可赦空谷廢棄之士屬國屬夷可用土司土兵可

用而必不可用考選臺省之人庸輔忍於誤　國而
不思顧極敢於誤　國而不顧　眷留變爲切責切
責　宣諭未必盡出　聖意與否如其信然是　皇
上又忍於負　國而不忍於負誤　國之臣嗟乎皆
進者夜行懼罪者偷藝諸臣爲一身計猶可也　陛
下任　九廟之託奈何置安危於度外哉今日之事
先請自　皇上始而　皇上亦無多事事也但一
御朝廷見羣臣草一　詔遍告遼東將士告天下百
姓告海內義士忠臣卽　聖躬偶爾違和亦當　宣

召二三大臣務面仰天抱頭痛哭商確大略萬一不
然羣臣亦當排閣直入頓首死罪求　皇上一决以
　皇上之神武　九廟之神靈旬日之間定當士氣
改觀人心固結而後問國人皆曰賢者何人急　召
之以塞天下人之望問國人皆曰不可者何人急去
之以洩天下人之忿一面　召張鶴鳴佐樞密而兼
採　先皇帝左右四司馬之例以備分遼一面移祁
光宗於山海與文球相機調度而又倣　肅皇帝內
外四經畧之制以禦長驅一面責李長庚專司籌餉

又速推少司農一人專理屯田一面　下考選散館
諸臣用資謀斷又速　召當年直言敢諫之士及使
節守義之人而最要緊者尤在用人之人周嘉謨夙
負時望海內想見太平而干戈搶攘銓印虛封至若
百司之綱紀與百官之領袖並重一則有正而議者
一則有署而忘正此可盡諉之天意哉從來末季之
虜俘皆是興王之命世堂堂　天朝豈患無才但以
天下心用天下人以天下人排天下難自有餘裕而
又於兵部遼東另爲夾袋樞司巡司爲遴選遴選必

可爲邊撫邊撫必可爲經略用人者論而後官毋官而後論用於人者量而后入毋入而后量即如張鶴鳴一人而左右置棋不定薛國用一身如溝水東西不常徐光啟之腸徒熱而人尚作冷眼之觀李植等之血徒洒而人尚爲死灰之棄須之彥之才堪入面而佐練臣似不如以職方兼京卿之銜李乃蘭之精白一心而吝廣寧似不如以近地收廉能之效其他願者必往往者必願總祈一官當一人之才一才當一方之用孰與夫倏起倏罷旋去旋來傳舍於關上

錯趾於坌闘而一無當於成敗之數哉如臣之言幸而遼陽能守腹裏無虞二三年間休養生聚再圖撻伐　社稷之靈也臣之幸也即不然而猶有後着有退步諸臣猶可不得罪於　皇上猶可不得罪於祖宗若夫赤白囊至則踉蹌趨　朝塘報朝停又帖然無事必至斷送遼陽斷送金甌而大家諉曰天意云爾眞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矣臣草疏已畢見經臣疏稱三帥分防連絡相持勿與輕戰賊至遼陽劉總兵督兵射打於城上本部院親督川土兵拒戰於城下臣甚壯之禦寇必於門庭經臣洵得方略但賊聲息重大或全兵壓雲而齊犯三營或鐵騎鳴鏑而直衝一處能久持乎能不與戰乎張疑撫順能必應乎冏兵而應能無腹背受敵乎攻其必救能無誘而致乎事勢急遽而緩濟兵法主合而忌分機難遙度筴貴萬全亦臣區區謀　闕之血誠也臣無任痛哭流涕之至

天步方艱疏

題為天步方艱天心甚孽懇乞 聖明以憂危苦心
圖中興大業事臣待罪學政自三月初九日 陛辭
於役譏南隣有遼陽之警又隨有 嘉禮之慶臣皆
未與交戟之下茲將按視京東瞻望 闕廷能無一
言臣惟 皇祖 皇考不以太平貽 陛下而以■
貽 子孫舉朝臣子不能以太平事 陛下而以■
貽 君父譬如人家其兄在疚官訟盜賊一時並至
何以能堪臣每誦杜甫獨使至尊憂社稷之句不覺

悽然撫膺愧恨欲死又庶民人家尋常婚禮杯酒相
勞皆有以自樂我 皇上嘉禮之成適與東警相會
雖鐘鼓之樂先協窈窕之求 陛下處此必愀然不
自娛然而不敢謂不幸也凡此天之所以仁愛 陛
下也何也人情遇安常則佚佚則怠心生遇患難則
思思則懼心生 皇祖 皇考之以■貽 陛下者
正以 中興貽 陛下也而其憂喜適相值者正天
之惟恐以佚樂怠 陛下而以患難懼 陛下也不
但懼 陛下且使 母后懼 兩宮皆懼庶幾鷄鳴

脫簪之警目進於前內以贊清心寡慾之德外以贊
卧薪嘗膽之思而 中興大業實始基之萬一把柄
不定左右為逢出而憂敵愉入而樂鐘鼓毋論 宗
廟 社稷之身倍宜保重而胷中一放寬則操心必
不危慮患必不深即天有以窺之矣臣聞天之仁愛
人君也當災而懼天之憐之也倍至當災而佚天之
怒之也亦倍至今日者正天憐 陛下而不忍怒之
之時也伏惟 陛下穆然深思刻刻以■■在念時
時與大小臣工商確戰守方略及訪問民間疾苦速

斷在柙之困獸勿以福堂為走險之墟蚤除胎禍之
奸璫勿以 祖陵為養虎之地天鑒 陛下必憐
陛下憐則必扶植而安全 陛下天之所扶誰能敗
之又何有於■■小醜也哉臣又聞大喜大怒皆能
干陰陽之事當此禍至無日患難相倚正君臣上下
抱頭痛哭之時非復頻加 震霆之日雖觸事憂時
小臣不無過激而殷憂多難舉動似不應太輕更惟
陛下渙然開霽盡宥后先言事諸臣將將 御殿
廷課功賞而後議論大臣亦相與先功賞而后毀譽

剿議論自省功實者何人臣勾當得東事者便是第
一個名臣相臣幹辦得東事者便是第一個名相誠
能恢復遼陽躬致太平上臣事業人復何求若猶未
也雖籍天下之口其誰服之　天子富於春秋不宜
使之厭薄臣下平居且然何況多事願閣臣愼思之
也臣嘗觀齊桓晉文越勾踐皆江小國諸侯其君臣
含垢忍辱憂愁幽思卒能振起式微王盟定霸非但
人事天意亦然況我　皇上躬有堯舜之資又有漢
光武之畧豈遂無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爲　國家

了此東事也者臣實恥之日今樞貳盈　朝台星滿
座宜大集於文華殿躬稟成於　皇上各任一事如
云種不如蠡蠡不如泄者一一泣血受　命某衛
社稷某捍牧圉不效則治某臣之罪分爲千臂合爲
一身如此一年而東事不平臣請受妄言之戮若復
悶悶授官草草受事苟且其政億萬其心懷智不以
相教懷能不以相御而且掣之且曳之天下事臣不
忍言矣臣疏已畢又見以瞽論遼事降處魏應嘉等
諸臣風聞自誤心實無他仰冤　聖意不過借此懲

前警後用以委任疆吏耳竊念勘使初罰前此已蒙
寛恩矣後此若再執成心故與　國事爲難諸臣
乃心匪躬之義臣固知其斷斷不然也且與其令諸
臣警不若令諸臣悔與其令廷弼亟不若令廷弼安
肆廷弼　陛見一疏首爲諸臣　請臣方服其豪傑
作用絕無粘滯方新事業政未有量而不意未見
俞允仍乞　鑒廷弼赤意收回　成命令諸臣照舊
供職或量加罰治將諸臣爭自愧悔而疆報益新廷
弼愈加感奮而膚功立奏此亦不謝之　恩威而解

過之　雷雨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忠毅公集卷之一終

左忠毅公集卷之二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奏疏

急救遼東饑寒疏

題為急救遼東饑寒事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懿美不可殫述而首　注意東征將士　慨發帑金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斯周且渥也不知■■壯我師之氣目下之不敢跳梁猾剡

勁虜殲　壯於此固知　聖算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大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近據經略揭報參以往來傳聞遼陽赤地千里芻粟一空人馬倒臥道路枕籍則今日遼東之患又不在無銀而在無用銀之處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涌貴加以荒旱之餘石米四兩石粟三兩其一石尚不及山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賞分十五萬之軍每石約為六兩於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者糴米纔一石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且各丁月餉河東一兩五錢尚有三斗本色可以救死河西一兩二錢盡以市米僅得三斗而況無市處日騰日貴已不能支撐眼下如何捱過冬春不出數月遼必無民無民安能有兵無民無兵雖積金如山安所用之臣所謂非無銀之患而無用銀之處也為今之計急截漕二十萬石乘風帆之便運至後處令河西與河東一體分給本色各三斗仍量扣其折色俟來春耕作有獲再行區處昨巡餉之臣已議及之此今日救饑第一　也頃歲徵調各兵皆以春夏起程夏

秋過都　　　　赤體瘦形大類病鶴匪惟無堅甲乃更無寸縷久戍客兵大率類是京秋九月塞外草衰轉盼隆冬餓死之餘又將凍死臣願　陛下惻然軫念發帑銀二十萬　勑下戶部令廉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東每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者其餘趕騾趕車剝皮剝骨之役亦量加賑恤庶挾纊之惠遍當投水之期而裹革之忠即在藎帷之內矣此又救寒第一急著也臣聞■■發極驕極近又饑極勢不得不決一戰我以飽

乃可以待饑我以煖乃可以待寒我以飽煖之仁乃
可以待驕且殘此淮陰所謂反其道而用之者也闖
經略策奇制勝蓄銳養威行有待矣而客兵久戍思
鄉亦以速一戰爲樂臣未知堪戰與否但旣溫且飽
矣而賊來不能一戰挫鋒以報　朝廷雨露至而霜
雪隨之　陛下之天威又誰能貸者伏乞　皇上勅
下戶部令截漕二十萬石多儲糧糗接濟啼饑　再
發帑金二十萬兩置買花布用故號寒鼓人心而壯
軍憾在此　臣非不知　皇上已發百萬復爲此

無厭之求　被之仁非出自　特恩無繇令將
士感泣故敢冒昧以　請政以終一百萬之　鴻恩
耳若夫長久之策必在通商惠買以利民生省徭開
屯以樂民業河東專主兵河西專主屯庶幾有救新
撫臣袁應泰自能辦此總在　明旨一申飭而已臣
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遼士萬苦千辛疏

題爲進士萬苦千辛進學朝三暮四謹酌異同之論
爲晝一之圖以養士氣以廣　皇恩事臣惟三韓版
蕩萬姓流離塗膏之餘繼以鎖尾卽靑靑子衿如鳥
破巢如狗失來圖展轉於　祖宗三百年來尊賢養
士之恩忍死以歸　皇上　皇上旣　命寺院賑濟
之安插之又　命臣等作養之此政天意之不忘遼
而　皇上之所以不忘遼士也臣督理畿內學政者
也今春　將換籍都察院准禮部咨文屬臣考

試遼東生　雖病憊餘生敢辭勞苦因調取三輔
附近居住各州縣遼生量給路費前赴道州除在山
東者不准收考又查出僞生一百八十名不考外據
安插冊籍互相保結識認者共四百二十名嚴加考
試取一等卷四十名二等卷七十九名三四等有差
念其轉徙無依仰體　皇恩浩蕩姑免五六等以示
優恤新進儒童九名案旣定宜講所以安置之者竊
惟今之安置遼士者饑亦多端矣或以隨處寄學爲
便禮部儀司與會手本是也或以另建一學爲便寺

臣董應舉屢次條上方略是也或以附寄天津屯學
爲便因以屯童納穀爲餼禮垣郭與言條奏學政是
也臣請得析衷之夫隨便寄學是安插之別名也安
插利於分各自爲居如行者之有家考試利於合總
歸一處如邦畿之有止假令一人而考不成甲乙矣
三五人而考不成黜陟矣將廩增於何分科舉於何
定出貢於何序勢必合爲一處而后等第有高下先
後有次序此千斷不易之理也寺院議捐帑金千兩
建學有[illegible][illegible]　擇河西木閘又擇楊村河東之間風

氣稍旺[illegible][illegible]生肄業有其地矣此自寺院慮始若
心經久長策而必待部院題覆　明旨允行恐尚在
歲月之後遼生歸依無所顧瞻不定不能爲旦暮之
待而臣亦謝事不能待矣無已則請據寺院禮垣二
說之中而變通之可乎屯學擬附天津即衛學也天
津軍民雜遝附以屯生又益以遼生四百未必欣然
樂從臣反覆思維寺院駐劄武清則武清固遼士之
丘隅也所委署學印之劉永茂見隨駐武清莫若將
遼士寄名色於武清即以永茂領諸生案冊無事則

隨便而居臨試則傳檄而至如今日之爲府學者考
畢則散歸各縣臨考則歸併本庠是也迨建有新學
另爲區處其教官職業惟以幇補起復申請文移而
止不得營情羔雉門兜追呼令諸生不安其性命之
情臣謹斟酌於十五學之內四百二十人之中可當
一中府定以一等四十名爲廩二等前四十名爲增
補廩出貢一如府學例科舉百二十人編號仍用遼
字制額除山東一名外約用三人待多士雲興仍補
四名之額[illegible][illegible]一切舊廩舊增虛僞種種名色槩不

准理一以[illegible][illegible]爲主而或以年深舊應將貢爲辭者
毋論未必盡眞即間有眞矣而閭閻千里出死入生
得脫腥膻鞈鞢之餘不失衣冠文物之舊已爲厚幸
必欲人人廩人人貢又盡十五舉之人而皆如其廩
與貢即以三輔爲學宮江海爲泮池不能盡厭其欲
況乎倉卒奔命應則來而附不來年深近貢之廩來
而年新貢遠之廩不來又豈情理之可盡信者乎安
不可狃恩不可濫臣爲遼生籌之審矣至每學酌貢
二人聽新院與寺臣酌議臣不敢與聞自前所急議

者有一等則有廩臣前疏所稱天津道申請屯童餘穀尚存七百餘石合照禮科原題事例將一等四十名每名暫支稻穀十石作天啓三年廩數其屯生尚未送學衆入勤苦而耕之遼生安坐而食之亦未必心輸其四年以後應如寺院議以生員魏廷芬所捐之地入穀餉之永爲側庶烏枝棲穩繞樹之身可安鼠壤糧餘飲河之腹亦滿腹滿而後恢復之氣壯身安而後忠義之志堅臣所爲酌議於三者之中而爲遼生策者如此更廩自今以後 皇上毋忘遼士有

今日遼士毋忘昔日有遼東地方體 皇上之心勿日以遼生爲贅疆臣體 皇上念遼士之心須日以恢復爲事忠臣洒新亭之淚義士動故國之悲而后遼可圖也至於劉永茂舊以臨城知縣被論同耕寺院念其九死孤忠患難相收秀署遼學取其與諸生休戚相關真僞熟習惟是以不明不白之官行不真不假之事終覺不便莫若聽吏部議安除授禮部另給關防庶政體官常俱安而本官亦得安心營職其俸薪與馬亦聽寺院計處惟復別有定奪統惟 勅

下部院施行奉 聖旨這遼生附武清學併照新案廩貢俱依議行餘著該部議覆

專設援遼事例疏

題為專設援遼事例以濟急需事竊惟賣官鬻爵一塗原衰世苟且之政即使鬻一官得一官之用而薄輸於公府厚償於民間　朝與吏市吏又與民市識者恥之其至於今則公然入市攫官全不用金錢矣議者以為不如已之便而兵興多事不可已也間之則終不可間也括商算緡一切亂政又零細瑣屑而無濟也臣嘗與科臣官應宸臺臣房壯麗言莫如專立援遼事例便二臣先後各有條陳　上聞矣臣請

再申言之臣聞太倉目前外解不滿四萬言之寒心而兩年事例亦不滿二萬大司徒非不開門以招也巡視監督非不嵩目以求也而人莫有應者何也真者反竄而偽者易售也彼見夫上納之後需次冠帶冠帶之後需次上卯上卯之後需次就選而前後顛倒負之而趍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假寒歲月壯心已灰往返道途資斧行竭老死京華一官未得甚而憮心自悔真不可為者矣竄於真不得不出於偽於是孔方之兄盡作黎丘之子雜而多端莫可窮詰賞奸教貳由來已漸夫復何言為今之計誠設援遼事例名色聽其隨納隨選自中書光祿序班遞至府州縣首領佐貳每官應銀若干量減若干當堂驗兌巡視監督各收一簿公同親証一簿移送選司本月納銀次月隨即上選送簿之名先行發抄選後名簿不對巡視得執而問之此極簡易極直截而人又惟忻鼓舞赴如流水莫有便於此者何也朝入貲而夕為郎人無守候之苦家有轉貲之門便一阿堵在倉除目在堂吏無所舞文官無所摘發便二青雲有路暮夜

無攫不必乞盟於當塗何須與援於中貴便三其有中書序班欲加寺副等項亦如前例隨加隨覆不必乞糧於鼠壤何勞市重於皇華便四市門既冷頂首自除往日麾之而不去此後招之而不來便五而又開出首之塗凡作偽未選者准其自首於本等應納外量加罰治還以本官亦一道也已選者及選而劣轉者通行清查五年以內於本等應納追補外仍分別究治又一道也其餘一切省直移咨移文種種名色盡附之一炬可耳或曰出鈌之難也新舊之滯也

吏員實歷之無安頓也戶工二部之有牽制也臣竊以爲不然總計天下雜員爲者什九如銓疏所云一人之身前眞後假後眞前假設法清汰而鈌不勝用卽不出數月內而人不厭遲矣通查太倉實收挨序移咨一新一舊間用而不虞積滯矣眞正考中歷事不過數十餘人分大選急選二欵以清混冒而實歷不廢矣時勢急廹宜先戶部往見水衙事例盡係銅鐵不如歸併一處分銀不分例尤得實用是在兩部通融而不虞牽制矣此數策者洵然行之歲可得軍

儲百萬少亦不下七八十萬臣竊以爲可行也此非臣之臆說也臣去冬發僞官五十餘人其僞文付部者部臣苦心搜剔復獲六千餘人南京吏部一日而咨七百九十九人其人又皆光祿序班等官官職愈崇錢糧愈大該部必當移咨守催此九百餘人者追之可得軍儲四五十萬業已下部自有歸着臣於是不覺撫膺而痛心焉御史之職申冤理枉市民攖一物人皆冤之官司得而問之　朝廷明開官爵之市而不得一官一爵之鐵冤枉莫大焉而莫肯爲　皇上申理者罪在臣等故望疏塞源竊爲非專設事例不可臣又惟戶部之有督餉猶兵部之有經略也若使餉臣不得問餉猶經臣不得問兵亦何取於專設爲哉竊意尚書李汝華當專理九邊舊餉而遼東新餉一以委之李長庚仍遴擇廉能部臣如耿如杞其人者佐之而又重其事權外解不濟聽其會同戶科叅劾如附近邊兵應聽經略節制後期不至及挑選不精聽其會同兵科叅劾如是而一人之身飢飽自相如頭足自相顧省文移而破牽制莫善於此且也

有分勞無分權有分謗無分功度亦部臣之所樂從者此之不行而樞臣與經臣爭兵計臣與餉臣爭餉萬萬無不敗者矣　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　勅下戶部酌量具覆或該部據揭　題覆危疆急着未必不小禆焉

足餉無過屯田疏

題為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懇乞　聖明申飭當事者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永額事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既俟　命闕下聞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畧一講求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耕當問農此其職巳方今東事正興籌邉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待八百萬畫餅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可得來求內解之涕如雨而不能得去搜而又搜搜到何

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運一脉而民力巳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而局局為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可蚤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於及額而巳間有隱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聞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十里高者為茂草窪者為沮洳豈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知聽命於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於此使上之不為魃而下之不為魚相反而相為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為此謹循陳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

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近見莞蒲魚鱉蜃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

在北火耕水耨缺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泰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瓠子之嘆長興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興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為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浸浸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

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因民之利名曰誣人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籌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堤堰是不一用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即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爲

港掘地爲井汲而得灌以畝一鍾即東南地高水下車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北方水與地平數十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閘河設壩以壅之大約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遄流而下節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郵如洛陽一河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僅一二縣餘皆

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往有之惟於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啟閉旱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貲其法順水設陂以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槩種秔稻恐不驟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宜宜粱宜菽宜意宜平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

溉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溉常苦水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足法用池塘瀦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做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井遺意而築塘尤易於浚井但期築作如法可以茌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

十以十教百必用南人而南人寧爲農夫不欲爲農師北地徭輕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鶩之情乘避徭如虎之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著爲律令永爲世業不得一二年後即行告奪將負耒而來爭先恐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爲胥史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得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於白鏹而鬻

青衿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衙頭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於宋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土無遺稅何妨勳戚貴近大賈富商駢集而來從豪實塞實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若不便

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河欲天下盡興水學毋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銜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於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內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藉人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即人手畝多蕪且有申言猶穀不如取葦者廢興由人

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教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俻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耰鉏是不然近見出關殺戮之狀視關內如春臺壽域若棟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於得級如宋給事廖剛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於臣屬耳

由之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爲千古絕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　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　國家無事既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既廢於養兵而不耕兵又恥於爲農而不耕謂見效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宋

永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勝國末季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於亡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實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慮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會忌者而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憾無窮今時勢廹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　明天子總臨於上賢公卿百執事主持於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吏新　勅下戶部酌議委妥轉行所司着實舉行勿狃數事勿急速效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即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其有不習者學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延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勢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爲張主迨試有成效破格超遷永著爲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關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饑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煩和糴轉便即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少見富足之效臣請受妄言之戮臣無任數切待　命之至

奸璫蔑旨妄勦疏

題為奸璫蔑旨妄勦重擾百姓大累　皇仁懇乞
嚴諭禁戢併　速賜鐫豁以蘇孑遺事臣閱邸報
見　御馬監管理右監丞程登一本為嚴催牧地租
銀等事內稱武清等州縣拖欠牧地租銀上年按屯
兩院具疏題　請鐫見未奉　明旨欲要差舍人魏
尙前去薊州玉田三河許成前去武清東安勾陽前
去昌平實抵守催等情臣查牧地草場額解戶部充
餉外其餘責令有司秋成另項徵收解赴該監屢經

題　請蠲在卷案萬曆三十二年奸民李英何大貴
捏奏遺租比奉　皇上勑諭御馬監右監丞王昇會
同該撫按屯田御史秉公會查奏內事情果否虛實
若原係牧馬草場新近開墾未經報官起科地畝查
勘明實定立疆界照則徵糧以濟國用務使官民兩
便若有別情明白開為會本奏請定奪欽此曰果否
虛實曰未經起科曰官民兩便曰秉公會查會奏煌
煌　聖語情見乎辭乃該監王昇不待會同勘明不
論有無遺地不論已起科未起科硬將玉田等處一

槩攤派銀一萬六千餘兩一地兩稅至今尚屬朦朧
先後按屯請臣或　請鐫豁或　請停徵無非仰體
聖明已溺已饑之心為　陛下救此一方民保此
一塊土耳該監若有人心直當　請鐫請停內外一
體為　皇上布德施恩惠此三輔以綏四方而今日
奏鄉官覇占明日奏有司抗違流離滿目略不動心
甚至無疾呻吟勿作題　知之說徑行徵取豈惟無
人心併無　朝廷矣夫救焚拯溺為民請命臣等之
職即再朦朧取　旨臣等竊謂　明王可與忠言猶

當期期不奉而況此悖　旨無　旨之事臣能縱而
不問哉自有東事來此　畿輔一方命一疏土派而
又派加而又加剝皮剝骨何負於　國而些須重疊
小稅　請蠲請停不得且加擾焉將無謂　皇上實
棄我使　朝廷薄情於根本而百姓欲咎於　一人
主德　皇仁莫此為甚萬一饑民饑軍相逼而為
盜賊魏高等不足惜該監之悔豈有及耶臣按萬曆
會計錄該監馬房牧地原備公廨修理及兵部勇士
四衛齊隸該監久已停止安得有成造軍鋭名色耶

成造自有工部有十庫何須該監事而指稱巡警巧
借事端開內教場之漸啟黷武之階該監之罪又不
止說謊而已　武宗時谷大用曾以牧地之名混占
莊田侵欺子粒先臣林俊上言利歸私室恐及　朝
廷欲追贓賑濟至今想　祖宗朝之英斷伏乞　皇
上念　祖宗定鼎重地孑遺窮民將此曼稅　特賜
蠲除免留餘孽再起事端仍　勅該監安守本分無
復妄動擾害致有他虞他方幸甚臣愚幸甚

地方典化有機疏

題爲地方典化有機人情鼓動已漸懇乞議開屯學
儲材積粟以廣文教以訓武備事臣待罪屯牧因攷
學差在屯言屯曾一試之而稍見其效在學言事則
有典學而兼可以佐屯者臣終不敢忘敝衆敵符之
思而從　國家不得收可大可久之績項者　皇上
特允閣臣請專設寺院董應學經營屯捕慨發帑金
十萬兩聽其便宜仰見我　皇上留心稼穡豳風七
月之咏無時少輟於懷事苟可行且不惜發帑爲之

况乎不必發帑而有可以佐屯者乎據天津兵備副
使王弘祖詳前事內稱天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蒙
提督學政監察御史左光斗批據河間府屯田水利
通判盧觀象呈前事內稱　國家之至不美者鬻爵
納粟之途也而人爭爲之不諱　國家之至美者力
田文學之科也而人率迂而不爲有道於此無鬻爵
納粟之名而可兼力田文學之實則今日之屯學是
也屯學之法先授以田百畝給以武生衣巾使之且
耕且讀且射寄學之後文藝有長力田有加收之庠

業益進而不已士益闢而功多卽就田之人餼之庠從此而開貢從此而登科總以耕讀之令名成教養之實事使業傳之無窮而利收於未艾作法日廣教訓歲淡卽不盡爲操弧射策之名儒久之必多馳驅禦侮之材士矣謹列條規開陳如左等因具呈蒙批本院習射以勸武開屯以勸農兩利並存無如設屯學便查永平薊密諸道皆每歲有武生數十名況借之以開屯乎聞地方生儒接踵于耜田天因地因人似亦不容已者月前區畫經久規模及已盡未盡事

宜天津道一一確議以便具 題行繳隨該本道看得該廳爲屯田而議開屯學其意甚善其論可行惟有視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而已按詩有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朱紫陽曰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人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不足賴也所從來矣我 國家衛有學是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是商之子得爲士今不使水耕火耨者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圜橋觀聽之榮可乎本道以爲屯學之設斷當視諸衛學運學署其名曰瀛

海屯田儒學請 欽頒學記一額則事有歸著而人知向往若夫作半眞半假之事慮若信若疑之間體輕而不尊恐法立而難久有負本院作養之美意多矣況乎美利之源旣關於農人庠序之設何靳於髦士今將該廳條議各款逐一籌細參酌覆議外伏候具題明文至日施行一願入屯學者試其文理稍通更知騎射中本院收錄給以武生衣巾授之水田一百畝使自耕之每畝收租稻一石惟本地人或不慣水田暫令耕木田五十畝收租五十石仍種白田五

十畝隨年之豐儉官生兩分之歲以爲常前件本道覆議得收錄之始一試其文再試其射果堪作養該廳呈院以屯田寄學生名色准免本身雜泛差役有司以禮相待耕田之數與納租之數俱如廳議該歲人租百石而博一衣巾名色之榮亦未爲濫也一屯學武生文藝優長遇考試之年欲送文試者免府縣二試徑送本院卷面明書屯字號文理亦一視文童資質可進者准與入學前件本道覆議得屯生願赴文試者該廳造冊徑送科院免其二試中有文理可進

者與充附學一屯學生員遇考試之期補廩補增一如衛學其廩卽以所種田收之入照文學例廩之前件本道覆議得各生已充附者考居一等補廩考居二等補增廩增之額廩照衛學立學之初廩數難盈出貢以食廩二十年爲期俟其人文漸盛挨次出序月糧給以本色每月稻穀二石卽以田所入給之一屯學諸生每生員十名准作科舉一名以勵其進其應定中額是在上裁非職所敢議也前件本道覆議得科舉應試斷應取其一二以示鼓舞數之多寡未

可懸定以至中額尤未可輕議一屯學武生道武科之年俱俟職廳徑送本道免其府試既中之後如再加墾水田聽屯院咨部給劄聽用前件本道覆議得武舉之年願就武試者免其府中類試該廳造册徑送本道亦與文試相倣相應准從中式後加墾水田另議一南北遠方有非河間人而願入屯學占籍准令收試入學附籍屯莊比照本地人或加種數畝以免地方占籍之爭前件本道覆議得爲屯田而開學人之南北非所拘也加種以苦遠人斷斷不可人既

種田卽爲土著河間之人萬不得以冒籍啓爭也一立屯學設官舍置人役一切經費俱屯官措辦不必動官糈尺寸天津文學原有兩教官卽令一官攝理亦不必更添教職前件本道覆議得一切經費不借動于公帑則事無不舉目前搠立廟學所費不貲恐難時詘而舉盈既借官師亦應暫借衛學俟十年後建宮設官未爲晚耳以上七欵俱簡要可見諸施行者倘諸生借此梯榮意氣漸驕逋負租額荒蕪田土者除黜名外仍加究治勿謂今日不道及也等因到

臣臣惟寓教于養者帝王之所以易世寓兵于農者地水之所以爲師今　國家日日養士而不得士之報則教非而養亦非日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則兵非而農亦非臣以爲救目前之急而補存古人之遺者莫如屯學便臣逡巡兩年未敢具　題蓋一試於天津而得其地矣委之於盧觀象而得其人矣又今春出示曉諭入籍屯童俱赴天津開墾其各州縣舊墾者俱不准算而人爭趨如流水時方春募樂從者十數家而臣又得其人情矣臣又恐其未的復親行

天津踏看我疆我理瞭如指掌而諸屯童之且耕且射者實有其地有其數有其人矣昨歲六伯畝今爲四千畝向之一望青草今爲滿目黃雲雞犬相聞魚蟹舉網風景依稀宛似江南雖秋水灌河之後而穫稽自可觀此皆前屯臣張慎言新屯臣馬鳴起苦心實績臣於是始信屯事之可興而屯學之可舉也信能舉之有七便焉臣去歲科試各州縣告開荒人籍者所至遮訴且本道俱已考送而臣不敢收一恐以客雜主起目前士著之爭二恐有入無田開他日

冐濫之路屯學設而地方無爭矣且田必在天津每田百畝入籍一名人孰肯捐重貲闢草萊而爲他人入籍者册既爲清楚之田人亦爲實在之人其便一海防營田每畝收租二石士與兵宜有異恐其多而難繼也每田一畝入租一石每試百人得租萬石試千人則十萬石矣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其便二且既以屯占籍矣世其學不得不世其田田蕪者黜負租者黜告改學者黜顧名思義何說之辭是士子世世守其業　國家亦世世收其利也其視鬻爵納粟如日中之市交易而退各不相顧者何如而況乎詐僞公行半鏹顆粒未入大倉者哉其便三去年天津初立官莊六伯畝秋獲三千石以示民榜樣耳然牛力子種車渠廬舍工作顧覓爲費不貲有其人則田存無其人則田廢安得常如盧觀象其人者而任之哉屯學行而聽人自耕不見金錢之出但見籽粒之入所謂少少許亦勝多多許也其便四平居無事天津一鍾足敵五鍾今庚癸之呼旣迫山海而咽喉之斷又虞東南以附近之田養附近之兵一鍾足敵十鍾

矣其便五頃妖賊爲梗白糧不時至百官常祿至不能支業已見端矣若歲益米數萬斛即不敢作　尚方之供亦可望果朝官之腹其便六且此力田者大率殷實而俊秀者也行之而三年後耰鋤之衆即爲干城橫槊之儒即爲露布通人於所已倦而轉入於所不知則其便七臣且未敢濮言耳臣嘗過窮鄉小邑文學黯淺徒循故事不得不如額收之其實舉筆欲下未免違心今此遠來入籍者同以捐管儲　王國之楨又獨以舉趾佐縣官之急誰非吾人而乃有

祈焉生者肉而既者鹿亦大不平矣善乎道臣之言曰衛有學軍之子得爲士運司有學商之子得爲士而使火耕水耨者不得與荷戈負販之子同沾黌[illegible]觀聽之榮益有激乎其言之哉故今日屯學之議斷當照衛學運學一體舉行者也然而所收一憑文藝也雖亦憑文藝也學宮不必另建也學官不必另設也廩餼不必出之官也有立學之名無添學之費不過增博士弟子員數名而已惟科舉漸多則中式名數亦漸加此尚在數年之後然而增舉一名則增穀

已數十萬石矣 國家又何惜遼東事額而不爲屯士開功名之路哉臣三年心血兩番目擊實見有此七使合之道驟七議而又皆已試之事將成之績故敢會同屯馬御史馬鳴起據實上 聞然非臣與屯臣之言也臣在津門晤寺院董應舉見其汲汲皇皇備極勞辛而事屬創始卒難就緒若使屯學與而屯臣拔亂微臣收耕庶幾事半功倍相與有成不然功名之路不開即添設十寺院歲發帑十數萬豈能以一手一足奏績哉伏乞 皇上俯鑒愚誠非迂泛懸

空條陳者比即賜 俞允特今秋滌場之局而開來春于耜之端屯政幸甚士子幸甚臣愚幸甚臣已題河間入籍子弟專俟進止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比例建立武學疏

題爲比例建立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據大名兵備按察使詹爾達詳前事內稱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據大名府知府趙琦詳前事內稱文武並用經國之常況射爲六藝之一古人每於祀享陰習之卽國初令甲中試者亦試以騎射自承平久而重文輔武遂置弧矢於不講令三韓之土宇淪棄黔蜀之黠鶩鴟張亦非無事時矣與其求折衝於草澤而未有應孰若畜蘗備於庠序而或得當今蒙本院萬目憂

時加意作士以習射鼓舞諸生一時子衿咸能破的而畿輔間亦翕然向風矣然議者猶謂合不如分兼不如獨蓋以操觚而兼挽强者不患無馳取之路惟力能貫革巧可穿楊而修辭未工者棄之不無可惜如邊蹟之翰墨之林則終非本色恐反爲浮薄者所議故不如分之便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豈非有用之材乃今武之不競政由弄柔翰以戲鞶絏之風恥距躍而無馳矢之用故有不習孫吳而習風雅不諳韜略而繡鞶悅者雖日教說可爲將乎豈賦詩眞能

退賊也故不如獨之便此大名習射童生彭鯤化等習射武生李嘉言等有創置武學之呈而鄉紳亦有廣置武生之議也本府讀鄉紳廣置武生議曰廣置者謂兩京雖有武學不過以教紈袴胄子耳茲欲推之郡邑以盡收跅跪之士而養之庠序之中以武經將略爲專業以勇略騎射爲科條一如諸生課習之例其試也邑拔而上之郡郡拔而上之監司監司拔而上之臺使凡入穀者給衣巾復其身優者復其家如諸生進學之例憂使歲試之監司季試之郡邑月試

之每試必有差等量行賞罰如諸生考試之例遇鄉大比武卽於其中彙送應試如諸生科舉之例其殊技異能屢試優等者擬賞外仍得咨送委用其惰窳不振者時汰斥之如諸生優劣之例遇學臺按臨願改就儒試者准徑送院免其彙考如樂武生例而稍爲優之其肄業令各就教場射圃不必增舍其督訓屬在郡邑不必增官大率闢其登進之途使有所羇縻而思奮重其提調之權使有所詭竊而不敢又不爲一切束縛文具致防其業而滋之擾法至便也行

之無敎將見決拾之儔與纓弁之倫齊驅並駕皆得
以自樹於功名而武不爲絀矣人知有武則凡倜儻
驍捷負俗使氣之輩不難俛首於上所磨厲以鳴劍
登壇自喜以躍冶爲羞自愧而武不爲厲矣事平生
聚敎訓可武可文事急有勇知方可戰可守騰騰于
城屹屹保障武且不俟張皇而自備矣所謂率子弟
以衛父兄實戶垣以固堂奧覘彼皁役號召功敢相
萬耳搢紳之議如是其言最悉而亦鑿鑿可行即本
府原籍滇中州縣亦有武生皆附於儒學其進退黜

陟皆略比於文士如議中言兒戲耳 神京外戶其
人慨慷而矜勇古記之矣茲者悉臺以習射收試武
童一時入彀者既二十二人而挽强命中者咸思磨
厲自見豈宜一行輒罷似當題著爲令以貯多材學
不必另創即庠序而是官不必另設即師儒而是大
都以能射爲主射而旁習韜義者收之射而能談方
略者急收之即不工辭章而技絕人勇出衆者亦間
收之要必取之有額始不開濫觴之端試之必嚴始
不啓徼倖之路待之有禮始足示風躍之權衡之以

文始足洗徼倖之耻如是而干城腹心之士有不矜
奮以期效用者未之聞也或者謂武科未必得人則
今之詞章取士豈盡古豈遂法而名臣碩輔悉用以
起家即磨之郭汾陽亦孰非以武舉進也蓋上之所
向下之所趨方今拊髀而歎乏人歌風而思猛士誠
闢其途以招之豈無嚮風而應者哉緣由留會到司
呈詳本院蒙批據議設武學以儲材且有薊與永河
諸例可倣急當舉行以厲與情順廣二廢事體相同
一併議妥以便具 題緣家此隨行據順德府呈爲

比例北郡請立武學以作人材以振神氣事顧照經
邦用文徵亂州武蓋綦重矣自古作士有薪楢之典
于邁有柔徒之椇文武蓋不相離矣是以我 朝作
養人材兩京設有儒學有武學學各有官以司教授
其近京保定河間永平三郡亦各有武學蓋以 畿
輔乃居重馭輕之地武士不可弁髦學官爲將相發
軔之初統綱不可畸廢其毋歲學院發退武學作養
者未易[illegible]指氣衛念順永保河固爲近冰樓臺真順
廣大亦是股肱㫋郡其拱衛 神京等重也其士之

歌鹿揚而舉於鄉等額也何以北有武學南郡獨無
北郡稍能引弓者皆得列矜𥘵易頭角南郡射能穿
楊破的者區區與齊民伍非所以示激勸崇武功也
况自[illegible]猖獗之後人人欲爲請纓其自中山以南
皆趙魏故地猶多悲歌感慨之士聞　國讐而奮臂
磨礪者隱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幸蒙本院按臨閱文
兼以閱武多士爭應操弓反勝操觚上焉者文兹七
襄射穿七札下焉者亦不至急風吹緩箭弱臂馭强
弓之靷藉令與北郡武學諸生角能於甘蠅飛衛之

途未知誰當環樹而走顧乃北郡有學以收錄之培
育之南郡之士獨使之散處於草野混跡於卒伍容
易喪志而廢業上之人亦與有責焉昔寇恂爲河內
太守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今幸遇本院先爲加意士
之操弓而至者如雲無庸本府移書講肄喪維是武
學不設終是畿南一缺典伏望本道轉詳學院每府
創立武學即武學弁不能立姑以儒學兼其名以收
目前習射之士即有武學亦不必另設職官姑以儒
學代其官以省俸薪衙舍之費其與首善之人材

帝畿之神氣未必無少補焉又據廣平府呈爲請立
武學以修武備以廣作養事竊照畿南數載不一歲
試即試亦不過衡文尺幅寸晷程一日之工拙定六
等之賞罰止矣士生長其間且不識弓矢爲何物別
云習也今蒙本院軫念時艱亟復古制於操觚之外
敎之以射於錄文之餘廣之以武一時詩書子弟議
上意指聞風而磨厲者且不難碣懸弧之力爲飲羽
之奏矣此而番括彼而决拾揚穿百步者將不乏人
而挽强命中者且肩相摩也平干墨子郡無能仰京

學涯涘乃今籍而紀之精七箭以上者二三十人善
騎射者又四五十人此數十人者向非弄柔翰而思
附青雲者即遠棄之宮牆之外恐揚爭往之初心槩
混之章縫之側又啓僥倖之後進惟是文不工七爽
而力能挽五石者上不難以武之名進之學能講六
韜而技又能動七札者上又不止以武之途闢之無
事則範我舍矢可以觀德有事則鳴鏑控弦可以禦
侮如是無武學之名而有武學之實非儒士之臂而
有儒士之用誠一番之便計而千載之良規也合應

比照大名府議附武生於儒學而以教官董之別有
試歲有程一切優免禮待得比京武學諸生例庶人
人奮呑■之志而　國家收登壇之實効矣各緣由
呈詳到道據此看得文武兩途古出於一而後乃分
矣文以俎豆摃軍旅武以長戟笑毛錐不相能也然
文以禮樂飾治平武以干戈戡禍亂有相濟也今天
下恬熙日久武備日弛與未室之聲容何以異三韓
弗靖竟撅顧而莫可誰何則國之需武孰有如今日
之甚者乃台臺慮周桑土戒切衣袽下車未衡文先

較射廣錄武童若而人復其身且擬　上聞著爲令
一時控弦矯矢者翕爾向風慨然有武學之請眞壯
圖也第當此兵荒交窘內外交訌之秋而驟議創舉
寧惟時不暇及實亦力莫能支莫若以廣厲之心行
通融之法學附之文庠不必更設之學也官督以師
儒不必更設之官也演武之場肄射之圃藉爲訓練
之區不必更立之所也其未入彀耶登進之階自邑
而郡而監司而臺使已入彀耶省試時勤優汰並用
鄉大比武即於中彙升以應至屢試優者仍得咨送

錄用頗就儒武者復准赴院甄收總之略文而右射
所爲激厲而拔擢之者一如諸生例則待以國士有
不以國士報者豈人情哉或者曰天保治內釆薇治
外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其途原分而學奚以合
是不然古者寓兵於農以內政寄軍令以敦說司折
衝比比而是今獨不可以文庠當武序儒師作武傅
乎而況游武技於文壘之林左陶右淑日衛月摩有
飛揚之氣而無詭竊之習有輕發之風而無椎魯之
態咫尺自樹已有足觀又況優容拾級以登之得當

一而則讓如公孫仁如國華雖如武穆詎庸知不權
輿於今日也哉則信乎附學一議所可布之功令以
壯　國衛者也等因到臣竊惟順天之設有武華督
以專官與文學等　祖制良有深意即薊密與永平
保定河間等處每歲中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
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惟眞順廣大四府則
虛無人焉入郡之內偏枯著此殊不可解豈近邊重
武腹裡重文非　上斷而不與則士薄而不爲耳今
特不爲不炭炭矣職待罪學政做會典及　欽約典

諭諸生習射兼使其子弟習之一時儒童彬彬家弦矢而人决拾除文理平通者職收入庠序外其餘不勝收亦不忍棄且恐有終不能文者矣職之初心寔欲合有用之文爲有用之武而復棄有用之武轉趨無用之文殊甚惜之在北四府則有武生之名而無其實在南四府則有武生之實而靳其名此士紳所以不平而鳴道府所以比例而請也近據景州棗強武邑衡水報稱擒獲妖賊多係生童職已檄行分別獎賞外激發人心全在此舉合應比照順永保河事

例毎遇考試職親試之儒童能中五矢以上者准收試七矢以上者准給武生衣巾復其身即附入儒學內學不必另設官不必另添其能文者徑送院試武科年分即就此中起送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者黜之其永平河間保定薊密等處武生容職於巡行時嚴加甄別務使文成其爲文武成其爲武庶幾名實各相副而彼此競相勸行之二三年安知無岳武穆奮起於諸生郭子儀崛興於武舉也哉既經道臣查議前來理合具　題伏乞　聖明　俯賜俞允施行

去臣忠直當還疏

題爲去臣忠直當還微臣苟免宜去事臣以言官提督學政叨　恩拔授大理寺丞弼教明刑無一而可伏念書云臣下不匡其刑墨則官守言責臣更覺有不容苟免者臣去年三月曾隨科道惠世揚等後有奸相典兵內監典兵外戚典兵一疏來劾沈漼劉朝鄭養性等於特烈火投毛自分不免已而諸臣告者告假者假而熊德陽江秉謙遂謫矣雖微罪而去別借事端而推原本末總爲此一疏乃舊刑部尚書王

紀繼臣等公正發憤揚庭疾呼遂蒙　嚴譴侯震暘亦再疏再譴口銜手握霜露已成鼻捉首握道路爲戒蓋臣等不意有今日久矣幸而天牖　聖明未幾而漼敗朝以諜行邊敗養性以通妖敗今又以諜駐杭城敗諸臣之言不幸一一驗矣諸臣亦何負於　國哉假令孽戚不通妖不諜駐杭城罪瑠不諜行邊則漼之闒通顯狀亦不大敗至此而紀等之言猶或爲私憂過計者疾惡太嚴者今而後乃始恨其憂之不遠疾之不嚴也然則紀等亦何負於　國哉紀以

大臣行言官之事而臣不能以言官同大臣之罰且
不能以言官同言官之罰中夜循省寔疾厥心屈指
言事諸臣止臣等一二人在臣若不言誰爲言者昔
日者 國之有是衆所惡今日者 國之有是如日
在大臣所以痛定思痛而顧焉 陛下一瀝血也不
但此也先年一月之間 遺弓再泣臣與楊漣力爭
移宮叅親見 皇上之孤危避宮之覷尾此時 宗
廟 社稷爲肅臣等只知有 皇上安問其他迨公
私疏上觸怒 宮闈謫臣單疏 傳呼大臣垂簾處

分臣等同咨諸臣齧指出血爲臣營救無策荅九月
初三日事也賴 皇上不往 乾淸宮取臣疏於
慈慶宮 睿覽因發閣票徵臣始生臣於時寧爲褚
遂良不爲許敬宗自分已決具在 皇上屢諭中旣
以 宮闈肅淸仰求 皇上恩禮選侍仁至義盡一
疏見在 御前實與賈繼春揭同日拜發臣當奉
明旨詰責旋蒙 恩宥而選侍恩禮日漸加隆卒如
是止矣後繼春以借用者挑搆不休卒被 嚴譴本
一事而强分作兩題本一念而硬坐爲兩袒樹欲靜

而風不寧波欲括而機不可遏璉去繼春亦去兩人
相視不得於言併不得於心此時科道中所謂借繼
春以攻璉因借繼春以攻繼春者是也至今兩次
賜環獨爾遐遺豈 聖明之雨露有私抑人情之變
情至變而爲繼春者苦矣昨年發疏之後貽臣一書
忠孝盈篇令人不忍卒讀而痛切深悔根自至誠臣
甚服之有臣若此還之西臺必能較然不欺其本心
而超然不送人牙後至范濟世生平端謹不能借人
亦不受人借祇緣錯認人言以爲已誤繼春因而剖

心自明以謝繼春是繼春方出於借外而濟世又不
覺入於借中臣所爲借繼春併惜濟世也伏乞 陛
下將王紀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賈繼春等同還原
官資其忠直至臣先后同在事中而僥倖逸於罰外
不與璉同去則媿璉不與繼春同去則媿繼春不與
紀等同去則媿紀等凡此皆所謂苟免者也幸而免
者 皇上不測之恩而不欲爲苟免者則微臣立身
之義倘以忝竊令官括囊含章無咎無譽不爲諸臣
明白一言於容容之福得矣不令曾遝笑人乎至詞

臣文震孟鄭鄤傳經抗疏一代之節義增光　天子
門生元年之　國體大損寺臣滿朝薦科臣毛士龍
銓臣徐大相明知觸忌言必盡而知必言有意表忠
死者生而生不愧在微臣或未議其而而竊想其人
或未同其事而極高其義均之股肱之宜速解而漢
光之當急還者也顏之推有言士君子立身要有餘
地臣每三復此言同事堯舜之君不宜自碍　賜環
之路則夫宣憚天下以太和而廣囊臣工以大義此
不特　皇上之事亦閣臣之事也奉　聖旨移宮事

情狀已屢諭明白其各官爭辨俱已有旨是非自見
何必煩言以後不得瀆奏取究該部知道

平章樞密並急事疏

題為平章樞密並急事項東師再潰舉　國震驚
皇上憮然　允廷臣請用孫承宗入閣矣又用解經
邦經略矣外而封疆收拾有人內而　密勿贊相有
人一時似覺可觀而中樞之地尚虛懸無屬在當國
者或自有說惟是以至危至急之勢而缺至緊至要
之官人心洶洶莫得其故查景太三年于謙為本兵
兼用儀銘七年謙因病在告又用石璞往時兼用兩
人而今不得一焉偶爾有病且不能待況並其官而

無之者乎竊謂　朝廷既得救時之人當竟救時之
用若如　祖宗朝閣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淵出掌工
部故事　特命承宗掌本兵事庶幾授之以事假之
以權承宗必有以自効而一日在閣一日在部叅贊
專决亦各不相妨救巖關而揚我武莫有急如此者
乞　勅元輔番斷以定大計毋徒用其名而靳其實
也今惟　聖明裁斷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科臣挾逞私心倒翻國是疏

奏爲科臣挾逞私心倒翻國是懇乞　聖明處分以保善類併乞　罷斥微臣以避賢路事臣惟君子之別於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鸇終不可以爲烏梟終不可以爲鸛其好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此國是也臣子本月十九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櫆爲邪臣比暱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　立賜處分以銷

隱憂以葆太和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塗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仇似乎科臣猶知有有道有清塗有善類也者而二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呈身於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闕也臣於山人墨客絕迹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於考功有鄒

維璉不利於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於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厭於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未爲之爲銓司亦常亟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同鄉諸臣後一繳訪單雖未書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疏臣與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機弄捏造者日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忪而

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臣之愼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例得與聞何事攪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寔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冒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脈絡機鋒長安冷覷久矣窟穴洊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忠陷毛

士龍故事比罷匪人者爽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
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愼持之也臣忝竊
非據久思避賢且見人心目下清正難容義憤塡胸
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從
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在
言路不能奨括拔滯爲何掃除清流顚倒國是併乞
將臣罷斥以謝科臣另選才賢代茲重地奉 聖旨
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着照舊
供職該部知道

懇乞 天恩放還疏

奏爲親老身病懇乞 天恩放還以保餘生以安愚
分事前月科臣傅櫆有疏論臣臣隨具疏乞罷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着
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以至愚極陋叨此〻知
遇感極涕零謹于私寓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〻恩
訖臣雖奉明旨矣未敢卽出供職方踟蹰以圖再請
而臣病矣臣由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簽仕中書六年
行取選授浙江道御史候命七年差印馬屯田改授

北直隸提學先後黽勉五年歷授大理寺寺丞少卿
歷俸又一年有餘蒙 恩改授今官臣之身已非臣
有矣併非臣之親得而有之矣顧臣必有身而后可
以致身臣必有身可致而后臣之父母得捐臣之身
以致之 皇上緣臣奉職痴愚在屯差躬自攬轡巡
行隴畝雖無微勞而北方水利之興自臣始病亦自
此始在學差科考歲考俱屬一遇寒暑晝夜首尾三
載心血耗盡積有怔忡眩暈之症或道夕不寐或累
日廢餐自知非攝生之道久欲求歸而臣父母兹以

大義不敢遽爾陳情以傷臣親之心而臣親老矣父年今八十母年七十有六昨忽貽臣書云聞見新命甚喜未知此官尚能討差給假否臣驚問家人乃知臣母患病而父諱之臣父母皆病而家書中並諱之也臣不覺昏眩倒地移時始甦延醫診視皆欲却走臣所有者惟此身耳臣無此身何以報臣親臣無親所生之身何以報 陛下臣即欲不向 陛下乞身豈可得哉藥裹問又見傅櫆再疏大築泛理君子小人前說汪文言一事閣臣屢疏屢揭已明鄒維璉

等諸事臺省公疏單疏已明傅繼教一事科臣自吐自証甚明臣皆不必言臣所慮者科臣能已見於天下矣得意之所勿再往快心之事勿再試臣雖去國終願科臣愼持之至 皇上初登寶極宮禁危疑臣勉循職分誓報 君父無罪爲幸何功可居科臣疏中猶知有功高夾日者乎此 宗社之福也敢不拜敎伏乞 皇上鑒臣親老身病苦情即允放歸或以罪過淺重別有處分亦惟 皇上之命臣再奉 明旨曰見任尚可 皇上曲體微臣自是如此乃臣懇循省實自見其未可敢披瀝悃誠惟 聖明垂鑒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左光斗向來忠直朕所鑒知昨諭見任尚可正以不必控陳着遵旨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君命當遵臣誼難默疏

奏爲　君命當遵臣誼難嘿再陳決去之情以祈
允放事臣屢疏乞休親老身病自有至情非爲傅櫆
之言也而櫆不知昨於聞憂之後又復有言　聖旨
屢旨已明何乃又來瀆擾本内各官俱着遵　旨不
得奏辯該部知道欽此夫櫆所言臣之事即屢旨剖
明之事臣即欲有言無非求　皇上明白其事而
皇上業已爲臣明之矣臣復何言顧臣有不容嘿嘿
者櫆之不自反而尤人也臣自爲言路誓不許人於

陰亦誓不追人於險傅櫆殺之事臣不過聊一點綴
冀櫆醒悟終不敢盡言以辱士大夫而櫆必欲自揚
其穢以致舉　朝之訟言於臣何尤同爲臣子同此
建明人如投石櫆則投木甚至各部大臣所不能得
者櫆片語寄移種種如意以至綠綸夫職來罰臣之
執爭於臣何尤櫆既不慊於心益求勝於言今日一
疏如此明日一疏如彼以至屢疏更端重煩　明旨
之詰責又於臣乎何尤臣之立身自有本末自待罪
風紀以來以人事君濫塊未能好是懿德秉彝固爾

若使引用非人受人賄賂當明白指參臣曾舉以問
櫆櫆無以應今　明明在上穆穆布列一時擢用罔
非名碩櫆欲一槩抹殺何其蔑視舉　朝士大光登
櫆意中之事意中之人布置已定所謂火傳燈續類
引朋呼者別有一番人敷汪文言三月假鍊兩次撈
掠參臣等一事干涉無所得今、杖下游魂奄奄遠
竄來分人鬼尚未快於心敷頃者　震霆屢下死傷
相踵忠義寒心道路雪涕櫆爲言官不爲　主上壽
威巧爲中官迫愬臣竊不許也臣所自咎者櫆爲臣

一官展轉反覆以求必去至聞憂之後猶刻書草奏
使人復以綱常名節繩其後是臣視一官甚輕而櫆
視臣官甚重臣視櫆甚重而櫆自視則太輕　陛下
若丕放臣歸必無此事臣惟有亟去以謝之而已伏
惟　陛下降勅施行奉　聖旨這奏内事情自明左
光斗既說君命當遵何又屢疏求去着即出供職該
部知道

聖恩愈厚臣命愈薄疏

奏爲 聖恩愈厚臣命愈薄懇 天憐慈蚤放生還事臣以親老身病再疏乞歸字字至情非有矯飾奉

聖旨左光斗向來忠直朕所鑒知前論見任尚可正以不必控陳著遵旨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謬蒙 聖鑒又 錫嘉名捧誦再三且泣且媿自惟生平痴懷有之何敢言忠任率有之何敢言直或

聖明聽懷往事謂微臣曾犯司晨之鳴併射高墉之隼而謬以忠直許之乎臣佩此 溫論不敢再有控

陳亦復不忍頻聒勉就醫藥稍冀痊可便期扶疾入

朝卽不能少效論思亦欲藉此補過無奈炎上之症兼以潤下溫凉雜投補瀉兩誤近腹脛大如脛腹惻如背耳聽無爲有目視一爲三蓋未到始衰之年而已有臣親老耋之徵矣臣親千里外聞之必倍增懷感伏枕思維支離一身竊恐忠孝兩無所著尚復能彈冠振衣從九列後以長事 陛下乎臣幸過

陛下堯舜之君遭際特達不減夔龍之遇而陰陽之患天寔爲之臣之不能畢忠直以長事 陛下也豈得已哉臣所以自愧命薄也臣當奉教君子矣難進易退四字臣每以勸人豈肯自官近見臺省中留臣者多與元輔家臣同類奨飾夫元輔家臣身係安危道關否泰自宜勉留臣非其人也人各有至情若使人去亦去人留亦留臣之自處應不如是 皇上留臣之身不若安臣之心全臣之官不若全臣之節臣孤負 聖恩罪當萬死臣無任哀懇呼號迫切待命之至 聖旨屢諭已明左光斗著照舊供職不必再陳

臣病難痊臣心愈苦疏

奏爲臣病難痊臣心愈苦懇 恩憐敢以保餘生以全微尚事臣以遵譏待罪之身兩次乞歸未蒙丶顯斥反加澂滌 溫綸之及至再至三其於臺省各衙門章奏 批留者復不下數四 皇上之 鑒微臣者至矣盡矣臣亦具有心知敢不仰承 君父之命俯答同朝之私惟是臣積勞受傷已非旦夕呻吟伏枕自夏徂秋飲食失常形神枯削兼以八十歲之老親三千里外之懸望方寸已亂莫餌罔功初猶醫病

既乃醫藥臣之餘生臣猶厭之而不棄 聖憐豈以臣留尚有所用耶臣自分審矣臣在言路久孤行一意不能苟同於人卽亮臣者多而不亮臣者亦復不少命在磨蝎欲以何尤惟有退而讀易庶幾無咎無譽宜去一也臣生平不敢妄自非薄恒以古道待人而人心如面挑搆煩興將使 聖明之世有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之象携手同車猶以爲晩宜去二也

聖朝多闕諫書未稀而臣竊西臺不能於 國體士氣有所裨正且使 聖明之世有善不可爲惡不能免之權宜去三也有此三宜去臣卽無病猶不能終日俟而况岌岌乎有性命之慮哉連日顧臣榻前者動以大義來相勸勉臣未始不服其言而不敢自得於心宋臣胡國安有言去就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能决諸人亦非人所能决臣今日支離困頓只求一去唯 皇上爲臣决之而已 聖旨屢旨諭明晰又於冢卿疏中諭令安心供職着遵旨卽出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科臣忙亂失常驚疑太甚疏

奏爲科臣忙亂失常驚疑太甚謹平心直剖以祈
聖鑒以質公論事臣前因鄒維璉調部一事宵人謀
構觸恨傳櫆硬指臣與魏大中薦用致疏論列謀者
曰維璉有清望恐不足服人說而托之汪文言其意
以爲非汪文言不足動魏忠賢之怒非忠賢之怒不
足以殺臣與大中蓋與傳維教等密謀安排非一日
矣臣早覺之故於初疏便指出因璉致恨之原末點
傳繼教一段冀動其良心稍畏名義而櫆改口不認

維璉而認繼教其心良苦臣又於　請告疏再規以
得意之所勿再往快心之事勿再試以冀感悟而櫆
又不應其心愈若及櫆再疏呶呶臣求去之人一切
付之公論不復有言矣乃近日舉　朝請劍誅東厰
太監魏忠賢中皆指及交通舉　朝臣工不自疑而
櫆獨自疑已可異矣及御史房可壯明白指出而櫆
忙亂愈甚疏辯御史語復侵臣若深恨於臣之初疏
發傳繼殺之隱情者噫是何不自反而尤人也夫舉
　朝臣工何以不疑他人而獨疑櫆也櫆當反而自
求其故矣何也傳繼殺者東厰之理刑也出身書役
營爲鞍尉忠賢喜其深藏黠猾善刺人陰事以理刑
屬之一亡賴棍徒累貲數十萬從何處家毋論江右
　京師籍貫絕不相蒙即眞屬同胞而托身權璫不
當有司馬牛之憂乎科臣認爲宗兄以致維教外張
省陷內借璫厰閧提線索代報恩讐小而商役大而
縉紳無不人人重足累憂亦憂象喜亦喜欲使人不
言不可得也繼殺又冒認傳應星爲兄弟應星者名
爲忠賢之甥寔爲忠賢之子兄以及兄弟以及弟而

應星之妻崔氏又與奉　聖客氏之子之妻爲兄弟
合門骨肉一姓通家急難在原借之禦侮欲使人不
言不可得也一疏而與　詔獄再疏而轉　絲綸倏
而虔劉倏而停壽莫不節節當機矢矢入彀朐服陰
符之經口稱顯明之道欲使人不言不可得也臣叅
繼教舉　朝叅傳應星等則難如拔山櫆論汪文言
則捷如應响同在交戟之下不蒙　一視之恩欲使
人不言不可得也寒心景監變色參乘此義誠不可
望於今日讀孔孟書親近臣以所主觀遠臣以所爲

王應自了然攢任忠賢之房見在篩子街不但亢宗有兄抑且居亭有主以殺媚爲房租以告密爲贄禮欲使人不言不可得也凡此數者明白顯著昭然耳目之前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譬如物在喉間必吐乃已臣豈能强之使言亦豈能禁之使不言哉且攢之言又誰使之也　朝臣之論忠賢也兒童走卒無不加額而攢以爲舉　國若狂此言未可令士大夫聞也至汪文言者非奸細之傳養全非閹子之應星非閹私之繼敎臣若與交何須夜聚曉散伊若能通

內何至朝發夕拏臣之立身自有本末臣與晝何策招何權引用何邪人受何賄賂若有的據願明白指陳臣引頸就戮無悔即或假鍊文言攀與大獄臣坦腹受之不懼漢侯覽不殺李膺杜密明王振不殺劉球黃瓚乎周內之下何求不得一任攢爲之㝎乎善媚者必於寵善集者不於枯世固未有有其事而無其功者也臣不交呼吸霜露之魏忠賢不交亥唾生殺之傳繼敎而交首領不保之汪文言臣愚不及攢遠矣且攢之言三四變矣始忝維遡纔而誦之始忝大中繼而救之始附忠賢繼而叛之　明旨所云屢疏更端或謂是欺懼其言曰不幸與繼敎交泒相屬自是悔心之萌從此倒戈忠賢大攻繼敎同心討賊大義滅親人當有亮之者似不必以攻尤人爲也臣求去之人不願有言見攢再疏相煎不得不一言以備九卿科道之議終不敢盡言以辱士大夫也惟

聖明垂鑒焉

忠毅公文集卷之二終

先忠毅公文集跋

此先中丞殺身成仁禍同朝而延三族者也猶僞留焉見且却走尚欲公之以遺天下後世過矣雖然劉氏安晁氏危未聞晁危而安劉大計辭不傳於當代且　聖天子舉哀之隆翻嚴斧鉞而執政請　恩請劍不遺餘力焉非即爲此數行諫書耶一片寃忠耿照今古雖仇者欲殺欲剖不忍藏諸名山投諸水火況子若弟乎記曰有善而弗知是不明也知而不傳丈不仁也不明不仁予罪滋大先是訟寃　闕下刻

不數篇因資斧匱絕不倫不備臭味諸君子欲竟厥成從死之身猶在敢煩故人遲延數載今始授梓中有與兵三十二斬諸疏祿中丞單騎就道稿燬不肖時戒心瑲禍遂付祖龍免禍焚草草焚而禍不免傷哉力捘其遺稿如許耳蓋泰焇方熾劈璧僅存惟讀之者意逆焉

前浙江巡按御史不肖弟光先泣書

跋言

嗚呼　忠毅大人櫻膺瑲禍闖賊蹂出都時以遲卒四布生平著作家人盡付祖龍即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疏亦不復存傷哉餘可知已　侍御叔父寃𦫵諸稿初刻自閩署嗣緣寇亂頻移散失不孝輩再刻於金陵適遭鼎革之會泛宅浮家不能攜歸故土且又失之日今行世乃粵東所率就者合計三經剞劂究未成一善本無論繕寫匪工格式失體兼以魯魚亥豕之訛翻害意義難乎免昔文獻矣不孝材痛茲

災梓益增顏汗今敬加校訂重付鋟槧非敢有異前錄庶他時國史家乘採擇者或不謬焉爾

不孝季子國材泣識

此論久不同聞之堪一哭世出世間法片言賅其軸
有于眞〻〻如翁眞孤竹如何對梓薹〻令思喬木

題友人卷

我聞巫咸氏復聞歐絲野耕織罔所須衣食多優暇
旣巳無艱辛亦復無教化眷彼徐之翁詩書起躬稼
不寧開子孫永勸來者駕

其二

龍蛇在蟄時往往風雲護何況神明人而無天爲助
無趾尊足存塞翁眞不誤玉汝亦何勞行矣翔天路

其三

巫山有流膏着處結珠顆黃帝旣以饗君子以禦禍
積善貴積源寘脩戒無頗賍者亦非熒明者亦非火
美哉雙璧人取券豈云左

其四

小盜盜如鼠大盜盜如虎鼠竊猶可防盜殘不可吐
嗟哉南海民賴翁得安堵翁去復使來荼苦十倍虜
螺蚌飄〻浮波神無寧宇何當叩至尊〻殊安合浦

與元〻道丈偈有序

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此
孺子瞻之言也蓋言不死則無生無生則
無用長生是則是矣予更有說焉不死如
何可學當有不死法尚在生死中如何了
生死且問生是作麽生死是作麽死截然
若兩般茫然無了處易有之曰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知此者可以知生死之故知生
死之故者可以長生可以長不死予爲作
晝夜說以貽元忠通丈且就政四方之有
道者

向曉便爲晝向夕便爲夜晝覺而夜寐與時爲代謝
晝夜無短長無喜亦無怕凡夫安所習悠悠與物化
若使夜不旦畏夜如畏禍若使寐不醒誰人肯寐[illegible]
生死復如是千古旦暮也至人通知之是一不是二
日月自代明逝者長不舍眞則夢亦眞假則覺亦假
但要燈當明誰信元不夜無斷更無續不欠自不借
此中但〻了一齊都放下若遇仙佛祖當先遭呵罵

詠懷詩示夢西磎宮諭

芳樹臨華池其下多芳草埃風吹歷亂嚴霜亦何早
芳草既已摧芳樹亦云老宮中有佳麗儀容多窈窕
封狐競妖冶蛾眉不自保青蠅點白璧棄擲何足道

其二

飛塵遊白日天地失其明曾參不殺人慈母胡不驚
願廼若木光一察葵藿情痛鼠牀下語蝙蝠梁上鳴
黃鵠摩青天不與世相爭哀哉險側子用心何怦怦

其三

老狐戴髑髏夜拜北斗神綏綏曳長尾項刻化為人

我有龍泉劍欲殺投水濱丈夫報國家鴻毛安足論
擊之一不中徒為鼠雀嗔多彼寒蟬輩教我守沉淪

其四

玄鹿遊長林白鶴舞晴雪山中有神人避世修隱訣
呼吸通神明坐對忘寒熱出世君何長入世我何拙
頗師指病根迷途頓悟徹長路進雙履霜飛木東冽

別同鄉赴　詔獄

斑馬鳴蕭蕭長河水滴滴岐路一尊酒行者皆聲失
念我平生交執手如膠漆子弟各依依啼呼向落日
幼兒尚嬉遊不識六與七舊德無足存生還未可必
天王本聖明衆女善妬嫉臨風從此辭孤臣委溝室
流離戴　君恩努力全臣節直道不可為微勞易過
切安得浮雲開與子歸衡泌

七言古

題東谷先生山庄

予生之辰苦不早父老猶能說鄉老鄉老顛者鬱相
望德行無如東谷好東谷先生古隱淪結廬直與杜
陵鄰十里綺疆分地巧千年古木拂天勻乃翁拮据

復不小為亭香靄更夭矯載陽春日鳥關關清夜月
明濤鼎鼎人言亭樹多瀟灑翁有餘悲托松檟血淚
頻添翠竹斑白雲時起龍鱗下龍鱗下有千秋苓千
秋魂魄歸斯亭少陵已沒杜陵改居人定復指環青
子不識翁識翁處識翁之孫名侍御善哉瞿所一畝
秋世間懷之不能去予之視翁不翅曾有女新尚翁
之仍琳瑯玉樹干霄漢亭樹區區安足憑

贈嘉州君

一自蠶叢入漢匯蠻酋釁時內窺釋法匪法勦無

奇至今怨罽西南夷西南夷開不足怨制馭往往失
方便天子威信何曾敷豎子邀功輕索戰一將功成
萬骨枯介子耶都終武夫貪天倖勝非長策不半身
隨國與徂千秋僅見嘉州君先發早奉千人軍句奴
未死子卿節司馬啞傳諭蜀文一時星羅并雨泣不
遺一矢氛妖戢功成長肅不受名但醉燕然恥勒石
可憐播孽至今横西夷十載苦談兵南倭北■如沸
羹請兵請餉無寧程封侯進爵何峥嵘安得如君天
下平

八老歌

元氣混茫區宇劃人生電火紛廹窄昨日白首今婆
婆曉日高歌夜寂寞所以竹林有七賢復聞飲中有
八仙左慈舊隸群仙籍王氏顛頑緣嶺巔人生不飲
亦何為聽我長歌八老篇順翁鐵面聲琤琤抱甕茹
芝太古民脫身珪組徑逃秦白雪盈囊泣鬼神荆翁
四壁與七尺杖策支離閒對奕種樹澆花差有癖頭
上進賢輕一擲成翁千頃度汪汪願除步兵侯醉鄉
多情多態薄東方有于三都球琳琅鶴翁鬚眉如戟

復如雪炙轂談天錯玉屑一嘯使人意自怨風毛往
往稱三絕畢翁緯有藍田風西園飛蓋坐從容瑤池
會上少年雄傾貲百萬耻素封大伯英雄氣食虎神
理徒存失毛羽封朔朔末時起舞胸中磊塊貯今古
二伯膏肓在右泉鬪理輸錢種秫田堂下唔咿堂上
絃牙籌終不礙超然吾翁荏苒百花底半生生計藥
苗裏抱朴疑方雅仙是子孫還與郭公比歌罷颯颯
動齊風浮雲黯淡氣冥濛白日自西月自東楊花白
碧蓼花紅請君爛醉枕新豐終朔控鶴上崆峒

報國寺看松同李懋明御史鄒匪石吏部

梵宇紛披松十圍龍鱗高掛鶴來歸擁護天闕心獨
苦涉歷氷霜勢欲飛寒柯苒放伸勁鐵皴皮細蹙姿
態裂怒枝雲霄敵蛟龍老根連蜷蟠虹霓清風吹散
何蕭騷抄音衆樂生波濤碧雲秋影横俯掬金粉春
花黙容苞我聞廬山之松參天起孤高挺秀吸江水
天柱龍山遥相望爾我貞心毋乃是長安遍地桃李
花笑他天冶植繁華五侯七貴爭相看歲寒誰為過
君家與君手攜長松株向僧還索長松圖安得携松

置丘壑遠避如今五大夫

哭萬元白工部

黃霧四塞遮劉兆浮雲滿天蔽白日道上狐貍走入宮壯士聞之聲𢣏慓西江篤公真人傑手攬斧柯伐三櫱上疏直數中官罪一時羣小皆咋舌胡爲矯旨杖獄中血肉淋漓聲音絕義士掩面各吞聲不覺唾壺盡擊缺果然恭顯殺賢傳中朝之辜尚何說我有白簡繼君何能已與君同遊杖下矣丹心留在天壤間沒沒之生不如死

獄中同楊大洪魏廓園顧塵客周衡臺袁熙宇夜話

噫嘻哀哉當今之辜不可問誰信慷慨回氣運長安猛虎晝食人霧蒸燕雲十六郡我欲呼天天高不可呼我欲告人人心夢如茶皐陶平生正直神獬香可能悉其辜夜來牀頭生芝幹如鐵不在李膺之前則在范滂之側英雄對此益增奇天地愁之失顏色噫嘻吁嗟乎明月傾于天高山崩入淵如何長夜如長年安得魂去飛翩翩上與 二祖列宗訴其緣肯敎鸞鳳獨死梟鏡乘權

五言律

九日懷親

故園秋每好三載滯歸車問節驚初度思親數歲華場應升曉秫霜漸老寒花莫便登高望蒼茫思轉賒

壽伯兄五十

老大看余伯追隨似昔時衰從今日始非自幾年知秋色驚加瘦黃花發故遲莫辭桑落酒原上正參差

小築

卜室龍山下蕭蕭只數椽客來頻石坐鶴唳欲飛天花竹分鄰圃栽培問長年月明乘興返曳杖度前川

築成無花

避俗聊爲爾蒔花未可圖秋風嘗晚落黃菊好開無拳石凄無色雕欄勢轉孤春光應爛熳竚想欲狂呼

九日遊赤城不赴有作賦答

似爾情猶放偏余禮不苛一觴遊老友隨意出新歌山水樽前合風流醉後多東籬與北郭秋色定誰過

吳纕之有約不來詩以促之

客裏誰相召愁懷直到今狂歌驚驟雨瑤瑟待知音
一再占庭日慾然見汝心轉憐暝色好無計破孤岑

閏九日集方孝廉館 公以九日初度

令節重逢九撰辰閏亦稀秋深菊較盛霜重蟹全肥
醉客驚非昨登高願尚違坐貪梧上月露濕未言歸

題邢子册

薄俗誰當近君眞大隱人眼前俱鹿豕生事信風塵
醉敢辭同俗窮來有一身轉疑吾道拙卜宅就伊鄰

題唐于壽册卷

我亦爲人子憐君遠壽親明星懸寶婺佳氣鬱庭筠
未幹方升木無文旣隱身遙知歡舞綵滿座繞陽春

王化卿方玉成共游浮渡永夜有懷

秋入浮山好興言已自饒詞人淸興往松月淨相招
色界空中靜窮愁醉裏消慙余雙屐齒咫尺一峰遙

與玉成言詩郤贈

雅道今歸爾詞壇見幾人自慙毛羽劣翻費齒牙頻
薄俗殊無賴交情此獨親典刑欣有託唱和一時新

飲吳客卿太史得遙字

大雅看如此相從幸不遙主人情好客侍子慧傳謠
帙散風爲展詩成蠟再燒黃花新釀近還得一傾瓢

壽家君六十

生我今三十知年是六旬斑斕將野服祿仕本居貧
大藥扶身健諸孫繞膝馴寄情雖一壑猶得戴皇仁

出烏石岡

漸喜塵囂遠旋驚野色明風山青欲送桐子鬱相迎
場圃牛羊下郤籬雞犬聲幾年還薜荔庭事愧浮名

出孔城

歸途曾滯此三載又重過郤巷遲相識兒童拍手歌
片雲高岫出荒日古城多去住身何主驅車晚渡河

過浮山二首

五載浮山路經過復此隈芙蓉當面出嵐氣繞輿來
丘壑吾將老風塵爾故催最憐秋色遠行矣首重廻

其二

未卜吾廬處偏憐此壑宜好山爾四面曲水繞千池
奇隱僧時見源深客自疑不堪樵牧問應動向時悲

近家

故里經年夢遲家此日心嘗寒蘺往倦罔道得觴青
倦月風郊壘旁輿峽口深入門應共笑相對一抽簪
送諸弟試音
夜魂難定行吟再展文我疑皆失學人或擬空群
雁影寒江鉛雞花永夜紛幾時欣握手醉唱壯風雲
過玉峽山庄用五歌韻
山守開何日追尋逸興遇獸涯忽到水池小欲含波
凭几松濤連卿杯綠翠多尚期春柳灌把袖為君歌
山居謝山人過飲

念爾山無色相逢圍市間添爐遲白雪出何見青山
春好遲通展樽恨咎破顏同游惟我共不許厭晴攀
君飾玉戌夜過分舒晴字
最親交情恨稱詩類主盟腸春勉唱和長夜得分明
雲岫連鐘好霜風入漏濤醉歌一廻首西月送新晴
雪霽道中口號
出郭舒新望攀帷對夕曛濤雲留野樹晴雪照寒衣
其二
賦近梅爭放春生柳欲歸何如川父適高日掩柴扉

已霽天猶雪離々樹欲低寒暄紛埜異何肯一溪逕
凍犬迎人靜饑烏下食齊攜牛郊父老聯背近牆西
廿八日飲齊越石宅得歸字
春歸纔十日春色已輝々風欲逐入而寒仍上客衣
花事渺先計年華景漸非言歸應盡醉莫問露曾晞
除日訊謝山人西寺二首
歎爾長年困前途路轉迷爾棲依病衲採作順荊妻
帝影將無醉排愁合有題平生關切意歲晚轉萋々

其二
兄弟勤相念君貧日更增計寧謀食担逝有回窮能
野外春陰寂街頭酒價騰倒囊無長物買醉共山僧
穀日飲鄰翁
入夜雨濛々侵晨月漸融潤知春脆足占得歲時豐
粿食身何慮留歡酒不空鄰翁深命酢欣賞亦應同
其二
愛客鄰家叟儱然一古翁勸酬隨意到語笑亿人道
述舊存亡半評時得失公肯呼猶共飲相隔只籬東
君俯畢嫁有作

歸女嘗曾覓啼兒淚不乾世多勞嫁娶君更爲艱難
頂肩斷人而周旋稱婦歎一嬌吾漸長先此欲肩借

同中隱訪不食伯懿繼至

聲氣相憐久風塵一両乖到門斷酒盞即席總吾儕
顏色催飛鞚佳人駐別懷臨岐重取醉勝集幾能偕

別化卿入碾玉峽讀書

破累長爲客歸山且避譁人畸依鹿豕道曲信龍蛇
結習文章苦清音山水遐尋源吾路熟定不誤桃花

入山志感

棄世將何寄借人百未能斷方沾忌鬼是物動嫌憎
名豈下神理空曾授老僧一團吾自分猶恐致青蠅

生事

生事長如此悠悠祇自嗔及門責負苦到耳婦言頻
掃徑心徒切緘門懶是真幾捻書籍賣留待送昏晨

送賀景崖還丹陽時大小藏繼殂

置爾非無地偏茲得大群艱危還伯仲氣色各風雲
漸覺晨星落重驚水國分眼前無籍在別酌不能醺

圍游

來之名游盧幽心極老塵蒔花蒔野菜繞屋種長松
稱華吾盧似蕭疎爾輩從莫辭深酌酒那得數扶筇

送友人

可惜春明道春光三月開故人何事別行色有餘閒
言上五臺去經游二寶山何如偕結侶獨往悵難還

病中七夕

微巾濃庭桐涼風此夕過天如清漢渚神亦愛凌波
巧婦深深乞鳴蟬夜夜多一痾逐數載吾久愧星河

九日對月

亦自尋常月貪看轉覺新清依雙白鶴照定一愁人
對而惡思嬌低頭愧覽辰年年當此夕小酌共雙親

同中隱訪化卿談禪

滑嶺來容易慈雲出不輕經秋纔一面索處可爲情
肥瘦驚相問存亡數屢更坐深聞妙義近得解無生

化卿別後復別藎卿

不堪搖落盡次第故人行老淚乾南岳柔腸斷赤城
伊威侵素榻鼯鼠上殘枰門外偏車馬將迎不稱情

九日懷方玉成

埜事何爲揺漈秋滯兩歸流離淹壽郢作客耐寒饑
命豈文人薄窮嗟世眼非故園又重九無意蟹魚肥

蒿墩嘴夜宿

薄酌寬能醉寒燈晃不明苦吟邨蝸厭無寐旅魂清
驚圍勤宵秣呼兒試早晴鬧鷄先撥浙客路少嚴更

酹星士祖餞麻山

積雪親知斷銜寒季主來到門欣問訊稱客有佳醅
大澤龍蛇動初春梅杏催窮通君自問一笑在燕臺

寶樹庵與松公

恰可攔初地千峰一室藏誅茆和雪蓋種栢與檐長
苦衲剛三衆玄經只數行便疑超器界不接問西方

其二

幽偏真此地冠蓋幾能登客到疑驚犬情忘好伴僧
三餐分半鉢一榻下枯藤咫尺松風下相從說未曾

閱楞嚴畢遂征車比上別松上人

本踏紅塵去翻爲白業留從公無碍舌還我既狂頭
溟海同圓印青天接法流病猶防隔日妙藥好時投

其二

到比巖頭熟其如歸路生戀人偏侍子過我是浮名
一壑吾將老千秋兩共盟世途真可畏勿過虎溪行

雨宿

小雨疎林淨虛堂老衲閒夜深官燭短病後酒杯慳
起和壁間咏行看窗外山一聲鐘磬寂明月滿陵間

入陵

小雨忽新晴今朝白眼明九陵青一髮萬壑鬱相迎
恍接風雲氣真從龍虎行飄々忘所適回首失昌平

九龍池

削壁嵌山幽池平過雨收青天萬馬驟白日九龍游
湛影涵金鏡深源接御溝萬年芳澤在不獨共藏舟

長安口號

亦自稱中翰何曾博大官汗能游馬贊飽不足猪肝
衣破還須典冠疎且耐殘休猜作兩殿不是這嚴寒

其二

自不預人事門閑也自閒經旬一報謁長日是深山
貧病差相稱兒童不耐閒昨宵新謫放報失兩長班

其二

薄宦囟年併長貧百口無虚傳高位俸不養小臣家
過兩月錢長將炎水慣添可俸官據子博得自家嫌

其四

旻倩儀能慣京安臥且便偶傳百斛米載得大官聲
妻子牽相笑囟荒府可全叓間捐俸諳不到小臣邊

其五

名色同稱省行頭揀一筆偶然呵道吏覬得守門官
世態眞堪笑優游聊一覩焉知輦路下不作武英看

其六

不淩侯台安加餐字也狎小青無一部兩院不曾厰
祝箓連聞換新官盛報早就巾些子意眼見俸錢乾

其七

一日何曾醉清齋覺月能家僮閒似褐官態冷如僧
世眼何嘗窄余心不可憑偶來炎熱處今日盡為冰

其八

閒殺雙溪鵝盡閒與鳳凰何從一染翰原未侍君王
慶賀朝〻至朝儀個〻似年來疎大禮典郎梼[illegible]

西山十咏

何異能眼路所殊未有樵野蒲廉作瓦郎落樹為橋
向背溪流轉有無山色嬌天風吹向夕滿路發松潮

其二

望〻碧雲峰崢嶸萬石封一筇通幽徑數里發深鐘
種杏深成巷栽松盡作龍池潭清絕處尚隔幾重〻

其三

到眼雲岑疊經行寶樹深十年勞夢寐一日快登臨
瑞靄開金相清光入紫禁不須窮五岳只此是抽簪

其四

山市日成郡山家薄有垣花遮深縈焉郁外雜濤尊
痛飲酧佳節游闌見主恩日斜何處宿高枕老松根

其五

恰可稱禪君清池混太虚洗盂連密藻施食出潛魚
煮茗分新汲尋源繞碧除倘能分半榻不淺愛吾廬

其六

卓錫香難覓行〻不避驄花間賓主襍語次姓名通
峭壁孤松掛頹垣細竹濛老僧供茗椀小摘野畦中

其七

磴削天全闢梯躋地轉宇一亭環積翠萬里見秋毫
白日入林礙青天過鳥勞自從經御蹕直是五雲高

其八

地主何曾問相逢但酒杯依人憐薄宦戀我是香臺
婚嫁期難畢風塵眼暫開岱恒清咫尺極望思徘徊

其九

問佛何年臥祇今猶未醒世人爭一覺吾道本沉冥
栖子原無改娑羅依舊青山僧殊不解強自禮遺經

其十

又疲悠悠去翻憐草草過源迷疑不再鄰接竟如何
新何搆囊少清思入夢多堅懷奇絕處歸語舊鳴珂

憶親

賤貧奚不遣何事急兒官老眼燕雲破鄉心楚塞團
屢書聞歲儉多病況秋寒欲擬雙輿養無端去住難

憶子

柱子今週歲書來數報奇岐嶷通語笑文弱稱追隨
旅夢驚相喚春歸近有期兒應啼向父先此擬令衿

憶二女

弱女倍兒恤提携僅一雙逢人初試拜學刺半臨窗
親老偏伊慰愁多賴汝降至今孤館寂猶自笑聲嚨

憶內

貧家有拙婦厥亦稱寒膾供客饒茶菽生見足犬豚
別來身擁蓋歸笑室無褌何日媞媞至清尊與慰存

憶龍眠山居

卜築傍龍眠雲深一逕穿源窮纔見屋山盡忽開田
年果新栽得翁菴任往為笑余緣底事一別動經年

九日同友人閱武場二首余以是日覽揆

坐臥俱無著春秋總不知忽聞重九節乃是覽揆時
侍子當闕喚觀人立馬期便須強一出樽酒且追隨

其二

帝夢悲非熊徵材萬閱同重臣親作鵠多士儼臨戎
霜氣侵驄馬風聲怒角弓勳猷公等在吾亦厭雕蟲

送林如初歸

老識長安路歸餘京路塵瘦驢風雨滯短劍雪霜屯
故國饒佳勝相逢足隱淪有兒俱令器應爾倦彷人

秋日同陸仲陽方胥成集李于玄邸中分雲字

不聞喧闐裏清尊得共君相携俱氣類酧唱各風雲
秋淨明河迥天高候雁聞江南悵此際游屐日紛紛

送何虛白民部督餉遼東

郷思正無際君行更向東民真寬杼軸劍已失雌雄
曉日寒單騎清霜溼遠鴻不勞頻悵望我輩素心同

其二

風雪暗旗旌籌邊此一行地官應特簡天子壯長城
飛輓終無計屯田可勸耕會看方略上不獨慰呼庚

送劉燕及嶺南四首

把酒不能前問君何所遷權方鬼是國炎徼火爲天
小吏誠何累羇人不作緣到時檢諸籍曾亦有廉川

其二

自隔矜行危偏余好服奇高騫能不顧此道復何疑
儻遂有今日艱難負夙期忍將新刻畫倒置舊鬚眉

其三

哀哀肯兄弟如君獨此行羽分雙鳳闕心折五羊城
朔議方如沸人情正好兵無兢是絕域君或厭春明

其四

最是空人處偏空是廣州梅花萬嶺雪桂子四時秋
舟有西施盒門多能靚游從來仙作吏莫減舊風流

姚汝芳儀部之南

漸與龍頻邇仍將鷄舌含世情競逐北吾道合歸南
聲氣還同舍勲猷仗壹簪莫嫌無事事山水任情躭

送汪曉雲之粤

久客無歸緒飄飄又粤州過門能不入此世欲何求
白石終難煑丹砂未可謀從來歛客淚未免向人流

贈魏辟疆太學

西下多名士南來又魏生闕人雙眼白對爾一庭清
時事須高俊君家有弟兄莫囚相識晚不與訂生平

王姊丈過書齋却贈

喜爾山中寫微余野外供山雲交自好竹雨與偏濃
寂尹司蒼虎新文泣老龍芙蓉美七尺行矣躡高蹤

與葵姪

爲石驚崔嵬青雲得妙才行文堪立馬作賦早登臺
劍氣天邊倚硯花筆底開何堪猶謝後重見鳳毛才

飲友人

有與尋安道無金鑄子期一觴成雅集千里得傳奇
日耀波連潤風吹柳拂低夜分情不厭欹枕任如泥

其二

偏我情猶放期君禮不苛一樽清興足千載緒言多
絕澗藤蘿合危巒風雨過相看惟孔李不醉且如何

其三

大石君堪激清尊我共浮十年懷往事三載紀同游
袞茗風生竈持杯月上鉤豪華京洛滿輸與醉鄉侯

其四

寂寞稱山居雲深欲染除關情惟種樹樂處好觀魚
鳥狎忘機外人眠一醉餘更多賢子弟揮麈聽吟書

其五

巴盡千觴酒尋過百尺樓狂來歌欲舞風入夏疑秋
燒燭平分月移花半拂檣逢君寬禮數山簡任風流

其六

好客憐居士操舟喜波入平沙樓白鷺淺水照游鱗
日落鴉歸急風高雁叫頻浸言尊酒竟景色倍相親

遺瑞逐道中感懷

豈料陰初盛沉淪晝不開傷心惟枳棘觸目長蒿萊
爭說朋爲正難令鴆作媒呼天問清霽直待有風雷

其二

幸未遺嚴譴居然許放還驅難成栗里禍恐續椒山
空有安危計誰開語笑顏龍眠舊卜築長在汨羅間

其三

駿駿浮雲障冥冥妖祲繁疲驢衝道路破帽出都門
抗疏功全少埋輪志尚存君王如可悔幸有老臣言

別雙親赴　詔獄

再別不能去中堂有老親著書成令子傳世學忠臣
逢難心猶烈居官家更貧白雲何可望回首盡烟塵

燕北道中士民攀檻車持金餞相酒詩以謝之

車指燕山道徘徊半故人相逢多下淚欲別且攀輪
風與燕南別情因難後真慇懃謝多士從此避囂塵

七言律

送齊重客從劉燕及冠黃

迢遞霜帆動客星一時白社忍飄零祇緣神劍貪機
合翻令玄亭冷自扃結伴潯陽雙眼白勝游匡[illegible]

峯青定知馬隊非君事爲滞春花共醉醒

雪日玉成君節過過因同野眺分得風字

平明理沐將過汝不謂銜寒展早通疏非偶然來逸
士竹枝聊復命歌童頑憐踏雪臨深壑更與登樓御
大風却憶薊門同客日蕭天虚霰夜濛々

廿四日懷舊

風雨寒宵旅寺深濁醪清共老僧斟追歡強自隨燕
俗悲别離禁動楚吟十載浮沉餘傲骨百年生死總
關心殷勤後婦能謀酒一酌沉冥不可任

除夕與化卿中隱共酌

花庭曆盡夜猶長談笑依々尚爾行賈島苦吟淹古
寺長卿多病滞他鄉無營轉覺家爲累得醉須知客
不妨華髮明朝看又改莫因年落負春陽

除夕

華髮蹉跎逐歲添夜堂深寂燭花淹離親何異曾爲
客拂影共如數步擔語笑懸知兄弟戚悲吟眞得婦
兒嫌明朝驅馬城東去一顧春風舊酒帘

元日飲方君靜侍御

紛然拂曙聯翩帖析府乘陽發賦尊不謂書生叨綴
席濫從彩氣混諸昆冀裾煠玉輝々動映雨壓華先
究繁葩出鳳毛俱得歲可知春色翩君門

正月二日對雨

金花彩勝競晴明滿目陰雲四野橫元日先愁無望
日雨聲早已是春聲沽知弱柳行將動寒逗流鶯不
肯鳴獻歲空齋無一事舊編惟命侍兒擎

正月三日飲玉成宅得冬字

庭院深々樂事重雨餘滑展更相從屯雲漸樹依城

濕着席寒梅照眼濃語燕流鶯聲漸遍遠山高閣望
全封醉來忘却經三月談笑依稀似去冬

送賀長君侍太母還東

共君羈得飲屠蘇何事風帆便適吳餞稱戀深王母
戀丹輿各得家孫扶江梅外帶官衙色君草青分府
浦藹適計回驄知不淺重來共醉酒家胡

同姚汝良夜集汝芳宅有懷以冲

清若近市對秋缸細雨芳尊靜夜忽帶濕雲餘聲灑
灘令陰風炬影幢々相將猶勝咸爭娟競利陽春

不降白社弟兄俱在日獨君迢遞滯寒江

人日城望歸飲諸社兄

春陰寂寂眺陰遲斜日當樓一放眸死轉垂楊新漲
漲暖啾語雀試飛飛粘天晴雪千峰駐繞堞寒烟萬
井閭鐘動歸遠詩才就樽餘栢葉忍教揮

元日夕學宮婁集分齊字

鼓市花燈照眼迷何如高閣動青藜亂移星斗縣空
爛角舞魚龍拉殿低俊味總窮吳會勝麗游直與廣
陵齊將鐘欲徹淹歸去此夕誰人不醉泥

戴令徵詣至得化卿瞿中書

兄弟當年意氣間千令雙劍一時分招魂心向鵬南
動埋玉情從青後悲塵市不堪重買駿窮交况復歎
離群遺編好在爲珍重老泪休令濕北雲

赴葉君管鄉庄途中作

荷盡新凉久注情幽與曉赴及秋晴盤堤萬柳高低
出亂眼千峰向背明稻熟天風農自得路經卿國馬
全輕到來景色應適好不惜清尊有盡傾

喜化卿至付瞿

新秋知厚雨中臨病起依依喜不禁乍對共憐存瘦
骨向來翻笑費愁吟幕山消息應無恙滑嶺栖遲可
重尋纈葉黃花風景邇且爲諸子破蕭森

中懸習靜慈雲蘭若寄懷奉答二首兼呈石公
上人

西山露下菊初黃獨樹當門隱上方揮塵幾年焦滓
業拈花一日悟空王勞生奔走窮偏得閱世交游拈
不妨獨有故人能問訊將無譁笑下禪牀

其二

新著青州不耐寒梵鐘深處露華殘逢人強自呼居
士誤我將無是宰官縱酒清狂容惠遠多聞結習似
阿難聽來妙義深開示獨步階庭嶺月團

同化卿館喜盃泉蓋卿許攜榼不至

無端秋思下平原有客邀歡共款門倒屣急須呼勝
侶抱痾強欲盡深尊破雲月色分香桂送雨風聲應
野鄙笑我空依梁上柱何人刻燭待王孫

秋日送化卿之霍山

天空一雁渡樓陰執手河邊送客心奔走爲憐高卜

骨姓名無揣重鷄林雲滿正值歸途背霜葉偏從去
路深莫訝桐雲渾不念故關還有白頭吟

同化卿君節以沖集載允爭樓稍余儀君北城

北郭東籬咫尺關風流當日見殷勤登樓再值新秋
猶握手偏驚累月分鷄犬幾家仍户牖弟兄強半隔
風雲多君無酒能酤我一任沉冥到夕曛

中秋夜雨

高閣凝秋爽氣開擬逢今夕共徘徊無樓殘雨欺還
落不定鴉啼去復來盡睡世情強剪燭貯愁腸緒且

唧杯坐看滿目陰雲起風聲高梧一夙哀

贈孫鏡吾 鏡吾氏余鄉文章宿伯也久滯禪那晚復召稍紛逆是秋防詩以迸之

華花落盡創花鮮悟得塵緣卽淨緣憑取金剛百八
子更攜家乘十三篇烏藤玄塵洒涙戰漢月胡雲總
是禪不信防邊有尊宿新題抄得在蕉窗

寄益藩西園

龍山孤峙擁仙居渦閣西開爽氣舒玉額金題深護
竹雲紈霞笈靜函書秋風有客過叢桂授簡何才不
子虛盛事歸傳欽帝葉定知邦和在芙蕖

咏梅

千樹梅花雪不如開時正及雪飛初飄飄晝挾風煙
氣落落猶疑星斗疏滿座春飄鄒笛轉一天香散令
公餘相看未許傭調鼎總望蒼生渴未除

其二

占盡風情香贈舒横枝疎影繞吾廬偶因狂客驚高
臥便與閒尋共着書自是歲寒堪作侶何來耳熱意
全除漢庭故事春相藉莫遣羅浮出舊居

寒食道中卽事

二月春風楊柳烟一庭花事杏菰然幾家舊恨斜陽
外無數新愁高塚邊寒俗耕驢似耕犢燕人乘馬不
乘船逢迎宦吏紛持牘瞷道關曹未肯前

謁陵

皇圖天保九陵雄宛嶂滎蟠見壽宮王氣總纏窮塞
北雲封高接大江東珠襦雨地山河壯桑土千秋牖
户同鎖鑰只今誰可寄憂天空自歷孤忠

二

曹瀦鐘鳴寢殿張漢儀周禮戴冠裳祠官帶孫承旨

重列辟徵金荐醉怯雲韈四既常出没月明獨觴自
翺翔總然黔盡通呼姓未必尊親似上皇

送王藎卿歸赤城

驚秋旅客動歸程之子蕭條更遠征客淚總翻霜葉
下馬蹄直逐塞鴻輕逢迎到處傾新釀欣黄同誰嗅
落英清夜赤城回首望鳳山秋老可爲情

燕邸送友人歸里

薊門九月雪霜深短褐臨岐淚不禁逐電孤騶迷去
影没雲高雁失遺音到時黄菊尊仍滿别後青山夢

殿沉爲謝故人勞問訊風塵早晚急抽簪

詢三伯父時訪知白兄不值邸寄

秋氣蕭蕭萬木疎茂陵遥憶病相如北窗風好仍殘
夢南極星高不照廬伏枕懷人還骨月杜門燒藥枉
圖書欲陳七發憐才少暫把金縢易予虎

辛丑夏再過舅家感賦

爭擁雕車喜欲狂經遊悲記五星霜樹深磨鹿歸邊
見藤暗山泉鎖裹藏風景疑分秦望氣感儀猶識漢
冠裳夜闌話罷升沉事白璧雙雙照渭陽

與進賢何四明文學

班生詞翰舊知名吳楚雄游迭主盟夢就五花凝彩
筆賦成雙鳳耀青城蓊茲大漠烟雲直慘烈秋陰劍
氣横閶送尉佗猶不靖使君早夜治長纓

七夕與友人

曉日雕車犯狹斜過來澤國舊人家乍藏山氣雲仝
淨忽起霞枚月正華莽蕩世情歌一曲淋漓酒態鼓
三撾姮娥歡罷還應别却妬人間樂更奢

過馬皖公侍御古唐山莊

近郭園成景色新烟蘿繞徑可藏身隔籬風雨花迎
客倚水樓臺鳥伺人抗疏傳經誠足慕買山游嶽總
成因與君試步大堤上霜滿青天月滿筠

飲吳體中觀察

靜慈佳氣敞高筵尊酒相看雨後天五木祥開星欲
落萬家烟淨川初懸玉壺寒至侵河剡銀漢秋澄逼
酒泉漫飲平原過十日還期夜載雪中船

舟中同吳客卿何康侯二太史

鶯看紫氣滿平皋有客翩翩駕小舠天女機絲纖茜

苕波公擬莢曦樹爵乍添景色風塘正怒壁飛波雨
氣高此會一時湖海與前阿東閣啟將

贈鄭翁

風塵漂泊意初慵故舊相過聚野供隱自漢陰時抱
甕望高元禮競登龍世情黯淡雲初散俠興遒遙月
正逢玉樹擁天行薪起北窗欹枕好儲封

與青芝孝廉見過

幽齋雅好足相宜客至偏疑楊子棲盡日浮雲堪閉
戶滿林秋氣好蛇奇悟窮玄草名猶贅識破關嘲解

亦非深酌共君那惜醉來朝方問尚書期

盛菊泉方伯招飲却贈

一滑溪水一篙船炎夏何當贈綺筵君自蒲團甘白
石我將酒德訪青蓮籠中道士原爲佛眉嶺先生風
是禪此後彤胡堪作具相逢但可煮清烟

與劉岳翁

當年意氣薄風雷很許寒儒射隼材自見青雲排上
閩更將白雪傲詞壇人情游蕩看秋雨世態蘇蘭醉
酒酣妝去成名翁自嫁丈夫端不患無財

與用和甥自外兄胡虞部歸

倦游司馬少鶴奇筆札依人雅自娛賦就子虛仍閉
戶名成雙世獨哺醨虞衛官況佛如水澤國風波好
著棋爲笑驕騎輸第五已將生計看鄴康

有感

玄亭寂歷倚邊迴回首鍾陵秋思長綠筆何年堆錦
院簪冠此日傲松筠神龍已爲司空吐鷗鷺應隨海
客馴把酒呻吟懷往事霜風蕭颯亂青蘋

竹林漫興

別業初開竹樹幽輞川佳麗一樣收晴雲盡黑非關
雨夏日寒颷豈是秋鳥狎疏簾門半捲蝶穿虛牖夢
同浮醉中閒染霜毫色劍戟交橫寫語愁

送文湛持翰撰南還兼寄姚孟常太史周蓼洲
吏部時以狀頭碩忝中官降朝

飄露花深紫殿高宮袍新著氣凌霄承恩便欲詠常
侍初服相將報 聖朝何闕誰能來數鳳大江歸去
怕聞鵠中流若遇群鷗侶如此風波不可招

贈方孩未侍御

才子名家賦早工丙臺一入想雄風乍聞鳴鳥驚虞淵早見批鱗出漢宮梧鳳朝陽遵極北花驄嘶雨遍幽東同鄉何幸逢同調吾道如今竟不窮

楊大洪歸里後感示惠元孺給諫二首

蒲殺龍髯攀不及蝕天毒霧滿朝危纔階流血君方見叩閽排廉宮始移北闕雨風號　二祖西山霜雪致三疑至今永夜傷心事空向乾清涕淚垂

二

孤危少主自堪憐姑息翻為婦寺牽利口果能昏白日杞人只恐墜皇天行吟無地終懷楚擊筑增悲竟離燕一死一生原是幻肯同舉國飲狂泉

送孫愷陽閣部督師關東

一天殺氣戍秋色四面笳聲變羽聲忍見鯨鯢橫鴨綠可無籌策返遼城衮衣急借周公出箴服還勞方叔行報國有心常似擊只將龍樹乞神兵

二

丞相胡為遠鎮邊霜成兩表出師先封疆竟可酬恩怨帑廩何能混鳥鳶若過燕然應勒石偏平同糸望

朝天干戈那及人心險只恐回車不肯前

酬趙儕鶴冢宰

東山鹿豕經年別詔秉銓衡正百官憂國可憐雙鬢白焚香為告寸心丹身留一劍霜花滿話到三朝夜月寒自分駑駘無足道何緣得顧便交歡

送魏廓園出都門

征車遙指向荊扉分手長安木葉稀淚灑九關俱是血烹無五斗且寒薇忍看毒霧黃河暗一任雄鳩白晝飛我亦蹉跎從此去相期悲嘯採芳菲

寄李台山相公

燕鋼將興思乞歸如公當日號知幾江湖何必分清濁牛李難明孰是非生計青門瓜正熟功名白髮願同違西行大嗣猶能解莫戀灘頭舊釣磯

檻車至滄梁時楊大洪書至

荒郊一帶條風烈緹騎徵車江楚聯含淚開書猶罵賊同心共請祇呼天此生莫作無家別萬死惟知有劍縣寄語故人須早發刑期面折　聖王前

五言排律

與嘶軒君士

拆落君君七風流想背賢忘機鄉野鳥息踵伴枯禪
性喜懸公谷情室大士蓮户盈彭澤栁花滿辟疆園
卜宅纔三畝開池可一拳厨烟雲抄出山澗石中穿
蝦綠紛初染嬌紅半欲然叢林陰拂〻疎竹娟娟〻
引鏡添華髮張簾繞洌泉牛羊升夕下鷗鷺脫風旋
孤客牀頭酒遨遊杖底錢不知城市變那問谷陵遷
士炭題門外風高折屐前雙兒齊鳳起諸子後蟬聯
坐對河陽縣閒歌桂樹天縣壺寬日月搔首傲坤乾

勞語堪鐫鼓書聲雜管絃相皮猶涵俗揣骨已成仙
沒以三都賦聊成招隱篇

題龍眠三都館

館之設越二十年往家兄弟前後栖息其中
余稍承雲起而于弟翩〻未艾也遊賞壁
屐不可忘矧舊道攜手詩二十四韻紀之
用識後拗忘

信是斜川處雅堪玄草堂地偏心自適徑曲景翩長
白練當門瀉青山入鏡藏楊疎斜抱郭松老叫[illegible]堦
壘石遮風漏編籬傍水央蓮分大士座桃借武旁
寶就吹方劑花漏娟六郎風前巢劍戟雨後茁旗鎗
叢菊堪充釀芙蓉半集裳參差難怪石指點坐幽篁
屐巷饑鶯蝶開簾忽送香游魚翻藻出野鳥順風翔
鼠戲侵書帙花飛滿竹牀境豈稱花縣人疑是上皇
折葵堪飯客煮桂足謀粱時理峰頭屐閒乘澤國航
撇來資美錦縱去佐離觴日月難相計寒暄總莫傷
簸成池上承種得手中璋把臂龍爲友抽毫字挾霜
芝蘭生石室春草綠池塘一世蓮廬寄千秋授衛塘

雌飛那將續後來復踏躡只此稱仙洞何須遶暴欃

五言絕句

新婦詞

朱簾圍綉户錦帳復低垂衣波流難盡郎心竟何爲

其二

明月將來好浮雲特地開月欲雲中蝕郎君試一猜

其三

夜久廻華燭天明下錦茵自憐臨鏡裏不是女兒身

其四

阿嫂嫁來時儂心竊自疑些兒腸斷事莫遣小[illegible]知

新郎詞

不學鴛鴦舞羞它燭上花請看北堂上阿娘憐阿爺

其二

人夜畏賓譁嫌衾托恙疾若個便關心受他真憐惜

新公姑詞

昔日爲人婦今日爲人姑不省初來夜歡娛事有無

其二

雞鳴天已曙公姑猶對眠傳湯先婢子不敢近牀前

七言絕句

旅懷

風塵不復問長安鬢雪霏霏動去鞍最是停雲多少
恨荒村日落酒杯殘

其二

去年此際上公車此日靡靡競佩裾總是不同風色
在寒暄較昔定何如

代方君節室人送行之作

幾載公車壯對夫何當此別笑將離添杯數[illegible]

勸不復轉轉喚老[illegible]

其二

錦帥雕鞍指鳳樓一時名士讓風流漢宮舊道多如
妾約子提攜到御溝

初從金山自然師訪其兄松和尚

已過金山尋寶樹更從無著問天親山晴一月猶看
雪盡處山頭是上人

送倪吉旋年兄之上杭

卻送襄陽又上杭翩翩仙令競驪黃月明清夜頻回
首有客蕭條在帝鄉

其二

露華初散雪花寒簇擁旌旗夾道看不信明經有高
弟漢庭仍昔重兒寬

送崑海年丈之西安便道歸省

畫堂春日靜聽聽仙令初歸試舞衣酌罷霞觴重命
盞輕寒次第說京畿

其二

遲遲春日擁潘輿兒女牽攜戲曳裾一曲驪歌[illegible]不[illegible]

任風流漸與故園疎

其三

黟水金山天下奇仙郎標舉自相宜多情猿鶴能邀
客肯許黃華立馬窺

題友人卷

帝城葱鬱五雲飛帝子垂衣事已非萬里將離賢剌
史珮聲空逐鳳池歸

其二

璽書纔見出遐荒又渡龍章下未央不是絲綸君不

愛為君添入作青箱

其三

春風一夕動歸橈有子承恩入未央相覷不勞天語
切起家原自是高陽

送何崑泉山人歸蜀

從今不必夢三峨大地山河在剎那四萬八千齊出
現本然清淨竟如何

其二

西來東渡無消息箇箇跏趺齊面壁有蔣點兩人飲

人生公有法說不得

其三

平將桐子一塊鐵幻出眉山一片雪更有補天手一
雙憑誰煉取石五色

其四

地靈平偕總不妨就中真假與誰商它年黃石祠邊
過孰是張來孰是黃

其五

名可得聞不可覿其妻不識其友識天涯踏遍與誰

言但指寒山一片石

三兄還貞負質木彊少以理家務不若書帙吹
坷且盡雲水堪娛諸于弟翩翩會風雲起矣
詩八首贈之

夜養麋蕪晝作囊盤蔬自損客來供郁擔川落車騎
散赤腳閒歸一老農

其二

烏獸還吾不亂群棠為薜荔榻為煙雲避維綺多纍
貴身隱知今焉用文

其三

風雨淒淸春可憐撑犂擁笠薄耕田種成秫米粗輸稅餘與中郎作杖錢

其四

翩ㄴ輕薄擁雕鞍叱御鳴騶帶笑看自是芒鞋生計穩行遲騘馬耀長安

其五

介推有妒終成隱接輿無妻幾破狂自是灌園原不悔辟纑喜得苦相將

其六

閑歌招隱笑含飴柳長門前松長陲不把蛾眉來世妬已將第五傲驃騎

其七

文章久已謝時名僻處非圖避世情用拙自知吾道樂鶺鴒原上聽嚶ㄴ

其八

露葵朝折麥初舒秫米新篘欲醉餘話罷桑麻詢官况弟兄幾個爲賢書

出塞曲

陣雲横卷將星高纛ㄴ秋風動羽旄楊旆平明屯渭北啣枚薄暮度臨洮

其二

荒火燒雲塞草枯翩ㄴ獵騎海西隅解鞍卧鼓平原上[illegible]馬千群不敢驅

入塞曲

大漠空高塵不飛新秋塞上草猶肥石榴紅綻葡萄紫博望遥馳宛馬歸

其二

玉勒雕鞍擁紫騮功名萬里一時收燕支奪後無顏色悔得凝妝少婦愁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雜著

序劉無美文

余束髮即能誦法無美文能臨子得臨無美里中朱長孺爲同門生甞習聞無美文美人又六年始得從南宮稱同年弟且其厰事司徒署中所僦居又武相接也以故聞得讀無美文讀之惟無美亦謬以余知

文者將屬序聖俞生之後余惟今之號爲文者曰時耳時耳盡更置其真面目一惟世趨之遇高者如逐嬰兒嬉啼頃刻萬態縱極臨成不離兒戲卑者直如逐市門笑顰作者僞矣習者又僞焉殆令人慨欲死耳幸一售而兩盲夜遇盛相美好彼此各不相知一不售而心卩文責耳目亂瞀既失僞妍又捨真醜不匍匐歸朋慟笑返矣彼其面目之無有而又何時也故爲僞叔敖不如其爲真優孟也況其爲真叔敖者乎無美淵閎博奥富有日新無所不備而一以真爲契言必傳情情必傳性不欲作題外勝語并不欲作題內剩情大都傳神寫照如人而止魍魎魑魅之是圖非曰能之人亦或以其不善圖世好也者遞相妍且媸乃無美弗是也益以再顯而無美信益堅惟真故信惟信故卒能以信信天下余猶恨信無美者不及無美之自信什一面玄之不白亦聊用以解嘲矣令無美含真與面目一惟世趨之逐或幸大售或竟不售皆不可知豈其以人之僞一信易吾之真不信哉即不佞弟六年間守其真優孟者未敢從業吾斯

未信實稱厥心得當無美或亦在是寧惟余與無美即長孺聖俞先後以文樹赤幟未必不操美于其也言成數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卒書爲序

序韓緒仲文

韓緒仲墨既出則都人士趄得窓藝厮之如渴葓既成又走都人士如狂焉緒仲乃手一編于司徒署中示予曰惟子知我其爲我序余戲謂緒仲曰不有袞肰舉首者乎何余之爲也君將懼以是爲舉首者詬厲也緒仲美應之曰文之必有元與魁也其肰豈其

然乎余十年爲元而不得一年爲魁而得之余爲元于十年以前殆北面而臣之爲元于十年以後殆狎主而盟之余又安能以其可元可魁之身處于朝三暮四之間而聽功令之顛倒爲母亦惟是了手了口使讀者了然于心目之間嬉笑怒罵盡成文章知者賞其論理不知者亦賞其色澤置元則元置魁則魁耳必欲介介盡礙而分也其然豈其然乎予則謂文有定品亦有小變緒仲所欲爲者必中之業也欲爲而未遽者必傳之業也方能爲之而姑舍是不必傳

亦不必中之業也此定品也若夫雖不必中而後可元惟不必傳而後可以元可以魁可以中而欲爲必中必傳焉者反失之此小變也而不失其大常奈何見莠稗之熟而謂世無五穀又惡五穀之熟而遂幽莽而收乎等過矣嘗妄意十年以前元皆嫡派魁亦元宗十年以後非惟元派稍殊卽支宗亦復不相及矣此無他功令不一而士軽從棄之故也今觀緒仲諸藝脉理氣骨追踪作者十年爲元效見于此今守此不從業寧渠幷主齊盟卽北面而事者何敢多讓惟其悉于了手了口而且悉觀者了然于心目之間此所以都人士如渴如狂而未免攫爲衆首者詬厲也緒仲受言而咲曰子言非知我者盍自道也命書爲序

綠雪軒制義題辭

予不佞及雲卿未第時意中各相有已第復日杖塢籃挾竿牘趨輿臺後謁所不知何人益再閱月始一面相覿而咲莫逆也然終不能舉意中相有一語後五閱月儲舍且邇接乃始手一編舉問予予偶拈一

首讀未竟憮然咨然顧謂雲卿曰汝嘗攻苦爲元應亮碎心困功令而稍徙業者乎雲卿曰然汝嘗嘐嘐道古進退作者自成一家恥爲一切鼻孔中語以博聲者一噱乎雲卿曰然汝又嘗桃山帶河幽軒別業孫柯飲空菁葱淸遠滌胸次皆佐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乎雲卿于是推几而起曰異哉子之知我也知文于筆墨之內易知文于筆墨之外難惟于知我者我自知矣且子必常以身一一爲之若有得焉而若是親切焉否不然何中之奇也吾與子之出視

而咲不得舉意中一語者類如此

賈汝後制義題辭

余所交廣陵友則張無始京元王聖俞納諫何許卿南金鄭仲顯茂華最著顧獨心向賈汝後汝後爲予言予與子舉同鄉又同成進士其爲人游真游宕同其所自爲言沉雄鷙至同序予文者宜莫若子于是在予受簡而言曰惟言之同余與子所以無不同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徵之爲言亦復什伯異之不能爲同猶同之不能爲異也惟言之同予與汝後所以無不同也予猶及汝後同爲兒子號嗄語舉于鄉一冉北進爲先進典刑語俱成進士先後利不利中多所自信清真游宕之致不少易非言之爲而誰爲乎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之不同即所稱同心者徒課虛無索影叩寂寞求音有號咷畢世耳至乃强哭爲笑蔑復不倫惟言之同予與汝後所以無不同也汝後又爲予言里中王君道新鄭君鏻瀛林君之翰王君應祥孫君紹木及予同門生胡君光世朱君應逵皆錚錚負奇頗卒後

予輩第異同之數殆不可知予則謂政恐言不同耳言誠同何必以先後籍異哉即予與汝後無始何必不異耶予猶恨汝後草草一第不及見吾道之成無始諸君又皆幾成而失之成之是在後來者矣是乃予輩之所以同也

張憲明制義題辭

嘗竊疑孔門賢七十有二稱文學者止游夏兩人而予與賜號善說辭者顧不與焉他日曰文莫吾猶人又曰于辭命則不能也豈善爲說辭者不必能文而質直篤信如游夏者文迺歸焉所稱彬彬君子者非耶蓋憲明之徵言于不佞者曰生平自信孔訓而外別無文章夫知孔訓之外無文章也即游夏真贊一詞矣其于文也至矣

方君節詩序

余嘗見李伯時十八高賢圖其弟元中傳之予心儀其人落落意不可一世及覩黃魯直爲龍眠撰三章贈元中而于滕子由分賦龍眠二十勝以繼輞川疑今玉峽在焉君節所謂別業者也乃知諸李文章品

行俱在蘊黃謂非直以吏隱而已後四百餘年君節玉戒首肖風雅于三峰三水之間眉山兄弟與龍眠兄弟與一時遊者風流文藻皆極其致蓋慶曆之際于斯爲盛已而君節獨力追正始常自書其室曰莫以人言輕筆昔因衆醉輙餔糟其自矢如此宜其一往深情前無作者也君節將以唱和諸什付梓人又復即玉峽而新之白雪紛披銀河倒寫一亭中央吟聲與水聲互奪山川人物相待而顯亦一奇也說者謂大雲隱隱當在龍眠間相待而顯亦相倚而重

蘇黃諸君所以至今者獨文章哉君節勉之矣予非其人也

壽周太外母朱老孺人七袠序

內史氏曰予少也賤讀書能文章意嘗不可一世里中兒目爲狂癡莫有婚者獨外舅周翁有奇識一見謂人曰是必大左氏之族且以亢吾門亟以愛女妻之周固巨族舅氏又爲其族之長者人咸以誚之終不分心也是時舅無子而女育子王母朱孺人孺人之愛女也甚于子其愛館甥也甚于女嘗曰撫女背曰族幾六珈象服以售吾者予者矣猶及待也予異以庚子登賢書孺人先走一使于南曰得售愚報我蓋無奇兆而有奇識惟斯母乃生斯子云迨予得售春官而室人早世孺人哀之日焚香禱曰余無孫偕視此女夭不欲善吾老耶踰年而舅氏舉寧馨兒孺人含飴弄孫稍稍加匕箸而孺人喜可知也又明年而予以秩滿邀封綸榮及簪服之遊煌煌天語以埋巷微賤婦致勤至尊之優卹慰勞視六珈象服烺耀生前者更爲異數而孺人又喜可知也孺人今晉

七袠予以奉節省覲過里門因得稱觴曰惟所以壽孺人者不過家人至情不能爲文且又焉用文之也夫舅氏多隱德能聚散千金鄉里口碑之皆孺人啟之也幸邀天長子孫矣孫甫六齡能過目輙誦吐詞成章遠近稱爲奇童于相其姿度迥異嘗兒試以對輙應答無間稱洵天授異才他年食舊德被恩命以光寵孺人直揚瞬間耳六珈象服且身受之不直如予婦故事者孺人行[illegible]需之矣

程年母莫宜

維靈質稟坤元德成巽順名門來歸克勤克慎婦職
聿修母儀咸正易贊嚴君懋哉庭訓希文帳墨仲郢
熊丸甄陶慫慂華華象賢五龍雄峙三鳳騫翔秋風
桂早春信梅先賓惟太母木本水源迎養都邸板輿
般般萱庭桂砌屢舞斑斕乃公賁志乃母竟之厥有
介福維母受之帝念柏梁將旌其貞錫類而子行及
其親翟服龍章是用駢蕃云胡萎厭方蕃娥月驟奔
湮朕一疾而反其真翅馭瑤池蟬蛻滓塵嗚呼躬備
四德歷處三從篤生賢胤銘範始終克稱聖善赫朕

顯榮可以瞑目而罔瞻恫其等忝與令器南官奏捷
秋籠同儲程門並雪㮣閒壺範昭哉休烈咸思矜式
以紹芳徽倏聞哀訃五內摧裂敬陳菲奠東芻薦香
還輀執紼還返故鄉總幃慘澹旌帛飛揚神其依止
靈爽洋洋尚饗

孫太孺人奠章

令德惟貞淑慎爾止坤厚載之于湘之沚允秀于閨
式宜厥家匆愆爾歸毋用孔嘉婦則維何厥惟御窮
實矜操作于姑于舅服勞勸學爰相其夫俯勗有共
刺蘐諸孤君子偕老庭甫容與君子遐舉柏梁愁念
翩翩者雛白玉育蒲惟母儀之而母不知六珈滓首
五釜濡口而母拮据云我何有人亦有言板輿般般
母云得所在解其官既有芳蘭佩有辟芷身既隱矣
不娩君子訓庭有嚴世祐是篤亦既振孫受茲介福
帝念慶源伊誰毓之母氏聖善將用巾之娥月還奔
遽莫訊之拂上在疚帝用悼之嗚呼哀哉斗等忝與
令公舉同年官同館臂手足之一身儼瞻依之匪遽
天不慭遺如奪我將逝者弗居德者孔長金嬰皇阜

百兩鏘鏘返而秀藏惟休無疆尚饗

祭勅封孺人李老師母文

惟靈柔嘉婉孌淑慎幽貞毓粹毓閨賁執龍門懿斯
象服至哉坤元十七于歸慈姑早背操作信誓御窮
靡悔厥相夫子正位內外方伯太師義重前賢曾于
有子舉不再紘京室有婦宗公惠焉惟師世德受茲
多祉前有太任後有太似徽音以嗣堂背再侍自古
賢媛首重內襄深山玄豹助成文章藉于舉首夙稱
龍驤玉貢南金珙璜眾觀鉄錦奪袍龍逸賜餞伊誰

佐之鷄鳴信旦嗣彝六珈天命用申有獲其雛爵天
之雲參差玉樹于階于庭如何奄忽淑慾無報鸞馭
遐騁龍月促召吉至凶歸方慶忽吊于荆賦詩惰在
文先安仁哭内悼亾名篇帥憶内助更切孫潘一三
世兄母去于偶融融無從呱呱而哭受書徧母不忍
讀蓼莪可痛者歸唁靡期是悲是恫于沛于瀰風雨
其凛惟衛之衷人亦有言其盡百齡不朽令德不亾
令名我躬不閱庇其本根家賓等幸出師門顧盼增
價師等君親事三義大師母即母承諱驚詫茹悲飲

泣如摧如崩我亦斯男扶櫬未能熙雲吳月覽今殁
寧嗚呼尚饗

奠黄太夫人奉

嗚呼湜湜澄潔蘭芬有曄韡韡懿姿君子之匹維君
子匹既閑且嫿坤儀作母安貞饗吉累母姱脩且體
自肰稱詩賁道披圖用鑄含徽内瑩令慈外宣如彼
翚翟視臒與旋奉褒夫子肅恭在道虔麗韡紛出處
蘋藻贊軌恪勤劘揚有皓佐蘭清白奕世斯寶亦倣
衆服鵷鷟若彔祚盧集祉類亂攸宜于時濟美慶

門楣聯發者仲實維我師蔚起廊珍國瑞質行金相
文章赤幟賢關之宗講幄之奇天子攸眷壹心罔貳
思忠思奉念母載殷帝誥綢繆冠帔綸綸謂母七十
而德猶勤奉榮維約含飴是欣明明昊天聰聽在宿
俾爾純嘏宜篤之祐遐不遐止登彼上壽倏爾告凶
人事莫究嗚呼哀欽于皇徽德我帥聿隆歷茲宗伯
指日上公謹斯恩斯太母欽崇禕翟且加如何弗躬
嗚呼哀哉師維將母不遑戀戀力疏言歸肯甘燕燕
一日之養三公弗美云胡長辭俾我心顫嗚呼哀哉

祇凉在仰曉月且霜上章泣奏天子所傷素帷既遡
道里則長縞維青穆如存如亾某等在門大化甄育
夙仰壺教古今所淑百年匪遙訃青孔速但其何促
爲此藏藏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赤石老師文

太僕少卿赤翁陳老師之逝也既三月柩且移之舟
門人北直督學監察御史左光斗乃爲文以奠之緬
維古人黍秀之引曰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
不得已而託之聲歌蓋傷心之極也古今在三之義

同予之師非猶夫人之師也遂買舟哭其靈且哭且泣爲其生平論淡師文恍若有會與予分考師與焉共竊私自喜入闈之日觀者如堵嘖嘖其適以病不能出顧語同舍生曰但認涇縣陳予房師也已而果爲本房第一聲氣相招奇矣奇矣既見師師凜不可犯予乃知約其童心又盡去諸程贄世俗禮予乃知收其世情顧心殊自疑無乃謔故不近人乃許偕入見旅舍蕭然閒無其人絕不似京朝官舉止益心竊危之而人莫有知師者遂以涇縣移南工清望乃籍甚分

司蕪湖錢權悉付所司僅自登掌而已人不知有鈔關者予時謁之關而家窘甚竟不敢有所啟齒而還時劉雲橋陳思岡先生以風節砥礪于南推師爲主盟更改南兵詰戎振旅宿蠹一清而人不慭內官亦極于夙望不敢譁蓋有奸宦惟薛卿之這焉癸卯冬以慶賀入不肖其與偕行逆旅一月僅遺一無所問其旅舍蕭然一如入覲時也不肖共始得聞立朝大意矣維時上饒楊少宰以清正主銓知師深遂督學越中而師猶陳任淵至今爲督學第一人朝議方仰

師如太山北斗而忌者思師猶用方訴必且獨行其是不能跡俗俛仰與世浮沉備兵三吳之命下而師默歸去來矣一時爭者至于裂觀攘臂師志卒不可奪已而道學之禁與而師里居創立書院教授生徒講學不淡又夙有脾病時檢方書閉則與廬山僧往還而已共既成進士爲中書舍人辛亥以差便謁師于家跨佐廬度鄱湖既抵邑而尋通德之里披榛歷磴問樵投宿三晝夜而後到蓋避秦之居非冠蓋之墟也山芋一飯有餘芬焉而向之所謂童心世情與

夫謔故不近人之疑且危者種種盡矣兩尊人皆九十其年蒼顏鶴髮比于人瑞往時相隨文墨侍兒皆驅犢牧羊于山澤之間歌日夕之章而作爲魚爲旟之夢非素心主人有是哉予留連兩日不能去師隱益深望益重屢登啟事以兩尊人故不肯出蓋予別師者又十年外艱服闋諸君子牽復師乃晉符卿來京韜寺作祗頗似黃而矍鑠而神采奕奕行步如飛斗竊嘆山林之能稿形不能稿神也乃東事孔棘師時時以沖壑爲憂勞苦有加寬日夜忘寢食而脾病

毅矣再晉太僕病不能延謝師葢用焦勞斗于時湯
藥且慰諭云再愈再復復輒劇而愈亦驟葢愈時莊
誦劇時囈語未嘗不在忠孝二字也三月朔日予以
差事出而飲食起居儼如平時在差猶兩見手書不
意其竟不及永訣也痛哉試事粗畢始撫棺一慟展
奉遺書不忍卒讀其可得而言者商音也然而慕者
也其不可得而言者和音也哀而不傷者也不傷之
哀爲至哀吾師乎吾師乎抱此長哀何之乎師有愛
弟令子能事太夫人餘年有賢孫長丈足世其家又

何哀憶正月病劇時師夢于白鹿洞作偈口人人各
有寶與天無二理得寶方成佛莫作兒戲佛師生時
信道如此證道可知此時固已位參上乘而神遊三
昧矣又何哀惟俯瞰風塵之中目渺渺而愁予者重
可哀耳生平不能以一絲一錢遺師非不能葢不敢
也今猶不敢累淸德于沒後覩予猶子余不得不猶
父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太外母朱老孺人文

豈瑞人之昭懿兮毓靈和于令門鏡七誡而依四德
兮欽內美之淑媛弱笄結褵于伯鸞兮允賓儀之歸
纚竭点蔌以奉舅姑兮又孔閑于蘋蘩稟兹顏之不
渝兮克承歡于淸溫凡藥餌之必先嘗兮帶弗解而
忘餐冀中葉之式微兮慣素封之未能爲勤蚕織而
茹薤蘗兮佐夫子以惕勵奴計肰而逐補揄兮咲牛
衣之泣涕劾耦耕之嬿孌兮終鹿門之隱計爰煜燿
夫先德兮實終溫兩且惠斉和氣兮無違覬靜默兮
降窈窅冲漠兮寘寘乃先後兮頻危轉盻兮嘆獨子
之無蘇犍犍兮僅弱孫之難持虢虎覩兮剖心起薪

墻兮禍生欲奪我以蒸嘗兮而推于若敖之鬼夫孰
砥柱其中兮而克爲趙氏之嬰母德則冉桑兮母威
則稜母身則杜礎兮母澤則深斗總角而辱門楣兮
蕉蘭芝而飲醇醪悉母氏之聖善兮覬芳容之耆耋
感祖孫之相倚爲命兮慶生人之可遭逐含飴而分
甘兮累有婦而不愧乎魏操撫石麟而占充宗兮拓
結駟之門高建三釜以未央兮覬相答其劬勞胡天
不弔兮發光彧奄溘疾兮蘭萎玉折悲彼人之號泣
兮逝鸞鏡之永絕招靑鸞于雲中兮乘白鳥之須頓

敂杯棬兮在室聆擻青兮未報雲婁婁兮丹旐揚颯
颸颸兮蕙帷張青山碧兮水泱泱余萬里兮曷彷徨
生芻束兮酹椒漿儼修雲兮其來嘗尚饗

答阮清宇啟

恭惟門下人文領袖道德師模蘭枝與桂蕚齊芳不數謝家玉樹德曜共極星並映詎誇楚國靈椿信哉綴毅其旋所以自求多福若乃援手接士倒屣求賢凡入兵廚之英盡借龍門之譽于今爲烈與古爲徒斗泰與令孫蜚連羽民賜符栗廣眞附道家于奕世

遂叨青目于頻年癡會高風共搏迅翼何期鶱足偶先丁里之駒反辱琨篇載寵百朋之錫惟皖水魚菁甫至尊者賜而卻不恭乃廣川雁帛傲受巴倦而施未脈何以報德強自拜嘉

答馬荆陽民部

恭惟台丈降神皖嶽分氣龍津弱冠蜚英不敷應劉屈宋頭時騰茂行聯伊傅皐夔蓋嚴觀顧識儀容而雞林亦珍姓字編茲山斗光屬枌榆匪曰遐遺兼之下逮勞魚將尺素匪徒下相憶而上加飧寔遍寵了

雁其是戴不勝而逆形宦峰衆五老想玉人賀皐軒軒月滿長于遲仙郎松風謖謖拜嘉夕借臨楮謝餞謹啟候

上閣撫朱

伏以清風披飾鉞雄開七閩之霜威惠日照旌旄光借三湘之雲覆馬牛下走何幸執鞭蓊鬱榮行霑同振羽敢將需宴薄展葵心恭惟老大人台下領袖斯文規矩一世如華如荷鍾水陵佳氣森森一虎一龍望蓮峯高風謖謖遐者犇膺簡在非皐陶不稱其咨

展矣允塞皐獻登于公儀爲高第雲開十二前雁耀紫帽之峯文重五于異彩發青牛之藏胡忠獻之相器特許斯其選乎范如寧之府事悉咨冰足數矣何期小吏得望前塵利見大人聊釋飲冰之懼奉教君子非徒附驥之私形莅何如死全有幸戴高履厚每蹈蹐以難勝就日披雲寤寐依之在邇徽修芹野蒲展蟻忱發逸足于燕雲聊借黃金臺上導前塵于閩海許餘白鶴亭邊不勝隕越企翹之至

答方青琳東鄉

伏以祥雲開栢府雲芝之奕世嗣徽瑞月麗瑤枝月老前生鑄美眞簫倚玉何幸攀蘿恭惟親家門下貂珥名家金鉉粹品德星應太史之卜久瞻難弟難兄流風紹僕射之任近看拜前拜後乃猶于雲玉樹燕翼貽男逐電花驄龍文繩祖愛分著膝嗜竊含飴楚楚五花文共美將雛于池上昂昂于里足同誇依駿于臺選孰爲冰清宜茲玉潤何期下體得當高門側鑰斧而遂瓞已覺風霜肅肅拜赤號而鄭重依鸞星日曄曄何以稱之非其偶也惟是素附通家于孔李兼

叨合調于鍾牙實惟天緣豈繄人合敢設悅之弱質詠風雪以何當倘夢麗之餘生庶蘋藻其可託既經大命之辱敢不承于以迎臨緘調儀望風欲渴謹啓

復

候涇縣父母

恭惟老父母褒下春雪才高鼎鉉望重偶于難邑得借牛刀日倚鸞臺翦聰鳧舄蜚仰流承沐者鱗集何況宇下之陽舒望風櫛拯者花封非及社中之敬木青蒲虎渙赤縣何緣伏念斗食舊德之者民望門投之亾命見似人而喜雛總舊國舊都如弱喪而歸鄕切我瞻我枯南冠初束楚奏頻般北鳥羅棲越吟倘切爰哉鯉腹聊展雄心并附芹私用爲贄執倘垂青而有冀先人之廟貌具存爲胃昧其無誅百世之于孫將賴仰祈丙鑒曷勝寅恭謹啓

答某

伏以南國衡平化雨退沾柔李茂楚天色瀉秋風驟起蓼莪悲凡在帡幪悉深根仰恭惟老師閣下匡時杜石濟代舟航縱横數萬言湘水羅浮傾筆下括囊

五千卷石渠東觀納胸中日近八磚星玉堂之詔草雲浮五色依蘭省于蓬萊白匠石之朗鑒高懸乃樗櫟之微材不棄吳山應草竊沾螮窩之秋香涸轍枯魚頓觸龍門之瀧浪星廻漢闕爭看威鳳祥麟雪立程門豈得吟風弄月但知門下士之願檢得遂登期太老師之許問俄傳葉落凋奕增怛切之秋思風高回馬驚咫尺之鴻鱗重違愛日之誠極抱終天之恨萬春等叨培化育備沐恩波誼屬關心知師藍之荒迷苦塊悲同陟屺恨穗帷之奠劬叔依緘魚素以彫

言候龍光而暴㥜道脩且阻咸冀台慈之鑒原罪不
及哀敢怨寸衷之誠亙伏願節情順變移孝作忠勉
力加餐紓聰榮睍台冉愛身爲國徐看調燮鈞衡萬
祚等臨啟不勝企結聆馳之至

賀邊撫某

伏以三關重鎮特隆旄鉞之恩五部名王盡仰冠裳
之化彈壓必資名碩經綸允藉長才恭惟臺下國器
天成性樞神縱淵涵嶽峙武緯文經當在鳳池早膺
鑽鑰之望速司冰鑑益覘樽俎之猷輿論久歸帝心

特簡用詩書而謀帥錫弓矢以建侯七德臨戎霜威
頓肅六條察吏風紀維新從此撫赤斤罕東枍寄諸
番再封定遠囯之屯燉煌酒泉張掖諸郡復拜營平
屹朕萬里長城允矣三階泰曜是用拊髀聖主長西
顧以紓懷兼令食肉鄙生得高枕以偷息敢款議雖
定而犬羊之性匪茹尺籍徒存而熊羆之腹方枵慚
無獲對可借前籌反辱遠存倍增夕惕對役附復不
刱啓馳悃啟謝

賀某

伏以梓薇千尋庇餘休其不遠河流九里沾汪潤以
非遥土效新猷人食舊德恭惟老年丈台下盛世琮
璜熙朝喦呂初仕爲令早蜚聲于赤縣神川恭月有
成久昭鑒于黃旒白日薦僑吏之舃影常傍帝座以
孤飛將尚書之履聲自徽宸聽而玉止是以乙鴻遴
渺欲番别其飛翔六翮相停待權衡其輕重輿情其
切簡在有歸望豈爲虛數匪云異如不佞弟朽腐之
草無望蓮茹絲下之乘詎堪千里觀我生而進退自
知甚明隨世路以浮沉行迷漸遠乃蒙赤鯉重損素

絲報樂未能感愧並集謹歸役附謝復

賀某

恭惟老先生台下中國樞衡北門鎖鑰軒軒霞舉不
但增色于榆邊矯矯虎臣久矣分威于帳下是以忠
信行蠻陌用威關外之烽烟閑暇明政刑兼徹北中
之桑土蓄壯猷之方叔合寧遠之武侯經綸風定于
胸中事業一措諸掌上豈徒吾斯未信于以好謀無
成者哉如慶一人爲億萬國借非偶者如某仕學兩
非羐優文質一無所底謬叨遊送謬忝清華未問佞

河□□期先刃飲氷之懼何當遽注涯之孚存恩其後
進依依□紵之思引之同升居歌王貢之義循省徒
慚報答莫稱敢因附謝并乞教言君將憐其新沐有
意振冠必且示之司南偕之大道某不勝惓惓謹謝
復

賀某

恭惟老公祖台下一陛朗月兩袖清風花雨繽紛旣
得支而兼得簡玉壺澄徹已如水而又如冰是以綮
杜多綠得並華風而高峙江城何幸遂聯潔潦以同

源淇露一天福星滿路信謳歌訟獄之有歸而尸祝
社稷之不朽者也其誼切于民功深覆載聚族而議
方擬扳轅當先爲逢敢言勸駕但二天何分于異地
而百里難久屈乎大賢若使當路倚重正人卽是下
里再食舊德謹因役附復并謝大䁐莫罄悃忱徒有
戀馳

賀某

卿月臨□地盡河湟之域文星躔乘天開鼎畢之墟
五□勳高二台望重恭惟老年丈台下一陛正氣八

面□□材保□剿瀆之疲眂熙如化國藩屏王庭之要
害屹若□城惠決棠蔭居則愛去則思襦袴同聲而
尸祝威行榆塞賊而執服而含韆娶貼息于羈縻三
晉之枯特方殷十乘之敵行將邁登云巽數自有殊
知茲者愛切彈冠情深分紵溫訊將春陽偕至慈雲
與積雪交流何德以堪捫心有媿敬因旋役附布謝
忱千里風期一一潔月色仰惟肯鑒全此素衷

乞言行畧

斗不肖兄弟九皆周之自出周子桐爲望族先外王

父又周之元宗也予母生而家且落外王母至不欲
舉之曰是蛇虺者將益落吾家外王父強之始得舉
旣長歸家君予家亦漸落母爲脫簪珥佐家君力學
操作紝紉事先大父母者備艱以阻歲置塾師二授
不肖子九及易與儀禮家君爲剖産畧盡饔飧之資
盡出母機杼不肖斗舉于鄉母益守其業不輟卒用
是致諸子彬彬成文學爲家君貪而好急人難又好
成就於　弟及門子弟之賢者毋先後曲稱之人競
扶□以爲□至有恩其父母父母之者深也不肖斗

兄〻之有〻曰實母之造家君幸及齊眉諸孫及女
孫可林　實母之造年六十神明尚強人子何敢遽
以是壽其親惟是六珈象服天寵懼弗克荷而乞仁
人一字以羞皴則不敢以身隱不文爲謝矣

求度誓辭

秦道弟子左光斗誠焚香誓辭于聖極度師案下伏
念斗泥土陳人侏儒賤品既無道可以匡君致主又
無術可以媚世全生其在輦下之司曾以擦鬚觸諱
暨居堂上之座屢以投鼠招尤媢相不容叢神爲甚

不了彼其之子尤爲眼中之丁雖倒秩還山君恩甚
厚而除根剪草璫怒方殷殆將以我爲李廝豈肯容
予爲范蠡似兹人道之患何暇陰陽之憂上有八旬
之雙親非予孰養下有五齡之弱子匪我誰成勇士
不忘喪元聖人原無死地所幸聖師乞靈上清護持
善類遂使下愚得草賓籙珍攝餘生從此山北山南
我自忘人于世外即使舌餘腹劍伊誰弄我于術中
敢謂七〻之幺麼足煩百靈之呵護自天有命惟帝
無〻總之〻而善而禍謠豈其庇邪而醜正斗誓願自
今〻後忠〻名節以立身正直忠厚以立己庶其仰
承帝鑒　以上報師恩若其積惡賊身不義速斃是
爲自作之孽豈曰神之有靈謹誓

頂禮聖極師誓狀

伏以生戶死戶迅速無常出機入機禍福必克故至
人久視豈虛盜造化之陰陽上聖闡修正恐賊自家
之性命斗年方五十鬢已雙殘蒲未秋而先零馬至
崖而不返眼見婆娑世內心傷流浪海中有未孩而
早亾或盛壯而溘死菌椿各自爲壽彭殤遞而相嗤

大都因色以亾身何異未幻而押到豈無導師度引
無奈自弄機鋒雖神濁原非仙才盡福轉正緣德薄
㑹至死而後已可憐化者何知于道眼既爲大愚于
世法亦爲不孝其父其年當八袠母周氏僅少四齡
親在而身未敢許人況身存而乃自行喪我死期將
至鬼域爲隣忠孝一身形影自吊伏蒙聖師憐予沉
苦慨發深慈既指以呼吸雙納之全又授以夫婦造
端之道　知人世大患惟我而我輩未免鍾情愚者
以〻陷生〻人聖由此復命因津設筏對病投劑豈知

竅八之玄微不離男女之大欲練精練神生練炁生天生地　生身教外別傳得未曾有是以如癡如醉若夢若狂懼無德以承當將何福以消受倘其知之而罪業更重不如禮焉而懺悔猶懈頑都門之時曾夢異人度我登疇昔之夜飛鳴相過是師還匪今生緣應夙世又伏患之自惟生來有使氣之病兼待人有熱心之愆苟或以太剛殺身抑或以道聽妄說孖心即是孖道欺師即是欺天萬叢咸臨百靈共照比雷霆水火盜賊鬼神皆足以碎我之頭粉我之骨齏

我之魄索我之寬何必付永劫于是明聽杳冥于地獄哉自今以往尊聞行知誰共盟之青天白日

左忠毅公集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尺牘

回陳赤石師

生不喜得一第喜得手以報老師老師後不以一第重生而上進之古人期生轉厚報塞轉難矣斗自惟生平富貴之緣淡較淺功名之習氣較深纔一動念便乃浮氣浮才佐之而出而其根皆伏於富貴追欲以大德剗除之而觽柄不在我又未免爲浮沉混俗之濫觴矣老師所謂眞心降心愛世棘世摔交深交等語眞舉世藥石乞切中生膏肓者請事斯語敢辭不敏但書生而凡入未深而出亦易乍入樊籠稼滌習氣自今方始不行不知其難不行不知其易吾斯未信容得力後更有以報老師也湯老及翁太老師皆推愛有加朱張兩門生亦各以所得一體者時與切劘附聞

與徐岐陽

別時不及握手爲悵計四月可抵宛溪矣同門兄弟如老年丈自可自信信人弟亦不必作慰勞獎進語惟祓除俗緣稍圖淨業久久行之便覺得力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古人有言實獲我心願與年丈共勉之但弟與年丈録情既深檀緣自厚目非猛力未易破除寡之亦便得力矣拙卷二册寄覽輒有附寄般赤嶺年丈煩致之鴻順幸有以教華

答周某

遭□教知仁兄愛弟甚欣亦葚棄之癖矣弟舊集多洪□蔚中存者亦先後寄回家弟大約生平無時文之嗜其貯篋目老椎十三科會狀而前則戊辰辛未丁丑後則已丑壬辰乙未諸君尤醉心焉下場固皆公安之蒼宛陵之峭白下博雅殆集其欣取裁之富非試録不可欣不兼蕪雜要以當科老稍一披剝得其菁華足矣若馮宗伯典楚典燕及辛丑會試三録便可不朽古文正不欲作碎鎖之學自家丘明及子長昭明選莊藝外無雜者欣僅博一第亦後不須爾爾承問略布其愚倘不亟鄙奚容以暇日批座縱譚

之經書二刻未竣容呈教

寄阮淡宇

去歲公車時則聞甘心門下者口相屬也已抵闕則聞稱究門下者又口相屬也近竊弟後稍稍得從薦紳遊因得習其議論則欲甘心於言殆怒髮裂眥唾咄而向者無已時惟言者亦實不能以身爲衆射的尋復蚤夜悔禍褻之甘心者轉欲見德矣彼實於門下無求多所求多者彼中中丞耳詎呈門下不能避所又而予所惜嗟乎士誠有可愛即愛者無歷至矣

又[illegible]能扶必惜以往而以不周負予之術得當哉即甘心者自不能不轉惜爲愛矣又何避焉若生倚毗正得之東山雅望倒聞門下亦復不作深嫌舉止蕭令甘心者媿欲死矣生與門下最晩出交淺不應深言要於夙昔扶植接濟者交亦不淺輒有原嘗之私托之崖累附劣卷呈教全希炤督敝同年中州闔謫羨者念門下甚弁附此道意

與張璽雲太守

斗幸與門下生閭里雅先後進不同朿同時親疎分不同以向氣類數者同矣又何不同焉惟是里中未欲數奉長者顏色近通籍又不獲一字問居起似此風馬安取枌榆是斗所爲私心懸奉教於君子者也况懸魚在壁援鹿依輪與論孔歌正與鄉評合券此即千里百世猶莫若肩比若踵接而况同里同時同氣類如斗者乎是躬忘其疎遠輒有崖累惟長者之素青目人於昔曾其接劍小子斗於今拜賦以前神已馳五羊城畔矣

答方魯岳侍御

當礦政極壞商民重困天子特簡明公於休沐中懸使前毋亦惟是休沐中得靜觀天下利病一出而勝其任必不若隨世以就功名舉止允矣礦政之禍也礦禍而稱西北側竊之半省東南民力之半即長蔑以往將遊晝一焉是門下一舉而蘇商息民振國家之懸於淪胥以敗之際者禍又不獨一礦政矣方今裂眥而爭者憂聞以言分計而籌者憂國以心等憂也而大小虛實辨矣况門下發之於不爲而行之於無事者其爲憂又倍蓰於恆奚啻處其大且實者哉

斗列碣中行懸除計在冬仲鼎官初轄不聽侈口言天下惟昔授與刑於門下者豈云急之且以真來者未闇以賡往也

與婁某

名公以明德爲旗而望天下之腹其於敝邑尤飽德無量并飄生亦扃在九里之潤焉何飲食人之無已也感藉感藉苦莚節遠覊德教方逃不獲釋天子干辄爲嚶鳴友生恩是用怏怏耳覥顏拜覔聊附謝悰淺尝朗月同此嫈清不一一

與林避斋

君居西山南我居西山北登高順風可相及也不腆酒資用助招呼之執亾妻荒壠託庇宇下其無不戒於牧豎也臨發依依

與周聚九

悲哉之秋爲燕朕之別兼去住異踪他鄉送客風雲無色失意離人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閉發輙定十一矣詰朝過弟爲半刻之談何如

與張恂所

弟所邀德於君門者不可量亦不可報先是兒女之約甫申而欲焉報之固終無期矣不報所以爲大德耳鄭君清姿粹品蔼歡深心弟目中所見未有數數而葭莩之嗜亦若偶扃於不佞也殆不可知已生平自信未入堂奥亦未入荆榛世趣之外別有自得得當鄭君或亦在是狀學步於弟已卑矣所有劣卷爲刻一二種固不敢不以獻也介旋勒此不盡

與戴玄升

去歲兹時則弟與兄胥疏山中也雖日拮一蔬心豪爲禰而不彩不嚴日與村婦婆娑樹下且或以西隣揆棗至動呵辱不問新月方出杯酒取適意所得當自謂無人長安春色應風指不分而翩羽之分翔南北也令人邑邑無已將非貪以追隨之情生於習則亦山河之異生於景矣別來生事窘束當亦甚有睹緣無銜命自士人自處而此物與吾輩亦復不招能獨其神者神去之固不當以彼易此矣弟讒爲士貧而苦爲吏貧而甘等貧耳甘苦皆從見生也誠以爲吏之心爲士又何苦焉方蕠諸兄可與刃斸奈何當

身而失惟年丈猛自惕也徐侯長者舊知同袍情而
弟且悉之其同籍三兄弟且一列名記存之矣當不
至以凉德報而時事刻深之會大率以裁省不求人
爲是耳

與胡玉笥

出都門之悰等也未有切於吾兄者惟弟策驢故智
接踵有兄不窮烏足爲我輩哉然弟雙白在堂百口
在膝一不療饑之措大處於頻仰嗷嗷相向間重以
時事刻深人情蕭瑟開口告人爲難闔門辟穀未易

至此而言舊緊爲雄徒虛語耳然不發奮而營營饑
飽以自溷於朝夕是小夫之智而非丈夫所自處也
弟意來春破累入城避於方蕖諸君以卒業未必不
賈碑焉而恐年丈之終難決矣

答方魯岳

再辱手書慰誨挹獎宛戀篤摯眞仁者之言也節選
偶爲名槩重負明德要以精白乃心靖共乃位何官
不可致身豈必金馬纔堪托足哉且藉此虛名勉圖
厚實又以不盡人之情并爲後享之地矣門下以爲

然否前教職守性地稍不相宜鄙謂皆生於習耳性
則何所不宜哉坡公有云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
裏江河鑒物之性常在飛砂走石之中靜中捱來恒
苦不見忽於鬧裏捉得些子吾儒所謂無入不得與
經云實性不相違背似出一口政恐一向隨順無明
全無欛柄以爲無入不得則其違背有不可言者矣
門下所爲厭苦之意又烏可少哉不厭苦則不能彊
點自家此亦練習一法也敬因明問及之不自知弟
之不逮甚矣彼中督學陳赤石老師有道氣可與商

確性命亦悉得海內素心人曾一悉門下虛懷矣風
塵外交何可失此人乎

與范明皐孝廉

別來時覺縈惟及得手教韻語爲慰藉惟弟知兄丰
情重世情輕因以至情重世情此尊恙所自來也但
能稍輕之而世情至情俱得矣倘亦弟勿藥之擘乎
弟與兄不同藉同臭味又同落落於骨肉因又同闕
切敢抒一二衷語新令君慕兄才品劇非弟所敢任
當頓者

與李公如梅

力田如善兄而後鹵莽者收殆不可如如弟草草眞
鹵莽矣吾道之戚是在仁丈弟與粵同籍者七皆謬
推箸契每會未嘗不歎仰仁丈幸仁丈益自愛弟即
不與同籍又同聲氣矣是乃所爲眞同也彭君來勤
此居起心之弗還音其毋玉

與方本菴

飛習闇長者緒論茲如也及違長者而若有夙驫以
斯知不避煩濁之境不顯清冷之淵而門下之與趣

後學易而有親誠而能勸者可見於此矣易曰鶴鳴
在陰其子和之非有鳴者必不和然使鳴者有心索
和而和者擬心以就鳴焉不成和矣斗蠡之不知和
也無心也今之若有和也亦無心也豈鳴之感者有
不言之契耶今之變登壇者大率以有心之鳴索有
心之和者耳又況以鸞鳳之音而強梟鴞之和者哉
故不患不和而觀所以鳴惟門下裁教士不必生同
時居同里千里百世皆在陰也願門下之時有以唱
之

與金高二師

由求即才不應先夫子試政事也乃以政事付由求
夫子若身有之矣況其爲朞月三年者方未艾耶惟
是乍入長途兼之今局隨世則變塞爲羞建明則出
位爲罪日索米長安圖侏儒之飽苞苴爭膽學小夫
之智而已居卑貧自有道願老師終教之家君想日
其晤對諸所不逮勿恤匡扶

與吳靈麓孝廉

弟居恆謂有第而不盡才者矣未有才而竟不第者

也即有之或其橫溢格外敵泜爲高不則標賞意中
但取獨解又不然則其潦倒志衰輒苦徙業而中廢
焉未有才而及格又方新方銳如仁兄而患不得當
者也最患貧爲祟耳要以丈夫自處亦不盡然同袍
卿貧差強於諸生諸生不苦而同袍苦之乎凡此皆
生於受草草之習耳若能破除俗累一意攻苦如諸生
時又何貧之祟焉草草如不佞弟洵不足數曾亦病
兄之病故輒以所自信者信兄幸吾兄益自玉以見
吾道之成也新令君向同倪姚兩兄力口之即兄不

以借顏色爲光肰持向娓娓舉子業固知巳矣

與張懷卿

斗覆分趨庭之餘得有今日因以不負長者勤施還爲長者慰藉焉幸甚幸甚政恐猶子之歡不勝亾友之慟耳君家玉樹參差相望天勤明德固未有涯而吉人復以其旋之履考之或益之來有逢且弗克者矣斗十月例得中翰職聞此中頗閒而冷閒則可藏拙冷則吾素也引分營職可幸無戾處卑貧自有道惟長者時教之介旋勤此與居并謝前雅凜秋寒劇

伏惟自玉

與盛菊泉方伯

海內誦明公休問甚盛斗得以枌榆之末代史老之口亦自幸甚惟時事孔亟當宁髀拊不遑屬者玉龍並起於田於潛而東山梳高北意脚企殆非所以副簡在而答蒼生即斗一閒曹小吏竚望典刑有如饑渴竊謂巢許可棄唐虞尼父不可棄春秋明公以爲肰乎否也管窺不見天固好言天惟明公裁答

答吳覲我太史

相幾如掌耳有門下及康侯安得復有不佞斗哉惟末流易波今且及溺以失易得各不相爲非激論也諸勿問不朽業三不盡係是政如大海一漚發耳認取幻身執迷虛貴又介介辨位置崇卑且攘臂而爭焉夌虛一塵羣蚋其搏以當慧眼可堪一噱果爾安得康侯之鄒不得雄而門下之不可彈冠志快也惠教欲了塵相妙指妙音振我特甚竊謂了塵相易不離塵相證實相難不証必不能了厭離求了巳不了矣門下於北久了了者自了了他作何終振之役旋

勒此起居并謝佳貺凜秋寒切伏惟自玉

與齊孳玉

蓋世有至丈焉不知者不知之知者不深知之是可惟也若夫不知者不知之耳曷惟哉且士又烏肯以其所不知易其所知也世固終不乏深知者矣弟所偵名士無不首詢兄冤足憐兄者弟謂有長技足信不受憐有大物足償不受冤即冤且憐者未嘗不心折弟語也許靈長悬得神君去去桐幾一衣帶耳歌秋風詞取太平路北裝有代柬矣

與何虛白民部

人謂秘省閒就中料理自家事亦不閒乃半從馬箠杯酒閒消之餘則所至乞差相逢稱貸而已閒局不貧官官乃大負此閒哉仁丈何以旦暮教之使不爲慭慭著績勿第以青瑣皂囊爲後來妄想也門下素心乍入熱途閒情遽投勞局似職守性地稍不相宜弟謂不冷必不能熱不閒必不能勞若一向熱鬧勞擾者到此一味糊塗矣至如陟岵心勞正須强以王事賢勞解之耳未審管窺之幸有當否也新都潘生

極吳生邮禹者先後各有東方之事又皆與季君夙契雖𦕅之逕方喜似人于其叩閽或一使望塵爲德若云以門下爲息壤而弟從臾焉則舌有結矣不周夙凜遑微尤切多方自玉

與徐肩虞父母

斗不肖獲於厲行稱兄弟又得於宇下稱子民𨗳緣厚甚撫心幸甚鄉人來者徵榮任期又問逃初政不弟慶父兄子弟託庇二天即桐之父兄子弟先後循良踵接若久遊光天化日之下而忘其陰晦焉則何以得此於天也令兄竟借重南陵南陵去相襟帶耳又姑熟孔道而姑熟主人則項爲老時得借箸指君爲德星之招焉亦大快事令貴邑喬翻翁眞長者天若以此君代爲桐報之獨弟灊竿冷局漫無建明今日乞祭差明日乞葬差日伺在任在籍之大老耽耽焉殆學矢匠之術矣可爲一笑惟是引分管職就中亦自難報塞幸台臺有以終教之

與孫鏡宇

俚語書卷上請政政所見如此不自知其謬也幸直

教之別書純陽二詩扇頭以贈遠遊其云學道先學貧弟與仁兄頗近之矣附青錢三百丈少佐苡膺之需歸來分丹砂少許療我恒饑如何

回房公 壯麗

不佞斗生平佩服典型如臨師保暫遠德星便欲借重吳門而江右先得之至今猶懷悵悵水利一事不佞以一片癡腸持此腐議不謂省直畧見舉行而且先行于貴里不遠之則可借以夙從此三輔之民得腹枕肆皆老公祖明德之餘也不佞何功敢以爲謝

做差苦無多錢謹撥助伍拾金用藥厥成爲語由噂
子弟世世習之勿忘也役旋附復不旣願吐

同胡公 恩伸

天津屯田知久在台神且屢見批詳將旦暮見之行事矣不佞東巡時復親往其地見平原沃壤一望數百里且河渠溝塍彊理一一具在遂不禁神往議欲復前人遺蹟以贊台臺新猷而不佞且代矣只得倉卒具疏上聞且星馳請教就中加銜本道及改銜本判權宜責成不得不如此諒台臺有同心也念此數

百項者不過櫝隆緒餘耳倘不以爲謬更得大疏一言則事濟矣至處判官單任重心力可嘉而嫌怨不少全惟台臺嘘植之方得一心營幹此事耳

同董公 應舉

卜素仇殺重壓廟堂之憂知台臺處之定有勝算矣夫羊爭骨未必非利但識固桑土我自爲備不必問之與衷可耳做差且竣將巳倦飛敢再辱貴鄉以爲大命羞乃稚懷則篆刻之矣

同薛公 國用

台臺方抵遼而長安得飽眠甘食皆明德之餘也[illegible]倩未衰勝算未得識者有隱慮焉閔來教及書稿遼猷鴻略具見一紙中此眞經臺之忠臣也第共事地方忠告自不可少恐悠悠不諒以爲同里同舟或有異意脫有從中齮之而大事去矣不佞亦台臺之忠臣也休戚實與共焉敢不忠告

與袁公 應泰

自台臺出關而廟堂安枕矣惟是[illegible]氛方惡我氣未揚局內人思登壇局外人多掣肘有一于此足以敗

事而況兼之此今日之隱憂也伏讀大教犂庭之擧尚難欲速台臺若已深握其肯綮者利害在身安危在手是非在心在戶如近日撫擺順收降[illegible]請用人諸項似當據眞見聞明白告之君父台之朋友不必一一照管也台之見以爲何如諸不旣願吐

同郭公 之琮

維陽循蹟巖塞壯猷如老年丈者當在龔黃韓范間求之也邇自東方匪茹各邊蠢動者年丈扼西以撼東擴外以安內其功尤不可及中聖新猷勞臣異數

方來未艾惟益爲國自愛是望

回沈公珣

撫匪盜藪無日不爲年兄苦今且去天末而依光日下矣淸慧數月郎當叱馭而前其事冲王以佐時艱母久偃游里門也別諭矛盾者二讀之絕倒張少司馬自奇男子跡其在黔則苗伏去黔則猷擾此老一身係雪山輕重明矣按臣舊爲代天夜郎惡見漢大故鼠子敢爾乃其下馬羅拜居然張忠定遺意焉亦何疑于播山岳也者而欲匿之諱之乎由斯以譚矛

盾不得一焉年兄得無謂弟善解嘲乎亦當爲一絕倒耳

回胡公思伸

不佞居常感慨吏治厖蔑身親稍得一當及至當境而察吏安民四字茲如也甚矣躬行之難也乃蒙台臺在提右挈免于大過爲幸已厚別諭屯事方開處判叙鋭意中掣肘之處頁已洞見肯綮處此時勢不得不酌總藉明台以責成之用至誠以感動之而全仗台臺之威德以主持之庶幾其有濟耳錢糧苦無

湊手不佞勉爲設處三仟金以應急用不佞代矣能問一貸不能問九仞也

回袁公應泰

讀台臺屢疏不覺喜而舞怒而號又感而欲泣也惟是城撫頓一節今日第一緊關事亦第一件難做事城則必爭爭則必戰能拒之乎關外而後能禦之于城下能必戰以誘之來而後能不戰而驅之去廟堂爲此殊其難其愼想台臺慮之至熟矣似不妨明白聲說以聽聖裁也如何如何

回佘某

不肖斗惟系後進趨往台臺者垂三十年當癸丑之役斷梗孤根又出于自培植竟未一望末光可謂相與于無相與矣冲聖當陽政行流水一時結綬彈冠遭逢極盛翁臺丹心久著道望夙隆似當呑爲一出以答主望以慰輿情匪直同鄉後進之私也某質直闒陋不善趁時信理信心期無于媿謬承大教字字格言敢不齋心獻之當宁

葉相公台山

今世所推社稷臣則首稱閣下而首犯時忌百計摧殘者亦惟閣下此忠臣所以寒心而義士所爲髮指也斗杀天子耳目之官與問當世是非之緊而坐見茶甚爲茅蘭芷不芳中夜徬徨當食廢箸者不知其幾非爲閣下爲社稷也迨至極犯狂鋒力首元慈賴諸君子個勉同心復見天日而榛棘在前荊棘在後就中線之搦之者千態萬狀又賴諸君子先事廓清臨期底定得有今日亦非爲閣下爲社稷也蓋至今日彎弓而射者日日爲覆楚之謀矣閣下且有東山

之桃未可輕擲一語矣設局轉奇布著轉下至于君父安危漠肰度外鼠子敢爾安問其他一時舉國男子正不乏人此又非爲閣下爲社稷也以天之道社稷之靈山鬼伎倆會有時盡只在仲春見清明而閣下之安車蒲輪此其時已方今主上幼冲中外多事一柱承天是在閣下惟閣下爲社稷夙駕幸甚某新進孤蹤生平未通左右辱手函先及慰誨勤勤辭因利便附布腹心忘其疎狂臨楮竦仄

回貴池瓦師

先是從倪門生處奉老師手函獎借推許匪不肖所敢承朕不敢負君以負師夙與夜寐是用凜凜耳君恒以匪躬湊尋之義入告君父出告朋友而物論難齊由來已遠兼以主上冲年宸斷未定喙喙之鳴誰與正之恐太平尚未有兆一時耆舊俱覺晨星老師應運而起以未報之先帝者報吾君之子而令不肖輩奉以幼旋庶幾稍有回瀾之望焉公論大明得此番一爭而愈暢從此順風縱壑矣慰甚慰甚一役已遣而尊使適以恭慰至郭門生以爲可附致也遂不

敢以淺淺者重爲郵傳累悉楮懸切

又

頃者兩月之間遺弓再泣浹旬之內訪落重新雖幸社稷之有靈可謂閒家之多故最憐先帝爲太平令主老師爲諸輔重臣若使少爲歲月之留當立見一堂喜起之盛而求舊雖殷彌留不待登惟某等無邑于班行抑亦先皇不瞑于天上今皇奉志存繼述而朔諸共切典刑履癸在邇侯駕未遑矣惟是綱人一二之蘗菲遂致元老十五年之林壑既不能直排閶

闆又不克披茅連茹僅得遊萃部言因緣啟事似此
門入何嘗國士至若光斗受恩深重報禮尋常猶省
淨生貞堪塊死勵以經歷方披擬通半箋而湯羽有
因附上一牘不腆芹私知在慈鑒

回劉父母 時俊

時事如此而名賢再蹶此其國係不在老父母一身
也倘丞桑榆老父母有何不得只爲疆場有事悉起
異人手收眉天半將駛無及耳念之耿耿惟老父母
為國自愛不佞延歸抱疴幾無生理入春始脩手

教勉答數行諸不旣馳戀

回吳伯與

弟屯田數月耳而水利之行十三四此三四者何補
於國家亦聊以見西北自可水水利之事自可行留
不遠之則以破非常之説是不佞弟之本懷也近亦
議通行秦晉間矣不佞弟喜其有而復慮行之不得
其人猶不行也而將來大行之路更無望矣翁臺以
為何如台兄僑事家鳴日不絕聲可惜于秋後讀大
稿者正得哀而不傷一種性情耳羽便附復不旣

寄王公 集相

其在班行中辱老公翹知愛最深提誨亦最切乃厮
緣深厚再託宇下甚溺及三吳者老公厚則餘之餘
而潤及不佞斗者則三吳之餘也欣佩欣佩先是報
命匆遽百節俱疎回首泰岱不勝仰止

回安陽縣李某

不佞知安陽非知門下也亦願門下知屯馬得知不
佞而已矣水利盛行世澤不朽即不佞知門下與門
下知不佞者毋出此若夫以數苦之餘為民開講沫

之用是卽不佞身受之也附復併謝不旣

回王公 復興

方今之世傳舍其官苟且其政但得無咎無譽于職
以內見矣安問其他若夫一心管倘一心管屯如台
下者舉世未數數也此不佞所以心服也小識何足
塵台下而頻致謝且重名德以滋愧役旋附復併壁
謝諸不旣馳戀

回熊公 尚文

接手教知爾星指楚與遷思旌節所至璽吏望風若

黎就日定有酒朕一新者惟是典刑漸遠無可就正當此踢發之辰預卜弄印之待惟台臺益爲國爲道自愛不宣

回解公 經邦

自重領待名臣而至尊無憂社稷矣慰仰慰仰惟是外訌内虛殊無長策未雨終日尚塵台神力破積習而整新猷非台臺其誰望焉遠勤惠問足仞泣存附復不似馳結

回河北道吳公 瑞徵

門下讜猷駿烈小疏不足揄揚百一敢煩致謝至水利一事大河以北遂當中州三之二非門下苦心擘畫安得此但期實蹟實效百世而下尚有歌詠明德者况于身親見之者乎若夫相與于無相與毋更以捐俸爲明命辱

回晋州王公 綱

才品如年兄豈以不佞一言重年兄自爲重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惟深念之相與于無相與毋更以捐俸爲素心累

回濟南推官張公 燮辰

門下非山東一人而天下一人也聲實茂矣司李之日淺而伏蒲之日長矣夙夜永譽以俟殊徵念之念之別既足仞高誼但相與于無相與願與賢者守此古道耳旋役附復併璧謝不宣

回寶坻縣許公 秫

門下清眞挺勁卓冠一時小疏未足重門下門下自爲重耳疏濬一事爲地方除數百年大害而孝廉倡率更溢前報門下世澤不朽即不佞受賜不朽矣惟

是附近京師耳目難欺若其不實他時必有藉爲口實者惟門下念之其府欽擢頃已具疏題明該縣以四十七年入册充倫奉有明旨更不得紛垂涎矣附復不旣

回兗州王公 陞德

方今薦剡之章數多聲過其實若稱之不盡當之不媿者惟年丈一人而已見新報山東卧轍江南驚竹去思來暮惟此一時不佞濱江之人也又不暇爲地方而爲故鄉矣別既用情甚篋素心之交何以有此

力挽時趨共敦古道顧與年丈守之

復黃汝良師

春初一函附奏疏之便不肖隨有學政之役自季春出都仲秋始返意老師將已抵任乃奉大教似若不肯輕一出者方今聖政初新人惟求舊老師以救時名碩應側席虛掄暫借留都旋當大受似當爲沖聖爲危時勉焉一出所謂王明並福非翁門下私冀而已承教以屯困■奉誦再四豈但金賊之方畧抑亦隆中之款言而當事者不能行不力行今河西石米

十二金人日食三錢不得一飽而猶日言進取言厭復言掃穴犂庭正老師所謂爭利僥倖未見其可者也前小疏中以便宜畧見舉行適當改差遂不克竟朕什一千伯尚存其遺異時老師秉掄而不肖以牛馬僕騎學或一用其所未足可耳

回中丞王公 象恒

奉手教知福星東指矣江南積壞有年緬想旌節所臨墨吏解綬穴鼠潛跡不但豊芑之幸而安中國以■四方其王·制平■患實首賴之而地方父老子弟之荷戴又甘■係矣某某待罪學政五閱月始完科場之役喜故■之有天復念典刑之漸遠舉目回首堪有詹馳

又

秋氣漸高■氛未殄臨風有懷對月無色所賴長劍倚天巨靈鎮世使秋色滿長安而桂香浮廣陌額肰一酌眞不知身在異鄉爲異客也

回青萊州府

門下循卓之績小疏不足盡百一乃煩致謝以重不

德耶時事多艱兵荒交至此時爲二千石者勞來安集倍極苦心不佞無以佐官家急敢復以捐俸爲素心累旋役附復併鑒謝不旣馳戀

回王公 國楨

不肖之四閱月而完場事也幾以身殉之雖兗李無言而宮墻之下蹊深一尺矣老公祖獨念及勞人乎東事大可慮守與遂皆無成算事急必調通兵出關事緩謝通兵可已耳老公祖但料理現在之兵爲他日一併之用一切人情緩急且置不問何如

回吳公 光蘧

東事决裂神京戒嚴天難其以閒暇之時人尚無綢繆之策誤不可再幸不可徼宗社安危未知定局即弟等一腔熱血政不知灑向何地耳年兄夙抱壯猷政當出而爲至尊分憂而還朝之期似尚欲遲遲者抑何以慰將伯之望哉

回張公 之厚

延鎮非無事之地也頼長鎮倚天遂得羈縻無恙以故廟堂之上得并力于東而不謂日惻日鼻漸至究

國■亦蠢蠢動矣雖北猷元老屹然長城而此■蠢動于西則東方之■蓋不可問此舉直關廟社安危非關一鎮也輯衆固圉及今或尚可圖知台臺不遺餘力矣遠勤惠問倥偬中何復及此附復不一

回饒公 景耀

人心醸爲世道世道結爲國運其在于今巳矣夫復何言而與國爲仇者尤有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之意正人何計而得全國家安得而不亂故言者來歷不可得知時局阻抑異巳陰嫉或俱有之而京營一缺即有攘臂而奪者矣此時抱膝吟梁父未必非福而京營付非其人此又關國家之運耳言之耿耿清議自存禺望不損幸益爲宗社自重役旋附復不既

寄劉父母 時俊

天生老父母以衛社稷乃入尼之于東而天成之于西西事成而仍以東事付之蓋不如是則豪傑之功名不顯愚人之耳目不信此天所以爲社稷也露布有期還朝指日不佞子民且賡壯猷之章以俟若但了西事而東賊轉昌恐貽明公之憂方大也念之耿耿

回李公 成名

台下在齊齊重在楚楚重行且以兩地卓異借重卿月矣望之望之紓泰老雅相棊緇衣篤好人有同心惟是時事多艱日甚一日西變未寧東師再潰泥丸難封烽火將徹台下心切震隣憂懸根本將出何策以匡時而且教夫迷陽者念之耿耿

回許公 霞城

海內所稱眞經濟眞肝膽必首稱台下而局在維桑

此吳會光而宗社之禍也惟是東事孔殷西兵再變
異時爲明公之憂方大而吾浙既信奸謀而成讖者
也知隱隱大雲在寶婺間矣

回徐公 憲卿

每讀台臺封事熱心苦口輒令人感憤悽惋不比於
尋常諫草也東西交訌宮府罷雜洶如台諭近且倒
持大阿恣行予奪如近日奪廷推等事二正之季所
未有者儼然爲之吾鄉倪王諸君子得去所矣惡不
可爲善亦不免吾輩將奈何哉■騎將來廷議未定

不能掛冠神武但有抉目東門耳故人猶復以縲絏
相念乎

回馮公 從龍

淮陽非無事之地也有事則禍先受之讀老公祖奏
記爲之凜然而國家方東驚西馳湯沐之地一切照
管不及此爲明公之憂方大也奈何奈何往快壯志
扣工食之議原屬苟且權宜國家只當緣食以責兵
不當因兵以廢食不佞曾屢向當事言之不自知其
有合于台慮也此東南之禍也

回濱方林侍御

夏初得手書知尊體大安爲慰入秋晤鄧庠老詢起
居而後快可知也不佞弟愚遂受事晝夜爲勞皮骨
僅存神理都盡惟是從放榜之後知得售者大約皆
伯樂顧盼之餘未嘗不沾沾自喜庶幾不失規隨之
義云爾久稽脩候想如胸眷不腆一芹聊抒積素時
方嚴寒爲國自愛不一

回易公 應昌

自老公祖照臨敝鄉斗適有科場之冗晝夜拮据卒

卒無須臾之閒通候左右惟是嚴霜甘而日與父老
子弟析獘而已方今東事孔殷西兵再變戢守既無
長策撫勦亦無成謀號澤窺闞萬一蠢動長江一帶
必先受之恐老公祖之憂方大也目前不必更言東
援西還但團練鄉兵繕脩城池各保地方意外如近
日之守延安者便是急着而又在有司善奉行德意
毋爲百姓擾此則地方莫大之造耳

回陳公 琛

恭惟老公祖台下熙朝碩呂盛世琮璜道德綜以文

章事功本之學術義在二東竊聆下風私心自念安
得借翟露于湯沐重地以造此江漢之民其有參乎
乃竟如夙願殆有天幸非人力也接手書知福星儼
然照臨邇想襜帷所至草木皆吞萑符雨化惟是長
江亦漸多故矣楚據其上游而吳當其下流卒然有
變禍必中受之計詰戎振旅一歲往月因循而新元
戎壁壘者老公祖已籌之豫巳地方幸甚不肖幸甚
別覡種種非子民所克負荷謹登盛程以識明德若
署之臓穢之外而以舊誼相遇是罪不肖也附復併

壁謝不宣

回楊公 述中

方今東事方殷西兵再衆而台臺以隻手扶日自今
之東溢西平天生一人以衛社稷豈偶然哉伏讀大
疏似已盡得勦撫方畧而譚笑指顧有餘裕者敬服
敬服度此時賊外困于秦氏之重圍內迫于安氏之
搗穴兩無所歸必出而四掠而貴鄉無寧園矣又安
氏大得志亦將有後憂此不可不屬明公慮者

回王公 祚昌

不佞往在屯槩未受謝同事郡縣可問也即甚知愛
如令郞亦未敢以異同取罪况道義素心之交如台
臺若乎夫橋梓之愛不佞與不佞之受愛誠不在此
幸炤亮答而謝不一

回李公某

憶與翁兄同在中行時寒酸聲氣獄根得也乃翁兄
八閩南曹一麾西徽聲氣依然而闊悶遂濶矣南中
疏至甚爲駭愕接大教乃知齮齕之故惟是時事多
艱西川更劇塞翁之馬未必非福翁臺品望日隆不

過稍需數月即補重地耳别揭謹心識之

回熊公 奮渭

方今循良卓異爲吏治第一人者唯台臺則他日材
世救時爲臺省第一人者亦唯台臺世道之幸知巳
之光也慰藉慰藉輯玉已近內召不遠貴鄉即號多
材如台臺者自應首屈指無疑幸益爲國家自玉

回韓公 初命

見門下於涿州即爲國家慶得人方擬特疏上請而
經公過齗即以鴻才相屬遂蒙鑒信而特開焉此宗

社之靈也亦經公之幸也門下試出禦倭策苗之諸
餘度賊情若何戰守大畧若何聚米印泥必久有成
畫在胸中幸便中一一示我毋以宾宾决事也干戈
搶攘何復念及故人敬以佐軍中投醪萬一併心炤
不旣

囘高公某

以才品如翁臺仕而厄厄而病天幾不可問而竟以
一七霍肰也赤松佐漢白衣輿唐豈偶肰哉■事日
棘舉國無人世自求明公明公豈求世但大疏不專

云■而引𦙶前誣銀台躊躇恐亦爲此惟是天欲太
平舍翁臺其誰惟益爲國家自玉

囘錢公龝登

往在都門辱在投分而竊見白雲之司有廉而沗靜
而正如台下者實心向往之一麾出守邈焉河漢乃
江右務如之風時時到耳私衷竊自慰藉黃金壟書
將知已有餘寵焉

囘吳公伯與

翁兄才名推倒一世亦遂受一世之顛倒推移數年
以求變態畧盡弟靜觀所最悉也近日江右缺出弟
首舉翁兄對而疾足者至六七輩遂令王無置耳處
大約時套爲地擇官每一缺出人先授意於地方之
顯者因趨得之而且以爲德而且以爲債主者受成
而已翁兄落落於此未能也此所以終苦於疾足也
惟是聲氣竊求地方自有顥而唯恐弗得者翁兄亦
試於其所竊求者一道意而不佞弟秉間從臾之開
在茲之文而佐以當宁之化其有幸乎不一不一

囘方公學顏

昔在青齊今爲赤縣春風化雨隨在而沾溉也慰甚
慰甚作令無他道拿定潔已愛民四字時時提醒自
有美意良法相併而來其根源只是不離秀才寒酸
氣便是不變塞其本體其作用惟門下思之遠勤惠
問足仞高誼附璧不旣

囘天津道某

天津屯事不佞𥘉小試之耳遂小小見效纖毫皆門
下遺也胥躬一事亦偶行之諸生鼓舞似亦有機遠
方恭義幅幪而王開設屯學小之爲軍興之濟大之

爲地水之師不佞于此有遠心焉往在屯不得問學今在學不得問屯雖屯學二事是不佞所得問也門下其商度一切可大可久以貽將來寧之無窮不佞願與門下共圖之

回李公夢白

共泮門領大教後即有衛士之役皮骨僅存心血都盡卒卒無須臾之閒一候左右每念台臺籌劃苦心經綸巨手海水可枯此勞不可泯至奉手教一身四易經畧三易督撫之語直能使無腸之人皆作有情

之感而況凡百在位者乎不肖斗半年不聞朝議入都聞將有虛席以待台臺之入者冲聖危疆恐非名碩高蹈時也屯政稍獲纖毫皆出台臺籌畫前見盧倅乃知之台臺可謂美利不言者矣敬服敬服

回王公 國楨

方今東氛未殄西變再興戰守勦撫茲無成畫而中朝之上議論日煩成功日寡中旨頻頒大權漸落由此而無變計恐終非太平之象也老公祖竭力支撐勞苦功高而事事掣肘呼人不應而又以僨人之呼恐則需而緩則棄今之事大率兩爾可奈何承教懃命矣

回熊公 某[illegible]

楚蜀咽喉全在于荊賊即無大志西南之禍復繼東南而始深哉台下之爲慮也不佞二年前便謂此日以天下供■而不足他日以■以天下而有餘殆不幸言而中矣此時勞來安集全賴明公苦心王文成與伍文定事業台下自優爲之不必仰望廟堂也遠承惠問足仞注存附復併謝蔣事多褻願言自愛

回諸葛公 升

定遠甘棠遍野而樹者先受剪伐矣往事真令人撫膺徐太史數爲不佞言門下治臨狀殊心嚮往之而不佞往治屯亦畧有效欲得一當以朋門下而用人者悠悠泛泛褻如轉石又不但寒地寡援窮途易擠而已時方議大修屯如門下者自當首舉惟益爲國家自玉且晚當有量移也

與陳太守

不肖某徵梓蔭河潤亦既有年乃觭跡高厚缺焉趨

皆非敢忘之惟是代父老子弟呂致輿誦于輦上而
聖明亦難採風謠以爲璽書之用則就日長安者政
其依眷晃下者矣玆當敷士之埘氷鑑在懸人思得
當乃斗更有獻于老公祖者二科舉之額太窄也儒
童之限太嚴也桐即偏處江陬于海內爲仕國者矜
五百有奇而科舉不滿四十每一科試望貢院如登
天望學院如登第憶庚子鄉闈八人而科舉之數纔
四之何以鼓豪傑嚮用之途開下士矜奮之路即不
能比于蘇常之例亦宜倣休倣而增補之至五六十

名所仰望于老公祖者一也桐之儒童五千有奇八
府僅十之一入院則百之一入學則百不得一矣其
有白首窮經不得望見提學者言之可爲酸鼻夫上
之人稍墾乙夜之覽而遂慰士子三年螢火之心了
一生蠹魚之願何憚而必靳之臨之今即不能驟開
非常之原亦宜額送三伯餘名而進學之數三取一
爲所仰望于老公祖者二也憶丙午之歲正學臺造
桐之將力請于當事儒士科舉七名此皆近事又學
臺所已試事也夫學臺即不以畏壘私桐乘李比桐

肰抱璞而儕茹荼而苦者亦既身親之矣肰非老公
祖極力主張則孰與承宣德意而成千載之一時不
揣欲老公祖秉多士之願開不朽之功令科舉取額
若干儒童進額若干一請再請得請而後已不但勝
鶚秋天乘景運而興者多多盈菩即前規後隨永著
爲例老公祖之樹人者當與天柱江漢之靈世世同
其高深矣不寧惟是塗轍既寬奔競自息才者紓肰
于進取之途而不才者安守其不爲之分風俗教化
又未必無小補焉僭布狂愚惟老公祖留意裁誓幸
甚臨楮主臣

寄孫相公愷陽

自鹿杜兩公入京而闕門事始在人耳目問肰猶有
不可盡信者而不省乃得從鹿公朝暮咨諏不但抒
鄙人之杞憂兼悉帷幄中之方畧蓋夢中起舞東望加
額者不知其幾矣進取之圖庸議畢竟難之不肖固
知易辨耳而不敢以爲易者念斯事體大請而行則
撓于目前便宜行則撓于事後成不成皆有撓沮將
來之守不守又有撓沮闕下即欲一切聽之而有不

能也閣下不如乘此時一來面告皇上併告舉朝士
大夫直使不能任不肯任者一切委心縮口而後將
帥三軍一號恢復隨做藩鎮之意如國家沐鎮守例
而以一忠幹通侯永永守之閣下仍以汾陽入掌中
書此則萬全之策而可為明主言併可為庸衆道者
也不但此也武侯出師宮府一體三致意焉今南北
可如水火而斟酌損益亦無有為攸禕允之言者奉
孤主為守府而刈士命如刲羊慾毒已盈蕭墻處廹
此殆非閣下成功于外之時也王文成之平逆濠也

功成有戒心焉楊文襄之平安化歸也攘而兼之安
矣不肖願閣下先入為文襄而後為文成管夷吾卑
卑不足道猶未有合尊王而攘■者况其上焉者乎
不肖歸矣即閣下未必見採且存書生此言以當為
嘆

與張公蘷姑

易曰德薄位尊知小謀大力小任重若為不佞設也
寇之發也遲也乎數云云深惟治世肯獄而當事心
勝大熱行之略欠條理亦有匡救所不得者總之行

祖宗之制且不可况于變成法乎至于權閹亂政四
年于茲士大夫不得志于清議者委身以從之初走
險以求勝後乃畢智以効忠如近事見乎邸報者台
下想為寒心政本之間半是刑餘之氣所不受變者
僅蒲州一人耳然亦岌岌矣士生其世不為陳蕃李
膺則為五鹿充宗乃知古人恥不與黨良非得已台
下定識定力可以持世而轉世者幸益自愛宋之元
祐諸君子終託於韓魏公也他日當思不佞此語

再寄孫相公愷陽

今天下有兩大患焉不伐■而伐禦■者不嫉璫而
嫉不附璫者有一人焉力倡大義曰禦■者有功不
附璫者無罪也則必群指為不祥而伐且嫉之者更
甚此不肖之禍所從來也蒙閣下詰以盡言夫言未
可盡盡言而得禍益深此中自有大主張者為之但
道陰而事醜發之大驟負不義之名于天下未免蹔
懾而不敢動而勢已成矣安得閣下入而主持之犒
惟昔年故輔託身宗璫流毒仕紳不啻等奮不顧身
剪此大憝而閣下從中維護得不焦爛其首今日殆

有甚焉憊前歲後安得不令人思閣下也閣下早入一日則早貽善類一日之安不肖去婦也何敢復問渠行乎臨楮敢切敢切

與葉閣下台山

知幾其神乎閣下之謂乎不肖動謂君子力留閣下固逆料其有今日而不充如區區血心者天也數也命也至今日乃思閣下甚因思不肖之言朕而無及矣乘時勢之極變用人情之極思閣下蕭輪之機動矣五陰之剝七日之復只爭閣下一身去就耳句也閣下之未去也巳早兒動之微天所以厚閣下之終閣下之既去也人復爲叢之敺天所以開閣下之始唯閣下自愛併爲元祐諸君子愛不肖罪重罰輕微聖恩巳厚杜門補過唯日孜孜因思剝復古來恒事即大聖大賢更有什伯此者唯行法俟命順受其正而巳遠書珍重且在鼓盆之餘罪纍餘生何以得此展誦廻環不覺欲絕匆匆拜復稍定驚魂尚容爲候兩公孫世希爲先致

與姚現閣太史

前接手教煩閤中讀之如沃我清冷也君求依庇入選弟不欲作諸老書者政謂敝邑有兩人耳乃于赤石師處時爲之地矣嗟乎巳矣此意亦不必令君求知也聞兄寸差回當此慼慼靡騁歸亦無安枕處不若且過內討另作商量耳新春中丞者較上春爲滕朕物之不齊情也可奈何蒲州近疏殊非本色何以至此會奏是非不謬而喫緊處未拈出至處分大義未見稟朕不知處一鴻臚遣一罪瑺一筆可了何煩舉朝之閣乎四月之會議而後定耶選侍之案全在不欲封貴妃而封后又在抗留皇上不使出既出而追趕既到文華殿而猶傳諭云如何不通李娘娘又私覧本章擅行處分此皆番簾本謀實事公疏中但及李娘娘一語而巳非全史也先帝賓天始以進女繼以泄藥又繼以紅丸部疏及紅丸矣而遺文升會奏及文升矣又遺進女不如高陽無形之斧斤數語爲實錄也手教云近日主上在講筵云番簾事朕還記得公疏中何以不入此一段宜付史舘宜莫如親承之天語不以此傳信而更誰傳乎弟巳有字與

鄒老先生言及此事兄可往而實告之不但傳此一
言爲信史主上胸中尙知此亦宗社之福也弟亦有
一疏差上無寫本人候到京請教而後上蓼州云兄
杜門有所著述想亦爲此待弟歸而上之期于成一
代不朽之典而已帖括勞人心血都盡安得同知巳
慷慨一開口也

又

令母舅竟大魁天下可喜三年一冉元不足甚喜此
官得此人耳侯掌科何以有此佳疏何以有此重處

然其名已重矣大宗伯入春明一疏足見乎節然求
兄究竟結局近聞有將移宫始末具奏之旨此事在
京者少即在京闕曹未留心者聞兄亦不的惟兄有
真見聞而又實實留心可將此一段公案明白告之
當事乎市上有泰昌日錄李本寧有典申紀事皆不
甚確然可參攷也兄能以數日之閒彙成一書使弟
再加訂證可乎此非但爲目下亦將來信史也此一
事關係最重竊謂蒲州相公當有一專疏直述始末
蓋他以閣臣與聞定策事安得不言其矣則冢宰冢

宰多不能斬釘截鐵不如蒲州一疏便可作案耳新
吞下矣議論當有一新就中有骨力識見者幾人幸
示之銓選想亦不遠齊君求似稱此選兄留意焉

又

別來神之栩栩日在左右從陛中老處得手書行府
多冗未及作荅而翰教再至知不罪我疎也年來世
道清明正人尙往似覺門而可覩而小人不得志于
清議者往往鋌而走險投身中璫以求奇勝如南昌
景陵晉陵吉水長安蔚城益都婺源安邑潼關皆以

中旨去其浛專用于內而以外合之近又兼用挑激
之浛使外之人離心異志諭諭誠誠千態萬狀乘間
而發而以內投之蓋陰陽捭闔固巳入神聖地位矣
如近日之閣部部院翰輔内輔無所不挑纔解一結
又一結生而兵部鄒匪石舊以清正名弟聞于鄭玄
岳及周蓼老者甚悉曾一稱其逸材其他薦爲璽丞
職方及提學者不一兩足太宰以譽言籍甚謝入銓
司而又兩奋請旨命下之日舉朝讙言讚歎而挑之
者以爲不與閣鄉人便以坐弟與魏廓老而一矢加

蓋焉言在弟與魏而意不在事發于江右而根不在弟去矣翩翩緝緝來矣雖勉撑于目前必大倡于日後此台臺他日之慮也禰濟有兄色之舉蕭州無根抵之容高陽不得入即入亦不見容合此三公皆另是一番人而吾邑不足賴矣翁臺入而悪悪調劑之或尚可爲安得文起出而主持可咄嗟定而無奈鋼之者甚堅何也權璫似已貫盈媚竈者次已無轉天道人事恐亦不久翁兄兄近報想知其槩只是天變地異疊見層出待得此輩煙滅灰飛時而國祚隨之

矣奈何奈何蓼洲兄相聞爲弟致意匪石一事想亦此公之所欲援劍斫地者就中發難之人即昔年與魏兄爲難而翁兄所共戒心者也存之勿輕言寧人負我弟頗守得定只是其人頗能爲兩舌願諸君于慎防之耳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墓誌銘
今　皇帝御極殛逆璫得辠　熹宗皇帝者遂大業
僇卹以忠死璫諸臣於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公
光斗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予葬
祭祀鄉賢再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因念　熹宗
皇帝以堯舜聖資適中人作進娩節內訌京貫外合
希進尠志介者遂為爪牙諸君于方秉泰用壯而黨
類繁稱憂在廟社是時公以左僉都御史與左副都

御史楊公漣炳炳為根本遠謀漣先疏璫忠賢二十
四大罪既上公復疏三十二斬將以十一月二日繼
之而其下泄之進者遂于十月三十日矯旨削奪去
當兩公倡議擊璫一時中外共繫之璫已錯愕待死
而朝無嘉猷廼态節甫遂至削奪諸君子如振落而
敦辱改面猝嗟反覆讀劇美之佞辭髮指舌噤嗛嗛
媼相矣自非　聖神首出天第殲滅將安漢於慶言
誰為留唐於孽奄者廼知天篤　聖神生公忠以折
逆萌抑且躍其毒成此公忠遂留一綫綱常於世然

則公之功豈徒一死明其大而登仕十八年凡所傾
納正人以破沮褒說而孽牙即為蚤計總成一為朝
廷不顧身家之公忠嗟乎二公言而世嚮二公死而
世暗然則公之言公之死竟何如當　光皇帝登遐
也　康妃居乾清　熹皇帝仍居慈慶蓋　唐妃固
光皇帝所托綁東朝而登極命冊封貴妃於是中
人有垂簾之語廷臣憂之公讀公疏為疏曰內庭有
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　皇上御天惟　皇后配天
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

母儼然居正宮而　殿下廼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
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
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
行於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儻及今
不蚤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禍將有不忍言
者乞　收回　遺命速移別宮庶幾宮幃清而名分
正於是　康妃卒　旨移仁壽　熹皇帝還乾清而
中人尚復諸抑公復疏曰　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
自當移宮惟是移宮之後存大體捐小過此其特恩

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疏與賈御史繼春及關揭同
日止葢防微捐過　朝廷忠誅而捽命踉蹡則中人
爲之初王奄安以正言標幟　帝側自附正人魏奄
忠賢乘鬪殺安而收其犄安者一璫死一璫披猖不
稱衺類忿懟而非其類亦覺欣合其所按盡憂國公
忠而稱詔誅剪數數至　今上所謹戮又盡三案附
忠賢者使諸君子盡如公不畏璫寧復有璫又使盡
如犄公者之畏璫寧復有天下善乎高總憲論三案
也寬與上嚴與下雅與公合可謂大臣矣公初劾奄

而南逆輔廣微嗾璫刼裝以逮璫不聽已而策蹇就
道裝蛛寥寥則又私曰幸無搜既公得以初服歸拜
堂下從母夫人移輿馬費自分死矣苦無以對兩尊
人微以椒山西市及滂母暗解兩尊人而諸逆黨謀
逮益急徐大化劾楊左矯旨併汪文言逮審及鎮撫
司兩拷文言遂以文言連逮公是日一號殿夾大風
折屋樹先一月公弟光先不敢試春官歸悉畏安諸
搆謀狀公自若適楊公漣來問震藥原羅且曰勿慢
公復曰死何恨但死不歸君父而先時擇便我輩怕

死矣日來裝候緹騎既緹騎至公自若惟私語弟曰
父母老矣吾何以爲別已而曰爲忠臣不能爲孝子
矣妻子環相泣不問勉其弟曰率諸兒讀勿以我戒
而謂善不可爲比開讀騎空忽雨如注議竟雨止里
人數百里奔集哀號聲震諸塋廟大張榜檄爲憤激
公曰速我死矣懇止之檻車行傾城數百里諸父老
子弟遮擁馬首哭聲動天地已乃頂香禱　北闕復
拜緹騎即緹犄涕泗莫能仰視又密約數百人伏闕
上疏公以畏年遏慰之抵黃河迺返遍德州諸生傾

感慨者越千里齎收簽籤泣道旁過河閒司李其事
公如子牛止白溝則客城孫孝廉奇逢過貢奇彥來
會公語曰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璫聞而憎之
防更密下緹騎逮公者獄復矯旨捕親屬公弟光明
以王從民語先避得免既下公詔獄遂以受金脫封
疆罪臣及妄議移宮受薦謝具詞上矯旨嚴追以五
日奏又矯旨照數嚴追勿縱故每比倍爲慘酷古酷
吏何比爲姦無過者公唯呼天特寄屬弟先曰我若
勿令二親知及比無完膚猶從茶注中出絕命詞以

辱極污極痛極烕矣烕矣如二親何血與淚潰慟不
忍讀公弟明潛白溝傳舍張子度果中孫鍾元奇逢
始漢兩裴瑜焉而以鹿太翁爲寧宇鹿大翁者度太
常善繼迺翁封公正也時上下忿恚而懇桀逆不敢
觭迴翁獨以魏邵之護弱也而醵金先以魏忠節子
學洢持所醵百餘金往應比翁仍星行郡縣其父老
子弟各設部分募應太翁而公已斃杖下矣公途中
有哀鬱孤孀之句又云欲托巫咸抑閶闔恐驚宸慮
轉徬皇其忠孝大義起念輒在君父當倉遽略不作

轉語予頗得之鳳陽黃生云黃生贍護不減瑜邵也
公時年五十有一其夜長虹亘天里中星隕光灼灼
大如斗三日出棱骸面貌尚如生草率具衣冠附櫬
而南所過獨虞公大復爲奠賻呼人至記室慟哭董
公應舉以片幅出短章來祭時嬌旨坐二萬金下撫
按追比伯子國柱就獄縣道掩淚行刑籍田應不滿
千餘併籍胞兄弟八人仍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
巳及三族十族始滿二萬一時諸生在繫十餘人獨
三四人以料理傾納免繫甚以省覛封大夫病併捕

下獄伯兄烕太夫人烕仍嬌旨下追慕謝封大夫聞
報暈且烕既蘇而瘮時偵邏四出以影撒恣其唆咋
途有辟餘輒羅網何蓋衆以心究而靡有胸臆者楊
直指春茂抗疏恣破亾狀得免天下讀直指疏爲抉
嗟乎時乃有直指乎無何李夔龍懲直指謂直指曲
庇公以璫遣中官搜南州地會遊王舟未達前而璫
敗時丁卯八月廿一日也公既烕其黨併議坐穆宮
通內當剖斬奴沒頼新恭■■■珀陸道長免焉
今上擊賊璫優卹公忠之詔屢下公弟光先更以公

狀伏控迺定逆案先後卹公如制封大夫猶及見之
里中士民合詞請祠祀公撫按以下各捐功有差按
狀公諱光斗字共之號滄嶼更號浮丘生之辰月當
大斗故以名始誕有火光繞屋之與赍岐嶷以六歲
就塾過目數十行無留而措語成文纍纍不謬封大
夫心器之語其師曰吾祖難當公佐唐以王爵頗會
於涇長一公美鬚髯國初徙桐金活無筭大父母代
多隱德後有達者意在是兒但虞兒躍冶耳迺屬師
繩兒課九歲屬文詩賦輒口就歲饑盡室粥食作粥

賦鄉人至今爲談柄年十四漸有文名褎一幹三枝
草瑞褎賦性拓落好購奇書喜讀節俠傳記然試輒
不利封大夫爲延名師課讀業日就鄉副憲戴公遂
延以師諸子若孫業日精時年二十二未室丁酉始
娶母黨周夫人兄弟九而公爲中子故以兄弟居學
爲己任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率諸弟爲文章見其
各成一義便欣然忘寢督學陳公子貞廼錄入泮庚
子舉鄉試十一名再不第每自課以課諸弟無何周
夫人歿娶戴孫孌丁未成進士仍十一名兩魁菽天

下誦之後且以振都人士筮拜中翰兩奉使紹藩遭
不入兩遭大水稱貸賑三黨仍佐邑令爲賑或以爲
非所辦公慨然曰當居貧濟饑兩尊人與弟兒女榮
色親爲待舉火者尚數十家豈一官而獨難之周岳
翁有妾娠而遺妬出五月生子贖之登譜矣周歿而
族人以半產啖公爲構公斥郤之尺寸悉歸是兒更
延師誨之癸丑選入西臺候命八年强半依膝下築
龍眠舊居課諸弟題曰此間有伏龍鳳雛每縱談今
古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人爲錯又言李伯紀知爭

事不知爭人事之失一事人則無窮故百年之計樹
人廼吏兵用人之入更重苛嘗有箕疏天下豪假王
名目爲倏亥日精神在此又言宮府鉤連魍魎晝現
以宵小託婦寺以婦寺釀夷狄疑陰感召寢費收拾
而本症從一穢濁始故欲治以人欲品以清己未命
下卽糾大司馬三四糾新舊平章巡中城卽捕銓胥
搜假印假文卷假官各百數益加意用人之人其兼
攝西北城司城奉要人意當者繫無辜者二人絕其
食公手批釋之得不死領屯差念勝國初倚漕東南

歲運不可支緣北人不知水利遂不解力田疏三因
十四議請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最其富商大賈子
弟不得志於南者得從力田以導北人其風厲有司
則以屯田另爲舉劾又疏開屯學費一取給于屯剩
一一報可當 神皇帝不豫璫朝璫忠賢矯令旨索
世廟戚畹紀莊公封還不啟曰尺地盡 殿下有
但御史奉 命巡田安敢私以田授無何拉巨璫奪
子粒孟屯政特疏糾之十三塲日課積逋廼重以人
逋而蕪賦逋愈積不可問公力請蠲逋民廼復徵收

迺饒每登陛勸相曾不刱孰風雨益天下大計在兵
餉惟屯典稍可佐田租戶錢故樂不爲疲是歲祖十
倍改理學政北學政之難難於高率卑狥故庸或謹
奇前或謹後詎難起衰抑虞濱溺公以高舉泰斗羣
學盡屏情緣獨嗣道誼每拔抿塞磊落之奇材於驚
人語有覔牘紅勒而片語見訢其所拔多兩第高名
文準於式數準於額每日士一登塲父師輒取爲務
予稔習之而悉愍之特疏開武學頒經武淵源期得
兼資奇偉所至較諸生射頒射蕤錄刻兼材錄有古

行簡壯之遺其意特遠故士競射而贍議爲開又置
水田於涿贍貧生給八郡鄉試卷著爲例兩巡不登
爲謝師俸入盡付封大夫而又好急難故十八年棠
如澆逆黨仍以薦謝殺公凡公所爭惟大體在察吏
廉貪飭嫡而登下之不樂苛細毛舉其蚤計有後然
而今不必然故世人初訝不然而竟以爲然當辛壬
東粉人思擁衛故人出典兵旣不程力兼不忌嫌若
內璫帘闖內宮公併疏糾之然好錄識諸負鈴畧者
獨不輕爲剡薦其遼撫熊公初起輒疏爲規之旣罷

再起時持疏救不快于熊者及遼失而憎熊者坐熊
通夷公獨曰有本辜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入
別意當無憾公介直不阿差兩巡不納朝客書不狥
中常侍若舉下貴入自其宿植而酌情揆務不漫不
覈好掩覆人小過而丟飾其紕謬下吏呈署錯第令
易之其私相訐揭多引焚之每言恩不可忘過可忘
予嘗言范忠宣别善勝汲長孺舍己也公拜予言初
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是
時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庭司銓孫公瑋高公

攀龍楊公漣相次司憲吏科魏公大中河南道袁公
化中調考功鄒公維璉再調程公國祥佐外計諸君
子慨然澄清而璫且收天下無行義之尤者以抗諸
君子遂以推謝撫逐吏垣逐部院公已草疏發家戶
日無以孤兒寡婦累人而陳少宰于庭又擬喬允升
馮從吾爲尚書遂與公并逐而璫忿恣諸君子一網
盡矣痛哉公嫉惡如風特先剸刃於羣奸所耤跡其
手撲逆焰豈爭一事是非念當舉世歸璫之日獨公
一二人抗逆爲正人嚆矢試問一時逢璫何異漢新

郎有眞人出縣而不先有正人誰爲持此朝夕之世
令元愸低佪而不敢騁嗚呼外周内唐詎之懹英而
一日稱功四十人萬誰復爲精忠向者人指三案諸
君子好翹當事以居功廼諸君子半死逆璫將無璫
之逆仍三案當事而死爲居功也且三案從璫者有
一不受璫摧擺而同其死且流譴者幾人廼知事繫
宮幃要不得迂啁防釀逆患至天下無一敢爲寱言
又無一敢不爲頌言昔唐人之論張許也守一城捍
天下以孤獲當强虜蔽遮沮遏天下不亾予以誦二

公而因以坐觀圖存愧附璫而未死者公之功大矣
公之先徙桐者爲長二公後生麒麒生彰爲公大父
自彰以下三世俱以公贈太子少保公父出𩒐初封
御史今封太子少保王母章氏俱贈夫人母周氏初
封孺人今贈夫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戴氏
封夫人丈夫子四長國柱已卯副舉考授浙江湖州
府武康縣知縣次國棣邑庠生次國林乙酉舉人次
國材邑庠生長次蔵夫人出三四庶袁出女三孫十
三孫女十二以崇禎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新命埜

賜阡而以先先孝廉等行建因鹿太常善繼乞銘銘
曰
嗚呼馭下錯貸防上姦竊上操下防益亂下竊上馭
伏戎嗚呼梃不可械也樂不可庸也移不可逢也集
菀死逆集枯死忠逆之不死亦死其胸嗚呼春秋義
鈇蕭贈忩兒觴瑟不鼻郤座不功不耳不目不聾不
聰嗚呼誰以佐闘誰以佐雝不有公死誰開太蒙嗚
呼誰鈇爾斧誰塡爾穜不有公死誰折狂鋒嗚呼
先皇帝未餙六㬜　今皇帝未御六龍不有公死誰
挈綱維而授天公

賜進士第大傅兵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孫承宗頓
首拜撰

明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特贈太子少保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墓表
當　萬曆丁未璉與桐城左公嗆嶼稱鴈行晤談之
間遡如舊交　天啟同　朝公以擊璫忤世死　詔
獄已完人間取義成仁一大事而璉遠戍夜郎起南
阁授閩鉞落落有何成事是公之死也賢於生也而
璉之生也愧於死也嗚呼以公德業千古有史豈美
愚陋執筆以重窀穸一片石哉顧公介弟孝廉嗣君
文學謂璉知公以狀請璉不敢負良友於幽冥而狀

强半出朝報傳邸抄絕不必諛則謹據實而表之枚
狀中丞左公字共之別號浮丘以生之辰月當大斗
故命名光斗其先祖雖當公佐唐封王世廟食於涇
長二公美鬚髯　國初徙桐保障一方家世多隱德
傳至中丞尊翁封大夫出頴公滯修力學以行誼高
鄉里生子有九中丞居五初誕岐嶷屢有火光逸屋
之祥人異之六歲就塾師開卷一目數十行九歲能
文好購書喜讀節俠傳十四作窓前瑞麥賦江右饒
公歲校邑宰黎公道紹拔冠軍才名益譟鄉副憲款

君延而賓之二十有三始娶周夫人以封大夫家益
落身任教育諸弟兼授徒以資筆屋或脫周夫人簪
珥以佐之每語人曰貧家無樂事惟率諸弟作文見
其各成一義欣然忘寢矣是年受郡守趙公壽祖知
拔冠軍督學陳公子貞至遂入庠二十六庚子奉鄉
試十一名謁水房師浮梁陳公大綬勉之曰樹卻其
紅東不受謂今日行事之儉即異日居官之清不就
此站定腳跟後難措手中丞曰唯辛丑甲辰兩不弟
益與諸弟發憤下帷館穀衣履不問封大夫以兄而

兼父師之事未幾周夫人卒繼娶戴夫人其賢淑與
周同丁未年三十三成進士仍魁十一名爲事公徵
昌房首兩榜墨稅膾炙人口初官中書題其堂曰奉
薄儉常足官卑淸自尊士有好學能文者賓禮之丞
口主者不令知長子國柱初就試作書縣邑求勿前
置日稱子居老成先吾勿安且斷貧士向往路矣戊
申歲大水民饑甚以奉差益府進里門乃體封大夫
意稱貸買麥賑三黨老弱壯者給微資更與邑宰畫
策拯救多顧保聚辛亥奉差祭葬奉新恭大宰復大

木羅衾設法賑之如前或以官貪釀擁爲言則毅然
日不記十六七年游餞乎吾父薦裘荒州毋嘗指數
米薄粥强捱兒女菜色親屬待舉火者數十餘家死
爲具棺殮無怠容豈吾有一官而難之周岳翁者家
饒而艱嗣晩妾有身反爲妬妻逼遣遣五月而子生
乃贖回登族譜族人有伺岳翁卽世垂涎興訟者微
以半產昭中丞中丞曰伐國不問仁入此言何爲入
吾耳哉力明之當事寸土尺木悉入印册其夜夢周
夫人拜泣遙謝癸丑選入西臺候命人年强半依滕

下樂山水覓得離城四十里古埜嚴剎址以爲謝弟
書室手扁其外曰此處有伏龍鳳雛搆茅舍三間種
竹樹飯二僧從俗誦經以報劬勞每借諸弟徜徉其
間縱談右今人與事之失蕘事之失只一事失人則
禍無窮百年之計無如樹人况吏兵二部用人之人
尤爲喫緊因於篋中取人才單一帙暗識圈點曰某
賢某夾其留夾袋如此又謂吾在　京久靜觀　宮
府鉤連魍魎畫現始以小人之輿托於婦寺繼以婦
寺之禍釀爲夷狄叛陰蔵召寇賫收拾而本症從一

念稜濁始書微品本淸未有女子不可貞而可議四
德者也巳未考選　命下是時　神宗靜攝久違陽
反我師屢挫北關新破中丞疏請　皇上御朝早定
大計將黃大司馬採入言許天下能募兵者卽自領
至京中丞以爲召外兵入京師恐蹈漢何進故智疏
止之又以枚卜疏糾新舊平章語大愷切及巡中城
首拿銓胥金鼎臣繆橫等送法司搜獲假印七十餘
顆僞印文卷一百零九扇候官百餘名銓實一淸帶
管西北城有坊官奉要人意繫二人獄絕食數日立

釋之領屯差以勝國倚漕東南至以御酒龍衣求米
張士誠總由北人不知水利而廢屯田耳乃疏三因
十四議上請屯田另行舉劾皆報可　王皇后升遐
舊制禮部請　勅差官計告乃閣臣未撰　勅禮臣
未請　勅差官徑齎批文代　勅旨中丞以爲非大
體疏參改正是時　神宗不豫逆璫魏忠賢劉朝等
璫　東宮令旨以索　世廟戚畹絕庄首項至私寓
脇以必從中丞封還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則
安敢私受授乎璫忿而去旣又時疏參巨璫陳登奉

民屯題豁免十三場欠租民咸復業又念零星開墾
制不能久疏請開功名之途倣漢力田科以田爲殿
最使人自爲屯而國已收無窮之利其屯學博士弟
子員廩餼即取給屯糧制曰可天津一帶元年輸租
數千担季年倍之吉水鄒公還朝嘗曰吾十三年前
京中不知稻草何物有南來者寶如金今遍地草薦
水田之功也既又攺理學政執法衡文權貴不敢干
以私銜以文字道義訓多士特疏請開武學以教諸
生射又刻兼才錄與文並與人競起距白蓮妖起收

功者半出儒生其效也涿州置水田數百頃贍貧生
並給八府鄉試卷禾爲例往例學屯差滿有謝薦陋
規槩麾不聆忌者御之先是 鼎湖再泣進藥進御
之間鄭王二 皇親逢人泣訴人心危疑 鄭貴妃
李選侍皆請后封中丞卽於大行初一日從諸大
臣叩 皇太子叩頭呼萬歲初二日隨上移宮停封
疏選侍怒急召中丞中丞不爲動曰 天子耳目官
非 天子宣不敢奉選侍愈怒乃從容與楊公漣訣
曰矢心無愧死自古有之特 熹宗登極定初六而

選侍猶居乾清宮楊公漣於初五日具疏力爭乃移
一號殿劉遜劉朝等以盜寶逮訃無從出廣賂邪黨
流言選侍雉經 皇八妹入井以揺入心外議寢嘿
中丞亦不知移宮後 上恩禮選侍已渥乃具仁義
兼盡疏與賈侍御繼揭同日拜發當奉 旨切責
光宗年號未定或議削去否則仍以明年爲泰昌元
年中丞曰 先帝一月堯舜何忍言削聖作物覩宗
社爲重以大行年月頒正朔安否且今日之事天啟
之存泰昌非泰昌之更萬曆也特出一揭始斷以萬

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是時劉朝諸閹內操
戚畹鄭時相沈皆典重兵中丞乃上內咸典兵奸相
典兵宦官典兵一疏言甚危峻熊公廷弼初撫遼特
才剛愎中丞疏規之熊不能平既去遼遼敗復起廷
臣交薦之欲處前攻熊者以謝中丞特疏救之熊愈
不能平中丞嘗對同鄉倪太僕曰其人才優而量不
逮前以之守遼則有餘今以之恢遼則不足其早見
類此遷大理丞晉少卿踰年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趙公南星爲冢宰衆正盈庭羣小錯愕乃借辟援

於魏忠賢附進百官圖某宜先罷某宜後擊某宜正
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羽翼已成楊公月死疏劾二
十四大罪又淮楊巡按雀呈秀回道考察總憲高公
攀龍疏其貪穢下部議時璉爲考功郎起草題覆以
風憲犯贓從重擬遣於是邪黨益急借推晉撫謫公
應祥以逐吏科魏公大中指爲私門墻部院爭之趙
公高公併勒致仕選司夏公嘉遇降調去璉亦自請
歸里時中丞已草忠賢廣微三十二斬疏將發夫竟
爲家奴福生洩漏矯　旨削奪幷楊公璉與陳公于

庭一綑打盡中丞歸以初服拜堂下行李蕭然性不
治家產自筮仕以至官成一絲一文悉付封大夫而
又慷慨好施急人難以故通籍十八年橐如洗一廬
僅蔽風雨自分得忌權奸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
親乃命小奴扮楊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每飲椒演
賭解封大夫封大夫心知之勉以學問自解慰嘗爲
母夫人說滂母故事母夫人亦爲強顏諸逆謀逮急
乃借移宮逼選侍受廷弼賄侯封疆爲罪端先鞫汪
文言百毒拷訊文言甘死不肯誣服則出袖中原单

矯　旨下逮緹騎至桐神氣晏如惟私語子弟曰父
母老矣何以爲别妻子環泣若罔聞勉子讀書勿以
爾父爲戒而謂善不可爲里人聞者不遠數百里奔
集哀號設醮謝廟揭竿強欲於四門示擊緹騎中丞
曰是速我死懇止之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馬
首哭聲動天頂香拜禱北闕後拜緹騎緹騎爲涕泗
且又密約數百人伏闕上疏中丞譬以利害至黃河
始盡遣及過德州抵河間止白溝士大夫泣迎道旁
者紛紛不絕璫知士心歸中丞愈益戒嚴楊查之刻

更倍於楊鎮撫考訊坐贓二萬廷弼亦出揭楊左向
欲殺我何以我爲通賄置勿省勒限狠比體無完膚
猶從茶注中出絕命詞寄封大夫卒之夜長虹亘天
里中星隕光灼灼如大斗三日屍出肢骸穿裂面目
如生是舉也長兄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賊黨日不
追贓謝無以懲邦金之矯　旨下封大夫幾暈死弟
光夫光明萬險幾死皆逃免謝生就繫者十二人赤
族之說一日數十驚變產完贓不歸千餘合親兄弟
人人產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無

一免者囹圄塡滿流離載道始充二萬之數丁卯九月　聖明登極誅璫及黨下　詔優恤忠魂備悉中丞究初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予祭葬祀鄉賢再特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里中士民合請廟祀以風世嗣君以壬申年十二月十三日丑時卜葬於桐城縣呂亭驛松鶴山之諭壁艮山坤向維璉爲之表曰余觀左公立　朝廷方敷奏明試其於禮樂兵刑水土錢穀之政多䟽厎績者大非書生空談比也蓋其學問博氣魄雄使當樞衡奸邪無捷當必大有裨於治安惜乎不爲良臣而爲忠臣可悲哉夫　宮闈封疆二案與公章疏絕不相蒙奸邪巧誣有如病瘋而喪心忠良一網　社稷幾危向非　天開　聖明手闢混沌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事尚忍言哉至今陰陽剝復之間邪說未必不尚存正如彭公澤之豖方正學曰後世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予於今日弒公邪說亦似之矣煌煌　聖綸恩光屢錫公其可以長笑夜臺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禮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擊奸議戍　賜還南京通政司叅議陞南太僕寺少卿吏部考功兵部職方各清吏司郎中豫章同年友弟鄒維璉頓首拜撰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諡忠毅左公行狀
當天啟之世之稱楊左猶漢曰李杜也楊公左公相
倚為義亦若鶼蛩駏虛然矣　光皇帝御留選侍李
希封后不得及　帝升遐　悊皇帝即位既六日而
選侍猶峒負乾清乾淸者　上及后所居宮選侍以
上幼冲欲矯　遺命正位垂簾母天下廷臣皆憂
之於時楊公為給事中左公為御史相與謀曰苟以
驪姬艮娣而攬难塈之權禍豈止于歸胙寘鼓人彘

房州而已乎於是左公先上疏力清移宮大略云內
庭有乾清猶外庭有皇極惟　皇上御天　皇后配
天乃得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非母儼居正
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啟哀几筵顛倒乖舛不
可之大者也疏上楊公繼之于是有　旨移選侍仁
壽宮　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當此之特以前　光
皇帝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充庭盈位銓總佐則趙
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廷總憲相繼則鄒公元標
孫公瑋高公攀龍總垣則魏公大中䌌道正協則袁

公化中周公宗建考功贈鄒公總理程公國祥並矯
志澄清誓言必濟小人挾異議者大徼乃日環誚者
監之庭而譖焉于是魏璫忠賢恬寵用事而御史崔
呈秀憾高公攀龍給事中郭鞏憾周公宗建內閣魏
廣微憾魏公大中鞏憾荀連摩厲須劌其時楊公左
公並為御史中丞兩公又相與謀今京貢連申指鹿
日甚天下事不可言於是楊公先上疏列忠賢二十
四罪左公繼之艸三十二斬疏未上而謀泄于是小
人為忠賢謀矯　旨斥楊公左公並為編氓既以逐

二公為端于是誣斥正人無虛日其既盡小人又為
忠賢謀置獄如宋同文別立私人為緹帥長四出捕
騎首遺楊公左公及魏公大中等將左公居桐　詔
使至公如遇其素期者容詞閒綴兩桐數萬人哭且
謀聲言必格殺使者公急呼諭之乃止數萬人又袖
出瓣香禱于其里之神祠又數百人密齎糧欲從公
伏闕者至河公始知辭之不得至欲自引數百人乃
大協而返其時道路為沸聞楊公之出應山也亦然
小人乃益忌且懺又為忠賢謀必急殺兩公左公至

詔獄坐妄議移宮爲首牽吏又詰何以受 撫及屯
吏金公愕不得對既而笑曰誠然獄上飛贓二萬厲
刑比追勑五日一具奏既拷掠垂盡猶出絕命詞著
茗器中示其弟孝廉光先及子國柱等曰辱極汚極
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卒之日長虹亘天里中星
隕如斗光燁燁然公既死而外大吏承 旨徵贓愈
簡公家貧盡鬻田廬二十不得一併及昆季宗戚三
族十族之財俱爲公盡子姓繫累者數十人于長太
夫人與其伯兄相繼死弟孝廬不敢赴春宮危者數

矣封大夫且死而藁卒病瘦得禍之酷古未有也而
其時楊公同日暴屍廣衢吏籍其家不遺一椽太夫
人七十餘至寄居城樓其明年 今天子御籙殲璫
及其黨誅竄有差 詔褒遺忠贈左公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官其一子予祭葬祀鄉賢謚
忠毅恩數與楊公等云吏元璐曰璫亂戮士至漢建
寧明天啟而極然自其所執之言以量其智愚魏忠
賢者亦安得此于曹節王甫乎節甫之誣君子曰是
將爲叛以叛爲名捶而殺之其正也今之爲詞則以

三案三案者汪誠震碁雪痛門湖即如此何宜可罪
夫家駭而索賕親死而咎醫者其情也今曰賕不可
索醫不當咎是爲有罪猶曰是嘗嚴治其家而孝于
其親爲可殺也凡此皆小人之誤忠賢小人固亦須
讀書也且夫小人既以異議取詘其勢固不得不報
君子然而昔者君子之詘小人違之而已而今之小
人所爲報東門之役者至于掩捕孥戮不已甚乎掩
捕孥戮小人之已甚其在君子則亦有幸也蓋以今
之小人倚璫猶不如宋之小人倚荆國耳故爲三案

之異議者自其持之何必無銖黍之義一倚璫而盡
没是故今之君子爲易辨也若夫篤學貞志正骨孤
情霜清電明霆夾飈發即漢膺蕃未有能如楊公左
公者矣三案之立義始于挺擊中於紅丸終于移宮
此以楊公左公爲後勁三案之承禍始于移宮而挺
擊紅丸以類而來之此又以楊公左公爲權輿流覽
 三朝上下五十年之間而不叩樞建于楊公左公
又烏可謂之能知世務者哉楊公別有傳左公名光
斗以生之辰月宿斗數以名字共之別號浮丘[illegible]

赤光滿屋九歲能屬文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公父
碧衢先生嘗語人曰吾祖難當公以佐唐命封王爵
世祀于涇長二公自國初發迹從桐活桐人無算而
近則吾大父及吾父竝多隱德宜有顯者其在是兒
乎年二十六庚子奉于鄉又八年丁未舉進士兩舉
皆第十一人天下甚誦其文授官中書舍人久之擢
監察御史入臺蹇諤有聲壽春　命視屯公以北人
不知水利畏言屯田勝國初倚濟東南至以御酒龍
衣來米張士誠今不改謀後將無食乃力請屯田又

請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爲殿最使人自爲屯又
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員因屯糧制禄詔俱報可於
是屯功大興其年入穀數千鍾季年倍之鄰公南畢
道見之歎曰夫治天下豈不以才哉人苟有才天氣
地力皆可得而變也往三十年都人之視藁秸即猶
天上扶桑耳而今畝樓若此嗟乎當是時　神皇帝
不豫璫劉朝等嬌　東宮旨索　世廟戚畹絕庄公
封還不敢曰尺地皆　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
安敢以田私進奉乎璫大恨去已又紏巨璫陳登奪

子粒爲屯蠹當核一時咋舌曰眞御史眞御史云匹
何攸督學政獎才絕欺倣古弓箭社遺意教士習射
士皆能挽强于是以爭移宮聲大著遷大理寺丞尋
晉少卿又晉左僉都御史履虎得至以及于難云公
有淡識是其力所發生也嘗言元祐去亂法不去亂
人此爲大錯又言李伯紀爭事不如爭人事夫易被
入失難回又言近見宮府鈎連魍魎晝現以宵小託
跡寺以婦寺釀夷狄疑陰感召大亂日生原其本來
皆繇機漏故徵人以品徵品以清凡此數言悉徵學

問卯其擊奸琅琅非發氣敢者矣公卒天啟乙丑年
七月二十四日距生萬曆乙亥年九月初九日享年
五十有一自公大父松坡公而下三世俱以公贈太
子少保公父碧衢先生諱出頴初封御史今封太子
少保王母章氏俱贈夫人母周氏初封孺人今贈夫
人公初娶周氏累贈夫人繼娶戴氏封夫人子四畏
國枉已卯副舉考授浙江湖州府武康縣知縣配工
部方玉峽公女次國棟邑庠生配方伯何虛白公女
次國林邑庠生配孝廉姚夢弧公女次國材邑庠生

聘大司馬吳本如公女長大戴夫人出三四庶袁出
女三孫十三人孫女十二人
賜進士第戶部尚書前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國子祭酒右春坊右庶子　經筵　日講官知
起居　制誥纂修　兩朝寔錄始寧後學倪元璐
頓首拜撰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特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謚忠毅左公傳
熹廟御寓之四年冢正盈廷高邑趙忠毅位冢宰鄉
試以下登用民譽而一二雄行失志者欲害其成獨
計諸君子營壘甚固無瑕可攻而魏璫怙寵有迹可
收爲己於長首攻憲僉左公吏科魏公且以諸公薦
貸熊經略爲辭若謂假璫名受賕者引璫自抹則大
獄與可一網盡也會總憲　廷推高忠憲公高公方
廉得崔御史巡方不法欲孯誅以正臺綱崔始與魏
合自長黨禍勃興一如宋世同文之獄而左公禍最
酷云左公字共之號滄嶼別號浮丘生辰月當大斗
故名光斗祖難當公佐唐封王廟食於涇國初有冉
公二者從居桐保障一方桐人賴之世多隱德封女
夫生子九人公居中九歲能作粥賦十四作瑞麥賦
喜購異書中夜而讀倦欲卧則取古人節俠事朗吟
一過寧以爲常試輒冠軍名日益譟因亦日甚二十
二始補諸生又一年始娶封大夫既多男又卓犖不
治生公肩前挈後筆耕代養兼以贅諸兄弟二十六

舉應天鄉試三十三歲進士拜中書戊申辛亥大水
公先後乞封差遍里設法賑濟癸丑選入西臺已未
命下公既遲迴數年往來中外陰寘人材錄一册
某地有某人某相才某將畧某第一流某次雖性簡
酬接乎散已胸吞諸子矣立臺秉憲官處要津身如
寒素即謝薦故事無得至門蓋其雅望信於人也
高皇帝郡國列屯田不以養兵屬農法最善公之領
屯差也疏諸以屯田别行舉勑又疏請開屯學倣古
孝弟力田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皆報可後鄒

公元標還　朝逾律門詑日三十年前京都不知稻
草爲何物今稱地耶公力也逆璫魏忠賢劉朝等矯
東朝令旨汞　世廟戚畹絕莊脊以必從公封進不
啟諸璫忿忿去復說巨璫陳登李屯子粒復疏粲之
自是諸奸始側目公矣改視北學政河南南陽不可
問謝絕竿牘焚香自矢用古大司徒車甲之教請開
武學每所至較諸生射人競作氣藏厌者半出其中
亾何而移宮停封之議起公自以身受顧　命佩佩
益發舒專爽論列李選侍魏忠賢劉朝等附以前蜮

禍且不測同官相顧失色公從容出袖中鎖鑰付楊
公自分必死幸而得脫遷大理寺丞晉少卿踰年拜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會楊公二十四大罪擊璫之疏
上天不悔禍機關疾轉羣飛刺天老成雷掃而公削
奪矣是年封大夫八十公亦五十初衣拜堂下破涕
爲歡時時命奚奴歌楊忠愍赴義數曲前爲壽欲睹
解二尊人心知必不免則又語諸兄弟曰爲忠臣不
能爲孝子矣善事高堂毋以我爲念神氣晏然數車
就道騎空忽兩里人奔送哭聲震天遂梗車不得行

緹騎亦爲欲泣逆璫偵知愈怒榜掠備至公語不及
亂但一再呼皇天從荅梚中出絕命辭曰辱極苦極
汚極痛極何緣得生何苦求生死矣死矣願以此報
　皇上報二祖列宗血點淚痕與數行淚機依稀斷
續而已獄吏許顯純輩曲意周內坐贓二萬勒限毒
比時公弟光明晝伏夜行陰爲異人左右公燕趙奸
義之士分部醵金代輸往屯與木利及視學簡拔多
知名士故士民德之一呼而集然公已死杖下矣七
月二十四日事也得年五十一是夕是虹亘天里中

星隕弟光明扶櫬未及門追比二萬之檄如雨下矣
一門子姪纍纍繫獄斥賣田廬咯盡不足則及見弟
之產又不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一免者長
兒光霽累死母夫人哭死逆璫曰未也不追謝為無
以發却金之矯　旨下封大夫手其巔死久之始蘇
竟痿痺矣直指楊公春茂上其狀得免追　聖神御
極備悉公冤　先廷請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一
子入監予祭葬祀鄉賢復允徐公大相請特贈太子
少保予三代誥命封大夫猶及見之嗚呼碑踣元祐
嚼齒之恨方徂基顯湯陰銷骨之奸安在雖易名有
待而正氣如生公不死矣太史公曰予友大金吾萬
邦孚項為予言甚異田爾耕于數盜事覺被擒忽一
日狂叫曰楊左二公提爾耕來矣詢狀二公威儀如
天神爾耕因指血被面瘖不能發聲其子大怖啼欲
死如是者數四然流血竟死萬公有弟在獄親見其
事嗟乎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豈不論篤哉
賜進士第禮部尚書雲間友弟董其昌頓首拜撰并
書　今集石行世

明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諡忠毅左公神道碑
夫持危定傾之士倂其心血與天地爭勝槩不能勝
天地而天地亦足不違之昌啟之際　國家遘于大
阸　光宗臨御未逾月患鮮被天下龍軒倅變中外
旁皇諸閣老竭力嘗恐不支左右顧重惟二臺省二
臺省者楊大洪公漣及左滄嶼公光斗也二公定危
疑植大義聲名相埒而左公又以屯田學政績特聞
方庚申八月紅丸甑起楊公以與顧命每事商公公
與楊公造膝未嘗不慷慨流涕也諸老閹大龍以婦
寺名愛新王未宅宗而李選侍邇大封據乾清宮聲
言欲垂簾夾事上居慈慶復乾清取本中外洸洸覩
二臺省發揮楊公疏先上選侍不為動及公疏入乃
益怒諸盜璫佐之中使橫馳索左公立墀下簡門鑰
付楊公曰斗命盡于此選侍不出乾清宮斗亦不立
螭頭之下蓋後二日始移居別殿而諸造逼脅陰射
者日益闖頼　上持聖母佚語未變也又數年乳媪
客氏寢用事舉小伏其門皷魏忠賢與對食甚歡每

云外廷諸臣奈何欲知人內事必如前者當與之一
决公歎曰此厰成倍於它日矣於時廣徽始柄諸老
先後罷去公爲僉院與總憲高忠憲掌吏科魏忠節
欲廣徽偶失朝魏公繩之急而崔呈秀適回道公與
高公核其貪呈秀窘甚竄身於璫璫熖遂不可撲方
楊公暴魏璫二十四大罪時璫意徵創也羣小爲之
畫策曰去是數人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目者跡
盡剷而公論廣徽及魏璫三十二斬罪持不下居數
日有旨削奪公持襆被策蹇出國門羣小遣邏者露
索見公蕭然意阻也而移宮之厰於是并發盖羣小
爲魏璫謀責諸臣通內以移宮事本王安籍王安攻
魏氏無當而所坐律甚重乃先摭汪中翰以交通律
殺之矯旨逮諸臣以楊公及公爲首公引椒山及滂
母事別二尊人從容告諸弟子曰幸讀書勉爲善勿
以我爲戒諸鄉呈倪髦奔走號慟或數百里外諸不
絕至黃河乃反既抵詔獄勒贓二萬勅所在繫家屬
比逮太夫人驚逝而公與楊公諸賢已同斃獄棘之
下時乙丑七月也嗚呼天乎　太祖高皇帝手滌日

月有大功於天地其謨訓敎禍雖百世非婦寺所能
亂亂之不數載蹟貫然既二百五六十年天地假寐
　太祖以其靈爽畀策二公奮擲暴呼以寤天地有
寤天地者不借衮耀施之百世而公與楊公是矣公
之先有左難當者爲唐帥封王廟食於涇明興從於
柄世有隱德至公乃以丁未成進士起家中翰授西
臺已未命乃下巡中城捕[illegible]詔銓胥假印貿官者城
社爲清既領屯差上三因十四議以爲屯之廢在北
人不知力田不力田在不知水利不知水利在不知
勸相之方請以屯田另舉核又言募民墾田勢狹不
能久宜倣漢力田科使州郡賞田爲殿最且使人自
爲屯立屯學補屯博士弟子江南富商子弟願墾田
釋菜者擇便自効方是時諸璫有矯　東朝令旨索
嘉靖時絕庄頂價者公正辭拒之璫弭耳去既改視
學攻北人視學猶視田食者不力公以興屯視興學
不力則不食之也凡閱卷自炳火徹夜或謂其已煩
公慨然曰吾嘗食報于此矣誼不以鹵莽芸人且使
吾子弟于此遭種也姦自公理學政而北人之興學

猶南人之輿田又以其暇日闢射圃親課射布經武淵源於學宫故崇禎以來鄉會教射及小學盛行其端皆自公發之郯吉水公嘗言三十年前京輔細民不辨稻藁比來藁秸布地左滄嶼之力也千嘗過京東諸州縣問長吏及諸弟子二十年來督學誰能者皆曰左公左公不受薦不受謝薦亦不薦受謝者左公卒以是廉能死而羣小猶欲追謝薦之贓夫當漢神爵甘露道稱極盛趙韓爲京兆去天子尺五治皆當於人心一旦坐晝幡熾龍蛇訐丞相伏歐刀輦轂之下無敢白者猶日奢激使然左公謙約以水蘗自治輦轂之下尸而祝之幸不能以尸祝勝愆譊嗚呼天乎公與諸賢殁未逾月而 聖主登極魏璫父子夌遲死諸彪虎各伏誅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高忠憲俱特祀與謚而公與周起元繆昌期周宗建李應昇袁化中黄尊素顧大章等各贈䘏侯昆命又十餘年而公易名之議始定故天人貞勝之會雖聖人不能自持也或與之挺央或與之遷久天若覞耓之以正其則羣天下僞傑無所則其智力故謂羣小能以

羅約䵷人于光又曳人於後則亦與羣小之過也公諱光斗字共之别號滄嶼世稱浮丘先生其事親孝處昆弟爻律身嚴教人以寬在鄉黨無閒殁年五十有一公旣得祭葬進十載天下能言之彦多爲之銘者公仲弟御史公又命予銘之爲之銘曰

于鉠貴斷代華貴蛟非爲德報亦植厥性斬此交蛇射彼膸兕匪爲命故不敢逃死予均之轉僑於尉石支不壞者其血豈碧膺滂紲後固喬艱步明時否傾進與泰遇湛漢之波溉彼淵秤日月飛湧以液番延黄芝白爵隕星人昴匪獨關西鑄彼大鳥直道之宏以畀以鍾子子臣臣錫額安窮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詹事府協理府事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經筵 日講官纂脩 實錄 玉牒纂書再膺 賜環 特旨起用進家侍生滇海黄道周頓首敬譔

太子少保忠毅左公忠祠記

當　熹廟乙丑丙寅閒桐山左公死於閹禍今　皇帝御極贈副都御史再贈太子少保　予封蔭後如大淇楊公即今天下所爲楊左者也邑父者博士弟子慕公大義哀公冤死共鳩工立祠記之額曰忠祠嗚呼是遂足以知公哉公之義以忠者而非以忠盡公之忠以冤死受哀而非以死增孔子論忠未遽言仁而　制詞云公忠孝之心聖賢自許嗚呼此以知公深論忠全公其仁矣哉夫世不乏忠臣而本原其衷或迫於見功或亟於殉名盛氣勃張或溢而忿戾少不自忍或流而懟懟此皆聖貴之學不足於其中仁道鈌故處忠難也公起家中翰讀史至宋元祐以爲去亂法不去亂人李綱諫和議以爲知爭事不知爭人兩者均失故受使行四方即記識某地某人某人足辦某事某爲最某次之曰人才錄方當出門所期君國已在萬里所謂忠矣既授御史　光廟初即位鄭貴妃李選侍交關請封公以鄭領國本久明爭之　上將不可以處骨肉李方怙寵稍激事益裂乔可回此得大臣折其謀足矣於是冢宰敕松周公語兩外家利害而封遂寢爭移宮安　熹廟也亦以安選侍安　光廟存泰昌年號君道也成　神廟之慈

熹廟之孝父道子道兼得爲所謂忠矣楊公二十四大罪疏公寔聞之公固非福燕者魏閹特誣燕贈逮公逮之日桐人數萬張檄欲擊緹騎公正色止之曰是重吾不忠也今人求免患難苟可倖全無不爲也孫孝廉欲激公客氏公理之弗許原抗震鄴人請釋便公以死生宜歸君父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絕命詞有曰願以此報　皇上報　二祖　列宗數行斷紙血痕漫滅死不忘君語不及亂所謂忠矣方公初衣拜堂下使奚奴歌楊椒山赴義諸詞以解慰封大夫心既北繫字四子曰正直忠厚長國柱子正文國棟子直國林子忠國材子厚今各玉立霞舉與魏子一學滌子闇學洙黃太冲宗羲皆冠冕東南人以左魏黃三先生能有後云公督學畿內故多髦俊而史少參道鄰既能周旋公大難項保障上游賊不敢窺陪京　陵寢　天子旌其功拔中丞使鎮撫之至今

賊望史家軍輒宵遁非夫世之避勳徂慭荼冠欺君為後世笑也公未死能以安封大夫者全　天子孝治之道既死能以予若門人留貽國家酬當日之志所謂忠矣公之忠載在誌傳大端顯節事不勝述遂其指之根乎仁推本乎聖賢者如是使世之攻忠臣者要以少保為極功名之念脫而不有忿戾懟怨不少芥蔕於懷必如是而後可言忠必如是而後可言仁可言聖賢之學析金石章三光終始萬物桐父老傳士弟子相與血食公不衰有以也其封大夫封夫人別置宇並像祀公祠後嗚呼此少保公父母也或足媿當時之去其父母而父母閹者與此又桐之人微意與其他捐貲襄事姓氏與堂廡門寢廣袤之制歲月日時土木金穀之數於碑陰記焉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精膳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

奉　旨為民眷年侄周鑣頓首拜撰

祭大中丞左忠毅公恩師文

維崇禎乙亥冬之仲月門生史可法奉　命整飭安池駐節江上悵望皖公知大中丞左恩師藏蛻于皖山之麓松鶴書院因不勝嗚咽特卜于十二日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親於墓側而奠之曰嗚呼吾師生平著作獨取法於韓蘇報國孤忠實自方于陳實文章氣節蓋海內正人君子所共宗也天敵乙丑觸忤權璫羣小朋搆而下緹騎之　詔法郎為師涕淚之無從矣抱鹹桐封聞師之太翁哭師之孝師之伯叔氏哭師之弟師之嗣世哭師之慈門以內哭師之義莅族戚獲哭師之仁以至族閭姻婭哭師之婣睦朋儕居游哭師之任恤甚而通邑之知與不知莫不哭師之忠而被謗直而受誣一時天地且為師感泣山岳且為師崩頹風雲且為師變色而拜　旨時駢肩塞巷者咸豎髮裂眦欲得閹宦而甘心焉曾幾何時　九五當陽氷山銷毀　聖主昭其血碧舉國式其幽丹聲名光史册貞珉責岩阿節餘矣所振猶使危伏孤權至今不敢鄉蹈于氷霜之漸則師之

死賢千生遠矣更何悁乎雖然法之哭師痛師者至今日猶戚戚也蓋師素擅文名更稱氷鑑當其提衡冀北八郡羣空法甫弱冠亦隨行逐隊步諸生後聲塤固寂如也師不以為不才而拔之以冠八郡且謂法曰爾當于卯辰脫穎去維時法未之信不虞兩試暴鰓果以卯辰售也從來文字遇合有奇焉如此者乎且師之于法固不第文字之知已也又因法貧甚而館之官邸中每遇公餘即懸榻以俟相與抵掌時事務論古今不啻家人父子之懽猶憶逆璫陷師于

詔史一時長安搚手相戒無一往覘者法不忍以遊徼故而避之微服過從一慰痛楚師見而蹙蹙曰爾胡為乎來哉雖恐夏馥之載禍相銜也瀕危若是而尚慮以相知見累師眞師而父母矣濡首涕泪每懷靡及竊願他日得一第或可少酬知遇而今幸奉簡書勞勞皖國正所謂志士酬知之會也師乃高臥松楸徒懸穗帳牽衰之錫不返龍門之月空明法所謂一聯籠山鳳石而忽不禁血淚之盈盈也師之嗣世皆血汗神駒早暮間即飛黃騰達大忠貞之報挺植固無所事法即謀片石繪師忤璫之故白師忠烈之心以垂之永久塑師像社而稷之于文公朱邑之間里之好義者當僥為之又不待法之呶呶也鬱鬱此懷何以自達惟有引清泉拊白石擊踊以歌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也已矣嗚呼尚　饗

簡齋先生集詩選十一卷文選四卷

〔明〕劉榮嗣撰

清康熙元年劉佑刻本

序

余嘗觀明季人才消長之故而不勝喟然嘆也當其首奮乾斷獨誅權

璫天下翕然望見太平顧十七年之間薰蕕雜進而一二清流之士及公忠任事之臣終不能

安於朝廷而稍施其翊贊之用是豈君子之數終不敵夫小人抑有天焉主之而使邦國終於

殄瘁耶何用舍之倒置也餘不具論而所深痛者則曲周大司空劉公簡齋云公品望識畧負

一時之選而絕不肯隨
俗爲俯仰中官亂政之
日雖素有聲譽者毋不
惜褰裳以就而公自持

嶄然其與諸同志及先
文穆公往復書幽憂鄭
重具有宗祏安危之大
慮迨受命治河河之難

治也久矣公以平臺召
對天語諄詳遂叱馭河
干躬親畚鍤念泇河瀰
漫板築難施必先挽黃

而後泇可治公豈不知
任事之難而羣輩之議
其後哉念陵寢民生之
至重是以置毀譽得失

於度外而不辭也乃費省而工成工成而謗起秉國者但知借端以快一已之私怨而不顧千秋萬世之是非公顧已黍之天而如彼讒人何哉公没之後公之孫雲麓克續前烈歷官州邑

皆有聲乃從兵火煨燼之餘捜理殘籠得公文若干篇以付諸梓予受而讀之而恍然見公之精神意氣尚不泯于人間而當年隨刋之績則又與日星昭而江河流者使公得更展其才猷

爲國家效半臂之力太平之業未始不可望而卒擠公以至於死抑亦見天之將亾人國而特

生若輩以耗一時之人才然諸僉小雖得志片時而至今厮養牧豎聞其名無有不痛心切齒

而不顧與並生天壤者公雖鬱鬱以没而天下人士追遡風流莫不稱引簡齋先生以爲重而

雲麓官轍所至咸相慶先生有孫以弗墜家學視彼讒人所得孰與多哉故公之人傳而公之

文自傳也而非雲麓則莫與傳公之所未傳也公爲先文穆公所得士故予不敢辭雲麓之請而敬述數語於簡端

康熙二年癸卯孟秋天雄通家眷世弟成克鞏拜譔

簡齋先生文選目錄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簡齋先生文選卷之一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裔[illegible]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補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仝較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疏

恭謝天恩疏

題爲恭謝天恩事該臣以非品微才謬蒙簡用疏辭未允謹於八月二十六日陛辭仰日就道至九月之六日行次天津遂舍陸就舟一面閱視北河一面催儹回空以本月八日入德州境據淮海道副使周汝璣將前督臣朱光祚發收河道關防一顆符驗一道旗牌六面副并書吏文卷差委淮安衛指揮李天麟齎送到臣臣隨經臣叩頭祗領接管受事矣臣至是而滋懼焉臣叨督七省自京灣歷北河中河南河之瓜洲儀真以達於江計程三千五百里而遙爲漕遂經行之道設有歲修舊額而淮黃至清河口合流東經安東縣以入於海近年海口沙淤下流壅塞水無歸

宿遂決蘇嘴及建義口淹沒興鹽等縣蕩爲大澤臣前承召對親稟天語若祖陵之關係運道之通塞責任重大深廑聖懷又奉勅書內諭臣殫心竭慮輸忠效勞臣實戰慄悚懼恐不稱　皇上任使又何敢諉卸以自速於戾臣一至濟寧當兼程恭謁二陵親歷決口築堤砌石濬淺撈沙搌下巢上窩之頗速挽排山倒海之泛溢衛陵通運臣不敢遺餘力也至若湖口河洪身脈關係凡可往來經理先事綢繆者臣不敢恤胼胝也而河上之皆藏必清通久必究河官必格供本職不得營求差印其司道有司亦須同心共濟有不職者臣不敢愛情面也蓋臣矢以一念忠信對君父格神明率屬吏以報主恩於萬分一而已謹將受代日期恭疏奏報並陳謝悃臣下情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恭謁二陵閱視河道疏

題爲微臣恭謁陵寢閱視河道謹陳所見仰祈聖裁事臣自陛辭以來日夕冰兢念祖陵之捍禦運道之經由民生之休戚責重任艱何敢不竭蹶從事於九月二十二日抵濟寧八日內淸消積案十月初一日乘舟南下至桃源縣陸行趨謁 陵伏見川岳環拱風氣鍾毓開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從古未有東省淮安府同總漕督臣勘閱建義決口口長三百七十餘丈俱以埽障之埽以椰爲骨以草爲附而束以大

繩每埽長五六丈不等橫置地上高一丈二三尺不等置水中慮其浮則以土壓之慮其衝徙則以江船大鐵貓置河中留之以杉木長三四丈者釘之截流而前與水爭勝此處爲淮黃合併東流入海之路奔濤駭浪駭目驚心今止餘十丈許水益急益深爲力益難每下一埽推挽用數百人埽下水激連先下者岌岌欲動使人神搖氣奪不敢易言河海中事臣非親歷其境亦不知此工之鉅且艱也自淮安至此已幾百里兩岸無堤水溢則由漂沒之患在所不免建

義其全河俱奪者耳此堤之築不知行何時積漸以至於今今卽議復亦恐非一朝一夕之力也次至駱馬湖湖淺而寬止東堤一線可綠又添黃河之水急湍如箭重運從下而上無怪其費力多而行船遲也今開陳家淵於湖堤之東淵臨於湖出口處亦平於湖北口底岸皆土漸而爲礁石者六里許挑濬費力春夏間開而未成分渡重運糧艘十之二三臣率司府各官督委河工佐貳等官加以賞犒作其勤勵本計仲冬之半可完庶幾運至無阻獨是各廳擗拋日

久遂玩成習當此併功急修之日猶然提夫不到提工食不到臣心自急而郡縣漠然卽 皇上震怒立逮前河臣朱光祚而郡縣仍復恬然今約至歲終方得竣事而水寒冰結事倍功半明年大修黃河官多役衆儻更泄泄如此其何功之能奏黃河決處臣已親履得其梗槩行令司道覆議容與高家堰開塞事宜另行專請先以勘過地方會同總漕督臣楊一鵬淮揚按臣劉興秀據實具疏上塵御覽以覆治河事情著總河及該撫按確商具奏之旨併乞天語申飭

沿河大小官員一以聖明之憂爲憂徵臣之急爲急人人同心事事應手方克有濟如有仍前怠玩呼而不應者容臣不時參奏從重處分奮夫役倘遲工食倘恢其罪似小而水消水長止爭時日過時失事後雖欲補救莫可用力分爲諸臣之小過合倂河臣之失職矣臣於召對時面奏 皇上凡事料理早則易而遲則難今又爲敢嘿嘿自恢以恢河工耶

建義決工告成疏

題爲恭報淮安建義決工告成仰慰聖懷事本年十二月初六日據管理南河工部都水司郎中降二級管事徐標淮海兵備道副使周汝璣呈蒙臣及總漕部院憲牌照得建義決工奉旨禁嚴刻不容緩牌仰司道嚴督官夫上緊做大要實役料要實用費敷工堅赴期竣報立等覆疏會題等因蒙此案查本年三月二十三日蒙前任河漕兩部院憲牌爲遵旨會勘估計淮安塞決工程錢糧事本月初四日准工部

咨會題前事奉聖旨工部知道部覆奉旨河工動支錢糧及督課省試事宜俱依議應用各官吏部速覆朝廷以廢運民生關繫重大故不惜多金冀垂永利若復玩愒遷延貽害不小一切節浮估數實工定限期酌罰劑等事卽著河漕督按官詳明條奏來行欽此咨院遵行去後原估挑引水河一工塞南決口一工塞北決口一工共銀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五兩零指淮庫不滿萬金原任總河朱部院於凡各省直應留應解應追應借銀兩悉心搜括偏處分項發薄行

令轉發淮安府知府推官及山陽縣知縣星速支放
逐季循環簿報三院會食原任總漕李部院督該府
縣官週有續解銀兩當預分發淮南淮北各管
州縣協辦土產各料等項修管工各官俱限二月初旬
畢赴工所然解銀地方遠近各一二千里二三千里
不等辦料地方遠近各四五百里六七百里不等在
東解辦動費時日本司一月十五日接駐本工會同
本道督率題委各官有料作埽無料築土俱以漸集
大以漸增經管引水河工廬州府通判陳國鑑二月

初九日到工募夫三千六百名分爲二十四工併催
挑濬土方十七萬九千有奇五月二十七日開壩通
流黃淮潮湧藉力分洩矣經管南決工揚州府通判
楊之屏二月初八日到工每工用大馬頭埽每埽高
八九尺長五丈層累而二作一馬頭肚埽土牛的是
增用計高一丈八尺淵五丈以次儹進築成堤工長
一百四十四丈六月二十一日閉淤堅實黃淮奔流
已盡向徙矣經管北決工安東縣知縣何選二月初
九日到工因水溜料少三月二十一日方進埽工做

土埽工七十餘丈推陞部任管河同知孔從先於四
月二十三日接管見北岸沙淤上爆先作南岸工程
水深至三丈二三尺以内外埽層累而高堤四丈
中土槽如之五月間水長愈溜衝蕩愈深埽亦不能
到地埽亦不能到底土亦不能與埽本官一詳再詳
部院一批再批各官會議千萬其難本司隨具河決
大役竣役無期一疏本部覆議不行詳酌料理之有
本司率孔從先風雨急湍中殫力測探於二十丈下
覓有淺水實地一路堆作做河埽壩上流大壩屹作

磯觜刺水北向轉闢故道築可施工工程隨宜經理
錢糧通融支辦嚴督鳩僝設法圖成題奉欽依堂劄
科抄孔嚴部院檄劄治至本道督同知府汪心淵推
官王用予知縣王正志肆出催料接濟手口卒瘏疾
知救焚本司躬督河官孔從先星火拮据兼日兼夜
兼雨兼風鞭策儹進土埽工程恐底通流又調題留
原任高郵州同知韓汪睿打井樁堅作月壩斷水多
方經畫嘔盡心血恭遇本部院與總漕部院乘傳式
臨審授方畧賞罰信必人心鼓奮審飭爭先十二月

二十八日共築完二百八十六丈附汛告竣一時普
水回瀾千村平土兩河順軌大海朝宗東南半壁之
乾坤於見柔麻疆理之復舊矣是役也挽兩大溜橫
流之衝作數百丈柱砥之壩有引水渠有順水壩有
利水磯有截河埽有接堤有斂堤有井椿月堤相天
時之寒煖酌水勢之緩急覈地形之堅瑕辨泥土之
真僞驗物料之臧否稽轉運之後先節人力之作息
掇夫工之勤惰嚴稽作之疏密覈金錢之度支夫亦
智盡能索心殫力疲矣回思六七月間海嘯潮漲

浪排山八九月間埽東水狹驚濤浴日十月間中汛
無幾衝深數丈兢兢守督如臨巨敵職等於此成數
利鈍未敢逆覩仰賴　皇上如傷一念默徹玄穹百
靈協應追美宣房本部院與前部院儀潮錄已經畀
多方各官戮力急公因以底績而覩堯天司道焦思
承宣督率料理亦惟曰鞠躬盡瘁必而後已耳迨計
有他從來河工告成皆祭告賜名稱賀紀元以彰盛
事以洽神人茲淮東大潮漸漸退議相繼成功眞昭
代之偉造也伏乞迅賜奏報馳懇聖恩至府廳縣等

官黃沙白浪之間亦日爲風之際胼胝若痛致命勦
勦勞莫可泯併乞甄敘以示鼓勵其支辦錢糧已經
廳縣官郎行確查覈飭著後事宜已經廳縣官即行
確估覈報另詳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建義二工關係
民生命脈當其未告厥成上厪聖主之焦勞下苦閭
閻之昏溺臣自蒞任即行會催除南決一工首挑引
水河一工業已完報惟北決一工工鉅任重尚未竣
役當行檄催據覆親往督促見中汛無幾衝深數丈
惴惴然髮厥成之未易覩也與總漕督臣楊一鵬宣

布　皇上憂民至意祭告河伯明功令以致率河官
昭恩威以鼓勵夫役而司道府廳印河各官職思匪
躬殫效盡瘁之義夫役亦感奮子來共明趨事之勤
遂當橫流之衝奪全河之勢成砥柱之功此皆我
皇上威靈赫濯使百神效順臣民宣力之所致也除
用過錢糧容臣會覈太銜吾後事宜督行司道次第
料理有功員役查明另敘外謹將完工日期合先題
報

建義告成欽賞謝恩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崇禎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准工部咨爲恭報建義河工告成仰慰聖懷事該本部題覆前事等因奉聖旨建義河工告成諸臣著有勞績楊一鵬劉榮嗣各賞銀十兩劉興秀賞銀六兩徐標既陞任准復原級免戴罪周汝成量陞一級汪心淵王用予王正志韓汪各與紀錄陳四鑑准復級堤名依議周士樸在內籌畫前降一級准開復欽此欽遵移咨到臣時臣巡歷宿遷聞命自天不勝驚惠隨設香

案望闕叩頭訖伏念臣性原駑拙見復蠡窺河渠當極敝之時淮揚遭異常之浸謬蒙簡任專騶趣工仰賴聖神之功用遂使河伯之效靈在外宜勢同心力可念居中定議亦籌畫有成深被皇恩稍堪負荷若臣未親畚鍤徒效馳驅不過因事於人何敢居功於已積輒賞重感極慚深且此逾涯之賜矣圖效於將來盤此未盡之年恐難酬天罔極臣謁任激切屏營之至

再報水發疏

題爲微臣躬閱河道再報水發情形陵寢奠安仰慰聖懷事臣於七月十七等日據淮徐兵河道臣徐標等各呈報山水暴漲異常衝潰田廬堤岸各等因到臣已據實題報訖臣即自濟寧登舟南下遍歷河道訪詢發水之源皆係蒙陰諸山水發自北而南又兼黃水暴漲與山水併一望汪洋舟浮樹杪駭人心目土人謂從來洪水泛溢未有如斯者臣又恐暴水浸嚙歸堤爲陵寢患親率司道劄調徐標等至堤周廻

查看堤之九堡以下水勢消落八堡以上雖有波濤縈廻亦無衝激之勢較今春臣會淮揚撫按勘議河道之時更覺微細此皆皇仁格天諸神呵護以妥祖宗之靈非人力所能爲也夫黃河關係陵運民生三事耳今河從徐州長山決口全河東注灌入運汪蛤蟃周柳黃墩諸湖四散瀰漫由駱馬湖口歸黃正道可爲陵寢大慶而邳睢之民亦借以更數年淤沒之苦矣但山水驟發易落爲害猶輕黃水到處多沙爲害最重而王市迦河運道一段淤使舟楫旁行黃水

退消之後淤墊在所不免將來新運之難恐更甚於
今歲也臣督令司道胡璉徐標等先詣邳徐上下熟
籌濬塞之法俟臣會勘俟黃沙洲事畢再與撫按司
道等官同勘大治工程研加確估另疏外謹將先勘
河形據實馳報

崇禎七年九月內奏

聖旨據奏歸仁堤水勢漸平陵運頗安但道丁漸日
黃水多沙須防運道淤墊熟籌濬塞確估修治
劉榮嗣著作速料理工部知道

文　卷之一　疏　十三

覆勘黃河疏

題爲遵旨覆勘黃河會議已定懇乞聖明速勅興舉
以救危急運道事本年七月初四日准工部咨爲遵
旨會勘黃河計估工費據實上請仰祈聖明勅部查
覆乘時興工以奠陵運民生事咨該臣等具題前事
等因奉聖旨這挽河事宜據奏估費至五十餘萬用
夫至六萬餘名如此浩大工程總河撫按道司未見
親行詳勘會議但據兩廳州縣各官冊報是否確實
可必成功永賴無患著該部會同該科博詳覈議具

文　卷之一　疏　十四

奏欽此又准工部咨同前事該本部題覆挽河估計
等因奉聖旨河工重大著總河官會同該撫按督率
道司親勘確估要見功必可成利必永賴聚衆無擾
費無糜經始何方竣役何日一一詳明具奏欽此
欽遵移咨到臣該臣一面檄行各該司道等官遵奉
明旨覆加勘議一面會同撫按仍督司道廳印河官
親詣河干周遭詳勘商度緩急衆議已有成說隨據
管理中河工部員外郎胡璉管理夏鎮工部員外郎
趙士履淮徐兵備道右參議徐標呈稱臣隨撫按兩

院案劄該司道督促印河各官追隨本部院前同總
按兩院身親閱勘斷得河工關係之重首要疏浚運
道乃河患至今極矣事必尋源工先救急案查先年
糧船由淮即縣黃河行運工至徐州入大浮橋閘河
北入是黃河即運道也惟昔因運重黃分防嚴密雖
有橫決旋加堵治自議開泇河與駱馬湖爲運道河
防寢弛三十年來兩岸淤平沙高河窄中倦上潰天
啓七年至崇禎五年決露字舖崇字舖呂字舖城安
青墩等口南衝歸仁堤以逼祖陵駱口無水外兜陸

瀾稽運六年六月閘又決長山口前部院題請三十
萬金大治本司六年九月到任追隨本部院循勘徐
邳三百里黃河積弊大壞不可收拾以新運緊急先
理運道今年三月內三院並集周爰諏度共估銀五
十三萬餘兩運畢題請奉旨覆勘而伏水大發黃河
盡歸長山決口今復來聽印河官追隨三院自宿至
徐逐一沿勘則河勢視前勘又大變矣前正河平分
黃河尚可通行今僅深四五尺不等或流或停前泇
河止有五分黃水與清水相激而行未曾淤墊今全

河北下漫至南北山根淤城閘等處清水難進下二
里牽路渾逆千布以下運道淤塞三十餘里難於疏
陵墳安而河患今在運道矣若再不挽黃歸正無論
上決之禍無已目前泇河之淤塞勢將正河日漸澗
難行兩路俱梗爲憂方大從頭摩畫則原估錢糧木
可議減但挽黃原限六個月完工僅有泇河行運耳
而今以黃河爲運道何能久待不得不就中擇其捷
者急者衍力借做爲新運救急之圖該徐歸同知姚
來邳署邳宿河務經歷韓汪勘明詳議自徐州以上

疏濬大浮橋舊運河三十里而寨夏鎮彭墻之水盡
使南出以待糧船入口下自蘇伯挑全淤故道五百
五十四丈接挑天地玄三舖半淤故道二千三百七
十丈引水會樊店旋河之流併歷呂梁東下又自鯉
魚山下至邳州直河口挑全淤及半生地一萬一千
五百二十六丈南寨呂字決北築堤頂潛馬路口窪
堤東水順下直河更照原估早辦料物在長山口上
築基下埽逼水一半回東此河一通則上下貫徹糧
船抵宿一體牽挽而至徐轉從大浮橋聊尾北上共

挑河夫役合用五萬餘名或先調别屬之夫或發印
官分募立刻動手十二月完工儻黄河半歸故道運
河水消或挑或閘尚可相機苟力以濟兩路行運至
堤工一時不能併舉移挑河完日之夫挨次興工次
第告竣大治事宜亦可陸續該臣會同總督漕撫楊
一鵬巡按淮揚御史劉與秀勘得挽河歸復故道原
以奠陵利運迺河勢又復變更自五月間勘估具題
之後伏水驟漲長山決口黄水盡注泇河陵寢雖獲
奠安而運道全受其害自梁城閘下壅淤十二里王

市口下壅淤三十里泇河已屬梗阻則急挑黄河以
行新運誠不得再計並難刻緩者也但迭欲挑河築
防塞決三工並舉使黄流盡歸正道時既無幾勢亦
不能況逆艱等堤修築未堅儻水復漫不惟運事
無濟其憂仍在陵寢今合謀僉同議先挑河暫挽黄
流一半歸復故道少補殘堤緊要缺口使不致漫流則
既不侵陵又可行運併力一工可計日報完此目前
之權宜亦治河之先務挑河完日挨築堤岸盡塞決
口以竣大役計其便矣況自宿遷至徐州大浮橋以

抵呂壩原係昔年運道自開泇河久未濬治今議暫
始自大浮橋起至夏鎮呂壩止疏濬深通在黄河自
蘇伯接挑天地玄三舖引水會樊店舊河之流併力
呂梁東下又自鯉魚山挑至邳州在河口南塞呂家
決北築堤頭灣馬路口舊堤束水順下直河連於長
山口築壩下埽遏水一半廻東則黄河上下流貫再
閉彭壩使水盡南由大浮橋則兩河內外通徹是黄
河與漕運合併歸復故道也明春糧艘可自此而達
通濟矣共計用夫五萬五千三百餘名除調催夫八

千名外其餘派調山東河南南直廬鳳淮揚徐州各
屬俱令印官召募土著土著則無逃亡譁譟又以佐
領職官部押前來分工催做統轄有人衆自不擾前
疏議以六個月完工今糧運轉盼即至通限九十日
完工放水行運工完之日即移其夫築堤塞決而次
第鳩僝如此則於大治中但有先後而無增減雖有
暫緩而非偏廢極臣之慮竭臣之力以冀成功至於
一成永利則大河之性既難長保修疏之力又在後
來臣惟有心可矢捐糜不惜以報　皇上而已至聚

夫數萬必須彈壓容臣等檄調淮徐濟營官兵鎮守
以防不虞惟是裁佐錢糧仍計五十三萬餘兩臣等
本欲覆減移工程浩大難以意測如有剩存仍歸河
用恐尚不足另須酌請仍臨工賞犒等項當豫職賞
以示鼓舞可也萬祈聖慈勅部速覆施行措濟行臣
等遵奉施行

報回空過濟禁私疏

題為恭報過濟回空船數仰慰聖懷并請申飭督糧
諸臣預禁重船夾帶私貨以速新運事該臣今春自
春徂夏料理河道催儹重運而畢隨檄沿河司道印
河等官逐程趕催回空不許攬載私貨星夜南下去
後據管理南旺閘工部主事江那柱呈稱據管理運
河兗州府同知翟凌雲揭據濟寧州天井閘報自崇
禎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打放過回空糧船頭幫龍江
等衛指揮王環旗甲張承業等起至九月十四日打
放遄尾幫新安衛指揮李萬春旗甲李姜興等船八
十六隻連前遄共六千八百七十隻其後尚有趕幫
船隻自是回空落後零星計亦不多等情報職轉揭
到司呈報到臣據此理合具疏上聞仰慰聖懷為照
漕與河兩相須兩相成者也潤糧北上固賴河道深
通而領運官旗亦須一意奉公然後數百萬軍需乃
可遄行無阻今歲重船回空幸得依期過濟矣然中
間便阻艱難調停催挽不知費沿河官員大役幾許
心力而後苟竣一年之局臣鰓鰓為將來之慮者在

載不可不禁也查漕運議單萬曆十二年題准一款
凡運軍土宜每船許帶六十石沿途遇淺盤剝責令
旗軍自備腳價例外多帶者照數入官監兑糧儲等
官水次先行搜簡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
又萬曆十三年題准一款運軍土宜每船除六十石
外若有多餘或違禁仍載竹木沉重等物及沿途收
買貨物者將貨物盡數入官仍將道府運官指名參
治如經管地方盤驗官員徇情賣法聽河道衙門參
處開究之時糧儲加意簡查違者亦同參治煌煌令

甲誰敢奸之臣憶今春舟泊駱馬湖每見重艘停阻
竊疑新挑河身淺澀一面探治一面撥夫代撈適有
朽敝失風船隻盤糧起剝下視皆私貨也因訊各船
無船不有私貨凡私貨皆匿艙底而覆漕米於上喫
水常至四五尺六七尺一遇阻閣橫梗河心一船滯
則百船俱滯責令起卸則頭目橫恣不可鬻遏蓋此
輩惟以鬻貨獲利爲事貨一日不賣盡則船一日不
肯前多方延挨方催入口放稍中流行不數里復停
河畔嶧縣知縣催促甚急使行聳殿幸漕臣適至鎮

責而解此其風爲可長哉始不過調遣爭之若不妨
少加矜恤耳豈知其敝一至於此今回空既南轉搭
重運即北此弊不除勢必年年搭帶或至決裂不可
收拾臣用是直陳伏祈　皇上敕下督糧并漕
儲道及押運府佐等官務於起兑之時申嚴查驗除
應兑漕糧例帶土宜外不得夾帶私貨如有徇縱聽
臣河道衙門參處蓋既載則毀之衆載則衆毀之奪
之中途難爲劉禁之始事易爲力但得船無留滯運
務早襄不惟河臣免於罪戾而所裨於國計不小也

臣草疏方畢接據漕儲道臣張鼎雖詳稱漕白二糧
議單悉用中船向來白糧悉遵何至今年駱湖阻滯
止緣奸役船戶輒做官座分列十三船底皆平濶入
水復深可容三千石又兜攬客貨反倍糧數昨如崇
德縣范泰之船以裝重客貨發漏沉溺長洲縣申吳
成之船以裝載回升艙重露風焚劫乃若回空廣裝
客貨因而投託索詐驛官打搶民船此又本道目擊
相應禁革大幾以復中料伏乞批行本道開徼道府
禁諭等因到臣臣已批行白糧改用中船矣因思今

年漕糧如江廣浙省俱多大艘該道既會議詳漕白
悉用中船豈容聽其搭駕巨艘多裝私貨合無仰祈
天語申飭各該衙門行令省直道府一體遵照漕白
二糧悉令中船如有裝駕大船適滋之日聽漕儲道
臣查驗參呈處治庶法令彰而弊端革矣
崇禎七年九月內奉
聖旨運船例帶土宜漕規甚明近來多裝私貨以致
阻閣延挨誤漕不小今後著督糧漕儲押運等
官於起兌申嚴查驗如徇縱役逆者指名參處
其漕白二糧悉用中船事宜該部知道

請協濟大挑錢糧疏
題爲河工繁興經費不繼懇乞聖明勅部承議協濟
以襄厥成以圖永利事該臣奉旨覆勘河道酌會
題卜吉於閏八月二十三日祭告分工發夫辦料興
作間九月二十日接工部咨爲遵旨覆勘黃河會議
已定等事該本部題覆挽黃大治等因奉聖旨據奏
挽黃濟運工難刻緩挑河築堤塞決三事次第與舉
亦見區畫明悉既認限先竣挑工各督臣親詣河
干責成司道官畫地督理其辦料募夫管押催儹等

項州縣佐領衛所武職酌量委用印河經管各官如
有稽悞侵冐等弊不時參處淮徐濟營官兵俱聽便
宜調度彈壓應用錢糧先儘見貯河銀及所留遮餉
動支應補登餉及省直拖欠者仰勅限催解戶部協
濟既有成例著於截留漕米照數取用外仍再議酌
助共成漕輓大計以圖永頼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
捧誦綸音敢不刻矢料理急圖成功以副　皇上委
任至意除已見駐河干督催鳩夫辦料星夜催儹外
惟是估計錢糧五十三萬餘兩見貯不過十萬有奇

其名屬借欠二十五萬雖儆留如山谷西江之水無
濟目前之涸非部覆內[illegible]皆六年歲報河道錢糧
船以爲見存二十九萬[illegible]六年[illegible]義高堰[illegible]單河
南諸工歲修銀兩業已支用但未詳覈實未及奏銷
其實實在止十餘萬耳非從見漂急夫辦料將已罄
盡時下聚夫五萬係名目費也　[illegible]今江北頻年水
潦蝗蝻爲災米價騰貴二[illegible]今不飫[illegible]今之用各夫皆
枵腹供役則目下需米尤急今有倒大挑朱旺之役
估計七十餘萬戶部曾協濟漕糧輕齎漕折鹽課等

銀二十餘萬更益以馬價料銀然後大役始與向猶
止是治水使之安瀾耳今則重以運道梗阻所關尤
屬喫緊而協助不及十分之一若乃窮夫以無食而
散驟難復聚則患在運道不可救也萬一奸人以無
食而譟則驟難消弭患在地方更不忍言也用是不
辭煩聒仰瀆聖明軫念河漕相關數萬人夫待食河
干承勅該部查照大挑成例於全作中協濟三分之
一再留漕米十五萬石仍撥漕折輕齎銀十萬兩以
濟目前急需庶幾河工速成其於陵運民生所裨不
小矣

崇禎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議留錢糧非已有旨這所請銀兩戶部看議具
奏

流寇逼近鳳陽疏

題爲流寇焚劫重地陵寢可虞謹據報奏聞懇乞聖明速賜遣將徵兵亟圖勦滅事本月二十一日據署穎州道事淮徐道右參議徐標宣報爲緊急賊情事稟稱抄蒙撫按兩院憲牌爲印信事仰委本道印將穎道印務查明帶攝嚴督城守以宿州爲駐劄之地北援蕭碭西應穎亳仍遊巡逼近中州仰邑等因蒙此本道才媿兼人又徐州重地河漕事急恐成兩誤詳請改委未蒙批允至十六日據鳳陽府壽州差官

文　卷之一　疏　三七

郭一驅齎送勅印至徐本道兼程抵宿十八日開印視事擬即西往壽穎防禦適接壽州總練指揮趙良弼馳報本月十二日早自正陽鎮來騎馬流寇千餘沿路焚劫並抵城下攻擊甚急職與營兵及軍民極力固守幸係無虞仍用礮打死八賊拏獲上城一賊至十三日又義勇陳世元等擒獲流賊一名號二天王紅騾馬一匹審供賊衆數多當即梟示等因據此中途又聞十五日流寇已至鳳陽焚劫逼近陵寢職不勝痛悼穎道原無中軍兵馬又各路兵將撫院檄行徐州狼山兩副將調度節制職初至宿聞處處皆賊東西交訌本道並無一兵一餉一面嚴督城守料理防禦一面請撫按兩院督催將領勦滅仍乞卞部院念根本重地不容戎馬橫行火速題請大將提兵勦捕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流賊猖獗并一日矣蹂躪晉楚中州洛省已成燎原之勢不意今且搶掠官丘正陽圍壽困穎遂至焚劫鳳陽夫鳳陽陵寢重地祖宗衣冠在焉萬一賊志猖狂誠臣子所不忍言者穎州道臣已推濟南道參政謝肇玄際一面檄催赴任

文　卷之一　疏　三八

料理外惟是賊勢鴟張倘南向則留都根本可慮東逞則淮揚漕運可虞臣用是憂惶據報入告仰祈聖明軫念祖宗陵園關係重大淮揚漕運咽喉勅下該部速議簡擇大將仰於附近地方徵集大兵併措糧餉會同撫道諸臣合力進勦宗社幸甚地方幸甚

崇禎八年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據奏流寇焚劫鳳陽逼近陵寢震惕該撫按何無預備堵禦致茲猖獗著一面嚴督道將會同豫撫殫力截殲如有疎悞定行重治恭與

明及楊御蕃兵俱着道亓早馳趨赴援勦不得刻延其餘調發將士兵部通馬上撤催仍將到彼日期馳奏

再報流賊攻劫疏

題為再報流寇攻劫地方懇乞聖明勅部速調大兵堵勦事據濟寧道副使徐九章禀稱本月十七日忽接曹縣報謂中州之流寇已攻破汜水滎陽滎縣等處去曹縣止二百里而近據此合行禀報等因又據臣標下中軍副總兵官劉永龍禀稱正月十九日接職家報稱流賊已抵中牟縣問鄭民日稱流賊攻開滎陽等縣焚掠甚慘逼近大梁具勢洶洶臨濟之間賊寇垂涎已久理合禀報等因又據徐州州同湯大

耆禀稱賊寇已至碭山去徐不遠該臣看得中牟縣距曹止二百餘里碭山距徐止百餘里曹單係山左門戶徐州則係漕運咽喉曹單沿河千里防兵寥寥徐州向遭黃水内竿居民萬一寇至誰與為守懇乞皇上亟勅該部調發官兵於扼要處所一面防禦仍集大兵速剿勿使滋蔓抑臣更有進焉賊勢日甚一日豨因兵力不齊人各自為計耳以今之勢當自徐州及曹單以至河北滎澤孟津等處沿河設兵立以烽堠使賊不得北渡潼關為陝西要區必有大將統

兵鎭守使賊不敢越秦汝寧襄陽光化爲今楚淡用
通徵使名將提重兵彈壓賊始不敢窺楚又儀眞金
陵沿江一帶則以操江之兵剋俗防守使賊不敢南
向中州地方收集村落人民州縣各練鄉可自爲固
守而以各鎭將之兵合力接剿接剿必用邊兵防守
則民亦可近來海不揚波仰發兵可以西來幸面外
未寬邊雖保鎭可以南下剿則殲滅以救此腹心之
疾不然賊勢披猖飄忽不定到處有奸民勾引轉相
增益日下山陝河南湖廣徧地是賊近復殘及江北

地方而山左亦岌岌自救不暇萬一狂奔江南則財
賦盡窘或東阻運道則南北不通其爲國家慮尚可
言哉臣不勝杞憂激切上聞統祈聖鑒施行

請官兵剿禦流寇疏

題爲流寇之警日聞山東所在有危可慮懇乞聖明
勅諭嚴防兵剿撲滅事先是流寇南掠豫鳳北蕩碭
山業已兩次具報本月初二日據兗西道僉事呂起
宗塘報正月三十日巳時據河南武界曹縣人邢顧
言報夏邑流賊甚多歸德守備戰無一彭商令夯入
夏邑本月午時又接劉總鎭塘報稱本日一更時分
遙見虞城火光接天賊又復逃黃河等情到道看得
單縣接壤碭山彼岸攻開甚緊夏邑虞城與曹對面

已見烽火相連單急而曹又急綢繆堵截萬不容緩
等情又據臣標下差官鄒學伊稟稱蒙差南直偵探
探得潁州十一日已破其王莊地方民亂打搶甚多
十六日紅心驛搶刼銀鞘殺死解官馬副將今駐劄
亳林等情又據臣差官董家邢稟稱蒙差河南探賊
探得流寇燒盡永城關廟今在夏邑劄營又據署鄆
宿驛丞經歷韓汪稟稱職在鄆州督工二十三日來人
民驚慌大是亂離景象職抱印河干約束禁止不下
請兵彈壓等情各具報到臣臣惟歸德與曹縣止隔

一岸而碭山與單縣地界相連近賊焚掠河南官兵追襲勢必急奔河北萬一闌入則山東河北地方竊不忍言曹單一帶山東撫臣已發官兵聽兗西道僉事周起宗調度并臣檄行該縣各集鄉兵列營防守又檄濟寧道臣徐九章督濟營官兵防衛魚臺等處與兗西相爲犄角兵勢既張可稱無隙矣第横流易禦順流難防曹單魚臺之守雖嚴倘賊自上流乘舟東下何處不可登岸今濟寧要地已極空虛沿河固圖之策惟有各府州縣亟集鄉兵自爲防守計耳未

能扼賊之衝也邳州連年被水滅中止州衙官居住無民可與共守睢寧並空城而無之四方饑民做工就食豈能爲我防禦彈壓有兵苟不爲亂幸矣而淮徐俱已無兵可調非得名將速領大兵從豐沛徐州兩省豫撫共圖剿滅恐賊或乘間而東並爲漕運之患查原任援剿總兵楊御蕃胸富甲兵志存忠赤若用以防漕剿賊可朝拜命而夕受事除禦寇事宜臣已移會北直河南山東江北撫道嚴緊設防外謹實人告懇乞聖明勅下該部速覆施行

責成司道理河護運疏

題爲遵旨提兵防護祖陵責成司道督理河工防漕備運事臣自二月十四日督率濟營官兵前來徐邳等州縣料理河工備護糧運本月二十七日舟次邳州接吏部咨奉旨暫帶總漕事務二十九日接邸報奉旨提王佐才兵馬防護泗州祖陵漕運一帶該道府州縣統率鄉兵據河防守臣卽馬上官持令箭飛提王佐才兵馬星夜赴泗及檄泗州守備整點官軍多備器械火藥在陵防衛候臣到調度仍備臣查挑

黃大工挑河已完放水通行因磨莊舊河水淤續挑直河避淤行運亦已工完另疏題報見催各幫官旗從劉口入直河達邳徐北上其築兩岸長堤關係陵運民生工鉅費鉄前疏控籲皇仁那處濟急未蒙俞允各省直雖有積欠河銀然地方災荒兵火勢難亟徵緩又不能濟事依前具疏懇請新餉伏水將近舂錮刻不容緩遵照題估原疏派募徐邳海宿等州豐沛蕭碭睢宿桃安贛沭靈五虹等縣各募夫二千名責令該州縣親押赴工分工管做計土方給鉄先儘

邳睢緊要之處築堤勒限報完役有堅瑕仰係該州
縣之責其青墩坡安半戈由郭家梭匙滯雲係睢呂
等堡各舊決低窪之處恐水長尚溢先行該管知州
郭郛知縣楊鎡各派官夫加意修防該管中河分司
胡璉察處以錢糧未銷河工缺人尚當料理特委淮
徐兵河道右參議徐標專駐宿日督同該司協力修
防即護漕催運又嚴飭沿河司道督率府州縣印河
各官分布官兵鄉勇防護外為照漕與河國家兩大
事平時猶恐難治而今寇逝之分治猶恐不足而臣

兼攝之即殺食河干應時催督未易勝任乃奉旨護
陵則又躬詣泗州漕河諸務雖不敢諉卸於己不得
不暫託於人催儹糧運幸巡漕御史倪于義經畫有
方丹衷為國沿河諸臣領運各官奉令惟謹自是嶄
此撓黃堤工則委道司徐標等督諸印河官拮据為
備計日竣事至於帶攝總漕事務查北糧限尚有刑
司分獻文移可以通理臣因防護祖陵已於三月初
二日自騎馬漸起程馳赴泗州謹將督工催運轉委
緣由并起程日期具疏上聞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防護祖陵自應道奉明旨萬分防備劉榮嗣又
任總河濟參原屬本務必濟漕通行無阻方為
勉修職業不得但以分委道司等官卸責該部
知道

護陵督漕疏

題為護陵督漕有人治河催運難緩伏乞聖裁以便
遵行事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為雍食流寇
焚劫等事該總漕督臣楊一鵬題前事奉聖旨據奏
皇陵享殿明樓門廡俱被焚毀朕心深切驚痛其遣
官祭告恭慰及作速估計營葺併應修省事宜禮工
二部即修奏來行根本重地楊一鵬全無備禦致滋
異變併吳振纓楊澤俱革了職錦衣衛拏解來京究
問總漕事務着劉榮嗣督代巡撫勦賊事務着朱大

典星速往代吏部一面具本來行田光宇范文英朱
斐楊如桐陳圖徐士選俱着革了職該撫按提問究
擬罪宗失散的著訪查下落具奏朱國相照例議邺
該衙門知道欽此二十九日又為東南大兵漸集寇
氛突北宜防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奉聖旨
流賊刻期掃除必須佈置嚴密以杜奔馳突犯陵漕
重大東南根本尤宜力保無虞劉榮嗣馳赴泗州提
王佐才兵防護朱大典馳赴鳳陽提馬爌兵坐鎮漕
運一帶該道府州縣官統率鄉兵據河防守該督府

仍遵照屢旨佐以銳師逐程備剿倪寵牟兵要害李
懋芳堅扼臨清賀世壽扼河間趙州張其平扼長垣
東明晉泰楚蜀文武將吏俱着奮銳周防毋致瑕隙
楚師厚集許成名正宜鼓勵前驅相機援勦何得畫
疆退守若仍前玩怯縱賊麻黃東犯貽毒安慶立正
刑章其一切調度合勦事宜着洪承疇精料理務
遵限蕩平慰朕除暴安民至意爾部通馳嚴傍張鳳
翼署衙如何遺藏罪字面補正行欽此又為祖陵關
係等事三月初一日接邸報該刑科給事中鍾斗題

前事奉聖旨祖陵關係重大已有旨著劉榮嗣馳赴
泗州提王佐才防護兵部即差人馬上嚴催不得少
延致多疎悞欽此欽遵到臣該臣將河務即行淮徐
道臣徐標淮海道臣劉若金分理臨一面調狼山營
副總兵王佐才官兵一面調發濟寧營兵馬星赴泗
州防護相度備禦情形俱已拜疏具題今狼山兵八
百名已到暫令廟灣遊擊何廷祥統領內撥三百名
分防舊縣防護之計稍周又准漕撫督臣朱大典備
將漕運剿防吏卷咨送前來又接邸報為南黠趨淮

屆期事該總督倉場程註題前事奉聖旨該部擬
原屬巡漕御史及漕道専責一應事宜着殫力料理
不得稍悞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到臣爲照陵寢之於
漕河皆國家重計當此黃河新挑之日運事正殷臣
兩奉嚴旨責成料理而身在泗州去河六百餘里河
工之事雖已題明責成兩道然事須商確者文移往
返動經旬日今臣奉旨暫代漕務而漕撫朱大典今
已履任巡漕御史倪于義新奉明旨漕務已有專責
臣奉旨防護陵寢而按臣張任學入境護陵亦復有
人臣止宿陵側未敢擅離或臣與按臣同駐泗州或
容臣暫駐河干督催運事其漕運關防仍當交還漕
撫統乞聖明裁酌行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八年四月內奉

聖旨漕務仍着朱大典督理餘有旨了

微臣治河無能疏

題爲微臣治河無能荷蒙寬宥恭謝天恩並報三日
修河償運情形仰慰聖懷事本年三月初七日准工
部咨爲重運抵洪最早等事該巡漕御史倪于義題
前事奉聖旨據奏運河尚多淤積壅阻水涸難行新
挑月河又不如法劉榮嗣及道司各官所職何事通
着戴罪料理星速踏驗排濟務令漕艘並濟如少有
梗阻必不輕宥倪于義職專巡漕刻期一體一應行
運工力事宜即着據實馳報毋得隱徇取咎該部知
道欽此十四日又准工部咨爲新河必不可行伽河
挑工已竣等事又該巡漕御史倪于義題前事奉聖
旨據奏新河險溜難行伽淺尚未疏治漕運何等關
係故於玩悞殊可痛恨胡璉韓汪俱革了任該撫按
拏解來京究問劉榮嗣姑着降三級并于穎郭鄂王
芳張應選魯良議等都着先革了職帶罪星速料理
刻期濟運另行奏奪如再延阻重典不宥中河分司
該部即行遴補勒限到任其沿河防護事宜着撫按
確遵屢旨萬分隄備不可少有疏虞倪于義一面嚴

行督飭仍將查閱情形不時馳奏該衙門知道欽此
欽遵各咨到臣捧誦綸音不勝悚慄以臣治河無狀
諸臣俱被嚴譴臣僅蒙罪降職寬假隆恩如天罔極
臣所爲恐懼無地而又感激不勝也然而新河之淤
新河故淤也治泇之緩急黃乃緩也而就中時勢人
力兼有難齊敢不據實剖陳於　皇上之前自去秋
黃水橫衝運道中斷臣與淮揚撫按徧歷徐邳雎宿
等處見四野波濤中流淤墊廣闊博斧止有挽黃一
法分水可以行運乃挑河衮延三百餘里分工督理

派伍司道將當沍寒臣寢處河干督率諸臣賞勸懲
循鼓舞興作三閱月而告成事隨委淮安府推官袁
彭年按工丈明正月十三日臣督各官躬親祭神犒
賞官夫開壩放水臣於二十日試河乘座船自宿遷
北上官民船艘一路通行臣乃有恭報挑黃挑工已
完之疏而猶慮黃流帶沙逝來不時處處需人刻刻
需防臣又嚴檄司道印河各官率夫修治二十二日
忽報流賊披猖突至睢徐碭山迫近濟寧運道人心
驚慌臣馳還調率道將整兵備禦二月十四日寇氛

稍遠臣即親禦寇之兵兼程赴　上護運與呂梁寒字
露字等堡發發欲潰而牛見山之欄水壩新河口之
匙頭灣以及青墊張林舖等處橫衝四溢勢且奪河
臣親督募夫搶捂十餘日開通直河立借揚州等幫
北上臣乃有再報開通直河工完避淤濟運之疏分
派工程犒工犒夫臣自晴時親臨督視何敢一刻怠
緩及臣奉命護陵寢與漕臣調淮海道管理半戈山
等處淮徐道管理大浮橋樊店等處河南分司邳州
知州並理直河中河分司邳宿廳並理王市等處其

駱馬湖口則漕臣自行督理且微服親查運船之挨
延不進者立刻重懲而諸弁軍旗乃始踴躍競進日
過船多者百五六十隻臣所謂處處需人刻刻需防
者幸漕臣之有同心而臣所爲計竭而未及行發之
而未能豫者又幸漕臣之能共濟重運業已銜尾北
上猶可計日過洪不敢勞　皇上南顧也顧正月以
來地逼流寇驚逃披靡不敢更聚多大於河上臣復
遠去肇心未免懈散文移未免稍延而洪限已迫何
惑乎漕臣之大聲疾呼也夫河臣不能以河待運乃

至運到通河豈得無罪但念今日之河非尋常偶決小漭之河今日之運道非前日倒灘小淺之運道今日之治河非他處補偏救滯之治河人力有限勢重難挽諸臣之中罪不一等獲罪之中或情有可原功有可贖者容臣另分別入告臣實總理罪無可逃獨蒙 皇上寬貸感激恐懼具疏陳謝伏乞聖明垂鑒焉

崇禎八年三月二十日奉

聖旨昨倪于義疏稱漕船阻挽甚艱徐關沙淤可慮

文 卷之一 疏 劉

何輒云已啣尾北上計日過洪殊屬支飾劉榮嗣着嚴督各屬星速濬治利運不得再有延悞

該部知道

挽黃治泇躭延事 運實陳疏

題為敬明挽黃治泇之實併陳直運躭延之故仰祈

聖鑒事遡自天啓七年黃水驟漲向決宿呂等處直射歸仁堤其為患在陵寢崇禎五六兩年黃流復漲北決長山等處其為患在運道然是時黃水淺入運道者十分之三耳而泇河固在也六年秋臣恭進召對親承天語嚴諭及蒞任見河道潰壞如此河督空匱如此乃急濬陳濟塞駱口僅完七年運事而七年秋水大發長山盡決黃流全奔泇河梁城泇口王市

文 卷之二 疏 劉

二百餘里俱被衝淤運道斬然中斷臣率司道於泇口一帶周遭探測挑空審試一望瀰漫大半淤泥深者丈餘淺者六七尺不等人夫不能著力又無兩岸可作牽道而遷徙無恒通塞難料臣為此徬徨詢博訪止有挑濬故道徙黃行運一策蓋不塞長山之決泇河必不可修不挑黃河故道長山必不可塞而塞決不築堤祖陵之患更大又與撫按司道諸臣勘估商確據司臣胡璉道臣徐標詳議挑河築堤塞決為三事先挽黃流三分之水行運其築堤塞決次第與

舉具題得旨九月開工分工爲在三司兩道六廳四
州縣官分督六萬餘人晝夜力作臣亦食眠河上省
視鼓舞不敢少懈而漕臣初至疏請仍治泇河夫是
時泇果易治也河上諸臣豈但憂罪罔覺抑豈好勞
喜危擔此三十年來共避之禍患而汲汲挽黃乎挑
工以十二月告竣約費河銀一十五萬餘兩見今請
官覆覈截銷正月十三日臣在呂堡祭告啟水見客
船滿載者往來通行竊幸新河甫成糧運可早卽日
奏聞不意磨莊一段地勢僻有稜硬遂生趺淄臣相

會揚州等幫已遣三月二十八日奏聞臣隨奉旨在
泗州護陵漕臣復行司廳調集官夫治泇直河止船
不行者二十日司廳等官再奉嚴旨革職提問其治
泇也尚遺餘力故而督浚王市之五百丈旋通旋淤
覓路別行船始再入直河已過五百餘隻臣自泗州
還抵直河七日內又過船六百餘隻是時進直河者
從邳呂達徐六七日而入大浮橋由王市者從宿陽
長山達徐二十餘日而始入大浮橋乃宿陽長山之
間淤阻不時臣又往開泇口臣去而直河無船者又

二十餘日以致大浮橋既幫十月盡運卒役悄惟私
是圖過回淤蕩之中任意遷延無官司之催促無私
載之簡查所報漂流既無稽考仰有賣盜亦無關防
故行王市者非國家之利而奸卒之利也至泇口復
淤漕儲道再截重運入直河臣亦隨至督催連貢鮮
船又過一百三十餘隻漕儲道去而運船復止乃俱
停於徐塘滕王山之口徘徊觀望糧運稍進以此夫
豈河之咎乎而推論原本則仍歸咎於新河之不可
行乃今迴之新河過船先如揚州等幫後如滁州等

幫最從如溫州等幫皆從直口達徐如果不可行也
則此一千三百餘艘豈飛挾而過耶且大浮橋一帶
俱係漸河第一工今年從直河者固進大浮橋抵夏
鎭從長山者亦進大浮橋過船四千餘隻何以曰新
河不可行也若曰浚淄所敗幾船所稍遲幾日可覆
而按也乃糧船有剩米至三二百石者有米盡船膠
猶難移動者在沭塘諸處不在新河也仰副臣王錫
袞三舟敗一其明驗也設使直河之船源源而進不
致中斷四十餘日糧運之過於不已久乎設使不挑

新河而專恃王市行運河臣之肉尚足食乎然則新
河非不可行運運非因河梗不待臣言之畢矣夫黄
河當治泇河亦當治但堤工未畢長山未塞雖糜金
錢費民力而治泇未易易也今而後知臣言非妄臣
始計非大謬也臣若心未明剖陳欲悉不避冗長伏
乞聖明垂鑒一字涉虛甘伏欺罔之罪臣得任隕越
待命之至

挽黄已成堤工應築等疏

題爲挽黄挑河已成應築堤工未半工大費繁懇乞
之官漸去循例恭請遣官勘數截銷以清錢糧以明
功罪事竊照去秋黄河東徙運道中斷臣奉旨會同
撫按司道等官集議勘確會估挑河築堤塞決三工
共銀五十三萬先舉挑河一工挽黄流三分濟運分
爲五工委五司道程督自去年九月開工十二月內
告完約費銀一十五萬隨委淮安府推官袁彭年逐
工丈明於八年正月十三日開壩放水緣因原非全
溜旋開直河漕臣又開王市故道兩路並行直運幸
已過濟挑河之後便當築堤無奈時入伏秋錢糧不
敷不能如原題之議上下三百里遥縷二堤一時並
修謹擇緊要舊決之處如呂雲等堡馬路䟦頭等灣
酌量興工以防泛溢然黄河之性變遷不定潰決無
時恐日久漸非其故則數萬挑築之力十餘萬金錢
之費無從按工查覈且司道等官漸次更替後來者
誰能問之水濱而當日在事諸官之功罪亦難懸坐
以服其心且以河臣言河事恐涉虛飾以行錢糧者

算錢糧懽有浮冒臣即獨為不敢出此而亦何以自明故臣簡征旗凡與大工例遣部堂或科臣勘覈及今挽黃所挑之河長濶口底俱明所築之堤高厚根頂俱在乞　皇上俯念陵運重務特遣一官詣工勘覈施行

謝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抜據邸報兵部一本為防禦會勦流賊功次等事該本部題敘平寇諸臣內以臣曾轉餉資軍列名其間荷蒙聖恩賞臣銀二十兩欽此臣隨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司計籌兵臣子恪共之常職賞功勸績聖主鼓勵之大權自臣奇廊何堪懋賞矧遘者剪賊跳梁荼毒三省　皇上赫然震怒下令嚴勦諸臣同心戮力滅此朝食爰奏蕩平之烈此實　皇上威靈遐播使文武將吏共效戡定之力若臣昔佐司農愧持籌之未能近肩治水尚操畚之罔效方切曠瘝之懼何當賞賚之隆撫膺悚息祗有勉竭悃誠永矢圖報而已謹具疏稱謝冐任感激屏營之至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吳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涵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仝較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書

答康念東

東師敗績中外震動十餘日憂公念私飲食寢處俱失其常則身在戰陣之間命判生死之際者又可知也丈失馳驛報主蕭殺異常讓何人然死事易處事難此聖人所以致意於好謀而成者也項者諸將死則死矣其所以死賢於生死不如生者迄今未有成說真實情形與安危結局議者都如說夢凡不能得之道路之口者望翁臺詳示

與姚現聞太史

濟偯彝毅然丈夫哉死於王事議者猶或輕之何以訓邊疆之臣使忘其首領惟敵是求也弟與賈孔瀾求名公詩詠載冊以慰忠魂惟翁臺撫賜焉

與張恒山

乃更進足下一科乎弟亦不獨在戰也足下臨行發憤意氣沉刻兩似知有今日然弟所慮於今日者一所慮於異日者二便羽附翻怨解之詞不與焉所謂發憤忘食忘憂憂之未忘其志不專其力先沮也足下於今日得無憂乎憂來徙亂人意是新敗之將與久敗之後俱無下手鬭勝之日也抑銅玉等器貴舊而賤新其認舊之法以蒼削不損為妙寫字作書貴生而賤熟其論生之趣意態飛動跌宕分明為佳竊嘗以文章譬古董今欲以古董譬文章文章在憂食可忘憂食在文章亦可忘勾踐不忘會稽夷吾不忘檻車弟且為足下賀戰勝矣

答韓求仲修撰

恭東髮讀書即聞海內有求仲先生誦其制義輒深嚮往自念足不越閭門安能交大賢之在數千里外者抑不文不學無當於聲氣將自慚也故所為詩云平生結交心常恐賢者棄何期懸圃夫子謬說項斯台臺又誤聽夫子乎九天咳玉隨風飄落驚喜何可

言喻至於八股之業不倫規矩何當採擇譬如夜光萬斛偶雜魚目一粒遂使探珠者生疑是可念也此將事事苟且日甚予與復生應為此懼何日望見顏色面陳鄙臆乎佳篇大筆種種奇妙使旋附謝不盡惓惓

與袁滄孺

弟受事半年出入太倉與其計一百三十萬餘而淮課居半是舉天下之方伯郡長大令所拮据自效於國家者幾當台臺之半而其間色數之不足稽緩之

無期又百不逮焉諸邊委官坐待已久忽聞淮課至如將雨降適逕庭者至謂弟曰當今再有一滄孺先生天下豈貧哉弟竊將有淚點金無術仰借明賜以寬諸邊之切責受惠侈矣

答吳師海

徵獨弟有成言也諸邊緩急原不經心亦何以司庫為矣貴鎮分餉與諸邊孰多此時翁兄當必知之不俟弟言至領劄者邊以供一鎮一鎮未必皆許是先受其禍前小揭中言之已詳惜乎當事者之未肯省察也今若有人權天下之財以處偏晉各邊之勢以治兵不以冗兵耗餉不以冗費殃民使腹裏不斃於招兵邊方不困於待哺然後吾國可因而治安有望耳仁兄謂何

、答南二太

三月之內再承翰教下屬衣鉢上懷民社觀寄如觀火憂時如憂溺今之卿士奇牧同此心也國事其有濟乎乃皇上疑臣下與羣臣下輕臣下之心百舌不解慎重臺省之予從來特矣此皆冢宰之命進至四

月合朝伏闕而請者凡六次始下其他守候之苦不必言歲貢一途金壺表餞有備工者有需子者竊嘆斯文之阨與國家養士之禮至此極矣某雖未拜新命祇守舊官庫役告竣叨濫在即有荷寵綸以報所生即幸莫大矣

答張金銘

誠不意遂有此調此中風波易起翻不若戶曹得自由也候命七月竟自今上命之不暇自喜獨喜數年積壅之考選一日疏通如喉間有物一咳吐出也修

政額種快心唐虞三代便在目前獨惜事不能以請帑免加派使百姓少甦耳小拐不足道乃鄒公疏誠大關係誰則聽之抑其人輕乎一字九鼎端望台丈遥伯敬有書來并致盛誼大作常夺面前如對顏色小詩請政遥想命駕在邇西望雙旌頸長於鶴矣

答楊寀雲年丈

記在都中時時過從年見乞書竹至今懸之齋頭覺風來成韻雲過生姿恍然昕年兄顏色而聆磬欬也遥承翰教甚慰相思但竟紙不作一真切語豈年兄已忘弟耶拜貺雖感讀啓則惑弟以台庇調部日惟昏愚是懼年兄不果忘弟尚冀有以教之匆令傳心一札不及縝上數竿竹也

與呂渭陽少司農

于今國事之難不獨邊計民生之困不獨關中即諷募一節無處不擾無處不急亦無處不謀無處不進其大者顯者見之章奏而小者旋起旋息雖目前未至決裂然權不在上民不可使尊君親上之誼不能望於今之世矣兼之廟堂之上處置未得其宜爭門

戶報恩怨不肯一念從國家起見天下事尚忍言哉近日論議稍止頗循未見快人耳動其抱杞人之憂久矣緣平日傾服台臺因使一吐中懷意謂登之報畧抒挽回之計是大臣忠愛至情必不能已者也倘亦不厭鄙人之煩瀆而斥之乎

答王肖乾中丞

此中恃廣寧一片地不啻銅城鐵壁也台臺此身豈非宗廟社稷一人萬姓所共倚之身哉則凡台臺所須是即宗社君民之所共須竭力奉之惟恐不及况敢有愛焉無奈日來之緩與錯將共成一惧也有議論無成功無成功愈有議論相激相持是今日極大病痛心嚴由京時人有懼心雖無善策都無傲志近日似乎其忘之又似乎其不欲成之微員拈偷丁無成說方在若可行若不可行之間高懸闕吾師乎今已讓定從經畧由關剏監軍張同知亦極言於當時弟此事非敝衙門所得專容圖報命寸心如焚語多犯忌惟台臺秘之又劉渠之代大將想台臺定有精鑑而此中人多疑其未能辦敵何也便羽奉聞乞并

減祭

答徐騰愚吏部

嘗論品以不圓融爲正論才以不苟且爲真兆不佞某所以推轂老長官之意也流風波靡庶幾挽之頹若其泛泛悠悠又何足問恭承存注感切心脾向所文遊唐稍勲胡文選周藴二考功頗有同心老長官試垂察焉當效其益屑棠翁素有去志又被人言萬萬不可復留則國家又去一柱石可爲於邑人物日新舊本無用所以不敢奉瀆清覽長安書亂不當作

武有德音固所願聞也

與周敬松冢宰

自辭台臺而南途中冒雪遂爲寒氣所侵知台臺道出臨洺相隔百里而近不能匍伏道傍一瞻摘光可勝悵結某雖身在里開每念時事多艱獨以台臺在朝可恃無恐奈何讒邪之口結黨生厲政府有權阿其柔倖扶同依比方以奉行中旨用人仰承中旨處人先以附和中涓巧行逐賢之術又以附和中涓竊作諸賢之案是非顛倒名實背謬莫此爲甚台臺行

勇易退之風足愧貪頑痼如國家何如蒼生何哉雀給諫之例推也何至台臺以此去位而司屬竟默默也一例推去一家卿明日端揆堂上能陪臺省例推平事後之言極知無益感憤不平本難清覽平日辱知特甚不能爲國士之報世道如斯自甘長伏草莽不敢再聞天下事矣寒風積雪保愛爲上

答趙儕鶴冢宰

雖有聲者何傷於山斗冢有聲者何損於宮商人固不能廢台臺台臺亦未嘗廢也惟是新主嗣精時方

多事天欲平治台臺不得長有東山耳至真定聞崇西韓欲迂道奉謁而雪雨在途爽嵗轉甚悵然久之大君子出處有時其何人斯敢在推轂有難言台臺入都不遠更深惟怍朝廷有人庸劣如某幸可安枕於長林豐草間矣

與張蓬玄撫臺

伏讀大疏安國庇民之烈直訴日而奏稱邑人士相向而賀太平某不揣偶議廣蜀武生并蒙虛聪何爲堯之不遺也書生不諳大事見近日人情易動難戢

居恒三五同行提起東事便有喜談樂道之意殆若無人竊惟救時急務要在安民而招兵一事倍宜慎毖在招之人與所招之人一不得當從中生事枝節更多總之人不親上則緩急俱無所倚將不知兵則寬嚴皆有所誤時誠難事誠重也幸吾師以舊日之恩威係衆人心志此亦千載一時而培養整頓之大機會已

與左滄嶼侍御

三輔何幸兩見行驄文起八代射莊參進老公祖之有造於燕趙士大夫矣哉某素辱特知久違道範每思一瞻教不可得乃法駕經過敝邑以憲體嚴肅不敢請見敝府試事既竣小兒輩幸作公門桃李其方期晉謁而雙旌北發瞻望後塵徒有慨嘆今以遷安教諭劉九成之任役有所請劉諭會試旋里宜限十月到任其家實有不得已至情又善病不能久居於外乞准借名一差以便來歸于某爲屋烏之愛于劉諭爲籠鶴之翔矣

與張誠宇冢宰

邇年固事紛而能定正人恃以無恐台臺力也叙野身遐不念形廷王憂耶草莽小臣以此不忘企慕謹薰沐馳候若夫受知特深荷德無涯感銘心肺非言語所能陳謝攉勞裁諭抑又不敢瑣瀆矣

與唐毅知公祖

每經入覲之年署印官靦爲奇貨而百姓苦上司應之禁接詞狀地方豪强乘此生事弱者無所控訴而百姓亦若今禾黍不登窮民易亂若無父母而神明者在位則憂更不止此矣九邑皆然敝縣爲甚乞老公祖留神選擇造此百里之命柔從童叟後借大庇爲實厚幸矣若敝縣吳丞豈弟君子可寄民社但敝縣之士也籍非縣佐學博所能彈壓故願老公祖別注之而本官得荷培植則老公祖憐才盛心出之燼餘被之絃漆焦尾之名傳而中郎之鑒益奇矣

答康念東

遐陽之役任者實難言者太易又好摘其瑕以湊文字故嘵嘵不已今亦小欲郎中不復想仰以不罷爲結局耳今聯名落孫山金臺槃而失良驥何以九方

臭爲哉弟旋里有期握手在邇有懷不既容俟面悉

答周冲白光祿

伏讀吾師之詩曰世事總如飛絮轉奴存歸計臥煙霞則天下之故出處之道盡是矣人疏具在片語千秋公心直道自在一時行藏之外況古今無不變之局日月無常蝕之理東山洛社雖欲久淹吾師何可得哉某也迂拙違時已埋外序又遇時人以怨報直于是文部之司不復容某之跡矣然濫黍任大責重遷客爲之上下俱半疑半笑展布更難措手而曹濮

之間盜寇縱橫逆教蜂起既安戢之未能又妨賢者路乎計歲杪春初當歛身退耳

與李河臺

草寇就擒實惟台庇餘黨未盡反側未安夜望任城咫尺不能一覲台光戴月西還可勝懸結曹州營守備楊御蕃少年初任席未暇煖聞賊疾馳五百三十里轉鬭三十里斬賊二十活捉十五又以三騎追賊十五騎生獲賊首黃步雲別張加保前守其頓赴鬭勇決臨事鑿暇有大將風可爲兗西得人慶矣至碭山窩主貽患匪細單縣亦稱碭山縣賊過河搶馬燒燬民房大肆公行人莫敢問乞台臺令彼處設法撲滅以絕盜根民生幸甚

與李河臺

劉公之意蓋欲以募車爲名潛言河中阻礙遲悞欽限以自脫其溺職之罪耳昨晚到天井閘從人向董南司頗出厲言又趙中河亦被其侮言之短氣某揣其故或至上疏御過於諸司則諸司不便而台臺之體似亦小妨不若台臺先具一疏直陳大挑小挑之

法往來就閘之故及兩兵部各道奉行雖急而勢不得不少需挑濬之工若今日妨工恐他日王船至此反多滯礙一併道破以三王之國爲題而寓漕運重務不可以一時一事之便妨其常法又隱隱爲銀船寬限之地劉公或可已也即使具題而諸司可無恐也

與白華池銓部

依傍者受門戶之累獨立者得偏枯之名其在于今何適而可合臺能德風羽在朝而天下治在野而臭

石光亦何適不可惟是高賢補予經濟何人不得不
爲世界短氣耳甚浮沉曹濮間遂已頋跋不進不退
悞己悞人殊不若投閒息影可以靜觀適志也

與趙少司馬

東昌府搜船夫役各縣自送一程其地方失悞各官
分任之兖州府則取齊嶧之夫通集界上自入境接
縴直送出境而回若有失悞各官合任之原派各縣
以佐貳分管然道路既長佐貳不足故有以義官省
祭充數者彼見官窰口夜間鎖拷之事殊懷恐懼之

心一聞船上聲色不佳卽行逃避抑或有私折而放
之者又有隨路漸加船隻頗溢舊額者欽夫緣故不
一其說卽按臺駐節曹縣甚當在見尚留此未敢遽
去府縣各官豈敢漫不經心愛此跋涉之勞而稽王
事且各官戒備於一月之前而輕忽於目時之內自
非極鈍甚愚計不出此乞台臺俯念各官拮据心苦
時勢難周特賜矜宥免其參處至某職任總攝咎有
失悞罪先有司而一時諸道并缺若無及賤之鞭分
身之術亦何敢委過有司而置己事外也下情實難

統惟崇鑒

與山東撫臺

王船經過失夫之故前已畧飭上聞熊知縣得罪之
故卽在官窰口隨王內使下船躬擁搜索居入驚散
該縣稟趙司馬鎖責數人而內使之恨遂不可解行
至臧家廟以後船未至衙上官令趙司馬參究司馬
請寬不得而云上疏疏中不知云何其歸罪該縣則
不問可知至於兖州夫役原集二十七州縣之人通
在官窰口上縴直送出境而止中間更無替換衝通

判陽谷壽張則點夫編號之官耳船行已至臧家廟
去官窰口九十里而遥其地則東平也其彼船部夫
之官則泗水寧陽等縣也而仍歸咎於陽谷可乎據
趙司馬原劄止船十四隻耳及撥夫添搜俄增至十
九隻矣其五隻則沿途私增之數也他不具論王分
司奉吳司空封帖載磚之船二百隻王過而化爲王
船者五十餘隻皆係添夫搜送之數誰敢復問乎其
打搶私折他亦不論黎稀將送王沿河押兵見其中
队一人腦後斧傷血流滿地則目擊船夫役被船上

人役田砍伺閘之役人心倅如此恭横村夫逃役亦
必有之而皆坐罪陽谷耶乞台臺指黎失夫之委官
薄責黜夫編號之府縣陽谷猶可免於褫黜是亦非
造之鴻恩矣其船頭橫虐貪殘之狀或不妨顯然入
告惟台臺照臨地方之若重憐幸甚

與李河臺

生祠之役未可已乎十六上梁尚在网制之中也不
知可再進否各道遞當到否內裏消息一緊非閒部
新上登極倒有恩詔赦詔耶報中未之見也并請台

示

答郭墨千大司農

陳看公之言曰人才摧折於門戶能用衆者賢相也
兵餉耗損於單典能用寡者良將也今埋田而餉不
足者為疾生衆不知何如用舒食寡則大有關焉自
非聖主躬行節儉破近來濫予之例節省一切先朝
兵將還復祖制未有能濟者也東邊全盛之日額餉
纔五十萬今地則全失餉反十倍撫夜無聽供億不
滅卽不改折不拖欠保能百年常繼乎且於呼而不

應借而不還內外各有其害上下各有所難目前籍
沒諸家得金七百餘萬若得滿充邊餉暫娃一二年
之供億徐為計筭求一出入相準之數惟持而力行
之或於國家有永圖乎目昧妄言伏惟諒宥

與撫臺

伏讀兩垣諫草糾駁魏監客氏義正詞嚴足褫奸雄
之膽魏監竊弄大柄所動與己者不知幾何人而竟
不能沮抑台臺未必不以兩疏直陳動節奪其貪心
忠告動其畏志也往生妄吠棠經處分亦可度外置

之矣

又

所獲五盜并係渠魁內李賢為渦濮一帶之總目其
面訊之站立不跪曰我閑應家何跪為出語人曰我
已稱王豈復跪人崔七科殺華從部腹剜心被獲尚
高歌自稱大言稱快與天生逆孽非常兇橫論擒獲
之功董瑛為多但本官為貴介公子舉動輕躁其捕
李承訓亦幾陷虎口欲乞假將息惟台臺慰勞而戒
諭之或留州用另遣老成持重將官鎮守此地更為

妥便

與成恷予老師

當局諸君子𥚃見不破持之㝠堅不到潰裂不可收拾決不放手天下果有一指障天之事元祐黨人盡老山林矣其殊不暇自計獨嘆慨諸臣負君負心嘗如有失耳吾師再奉明旨又有聖諭凡章奏下部十日內題覆且夕必有特召開誠布公扶陽抑陰庶見清寧世界乎其度三月可還不還則去定過師門一吐胸中鬱結今不能悉也

與㞿老師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毎有不足之意召對既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日這就是召對了㾴眞可謂有君無臣竊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玄老師縱談他日致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覷而笑也持局者視不勝猶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怪乎傾心吐膽於複魏失身辱國而不知耻哉旭日旣且雖有陰翳不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總

疑啓沃所關不小片詞得解犂鋒不振自落矣

與張蓬玄老師

時哉時哉桑田滄海孰知其似果從即報遲度以今視春夏之間變動屢矣宦魏使遠以後諸君子廓清反正不遺餘力然似乎事柄未一元氣未充忠信智仁未盡感格於上而服懾羣小之心大戒愼恐懼原是君子之中庸如之何授人以隙而盛氣相爭乎天遣吾師數輩以輔佐新天子宜為天下所共仰聖明所篤眷乃王與名世會合之間微有可疑頗吾師深

念之大臣出處皆關世運今正苦正人尚未登廟烏可又開高蹈之轍難進易退一語最易使陰長陽消國家受空虛之患且有君如此未可去也苛某者一長莫劾舊過新愆叢集難解日嘗自念雖有長林豐草可容疎拙之身俟太倉查勘事畢便可抽簪去耳

與劉幼孫侍御

項以坊字奉懇大筆荅君恩不敢襲先世借此爲榮也展玩法書古色照人紙額生動眞可前無往昔後無來兹矣且荷誨諭惓惓㒒姓名必須顯著公體久

蓄此意未敢啓口一象既許吾躍欲狂謹當復上請
其欵識亦惟裁定
外敝齋有荷池半畝池之西作舫式欲題曰明月藏
池北一庭有窗無堂欲題曰聽芳室字可徑尺若賜
并乞書賜小詩鐫扇頭與拙荊同笑此中有閨秀而
臨池者點畫蒼勁頗無脂粉氣亦一奇也佐小物上
記室伏惟照內

與呂豫石吏部

憶同舍周旋相視莫逆如昨日也乾坤忽閉君子高

翔斗山深處遂作衡門泌水弟飽風塵涼倒匣影避
禍之餘神遊壺天之堂者屢矣居宄一年尋問台臺
經行往跡輒與嘆慨諸王孫尚有言之流涕者則台
臺之感人可知矣聖人既作有道則見名世事業豈
復讓人弟碌碌牛馬救過不暇坐見飾鉞萬無此幸
非推轂者鮮拔山之力貫殺役者無渡海之具也伏
讀大疏鑿鑿纚纚救時不盡已見一斑若使立陛堂
卿盡斬藤葛爲國家進用質心任事之人太平可翹
足待矣李他不飼翰變妙意氣才致並佳乃竟不安

其位爲之扼腕然當何以處之耶作詩刻成幸示教
攜歸泉石以當晤對

與濟南守

歷城諸生劉祥光爲小兒窗友祥光之兄孝廉化光
京補其弟婦守節而死逼之者劣弁劉定邦也雖無
兇形值仁由誰而死定邦當亦無辭況有假書確証
乎年兄審詳真是鐵案雖有巡道駁批因知初招難
易事關風化情追生死如劣弁之戍罰可矜烈婦之
投環顧不可哀乎伏與留神

與畢嵩高侍御

方今天子聖明求言若渴愛民如子而言未必聽反
或疑之民不見德反若怨之則歸過有司有司不能
爲國安民何詞可解而考成之法密於秋荼丹日微
收日日追比亦不敢詞盡無私取而名則未嘗不公
也朝廷貿與之名乃欲使民怨有司而德一人恐億
兆有心不可欺矣前餉軍鼓噪目擊諸邊服莫俱附
誰復敢言薄斂而要着先在滿兵滿兵之法要在免
其從前罪過自今真真做起鬪總河李老先生之在

西邊也與諸道將約前之日破一切勿問後之摘剔
守宁着實及離任之日節省十五萬金在庫又買馬
若干火藥若干兵甲若干被誼將兵將擁留不得行
者彌月此亦清查之梢梃矣若使既禁將來復追既
往人方胜端掩罪之不暇誰肯洗心滌慮與我更始
哉今以工部清獘一疏而下巡視監督於獄且累及
往日在事諸臣諸邊聞之恐更無清楚之機矣邊不
清則餉不得減餉不得減則賦不得輕刑不得省雖
日責有司以愛民日提有司而重究於理亂之數何

益更可慮者今天下小加大賤妨貴少陵長兵驕丞
譁民告長司官之體貌權令不足以御下下之視上
也日輕藐忽不已傾陷無難雖有堯舜之君將誰與
治天下者夫宰執部堂臺諫皆重臣也一旦之誤一
事之失朝肺腑而夕囹圄卽與隸卜役皆將蔑本官
爲不自保之人而本官之自處與所以任事報國何
道而可乎而又民窮盜起屈指四方無事之地纔三
分之一此三分之一亦離心藏怒懸機待發非樂善
戴上久安長治之數也弟久抱杞憂不敢自明又長
譎出位不敢達於貴人之前幸台臺忠心亮節大猷
遠識今當焚補必有人告之疏弟又蒙特達之知輒
敢妄吐胸臆伏候採擇

與李懋明總憲

從古中消之術先去異己摧折人才變化成法正人
去僉壬來天下之患乃至不可收拾台臺去位所謂
君子哉則可卷而懷之耳卽敝房師似亦不能久居
政府藎政府自有久居之人也迂儒排史入山且恐
不深況台臺道關氣運身係安危者乎惟有愛盛危

明之忘不能恝然亦末如之何矣

答來咏白太守

東事敗壞關內洶洶遼瀋破後一月矣何曾調得一
將一兵出關朝廷無法大臣無計小臣無權議多則
阻撓亦多人多則推諉亦多不守外而守內已不可
其實并無守內之法不憤發而恐懼已可笑其實亦
無恐懼之心所恃近城多賢如老公祖忠與才合文
兼武用收集敢勇之士奬以人義京城以南可坐而
鎮耳

與方孩未直指

經臺撫臺未見其蹤言事者似開其隙隙則非社稷之福矣關係重不敢不言平仁兄左右調護之操舵者曰左操篙者曰右左右各從其半而舟危仁兄覥其當左當右而左右之斯舟可濟也夫仁兄身在舟中又視左右甚真豈得不肯弟言哉然不敢不言耳

答范質公銓部

弟請假奉旨擇十有八日出春明亦且作山中人尋訪仙家快活矣遠承垂念又荷指引從此度却金針免向鄒鄭枕中摹索真假豈非大慈普救耶弟原擬李工部其紀相代今丁艱有欲講嗟搶而得之者弟未敢許以此尚未有屬不得已當嘿然撤去一任梅花自主張耳老長官以爲何如鹿乾嶽兒得解爲之一快小畫一幅刻竹詩一章書扇頭請政亦畧見弟久於此之意事變日新瓓璫未靜老長官與弟便作神仙恐終是愁科淚眼之日多也

答耿孟諸銓部

老長官尚未聞四川之變乎撫鎮諸人一時遇害使人髮豎肝裂莫如措手方今東西支撐不定那得更有氣力向西南半壁耶聞已取夔州燒棧道攻成都巴蜀之地已非國家有矣雲貴之路將從此斷吳楚之交便是邊幅而廟堂上尚未有戡定之計不令人食不下咽乎讀手教如承面談良契相思趙乾老久已說項未嘗當事採內弟亦歸矣廹問啓事遠想闕門雙目不極悠悠此心惟老長官繫在

與姚現聞太史

從來朋友之交曰同心曰同道兩者同則公私俱不可解矣弟於仁兄顛附斯義所慊者形迹稍疎耳世道人才望仁兄從中黙挽之此關在儆衙門更得力

故望留神在以不曾吃得仁兄一席酒聊恨到今此亦形迹稍疎之故也老伯母詩不敢草草從事容歲杪寄上仁兄似亦少弟一首詩亦以爾時來討

與左滄嶼直指

幾欲不作書報老公祖不能已已搦筆又無可寫但憶古人豢養時嘶之義非無作用而棠之以騁聖賢苦心英雄妙手不當在錚錚相向也病困與常不及

其他若作孩未書爲致意

與鄒南臬總憲

不謂時勢至於斯也非元老在位正氣伏邪世變遂不可知矣難進易退非所施於此時尙祿可輕道德可藏國家不可棄所以須細商耳長安日遠山林夢寐區區之念實非有私惟垂鑒幸甚

與張蓬玄中丞

國亂民貧易動難安救時之着先須料理百姓而所以使知朝廷之法感父母之恩者責在有司雖有弗

循討必聞老師之風瞿然一變目前處置失宜舉動驚惶者莫如安插遼人與選練鄉兵人人知其有害無益迫於上司之行委曲應命某謂鄉兵皆無賴之徒無事猶可羈縻急則棄臂去之耳借爲廣置武生之議遼人申詞則敝縣趙父母爲之并塵清覽如或有當可入條陳疏中乎百姓望老師眞如饑渴幸蚤涖任以安衆心

答徐聽愚

數有書上干得無厭乎中棖眞心實事當今絶少固宜老長官有特達之知閃擯支吾是彼公本色可發一笑耳新經畧吾鄉人可能了得關事否弟意當此時無踰熊經畧者只不敢說向人前太宰當深知之亦不肯犯時人之忌爲國家力持此事此天下所以不可爲也新選君何如

與感莪子老師

知吾師道履清勝眷屬康和甚慰弟尼山咫尺末由瞻覲私懷耿耿非書問可解耳國事破敗遂至於此使人氣短背裂憂憤不能寢食廟堂之上方阿私庇

黨不肯爲朝廷申一法幹一事萬一榆關非丸泥可塞將於何處安祖宗之靈置天子之足也聞本兵陛辭之日皇上詔曰爲朕用心淚隨語下本兵行六日方至薊州敝縣霍入自見之曰守關非吾事視師不過意思而已新經畧未推之前曰山海關一廝入能守之既推之後曰誰非臣子我當拚命又聞皇上在太廟大哭不能起内臣洶洶有南遷之議諸臣面面相覷都無一言看來此事必然只爭早晚耳吾鄉遂成戰塲何術可以自處以今之法令人心恐不能如

唐宋之保全乘輿也目前諸人固未見李郭宗韓其人亦未見莽操懿卓其人有之當在草澤中去此一步流離患難俱不可知守又大非易事豈義旗面圖匡攘非其人不任要以此求得有名死即是上策每閱邸報則一二日不懌徐生謂郎亦嫌人意想吾師早已知之附聞

與徐聽恩

封疆多事腹裏變生若無剪滅之期益啓奸雄之志故此處着不得慈悲心腸也法究民玩從亂若戲更

待以不死其誰有忌憚耶幸老長官便中言於當事鄆滕之寇急須以重兵壓之可保徐淮臨德是爲上計省事處不肯省急只待救徐淮臨德而後不得不用兵也嗟何益矣嚴乃克濟敏則有功東邊已事可鑒也

與徐明衡

今日天下多事守令即是將帥佐貳即是偏裨故論官於昔當以守勝論官於今當以才勝非謂潔操不足取潔而無濟時之力量其異遜於寇在與養癰於

潰決者無益於時均也如赴之庭父母自當其肝腸青萍其作用民用怙恃一方保障賴之矣他試迫民於困苦試縱寇於廢弛即在睹封猶然患之爲時若此豈堪敗壞哉年兄事權到手留神清汰一城得人即一城安枕有造於國家莫此爲甚

與戚老師

尚不知老師行即在九日也想此時束裝匆匆辭冗厭客已非登謁受教之日矣某竊安泉石嚮用無期即不爲明時所棄而在內在外俱不可知是以深恐

不得一侍顏色爲慨積有私衷輒附陳上闕門任重詰戎事難邇東舊撫如袁如李豈非腹裏妙才乎即近日閩撫又非樞相所謂可用者乎而俱不得其用則曲謹綜覈與夫大言無當者皆前車之當鑒矣熊恩老閣是邊材未睹其人李修老之用原以救急乃不在北而在南不在兵而在戶又何也含覩從永平來言該道張春才守雙絕又諳兵事惜是鄉科耳高龐之議游肩生疏十得八九潘朔谷亦云便可差肩生往諭之不知衆議肯同否張撫臺刻意振刷實心

安撫六鄖敕之即京陵以爲旂翰若使當關於關木
必有當徒失我一好巡撫耳乞老師言留鎮武出
公揭如山東事何如若撫臺妙選大理則張華東楊
若水張惠松武楊新太常則曹桃素南太僕胡懷南
皆其所確知也其有聞而未見者不敢縣及率爾冗
奏不敢頻瀆裁答竊有所陳覔便再上

答練任鴻侍御

侯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禍弟久
已甘之顧慮傾人者中以穢垢所關於爵祿輕所關
於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瓦全之
理乃今年兄行矣侯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
而爲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日調和日虛公
天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
不長可以爲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
膽君子何樂乎分有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
里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實鬬之初見
大作驚喜過望顧如弟之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
不呈醜者於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於是矣

答盧德水戶部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洪愈乃弟尤願年兄以
讀書却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即
在讀書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
年好處真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

與魏廓園給諫

久缺修候迂疎之罪其何能解然恃年兄能諒弟耳
每讀大疏舉手加額謂世道人心有所恃賴弟即伏
在林莽得安枕臥也茲以敝府應謚諸公乞年兄主
持凡在公揭之內俱是賢者而就中若張心老之孝
如閔子郎擒王杲功猶人臣之常矣陳蓋老之清如
叔敖郎不附權相猶君子之所輕矣張之孫爲念堂
受知於年兄不淺陳之子孫微矣身爲司農而子孫
欲入都投揭至阻於路費則當日之居官可知也又
聞山東缺吏部司官敝縣父母趙芝庭清敏敦大有
大臣風敢以聞於年兄總與留神

與練任鴻侍御

方變天下多事而生事不已使人變外號變寧有已

耶父不奉教耶侯木菴過敝齋縱談時務欸欸與年
兄語爲時藥石木菴熱腸明眼談言中應爲世道
所賴然鳳凰池亦鬧曹耳至扶匡救危言九鼎不得
不推年兄弟偃臥長林爲時已久虛耗歲月鬚鬢皆
改何益於今敢聞朝政但國家太平耕鑿皆樂土也
憂天雖過亦可以諒杞人矣詩在扇頭近況如此北
風有便瞻望德音

與王中虛金吾

耶以津門督餉少司農有行文派吾郡買米不知別

縣多少敝縣該買五千餘石每石價銀七錢今時價
每斗錢一百五十文值銀一錢七分計五千石該賠
銀五千兩不止無論銀無所出當此民窮倉匱之時
邪教惑人之日恐乘此訛言一起亂且不測弟已作
書達王勿蕃年伯求免此役乞親家力言於吾鄉諸
老公書求免以安此一方百姓吾輩身家方得保全
關係不小萬勿以弟言爲迂也惟親家圖之

與賈孔瀾

父未奉候實無頃刻不奉懷也年兄功在兩陲名傳

北關天下想望丰采此足以事親矣不在雞肋文狀
也今有幾孫繞膝讀禮之暇聊復作何消遣弟懶廢
異常暑中常是科頭跣足數日不着上衣苦無快友
說笑孫子六歲教念三字經千字文小詩一二首每
發一笑則泉石間暢快事也四月內偶到西山漫成
一絕呈上博笑買山十畝開池種竹欲於八月往居
九月而還閑中臨摹古帖性不耐煩手又拙不得便
佳略存其意而已亦呈一紙奉覽乞示近況慰弟相
思

與張恆山

聞足下坐堂理事喜而躍起殷幾無疾病矣乃椎案
文書譬如一部廿一史從何處說起爲足下攢眉者
數刻夫行雲流水青天白日此八字者有司箴也詎
惟有司雖宰天下可也弟所慮則足下借多耳借多
則不易化行雲流水四字願足下時時在目也嚴明
是爲政第一佳評磁州又刁又玩法宜從重是矣然
哀矜勿喜是千古慈悲大士超生度世經願足下時
時在心也官常政略云有贓人員不可輕加責罰錢

糧不可輕易那移親戚僕從不可常出入公署飲食衣物不可過享用精美享用是足下窮居不損焉者也今得無更甚乎至出入公署之人微覺太繁此二事願足下在念弟意而言之以當敘潤

答劉虞亭刺史

讀手教悵然久之既而思天災流行此方之民罹禍固慘乃受人牛羊立視其死亦獨何心即本州無官司府豈皆叅罰撫按豈皆偷合不爲國家耕此一塊土收拾數萬人尚欲於荒微不毛之地言屯種耶今雖部題及於親家出樹尋根自然有應罰之人但地方責事經理較難此亦天以親家惠此一方也盤根錯節乃可以別利器若是實實出力實實盡心如古人勸農桑教樹畜比及三年可使足民不亦千古盛德大業繼甘棠而比峴碑哉他日循良傳中列一名姓勝於尋常祿祿之台尚多矣弟非敢爲迂談明教處無可奈何之地尋出頭道路其實不得不然否則我輩讀書一場名實兩虧枉然可惜也勉旃自樹萬勿退委

與薛千仞

捧誦佳刻恍然面晤此業真足千秋矣仁兄更何憾於捕才未遇耶試看泛常紗帽一事無成身後所傳將在何物

與成莪予老師

某於前月廿日到藩司任廿五日到曹州任矣此中與吾鄉遂覺相懸之甚民悍而習剛大盜縱橫刼傷捕役者十常五六捕役之害較吾鄉亦甚初謂是殘之後利與休息乃今料之以猛猶恐不振尤難處者東明開州之間接壤爲盜互相庇隱官則十八營盜之淵藪捕役入則必無出理官亦姑任之如此不變欲無亂得乎而創之未有法也吾師向以養兵爲訓豈先有見於此歟而曹固未嘗無兵矣騎者四百有奇步者一千一百有奇道將之差撥守門聽用皆取給焉將則遊擊將軍也薪水舖陳紙張交際無之非是兵於是不堪其兵則以縉紳之家爲窩轉而孝家之家諸生之家縉紳僕役之家猾吏衙蠹之家皆窩矣窩兵多營兵少幾且無兵兵之餉比於民壯則

餉不足也官欲按窩而出兵窩兵者啖兵而索餉即此開隙或予以激變之名或坐以生事之罪皆窩兵之家能爲之故詰戎之難於弭盜兩者皆兵巡職掌舍此何以處於兗西之界哉乞吾師明教然後從事

與侯木菴年兄

千年兄久不通問矣交道中有一種眞相知不可一日不通問者乃可以久不通問其在於今長林豐草視垂紳正笏正自天壤懸乎子被放弟已作書與言此意明眼人近睹昭然不俟弟言之畢也年兄肯弟

房刻硃卷讀之甚快每與兒輩談文取以爲鵠朗誦一篇下酒一杯嘆服侯仲兩雁中懸有秦鏡開人數年文心也弟強顏東去畏罪如挌挾至歲杪乞歸望投閒者不啻黃麻恩詔宦情可知矣新詩錄呈請政幸以近作示我一芹將徵此貧道之禮非弟禮也笑笑

與侯六眞年兄

年兄曾謂唐右文公祖曰劉半舫不處何以爲劉半舫是我兄弟命裏原帶一種不合時宜不可人意之支子烏可逃也范質公曰于今做京官不如做外官做外官不如不做官讀書不如不讀書省事不如不省事弟猶輸年兄一着若做外官也兩年兄家居已勝又承膝下之歡人生樂事誰復踰此但諸年在讀書作文猶輸後不讀書者一着耳把年兄爽常負待鄙邦黎政後爲五嶽之遊武當過齊頭手談勿令弟笑吳下阿蒙也

與盧德水

近來出差之限頗嚴年兄不當北上耶宋布衣詩固

稱當行得年兄而名益著者弟意中更有三人曰謝茂秦盧次楩白稱甫欲合刻之爲河北四布衣總借年兄爲重擇之序之此亦詞人千載一時也吳子遠在皖齋兄大刻詞詩及文皆當千古弟則尚欲年兄於有韻之言更加磨礪蓋此道非可易造即使李杜假年必有竿頭之步在邇來作者不乏堪垂世者實少前人何嘗不自矜喜後之君子取而議之不少恕也故願與年兄共勉焉

答丁光三公祖

有盜不報及查則委之鄰境見盜不捕及此則鴐言賄省始猶捕役恐官漸至盜抗捕役教猱升木今將莫可誰何矣細訪其中盜賊窩主衙役通同固結牢不可破堂上方差一人發一票已不脛而行百里內外半日可到官之左右反爲賊之奸細此局不破其何盜之能弭不得已請發兵我輩即與之發兵兵出而騷擾我輩與有責焉盜賊暫避戌久而還地方之患知故也且將以兵撤爲詞兵備道不幾爲州縣避譽乎弟實困頓此中不知所處幸老公祖惠臨天雄

洲縣有委卸者弟乃敢移札一相聞問非眞謂爲弟之公祖父母者匿盜亦以查訪虛實要使儆属不得借口推委便於責成耳惟老公祖鑒原此意弟竊有聞輙不時上報而老公祖行查又幸爲弟開避罪之門不然弟且求恕宥於父母公祖之不暇又敢言地方事乎

與岳霞標

老何害獨怕志氣灰沮意興痲索耳足下能奮然獨在三鼓不竭乎老何害恭來得暇能一領甯華東遊

嶧岱拜聖人之墓觀洙泗之淵弟且摘遊以行

與耿樸公年兄

記我兩人相遇高唐之夕正是周蓼洲經過欲通一問而不敢感慟嘆息莫知所措乍聞年兄破逮沉痛傷心落淚不止妻孥對泣者數日已而知年兄五行有救稍解愁郁然不謂出脫如此之快也及讀大疏又哭一場賦詩云舉世無朋友何人係髮膺追思之慟甚於當時天牖帝心特加簡任垂之萬世史冊有光不必論役來多大官職多大事業矣虎若日中舉

固其才宜爾亦天之報施善人佑申之道也公子章光初時作晉人馮婦文有虎若曰一段傳誦歎其奇絕故以爲戲

與侯六眞年兄

當此日月重朗天地清明之時猶有衆氣未消陰邪未去豈不悶哉此非霹靂手一大旅之人間曉夢不醒正需年兄出收掃蕩之功耳弟雖外吏望此不啻饑渴何日命駕應召道出壽張把臂十日縱談天下事一瀉胸中鬱結也

與侯木菴年兄

年兄家居久矣溫凊之餘兄弟師友子姪皆謝庭寶
樹其樂只且逆璫正法陽生道長年兄又當應召而
出經筵啓沃成堯舜君民之業矣向所欣慕於詞林
諸公者文起孟長二三君子耳邇讀倪鴻寶諸疏議
論文章可配聖主中興之運天子有一德之臣年兄
有協恭之友豈非千載一時哉入朝由曹縣而北郎
東大路弟候年兄於壽張連飲數日以消數年別緒
亦大快也

與劉泰望給諫

陰晦之後離照當空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也羣小
屏退君子茹連陽生道長千載一時哉年臺疏出乃
並九尾之妖三窟之藏不後匿影棠頭於光天化日
之下功在社稷忠簡帝心國家得貞良之報師門依
直諫之光名與中興並盛矣弟被斥而出三年於此
雖亦硜硜守己大抵碌碌因人無一善狀可對知己
遭逢講學之世界經由買貪之時局求陞乞爲口未
開而汗流臉職延寒足未前而心忭拙吏風情不一
而足倜向司世道者道其大凡而已弟不才無足比

數小詩書扇請政近況可知

與瞿稼軒給諫

捧讀大疏去惡惟恐不盡進賢若將弗及忠臣極思
天下瞻仰弟擯斥之餘幸有年兄爲吾道主盟衆首
加額以賀社稷然反覆思之去惡去其甚者而已不
必窮搜窮歎將攖近日衰高諸入機之已露者也莫
如取衆望所歸斯道足恃者布滿朝廷匪類之徒將
不斥自遠已破之奸已墮之巢不必再加白簡留有
餘之地以待歸誠存不盡之力以防竊發衆人但見

世界之寬平小人亦安法綱之疎濶而吾道常處必
伸之勢聖主亦鑒和衷之誼故善職者勝於不職者
也昔王雅量之恭弟曰所附揚左禍且不測故求外
轉以避之王伉入而下石者不一而足天幸不爲諸
君子之睹操心危慮患深矣惟年兄垂照焉

與李布宸銓部

枚卜盛典忽出怪事至傷國體今想一奠停閣入閣
九人中御又其六所有惟敝房師及薛天谷何芝嶽
益得纘衆此三公者當得帝簡于典制條哲物多怨

忌耿孟老已罰俸矣必無常少出門之理故非神退天而望蓋世使鬼驅仙者流未易周旋當今之人情也皇上疑根太重臣下又重之以疑內臣機關極巧外庭又累重其機欲皇上不信內而信外烏可得哉說者曰忠賢再世縉紳之禍不減楊左未必是狂夫妄談也

答耿孟諸吏部

弟嘗嘆天下君子少小人多君子疏小人密君子拙小人巧君子易退難進小人必進不退君子爲其所

當爲而不能保其必得小人爲其所欲爲而百計求其必勝君子即得猶以優容養和平小人一勝而所以中傷君子者不遺餘力矣故太平常少亂政常多豈陰陽之數固然歟唐宋以來雖極稱英主時號治平而遺饑不少則遂以待小人之道並待君子曰道固委蛇而去就之間不妨少爲權便以維持世運蓋君子出處背爲天下非出則爲世而處但爲已也翁臺之韜訌可浩然而西乎且新春嚴旨逐爾乞身跡似怨望又未可不三思也北風正厲一陽始復更惟保愛

與瞿稼軒給諫

咄咄怪事哉嘆捨之甚乃至御前此決非無故而發難端必有陰爲之助者以虛分快意姑歛手暫退抑必有先爲之入者從微處着手乃一發輒中耳君子待小人常疏小人伺君子常密今日之事見謂出於意外其實釀於事前正人之氣方吐其倚年臺爲長城忽攖逆鱗遂去青瑣朝廷失一名諫臣吾道厄一大君子兇人拔一眼丁聖人多一過舉於年臺何損

哉聆汪洲兎年兄知台駕尚滯通州想俟明春開河而後南耶試先賫䝉發也來則幸使弟知必求片刻聆對抒此間溷之情弟今欲懸大翁事結便向故山歸如此世界着眼不得着脚不得也處悶之方惟有濃醉

與姚孟長太史

春別後刻刻有孟長先生在心在口也逆璫用事虐焰橫飛正人君子不但無行志之地並無置身之所孟長一流人側耨爲幸即耨思如弟何勞打算亦且

損之外游向誠欲去而不敢今豈敢去尙不欲乎太
倉查勘事畢即當歸去堯舜在上夔在列弟敢比
於擊壤之民非敢過擬巢許也夘金一節眞揭日月
而行然在孟長尋常事耳君子之日用飲食世人因
巳望而震焉賢者有益人國豈必共事其功哉十年
懷想三載孤憤一番抒爲珠璣未暢懈台臺鑒其意
焉小刻博笑

與范質公

弟以太倉之役奪俸旣徼皇上使過之仁又免其臣

素餐之恥何幸如之但欲乞身歸者以爲非被罰之
官所宜安能使故山猿鶴久俟於半年後也每誦新
詩使人羨且妬至謝浣花亦取惠山泉不畏犯造物
忌耶頼有佛印在秦操不俗耳弟新詩題曰稱吟去
官將將附刻曹風之後台兄今且小暇可隨意書數
語弁之乎

與張念堂金吾

恭喜仁兄補官公道大明任在各洲朋家水山畢竟
何如哉回頭一看眞堪齒冷前間錦旋今有定期否
弟不知何日得離山左能與仁兄相聚勠哭酬笑從
頭說一部廿一史爲快也

與盧德水

見年兄請告疏爲之一快此木人子至情於今亦復
寥寥也如年兄手教種種疑竇皆今之養親者之所
托名而別有所圖者也嗚呼貧微假而天下無忠臣
曾閔僞而天下無孝子終南徑捷而天下無隱士鍾
期賞謬而天下無知巳奈何更以萊子斑衣作殷浩
咄咄之書耶我第用我法世人未可與深言也

與方孩未侍御

一場惡夢地覆天翻誠不意更有淸明世界然於崩
雷疾霆之下烈焰怒濤之中獨留得仁兄與惠元孺
毛禹門二三吉人非皇天后土特加護持以佐聖天
子中興之治者乎又何久宜特簡而今尙杳無消耗
也弟官如雞肋作官如嚼蠟且脫歸去苟且偷安以
了餘日憶仁兄筍弟昔日參政官不甲尙堪展布今
復於仁兄日前政官不去必無結果小詩餘扇頭情
兄乎詞矣人傳仁兄作大功德建設關若招集羅漢

爲出世事是無益於時者也弟曰是不得志於時者也其然乎

與倪鴻寶太史

又是詩又不通音問懸結之私與日俱積日者見三闕先生請告心竊訝之台臺又轉南雍豈貴衙門條序應爾乎木蕃乎教則似別有機關也世道轉移多從大賢先見之弟不勝杞人之憂幸示明教以慰區區舟中多暇想楮墨間靈光積玉也若得概賜即點書木石重於九鼎矣小巫不揣錄鄙作呈覽情深引

唾不足置懷袖也

答蔣滄心

弟以十二日到任衙門無甚重大事只有放糧坐門係少卿職掌每進衙門要走二里許瘦足未愈以此爲累耳皇上聖明臣下莫能望其萬分之一有宵旰而無成功生是故也諸臣似乎救過未遑尚無餘暇講求久安長治之道靖獻兩言亦覺有心無術安得親家入來仔細商求以開談當經濟乎非於清源之訥舫聯濟臺爲弟言治河使者有兩君子其一尚非敵手惟有親家一人而已弟問其一爲誰曰徐標亦自錚錚然實心實事定力定守差可雁行未堪齊也弟因嘆盡心職業之人自有知我政不必當風要廚親家以爲何如齊魯秦晉之患已發未發皆可寒心不知從何處做起亦未見有以做之也奈何

與禹海若漕臺

承教大揭治其亦將有言只待東省運開報而發循有微嫌者河官舍河而究竟恐動上疑耳乃荷祖臺奏闢賴績斧之威懲商旗之弊其爲雷厲風行更快

也懷治漕者含載而責河則重運夾帶重而益重矣夫民間中船尚容千石而運船額載止限四百者正以河至山東千里皆由挑濬閘門啓閉借水如金稍不如法即患涸阻爲足以供若輩往來不時之用哉更有慮者從重運起脚處處帶貨之令旗甲自有之物如例止許土宜四十石一應商賈附搭槩行禁止既免重滯之牽挽又省交易之延捱未必非速運之便計也日日從河畔望仙舟而致鄙臆不意變旌忽從臨發借稽代申伏惟垂鑒河工則治其責也况辱

明誨蒿評乎卽已須行台青附訓指南

與成老師

其以吾師雲庇仍承上命總理河道官則遍涯多矣而力綿任重又值東西修塹之餘皆藏置之之日從前隄岸十缺六七大河衝潰散流無紀政使精明強固之人極力料理四五年後方可望安流如故也疎鈍如某日惟顛越是懼然擔已在肩求弛不得乞吾師明示司車使不遂於所在或可以小康報皇上不至貽玷門牆當亦吾師所不靳也先承召對乎臺嚴

諭河工緊急又兩衆作速到任之青不遑過家並不遑久停濟上乘舟南來五內如焚月餘始還舟次夏鎮庀役申侯淮上得晤長兄精神甚旺體貌展舒亦苦餞糙不足未免相對揩淚耳楊崑老推吾師之分厢得甚懽不煩遠念附聞

與文洪持太史

久慕芳懿真如山斗昔年不肖北上仙舟南下交臂失之未能一見顏色至今耿耿長安每對孟長先生道及未嘗不嘆御李識韓非俗吏緣也聞台駕過兖東望行光近在咫尺弗克就迎此非可勝悵然恪具不腆奏牘從者伏惟海納孟長今已在白下否近況如何並希示教以慰馳想

與何芝嶽相國

聞台旌入境不能負弩前驅伏蒙台臺翰諭諄切以奬拔爲提調督責於激引某卽愁悶不振致不竭盡駑力斯收十駕之功惟是河工久廢國度實難不惟宸慶有所未及似乎爺下諸老亦猶未悉也蓋自黃與運分河臣悉力治運黃已度外置之至今故道

淤塞支流漫衍邳睢一帶彌望白沙茫無邊際舊日所謂縷堤遙堤格堤堤上編號設舖設失瞭望者南岸以千字文北岸以百家姓幾許糸土綢繆之計並歸烏有一旦與復豈細事乎且挑濬當從故道而沙深二丈長百餘里議者曰挑河一丈築堤二丈謂所挑之土卽爲堤用似矣然所挑者沙耳經水卽散不可以爲堤也豈惟不可爲堤當時原堤之上尚有丈許之沙沙上坐堤堤隨沙潰計必撥去浮沙方爲堤址又從旁撥沙取土築之較尋常工力爽相倍蓰無

算矣而土地賦稅人民城郭皆撫按主之今方移鎮巡歷未有到期其艤舟宿遷候已十日更可慮者流寇震鄰猶曰遠在中州而地方饑民思亂往往蠢動百十為羣放火殺人不分晝夜若聚集數萬饑民保無他變乎其薄德鄙才値此多事之時欲效萬難之力不知結局何日畏此簡書五內如灼而淮徐之官視若陌路目下十存二三人率庸儒不堪驅策間有才者輙言轉調河務豈一手一足所能辦乎幸台臺憂國愛人吐哺廣益敢不避煩瀆望賜矜察幸甚

與陳刑公

某待罪京兆時搜昔賢遺跡屬在郡內者表章之借名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鄒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某偕爲記而孫伯觀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還與稱璠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子中去華第一尚有一人氣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武人掩之若操關閫之權論著何得銜後且當此時而求先輩用世與定力廻風者不及此人即貞珉無色矣某心動忽擊曰得非張桓侯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侯非刑公先生其誰敬因希伯敢告記宜如蒙慨諾並祈大筆書賜即須希伯刻石明春攜以見斯某不足以也桓侯亦可謂古今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垂不朽

與錢抑之撫帥

弟本菲材謬膺重任當三十年潰壞不治之黃河拮据胼胝竭三冬之力開三百餘里新借行運自宿遷而上由劉口直河達邳州呂梁樊店抵徐州入關轉

夏鎮是避黃河故道以其新挑也謂之新河自宿遷而上由叅胡口猫兒窩二郎廟王市泇口梁王城臺庄抵夏鎮原係泇河運道是避黃河新衝以其舊由也謂之舊河漕院之疏曰新河必不可行泇河修築已晚謂是也然而新河非不可行修泇尚非其時也今年三月開通直河頭幇揚州等衛五百餘隻由此八日而至夏鎮五月抵灣是初未嘗不可行也比因鳳陽失守弟奉旨守泗漕院調司廳復修王市重運不入直河者二十餘日弟自泗州還直河催令而路

並行又過六百餘船是中未嘗不可行也弟開泇口而諸幫不入直河者又二十餘日後因水發淤多舟行不利又催船入直河運貢鮮船行五十隻是終未嘗不可行也夫新河一河也自開挑王市從宿遷山轉西由汴塘泉河陳家樓長山入徐關此第二河也王市之挑五百丈催行六日而淤汴塘泉河轉淤轉淺陳家樓一淤百餘船詞林王昆華座船三隻遂敗其一則反而問泇口半泥半水以剝以拽日行四五十隻宛轉而達梁王城此第三河也厥後泇口亦淤

又轉而問二郎廟葛勝王山亦抵梁王城此第四河也棄可行之河而不行乃驅印河等官竭蹶奔命躡息不遑以救淤徙而弗及則白儲從之是果河之罪也哉蓋新河有岸之黃河也舊河即泇河無岸之黃河也有岸則水束而溜然可以人力勝也運卒攬縴挽之力而由者少無岸則水激而淤不可以力爭也運卒樂催儹之寬而由者衆豈惟催儹之寬販賣私貨焉而便盜賣漕糧焉而便假報漂流焉而亦便故由舊者奸卒之利非國家之利也至於運遲又漕河之罪非弁卒之罪也惜乎漕院之墮其術中而不悟也所以墮其術中而不悟者漕院先曰不可行運卒即曰不可行漕院亦快其不可行之意而堅持其不可行之說於是周張遂誤愈久而不知返矣弟之罪案在此河上各官之罪案亦在此惟乍臺垂照焉

答盧九台兵憲

敝鄉不幸而遇寇警幸而祖臺在上忘家以爲國忘身以爲百姓恒南邳北業家尸祝而人謳頌矣當時大拜猶恐如東人之賦歸衮也丁公祖內召不遂衣鉢

相繼久有定論治其即遠在濟上乎當以尺書保任昔人聲履舊梁尚三致意況祖臺忘身家以護持之山河赤子耶并州至詎知不待治其饒舌矣

與范質公大司馬

奉別搜南詣河上河水橫流故道幾不可復識濱河人家百不存一徐邳睢宿一望無秋使人日日慘痛欲哭而徵糧比欠方嚴酷不已民何所存濟而不死以盜賊耶官何所職掌而坐視死以聽於盜賊耶先生熱腸慈悲人間此定是傷心不知作何處法河事

久敝頭緒紛更議論錯雜錢糧不敷新運已至淮安黃河尚無成說可奈何先生何以爲弟謀之長跽受教河上諸詩不能手錄幸恕而政之

與吳龍尾侍御

流寇之初不過饑民爲亂安輯撫除似易爲力圖之不蚤遂至蔓延居掠之慘遍秦晉趙衛之境而未已渡河而南流毒益遠偵者但云在盧確間不知貴州亦被兇何湛之遊而遇警回得有救亦是台臺仁威義勸同舟得力爾爾每念殘破諸邑有城有民可憑可使奈何賊至即墮如入無人之境耶庸吏誤事甚於貪詐此亦可以得用人之大較矣初賊之渡河以受撫愚我守者聞撫意非賊遂抵隙彼言撫者不知欲作何討較衆至十萬一旦納欵徼獨多心難一即一矣扶我三月櫛其能應乎不應而復則撫之罪矣仍復誅之則殺降之名矣其難更十倍於勦而易言之易信之徼幸成功卒貽後計非賊愚我我自愚耳台臺以爲何如

與路皓月侍御

扶忠斥佞直聲久著楓宸激濁揚清術及新蒲剛海老親翁真不負獬豸冠矣宜興大矣湖州毒手不可嚮邇大僚中可披衷相對者六真湛虛耳石泓恐當撫應天兗陽真道學鶴脫有識有骨人或未必知也張二酉有血性但意爲銘古所染旋極似闇恃大教啓發之沒要緊疏勿輕上恐倒日者借題發憤也言與黙咨不分出處明哲君子豈齷齪寒蟬哉

答王伊愚兵憲

弟嘗笑今人無知己則勢利中人深也纔着兩字親厚刻薄都非本色知己並非意氣臭味之謂況勢利乎弟之悅慕翁兄不知其然而然性情中帶有一種膠漆不能舉似他人微獨他人並不能舉似翁兄也長安每與愚白道及翁兄便極傾倒然終不盡本懷乞隨便手書數行即閒語謔語家常語皆可弟欲集相知手札爲卷作歸去相思譜耳或詩或畫更好朋友二字别有解說紗帽戲場如何混得

與楊昆岑總漕

漏屋漏舟亦與相當若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

軍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俯頸而綏之捷報遠門
凱歌雷震豈中朝懦懦之官僾僾兢惕一醉無時笑
啼不敢者可望萬一哉弟且俯伏河濱從櫬人問水
增半尺便喜慰非常向漁翁買三寸鯉鯽救饑口延
不到地甫探頭遂蹈外仰淤泥滙衝引襟袖拭汚斑
痕狠籍累累又何敢向高才大蘇侈言自在耶日俟
戎車旋軫一望見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靦河
道於臨德等處從閘官承漸中作夜郎王耳孔承似
難行其令於眾而代者又若無人難行司道査報未
見報章當仍俟台臺面商也

與姚現聞太史

別久矣雖有相思無可寄將山林蒸處絕勝闊難待
漏也弟嘗謂南都仕宦是紗帽神仙況詞林乎翁臺
何尚躊躇未到也新舊兩揆特出前簡是近日第一
快心事孫掌科忽發難端豈無因而至徐玄老遂作
古人揆地似當更易以其時致之當為君了道長之
機大慧眼人以為何如同在長安時承乞大筆作張
茂先記已荷台諾不知今尚記憶否暇時幸揮示希

伯南旋倩作雙魚溪毛附貢知翁臺不肯郤也弟至
淮安覩築建義口驚心動魄然後知治河之難何以
教我免於沉淪

與劉鼐平太史

一出春明即同外吏回首長安知已真在天上河事
自古稱難於今更甚又以綿弱孱賠之人當之益覺
無措翁臺愛弟極深何以惠教惕於功令不敢寸絲
巾候徒有蘊結鄙道元碑記脫稿乎乞書附去人謹
磨石待之矣希伯尚及聆弟於淮安廿六日南旋慚

弟致聲於掌記

與楊崑岑濟撫

弟至邳睢看黃河挑築之役似當從故道做工夫費
約二十五六萬金俟有成說再報地方之荒涼人民
之困苦目不忍見口不盡言睢寧更甚蓋河之決者
在睢寧尤多也意於奏工疏內悉告皇上再寫書與
司農必求斷縫不然如輿圖兩縣雖日易一官無用
也建義之工前與翁臺親看時謂可五六日報竣乃
至今日司道議論紛紛急無可措手焦心如焚仍欲

復往視之陡聞流賊從趙州東來已掠南宫南宫至
臨清百里而近禍已剝膚即日回濟寧料理堵禦郎
陳濤工不能久視又能南至建義乎可辦埽料大多
伏乞翁臺就近提催並指授方略速收垂成之功以
報皇上因念此地千餘里無道無將前論補募事亦
不容不汲汲也弟冉北矣南望黯然

與天津賀中泠巡撫

兩日夢翁臺執手言笑如在長安時感思往事悵惘
不能已已遂援手教足明我兩人精神來應不但聲
氣之間也大作清芬襲人不似人間煙火語勉成數
語奉報眞是布鼓在雷門也河事之壞至今日極矣
自漕入泇河三十年不治東衝西決橫流四散無隄
可守無道可歸濱河一帶百姓廬舍田畝一望荒涼
可矜可涕即運河兩岸作縴道者十存二三耳皇上
所知與長安所聞者十之二也弟擬具疏入告而可
以入疏者亦止十之三四耳可奈何

答薛千仞

承惠佳卷捧感詞愛賞安南之轉才而奪其寵猶有

丈夫氣槪若藺之如而不亦非女子中可再得者事
有相成令安而不變其交織錦機中必無廻文之句
即有傳者但知其如而已子長不被宫刑必無史記
當年漢廷豈少鬚眉男子竟與草木同腐而已誰知
遷之腐刑乃遷之所以千古耶蔡女乙大筆數行跋
語爲才人吐氣抑馬遷伯喈傳乃以自寫其胸中不
平如此題目正自少千仞跋不得耳

與湯祭千學道

費縣故紳王左海諱雅量者原任光祿寺卿與弟同
官今秉鄉賢其子猶生賓賢來告弟丐一函上年見
幸俞其請左海居鄉坦易能造福不能造禍禁約家
人嚴教子弟邁妖之變費以左海得保鄉人賢之則
誠賢者矣居官小心謹畏質朴不欺精力未衰而形
貌不飾聞言即退出處無虧蕃兢名教無錯履愆
度君子人也若所知不眞不敢以如許大事輕徇其
孺子之請又從而爲之辭也

與丁光三巡撫

流寇披猖未有勦滅之期祖臺勞神勞力爲幾輔長

垢猶虎豕突爲則此賊似易實難非諸葛善戰亦非
果有衆多醜類也患在我民樂爲之鄉導喜爲之趙
附耳昧聞樹旗招降稱以爲本也揭旗而不來則損
威來矣何以待之人衆則養之難無地以處之又難
禁之嚴將謀去我得激變之名殺之又殺降也竟之
不能保其不劫掠也惟有合力勦捕首惡旣殄餘賊
自然解散矣度其不能爲害而姑置之勿問或可結
此局也賊今猶無器械火藥久而習之爲患日甚又
聞衆議以祖臺爲總督專任出入窮勦之責此社稷

之功也顧非真正戰將十員勁兵萬餘未易從事惟
祖臺早圖之

答周司李

日在黃河波蕩中漸成泥沙胼胝忽得佳茗稍修韻
事然而丹中活火祇有勞薪侷他杯裏雲英難消渴
吻雖威君謨好我更畏鴻漸笑人

答藍田叔

久別正在懸想適生來觀所藏諸聯賢聖無踰仁
兄者益相注念而使者至爲之一快所惠諸珍種種

妙絕而尤以四扇爲冠若以扇作畫豈惟時賢卽古
人拜下風矣肅復不旣

與張湛虛大理

日者驂馬淵之役百餘日耳而目黎黑肌膚消瘦昔
有征忡之病今又發作服藥月餘未効大治黃河豈
得已哉只爲擔在肩頭放不下欲不得耳不治則無
運道猶可以人力疏通如今年淤道徼幸竣役萬一
南決歸仁堤侵及皇陵河臣尚有死所哉而今日塞
一口明日築一堤爲力豈不費用錢亦不多遞者票

者發者俱不起眼數年來率用此法迄無寸土可恃
約論費過金錢當亦不下四五十萬何益之有去年
朱上虞發狠上疏請三十萬金實猶不足其用上已
存乎見多今日在長安者傳東老曾與修河之事一
問便知難易至於日後事體又難言之矣從古治河
者惟有補偏救敝之法更無一勞永逸之理他不足
論卽九邊邊工亦無歲修錢糧惟河工歲修者正以
河水遷徙無常時時刻刻難保也前總河潘岷江諱
季馴者何等才品何等精力前尾二十四年無處不

親到無工不親見黄河兩岸有幾處遥堤格堤堤上有舖有夫守河如守邊猶不免於衝潰任内兩次大修皆用至百餘萬金朝廷未嘗惜也今以數十年不治之河五十餘萬之費半年之間為陵運兩利之計尚煩旁觀者持短論長較多量寡乎弟自一拜總河之命此身已付之驚風駭浪亦何足惜但以陵寢國脉乞諸公俯垂清念耳他人前不敢盡言惟老親翁知此苦衷便中擇可言者一言及之前所求於大司農者借漕糧為要亦度他事不能盡從得漕糧二十萬石便感生成無已時矣大司空盧所慨尚多以本部不妨陸續及之耳

與盧德水

先生之於詩也願力甚大精進復勤但恨拙作不稱耳老杜何人可以無學後輩妄附前哲乎此雖先生提撕盛心而人當知所自處不敢承也拙刻中比擬過情處欲一一刪去懼方先生之命未敢遽爾欸大承教定為觕齋詩抄矣杜詩大凡當如教弟平日論杜有之但多散失不有客暇將尋覓請政

答陳箬公

先生如景星慶雲海内所瞻望且風聞箸治虛中問治況言貴邑之利病切膚之解救乎目下一勝覧老便致台旨自當奉教恐後而行人之言又不止一邑受利也先是因希伯求大作毁已脫稿獨汪景不知遨遊何處至今未到使人悶懣舟中愧無以酬隹惠拜此雙璧但有九首

答成老師

河道變遷日異而月不同今春所估已大半不可復

理尚言一勞永逸耶所幸祖陵之北名歸仁堤者根露水落邪雎一帶十年淤沒之地遂成乾土是陵運民生止留一事可以專力料理或不至窘急無措也聞皇上決意用舊故至今湖州無元輔首揆之稱舊則老師與南昌也南昌有故而去皇上未必釋然其虛席待者必為老師無疑遂玄亦云

與王覺斯太史

老親翁曾許為弟作張茂先記久不見賜豈覺斯先生亦負諾責乎茂先願天人弟在京兆將表章先賢

得四君子劉去華黃買浪仙島注水經之鄜道元識
劍氣之張茂先去華則玄宰記之浪仙記弟行作數
行鄜與張則老親翁與鴻寶諸而忘焉者也附懇記
室河工亟大誠如台教啟此至誼惟有弟剡事已就
緒不能中止耳言所不悉情有心亮

與陳省公

前從夏鎭見金龍四大王碑記是姚現老筆序其義
不仕元及國初顯應事甚悉顧未知其爲晉太傅裔
也得大作爲之爽然今黃河改復故道度冬杪可以

完工俟工完日作廟請賜額而祀之記非大筆不可
幸文中詳其家世以詔來茲神喜而永安其流國計
民生胥拜台賜無極已

又

前托希伯乞大筆爲柏俟記幸得請聞之希伯著月
成文撥冗爲書自悔碌碌何以得此於先生使而宏
章鉅筆霞蒸雲爛仰當日柏將軍豐功駿烈祇足相
當抑其敬禮賢士獲此報於先生也戔戔之儀方愧
輶褻頗蒙佳惠與投桃報玖矣再聞之希伯令孫十

歲已腹果古人之書廣座酬對觸機而發備道高人
其後必達家珍國寶公私俱慶矣于役河干小詩請
教伴以荒芹統希莞內

與董玄宰宗伯

奉違如昨忽已歲暮景光易遞緜曠難酬即今屹屹
河干與役夫同力作而經費無方金錢不繼未知結
局何日也台臺惠念後學何以蔚之前張司空蓬玄
乞大章寵其尊人已荷台諾且脫稿矣舟中濕熱未
及書憶昔曾代爲之請台臺以無筆辭又托希伯代

請屠不得報今司空復以書及儀屬其代上記室謹
齎一力同希伯使者將命以往望撥冗揮賜即爲書
鄉者生色多矣況孝子之爲親啣感者哉

賀范質公總憲

人到眞極厚極不但通情之寒出不得口便是本等
功德亦覺不必指陳週有俠心好事只有懽欣欲舞
不能自禁而已聞老親翁之晉總憲報日夜與希伯
痛飲狂呼忘其身在河干矣鄙俟幽貞所謂未能免
俗聊復爾爾諒不頓麾斥也弟欲乞雙鹿出濟寧而

南以便圖一良晤若過此一番恐後會便不可知蓋
弟久懷歸田之思而老親翁內召料亦不遠一人恭
明卽數行問候不敢入見握手談心敢過望乎

與陳石泓司寇

弟自九月寄泊河干至今尚往來徐邳也同人過濟
上不晤弟解維南下弟使人逆於夏鎭亦至今未得
一面無涯同弟羈棲旅邸前所奉報豈未達記室耶
今附一函候起居膳夫吟又未卽河務劳午諸事廢
閣風雅一道又不遑及矣泥土面目奔鋒言詞翁臺
陡然相遇恐亦不識別時敬仲耳自笑自憐何道而
可

答張念堂大金吾

人生如夢聚散如萍回首追憶番不可續秖增歎慨
弟自九月沿大河往來邳徐間日無暇晷衆役嗷嗷
啼饑號寒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而又驅之水中迫之
力作猶幸一冬無雪温言撫慰庶幾此月下旬可報
完工其中事變不常天人半之總借國運靈長不至
大有梗礙耳河上小詩附呈一笑庸拙如弟無復遠

志久矣明年邅過斷然乞休器盈受江必至傾欹漏
盡不休必貽譏誚此番河上亦覺筋力不能勝任蒲
柳之姿已當憔悴又益之霜霰乎四時之序成功者
退弟雖無功然而時則過矣因感台教附陳縷縷不
一

與成老師

其也拮据徐邳間兩月餘矣聚衆六萬挑河三百里
目下工已八九完矣先是吾師教禱於神許從中行
蓋王市在東藕伯在西樊店在中司道欲開藕伯而
樊店淺處止一線未斷故難之忽大風一日夜自拓
二十丈許深五尺餘豈非天哉又冬日晴暖方於仲
春以此卜社稷之靈國家之福可幸成功不至梗遲
也知吾師垂念殷殷敬告記室

答魏仲雪年兄

多年不通音問得手教不啻天球拱璧也奔走河干
勞悴日甚每至極不堪時展玩一一番便覺灑然年兄
高懷遠致尋常紗帽園領豈詎足爲重輕但賢哲袖
手席稱馳驅不能不爲國家惜耳昨見姓名光啓事

開口一笑公以爲蒼生慰望私以爲孔棘之時大家勞苦兒第一番妒忌耳文人有積年姬白是實樹鳳毛豚兒中人之材讀書不慚爲文未超科第事未敢妄想然不作俗公子行徑差強人意小孫十有五歲文在通塞之間懶拙是其祖傳然不甚宦家氣以此自慰目前河事新開可望挽逆歸順胼胝憔悴所不敢辭借庇免於罪戾足矣度年兄抑念並及之

與戈莊樂

足下高賑胥漢俯視塵凡頗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

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書迫然筆墨蹊徑之外摩詰自命前身書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書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唐詩別調清虛冷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更覺鮮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鑒拔之權重矣

與聶濟心

河務不難共濟無才夯觀多日敗則有罪成亦無功是以難也今冬賞貸省觀件件清查撫摩衆役悉餌

刁民法如是止矣度景程材挑浚測水既竭吾才而旁驚不已以此墮心決策歸去所以欲覲家山者恐歸計未遂也不意此差爲神仙所棄凡人所爭雖當事許定主持尚未卜究竟如何耳向者弟題請一缺循騰文司索償五千遂寢其事又何怪乎皇上之疑羣臣不解也且恐人疑舉者之非無因而至也天下事尚敢言哉附于一對未答前書河上雜詩以悉近况喉清體健是神仙根本藉其不然安望同觀家飛昇也

與陳石泓少司寇

承台教清明花好深感於心不能已已豈必開落關情早晚動念哉即夏荷秋菊當其發舒瓣蕊逗漏清芬何嘗不意得志滿各極一時之盛無奈梅花偏在寒雪冷霧中枝柯凍裂形影相弔在本年冬盡獨傷其遲而來年春信反詫其早如弟之於挑河一役是也翁臺雖已在清明之後而牡丹富貴眼前欣賞所以殿紅春開緣夏者正自有時弄木之幸不幸可同日語哉偶然書此一發大噱

與路皓月侍御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踌躕計校無用也所謂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嘗必得功名哉張赤涵發促爲寶朽帳而促不損劉梧陽發赤涵私書而張以有足疾獲豈非天哉親翁又何過慮爲漕撫柔于蕃王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蕃得免於潁州之難鳳陽守被劫且留候代而賊至被殺禍福之來又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候面當再報

與侯六與大司農

流賊充斥貴省無兵貴府諸縣所在告急不知新遣諸將今在何處山東沿河設防難民亦不得過而賊亦沿河焚掠濟寧曹單岌岌不免弟恫瘝驛刎所在並調兵守勦與朱未孩輔中相依倚而均若無倚未孩請留本處新餉出甚不得已極明年見若於分應然地方或有他故豈特所留之物不爲國家用而已乎從前養癰護病到今日毒積大發貿與性命相連弟嘗謂驕將爲肺腑之癰流賊爲腹心之患適知有今日久矣目今邳宿一帶俱已逃竄糧運何由北上無夫無民誰爲牽挽西路不必言矣淮陽以北驛馬一空銀鞘誰爲護送目前已屬中斷若此宼三月不平山東之從賊者衛有數哉未孩不日北行其擔已卸只難爲後來者耳弟亦適在此地不得不共急呼顧乞年兄與諸老計議山東再壞疑在社稷不可不深長慮之發狠圖之也又諸將不肯殺賊非止今日爲然而鄧玘爲甚撫臺力又不足以制之督臣之設萬不可已而遠俟乎九真不啻望梅解渴矣

與濟南楊別駕

尊翁以鳳陽失事逮矣不日當過兗州門下可速來相待失事在正月十五日不佞聞報在廿一日草疏未上傳尊翁有差役北去乃於二十三日拜發不知何故不佞差役反先到長安數日而長安相知遂以此橫生異端若云不佞有意先發者今日之事固不關此鄙衷何能自安見時乞道此意數年好友忽遭此變慟心酸鼻不知所橫若反幸災樂禍天地不容載鬼神且陰殛之矣想尊翁達觀亦能容恕耳

答陳幼白兵憲

鳳陽之變詳在兩臺疏中焚戮之慘不可言盡疏中百不及十也此自地方劫數而楊吳適當其會壁愁不測未知作何處分而楊也悉索甲士七千人驅鳳盧之寇而西吳也分得零卒四百守泗州擒斬反側之首而　方定不卜能少蓋前事否河南自省會以南無地無賊山左之曹單江北之蕭碭徐邳皆患剝膚幸防守得人未至失着洪督臺至中州賊已西奔入山楚地尚餘土寇然燎原之燼不難灰滅矣是役也北倚黃河南恃長江河上烽火照日江濱則羣勢驚心令地方尚為無患之備不佞弟猶有談虎之色也弟奉命防泗不敢不往假亦可保無煩聖慮中州兵將集者已衆若肯實實殺賊何至蔓延為陵寢憂聞其有殺良目功者民故有寧被賊不被兵之謠以將帥日驕督撫無權兵事之敝將為不救之症也譬下川兵屬何督撫孫陽之廐必皆良馬尚須御者得人耳

與倪鴻寶宮詹

弟迂樸非治水才遠承汪念感激非淺念自去年除夕抵衙舍今年正月初八日榆來十三日奈河閘口廿三日以流寇報急暫返濟寧二月十五日又復南行廿日抵邳州廿五日聽漕臺调之智短能索拮据不效則可曰未嘗親在河工則月也今已河水深平無淺無溜而漕儲道匯船不許從新河行自二百餘隻過後十餘日尚無續者乃竭力於必不可挑之泇河轉盼伏水至重運阻斷有智者且奈何哉豈非弟命之不將嚴譴之應至耶欲其疏剖明反似鬭巨若得當事回心勉完國事即乞身去耳肅此奉謝畧及河上大意伏惟台照外鄙道元記想久已忘之若不惲掬管尚與揮示

與路皓月侍御

伏承大教一字一金前後兩札並刻五內新河今行舟矣前此亦何不可行哉止此一河禁不許行者半月待泇之成也泇不成而後行新河豈河臣悞運耶然漕臺初亦無他意後來方教前言耳始悞於胡分司再悞於濱儲勉胡分司惡邳宿壓之形已而必欲

設之中傷於漕臺其被參與該總同提天也漕儲若
不知水性猛然勘踏人目可行投念任之及不能成
而思轉漕臺不許始合而今難矣況中事諸曲折外
人不得而知也數十年不治之黃河暢然中斷之運
道弟冒危搭承三月而告成事得有淺滯可徐圖也
弟何負於河哉即不敢自以為功庶幾免於罪戾不
亦可乎雖有才智之士不塞甚由之決而能修泇河
不挑河而能塞決不築堤而無為泗陵之患即治弟
以悞國之罪所甘心焉今也不問事之難易不講序

之先後一概嘵語便欲強口奪正而聽者亦復汶汶
以此治國家何惑乎外侵內亂耶數日來憤悶欲絕
僅一發明於老親翁之前非求勝求伸但明弟之不
曾壞河失職而已弟今言遂行平以求免禍小疏請
致或亦不至觸彼公之怒而免於皇上之誅乎過洪
即不如期亦不大遠遠不過半月耳過淮之期不已
過半月乎又豈新河阻之耶言止此矣再不敢瀆以
聽於命之自至感承教言謝不既

與侯六真大司空

洞原不阻但以新挑不免淺澁淺者挖之澁者挽之
豈遂至於廢運言者借端耳又妄意泇河可修遂坐
河道以莫大之罪泇河不能成矣乃始從新河行運
而運固已行雖不能如過洪之期亦不大遠遠不過
十餘日耳前以被寇之地皆留新餉即不被寇之地
亦多被兵民苦貲甚從盜如歸此大亂之始也故欲
年兄求變計非致政可了中州無寧宇矣歸安適乎
弟意非政府大卿慟哭皇上之前極言治亂之關得
皇上停止一切內供錢糧多由內帑為臣民倡以感

動天下即罪己之詔日下天下未必應也悠悠忽忽
教化不興綱維已解若無收拾人心之大舉動焉能
反極重之勢而還登太平乎可嘆可嘆

與張恒山

弟治河無狀竊身徒苦方圓並豈南北交馳人言日
至市有虎而母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
半其人眈眈未已也懸馬豕而作鷹犬誰謂宰相
無權哉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卻治天下儘可稱才
弟悔不三舍避之耳承注念評以實對

與張見亞漕道

泇口之開雖有頭緒尚是意中事開後通行方可謂行即如大浮橋初亦何嘗不可通行通而塞塞而復通至今猶有隱憂泇口淤泥數段段段宅通保無壅塞再費時日者乎大浮橋既通及此一時過一隻便是一隻何可舍已通之路姑待未開之渠耶弟借寓民房有樓數楹登而望之見宿羊山舟多停泊問之則曰待泇河也豈不誤哉前所慮者欲開彭埝入泇則大浮橋苦於無水今查有文河可濟彭埝免開則

泇通之後猶可兩路並行況泇尚未通乎又據報長山之船尚無奘店之多今停止直河一路尚為可惜總之運速則新舊河俱不必問運遲則新舊河俱無所追乎心酌量以求速濟在老長官留意焉耳

與劉心盤大司空

治河之法先挑故道次築堤又次塞決又次復修泇河蓋不塞決則泇河修而復淤無益也不挑故道則水無所歸即挑而無堤則伏秋一漲必衝歸仁堤逼近祖陵可慮也故今年之計決意挑河分水行運併一春之力於堤工秋深水落便可塞決又以今冬明春之力修泇河復故道不意今春有流寇之警弟南護泗陵耽閣五十日又分力於泇河錢糧不得請不敢鳩集衆夫而堤工缺焉未衆為目下計擇最緊處修堤數段而塞決之事且俟明年皆承台教指頂而請可以覆借極感至愛然弟病矣頭目眩暈肌膚日消雨足浮腫日上漸至於滕運事告竣即擬乞身不復敢圖後來事矣仍欲借重衙門一老驗勘工程錢糧而後可放心去也先此奉聞

答程芸閣倉場

河未嘗梗也人梗之耳今日走新河明日走舊河兩河並行矣又擇其孰勞孰逸貿易孰便催督孰減道陳口由王市有一月不出徐州者弟遣催之則藻謀而起漕院催之則毆其差役運卒驕悍日與而月不同正不知將來作何狀也船過洪已近七千報疏不日上矣具疏後弟與漕臺並力嚴催視去年之期不至懸絕命使遠來甫此馳慰凡弟疏揭書札俱無一字虛飾久當明白耳

與張見立濟道

昨聆道生知老長官往來未定勞矣泇口實不易通通當復塞費力正未有已各艘尚宜急進浮橋昨已奉聞並致漕臺矣漕與河原係一事功過同之濡滯即是險礙非有兩端若過洪期早漕臺之緩可消河臣之罪可滅不然未有獨善之法也幸老長官公言之若止曰用意忠厚似專爲弟求饒恐漕臺錯認定盤星耳如何如何

與范質公大司馬

以天下極迂鈍之人任古今極危難之事加以忤時褊忌不知何道而可以自全今幸過洪疏上或可邀於聖怒以慰知己之懷翁臺拜司馬之命於搶攘之時此武侯出廬之始也弟喜而不寐而未嘗片芥中貫則奉手教中廿年前冷面語也向棨希倘相繼奉謝俱不敢作書今以小舟送寶齊南附長公申候寇氛遠矣恭牲之任雖重清間之福未減下覩泥塗中人何以憐而教之

答呂翰陽

一出春明了然外吏回首知己如在天上當時受命而來猶不知河務潰壞至此極也堤塘潮岸十存二三其在黃河故道今失門雀自沙渺無青草當年成蹟莫可尋問訪之故老退縮無敢應者即州縣印官求調求去不肯爲河工出一策則丁畏罪思脫併望催喧不知人情偷惰又何以至此極也弟庸不昧識豈能一手一足結此大局幸台臺勿忘舊誼勿吝南車助予將伯不堂之愛我台臺更誰望耶

與范質公大司馬

久缺修候耿結徒勞弟治河無狀屢被人言雖荷寬典未敢剖陳恐知己謂弟貪不肯有悞國家耳妄言者吃緊曰新河必不可行乃頭幇即自新河北上弟具疏奏聞疾趨泗州後即止不行弟自泗還再行千餘船弟往泇口又止不行及舊河一帶淤阻弟又催船行百餘隻而後來者不聽約束又止不行夫始而可行中而可行末又可行何見必不可行也其謂舊河可行者王市再淤沛縣終阻則開泇口泇口復塞轉通聖王山遶新河凡四易焉一河而三次可行一

藏而罔次挑河河督何負於漕耶今已過濟仍候奏
奪正不知結局何似所料料於知己之前者明無愧
而已蓋官可休生可死只愧不可忍

與鹿乾嶽

弟之知武城久矣其見信服者則仁見之友也仰面
張蓬玄公祖亦以為仁見之友也而推重之仁見自
不善官而善病以武城之官仰不病寧可免乎以仁
見之友仰欲善官寧可得乎弟仰偶至人官而歷推
其官無一善者也近以治河獲罪而不善官之本色
益驗差可自信曰仁見之友也以總河之權不能庇
屬令使蒙冤以去又不善官之一驗已方以此愧怍
無地而勞仁見稱讚耶如棋必諳爛柯經者善官者
也今有總河尚書専聽江村停閣閣話又不善官之
二驗已別楮畧言河上事欲仁見知弟官則不善治
河非槩不善亦如武城官蟬左而非為政之果不善
也

與劉同人

自別台臺今始歸濟寓觀衙齋如逆旅也勞苦發於

通身是病而不免於人言此拙人之效也援手數數
日不能吞背病指木將成廢人半月稍可方能搦管
讀大刻典則犁然可備異時文獻但擱高在珠玉之
間自慚形穢耳石泓數年師友音塵已去不能一聽
抒寫湍懷抑鬱至今耿耿矣今之賢久已佩服聞河
事既得其力何敢沒其善也至防守修築河廳為政
必不以累賢者敬悉明教何時北來恐不俟乞身在
先不能俟諸水濱耳此之黯然

與路皓月侍御

近見聖上枚卜之法新奇簡要內外兼用之機始此
矣會推三人亦見卓識世道其一變乎迎邀弟將有
辨疏非敢辨也剖明實事而已濟院歷來章疏皆說
鬼說夢即新疏徐閘之淤無影響也而二即廟之通
淮徐道導之也沒人之功而坐以莫須有之罪皆令
人噴飯滿案矣別啓畧言其槩人約要辨疏亦只如
此惟親翁裁教而後敢發

與范質公大司馬

今之仕者孔亟且俗北官一枕勝於南面百城惟孫

陵諸曹猶稱仙遊近以流寇之警不免戒嚴然長江
天險江南未便馳突寇謀必不出此所慮者山左空
虛淮揚富饒恐終爲無事之地也翁臺受命留守決
無遂初之理尊恙假亦不可使作歸計況重臣乘勵
人心係之尚祈慎重河事畧具別紙翁臺一笑火之

與某公書

伏讀何君大怒二稿內有云祖陵寢而忘淮上則劉
總河可鑑也是以粟委人也夫總河守陵固非常職
而淮上之粟亦非河臣專管恐此書一出而讀者不

能明於職掌又增不佞一重罪案也仰皇陵之焚亦
非顧漕艘而忘祖陵時方正月糧船尚未抵淮而鳳
陽乃皇陵泗州爲祖陵亦難假借混稱也

簡齋先生文選卷之三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麓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涵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全較
海陵鄧洪儀孝威甫

序

保定巡撫遂玄張老師疏草序

昔夫子司李廣平見以諸生問字縮間之與子言孝與弟言弟與長上言慈與國人言忠愛數年之內上下信之去則思慕之蕃至復來撫我而喜可知也乃今之時勢則難於昔者百倍矣遼陽失守賦役繁多畿輔之地首衝方首警則首弱而人心亦首動搖獨以昔之信夫子者信今日之必生全休息底定我也故郡縣之變震鄰剿林武邑景州之寇揭竿白戟而百姓無從亂之意譬有蠢動旋就底寧語云信而後勞其民以此知與奮定難非可以智術從事矣今其疏備具在皆人告之言也而皆生全休息底定之事也嘗讀陳情表想見李令伯之乞養無餘力讀[illegible]出師表想見武侯之忠愛無遺叹彼其傳流至今猶能使人感動咨嗟興起忠孝者亦有至誠惻怛之意積於平時貫於行事斷不在區區言章之末也今合讀請增兵備餉緩徵災傷諸疏而恤民衛國之衷可以想見合讀科劾保留諸疏而興利除害之略可以想見合讀妖賊蕩平擒獲妖首諸疏而迅雷之威拔本之計可以想見合讀辭加剛卹與自陳諸疏而泣罪之仁匪躬之義可以想見故畿輔之困於天下先而畿輔之康不居天下後者此疏之以也蜀在漢末其地獨小而征繕無虛日處應敵之不暇又何敵之敢求武侯凡六出師向中原而民不稱虐徒以二表能信於民也民信之矣所以足食所以足兵長上言慈國人言忠愛矣遼左未平有如合天下之力獎帥三軍以搜除之易於蜀漢者亦且百倍故欲合刻諸疏以告天下

送趙芝庭邑父母入覲序

歲乙丑當大計天下吏吏以甲子冬入京師公令曲周五年於茲矣賢愚受上知不令掃明又倖又當不復來小人恤恤如有所忘君子皇皇不知所致謂其日予知公之於邑必知公之於天下也其言衆人之所欲言與其所當言以要諸大夫其則何足以知公然近取譬天下皆邑也而今之治天下不如公之治邑也今天下財亦彈矣所求乎節而用加役公則以其邑儉民亦疲矣所求乎息而力罷公則以其邑

廉賞不知勸何功之能成公則意之所是邑弗敢偝也罰不知懲何罪之能威公則色之所怒邑弗敢犯也導之弗行禁之弗止權輕不能使也公何令而邑不遵中或格之外或目之惠窮不能需也公何施而邑不暨名若設而法廢人孰與守公之邑乃無弗伸之律文取具而實亡事孰與立公之邑乃無弗收之利士不得其養師序序皆虛公實以無斁成邑譽髦兵不得其訓師行伍為厲公實以折衝寄邑井牧夫方則已効藥皆對症用此于天下受病雖深知必有

起色矣天子軫念民瘼求賢若渴端以公為耳目臣使言宰職卿貳得失以襄聖政果與諸君子謳歌太平之不暇又何言哉雖然將議與任事異事幼于與長君異處與朝與紛世又異言無益於任猶無言也幼主易猜而輕信猜不可常信不可恃知將安從乎欲定紛于一言出而依之紛寡言雖多言又雖此天下與一邑不同度而期功也是故積誠要信貞茂建標許謀必成通權合變以濟小事而集衆思其于朝廷今日耳目之臣乃庶幾乎曉匯寸之內用兵者幾

水旱者幾嘯聚寇犯朝揆猝起大小臣工誠以杞人之憂雪長沙之涕棣患猶恐不及尚堪分門角戶揷棘籓籬無已時耶岌乎殆哉惜無以此言正告之者顧他人不能告惟公能告之何也服人在行動衆在德公行高而人慕德立而衆感故知公之于邑即知公之于天下也諸君子識之其言當驗不必其久矣是用宣諸祖帳以代廿棠之詠

王仂菴老師奏最序

今上綜核名實𥳑郡邑循良錫之休命公以癸丑成進士是歲仲秋分符來治我曲今年報政考最上綸綍新焉命下之日謳歌載道忭舞滿前曰公之能得君也能顯親也余從童叟之後樂觀盛事進而稱賀於庭退而更嘆公之能得民也蓋縮綬花封若若而臨者二年無過例得徼朝廷恩寵若稱升也不足爲榮且滋之愧是循良不患不得褒嘉之典褒嘉之典乃患不得循良抑大君之命有時不足重臣子百姓

之口反足爲長吏之光也何哉名之出於上者虛政之被於民者實耳自公治曲以來土地林木若增茂美川流若增潤澤城益而壯池益而深閭何强之弗張何柔之弗懷何滯之弗疏何券之弗理未嘗有也文章儇巧爲世道憂惟此時爲然曲人士反淺而淳以公之教齊豫大饑盜賊充斥隣國震驚士大夫庶民恃公無恐旱蝗害稼重之以疫大河而北嗷然不知有生之樂我曲保有寧宇活於粥者十七活於藥者十二誰實賜之哉百姓不能忘情於公久矣但不

知所以報公願借紫泥之書一快於生之意而今乃得遂其私矣乎故得此於君則民情也得此於民即國典榮焉抑聞公之大人篤行好學志在三代皇虞不獲大售以老長公以今歲登第捧檄聊城受命之日正當公報政之日聊城去我曲二百里而近花邑相映琴韻相聞前人之志此又其一大慰矣斯舉也民以君恩稱快於公君爲斯民隆報於親公以親志實究於民即以君恩還報於親且貽謀於子子又將互效於君民父祖無窮期也不亦休乎噫爲政者欲

三代則三代欲皇虞則皇虞民戴君實後先賴之又奚取乎胥也

大金吾張更生先生七十序

語有之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夫覩鍜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必劍廢齒吻形容伯樂不能必馬若夫水擊鴻鵠陸斷兕虎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觚獲不疑鈍利而駑良此所謂知有用之用者也彼輪囷離奇以不材考夫天年此以危痾日無用則可耳無用奚用乎衛泰人之銷金也無何而簪代之其焚書也未幾而湯不馬上治也彼第任其材之自置於廢去熏轑鹽滅奄忽之鄉以爲無所用之而不知

其精氣之返而莫測所從蟄龍無首而變化藏焉其發也如稿振而用物也宏長而不能以控揣也故道德之意居於退損而利器不可以示人其旨深且遠嘗以是論功名及細大壽命之際益決者至衆焉矣吾里有張更生先生者倜世之所未能測者也張先生以大金吾爲　天子掌宮殿掖門大夫郎謁者以次相屬期門羽林屯衛士於周垣下野宿禁門諸郎吏一切無法者以代上治最顯榮矣而望之惝惝若處士就而庇之謖謖松下風如未嘗貴顯者今年春秋登七十矣而貌若童子意氣雲蒸而霞蔚焉余之所不能測者何也先生既席其先大夫蔭有所不屑去而由武科起家倜儻好義任天下之事批郤導款多石畫而天資故尚敦大不鈎摭糾深亦弗肯以味尤絕跡縋人人便之矣倚廟時既爲衛尉治兵令中貴魏方獨擅綰事其勢傾人至諸士大夫道而折之一一文致以誹謗抵罪諸吏民重足側目不寒而栗而魏用事將軍某者同事倜所不當輒治其罪與逆中貴等先生遂以他事得罪於將軍某人謂先生公

以此無類矣以某將軍而鳌公公其委肉而投餓虎之蹊乎先生怡然赴詔獄中數敫窮治竟以先生前時治兵舉白徒因漁少府金錢傯淚竄以成爰書辛不可得狀而坐疑案垂一年上龍飛魏敗先生居然歷仕抵今官也夫先生而容容默默以苟取一日之福當是時蝶躞貴幸足耳奚以幾不脫於虎口其不脫於虎口又如髮非有沉深無可見端以示而由之際與相掌距即摘觸而中之先生不肯之躬蹈介介天幸可若是其幾也哉先生固未嘗絕顯大智足消

條之府以鎚其有用之用而所稱無用之用爲世人之所不能安而爲之若故者世人亦安能形似先生而測先生之所以爲也先生其亦以此而壽焉矣先生能文章及詩歌且好士及度曲分羽通微至細凡巴俞都盧漫衍魚龍角抵之戲時時一微逝焉令不以嬾名當世所斷名當世以天子干城耳然則先生無用之用皆其所不用焉者也不用焉乃弗可量也矣余奉治河之命未能過庭而壽先生又不文無能爲南山之詞以壽先生而述先生之所以能爲壽者泚筆而書之請以張壁以告同事之壽先生者

張太翁九十序 堂邑侯之父也侯名春

余從單汝明霍衛有謁逢玄先生道出堂邑見其村落保聚田壤易系老幼悅安相與咲與夫升隆倚之餘予而無憮悴之色也及接其大夫川攻酊諒心見於目而肅然不可狎昵之意如對巖巖如行霜雪中如臨盜滯而把館月則又咲與治如近世之治人非近世之人也亟爲逢玄先生道之且爲邑人賀賢父母先生曰恐未足以盡大夫也他人滿者多不能惠惠者多不能靖矯飾者多不能久大夫嚴關西之知

高懸魚留犢之節邑中有饑若己饑之至出其簪珥佐民襦袴饔飧之計生死而肉骨者數萬家民恐饑待哺路不拾遺即他邑有盜入堂邑之境無不立獲即他邑盜就堂邑首告而獲者數百十人邑之大猾相倚爲奸從來莫敢誰何大夫去之如農去莠農有不治之田大夫勸之治訓民勤儉孝友率以身爲倡三年於茲未嘗一語欺人一法假人一事寬人一錢一穀累人雖古循良傳中如大夫者幾人哉則吾與與大夫之果不可及也旋而更悟竊歎生平閱與爲

扶正學皆有定見定力由此道而闡之過庭者因由
許繩菴公所述仁壽續卷讀之則輒歎其大作述之
道孝慈之相成遠哉斯大夫於是其大人目爵如大
夫紀年九十有卌徵余三人詩爲大人壽汝明樹有
使余告大夫曰天道福善善人可以役使鬼神大夫
有成言矣人第不欲爲耳欲黃虞則黃虞欲三代則
三代朝廷日取貪吏贓官而罰之不能禁人之貪贓
又安能禁人爲黃虞三代乎稗家戒世動云因果修
得見在便知報應噫此可以想見大人之於天下與

太翁之食報於大夫大夫安得不股肱盛世太翁安
得不八千春秋也

少冏卿米仲詔先生配陸淑人節烈序

自昔文章之析多不得年淑慈之嫉半難偕老益造
物畏洩其秘人理忌擅其全自古及今而能兼並美
於一門者爲有也吾友米仲詔氏以旗鼓壇坫中雅
道於中興而又虛懷傾素延納如流海內之並駕角
勝與夫見一斑詣一技者皆蒸蒸焉皆盟於洹水之
上而奉盤血以從慶陽後先之符於茲益盛雖吾道
有合文章有靈奏名太常以來凡三任爲令尹以及
計曹繕部參知廉訪於江浙之間所至無不樹善政

著其犖然而顯晦升沉閱歷畧盡文章九命固其宜
也既以忤權璫幾罹不測避璋江左黯黯不能成懽
乃大道之行欲明而先晦聖明在御甫得來詔以旋
舊廬拜君爲二冏卿治事敷亨予實有和衷聲氣之
義焉方將毖神駿和鹽梅以馳驟調劑爲功乃神明
未衰圖史無恙而龍門星隕泫然不知涕泗之無從
矣其配陸淑人少嫺靈粹服膺道教方以宗伯巨源
事其夫子相與脫穎耳治絲京爲丹鉛賓客之費凡
數十年如一日焉仲詔之逝也淑人哭之哀竟一慟

氣絕而不能起異哉蓋慷慨激烈神意都盡而有此
耳男子勢有所至牽俯逡巡雖愛生而操不存綏死
而行不立亦有抗節明義淑慎其身事與心違勉行
而失其境未有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淑人深居
壹閤寧與河源目不見傳記之書耳不聞今古之說
因稟自海嶽毓自性真良由忠貞之感已深刑于之
積有素以教椅誠昭格可與天通默應神借即淑人
亦不自知矣予攷之史氏得聞淑人上世事自漢陸
續仕郡戶曹以楚王英事波及詣洛陽詔獄掠拷無

完膚辭色慷慨自若得母遺餉悲泣不自勝使者白
上得赦歸陸康爲太守李肅舉孝廉肅後坐事康爲
營殯還其鄉世稱義烈出守多忠或後死壽春之難
朝廷嘉其節拜子爲郎中若士御臨終遺言神色自
若士雲同兄併命大風折木淑人於生死節義之際
甘之如飴尚亦卓有祖風不但克明婦德已也聖王
徵采令善激揚貞風蓋以振代法古之賢伍比德齊
年之配崇名各得上壽同歸予所致慨於待年並老
者蓋難之矣易稱乾之保合坤之無舛皆久道也非

遊於文章道德忠貞義烈之門者其孰能當此乎

聶潛心詩序

潛心與余筆硯交三十年矣當時社中友潛心最少每上下古今人物世運以及經書奧義欽然恂恂無不以潛心爲祭酒潛心先余舉者十五年謂余曰我輩功名有數若作不朽揚花風雅以存吾儕期相與勉圖焉余漫應亦漫爲之會落宦海日益遠于斯道即偶一拈弄寄興而已今年潛心差旋過里余亦家居社中二三兄弟尋盟詩酒故多牢騷不平之感間所著作幾何潛心出月支征還諸詩兼述途中所見乃極懽大醉而別遂趣付諸梓人潛心慷慨有勁骨獨行蕭蕭不肯一步隨人後又寡嗜好獨遊覽與長木仕時嘗裹糧登嵩岱時時以不攜謝朓詩向華山高處搔首問青天爲憾今西行經途歷時太華黃河外波光眷色盡貯奚囊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余故不論詩論其人天下有澹泊遠覽之士斯友之矣

吳千逵詩序

詩自漢魏六朝至唐人始極其盛然往往得之達官貴人而處士逸人之流孟襄陽而外不少槩見蓋其時以詩取士達官貴人之於詩如今經生家之於八比文字全注而衆寄焉宜其精也今經生自首帖括困頓八比中不遑其他一行作吏催科簿書期會之餘力寄興偶嘗其何能嘗間有高自許可勒成一家非其掛冠懸車試策年欲盡之新則仕宦不得意而以其牢騷侘傺之况寄今宮嘶徵之餘者也故歷下瑯琊諸君子外即人矜和璧家詫隋珍哉不足當中晚唐作者之一臠獨處士逸人屏棄一切以其精注神之致上下古今所謂唐人之全注而衆寄者也宜其來鬼神之通傳金石之聲而亦復有至有不至根器有雅俗結契有濃澹嗜血勢利而強作清虛灑脫之言痛心貧窶而驕語慷慨豪邁不屑屑之態觕並雖在神者先去之矣則吾友千逵之卓有豎立以稱千秋不朽言無疑也千逵悲氣誼重然諾有古俠烈風學儒學劍轉而學醫學詩今其從東長沙河間

之長子與莫逆十餘年在依以爲命居恒嬌詠唱和爲多卽不知於開元大歷諸方家何如子常以其人意其所至的的乎風雅彼衛兩挪不朽無疑也鄭宗伯爲曰易不一之吉未有兩而精者予常見于遠之一也蓋賢者意也詩者思也得焉之爲叔放豈能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夫意思所在可以存於而生死必竊竊焉衣冠以爲準面言笑舉止之爲模正如按成方試藥石未有不願叫欲絕者矣于遠脩然塵壒卽交游公卿間人自見其朱門我自見其

蓬戶不爽不惠泊如也所以播之聲調恬澹勁邈絕去依傍餖飣之習而的的乎與其賢稱兩不朽無疑也然則于遠可以自慰矣假令于遠儒而成爲達官貴人將泥首折腰車塵馬足之不暇暇將乎暇詩乎惟少也賤乃得挾見恒一方之聰明以其照腹腸溷肪髓者品精淫神於斯道以生今處士逸人之色而齊驅襄陽則吾有以信于遠也于遠者家世新安與予傾蓋燕市以一時臭味之雅移其家以就之者也將于遠亦有以信予也

王亦房詩序

余不知詩而喜讀詩讀他人詩成未嘗而讀亦房詩無不喜未識亦房時想見其人磊落英多而篤信人寡者也旣見又喜其人余嘗言詩莫貴於真人乃更欲新夫身之所不經意之所不會安從言之今其身之所經意之所會又究言之言之而真人人言之而未然也作者之精神面可以領悶者之意想相之契若先出於余喜貸心于受用之遠已索然言沮乃欲人人領之而可之則何以故讀想之脫三百

篇而出入則謂新六朝唐宋諸人之逝相脫而出入則謂新而余第謂眞也各寫其身之所經意之所會而已所經與會有萬變則萬變而出之有歷年則歷年而出之境一而人與人同而事與事類而情與各殊其意各言其眞尚有套襲塗抹可供人厭棄者乎是眞則未有不新者也人之喜亦房者謂新余第謂眞也未交亦房者讀其詩而亦房見未讀亦房[illegible]睹其貌而詩亦見肝膈覺得畫在簡中[illegible]如寫自已之照不會益毫厘[illegible]已也[illegible]亦房

語余曰今人作詩文常似有一物在喉間格格不能出者已之已不了心人誰能以心了舌之曰三百篇漢魏以至於今世隔人遐誦其言輒躍然喜者彼惟了于心了于口耳是能自致其眞者也夫僞者無論眞矣而致與不致正相爲也夫非自致其眞安能以喉間格格之物遞漢唐以至于今不可埋滅也哉

南滁漫稿序

盧紫房年兄旣刻杜詩脊鈔又評余詩而敘之將付梓人其自爲詩凡三刻而刪稿者再嘗曰風雅一道不敢多讓人近復奇數行於余曰世濟家世稱詩先曾祖太史公有集一帙晚歲焚之不刻行先祖仕至二守好講政事之學貫串經史不甚爲詩遊滁陽沒稿一冊乃甘三歲時作至先君子則純乎酒而天放詩絶少竟一生止得二首然醉中喜誦太白詩是雖不作詩而詩意在其亦盧家之風性然也若叔父則

詩有唐聲矣惜中年奪於應酬之文未盡其才今亦存得數首併先君子二首統附於祖稿之後欲序而刻之家塾傳示子孫以見世濟𢿱詩之源流予其勿辭余受而卒業絶無近時佻氣亦無舩隆習格套語蓋天多而人少性情用而世習　也於時爲春於日爲朝於爪爲陟清明盛長紫房不得不受其灌注而引長之矣昔魏殿前鐘不扣自鳴張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銅出於山鑄爲鐘幾千里外猶能應之況人乎鄭師文鼓琴當春而叩商絃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冬而叩徵殺陽光熾裂堅冰
忽檄聲氣之感能使四時無令況祖孫父子一脉相
承者乎紫房固日稱詩有源也消德之須亦庶幾乎
式穀之似德水之上代有哲人余不得不慨然盧家
繩其祖武顯明世德余不得不心折紫房俯下一轉
語曰太史公文章是其官職顧何以焚詩不刻貫串
經史不以供騷賦之用而專力於政事其視詩直寄
焉耳紫房之論子美曰謂為詩人可謂為古大臣可
以古大臣降而行詩人之事當為子美傷不恐言子
美好子美自言亦曰市也南北人又遭詩酒務然則
纘述之道曾孫之為所以紹前休而啟後人者紫房
何遵焉

送盧雨若詩序

己未春雨若別余歸雄談快飲意氣道上若不知有
下第事然張勉庸萎神沮是日纔識雨若作詩送之
勉庸為予朋友槩若離別語沉而神悴神超襟期瀟
灑情詞飄舉聞東師失律慨然有處仲擊唾壺意別
忽數年余得假休汴上居城隅起居數偪迫日睡息
置圖史暇卜諸書與吳于逵分韻檢方以消暇日勉
庸善病病輒避余兩人語詩未嘗不雨若神過也已
聞神超參孫輒相軍事曰快哉竹帛固在第一窮其
磊塊不平之氣是着先鞭矣雨若去此三百里而近
徒向雙魚腹中尋消息誰能堪此悶相思余出雨若
發篋文斷章戒酒字字風霜勉庸頓足曰教我矣然
冰玉之骨萌蘗之神將無不似向時燕郢近日夢中
耶次日而雨若至于逵偕蕃惟若平生勉庸疾走相
視挑燈促膝夜分不能別余深念雨若病又遠來勞
頓稍談撤去此後無日不晤無日不談雜及詩文書
尖經歷霜月陰晴機鋒互映誰笑俱遠蹶息齊頭挺
行星聚雨若以于逵藥餌漸強飲食居甫一十日焉

首且東曰念母心動不可以質然而離思類廢何以
慰之予遠曰聚之有根如呼必有吸兩人何日不曰
神超神超而千里從戊六年斷雁異日功成豈更以
相思兩字換却麒麟閣上圖像耶敬仲東山非可久
臥兩若勉庸飛鳴指日方將使予四方誰能躬言一
室若夫枕流漱石賞藥論書則不佞代無用於世者
事耳而小人有母遊附一天惟疾之憂時廑念慮二
君子或同此心願言珍攝以永良圖余曰善各賦短
章識別因遂數言以為弁

寧澹齋全集序

此余師兆卓先生遺稿也余髫齡帖括便誦法先生
制義蔑如航海然望為斗極追侍坐先生樂龍門朔
官部曹遂朝夕登堂矣餘暇吟咏皆如魚鹿溪蜂膠
甘相習者久忘其大美之所在也今先生歿且七載
始獲卒業是編遂奉其神告世兒歎夫嫡而為之敘
曰文章經國大業古名公哲匠所以鼓吹人代黼黻
隆平須是焉精者是而乱取品留鼎有骨格蟬蛻無
當天下國家人倫物紀之用斯誠壯夫所恥或者擬
戈作者之堂高睨濶步詆呵三代以下先秦兩漢六
朝晰唐諸名家曰我用我法安用祖禰他人句比而
字擬為在易有變化日新之吉顧不曰擬議之以成
其變化乎夫擬之議之而變化成則先民法程何可
廢也今夫詩稱律樂亦稱律樂不奸於律而後翕純
皦繹之妙理成不取裁於法而才之騖驚者於篆
畫也烏曾未經彷彿遽謂凌轢騰于奴虞隷柳曰恨
古人不見我也夫嗣乾平道之悟而師心任膜捉爾
之乎彼其自謂新奇時識者已晒其後矣先生才無

所不際學佳所不宜詩厚發徐出緒餘猶足千人服果而往往受裁於法不得祖旨才以殉之其爲詩若文縣而莊麗而雅博大精實而精然還它之和平非人倫物紀非道也非經綸理學非詳也非左國班馬黃初大曆諸法程非人趣而異步也今其集具在有典有則儼然先民正猶草隸揩行日新月異而篆籀之道依然蟲鳥不知者以爲蟲鳥之道跡也知者以爲擬議之變化而已矣所以然者先生淵源家世宗派慈湖父子兄弟自相師友有蹠蹠矩矱圓溢尺寸

而發爲文章符券合爲真屹乎有起衰八代胥一世返大雅之思而天不憖遺竟令公輔之業賚志以沒雖然德功與言三稱不朽讀先生之言想見先生之功與先生之德和平爾雅秩乎其爲治世之音無疑也予小子彖繪天測海不能爲左氏之文晏嬰其爲揭予之君山乎因盥手而爲之序

鏡林制藝小引

余家漳河之側結屋讀書四面背水晝眠午覺潺湲之聲到枕上題曰半舫家兄時時過暨他客常數月不一至余故得恣意吟哦獨顧讀坊間藝間從友人間說佳文索讀之輒悶悶復棄去即議文者日奇曰平日新日古標目種種嚇所愈喜余所愈悶妄意聖賢之言有本來意思言之前後內外淺深虛實復有本等面目只憑向家手眼細細摹擬其不合者多矣不合亦不過百中一合便可作數日生活既意世

人不屑爲此又高下不必中律欲求同調安可得哉乃今讀明卿文而喜過望也明卿筆銳如錐典逸如雲讀書致虛公所兄弟師友林池映發縱意所之無趣不開余所執管悶悶苦在離卽之間者明卿灑然輒合何才不才之相去遠也就我法中出我意外乃今使我破悶爲笑矣題其稿曰鏡林是致虛公衙齋所謂林池映發之處則亦猶余以半舫行稿之意乩

宋安雅制義序

背怪言文者習稱左馬言詩者古則漢魏律必開元大曆也彼獨不肯僕肯矣我爲左馬漢唐誰復作我衣冠爲嚴反令爲古耳目口鼻與人爲照不亦難乎開闔名畫法書臨本其極佳者目是可亂真真亦何利有此亂也亂真之人亦才矣竭精敝神畢竟不可爲真則與其僞彼何如真我令嫂自知愚懵獨暢縱使令名不逮古人然當吾世而有不逮古人之我我亦可以無愧矣況乎墳典不能沒左馬漢魏不能沒

李唐則左馬李唐實亦有以自存原不借古人爲重耳余初識安雅於衆中迫祇覺有不同已而結社爲詩精心獨往不拾前人一字作字作畫作印章皆能自爲結束非必盡可前無古人而意已嘐嘐矣急索其制義讀之則高者干霄而上横者破陣而出快軼仙子巧奪天孫孤行逾險孕寂幽深迭變層出總非背境今人所讓亦非古人所兼時藝所無亦未必聖賢義意所有余謂安雅真足自存雖古人可作不敢以既陳之跡相厭矣安雅笑謂余曰憮然而短者我

也更稱爲頎然而皙則不知其誰何氏之子仰視安雅而笑安雅不敢認惟沒我憮然而短者也安雅貽余書濃淡數筆常如有雲氣生其上曰余書在此詩亦在此余謂時藝亦在此真故也朝夕懸對恍恍乎憮然而短者也

曹稚子三試草序

昔李鄴侯少年七歲以神童召對應曰作方圓動靜賦予不奇其靈根慧種敏捷夙生而奇其斷制簡嚴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如棋生棋死用得意語人人益以十百千言不過如此而後來人品相業亦昇相券則夫文章之可以知人在學問富有之後不如性靈躍露之初益雖幾埒極人勝而天隱潛合埃𧠝天全而神王耳予年友徵垣翁令器曹稚子者有麒飛兕夙禀淵源今年甫在學詩去成章尚一歲所而三就試輙三冠其曹偶予始詢齒年稟物直率共一徑英邁之氣即洋洋纚纚下筆數千言度終在駢枝懸贅間乃取其文讀之渾渾灝灝提要鈎玄非大卻大窾之相嘗即騞然奏刀不輙以餘地游一刃也夫元氣之溢百卉也由根荄而芽萌而蓓蕾而爛熳迨至爛熳時未元初芽萌之相了不可得故昔人謂牡丹蓓蕾爲盛爛熳爲衰夫非爛熳之已衰而元氣之發洩也故元氣之鬱積也逾厚則其發抑也逾益大而有力稚子其正由根荄向芽萌之日乎洛陽名花素甲天下惟日茇夷籍崇以益敎康閔閔之無已予以崇本貫劉浮華起江左之積衰而振開元之極盛稱一時大手筆無疑也夫豈惟文議論多成功少今天下趨陛廊廟大率如此稚子勉之以儒以偎不煩摛不煩言逍遙晏笑奏中興之烈予抵掌問則予且借三試之先資聽珊珊之異響矣

張爰平四書稿序 代

嘗謂制舉業技之最小者耳每歷識者世道之憂何故蓋舉天下才智之士束於八股文字之內據符見奇分道破格苟可以自異驚人視聽而奪幟先登退問度之不信與龐之非龐哉則是役天下才智之用凌競奇爭于八股文字之內以日趨于弊而不可返矣今夫人雖有妍醜耳目口鼻猶是也非是則見者怪而却走乃若其文傾就之聖賢語意淺固可使深常固可使變小固可使大乎將義禮明農深罪旅而

典五刑亦猶是淺深惟意常變大小異其形東西南北異面乎是故夜光雖寶不可以飾顏淵之簞彝鼎雖重不可以貯原思之粟歌舞雖樂不可以代執圭鞠躬之勢事固有類情亦有真安取乎左馬屈宋枉下西方之毛而盜吾孔孟頰上也無亦照膽方親有所未能姑務托之以其易者自見耳余不知文則嘗以人譬文五官端正四肢安雅别有一派清貴溫和之氣盎溢眉宇望之而禮樂兵農穆然在中然不可名議如玉方在璞非璧非圭非環非玦而玦環圭璧非

不畢具戊午滋笋顯天分校從闈中得爰平卷想見其人如此嘐然曰是八股文字械天下才智之士之所凌競奇爭焉而不得而務托以自見者至於此一洗其習一反于正顧何嘗不奪幟先登也撒棘引見其人如更見其文文若自寫其照然爰平今剖其璞為圭為璧為玦為環必不至大小常變異其形東西南北異面也乎有以信之矣因題其行卷俟諸將來

五言律祖小引

今夫水當其山下而波濤其本當其土中而花葉其故即波濤花葉而本源可遡焉乃人生而七情備五音出各有詩也緜詞琢句流蕩放靡至於失本情而反元音反無詩也傷哉洛者今而噎嘅抵掌者思溯泉深心之士不得不返而遡其自始也用修肅之兩先生慨然致意於五言律之祖也夫詩至陳隋道已中衰唐乃變古爲律律詩之始古詩之終乎而晉宋已有其體獨無其名則律之來遠矣律之初生又古之漸亡乎于鱗先生曰唐亡古詩豈無見哉雖然古未嘗亡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與代革命王步未改禮未嘗亡也質祖忠而忠在質文祖質而質在文彬彬郁郁之旨可繹思也律體歷唐之初盛中晚以至宋元皆以晉宋以來諸詩之聲調駢麗者爲祖而標以名目獨在唐與唐實用因之道居剏之功矣時言典制比隆風雅後世相沿不復更變亦猶夫周禮之至今存也乎又誰謂詩僅留連光景之紀事而一時取士之功令不足爲萬世之弘猷可任其波靡莫爲

之慮也若夫古詩之變不知凡幾六朝衰而轉爲律唐之古詩又焉得比於漢魏宋元以後其失彌遠此非可以影響形似求之則失情乎周木詩源遠追鼻祖於三百篇之前以廻狂瀾而歸始基之尚未見其人也則姑以兩先生之輯其因革生息之小譜乎

杜詩胥鈔序

杜詩胥鈔者盧紫房氏所鈔杜少陵詩也曷言乎胥鈔不逮箋釋不衆評議而適存少陵本旬也曷言乎胥鈔身受胥史識其孔亘意也曷言乎鈔之格令草堂編年近日臨官劉氏分體而兩編年於分體中也曷言乎鈔之徑微列去留以政乎他家又漲漸乎乜妥之綱以識其獨是也曷言乎鈔之志古今解少陵詩即以慮數十百家或逆意或剿詞爲詭爲泥爲遊紫房一切芟去以待學人之參伍也蓋紫房少而有杜陵之

合洗酬其中積有歲年遂以奉養歸結草堂於河上足不至闤者董子下帷三年不窺其園乃取少陵集熟讀深思恍然曰古今之解少陵者自爲解耳即進而有解於少陵解其詩焉耳孰爲俠志孰爲仁音孰爲道義孰爲忠愛孰爲窮交孰爲尙友孰從而逆之孰從而剿之而適存吾少陵者斯鈔之不可已也然則鈔詩之人與爲詩之人不伯仲肩篪不可以窺而攜也不針芥水乳不可以強而解也而紫房異[illegible]斯之冥冥而遂之如少陵在千載下紫房在千載上

詢然其面惘然其休戚相視莫逆其心而後分之合之去之留之使少陵精神更出色澤倍新覺有少陵不可無胥鈔也噫紫房於少陵深矣余乃更終言之少陵詩靡所不有有夷徹胸臆淳洗簫章亭亭獨聚者有包聚萬物匀稽典則八音合而五采錯者有抑且淋灕佩玉鳴鸞雍容都雅者有危側嶮巇歷落縱橫如奔濤轟雷斷岸裂崩者有托言寄興遠致近合驟而即之莫見形似者有血泪世變如史傳紀論曲盡描畫者上之而漢魏六朝初盛何不備於少陵即

下之而中晚宋元少陵集中隱隱其一種變相茲少陵所以爲大與武乃曰少陵之詩兼其有中晚有宋元政不知宿川入少陵乎何以絕無下格惟學少陵之詩不學少陵之學故少陵而中晚也者非少陵也少陵而宋元也者非少陵也讀胥鈔者冀乎有戒心焉則胥鈔愈不可已矣

宋元類書序

學者習而不察往往以辭害意不特說詩爲然人有恒言皆曰兩漢三唐而下無觀言詩文也時文與時高下時丁宋元格若漸卑氣若漸弱成人無觀唯謂宋元以來之人之事之物無足取而觀覽也從古至今同此宇宙同此人倫同此事物禁罔佚觀何代無之非獨專於古而嗇於今也分羣聚類之書權輿行世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極於人倫事物幾可汗牛莫不包羅今古近代俞安期氏集四家之大成而爲

唐類函天下耳觀之夫僻其目於墻而遂使李唐而後珠材不登於棟樑異味不薦於俎豆嗟乎春秋朝暮困難於語寧獨夏蟲蟬蟧然哉吾友林下閑闢博綜載籍故其胸中奄有千古而欲爲醞釀發末季之覆於是纂輯宋元以朱凡八代之事理物情或以類聚或以羣分總若干卷命其篇曰宋元類書蓋至是而遺海明珠無之而不呈於席上其用志大而爲力勤矣余因是而竊窺見其著書之微焉易之爲書也曰八索書之爲書也曰九丘八卦之揣卯之若索所以道陰陽陰陽者世運之降替也九州之情聚之若丘所以道政事政事者教化之得失也夫降替得失代之所時有然李唐之前夫吾世遠而勸懲不易夫吾世近莫若宋元之際而親切著明其爲勸懲也不尠類宋元者其有憂患乎其其有在茲之道意乎余又因是而竊怪夫置宋元於不錄者焉嘉隆間有英雄而爲欺人之語者動輒指斥劉山父子未學後生藉爲口實非毀宋儒至於今而伊洛諸公卒無容足之地不第劉山氏也余每覽宋元人撰述雖小篇

短帙出於不甚著名者之手莫不各擅厥長必有可觀不若今人之率意苟作取天下笑何謂宋元無文吾友之類此書豈唯寓勸懲從此攻古者於宋元得未曾有因天地間必不可少之書也

王勿菴先生諸子纂序

文章之道作者難矣識者之難更甚况從而揀擇取舍之此其人之目力腕力必皆數倍于作者何也古人由一生之攻苦一往之精神俾乃以敷行文字聽是非存滅于不可知之世數人心豈猶有姑木明之心思多見長而微露短底幾乎後來者之恕我則器有域技有止目不可闖而耳不兼視也以今觀於鴻烈諸篇創矣而辭廣矣而雖極玄者不免於誕或之其所給而濟焉仰謂諸子非道之統然不可謂非文

章之家也文章之關乎世數人心固已大矣臨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况乎詖淫邪遁之詞後知後覺將致力焉誰有婆心能自已已若夫去其辭剩乃者去其雜廣乃猜存其玄以不誕救其給以不濟如施華繩於木如置勢絲以經綸如提三尺而別善惡浣濯生塵之面目隄防久潰之波濤有造乎古之人而作程于今之世其有功文章之道又豈小哉王夫子治曲之暇出其素所纂淮南諸家言授門人士張勉勝校而行之寄謂余曰是輯也于側爲義于德爲放于教爲忠于澤爲仁猶是諸子之文章乎哉而夫子之文章也巳矣余復之曰是猶諸子之文章也得夫子而益彰耳夫子之文章庶乎在漳河之上者諸子無是也

論

自任天下之重論

聖人乘時立業一往輒收取天下而運之如運于掌斯乎井卒辦矣乃機會尚在後求遭逢未可逆卜雖欲爲天下何道而可彌縫俗有自爲人天下之中又出天下之外措于窮居之日責于大行之後自大天下小自有權天下隨之而轉焉然後可以使天下可以使天下然後可以任天下天下雖重自澗有以勝之也乃論伊尹者曰以堯舜爲任故說湯而伐夏救

民此猶未明乎自之說也形不相假性不相借人人有自矣上下異位舟車宜用處處有自矣日月代明呼吸代運時時有自矣安取乎堯舜往哲比擬前修綴故爲新認人作己哉堯舜有自尹亦有自尹非以堯舜爲堯舜乃自爲堯舜自爲堯舜乃能使君爲堯舜皆觀堯舜使禹治水稷教稼契爲司徒皋陶爲士如臂使指君實有權是以使之也至使舜禹爲天子亦復如是二聖人豈不顧其任而脫手贈人不曾敝屣正惟天下重依與天下輕自重于天下故以天下與人易所謂天下隨之而轉也尹以桀之天下與湯是使湯爲堯舜也以己之天下與人斯已難矣況取人之天下與人而揖讓征誅之迹皆所不求抱彼置此如舉毫髮此其精神之包籠力量之斡旋亮然有餘堯舜君臣順逆之嫌皆所不避而後獨有一尹而已先知先覺啓聾瞶以笙鏞撲熁探焚溺焦爛以背浮豈僅僅儆糟于唐虞之野獻蝟于精一之堂者所能勝耶至于嗣王不惠復可取商之天下而俟之克終允德復可舉湯之天下而與之是太甲不爲朱均

者又惟尹使之也湯非尹不過與葛顧昆吾輩浮沉涸濁付之無可奈何太甲非尹抑誰保商之再傳不轉爲夏之末祺乎尹之一身所係如此宜乎天下隨之而轉勝其任而有餘也或曰聖人亦爲其所得爲者耳成敗利鈍姑聽興目而無心若然則湯苟不得之南巢尚可爲救民之令主太甲不悔于桐宫尹將遂擯以終身抑可仍付天下于顛覆之嗣也耶聖人有不然則必不舉爲堯舜不能使朱均爲舜禹故寧以天下與舜禹尹不能使桀爲堯舜故寧以天下與

湯舜禹不能使朱均爲堯舜故辟避之河南陽城耳能使太甲不爲朱均故寧處之桐宮譬如大匠斂手靜默而栢臺之雲楣嶒谷之奇觀了然成畫於胸中則所謂壯麗千重雄標萬仞固不待運斤成風時而後具也噫不鳥革翬飛不成其爲大匠而舍斧斫繩墨之大匠又安所得鳥革翬飛之大匠哉然則南巢放伐之尹總無加於一介不取與之尹而囂然自樂之尹所以爲吾身親見之尹前後異遭今昔一自宇宙在手造化生心故曰自任天下之重也自勝其重

而後謂之任不勝何以謂任匪自又誰勝焉雖然堯舜有天下者也有故不得不任湯聘未至則尹一莘野耕夫耳所謂鄉鄰有鬭可以閉戶之時也嗟嗟隱居求志與煙霞痼疾之分正在此[illegible]　[illegible]如莘尹如以隴畝之身苟且偷　日之安[illegible]者許由巢父所甘心焉豈堯舜之道乎顧了不[illegible]真樂夫子曰用之則行聖賢之自任與其所自任亦可見矣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𦹍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涵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仝較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記

帝咨樓記

崇禎六年癸酉秋八月臣榮嗣承乏之來　帝命以司空銜歷諸漕及河治其不治者而濟則臣駐節地所與諸臣商度緩急稽飭樁橛因授厥事微大小克咸厥功與否以儆以勸悉於茲焉濟署隙地一區臣乃節縮俸入度材採石做廠工作之直稍取之日費之羨為樓三楹翼以竹廡始事冬之十一月誅茅去穢平坎夷凸艱如也會漕事急治河下相凡五閱月而抵署樓告成雖不甚壯而飛甍延敞棟宇虛明高可望山川城郭雲樹之氣遠亦可聽帆檣轂輪邪許百丈聲亦茲署一表觀矣間與同事行河諸臣登之臣榮嗣獨躊躇北望肅然弗敢自寧而書其額曰　帝

咨樓蓋思古人於臣子之誼一蔬食起居而不敢忘矣憶臣始受事時以河績未成淮民為魚屢聖慮廷臣艱其事莫肯自勞則以推臣惟時　帝亦難之廷召臣曰疇咨若予河爾往南國臣再拜稽首弗敢承
帝曰咨爾往矣惟時懋哉楙往欽哉臣於是震恐肅敬再拜受命以出茲地也違天顏猶咫尺也言提其耳猶聞天語之皇皇也夫所治東南之事即今幸不至決裂于漕若小有驗而河身遷徙故道不逆
至尊之慮及於濟川而諸公之謀或尚禁舍以畀臣之非薄其敢憚勤劬以怠遑厥職負推轂而羞簡書其若宸念懷襄何北望而神怦怦惟　帝其咨奮庸熙載焉可不勉也即以治河論故事行河之臣三歲而一更焉如必三歲之中苟幸無事以用為報命則必人自為一河而可人不能自為一河河不能十年不決而同心共濟稍推委於前後之不相顧則奚以命之為股肱茲樓之所以志也非徒儆心亦以告後來者同心之人也嗟乎其亦有聞勛堯之言而躍然與起者乎於是同事諸臣僉曰俞哉因次第其語作

壓任邑侯王夫子均修府宅記

廣平之屬凡九邑永年附郭府治宅舍皆款之故剏與修永年有事工價物料之費八邑分任焉自曲周侯皇甫公篤事上之恍成獨賢之政而本府修宅之役遂爲本縣不可辭免之累矣先是欒陵張夫子力請于當事幾得之而非果夫子嘆日其人就鞭造父不能御也與指摽決后羿不能射也無可爲之權召公不能流甘棠之澤也吾知所以爲曲周計矣已爲

御史會鍋梁胡公按畿南諏詢利弊而曲周不可辭免之累得從王夫子一白于直指時邑侯趙公復從中致力如張夫子乃始復其故事百年積害一朝書然而解顏閭之馬將疲而稅駕蘊威之弓久張而得弛我等小人喜可知哉感懷恩愛翻成悵惘知孺子久脫慈母之懷正思慕不釋母忽軫其饑寒解其困苦則一回觸動比脫懐之初若更甚焉蓋見在懐中之父母有瞻依無思念張夫子在事之心至今耿耿在民之心也夫子可知也夫子已爲御史非縣令矣

已去曲周有日矣緒修之累誰復哀鳴于側同鄉之諏詢誰及揣度其端夫獨爲是惓惓也或曰慮長日神遠祟嗣日直緣愛貢耳他人近則親遠則疎在位則謀其政去則已焉獨父母子子無一刻能置諸懐凡所以軫其饑寒解其困苦者無遠不留此以民之不能忘也召伯之澤南國懐之及于甘棠而況夫子之祠宇乎是用紀其去後之思附於去思之後以明父母子民相愛無已之誼嗟嗟召伯之在南國猶一方之仁牧也至立成王之朝則在天子左右矣其媚

于天子曰媚于庶人假使南國有弊當時則除去則已乎慶伯位益高愛益無窮去江漢益遠愛益切在紉王成王之側而納誨益暢其在皇祖文王時布化之隱念也其最戡錄者曰日辟國百里方今遹剏造於北蘭薦食于南鄰內訌於東召公之辟此其時矣夫子一疏而山河滿貸于時藏畿輔于天下藏曲梁于畿輔百室寧靜雞犬無譁其大有造于我民直府宅謝擔已哉夫子字號爵里具去思記中茲不贅

曲周縣重修儒學記

邑父母趙公為政之四年有事于學宮補其缺廣顏其剝落榱題欄然廊廡翼然啟與堂翛然肅然學人之澤奕然若新聖人之道巍然若崇聖人之徒欣然若作逢其盛而奮然若初發于機掌故先生屬予為記予去諸生木十年而久于諸生者三十餘年以士訓士掌故意予與士言士予請原例延立學之義明父母加意之旨所諸生共勉焉夫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然孝弟忠信天植之矣豈必聚而講哉而野

而修者不協于矩意而作者不式于道之不可以托世也乃予之以軌物董之以師儒勸之以爵祿束之以功令以調和其情節宣其氣琢鍊其智才曆力叠養於斯取於斯用於斯是藐然者青衿乎實天下國家之命而氣運治化之樞矣天下浮求士之實天下靡求士之介天下荒求士之理要在天下惟士解之謹庠序之教予是以知父母之加意也夫具未周而達將焉施也中未實而亨焉可久也江之永矣避磯於三峽河之廣矣洄流于九曲士將潔心以協于世

鑑古以参于今述其所不敢存其所不可夫有如拔厚以大積富以光所求乎實以式浮未能焉迅由遺類獨立絕附所求乎介以振靡未能焉分合天人鏡燭川岳所求乎理以救荒未能焉猶之乎不可以托世也而或者凌高徼遠廝儒詭得靜夫觀空而見花却食而腹張將無病乎是故發之四年而今有事于學宮而欣然而奮然于聖人之道也父母之發慶幾免夫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孔邇之謂與雖然士則邑之士也養則邑之父母也取而用之非邑也

天下國家也苟有建立興起治化轉回氣運問是誰之子弟乎夫亦愈知父母矣父母名胤昌字世茂別號芝庭萊州之掖縣人與予同丙辰進士

西山紀遊

天啓乙丑三月廿有八日微雨欲歇小步郊園藤葉初茂尚有殘花一二枝午刻登輿西行晚宿臨洺雨猶淅淅有聲晨興則霽色滿林微見遠山如眉臨洺去婁山一舍又數里而吳庄而康宿嶺嶺下人多穴處過此又一小嶺土膚而石骨南見紫山其巔有塔巋然獨立下涉洺河河寬里餘亂石布滿水泠泠穿石縫中其清徹底稍西而田村村東皆水田間種稻尚未揷秧或爲園圃雜樹交翳人家樹間經李店循

河之北儒山之後山是曹子建讀書處其下有曹庄洞十里許爲土垙祇郭文學書屋董子六七人揖畢由日課相視文字皆有生氣主人具晚食意殷殷厚也四月朔徒步出村村盡處有寺佛殿兩楹僧皆居壁穴中傍穴出笋色如碧玉徘徊欲去郭生攜飲食至談下帷臨池事數刻覓人寄問高明雲使來相就復渡河河石更厲僕夫患之近高村始平由上園城北庄問萬安峯趣道轉西東易而步步高險馬蹄戰慄人趣足四顧不得下路石轉蜿相擊有崒嵂前遥

見行人高出樹杪曲折停滯驟然自況倒兩青衣相逕其一則明雲姪也導其前抵萬安止郝南川書院院有花樹前臨曠野見其二子焉殊有趾趾之色小坐以候明雲俄而笑語喧譁聚而麾旗倉皇奔涉而至者明雲矣攜手登南山探太平岩若俯而視之緜蕪匝壁麥浪盈疇半日陟巖履險之勞滿相酬慰次日早黃公子邀赴沙明則赴沙明折而東北歷梁庄者二而達緜城行漸上路稍平山乍遠乍近其貌殊色平地人見之而詫謂觀如是止矣過緜城兩山漸

狹中有流水汨汨而來地高下皆灌溉及之遡水而行南山之陰拔地直起于畫家皴法則大斧劈染法則淡墨加淺黛色峯紋之秀氣脈之活歆帶之靈種種非思議所到轉一步讚嘆一步顧瞻一步公子在前揖而入而坐而茶都不得出一語坐向山脚青翠撲几上流水闌外作潺湲響庸有詩曰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詞人筆底眞如寫照附鍾岳來自陽邑倒益甚懽乘興而前遂抵陳家坪其曰坪者前後兩山對峙流水在中上巖下壑叢叢巉峭雖

有居人皆為穴為巢此獨稍寬耳去沙明八里為皇
后宿俗傳有皇后過此而宿然其事不可攷也水高
谿中架木引水灌兩岸田又六里為石背灣山形如
月徑路斷絕絕處忽轉又二里而北及坪其背向北
不及一里谿占其十分之六居人背南面北門掖一
棍楓可兩人合抱山中棍獨近發此時尚無陰可庇
北山高十里許上有伯仁洞以伯仁修行得名有僧
居之種田自給是日宿坪中詰其吏西北行二里曰
靠岩人居岩下其室有墻無蓋以岩為蓋五里為王

家庄十里為旋將溝諸處皆有虎豹熊者數人鳴金
放炮而後敢前又十里抵靜平砦下則策杖捫蘿攀
草尋路五步一停十步一坐喘息之音從先相應山
愈峻愈奇都不暇賞約直上者六七里至一岩岩可
容百許人中有泉敲火煮茶小憩石上轉岩而南復
旋而北得平地五六畝衰草尚白藉而坐之力疲與
闌幾欲止此錘岳先趨而進翼如也急起從之又步
山腰扶掖而上荊棘掛衣褫脫去轉向西北四里入
石峽中兩山夾路寬可三四尺以石作磴一手拄杖

一手攀石又三里許出峽則砦頂也草芥曠平聊眺
前後諸峯羅列如兒孫矣回視東南來路歷歷如在
掌中砦之下為兩背山中如碧谿憶京西香山寺前
小室短墻茅山環抱迴目來青軒者與此相似而此
更宏敞無斧鑿痕北望遠則太子岩近則門道川西
去則摩天嶺達州界矣此地有井日遣鋒鋪鍍窯鋪
之類意曾有避世者居之談笑移時喫所攜餅餌畢
欲下翻若路險日影漸移不可久憩者指山之東曰
明帳溝路較寬平稍加修葺即可乘輜馬抵石峽下

之力省於上五倍復得指點其峯巒起伏作歸途眺
玩砦麓輿公子以酒食至從者饑就之如節休息片
晷登輿而還覺山水皆如舊識比來時有情愈戀戀
不捨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真千古看
山缺陷事是日止陳家坪次早及沙明村總而記之
如人之立之坐之臥之舞之拱翼之俯仰如虎豹之
蹲之伏如鳥之欲翔欲啄如傘如蓋如柱如盤如山
如帳者其狀也為青為碧為赤為紫為黒為茄皮木
葉者其色也為幽為僻為幽為傲為喜為怒迴風而

吟杏嚮而吼咽泉而漱者其情也菜曰蕨曰薇曰木
蘭曰石棋曰筆頭曰豆苗果曰柿曰栗曰蘋果曰核
桃曰榛曰梨木曰漆曰橡曰楸曰栢曰梘椰曰楊曰
丁香藥曰黃芩曰管仲曰草烏曰升麻曰沙參曰當
山曰乾葛曰南星曰蘼蕪曰桔梗曰防風曰遠志曰
芍藥曰大黃曰山査曰金銀花獸曰鹿曰獐曰熊曰
虎曰狐曰貍者其産也買山竣畝作後來居址意每
及夏秋當一兩月住此漸可四面探討以盡一方之
勝予嘗有詩曰閒閒書軸尋山住于今真任書軸矣

五日辭歸諸友從之夜由羅城而東七八里過火石
岡此地缺泉穴處者二僧結菴施水可謂火宅蓮花
過此而營井而高村驛武安令折而西南爲光村明
雲家也一酌辭去公于南川鍾岳皆止此晩宿周村
次日歸友人爭來問山書此以荅

寧波守蔡公生祠碑記

肖蒹蔡公以　今上某年守吾郡郡人尸而祝之矣
更二十餘年如一日某年長公以憲節蒞吾明尋督
學政慈人士聞長公來喟然曰是嘗生我育我教誨
我我人思之不得一見者乃今見其胤子乎感念舊
恩如在初夫相與葺新祠中爲像立石而使余記之
余于是深有慨于治道人心之機也滋僞形貌傳且
夕之譽其民不思也苟且應付收尺寸之效其思不
永也召伯甘棠歌咏到今誦之猶欲神往鄭桓公武

公奕世而役尚使周人三致意焉豈其民獨私三君
子哉未嘗與之不可謂民情難致未嘗致之不可謂
季世無情也公之隱聚民心顯寄民口者人人不能
去公亦人人不能盡公第舉其大者去俗之靡以還
于朴曰儉居有懸魚去有留犢曰廉覆盆之下有照
飛霜之地如春曰仁靈橋亘江奪侵地于豪而出溺
人于水子產之輿濟讓乎焉俗役于鬼謟事越經而
破誣黜淫反之以民義則視居蔡之智抑又何如也
乃若開誠造士聚行勸學人樂之如樂有賢父兄也

至于今列藩臬而游史館者𠏉多昔日之桃李亦足明乎樹人之效矣當是時公有貴陽之命我人爭欲以明海節旄借公不可得今乃得之長公公惠顧我寧克長兼師而督學非專官也今又得之長公我人固見長公如見公也抑知長公之所行公德乎葢公懿行嘉猷我人且不能忘況乎淵源家學箕裘世業者也其不改父之政以覆庇我人而訓誨其子弟不過愛其所親耳而厚有世澤于茲土仰北于鄭桓公武公夫桓公武公自周以後非可再見而我寧我慈偏徼厚幸其以祠宇籩豆寄甘棠之愛猶夫敬其所尊之義焉治道入心誰謂今不如古哉曰慈與孝實作民忠敢摭往蹟以告來者

題跋

跋趙芝庭家藏恩白畫冊

余閱恩白畫多矣此冊尤虛活遒秀妙出仲然想作此時有僊氣霏霏從指間出耶臨摹久之愈覺形穢葢天際真人非食松羽士可得假托也

跋邢子愿行書卷 爲李日含

邢太僕書名身後益著蓋其沉酣此道積有歲年老而不倦日進一日也此冊皆平常往來小啓耳而遒媚勁秀無一懈筆生平心力可知矣顏平原爭坐位帖亦是草稿至今爲臨池師學人未能真何便欲方駕左馬幾事點畫早已目無鍾王豈但文章書法不逮古人而虛憍輕詆亦世道之憂也不遇日含誰可語此

書何士抑類錄後

類錄錄類也類用物錄精類當有錄變化置鑪冶于凡索間取星岳河海玄渺珍怪之物聖賢豪傑奇邁幽僻之事融液而出之不失其性情而益躍其精光此弟博物洽聞君子若先生可李稽山時淑問無究得情勿喜飛箝之地盡捐日常祇以無術皆賦歸來以其餘力著述書成箭子日三十年閉戶灰心讀書猛念若不泯滅則先生志行可知矣予獨惜其功不見于旂常而見于楮墨益歎古人立言垂世非得已也非當時民物之幸也

題王太史書卷

往見覺斯太史書奇恣變化不可端倪嘆其天授奇逸不從人間來丙寅三月日歸自秦余從索聖教碑乃出此卷曰是未刻聖教帖也余留案頭月餘從容晤對蓋神與法相御而行規矩周折中奇恣之氣不減益信名公事業未有不自律度中成者淮陰背水武穆野戰舊日兵法爛熟胸中耳今人率不師古倚才而出往往敗轍請以太史覺之

題子愿草帖後

評邢先生書者云法勝於情余謂今之書畫詩文皆病在有情無法任其意之所至將古人可掩而背馳儀範且殊變色識者笑之矣且如所存邢先生書亦當時任意所至者耳天真爛熳中古道森然夫非平日得力於法者多也烏能情

賀獻仲寧我篇跋

人知獻仲才不知其大人卿恬先生先生筆花劒氣横絶當時先達如北海馮宗伯棨門鄭襄敏交河余文恪無不爲先生別號一欄其聲悅而氣應者則今田民部平野孫太史悅陽劉大恭茂成諸公諸公豈易得當者耶丁酉賢書以先生慶得人搆堂讀篇日鳴鶴蓋其子和之則以余同門友獻仲獻仲爲於癸卯從先生上公車者四癸丑獻仲幾得之而先生以太夫人春秋高分順猗氏丙辰之捷余甚奇獻仲

文獻仲日顧何足言是父書之精粹百不一當者也其日寧我又以志癸丑之不果得而速家嚴之宦非其志也余乃謂獻仲有不變塞之意焉抑聞先生治猗平徭息民尤甚加意學宮則和之者獨其子也與哉夫不知其人觀其友不於其身於其子余以觀獻仲之淵源遠矣昔者元方季方質偁太丘之德獻仲勉旃如以文也人則旣已知之

題王公世德作求冊

蓋觀于大翁而信儒者之效遠也翁篤學力行七十年無以異在諸生在黌校在山林無以異教門弟子教子若孫無以異我鄉與長公君萬以癸丑丙辰相繼登第儒者之效于其子孫不亦遠乎顧何以不于其身也大凡作者有餘則享者不盡朝施而暮收焉如坳堂之水負大舟也無力矣方翁之篤學力行垂老不獲人未嘗不怪嘆夫疏鑿無功乃至今日而賭伊闕而東之波濤浩瀚也故人爲儒則貴否則賤家

有儒則興否則衰天下用儒則治否則亂自唐虞三代以至于今以至于朱門白屋未之有違也故詩書禮樂之文孝弟忠信之心爲人之生理爲世之精華山川得之發其靈秀日月得之煥其光彩天地得之還其淸寧故篤學力行之蓄發者深而扶植者弘也夫投桃于人報之以李況有功于天地乎樹松柏者不長蒲柳種稻粱者不生莨稗又何疑于儒者也或曰老于儒者不少後亦不必盡達又何哉其學之不篤行之不力悠悠忽忽以虛其生非眞有關于世道

有助于聖賢也然而幸而售者蓋有之矣則又焉有篤學力行不知老之將至而子孫不貴顯焉者我師雞菴登第三年以來境內康悅至于好士育材無微不逮邇以奏最贈太翁矣往在都中見當世賢豪類以得交君萬爲幸而君萬奬掖後學惟恐失之眞世有太翁之德太翁尼于掌故今且澤及子孫我師與君萬光昭先烈而廣大之王氏之興尊有艾乎先後同籍諸公相與咏歌世德以識不朽以俟不惑而其因爲論著儒者之効以勸夫世之篤學力行者

祭文

奠張太夫人　邃菴師之母

婦人之所恃與天地長存者惟名而已門內之言行不及於外而從古淑媛賢婦與豪傑丈夫聲光並著非以夫顯則以子揚乃擇處斷杼獨稱孟母子輿氏之于其母以令名在賢不在貴也而况乎其取之也則又何慊於太母哉吾師司令于千稷益皆照肺石無寃刑罰中之教化深於木鐸至於今謌咏未忘也校士于庠教之誨之如有所譽奬不于眞其等其最

篤下者矣秦鏡在懸茅茹在念其銓叙百工如衡士焉請假居里中外恃爲砥柱偕仲弟懽于膝下旦暮三公不以易也正願奉太母利壽無疆而太母逝矣嗚呼孝子之情曷其有極太母亦旣享遐齡而服恩命然不盡吾師所以事親與太母之長存于世也惟是古曰三遷今則太母使人稱東齊高賢爲名執法與良宰相而邇其所生雖謂太母未嘗死可也其又何慊焉某等忝爲桃李夙仰儀刑旣哭于位而收淚稱詭以慰太母于冥冥知太母之怡然降鑒有當于

情也尚饗

祭楊大翁文

龍珠開祥鸑儀瑞世月照千秋手揮八際掉鞅文場奎騰璧光凌轢天衢中道廻翔風流在茲尊此游外桑林半奏衒聲藉甚家傳政事美有池毛北斗泰山爭輝並高於維嗣公聯翩雀起徧歷回天古名御史按轡中原山川動搖豺滑狐近烽驛燧消百僚肅霜犖犖淵露飲河遡源謳吟載路爰注旌旒簡書赦承小東大東望風開徑如晦被風如旱得雨民相調言公來生汝云胡不弔白雲高秋天上修文召翁偃游

哲人遠觀修短何有而況象賢煌煌厥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維三翁胡恨哉所悲東人失乃怙恃嗣公日歸攀車游泗某年家子休戚誼關夠忝嗣公屢庇萬間曠日天南山頹木萎恍彿無係陳詞有誄生芻束帛澗藻溪蘩遠于將之聊以告虔維翁陟降在帝左右鑒此几筵以妥以侑嗚呼哀哉尚饗

祭盧太夫人文

伏跗盧堂祀老伯母返真之耗以羈身水涯不能馳白馬素車過兩楹執盧孝子手伏子姪之位而哭遣一价炙雞絮酒將精誠以奠之而爲不次之言以告之曰嗚呼伯母賢母哉方某初奉璽書治河過德水造盧子之廬是時盧子方扃門謝客因謝某某弗願也遡而前謁門者曰吾弗見盧子吾將以見母母聞之喜甚急促盧子破關擁篲迎余且謂劉子荷陳雁行其附于登堂之誼無客而待之也大是時盧子劬以扃門謝客也盧子以深沉奇宕之才之性讀盡人間書用高第起家其經緯扶輿綜覈名物以任天下之昚來如蚌灰滿髮叡叡見頂天下之望盧子之出也又景星黃雲神龍朱草不常而盧子僅一登籍即棄去以奉母高堂結茅蔽風雨數椽一菽爲母於斯一水爲母於斯約而禁趾不出俗子亦不知東隣西苑誰氏寒清肅穆之氣濯濯如古人而有以青雲之士聲施後世之大者動之盧子視如章臺塵附之聚福祖拒庭弗願也非盧子之弗願母弗願之也夫世

所號稱賢母如孟母斷機之母畫荻之母剉薦之母倚門倚閭之母以至捧檄之母其大者王子於成或身被榮名高大其門可容駟馬車而東西南北以博一日祿爵之養即泉然賢矣而母不然母曰吾子而能讀天下之書友千古之人以繼吾先夫子之志吾則焉愛且吾子而能讀天下之書友千古之人以成吾先夫子之志奚逃而不榮名富貴也者吾又焉求蓋母春秋八十強飯如常又數年不病不藥而翛然往矣嗚呼母豈尋常世所稱賢母哉某於盧子誼兄弟而師友者也比者將以脊瓦之役還過盧子再拜母於庭索黍糜竟日而母不我待雞肪之戀甚愧盧子因以愧母矣噫滿虬夜泣隙駒朝馳不足爲母悲也石火終裂電燁如飛不足爲母嘆也未竟終竟繩繩大業翩翩盛事青雲後人不足爲母慰也酬明水以投誠將一縷而陳詞庶幾謂劉子知言者也而不我叱棄也乎

議

荒政議

國家政事以京師統四方財貨以四方給京師在中者關心民瘼不過以軫恤深衷奇之守令在外者留心國計不得借保愛空名緩其供輸况天下未嘗乏財止無奈耗之者衆有司亦未嘗無政病止由托之者虚故理今日之財不必求益但問其所耗何孔而使之滿言今日之政不必求多但問其所托何事而責之實蓋玩愒既久苟且相蒙若非上下同心銳意

振刷未保百姓之果見蒙休也夫吏治周乎民生阜民所以足國循良之長無事不舉豈必荒政哉然舉一荒政而前之豫備後之撫摩固已無事不爲之所矣謹陳末議伏俟台裁

備荒五條

一曰聚積貯夫義倉社倉固已所在而是矣大抵名有實亡數多積少積矣陳者或供腐朽放矣新者或假支銷空號非哉之鼠雀不採饑劳之鴻雁請以積穀多寡爲治功殿最歲終總報兩院合條具結果若

有銷春放秋納非殷實富民不得關領益易與貧賑濟不同雖當凶歉富民猶可完納若在貧民則當春放之時已爲烏有之物置之不問難乎其爲法追而取盈難乎其爲應不通不擾正如所云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者六年而外或可恃無恐矣

二曰勸力作小民何知終歲之計往往好逸惡勞偷日夕安耳古者勸農有官勸惰有速罔不猶令郎不能繳衆務而躬南畝也何至耕穫耘籽漠不相關乎平日任其偷惰至於凍餒然後起而憂饑軫寒博

慈愛之名于下又爲之請蠲請賑博惠養之名于上而百姓之填于溝壑散于四方者已不知幾何人矣此非死于荒死于惰也死于民之惰實死于官之惰也各邑長吏何惜单騎不時親行阡陌一語相慰可以忘勞勤者蒙獎可以起惰使春無不佈之種夏無不耘之苗旱有溉灌之利蝗有撲滅之功則上不必有蠲賑之名而民之受賜宏矣

三日驅游惰一人有一人之事一家有一家之業大者足以資俯仰小者足以謀周身早起而專營計日

而取效何至糊口不足仰給于上哉近有刑不馴民鮮智亂萃偷閒廢業或開博場或持市柄或貪緣胥吏之姦或鑽刺官司之實或倚富欺貧或誘良爲暴豐年坐享贏餘則斂聚人以成家荒歲樂生禍端則擁饑民而爲亂郡邑大吏當嚴行保甲之法察民之游手無恒生理者責令占業懲之于早制之以漸能化則感可聽其爲鵝不能化則務不可容其爲首得彼之力則生者轉衆去彼之徒則食者亦寡此事之似迂緩而實切要者

四曰禁奢靡夫維勤與儉可以克家父兄之于子弟欲其飽煖則未嘗不嚴戒靡費使歸節約平日不防其匱匱而恃有以予之爲可久也亦不愛子之甚矣國初之一人生息至今何止十人今日之一人費用視昔又何止十人而欲民不貧食不寡必不得已法當予之以制冠婚喪祭以及宴會衣服皆不得過過使輸粟入常平則樽節之所留皆可以爲凶荒之備竊觀人情損衣食之需以飾觀美刻旦夕之營以從習尚亦厭苦而思返之時也但束于俗套難自脫離耳誠畫以一定之法驅以必然之令人亦何憚而不從哉

五曰謹崇尚古者教民孝友婣睦守望扶持即聖諭六事其關係民生豈不若明深切邇來奸民左道轉相煽惑玄宮梵宇遍海內大者數千萬金小者數百金有脚往持而耕而食不織而衣此非小百姓之脂膏哉又有白蓮無爲等教聚衆說法竊命惑欲愚民不悟輕其常業而從之竭其生資而給之微猶放經拂倫易與爲亂而耗財傷用實難經久夫一石之粟

一人食之可以兩月倘加一人焉一月而餓矣況聚無事之人食有事之食并奪有事之事故無事之尤乎自非上之人大與吏始嚴禁必革以刑罰之威破禍福之際狂潤未有底也

救荒五條

一曰克賑濟古者助耕補歛不必歲荒也有如歲荒不發積于何用但恐里書作蠹衙役爲奸上實有損下不蒙益甚者有賑之名無賑之實申報則盈冊可按給散則半粒不沾是枵腹待哺之百姓反爲盈蓄

飽蠹之借貸也今後雖遇小歉不成災者不許假托
支銷其應賑貧民剋期給發勿遲勿冒濫以爲長吏
矜恤之文即條目可以不設以爲下民生死之關如
之何其泛泛從事也

二曰給飯粥救荒之策非賑則糶糶獨調糶不如賑
賑不如粥蓋正供不糶所糶不過本處雜支而實有
必不得已者上言之其名美下受之其實鈌賑則開
倉發濟矣彼猶有家之民也莫若量各里之中或市
或寺或關或曠擇耆民之好施而謹厚者主之好施

則無侵漁之弊謹厚則愛廉恥之防設施煑粥即饑
餓之甚奄奄欲盡力不能炊者皆得以一箸回生來
即與之不必問土著流徙也然而非計盡無復之者
必不肯來獨有待此無待賑有待此無目也顧非長
吏目擊心畫長慮曲營不免有就食而倒不得食而
仆者則斯民之饑而死也與由己饑之矣

三曰勸借貸中外諸司所以百計救荒者何也治亂
與同休戚相關父母之責無可諉耳彼中富人坐收
高廩不顧吾閭里肥瘠無論非一體之情亦大非善
処之計蓋方窮民執券而至止慮私契之不可憑追
横民擁衆而前始懼倉箱之不可保公使既明不妨
稱貸之自官高義可借武亦感激而願施但不得借
以爲名遂開挾詐之隙又先防怨之所中州啓傾陷
之謀要使富仍自安貧可得濟而已如一家之內兄
歉弟哭父母乎心自欲相拯豈真以弟損兄適成兩
敗乎

四曰興工役民之饑矣又重其勞似非所堪然郡邑
倉庫之積各有應用安得一概那移盡給百姓除起

運邊餉驛傳俸廩工食外各處有營建修宅等費其
在豐年亦須此百姓之力但百姓未必須此工價之
資耳荒則民間縣少興作窮民之生計夫則什九徒
仰賑粥以活旦暮民有食而不用其力官有費而不
成其事兩窮之道也計莫若取學校城垣廨宇之類
修葺之借以養民可佐賑粥之窮而民不稱苦亦一
策也夫人惟視學校城垣廨宇爲官物也有任其傾
圮而不顧者矣將無有視此民爲官民者耶

五曰治盜賊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賑與粥與借

皆爲窮民然不安全富者究必同歸于盡矣富者救荒之權實與官等則保富正所以爲貧內年多盜賊謂饑寒所迫非其罪也穿窬不禁將爲斬關數人不禁遂至千百如去年山東之安丘或亦御縣養成之耳竊思民有饑餓上之人百計探援曰此實良民不忍坐視其死耳盜則自得死罪何取姑息是饑民遂可蔑三尺之法而因年乃寇劫一而之辭哉如是則亦聽其民自相搶奪足矣何必採荒之急急也故小盜必治惟採荒宜然不止保此富人爲衆人之資抑

使民知可生可死而不可爲亂則刑罰中之教化矣此其大畧耳天下之廣東西南北之異山積川陸之不通剛柔強脆之相反固未易詳言之也竊見庶人之家夫婦力作僅足糊口若無餘力以贍子女而從未有凍餒而死之子女不聞其苗給于外亦不聞其聞計于人也爲民牧者眞有愛民若子之心備荒救荒必自有策矣七事之責成目有治人無治法嗚呼盡之抑人情感建于已則不行必力法起于人則推諉恒多豈知官雖與人事皆一主開誠布公一以清

明果毅之力行之何內與外之不相成同與民之不兩利乎乃昔日之弊有荒而不告民病莫由上達今日之弊告荒而不救民病莫由自瘳受人之牛羊而還使其人求芻與牧也將不若其人之自牧之矣

職聞古有一成一旅而興者志氣精銳號令嚴明而人心競勸也其以全盛之勢而亡者精神懈弛賞罰悖亂而人情解散也自撫順破兩月餘矣日日徵兵無兵如故日日搜餉無餉如故皇上始猶震悼後且怠緩如故朝臣始猶策勵近亦推委如故頃敵又破白家冲等三堡矣雖報退去旋又進攻矣出入眞無人之境攻取眞摧枯之象敵人益驕我兵益怯此非有以大振作鼓舞之不奮也鼓奮之權惟皇上操之

而中錮于貨賄近蔽于瑞侍外狃于久安度外置之姑且待之如熟寐不寤之人不大呼卒呼不醒也今當集合朝文武官員伏闕下號泣請皇上面見羣臣議戰守之策速發帑金數百萬爲餉爲賞爲間諜之用皇上一醒人心自奮不然即那移補苴苟給目前于鼓無振作之機無當也勝敗之外在此一舉此最無可奈何之事如危病用劫藥敗局用劫着不如此不可救也夫遼非邊也是京城之左蔽也及今不計萬一敵破開鐵則遼陽孤遼陽虜寧去異日獨能守

山海此必無之理也呂夷簡曰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職亦曰使敵得遼陽雖發金錢萬萬何益在今日損兵折將失地俱不暇論將遂有天寶靖康之事可不憂懼乎近奉聖旨一則曰措處再則曰措處一則曰有悞軍機再則曰責有所歸乃今借餉借兵幾于竭澤焚山尚虞緩不及事至于各處抽夫或由水旱凶荒民貧不支又在在苦稅反不得不少寬正供以示軫恤今一舉起徵則刑罰之慘追呼之擾在所不免萬一愚民生心其患更大矣轉餉安民

俱本部職掌明旨在前及今一一陳奏使皇上知內帑之充溢外藏之所以匱乏也本部亦有辭于皇上矣且自古多藏之世從未有不及身而散者今之可慮一則邊備久弛二則人無固志三則海內空虛四則多藏厚亡也若借遼事以爲散帑之由亦猶散之最善者也職故謂不可不合朝伏闕一請皇上之面見臣下大發帑金也果有中包脅之精誠即虎狼之秦與楚爲仇讐之國猶且聽從而況破節嗇之見仁爲社稷之計乎世廟時議禮諸臣伏闕而爭猶不斜

是非之關此實存亡之機矣語云風林無寧鳥覆巢無遺卵此大臣焦頭爛額上爲國家之時亦衆臣同舟呼榮下爲身家之日也不揣凡庸妄抒鄙臆可否行止伏乞台裁

墓誌銘

明賜進士太常寺卿華池白公墓誌銘

神廟庚申與華池白公以織府隸先後司銓急國進賢氣誼交善也已各引避俱不善爲時趣予以丙寅夢臚春明公亦以丁卯屏居里門矣怏怏悲危慴終熹廟之世孤芳不宣風節亦相尚也今上御世百度維新公奉旨起用少司農虛席未偶予以駑下濫列勲卿方擬借光啟事酬恩遇以致宿好而公訃至矣切怛追維發諸心胸復逾年而公之子某以其所爲狀

屬予曰嗟乎吾翁知公亦知於公者也公何惜一言以爲吾翁千秋乎予受狀不可以辭援筆作志志曰公名儲珝字某別號華池甯和人也氏族之際其來甚遠凡數傳而名琦者以義聞琦生汝思汝思生如玉歷岷州衛幕祖父某以公貴贈如某官公生而穎異日數行俱下辛卯舉於鄉甲辰登進士除西安理官是時秦藩宗彊盛至有爲護衛雪憤而箠楚其人以至於死者監司傳檄郡縣皆相視莫可誰何公受事稽實捕其人日若不聞入關之法殺人者死耶

乃定璽宗爲之歛手有以盗金誣淯南尉者禍不測
公廉其誣解於直指曰盗獲則金已盡不見金徒見
人耳尉安得受盗金乎尉獲脫涕泣謝去長安有富
人亾其宥而盗弗獲其偵卒誚其曹曰彼黃冠者素
無賴可圖也拷訊誣服坐累者亦繫獄且具矣公獨
不謂是得其情悉解散以盡一郡稱爲神明關梂之
役號關中爲天府中涓御命虐民民無以爲生公調
剩獨除遂得安堵丁賻公艱服闋起辰州時上方求
大木於楚公祗積習以備亟需公私便焉以居太恭

人喪去楚復理齊之登州登瀕海疲瘠難治公盤錯
繁劇分办而解壬子分較棘闈所錄皆上士擢郡篆
人稱清白公又修其庠序延納名儒以高弟子成進
士升當塗者指不勝屈也值大祲颶風拔木旱蝗交
作凡三易歲至婦子不相保公條議救荒諸欵招徠
淮粟通海運令商賈循故道以達天津收其儲積貿
易而東且示船艘爲海防又置流移場以居來者爲
粥於路以待餓者復給糧糗以濟老弱間散之金錢
以補不足是時死亾枕藉人望而畏之公單騎行風

雪中日以拯餓活人爲務歲成有秋又百計以興利
爲民請民之不死於荒而得安於業者皆公德也乙
卯闈中分較得士之儁與壬子後先相視篆海州州
去郡遠且多盗公延訪魁竄之法而東海以寧往者
祇庖代爲傳舍吏胥轉其藏於私家者累千金公不
爲動但榜其事於闕門目及則以故物還者勿論於
是諸奸皆感悟陰饋其牧積蘇頓清理官從兩臺資
彈事佐按獄皆以綜核嚴明傳名當公三理刑郡皆
愛惜人材持法寬平其所獲全者原貸者無算公之

由宗伯郎調銓曹也杜門謝客避嫌郤餽以推賢進
士爲已任已未入禮闈按士一十有八拔稱得人以
驗封郎假歸著述不窺戶外甲子起考功郎掌外計
執平明之政幽隱無遺郎間有逆軌行樹者亦未嘗
阿其所好事竣復入闈其得士與已未稱班焉典剭
焚香告天堅持守正人不敢干以私雖政府且遺書
相脅謂宜歛其氣以就時情弗易也提督四夷館逆
逆璫䂕乞差催通賦復命擢太常卿仍絕跡不與黨
人通至恥與之揖黨人啣之必求所以中公值推學

夏巡撫以負氣偏執放歸田里今上御極求骴折故
舊之臣一時咸以公聞詔公乘銓負氣在道瑞時則
負氣乃正氣也上嘉納之來言起用公骨鯁經濟有
古大臣風烈感時疾事堅臥不出雖詔逢聖明未克
竟其用已已卒於里識者傷之公性孝友事親以色
養愛昆弟甚篤沒世未嘗有間言方其畢祭楚以未
得與父母訣爲慽居喪三年悽愴備至爲季弟立嗣
訓誨成立不啻弟之存也又置諸耿族立家廟祭祀
畢歲時會食長幼悉至延塾師教族之童稚邑里皆

嚮風焉邑舊有百泉水利發源邢臺及邢開新河而
邑利幾絕公力請當道以復之邑受其利鄉學剝落
湫隘廣文齋居至不蔽風雨公捐貲以示勸激宮牆
爲之一新自東警以來徵調之繁絡繹於路輸金給
餉公必以身先邑人已已敵迫近郊憂時益切出橐
中金貲招募鎮靜里閈免於動搖形諸篇詠憂縈罔
瞬息不敢忘固也其先事深識出人意表邑大饑較
不登三之一公慮遊民之饑而死又慮其畏死而爲
盜也請於當道曰公知民與盜無二義乎歲饑則民

貧貧廉而無積聚則爲盜易驅之興作以就食與役
保民以免盜耶遂倡義捐金發穀募役修城工竣歲
不穀四境既戒而民賴以有生萃范文正公義田之
舉每歲多積穀值歲歉較價將貴即發倉給宗族出
其餘於市減值以售焉市價因之少平窮困者獲其
惠公執義好德親親匪懈元配陳恭人之兄以弱冠
鄉薦早逝遺孤屬公爲經紀成禮教有其子有名諸
生則女夫朱生者邑名家子也治家子業未售婣畢
負笈從公於東牟公教立業成視兒女了如師弟子

禮兩賢文聲蔚然相望公性端靜不尚浮靡登仕雖
久儉介若儒生姬妾不衣帛不汲汲家人生產門鮮
雜賓解官之後治園圃以課子姓不通姓名於要人
志意豁達晏如也性嗜學目不視稗官之書沉酣六
經每極玄解通籍後里居強半日坐一室執經學者
談性命者就正無虛晷公爲文有奧旨篇其諸集尚
未傳布有救時條議銓署草白氏宗譜若干卷行世
公狀貌玉立強健不善病亦未嘗藉醫藥至庚午春
稍病其題脈語多厭世忽日中發書施遊花塢神臨

意適滿菲下庭階倚杖跌小危然而逝而如生方公
逝之前三日也其監侯夢公逝時車與中馬騎合仗
數百人從之出邑東門以去異哉公之能陳若泰人
子幾人
銘曰道大則尊德久則宜自公立朝群激靡專三出
可埋哉人與銓理惟慎法銓不隱賢身能守轍義無
附瓶齋陳國體上振下惟奉宵肖撰刻侯比行清貞
耿介光昭後先銜焰觸忌歸臥充尽功立名盛惠普
澤延寘鴻在野飛龍在天滿輪方馭村駕速旋文史
優游名山大川勒茲碑碣藏彼基阡奕世徵則昌者
得全

鄉進士逃南趙公墓誌銘

余生髮未燥聞邑先達語及逃南趙公輒稱古之
人古之人云歲庚寅余入邑讀書則公已棄人間事
矣又二十有八年丁巳公孫爾質始以惡狀羽所敘
狀屬余爲志曰先大人彌留之際戒勿寫照曰少一
髮即非本像勿飾寘儀曰支費又戒勿作誌銘曰
我未仕無忠君愛民實行可以傳後二事已矣獨誌
銘終不忍罷顧不敢違先大人志也惡任咨公教之
決又數年于今乃從事焉余曰嗟乎爾質此二十八
年中豈嘗須刻志親乎乃公何以志其爾尊人且觸
爾質補石納隧也是可以通爾質之志之窮矣余雖
不敏撰述嘉言懿事以俟後之君子固所願耳謹按
狀公諱愈光字子煥別號逃南其先上谷人徙曲周
自祖雲始遷館而土效而檄而府世耕高固里府生
端業乃大授七品散官置田滏河之左徙居之人遂
指其廬曰趙家莊是爲公曾大父生來鳳飭邑學修
郡泮刻小學諸書以教邑人督學使者高其義晉一
子爲諸生詳邑乘來鳳生子三伯嘉遇入貲爲指揮

使李嘉猷經幕仲嘉謨清水巡檢配牛氏以嘉靖壬寅九月生公公天性孝慈樸茂面顏悲出入十六爲諸生每試輒寇多士癸酉中順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以父母春秋高嘆曰讀書思報朝廷一命以報所生耳今君恩未可必得反以誦讀妨温凊如子職何迎二人于邑致養無方爲後進主文社議論一禀于先民毅然立世道江河之防焉丁亥己丑間丁內外艱哀毀逾禮幾乎滅性時爾質成諸生拜大父柩前公愈悲慟則真無足以解其憂矣大事甫畢而疾作

歷春徂秋竟以弗起著遺訓十則曰催調攝曰肅閨內曰勤學業曰戒嬉遊曰慎交與曰理家務曰節財用曰謹門戶曰擇使令曰廣儲畜爾質更求治命則又曰閔子騫可法也仍賦詩二章而卒葬于邑東南五里之祖原爲萬曆庚寅秋八月之五日距生年四十有九公自奉澹泊好施樂予與人交無城府覩識多待以舉火有爭訟輒諭解之俗用以聽教其故人子多成立常以饘粥活人命德公給葬具者詣門外不識其人亦竟不問邑中喜談高行者至于今不衰

嶽有笑貌在人齒頰可以想見即顧虎頭捉筆未必如此生氣故公真可不作影像至謂少一髮即非真則公又肯以一髮假人哉行未仕無忠君愛民實行其住而忠愛可知也公豈謝鄉廟必賢于丘壑于古休嘉之林盡爲褪紛一輩人挨擠也耶則隱德幽芳後世何以逃焉公配某某

銘曰滏河之東惟之子宫滏河之上之子是祀紛蘭爲家云胡不芳之子猶在與河流而未艾

啓

答徐觀我蜀撫

方今一邊不靖是處犹驚將不知兵人無固志燕齊至今無雨數千里民不聊生徐濟而北絕流幾十萬軍方發食人皆日微兵括徧外侮之剪滅無時殊不意刻肉醫瘡内地之饑荒并至雖有善者方罔畫而左右難況無人爲日若調而水火濟心之憂矣久當去爲未能户如綁然欲有說其何以頃者背城一戰斬首萬餘東征四年只此役吐中原之氣戰勝五旬尚無人窺河西之藩用人之有益罔家募兵之特勤聰馬有以也其衛門後進年譜世宜偶賭飛鴻一吐胸中之蘊結便因寸楮併彖域外之掃除

賀李建霞入相

恭惟閣下直方以大清任而和風聯道德之模久炳弼諧之績心不游于濡泊於我如浮雲身爱佩大安危再用作霖雨由此佾主不與苦口空談以啟衆論方拯人情彼屬雖怒激之風有自鳴自息而砥礪之柱終不倚不流恭士崧低昂時至者即喧嘩之所設

水火炎潤勢爭者賴鉉耳之善調權衡國是隨皷皇猷自此大知議論之公而衆仰規模之大則沴氣全消塵氛自滌國享和平之福而民安樂利之生此又在善頌善禱之外而非徒獻芹曝藻之私已也臨風遣使望斗馳神

與馬康亦少宗伯

恭惟閣下允堂頓幅孔席真儒天生正氣以砥狂性植精忠而默運升沉遠近皆見爲公意之重輕中外險夷恭亦係斯文之通塞昔能先見於前後淵建鑠金之焰忽冷斯完璧之珍益堅益備良臣用國譬如明珠在淵不矜其迹而有無限之輝不顯其庸而有弗知之潤自徵閣下誰稱斯言以素抱之貞救一時之病會見妖氛自滌沴氣全消其匪徒邀私庇于二天實與覩太平于一日也臨啓主臣

賀何芝嶽宰輔

伏以網維三極扶日轂而與行斡酌四時注斗杓而默運功烈將逾今古恩光已遍等夷海宇臚歡中外胥慶恭惟閣下當代達尊盾時良弼嶽生嶺海間氣

鎮五百年中天繼帥儒臣而本三千門下能見正存
九二瑞呈易畫之文鳳鳴見際朝陽鮮過詩人之詠
得非唐虞所聚宜乎並進皐夔不因文武之遺安得
再興周召茲成輔相以參兩任一身順治威嚴以安
撫付九有潤色猷于不顯調元氣于太和人望攸歸
士林胥戴某縉紳末品章句腐流自通籍宦遊已越
彷徨之分追治河重寄益增尸素之憂幸際明良交
泰之期正當胼胝效勞之始私衷有喜末由效燕雀
于庭階至敬無文聊以布腹心于牋素

候何相公

伏以聖王御極必有從龍之佐大臣應地自荷得水
之知殊恩在遠而益隆寵眷更新而未已猷光社稷
慶溢縉紳恭惟閣下爽清尹任斷房謀叶握懸勳
行古姬公之四事治安競業同今帝舜之一心內順
外威四海仰安攘之偉績身退君求萬代聯喜起之
泰交興賦間起居望高洛陽之社人情忻愛十權動
版築之賢嘉謨久注天心老成再膺皇眷新崇舊德
沙堤度十里之春起臨廉頑清風振百僚之氣因逛

待調贊而轉民生臨燮理而籌誠千萬世之奇應五
百年之瑞者也某久蒙階舒茲忝行河擘指南來日
覲海游而心悖縛身北望悶思天語以覲鶯所侍御
座之傍有人高閣言無不宣之史在欣尚喻當殿使
外臣展布四肢行效股肱之力而閣下輔佐五位並
免洪濟之憂片片徇緘孔惶惴篡伏祈海內均既冰
兢

上沈相國求遷啓 代高公

伏以元老持衡萬國仰休休之度蒼生製錦百里淹
碌碌之材自匪藉麻可能出谷恭惟台座德由天縱
自星降王輔之精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畧仁為
己任志在民生綜理玄風調燮元氣身履艱難而節
不露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辛苦已深將論俱快益付
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總六轡於王良果堪致遠乃
猶不弃涓埃之功務兼尺寸之長玄鑑虛凝雖輕重
不失其權而獎誘之恩不偏滿堤遠照同妍媸各安
其分而汲引之意居多此之謂以人事君故不難與
人為善自古間茶勘而虎風是吐握行而周道遂常

恐斯世不見其人何意於今得逢其盛甚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趨避之機事任巳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出沒風塵之內奔皇案牘之間自東徂西幾二于里攜家去土殆五六年滕大夫之才豈久堪於治劇楚令尹之政知何日乎告新聞以非分仃慚欲因贖官求去一决甚易再計非宜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壯年休暇處踰椽檄之心况乎斷鶴之恩曾未報於萬一而駑鈍之質敢自怠於馳驅雖門孔聖之門無取仲由之瑟妄意廣厦之內可容燕雀之巢永

感生成勉自修飭鉛刀戒有一割之用跛鼈庶幾千里之行苟不辱知敢云報德

上曾禮部求遷啓　代高公

伏以樸樕非材久玷公門桃李螻蟻微垤借榮近水樓臺感激殊深敷宣罔倪恭惟台座鍾靈翼軫毓秀衡湘令德無涯下方馬水而其流長其澤廣高風何極遥想龍渡而其節重其望隆器比珪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蓍蔡下啟卿士之謀才猷擅乎累朝文章師乎百代仁無擇物忠以致君嘉善而矜不能故品

無大小皆可以適用使人而無求備故技有偏全咸樂于呈能此吐哺握髮之休風斷斷休休之雅量常恐當其之身而不睹其事何幸於今之世而又出其門王眷巳深時名獨重調鹽梅作舟楫於資傳說以持衡和上下洽神人皆借伯夷而典禮某疎不自信朴學違時渡漳濟之五年望海濱于千里樂羊之盈篋可懼李路之三善無稱尸素紫蓋門墻茲慨出沒風塵之內漂搖案牘之間不敢集苑以爭妍奈何心勞而愈拙凋鱗濡沫能無望于鯨波決羽依榆詡有

懷于鸞樹儀象分其斗水借以頌風雅調清歌敢云經濟于郢路賡容溢吹不過混秦于齊竽向來陶鑄之恩配天地而無極矣此日生全之德等父母而有異乎乏浩蕩之明珠肅寂寥之一羽誰曰申報借以明心

請學臺啓　代道尊

伏以栢臺霜肅忠貞夙重於九重烏府風清衡鑑於昭於八御儒紳共慶朝野同聽恭惟台臺渤海鍾靈泰山毓秀凜凜獨持三尺屯發霆馳烱烱自抱一心

天開日朗道傳東魯允稱乎天下宗師教洽北燕何
幸哉此邦人士似乾坤之於萬彙無論梗楠杞梓
被雨露之施譬匠石之別羣材凡爲榱桷棟梁無或
錙銖之負既荷周文之壽考即凡民其有興乎若非
孔聖之術術雖大賢安望卓爾況今日三輔之地士
習漸向澆漓似當年八代之衰文風日趨靡濫不得
眞儒以作之模範豈以後覺而能挽江河樂育有成
使濟濟英才輩出奎光聿聚見國家泰運昌期造士
之功焉可誣也樹人之澤誰或先之所謂以人而事

文　[illegible]　啓　謹

君即在門來而繼往其祇承綱紀章借裁成伏自識
荆以來頻披宿霧既于入境而後稔挹春風望繡衣
即欲傾心近芽冠旋復屏氣斯彼對狼遁跡售仰直
名見茲桃李盈門載欣雅化謹於某日肅備觴豆恭
迓軒車寅薦悃誠稍紓約結伏冀慨然光賁共驚驄
馬下雲霄聽爾笑談曾見鴻盤生珠玉

謝汪撫臺薦啓　代汪明府

恭惟閣下靈鍾河嶽秀蘊天人體備中和氣全剛大
學淑百家芳潤獨言撫亭所著書鼓吹接程朱胸藏數萬

甲兵一笑功名卑管晏精品藻於直北萃吏彈冠紆
康濟于畿南萬民挾纊總特時政爲保障以定厥家
特陟冬卿作棟梁而支大廈君民共借文武兩懷憶
奉命而來者山甫哉巳亟旬宣之職茲布澤而往者
召伯也永傳蔽芾之歌則巳致身於事君猶思得人
而報主將謂法駕之內非騏驥不收豈意樂籠之中
雖渤澥並採某傀裘方當車下自顧何取於孫陽廄
朽而在爨餘敢望辱知於蔡氏不虞之譽胡爲乎來
當此而感激不數倍于尋常必非情矣及今而報稱

文　朱之朙　啓　謹

可少圖於萬一又甚難之公論片言榮巳逾于華袞
私懷數字謹用佩若韋弦欲終備乎馳驅請益加之
鞭策體大臣舉人之意原爲朝廷磐小子戴德之忱
勉效邦國縱使三善終慚季路自矢四知不負楊公
肅布愚衷望龍門而申謝傾慕欣然覺雀躍以何任

上禮部馮尚書求遷啓　代高明府

側聞廉頑立懦雖聞風而可與由義居仁第取人而
私淑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領木有觀摩之素焉恭惟
閣下道衍尼山靈鍾渤海仰過于人而不自異才雖

于世而若弗勝惘惘無華猶然東髹之先進文章爾
雅卓乎西漢之高風燮和大人虛受海宇辨練光于
曳馬視遠惟明識劍氣於速牛無幽不役含輝綴閩
皎愛日以流光毓采文昌映德星而開照對酌于右
傴叔孫草創之規師表一時真郭泰人倫之度調運
來文體之趨下有如江河恐遂至因連之就衰力爲
砥柱此之點調元氣已在持衡者之先而其預養真
才又居進賢者之右因思宋代而有識微之元老必
不令新義與新法並行即使不附而能早在乎明公

亦不使此弊至此時方業牽土均沾教化維系尤借
光輝其傾慕有年步趨無似碌碌于塵埃筮楚之地
畧無他長區區于簿領期會之間差能自守稍康性
不傷物未知果免乎悉惜孔融意猶過才固知難底
于成效往來二邑先後五年卒無毫髮之稱奚逭曠
瘝之罪此自無材可篤豈敢謂雨露之未均然而有
穀在園恐亦是樹稽所必庇台臺雖心無取乎集菀
乃力有餘于嘘枯儻以恐不肖之名難當士大夫之
意則曰如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不然則又曰係無君

子者斯焉取斯庶幾愚衷不終淪落感德于天高違
厚報恩以竭力致身寸楮鳴心承筐將敬伏乞垂照
無任瞻依

候周司業啓 代向明府

竊以賢者報國之功微於緩急有爲之際而國家求
賢之道乃在薰陶未用之先故論忠貞莫大乎以人
事君而愚以爲猶未若爲君造士恭遇閣下道本天
合德爲人師禮樂從東魯之先文章在西京以上璵
璠岳立表秀于雲霞煥術霽澄虛鑑物辨練光於曳

馬其端豈後能濟識賢氣之速牛真才罔嘆弗售邇
來文風漸下士習稍漓無論中行之難其人即謂狂
狷而非其質人出新義視安石爲支離互禪佛經將
欽若其究竟關係非淺挽回實難惟天欲措斯世于
大安故今預有醇儒之間出譬猶炳然白日等霰自
消被其移如清風草木皆靡况國學爲天下之極而
至教在四方之先開道反經暫台臺司成之年而化
已不小計功程效及台臺持衡之日而用必無窮基
作人既在其勞得賢自享其逸此上臣之極莊仁人

之至惠天下後世實式賴之某章句小儒風塵下吏碌碌奔走服役之事區區簿書鹽米之間既不能學道愛人如子游之絃歌武邑又不得執經問難羣諸生而立雪程門惟台臺以嘉不能爲心引後進爲事伏乞開誘以道曠鰥勢阻飛鳧謹抒悃於便雁何以策褰卽惠重於靈蛇

賀楊司勳新任啓　代汪明府

恭惟門下秀毓大龍光騰斗斛盆齋玄草緝芳躅於子雲閣世清標傚高蹤乎伯起兩國方誇鳳翥北溟旋復鵬飛義不謀身忠能動主用參六典特冠諸曹豈但朝廷之寵命爲榮抑亦台臺之才猷素著非清直寡欲何以得薦于山濤必明雅遇時然後見稱于晉帝既空其鑑復倚之儀右闕信看自古罕儔其閒翠詞林推首當世共讓其才名梁棟棱遊百寮暫供品藻鹽梅舟楫九重幹見宜麻某躬遇鶯遷心懷燕喜當年附驥勢已隔于雲泥異地傾葵情可對乎天日恨無雙鳧作爲自叩龍門謹將尺鯉寄音上陳蟻悃伏願道隨時進德與位隆業懋格天使下民均沾

惠澤功高宰土卽與域來問與君其祥輪分餘光叨蒙大庇感激膽仰寧有既哉

賀陳司理新任啓　代高明府

恭惟臺下氣全剛大養備中和有用文章前驚三恭之上無窮蘊籍近毓兩川之奇生應昌期才堪名世入陳大對台光映雲漢以揚輝出典明刑暘春遍河朔而布暖其風度下吏樸樕微材望見威儀想直節於萬仞之壁周旋左右挹沖懷如千頃之波德盛彌謙道高不亢使人醉心而不敢玩所感通既神民將畏志而不忍欺於聽訟何有況乎奉天之憲如水斯平以懲創爲保全寓哀矜於擊斷空其鑑照不敬呂氏群刑雪彼盆冤再見皋陶淑問此豈但天雄一郡之福抑且爲王畿羣吏之師仰佩儀刑時如在溫良恭儉之側而意也消私也釋遥瞻山斗凜然有忠厚正直之規而懦者立薄者敦某自盟好德之私無所不至乃奉揚仁風之力有所未能睹茲以法行慈願言代民作頌儀蒙策其不逮時進而教焉詩云惠我無疆其斯之謂矣

上李侍御啓　代高明府

伏以莫門焦尾之桐必逆蔡而消音始播豐獄埋形之劍非遇張則紫氣徒高其雖制行之無奇常涵斯言而有感蓄抱器者周覽八極雖求之甚急而得之未艱待知者用守一隅不遇者其常而遇者其幸彼石父不見將止於道傍使敵明不言亦終於堂下故無論横海之鳥必有借而飛即僬以附驥之蠅可不勞而遠豈得迂談自貴坐失人察使當不敎之身乂在縲系之內既無繇乎且恭而遇商逵超於咫尺之

青莪恭惟門下才爲世之偉人位當時之顯處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志在唐虞力行周孔望驄馬而驕落百辟悚威逝袞龍而心乎一人㳟德輝騰在下不數明習漢張蒼澤遍海隅更勝正直晉周處至若取人而無求備嘉善而矜不能推不忍之心使賢愚各安其分用至誠之道令妍媸自獻其情故多士願歸舉材樂用惟所利國豈以樹恩某三善無稱自抱慚於製錦一拙日甚敢妄意乎彈冠昧其愆尤微其知遇老固未如安國已倦北平之遊奈真可北方回忽在

會稽之請下情誠過盛德云何儻垂憐乎縶驥轉移甚易如重諾其羅冶業置奚堪度幾得出大賢之門可勝仰斗萬一不爲君子所棄將賦歸田言出肺肝乞賜矜憐儀衛瑣玟冀見優容

上高侍御啓　代高明府

恭惟門下經濟名家文章哲匠時望在延王猷已深大上承綸共羨風雲繞掌握日邊衣繡入驚煙霧欽驄空杜衍不以恩假人劉職豈爲龍被角一開朝陽之鳳聲入丹霄邪見當道之狼縱横自貴益已直言中病矩止清節鎮浮目今鐵面豈聲猶以耳目之司盡諫諍之職竚見金甌投姓祇以精神之嚮爲格正之機盛美有如斯乎恭施罔無極矣豈但以聚轍避馬入府棲烏借朝廷之寵靈爲桑梓之誇耀哉某官知自守才本無奇信已成遊取學之故園以祿仕吏事而苦不合仰人鼻息效卿之先速以深雪身心而愧未能豁五年於茲心勞愈拙總有里而內尺寸難調負乘可羞豈堪此久竊其位聯爲日甚恐併非善後之方是用冒昧上陳乖情是冀言出內地菲敢爲

不平之鳴托在比鄰望恕其無因而至不肖當退亦
子其亦何辭不能可矜台臺或猶遐庇儻璧輪均照
特流景於萊城將玉燭平分獨翔寒於黍谷即難脫
穎請試彈冠庶幾無已往之愆以辱知已萬一有將
來之效少荅至仁雀躍局勝銘感不盡

賀朱侍御新任啓　代汪明府

伏以勁節亭亭秋霜雅想清衙府名言謇謇高風真
足重蘭臺題詩已恭棲烏舉鞭即看避馬輝騰柱下
望凜殿中恭惟臺下命世真儒匡時碩輔南昌一躍
八月丹桂高攀北海雄飛萬里青雲直上風抱昌江
之秀溥爲經濟文章來臨婺水之濱兼有威嚴慈愛
琴鳴單父風清晝永簾閒花遍河陽日暖香飄戶靜
京小鮮以不擾製美錦而能工宜居禹稱調和之司
匡扶日轂先借山嶽動搖之地振肅朝綱望重惠文
烈訟史魚之如矢聲高法曜清表孟博之登車曾見
白簡生寒待漏于官動色或者皇華有暇迎車兆姓
交懽豈有觸角劉職斷無假人社衍其風沾雨露近
則風塵感念父母之恩忘焉何日追思孝慈之範繼
見無時祇常冉冉于青峯紫雲之間躬乃碌碌于鶖
津信城之側每深銘藏竟阻鳧飛謹將蟻忱托諸鴻
翼伏願漸懸蒼珮早覆金甌環海生靈共沐洪恩于
湛露大鯨蕩岁長蒙徵煦于陽春將雀躍以局勝茲
燕賀而不盡

跋

先司空詩剞劂已成余小子復搜殘篋得奏疏若干首起而歎曰此先司空得罪之所由而生平勞績之所著也先司空起家郎署旋叅外藩未爲補過拾遺之官以故敷陳糾駁之疏絕少奉命河上廢宿載星其間開濟之猷未撓阻之情形與夫羽檄風檣之交錯具有章奏備歷苦衷後之君子讀其書如見其心焉是烏可以不傳更爲旁搜廣採復得書記序議碑銘論跋若干首此皆二十年來焚林破巢移家避地從青燐黃蒿盲風澀雨中所幾幾幸存而稍留萬分之一者及此不刻恐復凋零隨落蕩爲灰塵予小子安所逃罪哉遂並付之梓人以質當世書成因爲雪涕志數言於簡末嗚隱痛焉　時

康熙改元壬寅立春前二日孫侑百拜敬書

序

海陵牧劉雲麓重刻其
先司空簡齋先生之詩
以行於世郵書數千里

抵京師屬予爲序予於
先生年家子也誼不敢
辭乃受而卒業爲之序
曰世知簡齋先生之詩

久矣顧知簡齋先生之
詩而未深知簡齋先生
之人也夫詩必源於三
百當其盛時宣導休隆

則有敷陳之什稱述祖
德則多颺頌之辭敘志
土風亦兼贈答之義迨
其衰也朝政無綱元音

息響於是乎憂煩怨亂
刺譏感悼之作往往出
焉是皆藎臣烈士名卿
大家意有所蓄則形於

文墨非夫情性大有過
人者固不能賡淸廟陳
明堂與夫呼旻天而念
共人也然則詩之繫乎

其人顧不大哉簡齋先
生生當晩季望重淸流
值節甫之專恣憫蕃武
之就戮而且疆圉日棘

柔土罕鬪故其爲詩曲
而不靡深而不細壯凉
頓激而不流於憊其致
歎瞻烏也是俊顧之微

情而非開黨錮之漸也其深思制虎也是元祐之偉算而非同聖德之詩也至聞金鼓則感憤

無衣望烽煙則沈憂漆室雖當一觴一詠折楊折柳無不纏綿君父繾綣蒼生故讀其詩者一

唱三歎髣髴如見其行吟憔悴憂思惻怛之容是先生之詩非尋常流連花月寄托酒茗贈送

酬答之繁製也乃巨憝雖殲陰霾猶伏秉鈞者方且讒肆青蠅禍興白馬先生雖身處請室而

怨慕悱惻未嘗一刻去
諸懷其與昔賢諸先生
琅琅和答詩益高健蒼
渾神似少陵議者以爲

詩窮後工而不知皆先
生忠愛之悃所溢涌澎
湃而出之者是先生爲
千古之第一詩人而孰

知先生爲千古之第一
忠孝人哉先生没後河
朔之詩大振滹沱鉅鹿
燕山瀛海高陽鄗城之

間作者林立顧推崇首
烈必自先生葢先生好
賢下士而又力以風雅
之道倡示來玆故至今

天下士無論識與不識聞先生名談先生佚事讀先生詩無不慷慨泣下願爲執鞭而購先生

之集者苦無成書冢孫雲麓能世其家學以循良高第擢刺海陵復能以風雅之道廣教於吳

楚之濱爰彙諸編訂爲一集使先生之神情笑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雲麓之刻是詩又雲麓

之忠孝也三百篇之教不致榛蕪賴有劉氏吾安能無厚幸哉是爲序康熙改元季秋望後淮

南年家後學拜題於燕邸之尊拙齋

序

余在海陵備兵二載及秋秩滿將移雲麓劉君始自楚來守此州時余友李吉津亦由山左至語次及曲周故司空劉簡齋先生詩嘖嘖稱道不絕口然余未嘗見之鬱鬱胸懷間思購其遺本而讀之初不知雲麓

乃其孫也晨起治事雲麓於袖中出數編祈余序之乃是先生詩不覺狂喜先生生末季中消餘熖未滅官至司空治

河厥績甚著嘗以忤璫繫獄後雖得白而先生老矣盧德水序先生詩甚詳其所揚搉蓋實錄也先生心手別具悉不

依北地濟南弇州公安竟陵四十以前詩皆削去不傳而德水所鈔並皆其暮年所作猶之書家所謂晚蹟是求者也

方先生晚年意氣不甚得故所作皆紆鬱憤懣時見悲天憫人之意昔駱賓王聞蟬詩謂失路艱虞遭時徽纆鄒陽上

書亦謂左右不明卒從吏訊夫使賢者之心得明於時人皆信其高潔而風響不沇孰不爲幸焉不知事不明於當時

名必昌於後世故余以爲先生之詩即荆卿之白虹魏先生之太白也精誠不渝誰得而掩此古之人所以必不以彼

易此也豈不謂然哉集中佑孫至佑歸二首尤爲沉痛爾時雲麓年纔十八卓然如成立人故勉其開架書事孝弟不

以通籍爲貴沮溺爲耻而憂無聞焉雲麓爲是刻使其先人表見於後是不忘其祖者因念余祖墓門石尚爾闕然文

稿亦且零落未及攟拾夫亦有所不幸焉耳昔人所爲文往往有遲之甚久終不至於泯沒而余有志未逮故時以先

生詩置左右耳而目之以誌不忘余先人者賴於是乎在也

康熙元年季冬日濟南後學杜漺於修來園

拜序

劉簡齋詩序

公雅工詩能書游意翰墨宅如山水雲林游戲點染罔弗精妙囊無塵買之金座有鄭莊之客

多蓄置古款彝法書名畫以寄其上下千古之致而獨不屑屑作塵中緣世或以此高之公弗許公負用世畧高才宕

氣意有所至輒不嫌創舉自與而耻隨人軒輊也　德陵初忤權家居久之　愍宗踐祚起祿勳歷司馬以大司空建

中丞節行河爲國家奏宣房之績功名赫然矣卒用微文罪睨中之法嗟夫河齧漕甚　天子業重公事權而又令諜

奪於道築乃其河在也
歲由以實太倉數百萬
不聞後期即又無後費
而顧席其成而詆其後
何以俾矢音有雝喈哉

蓋 先帝事綜覈諸新
進務毛舉以當 上前
後行河諸大臣胥下請
室不自公矣公詩溫厚
深婉怨而思有風人之

致尤弘壯變幻於被徵
以後擢於遇而增於感
譬之水然觸石則立憑
風則怒傾洞淜湃備天
下之大觀有以也予嘗

覩公孫孟孚所藏公錄
石田落花詩卷末敘語
悼盛業之不逢念景光
其冉冉有幽憂沉歎之
寓焉自石田為落花詩

而其後屬而和之者鄭無慮數十家而於田最乃於田亦行河云時畧用齮齕而卒乃大致於功名之會蓋于田際

神廟全盛以駢簡齊所遭何懸殊也嗟夫霜藂零而蘭桂彫予所憂乃在世道矣

相臺眷弟張鏡心題

於雲隱山房

舊序

劉司空詩集序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淒清幽渺爲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敎抹殺以爲陳言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迨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舛也譬之於山川連岡疊障逶迤平遠然後有奇峯絕澗深巖複壁窈窕而忘歸焉譬之於宮室前堂後寢弘麗崇深然後有便房曲廊櫛輞突夏剳廼而迷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

室有突奧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奧則必將巢木杪營窟穴終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衆若是余有憂之而自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徵仲先生相見於請室得盡見其詩德州盧德水之評賞可謂精且前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言枝不負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閒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

是詩奉爲指南豈至惝怳眩迷啗鬼國而入鼠穴余又何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爲兆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徵仲之詩有若廊廟庚幾彙苑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慶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徵仲寓德水觀如何也崇禎丁丑九月後二日

跋劍吷

余與敬仲同出元城成先生之門敬仲文章品望已巍然爲北方學者之宗而余則與下駟案黃口乳臭也顧敬仲不以余爲黯淺于同門中獨暱余謂臭味神情大略相似每閒窗靜對啜一茗談一詩論一書意中未嘗不相許也仕路升沈萍踪南北兩人精氣默默在來然二十年來敬仲學日新識日老骨日堅著作日富勳業日隆而余之泯昧空疏猶然二十年前黃口乳臭也敬仲以大司空卿命治河河工告成

而議者中之遂至歸司敗下請室凡三更歲籥矣老臣憂國苦心不能見諒於明主而氣日和心日恬谷日醉絕無分毫憤懣不平見于詞色觀其劍吷一編一何婉雅春容哀而不傷怨而不怒沉鬱悲壯而不瞬于激罝之少陵集中幾不可辨此非學識涵養已到二十分地位能爾是哉余嘗妄評敬仲之詩兩分興味則芳蘭也早梅也修竹也芥茗也絕代佳人也妙想超情則彩雲也輕霞也春風也秋月也依稀羽化之僊放形寄跡於佳水佳山之境也仰不敢自附

於知詩而不敢不自附于知敬仲敬仲亦頗質之客歲余與(　　)同被誣徵入同岸乍得與敬仲周旋一載使廿年濶隔睽違之兄弟稽頭聚膝接几連床無境不談無爽不吐是殆天憫余兩人之睽絕而巧借奇緣以作之合耶人生聚散眞不可期過此一番又未知握手何時論心何地故不揣求敬仲之命漫書數語以紀歲月兼係感慨且以彰敬仲之虛懷折節以當代名宿詩文手由而猶不遺一吳下阿蒙也若夫敬仲延陟諸詩則自有吾師序其企歟大惟大

雅卓爾不羣此眞敬仲之知己矣崇禎戊寅春仲舊治門年晚弟瞿式耜頓首跋

簡齋劉先生同天綏之稱詩蓋自早歲已能高門□
以十年讀書十年養氣尚遁不求名與詩乃俱成是
爲萬曆丙辰先生有詩於是乎始從前所作盡棄不
留其矣先生之能詩變也丙辰以來富有日新每變
益上至於今而先生六十餘矣深造自得有無俱遣
吐上語如陳大王置一字若論宗尊所謂陶謝不枝
梧風騷其推激也世溢議論貫評唱而公諸海內名
日簡齋詩鈔

先生詩流傳已久世咸膾炙其近體不減賓客隨州
自明邀唐三劉鼎立要先生根柢波瀾尤在古風本
諸性靈建以骨髓一切色澤步驟若綱在綱有條不
紊詩中之天地得此始覺清寧而後日月發光雲霞
幻彩山澤通氣草木怒生庖丁解牛文同寫竹均於
此中妙得關捩先生既已觀古人之象遂爾抉詩人
之髓鋤刀甚微滲渠更老經營慘淡和以天倪揮霍
既完一張空紙真三百篇之孝子十九首之良臣也
嗟乎古詩一道世俱視如死楮土梁仰者作者備數

而已其最號能手健馳騁于七言而止一至五言便
如泥塑木雕俳優假話依樣葫蘆全無生趣或小點
大凝跳陷諸理夫既已挾身學究烏足言詩何哉五
言古之困人如此獨先生此際竟然有餘則其蝕鏈
自出手眼掀翻間架只說家常氣骨蒼森遠追漢魏
玄扃一開不從門入意之所投在在當應大而洞達、
鈞天小而竹枝楊柳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
石氣自青古體如是今體如是長句如是斷句如是
徘徊婉轉自成文章淡寫空描花明玉淨世能名先
生而莫能名先生之所以先生於是絕世獨立人大
自遠然從此詩家知有本末源流祖宗孫子是先生
纖往開來有功於藝林甚大也學者必從此等處理
會先生斯足見先生之純識先生之大體

國初有高季迪太史其人詩人也曾得其缶鳴集讀
之各體俱工一手而擅衆妙洞源甚遠蘊藉更饒作
觀之風流清潤雜以江左初唐之致最堪諷誦再三
人其玄中沖淡簡遠安穩妥帖蓋真能爲韋蘇州柳
柳州者忽而光怪百出凌亂縱橫老氣橫秋孤孑獨

眺又有青蓮有少陵有昌黎兼有昌谷有今者如是
是之謂卓爾不羣是之謂獨得其正竊意我明詩道
應以青丘爲大宗越二百六十餘年而有簡翁覺季
廸鐘鼓一新音徽如且司空太史易地皆然每見說
明詩者斷自北地始巳而之濟南焉巳而之太倉焉
巳而之公安焉巳而之竟陵焉擬骨面仍不遺餘力
惜哉其未嘗借之大道也譬如其一說而不知其又
有一說也使拍去我見善與人同虛心平氣靜坐細
論歷飲優游自尋原始升季廸吾誰與歸袁海叟其

體而微馬仲良未見其止若簡翁者可謂兼之矣
譬之奕然他人皆凡著先生則仙着也他人皆人着
先生則天著也先生原不欲多上人而人自非敵手
先生亦聽之可矣
先生詩有一種異香非沉水非迷迭若有若無不煙
不火或者太白所云獨立大地間清風灑蘭雪乎然
則讀先生詩者宜如何洗心滌慮通徹鼻孔以迎
香氣又當作何香供以俎豆先生
先生詩一味平實簡當無他設巧

先生詩源于雅而洌以風斂襟獨語隱然有當[illegible]之
心其音遠其詞文可以勒銘可以入告可以作史可
以被絃然體非氣和思若簡潤一日三復其有蕭蕭
馬鳴悠悠旆旌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之意
古云詩者持也最得詩人遺意蓋先生詩皆試[illegible]味
一持字而搭系之
先生舉止磬欬無往非詩淸空瀟灑一絲不挂在在
令人悅然余聞諸於先生同辭事後來先生詩萬頃
煙雲蟠胸溢目然是已著色者惟先生之人則先生

之詩之粉本之生綃又方解衣盤礴筆開硯淨時也
人也詩也合而言之道也先生厭辟曰虛生饒舌
先生腸最熱而面若冷言不多而意獨詳凡朋友相
見帶有油花氣者必正容以悟之令其純灰滌淨而
後痛下鍼砭從容審聽儼然日必作如是觀始可以
爲朋友否則悠悠行路子又何藏焉每當長筵廣席
客有談性命談經濟談意氣談文章議論蠭起于坐
自稱先生都不相關最後由片語則人人自失余因
思先生之所不可及者固自多方一言以蔽之曰遠

人品遠則無依傍詩品遠則不粘搭陶詩之所以足
千古無兩者只一遠耳要柴桑之詩亦柴桑之人爲
之也余峽陶詩止完陶公一幅行樂余鈔杜發已亦
首及此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所望讀先生
詩者設身處地如親見先生庶一部簡齋詩鈔爲有
著落苟留心斯道者據吾說而擬然以思之齋庶以
將之再取其詩熟讀而詳味之此即是親見先生若
猶未也儻爾竟日周旋何啻夢見試觀今之趨謁先
生駒厩者夫豈少哉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

亦弗克由聖願我同志共勉焉崇禎乙亥端午學人
盧世㴶草於杜亭西枝

劍吷總評

張聖標云適有同道于言詩[illegible]其音同面而指
之曰此康衢也此阮途也聞者以爲平路斷道擬而
行之幸不錯設日肯其知道者弟勉開摘瑕疵命或
可或否何以異是仁見其自造指爲知道笑旁觀者
就中草草抑揚溢附簡端是耶否耶自何收必
戊寅九月廿三日病中閒遂夢無可排遣取簡齋詩
讀一過庶幾澈深愁消結悶頓若無病無事時信乎
詩道廣大不滅金僊度世法藏也

瞿伯暑云敬仲詩大抵從五言古入其靜深澹雅處
似陶沉鬱刻露處似杜暢爲七言則奔逸痛快變化
莫測用古少而獨創多矣乃至近體亦以古詩氣脉
爲之五言以安和勝時妙言外之思七言以雄麗勝
每出驚人之語絕句小詩亦在摩詰昌齡之間請室
三年爲詩如許遂與少陵泰州以後諸作同・陶放
此詩長留天地間後來共有以知敬仲矣
盧德水云先生無終食之間違詩造次必[illegible]是觀心
詞士如坐深山木流花開忽來清嘯讀之[illegible]因題

數字以代贈言

此一冊詩凡三乙而讀始竟每乙輒盡數日緣入歲以來喪我叔父又喪我伯兄又送先後人歸凡遇痛絕少焉蘇甦乃取先生詩讀之而詩中又多楚調屬緒關情往往雪涕所以竣事如此之速而有語如此之拙也世涯啓事戊寅仲夏

東坡海外詩文精深華妙無一點衰憊氣冈云風濤挾助放浪淋漓亦其中之自得者深也今觀簡翁詩尤信

簡翁近詩益老益熟更鬆更俊陸渭南八十以往韋蘇州九十以上正在風雅場中奪袍擲筆吾儕學人惟有頂足禮拜

山谷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云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又自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横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世濯三復斯言蓋聞道者黄簡齋先生詩而更有可驚因筆錄之戊寅九月抄燒燭記時漏下三鼓

細味劉先生近詩只是一箇樸字尚不十分而變化不可勝言矣本諸身徵諸朋友放乎四海俟之百世定以盧子爲知言十月上浣濬下記

秋水謠小引

予治河之役在癸酉之八月遂河而下日舟以臨清西去里門百四十里不與過而問也挑濬黃河故道在甲戌之九月厥職在水茲序縮秋因取以名篇非如河伯偶乘秋汛據涯自欣欲以東觀於海也狷余既不可行也然且語而不合非思濁流耳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余心憂之不暇而暇謠耶若其意也其以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崇禎十一年歲在戊寅小春朔二日劉榮嗣識

詩　自序

劍吷小引

豐城有劍雷煥識而拔之北於夷吾之有鮑子淮陰之遇滕公傳聞慷慨使暮年之烈士引領伏櫪之老驥長鳴其感人深矣乃若獄中有蟬賓王詠之真如莊生所云劍首一吷耳雖然精爽之鬱氣無隱不彰悲難之哀音有觸斯吐其致一也至于自日疏河淤衍界明於秋水三至投杼風濤不起于慈闈令而觀之知罪痛深矣而謂予能已已乎崇禎十一年小春朔二日劉榮嗣謹識

詩　自序

附言

予在請室三年而久思又特有抑鬱困病莫可慰解
則歌以當泣蓋齊宣堂下之牛祇自寫其觳觫中郎
爨底之桐聞遥發其音響耳而自極情而止不但
工拙不暇計音調不暇調即忌諱不避避也蓋其所
處然耳微有感者依樣葫蘆動日功令詔獄紙桑後
日平反嗟嗟死生亦大矣昔人謂求其生而不得然
後可殺今即求其死而不得竟亦未生祖宗之法幾
如弁髦聖明之心有同已漸特許保放北寺并罪解

詩　个永　乇

網之仁而久羈沉逝仍多裂詠懸生之智予哀斯人
之非其罪亦復代號而不能已使吾人聞之勃同病
之憐君子聞之為悚刑之功士師聞之尚輿見于惻
隱之良乎則予死且不朽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廿八
日榮嗣又識

簡齋先生詩選目錄

曲周劉綮綱敬仲甫著

五言古詩

七言律詩

六言絕句

山居二首　聽演黄粱夢劇五首　閨情十首

七言絕句

羽士　流民三首　勉庸生日　送別四首

畫雪　丁酉除夕　送楊少尹還黄州衛經歷

二首　無題　紀遇　進酒用荆賓韻六首

萌山亭子　友人以水部買姬殿贈七首　紀

夢三首　閨詞用韻四首　題虞姬墓用王孝

儀韻三首　王尹思贈予木石云是姬人遺筆

予讃之尹思夢姬於寧陽署中成詩四章因和

四首　尹思用韻報詩再和四首　題畫六首

贈印擇上人　偶吟六首　贈姚大華　新

婚別六首　畫松石與伯器題詩其上　送友

送羅益甫　黄淼菴送牡丹無花　汝上于

節婦高茂才妻也夫死自縊士紳輓之呂純陽

亦有詩予步其韻　偶得長書卷逐景題之計

詩十四首　目號十首

詩餘

送丁退菴 踏莎行　無題 醉花陰　爲崔稼軒

作 青衫濕　舊衣裝綿 木蘭花　夢陽宋 荷葉

杯　秋思 搗練子　不寐 浣溪沙　九日 一斛

珠　獨酌 繫裙腰　憶舊 釵頭鳳　看書 一剪

梅　憶内 酷相思　月夜 解佩令　嘆息 感皇恩

無題 江神子　丁丑立冬 風入松　中秋 踏莎

行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一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霙雝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較

五言古詩

田家二首

荒村農事急趁秋登稷黍婦子悅勤勤邇明歷宿畝
手弄穀秀長回顧豆花吐阿爺尚未知菜甲齊朝雨

其二

客樹覆堦綠池水光照屋笑語喧二翁相斷續
頗聞長者言更比前歲熟儀哂多復論安眠已多福

寄懷白礎甫

君有處士居我歸亦考槃中可容雙膝杆頭足恣眠
青青水中蒲似君几案前風吹影婆娑感增别離嘆
因風寄此心吹到洛河邊

夜坐

人競賞秋月淸意傷悽冷夏月當新霽脩竹散踈影
徐風吹葛衣無言意自省淸如秋月淸而無蕭索景
愛此不能寐坐久夜逾靜四壁滿琉璃那復在人境
乃悟淨虛味非必枯槁領

買竹

減却一餐米買得數竿竹夕夕勿復問且圖洗吾目
風來韻自生雨舒青滿屋得君如好友忍儀就君宿

題扇頭竹爲賈愚仲

庭前有修竹靜對匪朝夕旁有高槐陰下有盈尺石
長安塵土面暫向此中辟我有同心友去此歲初易
但開竹間聲宛然見履屐愁與我友笑開與我友適
嗜與我友潛貌與我友澤離則日相思一日亦可惜
誰寫竹箋上領此情脉脉置予懷袖間歎問來與昔

寄祝兄壽

九月霜露繁黃花穠籬落朱顏白髮翁值之欣自托
二人風見背家難紛相薄伯也勞以衰仲兮稚而弱
日覩先業耗怵焉心罔穫吾脊引一絲庶幾仍屢却
茹苦四十年寒秋吐芳萼霜露亦已佹灌溉亦已若
相彼桃與李春風何灼灼及此菊花時枝柯數蕭索
往事勿復道且盡花下酌田家雜務肥漳河稻秔穫

兒子戲庭前嘉賓恣笑謔仲躬行帝京稱詩勸酬酢
天教憂患人行行即安樂

曉樹

秋樹映能媚廣陌庫木爛光彩自下生巢背皆迴旭
映出蒼與黃與丹與若綠冷然起深思逌然寄遐矚

水次

唐山不兼水此水復無山于彼聊登眺于此方游淩
我與山水性分應自相閒

望都道中

在道非一日與樹即作林蟬暮喧競噪樹境增其深
行者不暇涉可以濟煩心聊復媚此幽下馬立層陰

安肅早發

濕雲幕郊原林木助陰翳不測深與廣木末若天勢
雲隙漏孤光照林入水際光復自水生反照林葉帶
俯而見人影俯視結幽契與境窮始開窅杳送別世

送來道之左官歸里

昕與馬仲別痛佽若惟聚子乃促之行清淚忽雙注
送者如有失行者不能顧論遲母足悲芳華非所慕
建功日方中者耆寐方蹐送子復何言由處豈無度
風肅霜露繁蘆白秋江落江水清見底歸舟從此渡

題竹送瞿起田之任承豐

記昔佽竹間明月照把臂瞿日可君哉二子于焉四
再逢見黃花相將及長至瞿以承豐出魏（謂仲宮）劉尚
留滯顧見壁上竹吾友楊（謂雲）所遺竟幅不盈尺面
有千霄勢靜聽生空翠蕭然逆冷氣豈非我所憐贈
子以同嗜相離日以遠庶幾見其類務開若相思仍
即此間酬

以畫竹送俄雪題詩其上

物固以別植非木亦非卉人固有別品非隱亦非吏
楊子（謂案雲）身是竹寫照道所爽而我有其三横久蟲
情勞畏光濟于秋看壁生空翠一以贈瞿人（謂起田）一
以似魏二其一（謂齋）頭朝夕伴鏗鏘于焉得應求此
物兼聲氣人攜半幅紙離合稍足慰

家兄至

兄弟半年別相尋屢夢寐去春當來且暮勞占計
馬足已到門遠盼猶天際宜懽不暇懽交零涕與酒

鬚髮似艾時齒缺聲音異喟然感歲華寧復共遊離
而
久欲出門行既出而亦好宵寒沾柳條起風舒天嬌
塵幀踏不飛花萼落仍媛漸游夜韓沉衾薦起我早

迓山

迓山風亦嶢雪後夜不職徵歌破寂寞酒德于斯盛
屋角紫丁香結束殊矜慎應聞寒亦開不溺作無念

湯太史嘉賓寓射所顏其居曰睡庵厥由人不
礫寓其庵之西更曰醒庵余就山人談數往

來庵中爲作醒庵詩

地偏暑不酷鳥鳴晝逾靜老樹影婆娑滿庭交木石
誰以睡題庵別尋夢寐境而有醒庵人悠然坐日永
庵去不盈尺意乃各有領入世但欲睡出世較能醒

送萬同余柵倆出關

敗兵四十日羽檄紛繇止士卒不耻饑將帥不敢死
聖主急東顧咄咄誰可使叔也文字官輔運是前壘
雙旌渡渾河敵闘齊咋指不見舊經略此其第三子

送李季重轉餉出關

聽涼氣已秋沉沉而方寧寧是送行時而予忽遊離
東去問邊閫分餉勸兵吏察草先術白關月背掠吹
將毋尚未逞遑及友朋思交子經一年日今有同嗜
征邁遵前轍勉勉期有致

雪中過汪遺民飲送薛千仞張卑標不至

響落空砌碎寒逼虛牕嘶起視霰花飛籬根委素壁
不能閉戶坐獨飲意難適好友千里至一笑破幽寂
兼得故人問喟然感疇昔昔者不可攬且圖娛今夕
我有素心交各具古人癖與子慨相見把酒歌白雪

漸望暮烟稠風緊人語歇只尺艮晤艱況復經離別

寄馬仲艮

北風響疏竹殘霧宿庭樹獨與楊花兩悠然生遠慕
之子隔大河深情寄圖畫行歌春及秋再再歲云暮
寒林不可棲閒居不足賦時事方艱難安能無返顧
轉盼風氣和冰消河可渡

送聶章甫遊盤山

同有看山約如君倘能遂遠樹漸有色暖日生諳攀
相送出薊門我心先君至山即如朋友游亦有投契

人跡所不經別其道艱視武當逢節者一叩神仙事

姜神超張勉庸虛德木小集時勉庸德木將由

都

相求亦已殷相逢亦已疎與君相別期仰在相逢初
對酒不暇醉攜笑已躊躇高天欲雨座風氣黯庭除
莫嘆會云暫慰勉以良圖

移居舊別庭前竹

問竹于我友問友于我竹堯乎隋歲柯其長千于庭
篠生不勝葉蒼萃一窗綠邀月以進酒奏風以成曲

積雪盈堦砌相與森以肅春至衆卉發我友仍游移
結契匪今時欲離愛轉篤豈不在我心不如兼在目
豈不來我夢不如就我宿

不寐

夜深群籟息京氣生庭除靜然對花木月上東南隅
漸覺衣袂單欲寢還躊躇晝然令人厭塵事況夢想
欣此浮擾意且復坐須臾

鹿伯顧放歸竹詩送之

邊塵殊未清民心殊未平爲臣此不易而子何以行
平生深計國林焉念蒼生乃在逐誰怨孤忠累聖明
易退人臣禮退知辱與榮了身關氣運所惜非文聲
野艸浮輕碧西山幽晚晴子歸有行事寧爲泉石盟
送子不能遠執手百憂并

言別 辛酉十月余請假歸里以詩贈者作此酬之凡三首

豈不戀乎好涼涼歸一隅工路平以康良馬悅同驅
餘者其足頻顧聘倦脚躋靜言息林埛未暇叩所須

其二

去去何所之戚戚傢我里遠者通若近則兼患水

舊穀不可春新穀不能俟天地失其慈喜視民饑死
饑死民易任兵的紛難已在外猶哀傷今當親歷此

其三

霜霰爭秋冬使人畏別離風過木葉零蕭然衆聲悲
君子飲我酒能醉不能辭結交原不薄精氣聚此時
執手不復語後會不須知

別竹

小竹八九竿蕭蕭立庭際是時初有夏翻玉青宜風
宜晴亦宜雨清音宜風至影落散群魚水紋動容翠

紫薇蟲以衰冉冉秋光遒凡幾年月別宜其醒復醉
卽作別離思綢繆敦素誼不謂尚久滄桑物見凋瘁
氷花拂面開欽此宜雪意泯泯爽君交諒則免變易
古人謂君子所以勝凡九言別在茲時僅俠成往事
對之來百感嘆息此生等

殭者

余乞假歸良鄉以南皆大雪北渡滹沱則有
凍而死者楚兵其一焉居人生之以火余暫
止問慰恰然悲之因約其口中諸于顫聯幸

酉十一月之六日也

三尺千里雪其氣結層氷濬影難爲暖風微樹不勝
呼吸氷在腹秋薄傷左肱我本江漢士經歷殊未曾
力盡失後旅心死怨前旌折此一身已供彼烏雀爭
奈何蒙君顧異鄉感再生若莫此行役復當事遠征
我聞滹河上八月冬令并而雪將無甚念之心預驚
何日收勍敵功成不敢矜但願明上心瑕知小人情

雪後

濃霧蔽原野十步失村闢雪而生冷烟冉冉上眉鬚

芬上林木柯細與編瑤璵日出稍光耀爛然照空虛
始者雯幽穆忽復爲曠愉漸見烏飛翔或下啄其枯
御風有餘善流響韻通衢我亦踏氷來對此心相於

送盧德水

僻處似深山門隱清溪冷石梁通曲徑高樹覆櫚楯
芙蓉開既殘霜意使人靜空樓貯月光客至分寒影
千里相思篤此懷徒耿耿若是古人交容谷承繼綆
瘦骨傲黃花澄神積秋水我友遠心人勉勉期遐騁
與君幸節言精氣合已冥飲酒不取醉佐談或以茗

携手登高臺雲氣相導引淸曠激幽緻曠然瞻矚迥
波紋漾燈火只尺迷見隱君携謝朓詩搔手靑天近
馳想千載上小心邈獨醒會意不貴珍賤貧其士品
誨我以樸素醫我以簡損入室結芝蘭恢芳庶入木
乃言遊有方遄歸身定省眷戀不能留中夜不遑寢
北風肅郊原晴烟夕藹并單車越長林哀鴻飛欲盡

乙丑生日

歲月不我與生事轉蹉跎筋力年來緩白髮日益多
郡國嚴屢盜民言悲易訛商用常苦早下者復爲河

妻孥飲我酒饑饉妨嘯歌晴日高飛鳥寒氣肅林柯
何年亦易盡憂歎欲如何順無荒與亂貧賤過天和
可以釣水濱可以耕山阿

偶作

我本泉石人所諳樵與漁出門觸塵網一誤十年餘
衆貌臨止水眉目有萬殊人情欲美好態千態所居
揮手謝衆人歸去葺吾廬種植以自佃臨流以自娛
世短微生促聊復安其愚

其二

歎息庭前樹霜乾葉已落晴日和以暖風氣嚴相薄
衆卉不足存寒梅育芳萼命酒結孤契敦此歲寒約
及彼春華時群賞味斯削

得家信代內

夜久不成眠殘月生東隅兼照黃金臺變心莫如予
平生輕離別況復有遠圖轉盼失壯年面瘦頰非關

其二

早起一臨鏡白髮夜來多比于于草木安得好枝柯
自能甘饑餓如此兒啼何數米備晨炊門外嗟催科

姜神超張旋吉過訪

欣此真率意相過不厭頻隨意數既若索酒旋開樽
橫襟陳今古談詩別有神奇快殊自喜將無世所嗔

其二

平生結交心常恐賢者棄何以送之子曠然委高誼
明月照人懷清光坐忘寐悵然念離別憂來忽如墜
及此未離時且同日日醉

送姜神超

美人美如玉詞氣芳于蘭茫茫燕市中遇我青琅玕

邁爾亦匪易爲別良獨難仍是一杯酒不復爾時懽
所嗟寧落莫君有五色翰

感懷三首

疾風生西北浮雲與風馳須臾京風至細雨紛如絲
池水漾微波樹影綠參差對此亦云樂而有鳥啼饑
黃雀有餘啅此鳥何不時衆翰欲千里與日安可知
彷徨同窮林風雨增其悲所遇類如此何以哀衆爲

其二

有美誰家女清揚而自皙自本良人守貞西山側

坐臥一蓬窗日夜勤紡績使予死于饑義不受憐惜
如何綺羅者比予于花蕊留爾富而家予自守予厄
豈必盡富貴而勞苦相索

其三

十五學鼓瑟宮商頗玄妙二十向齊門乃言非王好
自慚拙且疎吹竽不成調更適十五年王好淵難朴
嗟以我媚人何時能一笑浮雲侯生城前之發長嘯
我生如浮雲暇趨人所樂排漁父相能鼓瑟在之道

感遇呈高孩之夫子

世俗輕變易君子心相期未能勗明德深慚國士知
東望望岱岳千載此依歸儕儕中悵惘況復履艱危
堪此逾三年安得發無絲

其二

黃鵠駕長風高飛未有極徘徊天衢中詎肯顧鷄食
江水不可泳讒夫不可測千古同所嗟顧我亦安失
坎坷見直道攻玉感山石

其三

大道貴其公騎客聖所鄙天地毓靈秀宰為二人美

至物未光耀安用金吾趾所以荊山人泣泗不容已

旱

旱魃一何甚五月尚未雨林木生秋葉汗澤涸于谷
霄漢不可至川囿非樂土鴛言騁四方顧瞻數無所
中夜驚雷電疾風驅雲怒天地氣未平予何受其酷
須臾雨聲歇衆星照蓬戶憂來塡我胸煩懣不能吐

述憤

夜深人語寂不寐倚前楹舉首望秋月月明烏雀驚
涼風吹戶牖感予百憂并予家泊滄水日日波濤生

黍稷食鳧雁南畝不得耕言歸何能淑懷哉心如酲
愁誰一疏淪會見天地平

閨怨

落日一登樓悲哉林木秋西風水增波隱見鴛鴦浮
梟梟烟起遠迷白蘋洲君在湘水北望望使人愁

懷半純庵宋月樵

惕易變才美意氣薄秋日惕也放于酒易乃眺前帙
千秋吾道在欲吐皺人泣矜做吵一世猶狹不可即
石火無長焰蚼蛉無繁實到今竟醉死猶乎慎恚卒

文章埋荒草璧昴黯無色念之淚沾裳胡不如明遠陳介夫相仲明遠日若能不要亦可下筆明遠從之果得壽六十

送岳明府之泰

樂平建奇勳蒹葭疑明月所遇皆神畀丁成虧絕千載共嗟歎數至竟誰越行行復何言黽勉期明哲

其二

為善非責報何必不離危雖乃在兇羅介性矜依違惻側登險阻勿勞重相悲禍福有權要天下有是非

其三

浮雲生太虛坐使白日晦為霧復為雹仰視誰能判榮華乍消歇虎狼紛相噉衆人豈復堪君子行患難

其四

酷景鑠金石棲鳥悍飛翔而予無羽翼何以至咸陽路遠山徑惡明德幸自將炎威不足畏且暮且飛霜

陳師見枉小酌

地僻無車馬日日雙扉閉隣園綠陰繁坐聽蟬聲沸夫子一相過大風馨復佩荷香雜笑語竹色染衣袂細雨濛林光意牖藹蒼翠有酒不盈樽園蔬無兼味

欣然開卷快聊與古人對逆少監丁字爾宗百年醉評不羨風流而我生平世讀書復讀書別有千秋契

同陳千秋集陳先生宅 千秋 日

庭樹鬱深秀細草覆階碧水榭淨無塵霞影落綺縠意氣澹相好酌酒論今昔世局朝暮變風波轉迫迮勿復歎嶮巇吾道在其易飄然驚時序涼颸生一夕物華能幾時結實仍始核

自濟南寄友人代書

丙寅四月望行行泰東游俄者伙尋酒武贈予以言

銓司故案吏庶獄慎平反漕運厪民命鎮鑰南北樞嗟爾號冥廢六載服其弱莫憚此行役簡書時敢譏肅然申一諾登輿辭里門薄莫抵渭水言別旁與兒凌晨微雨歇避客背濟源東南望岱麓遠翠環山村歷下逢故友陳酒發悴顏借我謁開府屏息聽傳宣敵騎欲渡河將無變至尊括金累士馬早晚應調援嗟此方無期兵氣滿乾坤硯彼背濮上願借一鞭先余請比新婦未詣婆若欲但閭離亂後寶有未招魂涸魚困未舒驚鳥棲復喧未敢言泛愛汔可慰寂繇

儀疲亦可使於爽亦可存相對長歎慨中心忽如焚
出門負群黎回首媿丘園

閨思

佳人慕孤潔獨往遺其類鳴琴清寸心吹簫以自娟
避人處幽室愛多易顛頹桃李爭青陽轉盼芳華隊
及時盍相憐過時成委棄明月照仳離持此將遠寄
徘徊下堦立夜冷流光逝貯情滿衷曲是詞不得致
所許君知之悽其妾所易

讀南華

古人明出處自欲用其長著書傳後世不立經濟方
天下有舜禹巢許何用張鑿彼代斲手息此大椿傍
設祿待賢者不才毋自戕

宿東平河上樓

新月生遙山浮青來案几低見野火明漁舟藏樹底
偶然聞吹簫哀音感人耳蕭蕭風滿樓歷歷星在水
靜觀下界空漸覺青天邇搔首吾欲問古人胡可起
坐久音光沈夢去續游紀

愁詞

吐心在君掌有何不可見妾持此一心久已付君股
君心不向妾掌自背君面在君反掌間在妾千古愁

靈巖

岱北幽異宅泉柘羅山掌撥草摩危石路盡抱宮敞
深壑貯哀音甘泉引細響禮佛問竹亭清聆滌煩想
僧寮散香飯杖履窮獨上俯眺雲光青駕風颯遠與
耳目忽改易心魂倚悵恍夕陰不可留欲去不能往

登岱

岱岳三萬仞一簣啓遙光巖壑屢更端路絕控飛梁

漸陟層霄上雲霧沾衣裳山腰但積氣下視反蒼蒼
了然月近人星斗平相望輔翼俱岑寂陰崖森有藏
夜靜百靈聚肅爽來無方四更禮元君精誠祈小康
東海方浴日朝氣加秋涼散彩諸峯遍爛然金碧裝
神功及萬物木石存帝王聖人在高處吳練實能詳
凡愚目力短列觀疑虛張迂徑尋奥區萬松立迴岡
昨夜聞此濤月明揚清商杳靄青嶂介空翠封玉牀
中有華蓋石滴泉流異香修真元此地頗爲人跡荒
抑予道骨單真仙未許攀下山再三歎小憩谿水傍

奔流去不息古今赴大洋盛氣乘雷雨寒濤雜水霜
噴礴巨石怒倒竪故相妨此地能胥我惆悵倚斜陽

流民

流民來未遠形骸見辛苦停驂問所歷聲出淚如雨
春夏遭長旱秋蝗遍川畝食盡租稅急啼號鬻兒女
六親不相保軀命賤如土出門無前期死生知何所
久爲貴人棄下問復奚取催科盎時政安民亦天語
塞耳摧下民咻心事明主傷哉冠蓋人何詞可自許

問稽

所慚食祿人終日躅清暑秋意散郊原問稽覓吾慮
老者向輿前嘆久詞方吐黍稷已在場餘禾半在野
背指茅茨間梨棗垂簷樹天德被一區足可供租賦
新舊不愆期毋勞官長怒語畢重予慚轉念令人懼
上下何所營心力倂斂聚閭閻日以貧國家殊未富
雖有仁慈長豈遑及民務此意民所難此術我則誤
何時平烽燧散財以民固

雜詩

烈士不在劍隱者不在山直臣不在口佳人不在顏

各各有本心萬物偶相關

寄遠詞

秋風急暮砧能傷孤客心深閨靜夜女爲衣寄遠人
寄衣匪寄衣此中多苦音

對菊

秋氣衰艸木有花亦姿緊約約束籬下寒英蒙霜展
生已繁華後性與隱淪近陶潛非愛菊一觴聊自引

進酒

今歲覺予老物候驚轉速昨日開李花又早見新竹

靜聽細泉響清池小荷綠朝權動深省短夢難能續
代謝天地間聖愚等碌碌榮名亦何有引杯從所欲

妖變告郡邑大夫

長鯨吹海波塞馬嘶邊道念彼遠方人愾愾傷懷抱
變故來無端鵬鵰出庭島山鬼欲惡人游火候原燎
撲滅敢後時銷弭若不早標本勿復問治療殊草草
瘡痏亦肌膚痛楚身自曉心肺尚未調何暇求指爪

其二

民窮易與盜民愚豈樂死前轍故不遙野哭猶在耳

合彼既有界劃寧復坐此日子感再生洪灌還歸里
阡陌他人耕室廬他人止欲爭力不競興衆法所弛
爲狩與爲亂兩俱無生理嗟嗟益不忍惻惻患未已
朔民我則後岡民誰致喜我心爆自恕以告諸君子

泉林二首 丁在用丨卯貞

行行泗水源肅肅坐悵悅　泉起突兀石底風雷響
餘氣復爲三左右資瀦漾仲尼此嘆逝波滿昔可仰
一如犂有作群賢翼而往涓涓大地間江漢失泱漭

其二

九月霜未肅林木皆震聾風雨爍其氣觸使泉石吟
聲聞衆不喧萬慮此中屏起蒲源上碑遠思太華頂
美人已西去德音常耿耿坐久莫炯惆寂寞與誰領
碑有劉海興懷予詩

松棚 有引

八月十有三日脩藩右相奉王令旨邀棠嗣
遊王舊邸邸有二松大者圍可八尺半埤西
側平數卷曲廣與階齊厚幾尋之半棠藩茂
衍棠以柱礎故稱松棚東方枝葉不交則小
者補湊適合而止雨垂承欲滴濃蔭沒人衣
秋上王賁僕從皆行卒翠中聲中音律時作
時止仙乎仙乎非復人間世矣

咄咄藩邸松盤衍而蔽芾驅生有龍鱗兩兩結靈佩
枝柯赤虬爪拏攫紛驚怖覆蔭匝階墀方廣百尺內
東偏疎可補爾來自來會是時秋正中積雨增深靄
肅恭展觀覩蒼秀蘖襟帶仰視見綠雲霏霏殿閣外
松乎性挺直胡爲此偃蓋群卉不如霜歲寒色如黛
誰明造化心堅貞以慈愛流液復爲苓服食邈仙界

古之採藥人往往數千歲風至玉琴鳴清冷發天籟
遂有白鶴來美門坐其背與氣滿虛空爾召斯爾介
以此爲國楨運必萬年泰

東苑

是日遂遊東苑登山及舟水木蓮葉綠肉合
奏雲飛雨止微風爲爽又覺其體數狀笑威
言可謂豫而康矣乃若舟中踔望月不可延
齋與而歸皆有娛之者與

王若爾居庭乃在青山前蕭然滿蒼翠四座生雲烟

未暇就綺席振衣洗遺塵玲瓏啓石關常是清真道
若鄰不知年紫碧互相照瑩樹疑更端峯巒匪一貌
西南林巒美三面隱重阿前下臨無地陰翳當暑涼
衆禽安佇棲見人忽飛翔窮山大谷中幽勝此爲最
徘徊入深澗小洞轉疎快因賞以爲題線光在壁內
山上吹笙簫縹緲如天際似有羽衣者颯颯乘風至
延想所經行處處疑仙跡願間山中叟笑我多未適
莫浪測蓬萊不睹魚龍宅君看山上雲半是前川波
辭山命杯杓欣然向舟子秉燭照高筵光華徹水底

鮫人疑月上持將明月璣却問蓬萊人今夕觀海市

別友

秋意爽庭除紫薇開欲老濯濯盆中荷搖風映碧艸
登筵無雜賓有美雙丁丁雲開月近席皎然照懷抱
逸興發妙音緒言轉宴宵今夕一觴酒提興千里道
惟樂多惆悵執手辭同好流蕩心人鼓琴怨清曉
若者勞遠念遠人當自保

占意三首

憶昔君謂妾以情不以色多情容易足深情情反嗇
情至亦無端纏綿斷復續惝惻交寸心感溺坊枉傷
作意相見後顛倒成過失衆皆生獨憐願君自思憶

其二

怨慕生妾心憔悴不足言君是妾所戴妾是君所存
初意但勿轉叙實亦深恩

其三

人言妾可擲君白未嘗見妾還自嫌憎君自不能斷
此意感妾深清淚常在面彼美克路衢少得承君盼
賤妾亦何爲宜爲衆所訕妾本薄福人以此當悔懺

辛未仲春廿九日社集朋廷吹齋中遲譚友夏
不至分微字

燕市花期緩二月開尚稀風意兼陰雨試煖怯羅衣
素心凡幾人坐惜春令違佳筵展良夜斗酒娛清輝
絲竹發妙音感之逸興飛請看天下士並道不同歸
金臺骨亦賞荆人玉豈非思荒天地外各生今昔譏
物候萬難悉我力單且微但取務心言不必永音徽
但取春宵醉不必對芳菲

作孤雲艸堂圖題詩以贈德木

寂寞臨河渚秋氣到清流月出山猶迥戶庭亦已悠
藥果香石徑霜露甜林丘讀書草堂外只許孤雲留

為姚孟長題梅谷卷

孟長先世有號梅谷者唐伯虎作圖王雅宜
諸人題之後歸王元美復以貽信陽王師竹
師竹子裔峯乃還孟長奇矣感而賦之

歲暮朋百卉寒梅吐幽馥春信先青陽顏色照空谷
誰探造化心寄意轉亭復滅沒餘百年流徙幾氏族
天地閟哲人去珠還舊櫝瑞應仁有數圖畫自來告

題黃王屋青陽嶸圖

山荒真始完徑斷氣方森大行深與匡廬鬱自廻抱
拳石生幔雲洞門封瑞草松柏幾千尋飛泉挂絕島
鶴舞朝暮烟鹿卧春秋嘯桃源未入秦蘇門嘯亦杳
野人穴土居不驚魚與鳥誰令混沌鑿忽然萃樹肇
鑿識貴我獨位置媿人早王屋有奇緣此區傷榮造
物欲存其初願勿窮人巧

地震

得一天以清于焉地以寧萬物正其性陰陽安且平
胡為哲者動兆乃在帝京坤腹何隱隱忽作車轔轔
一月再三告殷憂感至尊兵戈半宇宙災害滿川原
為臣已不易為君良亦難變異仍未已何以測天心
小忠思有獻補苴不知先但聞古人語堯舜急親賢

感懷

自古作書生不如百夫長叱咤挾風雷睚眥示俯仰
橫腰三尺劍入山殊魍魎但取快意氣不必君王賞

其二

會聞古將軍功名責廉閫今聞令將軍躑躅成獸攫

豺性不可馴鷹韝不可脫茫茫天下士豈無衛與霍
干城與腹心慎勿顧所託

送許爾鉉開府山右 爾鉉屢疏言將事大斗用兵

函谷未為險黃河未為深寇盜越秦晉往來亦何輕
積聚遭剝掠赤子化青燐慘惻方未已飄零何以生
官軍散如霧不則與賊并君行領節鉞前徹胡不更
借箸為君籌陰符本民情蓄藏民所愛耗劫有同傾
生息民所憐敵避死亦均賊衆數十萬豈遂衆于民
長官可將帥喬捕即兵刃人請自為戰閭里各為營

恩感君所栽僕射爲父兄北闕前疏在明主待成功不爲封侯賞且以正乾坤

登舟作

治河與治寇今昔每並稱漢帝川共咏衛霍奏爾能水維一以綏深慮吾山平慨慷歌瓠子負土及公卿美玉不足湛所重在民生我適當其變受命與河爭執手辭故知登舟滋戰兢隨流省揭厲望海嘆桑田去家百餘里夫豈無歸情此身許我后暇問丘與塋廣諏盡群策合力佐經營敢曰勝其任庶幾行所明

敢愛臣血枯庶幾帝心寧

以詩代書答賀中泠

泛游難其航搏霄難其翼鴟鴞安榆枋匪不羨遐集予也鈍而慵君則敏以晳君豈曰泥愛予乃懷明德誘予以古訓飭予以芳澤小飲必乘詩將離亦相憶長安紛囂地靜然欣自得不謂時多艱受命理舟船君節駐天津轉餉蛟龍宅桁狐豫折衝海中長城屹大河南北徙予始開溝洫長虹腹背穿雪浪逆風立指南須我友蒼茫千里隔感君不遐遺雙鯉乘波出

天風吹欬唾珠玉照顏色螢光分一線生白消虛室報君以加餐申之以旋吉

夏鎮舟中同汪中匯禪道生小酌

四月南風便冷然御舟行陰晴不一候旦夕昇寒升出門尚氷雪裘葛旅未更黃河沙中月微山湖底星稍暇傾杯酒寸心猶自營遙疼見瀛寰身比白鷗輕誦詩讀書士勞役不將寧北歸詢我里南雲空予情松菊有傲色猿鶴有嫌盟登高股常栗懷憂避浮榮大聖急有溺群才寧易勝所據非其位天下何時平

古之隱居人無乃自處明去去學農圃聊復尋餘生

送汪希伯南還

紫芝生澗谷有香衆不聞長松出林表凡卉徒紛紜機山有處士氷心凌秋旻氣分六藝潤結彩成星文北游探翠微暫得挹清芬立盟振騷雅古道從斯新客義誦者疑高界歷者寒冬卧袁安雪歸思桃源春予歸我則憶我留予所欣嗟彼松與芝無人端足珍嗟此長安客碌碌混緇塵

下和鄰詠

夜半卜陰晴曉起聽潺湲啾啾湖中烏荒荒烟外山
荷鍤六萬人若饑復若寒温言乍挾纊投醪不解顏
猶幸雨雪少已嗟風意劇短景歎易斜薄露爲永端
此役方未央俛仰詎能覺

其二

荒城周積水烟霏月明濕念此烟中人中夜務徑立
誰聽群凍號誰忍萬傒集在遠不可忘兇予目所及
何時溝洫平坐見蒸民粒

其三

動衆亦何爲轉粟輸上國輸粟他何士而竭憚人力
竭力通河漕盡數傾稼穡節億疛亦云誰當爲爾德
勤勤不得已游食不可訾嗟此河水把注何有極

其四

慨嘅中心憂而非賤與貧蹶蹶日不足而非家與身
短髮盡爲霜永夜不易晨殘月照虛牖衆感生寒衾
重負未能釋小休聊一欣龍蛇不退蟄花鳥不知春
役夫各一勞予乃兼萬辛悠悠千載上汎濟復何人

其五

寒氣時漸厲客衣曉來薄栽竹霜華重高槐偏葉落
日出東南隅短簷喧烏雀惜此暖方微晨光成瀟漠
何處急新春喟然念力作時暇不得暇寸衷常如灼
渠成衆役息勞人歸所托衆歸身亦輕安居存水生

感懷

世路邇益狹懶性老益佁方信魚忘水忽成羊觸藩
未看滄海變江汜已高原久去名存辱今知道匪尊
陰崖春不暖風林鳥易喧稼穡荷天德其報亦君恩

杜少陵

少陵本曠達胸中蘊經濟所遭匪康時兵戈滿天地
揮涕哀王孫灑血赴行在擊奸想鷹鸇懷賢篤生死
飄泊望中興三歎武侯志予欽百世師世傳千古事

李太白

青蓮神仙人常夢遊仙事曠懷仰前哲白眼藐權貴
飛燕在昭陽明王胡不戒乃生婦寺戶忠誨成罪墜
圯橋有子房黃石可以逝南陽卧諸葛德操可以遯
子儀得不死太白可以醉寥寥天地間窮通細備慨

六億詩寄聶亭羽 時在河上可見從里中來述亭羽爲開樂體紀府選腱容

華轉少歲 孤賦此

庭樹啼寒鴉永夜無善寐晨光啓非帷冬冬頭如醉
披衣貧小休欸欸聲如沸僮僕供晨旋錯愕左右視
饑夫待朝炊傳呼再三至此時正憶汝角枕餘薰細

其二

今歲喜冬煖晴煦如仲春單輿行河側一軫衆役勤
惴惴歷寒木憔悴哀慘人衆不自言苦乃益傷我神
須臾北風發滿日飛沙塵此時正憶汝簾靜茗香新

其三

日落役未息愁思橫參昴東滿坐虛堂闃闃聲漸小
對書不能讀擁衾畏難曉殘月紙窗明微風落葉悄
此時正憶汝半醉妖鬟繞

其四

人生不滿百光在逝猱時友朋存已寡又復各天涯
過眼稀故物入耳無真詞憐悰久減沒況懷目詢詩
緬維平生意憂往杳難追此時正憶汝吹日對心知

其五

蕭蕭鴻雁飛瀟瀟修竹影寥寥寡婦行淒淒客衣冷
世情老益甚浮榮久自省乘足亦已艱處孫仍未聞
此時正憶汝梅花照舞衫

其六

我本無心侶任真寡謀營一為世網羈廿載兆塵縈
返復隨流水洸洸被與萍風濤不可測乍若不暇矜
我身非我身乃與外物并俯視浮雲外鶴背坐吹笙
此時正憶汝心念黃道經

申生

祭肉不出三六日云已久毒與脯同歸色猶未變酒
君意向驪姬兒心寧得剖君意不可傷兒名不可負
辭則未敢明罪復無所稱嗟哉父子親讒至不能保

介子推

天功不敢貪君祿不可苟患難乃從君歸國而依母
君念從龍人弓旌賁林藪臣志既不易放流亦復倚
嗟哉綿上山不如梁丘道

楚姜宋姬

死亦生之常世情徒驚悲居恒伶水意每受頻涕獻
垢汝不可滿視息有餘哀不見楚貞姜待符及臺崩

不見宋伯姬待傅不下堂髮膚水火葬姓字日月光
嗟哉彼女子赴難慨以慷當時變節士誰舉百年觴

季札

掛劍不負死去吳不貪生千乘與簞食外物無重輕
要使寸心安歷歷自分明所嗟太伯後教讓反貽爭
首陽不可至去去之延陵

豫讓

貞女不再醮國士豈再臣當其委質初各矢無二心
一合終身已恩遇非所論異哉卓氏女憤惋白頭吟

今夫與故夫一心向何人

始皇帝

仗策塡滄溟肴廟訪蓬瀛氣盡沙中椎智索紫塞城
骨肉不相愛鮑魚乃同載沛公匪燕齊陳餘匪趙惠
峻法如可倚阿房豈易燬

嚴子陵

漢多智術臣苟且功名會名義未暇恤氣節久墜地
中興足股肱所闕匪諫議移風豈空言請以故人右
帝腹可加足釣磯可易貴高節豈須夫淸芬灑百世

河上柳

久知蒲柳姿柔脆不禁秋乃見堤楊葉靑靑古渡頭
此時冬已深霜霰滿平疇今茲烟霧重迄午凍不收
沾濡行人鬚纍纍成冰毬何由駐顏色當悴能久留
因思萬物情榮枯各有以抱持足自存不爲風氣靡

雙溝道中

筋力日以緩膚髮日以頹安居已多愧况復事行邁
役役大河濱勞勞衝霧內北風催顏色飛沙集腸胃
衆人爲我勤愛逸難獨遂俯念重務艱仰媿簡書畏

何日疏淪成覺然以身退豈敢爲身謀賢者路當避

甲戌生日 治河呂梁黃石閒友人袁無涯汪希伯同寓下邳可兒自里中來攜佑孫

祝詞一孤

犒日生微暖徐風動修竹蕭瑟如寺廢羈棲類游觴
行游尋丈間憂虞兼水陸猶幸良友俱話言慰幽獨
謂予及初度執手勞且祝有子具尊觶有孫奏簫竹
撥悶汲隆憔窮日寄遐矚水紋發逸響空雁哀音續
爲樂意不暢吞錦涕中曲友曰河上公古者有仙躅
予曰近取譬川至爲多福于門楊歸哉安眠願已足

送袁無涯還里 無涯同郭定之於西安發其裝歸則從將予

倪自古道遠投袂竿膠漆瞻言生波瀾覿面每各違
無涯歲寒姿皎皎凌冰雪讀書慕先民藏神以中淳
我友西入關立談許交結生死見情態患難深矜恤
俠士高意氣石火光易沒星月常蔽天君子敦素節
顧我于河上勉我以明德辭我涉江水歸棹緩未發
慕雲上客衣北風助蕭瑟到家殘臘盡春酒慰離別
梅花一萬樹香滿袁安宅

練君孫年丈寓中植松盡竹延梅不開詩以趣之

斐斐弟與兄相將歲云暮短景暖力微寒宵不易曙
疇昔論交心落莫委霜露不謂後凋姿卓爾𦁀中樹
誰寫竹盈尺參差靄蒼霧君齋不容膝良友悅相晤
顧見盆中梅含蕊久未吐此地春信延孤芳勃難茂
初月明虛牖停盃屢延佇松乎索爾笑竹乎時爾顧
爾性亦有恒不與桃李娛及此歲寒開得友詎能負

見月

養痾脉弦望幽居安寢寤避暑辭幽草疎窗坐良夕
墻隈延素光乍令心臆豁欣然命童子扶杖出戶㮶
凉風吹憔悴浮雲吞鶴細蕭蕭短髮揚蹁躚瘦影孑
稍欲展遙望夜徵步中輟徒倚倚匡床開幃送西白

雜詩

夭桃及春芳朱槿崇朝艷彼自不求足觀者如有欠
苟未宜歸落百年亦升旦咋噴競甘辛汲汲展憐恐
群物任元化時至偶一見人則生其心陰陽自爲患
憎枯復憂榮恐爲草木厭

其二

春風芳草綠零落卽自此人之在始孩造生造于死
親知暫侶伴際遇儼旅邸險夷路各出情貌萬難紀
奔馳如靡及鞭策更求駛煎膏以爲樂崇墉以促圮
後人方數往來者紛未已千古同所歸彭殤早莫耳
雲滅水盡處空花寂不起向者征途間登堪重愚擬

雨

隔日凡再雨竹風生呢凉衆欣煩熱退予增淸涕長
譬彼林中葉病者先秋黃平生幽遐意百千未一償
躡踏冠蓋下辛勞榮祿場自擬恃忠信妄懷鑒彼蒼

愆尤積疎鈍負荷愧河汾天意逆難問寸誠薄探將
時時虞高危兆克果退藏忽羈挂網罟形勢徒茫茫
相世一何膌謀身亦已荒苟然引義命行素豈無方
讀書念古人處變或有臧

偶作

深林深夜月無人亦自光荒山澗底蘭無人亦自芳
爲善豈在明君子貴自臧

馬巽倩賦得白玉不可爲和之

山岳之生物其精與天通日星照石髓真氣乃爲鍾

在璞輝含山出璞彩成虹琢磨貢天府有道貿遺逢
象德陳宗廟作鎮殿家邦五玉虞肇修六器周有作
魯國璵與璠仲尼嘆瑟若奇琛一等顯凡材飾光耀
爭者日以奪妒者亦以鑠相如憤秦威寧以身易璧
下生抑奚求抱璞荒崖僻至物尚蒙翳變距何足惜
愈貴知愈希世鑑若難曉磨堅處或磷涅白虛易緇
古賞且悠悠愛憎何草草舍之但有藏若失亦自寶
孰知古帝王握之立民表

丙子生日

少小志及物妄意祇狂淵逆謂儲生力可參造化權
天窺不越管古疾不受砭摧昔窮有甚恥作俗學詮
富貴無前期松菊有餘妍屈蠖豈不穩聞雷誤飛騫
詎知野人意不宜進賢冠滿身衣敗絮動遭荊棘牽
初志不得遂微尚亦已愆感慨欲引去蹤跡淹歲年
遠愧嚴子陵富春把釣竿近愧陶元亮彭澤發歸田
偎出治水土惝惝臨深淵身維四面綱心任百憂纏
既負北山誚深慚小草嫌縱荷明主育何以向丘樊
偶值懸弧辰益覺措躬難乾坤餘條刈卉木棄凋殘

鮮民生自厭況復畏讒譏暫未與溝壑覥息終苟然

送馮巽倩

皎皎棋樹枝乃在東南隅明月照岩岫丹霞被崎嶇
芳馨結蘭芷孤城達方諸庶日明王瑞蚌玉比珍瑜
英華不可據忽焉霜霰敷雖具後凋性容光那復愉
君子生歲晚悄悄憂方大素心托金石耿耿想虞夏
巢許夫何人前軌落寻鴛鳳鳴不必廷麟遊不必圃
何堪若羈紲燕越此同驅聚散亦何常則君各有行
嘉令端自書來轅行爾將毋使寸心違千里遙相望

胡兌嵐問慰約共意爲詩

九十春已半霜雪凌芳菲焚香坐岑寂故人啓我扉
我逝故人喜故人向我悲嗟爾用爽性于時久不宜
憶昔聶徐呂忠信堅所持百骨一寸丹可以格焉夷
大河避故道平土歸蒸黎可憐陵與濟寧惜辦與胝
誰投慈母杼誰襲神禹手其績在川土其人乃在茲
神氣猶半存鬢膚已過衰但目臣有罪敢云汎無稽
傷哉邅也貧幾疑吾道非萬事亥若命天地豈人私

秋海棠

凡花但賞花秋棠兼賞葉青玉羅朱絲葉背艷朝曄
亭亭西風裏踽踽迎涼月物候雁將來此地霜易結
已傷翠袖薄孤妍暫怡悅那知悲秋人對爾心欲折

送秦聖俞按宣大

猶及神祖時民生荷天福農桑耕于疇士願觀于國
朝廷重清議月旦寄寵辱誰實生厲階周道梗泥濾
備臣日以輕國柄紛旁屬戈矛潛民心悲戾中邊腹
斂氛薄近郊冠盜滿川陸曲突謀已後補天石未畜
至尊久宵旰敢辭臣躑躅北顧宜與雲塞騎入復出

傲備斯爲要莫猶恬風宿聰茲新直指豸繡風霜肅
汝衛轄盜方即是寧邊驕蛘看驄馬遠煖吹到寒谷

讀書

讀書六十年一語不得力何殊抄古方臂病輒增劇
翹足正墻面振乎不可踰大豈無周行室礙牀所適
轉身冀有達名投暗窟動則前其手不測顛與蹶
乃至要禍患紛維三改歲疾病無冬夏骨肉半銷剝
日月旗照臨鬼蜮紛窺射咲不知所慨憂不知所迫
夜臥別腹恭晨與辭枕席豈但無生樂兼亦厭喘息
尚未去人間荷焉茹茶蘖

瞿起部稼軒堂弟也稼軒與錢牧齋以小人誣
奏下請室起部急兄之難同至春明群小倚
勢合謀復陷起部于東廠起部瀝膽剖實兄
人伏辜錢瞿之禍以解天下之公道以昭人
心之約結以快百世之綱紀以寧是豈但稼
軒不可無起部之弟世道亦不可無起部之
功也牧齋以史筆紀其事余得從而歌詠之

謂天與善人常遭惡人傷鴟鴞鳴庭樹鸞鳳摧毛羽

氉氉人樊籠俛首不得諦先民賊義戕修蛇折乞手
此鳥豈多幸肆害獨善全衙中亦有鸞鸞斷爲威權
代天行誅討殲惡無遺奸平時厭酷烈今乃快屈決
正氣爲誰鼓原錫有激發相彼泰廷哭致詞挾冇皿
至性動鬼神不倚蘇張舌天心原有定善惡亦有梟
用告舍沙人此其前車轍

題夢月祠爲呂介儒

孝養有時盡孝思永難忘迢遞嵩高下悵然懷兹堂
兹堂奚以名夢母祠中央憶母誕兒時中庭照煌煌

墮地負有月瑩魄呈輝光寤覺已舉雅夢境猶髣髴
兒生亦何奇骨氣殊非藏幼學具經濟弱齡饒文章
青紫如拾芥鼎烹今何將誰知母逝日兒年四周彊
顏色不復見贏得夢中長母夢月在地兒夢月在梁
兩夢不可期邈月寄柔腸創祠曰夢月靈爽在其旁
此地亦非遠當年盛渭陽今有女昆祠田園仍未荒
瑞兹一本蒞慰彼九泉下山巃廻抱來清川帶湯湯
村落更環拱山經之帝鄉帝鄉母可樂永思兒淚傷
瞭祠意何極常與月相望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宗盛甫纂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校

七言古詩

題畫

雪消樹淨山如洗山翁獨坐詩一卷前村沽酒路非遙待之不至風蕭蕭閉窗延望過平橋野色漸和與漸驕

寄懷茅孝若

方今東出兵西用武海上有鯨獨有虎民命賤于菅其財輕如雨風林鮮安巢君歸歸何所君能走筆搖山嶽噓氣凝空作樓閣肝腸雪白融秋水許人寧厚不寧薄使君歸長林知君何用深多事正須才君當知此心英雄但說輕財耳能持國柄惟管子圯上老人書一帙晨興待君莫相失

孤山圖　有引

仲良曰孤山為衛拆支戍敵人據之佯北以歸大將金帛借以身免吳亦勞各有作余讀而賜和焉

錦衣金印坐擁鼓氣欲食牛手搏虎戰卒支餉十得三外買聲名內歌舞軍中夜飲曉方睡戰鼓亂喧將軍怒誰教鐵騎入漢關烽銷旆死戰苦股血腥塗鞬轅門冷坐被將軍出孤山將軍前行金帛繼金帛至敵將軍還將軍貢金敵計得如此將軍何用殺金盡只須再轉起但聞將軍勝歸市喋乎今後籌邊多積金將軍有金不怕死

戊午四月敵破撫順翌日出戰全軍覆沒大將死焉作詩紀之

城破鼓哀聲不起敵氣橫張遮遼水沙赤霧壓白日瞻短刀殺人如殺蠅將軍束髮事戎行不斬從兒聲恐此國恩深重負不得捐將七尺報天子可憐將軍不再計揮戈贏得有名死

其二

三十年餘弓矢廢利兵抑寇厭能箭誰料邊城有幾關堅銳一齊塗大刀發辛發卿但有淚野鬼驚□□

致號將軍努悲不努戰萬里長城等一毛血光遠照
御溝水括倘徵兵聖王勞

續聖標楚兵行 涿州道中

夜讀張子楚兵行甚由道逢楚兵渡滹沙漏而不辨
色薄絮恐寒犯霜露半擔簀笞牛刁斗斷鈴拆弩勞
遠負少者黃髮稍齊者老瘦倒戈嗟久戍下車問勞
戚哀心欲言不言淚如雨去年徵調幾人來小人敢
問旋歸路近傳獎虎亂西川我是當前心反嚮南北
惟命輕一身所愛及丁重應募致辭未竟聽者集後

詩　卷之二　七言古　三

隊催行不可駐僕夫慨慨理前綏風自北來日欲暮

秦兵行 保定道中

楚兵過半秦兵續楚兵柔巽秦兵觸千騎霏霏踏雪
來瞋目笑口行人哀猛氣橫張不可羈勒與左遊思
徘徊我思東邊初失守步兵奴戰騎先走精騎十萬
一時盡西兵西兵丁何有再思今年四五月闖中前
隊欲東發夜半一呼魚鳥散不敢見敵敢爲亂弱者
汰回強者復用兩精銳怒崩潰聞此惕惕及闖將之[illegible]
兵早抵遠河岸

棄婦詞

東鄰旭日光迴照遠君房拂拭道旨淚辛勤織流黃
君戀新知眠不語遣人向妾催衣線剪縫妾所任此
意傷人心如者承君愛自謂可君意憐憐宛轉忘朝
夕傾心吐詞不相棄是時詎有欺違情難自持君心
不堅固妾悲無盡期已矣君心去不轉但將此語告
新知

曹州早發

微雨雜轢塵爲燼復爲霧勞勞道途間車馬喧淺渡

詩　卷之二　七言古　四

顧騎便行旅覩雨甦涸鮒遍野農夫齊引領緊我沾
濡何足護回首却媿逍遙翁閉門細補南華註

長歌爲盧德水作

盧生神傀人靈光聚德水少也孤且貧青霞覆居址
酒中嘯達阮步兵落筆沉酣杜子美自將意氣雄千
秋微見母志不如此恐性就儉束欲躬致踐履持齋
過了宿抑抑而聲齊徵而問之不敢笑日予將母近
能爾乙丑對策杏花時仰承君恩展問覩母曰孤兒
來淚落不能止承顏餘一載假滿秋當仕昔日爲子

今爲臣子能事君毋載讒予聞此語爲毋壽長歌祝
毋兼祝子盧生盧生見毋志慎旃山爲天子使

樵者言

叟擔持斧山徑曲欲下不下凝目立借問爾樵何所
營泉木在前意徊惑我愛松柏其性堅與君爲歷耐
歲年凡材龐雜生意細取升其時壯俯稚我求枯朽
山之餘炊心灰意無良圖不則支離局曲爲衆瘵將
尋斧柯衆所快

相馮篇

相馬驪黃外結交聲氣先深闇具異品相對亦宜然
致高掩其貌韻勝不倚年遐心托系翰焚香調五絃
蕭然自怡悅修竹蔭青蓮坐爲千金市不續紈扇篇
風塵馳逐何擾擾韻士乃在吞飲前一見自然名利
盡誰其儔之梁伯鸞

哭耿楚材中丞

憶昔與君初發軔寸心各許爲同盡同曹服若域外
視若落英多聲譽震司農司馬借前籌天子股肱今
倚鎮強項不下勢瑞丹傲骨梢與劫灰熾日月重照

功過明正人振衣凌千仞帝日良哉社稷臣股肱建
牙撫三晉邊烽忽報徹甘泉諸軍裴足矜持顧人銜
憐君第一人廢馳危赴先帝遇元戎大作十卒譁義
膽剛腸貫白办鳴呼君不負國將負君丁寧薄零明
忠蓋悽慎不能起君死北風蕭颾送歸櫬

送王左海歸里

長安三月始知春桃花千吐鄉初句烽煙尤賸未可
折桃源何處黑關津憶昔先生東按邊避人夾道拜
前宸誰守封疆解戈索星星不滅漢爛高遂使國家

勤蘇翰晉郊秦壘無完甲演黔楚粵煩南顧海上鯨
鯢豈易狎噫干羽無靈戚揚非武時衛化爲鬻市駿
或市虎四方多事哲人歸處結茅爲宇棠山下北望
祖徠黛光濕種果蒔花教前輩廉頑敦鄙囘風雅記
中廷叟獨樂園高稱五老香山刑欲獻歸哉鴻飛雲
外輕擲經綸與開拓高升大麓復何輩

萊州圖

郡邑細綬若骨肉倘見雁兒女婉變放訓爲能貽
詩解名教區韻容首借坂天丁詠亂世震怒風雲之

大將如刈指名城如崩岸臨事權復權養威且復且
受命專征敵輕敵天語相儆能勿念嗟哉萊州之困
人心絕川穿食亦斷援者安居計萬全困者恐死待
一戰間道上書奏承明朝士傳聞淚滿面君不見萊
陽縣匹夫制梃薄賊營奪道鶩飛如吹葭蟒玉耀煌
煌原野遼邈拱揖矜多算

樵問

石骨稜稜水泠泠胡坐松間把道經樵者出谷輕語
發聲曲折綠蘚行復停疑予骨相非君史形骨安居心

未寧蟆戰蛙鳴鬬底事須水沉江誰醉醒君平卜肆
紛勞擾步兵隻眼向誰青何人疾走終南徑那須虛
勸燕山銘北山移文招莫在其中不靜山不靈

贈許班王 班王寄詩稍日寄素扇

昔人曾歌行路難其難難于上青天叩嗟其然豈其
然嚴譖觸溪可跻可梯江濤洛日可楫可船惟有宦
途險于九疑山岡陵忽作萬仞淵毒蛇猛虎不在林
鯨吞蜮射不歸川爪牙雀角水熱火寒古樂久不作
桐絲長棄拍國風久不採大雅散如煙胡爲辯詩名

蜀絃君不見李太白猶子贈一時嗣綱于古歎蕭瑟
拔地生絕巘豕豨應門起飛湍叩嗟蜀道豈其難

牡丹行

爲問春光何處湛小院風柔生意迫競前輕紛作花
房苞黃孕紫含青碧西子惜春不肯眠素粧獨出羣
芳先倚欄微笑炫朝彩羅衣淩露豔可憐漢家阿誰
貯金屋蘭猗浣花溪水邊

李道熙招飲

李子齊頭春色開萬綠參差紅困嫩我從東來一顧

之欣然下榻開青眼與君少小交莫逆十年兩地嗟
偃蹇相逢不必但相悲呼朋酌酒中懷展公子滌爵
佐勸酬灑落風塵復小阮盧家兒弟俱聯蓮指月移
廊不知晚月明長袖舞佳人掌上翩翩雙婉孌季童
長安新失意擊節放歌浮雲斷慷慨之中忽蕭瑟青
木枝柯慘欲變諸君莫負高門從一吸百斗降子望
平生祇畏尊罍空長得開筵窮何嫌上人壽買滄州
釀般勤定教君意滿劉生醉後眼花上婦扶我上
洲笛酒醒人散暗聲欲月落庭空星淡稀

牡丹行呈同席諸子

青陽忽已莫芳闌絲以滋牡丹矜嬌年萩歡舞縴衣
嫣然一顧盼萬卉失光輝任風雨須更吹折東南枝
繁華雖久駐何物不如茲況復行貧賤富貴來無期
今者不樂須何日共拚醉殺牡丹時

贈凌見龍

美人東方來遺我雙眼中有丹砂文古色照人顏
自言少年負意氣曾探驪珠入重淵功成不得封侯
印誰能徒老玉門關讀書且得論古人遨遊亦復覽

時賢數萬甲兵銷斗酒一往深情寄笑離姓字已登
高士傳勲名何用勒燕然嗟予人忠不爲龍龍豈能
見不能游

高山水歌

山嶙嶙水洸洸草木翁蔚烟霧深山水借請歷者心
不清不醒莫相尋愛山不能在圖畫寄延賞須惜此
中意丘壑指其掌摩詰滄能眠微胸藏困勝畫徒詩
于山于水能庶幾我愛其人不可作丹青近似精神
非偶者莫言繪事細稱山勞海藏高士

太白樓歌

憶昔拾遺在天寶孤忠鬱鬱時不遇將帥盜賊盈艱
悴白帝關中絕倒稍俱不嚬遙天子憐把人之憂常
悄悄彼讒蒙誣不得自放逐幽囚以終老若無人意
賀知章掛冠人道恣徜徉嗚呼三子故相知歌詩飲
酒寄慨慷偶從此地一經過山河城郭生輝光我來
憑高事前哲尋問遺蹤久磨滅但聞往事有傳流蹤
躑躅嘆中懷燕扇子擲芳以自沉千生抱玉祇求刖
姓名到今使人重此身當時不自聞與君把酒問青

天樓滿長風川滿月

楊子刻予小像走筆贈之

楊子妙伎擬斵輪數寸之木通精神貌我衰容乍喜
嗔丹之青之笑所觀客中客身外身目如秋水鬢如
銀曰予真儞孰假真若偶先生若役在乾坤泡影悅
許論有木有指人其人嗚呼楊子何其勁

喜雨

遂有濃雲障赤日迅建破山靡懨惻長風駆若六月
寒下女輪蓍笑還流兒童拍手驚天霖滿堂銀箭落

於榆澗林試沐困欲舒鬢竹倚欄意自得高格掛瀑
百道飛硯山起霧寸髻自沈消上與銀河通系用疑
見海波立萬艘乘流去若登夜誠何日谷台澤

昔不韋

禍因俟禍劉誅籍人宗石易東井千之奇贊然絕淫
紙告氣方不輕苟書付刻知其號陶房滅文信豈不
貴脆死欲誰歇叫嘆何許分可居貴賢之謀祇自殺

樂毅

樂羊伐中山謗書積盈篋樂毅因齊城還者輒見殺

此意感人深辭王明素心不謀避奴隸恐謀燕子孫
春秋仇怨世昌國行義臣立功報國寺當有豈在區
區七十城

丙吉

細事不當親大體吉所持殺人付京兆牛喘付牛喘
三公調陰陽冷暖應自知爾將不問邪牛人各行其
令當問誰

馮婕妤

馮婕妤當熊立含辛奮君難職討職微應君王欲之
好阨謁者一言太后殺馮後爲傅太后不以熊事妖但
根當熊人不念君王厄昔來不少傳昭儀有節主性
成殺機嗚呼忠與信可爲不可爲

王衍

夷甫管三窟謀身匪不投束門追黙雖見機匪不早
胡爲勍清言國討反尊草經濟非所長排擯亦可飽
半夜排墻壓自壓窟中見弟亦自勉可可爲臣爲私
圖自昔幾人得長保

王彬

王敦反周顗殺尊予命安在兵敗親未滅王彬受命
在勞賊未誅石頭先哭顗慘然徐見兄哀情殊未已
脚痛不能拜勸謝辭不起凱忠臣彬良友幽冥之中
此相慰亂族逆黨何足齒

紫騮馬

紫騮馬何翩翩青玉纓黃金鞍雙目明青電四蹄絕
飛煙姿材負英勇意思當安怙背負將軍貫敵陣敵
馬千群尾搖震逐北追奔氣愈張戟叢矢叢威益其
功成名播榆關外將軍裂土懸金印躲輪不敢復窮

遊犢牛同櫪精神俗儀渴無時骨漸高蜀車轅下困
泥濘力衰筋緩戰痕癍荒草夕陽行躑躅絡項斷韁
時跳躑馬啄長毛嘶鳴憤紫騮紫騮老如此長使壯
士淚雙迸

題沈石田東林圖

何年何士住東林沈公圖之山爲深松篟逮屋交清
陰溪流激石斷飛塵兩人促膝何所云我思其人旁
天民童子槐茶桂作薪煙煙縹緲上孤岑小橋曲徑
誰抱琴兩芳恍人桃花津腦水趁然莫足音知與人

開世作隣但覺心遠地自偏當是唐之盤谷漢鹿門
偃游不績湘水吟覽之神飛機亦輕安能與子歸崖
返吾真

懷古

偶閱聖主賢臣頌嘆息士與名世語雲龍風虎類相
從道德功名祠先許取人立政在一人君各有臣臣
有主唐若無臯豈成堯爵在虞廷鄉無傅伊尹就桀
姤歸湯太公避紂乃佐武夢求賢感星精械樸作
人得四友百里七十尚在虞管仲莆囚亦自脅燕惠
任將逐日困項王取士慨湖有泰陸之倫漢佐命有
蕭所廢操忘詐蕭自清流付濁流一代名賢投數碁
士氣消亡不復振亂賊横行裂漢土魚水之交有孔
明趙氏兩朝用趙普遐方尚知司馬名中朝方劾蔡
人譜宋文自詠物道濟南渡猶殺岳鵬舉千古君臣
得失林天心世運實相故君氣不合交不親形迹翻
繆迎亦近斷邪指佞復何益帝師曾爲嚴鹿友杭流
激石道自尊但惜朝廷失照股士槩消而賢臣退聖
人作而萬物睹

病栢

病栢病栢有枝無葉只尺一相望三株何聯聯其質
磥磥柯澤澤人樂其蔭勿剪伐爾獨何爲爾栢槁立
東側舜英一朝艷李花三月內寸草報春暉梧桐把
秋月爾具後獨姿長松號直節此地適無禁托根盤
難發嘉植有不幸材大嘆易折既無山谷綠亦無明
堂役尚爲衆所惜未忍遽摧折爲杖與爲𥫗硯局常
側側爾胡不爲虞漢楞不材宏亭介八百又胡不爲
貴陽竹借氣返魂旌節烈貞哄律嫁刑未祥含乾柱

鬼哭挑籍天心以爾示摧殘無數青燐作光各

書趙千里幸蜀圖後

開將宋史佐鈞轉北轅南渡使人哀漫把宣和比天寶明皇幸蜀去能來二帝恩求與父子傾心吐膽向奸回寨馬再來終束手宗社丘墟不自救聚族從軍欲何在徒有淚血灑塵埃君王火道有如此道笑殘絲與破紙青山半裂綠樹斷疲馬勞人半欲死當年侍從化飛塵圖中粉黛翻有神頻袍鳥上長酸惻似憶壽邸羽衣人君不見函關大帥失旗鼓郊原滿地

詩　卷之二　七言古　圭

撐白骨悽風苦霧野鬼號嗣君倔強圖光復誅臣武將豈惜才尊王固閫新朝足五國之禍何日返問幾上皇李唐獨王孫崇翰思深哉此圖進覽高宗不

不寐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今年已六十七此心雖長時向短滿意適志日不足一屬闈上九月餘連綿病困春夏失西風爲與肺氣蘇旋聞邊馬道都邑烽火缸逆日泉外寇掠郊關陷輔翼驅馬陵園撤松楸將帥庇倪供斧鉞修蛾皓齒裸體來千日癡排旅明泣攻城將地何代無屈辱慚憤至此極忙人私憂不自已請殺有願恨無力亦有孤忠思借筋幾被扼抑氣轉塞觀書撥悶看秘重出門十步倚牽客裳欲絡房燭小平生麻嗜堪判絕點道樞府說高成稍認聖主焦勞色勝負雜傳日二三徒使人情倍悽戚風疾雨冷樹顛狂夜悄砌京蟲語急聽昔日許曠達人擁衾不寐潛酸惻

中秋

酷暑爲予病頭目轉如漩渦聆及中秋京風灑人面

詩　卷之二　七言古　夫

延蘇故多感秋氣益覺斷妄想如奔馬忽爾逐絕岸蹙蹙靡所之四歸苦羈絆憂患難久若夢破難復追明月照虛牖怵焉念往昔嘆箱亦有仲時道恐難期但期得所嗜輒爾寬腸胃又防兒輩覺自抑十之二我衣不解憂彌多天械未脫身如寄何日虞階舞干羽掃清都邑還明主羈囚一一照覆盆有罪無罪歸其所丐我餘生賒歲月閒對秋蟬參闍闢

合婚王

今年七月露已白雲光暗澹風蕭瑟木葉未墜蟀欲

乾古栢亭亭神不懌阿咸影帶千里塵握手無言意
惶惑自我肉爛忽二載勞汝三復問諸穼骨肉偶逢
百感生鄉思綜繞沉憂逼故爲愉色慰我病語出不
禁雙淚湿但道八日幸小康我亦未敢深相索旁詢
花木半榮猝竹瘦池荒遲昔游蹤息齊明洞拂階簷
樾久幽蛛絲織出自東門野色秀松君楷黄介南北
借蔭明府刑政寬百里之內稱樂國今歲漳河清淺
流稻黍盈畦秋可穫送郄語次出歸則欲辭未忍重
嘆息汝歸教子罷讀書勿羨華膴薄祿穩嗟我平生

不聞道遲日方懷沮溺哲

佑孫至

幽囚二十五閱月肉銷筋緩髮盡脫遂有二豎欺我
老同食同眠歲不別鏡裏枯容不自認故舊相看氣
半逆一子依依久道家孫知念祖輕跋涉爲吾哀憐
相抱持痛定喃喃無不說骨肉離憂怨晴外間雜花
竹與卷帙邑中細語頗能傳亦諸梨東分救妥我已
不措田閭意爾來逗我思鄉淚欲泣抑愁觀楻椽却
問道路尋常事隔日再見心較蘇惘念秋長禎翔絲
長安九月兼冬令久留畏爾饑寒逢二年間那數日
聚誰忍遽言當復去從父祝爺且暫留一日一回圖
士任

佑歸

嗟爾佑歲十八少小盱眙未諳書法此來太匆
匆使我心悠悠我雖纖綱維平生偏所聞時宜因未
合老馬途則識他人亦爾愛忠孝推我切鄙各不可
居情慢祇自絕激芳莫以矜役博才士帆今之學者
炫華膴但云科第願已慨我口誦書姑舍是別有所

急人未達順親後長氣難調飲食興居情欲節解從
誦讀事先民聲音面貌能溫文傳語此是兆嶽間攜
芳此是芝蘭紉風斯澆矣江河下墳典之氣可還淳
爾詩敦禮德歸厚受祿延世天與謙㧑言通籍須師
古沮溺豈是不學人向諸爾叔莫讀書非恐錯問俗
儒津官不足貴貴知道貧不足憂憂無聞人生不必
長聚首但取淑慎修爾躬爾歸問我策[illegible]
人非我孫

自題小像

猶記當年徒且偉雙目晶晶淇秋水五十以外髮始
著豐顧對面不見耳鬼聽更逾十餘年丹赤猶是筋
力屏黃河南淝古道堙北侵運濟洳河徙廷臣縮項
不肯行不才遂作行河使長此簡書敢避難只尺不
服問髖畝眠霜嚼雪十二旬安瀾行地三百里自謂
微勞及民生陵遲兼鬶疲有底鬼蜮風沙黯天地詎
言三至動慈母幽寫病困二年外內銷骨痒無生理
鏡中狀貌不自識故人相看嗟不已慕中每嫌多此
身身外那須更着爾捫舌停咩丁不憂眉頭口角翻

帶喜於今只可存予與百歲之後思其似要知究抑
憔悴時泥滓勞臣有如此

虛飄飄

虛飄飄虛飄飄風飄飄春後雪虹貫雨餘橋荷珠欹落
水柳絮暮辭條笙風吹殘流炎鄉紙鳶梗斷入層霄
虛飄飄比時光彩猶堅牢

臨高臺

臨高臺望南枝地千里水一涯歲云暮空懷歸浮雲
蔽不我攜幽蘭芳芷沒蒿萊

其二

臨高臺望南邦地千里水一方人渺渺天茫茫涼風
高飛鳥藏身無羽翼空哀傷

其三

臨高臺望故山石堪枕霞可餐倚翠竹采清泉山中
人樂我獨胡為羈此爭蝸蠻

王昭君

佳人絕代立容光照四國自恃顏色好不借丹青力
君認丹青不認貌坐使佳人無顏色

其二

妾本良家女幸辭漢宮春經年不見賞忽作北庭人
即在宮門隔萬里更從沙漠望君鄰

題倪雲林畫為陸叔度

陸子好奇日不足奇人奇物亦相逐予攜倪迂幽篁
圖詢人題詠盈緗幅共道脩然立品外揣絕從前畫
工嗣我聞其人具奇癖生不逢時隱於藝自眠不作
塵俗緣青闌閣中小兩閣滿壁落紙匆無人臨意點
染光爽爽竹木倒然似溪邊倚石竹脫下滴空翠紙

上生氷雪蕭蕭羽衣人踽踽玉山側他人有尺素登
嶂帶飛沫筆與無性靈刻畫徒煩竊乃知妙會無紛
紛剖山判水有別契陸子喜獄狂不易向面工我欲
學米顛友義乃恐傷暫許十日留日明鬱亦康多謝
古香林示我昏詠場中清淨方多謝荊蠻民遺惠二
百年後病老翁

居岸賈

趙盾以靈公弑君弑相復歸迎立爲賊地直哉狐筆
嚴惜哉晉法墜毅哉大夫賈後來明大義討賊遺其

雛立孤成嬰志公孫知自處一死有餘地君不見豬
桑倒戟夫公徒不足畏又不見兆士觸槐友車右捕
獒鶩嗚呼晉國豈無人但爲趙氏各不爲晉公臣區
區一賈能獨申

王孫賈

潛王失國王蠋死法章變爲灌園丁齊國已無君羣
臣散如蠻王孫僨大義報君殺淖齒法章立以臣侍
反間行樂毅徙田單一炬燕師解回思喪亂崩潰時
王臣喙息莒城裏岌岌九鼎繫一絲氷消灰滅衆志
堅人市一呼動天地觸敗爲與自此始嗚呼齊國豈
無人王蠋不用如敝屣

寒朗

傷哉楚王英遺累無窮已天下豪傑士數千一時死
批鱗怨阿古喜朗也何人死無悔周與衆袁安獨維
纖經一成朝士無完族自有司空反是賈爾政中丞
身似鹿人殺見殺復何殊告密之風廻相逐一代股
肱心膂佐乃恣邪臣快居戮嗟爾后明爾目嗟爾身
聰爾聽

李固

冬日水爲氷夏則還爲水盜賊豈異類初亦吾生齒
漢家重民牧安危寄刺史用非其人民化盜撫馭得
宜盜爲子君不見永和嶺外蠻夷亂朝議調援紛不
已寧以胸前肉剜來補爪趾固也幸一言謀斷成衆
指祝良平九真張喬定交阯勝矣在廊廟進人皆触
熾又不見理輪御史守廣陵單車直詣暴黨明滅
心敬頑獸羨備愚民嘉更生十餘年從州其弟今日
公孫真詭思依不相識所使皆可使乃知千古稱盜

方不在往來形民髓

沈勁

公行弑逆晉統關華除僚虐使人哀當日駘蕩既匪
令表仆安求影復正祟尙血負敢目麾獎舉浮華氣
不振綱解紐弛山崩海旋君臣誼已絕寇賊分猖紊
誰知江河愈下時砥柱中流有沈勁勁也逆族人準
恥期自奮洛陽城破時從容蹈白刃之草木無稱松
栢益有性君不見王敦反桓溫亂劉裕倚功收其燼
嗚呼羣賊豈不死逆名百世汚人齒苟耶宋耶安在
哉忠臣炯炯照青史又不見郗超佐逆謀至死不知
悔嗟彼背親負國兒益愧承家忝慈子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三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實麓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仝較
海陵孫漢儀孝成甫

五言律

同宋實公錢抑之瞿起田徐元正魏仲雪孔時李仲達蔡伯玉遊淨業寺

塵事溪邊淨遊思雨後濃與君新識面許我舊聞風樹影移殘席荷香度遠空飛棲俱不繫暫似脫樊籠

其二

清興人人逸長林事事幽萍光分酒綠波意與雲浮禮設非因我機空可泛鷗如何相約久今日始來遊

潘母節孝

為題松筠節偏遭霜雪天綱常一借重生死兩周全了貴非初想君恩亦偶然寸心堅似石持此向重泉

以詩代書答仲雪題冊

感君情脈脈引我淚涓涓半世經過事一齊來上心詩真可以怨字苦不堪吟若也但言好相知何用深

送吳十華年丈歸楚（吳丈以公得[illegible]丁楚）

怪來得意新蚤起倦遊人行矣書拚老蕭然貲益貧雨青燕市酒霜白楚江蘋善病翻成累端居間佛因

其二

高城月半圓旅夢幾回殘世局將安幻秋聲到枕寒歸程間自數故劍醉頻看遙日紛於送于君有獨難

其三

行李快風高滄波泛小舠興來聊訪戴歸去莫如陶宦況成雞肋家聲起鳳毛相憐別有為不是戀綈袍

社集劉園賦得蟬噪林逾靜

已與煩囂隔聊從汗漫遊都忘樹間響但覺坐來幽野色蟬中變雲光意外秋寂喧誰自領對此信悠悠

送張仲孺

作客秋無賴臨岐願更違憐予姑未往問子幾時歸風急蘆花亂波明雁影微登舟休看劍或恐化龍飛

再集南舫齋賦得山雨樽仍在

高石雲為髻垂楊雨若絲故留不盡酒還索再過詩深翠空將滴浮烟濕欲凝齋今真是舫宛在水中坻

其二

秋聲方昨夜酒力較前輕幌帶山根潤簾除竹氣清一時爭醉醒明日竟陰晴

中秋許玄昭招同馬時良太史朱叔熙恤部汪遺民山人馬仲良民部湯昭度年支王亦房

太學看月得忘字

庭樹沉高影鄰簫吹素光每因幽賞意能使客愁忘既醉仍呼酒稱詩各有長任真偏簡遠未是愛疎狂

中秋後二日鍾伯敬林茂之邂逅子小飲

時伯敬茂之將出都爲余言譚友夏孝友作此奉別兼呈友夏

欲逢非一日言別卽今時結納有如此文章已在斯更從同調舌宛覩與人姿莫遣淸音隊尋君故未遲

留別汪遺民王亦房

愁自別中有低徊致復岐余惟惜友意君乃雜鄉思霜後歸非早秋先會較遲昨宵歸夢裏總只憶相知

其二

霧薄曉能白砧寒夜不勝人從散覺聚情欲減翻增對菊孤村醉逢高何處登抵家月正滿淸潁一相承

出都留別馬時良仲良朱叔熙汪遺民王亦房

求友將千古其人乃有茲自兼風雅事別有雪冰姿落木增愁歎殘燈咨贈詩須憑分袂味勝未逢時

其二

對酒不能醉相將高閣陰絡因存離別暫得快登臨秋老松初韻人歸霜已深背逢此時意入夢也蕭森

新城曉發

疏星與斜月歷歷照淸溪塵氣于焉息林光忽欲迷荒村生火緩垣缺見天低客路能如此征懷自可題

其二

橋蓽舟橫岸魚拓網掛汀野遊予㜸喜宿困若爲醒馬瘦途妨亥僧慵寺尚扃帝城百里外一見麥苗靑

雄縣道中

日暮塵沙起行行到水鄉家常魚餅飯鄰次葦蘆塘稍愛歸舟遠生憎滑路長風吹楊柳色亻乍意望中黃

夜讀𠕇言懷仲良亦房

風雅于斯在論交諒雁他芳孤寧患寡得兩已為多
古者將誰敵今焉能兆波長交秋忽遠柰此繹思何

其二

想見腸如浣微顛意不恭相憐只有膽所向互為鋒
月淨高梧色霜深老菊容若吟[illegible]木盡清夢儻能從

何太師母雙節

百年身易盡兩世事如新所謂生憂患為能得賤貧
菊芳霜倍出松勢雪逾伸故有哲人起貞操天所親

卽席留別社中諸友

勉日斯遊壯其如素友何文章隨興到琴瑟不時過
自此行行遠兼乘渺渺波思之惟有醉醉矣復長歌

宿任縣懷張勉庸

幾別卽相夢四更眠未寧高文索火讀驟雨貼窗聽
萬徑流爭響重巖驟作暝非因我友說此意更誰醒

至真定郭知斯登觀音閣閣之

高閣俯嚴城曾登生遠情步移惟罕高風定亦秋聲
漲水為流細晴嵐及檻平此觀應未改重與說分明

送劉泰登年丈之任零陵

雲意定為雲君行乃且時鉅成來作骨其奈粟生肌
勸飲終含怨姑留已是離臨年方再晤莫遣德音遲

其二

熊寂官閒我尋工錦屬君澤有濤影集尉念鶴糧分
木落風能駛山空響易聞相思殊有夢何處夜寒雲

月夜丘毛伯載酒訪鄭仲守部伏生集小齋分
得十一尤

為期亦屢易小集喜能留氣色開庭借爾疏簾樂
好懷侵子夜分韻補清謳月自尋常有仍今客思幽

戴玄趾有看梅之約雪阻詩以謝之

偶因月可踏欲到種梅家幻想應乘雪那知反惧花
後期晴亦好倘已落堪嘆知笑夫子衝寒興獨賒

其二

雪意梅相得酒盟人乃爽不能數步往始信臘遊難
莫以予辜約兼令君不懽自從午夜罷悵立曉烟殘

花朝魏仲雪招同丘毛伯賈惠仲集玉峰老人
宅分賦

小構足清賞兩逢未欲行乍于乘月色可想見花情

春半人能醉宮聞詩有盟登因修鍊地相對覺身輕

瀑布圖

卜居在丘壑丁意已云寬流水忽飛注諸山皆與觀
爲聲喧亦寂其色若能寒日夕聞聽水空明上素紈

雨中同周艮獻敵大到馬時艮但往仰集劉百

挹鏡圖

湖上陰光好相期雨不辭能來輒有得倚至一成詩
生意低爲荅荷光欲作扈歸猶惜明月正是泛舟時

送馬特艮典試楚中

私揣持衡意艮宜品外觀若懸春鏡往遠照楚江寒
割泣誰懷玉紉芳尚有蘭此行光典冊辛苦較能寬

爲張金銘題曲水圖

山淺團青甸泉芳更曲流禾和之上巳逸少以千秋
高樹亦生韻幽人暇自求置身若茲水豈是遜林丘

題節婦冊

詠此閨中事哀傷難具陳夫君得死友女子亦忠臣
檀樹迎朝采桃花及暮春高懸日與月長照夜臺人

送胡昌昱　胡著撰

長安十月雨行李問初晴返照蛇無力蘆荻寒有聲
同征雁漸少可畫叔迴清其奈相思意新交殊未平

岍袁聖牛硯

不可漶埋物非關憎愛情古君爲靜友其德許堅盟
何以村蒙棄翻因毀得名漫教人問字玄艸幾時成

至日姚倚芝以詩見投賦荅

蝸居魏多暇天心回一陽來雲深藏雪明月映流光
名識玄亭舊艸餘青瑣長聖朝念遺直猶繇說周行

鄧遠遊馬仲艮成不磷汪遴氏小集同用吹字

風癖春爲甚日晴方此時相逢欣所集佳會歎將離
移几延花色開窗內晚吹醉深宜小院從去亦遲遲

己未三月述感

風色逆人氣沙驕天易昏匹夫有餘怨新鬼未招魂
烽火日三至宸旒尚九閽含悲問使者將帥幾人存

其二

劾敵翻多算朝廷緩延遲四方經歲集數萬一時休
白骨縈芳草青燐上斷涡成功縱有日此恨竟介酬

其三

七十尚無敵諸邊得者名字廿身一擲不與敵俱生
既死難銷娼當時咎有盟王師仍未提南旗備議不
仕柳皆死有議其
貪功責帥者故云

其四

聲名聞楚越氣韻通幽燕諸將能相負孤軍入已偏
功非貪殺戮志不在生旋讓外今為甚于君乃獨賢
劉鄉悟由竟旬出師已海敵案諸
將失機敵以勝兵合攻遂及于難

其五

書生曾許國焉敢避戎行一笑辭知已長驅指白狼

心先輕節烈身後惜封疆故有忠魂在常爭日月光
潘金憲
宗顏

其六

已深國士惜重有故人哀一日再聞訃兩君俱不來
敢忘相念語長別送行杯灑涕完生事悲天真負才
董別駕
爾彌

其七

時事亦何甚私提未敢言臨機文武案大律死生寃
宜紓真關係安邊屢調援更歎財盡日詠索可宜頻

是役也環旨偕戰皆敗從新死
者不免而調兵加餉紛起矣

其八

如此酬群望何辭可自居天恩册後教危道有前車
聯日已多事生心豈一隅殘軀繫益重忍死急租茶
楊經
略

其九

哭辭留四海警報逆諸邊敗後爭持論謀窮欲咎天
大臣殊鎮定百姓急生全何日狼煙靖中宵此枕眠

其十

愈新定後慟東望不勝情已落生還曆孤懸未破城
沙量詎可飽烏合豈能兵愾恨思良將無勞問宿名

其十一

憂時權罷酒變戰豈惟兵苟且名相借縱橫各有營
處堂仍故壘去國欲兼程底事能堪此遠人知未平
借事言事扶龍角啄及此一聯兩兩
賈之遷衮繡神之補闕相望于道矣

聖標構楓下題日棲鴉于仍作近體三章和
之

祠樹結層陰卜居偶自今氣搞秋雨至影對々潭深

藥餌添清供琴尊慨素襟北窗高枕足因識古人心

其二

久疑身是夢枝借一柯蔭映日將容翠隨煙作斷嵐
其光朝暮變凡事凡聰詩會意何須遠能尚便可探

其三

小有山林致遂無城市喧宵蔭蟬依[illegible]來應鳥能言
種竹近墻放依籍砌石痕[illegible]交[illegible]不莎二仲此相存

節婦冊 婦夫死十年守節立嗣觀族賀之見又有經

舉世誰無死胥生豈不辰寸心窮九地高義薄秋旻
忽到存孤日全歸伏節身可憐霜雪後衆卉幾能伸

病中偶成

端坐御風起無眠有夢過禁持連月苦厭薄此生多
愛玩俱堪擲是非總欲訶性情忽自變不省奈吾何

其二

人言當自愛我亦念吾生裘纊防秋冷重綿犯雪晴
九月二十日雪 聲微煩問答喘急廢將迎案吏趨開署官今
性命輕

其三

窮達曾經我生平何所餘空磐隨雁急冷月照窓虛
千里家鄉夢數行兄弟書漳河清以淺歸去且爲漁

送魏孔時

雙旌凌曉日四牡颺輕塵相對離思苦非關柳色新
于時方有事一柱竟何人知了應回首音書慰所親

題畫

有舟俱載酒無樹不生烟小閣貯空翠孤城接遠天
人家隨岸曲鳥道入雲偏落日危橋半行行亟欲仙

秋夜集米仲詔古雲山房得十四鹽

路窮開別境房曲邃垂簾流照峰紋亂深秋花氣潜

坐來人自遠評此法當嚴忍醉銷餘興歌喉不耐纖

其二

巖嵐理自傲書畫欲傷廉始覺幽居貴何妨道骨嚴
月華生几案竹色在庭檐此意須人共重來想不嫌

寄答瞿稼軒給諫

別久知時序書來感弟兄欲耕安水患雖隱念邊情
遠信隨人說私憂逐處生豈無花過眼對酒不能傾

其二

虎豹關之外豺狼山以東市人爭買劍騎馬試從戎
斜日城闉閉荒村舟楫通漸驚秋氣肅南去有哀鴻

其三

生計看予拙交情覺爾真爪期頻屈指柳色恐傷神
多事如今日成功豈與人一言安社稷光照舞衣新

新宅留吳于逵飲

構屋趣溪津悠然無四隣西風流木葉細雨靜苔茵
君與羇棲意誰非寄寓身且相催一醉莫問武陵人

作室

閑居秋更好小築對城陰雲氣漸高妙林光殊靜深
當軒新見月隔水一聞碪位置耕漁事聊存丘壑心

射

四方已多故獨處亦罹然弓矢嚴秋氣林塘散晚烟
敗生君子恥教欲父兄先戰伐非吾事安危此有權

送殷大陸學博

惜別西風道相逢隔歲盟冬深林葉盡日莫客衣輕
渾是攜家隱猶兼薄宦情時艱得士急何以教諸生

其二

南北皆征戰中原一嘯歌官無歎難助道豈必漁蓑
風月爲君好雲霄聽雁過青春芳草信白髮故人多

蝶庵前牡丹數本諸友先後贈詩作此奉荅

開花不數種飾得可憐名態比洛初出始如妝未成
春光隨爾艷清夢與誰縈持玉紛相贈芳庭容復情

其二

開遍念春色坐臥牡丹傍氣暖夜能醉風吹塵有香
飲客承夕景瀉艷媚晨光雅似一相委催予作報章

出門留別牡丹

生長燕泥墮莫爭柳絮飛無花酬令序以爾殿春暉
護惜陰深碧禁持香晚緋別期纔五日忍憶待予歸

那州有贈

相逢從久別啼笑總關情月下一杯酒呆言千里程
浮雲開遠望流水切離聲百歲渾如夢飄飄逐斷萍

訊趙孕白

滰干爲別後已是十年還介拙將逃世君才復閉關
風塵堪白眼寂寞自蒼山莫以知希意慷慨壯士顏

寄吳從龍

在世能出世雖貧不是貧交遊隨地合詩酒寄天真
夢斷黃河阻秋來白髮新可憐武陵外猶有避秦人

明妃

漢將爭封侯和邊內子愁大邦能擲愛劍馬楚歸休
出塞命誠薄安劉策已優如何麟閣上不使姓名留

送友

雲帶今北上事業On南飛臘雪途中盡春風馬上歸
燕臺新氣色趙璧舊光輝御柳階前綠綠絲染客衣

泛舟

厭作風塵侶來遊雲水鄉浮沉看白羽清濁付滄浪
蘆寄深含潤林疎暖薦凉此中如有得不敢傲漁郎

送張廣文

千秋五柳宅四載一氈歸斯世交難合吾師道豈非
莫辭今日酒行採故山薇去住心俱切潸潸淚滿衣

秋夜

夜凉眠不得起坐竟何依鶴病渾難已愁人未可歸
松風吹短髮螢火聚雙扉古道期無憾西山采採薇

幽居

滿自隹人命而兼素友情容光堪絕世憔悴尚傾城
避俗常稱病逢人不說名倘若深自好凉月坐松聲

作詩與諸生

靜然塵外影深抱讀書心其貴在貧賤而能存古今
廚毫生妙理枯管發清音所以絲桐合因名爲玉琴

歸思

爲臣良不易况復性疎狂萬物有其所一身卻可藏
莫林歸鳥急靜日到山長聊遂偷安意非尋避世方

稱號

庭西開蹊地灌溉送餘閒蔬食存吾性閒居解客顏
青稠嫩可摘蕪漸蚤能刪偶爾荷鋤罷亦疑田畝間

雨

冉冉山城近蕭蕭碧水隈浮雲在北去爽色滿空來
黃葉辭林急秋聲遇物哀田家阡陌慣風雨不曾回

八月十三日飲袁在周比部

林光嚴白露溪色靜黃昏雲藏月仍照砌凉虫有言
時令從歌譜深情念燭痕天涯同此夕寧可負清樽

十四日楚非烱招飲

剗與顗命酒皆以月爲名害在知有影風能落雁聲
徵歌有往事賦供用新題漸老雙星鬢時時感秋萍

十五飲何聖符池亭

秋色平分夜心知共對時十年成一夢雙鬢忽如絲
蕉葉晴浮石花烟暮繞籬入懷明月好不問桂輪遲

晚張太翁

異地偃重九清宵獨雁來思纏非一緒情至不容哀
夫子急朋好吾兄在夜臺采萸應對酒招集可能回

南陽晚泊

宵凉洲渚潤倚醉白頭吟對此霜天月清聽水面琴
寸心生肅穆萬籟忽消沉雅曲風吹盡洲流潤潤深

任城道中

風聲悄向莫行色不宜秋凄楚聞征雁蒼茫下遠洲
霜林非一貌村落有餘愁我亦何爲者栖栖卒未休

同劉游與曹微亘過曲阜飲聖公園亭

城闕開勝地有道許盤桓柏古經冬秀庭虛落日寒
續椅通野色陟阜展原觀久矣栴行役幾今日寛

丙寅生日

老大今如此心期何不然經年兄弟淚何日草堂懸
庭樹同蕭颯飯書餘粥急高寶荷相思尊酒輕雷連

其二

相鄰仍留愧當憂不可任其頭一青衫徐賦屢驚心
退食時看劍懷人能鼓琴自然蓬蓽裏肯雪早來侵

是時京外官通侍條一年

同豐基仲王砥中水部范配公年友候孫郡伯

園

小築傍河干波紋四月寒徐風香芍藥清露溼琅玕
鳥適榆枋靜魚懷芹藻安與君拚共醉天地此中寬

惜花

向開先畏落欲盡倍相關雨喜光仍在風憐影漸刪
依依蜂訖別悄悄蝶飛還戀有明春豔知人開未閒

濮陽道中

雨足千林潤泥深匹馬難野雲低欲墜溪水暴生瀾
鳥雀喧殘照檐帷動夕寒但教田唆喜客路我能寬

移竹

新竹雨時栽西軒北廂開午石疎葉動翦喜故人來

輕絲遙盈几餘清兼護苔砌陰將鶴影涼夜更徘徊

其二

相善人常少孤情吾所同前秋宜與月耿介一臨風
壁有虫書處林多鳥篆中卜居能得借何必舊時叢

行田間

阮雨知晴好沖和夏似春水平低岸柳野曠小行人
荷耒欲扶杖歸鋤時負薪蟬聲隨意斷客思與時新

秋行紀事

設官原多事觀物省微躬僧夢疎鍾外鄰春宿霧中

波濤尋地脈稼穡倚天功冠蓋何為爾營營西復東

其二

肩輿似游艇洲渚在平原落日明高樹荒烟蔽遠村
桑麻隨泛濫鵝鶩得魚喧水利何人任心傷不敢言

其三

肺虛怯用事時序驗金商過雨孤蹤下迎風滿溉長
葉涼蟬自廢羽倦鳥知藏老病年年其歸與尚未遑

酬劉游與兄憶

憶別驚時序秋空聞雁初高城一片月千里數行書

未敢成孤往何能取衆樂感君不泛愛逆世獨存余

其二

時時欲歸去流遊至今而一自與君別悄登城上樓
莫烟濟水岸紅樹楚江頭秋色兼南北悠然動遠愁

田家

秋氣歸林藪野人憂樂齊朝暾迎縣宇落葉聚當蹊
五穀偏登稔三時半築隄無魚亦垂釣搔首聽流澌

夢餘

官署嚴更裏香魂何處歸餘權臨夢際始願到今非

霜逼寒虫語風聞宿雁飛殘燈照不寐悽怨轉依依

其二

豈有身真到滿前形與聲以茲遂入夢省我汚于情
哀樂鑄今古精靈通晦明滿胸無一見何必羨長生

落花

匆匆春使晚零落不因風竟讓孤莖綠微添野蘚紅
燕泥香屢墮蝶夢曉猶通那或童兒掃忍教花事空

留別南華諸孝廉

三年游梟身一一愧為臣無力銷兵氣空言念國貧

知非深自責使過荷君仁此去猶傷晚群公私所覬

其二

薄宦鮮聲光未能亦未遐城思常蹶蹶與世笑凉凉
新命仍遷客并州眞故鄉共餞君子不易地永相望

書事有序、

先帝相群臣今上登極丁卯八月事也魏忠
賢崔呈秀放逐投繯事在十一月陸都水澄
源錢監生嘉徵首論忠賢臺省關曹發憤交
章并及餘黨先後得俞旨倂籍沒座總秋冬

閒事而二人擅權播惡則成往事矣此事上
關宗社史臣應有特筆榮嗣籍風人之旨爲
里巷之謠識其小者附于野史得詩二十一
章悲喜冀望交切于懷亦惟事關宗社治亂
倚伏之機不能不三致意焉而其中不敢盡
不及詳者固已多矣抑亦無取乎盡之詳之
也

一陽生至後消息漸應行人意興多從天成若與偕
雛飛逢舜曆扇軼自軒階感概思前事悲酸聊寫懷

其二

放逐年來甚江湖星聚多山移秦帝策日避魯陽戈
天網能無漏民言亦已訛愁添雙鬢雪歷此竟如何

其三

權在聲靈赫時來典誥殊濫竽三鐵券入幕半金吾
舉世無朋友何人保髮膚詩書成罪案岌岌欲坑儒

其四

不省高天大幾忘上帝臨渥胴塡水澤橫斂到雞豚
道路看重足閭閻有斷魂時清無議論緘口對朝恩

其五

微軀嬰世網冷眼對人寰雪滿長楊樹星稀供奉班
僧伽通紫塞猿鶴避黃山岳牧將貧叔愁心總未開

其六

三年誰料虎此日睹批鱗側耳聽新詔齊聲頌聖人
全尸猶得死宥族荷深仁帝力眞無外群生慶有身

其七

慘極誅狞意除克欲稱心仁人有詠討重典報荒淫
久誦應如此多時遣到今懸知天下士同日罷呻吟

其八

此日身誰葬當年事已多無門先發炊有罪忽操戈
摧折仍鼓桂榮華失蔦蘿炎涼今到汝忍笑問銅駝

其九

往往莫須有殷殷不可忘經時頻陷淚六月腹飛霜
解網欣新政迍林抱舊章世人仍欲殺不畏聖心傷

其十

五位能庶已諸臣負至尊無端生悖亂卒至取燒燔
居寵真難事多予豈易言人情有各得過分不爲恩

病

偶因死法逆方信世緣虛合眼俱成夢回生忽有余
得人寬禮數不自撿典居几案輕塵積三旬罷讀書

其二

西風何太早病骨畏秋來隙地蒼蔬果孤亭半草萊
勞人生計足鬪我壯心灰倚杖看飛鳥幽思不可裁

七夕招龍友考廉同張爾璞長史小集

跫然喜足音況是舊同心秋色依人早河梁昨夜深
十年此薄宦兩地想高吟君到趨庭日傳予簡可紛

龍友大人霞標公
與予交契故及

其二

昔日二三子結交與衆殊別來看游變近復憶山居
司馬仍存壁樂羊合有書眼前非自慰罔上負庭除時予閑劾

即席送曾有庵南歸

天地浮雲變風波日夜生委蛇存道在傾否兩將然
喜見消朝隱仍傳用世名星精通帝夢莫作北山盟

其二

行藏有如此離合總關情酒對四更月舟歸一葉萍

送蔡伯玉南歸

西風浦口樹寒露石頭城南望家方遠勞心逐去旌
懷思向十年晤對即離筵菽菊開寒雨飛鴻人遠天
同盟聲氣合得謗弟兄偏誰念雙蓬鬢依依泗水前

其二

是玉何妨刖非珠免見猜馭同鄉嚟過鄉思越關該
把酒風初勁臨江霜不磴行藏吾自定莫倚管生推

悼道生題其居曰岸上船有詩四章和之

伐輪寘河側爲舸入高休風浪其能免碰磖何處吟
子才堪世敎我老厭塵侵共向蓬窓底將無見陸沉

其二

休作臨流羨何勞擊楫悲舟旋雲不動天淨水無涯
隱隱魚龍臥搖搖鴻鴈遲帆檣閒有月流鬧濟川時

其三

舟處心不繫天淨水無涯明月天𤓰試𣵀鷗莫浪猜
坐需滄海變醉擬漢槎迴獨有伊人思悠悠不可裁

其四

貧到河無水捐於陸用舟奇情必廢世𨱆匠寄前修
幻莫疑仙夢風常似石尤延津無劍合懶意向中流

舟行郎事

余以戊辰暑事行河往來六百里內是時秋冬市交耳目遞變動懷與緒與日俱增又筵䑓多暇得比于韻而錄之

每羨舟行好況當初月前移將野處宿覺與潛懷便
雁冷沙明雪烟消氷合天去村漁唱遠情夜不知還

其二

野曠寒光積山空曉色荒草青仍倚洞露白久爲霜
洲渚分荷逕人家共石梁盈盈一衣水萬國引舟航

其三

悠悠此物役流水向人秋其如暫無事爲心殊未休
逆風貪鳥泝卯浪遜魚遊念往垂楊下斜陽不繫舟

其四

遙岸晚看山微茫雲樹閒片霞背返照與月映前灣
野火流螢度寒烟帶鳥還漸多帆影亂枕上聽潺湲

其五

浮舟如動地地底見星辰岸柳催霜鬢檣烏伴旅人
禹功存乃粒帝力不發貧開水今當事其辭往復頻

其六

天碧杳無際孤舟淒且清輟觴念舊好戒燭看新晴
水月光中坐風林聲裏行自然几榻靜能使夢魂輕

其七

衆泉合爲力汶獨五居三復界一從北餘其二却南
泗於兗稱巨濟以濟相參諸水聊䏻暇求歇此可探

其八

大臣能徇物小智敢矜賢分闢全因地開湖曲用天
舟還歸鴈後夢逐落梅前渺渺中流坐一鞭苦未先

其九

漸南轉東向雲際吐斜陽細憶經時路耶爲處岡方
入洳河紛宛延嶧樹丹黃沙際浮烟上衣襟滿夕涼

其十

關啓看飛瀑鄉鴉聽過車長年厈五兩儀鷺傍汀漁
村市商歸早沙析浪悵餘何時眞解組居此水雲居

送鄭起田戶垣論還

漢文方此輩賈誼自長沙檣掖朝鳴鳳帆檣晚集鴉
酒濱春水細湖口綠楊除有召仍前席無勞湘水嗟

其二

致主復何易臣心良獨難立言衆所是去國爾能安
曲直皆千古低回匪一端君恩無近遠念此臭如蘭

九月十五夜送王尹懋董鍊庵後雷雨交作賦

此問訊

經旬凡再別秋思過人來執手城邊月發興何處雷
陰牆有如此只尺已難裁坐到雲開後知君澗水隈

其二

霜嚴變草木官冷厭風塵疾雨勞行役浮雲驅此身
黃花期已逝白髮夜來新念爾不能寐悠然悵隱淪

送錢公調南歸

秋來膺不暖朝暮道途間笑我同羈旅送君還故山
鞘寒濟水濶葉落楚江潺孤興官深醉相思損客顏

其二

豈能不念別兼亦羨歸家齊越程非近帆檣去更賒
秋寒仍破月冬暖尚開花往返俱隨鴈春波遡漢槎

哭朱君葵社友

念離常有淚聞訃更沾衽茹苦誰同業分甘獨愧予
塡胸齋去志滿架讀殘書實踐應酬予修文帝所居

其二

君家好兄弟並立主詞盟如鳳復如鶴不飛亦不鳴
雙棲人共歎一折爾何情天意誰能問徒令才士輕

哭張葵之明府

帶病猶爲政君恩易此生使民依父母在位已神明
囊有孤琴怨門餘五柳清廻秋花事好香作使君名

寄懷張更生

卿本漸岑落端居百感新吾鄉今歲儉益驗此官貧

遠念勞君子殷憂軫御民悲嘶西北望長颯祇傷神

其二、

三秋無暇日驅馬日駸駸欲盡冊風雁難爲遊子心

從人商出處入室聽呻吟伏櫪尋常事誰知千里音

覓翁夫子輓詩

半生不得志晩出大賢門一顧候駒淚淵深國士恩

斗山人共仰蜓棘爾何存堅土求遺賦光輝尙九原

庚午元日

他鄉逢歲改聘事與年新一片饑荒地千家戍鼓春

謀窮安有命國難忝爲臣今是朝元日何詞戀一人

其二

所憂民散久不必敵窺邊列內四百萬傷心十二年

難端随地發變態逐機遷總息陰山燧綢繆詎易堅

人日

抱病常經月憂時且卜旬停杯嘯欲絲高樹暖浮烟

塞馬傳宵遁矜人訂日旋太平依帝力安意向林泉

送諭文子歸省

燕薊深虞寇朝廷方用才君携經世策言返曲江隈

春樹晴烟舫殘書漓酒杯劍光騰有數未許壯心灰

悼內

春來日日老常慨故人稀少者復先逝天乎安可幾

生于我共出卒覩爾孤歸今昨成千古逈哉有事非

其二

三十有四載怡然甘苦辛誰能富與貴只似賤而貧

忍憶别時語彌傷夢裏身一宵何足戀忽忽盡冬春

其三

生時了不異殁後始知才書盡從予好米鹽能自裁

佐談消旅況相勸返山隈雜佩延良友開筝問子來

其四

愁雲將素旆西望隔疎林此夜孤墳月當時同穴心

恩勤得兒女勞勸在稠灸飄泊仍淹滯悲來豈易任

九日諸友小集次王考伏韻

燕市俱爲客佳晴得小開林光懸雨潤景意快風殷

鄉以黃花酒言尋秋水渺但有隱者趣不必求深山

其二

倅才意不盡破悶酒徐斟覿面交雖淺清言契已深
道原難問世秋螢易爲心彭澤真吾友無絃方可琴

送蘇徙吾歸里

忽作嚴冬別寒鴻悵遠飛晚霞生翠嶂餘雪照平原
河北風差勁山陽花放繁到家疏臘盡樂事滿田園

其二

送爾返初服今予思故鄉柳花開欲爛竹葉釀新香
野鶴窺丹竈閒雲到石牀德音如可寄南雁正高翔

其三

去年憶今日烽火照春明後食文兼武前籌者是兵
身歸司馬府書重樂羊名出處俱無愧君能貴此行

其四

已無柳可贈尚有酒堪斟不辭來言別既歸何所求
暮年閒最勝華澌能休羨退元吾道寧虛此一丘

其五

盛世崇高尚殊恩及老臣中原獨勝地久宦作歸人
謝傅尋棋友陶潛卜酒隣以君機事絕鷗鷺亦相親

天啓元年予假歸友人從予大慈仁寺松下松
古秀多姿大雄殿前二株相向屈曲偃蓋伎
柯橫出如虬龍爪其屑如鱗予歸去十年不
作春明之夢獨悵兩松不能置袖三年再
至其地愛戀有加因賦短律同王右海米友
石陳石泓俱用開字

辛酉初冬別十年今始還風波予自老偃臥爾何閒
花雨青虬幹慈雲古石斑故人多隔絕感慨此重攀

其二

便可同僧住餘生了閉關清霜一寄傲孤月伴消閒
木葉知時序人煙絕市闤何期京國裏都自有深山

雪後懷郭予充

景物存如此懷思可若何高人清到骨寒色照行歌
細草遲芳信疏林散玉珂遠遊無定處尊酒向誰多

姚孟長陳無異張更生小飲敝齋延周延吹不
至得枝字

懶心耽寂寞僻地合幽棲雪霽烟初斂談消月易低
一尊聊共適十載歎孤飛落落乾坤內逍遙安可齊

立春日米仲詔邀同張更生陳無異周延吹李

大生王孝儀孫伯觀社集漫園得大麻

結侶同幽賞偕遊不厭賒春光來野岸開柳到僧家

寒氣迎春信迴風送雪花閒探在逕草早已動萌芽

其二

烟洗低見月冰浚不勝車歲改人新事陽回變物華

疎梅香闘綺列宿艷燈紗莫惜更深坐春情對酒遮

齋宿茂陵亭聽雨

草掩崇葬碧松抽假蕊青愁增悶布裁喜驟見蜻蜓

飲啄通民瘼衣冠秉帝馨兒勞雲漢頌登得雨無靈

辛未春分日恭陪聖駕祀朝日壇紀事

春風開柳色帝德與陽升執事嚴宵旦齊明先旦吞

郊塵宿雨淨華路駛花承應續乘時舉悠然見中興

其二

朝陽臨下土萬物耀光明我后孚群志千官秉一誠

幽微通禮樂海宇奄昇平肅肅壇壝內古知天地情

鄧泰素入長安贊伯謙先期之以詩見示依韻

賦答

離思常自苦何處得奇逢人莫官催老詩應貧益工

以君情絮絮使我意忡忡且聽同行雁秋風獨叫空

早秋陳無異招同徐村明賀中泠小集城北水

次

天宇澄新霽孤亭坐夕涼疏風搖水綠荷氣觸衣香

奕勝觀時變官閒較酒方任遊期有續莫漫負秋光

輓仲韶及淑人陸氏仲韶死之日淑人無恙也

一哭而殂觀風使者聞於上士紳傳誦競爲

歌咏余與仲韶交誼不淺成詩三章

性癖新交寡心傷故友稀清霜催短鬢雙淚引長欷

贈答成千古儀刑伴夕暉山房石丈冷誰問薜蘿衣

其二

直道寧辭黜風流自可師右丞兼愛畫逸少亦臨池

松菊聊相引文章已在茲更欽朋友誼真與古人期

其三

同死稱奇條雙貞反快人夫君真介石閨內得芳鄰

泰鳳看同逝湘蘭已共紉姓名懸宇宙不止重楓宸

端陽前一日司爾鈫以詩送香囊及桃源圖用

賁報之遂成七首

如醉全非酒眺愁大半癡從前三徑隱似我兩人宜
用世無長策交情有贈詩催時且一笑何羞鎖雙眉

其二

浮生俱若夢獨醒亦非癡狂客深相得聯吟亦有宜
憂來不可斷愈到一成詩未敢不爲且聊堪許似眉

其三

細事安予癖大言念古癡賈生流涕過屈子皆騷宜
自昔才多廢至今愁以詩何如泉石裏杯酒獨伸眉

其四

輕雷送時雨新雲濕欲癡琴尊消日永竹樹與人宜
相憶不得語重吟所寄詩況餘幽佩在宛覩紫芝眉

其五

慧頡翻多誤何如全我癡日長夏已至人與睡爲宜
雨過花生韻樹涼鳥誦詩憑欄日西下雲霽遠山眉

其六

夢到桃源裏山川渾是癡人家紅雨內半臥白鷗宜
絕少兵戈氣原無漢魏詩不論少及長談笑各舒眉

其七

不困君子教吾亦忘吾癡獨處南窗慣覺于僻地宜
花開花落事午後午前詩[illegible]更開釋子來不書眉

端陽後二日與申允貴丁居張史生段大臨同
集湖上亭

人自羲皇上地偏[illegible]日靜簾捲綠陰多
栩栩蝶雙舞交交鳥和[illegible]滿衣羅

其二

長夏仍無暑荷香尚未花府輕疑是[illegible]欲爲槎
漁伴棲新月波紋漾曉霞留連不欲去回首興猶賒

睦叔度過小齋有贈和答

坐覺泠然善夏長聊此亭吾將官作隱君豈客爲星
茗泛甌香碧窗含竹雨青從者無履跡紗緒不多聆

其二

閑中得好友何用彼遊仙隨日小雨須容庭滿綠烟
夕陽高樹杪啼鳥細花前蔬食忘貧上斯風爾所賢

紫薇茉莉並植

非偶而爲偶紅顏間素姿色香雖自借蜂蝶可無疑

昔從逆旅沾雨颸盡竹濕時光隨物變早已報涼飈

贈汪希伯一韻 次徐九

往往對君子如聞鳴素琴人欽風雅貴我坐水雲深
何以長安內都無塵氣侵神疲松樹下瀟灑一千尋

病中雜詠 壬申七月臥病京邸暑中感時對景前後成詩十六首不倫不次聊當紀病云耳

地僻將迎寡官閒案牘空螢飛故紙照蟬響不因風
敧雨竹如醉蒸雲木欲虹羈心忽悽斷徙側引秋蟲

其二

有樹能留鳥無歌且聽蟬病蘇清淨裏欲寡寂寥邊
盡却寒暄累微餘筆墨緣不妨經細務聊可飾高眠

其三

清福吾何敢齋心頗自閒客來分一局檻外對諸山
猶是儒而腐誰稱仙也頑所需多藥物應棄不須慳

其四

病中更多事倒篋揀醫方殘暑消槐月幽香生藥囊
疏簾入夜靜爽氣得秋良烏雀歸巢已嗟予滯異鄉

其五

庭前瓜果生結念不能平事莫三旋重時當萬寶成
逆入間場圃物卜陰晴難概解推顧此身殊未輕

其六

赭霞烘落日赤氣映朝暾火德何忒忍人情易沸喧
陰陽元互引燥濕乃同根物理窮將變微予未、易論

其七

雨後荒苔砌風先亂碎蘺鳥銜秋信下螢聚綠叢多
養拙寧躭病慵人一放歌烟雲新變態都向眼前過

其八

雲光棲斷竹蝶影戀疎花細物精相得時衣曉欲加
讀書阻難字養胃忌多茶病裏聽秋籟依然鄉思賒

其九

待月翻孤影因風寄遠神虛過朝及夜浪費夏兼春
細校幽潛事寧惟枯寂身閒庭當淡淡好在有嘉賓

其十

分攜已三載哭與故人疎心事見秋雨家鄉且莫昔
天高將有雁長濶恐爲魚命駕能千里文談病已紓

其十一

種蔬聊學圃斷酒欲爲僧抱病官如葉貧身杖倚藤
通宵千里夢四壁一簷燈念友增予愧言歸尚未能

夢蘋 章羽

其十二

友朋秋色外木榻晚香天今古只皆疾愚柔我所專
荷君探寂寞小院許曾迎能消方知暇清言夕照前

其十三

鬢向塵中短心從病裏逆交遊憶艸莽涎婧媸邪幾
迎旭看朱舜禁秋念紫薇物華兼宦況何事不催歸

其十四

久閒亦易厭客到喜淹留酒政從疎簡棋經欲效尤
禽魚能自得花木對人秋因悟知身獨和平當共求

其十五

凉月到窗下披衣立樹陰秋聲同語默螢火閃升沉
小草迎風瘦幽花怯露侵靜中發深省諸累自深心

其十六

常守風與心旋放集本吟明逆聽用抽書解不宜深
此法能安老前人欲處陰疏爽無次病歸臥紫山岑

輓霍韻衢通政

仁壽何先死精魂應未虛玉樓新翰墨栢府舊章疏
歌哭生平已懷思知己餘名當厭木季地下可華胥

七夕　壬申

經年復帶問此夕一相歸水淺仍微月榆涼非去秋
聚先防別惕慵贊勝離憂有巧隨人乞含思不自謀

其二

天上有靈匹同心願亦違情深多用物明道只須歸
恨不偏長夜鵁鶖獨早聊尋常典錦織淚滋支機

送徐九一假旋

太乙燃藜客文昌載筆臣論交存古道念國軫勞氏
北闕上書已南山舞彩新世將榮畫錦吾乃惜離紛

其二

邂逅知情性因依見斗山長安憐多暇秋水送將還
莫逐源耕侶深居陂麓閒三年天下事只換一身閒

其三

樵牧看裘郵低個坐晚花四方直有事秋思復無涯
鄉夢予同切輕裝了獨遐相思不可問白鷺滿蒹葭

其四

客邸難爲別西風易得愁騷人驚來雁歸棹狎江鷗

菊圃青簷滿松窗綠綺幽有朋憐所好一上水邊樓

題賀兩侖篔川圖

林光虛甚照水力欲浮山關自蕭然勝人能如此閒

曲欄橫岸出飛鳥帶雲還願借蓮舟渡高眠花葉間

浪光閣

其二

路訝前村盡煙連細徑荒山根開勝蹟寶月此經行

片影流秋氣飛花散晚香悅偷高處望月極水中央

研月鄧

其三

常思尋地隱喜遇好林丘澄澈千層木青黃半畝秋

嵐光遙領秀竹氣晚生幽便向此中住終焉何所求

秋木齋

其四

誰向米湖釣夜來雪滿蓑何寒魚靜處舟動水微波

遠岸柴扉寂中林樵者歌剡溪何必到但快子猷過

釣雪灘

九日吳寓庵孫仲拇張照若趙公甫丹晉梅招

飲李勳侯劉

修竹當門逕能生小閣涼水流分靜籟鴻影帶秋光

菊領色香韻樹兼青紫黃遐高舒望眼鄉思滿斜陽

其二

清霜久人髮何況又深秋爲客三重九同君一上樓

年華生衆感酒力不勝愁登少飛揚意江湖未易謀

移居搬弄小物隨手記之

閒居治鄙事還憶少時然弄墨矜皮相烹茶鬪色鮮

石稜潤十水鍋氣綠如煙草帖何難讀釋文手自詮

盧德水寄題古歡室和答

耿耿常懷古寥寥無近歡羲皇到枕上身世兩時寬

酒索梅花笑詩同脈望看非關懶是癖閒起懶人官

送殷大階之金陵

羈鴻寬長漢高鴻見遠姿交情流水得別緒晚逾知

舊挂存其性兵農各有司石城亦且好把袂落花時

其二

亭村原朽木因宜作浮萍猶喜延窓收川原雨後清

其二

急行偏得緩兀坐寂無言雲送風聲逆雨兼日氣昏
客懷輸酒醉雁語隔灘喧晚就人家宿孤燈間遠村

宿遷送千仞歸

共對一尊酒同懷千里心襄殘猶惜別山水舊知音
淺翠開寒嶂浮青出遠林歸家春正好御信寄河潯

其二

我亦無家客送君返故山一編思白老三徑得長閒

既隱先辭富爲仙不避頑林泉能好士相對合開顏

寄懷毛修之

遷宮仍苜蓿夢筆到星源貧已家無壁雪深誰在門
冰心兼宦冷梅花到春溫更始開庭裏山光對酒尊

與楊昆岑督撫劉振賢侍御閱河下相道蒙欽
賞恭紀兼呈同事

臣勞禪國細帝眷感人深媿荷瞻天表殷勤問水潯
褒民俱有淚把酒一論心玄錫吾何敢三回可斷金

河上吟有引

歲在甲戌黃河夏漲決于長山東據迦河北
其岸而奪之迦復東徙漫衍勝陽山龍迦口
以下淀淤四十餘里運道以塞秋春間復黃
河故道乃以秋杪乘舟南下率挽失道行止
信風遊淺就深遷迴曲折逕出二百里間十
餘日始達鍾吾北及下邳則十月初矣鳩衆
與工又二閱月而竣役于躑往來徐邳睢宿
而在邳爲久其中節序之變遷官司之國度
夫役之勤惰挑築之難易無刻不縈轉于胸

中他及父老之條陳覊旅之指示閭閻之疾
苦里巷之呻吟可否相參耳目交觸旣有所
承不能膜外置之憶山澤在望魚鳥依人猶
不能不以與懷况甘苦備嘗冷暖自知情動
于不可已音發而不暇擇予不敏雖未能登
高作賦聊比于行役與歌得詩二十二章

歲月水聲中生涯逐斷蓬經心雜霧雨觸面帶沙風
頹驕侍瑜事綢繆媿匪躬郊原多行潦得不愧司空

其二

風聲吹浪急雲影覆庭陰可奈荒涼地偏關疾痛音
泥塗挑白滯雨雪苦無侵何以明人目應幾管常心

巡漕僕百宂過邗州郎席談河事有感

其三

空庭屢新月野寺又疎鐘葉槁難重綠顏衰可再紅
荒城濕氣滿雜樹亂烟封竟夕愁無寐荒村滿夜舂

其四

臘未先春散冬能三月晴及時酬暖德曲意對群生
自許吾爲姆群疑官似兄倚樞恩獻曝因見野人情

其五

陰砌生新草孤烟出遠峰民饑反賤米漕米甯也冬賤亦
傷農新雲諸州瑞無衣百日餘河漕軍國重以此慰
宸悰

其六

物役何紛紜凄然坐夕曛愛脏嫌不穩强騂夜多聞
老去憐黄葉村居賤白雲漁船明月靜隨意醉河濆

鼎宿漫滿

其七

歲儉景光遍水來州務多漢卿親負土義馭時彈文
令急須存惠民窮不任苛恐驚行役夢脈聽道鴻過

其八

水情常欲動久積便懷山一自平成後沛然天地間
書生未聞道期拯暫時艱意急猶處緩憂殷敢愛閒

其九

受命四百日水濱三十旬敢生微雨妬深荷太陽仁
河伯遵常道天心眷此民不忘群力厚慈愛各勞辛

其十

以我患才少因人成事多三冬無遠夢萬慮此蘇河
郎以沙爲岸原將泥作波關筵對春酒勞者得無歌

其十一

馮夷自古處開塞已通津應喜曾遊地遥迎夾岸春
從看舟楫迴回聽鼓歌新邪宿漁簑老臨流閱故人

其十二

殷雷響遥岸積氣激飛湍是日官燕賀此心殊未寬
皇仁安水土旁議動波瀾不作尋源使誰知歸海難

其十三

大河樊店北孤艇呂梁東夜渡安恬浪趁帆從遠客
岸明何處火雲落數聲鴻故道新開後休延泗口風

其十四

生事悅飄泊歸期定復移忽驚時鳥變深惜今功遲
滯水看行舸東風促解維浸云就事若奈背尚登陴

其十五

不暇辭衰懶通津愍小儈魚龍新宿宅風雨舊帆檣
昔者行無事今焉迷古方寸心知冷暖長語戒荒唐

其十六

臣工俱自矢力役久能勤沙際孤帆出鷗邊細水新
衆心原集感龍性俯從人貢賦歸天庾風濤信此身

其十七

五絃初撥動十指出哀音遂有兼葭變依然氷雪侵
有懷無地洩觸物使情深此際多流水應當緊我心

其十八

斟酌方今日蒼茫新所爲勞民憚吞餉闕論易勝厭
何敢稱予病聊須自水淵無才供衆指秖恐負虞谷

其十九

不勞人孟浪神意在淸寧百里脊霖雨茲方獨月星
謝公曾勇略木部仰聲靈緞宇高山下鐘鳴夜誦經
金龍四大王是謝安石裔

其二十

靑春忽已至白髮變無方晴色光開泥浮嵐漸有光
道懷反借事得暇卽思鄕老覺年華迅來今意緒荒

其二十一

愁輕半醉酒臘盡短林聯舟載秋光出與兼春色歸
蕭疎塵貌影點濇旅人來山寺松扉靜孤僧下翠微

其二十二

久居成故土將去若離家撫愛今冬竹過于二月花
輕雲高不雨映月晩生霞古者當行役陳詩意每賒

用韻答友人問病

獨坐思生理于時眞不宜一身無足處廿載覺非遲
春色來何許家園悵久離未能滌垢病慚荷問痊期

友人有詩見贈依韻和答

久附恢一睹乃在百憂時獨往嗟難遂古人誰可師
居恒元用拙今益貴希知除采應須盡相期道虞詩

歸濟寧

百行近濟水如見故鄉春野鶴獨無事暖蜂欲趁人
石留雪翳久僕訝履聲新始信并州息前賢歲是眞

開河 乙亥正月十三日

爲下全因地久晴兼用天野人禾新非老媼省荒田
波影烘堯日漁歌入楚烟乘槎但有路不必問張騫

寓侍偃塾

鷂枝忽入夏暑氣觸人輕雲落帆檣影山高林木碎
綏衰還築餌銷食問楸枰永日如無事誰知心百縈

陳無異南歸約赠不果有詩見懷賦報

君眞與世違悵望立斜暉直道開三已前人豈獨非
湖鷗狎滯艸湘芷映初衣處處仍閒在誰當黑髮歸

其二

方域正多事經營雨遊休冠纓添內亂叢火挍深愁
詩牧無窮處耕漁豈易謀蹟然一相念五月凛嚴秋

其三

道泰期同脅時艱羡獨淸良思殊耿耿逝水只漸漸
物象有明識誅抒聊自砭服中苦已老後命那須占

其四

寸心追去棹淸淚灑遥緘先月仍千里片風正一帆
周旋今得我退處不變讒時憶開雲鳥同棲石柱巖

直河

滅燭看雲起星光映晚霞急流喧靜夜驟雨蹴新沙
衰白翻多事舟航久作家轉輸無氣力飛思逸天涯

得毛禹門蔣磐初寄問賦荅

頰髮人遂老生事木無涯風雨乘流急村墟逐岸移
孤燈聊看劍薄醉緩相思行役艱難甚群公知未知

余汨沒水泥中不知寒熱偶閱元微之詩目有
何處生春早成詩十首聊寄遐思

何處生春早春生冰雪林滿山寒氣重如水月明深
但覺陽和遠誰知造化心前溪鐵幹裏香色已堪吟

其二

何處生春早春生溪水頭冰銷初浴鷺沙暖欲眠鷗
宿草芳芽茁輕風少女遊纖鱗藏尚穩水上釣魚舟

其三

何處生春早春生梅谷中試尋開淺蕊迎雪舞寒風

此一辦香過餘看花信逼冰姿兼傲骨人世兩逍翁

其四

何處生春早春生處士家窓分溢嶂翠門逐小溪斜

風雨眠烟柳雲蒸醉雨花豈長人欲從山市酒重賒

其五

何處生春早春生躬稼人耦耕來好友鼓腹擬先民

地利原無競桃源莫問津田家泞中意兼可適吾眞

其六

何處生春早春生十畝閒桑柔蠶事綴晝靜女工嫺

鳥勸花前酒雲歸雨後山却憐車馬客擾擾不知還

其七

何處生春早春生五柳邊長條拂衡宇新綠繫歸船

愛爾閒無事如人醉欲眠名因高士得松菊許同傳

其八

何處生春早春生桃李園坐花開勝地藉草命清樽

乘興宜兼夜抒懷各永言所欣群季秀榮木有同根

其九

何處生春早春生安樂窩先幾觀世變退處適天和

響答蘇門嘯清流衛水波庭除元氣備那復問乎頗

其十

何處生春早春生客到時芝蘭一室內鷄黍隔年期

直棫忘貧主箴規得友師鄰翁相對飲猶勝獨銜卮

丙子七夕

秋氣河梁早幽期此月天悲歡并一夜隔別動經年

靈娥若爲限凡情乃不然高樓有怨女含淚拜星前

遺書冊與子厚

書已不能讀盡能看幾時安貧甘遲老從好般愉擬

病驥辜千里衰蟬暫一枝從君作道侶玩好復奚爲

其二

非以傷秋病秋時恰病時樹前憐子瘦事後省予癡

疎影搖松月徐風響竹枝此中有佳趣何必畫圖爲

題申維粹書齋

結屋如秋水圖書倂幽獨徐風香玉簡細雨響脩竹

縱目觀時運空心快誦讀莫問窮通事君家有貽穀

遣懷呈馬巽倩曹石帆

往來無俗事此樂外詞稀開步月明下遊看旅雁飛

黃花開濟漠得我作孤遊鈴柝聲相習何如魂夢歸

其二

人謂近狂性當銷禁錮餘此中正坦易到處界親疎
塵想劃然斷邊氛聽自除久拚翻愛靜忘却有刑書

其三

累盡飛霜簡身輕解佩珂瑣窓饒舊社濁酒退新魔
卷帙尋幽勝詩篇代嘯歌園林堪問友莫厭屢相過

其四

只尺常攜手無勞更卜鄰多閒便我慨況愛荷君仁
總是浮生夢俱安見在身雖然秋意嗣相對即生春

同諸公坐月書懷

九月月初圓驚人向月偏霜飛雖此地月皎亦同天
朔氣迎新雨西風卷漵烟簫聲自起北凄斷不知然

奉酬盧德水

不謂相逢久雙魚秋始通孤燈寒靜夜橘葉響霜風
苦憶新詩外深憐夢語中把書流淚滿一一省微躬

午日

覊棲又午日有感集斯辰愁病雙侵鬢淵零未盡身
荒園迷舊夢與代有懷人聊借蒲觴酒澆殘湘水濱

戊寅生日

六十九年人今嗟世事新帝識三槃敝中土半無民
藥餌供朝暮知交漸隱淪閒飲莫自遣更流兩名難

其二

多寒燕地舊厲氣積黃昏薪貴廚烟冷風嚴鳥雀喧
前檐瞻斗色野燒逼城垣延郭知餘幾遊時未敢論

其三

私憂吾已甚公論許誰同觀化驚莊夢循途適阮窮
春泥沾柳絮秋露動荷風病衰逢初度因初念所終

其四

期顧真不幸坎壈愧餘生性自近疎久心寧歲月更
衰殘安有命羈紲豈為名深谷何曾暖嚴陰殊未平

其五

此身寧再徙風業轉堪嗟目有悶難撥時多忌易差
焚香聊習靜閉目念愈除瘦骨憎衣重清寒更欲加

其六

扶我看門外將行復小休梅花與竹並雲影覆窗幽

箋紙裁新詠抛書卽古愁心安能處困短景亦悠悠

行藥

三冬相如瘦一室陋於蝸小步行遊日閒門仰水涯
地偏無躁客樹靜有巖鴉容易乘陽晏扶藤立晚霞

其二

漠漠輕烟合蕭蕭暮色荒柴扉喧雀語旅舍悄燈光
無事銷長夜閒爐撥冷香脾虛不受餌更免養生方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四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實提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涪陵鄧渼儀孝咸甫　仝較

七言律詩

野望

倚杖高原秋興賒西風瑟瑟向人斜飛殘半帶饑烏影衰草中迷落雁沙瓠可秋廚前圃惟種黍似陶家不因病骨嫌霜冷欲臥[illegible]蘆荻花

乞米

旋收落葉爨霜痕乞米出門租吏喧知已一生有債主貧用半價笑漁村翻因病色高秋興倒啓家綠付酒尊會到貧時拚徹骨梅花須冷不須溫

偶興　己酉燕中作

九重宮殿鬱氤氳柱斷覓裳幣聖君遊世諸逢銷劍載請朝多士想風雲風格一燕冬秋早魚留三星熠夜分客邸涼颸侵薜荔那堪病枕月中聞

社集南勛齋得終字

南勛誰移齋閣中虛窗歷歷水痕通常時有懶遊詩債客裏禁秋論酒功遠笛迎風聲斷續低枝礙月影玲瓏還將新爽供疎懶覺到宵分興未終

家書至

獨坐愁生八月時蕭蕭短髮奈風吹行經秋氣常無寐每見家書倍有思詩格從新閒較量酒錢依舊費禁持那堪人靜空庭冷履跡蘚邊竹影移

夜坐

微風入夜薦新涼閒對清宵酒一觴差奈旅懷拚有

醉可銷秋病撿無方斜看竹影宜疎葉細撥爐灰剩冷香觸眼生愁無故物止餘月色似吾鄉

旅懷

早從春莫卜歸期去住如今尚未知半月不曾煩進酒多時兼亦怕題詩空齋冷似秋山色雙鬢蒼于老竹枝況對友朋俱作客每經憔悴倍縈思

涿州早發

涼風吹夢酒初醒何處鐘聲寺尚扃水映遙天涼露碧煙遮旭日遠浮青林光瀲泊秋爲政山色澄鮮[illegible]

有燈咫尺帝城寬蓋稱晉將野與閒郊桐

送馬仲良被劾歸里

一往情深那更言相將送別且開樽脊兼月冷開征
雁風急雲消見遠村持有退思斯可乘王恩不好琵
宜存去年松下何辭子翠蓋亭亭猶正繁

其二

子於世人殊未許世人於子豈能寬況聞近事每無
據何必茲行謂可歎久欲探幽恨少暇今幾縱飲不
嫌官故園到日芳坡多種梅花禦歲寒

魏仲雪周石卿徐覺仲小集時仲雪覓仲吹教

去年去此乍秋涼隔歲重逢菊有香別久自餘新著
作談深不減舊疎狂官尋冷地能存拙意在行時已
帶藏聚散長安殊未定從教月色任飛觴

魏仲雪徐覺仲郭伏生蔣蘭楚鄒無脩小集

別時相思見倍親喜同杯酒浣征塵風光澹泊齊如
寺況味蕭森菊似人作此因緣良不薄更聯詩畫未
全貧聚首三日秋將盡得暇能辭過往頻

丁巳除夕

朔氣橫空積未平尚餘殘雪待新正問絹館帙兼觀
友閒對妻孥倍憶兒蔬酒聊為京國具衣冠不整野
人情從今細候春消息芳草歸心日日并

其二

催人節序苦從容一歲愁於此夕濃鏡裏數莖疑是
雪瀟餘三鼓已非冬旅懷客興隨時減應付年華逐
事慵正是孤燈眠不得嚴城何處又疎鐘

戊午元日

長安歲事鼓填街獨坐甘心積咏懷官冷正餘棻隱

地春來仍是讀書齋草根解意寒能活樹杪浮光遠
漸佳九十韶華今第一偷閒擬取賭青鞋

夢王亦房醒而書之有詩見懷兼訂入都之約

賦答

開緘重省夢中身會面雖非病見真無計避懷孳中
酒為能憐用稍寬貧由頭兒幾依雪詩日增多皆
遠人進子悠悠三月盡如他鴻雁去來頻

仲雪吹教久不得除戲柬

不向河陽花裏行徂冬及夏滯春明新詩按節頻開

况貧病空齋剩遠情我自一官如寄客君其何日作
先生非關苜蓿因緣淺未許人來問字輕

送宋先之督餉永平

邊方警報徹彤墀十日重圍乍解時奉詔徵兵誰後
效知君轉餉敢先馳鄉心一寄歸途月籌筴兼成出
塞詩近事令人生衆感覺於朋好倍關思

送李銘巽轉餉出關 時旅順初破

急雨清塵曉日高送行酌酒賦同袍出關次第推吾
黨當暑馳驅讓爾曹障敵諸峯森似戟投軍片語醉

于醪轉輸也只尋常事偏覺茲時到爾豪

七夕同戴大圓馬時良包桂卿威不磷潘朗士
集劉百世鏡園分賦時良將之楚

亭枕湖氣釀新凉佳節留人坐夜長織月乍高微作
影遠荷無色但聞香中流倚棹凌千頃半醉持杯問
七襄漫説輕離天上有有人幽閣滅紅粧

社集威不磷息廬同用二蕭

世人皆動山人息滿屋殘書伴寂寥木榻塵清貧偶
至瓦爐煙細酒初消西風落落疎花秀綱樹垂垂霜
葉驕遊跡長安頻易地相看只尺已迢迢

九月社集潘朗士雪樹賦得遍插茱萸少一人
時楊冷然歸昌平學舍
讓張聖標治兵海上

偏於此日聽驪歌北望愁思高處多佳會不能兄弟
具含情共奈茱萸何庭開各醉逢秋老風急天空有
雁過眼底難堪蕭瑟甚有人更欲渡滹沱

送唐宜之

偶憶梅花萬樹新布帆輕逐雁來頻山樓寂寞平湖
淨岸柳蕭條歸路貧豈謂君猶驚得失爭教我不念

勞辛禁持病骨秋為甚莫以離思故損神

三月三十日鄧太素汪皋望見過留酌得光字

非雨非晴天氣黃愁多無暇念春光尚留一日答予
送儘可三分共爾狂斷莽新浮魚作態香泥屢墮燕
相商雖然不飲宜深坐待到詩成欸夕陽

送馬仲良

何須遷客便相憐佳水佳山倍有緣但使官程兼覽
勝即於吏事若登仙詩題叢與標名目公暇隨心足
醉眠惟憶長安朋友在應勞清夢繞寒煙

贈蔣子厚移居

閒居到處與君宜只尺令人生遠思最在幾年真似玉叢於斯世界如刹一簾幽砌綠楊影四壁全星丘壑姿清課自堪消日永何須更問買山貲

送諸德祖

畏向離亭對酒卮那能更作送行詩長隄綠樹藏官舫好月晴煙媚畫師世外有人元自重眼前無事不堪悲贈君雨後西山色滿貯歸裝寄所私

送吳十華年兄教授武學

知君自不困窮愁行李蕭條亦壯遊人到相關真惜別事多增慨易爲秋長途漸次看黃葉再會將無笑白頭丸上有書傳弟子今方借箸待留侯

薛千仞蔣子厚見枉

雨過閒庭花竹新儘除秋色勞茶積都忘忌諱談方暢并去將迎禮近真事若可傳多具癖人非有異不能貧長安此會纔今夕莫遣清尊負月輪

寄懷張聖標

誰將空谷贈閒身念子悠悠白髮新渊瑟綸年兵始散微輸滿地園方貧可能高臥吟詩文仍恐私愛累杞人莫問近來朋友事依然騎馬踏京塵

壬戌夏吳子遠蔣子厚見訪留寓數日成詩兼寄長安故知、

雙鶴翩翩下水濱早于秋日晚于春檐花紅暈多兼雨草色青來淨洗塵爲問長途禾稼好相傳故友意言真疎懶不必覩余事十歲題詩未示人

其二

悠悠忽忽送年光不醉不醒酒一觴客到开勞迎書

記人間却爲借書忙摘蔬聊作高僧供護病多藏古藥方不識長安別後事可能深計及封疆

其三

永夏蕭蕭雨作寒一函遙寄問平安生涯大畧閒時睡意興全銷隱去官遠道相求仍二仲近墻看竹只三竿故人正寧長沙涕未可傳予茅屋寬

寄懷熊雨亭兵憲

誰傳千里故人箋風雨蕭蕭破書眠江漢多君新壁壘燕雲何處不烽煙漸看髮白將無老未敢家貧望

有年對使一揮思友淚遮瞻秋色到吳天

送張浩之侍御入朝

芳草萋萋柳尚黃明朝騘馬度邢襄使星尚帶吳天曉客夢先歸帝座長遮海人煙經歲斷中原田舍到春荒眼前多少窮閻淚及早封書達建章

其二

相看未敢嘆離羣叱馭何人豈不聞流果焚香多事事論兵說偏各云云開身許我攤書老直道需君致主殿顛憶西山春雨色暇時藏與故人分

寄題故太宰梁公鵬橋莊

爽氣朝來映水濱天開勝地老元臣敢忘丹陛非常眷彌繫斧生隱後身古道猶存花竹靜時賢共拜斗山新不因有事如今日始憶當年綠野人

齋前柳望秋先零不勝淮南木落長年之感俄生新葉娟娟如二三月間于遂適至欣然有作和之

垂柳依依小閣閒乍驚零落及初秋長條轉憶藏鶯密細葉重牽飛絮愁稍借溪烟慰憔悴卽分湖月照輕柔酔來忘却西風度真遊春光在樹頭

中秋郭定之招同諸友賞月值雨

園亭瀟灑水生紋知已無多月作羣秋色平分今夜月酒盃却對半窗雲盤餐簡傲存吾杜氣誚蕭疎對此君園多竹縱使妒人微雨過如何佳節不成醺

寄答惲道生

殘卷清尊佐嘯歌自宜疎懶臥嚴阿荒苔夜月催蟲語早雁西風破雀羅開我鬢鬚離後改故人惟笑夢中多君攜劍氣新遮斗豈暇淹于醉薜蘿

樓上

禁秋萎共秋氣生登樓晚坐看新晴簷前樹缺高城出檻外天低遠岫平醒酒茶香清嘯詠閒關客少靡將迎西窗返照兼霞彩交映攤書几榻明

獨酌 時可見秋試

清夜寥寥獨倚樓自憐身世一扁舟偶開書軸尋山徑閒識星文惜火流千里征衣懷客子一庭荷氣尚芳洲且將盃酒寬懷抱人對西風易白頭

閒中

閒中忽忽笑生涯高柳秋陰處士家玄名試香浙波
水搩荷深惜欲殘花尚炯裴火懸書螢大戀臨池學
畫沙昔色漸蒼誰肴㞾一簾爽氣落新葭

秋興

門引漁梁一徑幽盈堦苔蘚蝽新秋性宜豐草元同
鹿坐愛澄波且狎鷗杯底花香熏面月燈前書卷竹
間樓此中已是山民侶多事時嫌有唱酬

凭欄

高樓秋氣正蕭森罷酒凭欄且眺吟何處短簫吹森

雨有人孤棹倚荒林蘚如米芾差存石懶似嵇康並
廢琴蚤已投閒吾計得入山何必更求深

懷吳于逵

乍驚秋色滿閒庭山氣浮窗遠亦青映水芙蓉堪落
莫經風楊柳欲凋零懷人雲外看飛鳥把酒天邊對
客星斟酌歸期難再緩清樽是處不堪聽

遣興

共悲搖落秋爲氣我自秋來興轉除寄繞孤亭蒼木
搜深藏委徑一溪斜涼生檻外廻風雨紅釀籬邊照
木花況是閒身酬應簡高眠終日對流葭

感慨

露白風高天地秋一尊感慨幾搔頭少將書屋兼爲
圃隣有清溪欲買舟性僻煙霞居士癖心耽圖史古
人憂曉禾半秀猶慳雨耕緊何能與食謀

詠懷

通籍漸多孤悶集十年宦興已皤皤勞人秋日休田
畝君子清時戀薜蘿諭蜀文傳司馬後中山書比樂
羊多勸農鋤耶何時事令哺舒君一放歌

其二

烈日飛塵八月天無端憂至不能眠荒民役棠時爲
盜餉吏嚴徵日備邊國君臣爭廢立兩風海島逆
樓船身雖丘壑應回首北闕浮雲正黯然

其三

每傳時事費躊躇漫對漁人賦卜居五色中原看鳳
下再清河水獲麟初伏波不裴長征骨賈傅空懷痛
哭書鴻雁嗷嗷芳草伙乾坤何處結吾廬

其四

笑指西山欲采薇隔城峯色到樓前亥鴻殺兎無羅
網爪揚鷗波有是非伐鼓宮中聞建纛浮槎天上拾
支機相思千里何人駕翅有同心秋興遊

登臺

日暮孤吟催白髮登臺飛思遶天涯門通溪岸但栽
柳地近城闉可種瓜齊晉夏杖無雨澤山河南北有
風沙此身畢竟間居好莫愧督郵十斛差

雨過聽溪流

幽懷渺渺淡煙生樹裏孤亭晚夜明力椅蕭能分黍

稷蔣花不免念枯榮百年事業將過半八月陰陽氣
互爭稍喜前溪新雨後亂泉石上瀉秋聲

白礪雨過訪贈詩賦答

門外泥深三尺雨幽齋半月一逢賓高秋松桂闘俱
我盛世溪山此有人句挾風霜兼遠韻性元簡傲合
奇貧清尊對酌生離思竹杖芒鞋又水濱

趙芝庭明府招同張勉庵飲牛氏池亭

郊闉一赴菊花期晚夜移尊泛綠池花縣五年行樂
夜柳陰半醉論心時波紋帶月侵衣冷笛吹迎風度

南遲此地從經遊覽後無人更折紫荊枝

其二

霜落煙銷雁影寒小舟動處水生瀾醉無奈此當杯
月情益增於欲去官燈火高低依岸出人家遠近隔
河看能教不恨嚴城鼓與木蘭舟泊已闌

哭白礪甫

仲冬遂子涉江濱遠訃驚聞傷早春有世可傳先紀
傲一生但醉不憂貧煙霞忽漫辭知己文藻誰堪作
替人檢點從前酬和集泠泠清淚灑風塵

贈江玄伯九日

菊放東籬柳欲黃天教元亮有柴桑夜涼客夢花生
筆露白苔增月似霜物侯高臺聞雁語人家幽岸擁
波光新交是底堪同醉何必茱萸憶故鄉

哭萬元白

眼底紛紜終有死身能關係死仍芬竟將七尺閒曹
骨塵作千秋忠懇墳照史丹心元不滅遊人謙草未
須焚他年聖主思遺直好寫綠綢更奏聞

其二

漏危未塞巳亾身謀國難工不救貧當日疏成應泣
鬼至今事後轉愁人深情那盡生芻束有感無端白
髮新四十餘年欽止難俗間衆諫夜何臣

張聖標罷歸贈詩四首 同時罷者十六人乘時劾疏罹三十

握手郊關意倍親數年結約此囘中王恩特許清時
隱國士俱開未老身莫慨石闕虛八陣訛傳市虎巳
三人漫勞賈傅揮長涕將賑方誇社稷臣

其二

同心髮樂一相存世路悠悠安可論別後流光堪白
首眼前萬事且靑尊雲深大澤蛟龍臥風急荒林鳥
雀喧爲問凌霜排鳳闕何如泛酔向漁村

其三

歲晚浮雲日日典帝京冠蓋及時增齊門竽衆宜存
瑟枋底蝸多自笑鵬不使弔容開細榔可憐烽色焰
青蠅莫言清夢山溪穩巢許于今未可矜

其四

蒼煙一縷下河干執手躊躕有所歎同皓功名元不
薄三閒憂憤故多端散歸海宇人俱重聚向朝廷時

益難縱使桃源終隔世居民猶自問長安

訪聖標還同于逵舟中作

歸舟信棹獨從容塵事愁余思轉濃遂有危樓真結
市將無魚服誤游龍驚心滄海成三變翹首蓬萊隔
九重欲向武陵溪口宿桃花正恐未相逢

甲子除日

雙鬢蕭蕭城一陛自斟濁酒倍躊躕凡術過眾悲時
邁身世間愁集歲除久巳逃名安碌碌漸看偶語禁
詩書清溪何處桃花渡欲向花源深處居

其二

海逵節序一傷神囘首風煙百感新朋憶故人多被
放郎餘君子亦憂貧晚催花柳靑黃變春到門閭涕
淚頻數息書生莫誤國再交天地復何辰

同馬鑑父登易州城樓望荊軻塔

千里携書向易州憑高覽勝破鄉愁諸峯矗矗環城
起一水潺潺抱郭流壓亂垂楊香霧裏荒池飛燕碧
雲頭天涯不盡荊卿慨數指浮屠問馬周

寄懷趙芝庭侍御

羣名蹇蹇動天閽我愛其人不可諼得到兩前翻起
散既離膝下倍知恩花含宿潤仍芳何水漲新溪出
遠村當日經營成舊事於今是處欲銷魂

送閔允修和高夫子韻

聊覔寒飛暑氣無千章夏木繞城陰雨擁漳水愁民
牧風入吳歌婣酒徒盛世羨強侵榆藻時人莫漫傲
江湖受蠶漢王如前席賈傅當年自大儒

九日燕集

忽看秋色老乾坤煙草萋迷滿故園我背飛觴聊竹

徑人情羅雀自柴門四郊雨積微登秋一帶河流尚
有村雙鬢已經添白髮莫教此日負青尊

喜于遠至 有詩見贈

清齋寂覺倍相思倒屣迎君月上時乍見猶疑前夜
夢歎離忽已近秋期交情深淺新詩在世路艱難客
子知此日山中風物好青松白石紫房芝

遣僕還里

忽漫辭家鬢已斑憐多生事損人顏性同麻蘖經書
裏飛是鷦鷯榆枋間數米仍嫌八口累貪眠甚愛六
時閒每當落日增愁慨百里萊山殊未還

蝶菴 南華夢中

微風疎雨晚涼新漸得孤亭寄此身嘉客共尊消永
日故園花竹待歸人剖來得玉終傷璞覺下徐栩本
是蘧借問當年栩栩夢周耶蝶也竟誰眞

送闞鍾岳

落日徐風吹葛衣傷離感事各依依人間是處皆難
在客路縱君容易歸官冷如僧秋意早愁多須友寸
心違遭時四顧無長策只合西山坐翠微

王氏園亭

秋向郊原靜處尋古墻圍遶蓽門深迂迴窈窕曆苔
徑青紫丹黃千樹林風定小池開竹影日中高樹合
藤陰孤琴更在西鄰北遥領清商議隱心

于遠定之再至

舊侶相逢意倍親感君不厭往來頻長途冷落林花
盡此地縱橫兵氣新實畏風波生末路虛從詩薦掟
先民久知愛我非朱紱何處芳樽可共紛

郎事

秋風牆色已淒淒倒影搖光水面隄高樹迎人先落葉荒田捲土復爲泥沙痕立雪鳧鷖冷浦口連檣雁鶩低小艇由由牽一線漁歌漸近蓼花西

過嘉祥聞義兵作詩與趙明府

落日蕭蕭聽馬鳴驚心盜賊未全平黃河古渡連淮海舉目風煙達帝京藩吏辛勤聊問俗書生容易敢談兵但言撫養分明事我輩於人真父兄

送劉海與之任湖廣

自憐白髮不勝簪二十五絃彈古音孤鶴雲霄隨遠近羣鷗沙瀨有浮沉經春已妬王孫草送別偏傷遊子心大白樓前川上月清光夜夜夢中深余曾夢與海與登大白樓看月

李中翰招同豐萬年王訥共首大醉高西雖重

飲西郊

再到郊原興轉賒西來爽氣落誰家數聲鳥語林光寂一縷煙橫竹影斜疏閣晚開新上月曲欄深護欲殘花此中坐覺人俱遠不必山阿與水涯

同天醉訥共飲鏡湖亭喜雨

彌望煙雲接水鄉水平如鏡夏生凉拂添潤出初新綠荷葉翻風初有香簾捲虛亭收野色月同滄浪晨波光滿嶽翅音俱回宮苦酒清溫與故長

哭王猶仲

神映秋潭標建安風塵草莽黃沙家無可爲貧時壁筆兵江郎夢裏花舊俠幾年勞荷鍤新阡落日儘啼鴉交情生死從何見不及山陽引素車

其二

憐才憶舊總傷神君是乾坤可惜人莫謂母常但有

醉誰能四十不憎貧遺文中夜猶千斗傲骨當年自辟塵一束生芻兼絮酒將哀怨灑滄溟

其三

年年抱琵向齊門楚白不收古韻存誰遣右華擢綠夏可憐蕙葉委芳園半生知己成千古此別伶人遂九原明我相思來我夢徐風吹月正黃昏

遊五峯頂

蒼壁丹崖萬樹遮玄都宮殿倚青霞蓊鬱何處通仙籟雞犬雲中信有家兩洞深疑藏寶籙流泉未許泛

胡麻偶来片刻偷閒過恐到人間易歲華

同董天醒王訪共李中丞園看竹

草色凄迷秋意深萬條寒玉散晴陰瀟懷落落誰知己高韻蕭蕭此賞音返照搖光流亂水孤亭積翠上幽襟主人是竹何須問但問何人可入林

戊辰生日

北風吹雪滿城闉鼓促重門未曉開篋裏林端鶯燕壘斷鴻水面掠雲來故園修竹盟堪冷何處高樓賦可栽身世祇今雙負誕還將短髮向庭埃

其二

三載蒼門已倦遊誰教匆匆此淹留夜隨漁火行顏岸曉覺氷花集野裘豈是懸弧分有定卽令貪位老應休便攜箬笠歸山去日照南窗不裹頭

歸興

每覺心期與世違夜因勞頓想初衣乾坤草草看如此剩畧荻荻葢可歸五斗自輸周土貢一丘未必古人非且將策馬稱寒夜暇假閒窗坐翠微

作書

紙上爲山山可移果花深淺具新奇偶臨竹石到佳處却憶川盧悔别時拄杖何人成獨隱石雲盡與此前期潑波一曲平于掌不帶沅湘楚客悲

已巳立夏作

物候能令客感深花叢新綠又成陰浮雲映日來疏雨倦鳥拼風入茂林莫以衆芳堪歷盡貴其焦木盡爲琴瀟灑卿卿已身將隱儀舞嬉遊各有心

同胡澹庵大參孔暎初任蓀水邀御邀喻惺推侍御登光岳樓

臨岐更上一層樓樓上長風暑欲秋窗東四野青岱色林端百里大河流暫邀明月留杯度既覺晴雲倚劍浮呼吸眞能通帝座告圭此日慰民憂

哭高孩之夫子

遠訃初傳書寂驚執書無語淚縱橫恩從沒世誰重新見事過傷心百感生不到固原亦有死可堪黃土藏疑情何將直北烽塵靖帳罔心蘊恐始平

其二

已向東山臥一丘無端召起借前籌獨醒衆惑時當

敗恐從重來志兆酬街頻千秋一諾劍猶明再北始
焚舟生才不易成功少五月惢腸聖主憂

其三

山靈海秀黯然消倍憶當時再度逢燈影旌旗成壁
壘笑言談絕在鸞刀幾年往隱同憂患下古音苦數
寂寥酹酒沉江歌楚些英魂今古可同招予伐先生臨刀親旧以此行邊紀勳麟閣先生笑曰我乃談絕而在斯矣

馬利伯有詩見懷依韻奉報

蕭蕭短髮久紅塵夢到幽棲事事真修竹長松莫逆

友疎桐濁酒自由身應從樹上看山色可耐亭中問
字頻高躅不須仍倜世古來原有釣磯人

巳巳秋偶值茅孝若於浙嘉道中立談別去孝
若以詩見寄賦此報之

西風落日倦征旃小立道傍慰故交一片行光催雨
角十年心事集科情文龍在千停恨未尺組分予笑
繫匏聖主招賢新築館投茅可應太初爻

其二

虛擲年光與俗緣不能遊遯不能捐耆無深窗閑仍

讀酒是貧交老更堅人憐我真遊自困身多古狀若
難痊何時共向漁由道營抱今舒知已前

、季札掛劍臺天啓丁卯同曹微伯今其處崇禎己巳再過臨而賦此

老樹蕭疎秋草深徐君有墓在河濱花臺誰表締交
誼孤劍曾懸生死心與國舊封難可問汶河流水到
於今重來轉覺風期遠感嘆從今淚滿襟

巳巳小春鄭太素顧予詩良有詩見贈賦答

十月長林風悄然何來隻鶴下中川從前邀客多三
楚却憶論心已十年眼底無方醫倫歲寒齋裏夜夢

歸田逢君共訂閒居事雙鯉能傳秋水篇

巳巳生日

薄雪凝寒及小春清齋濁酒也宜人三年得暇惟今
日百歲勞形巳六旬老色枯掛應上面衣襟竹杖可
由身請看火樹冰花果何必浮生認是真

聞警三首

沙漠蕭條簫葉鳴草枯水涸恣橫行一陽烽火傳邊
徼白晝寒煙鎖帝城關外遥臨都護節關門舊識尚
師名元良早建非迂計日月雙分上將明

其二

夜深月落念鳴笳冷露橫生北斗斜西海今銜榆塞上一時兵氣滿中華遠臣日抱思形將聖工忘勞式怒蛙愁劇不知更滿徹閒庭秋倚詠梅花

其三

時平未許勒燕然和策今知不可堅邊馬縱橫歌舞地澤鴻零亂雪霜天晶觀莫放罪於邊煉石須教五色全卽使聖朝無缺事也應滿伐啓周宣

書屋

茅齋如掌自清嚴草色花光映軸籤南面有城論我貴北窗一枕讓予甜學因無獲彌求古性帶沉痾不受砭身是蠹魚書是屋安居何用起崇簷

予有光祿之報方左樞走壽陽相送賦別

一庵四載滯東藩彷武修文弟與昆誰意鳴珂還帝里天教抱瑟去齊門昔懷免績沉江事何地重開丘日樽薊北尚聞傳白羽看君倚劍正乾坤

卽席留別董錬菴

荷光樹霭綠沾衣惆悵離筵對晚暉借酒駐顏紅亦

暫廳岐懸好願多逆深知世態寧傷懶燕念人情但有歸昔著河渠營細鄉常從濟北想音徽

王本凝詩吉予轉光祿作此爲別

薜蘿門徑雨中幽一曲清歌病里投叐紀分曹州是酒凉生几榻背成秋明庭真覺歸山好官拙應從采藥遊道骨知君何子晉欲山明月滿中州

量移乞休呈洛泉諸公

遷客何堪入帝城乞休先擬一身輕貪眠不候雞人曉習懶仍堅鴟鳥盟久厭風塵縱隱影新添老病學

尊生羣公正有安邊事會向山中紀駿聲

留別諸邑大夫

邊騎雲屯白羽馳軍興日日犒民脂成功誰畫麒麟早比取徒傷欵段遲回首流離鄭俠淚驚心將序楚臣詞願將製錦玄黃線普作斯人續命絲

卽席留別胡洪南年丈

泉北齊南幾放歌離觴在手奈愁何層城燭火一時醉溶水荷香何歲過心事從今辭羽重風波自昔市朝多可堪不合時宜相兼惜都人笑鬢皤

寄懷孔映初父母兼言別

長夏高齋氣似秋滿庭榴火照清湄万絲已繫斯人命一矢應分聖主憂不以關榕見北海却因下榻想南州交情如許傷離別何日重逢說舊遊

五月四日胡漢涵申清門鄭大章招飲水面亭

賦別

未能驟別且淹留重向芳塘做酒遊曲奏霓裳三島近風吹雲幔五湖秋明波灑月人俱逸小艇穿荷曉近幽如此交情仍不醉却將餘興倚離酬

留別錢惺復

二載南華見斗山風清玉帳候人閒開尊自對參麻緣憂國驚看鬢髮斑承寵君方新拜舞投林我已倦飛還東西只隔寧陽道咫尺音徽不可攀

留別李他石

鎩羽何年復振翰久無飛夢到長安因風稍愴鳴珂入近日彌知行路難遂欲逃名從碍穀肯教除目礙丹還始知予受君恩早黑髮紅顏已掛冠

庚午夏予以量移過里諸友小飲

樹間涼月報初晴小閣風來暑氣清久出不歸身似客偶逢新好舊同聲微歡依酒能論古行石探泉欲結盟一夕古星傳太史無勞更歎別離輕

孔映初將赴楚藩予北上約暗滄瀏不果

記取吳綾乞贈詩小齋新竹放疎枝卓來當有約秋月有約難酬益對絲聚散此生多意外交遊半世幾心知燕山楚水明朝路奈可并州負酒卮

舟行即事　庚午七月北上

草草辭家又問津蕭蕭涼雨淨飛塵何來有道輕千里真覺登舟絕四隣靜夜清尊聊對月明時多事敢謀身不妨老至居人後但畏羣情厭我真

其二

西風剪剪客衣单帆影林光生曉寒十載驚心變陵谷重來白首泯波瀾臨人問世傷予鈍奮翮排雲羨鳥寬正是春明新有召其如野性未能安

同蘇健吾飲來友石青笑亭候王左海不至

蕭蕭庭樹帶霜姿楚楚黃花對酒卮積水浮煙迷遠岫歸鴉掠雨沒高陴房廊委曲宜深坐僚寀懽游及

暇時節序催人秋又老重來不是菊花期

寄李涵白父母

多事勞民此一方美人作吏耿流光風歸庭樹樹音古花落階苔鶴夢香罷酒論文官有暇驅雲爲雨日初長大丹已續蒼生命雙舄高飛帝座傍

邀同張仲錫黄伯謙飲翠恭素分用六麻

簿書仍不損煙霞漸取榮名與轉賒心有懷人常欲醉坐皆故友似還家短檣輕幕銷殘暑疏雨西風對晚花老至不堪頻說别莫教草草又星槎

中秋前一日殷大陸誠齋心同集小齋

長安莫厭俗緣塵強意親知會聚頻雲際月光遲亦照皆深酒語淆爾與歌聲慷慨清如鶴花葉支離頻似人秋色誰分剛十五可能不醉待明晨

壽李大生太翁

早謝榮名賦卜居依親訓子愛吾廬果包天下幾經真發潤家藏啓事餘三世合來成太古一生有分住華胥只今夜夜羅浮上南極星光照鳳書

顔茂齋錢公調劉同人陸叔度官建之同集小齋看菊因及韓雨公崔月窗高致同人有詩依韻和答

朋官常以客爲家短矯然當漸大加孤咏仃悴虛九日關情聊復醉流霞但用高士當簡語如共東籬對菊花海内知名原不少感君與咏思無涯

寄侯祝嵩少大參

燕南衛北總紛然鎖鑰如君衆所天蜡玉登壇輕似葉金錢養士散如煙平田郤落皆兵氣靜女慵儒不夜眠河上有舟誰禁渡賀蘭一柱砥長川

送聶章羽還里

多事多愁益鬢絲支離瘦骨欲何之羈人似菊過重九倦客違時愛四肢辛苦一尊茅店月知交滿座故園詩送君落落歸其植倪我棲棲賦漢陂

其二

帝城日日夢還家想到還家意轉賒静閣青蠅春化蝶閒情朱舜曉開花懷人日極滄舟迥尚心勞底宇斜其爲榆關頻疾首九邊門啓内臣銜

寄康章羽

惆悵天邊一雁遥孤風獨立影蕭蕭生平畏事思藏
口近復貪眠懶折腰悔不當年安節賤郎鬚垂老愧
漁樵歲寒倍憶丘樊好羨爾身名共寂寥

其二

見月懷君月又斜去程計日已歸家捌開風急蛩相
報籬下霜嚴菊自花夢在長安偏易斷願於隱處亦
雖齊少年同學諸兄弟生死分離數欸嗟時開花泉衡計

其三

但賦歸與與自長免從日者問行藏飲但弟姪時相

勉享有林泉未敢荒若念邊關私短氣病看世界邊
廻腸北山莫更移文至爲報周顒已束裝

贈汪仙友被謫旋里仙友能畫

僻居未得挹清芬名士場中每說君韻致高寒當快
雪性情孤潔擬閒雲一身仕已關時運半榻生涯足
典墳醉後煙霞生筆底前賢徵許右丞分

送王孝儀之任安福

輕拋書卷向風塵花幘分香案牘新山喜高文添勝
蹟齋留好月對清人位卑未滿乘時願貂敝仍疑下

第身君到自然多雨露居民不必祭楓神邑有風神早則禱之

牛太淑人苦節

閨風關卷畫淒然恐血扶孤五十年教子教孫三世
苦無夫無媳一身遺獨持家操延家慶應有天仍粹
國賢恩錫崇隆名詠集報到存趙已雙傳

和韻答許爾鉉

僻性迂懷自處難歲云暮矣感叢蘭倦遊空自淡歸
去抗疏從君見治安茗椀梅花差可共紙窗雪月不
勝寒屏間石丈能相許飜得清人靜裏看予以素屏畫石題曰

八友爾鉉贈詩云
自有高齋巖石看

盧紫房太夫人壽冊

歷盡艱難得令譽不從塵世問華裾暫移許國身將
毋仍是承顏教讀書庭有金萱將仕承恤冬實樹慶
來初盈盈德水清如練知是慈雲善所餘

周粲甫至挾盧德水詩見贈和答

常從夢寐挹清芬快覩飛鴻下白雲可奈離居同念
亂不堪逢世但論文閒窗寂寞藤蘿影遠水滄鮮鷗
鳥羣應笑長安車馬客梅花春信枉慇懃

四月五日賜百官麥餅宴此典自世廟距今九
十有八年始再舉恭紀四章
夏日初長晨氣凉百年𦾔典舉新章爐烟高繞翡翠
彩玉屑遥分湛露香聖主憂勞猶旰食小臣難醉亦
恩光莫言輦下偏承眷應有餘波及萬方
其二
雨過堯階曉欲乾似聞天語勸加餐光分寶月雲中
璧珍自仙人掌上看聖德昭回歌雨秀皇情衎豫舞
千官均霑異數優餘渥益覺熙朝燕賚寬

其三
寶筵初集斗牛斜執事虔恭肅不譁南畝辛勤勝北
闕人間含鼓自天家中興師古先交泰信史從今紀
物華非食年來崇節儉却於禮下不嫌奢
其四
苹鹿呦呦鼓瑟琴鳴珂佩玉五雲深偶從匙箸知臣
寵更自來年見帝心泰晉僟人何日絕漏青勝筭逆
其今千金一飯王孫意莫遜飛鴞集泮林
獨坐湖上亭
幽尋愛入水雲鄉五月虛亭絺綌涼高樹餘風吹鳥
語近人佳月照荷香一觴獨進師元亮孤嶼遥傳羡
武康滅燭看晴宵更好垂垂星漢浴波光
送張仲錫之任廣信
專城千里列侯師折柳春明敢及私許程莫問朱英
女到境先酬竹馬兒廉吏家風雄劍在人大心事彩
山知九重已託蒼生命莫給流民上玉墀
淨業寺再送張仲錫
卽奉王程亦有期暫停華轂問漣漪弟兄如水論心

事花藥同香遲別離他日玉溪光裏坐可猶淨業酒
闌時採荷莫厭蒹葭隔露白霜嚴使我思
自題小像二首　壬申五月望後二日也
虛負光陰年復年烏紗久已愧頑仙已知泡影生如
寄暫喜蒲閒坐似禪始願良奢今漸減先民在望擬
何賢眼前三事吾師汝不語不嗔兼不眠
其二
笑問餘生何所需秋霜着鬢粉粗鬚親知零落三之
一名實虛懸有也無夢裏華胥覺後遠少時青債老

將迸松根石上構消遣漫把莫顏入講闈

李文方左遷南人行作詩送之

長安門外影蕭然裘柳飛鴻共惹天涯地是帝子有
夢故園風物爾真還東籬黃菊堪沉醉南國烏紗亦
散仙計到石城寒臘盡梅花如雪照高眠

其二

采石江邊及好春六朝佳麗瑣瑯身華芥不送遊能
到蘭佩多芳手自紉遠近已知天下事升沉尚論古
之人只今明主虛前席莫問華陽擬結鄰

送姚孟長之金陵

十年驅逐病相憐遊倦方將美獨旋書滿篇舟歸雁
後尊開涼月早梅前坐黍離寂琬璃迎風到音清寶
瑟懸仍是君恩酬講席石城佳麗鳳池偏

其二

江河秋盡水痕收掛席平風亦快遊夾岸晴煙浮樹
杪諸峯黛色滿機頭論才欲買千金骨筍傲寧高百
尺樓出處一身關氣運等閒莫放五湖舟

其三

共說儤班侍從臣爛從杖履本天身刑人得王荷遊
刑前席推賢未服親但是難利應善姤仰看鴉張豈
全仁無多知己爭星散白髮如衛今又新

送黃伯謙之任汝陽

乾坤何處有安家保障事城待使車白露河聲寒潄
石春風嶺氣暖生花務閒依舊詩成癖客至何妨酒
共賒解道穎川黃太守漢廷今日又宣麻

其二

地入天中天較寬自吹鄒律不知寒羣峯入座青堪

賞修竹經冬秀可餐月旦何人追許劭雪趼將子慰
袁安憐才第一邦君事况復君家愛佩蘭

秋懷

長安秋色損紅顏別館幽棲獨掩關夜靜歡聲傳北
闕朝來爽氣動西山荊卿歌斷浮雲渺郭隗臺荒寒
草斑一望御溝流活活君恩不淺到人間

美人手

被刺鴛鴦半未完又將芳意結幽蘭珠襪鼓瑟心俱
遠玉椀調冰色並看貪採蓮花忘却刺愛拈梅蕊不

知寒深房自寫眞容寵小字題詩寄所憐

大內蓮花

仙舟清蕪藕花時成喜恩光到曲池五夜金莖承玉
露六宮紅粉焰蛾看簪頭嬌語臨風舞倚檻嬌擬雜
夢思不是御溝香出水禁中作龍詩誰知

酬盧德水

陵谷遷移日日新羲皇枕上幾何人或松或石予皆
友為圃為農子有親澒已出岫心工遠龍雕潛海性
非馴讀書況是開居好尊水閣中自在身

其二

命酒稱詩敢自寬微吟薄醉亦妨官又從代謝終傷
指未解承蜩擬匿先世事悠悠愁益老風沙日日歲
將闌春來豎義清嚴甚月照虛窗到骨寒

燈花

金屋珠簾暫附身曉開嬌閣貌鮮新一般點[illegible]偏占
喜別有生花不倚春署爾佳名恨夜合似將[illegible]語動
朱唇可憐艷質終歸燼又向修螺作好因

癸酉立春在壬申十二月之廿七日

此身不自判行藏春至難銷一別腸猶在可農[illegible]
補特當計息仰諸商朝班側兩生枝指恒道公然說
孔方貝贅官療猶未放孤亭晩色抱年芳 鳴予有少可畏可累
法

其二

每逢節序倍躑躅豈但因時感歲徂青海戈矛眠雨
雪黃河舟楫隱萑苻可堪漸木鴻無告差幸朝陽鳳
不孤愁絕饑人輕語難那衛無計綏追逋

方左樞張勉庸至

愁心旅況不曾寬耗損年華給一官寒夜頻勞歸里
夢春風一對故人歡且將斗酒酬燕月無奈狂氛逼
武安借筯來威君自許邦家多難可勞看

賜扇 癸酉

曉看晴色映宮雲天上俄傳寵賚慇寒具經時開帝
念朝廷方物許臣分光搖半壁蟾蜍影風動千官竹
素文拜舞鳳樓仍自問可能解慍助庭熏

舟行即事寄報長安知己 癸酉九月

野岸疎楊秋又高輕雲雖月上千崖但有舟楫心多

感特億知交意更勞艱謂防宜利水上擬將忠信向
波濤時當有事傷逝慕不以縮花照六已

其二

正是蒹葭白露時予懷耿耿向流澌知君此際生遥
想所謂伊人在水湄思溺今寬沉壑處登舟恐負着
鞭則事難更覺閒身好知者當存直聖思

其三

蕭蕭晨興欲問津秋禽愛日映如春惓惓乍爽良朋
别恐懼親承聖主顛困地用天謨匪易迴瀾祇在道

何邊閒情早有愁陰換底事其能聽水濱

其四

幸有君詩可敵秋衰蘆殘柳尚禁愁落葭照波倘如
書斷岸空香釣白幽明月欲來川早映夕陽已下塔
能留身輕轉愛沙邊白落落閒眠對與鷗

其五

高帆日作東南勢遂角長隨斷續風若個真像今水
性何才敢望古司空夕烟柳下連茅舍細雨檣頭戴
笠翁暫看閒人堪擬闘食眠行坐水聲中

其六

夜伴漁燈宿渚邊曉過僧寺愛僧眠深懷孤子洗花
懼洩絡汀孤浚柳綠鼓吹祇堪魚鳥駭屏眠何自稍
梁偏只今冗劇行河舫豈是蕭閒書畫船

其七

夜來疎雨到浮查遂見河流上淺沙蘆葦懷淵生野
浪蓼花連岸接丹霞葉將辭樹風催别鳥欲投林日
已斜別渚時時聞野吹何人客又不思家

寄候陳無異

星合波光騎亦明夜兼霜冷雁無聲春明門外西風
客楚館燈前舊雨情想到河濤魂欲悸回思天語夢
猶驚梧煩憂重眠難穩獨啓遂窗待月生

雨中李生共招飲青錦潭

青黃樹色濕爽光聲影蕭蕭怯雁行乍覺深情生郭
外每憐幽興到秋長西風吹雨人同醉曲徑疎籬水
一方蔬蒻小閒清滿座只疑元亮在柴桑

宿遷送汪希伯歸里

憔悴垂楊霜後枝不堪折取贈臨岐西風作客殘棋

夜野水孤舟濁酒卮聯榻弟兄矜勝友故園竹木喜
新知予官牛在蘆花岸進予重逢春雁時

鳳陽謁陵 有引

河臣劉榮嗣以癸酉十月望前一日自高淮
夜行三十里晨星欲稀瞻謁祖陵松楸肅肅
靈爽颯然退而詢於土人合之鳳書陵坐丁
向癸聖山在前實母靡山爲之輔左安吉右
鍾乳欽鄉岗相爲之夾東西濠水交於前鳳
鳳山在北左日精右月華則陵之案也葬之

日昇至穴所風雨晦冥若有神物奇矣輔翼
諸山或爲諸臣府第或爲兆宅蓄徐湯二王
一公一伯二十二侯環列其旁如侍衛然夫
爲聖人储此根本之地豈偶然哉

當年會葬百靈趨尺土能爲天地樞日月光華繞北
極斗牽真氣湍中都殘山剩水開王佐采菽遺弓攀
帝譔拜舞低回增愴感周宋昔痛自名區

鳳陽道中

萃峯巀嶭水湯湯虛秘千年合發祥龍德先天應有
在真人應地自無疆殊狀鄉曲皆[illegible]
一匡卻嘆遺黎蕭索甚欲邀帝澤溉維桑

漂母祠

西風落日水雲陰漂母祠堂自古今遺像城闉傳世
久當年高義感人深豈知進食王孫意絕勝分茅大
國心更問平原門下客摧秦滅楚許誰任

韓侯祠

荒祠落木弔英雄帝業初收百戰中東向有王明得
意未央無地報成功半生知己惟漂母千載論心伎

蒯通躡足僞游成事使漢家原不教臣忠

淮安湖楊昆岑舟中小酌

雙河浩渺拍天浮問水來同李郭舟載酒聊爲文字
飲入冬光抱轉愉愛且看中澤歸鴻雁未暇滄波羨
鷙鷗更以時艱思將帥可從市上得韓侯

癸酉生日泊清江口

腊月蓬窗尚小春沙鷗如雪傲波臣長河蹤片將歸
海孤棹尋源屢問津旅況蕭條聞暗葉清樽濁倒正
懷人年餘六十官虛大慚愧衰顏鏡裏新

其二

老至生辰念一丘人情冷暖總悠悠即當爲樂心猶懶但有閒吟興未休西望偶登淮水閣東游初放海天舟古今多少興衰事而我臨風嘆白頭

其三

漫將笑語對斜陽同首驚心事事非去日苦多來日少新交雖廣故交稀明湖水寂魚龍臥澤國民饑雁鳥肥浪擲餘年隨寄泊不堪敝篋冷初衣

邳州留侯納履受書處

落日荒城試問津子房遺蹟在河濱赤松自欲尋荒嶠黃綺誰教作漢賓圯上有書全報楚沙中椎擊已無秦帝皇王霸供遊戲儒者神仙總未眞

禁建僕

不因身到海西頭不信河防不易籌腸岸諸山峰似埋入雲野渡芥爲舟飄風惻惻欺孤壞寒日荒荒照暮愁併注淮南爭箭括水鄉何日見民休

渡河

日日憂河却渡河乘舟轉覺更憂多呈河日月俄更位砂石岡陵走巨波震蕩不逆天帝怒沉淪其奈庶民何哲人儘道公無渡惕惕中流謡且歌

有感

眠雪餐風歷下相沉憂隱痛迫中腸河渠欲著慚司馬詞賦傳書感樂羊蓬底千驚千里夢眼前虛負一春忙日歸未敢祈明主進老從誰授異方

其二

身世風波一笑看兒教初服餞中殘百千勞自歸時道多少愁從罷後寬不問黃河青海路也無白石紫

芝餐朋齋晴日高眠足散步溪頭把釣竿

甲戌仲春上躬耕籍田恭紀

青陽府土勤郊原玉輅乘時出應門自古有年歌帝力于今祈穀荷君恩西疇梆帶宮雲暖上苑花迎稼雨繁田畯懸知來介福茨梁早已報曾孫

其二

丹霞冉冉映呼嵩日月光華萬國同立我生民歸爾極烝茲髦士若天工千家黍稷星轄後一德車書露冕中從此埜頭應化蝶耘禁同笠舞皐風

其三

微忱愛國願豐年聖主宵衣理萬田靈澤自然霑禹
貢康衢共喜賦堯天朱旗驍麗參麻色翠蓋晴開盼
騏煙洽禮先民今似續勸耕不倚大官錢

其四

海內軍儲未易籌蠶工東趾勸農遊歲時自豫春秋
省雨夏欣承雨露周三穗郎聞歌瑞應九成方奏見
神休兵銷犢貴升平事進日溫風助遠猷

汪中區聒下相謀歸新都不果

笑我瓢瓢卒未休多君聲氣遠相求河濱再倒中郎
屣洛下誰憐季子裘路近故園人益杳酒醒殘夢雨
初收春明亦有臨邛怨莫道孤吟鬢白頭

有感

自昔浮名好是閒但聞疏劾已欣然一函詔促遊仙
駕半渡超昇若海船殘局賞商須早罷覆車應驚幾
能旋木居石友原吾志待伴羲皇到枕邊

陳無異寄言學問須要將得去蔵而賦詩

知君別後月斯征隻字能令萬事輕百歲興夢成底
用一回返照陡然驚當初定有攜來物異日還他伴
去程將所臨時將得否莫教孟浪誤平生

乙亥除夕

殘燈挑盡尚無眠鈴柝聲中起異煙靜念生平惟失
據不知今夕是何年那堪老至逢多險纔得身閒似
病禪況復四方多寇盜寸衷耿耿百憂煎

其二

濡毫宛轉不成吟天漢高懸肺石陰風響長松飛鳥
斷雲歸空壁遠鐘沉窮通已存當年夢啼笑俱非此

夜心最是萬身同患難新兒舊若一時深

丙子元日

觸眼年華又一新也隨元日共朝真寺詩盛酒尊同
病積火聽經夜復晨細憶從前輕意事深慚謬許致
身人無端百感因卷劇未可辭中為五辛

其二

一室渾如舟裏行舟中辛苦室中驚翻書怕觸先民
怨看奕微疑君子爭學好真嫌多事事貪眠差可謝
營營春懷不似今年甚飲咏與居變性情

有感

夢裏分身到故鄉夢回一倍遣神傷今來此地無芳
草月上遥天擬劍光共藏南冠誰勝負何留菹度見
參商真能耐事惟宜潛勉說忘機妙不忘

其二

身信何勞與物爭相憐無暇不平鳴多愁每羨人能
醉萬事今看夢早驚捫舌藏身消永日隨心聽昔偷
前楹靜幽亦有山居意却悔賢書著姓名

送郭子充

那期斯世見先民友道偏於患難親自昔水霜偏此
地即今草木未知春誰兼病骨輕千里身共羈棲屢
破旬執手送君南去後却憐飛夢伴歸人

送楊叔平

日日將離未忍離挑燈酌酒話臨岐衰容短髮淹圄
土病骨愁心送故知客與米驛頻看劍山光明滅儘
題詩滄河柳色青于染爲報羈人有所思

病中詠懷

孤燈悄悄髮皤皤嚴柝聲中樂養痾不盡愁思供伏
枕將殘歲月付流波桐歸變下餘能幾鶴到籠間病
已多料理微生無著處欲將因果問維摩

其二

瓶中花瓣早紛披正是和衣昔臥時已覺榮枯輕自
葉從教身世變如棋步兵買下窮途淚郤子庭吟安
樂詩如許才情能自廢先幾應讓古人知

憶家

梅枝竹影共離披轉憶家園二月時菜長春畦新作
供椰眠曲檻晚看棋花魂偶入尋芳夢鳥語天然進

酒詩卽是優遊殊未省于今悵望始能知

送練君豫年丈出獄

執手消魂倍黯然無窮心事不能宣貫經道路八千
里盧負心期二十年爲報寇氛仍北地却看鎖鑰巳
南天憐才使過明王意定有飛書下日邊

病

悔將文字悞迂儒三十年來失故吾誰謂檄樗堪作
揖身如病析欲傷株遥看馬練元同白近識雌雄並
是鳥七尺微軀謝剕廢那從日者問榮枯

宋玉初修屋

修屋聊爲擬閟方眼無俗物意差舒甯明几淨攤書
罷月白風微看雁翔莫問三生行見在翛然一榻也
春光况兼良友同緒暇何必殷殷賦楚調

再送君豫改赴柳州

何日驅車指石羊羈愁別緒倍神傷身曾許國非吾
有地在輿圖仰帝鄉况是浮雲曾出岫不妨爲雨到
遐方明光符草平西詔願及飛鴻共北翔

送陳秋濤還里

長夏休嗟行路難删除萬念且加餐舟間旅夢羲皇
上身荷君恩天地寬仙嶠煙霞新作侶故園松菊暫
盤桓途中莫弔沅湘水漢主時時憶治安

其二

豈爲同憂觸網羅不禁耿耿續騷歌此行㒋繫蒼生
望所惜無如已事何應使齊門聞鼓瑟直從砥柱見
流波孤忠去國仍懷主那得安眠越秀阿

湯討理叔寧蒙恩再用詩以送之

春老浮雲接晝陰鸞闕聖主問道辟閫恩愈覺同天
地民觀今能益熙臨直氣久寒孕寇膽仍是一懸把
人心劍光也是尋常見救自豐城越便深

張勉庸至數日不贈詩以問訊

長途柳色綠沾衣瘦影蕭蕭倦落暉此韵輕裝貧計
得減除白髮壯心違每予疾病偏思友况在憂危久
未歸爲約今宵聊把臂嚴城不禁夢魂飛

午日

一番雷雨晚生霞節序悠悠思轉賒身在閩關仍臥
病心隨故友一歸家人堪處悶多需酒我獨傷脾並

忌茶永日難消夜難寐餅中蕭瑟欲發花

范貞公總憲留京道出彭城余泊河下邳約晤
不果賦寄

不堪分袂忽經年老至猶今惜別偏喜報程期君漸
近邦當延佇一悵然世情久歷知交契道力乘時見
轉旋主聖民艱風紀重高懸法曜照虞天

夜坐東申清門

何須閉絕倚匡床且耦松陰坐夜涼草草斷棱時度
換潑潑綱暑離無方憫間日者談新數失笑書生問

舊章頗有酒腸容一石醒能淵醉醉能扛

送張勉庵之任蘇州

與君少小共心期予在網羅君別離空念家園愁寄
聞不堪惆悵強吟詩輸莫厭啼青遠光厭道辭秋
信遲聞道江南近憔悴恐非京兆畫眉時

送吳儉育赴南海

升沉仕宦只尋常聚散翻多慨與慷六月乾坤真大
瘴九重日月照容光山川路是天重關世外綠從絕
處長欲究在因誰可問當年夢語請君詳公所夢於趙忠公祠

三十餘年並淮撫鳳陽守備事皆驗

其二

世路難分平不平不須係戀不須驚見歸性命浮榮
幾身歷憂危旅況輕嚴瀨月從東漢白薊門風自晉
時清山靈喜結高人契滄海能無紫氣迎

送郭無傷

何敢明時嘆莫容但憐遠道過飛鴻慈顏萬溯雙封
裏家學千秋百粵中數悔逢人輸意氣可堪知己各
西東相離幾日尋常夢恐到天南未易通

其二

只今得罪亦從新在事驚心翻共陳若墮家聲無此
累早除文字即完人雖便有在漁樵侶猶是求乎臣
子身任到殊方亦簽蔽菌緣莫問武陵津

送陳玉鉉

乍看秋色滿都城原野蕭條鐵騎橫短髮枯顏吾盍
老私憂向恨夢頻驚人懷勝績狼烟重敵失良弓鳥
陲平凝服交訌勞聖主知君覡夢迪森明

聞警

甯廬雲靜月娟娟老病逢秋倍悄然家遠厭人頻入
夢夜涼鼓枕獨憂天誰教盜賊輕中國遂使陵園備
北邊言路未開門已閉至尊數起望烽煙

其二

百官承詔對平臺可有訏謨副聖裁是處開烽爭逸
避何人見敵肯重來定須元老千秋計不道燕山萬
姓哀喉舌抵今猶扼吭未容忠悃達天階

其三

邊患從經二十年兩看烽火照甘泉翠庭有道聯文

祖因罔非才憶昔賢結草焚舟解報雨式蛙買駿感
人偏豐城劍不逢雷煥觸氣塵封亦黯然

其四

此地偏逢愁思濃天心人事兩惝惝挑燈安得淮南
櫂相馬誰令冀北空欲覓秦鞭驅石走已無阮淚灑
途窮孱孱病骨支離臥不夢緇書夢射雕

其五

兀兀空牀學病禪自春徂夏帶秋眠一身多忌先防
口已命難知數問天厭向耳邊談警報恰如樹底聽

風蟬朝廷定有安邊策未到成功那可傳

其六

聞道分曹守國門猶令北寇役遊魂閩扉小語舒憂
患柜府弘猷急調援久矣禁中收頗牧況逢聖主過
軒轅但看一夜洗兵雨豈復揄河飲馬喧

其七

默坐焚香日影過虛窗近路聽民謠人經豐歲無收
獲我在愁時久病魔戎馬滿途猶北使階飄瑞雪憶
南柯此身縱愈應衰老空嘆年華付逝波

其八

誰遣近郊途有虎遂令獄底竟無烟爲同患難宜分
痛視此顛危亦自憐飽食安眠天帝力弘憂過慮腐
儒偏西風簌簌雲光冷何處高休叫暮蟬

贈中清門

柳色蕭條秋欲殘風波雖定暎無端亦知居牧年來
重不謂江湖時論難投網彌思湯德遠排飄愽識帝
恩寛只憐多事如今日輕擲經綸把釣竿

送李遜庵

君歸猶及泛萊黄猛虎西京尚負嵎不用補天虛煉
石翻因照乘登投珠從前韜芴原無夢此日田園得
故吾漁水樵山堪自老從來猿鶴亦唐虞

同曹石帆過馬巽甫所共話石帆有詩和荅

風度高鴻不可攀過從近舍得消閑猶化秋老閒何
處桂樹香殘憶小山漫逐烟雲尋往夢猶憑笑語慰
枯顏目前已壁詩書暫那向奚囊更索斑 石帆索予詩草

石帆用前韻見贈再和

蓬萊方丈杳難攀且喜餘生日日閒更借高人閒遠

韻如從秋水到深山平看街衢俱非我轉覺僧寮可駐顏兀坐京階聽語靜西風瑟瑟見苔斑

解嚴

誰䍴頑牧坐邊垣又見烽煙紀閫門客騎如鴻秋有信捷書似夢醒猶喧城隈雪滿收殘骨野曠風啼返斷魂等是兒子嬉笑殺空言未必靖乾坤

對鏡

階前俛首愧爲臣衆目睽睽多此身二十年非予始覺三千界事借誰陳河干實是風波地世法難容迂

鈍人名對玉螭今萬里不因罪斥淚沾巾

丙子九日

邇來日日斂雙眉但覺微生百不宜病骨已銷蒲葉後羈心爾折菊花時夜長差又還鄉夢鬢短羞簪吹帽詩悵惘欲尋高處望四圍鐵壁障遐思

贈蔣子厚

平生對友氣如熏患難相逢喜有君抱我呻吟真已痛自家匙筯可余分即乘忘與那堪久但說周旋誼爾殷始信今人餘古道莫將投契等浮雲

曹石帆同馬巽倩倪模菴踏月有作和其韻

露冷宵明月漸升松陰小步與凡采問公倚醉仍尋菊韓子聞詩欲叩倚奸裝掠人安可負贓恨此地昔誰曾夜來心動離邊語笑我猶吟寂寞燈

次韻

寒若更番燎此身更兼風霰與塵因有年強半愁中病萬古無多天際人出世老非遲說法埋名泣游却知津浮華又謂同泡影不到親嘗不信真

聞簫

沉沉夜色靜還幽不是愁人亦解愁菊老氣嚴萃木瘦月明風定片雲浮別來虛負湖山約暇日真從鹿鹿遊一聽參差吹斷竹蒹葭白露思悠悠

送董肖初陳蘂亭

戒詩不戒送行詩此地能㳙去住思交契倍深同患日悲懽並集到家時北橋莫更期黃石古洞隨方掇紫芝佛若可成須我輩世緣斷後好尋師

送盧得一兼呈雲際

把臂彭城繡斧懸何期此地作因緣府歸閩海春風

後惜別燕雲梅信前白首丹衷仍北闕寡酒野狗征
適天人才揺落殊堪念寄語長源漫學仙

贈張澹如兼寄黃伯誠

八分愁病九分衰不省春隨斗柄廻二十年餘塵夢
斷四千里外故人來藏身只有歸田好逢世原非作
賦才爲寄吉陽峰上道休教花木笑青鞋

贈論什甦而記之以詩

羈緤年年雙鬢皤無多精力儘消磨衙居杖履則人
老又與周旋奈我何驟喜飛魂天地外頓忘塵世網

羅多華胥只尺游堪到誰道無端返舊窠

贈李衛嶠

四方多事海波渾桐在高岡鳳在樊龍衮漸絲周有
甫芷蘭芳似楚之原心存鐵石言方勁身涉風波道
益尊指佞名高兼立懦筆花五色照乾坤

題李隱君冊　章甫衛嶠封翁

不共流湘爭醉醒雲霄萬里見鴻冥家從孝友稱爲
政世向湖山仰舊銘薄取榮名尚有道厚遺芳澤與
趨庭請看今日批鱗疏猶是當年教子經

閒駁

煩暑初消秋又深何時真作荷戈人長辭京國須回
首驟臥邊城畏損神二祓幽囚甘祓夢三生因果此
生身殘年早晚供催折暫作閒庭戀所親

丁丑立秋

病骨枯于老竹枝景如返照半山時愈催容色竊心
苦更畏新秋夜漸遲借酒忘憂難久醉緒書觸事易
生悲曠懷已減三之二共一人猶道不宜

中秋

閒階小立露霑巾樹影婆娑蕩荇勻秋色中分茲夜
月鄉心隐絕久羈人短歌聊逐清商度強笑翻令舊
感新天宇空澄吾欲問浮雲橫起益傷神

九日

每逢秋色倍傷心露重霜嚴秋夜深數節閣中亦重
九登高何處寄孤吟人同菊瘦開叢棘夢逐鴻飛繞
故林吹帽風還欺短髮幾莖殘雪不勝簪

其二

牢落羣公嘆久羈重陽無酒但吟詩老人秋至求衣

早孤枕愁多脈漸進思百役纏嬰舌疾兩因對莉效
時宜漫勞覓句酬作飾感逐思生那更思

寒夜次錢牧齋韻

尚有黃花倚棘叢自傷搖落對西風拆燈鈴急背光
憐冰結雲凝秋令窮世故履更多病後獄情彌幻久
羈中方占爵動開商綱悄說流星入昴宮星家占流星入昴當有大獄

其二

半天赤氣黯黃昏槐棘蕭森鎖鐵門獄吏寬猶答問
字貫城嚴不禁歸魂暮年隨地皆堪老永夜多思詎
可論終日說閒閒未得得閒今識主人恩

其三

黯簡平生涉世緣真如瀚海失風船黃昏未必從先
是得謗翻因學好偏踰險無方徒問命措躬何地却
憂天桃花流水咨人在不擬長年亦上仙

其四

秋冬圜土氣常昏絮折風朦褥掩門避拆道空無雁
過告寒曲砌有蟲言月涼漸覺蚰添炭[illegible]點彌孤夜

返魂真為陰凝留惆悵兩年芳草木承恩

其五

二載幽棲厭曉籲廿年淡交喜重逢夢憐舊語猶無
忌借滾同塵稍不恭但使樽前吟詠好從教門外雪
霜封古人縲絏何須嘆不是時珍自莫容

其六

鄉思羈愁集寸腸令寒景短夜偏長青燈悄悄譯孤
影曉月娟娟共一牀頭重如醒非病酒藥乾欲望況
飛霜窗虛衾薄催人起斜倚瓶花供可傷

其七

尚憶當年作散人天高不礙老頭巾一行來帶匡忘
苦二載投羅吏議新誰許絜羊偏作謗我于司馬獨
傷貧中宵撫枕頻三嘆同悲猶慶感四鄰

其八

六十八載陷艱危還復年年受縶羈野鳥投籠生若
寄寒花倚檻樂無知夢中免于辭斯世却御冷風嘆
不時面壁著書非我事偶眠差負懶心宜

可見還里

寒風發發滿郊畿短景蒼蒼荒暖力微堂憶烏音傷壯宇偶調藥餌問當歸一身我似枯匏繫千里兒隨隨葉飛久矣夢魂忘一壑名干闕祇令又繞故園扉

牧齋生日

日壽復明秋愈妍一尊論古小窗前漸栽漢律何無罪再召銀青泌有天遂喚瑶扉來處路金經玄草偶然詮長生寶籙家傳在㝡向閑中了宿緣牧齋癸後

新月

風急天高欲閉門又看初月照黃昏撩邊驚雀驚寒影樹隙斜光憶故園翹首無言頻墮淚離人何處不銷魂纖鉤乍白寧須問且共清輝倒一尊

雪夜

朔風竟日晚方收雨雪聲中倒散裘衆若積成天地色一區全貯古今愁寒生半榻人偃臥光照孤燈鼠亂啾更念長途驚客子寸心冥冥逐雲浮可見行之久日

其二

虛窗習靜廢將迎衆裏深嫌有姓名摩士衣冠餘短髮畫圖丘壑剩閒情閑人老樹冬含悄炎老浮塵晚

更清雪霰黃昏紅日曉誰能前夜判陰晴

辟寒雜詠

尋常尤怨總宜刪漸此真須鈍真頑拼側閉扉遮宿草寂寥杯酒潤枯顏冬行自昔風霜苦禁臘從知日月閒番老歲幾無疾病只如閉戶臥深山

其二

幽棲凜凜嘆南池智北堂中燕雀安疎鈍久循今日事交游益信此生難青蠎彷彿依蛩見赤氣昇微通斗寒幾欲乘風振雙翼崇山積雪莽相關

其三

四圍寒色徹朝光獨有羈人意轉傷誰念流螢化腐草漫驚客夢醒黃粱玉龍捲甲雲中臥青鳥翻霞天際翔久別園林難可到竹花梅白兩茫茫

其四

未悟三生色與空花前悄與老僧同行簡書盡供嚴譴回首聯胝逐曉風感疎鐘殘照裏傷心暮景宿痾中故人落落長安內快雪同遊錦繡叢

其五

寒飛石磴淨無塵楓林屑屑寄此身病鶴籠中深目月哀猿檻內叫冬春爐邊煨芋同僧事窗際看雲亦散人少小妄思簪茝貴今知辟荔本全貧

其六

徃哲時賢平眼看嗟余生世借艱難盡剩古木蒼煙老念室虛窗夕照寒近日身纔師脉望幾時手可執漁竿閒階風定人蕭瑟愁思關心匪一端

其七

南冠苦戀老人頭幾欲搴芳不自由氣凛彌增枯面

綢愁深益覺此生浮無妨綠酒傾明月亦許清江夢白鷗尚記初衣遊詠處祇今得似舊林丘

其八

邇來世事不勝悲惆悵孤人有所思湯綱何期集鳳羽楚竊空自惜蛾眉嚴城鼓歇燈昏後孤榻衾寒夢醒時直欲凌霄呼帝座可能容我擬商芝

其九

蟄蟠蝸縮已三冬避冷煨爐日日慵抱病難痊思种藥救饑無術欲歸農風哀感切孤鳴雁吟苦深楚戲

蟄蛩細憶從前經歷事人情物理究來齊

其十

誰教老馬反爲駒不是天將困腐儒得領煙霞人有幾可憐身世月同孤荒雞半夜啼寒漏饑鼠通宵蠲冷廚尚有圖書同寂寞堪從患難見吾徒

其十一

此中天地不春暘况是三冬氣閉藏雪色欲欺殘焆火梅花未放冷魂香燈明榻靜從愉定雲凍星高失鳥翔二十年來纔一瞬已看世變幾滄桑

其十二

嚼徵茹商可療饑依林結宇似村扉鏡中蕭髮留殘雪窗裏峯巒春暮暉對酒暫忘風色冷談詩每帶月明歸不期千古傷心地朋友文章願不違

送子充

樹杪殷紅驩驊閒雲剩雪作孤扉鄉心歷亂寄鴉集客思飄飄隻羽歸寒野浮沙空漠漠孤亭衰柳共依依憐余又負青山約獨夜淒吟旅夢飛

雲顯豐城劍氣孤不堪三見草痕枯吟成昔禿江淹
筆醉後敲殘處仲壺羽鎩骨銷臞鶴相顏凋髮落病
僧圖短長日月安心遣淨几閒窗得所須

其二

南枝未穩暮棲鴉石磬聲希嶂不譁寒色一天撞象
緯月明滿地照霜華虛窗夜白渾疑曉暖宅冬溫可
是家久繫多憂人益老不禁飛思遶天涯

其三

臥去真癡齋似雪愁來漫有酒盈尊夢中月影看谿
樹何日鶯聲到薜園自嘆微軀淹亦有時拈短句送
黃昏已知斯世文章賤不是偷閒欲立言

其四

總是悠悠落照間人情變幻漫相關其悲草宿麒麟
塚誰妬波浴鷗鷺灣百尺樓臺風雨過長林煙月往
來閒何時遂我谿山願竹杖芒鞋夜不還

其五

腹邊何處不塊鬱日日談兵寇益橫其倚中樞操勝
算微聞大帥請長纓豈堪經國猶談虎坐見衡波有

逆鱗真便至尊憂社稷嚴冬獄石宿都城

其六

孤枕青燈夜色幽清時有分始甘修貫生前名猶前
席管子當年舊射鉤古道古人寧可見寒雲寒月恭
生愁褒賢感慨無窮意都向嚴更鈴柝休

其七

星文慓慄動高天柝色寞寞生曉煙小憩雪消殘魂
酒巨狀雲滿絕華編邦國吹聒無節律不盡招魂積
楚茎雙鯉浮波寒愈過上冬月色又將闌

其八

幽居無語意憧憧愁病相衝復遇冬夜半寒星窺戶
廟朝來氷氣滿衣縫盡均不解離騷怨岸獄空慎集
木恭梟罪未能邀禹泣晨昏頂禮梵王鐘

其九

風捲長空煙霧霏氷花結樹凍枝肥晨與逆氣鬬鬥
坐在草傷心素願違變易陵淵如髮改推遷天地亦
蹉飛何堪倚枝頻翹首無數歸鴉呼夕暉

其十

月懸瀕氣似朝暾近事忏悟未敢論覰去兎狐原有
窟掇來芝菌竝無根詩人發慨將誰訊司馬編書筆
古寬搖落竊知朋友貴同爾自日走黃昏

其十一

悠悠忽忽度朝昏景短雲間惜餘暄天以閑扉娛我
老地從獄吏辟人喧豈因摧折移情性無奈憂傷且
笑言可惜百年有限日不分苦樂與寒溫

其十二

農桑儒業兩無成白首投羅愧有生冬日暄妍輪彼

貫寒林氷雪侮羈珉觀魚未判樂非樂蒿雁誰分鳴
不鳴啜茗談詩聊撥悶休教盧得感懷孼

其十三

誦詩讀書空宿因水滸山蹊峽綠屯辛勞枉慎當年
事悔吝交叢未死身何處洞簫吹歲晚幾時乎郵拂
陽春雨年未荷君恩有三徑離歸舊業貧

其十四

共道斜竟宜重典平反近事有誰知此中未敢行高
論斯世何堪生古悲往往愁心溺草木悠悠暇日譜

者趣可憐掘粟勞摸算日者分權做土師

送何士龍南還

久負稽生七不堪邇來筋力漸能甘幾生榮辱俱如
夢客邸春冬幸自諳好友相思漳水北仙人長住大
江南明珠照乘時方急行路悠悠莫縱談

其二

風聲撼撼動高松遠屋寒鴉驚海龍門隔春明印萬
里路歸江上亦千峯憶同夜月吟殘菊俯立蒼煙聽
暮蛩得子爲憐吾願足虞山猿鶴肯相容

可姪再至爲余生日

日日浮煙蔽遠岑五旬再至喚傷深幾生初度勞相
念千里寒風豈易任悲汝佩裘歎汝飲爲余擒阮佐
余吟坐談不少飛揚意一慰年來延暮心

丁丑生日

豈真天意浪生才倚杖閑思未易裁平日妄云心可
信病前不謂老應衰偏憐返照儀鳥影厭見孤煙曼
草限已分詩書吾事落側身世宙有餘哀

其二

從作糊人希善緣漫勞詠物豈宜梭身殘僞覺寒威
重室小能教香氣收自合買生招鶴鳥並無季子敝
貂裘仰看天地無顏色安得容華可久留

其三

歲寒松柏亦摧殘氣色蕭條生意闌忠雖未能行自
得身名如此愧加餐邇來習靜知良夜可惜流光付
疾湍賴有羣賢同罪者時人媚笑猶從寬

其四

先民已矣賜荒岑吾道非與但捫心日落霞般人望

遠風清煙白鳥歸林西來爽氣差堪對深澗寒泉空
好音一片閒情無着處焚香獨坐續微吟

友人至談舊

暫放雙科對故人空令千里憶游蹤從看朱權傷初
夏每坐垂楊惜暮春遶屋梅花清鶴聽照溪松樹老
龍鱗當年樂事今如夢深悔浮華悞此身

其二

役處方知玄子雲當時誰解醉參軍身從天地疲殘
老心向知交疾痛分已立巖墻何問命正逆鼓屋敢

論文看君行李蕭疎甚憂逐清溪陽鳥分

其三

敢言詞毀盡無端今行防疎涉世難不有盆車裴慧
苡誰教滴水動波瀾孤桐裂梟商音度落葉蕭蕭夏
木幾自昔堂高多鬼矙未如幽室學蟲蟠

孫二如萬自同小集

啼寒暗雀帶饑音水木青含宿雨陰有數心知時暗
對無多門逕易招尋輕車不在車前後背鳳誰前涉
後深松菌性原分夭壽非關靜養與愁侵

其二

夜訴晨鐘厭履聞相將猶喜未離羣休悄亦氣纔新
月且看青山藏白雲棋子不妨閒手着詩題亦可對
茶分試思他日歸家後何處同齋禮碧君

冬至

圖扉也喜晝初長便覺天心轉一陽大地堅冰從此
薄滿空朔氣許時藏衰顏借酒聊能好枯草回生依
舊芳元化主張人自在且偷閒眼看流光

其二

底事難憑嘆滯淹羡他魚鳥各飛潛年光迅邁空多
感趣遊何從厭屢占落日逆寒侵病骨曉雲留影伴
疎簷泰來亨夜渾閑事將客愁隨一線添

其三

莫因時序意忡忡過眼誰爲百歲翁曉食久除麥藥
累安眠新斂栢仁功山容半帶寒雲白天宇高含夕
照紅却憶途中勞客子馬蹄㾦㾦逆長風時小兒在途

其四

禍福窮通各有門湘纍何必怨芳蓀樑期已分難諧

絡光景於今得頓躓無事松間占日影更從雲色望
春恩陰陽洎長千年遲聊借佳辰間酒樽

目昏

不齊耳目兼衰病何日溪山理釣舡雅志未能成獨
往違心終亦媿斯文幽禽着樹寒相並遊水含煙凍
不分無奈簫聲吹落月燈昏酒醒不堪聞

晚步

莫將古道望時賢耻對眞人間俗緣高樹森森棲獨
鳥圓墻矗矗起寒煙排門燈火黃昏寂一種幽覺明

月懸中有衰翁扶竹杖瘦行佗立咏斯篇

省事

新學安心尚未專且求省事掩柴扃水邊竹本清涵
潤日脚峯巒曉益青借酒究發翻趣語倚茶消渴理
泉經蕭閒頗似居山叟不似山居適性靈

其二

衰殘久解爲閒客淸淨今能禮梵宮棋佬已銷成敗
局書慵盡掩是非筩孤牀自枕盈盈月衆木仍搖槭
槭風幾欲忘情忘未得籠中鶴夢屢翻空

登氣樓

愛聽松濤試登樓欲認嵐霏嘗山遊數級已憐雙趾
怯開窗更益兩利愁岸高水結方舟廢路斷山窮杖
屢休一帶荒林攢野色梅花凄絶莽煙稠

其二

二年積傃不知心一見高雲似故林遐我布衣貧嘯
咏隨緣蔬食飽登臨山村冷族燃雞窮廟谷遙傳澗
壑深地僻人稀塵事斷不教夜月螢枕衾

其三

閒君賴有高檣在得暇聊舒遠眺情細艸明隨頹岸
曲浮雲白覆亂山平久憐戎馬妨歸屆尚有人家戀
聚萍已是眾芳搖落後無多松柏擁郁城

其四

白草荒蘆遠市塵閒雲只向夕陽偏天高木落長庚
問海濶何勞精衛填無奈愛傷窮日日更兼疾病自
年年却將人事求禪理大士朝香香霧邊

贈高振傚 有序

振懷予同門羅稼軒之老友也同稼軒來請

室歷夏兼秋冬又半矣慷慨傲睨不見困頓
無聊之色悲鬱難堪之語即愁人若趣對之
不覺意消感而賦詩並呈稼軒

學書學劍兩茫然七十六年猶少年心可斷金朋數
日聲如爆竹逆爽蟹不揮阮籍窮途淚自合莊生齊
物論急難何人行古道爲君把酒問青天

誡烏

困如今日應關數縱踏亨途亦有涯冬月照人宵似
水蟹霜着樹曉生花一身縮首藏蝸殼二載驚心闘

鼠牙自嘆餘生孱舌爽棲烏棲穩莫頻譁

其二

但有一枝寄爾儔宵寒不用聲啾啾西風披拂蟬抱
葉陽氣吹噓鷹化鳩止棘音雖何足恃在原鳴鶺匪
伊求煙橫月出且緘口街耽長啼人際頭

其三

烏喙寧關禍與殃所嗔夕噪噪如狂颼颼風發定何
意驅使眾鳥鳴且翔莫爲護巢哀怨切木須遶樹愁
號長感勤告語渾無用方信爾曹頑不良

園中稿柏一株多謀剪伐入冬更益感而爲詩

衰朽於今總不宜耐前病柏也堪悲難在尚可班冬
木我意仍應惜舊枝亦有滿背風度後哲看瘦影月
來時祗因不向山中老偏亦徒爲眾所嗤

聽張莊生談廬陽流寇

多時衰疾苦茹荼檻外羅中並可虞淝滸由卻流寇
瀟滿森天地病臣孤坐深知燭有無燈夜虛空牀冷
切膚誰室儒生徒念亂師中老將正呼盧

其二

嚴冬蜂蠆應收毒累歲豺狼力益橫遂有箭鷲都護
藩幾看城捕叛兒旌旄從來同體存將恤何日皇威果
蕩平莫以朝廷寬爾久真云司馬竟無征

其三

小醜幾忘天帝尊可無勝算出臨軒痛抑青楚年年
淚冷遍江淮處處魂雲黑青燐驚夜鬧月明白骨露
沙痕可憐赤子兼兵若莫更區區倚調援

其四

人事時時有歲寒使余心悔匪南冠無端榮辱猶堪

遣逝置君親良獨難憂祇杞人心更窄室如廣漠地
非寬鄉教旦夕蒙恩宥何處堪容一枕安

分詩題

誰是家居天宇外偏憐客在帝城西一脉圖史燈花
老滿目煙雲宿色低人意俱如狂病劇刑章略似鬮
風逝總孫一片愁心出徑往詩成旋奏題

送瞿起郎南旋

送君歸去莫咨嗟芳草萘前路不勝煙滅方知天宇
澗雪消尚作水中花夢醒照底誰尋鹿病愈杯間那
問蛇想到重來新柳色弟兄攜手出京華

戈非樂寄黃作詩報之

何意今人見古心三千里外問幽深念余疾病羇孤
老示彼蕭閒處士襟意氣崚嶒生嶒常精神灑落見
疎林虞山如許同聽跳春雁來時且如音

題五芳井祀 有序

丙子秋敵破定興范箕生聘爲孝廉其妻馬
氏率婦一女三俱赴井幼子旋泣從之氏曰
汝父存亡未卜范氏宗祧止汝一線可自尋
生路勿俱爲井中泥也言訖先下女婦從之

婢使皆投旁井中井遂爲滿一門之內無一
人受辱者明年箕生成進士義其死者紀而
詠之余亦作詩二章

城破煙驕家室危黑雲蔽日怒風吹男兒白作蒸嘗
計女子惟明生死期身任綱常能不辱心安節烈更
何悲從今井渫傳青史覷殺降旛鐵馬兒

其二

烏飛日落滿邊聲羣向空中叫月明憔悴瘡痍人鬼

痛咽啾哀痛夢魂驚九原香骨埋芳草爲有慈光照
玉京有恨欲于天肯聽那教狂猘又狺狺

雪朝作

歲云暮矣雪飄飄曉日暉暉下欲消陰地有寒欺病
骨飛空無力潤枯條入門灰火爲吾德着樹風聲何
爾驕多少饑民雙淚眼一齊翹首望府寮

送宋王初

心知共結病相憐爲問歸期已黯然倖了孤忠明似
月聖朝恩意廣於天閒身好作煙霞侶清癖兼因書

畫傳況是謝庭多寶樹彩衣春酒百花前

□□可見里中來說家況

二載家園入夢思說來只益鎖雙眉門庭關闔嚮因
後風味荒於未第時小閣穿簷喧雀語枯桐挂壁網
蛛絲讀書几榻塵銘遍冷落梅花待故知

送李念勝之南京

鄴侯家世帝王師說別淒然非我私衆口同揮嘉石
淚兩都俱重白雲司官清春鳥梅花酒刑措江城芳
草詩郎是飛仙兼吏隱祇應舊好一縈思

夢歸家

不知爲累與爲囚此地重經冬復春似有夔邀基聲
世梅花蕭索欲方人已無丹藥迴衰病仍有風濤動
水濱夢裏暫忘身未放荷戈猶未咏皇仁

送張子簡

偶結同憂交契緣君行衆美小遊仙騎沙邏鳥虛留
跡出網冥鴻欲戾天松菊優游吾好得湖山龍錫王
恩偏請看從古風流事登進何如放逐傳

可姪還里

一身如坐颶風舟進止浮沉不自由吹浪江豚夯鼓
鬣含沙溪鬼正當頭爾歸千里携春色已負三冬作
浪遊牽引迢迢南望眼從今只到見時休

出獄送訒齋自同劉潛熙戊寅五月保放候結

長安五月似初秋風物淒然雨乍收麗網飛梭猶悄
悄此中去住豈悠悠同行避險求新侶事役傷心念
昔儔盡地驚魂收不得更愁飛夢問離憂

其二

圓土憂傷不自今朋花照眼倍蕭森病中冢問憐相

慰痛定還思感獨深鈴柝夢回猶在耳知交催對忽
驚心聖恩廣大知無外刑有羈情未易任

夜聞隣人哭聲感而有傷 此光河亭借館前三日作也

小信微勞漫認真不聞從仔說慈親幽囚厭病兼嫌
我僮僕脩貧賤易人負土河干臣二載依親獄底子
三春人生畢竟歸黃土何必奄奄盼七旬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五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宗蒐山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較

四言附

書趙大年山居春曉圖後

宛彼高岡蔚乎深林潺湲如練職士無吟日如小年
候維仲春長松可撫幽蘭可紉紫芝燦燦白石嶙嶙
空翠沾衣古香襲人鳥不虞繳魚不驚綸少長穆穆
家室欣欣逍遙言笑愛泉親仁堅子進閔忠信罔中
言念此山可容吾真遠譏避弋掃識去庾惠而好我
攜手問津

題處士羅公像　禾豐人

唐有許由周有長沮商山宿春皋夜退巢翁何人斯
涼涼踽踽紉蘭采薇尚友千古孝子不匱傳神臨帖
我見其人如聞其語雜家之則雜士之矩

五月十四夜夢中即事賦詩四章章八句

湯之水白石齒齒其魚唯唯彼其之子以箕以笠以

塵以雨筒石濯足聊余而喜
湯之水浮洲濫沚有美一人綉裳佩玖揖讓歯雍升
丹授几糾繆話言貽蘚前體
波湍在鑑蘭芷在皐歌喉下風舞袂翔鸞五雨告風
鶢首右旋彩雲涌至五色彌川
彼美人兮振衣而興御風乘雲如軒如軺星軺回盻
迷惑屏營稱焉喪志莫恭予之精誠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六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吳楚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鄒漢偀孝威甫　仝較

五言排律

海淀

偶出乘新雨相將到夕陽浮青森石丈深碧尚花王對巘何煩假分溪免設防擷斜幽取艱荷淺近能香泛涉疲迂徑微休便斷梁狎人魚競出戀樹鳥深藏纜不容松直籬惟讓竹狂平情疏禊齊刻意及離墻樓閣相爲影煙嵐互有光翻奇堪了願遺恨未登航

衣香

馥馥來何許微微薄袂間偶隨紈扇動彷趣軒筵裡坐月疑分桂臨風乍乘蘭縈花乘味織錦逗帶重發影睞蛺魂瘦絲牽蝶粉居從篩羅細性幽意衣間罌

髮香

巧將鬟影合勝與惠心宜自解偷蛾致何須認更疑乍從拖鏡得私許翻花知垂頸生衣領催言絲且宿最憐餘枕上尤惜背風時傳得深房意殊堪妥曲思

偶然成詩

一服逍遥散平生筆墨緣樹凉庭似水簾靜炷如年遇酒看人醉翻書論古賢荷香分笑語蘭性合幽偏信手棋無賴歌風竹欲顛羲皇桃上女山水畫中禪石妙依然拜機空亦仙但于老懶便誰復問陵淵

憶昔

勞勞厭此官憶昔讀書催疏竹生風細流螢聚火寒言同便淺學前獨引疑端對酒横今古披襟紛雀闌觴逢好友至琴與賞音彈但覺茅齋裏悠然天地寬

田家問答

風色行秋令田園又一新紅殷果有實高下稻盈畛酌酒留官府焚香媚見神他方或受水今歲不憂貧遷客重時序勞歌輕苦辛隱情難上下問感殷勤

飲酒

何須向酒泉千日亦虛傳且爲酬風月依然對聖賢糟丘無歲月麴部少推遷醉安驅沈湎名昔飲博磐泉斗船昔飲暮相將入勝地獨酌欲忘天間有醲王滴吾

將受一壓

宿彭城

寒光黯落日風雨大河道尚憶爭衡地如聞鼓角須
烏江不可渡鉅鹿有餘聲一炬銷秦虐諸侯稱楚宮
先機懷亞父禦侮失才臣忠信寧人負優容豈敗因
驅除功已大鈕首道何遵若了貲其直箭王安足論
分羹存季子伏劍亂虞仁苟且與為鬥韓彭合保身
山河凡幾姓心跡久徧真戲馬臺前樹瀟森感路人

秋林

人家鄰竹塢鳥道入煙岑挾策探幽境長謠寄旅襟
遙山銜落日流水返清音便脫溪邊屐旋敧林下衾
漱甘蘇病齒甜靜息煩心驅走林中鹿驚飛屋上禽
千秋亦濛草萬事總消沉落漠爲生久蕭恬領趣深
颼颼雲對暗耿耿月招尋就此荒涼意憑他霜露侵

尼西來者姓陳氏爲士人守吾草書顛自矜重
夫死削髮持鉢四方予閒而詠之

紈扇班姬賦胡笳蔡女吟詩書從古賦附掛寄哀誦
惟有空門裏能銷幻夢心緇衣安薄命花雨證摩登

半偈青山鉢一燈紫竹林浮華原易盡勿復感蕭森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七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麓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英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校

七言排律

寄岳廣文十四韻

天涯薄宦又逢秋把酒能無意好仇樹帶邊城寒色早地連都會暮煙稠蒼蘿凄切風差勁杙杵人家思轉幽吾道何妨貧徹骨君才不必賦登樓筆鋒久合凌霄漢劍氣新看入斗牛不斷蒼山當檻外皎然白雪滿牀頭中原雄長空千古北海高歌傲五侯有夢虛期河朔飲何時真發剡溪舟洪波怛怛依城轉列宿垂垂接水浮舊日系用飛白鷺荒村籬落半滄洲眼前避俗將成癖祇自娛詩類莫愁芳草不堪頻寄遠雙魚有便仰相酬莫淹大抵多高想伏櫪時應笑壯遊試把相思問淥水別來無日不悠悠

孫太翁崇祀鄉賢

漳洲治沐近易尋級嶽似華久癩新游心壯世從吾

好逸行今將見古人百氏一宗君正位千秋片廟巍為鄰羣情共仰文章伯天意弘開社稷臣俎豆不崇儒不貴特將禋祀肅斯民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麓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仝較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五言絶句

題畫

溪上得魚還林光映碧灣非關歸路遠貪看夕陽山

唐山

雖小具山意在山不在深行路趣幽爽我則愛登臨

其二

孤寺立山腰歷歷寺前樹平原看霽色此有白雲住

雜詩

日暮凍雲合微雨集爲霰香消孤枕寒佳人不可見

其二

細風戢斷竹片月照寒塘夜静高臺上獨立思徬徨

青樓怨

妾是娼家女不在娼家樓寧作泥沾絮不逐浪花浮

其二

雨急桃花墮泥紅作雨香仍在花樹底回首不堪望

其三

庭樹亂啼鴉獨立小窗斜相期不果來人遠星河近

其四

自小相憐惜睽違常奈何願作雙鴻鵠高飛出網羅

其五

花落隨流水從此音信絶芳意不消沉紅淚相思血

乙丑除日

鳳麟那復至江河日夜流今時良靡靡古道去悠悠

迎客

聽雪虛窗静煎茶活火明知君晚應到雙鶴遣相迎

舟中

登舟方解維便與塵世遣斜陽景更幽留連不知晚

其二

霧斷山如畫烟銷水似空滿舟載明月飄飄任好風

獨坐

微雪初晴後疎梅欲吐時月明今夜好坐久不成詩

青蓮館紀夢

寂寂掩禪扉午睡不知起夢魂戀故鄉飛去一千里

再送鄭益甫

涼風吹北牖退照淡空階相思何以慰重讀送行詩

悲來

凄風苦不息樹樹無寧枝端居雙淚落悲來人不知

芙蓉菊花

黃菊老東籬芙蓉湛碧水不辭霜露寒對立深秋裏

濟寧道中觸目爲詩

驅車越阡陌塵高化赤雲我方逐雲去何以避囂氛

其二

隱隱輕雷聲熒熒列宿明垂垂濃霧裏忽忽兵車行

曉至魏對塵蒙燈火從牛巷中記之

古歌

感郎見儂好忍羞就郎抱但使郎盡懽莫惜儂年小

其二

何以贈郎行手持青銅鏡儂貌在其中瞻起得相通

其三

寒夜不能寐挑燈聊夜作淅淅剪刀聲寥寥驚暗雀

題畫

荒村人跡希遠浦歸舟小秋色來深山先到林木杪

其二

峰色映深流茅屋藏烟樹策杖更西行定有無人處

和友人吟影韻五首

雨餘脈氣蘇簾靜雲光冷坐月坐其陰愛花愛及影

其二

花魂夢裏香竹氣烟中冷寂寂小窗紗蕭蕭雙蝶影

其三

山高不滿尺蕭蕭萬松冷其中寸地餘幻作壺天影

其四

心通故紙靈骨映冰壺冷獨坐成三益留連月共影

其五

風借積雨清官到勝夫冷不是愛畫圖爲近林泉影

歌廊

引水多隨地爲廊亦就形世間別有客翻是此中平

泌樂堂

閒堂閒綠陰清池閒空翠不是忘機人未許頻來往

虒坡

竹傲經霜翠梅矜帶雪芳也容春去後催冶鬬紅粧

直廊横廊曲廊長廊

所貴爲園意隨山與用水三復滄浪名因識自然理

賦閒堂

即景賦閒居裁雲作舞衫嵐氣與霞光千年常不改

竹廊

爲廊各有因獨此乃作意一署此君名俗客不可至

梨園

亦在芳菲時不爲桃杏面故向月明中弄照迷白燕

平臺

平臺平於水水涵烟霧多夜凉眠不得奈此月明何

與素堂

爲堂以居心與素不與繪世人黠染窮還與此意會

問渡亭

疎籬逐岸斜籬畔有人家到來休問渡隨水看桃花

欝抑河上有懷不能自已每聞先民如獲我心

和湯若士咏古十首

信陵君飲酒近婦人

世人有情事英雄哪復爾半醉向此消氣盡心不死

荆卿所待客不至

烈士不二心亦復羞倚傍故知荆卿客焉能走博浪

陸賈不欲數過諸子

陸子儒而俠功成等遊戲君臣父子間一一留餘地

通德野田荒草之泣

哀樂事靡常榮枯如轉輥野田荒草淚應灑昭陽裏

馬伏波顧哀老子

伏波嬰世務那得更自謀何人哀老子莫如馬少游

臧子源爲張超死東郡

士爲知己死不爲感恩替臧生一寸心不逆魏武帝

司馬德操謂龐德妻子作黍元直欲來

龐公與司馬所交定元直我知龐門人不作二荀食

魏王分香

平生用兵心不許傍兒知爲問分香女何如進爪姬

謝太傅雅志未遂

只須臥東山何用折屐齒與疾入西州涕泗安可已

王逸少覺傷哀樂之致

爲樂無多時片刻亦可惜少年意常緩老人心自急

題山居圖

山前溪水西茆屋倚林低來去雙黃鳥濃陰盡與啼

雨後得六絕四首

雨後綠楊斜清溪漱白沙草菴僧不見倚杖看藤花

其二

雨霽水痕加灘頭燕尾斜汲泉煮新茗焚香坐晚霞

其三

雨餘山氣嘉落日上窓紗小院香風滿鉤簾對藕花

其四

雨歇聽鳴蛙波紋上淺沙閒人有清病白首更拈花

有感

筆墨排榮辱詩書夾是非勞勞隨馬足何似坐漁磯

梅花十首

梅骨老彌勁疏花次第開且同高士臥絕勝美人來

其二

皎然不著姿微風動輕瓣誰教隕落中春信到幽谷

其三

枯枝曲如篆如蓮復如蛩暗香清不已寂寞自爲妍

其四

花事冬如奇梅品秃方韻古艷非時賞存人吟贈間

其五

借燭頻窺影因花屢得詩那如燈室裏不及隴頭時

其六

兼病兼愁髮不沐不簪臘花魂清入夢聊與慰衰颯

其七

夜寒苦難曉淺酌不成醉爲卉久蕭條嗟爾獨光賁

其八

欵自月中勝盟於雪更深陽和何日轉天地此時心

其九

鐵腸方作賦石骨不須憐坐對人俱冷澹然生晚烟

其十

此身無着落常欲罷梅間花盡猶堪戀寒條伴我閒

燈花

不是傳經館偶窺青藜照紅蕊四面開何喜勞相報

其二

嫣然結瓣香滿窗青紫先事久不如意未致透云辨

其三

開落尋常有分合小兒奇不耐長安寬預通春信知

其四

非花却是花不借東風便滿泡畀花影萬事如燕幻

其五

久云色是空今見燭爲屐脣荳難久住不待郙郢桃

其六

不可遷移種亦無灌溉功夜深聊共對衰顏一霎紅

雜詠

對酒不能飲孤行懶上樓苦吟增永歎何處可銷愁

其二

人事慵開眼天時合掩扉焚香消悶坐聊誦古人詩

其三

我愛畫幽蘭以香不以色色非蘭所長凡卉猶能及

其四

此中人事絕君行不暫留欲送不得送雲樹總含愁

憶別

自昔之别矣西郭柳溪邊别處愁猶在鶯聲應不眠

其二

自昔之别矣隔浦烟樹稀樹底明啼鳥不及鳥同歸

其三

自昔之别矣園花幾樹新已是憔悴者何况又逢春

古歌

桃李待春開不能留春住奏商與東風願郎一回顧

題畫

地僻雲常住山空泉有聞永日無人到此意與誰分

其二

歸帆疎雨外漁笠小橋斜山光與林翠俱落野人家

其三

偶逢隔溪友細話遠山心松風將石瀨故故滿幽襟

友人見予刻中冷影韻喜而和之予再和十二

首

西施無病顰紈扇非秋冷不笑亦不言將俶鏡中影

其二

花泥燕壘香露浥仙掌冷焦桐不在絃美人兼說影

其三

履跡在霧巖香劍石上冷不羨見宵春御苑湖中影

霧巖山有西施履跡

其四

風吹細雨立雲鬟翠微冷野鶴橫背來不隨空嶺影

其五

三冬火自熱六夏冰仍冷寒耳笠無聲處陰亦有影

其六

蓮葉自有香梅花但須冷不知遜世路請看前人影

其七

今昔利名心不必歸山冷落落當春磯留得高人影

其八

雨令花意闌病教客懷冷且將殘菲句借作典麝影

其九

鴻門王氣高烏江霸圖冷虞兮拂劍花猶存楚漢影

其十

何處蟬聲咽坐覺烟光冷所思不可見見此嫦娥影

其十一

卓氏酒壚空隋家柳花冷巫山只有雲神女初無影

其十二

馬嵬魂已銷翠華香亦冷道人何所見淚說玉真影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九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岑麓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較

六言絕句

山居二首

泉聲常在耳邊白雲不離枕上山中絕少交游松竹儘堪揖讓

其二

五月山中乍暑木榻移向深林半就青蘿作幕半聽遠澗彈琴

聽演黃粱夢劇五首

塵世光陰苦短枕中日月偏長一霎拓成百歲夢境却是仙鄉

其二

天地山河作枕人在其中同夢仙令弱水丹丘也在枕邊穴洞

其三

醒人枕上了了迷者夢中盼盼夢者富貴非真即夢神仙亦幻

其四

幻緣儘能導悟濃情兼可銷貪此枕不堪多試恐人勝入終南

其五

漆園化爲蝴蝶羲皇即是華胥今將典誤子史編成紀夢全書

閨情十首

愁思不省春歸燕子啣來花片將針刺破紙窗引入香風一線

其二

日長風細簾閒人靜鳥啼花落解囊自理絲桐何處香來疎闌

其三

新竹滿窗暈綠小荷半沼浮青午睡醒來無事焚香對寫黃庭

其四

盤裏冰花䭾玉杯中榾火生煙醉臥頻揮𥿄扇凉風吹徹厨紗

其五

淅淅雨聲細碎聽來半在芭蕉螢火雖明不煖擁衾坐徹京宵

其六

雨過潤生拳石風來香散㕑餅獨坐窗前矮榻細看天上三星

其七

自近桂花時序漸覺流泉淸冷羅衫不耐月明坐向垂楊疎影

其八

樓頭何多鴻鴈遠浦厭看兼葭不堪礎聲朝暮籬根又見黃花

其九

梅影能教月瘦花開更遣雪香一自省識淸味新來不敢濃粧

其十

緗被重熏不熱夜長應寐不寐屈指冬盡春還預恐春將愁至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十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尖麓甫編輯

楚黃黃[illegible]任天中甫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仝較

七言絕句

羽士

本是仙人蓬島居雙龍高駕紫雲車玉皇詔遣來凡世洞裏偷傳不死書

流民

西風吹雨莫烟稠抱女携兒古渡頭辛苦逢人說不聽平川收與淚痕流

其二

戴釜携筐不裹糧和衣籍草宿蒼茫家緣蕩盡惟身在孤夢誰能到故鄉

其三

如柴瘦骨待人扶半月離家百里途千萬莫從東兗去兩年生氣未全蘇

勉庸生日

期君剛醉菊花時明日西風歎別離我效苹人乘[illegible]貴開春先到鳳凰池

送別

二月離亭柳若絲行人競折最長枝比來慣狎西風盡可道今非送別塒

其二

秋聲斷續火西流瘦影蕭蕭不耐秋極目遙天終有盡何須更上一層樓

其三

蒼茫寒色上人衣無數棲鴉叫落暉幾欲相留留不得松楸寂寞待君歸

其四

秋祭一片綴驪歌白露青霄滿薜蘿明日悠悠千里道月輪西下奈君何

畫雪

野樹橫烟日欲斜寒光一片落山家不因籬畔微香起錯認梅花是雪花

丁酉除夕

寒烟裊裊澹荒村落日人家欲閉門一度聞愁今夜裏強將簫鼓送黄昏

送楊少尹遷黄州衛經歷

寒風斜日思悠悠幾欲留君不可留南望楚江千里外鬢絲一夜爲君稠

其二

躍馬東南學射雕知君元自老龍韜從今坐鎮芙蓉幕不數將軍戰伐高

無題

花飛片片上衣羅不惜嬌嗔婉轉歌絳燭燒殘人散後月明風細奈君何

紀遇

獨坐匡牀門半開翩翩玉女躡青苔恰纔夢裏分明見不信眞從月下來

進酒用荊賓韻

輕寒輕煖逗行春能笑能歌及此身儘把年光傾濁酒莫教花事可憐人

其二

既對春光便賞春悠悠易盡百年身但饒鸚鵡盃中物不羨麒麟閣上人

其三

無私天地一般春蘇季無金尚有身貧賤如今愁富貴假還富貴更愁人

其四

柳困冰銷是處春笙醫日日供閒身眼前魚鳥皆知樂何況吾儕幸作人

其五

笑君多病不勝春孤負華胥夢裏身且自惜春休惜病故人多是半癈人

其六

荏苒光陰秋復春劉伶癡得醉中身總饒不飲應須盡也是纍纍塚內人

萌山亭子

小憩山亭日欲斜自將活水試新茶輕香續續來庭院不盡風吹楝子花

友人以水部買姬戲贈

珠簾繡幕幽輕颺銀缸剩照雙鬟行水衡漸依不謀
家却向河洲起金屋

其二

偶聽哭歌子夜音無窮意緒掛眉心枉殺千金買一
笑誰知辯處更情深

其三

鬟尖著地不聞聲弄影廻廊花下行不許傍人問情
性但教鸚鵡說分明

其四

星眸雲鬢面生花廣袖迎風炫彩霞莫是支機石畔
女河邊偶上使臣槎

其五

半是嬌羞半作嗔乍驚還喜又來親夜來今日無言
語斜倚屏風偷看人

其六

行雲欲度歌聲慚賓鴨重添香焰殘不知紈扇早驚
秋倚袖共道西風寒

其七

賓瑟瑤箏金叵羅偎香聽曲慚行河侍女笑指揚妃
畫解引三郎馬上歌

紀夢

仍看病色苦相憐豈是冥中尚未捲似亦知予當北
上細聲傳語備離筵

其二

共坐匡牀看灌花侍兒汲水試新茶笑持明鏡邀予
照如此霜髯又去家

其三

骨銷神在不須傷逐處追隨伴阮郎合眼便如人再
世何勞高爇返魂香

閨詞用韻四首

誰知人世有炎凉似遇疑非獨倚窗翻起同心初綰
後玉簫聞却懶焚香

其二

心忽自然還自凉行行只欲傍書窗是前几案漸生
色是舊衣裳別有香

其三

開簾小坐怯風涼新月如鈎上綺窗夜入不聞隣院
語到人惟有落花香

其四

瘦影脩脩犯早涼日光紅射碧紗窗蛾眉未敢邀君
賞蟬鬢私憐隔夜香

題虞姬墓用王孝儀韻

覇圖消歇劍花腥一死酬心月已瞑借問明妃塚上
艸年年風雨爲誰青

其二

玉帳烏騅飽戰塵軍中勝負逐時新不成帝后身須
死莫擬石家樓上人

其三

暴秦推折士心傷苟且功名漢政荒倉卒軍中仗劍
死天將女子示綱常

王尹愚贈予木石云是姬人遺筆予讚之尹愚
夢姬於寧陽署中成詩四章因和

如此鍾情感易傷幽魂逐想到寧陽可憐漢帝延涼
室不熱迴生兆木香

其二

石被瑟瑟氣森森古木蕭蕭風在林玉腕自臨王母
去遺箋半幅享千金（尹愚曰姬手如玉）

其三

爲憶當年引鳳簫還騎孤鶴遠招搖無端趯返乘風
駕嗟損雙蛾未畫描（夢姬眉）

其四

絃斷深情司馬琴文君元自戀知音此夾七字詩成
後可是相逢指下心（姬吹簫彈琴皆絕技夢中復作）

尹愚用韻報詩再和

不夢常思夢又傷從今巫峽吹寧陽月明露下金鈿
冷暑靜燈殘雜珮香

其二

香奩那得復蕭森妬爾佳人共入林意與巳堪羞白
壁貯身兼可賤黃金

其三

斜倚香肩奏玉簫朱唇纖指可魂搖曲終驟減眉梢
翠更索夫君帶笑描

其四

久矣哀傷八與琴廣陵猶作雨時音醒來詩帶奚中
淚夢裏琴挑絃上心

題畫六首

一派林光與水光弄晴弄雨照山房山翁酒醒渾無
事獨倚西窗看夕陽

其二

山中四月雨初晴綠樹陰陰山鳥鳴縹緲白雲收不
盡半隨明月照溪聲

其三

數間茅屋在林丘山鳥一聲清且幽白髮老翁閒作
劇欲將琴韻答溪流

其四

看畫原非愛畫人尋丘問壑擬藏身此中非合堪容
膝便與山翁作右鄰

其五

右徑茅亭溪水傍西風疎竹譜笙簧秋光如許無人
領黃葉青山自夕陽

其六

西崦盡處有人家一帶溪流激淺沙野老扶藜無箇
事梅花剛罷看桃花

贈印禪上人

遠聞禪磬出溪灣獨閉精廬桂滿山如此秋光兼好
月香風不放老僧閒

偶吟

無是無非過此生不求利祿與榮名年來摒却閒吟
詠夜夜開簾對月明

其二

無多歲月逼人來萬事休教掛老懷閒窗獨坐自消
遣漫寫殘山忘點苔

其三

不省明朝是寒食杏花開落想多時閒懷無奈春光
老閒寫垂楊一兩枝

其四

偃蓋孤松三尺許冬無霜雪春無雨勞余灌溉爲余
伴冷看殘紅化塵土

其五

幻夢前宵到洛陽牡丹花下酒盈觴醒來忽憶兵戈後那復春風花草香

其六、

數行家信一簾風爐氣茶烟病老翁窓外稀微殘月白餅中寂寞小桃紅

贈姚太華

五色雲中玉案傍班聯仙吏共司香塵緣未斷來凡世帝里偷傳不死方

新婚別

角枕宵寒難自持起來學畫遠山眉恰從鏡裏銷酥類幾信人間有別離

其二

銷盡爐烟夜已深自家情緒費沈吟女兒獨坐幽窓慣何事如今不可任

其三

愛嫁爲官却怨官官教錫務不曾安重將昨夜紅星帕偷弊燈花仔細看

其四

燈前孤影夢中身一月惟愉半月顰惟時未敢微郎念蹔時生怕有人嗔

其五

紅鸞偏值悶因緣粧罷淒然減翠鈿近日新生千種恨當時不省十分憐

其六

一自離君承不勝腰肢越小淚花層見身自不禁憔悴不是塗前多怨憎

畫松石與伯暑題詩其上

君之自許節如松與君相對心如石但教松石意常存莫問虞山與燕陌

送友

行李蕭蕭出帝京浮雲高與暮山平孤臣去國應遺恨指佞無功愧聖明

送羅益甫

羅君久矣歎沉淪執手言歸淚滿巾獨夜殘燈思客子杏花枝上雨聲頻

黃荔菴送牡丹無花

色帶烟霞畫有詩醉眠薛荔醒臨池何須更識東風面贈報俱宜綠滿枝

汝上于節婦高茂才妻也夫死自縊士紳輓之呂純陽亦有詩予步其韻

蘭姿蕙質雨風摧耿耿貞心向瑣窓如此清光誰得擬一輪孤月印秋江

偶得長晝卷逐景題之得詩十四首

幾株楊柳間緋桃小院疎籬薄暮潮山叟醉眠鶯喚醒溪邊閒立聽吹簫

其二

老去登臨柱杖藤好山不上最高峰疎松落落斜陽裏閒看巖前掃葉僧

其三

籬邊裊裊茗烟香無數松杉對草堂節杖何人花徑裏山青雲白道衣黃

其四

梅花半作雪花飛竹筍初芽蕨始肥野老乍逢談正劇扁舟久艤釣魚磯

其五

新篁帶粉半過墻松影當窓送晚涼荷葉如錢浮水面酒闌姹宛觸人香

其六

寂寂松陰映落暉清波綠草白鷗飛山人欲看春山色却被歸雲擁翠微

其七

灌木陰陰溪水斜溪頭鷗鷺浴晴沙春潮退後風生急魚網船稍挂落花

其八

莫笑倪迂眞個迂焚香煮茗畫枯株虧他辦得開家具消遣山居辰與晡

其九

新蟬晚咽綠楊風茶熟香消日當中正是小園疎雨後天工着意洗花紅

其十

垂楊春老綠絲絲櫚山叟惜春不自由晴日開簾坐花

嶼卿逆烟雨亦登樓

其十一

輕毅輕寒二月天忍饑指得買山錢種松栽竹兼耕藥赤脚親疏雨後泉

其十二

十頃湖光窓裏收千尋險嶂挂樓頭林丘事事皆相識夢與名山話舊游

其十三

浮雲片片雨星星癖懶山翁臥草亭杖倚雙扉鞋挂

壁浣來山色為誰青

其十四

捫舌藏頭臥草萊柴門不為外人開山深徑僻留殘雪荷蓧攜琴何處來

口號十首 戊寅五月二十四日保放在寓候結觸事成詩情至之語不暇計文理也

半飽仍須緩步行新曾奉教郭先生梳頭洗脚尋常慣臨臥之時小太平

其二

每閒晝輒聽潺湲茅屋裏翁盡日閒自在青松看不厭閉門常得小遊山

其三

性不貪嗔懶學仙自家心地得寬然一年獄底二年病擁被匡床小坐禪

其四

無端客子去京華勾引游思逐暮鴉每到黃昏人靜後衰魂惻惻小還家

其五

積雨沒涅攪客眠夜來床底忽成川飛湍穿屋聲如

瀑張傘鋪茅小補天

其六

老人不耐蚤秋寒風雨蕭蕭勢未闌淘酒沾唇紅上臉箇中麴米小還丹

其七

滯留黑獄已三年保放天恩出偶然自分今生不見汝那知此處小團圓

其八

多時隻影伴黃昏今夕雙鴛下旅軒莫是羈人歸夢

[illegible]不然倩女小離魂

其九

闘屏多少沉冤鬼九死一生來在斯魑魅噬人不似
劍當年豈是小分離

其十

吞聲忍淚坐燈前萬苦攢喉百慮煎杯酒頻斟還自
復不茶不飯小閑筵

簡齋先生詩選卷之十一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佳雲龍甫編輯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

海陵孫漢儀孝威甫　仝較

詩餘

送丁退菴 踏莎行

脫餌江魚傷弓塞鳥飛黃繫足眠荒草此身雖在亦堪驚長才未展嗟空老　性耻蠅營有羨鶯巧胸中不落時宜藁桃源流水浪痕香柴桑菊霜華曉

無題 醉花陰

溽暑紅塵飛永晝黯淡長亭柳俛首去春明此去如何銷得君恩厚　况是中邊仍盜寇袖却澄清手倘悄向遐方道不思量得不思量否

為瞿稼軒作 青衫濕

何期千古飛霜地好雨滌長天但江南倦客不堪重聽高柳哀蟬　儘多良友笑時同笑閒處同閒奈幽懷難吐科峯一寸鎖日雙攢

舊衣裝綿 木蘭花

二年羈紲傷懷抱有酒不堪長醉倒身同病柘樹頭枝髮似排根霜下草　今年寒儿前年早鬼也重縫成破襖此時應是大家愁覺我偏隨秋色老

夢歸家 荷葉杯

夢裏歸家一次多事醒後一聲雞聞悶悶愁不忘提歸麽歸歸麽歸　一夜歸家兩遍堪厭醒後紙窗聲憐憐悽悽只到明聽麽聽聽麽聽

秋思 搗練子

煙淡淡氣森森草色淒淒樹影沉日暮天涼人落寞砌間蟲語伴孤吟　愁縷縷病懨懨墮葉翻風不暫閒秋老花黃宵更永可能不醉倚闌干

不寐 浪淘沙

長夜嘆如年不得安眠仰郇枕上分稀慳展轉三更愁坐起重理吟箋　清嘯撚枯髯怕泣南冠人生何事不由天此事問天天不管滿目荒煙

九日 一斛珠

秋光深也要歸歸去何時節菊花開得愁心起誰插茱萸會否思量者　孤衾不奈更聲咽蕭疎樹影窗

前迭此時有夢歸新月小坐西軒細把離懷說

獨酌 繫裙腰

秋光何許夜何其人悄悄漏遲遲青燈耿耿照淋漓
眠不得坐不得怎支持 强將濁酒解愁眉愁勢重
酒權微從教醉而亦孤悽此中味不到此那能知

憶舊 釵頭鳳

天生慣無拘絆秋光春色隨緣玩村醪薄安閒酌花
奴歌舞友朋酬酢樂樂樂 詩書府功名種無端惧
入浮華夢青樓幔紅香闕許多愁悶片時懽謔錯錯

錯

看書 一剪梅

何德何緣圖土中身在圖中圖在書中怪來歲月苦
匆匆剛是春風又是秋風 病裏懨懨伏枕人也
慵慵天也慵慵何人簑笠小橋東人道漁翁我道仙
翁

憶內 暗相思

月照霜林黃葉[illegible] 斯時最念思婦閨中同此味
當日也留無計今日也歸無計 愁緒催衣聲欲碎

故故供憔悴問何事飛鴻無一字長安也天之外齊
信也天之外

月 解佩令

秋晴也惱秋陰也惱見秋月當頭也惱月色如水恰
湊着霜天寒峭怎耐得夜長難曉 征途也惱邊城
也惱都不似閨中更惱如此澄輝不解把煩冤垂照
只解得催人速老

嘆息 感皇恩

[illegible]漸倚前楹退思古道身世行藏苦難曉蠅頭蝸角

模糊癡兒多少鶯花纔一瞬梧桐老 嘆息舊時風
流歎矣只道人生百歲好而今衰病變作淒凉煩惱
沉江與瓢水平心較

無題 江神子

衰殘年紀病餘身得閒吟且閒吟猶借重陽翻何關
清新莫把黃花輕捺擲留件取久羈人 西風剪剪
月沉沉擁孤衾怨孤衾最是秋宵寒漏不堪聞排遣
無方些個事千縷恨二年心

丁丑立冬 風入松

短檠初日紙窗明冬令喜新晴殘綿添絮羅衣登又早見盆水成冰回首重陽昨日堪憐翁媼伶仃　隙駒何事苦匆匆不爲老人停人生百歲能幾許況已是皓首殘形共倚園扉閒立誰知各自心驚

中秋　踏莎行

何處鐘殘誰家杵急堦閒露冷風蕭瑟浮煙盡斂月輪孤明河半滅長空碧　蟋蟀微吟秋柴暗泣衰翁無語搔頭立不能乘興上南樓可無一醉酬今夕

跋

嗟乎此予先大父司空之遺詩也憶先司空自爲諸生以迄官成所在輒有題詠初刻有半舫齋集乃未釋褐時作畧不存迨丙辰通籍爲農部天官郎則有延閣詩草繼出參東藩則有曹風晷吟入爲光祿則有勝夫吟爲大京尹則有京兆乘晧大司空受總河命則有秋水謠役爲執政所詆待罪請室則有劍吹篇卷帙多隨時授梓類不能合爲

一集予小子薄宦淅川海陵簿領之暇因取諸集細爲編葺郎屬黃子美中鄧子孝威詳加較讐付之剞劂乃得彙爲一帙顏曰簡齋先生詩選嗟乎先司空忠讜之節疏瀹之功今學士家猶能言之而歌咏所存具見至性非苟爲作者乃遺書僅剩半屬凋零鶴寓螺菴皆成蕪蔓予小子假寔一官先業久淪祖德未耀負重有隕惻焉刻是詩也能無掩卷徬徨矣

跋

康熙元年陽月朔日孫佑百拜謹跋

北黔山人詩十卷

〔清〕吴苑撰

清康熙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新安爲郡在萬山中風氣惇[illegible]
明[illegible]相[illegible]敦節義尚[illegible]
文章[illegible]於理趣而[illegible]於辭藻程篁墩號
稱作者[illegible]數百年體裁若一蓋
[illegible]世相承不[illegible]風會而然也明中葉
[illegible]房汪伯玉之倫雖有
盛名體格變矣歙縣吳子楞香高才績學登上第
入詞林勤於職事清望蔚然累遷國子祭酒盡釐
積弊剛介無私屢有建白悉稱
上意既而用以母老告歸閉户著書足跡不涉
公府砥礪行没身不怠君子人也文辭亦雅健
稱其爲人往余分校禮闈閱其文知其邃於經術
亟薦拔之及在禁林數見其撰述典重舂容有原
有本粹然儒者之言今没而其子將刻遺集問序
於余因得盡閱其詩大都意勝而輔之以辭情深
而會之以境高朗峻潔文質相宣舉世俗纖浮佻
肆之病皆無依然文獻所錄先正遺音而不屑
與輓近名家爭妍鬬麗執持堅定槩可見矣黄山
古名黟山高大甲江表純石而多峯剛稜而不媚
吳子名其集曰北黟殆取以自況乎新安人之散
居他方者不乏才雋然習與地移居吳越則靡於
吳越居淮揚則漸於淮揚居江楚則波於江楚華
秀之風日啟真樸之意亦日虧有能嶄然自樹力
追其鄉之先賢如吳子者吾見亦罕矣惜乎登朝
不究其施著書未竟其緒而所傳止於是也爲雪
涕書於簡端康熙壬午孟春舊史氏松陵潘耒撰

北黙山人詩目録

男 瞻漠 瞻泰 瞻淇 瞻原 恭校

北黙山人詩目録

新安吳　苑

潛虬集

刈草

小築臨溪水竹木頗清疏求羊不時來叩我溪上閭維時方孟夏草長紛前除其勢將蔓延古道成蓁蕪清晨命僮僕次第揮斤斸根荄雖深固掘之勿留餘一徑綠陰中起步行徐徐敢言直如矢庶覺心眼舒

二月十四夜梅莊看月二首

青皇將過半兩歇月明初我正憐良夜朋來慰索居林光驚睡鶴波靜見潛魚明日花朝是春江恐未如

久不見明月眞如好友離纔看出雲岫旋已遍花枝應候邊鴻覺經春岸草知風光易流轉坐到夜深時

溪上桃花

泯泯溪流碧紛紛花蘸紅半山銜落日萬樹駐春風丹海此堪擬武陵何處通相看戎馬後獨爾昔年同

送歌者攜山參學（自號半水道人）

南山宣律在江南竹杖芒鞋一往參應識慧能生戒定捫搥拍板勘瞿曇

但識聲聞即導師津梁何事問人爲不如從我旗亭飲重唱黃河遠上詞

附前題　瞻泰

縱向金尊對綺筵何殊飄泊水雲邊請看西域頻伽鳥但得音聞即是禪

自愛長松聽梵清一朝竟絕踏歌聲贈詩人去詩長在幽咽空庭秋月生（道人善音律寄心禪寂先大夫贈詩有不如從我旗亭飲之句蓋二十餘年矣歲庚辰道人攜前詩冊來謁將[illegible]乎山中輒求下一轉語黍應之而未暇也未數日先大夫見背道人亦同時觀化越明年始補二詩於後爲之隕涕累日）

題古巖洗泉圖

頗笑當年陸桑苧名泉任意評寰宇未曾一涉新安江中冷錫山浪推許新安之水佳且多古巖一剎藏山阿徑山老宿曾卓錫汎泉從此闢煙蘿雲霞日覆石罅裏鑿石方丈貯清泚年深日久塵垢積澄鮮一任隨流水王郎獨把松枝洗莓苔招友春深鼓興來移我茶鐺就石壁此泉不復憂塵埋煎嘗如醴味莫比泉旁樹石更摹擬歸來拈毫作

畫圖泉聲沸沸絹素裏嗚呼萬斛塵襟一時滌誰謂王郎遭水厄從今但得日披圖何處征途不泉石

過汪于鼎文冶春草閣

吾廬枕溪岸君閣對松陰半里清風接千林翠靄沉鶯邊纔薄醉花底更長吟好句慚非謝池塘夢許尋

示芥庵僧

深林開士舍蒼翠接冬春往日豈無竹此中今有人鐙魚音自遠鳥雀意何馴策杖溪邊立風光無限新

送汪扶晨之廣陵三首

商飈入庭户老桂發馨香試呼心所歡燒燭羅酒漿有客前致辭脂車適遠方宴會暫娛樂胡爲去故鄉蟬鳴高樹巔蛩語砌草傍俯仰情足悲別離意滋傷行行勿復道山月獨相望

別多成白首行役忘惆悵昨夜秋風起白雲飛嶺上驛樹無靜柯落葉一天颾解饑摘山果慰寒貰村釀經過宛溪水髯公興彌王旅懷豁然開不知幾酬倡謂梅羽吉

到時秋未深尚有廣陵濤待子把酒聽選樓諸舊交去冬送子歸置酒集亭皋一時賦河梁十五國風騷今日重會晤豈不慰寂寥紅橋餘蔫花月明多清蕭故鄉不可見聊用解鬱陶

夏旱

去夏草木長霪雨動彌旬田疇遍淋流禾稼同藻蘋今年梅雨時丘中坼如龜越陌復度阡枯槔羅湖濵夏麥秀不實秧田如未春菀柳欲黃落枯魚困黃塵耕犢反休息布穀鳴空頻雨暘不恒若農夫多苦辛苦辛安敢惜荷戈還有人

雨

久旱朝看山濕雲翳其巔亭午散復聚似有雷填填急風吹我裾恍若飛流泉大雨添晚漲激湍起深淵萬綠覆古澗枯壑聲潺湲游鱗戲波上蒼鳩鳴屋邊滂沱雨晝夜簑笠遍前川田家樂霑足苗色何新鮮嗟我無良疇也願降豐年況復麥有秋我饑庶得蠲移牀置北窓凉月高枕眠

送王叔夏之吴陵

末季士能賤誰復能甘貧苟可叨升斗營營忘其身梁肉慚藜藿輕肥愧結鶉所悅惟紛華終難葆

其眞自悔身爲客失計常依人君能躭寂寞何事發茲晨曰爲將母計鼓櫂問海濱香風來水花扣舷佳景新窮達一惟命高歌徹蒼旻

溪上晚步

日夕罕疇侶曳杖步水湄因欲窮五岳家園反忘奇豐永繞我廬清可鑒鬚眉游鱗銜波上風定亦連猗水石白無盡隄松青過溪翹首矚黟山峰峰與天齊返景一明滅彩翠紛離披

游古巖

野寺藏幽壑秋深古木疎不開大曆詔誰識徑山居絕巘依巖秀甘泉出石徐未須桑苧品足補鄙生書

題洪谷一大叅白雲廬居圖

白雲不出岫瀰漫空山中中有古孝子手自營丘封樵蕘連松柏肅肅來悲風廬居近三載哀吟半畝宮白鶴巢其林紫芝産其叢至孝多感格於理實凡庸　天子方孝治行當議秩宗況復蒼生望引領東山東從來至性人移孝可作忠勿徒戀故山雲裏思音容

程非二汪貞明扶晨過青芝草堂話別

欲發孤征棹三君就草廬遠青浮户牖衆綠蔭階除留客殘春鳥充庖新漲魚酒酣歌古調別思越江虛

北黟山人詩卷一終

吴船集序

士君子爲詩必出於性情之眞而其言始深厚篤至使讀者慨然有所感動如見其爲人然後其詩不可磨滅垂之久遠而愈足貴顧非同於雕章飾句徒爲色澤者潛焉而易盡也鱗潭先生著作甚富其詩十數種總名曰北墅山人詩吴船集集中之一也先生當甲寅閩冦之變徽郡蹂躙家盡破生計蕭然會公車遂出吴門太守高公蒼巖素相善遂款留之其間翫遊山水賓朋贈答以及家鄉别離之感屐羇眷戀之私無不形諸吟咏其爲言深厚篤至類皆出於性情之眞以視雕章飾句者奚啻霄壤耶時先生將北去而高公忽捐舘負帑金十餘萬幕友親知懼連及皆星散先生行客耳聞之哀傷流涕獨襆被入其署代爲清算請之大吏通開除強半并經理其喪歸而先生困乏至不得行聞者咸嘆服高義爲不可及云余嘗觀先生生平行事皆本于性情之眞非有所矯飾者故其著之於詩與其爲人無或異也是集在吴而作因名吴船余特爲表其在吴之軼事可因以見其爲人者後之人讀先生詩如見先生之爲人則所謂垂之久而愈足貴者謂先生之詩也可即謂先生之人也可康熙壬半季春石浦姻弟黄六鴻序

新安吴　苑鱗潭

吴船集

別友

道路頭欲白還復辭褻牖豈不戀親知饑來迫奔走輕開漲後航灘險竟忘跣家山一爲別那復計暫火皎皎桐江月鬱鬱蘇隄柳生涯逐扁舟景佳人老醜雲水幾千重何時復攜手

出門

報劉日巳短行役毋吁嗟渌水東游客白雲南望

家泪從樽裏酒愁寄雨中花愧爾羣投贈新詩補黍華

曉發

布颿留步起從此別家初岸曲緣危石沙明數細魚夢魂今日遠酩酊昨宵餘羨殺中流鳥雙雙得自如

鐵沙港

曲折出驚流何年鐵鑄洲一篙纔轉手亂石復當頭勢咽東西岸聲喧上下舟行人安穩甚倒影狎沙鷗

舟中雨

欲攬川原勝其如細雨迷帆從雲際出城傍水邊低漁父忻操網田家早負犂富春山萬叠何日一攀躋

富陽贈倪晉如

舟艤富春渚人尋高士居繫陰生竹木空翠溼琴書地僻能忘世江深直到廬遠行舵小甜繫纜任徐徐

餘杭道中

鼓棹富春水勞勞又入山人行深竹裏路轉嫩桑

間曉月照前路荒煙横野灣何時能息駕觴詠日開顔

採桑詞

江南三月採桑時大婦提筐小婦隨未盡沿河幾十樹却先歸去飼蠶饑

青青桑葉滿河塘戴勝來時日漸長隣女一時齊舉手摘束珍重比明璫

屋角柔桑樹正低春風披拂葉俱齊難抛手裏青絲籠林外聲聲去聽鸝

歸來落日半林紅女伴相尋逐曉風底事三春無

刻暇新絲二月早輸公

過太湖

昔聞洞庭山未涉太湖水春帆今日開疊瀾百千里四郡列周遭雉堞隱葭葦淼淼寒日白輭縠踈羅起晴光倏明滅峰巒互青紫不辨縹緲峰莫釐何者是但高若螺髻或横如列几山不厭纍纍水不厭瀰瀰飛鳥怯羽翰潛蛟託居止遙天浮水面孤雲没水底蒼茫海氣通日月出其裏鐵笛響漁舟歸棹各趨沚身願寄漁洋長作垂綸子

燕子行

春風瀲蕩春柳綠燕子銜泥巢舊屋雕梁入夜雙雙宿閨人獨自燒紅燭一年一度燕來飛郎去三年何日歸

白公堤

首夏清和過半塘白公堤上炫新粧千年甃石江雲遠七里人家孫葉長檀板金樽侵曉月香阜驕馬趂陰涼登臨憑弔香山老虎阜鐘聲斷客腸

五人墓

把酒臨風酹一巵九泉生氣繞蒼碑寒松影散山塘雨壯士魂歸忠介祠白馬敢言隨伍相青鳥常幸傍要離窮奇朽骨今塵土快爾芳名日月垂

高蒼巖使君署齋作

畫戟風清花影移煩囂消散鶴長隨幸遭涼雨開文讌名列蘇州刺史詩

夜雨

今夜長洲雨無端來百憂懸燈四壁暗卧簟一宵秋野衲難排悶村醪不解愁庭前桐樹葉滴白五更頭

不寐

竟夕難成寐草蟲吟不休客床偏見月羇夢易驚

秋故國未收甲深閨空倚樓遙憐思遠道幾度剔殘篝

夜雨懷舍弟

芳樹啼春去布穀鳴田墅饑驅背鄉縣蘇臺聽暮雨西望黃山雲片片渡河渚如何我兄弟不得共居處昨夢阿霞書高堂念行旅自別富春江適吳貰何廡故鄉饒盜賊恐懼莫可數饑兒向壁啼索哺怨無脯阿三病霍然阿四學灌園未竟尺素書詹溜驚夢緒側聽雞無聲蕭摵夜正午佛龕火熒熒猶疑照毫楮字字鶺鴒詩追憶如茶苦幾時罷

干戈耦耕還樂土

彌羅閣眺望

高閣俯城中晴光處處通書空傳越絶地自屬吴宫征焉依林末游雲貯海東登臨無限意都付與江楓

懷梁輿若芷公兄弟

紅橋追昔分袂時堤上櫸柳長絲絲我依南雁瀟湘去旋返鄉園聽鼓鼙日薄西山報劉短欲賦遂遊心未敢勞君南賜天都雲惠我瑤華情款款今君兄弟入長安欲寄音書斷羽翰闗河兩地成脩

阻絡緯鳴秋夜雨寒

贈僧東白

禪室達塵俗高談清客心纔揮玉麈尾更鼓焦桐音蘭葉引晨露竹叢生暮陰買山何用達此地足幽尋

寄舍弟

一帆過吴會兩月苦離羣客夢春塘艸鄉心日暮雲高堂念行役諸弟望殷勤尚鼓邗江棹歸期未敢聞

懷栗亭

帆掛錦帆涇陶陶孟夏裏風雨邀闗河日暮鱗雲起所思不可見相别幾百里永夜把君詩光怪照棐几菱花滿雷塘明月下江水名流相贈答文采散如綺嗟我獨離羣吹簫向吴市

田家

苦菜尚能秀菰葉尚能長田家望麰麥晨夕阡陌上連雨天地昏蛟龍入村鬵水波撼樹巓門巷溢雙槳縣官遣吏來夏税當輸帑秦楚與閩粤四郊方擾攘軍興緩須臾詣庭受大杖甲辭叩縣吏水深失平壤非不急公家麥苗盡漂蕩三日未食麋

舉室魚蝦養公人達來饑少坐待舉網公人出門去滿目遍流滸無麥遂無禾秋糧將安仰

行路二首

行路非無車渡河非無船有車莫可挽有船莫可牽昔聞有好女顏如初日蓮朝出浣溪上同輩思並肩一旦入宫中蛾眉盡失妍天子不好色秋風徒自憐若爲惜年華端坐理鳴絃

飛鳥投達林林辭少高柯枯魚縱微壑壑告非江河失計在依人何若藏巖阿山蕨採未遍泉水汲通多春風拂楹户秋月掛烟蘿以此終朝暮任彼

歲蹉跎不問門前路崎嶇奈我何

虎丘雜詠

可中亭

生公不可見空亭只危石幾樹老無花雲霞共晨夕

鶴澗

孤鶴何年去古澗唯啼鳥月夜天風來猶疑降華表

劍池

劍去存劍池光芒夜微吐壯士過池邊衝冠髮猶怒

千人石

一片千人石當年歌舞處丘壑散繁華烟露蒼蒼暮

望海樓

仙人好樓居三山望海上旭日萬山紅魚龍鼓波浪

短簿祠

一片青山宅千秋主簿祠瓦墻紅樹近人物白雲知

滸墅道中

澤國正多雨輕舟翦暮烟幾家存蟹舍五月少秧田漸近梁谿路迴瞻虎阜巔茫茫百端集綠浪白鷗前

雨中感懷

已是清和月蕭蕭暮雨寒流泉生樹杪飛瀑落簷端兀坐晨昏濕羈愁道路難出門徒悵望有鋏向誰彈

夜坐

晚鐘聞寺近微月倚簷端樹靜影還亂雲閒風欲殘離家千里遠爲客五更寒不敢不沉醉恐增鄉夢繁

姑蘇臺偶感

古今重佳人豈盡傾人國西施老浣紗吳終爲越得麋鹿游姑蘇誰謂脂粉失不聞楚入越楚曾歸美色不聞秦滅楚秦仗女戎力世更無西子興亡二十一歌舞豔春秋時命良嘆息憑弔舊吳宮雲深月正黑

錢宮磐招游靈巖雨甚不得登山

爲愛胥江好輕帆擘野烟小橋留客眼舊館敵山

巔驟雨午鐘濕飛泉秋樹懸謝公屐未著逸興亦悠然

感懷三首

嶧山有桐樹青青長獨立百尺更無枝雲霞日蒸浥時有風雨催不肯稍欹側威鳳去高岡淪落孰相識安得斲爲琴一旦登天室將致神人享詎供太師職徒思鍾子賞但遇巴人吪緬彼南風歌千載爲心惻

黃鵠舉千里安肯入樊籠良驥志千里鹽車乃相從卓卓湖海士自稱萬夫雄如何凌霄姿雲路莫

與通晞髮朝陽前緬懷黑頭公已矣安時命月照夜窗松

家住練水湄黃山常矚目蓮花聳天表天都更高矗雲生山骨藏雲去山影綠晨夕恣徘徊尋眞任幽獨胡爲向市廛周旋日碌碌觸熱到人家未語氣先促貧賤世所憎自顧慚童僕山水待人歸甘心學樵牧

同高蒼巖使君游兩洞庭山二首

震澤凉風淨俗氛漫漫天水渺難分諸峰羅立都非岸一棹蒼茫半是雲荻浦葉低秋露濕桂叢花發夕陽薰誰知五馬行春客翻與浮鷗喜共羣

攜筇先陟洞庭東回眺層巒烟靄中到處農莊圍野水幾村漁艇任天風人穿樹影鬚眉綠霞作湖光浦溆紅爲愛莫釐峰頂坐征鴻嘹嚦響秋空

從西山至鄧尉曾青藜招遇朝元閣看桂

荒原叢桂一時秋高閣香風暫許留幽谷何須招隱士菟裘今擬作糟丘開樽多半憑花坐放棹還須秉燭游鄧尉山前看不盡千峰欲下水光浮

秋風行

秋風颯颯捲木葉江南野老淚盈睫有司遣符入

山來丁丁伐木造舟楫深山大谷産槎枒干霄蔽日籠烟霞林幽疑欲棲神鬼幹老眞見蟠龍蛇一旦軍興令伐樹白日黯淡塞黃霧百人一株肩到船縱傷財力那敢訴山頭老樹影亦稀夫官猶嗔圍徑非天地若識樓船急應教日夜長重圍樹不十圍等樗櫟野老對樹如對敵有樹須令盡斫根明朝吏到無指摘

韓蘄王墓二首

不將身裹革明哲羨蘄王太息和非策當時事可傷跨驢㨂偃蹇縱酒任徜徉日暮荒原上悲風起

白楊

天心已厭宋戰鼓誤江干血任千年碧心留一寸丹曉風蕭艾綠斜月管絃殘念昔興亡事英雄膽尚寒

立冬夜曾青藜過寓齋飲分得高字

客裏秋初盡門前月正高葯殘還帶蓝蟹老好持螯良夜催沽酒新寒感贈袍爲懷難此際各欲上歸舠

又得前字 懷令兄庭聞舍弟搓霞

良朋當好景何事各凄然淚向喉間忍心同暗處

憐鶺鴒遺恨遠鴻雁尚飛前脩短緣何故含悽共問天

寄施愚山大叅

黃山界宣歙神仙爲窟宅閒氣何所鍾一代文章伯氣誼薄雲霞高懷寄典籍我昔游宛溪公時官蒙嶧及公歸黃山饑驅我他適廿載竟神交緬想勞風昔今秋讀公詩殷勤念行役凉風起吳江楓葉暮摵摵翹首故鄉山空懸萬壽碧

題凌蔚侯有懷草堂四首

東山太傅舊湖莊爲翦荒榛置艸堂傍宅魚龍連海戲沿堦樹木拂雲長稽丘營就春無日慈竹栽成夜有霜我捧遺書難卒讀與君相對兩神傷

别開池館近湖濱原藉幽棲慰二人春月盈庭親已沒秋風半榻夢疑真畏尋隣曲談前事長念留貽媿此身一展蓼莪腸一斷却書小宛愴昏晨

小築常依渌水涯郄居日日飽魚蝦解憂難遇中山釀消渴惟烹顧渚芽四壁綠陰三徑竹半簾紅影滿庭花不知帶甲橫江漢雞犬桃源自一家

任俠少年多慷慨似君湖海擬元龍酒酣引客看長劒歌罷尋花策短笻自有珠光射霄漢不教璞

彩隱田農欲開萬叅三冬足閉戶如今且種松

北墅山人詩卷二 終

北黟山人詩卷三

蕪城集　　新安吳　苑

酬吳野人以陋軒集見貽兼送歸東淘四首

東海有寘鴻天際自翺翔俯仰矜毛羽不妄啄稻粱高潔莫與並白雲相頡頏偶來棲竹西竹木生輝光

頭白陋軒中操綆獨汲古挹得萬斛泉可濯人肺腑奇跡在菰蘆爲我入州府說詩解人頤殘燈共風雨

大雅久不作遺響斯人留時運當清商字字天地秋開卷長跪讀滿牖風脩脩山桂吹古香寒梅散清幽自非鸞與鶴誰能爲匹儔

海濱連歲饑家無儋石儲兒啼雜女號何以讀詩書賣文錢易米乃持歸舊廬輕帆背夕陽蘆葦寒蕭踈君歸且慰意我留與誰居

人日同孫無言汪扶晨舟次過杜于皇到處堂共用青字

霽色散郊坰春寒雪滿汀嶺梅花盡白園柳葉將青羅綺何年事興亡此日聽笙歌歸六代對酒共沉冥（時于皇說平康舊事故云）

送曹澹齋之信州

新承符竹渡江津仍是當年露冕人故里豐碑猶墮淚鄰封古郭待行春傳經北闕思劉向轉戰南天借寇恂爲報洪都烽火後楮溪深處潤枯鱗

寄次巖兄海上

江城木落早霜時客舍深愁鬢欲絲明月二分偏獨照菊花盈把正相思燈前海湧頻敲句簾外潮平更奕棋落落襟期天地濶孤鴻惜不一行隨

酬屈翁山廣陵篇見贈之作

風雪淒其廣陵客逢君舟去三江口應須共登孫楚棲且試共飲黃公酒攜手出城還過橋青錢挂杖瓢繫腰靈均不見見苗裔峩冠長劍逢今朝蕭家文選無人續爲奏蕪城烏棲曲煬帝墳前日影低杜郎吟處弦聲促幾千萬家新女兒二十四橋舊風俗不肯擡頭起問天銷愁愛絲酒如泉多情雖白英雄鬢顏色軒軒在暮年

附　廣陵篇贈別吳鹿園　　屈大均

江北煙花是廣陵江南山水惟京口蕃釐觀左一逢君欲典衣裘取清酒飛橋十五首紅橋夾

岸蘼蕪漸及腰才子偏來明月夜美人不見落花朝蕪城一賦君能續更有治春三十曲千載知音杜紫薇竹西歌吹傷繁促哀怨猶多楚性情荒謠未變吳風俗山中雖有玉勾天日月長含第五泉兒女但能催白髮英雄那得再青年

題追遠圖 有序

爲史典作也典山右人家廣陵母張有賢德典年十歲父歿殯於家會廣陵城破匿夾室中二日火作母知不免辭夫靈撫典良久赴舍傍澄潭中以死典哀慕悲號繪爲追遠圖朝夕對之宛見母殉節時狀因爲作歌

澄潭水枯城郭非子母聲容尺幅裏子牽母抱面如生堂上廻環潭下死是時陣雲壓城頭鐵馬嘶風鯨磨齒𥏈𥏈雷擊風似刀十萬户輕同蚍蜉夜半炎官火傘張燖炮煨爊近尺咫天跳地踔赤光連呼嗟孥人匝層疊麻衣髽髻告靈床殉君泉臺今夕始殉君無難柰子孱剪斷蛟綃赴流水挈兒舍後行且遲戰鼓悲笳聲咽耳拋兒甘自葬魚腹豈懼狂蛟鋸爲尾兒入水援掌無力血盡鼻魚慟不已十齡弱息一綫存覆巢完卵獨孝子徵歌繪畫寫真形觀者嗚咽髮上指公無渡河竟渡河霍里笠篌聲變徵誰繪豈甫禮宗圖追傳鄉閭補青史嗚呼銅壺清漏斷玉蚪宮井臙脂盡雉多忠良畢命柰若何姓名不著棄則那貞魂碧血滿山河嗚呼吾爲孝子歌孝子聽歌展畫淚滂沱

附前題　　吳　荃

忠貞死難即抗首魏陳思王披畫圖及今史氏見追遠義烈出自名家姝時丁江左王氣歇蒼鵝朝飛鶴夜呼隋堤楊柳摧薪炭城崩地坼生燹魋雷轟電掃血流杵弱孱孀婦六尺孤全生守義不兩盡生別兒死見故夫火明星暗風凜冽怒浪碎波亡其軀吁嗟國亡家與亡嬋娟激烈剛腸無孤兒孺慕眞純孝餘㱎捃拾扇及梳復圖以示諸孫子世世見此而忘諸吾家王父昔蒙難王母撫孤心勞劬展圖再拜吞聲泣撫難死易名與俱恨不同登列女傳請質古史之

董狐

集扶晨梅旅以秋宵闇歌爲韻同家園次叔作四首

七月人間火乍流隋堤柳綠尚煙浮何緣一曲清
商起葉響風前似晚秋
不是孤舟吹洞簫寒風暮雨覺瀟瀟一聲河滿尊
前過無語低頭過此宵
愛聽啼花鳥一聲低佪不覺夜將分白頭舊老何
戡在此曲疑從天上聞
名流宴會興偏多行樂其如異地何潭水桃花情
不淺殷勤對酒且當歌

秋夜集程山尊延古堂分得燈字

芊綿朝雨過逸興晚來乘皆解荒三徑瓶花瘦一

燈詩籌角韻險酒力帶寒增盡醉鄉愁失中宵看
古藤

再集延古堂探菊

長淮秋色浩無涯竹影蕭森小徑斜酒熟霜時尋
白墮杖拖雨後問黃花柴桑瀟岸猶千里高樹殘
陽此一家莫怪客中人易醉相看誰不鬢毛華

寄舍弟二首

前年已愧黑頭公明鏡催鬢變作翁蒲柳縱殊松
柏質不應一夜老秋風
纔過四十仕稱彊菽水還難慰北堂叢菊三年開
盡淚爭教鬢髮不成霜

題江青圃小像

門前柳樹宛柴桑竟日攤書意興長消得羲熙閒
甲子好風時送稻花香

哭二弟蔚

獵獵野風吹散同巢鳥一慟氣無餘再慟聲轉
悄予齒雖少長夙惠千了了讀書窮日夜落筆三
峽倒羣羨吾家駒千里馳騄裏頻年驚賊烽辛螫
集荼蓼報劉服未除有母漸已老爾年未四十爾
子無襁褓前見病中書為此縈懷抱我予任所擇

為後屬阿保予書纔到家爾魂遂已杳寡妻欲殉
節念此遺孤藐鞠育撫成人仔肩鉅云小泉臺事
已矣後死腸如攪唐棣花枝繁艷者先枯槁

送汪扶晨歸里四首

年年共行役此日偏參差清霜十月重容易雪鬢
眉雁聲背淮水浮雲西南馳我亦思故鄉胡為在
天涯
天涯一尊酒各言別離難涼風懷夙昔眷戀衣裳
單人情愛遠遊豈暇傷饑寒子行我且止我歌子
獨歎不如更斟酌共此今夕歡攬衣望霄漢東方

衆星殘

星殘有時明人別何日聚慷慨送君行行行且復住踟躕立須臾千風門前路撫琵寫中懷悲絲亮難訴哀聲厲清響繚繞空庭樹一望盈盈水征帆從此去征帆已如斯殘菊又溥露

溥露彌蔓草不能任朝先結交在總角不復知久長膠漆非一端中情詎可忘嘗欲卜南邨就子恣徜徉如何不暫緩先我戒嚴裝恨無雙羽翰與子凌風翔

揚州競渡

汩羅不接廣陵濤何事年年爭屈勞乍覺凫飛遙出沒旋驚龍戰更周遭紅裙合受相花妬白舫輕同竹葉操試看滿城歌吹沸傷心人自讀離騷

客東亭喜吳野人程雲家見過

日誦陋軒詩不識東淘路夢中屋角花何日欣相遇豈意到東亭君帆疾如鷺顧我客中居傾尊款情愫魚戲樂同鱗鳥弄欣共羽況得新相知（謂雲家）連宵醉庭樹相知縱云新歡好一如故

附 之東亭訪吳楞香　吳嘉紀

暮投竹西宿夜向海上發蒹葭兩岸深坐聽蘆聒聒（海鳥名叫則天雨）浮槎礙芳荷新水澄曙月此時懷抱好將與何人說衰年儕偶稀細雨舟航返桑梓在眼中故人亦不遠

故人光采多瑋瑋璆琳器顧我砂礫中遲暮嗟同志志同出處殊我實由自棄負薪歌聲哀春米筋力匱軒然老烈士束縛饑寒傍良馬甘鹽車老死何足傷

贈別程雲家

去年把君詩寢食共昏晨今年過南梁光采纔相覩握手展笑樂相知豈云新海日照麥穗菰蔣長

河津良辰正歡娛杯酒縱橫陳客中更離別加倍含酸辛萍蹤雖難定有時還比鄰

附 答贈吳楞香　程岫

水長蒲葉綠扁舟到南梁倦時得偃息亦如歸故鄉翩翩者誰子停車登我堂精神夙相契何必問姓名開襟對花柳燒燭羅酒漿今夕是何夕忽然在君傍

海月團皎皎清光動金罍笑言愁夜短欲別復徘徊泉水向北流不隨斗杓迴人生非比翼嘉會恒易乖浮萍雖無根有時聚不開兩心苟常

存豈患顧難諧

送山尊

亭臯木葉下曉日散烟霜游子念故閭屏營戒行裝十五國風人一時共傳觴人生會晤難遠別安可忘況是同林鳥天涯共翱翔分手還入户獨夜仍他鄉

過金陵贈王桐菴先生

黃鳥集園林顧儔多好音欣聞粵東歸涉江遙相尋一片秦淮月照此契濶心別來十餘載憔悴霜鬢侵間關戎馬隅消息遲至今生還豈偶然感事動悲吟故鄉亦喪亂屋舍成灰塵艱難何足歎近更痛人琴（亡弟援霞亦公門人）鬱結不敢語恐增老淚深負杖且從遊斗酒聽鳴禽

雙節篇

黃山突兀高千尺亭亭勁節松與柏新安江水澄且清水底鑿鑿見白石山川靈秀鍾異人丈夫氣節邁等倫閨闥亦復多卓絕濟陽家世難具陳我識江君邗水上氣槩非常志倜儻唱酬交遍海內賢幼孤阿母相依傍八十高堂兩歲兒阿母仰事俯育之羅裳洵具丈夫志丸熊畫荻如嚴師氷霜苦歷四十載風徽允當輶軒採更有阿成之婦汪同賦柏舟死靡悔、天子下詔採貞芳郡國請母宜表揚不忍齒高獨褒寵堅辭待婦共龍章義風千古堪炫耀子孫器可登廊廟遐齡看待松石齊雙節應來雙鳳詔

又道人墓下作（姓凌名畹字又蕙工山水墨竹無子余為葬鐵佛寺旁宋園大叔作又道人傳）

蜀岡煙水綠楊絲愁付丹青顧凱之欲補墳前數叢竹狀君斜兩舞風植

驚花廿載笑顛闒誰料封君馬鬣廻他日壠岡寒食雨杜鵑啼去又啼泉

寄扶晨二首

前年君哭母今年君哭妻骨肉遭零落歲月惟傷悲朔風擁江木為親負土歸高堂墳未築連枝樹已萎海燕啣泥來遶梁不忍飛萊子當此日愁心當告誰

君家紫霞峰茗柯遍峰前往昔遍寄我自起烹名泉色味何清芬培植知有年采摘自纖手是君室中賢今日葉茸茸擷筐有誰先可惜旗與槍委棄叢莽邊

北墅山人詩卷三　終

黃山集序

謝康樂盡窮丘壑佳句時成張燕公得助江山奇文日變蓋趣由境出而致以人存也家姪楞香學絮匠中神遊物外不辭著屐盡探勝跡於諸峰輒得揮毫遂發清吟而滿帙余家原黃海未能策杖於蓮花偶過青溪適值繫舟於桃葉得讀游覽諸作幾盡靈秀萬端蓋其體高故與煙巒而競爽其致達乃同林岫以俱深不爲纖響故以樸而益奇恥效凡姿故以幽而愈古譬笙竽之迭奏此爲鸞鶴之音雖毛甲之僅存已具鳳麟之體是可稱也

或且少之則古詩十九首而得傳名山五百年而更闢義有相得夫豈偶然大貝明璣吾子於斯不爲虛往青鞋布襪老人於此可當卧游矣康熙辛酉孟冬日愚叔綺題於秦淮水上

北黟山人詩卷四

新安吳　苑鱗潭

黃山集

六月二日同程非二汪虛中扶晨四弟菘入黃山作

夙負探幽趣都忘觸熱行山深高日薄石鬬亂泉生一路麖麐跡千峰鸞鶴聲不愁凌絕頂濟勝有同情

容成臺

未入軒皇宅容成先有臺由雲孫杖出青靄萬山開長嘯來笙鶴高眠藉草萊神仙如可學吾便老崔嵬

水晶庵 庵爲先侍郎建

嶺峻遂遊屐荒庵曲磴尋殘僧難應客古屋易生陰顧盼餘喬木徘徊對碧岑先臣精爽在展拜若爲心

拜吳山益然大師墓 明孝廉汪扶先先生也五月五日殁於邗江

隔歲邗江上身名委逝波浮生消日月遺憾托巖阿古遂行人少悲風老樹多楚騷歌一闋清淚灑煙蘿

祥符寺

祥符古剎面黃山一嘯松風杖履閑紫石峰從牕矗矗朱砂泉隔澗潺潺鼎湖飛去留仙跡石髓餐來駐客顏聞道長生有眞訣藥鑪丹井任躋攀

紫石軒

晨窗開清霽綠翠紛雙目紫石接天都谿雲隔深竹拂拂天風來驅雲澗邊宿翅首仰空天一道懸飛瀑神鵝就八席山泉入厨屋賞心多怡悅奇書且停讀

次羅文恭軒轅宮韻

婚嫁不煩遊五岳神仙何事望三山扶筇直上丹臺頂手弄青天星月寒

千尋峰頂懸青瀑一帶山根鎖白雲夜半鈞天何處奏步虛人擁鼎湖君

湯泉

方域有寒火郡國多溫泉乾坤無端倪變化握奇權黙山更靈異騎龍人上天錬石朱砂出百藥紛駢闐陰熖煮白沙洪爐鼓重淵長驅扶桑池威沸如巨川碧玉（安寧泉名）差可擬碧石（驪山泉名）難并肩矧彼華清宮脂粉涴潺湲仙人有湯沐丹水扃雲煙寒暑不改度涼燠無所偏一浴塵垢滌再浴顏色鮮三浴骨髓綠從今至千年

狎浪閣

高閣凌霄起疏牕面水開松杉不受日昏曉只聞雷戲海群龍擬乘風一葦猜此中堪過老留待我重泉

慈光寺

黃山不臣嶽何必帝王封絕境未雕鑿太古尚鴻濛眞僧五臺來手闢枳棘叢相度擁百靈精誠動西宮金像北闕鑄珠函内府供光艷紫袈裟聖母

親裁縫貂璫馳寶冊天語來山中志業惜未遂荒臺亂杉松野雲度牖飛天清溼午鐘至今六十載鼪鼯竄高墉長者來布金重開造化功梵剎何崔嵬輪奐皆玲瓏法相威儀現七級摩蒼穹諸天盡歡喜古德全始終我來祇樹林如登鷲嶺峰繞佛禮三匝皎日山門紅

醉石

頹然一老袂僊僊酩酊于今不記年我欲提壺泉卧此與君同醉聽鳴絃（近鳴絃泉）

自觀音巖過老人峰至天門

奇峯漸延矚策杖窮登頓獨怪夏已深亭午露猶
泫懸巖若廣厦少憇慰勞倦情爲艱險移目因應
接眩琪花不知名古苔詎忍踐高磴穿林頂墜石
橫澗面移從雷兩夕云有蛟龍戰再上老人峯偃
僂青松畔獨居賓師位不與羣峯亂豁然天門開
雲端雙闕見閶闔通呼吸象緯可攀援衣裾盡飄
颻御風泠然善何必生羽翰始遂游仙願

登老人峯

老人何代客終古立巍巍薜荔風吹髮苔莓雨濯
衣聖泉泉名供夕飲蓮蕊峯名慰朝饑愛爾難爲別長
歌上翠微

望天都峯

丹梯出霄漢碧玉削芙蓉三十六峯裏居然第一
峯香爐供帝座石室有仙蹤欲共浮丘子相尋駕
白龍

自小心坡至文殊院

靈境若璠璵抱璞多未彫仙人好幽棲鶴唳如吹
簫游屐阻林麓翹首望山椒普公似康樂伐山通
雲霄徑仄躡懸嶠坡危跨飛橋洳溼夾壁溜石竇
天一描陟梯俯兒孫瞰空盡岧嶢數聲起鐘鼓萬

象靜塵囂旣瞑留倒景未曙日光搖一山異昏旦
四序難和調我登立雪臺雪暑衣氷綃倚杖變凉
暄大竅風飂飂始知身所歷手可捫斗杓探奇矜
異賞峯頭歌且謠

望僕海諸峯

尋山興難已理策出煙寺晴雲漾朝光虛壁響空
吹荒塗沒人徑一石一天地環海千萬峯刼初作
兒戲盻左勝難盡睞右賞不置墜岸千仞青嵌空
一天翠平生見名山履險心忘悸獨此奇無窮瞠
目不敢視

擾龍松歌

黄山石罅蛟龍窟大松小松孕山骨盤曲離奇不
記年松梢倒迎日月出結胎太古吸山髓無端偃
伏無端起鞭撻雷雨助威神吐納風雲成磈壘更
有一松名擾龍石上平尺高龍從短幹樛枝橫石
頂似欲飛去隨天風橫拖一枝更奇崛練曳紳垂
差髣髴蜿蜒睡足困欲舒頭已昂霄尾還拂不遇
僧繇孰點睛即逢韋偃難畫骨吁嗟乎此松可作
松之君秦五大夫何足云

山樂鳥

萬籟中峰寂頻伽結隊吟人間無此部太古有傳音梵吹朝昏共天漿飲啄深我來時一聽清絕入山心

題汪于鼎文冶始信峰草堂

游雲垂天表托根在山阿奇士思救時未達先槃薖後海擅奇秀一峰尤嵯峩兄弟來結廬神物爲撝呵孤松以爲梁老猿時相過象緯簷楹接日月階庭羅服食氷與雪衣被薜與蘿春風時一來吹動歘荆柯斯世還虞夏巢許安足多

附　吴鹿園問余始信峰路詩以答之

汪洪度

是我幽棲地看君策短筇斷崖臨絕壑半壁接孤松雨色珍珠洞霞光菡萏峰青猿知鄉導徑僻可相從

北黟山人詩巻四　終

花底和鳴集序

禽鳴於春蟲鳴於秋鳴則同而聲變矣唯風亦然當其初春扇物温温徐來草木遇之而鳴人亦愛其鳴也及其厲發栗烈叫嗷怒號若有所激於時而鳴焉者唯人之於文辭也亦然夫辭者聲之精也發於心而鳴於口遇春鳴春遇秋鳴秋各從其時是故鼓瑟歌風阜財解愠皋夔之鳴也不幸而懷沙沈水離騷九歌九辯之辭以作則屈宋之鳴也同門吴祭酒鱗潭與余同官承明十年逢

天子特達之知常侍

上左右出入　講幄又

上方好文學時令進其所著詩古文辭親爲甲乙以故鱗潭得以其嶔崎歷落之概鳴於朝應制之暇退朝花底則聚其氣類之相應者爲詩酒文讌而善鳴之真聲愔愔云是以讀鱗潭之詩敦厚而真摯藹然爲盛世名臣之言其感人也如春風之被物如琴瑟之專壹昌黎所謂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其殆此耶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蓋處成周極盛之世得遂其釃酒之樂而無愆於乾餱故其鳴嚶嚶如也今鱗潭之以花底和鳴名其集其有伐木之遺哉余交鱗潭爲莫逆知其人坦率而剛直嚴氣正性待子弟不少假借視朋友如性命偶有不合意即拂然以起面發赤髮上衝冠其人心銜之久而思其言之切於病也輒近前謝過鱗潭即欣然交好如初蓋余儕之益友也其鳴也進於道矣其亡時余哭之失聲今其子瞻泰瞻淇先裒其詩集若干卷壽之梓而問序於予予熟視之甚有所傷感於其中而亦不自知其情之何以鳴也爲畧書其槩如此鹽官許汝霖撰

新安吳　苑

花底和鳴集

玉署古槐行

虛宿夜半翻雲黑十丈流光過河白化作靈柯布枝條幾見青蔥換顏色自從得地植仙曹日月撐天絳闕高上枝兔目迷黃雪下枝鼠耳蔭青袍中宵風雨馳雷電神物呵護靈旗見聞聲疑入尚書省散衙不數文昌殿侍臣袞袞洛陽才裁罷鸞書歸院來赤龍銜火升南陛客葉重陰翠幄開勁幹淩霄生本直柔枝嫋娜傷無力天星還散入天家千古覆映銀臺側

送汪舟次太史奉使冊封流球四首

鄭重傳　天語詞臣作使臣南溟垂大翼　北闕奉　溫綸雨露中山早梯航萬國春憑將柔遠意沾灑及鮫人

炎夏薰風裏皇華擁傳驅棄繻關吏識負弩縣官趨鳳藻傳金節麟文護玉符辭親還叱馭惆悵笑庸夫

鳳詔宣　宸極龍旌越海東煙關鰲背紫霞起日

車紅彭蜞無驚浪螺洲有便風乘槎正安穩賦較木華工

萬頃鯨波內茲邦一芥浮島人呼鳥了奇本識荊榴筆已名山遍詩今異域求歸國王會表拜手獻螭頭

瀛洲亭述懷

鄧林挺羣木鯨壑納百川昌朝開秘院如昔之集賢猥入登瀛門高槐摩青天玉河匝其外碧沼清且漣雲屋高崔巍直與禁籞連　帝命文章伯教士羅簡編琢玉欲成器操縵將安絃況當載陽候嚶鳴芳樹巔授簡俾言志懷古心悠然登亭慕且愧因憶武德年思廉擅史筆孔達以經傳何如房與杜報國圖凌煙

送孫予立編修使安南

聖主珠衡臨法宮要荒萬里車書同雕題達隅銅柱表望　闕拜舞欣　皇風九眞不必漢郡隸五筦寧羨庸時通公以儒宗膺　簡命　冊封鉅典承恩隆皇華旣賦授龍節麟袍拜賜朝霞紅更傳宸翰九重出煥如雲漢垂天中遙想使星向南極勾漏山色開鴻濛吉貝花生映原隰菴羅果熟香

林叢當令龍編被文教越裳雅奏登絲桐歸朝錫
御書忠孝守邦四大字頒賜安南國王黎維禃恭
宴可計日仙臺虛席還推公

紀

皇帝天縱神武姿廓清海寓安邊陲南交自古隸
荒服羲和分宅陶唐時漢唐以來或郡縣乍臣乍
叛靡常期宋後竊據三百載明討不庭用六師職
方內屬未二紀彈丸棄置天一涯黎氏有國莫氏
競蠻爭觸鬬棼如絲昔年高平苦侵奪　帝遣使
臣經理之王言一出是非定此疆彼界無他詞爾

後滇南萌逆節莫氏助逆罪當治黎氏兢兢効忠
順恪守臣節無敢虧興兵滅莫恢故土誅鋤黨叛
理亦宜天弧一發殪封豕稜威遠震天南垂煌煌
國典數功罪薄海內外理不遺嗣王繼世請封爵
陪臣稽顙來彤墀　帝嘉遠藩世忠藎　龍章寵
錫　皇情怡移孝作忠實古訓承宋守國爲良規
御書銀牓四大字封緘遠賜弘　恩慈雲蒸霞蔚
爍日月龍跳虎卧盤蛟螭　聖人豈誇翰墨妙懷
柔欲使遐荒知照耀蠻方永無極普天率土歌雍
熙

院中呈掌院陳公三十韻

百川赴滄海羣山宗衡霍名世惟間生衆材欣有
託峩峩高平公天民之先覺許身比伊皐探道早
濂洛超逸應良會鸞騫而龍躍迴翔金華省領袖
石渠閣惟　帝勤念典就將資講幄啟沃得真儒
格心憑納約補天妙無痕佐濟功已博文衡秉森
嚴史筆操卓犖金銅受陶鎔圭璋待追琢聿作多
士師百代垂矩矱小子行轗軻泥塗屈尺蠖十年
困鹽車三冬踸芒屩何意朝陽光居然照葵藿瓦
礫荷甄收鉛刀淬鋒鍔垂恩重丘山俯慙蚉負弱

聖人坐延英草茅親拔擢竹矢在東房楛散甘淪
落蒙公重延薦百鳥奨一鶚遂得攀蓬山秘書日
探索中郎拂焦尾荀公賞牛鐸明明國士許此生
諒難酢所欣庇龍門風斤就繩削軒皇禮師臣殷
宗尊舊學公望最嶙峋眷顧彌隆渥北斗連三台
中天光照灼黑頭未爲榮鴻鈞方在握文治日光
昌八荒罷宵柝致君如黃姚薰風舞韶箾

題董方南節討小照

姑射神仙自可人攕攕手爪白於銀閒來散髮依
眠石萬尺寒松半畝筠

大司成阮亭王公遷居

九苞出丹山衆羽咸景從辟雍敎胄子夫子眞人宗談經高稷下秉禮勝淹中杖屨隨所至洋洋歌大風新聞遷邸第擁書若樊桐大文麗丹艧嘉言振華鐘甘盤君所學昌黎世所崇卜隣夙有志昕夕瞻德容

田太公殉節詩二首

豈謂儒官小綱常繫一身矢生存節義揮手謝君親松柏原同性椒蘭自結鄰星雲留浩氣披髮下麒麐

千古宜城水波添濩澤寒天何生猰㺄世竟殞鵷鸞氣作中條勁心留白日丹好將金管寫貽與後人看

三月三日瀛洲亭分得洲字二首

上苑桃花映碧流六龍應節始乘舟共知淑景來雙闕早見陽春遍十洲僕射名言眞雋永安豐雅論自清幽曲江風日由來好莫羡蘭亭載酒游

玉堂掩藹一亭幽脉脉輕波遶砌流不用周官脩禊事已陪仙侶到瀛洲柳邊綵筆分題賦花外金尊載羽浮南澗東堂空遷涉宮鶯只在鳳池頭

大司空朱公招過天壇道院看花

春入　皇州早圜丘逵俗喧輕風消酒面微雨醒花魂遊覽資毫素追陪足討論林陰時換景遷坐到黃昏

一榻琴書淨花繁鳥不喧登壇天鑒在入院道心存柏古盤青漢峰青繚紫垣西山如可即引屐破苔痕（時訂遊西山）

靈雨篇

聖人當陽舞干羽三春萬彙皆和煦拂面纔來長養風濯枝又作廉纖雨祥風習習雨絲絲潤物無

聲着地遲微聞霡霂蓬萊殿漸見汎瀾太液池太液池頭春水濺回波蕩漾桃花片苑樹含滋望欲沉宮鶯帶濕聽猶囀閶闔門開輦路西三條九陌滑春泥山光不隔青油幕城漏遙分碧玉蹄神倉帝藉連千畝土膏暖動三推後水郭春陰罨杏花農莊午餉寒楊柳麥秀青青禾穟長豐年豫卜萬斯箱此時脉脉蘇三輔此際濛濛遍八方雨歇祥雲出天半共說光華歌復旦膚寸眞看岱岳霖桑林詎有湯年旱龍御欣逢淑景新省耕問俗及芳辰洗兵已自煩屏翳更爲吾　皇灑路塵

同年集孫雲韶得樹軒余以病阻

連騎過孫楚歡遊與不窮羨君軒得樹獨我病圍風鶯囀藏深綠蜂飛重落紅平原他日醉猶在草堂東

題畫

秋老殘楊柀篁清白蘋黃菊遶柴荊山中盡日閒無事仰看青天聽雁聲

霧鬟雲鬢縹緲間米家潑墨本荊關要知虎臥龍跳意始識襄陽没骨山

日轉廻廊燕未歸海棠一樹正芳菲朝來却笑廳前鳥飛入花間更不飛

答程蝕菴

白楡有茅屋乃在山之阿憶昔與君歡日夕相經過長橋步窈窕絕壁觀嵯峩試泉甃雪竇銷暑蔭叢柯追攀有餘樂所得良亦多三年客燕臺勝事恒蹉跎眷言同心儔遙遙阻山河枉君書與詩感君爲君歌在遠情愈親譬彼蔦與蘿停雲不可即悵望將如何

懷舍弟用少陵韻

有弟三千里相思祇報書此身何足問老母幸安居四十強方仕　朝廷職始除壎箎虛唱和花萼遠扶疎夢草多成句看雲只憶渠秋風潞河水歸去聚吾廬

和孫館師喜弟到京用少陵韻三首即遲還湖州

一雁南來到薊丘華堂相見慰離憂定知軾轍能聯步誰似機雲并黑頭晨夕對床添嘯詠東西列屋足風流彤庭拔藻推才子早有龍光燭斗牛

繞拂征衣縫綣深離愁黯黯又相侵即看明歲聯鑣樂無那今朝判袂心堂下荊枝傳舊事夢中草色助清吟漫言上若村醪好眼入苕溪思不禁

辭闕不妨仍望闕思家猶得暫還家到來斑管分樺燭歸去青驄踏落花萊子舊披衣是彩安期新餉棗如瓜趨庭樂事知無限何用看雲起嘆嗟

朱大司空郊園遲于岳醇叔不至

休沐工吟眺清幽亦我師春風知杖策作意上花枝碧入新杯影紅添舊歲時良辰嫌秉燭二妙懶題詩

送王黃湄給諫典試粵東

帝曰關四門山海羅佳彥緬茲百越地楩柟盡充

選黃門夔龍比承　命過蠻縣薦納矢公慎鐵綱珊瑚罥閒情愛山水梅花村一見題詩鷓鴣峰縱酒菖蒲澗歸來貢璠璵價重瑤林殿知人受上賞台斗日當踐

送張超然之粵西

六月衡炎去問君何所之天開象郡古山愛桂林奇一路垂斑竹千家熟荔枝相思江上望好景寄新詞

路過祝融峰遙聽衡嶽鐘鐘聲逐湘水帆影亂芙蓉蘭芷騷人佩煙巒粵嶠重寰區真獨秀羨爾獨攜笻

絨布寄吳野人 有序

夜夢野人書索京師潤棉布答書云京師無此布此布出涇縣痛念郝髯死令吾兄寒無衣今寄絨布二疋顏色蘊藉異他處次日舍弟南歸寄絨布以實之并紀以詩

三載浮沉金馬門故園知已勞心魂淘上老人尤繾綣十二時常依陋軒雁聲夜半橫雲路浙瀝寒風擁高樹側身方作華胥游尺書來索潤棉布痛念郝髯何所之 野人有謝郝羽吉寄蜒蠟棉布詩 老人遂至寒無衣兩端絨布好顏色差比芰荷製服宜來朝舍弟過邘水起坐挑燈展側理憑將此布寄相思俸薄難遺一端綺

憫農

至德被無外仁風扇海疆萬彙咸欣欣三農獨堪傷當春杏始華鸞輅乘青陽布穀催我耕石田草宅長赤帝迎火旗石裂南山岡是時九成宮薰風殿閣涼而我同婦子曝日流赤漿及秋慮禽饗禾登築圃場縣官怒索租輸車敢後將任力隆冬役赤肉拒繁霜計此一歲中露處習爲常寒暑裂我

肌催科煎我腸幸值歲豐稔胡考寧飢杳不幸逢旱澇盡室徒傍徨天地有大仁草木昭回光柰何苦勤動曾不如蛩螿所以古賢君憫農被樂章恭遇　聖天子繪圖禁籞張漠漠水田鷺陰陰墻下桑　天恩流浩蕩蔀屋歌倉箱

送靳熊封令歙

君詩多絕調此去日長吟問政山堂靜山高足賞心當門寒翠濕到眼亂雲深四野桑麻潤泠泠散宓琴

送魏大司冦予告歸蔚州

吾慕魏弱翁立朝振綱紀萬事悉精練相業光漢
史吾欽魏文貞孤忠以自矢片言毎田天力贊貞
觀美畢萬後必大歷代多君子詎若蔚州公開濟
乘時起風裁直若弦節操清於水名德冠本朝百
世同仰企
硃砆非寶玉蕭艾豈芳蘭賢奸何以辨知人古所
難公心如明鏡物來能靜觀當爲副相時獄獄立
朝端普天聞解綬薄海慶彈冠白日懸天心纖翳
不得干
輓季法網密司刑失其平矧當變亂後囹圄歲常

盈獄吏拘文法奏當難得情公惟協於中準法而
祥刑出入洗寃濫棘寺爲之清釋之與定國千載
齊令名
朝廷曾不疑僚友曾不妬堅白無磷緇緊惟學道
故聖賢不異人實踐斯可溯秉心惟樸誠守已惟
清素持此事君友如適康莊路彼慕高與達虛名
但馳騖行履茍不純捷徑終窘步
公洵台鼎器　帝眷特優崇天下已太平老臣疾
獨攻中使道相望珍藥頒深宮拜賜再上言臣實
慶遭逢老不堪驅使乞骸還里中願主壽萬年祝
堯比華封　天子爲歔欷朕忍重違公今雖聽公
去結念恒忡忡尚保黃髮期矍鑠看是翁盛哉君
臣誼奕世誰能同
驅車居庸關策馬八達嶺公卿咸祖道欲語舌先
哽留公念勞瘁公去乏骨鯁去留係匪輕余懷此
耿耿矧當秋冬際又在別離頃塞地黃雲飛邊風
白草冷願公慎起居強飯愛光景峩峩九宮山何
時後造請

冬菊二首

清霜十月重紫菊尚開花未敢嗟遲暮羞將鬭麗

華孤根依　帝里勁節植貧家忽憶荒園外寒梅
亦吐葩
冬來方見汝前月已重陽節後有佳色歲寒留晚
香清樽宜此夕白髮伴他鄉莫漫悲搖落忻登君
子堂

送阮亭少詹王公祭告南海

達人抱奇懷雅欲帆（去聲）溟渤茲辰諧宿心嚴裝指
南粵恭聞祝融尊祠壓黿鼉窟在北東西上薦祼
古不闕　帝命重臣來龍伯遙趨謁潮青撼虎門
如鏡天一筏鼇背立旗纛朶枝轉日月乾端而坤

倪中原渺一髮薦馨達其誠颶風鎮不發曩誦退之碑秘怪疑慌惚天人理不殊神鑒在治忽飄飄浴日亭形神兩超越

賜衣恭紀二首

傳呼青禁賜衣裳意外眞能稱短長雲錦天章難比並終身身惹 御爐香

燕山雪後朔風高温煖非關數飲醪身到九天眞挾纊況蒙 恩賜七襄袍

題曹賓及小像二首

嚮雪亭前追舊蹤十年燕市又相逢君今已是鳳

池客猶向黃山戀白龍黃山白龍潭有亭賓及題曰嚮雪

脩然物外自長吟流水高山愛討尋瀟碧齋頭花月夜松風時奏古瑤琴

七夕

貧家瓜菓足殷勤耻上天孫乞巧文終日織縑還織素機聲那得外人聞

送許山濤省親

承明謁 帝後探書共東觀金閨三十人子最工詞翰雅量絕塵埃高懷結霄漢契交三四年須臾忽分散黃鵠遠別離羽翼莫能按萱堂今八旬中情戀宵旦上書得報可 皇恩洵渙汗秋風鱸魚肥野籬黃菊燦維南獻壽杯入門斑衣爛我獨羨子歸明燈飲夜半征鴻正南飛白雲還瀰漫吾母當倚閭幾時歸里閈

題梅耦長小像

檀欒秀色碧參差風動幽軒倚翠眉便敎佳人裁鳳律粧成待月上樓吹

除夜感懷四首

珥筆彤庭側承 恩歷歲年涓埃難報荅節序易推遷御陛椒花獻天街爆竹傳明朝宜早起騎馬

去朝天

釀得屠蘇酒誰擎慈母杯一官空繫戀十載獨徘徊映極星方燦銜風萱正開逝將歸子舍小築傍南陔

宦拙憐妻子空敎跋涉勞蔘茶還共茹井臼尚親操未遂鹿門隱終思伏水高得歸同舞彩汝意亦陶陶

兄弟年俱壯三人各一方看雲忘寢食夢艸到池塘舊圃仍開徑遠書尚滿床好憑歸棹穩幾載悔參商

除夕和總憲陳公韻

初移廣廈瀆除夕取次東風待啟關獨坐人歸當宴歲雙枝藤倚似深山星辰執法三台近酒脯酬詩半日閒雪立階前聽古調漫賡詩律轉竦頑

元旦再和總憲韻

帝城霞色散千門振策斑騅覲 至尊日下椒花迎紫佩臺邊柏葉照金樽九天競樂昇平頌亞相親承容勿思更有門墻老游夏捧攜新詠感春溫

贈汪東川編修移居

移家無長物十乘似張華掃室邀新月呼僮蒔野花客來方展畫坐定看煎茶自是幽人宅題詩盡

日誇

聖駕幸泰山恭紀

聖主勤宵旰時巡首大東岱宗羣岳長望秩百王同豹尾縈巖轉鑾旂繞岫通天門如不夜日觀似行空青磴煙拖白滄溟曉皺紅雲邊 萬乘出眼底百川雄發育生寅位虔誠禱震宮懷柔歌肆夏戡定告成功一潤崇朝雨羣披明庶風山川欣布澤宮觀陋封中問俗招樵子蠲租慰老農介丘青不斷四野盡呼萬

九觴玉杯歌贈高江村學士

霜螭共拖璇霄月浴罷銀河驕擻捉網縕吐欲沆瀣空甲痕洗浪噴瓊屑何人採之出千闐琢此玲瓏白勝雪天冶妙麗競意態精巧誰論雕楮葉奇祥正開福壽徵（底刻福壽二字）紅汗淺映肌膚血形扉學士獨承恩異數頻繁荷 至尊亂更鎖院燭煤炖鳳閣立砌花磚瞰熏濃篤搦侍直久注溢頓遜東西溫襟袖時看挹餘瀝寵賚一旦承 天言攜歸什襲不敢捧 臣苑 聞之殊震聳過從燕飲請得觀衍篋未開神色動蛟光乍覩乎尹達虹氣忽并瑤華

涌燃鼎應教會昌駭刻虎空令元鼎悚雙艫眩轉旋欲昏退立逡巡忽端拱猗歟此物豈易逢藍田之璞神仙工五都列市始一見誰當異珍來 九重但教珙璧已絕貴況復雅器縷纖濃咸時想更漢魏違 聖世乃值唐虞隆昭華延喜不可識股肱元首留遺風 君恩物寶兩難狀欲寫詩什心忡忡聊吟短歌志私幸媿無好句摹形容但令千載識盛事此詩此盞垂無窮

上巳許時庵攜酒花莊步查夏仲原韻

夾鐘猶動春已三尋春齊向城之南問誰別墅倚

寥廓樹老好桂遊人驂霜融土膏初冒楲陳根可
拔泥猶函吾師尚書（謂大司空朱公）早拂袖兩鬢自喜青毵
毵手築亭臺鑿溪澗徑路詰曲從人探蒼生繫望
堅不起風雅獨爲幽興躭西山蒼翠落戶牖氷雪
況已消春潭從教問字許我輩洪鐘聲咳誰敢談
臨官翰林載鑾榼健足酒果爭荷擔乍移絳帳得
捧手同官又盍良朋簪江南復有老甫里高話時
見齊諧忝而我獨苦塵鞅縛欲去幸無金谷慙明
朝正歲昨燕集欲賈餘勇愁未堪扣門忽驚險韻
至午枕但愛留餘酣强吟詩句仍自寫漫勞紅印

雙雙拑

哭路廷彦同年

嚶嚶咽春鳥音響一何厲嗷嗷呼斷鴻羇禽愴悲
思故人忽云亡哀訊千里至驚疑駭魂魄徜恍乍
泗涕嗟哉若斯人奄忽遽相棄玉樹埋土中淒哽
誰能制彼蒼胡不仁霜雪折蘭蕙紛紛陽燄過滾
滾奔濤逝薤露歘已晞長歌又誰爲憶昔釋褐初
承明同謁　帝子時軒軒來二十纔逾四三十有
五人年少子第二爛如朝霞披藹如春風吹燦如
鸞鳳采顒如騄驥駟更復風度好端凝絕嬉戲齊
年羣相推路子公輔器五載金馬門出入必聯騎
宮雲曉共叅禁漏晚並遲道合情逾親奚止託昆
弟去春子失怙毀瘠頓顑頷歸去寢一苫寒暑忽
更次撫棺毎長號血淚常噴鼻以玆致沉疴慈母
日省睇恐傷白髮心轉仄强眠食王戎爲死孝未
聞以身繼滅性古所譏子胡曾不計諍子恨未早
我罪又焉避母老已衰暮豈堪此驚悸倚閭晝夜
哭行道皆墮淚九年喪兩子膝下唯一季雖足繼
難兄弟苟誠匪易何以慰目前解憂且養志所幸
呱呱兒襁褓已半歲天道尚有知本支應不替況

有我輩在存歿肯殊意若母即吾母敢忘登堂義
爾子即吾子教誨寧或異皎日鑒此心俯仰矢奉
字短章侑生芻絮酒良自媿哀廹摧肝腸臨風聊
酹地

題張子大編修樸園

瑕丘司馬卜別墅因阜依川帶平楚不隅疎籬見
酒帘亦有漁舠移淺渚長公庶常蚤拂衣歸來讀
書常鍵扉池塘無恙堂構在肯與時輩爭輕肥時
移歲又風景改荆棘漸滿空煙霏文孫又羨金閨
彦手澤情深長纏綣身在承明夢衛宇某水某山

思結撰再芟萬徑開講堂題以樸園家學見平泉沁水何足誇過眼真同一驚電寢丘空復紀昔賢抵似君家寶文獻三葉仍看暨丹臒十畝長教開婉孌何時攜我策杖游坐覽烟雲晨夕變檄雲何處杜甫臺靈光不羨恭王殿

爲許默公節母作

如臯許節母操與霜雪競清夜叫寒螿梵梵柏舟詠撫是藐諸孤如玉山照映長好蒼頡文俗書悉所屏紹述説文編老蒼而瘦硬摩抄石鼓旁彈駁潘與鄭鋟刻懸國門羣公倒屣迎席上話冲齡停杯血泪迸可憐至性人上追曾閔行慈訓有若斯門閭宜餘慶公父文伯母千秋此後勁我爲三歎書月滿滄江淨

送王醇叔歸崑山

三年簪筆共承明何事春風出　帝城情表已陳金闕下綵衣得侍板輿行每因送客斜陽候長憶離家昨日情此去吳船將母樂幾時我得遣君羹

贈韓慕廬閣學三首

吾聞丹山鳳羽翼何披離朝翔桐柏雲暮宿崑崙陲思之不可見絕世令人疑一來阿閣遊始識光

豔奇昌符應世瑞麗彩揚英蕤衆鳥不敢窺當其迴翔時適來非偶然日月增光儀

齊梁詭矜豔纖細爭瑀鏤燕許號大文亦僅沿其流韓愈起八代排奡空脩傳赤平拔鯨牙鞭笞蛟與虬過迻九百年榛莽仍翳幽咬哇與蕭撒大雅方獨憂先生嗣家學纘述遙相求炯如揭日月其輝曜九州衆星始知歸斗極懸高秋

蒼生望已久先生方盛年文章與道俱此語寧不然從來歐曾才實行皆大賢其文資黼黻典誥世所傳道行藉康濟遂以銘旂旗苑也託後迻館閣莘周旋藉湜走且僵欲比泰黃肩牽牛織七襄雲錦星弧懸金石長不磨千載疇能諼

送王蘋溉還雲間三首

薊北黃花照別卮爲君朗詠白華詩九天詔送螭頭下歇馬桑間立片時

黃髮仙翁綺席開來青樓上五雲堆霞觴捧得金莖露供奉今從柱下迴

孝治　皇恩天地同看君畫舫向江來明年我亦拂衣去瑟瑟黃山萬樹中

峨眉山月歌送許時庵使蜀

我聞峨眉山插天青嶙峋上有太古雪未化不知
天地冬與春高懸更有秋空月雪上清輝尤皎潔
光耀磊落之奇人西漢馬卿宋軾轍況君秋水點
雙瞳九天銜命下蠶叢清無遺照同山月畢獻珠
光錦水中

紫霞山茗餉高澹人少詹承惠長句賦答

大塊蜿蟺黃山脛山根削出芙蓉青芭霞釀露幾
千歲小漏元氣萌芽丁北苑鳳團俱軋茁洪都鶴
嶺齊嫥婷惠泉不甘品第二藉手此物流其馨我
家別業黃山裏潛溪水色侔中泠穀雨前朝啜七

椀如嘔六斑晨酒醒年來朝列絕茗戰陽崖綠雪
辜山靈平頭奴子故園至銙籠箬裹盛韜軿開械
馳上東華省學士是日書黃庭牙籤棐几珊瑚架
不陳酒賦陳茶經初焙顧渚之紫筍已覺齒吻津
渟渟徐看蟹眼檐楹出嫣然大笑松風亭搖筆狂
呼玉川子真珠迸瀉琉璃瓶定州紅甆光瑩澈璚
瑤琚瑪森膄標喆朝研匣款光怪鴻文爛熳花磚
廳硬句盤空石鼎古斑斕渾疊疑箴銘一代詩豪
韓杜手西倒巴峽東滄溟餉茗得詩詫虎觀遂與
雀舌稱譚邢酪奴從此聲價長竹林河朔羽觴停

顧君手挹金莖露中天沾灑當參苓唐貢槎枒續
復致拳蚪倒薤垂紗屏不然踵門列絹素茗坐遲
黎長庚星

附　鱗潭太史以紫霞茶見餉長句賦謝

高士奇

陽崖嘉樹森槎枒春旗獵獵開五花蒙茸出碾
細珠落眩轉繞碓綠雪斜舊時黃山君服此輕
身羽化騎青騶至今三十六峰畔露英雲葉垂
鬖髿延陵太史有仙骨浮丘秘籙探靈蛇前身
應是玉川子芸窗品第經名茶研膏焙乳酪愛

惜忽憶、文人分金芽長鬚叩門致雙鯉白絹三
道題紫霞新莢蹙縮珍片甲嫩莢輭薄驚蟬紗
是時炎官張赤幟九龍蜿蜒推火車空庭無風
樹影直矮窗布幕紛周遮茂陵相如病消渴一
杯莖露思何奢發函狂叫踏破甕背癢如得鳥
爪爬合黃泛綠鬬香色社前火後爭腴葩奴視
龍陂與鶴嶺弟畜玉壘兼金沙颸飀細聽蟹眼
熟火候肯使豪釐差五千文字歸何處明珠百
斛搖光華不須石鼎烹雪水清芬已復冰齒牙
我聞增坑有名種一掬便足供千家赤泥紫餅

陳錯逕碧蓺滿注何豪華比三百片不嘗過盧仝謝孟諫議惠新茶詩云手弄月團三百片視五十斤寧有加東都一僧年百三十歲唐宣宗問服何藥致然對曰臣不知藥性本好茶飲百碗不厭因賜茶五十斤懸知良友苦口意皮光業最耽茗飲題詩云未見甘心氏先求苦口師是物雖小情何涯我家家在浙水上日鑄龍井皆清嘉每聽蟄雷懷甌蟻池魚籠鳥空咨嗟雖同破睡功最大松風有夢仍紛拏怪哉坡公不解事作詩但把頭綱誇

遣意二首

引雛歌鳥語時新若笑京宮似野人竹外短墻新兩塌[illegible]白過西鄰

擬將寶[illegible]茅茨空洞應來米老識米海嶽知無爲軍盡埋其所用筆題曰寶藏[illegible]許友人捐以見貽擬構樓以顏其上制府近貽金絡索朝朝滌試大隃麋留村督府貽水巖硯渦體黃龍名金絡索

送許師六同年還廣陵二首

相送復延佇門前車馬催七年三把袂九日一攀杯北雁衡雲去西風捲葉來出城聊遠望不敢上高臺

詔許金閶彥言歸宿影亭不須追白社只合誦黃庭明月揚州好秋山薊北青相思成兩地何日共談經

大行太皇太后輓辭八首

丹霄賓　聖母鼎沸動三辰臘夜乘鸞鶴寒風泣鬼神深宮辭孝養薄海仰尊親珍重　高皇聘坤儀六十春

鸞軒驂遠御虎鈕佐雄風櫛沐艱難並兵戈創造同鏡沉宮月暗鐘響殿帷空自此陪龍馭　文皇寢廟中

正內居黃屋　章皇壽母宮瑤光曾貫月華渚自流虹胥宇開疆索垂簾輔幼冲太陰星夜墜春樹兩濛濛

西掖兩宮[illegible]朝朝玉輅趨太任閨範遠文母孝思殊金卮洸洸暗彤庭黯黯孤永康門裏月徒照舊棲烏

我　皇思不匱孝感屬　神孫禮欲追三古哀眞徹九閽罷　朝依土凷張幕倚宮門閫極雖難報春寒愼　至尊

宮壺宣遺命殷勤念少微曉寒趨鶴駕夜兩出銅扉四世欽彤管千秋想玉衣前星隨　帝座路寢哭　慈闈

春城齊縞駟柳翣結丹旐紼自宮門引心懸　聖

主憂冰霜露玉趾衰絰挽龍輴濟濟千官肅銅街
淚雨流
縞素看同執諸臣失怙哀仰天揮血淚倒地著寒
灰珥筆導遺誥攀車感夜臺慈寧宮晝掩仙佩幾
時迴

入試院作

鮫珠未離蚌荊玉尚在璞天飛作霖雨韜潛正魚
服奇光縱難掩柰此風簷促不才昔少壯十年困
場屋因悉揣摩苦矢雪冬烘辱今晨入鎖院懼蹈
前車覆慎ㄠ雙眼珠以盡三條燭寶鏡一輴明清

暉淨如沐

除夕侍直口號

絕無匡贊立花甎珥筆彤扉又一年禁近夜深風
亦煖整冠聽漏去朝天

觀坡公寒食詩墨蹟令兒瞻淇雙鉤一本示
家兄蘇湄

世傳內翰書搨出魚網紙不睹揮毫工形神不兩
似我見寒食詩端坐卓然起瘦勁眞通神畫字那
得比譎黃已三年鼠鬚縱驅使尺幅留人間雨勢
來筆底禁錮亦何爲徒令傳者訾玉匣埋昭陵蘭
亭故在爾我兒學雙鉤試界烏絲擬寄示長髯兄
換羊戲攫此（兄先已有鈎本）愛比海棠花曾未霑泥滓

附 前題　瞻淇

手公寒食詩悽惻烏銜紙濕葦寒菜間兩勢春
不止興來即潑墨健骨如鸞跱得詩更得書瑰
異珍兩美涪翁愛不休卓筆跋其尾始知搨硬
黃痂嗜徒貌似南渡索公書零落未稱旨黨禁
亦何心殃禍及側理物以希更珍光怪徹棐几
桐液研紅絲弱翰焉足擬戲鴻亦徒然肖形聊
爾爾所ㄠ借人觀如見公驅使

寄閩涿七

五臺橫代北天外碧崚峋愛此煙霞宅應生卓犖
人文章曾遇　主草莽亦稱臣射虎碑猶在清涼
萬古春（駕幸五臺命閩子草射虎碑文）

感遇三首

踈桐上霄漢百尺無枝葉丱角弄文史不好佩觿
韘百行一目下鄉里目敏捷自謂立致君不甘逐
臣妾霍光術誠踈汲黯戇奚怯三策試天人洪響
薄呫囁世亂書散亡十不記一篋坎軻十玉春董
白鬚先鑷豪氣漸看無出慣撣長鋏茅屋風雨欺

紙牕拍獵獵殊恩荷 聖皇入侍心震讋
太上立德難立功敢在後文詞報國家未語先誼
譌職匪陽城專焉得越章奏朝上承明廬淵鑑牙
籤富時頒未見書給朱點句讀漸次繹禮經后蒼
疑義透經年志職方章亥步延袤鄘生未涉江注
經頗紛糅 皇輿拓萬方小儒慚飣餖質疑師傅
先考誤同官救更編廿二史志禮分文圍郊配聚
訟偏與獻尤紕繆漫言效仲堅庶幾免滲漏循職
慎愆尤輒影移清畫葵藿傾太陽何以報高厚
揚鞭入禁扉記言兼記事鵠立殿庭西 天顏清

以粹封章七第陳旰食不辭瘁君臣都咈親一日
周一至歷觀前史鑑深宮萬重邃臨朝鐘漏稀奏
對鵷行異流冠逼州城疏寢直兒戲我 皇羲馭
勤軒農遜仁智躬逢賡載時股肱增赧媿雲散東
華春花底空聯騎常懷將毋詩欲陳心轉悸去就
殊茫然分陰負初志

夜直院中同匪菴對月

氷雪此清夜寒月動九霄青綾共上直各挂一詩
瓢古槐影瑣碎結字類鐫雕又如走蛟螭畫師工
白描愛此助吟興土銼煙已消爕起易州酒亦僅
能飲蕉風動疑禁鐘金波似庭燎宮殿如山靜夜
午反寂寥獻納惟文字五珂同早朝

題梅桐崖小像

自愛清陰晚更清孤桐百尺月華明敬亭山色看
如畫留作風泉指下聲

扈 駕恭謁 孝陵

先皇陵寢蓟丘東鳳翥龍蟠想像雄萬古衣冠常
肅穆五原松柏自青葱金燈曉拂紅墻霧石馬宵
鳴紫塞風爲有翠華來省覲百靈颯沓走寒空
聖孝由來冠百王年年陵廟肅趨蹌洗兵此日無

鯨窟貢賮今有越裳昭告明靈增悅豫纘承謨
烈正輝煌小臣扈蹕追飛鞚得逐詞官問典章

盤山

少林佳處古中盤疊峭孱顏萬馬攢一道紅泉沿
澗折五峰翠黛上衣寒朝來逐隊烟霄近 詔許
遊山笑語寬漫數唐宗留晾甲（石名相傳唐太宗東征時經此）擘窠天
藻耀層巒

温泉四首

蘭峪盤山紫翠重何年萬仞削芙蓉天分箕尾祥
光聚地接園陵淑氣鍾遂有温泉來脈脈長令寒

谷日溶溶春風草樹光榮極總爲時巡駐六龍靈源微吐玉蟾蜍百泄川新泉浸石渠溫清早知徵孝感精虔兼以肅齋居山躍龍起鳳通遙海湧霧蒸霞接太虛詎比雲川與驪岫宸游空自枉金輿湯山溫谷尋常有不及茲泉瑞應多暫濯華池能益壽微霑靈液可蠲痾碧峯濬處彤雲密方覲承時玉露和地出寶符原有意萬年　天子此游歌扈從千官簇仗來得瞻靈蹟共徘徊炎蒸信有浮煙井奮迅眞看出地雷一潄神膏先氣爽未探暖溜已心開猳衡欲獻溫泉賦仰愧盤銘上聖材

送青壇侍御弟歸浙江二首

短亭踈柳潞河春十幅蒲帆送逐臣此去要知明主意異才須待老成人

雁影差池薊北雲朔風吹斷太行羣舊巢故國呢喃燕又向書牀幾度聞

遺書萬卷且重翻兩世丹鉛手澤存異日賜環須記取女陽亭畔讀書邨

石榴莊有序

莊在京師南門外里許明相國許文穆公哀鄉人旅櫬無歸者置冢土焉傍搆數椽爲祠以樓若敖氏之鬼新安人客京師者歲於寒食畢集以祭祠今傾圮余倡而新之因爲作詩有北邙松柏之感云

萬里通有時薤露晞更落如何鄉井人結伴葬南郭人生愛遺游趨利犯毒藿何人荷插隨達士解寥廓烏鳶與螻蟻同歸於寘漠塵世惟情牽至人重掩骼旅穀飯一盂旅葵侑一爵答言冢中人旅食猶如昨何必正丘首反葬埋煙壑榴花幾時開紛紛墜如籜

附和前韻　瞻泰

莊上石榴花枝枝向南落下聚故鄉人幸不哀離索飛蓬隨斷梗驅逐到京雒趨利慕陶朱倚勢結衛霍大招魂不歸泉壤此依托同根連枝葉同水一脉絡逝者隨委蛻生人憐不樂經理舊丘墟結屋翦叢薄野祭烏求食銜紙上南郭丁令幾時歸家山一羣鶴

萬柳堂乞種柳詩四首

走馬芳郊踏翠茵禁城遊讌盛陽春堂前不是傷離處應長千條柳媚人

毿毿金線女兒腰舊種往金城已盡凋莫唱香山蠻

素曲永豐南角補長條
即看短幹吐新芽池畔重譜作柳衙魚婢跳波鷩
落影鷺翁巧轉樂爲家
不因張緒愛當年乳燕千羣自可憐（堂勝有嬰社）他日茶
瓜留客處喃喃飛起柳三眠

贈昌平孫隱君

孫登長嘯老丹丘閬盡蓬萊清淺流一徑閒門依
五柳三升濁酒話千秋將軍大樹豐碑卧太尉遺
編野史留曾憶當年騎馬路玉鈎斜處杜鵑愁
消盡雄襟劍氣空百年轉盻已成翁書傳紫禁彈

冠日人在青門荷插中七返不經從汜上三高何
傳續梁鴻狂攜玉女聽天笑不用登朝策短筇

兒原從梅勿菴受曆學書示

治曆祖羲和曰算與圖二在璿璣玉衡測驗器以
備恒星及七政里歲差互異漁弋天官書泛涉二
典義丱角疑至今弗解宣夜闕沿漢七十家法律
栽心智那知歐羅巴泰西最精細航海九萬里從
赤道下至寒溫熱帶分戴履地天位天體十二重
星輪驗遲疾幾何（泰西書名）著成書大測眞絕世日月
薄蝕乖舛謬自明季　興朝重西學遠勝太初制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推步邁神堯萬古開蒙
翳安溪李學士精究理深邃焚香語移時高論見
根蒂（謂厚菴先生）晚遇梅宣城承天眞不啻建議如懸河
著書等身計謂曆變屢精不易唐虞際中星定歲
差嵎夷里差視言未經人發足啟我障蔽雍端懷
鈍姿畧測良不易妄欲窺籓籬恐隕越初志梅子
授其傳盡欲洩奧秘索解人難得嘉爾具夙慧師
承貴有恒勉旃勿捐棄

附　鱗潭先生命季子高平問余曆學兼送歸

黄山二首　梅文鼎

畧差占此總也周九萬里衍纍六恒星千億非
能僢配合稱三才藐藐抑奚恃我愛莊周言天
地一指耳巧曆雖難究果寐亦有理輪法齊星
行大小互相似寧惟善籌策良由共根柢所以
古喆人六合掌中視爲學及盛年志銳誠足喜
原泉出靈巖鑑物何清泚涓涓日夜流放海猶
未已相彼乘槎人崑崙近如咫
古法改逾精小異歸大同學者守師說中西各
長雄誰知歐邏言乃與周髀通結髮受經史此
事疑在胸往者既不作欲問將焉從積久思慮

專徑轉千山窮欣欣雲霧開昭昭如發蒙獨見
期共明其人亦罕逢勉旃慎前路惟恒日有功
妙悟生熟復不離書卷中
黃山三百峰朶朶開青蓮軒轅鍊丹臺松根流
紫煙行遊得導師羽衣何翩躚肩隨五六人安
期與成逍遥歌經石筍琪花紛鮮妍片雲作山
雪初夏寒披氊百里俯平疇午日皎仙源因思
測量理交羅寶網圜清寂遺衆慮觸目多詩篇
湯口一以別廻首意茫然好古有謝客謂象新卜築
效山[illegible]山陽歸[illegible]周[illegible]魯須擲一切
續此[illegible]天都[illegible]浴[illegible]少泉那知大
奔成且令俗累捐著書傳吾黨悠悠忘歲年

答和梅先生二首　　瞻原

少好讀方書談天鄙鄒衍負杖從師遊益悔聞
見淺天地三才闇者終不辨惟數與渾圖曆
象中天顯璣衡器何精三要具二典二差聚訟
繁非目所能晒始晉虞喜通遠一行而善窮微
郭守敬古遲今速變六十六年中歲差無一舛
南朔里勢殊正側差不免交通有表袁張信言
何儁人行出月外見者識心徧身經九萬里黃

赤下可踐如何拘方隅眼光束蠶繭願受異書
傳恐懼凡材謝
中西算學通員規而方矩日夜窮絲毫推十來
得五指南導我迷差欲辨衆家加減珠盤旋乘
除籌籌主開方比例良測圜角線取徑一而圜
三兩地參人數微言在積學開卷晤揮塵別向
天都峰捫星賓寒府霁海相吐吞烟蜑變晴雨
吾師子春來移情琴一鼓

北游

橋門集序

北黟山人旣卒子讀其橋門集遺詩一編金舂玉應和平藹吉有大雅之遺音焉於四時若春温於六律六同爲宮聲直温寬栗是其能教胄子也宜哉蓋山人嘗官祭酒矣辟雍得人甚盛吾以爲得詩教爲多今夫虞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則以大司樂爲之東萊呂氏曰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不同其以掌樂之官掌教者蓋欲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有以深入乎人心也斯

言得之矣且人亦知成均辟雍命名之義乎成者成其虧也均者均其過不及也辟言明雍言和夫成之均之以明和天下則必教以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是道也大師職之予觀山人詩温厚和雅固知其能以詩教國子者也噫如山人者默有合於唐虞三代設教命官之本意豈非善於其職者哉山人姓吳名苑字楞香其曰北黟者著其地也子瞻泰瞻淇亦能詩有父風衣衰踵門請子一言弁若考遺集此亦可觀其[illegible]遂不辭而序之康

熙辛巳六月商丘宋犖

北墅山人詩卷六

新安吳苑

橋門集

初拜國子祭酒釋菜太學作

十載沉不調三月四遷官恐懼膺新命即日濯儒冠　聖恩隆且厚入學行媻姍從來師氏職大匠嗟其難森森千仞柏勁節青琅玕托根璧水深碧色令人寒雍容睹禮器絲竹慚登壇釋菜虔矢志刮劘將師韓立期薪蘊化敢却藜莧餐緬彼大司樂教冑栗以寛鏘鏘八風平律庶幾不奸

石鼓歌

辟雍鐘鼓羅俊奇忝臨六館坐皐比廟楹灑掃釋菜畢顧視石鼓環廡墀彭亨菌蠢數盈十刻畫文字符鼎彝文百二行字五百從甲至癸完無遺始終紀述漁狩事中載策命諸臣詞細紋淺刻堅且好閱三千載光娥羲曾經缺蹈受風雨豈用蟠頁承鰲螭韋韓二蘇染大筆昉流寶氣長赫曦周宣王時史籀作車攻吉日堪肩隨篇章排比類吉甫體源質古超相斯誰何小儒恣評駁不究根本多然疑先秦西魏駕空說嗤點欲使成瘢疵自來神物多隱見晚出往往千秋垂周官左氏佑六籍卯金專門叢詆諆至今首冠甲乙庫儒生穮蓑如畚菑撫茲鼓質最麗厚琱琢山骨窮屭屓雍城城南久託迹蛟鼉鸞鳳藏瓌姿辭嚴義密難諷讀句奇語重誰思雒鴻生鉅學茫不識任春煙鎖秋風吹縱敲牧火礪牛角卻免摹搨傷皮肌譬如深山石犖确歲月久遠無成虧文王紐在禹追蝕其故豈屬聲音爲自唐迄今始灼爍日星雲漢光天逵高駝巨艦凡四徙終焉碁置文宣祠百靈撝呵神作合傳萬萬世遐無期方今　天子闡絕學玉函金版皆繙披詎惟瑰詞追雅頌直使鐵畫侔綠芝黼帷丹扆多制作慶雲五色紛葳蕤黃皮烏弋遺受吏海外來學航於茲莘莘士子拂芹茆軌度肅整趨委蛇　聖謨文治四洋溢浩蕩匽匝無津涯講蒐前制載編牒或按周典揚戈麾威靈宣暢讋函夏秀弓彤矢班陸離從臣才藝敢誇詡拜手敢獻成功詩天球琳瑯刻金石潤色鴻業攀姚嬀炳麟煌煒照六合焯然此事有職司研搜故實更參考名爲石鼓良乖宜建康天發石三截豎禹峋嶁堪旁推石形似鼓制非鼓徇迹忘本差毫釐摩挲彷

佛古人意定作閱武岐陽碑

泮宮校射廿四韻

禪瀛長者定車軌畢來同我自慚文教人來纘武功試經開矍圃游藝習黌宮禮樂嫺鄒魯王侯甲沛豐手纔披汗竹腰尚佩珩葱出日雲屯騎摩霄氣吐虹選徒圜水畔擇耦上庠東畫的圓三寸張侯遠百弓容和排按隊志正各分叢作勢徐舒臂爭先更斂躬烏號金錯落象珥玉玲瓏但覺三鈞弱俄看七札通身輕如過鳥態捷似驚鴻飲羽材眞妙穿楊技最工弛張藏意表巧力在環中激發儒生志飛揚壯士風春秋兼羽籥少小熟桑蓬天廄堪調馬神皐好射熊思銘瀚海績肯讓羽林雄墻堵人猶定靁轟鼓未終釋冰還揖讓揚觶轉冲融苦色沉槍綠霞光抹額紅靈臺欣草偃小雅頌車攻樽俎干城在應知　廟畧崇

送周廣庵二首

畸人甘息機達士重知足浩蕩馴白鷗汏寥舉黃鵠我友官禁林頻年掌編録疏通講肆講親切浴堂浴頗好官庫紙時攜御筵燭置身雲霄間勢已朊拳踢館開火廻翔卿輔將有屬忽起故鄉思超然朊塵俗便將金匱書收拾還史局揖我青門外扁舟潞河曲沙頭雙玉瓶頗黎送醽醁問君當何來君笑不我告君性嗜山水有如嗜昌歌定知訪龍威靈洞駕高躅九秋霜葉紅三春烟水綠山中寄書至毋惜月一束

昔我游震澤因陟洞庭巔一水何澹澹兩山何連連東風矗莫矗突兀青插天西峰卓縹緲咫尺迷雲烟其麓倚湖心波濤日飛濺石骨瘦彌老山容清更妍譬山作長眉體勢本連娟以水助膏沐自增黛痕鮮凡其嵌空處奇妙皆自然雲房與石床安知幾千年中有四時花甚寒不禁蔫其民最淳朴種花抵桑田君今搆巖穴飄若樓居仙澄嵐一萬重拄藤逐雲穿我欲往從之尚爲塵網牽桃源與仇池邈哉好山川

澤州陳太公捐粟惠民歌

元公秉石秉周禮鄉黨賙救如家人得民以富或以任坐令海內成睦婣世衰俗薄厚封己殢財往往堆倉囷戚族衣鵝棄不顧遑惜撲棗西家鄰我公德厚亘今古高風上薄齊蒼旻曩年天行苦焦暵紛紛涸轍皆枯鱗三星鮮飽二鬴缺突煙無縷

甌有塵公時環顧三太息瘡痍疴瘵同一身慨然出粟數千斛比閭部屋生陽春萬間悉受廣厦蔭九里遍沐洪河津聚頭磕額頌恩義請封疆吏旌其仁名聲遠播公轉戚顧玆棹楔進逡巡襟懷廣狹天所稟豆區德色驕賤貧試提儕俗與公較一簣詎比山嶙峋當今　聖皇溥惠澤時雨浸灌無崖垠金饑木穰數難準九重丙夜籌吾民有如蒙傑庇邦族此風感動滄海濱轉相倣效作故事普天協氣流謳訢願將此錄書萬本大都通邑懸城闉一家可以濟千室豈煩萬目如咸泰

太學新立進士題名碑紀事 有序

進士題名碑舊在太學　國朝制科始丙戌碑列大成門東厥後一十七科未之繼也謀於朝列伐石鳩工豎之大成門左右閱一月搛明進士碑計永樂至崇禎凡七十八科土蝕蘚剝僅存三之二太史朱君竹垞作日下舊聞嘗慨其闕余徘徊旣久令吏掘地搜索之首獲宣德庚戌次獲成化甲辰二碑皆先族祖登第之年同僚咸爲撫掌旣而碑盡獲惟缺永樂首科一日宮墻傾羣吏譁曰永樂碑得矣視之果然一代之碑遂全後於敔聖祠土中得元碑三一爲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爲至正十二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爲一榜狀元朶列圖漢人南人爲一榜狀元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爲至正國千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有正副三碑可徵一代取士之制豎訖爲文三篇恭進　御覽復爲詩以紀事

國家誰與奠山河關門額俊勤網羅近世掄才著爲令三年大比崇制科珊瑚木難收溟渤祥麟威鳳搜岩阿題名伐石鑱太學用彰文治垂不磨聖朝豐碑惟丙戌此後奉繼將如何鳩工補勒橋門外鴻儒碩輔名巍峩勝國碑存三之二其餘沙礫埋藏多攜鋤掘地勤彙集一一出見荒坡陀始信列宿光不掩詎非神鬼潛護呵更從土得元碑三一代典制重摩挲同爲建豎還拂拭用傳千祺正舛譌因知歷代取士貴補載日下無偏頗作歌用告後來者爭自砥礪無蹉跎

附 前題　　　　瞻淇

進士題名始雁塔不及太學尊巍峩一代儒碩及公輔畫若列眉觀無訛曩昔逐隊四門館兩淋日炙殘缺多頗疑庠舍非僻野礪角敲火誰磋磨一朝大人顧我笑　皇朝碑豎十八科更從泥沙得二代妥置鼎屭勤摩挲徒步急走路嗔咽溺都摹寫行逶迤嗟哉凡物現有時豊城之劍雷澤梭有如宣王獵碣十鳳翔失一終遮羅精誠會與神物合人生有志無婉娶

題畫二首

長楓夾岸映山村亂石環橋作水門自是幽人棲隱處數峰高列白雲屯

六朝佳麗歸何處畫裏鍾山雲自留展玩眞疑寒樹色令人長憶秣陵秋

挽程總戎節母

上將行營思黯然白雲遙望淚潺湲當時罵寇捐軀地萬古蒼崖白石前碧血九京啼夜夜烏頭雙闕恨年年貞魂烈魄知誰似少室峰高九品蓮

讀先節母傳有悲往事

於乎大母一孱女繁衍六代孫曾長壽源溯流口嗚咽忍竟遷固之文章緬昔城崩祖蒙難訓孤夜飛風悲涼遺手考年纔九歲事二耋母稱未亡當時何難裂帛死門鮮朞功嗃主張弱肉漸遭饞食盡怒持鵩鶩先身當遂學孟母三徙舍卒撑門戶安宗祊於乎大母一孱女上下四世肩三綱爲婦代子母代父更爲祖母訓義方咄哉余考志父志中年夢蝶化蒙莊歲丁庚年母七十偏邀孀婦來捧觴日薄虞淵不再舉墓木已拱哀白楊自嗟貧賤　帝閽遠欲請棹楔力不彊婉娶過期失聲哭撫時荏苒煎中腸方今　天子以孝治欲袖情表上紫閣恐格成例干㵎憲中夜起立徒徬徨中夜起立徒徬徨母兮母兮摧冰霜

附 贈吴節母詩　　　　金德嘉

黄海瀾飜黒風起烈烈夫人氷天裏夫君挾策太學游手提一劍贈知己是時國運丁桓靈中常侍手一天子郡縣靦覝無日無土崩瓦裂固安始素衣白馬驛亭來絳衣席帽參軍死桐棺北郭烟蒼蒼夫人一死萬事已梵梵衰絰九歲孤孀姑雪髮垂過耳方家大耋吴家棲是爲夫人母許氏二母辨香寢門皞奈何藐孤令失恃

宗祊之鼎懸一絲主鬯安可喪其七夫人以此綴須臾奄奄草土悟斯旨長跽饋奠未亡人紉縫澼絖龜十指巷南巷北啼鵂鶹旦日眈眈一虎視拾級大言來託孤夫人致辭直如矢予手拮据口卒瘏孤存予存毀予毀昆吾百鍊鷿鵜膏挂壁幾年行復砥虎尾不咥宇麤寧姑也遺命憑縣几我孫弱不任苴杖攀輀執紼疇可以夫人殯侍七春秋以待孤能讀喪禮麻衣畚土馬鬣封太學之木亦拱矣英雄弱冠有父風駸駸人言管樂擬結交寓內半老蒼感時指顧傾其否地老天荒離黍歌西臺淚滴桐江水賚志九京報乃公炎午生祭文山爾大忠大孝在一門畫荻所志非二理善無不報報有時老見孫曾冠蓋里夫人七十壽筵開孝廉諸孫奉滫瀡與讌節婦凡九人姥輩婦曹及娣姒癯顏瘦骨茶蓼年皇矣馨聞在桑梓沐日浴月古梅莊蘭畹芝房渾嶷嶷焚黃告墓苦節耳家孫祭酒邀金紫大書特書汗竹青後死爭先前烈士操鉛握槧者楚傖曰吳世家有如此

附王源吳節母傳節母方氏歙人夫吳一初太學生少義俠天啟時游燕趙數年不歸與知固安縣某善會有警某勸之去一初曰平時與公依今有急去之不義卒不去城破死焉節母年

二十九聞之號哭累日夜將死之子曠方九歲而姑唐氏母許氏皆年八十餘抱其子泣謂節母曰若死誠善顧吳氏無期功親我兩媼旦暮人孫安所托若死孤必死孤死爾夫斬然絕矣死與撫孫孰重節母爽然收淚謝曰二母言是乃決志撫孤遂不死節母讀書識大義為人機敏強力多才能吳彙封所稱傳桂里吳氏者族有黠兒利其有強節母托孤于己母笑曰我不死為孤也胡復托孤于爾為黠兒持兵脅之欲劫孤去母匿孤他所大呼與同命哭且喻以禍福誓以死黠兒沮然稍稍蠶食之由是家日貧未幾姑疾革謂之曰我死不瞑節母泣問故姑曰我子先我死我死竟無子送我能無憾耶節母泣曰妾請撫孫成立乃葬姑代子送姑姑無憾是時節母已使人至固安求夫遺骸歸葬之姑卒乃殯于家七年子曠成人始成禮哭踊盡哀以葬初曠之幼也母教之嚴及長遊膠庠有聲善詩文工書為人慷慨有父風尚氣好急人之難國變數危困益貧徙居梅庄生子四苑蔚荃蒞皆負才年四十八卒苑登丙午賢書節母壽七十苑率諸孫諸曾孫十許人捧觴為壽而稱邀族中節婦鄭氏蔣氏輩共八九人與母相酬酢人皆謂節母有後而貞節之盛他姓莫比云初節母母許氏守節撫其子子死撫孫孫又死節母乃迎養于家凡十餘年卒葬之令子孫歲時祭掃世世無絕母年七十有五終苑壬戌成進士官國子監祭酒鄭氏年十九寡無子苦節五十年有司以聞表其閭於節母為族娣婦又有蔣氏與鄭氏姊妹二人皆族子婦也蔣年二十鄭氏姊年二十餘妹十九夫皆亡蔣無子

或迫使他適截髮自誓已而無所依居尼菴或勸祝髮乃曰我吳家婦豈優婆夷耶年七十餘無疾一夕正襟而逝鄭姊亦無子貧不能給衣食夫世母胡憐而養之妹有子二三歲父母欲奪其志拘之家納他氏聘鄭闇倉皇涕泣密使人告胡氏出不意遣人迎之歸父母乃止得完節撫孤初節母次孫蔚取潘氏無子性貞靜蔚病晝夜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刲股肉為糜以進不愈嘔血數升誓以死殉苑以子聰澳為之子蔚謂潘曰若欲死殉我以無子今有子可無死潘流涕許諾蔚卒亦守節撫孤母方氏者節母從姊也夫亡矢志不再適節母七十苑邀諸節婦為母壽方與焉無子嘗就養于潘潘養之盡孝死而哀毀營壙葬并葬其三世五棺人稱節孝不愧祖姑云王源曰祭酒雅度弘毅博學工文章薦紳先生莫不推之諸子並秀傑不羣信節母之有後矣然與母一時守節者甚衆顧可考者僅四五人而有後又皆不如節母夫苦節終其身而無後何其悲也矧湮沒而無傳歟於戲亦有幸有不幸哉

對雨二首

頗怪朋來少連朝新雨多空齋容懶慢老樹受滂沱還似舊山宿遠聞飛瀑過三年暄濁蕩對酒一

長歌
乇雲來北郭飛雨自西山遂覺琴書潤爲銚瓜李
閉莓苔延滴瀝池溜快潺湲獨坐多幽賞閉簾待
燕還

上巳合肥相公席上作以蘭亭流觴爲韻四
首

萬象暄妍日郊原正采蘭春雲隨步屧谷鳥狎雕
欄莎暖芊綿合林高黛緑攢後園清絶處修竹更
珊珊
丞相車茵出憑虛一野亭翻堦花露白窣地柳絲

青補衮人多暇含哺問不停今朝沂水外高咏到
滄溟
永和饒好事少長盡名流四十一人後生徒有此
不弄晴殘杏媚吸影素鱗游授簡皆成句無煩大
白浮
當筵歌出樹取次有傳觴走馬來何捷提壺勸不
妨白多颿柳雪紅欲釀春香燮理和時令年年褉
草堂

漢隷行爲鄭谷口作示兒澳

大篆籀文繼科斗陳倉石鼓車攻篇雲陽體變篆
爲隷創非程邈開秦先中郎太傅相繼起羣鴻戲
海鶴遊天二千年來無此人直至鄭八探其原風
行雨集驚落紙太阿龍泉何斬然如晚近人還太
古嗤彼蚺蛇徒蜿蜒閉君嗜痂剔蔦華窮搜岣嶁
嶧山巔快劍斫蛟蟲剥蝕几案金石羅百千更有
雄彝紛陸離龜螭壓紐鸁劉鐫冠軍驃騎盡官印
銅斑玉血詳爲詮固知積學老通神八法六書參
本源如見許慎與韋誕脫寫石經何讓焉兒曹好
古終卻步以意相師宜勉旃書貴忘筆更忘手俗
書姿媚胡爲傳

附和前韻　瞻澳

平生酷嗜寫墨梅蛟螭古幹枯藤牽自謂寫梅
如寫隷那知八法尤相懸子眞谷口亦曾到麤
學隷書心茫然髯公教我考金石入手孔宙與
曹全潑墨欲顫成屋漏俗人戲笑有眞傳漢世
遺法蔡鍾秘宇統後出唐開元能品尚書韓擇
木李潮八分相比肩終成唐隷乏古法取法乎
上得中焉桐柏觀記劍閣銘緐棄不覽扶其源
吾師谷口溯先代秦隷眞古漢隷圓策掠啄磔
亦人力孰謂用筆歸諸天（鍾太傅有言用筆者天）

中庭納涼同匪菴作三首

庭前眺夕陽森木影蒼蒼中伏歊炎暑微風送晚凉綺霞猶未散珠斗已爭光四顧何寥廓惟聞棗樹香

巷陋開三徑官閑此十年市朝成大隱瀛閣果神仙有弟同棋局何心乞酒錢終朝無一事安坐兩悠然

平生躭逸興退食每相依豈不慕高軸爲難蹈伏機茶爪消永晝書帙答清暉上下論千古宵深欲攬衣

摩訶菴看杏花

閉向郊原載酒行翩翩黃鳥正縱橫綠楊村裏通山徑紅杏枝頭接　帝城農事當春多喜雨遊人此日獨宜晴度阡越陌饒幽興何用鶺鴒祗逐名

古柏行元祭酒許魯齋手植

成均古柏二百株託根自與尋常殊霜實時時垂玉珮風枝往往雜笙竽含貞挺節亭亭竦儼如冠劍森相拱小者猶餘十數圍交柯屈鐵煙濤湧一株參天勢更奇鬱蟠元氣何淋漓摩挲歲月尚可識許公手植非傳疑蛟龍攫拏雷雨作黛色翩從半空落班鱗點畫秋後霜百片青銅光灼爍新甫山頭樵徑封武侯祠堂碧草叢西川東魯遠莫致何由突兀撐晴空當年元儒推第一遺經辛苦窮編葺嘉樹栽培用意深周攫孔楷千秋則至今偃蓋拂雲端雍容子弟趨盤桓豈徒材大資梁棟直欲香清集鳳鸞君不見上林崇臺千尺高青棠赤梩皆凌霄若論歲寒卓堅骨坐使萬木慚丰標雖池管領眞遺際南榮歲歲涵蔥翠蒼幹櫺門映日寒素華壁水縈波細攀枝摘葉有所思六館三舍應爾師豫章七年人始知不然丹漆將安施

題曹冲谷松茨草堂四首

草堂雲物古松逕復清幽野鳥花間噪山泉雨後流身閑書蠹滅客至酒觥浮此意羲皇上圖成足卧游

亭亭南磵樹鬱鬱北窗陰嶺上陶公夢溪邊杜老心蕭森能獨立蒼翠可長吟晚節逢知己天寒雪滿林

爲園同栗里選勝逼樊川亭倚千尋樹窗涵萬岫煙書應探宛委易已學先天眼底長空濶浮雲亦偶然

見說幽棲處牙籤已滿牀甘泉曾有賦芝圃又生
香萬壑四松樹千峰一草堂吟殘吾徙倚安得步
滄浪

恭請 御書懸國子監暨紫陽書堂紀恩三
首

辟雍承乏備員來磨礲慚非琢玉才欲體 聖朝
尊正學敢從雲漢乞昭回

御筆親書萬世師晴天闕里走蛟螭臨摹高掛橋
門上奎璧光同日月垂

紫陽學達性天宗四字欣傳啟 御封白髮儒生
爭袖來一時窮谷見飛龍

祈穀壇陪祀恭紀

淑氣方開泰 乘輿出建章 君王勤稼穡典禮
備輝煌雉扇籠初日鸞旂帶曉霜星辰臨泰畤宿
衛列長揚月令先祈穀天宗祝降祥周祠尊后稷
漢配重勾芒質用陶匏設虔因繭栗將江茅初縮
酒鄗黍乍炊粱對越瑤壇靜趨承圭璧光豳歌陋
葦籥雅奏叶笙簧神貺嘉蘋藻休徵協雨暘精誠
通陟降昭德薦馨香省歲臨郊甸經秋踐圃場與
其勞補助曷若禱豐穰 帝力先千畝天庥逮萬
方史臣書上瑞父老樂咸康户勿遺倉饗家餘棲
畝糧還期登御廩更擬積神倉報賽當迎虎時和
免捕蝗愧非枚朔侍詞賦效賡颺

憶梅莊十首 有序

余家自唐少微公以左臺御史出刺歙州
因居焉傳二十六世至先司馬公遷歙西
傳桂里又八世至先君太史公遷巖鎮鎮
在郡西二十里饒山水濱溪有山曰潛虬
而梅莊踞其上焉莊爲堂五楹董文敏顏
以棣華庭前老桂二大各數圍秋風時吹

古香其西曰養親園太史公奉養先王母
於此今余兄弟亦於此養吾母焉蓋兩世
矣園内有梅數十株繞屋横斜余童時讀
書其中太史公手澤宛然在目也徑南有
小池依山築亭王孟津題曰大好山水之
間循廊入爲青芝書舍喬本蒼蓊幽鳥時
來其來園曰花嶼古柏參天霜皮溜雨有
竹千竿百本蕉盛夏濃陰虧蔽雲日左右
雜植花卉蔬果之屬老屋十餘椽爲賓客
往來燕息柴門前當古澗澗側有泉曰松

泉品居新安第五梧柳交柯夾道若屯雲澗中堰水徧種芙蕖澗北園曰娑羅以樹得名額爲王百穀八分法書其樹來自西域不知歲年數載一作花鄂跗五色形如爵香聞數里落茵如雪積三四寸許秋冬結子如紅豆或比枝芬敷或彼莖吐葩所謂交讓木也考唐海州刺史李邕淮陰碑云娑羅非中夏物土所有婆娑十畝暎蔚千人寄幄足以綴飛飈高蓋足以却流景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

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華葉自奇榮枯常異又按唐安西道進娑羅木狀云木有娑羅特爲奇絶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媿於桃李蓋即此樹矣若乃蟉枝盤屈覆屋而竦峙者虬山草堂也堂上有樓面黃山下臨豐樂溪曰橫川閣取許丁卯詩三十六峰橫一川云迤西舊爲潘景升太學蒹葭館疊石爲山曾磴上倚松盤桓每當夕陽橫天殘霞在樹水光山色蕩漾金碧下爲虬溪潭石壁峻

削直插溪腹水淨如練潭不掩鱗小艇泊潭中花晨月夕飛鳧上下如鏡中行谿北覺公堤脩千餘步夾枝桃柳亭刹相望東西石梁若雙虹飲於谿上昔梁武帝勑徐家令曰新安大好山水若吾之梅莊邇連上蔭蜿蜒森秀下接文几臺榭煙霄埒勢如湧出鈴鐸之聲相聞而登樓遠眺則天都雲門嶂其北金竺拱其西黃羅天馬石耳揖其南烏聊飛布環其東凭闌四顧皆可目延心賞今來都門十餘載兩弟侍吾

母家居每望南雲輒深瞻屺因述梅莊大槩并系以詩

先人奉母徙梅莊鐵幹霜枝覆短墻五十年來迷素影三千里外憶幽香

捧得綸音出九閽涓埃未報 聖人恩只緣馬鬣思封樹頻想江南黃葉邨

菽水承歡未有期壎箎唱和復何時一官絶與蓮花似外艷中心苦自知

三十六峰如列屏橫川閣上受空青何當重踏天都頂日月身依手摘星

兄弟讀書秋樹旁養親圍小未荒涼鑑湖莫得君
王賜叢桂那聞吹古香
潛虬真足媚幽姿仍是當年班竹籬日落清風溪
上酌素鱗浮出惠莊知
記得娑羅滿樹花含蕤春暮遍隣家高樓匝月吹
香雪紅豆相思悵日斜
四松難擬浣花居竹影蕭森引荷鋤舍弟近來饒
韻事澗中堰水蒔芙蕖
一篙春漲竟川綠夾岸桃栽淺渚紅小艇竟同漁
父棹仙源還讓有長虹

引作思歸未得歸蘼蕪結綠胥荆扉晴空最怨三
秋雁相伴南雲陣陣飛

請告歸省示國子諸生徒

花裏尋師玉笋班幾年晨夕一朝還慚余白髮疎
溫凊惜爾青春視等閒致澤從來需俊傑詩書幾
見負愚頑南轅北轍三千里但肯精勤咫尺間

附　呈國子先生三十四韻　錢名世

維天有斗地有岳衆星綱紀群山宗士林師表
亦如此講堂肅肅掾鉛從我公魁碩世無偶溟
滓萬象盤心胷煙濤黃海渺涯際文瀾所激來
相洙屹然峻骨五千仞俯視培塿天都峰十年
前入禁垣選華裾玉珮搖玲瓏金鑾殿上唐李
白鴻都門前漢蔡邕篇章獨得典誥體洗濯藻
繪還醇醲是時　天子盡丹浦禪瀛一候消邊
烽　廟庭優閒権風雅儒臣于此垂勳庸石室
曉窺陛戟植寶書夜讀街鼓鼕經函史編日讐
校雌黃在手滅駁踳譬如士子謹牽課不較風
雨忘春冬或築神丘泐碑碣高文要繼蘭臺蹤
巻阿飄風閒游幸田中芳草披丰茸陳倉碧雞
太液鵠往往賦就沾黃封從臣詞藝公第一十

吏腕脫才無壅螭坳右事近香案柱礎顧盼皆
髹彤王商風貌今復覩西序弘璧東序鏞鼖帷
久已別重器欲藉景慶輝山龍袍衫百日換緋
紫胄筵禮樂陳三雝四門博士奉圭臬六館弟
子需陶鎔我聞海內式太學聲應若感豐山鐘
賈彪郭泰砥名節頓令清議歸章縫末流士氣
頗消蝕面諛勿復存英鋒公來勗以古人義虞
周盛事行當逢鯫生早與文字飲獲侍巾屨何
從容極知憐才乃公素每向渤澥游鯤鱅昨者
裾衣絳紗側命之平立毋禮恭人師實難我公

是所愧小草汙欒籠巷頭咫尺覩華屋掃門不
嬚履跡重槐廳晝長正開讌當簾翠色如波濃
筵前拜袖頡達疏百諷日已侵高春此時石鼓
辨舫艤一生淥水依芙蓉

又示國子諸師儒

縱說爲儒備苦辛儒官莫嘆志難伸時從俎豆窺
三古還賴絃歌覺四民藜莧充腸甘若薺虀鹽佐
食味如醇起衰八代名千載國子先生豈異人

項節母詩

項母歙縣人拊孤曰志發呱呱纔三齡朞功又剪

伐母誓以身殉怛然念貽厥床頭二歲女手攜煨
楫柮稍待遺腹兒如車復有軏其生若女流長則
哺糠籺藏獲漸散亾宗人逋逃窟登樓抉其藏僅
餘地一笏寇盜白晝來牽兒補行卒母也哭向天
賊寧挫我骨藐孤若見俘項氏亡也忽索裝從席
捲留兒守門檻盜亦舍兒行身裸足不襪手掬松
毛絲蓋兒竹籠竭所慮後騎來兒啼遘馳突賊止
兒幸生母力則已竭昊天復降凶歲祲山無蕨甌
米度沖男兩女恃豆龤引領新穀登懸罄已數月
當其窮餓時或言母計拙託女于豪家可以近肥
腯母曰是不然均屬茲毛髮膝下承羲方豈渝於
倉猝母本延陵裔是以獨超越熏蒸及族妹苦節
用昭揭太史如采風門應樹雙闕

北黟山人詩卷六 終

將母集序

鑄潭先生之官翰林也屢迎其太夫人就養京邸太夫人安於家園弗許也欲請告則格於例心怦怦然不遑旦夕矣尋拜祭酒駸駸嚮用一日讀唐書見陽城責諸生歸養語嘆曰吾人師也身杖之謂何即日上書陳情以歸歸偕諸弟朝夕承歡鍵户小園時與二三知己究性命道德之學洪度兄弟與焉間遇佳日則請於母偕友出遊遊必窮山水之奥盡日而返其所賞心處歸向母前剪燭縱譚以相娛樂退而筆之書爲大好山水録而又作

爲詩歌聯句紀之如是數年以爲恒無何太夫人以天年終先生以哀慟之退未踰年亦謝賓客嗣君東巖漪堂既捄杖乃裒其遺詩十集將梓而傳之而以將母集屬余曰此先子晚年筆也君兄弟唱酬具在請爲之序余嘗見先生山居之課矣曰侍寢門以篤天倫之樂曰資良友以收麗澤之益曰研性理以窺絕學曰熟史鑑以廣識力此外無所容心而不圖詠懷諸篇什遂因而日上也清而腴婉而勁沖澹而有餘味鉛華刋落其氣獨存殆漸近自然之候乎余觀古思親諸什或歌陟屺或感雖飛假物類以寫其悽惻讀之有餘悲焉先生之詩原本至性含蘊於性天之微又得峭厲清激之山水以爲之助故同一將母辭不必相襲而大旨則同此又善學古而不泥其迹者讀之令人藹然而深情亦躍躍興起嗟乎先生往矣而不往者蓋常留天地間也詎獨詩云乎哉康熙壬午夏徵中汪洪度謹序

新安吳

將母集

請假省覲歸梅莊八首

久作幽燕客煙巒未許尋報　君慈珥筆將母暫抽簪巷曲蒼筤冷簷低翠柏陰息陬三畝宅聊慰倚門心

古屋潛虬上先人此敝廬冠山堂塏爽疊石徑紆徐地僻無機事家貧有賜書苑裘垂舊德今日賦閒居

小園梅自古不受震風斜雪捲天無夜山寒雲有家少時封植樹歸見出牆花兄弟邀喧處西溪勝若耶

花嶼依叢桂春秋日正佳向平昏未畢蔣詡徑同偕鬭句爭敲鉢論書愛折釵素心饒韻事頗足散人懷

匹練豐溪水東西架石梁淵潭明黛甲沙岸帶修篁境亦非濠濮人真過惠莊鑑湖焉敢羨一曲受歸航

蠻舍忝蓮岫青疏接遠峰橫川高閣上三十六芙蓉檜掛雲中月燈明雨外春長安仙夢杳曹阮待支筇

老樹何蔥蒨名從西域傳交柯高負日接葉暗浮煙愛此存三徑長能覆一椽山莊紅豆發半榻靜忘年

石鼓摩挱久長歆屈過之九天常戀　闕六館愚爲師騄駬馳千里鷦鷯寄一枝黄金臺畔月回首漸江湄

將發潞河承館師京江相公枉顧草堂話別敬賦長句答謝

辭闕日華東策馬沙堤路　君師恩誼重青門屢回顧絲柳縈御河鸎翁囀宮樹獨上沙棠舟煙汀侶鷗鷺夫子儼辱臨語語出肺附弘閣羅英材養士吐其哺何期蕭艾姿款款念歸去側想紫微天香案吏恐懼包容丙相茵手授以章句如翁合衆音鏗鍧遇韶頀如百谷之王細流亦分注雪立十年餘淬劍歐冶鑄此時宮府清　天子藉前箸賡颺禹皐先帷幄杜房著甘盤資啟沃曲江美風度岳牧領羣綱經綸藏武庫大哉寅亮功朝贊豐霖澍未能學山海那敢忘趨步殷勤荷慰勉花陰當

日暮賦子再拜陳匪爲烟霞痼倚門鶴髮親板與未一馭忍貪圭組榮而忘諸孺慕荒園槿爲籬寒葵散秋圃上堂何以餐橡栗與山蕷此行經南徐江聲雄北固鯨波日吐吞鐵瓮莽囬互巨滙鍾英靈平泉不世遇登堂拜慈闈湛恩深雨露無由報瓊瑤短楮申悃素闕下紅雲飛蒼生長布濩

和西陂雜咏六首 有序

宋漫堂中丞所居西陂潭壑鏡澈柳栝竦條爲宋城之冠曩在潞沙官舍讀綿津集所咏六作輒爲神往余家梅莊別業面黄

山臨虬溪潭娑羅緑映宦游　京師十四載未得窺圃而中丞與客爲紅豆聯句有曰亭亭海南木結子麗不億遂覺地以詩傳花以人重今年請　假省覲秋過吳閶因次西陂諸韻賡和而屬查梅壑爲之圖夫亦竹里鹿柴素有同心午橋平泉更饒風趣云爾

渌波村

南湖媚村莊幽姿逦迤入水禽穿麥畦啄粒頻求友屋角樹如薺點綴晴絲柳

釣家

藕花罩白魚緑楊斷人境垂綸匪釣川偶然舉苓箵荻岸隱柴門棹歌隨反景

緯蕭草堂

絡緯吟秋花荆籬劃然截中有鹿門人浩歌宵不輟著就筠廊書臨川嗣世説

和松菴

蒼虬拂古瓦逕曲靜如山驟雨溜霜皮千尺噴潺湲幽齋勝浣花四松移此間

芰梁

菱芡牽淪漪拄杖圯上步溪叟擔瓢來斜月霑衣

露翛然邁惠莊波漾遥青樹

放鴨亭

柏波下急瀨梳羽畫晴沙少陵咏花鴨堦前詎足誇對之發清嘯秋亭露蒼葭

到家

巷竹猗猗垂山桂亭亭覆入門拜慈親白髮頳微瘦薄宦十餘年懽愛類穉幼款款問中朝不私及堂構嬌兒髮垂額及歸畫婚媾斜門孫睹窺茲客曾未親憶昔少年時老屋壝篪奏樹大過十圍溪

月長如舊喜極增欷歔烏鵲羅前後匪敢賦閑居
獻母南山壽

掃先太史公墓

捧得鸞書至今朝拜墓門艱難思世澤錫類荷
君恩淺土悲長在幽阡志久存禮經三月葬望古
淚雙痕

紫陽書院歌

紫陽山繼尼山出講壇閒世動天闕徽國肇基始
吏部授學龜山探月窟少游郡學据幽叢槃阿築
堵穿嶒嶫作尉尤溪憶故鄉紫陽書堂託剞劂（吏部以紫陽書堂刻爲印章示不忘也）佩印將無佩韋同鄉心一一名堂室篤

生文公續絕學濂洛眞儒此其匹異時家山夢不
忘援筆嘗書舊山月（文公自閩歸過外祖祝氏故居書舊時山月四字今在鳳岡精舍）四海學
徒勤仰止白鹿洞與茲山埒理宗崇儒書法工宋
守韓補奏紫闥懸針倒薤落巖阿面山臨溪院軒
豁風泉雲壑（軒名）邀林巒生徒絃誦歲不輟檐楹四
遷閱四朝（書院凡四遷明郡守張芹始移於山上）闔產羣稱此幾失嘗考
周子本道州迕廬亦以濂溪述不忘故土名亦存
此地源流正須別曩昔曾學山之阿御書碑記稱
諸葛（淳祐六年諸葛泰碑）遺邊　聖主重先賢周程張朱賜書

一獨此書院金榜遺（臣充）更請凌雲筆　天子怡
顔報四可守臣廷梅勒堂楔恍對大禹書峋嶁風
翥鸞翔虎螭活季春十日歲乙亥畢集羣彥羣脂
牽椽木藤花吐鞞鞢激湍木鳥鳴嘐戞稜稜石角
鈎人衣琵瑟展齒侵苔髮入門飛翰接青霄蒲伏
高瞻堂下謁恭繹　天語紹危微不明正學何由
達須吏伐鼓鳴鯨鐘薌合明粢薦清潔配饗西山
與勉齋宛如孔廟叅十哲多慚主爵前致辭丁丁
伐木歌三闋（時歌伐木章）禮餘肅穆講堂開施吳耆宿更
相質（施虹玉吳嶽仲諸子）三復彼陳太極國性天千古無殊轍

憶公淳熙省墓歸大會通儒暢經術山長自昔留
青種會錄猶傳飄玉屑四大書院人聚學宮墻肅
肅九州列不及茲山懸　御書後先焜耀光門閭
喬雲長擁護宸奎（閣名）世守山堂環立雪

附紫陽書院新成慨焉紀述　贍泰

皇帝崇儒隆飛翰學達性天諸儒一闔之考亭
欽紫陽賜彼遺此斯爲闕臣父祭酒主文敎抗
疏拜請龍鸞筆天高日升表巖阿灑落銀鉤畫
屈鐵虞褚瑟縮顔柳瞠淳祐金榜難爲匹（宋理宗御書紫陽書院四大字頒於門）入院肅穆凜　天顔性道朗揭天人澈

文公傳句　昭代尊屏除異學若猶獺況復
聖言垂洋洋更扶天根探月窟歸省大集五經
儒釋菜禮畢窮毫髮顧瞻榱桷疑槎枒侈剝亂
昧神明褻前時築室等道謀自我作新在果決
悲哉夢奠未觀成遺命小子告同列充充瞿瞿
勉襄事諸公賈勇興也勃成歲辛巳月建亥閉
閎崢嶸階序澗前後廟宮中講堂改憑虛閣故址爲道原堂手
摹紙本舊山月汪道園摹文公書舊時山月四字顏之章齋祠維昔宋守創城
南四遷茲山名稱實森然環堵規制殊今之視
昔勢軒豁獨慨形骸土木存象敎頻爲二氏竊

卓哉明初定廟制宣聖韃旒奉詔撤延及世宗
盡革除天下宮墻無一設　國朝會典治輝煌
木主高下周官尺胡爲茲像留人間敬告先師
毀也必筮日易主羣翕從篁南老儒布茲說家伯
徵仲先生著易木主說兩廡陪饗儼四配高弟儒宗二十八行
緒衛道兩齋廊有功則祀無塡圠是時小春氣
冲融省牲之夕月如雪厥明齋祓薦溪毛虔宣
祝冊歌三闋衣裳綷縩拜堂下影靜千人氣容
壹遂升講壇斥清言施讐經義玉霏屑謂虹玉先生士
氣奮拔吾道南有似鴻都睹碑碣邇來東序設

卑比黎莧充腸宵不輟舊時山月照今人遍山
紅綠天機發

前題用朱子天下掌書落成白鹿洞韻　贈淇

夫子宮墻尺未成棲題初搆聽嚶鳴羣瞻本主
欣符禮薄薦椒馨略盡誠領取春風今似昔豈
知山月去還生獨憐暗滴皐魚淚灑向青峰問
舊盟附許汝霖重建紫陽書院碑記　今天子教崇儒術首以程朱之學教天下四子書五經傳註壹宗朱子又世授其子孫五經
博士一建陽一新安不忘其所自出重道之典亘古未有也余昔學江
南過紫陽山蒼鬱深秀登禮朱子之堂肅然祇敬儼如當日坐皐比談
經春風拔拂考其地爲靖獻公讀書之所朱子自閩歸復止此講學宋
理宗御翰榜其門曇氣猶新而代遠年遙典替隨時瞻拜之餘未嘗不
三致慨也會同門吳君酒鄉源疏請　御書學達性天一額頒之講院
山野人士兄　聖主尊禮紫陽如此其至而是肄業於書堂者日益衆

未幾鵠淳歸省釋菜朱子之前與諸宿儒講學累日夜復慨然以頹圯
爲憂寓書汪太常涵齋顧給諫恒夫汪學使棣園共襄乃事三君子亦
欣然解橐工未鳩而鵠淳捐館矣遺命其子瞻泰瞻淇曰事不可忘越
一年辛巳二子遵父命告於施子虹玉汪子楚英秋屏聯同氣以興厥
役半載而成先是講院前堂祀朱子後爲韋齋先生祠中爲憑虛閣拾
級而上循墻行門户各向不相屬鵠淳以爲非宜至是改憑虛爲道原
堂後由中入前後絡聯軒豁高朗不廢舊蹟足侈後觀工既訖將修祀
事諸儒議曰廟有像非禮也朱子嘗言宣聖不當設像而背之不可且
學宮皆從王制易木主宜從王遂撤像易主兩廡陪祀宋元以來諸先
哲於後別置兩齋廬一曰衛道一曰衍緒以報功以纘續也既竣事瞻
泰爲書乞余言勒石余曰是舉也而七善具焉昔朱子兩世不忘故山
入閩後猶以紫陽書堂自名其室千百世後魂魄猶應棲此上而旁風
無所障蓋可乎新而妥之善一　瓌榜高懸山靈壯采乘此不爲網羅
渠楠摧頹葵凱甚焉堂搆復新　奎章不益炳乎善二朱子常言山故
有老子宮今去土木之形二氏不得而托揭虔妥靈符契禮經巨典也
善三既食饗宗曰嚴不濫祀功祀德後起奮興善四廟宮判絕前不顧
復合而一之庳於古而諧於今肆習燕息之地咸具善五鵠淳倡於前
羣士響臻棟楹榱桷之屬決旬而辦釋奠之朝衣冠綷縩千百爲羣而
施子設帳其中春誦夏絃浸浸乎盛於鄒魯善六余過觀士大夫家厚
自封殖遺後人曾不一當於用或且沒其父之善今鵠淳清白傳家而

其子克繼父志麻衣入講堂以踐先人治命是可謂孝而知道者余故曰有七善也因函書之俾鐫石使世之君子讀紫陽之書慕紫陽之堂而并以知紫陽之鄉爲大有人也工訖於康熙辛巳冬十月桐翰垣氏書碑陰

過黃山雲舫贈雪公

歷歷蒼玉磴層層白雲嶮山中霜始新紅黃已深淺涉險興彌王探奇足忘繭不識化人居屢逐巔崖轉猨公如有情前峰嘯相引忽然心神開茅茨已在眼老樹奇無窮羣峭青不斷堪稱此山最豈獨人間鮮散髮見　至尊赤脚辭京華問君胡爲然心只戀煙霞空山掛瓢笠遂與雲爲家我今躡芒屩入谷

餐胡麻語不及塵世花鳥同咨嗟山樂飛幾羣怳聞聲交加更展山花冊碧玉間丹砂芳馥不知名歷落紛欹斜不入維摩室誰見天女花何當謝塵緣雙杖拖畚鍤

岑山

歸舟渡揚子金焦峙中流秋江波浪寛浩淼擁浮丘歛浦有岑山奇勝良與伴放艇亂藻荇不驚沙際鷗石趾絶附麗山根水四周蹋磯懷釣叟元鄭師山隱此披雲想岑樓冬夏樹欝葱寺藏嶠益幽夾岸羅人家環匝如十洲鐘聲驅暝煙泊濤石名風颼颼同人惛忘歸月上已如鈎

悲樵子

悲樵子悲風早春起樵子竹屋背潛溪負薪賣錢奉甘旨今年元日至人日皚皚雪滿千山裏父母饘粥失晨昏樵徑封埋瞠目視山鬼晝哭烏亂啼黑雲壓頭氷裂指徘徊自掛東南枝水爲嗚咽山爲圮悲樵子悲風早春起艷陽天氣黯然愁梅花零落沾泥滓安得皇天五風十雨倉廩餘直教天下深山窮谷遊康衢

正月十四日雪

曉起園林別枝枝盡作花小山成峻嶺曲沼聚圓沙夜月失無色春陰當有涯來朝燈火節霽色轉貧家

梅莊雜咏十首

潛虬山

幽磴踞芳叢卜築邈人境逶迤蟠莽蒼籬根踐松影深夜泓下吟偃伏答箕潁

梅莊

霞院萼緑華明月淨如雪手澤先人遺幹古撐屈鐵作花蕩春風香風吹不輟

棣華堂

紅栗挺雙柯空堦延碧蘚四世居此堂刻意捜墳典潑墨有華亭鄂韡相黽勉堂額董文敏書

養親園

茹荼經兩代負米涉寒暑小圃娛老母廻塘紉芳蕤載捧綵綸音鸞鶴來夘笑

花嶼

竹嶼森森柏花煙含露梢闘茶兼祭墨幽韻謝紛㕭素心尋古懽疏畦藉白茅

松泉澗

泉生澗石側澗古泉愈新夾道屯雲起交枝漏蒼旻跨橋還盥漱翳然魚鳥親

娑羅樹

託根植西域稽含未能狀閒歲一生花花時蜂鼓浪高標冠羣芳鮮葩自交讓

橫川閣窓對雲門峰峰下爲浮溪流百里爲豐樂溪注於閣下即虯溪也

飛翠落雲門軒皇當户牖一川帶柴扉迢遞樂溪口三復許渾詩樓居隔煙柳

虯溪潭

潄潭倒景清輕舠處波皺衆留葉鯢鮞容與呷石溜赤壁玩回流山月松間透

蒹葭館即潘景升太學別業唯餘假山數片白松一株

秋水懷伊人潘髯輿瀟灑山史追桑經疊石非云假倚松哦日斜霞城衆山赭

白燕廬有序

合肥李相公葬母太夫人郭外四十盟湖光蕩漾檜柏蕭森中爲丙舍昕夕廬居落成日有雙白燕翔集焉太守因以顏其廬昔吳叔和負土成墳而赤烏巢於户蔡中郎廬母側而白兎馴擾其房物理所徵孝

感輒應矧祺官異羽啄草松楸乎苑閒而異之作白燕廬詩

貞松堂岿莪中有純孝子自　天題未乾鳴咽動泥水晴湖蹴浪花月浸寒濤裏幽隧夾長楊白雲吹不起築舍匝墓門苔磴獨徙倚楠葉壓踈籬女貞胥石崗儼如御板輿將母猶陟屺翩翩白燕來銜花曳修尾廵檐弄素裳昏旦伴棲止疑將蒿莪泪滴向仙人履呢喃春復秋何異蒿銜紙緑野爭稱裴平泉但誇李何似白燕廬白華相媲美

任公路

梁代去千載任公今有溪行春遺勝跡此日愛攀
躋撵柳依沙直鵁鶄掠水低臨流風景在幽興古
人齊

過汪右湘故園

憶過水香園梅花媚春晝橫枝壓籬疎倒影垂塘
瘦微風入座來香雪松間透清境恍心脾名流喜
輻輳主人興瀟灑開尊列巖岫聯吟最工敏飛雨
助馳驟揮毫若煙雲春蚓秋蛇走觥籌競交錯拇
陣更攻鬬爲樂殊未央中懷永鐫鏤重來游潛溪
溪水尚波皺殘蝕四壁墻頭竄鼪鼬惆悵東風

前綠萼花尚茂攀條獨涕洟斯人不復覯紡鯉尚
在沼麈履尚在閫笛聲何處吹悽愴山陽舊

重游古巖五首以寺憶曾游處爲韻

春晴絮帽開山屐凌晨始數里披嶢巖爲訪前游
寺荒塗遵舊蹊別院闢新置衲子無相知虬松自
蒼翠

古寺嵌巖腹虛白反逼側我欲移佛廬懸崖露傾
仄豁然放眼開天几（山名）可憑軾此願今未酬息壤
時記憶

徑山大曆詔示我自老僧（唐代宗手詔今仍存寺中）御墨勢軒翔有
目覩未曾還留建文鐘追蠡牽枯藤千載白雲在
閱盡幾廢興

班春范石湖曉出恣冥搜名泉經逸駕品題甲九
州余昔洗莓苔長歌紀勝遊自匪白社人安得久
巖丘

寺後千尺巖滴水最幽處琴瑟雜笙竽音響酣昏
曙大壑羅萬松謖謖風相助殊聽洗塵懷悠然淡
塵慮

橫川閣歌次梅淵公原韻

十年頻憶舊山莊梅花叠雪神飛揚矍硎秋駕橫

川閣爲托毫素圖巖壑還壑嶢巖四望開歸來閣
上好擎杯枝頭黃鳥弄晴霽澗底長松滴蒼翠主
人不惜典裳衣晨風零雨友朋稀忍使春秋去佳
日還將書史耽晨夕有時揳策遍探奇某水某丘
無不宜何如結架獨舒卷瀲潭迅瀨日經眼隔川
青嶂插長空攢列黃山六六峰凭欄目送歸雲去
閣中屏幛羅煙樹

附原韻　梅清

昔年拂紙畫梅莊凌空結想神飛揚今朝親到
橫川閣眼中始見眞丘壑閣上千峰四面開主

人對客日銜杯我來正值雨初霽谿山滴滴生
新翠大阮小阮褰我衣有約能來且莫歸誰知
一醉便十日子偕汝和連朝夕煙樹雲巒變化
奇曉夜陰晴無不宜無邊圖畫舒還卷天教飽
我看山眼一聲長嘯向高空虛窓却對雲門峰
明朝曳杖黃山去也應回見娑羅樹

仲春上蔭山潭舟泛二首以上蔭二字爲韻

晨光鶩放晴野艇乘春漲矧復泉素心煙潭興彌
王舟子非長年似挽瞿塘狀子鵝鼓翅開童魚鬭
波上（童魚見淳熙志）搴柳絲作簾倚石壁爲障歡言更小酌

徐振登山杖
孤亭聳層霄突兀亦太甚俯仰紛應接心目馳難
禁千峰落飛泉一谿成巨浸岸側遍柔桑春風降
戴勝謾謾巖前松蔥菁堪藉蔭草莎軟於綿花茵
詎須賃

附 和前韻　　汪洋度

虬溪有扁舟慣愛乘春漲朝來雨新霽風光正
駘宕況值酒人聚歡如坐天上到眼有芳菲桃
花未全放但聽鳥聲多舩頭便相向褰裳試散
步身已到青嶂

青嶂夕陽多紫綠浮寀蔭沙際見歸途欲別更
豪飲爲言春已半苦被風雨禁從此晴光啟良
辰合開社韭翦早春芽甕開殘臘窨和歌有餘
樂何殊繭抽絲

和前韻　　王崇

柳搩花然溪司戍駕遊舫眷言墨磨人（時舟中共閱方于魯墨譜）
數日桃花漲翠鳥坐枯藤倖杯視其狀俛仰弄
好音省躬嗟骫髒維舟丹嶂前水射斜陽盪覗
懷雲際峰芙蓉簇其上
舟醉弄春光遊屐非所任（時予病足）隨流興不淺登

臺花觸衽遐覽何茫茫彷彿五湖浸落日渡歸
人（于鼎先歸）立傾若下飲馳流灘下船奔放不復禁
回視影蒼蒼樹木交相蔭

再用前韻

風光豔一溪邇流潭之上灘迅舟欲前開勝在
清漾水嬉誠可娛能察春情狀如何花亂飛抱
水相蕩颺吳公風雅林折简招直諒捉手醉春
風陶然傾家釀
春温日腳黃依壁藉芙蔭翹首山巔亭欲奇石
可枕躡磴穿竹林森綠光沈浸下瞰暢幽襟目

眙不相禁水際一鳥飛乘乘鳴戴𩾏理楫順清
流良朋動歸吟

雨中望齊雲山

細雨廉纖四月寒登封橋上隔雲觀天閶虎豹憎
人跡五老空濛露一巒

魚亭道中

曉臨魚亭水車馬亂潺溪潛魚潭可數帶藻石相
牽臨流羨佳景別自成黟川雨歇雲猶漬林旭橫
野煙欲䰅磐石上垂綸谿渚前向子願未畢買山
復何年

祁山

出自城東門探奇青蘿洞何處乳泉飛明月遙相
送

閶門灘

峭壁開閶闔奔流受約束長史英風存遺像動幽
曲

槲木嶺

一嶺行殊坦雙流去自遙西通彭蠡瀦東接浙江
潮茅屋依青嶂樵歌落紫霄爲䲡淳朴處疑有小
山招

答金會公同年

聯鑣共直承明廬判袂江山七載餘夢斷子尋峭
赤壁夜闌波瀾冷蟾蜍君才燕許大椽筆石渠藜
光分太乙問奇曾許載酒來襪線真慚等蟣蝨后
蒼曲臺共寘樓王存九域相搜求夜燃絳蠟抽蠹
簡曉趨金閨聽雞籌如雲意氣堅銕石蓬頭畠飯
忘形迹兩家兒子亦膠漆款款楓天話蕭槭自謂
長年把臂游星鬢褰衣白雪謳一朝寘鴻天外去
江村日暮酣漁舟空餘小臣歌靡盬日上橋門睇
石鼓古柏霜皮溜雨寒殘碑蘚蝕開塵土去年家

山烏柏黃陳情將母歸梅莊高堂鶴髮幸強飯少
小環視胸茫茫自憐宦海負羈紲荒齋寥廓溪聲
徹閒看白鷗浴汀沙翹企黃州沁氷雪炎天遣使
輕雲飛瑤草芬芳上我衣多君好事勝疇昔浣花
獨慨賓朋稀我亦南來閉深竹殷劉凋謝如兒禿
興來潑墨寫山川追逐蕭幾補王篤（時予輯新安大好山水錄）時
踏天都最上峰楚江疋練煙雲重好待靳春泛秋
月陸羽泉畔尋高蹤

合歡樹

蕤忩從來數合歡如雲花葉作絲攢㩗丹映綠亂

潭上笑倚扶疎看水瀾

送弟雲逸之廣陵

衣沾黃海雲猶濕帆轉桐江月又升千里畫圖多攬勝池塘艸閣夢殘燈

奉懷澤州尚書陳公二首

威鳳資長風覽輝翔八極朝旭湧煙霄萬象希顏色卓哉陳太丘羽儀天下式蓬池領羣彥藻鑑甄百職桃李侍門墻十載荷栽植慚非眉山徒乃受廬陵識公曩暫息阪王屋獨登陟我亦返故山徒倚蓮花國遙遙關樹青夢斷天南北翼薄銜蘆鳥

雲路飛無力何幸貸瑤華慰我日相憶台星耀三階翹首光可即

尚書領度支持籌方借箸餉急朔方兵宵旰切睿慮轉運得蕭曹痌瘝歌樂蠕霑霈垂天雲崇朝青雨布遂使風俗恬豈獨倉箱裕此願慰黔黎倚檻重傾注斥鷃樂叢莽鯤鯨戀沮洳詎敢躭林壑有母勤侍哺甘毳未能供板輿聊日御烏養得陳情魏闕懷恩遇遲念舊横經當階重解屨霄漢履聲遙何能忘趨步

舞燈歌

華堂清晝羅氷簟獸炭爐紅夜歌舞秉燭追歡擬古人優孟衣裳殊楚楚酒酣翠幕燃龍膏琉璃四射光繡柱細腰緩帶胥銀泥長廊急節催鼉鼓雁羽次第三五行瘦蛟跳波遶堂廡時如季郈鬬雞雄間列鵝鸛張卒伍宛虹廻帶垂長鬌拔地枝撐蟠窣堵疾如脫兎驚飈風裝成髻髩增嬌嫵是時酒陣輿轉豪主賓盱眙不暇睹聞昔青玉銜蟠螭焜燿百枝難比數那復仙槎問霓裳行樂疑登廣寒府

雪公過乱山信宿作梅莊圖見贈賦答

孤雲有時游天際來梅莊九載出巖岫梅花爲之芳梅花舊所種新植雜松篁亦只自怡悅未敢招求羊爲公一開徑小樓榻已張巡檐肆延賞山月正蒼蒼置身丘壑久獨愛我草堂自擬輞川筆潛乱生幽光豐溪作池沼黟山爲垣墻雲舫籬落間共此白雲鄉

潘烈婦詩

溪畔有高樓朝朝皦白日上巢雙黃鵠棲止性專壹一朝失其雄飛鳴心斷絕良人既黃泉擲身地墳裂衆姆羣持之聲咽肱右折移夫故寢簣絕粒

九日卒合殯貧弗舉歸賵埋同穴觀者塡路津州
府拜其烈北邙白楊多衰颯夕陽沒何如此高墳
蒼碑揀毛髮

附 前題　汪士鋐

潘烈婦羅孝女女年十二曾刲股療母母疾瘳
十七嫁爲潘家婦安貧力作操臼杵茶甘如薺
不知苦舅病疽夫遠賈晝夕侍舅不知暑舅見
新婦慰之使去婦泣而應拂拭如故舅歿夫奔
喪哀勞復病瘵婦親服勞兩載不替夫知疾不
起謂婦來我家典盡嫁時衣脫盡嫁時釵曾無

幾微見顏面高堂孝養翻有加我死無子復貧
窶且自歸寧母更誤烈婦含泣謂夫且休脫有
不諱相殉一坵秋日瘦秋風哀所天旣斃腸斷
心摧視夫含殮於堂置棺祭奠如禮閉戶投繯
有母與弟來自溆溪力救復甦環守不離婦紿
家人我從母命言食自若以示可信越月將晡
急登樓聳身下墜風颼颼兩臂俱斷息未斷命
移故榻瞋雙眸長餓九日氣始絕容色如生室
香潔有婦如此閭境驚傳維司成公重名教爲
傳祭告嘗身先賻以棺衾更營葬四達嘆頌稱
公賢綱常名義自砥柱悠悠薄俗誰能然是日
觀者驚億萬有車擊轂人摩肩孝烈自昔固不
乏如斯奇烈眞驚天嗚呼如斯奇烈眞驚天

前題　汪洪度

東家有少婦絕粒已九日不聞婦呻吟但聞母
嘆息嘆息兒命苦舅疽夫復瘵鬢髮惹蟲蛆淚
血裹襟帶母昔如兒日亦早稱未亡焚焚兩隻
影天使共氷霜繫頸韓憑妻墜樓石崇妾一爲
宋王逼一爲趙王脅今兒誰逼脅繫頸還墜樓
軀體未全虧何不少淹留首陽恥周粟猶聞采

薇食兒心有何恥乃不進涓滴含笑從容荅母
也實天只憶兒年十三刲股母病起一從遘夫
疾籲天夭夢夢披髮入神祠神不鑒兒悰夫瘵
歷三載力弱膽更細茫茫九重泉孤魂有誰侍
須臾語聲絕四壁寒蟲咽阿母撫尸號肝腸萬
人裂

前題　瞻泰

兎絲縈女蘿根枯莫結實結褵一十載貧更堅
膠漆經年郎寢瘵商飈夜蕭瑟泉臺誓相從同
穴妾願畢辭一郎聞三顧之耄姑阿母髮髮矢

靡忒若幸毋爾爲解二棟梁中夜摧鬼伯號山月
一慟絶復蘇視含帶褰經此時星漢斜秋七月
廿一明發理蠶絲雉經掩蓮室解三阿孁奔救之
環伺日四五勉稱未亡人解頮事鍼縷日落青
疏黃古瓦跳蒼鼠巍巍四十尺疾隕輕如羽階
裂折右肱觀者髮上豎請就故夫簀含默獲死
所解四阿弟跪姊前强舍噤不語腸枯九日終胃
蟲口中吐魂魄得隨夫異香散庭户解五州府聞
此烈弔賻旌其閭鄉里聞此烈窀穸營康衢路
人聞此烈萬里送有徒寡婦聞此烈慟哭懷故

夫解六平陵松柏桐豐碑莽回互翩翩比翼鳥同
向北邙路但從泉下歸不問人間譽解七

小園歲暮

君恩許著遂初衣日日看山掃釣磯萬岫排檐分
曙色一溪遶舍帶斜暉梅花香透知春近爆竹聲
傳識歲歸廻首長安燈火盛故人風雪正輕肥

歲暮即事

去日幾何日甲子已一週流光雖易邁卒歲差優
游涉園幽趣饒花鳥紛應酬狼藉梅花蓝似爲稻
粱謀飲啄亦可悅竿畢毋復收寒葩漸次舒索笑
憑高樓竹木互蔭暎光艷始能浮孰謂無經營驅
使曾三秋餽別與守歲坡老殊勞憂菟裘可終老
何煩問糟丘

得曾孫

先世單寒一綫存祖父三世單傳今朝五代萃柴門解頮湯
餅勤將母寸草生芽擁壽萱

乞汪文治篆五代養親園圖章

貧米寒葵花影斜荒涼園小際蕭葭笑無長物貽
孫子綠字勞君補白華

書懷

林卧三年得所如檐風握月賦閒居翶翔幸放羈
籠鳥游泳真同縱壑魚莫往莫來封鹿柴某丘某
水任牛車惟餘天海庵前地寢食終思結草廬在庵黃山平天矼下爲山之正中四面出游皆便近惜傾圮無居者

丁丑生日示兒

親在不稱老壽豈足娛親非不願娛親爾未諗子
真曾祖昔蒙難年未及翁子爾祖年亦然捐棄痛
入髓憶爾祖四十驢背寒雪吹村酤乏糟丘買魚
絶鯤鮞自傷隨行役稱觴闕甘旨默祝耋與鮐懽
顏潔修瀡滫祿仕不逮養恐懼守遺體何忍自稱壽

爾口愼勿啟明年高堂春五代敦天倫率爾躬進酒萊舞依松筠(復三年庚辰千母秦秋高八十)

叔夏游廣陵經年始歸雨失黃山之游憤惱無已詩以慰之

去掛春帆歸杪冬滿江風雪冒寒衝空探后土祠瓊樹屢負軒轅洞白龍扉阜眞形元未識嘉陵粉本若爲容賴余山水殘編就豈必支筇六六峰

喜得三弟歸信

一雁久離羣飲啄淮之南此地難久居豈爲稻粱貪稻粱誰與謀食蘖何時甘千里各分飛衎衎終懷慚北圍共負暄南梅開兩三山僧報汝歸歸期近傳柑爾時春意深條柳當毵毵老母免倚門和樂有餘湛兄弟免入夢春草映澂潭諸子免鵲占柴門望停驂願爲比翼鳥勿作吐絲蠶載繹棣華詩相逹誠何堪

落花二首

打起枝頭鳥勿踏殘花枝昨宵春雨過芳艷已紛披

落花怨風雨飄零好顏色慚愧一株松青青古巖側

春晴

早春雨亦佳既雨晴更適朝暾射高樓眸豁室生白攬衣推綺疏岫沐如水碧淑氣媚川原蕭摵非昨昔衆芳欣煦陽時禽鼓羽翮倦卧久蟄藏起著登山屐

正月十二日雷電

驚蟄節尚遙雷電倏交作天容恐不開憂心實驚愕憶在去年春積陰罕廖霽新花辭椏枝鳴禽伏叢薄雲龍氣噓空艷陽反蕭索大麥委汙萊小麥艱刈穫三春旣滂沱夏秋乃熯熇變理將無乖雨暘失時若吁嗟乎農民胡忍視隅膜米貴翔如珠賣牛與錢鎛今年際首春阿香驅宾寞凍雨繼飄風淥波漲谿壑晚瞻沒星漢曉眺埋巖壑恐遂無來麰安能貪餺飥四方水旱傷 九重恤民瘼廻天力大哉陽春庶有脚解慍歌阜財子我烝黎樂

登靈山

家園對玆山飽看無早晚勝日始登臨紆盤凌絕巘蒼松拂高空綠篠依峻阪陽崖畢岡巒陰壑混近遠北彰六六峰畫圖呈粉本山川旣寥廓俊傑嘗棲遯讀書臺依然半臂亭未損師山與韓公千

載令縺綣霜風落木葉瑟瑟循徑逐香草不可尋
何年樹蘭畹（韓國公李善長微時讀書山中卒營亭元鄭玉歸山邀河間王於此）

一樹菴二首

空山有佛廬長日無人跡冉冉白雲飛疑是來迎
客
蘚磴延古意山樓接旭光人喧鳴鳥變坐久落梅
香

過長翰山中觀瓔珞松有懷松圓詩老

老人著書此山中老人巳去留此松古榦撐雲寒
夏日長條拂地颺春風黃山奇松千萬樹瓔珞峯

頭曾未過亭亭車蓋樓桑邨異木應生異人處當
年高閣以松名撫松覔閣不勝情歸家讀罷浪淘
集羨殺虞山得耦耕

登黃羅山

黃羅矗雲表作鎭西南隅雨隙速游侶勝具萃斯
須麥綠被原隰林翠漸扶疎山麓兩三家自矜泉
水殊牽茱忘荒翳振策輕崎嶇絕頂固員嶠亭亭
中央居黎陽西繚繞歙浦東縈紆漲川若明練沓
嶂如華榯千村與萬落窣堵撐田廬孰謂宜秋眺
春游樂有餘吾家對茲峯遙青當綺疏南極誇山
史（黃羅一名南極壽星）潘羿縱所如（明潘景升太學著新安山水志自號山史）今朝晴景
豁一握天可呼齊雲復帽幫招手尋歸途行行且
銜盃好風吹衣裾

附　前題　施璜

仰止黃羅山欲游久未暇今春祭酒公招我同
夙駕夜聞震雷聲勝具欲中罷微雨洗青山旭
日照花下鼓興五六人境移如食蔗途經瓔珞
松游侶廻相迓掀髯導于行山峻不驚詫逶迤
陟山巔獨聳類嵩華百里指盻閒天馬（山名）近可
跨四望村復村所見多如乍身在白雲上心無

絲鬢掛茲游洵樂哉風起如欲夜雨勢似催人
歸興且酌竿煙墊幻游目可悟易變化相約秋
再登年豐觀刈稼

前題　瞻泰

樓頭觀爾久朝朝發孤興昨宵雨滂沱起視山
容靚山沐瀑花寒幽谷鳴且應賈勇作先驅一
步一入勝絕巘衆中尊磊砢羅石磴黎陽界古
歙廬井瞭明鏡灝氣凌九霄我與雲爲莁人寰
可超越獨立天風淨化人居名山長遵鹿麋徑
質君西厓談一石瞻各投詩見貽戊寅夏曝

書忽檢得之書此寄懷用西厓韻

林居衣芰荷匪爲樂恬退朝簪雖暫抽魏闕心常對恩未報涓埃雨露深霑霈有母慚寒飱霜髮漸老態多年缺晨昏子職焉能代老屋三兩間畦圃甚荒穢蒔花娛萱庭課刈自灌溉編槿以爲墉溪響納雲碓小樓當雲門雙峰冠髮髻五代共一堂軒冕謝一槩俗以山人呼不問水蒼珮餐客梨與栗樸野訕流輩僕先世孤貧隕穫夙所耐子母雙白頭出處慎尤悔諸君盡代才廊廟珍鼎鼐濡筆螭坳書偏邪豸冠戴封章　帝曰俞作賦鄒枚配

爲國進珪璋散樗甘草萊三伏燀赫曦忽然氷雪在伸紙誦過日虛崇使心痗五年隔承明風雨異明晦念昔如轉蓬惟大車以載涼蟬吟柳絲秋思增以倍輕雲東北馳瞬息恒與岱

附　原韻　湯右曾

巍峨今儒宗公如五岳岱延陵大賢後世達典型在詩書承累葉彪炳紛藻繪傳家棣華亭聞者知友愛中有養親園花藥燦多態公初讀書處黃山小樓對下有百尺溪溪聲喧雲碓烟光變朝暮山勢爭向背發而爲文章卓犖壓前代起衰眞大手落落誰與配煒如金殿草鏘然玉堂珮公之博雅性蠹魚收細碎公得闡洛詮金石閒罄欬袞袞長安塵公獨樂恬退澄心觀往後貞志絶尤悔高深詎窺測約略舉其槪手生門下士混籍凡幾輩昨年校春官鋤剔理荒穢本以採蘭蓀何圖壯蓬艾青衫上講堂辱公勤敎誨百家搜寶秘六藝精剪裁侍坐每夜分燭跋見至再右曾薄材資有聞行不逮懷恩無所報拊心空自痗公爲王謝門玉樹種庭内海國珠自光天孫錦無類清和好時節晴雲卷黮霽

一尊持獻公南山翠如黛壽考咏作人菁莪資灌漑他年秉樞軸微名置夾袋

原韻　李斯義

夫子天都擅譽髦延陵甲第五雲高襟披石鼓三秋月筆瀉松泉百尺濤化澤詩書陶冑子照人氷雪重吾曹金門猶憶朝回早紅藥花邊運彩毫

三十二峰一草堂橫川高閣俯滄浪疎梅檻外攢羣玉老桂庭前逆古香花輿壽萱根自茂池塘春草輿應長南雲渺渺慈闈遠雪立蕉窓夢

未忘

原韻　鄒士璁

瀛洲昔傍玉宸居象笏銀章獨佩魚手筆共推唐德裕風流應擬漢相如螭頭香霧朝裁詔芝閣藜光夜較書賦就甘泉歸制院御蓮爭擁步徐徐

黄山雲海神仙地暫爾抽簪一探奇祇爲陽城歸省覲非同賀監賜篇詩歐公德業人倫鑑韓愈文章國子師好待春風還入座依稀記得棣花時

原韻　范光宗

門瞰豐溪百道斜讀書秋樹潤根芽氷霜節後孤松潔態获階前綵服華白鼻飛龍騰上廐黃盤雕錦出天家中林蘭蕙遺風在彤管祥風夢裏花

横川閣下讀書堂老桂疎梅次第芳一自紫泥留畫省幾囬紅豆熟山莊松泉當户涓涓落花雨穿簾冉冉香常對御河堤畔柳流鶯啼自鄭公鄉

九日幔亭山 有序

余居西南三里許有山曰高嶺亦曰阜嶺登其巔欽休山色百里畢矚上無屋宇亦鮮林木方司徒素因謂游者張之幔焉則若亭矣太函汪司馬九日偕游因呼爲幔亭山一時題咏甚夥緬懷芳躅邈焉莫繼因假營幕以稱其名集虹玉于鼎暨子弟輩挈榼登高幽情暢敘遂以幔亭山爲韻

坡陀南山南陟眺儼天半巒巘盡刻露攢簇作帷幔塞雁一行飛衝破白雲亂

嘉辰選勝蹟高嶺立亭亭素心一攜手延望萬峰青秋光渾近遠黄葉帶荒汀

武夷有幔亭司馬名此山風流垂百年我輩杯酒閒鳥石突雲表孤松何處攀

附和前韻　瞻淇

浮生企尚平發言亦河漢采藥昆侖丘虚願沉宵旦何如雲物清冈頭張素幔

清秋澈雲翳山解媚人青抗跡危石頂散坐一拳亭芙蓉攢四際披豁嘯空宾

車馬紛在下樵風響在山熙攘何爲者不剩片時閒選勝亦偶爾今古難躋攀

和前韻　瞻淇

人家康嶺麓振衣即天半雞犬限塵埃瓢笠流雲亂清寂苟會心遠羨武夷幔蓮花帶煙白石耳斷峰青遙山媚幽客隱現工換形坐久怡然得笑語何亭亭烏石曾未落蟠松嗟已刪鼎鼎百年内前哲盛躋攀況時當重九紅樹遍千山

古城懷古（隋末越國公遷州治此山明太祖亦駐蹕於此）

海陽萬歲山巍巍長不改叠嶂自縈廻兩水依然滙憶昔義寧初逐鹿聚甲鎧六州歸有唐識機符

眞宰烏聊州治新此為舊壁壘雉堞亦銷沉英風今宛在怪石蹲水湄陰雲垂毿𩯭廟貌留空山嘯歌仰千載

耳聾

半亭驚爆竹即日便成聾順合慚尼父癡當作阿翁非蟬聲不去乏鼓響何窮車馬門前絕翻來喧耳中

偶得絕句（已卯絕筆）

閑罷桃花無燕子飛殘柳絮少鶯兒廿年重到故園坐春事都非少壯時

得匯庵弟惠書聊短述四首並寄時庵（有序）

春間匯庵示書云夢至黄山與兄洽隨兄謁祠堂祠前朱榜巨麗題名甚多皆紀兄家科第喜而題壁有倘遇後賢徵故事曲江兄弟似同懷之句繼又夢至祠堂不見兄題壁如前其詩不復憶但有八十四歲老人題之跋及覺欲紀一詩如元白集中往還之什而未遑也因舉以告時庵時庵曰如吾三人那可不終年契集而但以夢通耶因述其書中語繫詩以寄之時戊寅之秋也

風風雨雨騎聯翩惟笑城南尺五天一卧黄山耽峭壑荷君夢裏踏寒烟

夢中隨我拜祠回先世同懷自左臺（弟先代亦新安人）兄弟昔年題雁塔曲江詩讖後賢來

再夢依然主祏旁題詩八十鬢毛霜潞公致政歸林日馬齒饒君盡一觴

長髯玉局好詼諧桓典青驄獨爾偕一夜幾回思舊雨四更山月上松厓

附　輯先人遺集最後搜四絕於斷簡中尋得

少宰叔原書因哀述四章紀其後並呈許

宗伯　　瞻淇

檢得題封是戊寅盡成詩讖哭先人少宰叔書有再夢不見兄之語

潞公他日歸鄉社已隅修文二十春

契好三人目一龍雁行中斷日高春哀章重疊

京華至記否題詩夢裏容

曲江聯轡上天街涷雨盲風夢亦偕憾我題名

成底益漫隨公子咏同懷己卯淇與許允漢三復同年

三年輯録舊詩章書尾啼痕報侍郎生死論交

眞有幾易名哀請繼文莊陳文莊爲南祭酒没十年始得謚

北墅山人詩卷七終

新安吳

擊壤集

恭進蕩平漠北樂府表

臣聞帝王之御宇也有禮樂而天下沐其德教有征伐而天下服其兵刑是故黃帝有蚩尤之師顓頊有共工之戰禹征三苗湯征葛伯文王伐崇武王伐商此數聖人者豈不欲以德綏天下而有時出於用兵者何哉誠以欲奠民生必先去其兇殘欲植嘉禾必先鋤其稂莠故一戎衣而天下以定

迨至後世非好大而喜功即縱敵以養寇不惟失聖人用兵之意而亦未進聖人用兵之機殷武之詩曰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商道嚴肅所以莫敢不來享而來王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又曰寧我薄人無人薄我此軍之善謀與善政也然則欲建非常之業成不世之勳自非大有爲之主何以得聖人用兵之意而握其機哉欽惟
皇上大智若神至仁無敵秉天地好生之德懷神武不殺之心所以制海內子元元者靡不欲登天下於袵席躋世道於春臺也迺者削定逆藩擴清海寇臣服未通中土之倭羅斯俯納窮䰟款關之喀爾喀遐邇禔福中外蒙休豈徒雉貢越裳矢來肅慎水懷陸讋賚玉歸琛而已哉惟兹厄魯特噶爾丹者鴟張漠北蠶食比隣陸梁不道搆釁通鄙往者敗之於烏蘭布通窮迫請降後復背棄盟誓螳臂當車於是
皇上奮然震怒親統六師聲罪致討羣臣不知用兵之意猶交章諫阻而 聖哉獨斷勇決以前分大軍爲三道居中制勝蓋以梟獍之性不可以德化而及時以兵取之則一勞而永逸故疾如風雨

威如雷霆 車駕初臨黑魯倫土喇之地即焚其巢窟戮其妻孥收其輜重再渡河 幸鄂爾多斯其脅從之衆輸款歸誠者絡繹於道三 巡寧夏駐蹕狼居胥山而逆子櫬車渠兇自殺朔漠盡平邊徼永靖此皆由 睿定方略洞中機宜故能闢萬古未闢之版疆平萬古未平之寇亂上告成功於 郊廟而下享九垓八埏之福自五帝三王以來未嘗有也允宜恭上 尊號坐明堂朝萬國書諸史冊垂於無窮乃猶 帝德謙冲聖不自聖諸王百僚三請不允曰海臣民顒望彌切而臣久叨

侍從直　講幄記　起居旋典成均受恩深渥班
師之時適請假省親在籍未得與廷臣颺拜之列
茲伏遇　聖駕南巡臣趨　行在朝見謹倣古鐃
歌鼓吹曲撰爲樂府三十章雖不能宣揚萬一然
唐臣柳宗元有言思報国恩獨惟文章韓愈亦言
指示實紀具載天子文武神聖傳示無極則咏歌
鴻烈固臣之職也臣無任懽忭之至謹頓首頓首
奉表以聞

乘六龍（康熙丙子春　上統六師親征厄魯特噶爾丹羣臣交章諫阻不允　廟謨獨斷刻日蕩平恭撰乘六龍第一）

乘六龍靖沙漠犀衣石鎧排閶門翠鳳靈鼉下鵔
鸃諫章詎合安邊謀前箸焉能贊帷幄　天王自
將伐狼弧指麾擐甲金僕姑鱗鱗鯢齒觀墻堵龍
出入平天下

禡祭（北征之先祭告誓師以求庇也恭撰禡祭第二）

整其旅將北征參日月通媪神類於　天禋於
祖討不庭寧海宇延吉蠲熇膋蕭禮方岳神以交
鄉咲肹蠁蒸上騰風雷驅魍魎雨洗兵窮困歃誓
無譁神曰祐出旣禡揚飫飛馳法駕展靈旗

金鼓震（大兵出塞　上命分爲三路居中制勝恭撰金鼓震第三）

金鼓震雲飛揚會邊海度西涼中權勁兩翼張九
斿導軍參伐動紫宮環衛驅天搶龍旗旖旎雪山
下萬馬嘶風塞日黃烏羅兎罝張三方欲知仁青
眞無敵　天子登城三受降

塞北春（軍行出塞大饗士卒拊循有加恭撰塞北春第四）

塞北春温鼓我三軍　主恩深厚頻加拊循般轃
振振彪虎熊羆挽弓躍馬斬將艾旗如雲戰士時
雨　王師旣挾纊復椎牛思德若爲酬欲上凌烟
閣誓塡青海頭

沃梁輴（寡糧克敵百日成功昭神武也又　命以車運轉粟絡繹相望恭撰沃梁輴第五）

沃梁輴輓朔方玉馱輼轤魚頡烏盻木牛與流馬
轉輸難比強大哉　廟算眞難量星旄電掣飛廉
布烈犀甲先驅長鯨喋血梟獍紛若天山雪露積
雲屯崇墉比櫛

握神機（軍行方略悉出　廟謨人頌神明恭撰握神機第六）

握神機定神策整我六師鞅羈有爽坐於　黃屋
逺料敵背水倚山爰止蹕先偏後伍搏蟣蝨獲諜
歸俘縱其七賊膽闢風泣股栗偃月雕弓飛鳥逸
呂望稱神風后屈萬里機宜　廟堂出

喬雲興（師行之地悉免供億民皆安堵如故恭撰喬雲興第七）

喬雲興龍馬出牙旗絳天瑚戈耀日士女熙熙陌

吁粟粟穰於畦慶十千蠶諸市動如蠕帷　帝命軍無譁修爾業寧爾家自東徂西罷供帳鼓腹含哺恩浩蕩擒王顧息　聖躬勞紘挺底定橐弓韔

靈泉 朔方乏水　玉輅臨幸泉忽湓湧發祥也恭擬靈泉第八

神堯之世醴泉生地不愛寶滋瓊液我　皇畫地地效靈激玉濆珠涌沙磧正逢道暍思甘雨百萬雄師恣探取三危結露五雲漿鑿井何煩六丁斧大陸隨成飲馬河神瀵無非　太液波

芳草綠 絕塞春寒勾萌未動　車駕一臨百卉暢茂昭靈瑞也恭擬芳草綠第九

天山高層冰蹴霆聲朝發芳草夕綠和鸞一路鳴

鏘鏘迎　輦英蕤翠帶長蒼松峽中融朔雪連雲磧裏田春陽真看　聖化被草木龍駒腹飽春苜蓿

龍城舞 從征諸臣特頒　御饌示優渥也旋賚鞍馬有差恭擬龍城舞第十

帳殿臨沙磧　君王旰食勞日晡烽烟合時燗從官曹召鄒枚洛頗牧黽勉樹功勳不忘爾櫛沐玉食捧金盤上駟賚天育驅紅陽騰飛鶻勒鐵追風錦韉金絡拜手舞龍城懷恩還抱怍

瀚海 瀚海沙磧也深書沒馬　上帥六師過之如履坦道恭擬瀚海第十一

瀚海瀚海一望蒼漭流沙無際行人悵惘日氣青

黃雲上鐵驪蹋空斷其鞅曰鍔曰鐔前朝勒軍止不往　皇威奮迅移仙仗兩師清塵安土壤馳花驄閒踏響百萬軍麾掉臂行誰知天險手如掌

漁陽曲 師至拖林　上召諸將指示陣法軍聲大振恭擬漁陽曲第十二

漁陽嶺華蓋連列鶴陣靡魚旂習險易畫山川天衡中地軸後風蛇張雲鳥右六花變化八陣圖妙授機宜自軒后蟠翔崖谷犄角張塞馬無聲聽刁斗飛將受命　天子前皆言遠還十三篇

鹿之奔 上親統大軍駐拖諾山旌旗蔽野噶爾丹聞風遠遁賊勢潰亂如鳥獸散恭擬鹿之奔第十三

鹿之奔斯麗鼠竄山岳動搖風雲渙火燎原轍跡

亂雄劍光射星漢閒舉　玉趾臨邊伐叛摧堅攻瑕捷如飛翰在昔漢皇來途之半今日軍威振朔方麏麚挾子難遁藏

天馬徠 大軍直搗賊巢乃棄婦女遁陣殲其妻甘稽巴哈什哈等悉降恭擬天馬徠第十四

天馬西徠雲羅星布熏穴剖巢妻不及顧馬窩脂填燕支血汚烏犢黃羊資我都護豹騎千羣追風捲霧躍鐵飲金游魂失路面縛銜璧釋甲內附邊庭殺氣寒凝凍沍　帝德寬仁春陽昫昫

擁和鑾 大捷班師自番王以下稽顙郊迎所歷諸部蒙古賜金帛各有差嵩呼之聲不絕於道恭擬擁和鑾第十五

桓桓虎旅擁和鑾雲旗月羽影團圝土喇河上車

攻還蕃王台吉磐石安星羅高國會衣冠湯羊犢炙湛露歡願傳蜿旋獻馬肝瞻雲就日親　龍顏宣賜文繪絢雕鞍

太平舞 是年夏　聖駕凱旋戎服入京師令百姓縱觀歡呼萬歲恭撰太平舞第十六

春出京城夏入京城萬里盤陀賒去路七旬烽火淨邊庭淨邊庭看振旅我　皇戎衣雷國門龍媒玉勒旗參伍數頷屬車勞問閭閻疾苦九歌七德奏簫韶太平舞

渡黃河 是年冬　上以邊寇未除復出塞渡河　幸鄂爾多斯之地籌畫軍務寇黨絡繹來歸恭撰渡黃河第十七

隆冬渡黃河翦寇拔根株天行日一周再駕六龍車皓月上河曲堅氷萬騎驅　天威親咫尺歸命在須臾鷹揚盡賁育一掃肯復餘投戈皆繫頸孚信感豚魚

塞垣氷 山陝爲近邊地　上特下蠲租之令志恩澤也恭撰塞垣氷第十八

塞垣氷廻熙暘　萬乘雷動鞏固金湯周詩稱薄伐漢詔蠲田糧黍輸晉粟晉糴秦霈澤如膏布溫綸隨陽鳥黍谷春自噓及絳繞蹄輪瞻　天顏進萬年觴八表烟消聚鳳麟

賀蘭高 三十六年春　車駕三巡塞七自大同歷寧夏恭撰賀蘭高第十九

賀蘭高欝岧嶤靈州重鎭上嶄嫽姚風獵獵路迢

迢古聖宸遊飛不及五營七萃誇　天朝月臨青海千屯牧雪帶黃河萬馬驕昔傳西夏如江南雪霰見晛更令消陽春有脚行邊徼豹尾春風遍柳條

國邊城 大軍由塞外進征　上自臨閱邊城地形險易恭撰國邊城第二十

固邊城封萬里謹烽堠雄北鄙縈紆疊嶂簇關門驟騎千轅匝營壘弓彎月馬蹋雲低昴陟女堞組甲絡坤垠停鞭窺險易移戍砰轒轀回紇仰看龍虎氣遙拜城頭　天子軍

翰墨光 御書扁額賜寧鎭諸臣又以　宸翰勒碑寧夏恭撰翰墨光第二十一

翰墨光耀初日鸞停鵠峙翩翾集中使捧自　帷宮出華袞之褒嘉丕績寧鎭轅門拜殊錫更勒豐碑崇百尺禹書峋嶁焉能匹煌煌萬古瞻　宸極

狼居胥 駐蹕狼居胥山調度諸將恭撰狼居胥第二十二

帝率將臣親犁漠庭誓師于征曰無虔劉我人三軍一心尅日計程不留不處曰一鼓而禽將臣肅愼祗承　上令曰狼居胥山漠臣曾者定臣敢不敬對揚　天子之休命

鄗之野 逆子擬乎就縛恭撰鄗之野第二十三

鄗之野獲遺孽誰知得乳虎無煩入虎穴　天威

赫濯如雷如霆蝸舍蟻垤咸震驚蠕蠕蝡動焉能
伸逆子就縛歸於京神武不殺昭 皇仁

窮寇盡 噶爾丹窮蹙伏誅恭撰窮寇盡第二十四

窮寇盡歸途斷天綱恢恢何處遁萬里違庭菁芽
宿莽無遠弗屆播昭 神武風驅電掃草號木怒
捐其肢體焚其宇肝腦敢汚 聖人土

凱歌旋 奏凱歸 朝自諸王以至羣臣請上 尊號者三固辭不受恭擬凱歌旋第二十五

凱歌旋聲沸騰上徹九霄雲武功既咸追軒踰昊
盈廷稽首請上 尊號前者增光後者耀表奏三
上辭愈堅允恭克讓同堯天

諏時日 分遣廷臣行祭告禮告成功也并 頒詔中外恩赦有加恭擬諏時日第二十六

諏時日肅明禋 帝功告成猶翕河及喬嶽分遣
懷柔百神是若 恩光沛雨露新巽風降清典刑
四海一時春黃童白叟欣相告海澨山陬 詔書
到

錫彤弓 封大將軍費揚古公爵并賞有功武臣各有差恭擬錫彤弓第二十七

錫彤弓爵上公秬鬯一卣酬勳庸虎拜稽首曰惟
天子功枕戈寢甲銜矢冒石亦師武臣力賚賞有
差恩寵無極師武臣拜稽首曰惟 天子德

泮獻功 勒石大學以紀功德恭擬泮獻功第二十八

在泮獻功昔聞辟廱惟修文德遹懋武功濟濟多
士于邁式從敎詩說禮火被 皇風焚其島穴殲
厥渠光以獻於 京以告譽宗貞珉用勒 令聞
無窮

揚武烈 命詞臣纂輯北平方畧書成宣布萬方恭擬揚武烈第二十九

赫斯怒著威德肆靖之功原宥密 一人智勇具
天錫龍韜豹略應機出指揮如意神難測敵望風
披流電疾螭均侍從欣簪筆纂輯 睿謀納石室
宣揚武烈布萬國

擊壤歌 武功既成車書一統八表咸慶昇平恭擬擊壤歌第三十

維茲沙漠昔號遐荒今則糊 化咸歸職方六合
內外來享來王戈鋋之氣化日月光雨階舞干羽
簫韶來鳳凰 帝廷自有卿雲章 臣效擊壤歌時
康於萬斯年 聖澤長

北墅山人詩卷八 終

北黟山人詩卷九

新安吳　苑鱗潭

銷夏集

六月劇暑入秋彌熾偶讀方司徒適園雜詠凡園中所有各系以五言絕句余自請假侍養歸梅莊屈指將四載矣昔董子下帷不窺園中今余鍵户不窺園外惟兹花草禽魚正自關情不淺目之所觸各成一詩非敢效顰司徒蓋聊以銷永日云耳

娑羅花

種自安西道何年中土植歲穰花一開非徒愛顏色

紅豆

火齊千百顆燦燦懸高柯乱山以賭酒虞山以記歌

古柏

黛色欲參天霜皮常溜雨此即錦官城何須說新甫

老桂

山頭吹古香園桂開無盡露白月明中小山想招隱

梅花

莊以梅得名梅爲莊獨有一樹一放翁曉風詩百首

海冬青

狀類萬年枝芳香闘九里非航海嶠來長青那能爾

虞美人

美人顏如花何獨冠虞兮臨風猶楚舞碧血不成泥

栗樹

柴桑有栗里吾栗亦成林嘉栗薦嘉客冀得報赤心

當歸

呼童刈小草爲我種當歸長得傍壽萱何物比芳菲

六月菊

籬花有佳色爲節近重陽如何暑正熾堦前也自黃

白頭翁

鳥名白頭翁相嘲亦不惡何事張輔吳便嗔諸葛恪

桐花鳳

幺鳳翩翩至正當桐始華縱非鸞與鷟毛羽自堪誇

方竹

竹質本來圓勁節直以方不愧號君子我因植山房

合歡樹

葉櫛如鱗次花縷類絲攢朝舒暮還捲溪頭看合歡

牡丹

富貴世皆愛昔人稱牡丹未能遠免俗聊作浮雲看

梧桐

亭亭百尺桐未沾竦雨滴汲將谿水來手把松毛滌

紫蘭

蘭爲王者香幽谷色不渝同岑有紫芝芳顏應獨殊

乳柑

唐典遺近臣黃羅包乳柑齋中任飽啜野人在江南

紫藤

紫藤長百尺纔移丈有餘亦自緣喬木花繁照綺疏

迎春花

臘月正寒沍羣芳總未榮淑氣本無私爾獨解逢迎

白松

貞松吾郡少亂山表獨立既負霜雪姿自有煙雲浥

仙都花

根自仙都峰因以名其花三年纔一放芳馥遍鄰家

辛夷

先生柳巳長女郎花又開（唐人謂辛夷爲女郎花）爲憶輞川塢誰爲裴秀才

碧桃

繽紛谿上桃碧色同天水灼灼枝上紅不堪夫人

娌

鴛鴦

鴛鴦只兩雙日在谿中流谿流無拘束一任兩沉浮

秋牡丹

秋風正搖落獨自挺芳菲苟得山中趣翻嫌臺閣非

雁來紅

秋色何時好關山萬里風一聲天外雁吹得草全紅

溪魚

惠莊遊濠梁觀魚知魚樂亂潭千萬頭撥刺聽喧喙

菖蒲

青青石菖蒲採自流雲澗只充盆中景不受神仙嫂

白鷴

素質間文采黃山來白鷴倘得開籠日還能認舊山

錦雞

爾爲何處禽應是錦江產錦江濯羽毛光明奪人眼

荷花

沿澗芳葉衣兩過倍幽爽涼風坐磐石瀉珠聽清響

杜鵑花

蜀花與蜀鳥杜鵑名姓同疑因泣望帝血染枝頭紅

子規

夏來春自去何事勞卿啼啼啼時同布穀解組好扶犁

茉莉

素馨粤中花晚粧增嫵媚我久絜沾泥幽香任撲鼻

郁李

吾堂名棣華植爾以實之戴荆有枯日棣華無已時

珍珠蘭

編珠還鏤翠乃亦冒稱蘭臭味非有别畏日蔭檀欒

芭蕉

王維舊雪圖畢竟無所取我愛綠天庵清陰失炎午

木芙蓉

徒有拒霜名而無拒霜質朝白暮微紅秋江助蕭瑟

草决明

兩耳已成聾雙目未全暗多擷决明子癈聽尚能瞰

棗樹

當夏花纍纍經秋子離離西鄰一任撲切莫折椏枝

金鯽

清池蓄金魚戲藻覓芳餌風宕落梅花唅喁吞復棄

木瓜

投則瓊瑤報不若樹墻東採摘堆盤裏佛手將無同

山鵲

尾長類家鵲光采詎相如料同文豹霧深山久隱居

唎叭

春秋載鸜鵒紀異書來巢長苦此物聒積雪更朝嘲

秋葵

朝光即東向暮靄便西沈託根雖野圃難忘捧日心

黃鶯

性畏解吴歈閑頗聽鶯歌交織柳絲裏好音一何多

百舌

有口尚三緘爾胡百其舌求羊無佞人過時聲頓絕

吉祥草

吉祥人自致於草復何知虛室多生白且植爾東籬

雪紅

絳衣衆姊子住在瑤華宮誰謂沍寒時不與艷陽同

北墅山人詩卷九終

北黟山人詩卷十

新安吳　苑鱗潭

聯句集

仙都花

花移自黃山仙都峰下植養親園三載頂結綠苞今年暮春始花香色幽妍莫知其名余即名爲仙都花或曰此山瑞花也數年一開則山中有祥異云同汪子栗亭于鼎文治季弟綺園兒瞻泰瞻淇坐水亭咏之蓋不欲終閟人間耳

白榆種天庭丹桂飄月殿靈根仙都來異卉小園見（鱗潭）初將古度疑孰作牽牛盼（綺園）今春月離畢連朝礎多潤蘼蕪煙際深芳菲雨中亂（文治）枝柯任孤撐棓蕾復誰問乍泛湖山艷暫見雲錦爛（瞻淇）結石液成胎借樹陰爲幔（于鼎）三載養綠肥一夕驚紅綻（綺園）晴雪逼英蕤雛鶯弄花信（栗亭）讓花葉故垂含蕊苞爭獻翠房羅八九絳趺坐累寸（瞻泰）紛攢紅紛粧閒插青銅片（鱗潭）駢合仰如盂環生園若暈（綺園）萼結九鳳苞英類聯珠串（鱗潭）膩寧遜凝脂豔不煩加絢（瞻淇）常懸髻頂高宛似總角丱（綺園）蔄雲看擘絮雷雨

疑掠鬢（栗亭）形殊詹蔔清跡映佛桑嫩（瞻泰）羞稱視比妝敢擬頹如舜（于鼎）春傍娑羅開不許優曇援（鱗潭）修修條頗球霏霏香不斷穠華破岑寂（瞻泰）氤氳媚宵旦含露氣偏清經旬色彌倩（綺園）沸池魚吹沫逗翳鳥先瞬（栗亭）蜂游樂新如蝶舞驚覩面（鱗潭）縱易工圖繪終難寫風韻（文治）時護吉祥雲堪橫筆墨陣（栗亭）奇文且共賞天葩忍獨玩閒徑掃苔痕（綺園）尋芳來酒伴恍與衆香遇還羨比鄰近祇堪到親知詎可口舌論（文治）山僧亦愕眙座客頻繾綣仙窟或多聞（瞻泰）人寰疇見慣種應黃帝留名漏青皇選（瞻淇）沐浴多

日月孤高飽霜霰（于鼎）山靈久撝呵木客敢媟嫚遙想翠微邊（瞻淇）時飄紅雨瓣倘非講臺墜會自天女散（文治）誤游少劉晨臥茵容許瑾（栗亭）丹棘名忘憂青棠號蠲忿（于鼎）但日對靈華何勞出塵坌（瞻淇）數榮恥國靡韜光樂肥遁（瞻泰）根雖植軒墀夢不忘槃澗若纂名花史定列仙吏傳（于鼎）嘉名敢輕錫奇峰聊借讚釋增爾雅箋品擴本草卷（鱗潭）閒同瑞鳳儀現比祥麟僅逸韻發孤妍高標振千仞（栗亭）願同集爲裳芳馨佩教徧（于鼎）

猿公

黄山有白猿一不知年歲人呼爲猿公近罕有見者余與于鼎及兒瞻淇於皮蓬卒遇之前導一小獨騰趠如飛次二青者若輔相然舉止端莊最後猿公長鬚人立脩然道貌徐徐擇石臨崖而坐相對移時若良友驟覩忘爲猿矣因踞石聯吟以贈其

歸

山中老猿公識面何乃晚（鱗潭）服食朝霞餐採摘松果偃皎潔頗勝雪（于鼎）雅度當過飆前導殊輕趠（瞻淇）兩衛類推輓揪鬌導修林（鱗潭）藉卉坐高巘嘀（音的）嗅其若言睚瞞以眩眼揖之曰雪公（瞻淇）誰與宅山館天都慣嘯歌（于鼎）湯泉肆澡盥晤對山史誇攀援人跡罕（鱗潭）得無覲軒轅（瞻淇）曾已識曹阮引氣繁露知（于鼎）徵壽抱朴纂（瞻淇）沐冠焉敢譃發爽固其産（于鼎○山海經發爽之山多白猿）仙乎歷歲年隱矣將肥遁（鱗潭）

山樂鳥

山深靜太古（粟亭）凡鳥且寂寥頻伽振羽翰（鱗潭）仙都鳴清邃翩翾侶什伯（于鼎）歌答應象箾（瞻泰）反舌聽屢變囀鶯閑轉嬌（瞻淇）言非鸚鵡似管叶鳳凰調（粟亭）按宮宮以清（瞻泰）變徵徵非遥氣和同攫醳（鱗潭）音緩郁

啁噍（于鼎）仙種下軒臺（瞻泰）樂律配虞韶（瞻淇）八音具在汝聯吟聊成謠（鱗潭）

丁丑穀日家園紀事

請假後之四年穀日得曾孫書禾同季弟綺園迎我太夫人内集養親園命子姪諸孫各賦七言二句不能詩者強之作小兒囈語獨三弟劒宜客廣陵不與因遥寄此詩俾續末韵成篇用紀一時之盛並感先緒云

羣芳分妍繞壽萱（鱗潭）迎春五代板輿邊（綺園）命之曰禾繡佛前（瞻泰）文褓老福婆娑傳（瞻洛）慈竹颺風舞檀欒（瞻淇）古梅孫枝蟠厥根（瞻澳）鳥護新雛噪張筵（瞻麓）雪融春暉萊綵鮮（瞻原）充閭曲奏白華篇（授）歲朝飲少浴兒先（贊鴻）八十高堂賜養年（鱗潭）橘花松果此小園（綺園）自慚阿大鶴添孫（瞻泰）負米寒葵供朝餐（瞻洛）勿忘饔盬共艱難（瞻淇）實資調鼎看握蘭（瞻澳）庭園授簡咏斯干（瞻麓）謝郎撒鹽怯蹣跚（瞻原）錯寫弄麞詎偶然（授）傳杯花下歡慈顔（贊鴻）湯餅嘉會少阿荃晬盤觴母歸柴門（餉宜）

娑羅花

小園踞滑虬山濱豐樂溪有樹曰娑羅青
芊王百穀因以顏其園樹古不知年相傳
來自西域虯蟉拏攫蔭映數畝五七歲一
花花類𦈡爵繽紛如雪芬馥數里秋冬結
實如紅豆安丘曹實菴使君及余師潘稼
堂先生皆有歌余少時藉卉彌日摩抄不
忍去宦遊長安十四年遂與契濶歸省四
年方覩作花盛如疇昔爰集汪氏兄弟栗
亭于鼎文治王子名友季弟綺園飛觴半
月爲尋花之盟兒瞻泰瞻淇亦列坐末拈

毫聯句得如干韻昔浣花卜築堂傳四松
栗里編籬門惟五柳對茲嘉植竊欣慕焉

月中有嘉樹娑羅世傳說栗亭誰向清虛府移來山
水窟蒼然萬卉中于鼎卓爾干尋屹過影一谿陰盤
空片雲拂文治仙骨本珊珊遊人稱咄咄名友問年曰
宋初覽古疑唐末安西狀始傳鱗潭淮陰碑更悉終
古蒼翠貯閒歲菁英發種已異風土綺園報之以肥
腯視葉月早遲知花歲閒歇東榮東菑穆瞻泰西茂
西疇苑滿樹盡華滋四野占墉櫛瞻淇家園春每深
京雒夢嘗越歸省已頻年花繁見今日遂貫鄰家

醞遠聽故人歎鱗潭乍疑香結蓋旋驚玉霏屑于鼎淡
質却繁華清芬獨蓬勃五出分大小一莖備奇譎
名友削縷細穿絲琢瓣紛散餑驪珠韞素苞火齊胎
朱髮栗亭芬迥異薝蔔品應類優鉢鬚黃正堪數萼
綠復難別𦈡爵象微肖瞻淇丹青色難纈蕊綴蚌珠
光實蘊猩紅血正色稟五方瞻泰異狀非一切傾向
似朝宗拱衛多磬折窈窕嫌粉妝綺園清疎其風骨
繽紛落英重鱗潭喧騰午蜂沸錦茵羡温軟晴雷訝
轟烈文治凡英盡披靡群卉任轇轕名友獨以芝蘭氣
長保風霜節于鼎行旅芳襲衣童穉手爭撮帶雨香

一園隨風颺九逵英綴何纍纍瞻泰萬片烏玉玦實
綻何離離瞻淇百斛紅靺鞨以梳風朱離憶蔭喝清
樾名友信矣交相讓佳哉蔥以鬱文治此地昔開社名
流競投轄于鼎潘王名最馳鄒枝實堪匹壺觴日不
虛詩卷動盈帙勝事惜久湮綺園高會欣重列老樹
依舊新流風幾曾絕于鼎樓虛玉糾攢席靜麝飄忽
繁枝高入雲輕陰影印月栗亭願藉郢中詞表此塵
外質鱗潭形似懼非倫比擬類唐突栗亭秋實苞已孕
春莖起還茁瞻淇欲盡闡幽奇常須給筆札名友茲居
請從今年年樹根設文治

附

潘稼堂先生娑羅樹歌

娑羅本自天竺樹託根鹿苑金仙家移來震旦不可得凡土未易滋靈芽安西表箋漫稱述北海碑筆徒矜誇不知何人致此本遠發葱嶺踰龍沙傳諏福地特栽此潛斜山谿清且嘉到今閱歷幾人代神斤鬼斧不敢加蟠根十畝絡地脈聳翠千尋停日車古幹崛立鐵黰淡樛枝反走龍盤拏三月四月始抽葉五年十年一作花簇如銀盤堆火齊爛若天半開朝霞三霄天女下結蔓百里蜂王來放衙落英層層鋪綺褥結實顆顆排丹砂主人爲園傍此樹直披翠握垂簷牙沐餐清芬長道味醞釀秀色蒸天葩我來坐臥五晝夜搴芳吸翠良已賒畫圖妙筆想三絶吟詩敏手慚八叉泰岱秦松化朽枿嵩山漢栢爲枯槎何如此樹年壽永刦火不到罡風遮更祝天龍勿靳惜分移多本傳中華八方普蔭不偏缺香風逸韻流無涯

前題　曹貞吉

我聞舍衛布金地寶欄祇樹森成行蔚然圓蓋陰十畝枝枝葉葉常相當老佛口吐青蓮坐其下作禮圍繞是人非人寧可量蠻君鬼伯以億數頭如黿鼉身堵墻莊嚴淨土世鮮匹何時移種三天鄣無亦霏微等月桂天風飄送江南鄉輪囷離奇挺十丈霜皮黛色殊昂藏糾纏枝幹走風雨東西縈瘁占饑穰香參鼻觀類薝蔔辧英紫白爭飛揚顆顆子落紅靺鞨珊瑚擊碎石家堂遊女拾取茜裙裹蘭房戲賭金釵雙我來不見花開落但見綠陰匝地流清光掃地布席儼深幄徵文考獻防遺忘斷碑剝蝕李北海摛金屈玉懸星芒高文典冊氣蒼古豈矜月露風

雲章開元人物信卓犖何爲一放同三湘好事當年盛吳下虞山宗伯名其莊記曲娘子亦瀟灑紅豆不打雙鴛鴦舞衫歌扇墨痕滿酒闌人散烏啼霜祇今荒煙多草不可識美人名士皆銷亡吾徒相聚劇石火江河千古終茫茫汪子摇筆强余和未聞龍文鼎可扛長空無雲夏大熱鑊湯思避謀非臧安得解衣盤礴臥樹底交柯接葉生微凉

雪公黃海圖山花詠

洞谷天地閟嵎木人間鮮已公枕算清鱓潭頡師筆

墨遺前身飽煙霞寫照花幻誕于鼎聊洒安期花寧

效新野剪名未神農編栗亭種是軒皇産稽含狀夫

工宜劍黃荃面應靦旌節挺撑霄綺園○老藤上作花行行如旌節色淺碧瓔珞

垂張幰瓔珞花色黃碧清香有垂柳之態菰蔣中拍鵝鵝翠花藤蔓葉似菰蔣花類鵝兒嫩黃單瓣

綺環內吐藕晚春○紫綺玉環草花也如藕吐出綴絲玉搖鈴玉鈴花木本白花串串如鈴

覆杯金鏤椀覆杯花攢生葉底空中下垂如鏤竹紮朱而成菡萏木來香晚淇○木蓮高柯尺

圍在慈光寺中四五月開山中無二本金粟春杪泫春桂五出三月開石蘭一莖一葉妍

一莖一葉一花色紫生苔壁上八朵八仙隱八仙花木本八朵相綴而出纇櫻顆瑣瑣鱗潭

○山櫻木本竹葉如含桃疑桃賁纂纂賁桃似桃跌先嫩掠鬢碧股釵碧股艸花似釵

紫蠟雕鬟粉劍宜○蠟梅似蠟梅一苞四五朵枝也稀醉春舞嬋娟醉春色微紅疊雪

沙偏反臺雪花如剪雪中含一壺盧海蜀海市開于鼎雲錦雲峰引海厨

花彷彿睡香差大紅色深淺相錯鋪海時爛然如錦髮影拖魚鬚綺園旖旋放柳眼誰

喚七七來晚春繪成六六欵或柔枝而脩鱗潭粽瘦辯

以扁水晶徑寸懸晚淇珊瑚盤尺綰頳靚含顰嬌栗亭

淡白愛輕淺翻堦紅藥猜于鼎采香粉蝶涵植圖槖

馳疑鱗潭步障季倫報搖筆驚巨然綺園寫生過嬾瓚

貌詎趙昌圖劍宜色豈徐熙本縱有花師神應避畫

師遠晚春渲染鵝谿長狡獪鬼工短于鼎角除北熙創

標名綿津顧鱗潭笑疏補國風嘯咏喧[illegible]棠測

盛帶園羅虬增錫典晚淇國史孰頡頏[illegible]璉